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三〇・史部・別史類

明史四百十六卷目錄三卷(卷三百三十一至卷三百七十八)

〔清〕萬斯同撰

.....  
一

2288/10

明史卷三百三十一

列傳一百八十二

李世達

會同亨 弟乾亨

舒化

辛自修

郝杰

溫純

裴應章

李盛春

趙參魯

張孟男

李損

謝杰

李世達字子成涇陽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久之改吏部歷考功文選郎中世達雅有藻鑑與陸光祖並為尚書所倚辨隆慶初丁會祖憂起右通政歷南京太僕卿萬曆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屬吏縱恣者雖有黨援必劾而罷之所推舉若蔣大爵范儒以貢士安廷璞李選齡以知印楊果趙蛟以都吏多不拘常格由是人爭感奮博興兩電傷禾金鄉魚臺單曹河決沒田廬奏免其賦且加賑恤五年道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未上改撫浙江旋移疾歸十一年起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時黃河南侵淮安告警世達請修石堤捍城實應祀光湖風濤險惡歲苦漂溺請開越河救水勢俱報可明年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召改戶部後改吏部進左侍郎十四年擢南京吏部尚書踰年就改兵部叅贊機務依召拜刑部尚書內官張德殿人至死世達請置子理不從刑

科唐堯欽以為言德遂屬吏大興知縣王階捷樂舞生坐下法司帝密遣兩校尉偵之校尉遽自言讞日巡風主事孫承榮拒之校尉遂奏帝怒詰世達世達引罪且言偵伺非體承榮卒奪俸東廠太監張鯨有罪言官交劾帝曲貸之世達執奏帝為屏鯨于外駙馬都尉侯拱宸召奸人為僕奴考平民斃之僕既抵法世達請並坐拱宸乃革其任命國學肄禮罪人焦文繁法不當死帝怒而入之十七年朝審命戶部尚書宋纁主筆世達言于纁擬薄文繁罪忤旨詰問世達復據法以對帝卒不從時帝燕居多暴怒近侍屢以非罪死世達因災異言王公貴人乘一時之怒鞭撻殺人此等不附爰書孰為奏當干和召災實由于此意蓋以諷帝也浙江薦饑或言宜令罪人出粟除罪世達言法不可廢寧赦毋贖赦則思出于上而法猶存贖則力出于下而人滋玩識者疑之十八年改左都御史兵馬指揮何价虐死非辜三人御史劉思瑜庇之世達劾奏帝鑄思瑜秩令奉使還者嚴加考覈自是復劾罷韓介等數人臺綱為肅帝時深惡言官下詔申飭責以按私報復世達言人品不同心術亦異効忠持正者語雖過激心實無他即或心未可



知而言不宜廢並望聖明容納惟絃嘿取容依阿趨赴然後加之黜罰則謹言日進邪說漸消帝報聞時光宗未正儲位廷臣建請者多獲譴世達言列聖御極但有皇嗣即行冊立初未嘗舍長以待嫡其出謀多在冲齡無過時而廢學者今東宮未建恐左右觀望猜疑易起而皇子知識日開蒙養宜豫惟聖明亟斷又言諸臣爲國任事直言觸忌本不求名上能容之則美歸于上若以爲沽名而罪之則適彰其名且非所以勤直也帝皆不省二十一年與吏部尚書孫鏞同主京察斥政府私人殆盡考功郎中趙南星被劾敗官世達爭之反除南星等名于是世達求去不許其秋吏部侍郎趙用賢以絕婚事被許世達明其無罪郎中楊應宿鄭材既訊世達遂連章乞休去世達練于事直而不激通而不隨有古大臣風歸七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敏肅

不應進太常少卿請急去萬曆初起大理少卿歷順天府尹宛平大興歲徵雜費萬二千金同亨力裁節微額爲減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御史劉臺得罪張居正同亨臺姊夫也給事中陳三謨欲并逐之因言同亨羸弱不任職詔調南京同亨遂移疾歸九年京察拾遺給事中秦耀御史錢岱等復希居正持列同亨名勒休致居正卒起南京太常卿召爲大理卿遷工部右侍郎督治壽宮節浮費三十餘萬十六年由左侍郎進尚書創立勾稽法歲月爲經收支爲緯吏不得施奸軍器歲自外輸者率不中程且費多請半收其直免軍民勞困又請減織造之半皆壘可給事中楊其休請停減上供磁器同亨爲言不從汝安王妃奏乞橋稅同亨拒之帝竟如妃請內府工匠隆慶初數至萬五千八百人尋汰二千五百人爲定制而中人濫增不已同亨既請清釐已得旨及移牒司禮監監臣遽奏寢之其休既爭弗納十九年同亨弟乾亨請裁冗員裕經費京衛諸武臣謂減已月俸也大譁伺同亨出朝圍而譟之同亨連疏乞休不得請九門工成加太子太保同亨方廉直亮能制節謹度盛有時望不樂馳榮利力乞歸詔許乘傳且賚

銀幣二十六年起南京吏部尚書力辭不拜三十年再起故官累辭乃就職時詔取制帛萬疋疋直十金令工部輸金織監工部請與戶部協輸持不決同亨曰一帛十金估太浮矣第減直則費自省毋相競也議遂定時中使權礦稅者在虐民同亨率同列極諫且曰上苟不罷下將自停不則民盡爲變天下事去矣三十三年大計京官與考功郎徐必達持正不撓是年北察失執政意中旨留給事中錢夢皋等數人南察及同亨自陳疏亦久不下同亨適給由入都遂引疾詔加太子太保致仕同亨初入吏部嚴嵩其鄉人尚書吳鵬則父之同年生也同亨舉無私謁嘗止宿署舍彌月不歸雅與羅汝芳取向友善尚書楊博痛詆偽儒同亨奏記曰此中多闇修非可概斥即使陽假名義視呈身進取恬不知耻者孰愈哉卒年七十有五贈少保謚恭端弟乾亨

成梁功以激上怒而重言官罪險猾無大臣節且汙黷狼籍諸事要津人知傾陷劉臺者王宗載阿奉助成者周詠于應昌不知寔學顏發縱也今宗載等已伏法學顏不可復居位疏入帝怒黜爲海州判官稍遷大名推官歷光祿少卿十八年冬勅兼監察御史閱視大同邊務劾罷總兵官麻貴以下十餘人大同故有土兵歲餉萬二十石率兵自徵之民間不勝繁擾乾亨議留兵二百餘盡汰之省餉過半屢奏備邊事宜輒中機要諸武弁之詬同亨也大學士王家屏遺諭之曰天下有叛軍寧有叛臣若曹于禁地辱大臣罪死不貸諸人恐乃散去尚書石星言乾亨疏本不爲京衛發乃諸人誣辱貴臣大傷國體給事中鍾羽正等亦言之不報時議欲賞其罪家屏密搨力爭始奪掌後府定國公徐文壁祿半歲而治首事者以法乾亨尋進大理丞遷少卿考功郎趙南星以考察事被斥乾亨抗疏論救語侵執政復移書辨之執政不憚廷推巡撫者三俱不用遂引疾歸未幾卒乾亨爲人剛介言行不苟與其无並以名德稱

舒化字汝德臨川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衡州推官改補鳳陽入爲戶科給事中隆慶初三遷刑科都



給事中時穆宗頗任宦官旨多從中下三年十一月  
化言法者天下之公也臣等官以刑名宜爲陛下執  
法請自今大小罪犯悉付法司訊報不當則臣等論  
劾以章明憲若乃不合上指竟自勒行則愛憎喜怒  
未必皆當而法司與臣等並爲虛設詔是其言冬至  
郊開帝咳聲輒推論陰陽始復之漸人主宜法天養  
微陽詞甚切直踰月有詔言灾青渚至由部院政事  
不修令厥衛密察以聞於是舉朝震駭諸大臣皆引  
罪乞罷化偕同列言國家設厥衛徼巡輦下惟語狂  
究禁盜賊耳若夫駕馭百官乃天子之權而糾察非  
法則責在臺諫豈厥衛所得干今命之刺訪必將關  
羅織之門逞機阱之術禍貽善類使人人重足累息  
何以爲治且任厥衛者非能自廉察也必屬之番校  
彼昏刻鵠見事盡起何所不至陛下不信大臣顧友  
信若屬耶御史劉思賢等亦極陳其害帝並不從然  
事亦竟寢有按尉負屍出北安門兵馬指揮孫承芳  
見之疑有奸繫獄鞫訊連內官李陽春陽春懼訴  
于帝言尉所負非死者出外乃死承芳不宜妄生事  
刑按尉帝信之杖承芳六十斥爲民化奏臣嘗爲陛  
下言人主在上當使法信於下既獲請矣奈何以弗

信繼之請以陽春所奏下法司勘問不納四年熱審  
請釋累臣鄭履淳李芳及朝審又請釋李已皆得宥  
時高拱當國頗專恣化每事執爭路搭揚順以構殺  
沈鍊論死拱欲爲措地謂順實首禍順死措可勿坐  
化取獄牘示拱曰獄故無鍊名有之自措始措誠罪  
首第罪順何以謝天下拱又議宥方士王金等罪化  
言此違詔意即欲勿罪宜何辭于是益忤拱出爲陝  
西叅政再疏致政歸萬曆初累擢太僕少卿復以疾  
歸十一年由南京大理卿召拜刑部左侍郎雲南極  
賊平帝御五鳳接受俘化當讀奏詞音吐洪亮進止  
有儀帝目屬之會刑部缺尚書手詔用化化拜命即  
上疏言陛下仁心出于天性故知府錢若賡知州友  
復乾皆以殘酷得罪一論死一遠戍今請飭大小臣  
僚各遵律例毋淫刑以戕民命又言大明律一書高  
皇帝揭之兩廡手加更定今未經詳斷者或命從重  
擬罪已經定議者又詔加等處斬是謂律不足用也  
去冬雨雪不時兩京異灾類見咎當在此帝優詔答  
之會續修會典化因輯嘉靖三十四年以後事例與  
刑名相關者三百八十二條奏之詔頒示中外十四  
年應詔陳言請信詔令清獄訟連訊讞嚴檢驗禁寃



濫而以格天安民歸本聖心帝嘉納焉帝既益習政  
 事慮羣下欺罔間有訐發輒遣官逮捕牽引證佐文  
 案累積積事多不核化言主術貴執要不當侵有司  
 徒使人歸過於上而下反得緣以飭非潞王府小校  
 以事為兵馬司吏目所管帝怒逮吏目詔獄掠至死  
 又罪其捕卒七人化爭之詔但罪為首一人餘並獲  
 宥明年京察拾遺南京科道誤及化衆憤請辨化嘆  
 曰安有大臣被口語自疏剖白者義有去而已且言  
 官糾拾法也寧吾一人受枉可使國法自此不行哉  
 遂三疏乞歸帝不許會盛暑當處囚復起視事中貴  
 傳帝意宥重辟三十餘人化爭不可詔卒從其議  
 稱病篤乃聽歸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愷  
 辛自修字子言襄城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海寧  
 知縣案無留贖他邑獄訟多質或焉課最擢吏糾給  
 事中奏言吏部銓注遠才要矣量地尤急適京府屬  
 吏以大計去者十之五豈畿輦之下獨多不肖哉良  
 以地艱而事繁也請自今量地劇易以除官量事繁  
 簡以注考廉賢士不格於求備而中才亦得自全吏  
 部善其言請令撫按舉劾如自修指俄巡視京營內  
 府軍器兵仗二局掌以宦官率耗盡不中程用自修

言命工部及巡視官督理已王者沮之第令部臣關  
 視而已時鎮遠侯碩案與營務協理則僉都御史李  
 燧自修以二人不勝任請飭戒案罷燧別用從之歷  
 遷禮科都給事中誠意伯劉世延與南京後府素不  
 法至是自陳鋪揚功伐語多怨訕于是自修極論其  
 奸詔革任禁錮時凡王府奏請禮部吏率稽延待賅  
 自修請剋限期獲劾不如期者詔可隆慶元年給事  
 中胡應嘉言事罷斥自修抗救未幾論奪尚書顧可  
 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郭文英贈謚以可成由黃冠  
 文英由工匠可學隆禧俱以方藥進也擢太僕少卿  
 引疾歸萬曆六年起應天府丞再遷光祿卿八年以  
 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奏減均徭里甲銀六萬  
 兩增築雄任丘二縣堤以禦滹沱水患先是每防秋  
 巡撫移駐易州徵所部供費至是防秋已罷而徵費  
 如故自修奏已之入歷大理卿兵部左右侍郎十二  
 年擢南京右都御史有御史沈汝梁者巡視下江用  
 餽遺為名盡括所部贖緩自修得其狀劾奏之時帝  
 方欲懲貪吏得疏喜遣中使至內閣問辛都御史滋  
 官未久即糾發屬僚趙都御史錦雅號公正二三年  
 間不聞論一人何也閣臣申時行言南都地遠法弛



故有貪吏若穀下固應不同帝乃命達治汝梁已而錦憂去特召自修代之十五年大計京官政府欲庇其私人去異己者吏部尚書楊巍承意指惟謹自修患之先期上奏請勿以愛憎為喜怒排抑孤立之人帝善其言而政府不悅有朝士貪競者十餘輩皆政府所厚自修欲去之給事中陳與郊自度不免遂言憲臣將以一青素人一舉空國於是自修所欲斥者悉獲免已而御史張鳴崗等拾遺首工部尚書何起鳴起鳴故以督工與中官張誠厚而雅不善自修或謂起鳴曰公有內主倘能攻自修去則大樞執政意即與偕歸他日當不失故物也起鳴大喜遂許自修挾讐主使而與郊及給事中吳之佳助之于是御史高維崧趙卿張鳴崗左之宜不平劾起鳴飾非詭辯時帝已入張誠言頗疑自修得既益不悅曰朝廷每用一人言官輒紛紛排擊今起鳴去爾等灼見孰堪此任者其亟推舉毋辭又言大臣當純心奉國懲逆革非不宜挾私辜委任意獨指自修也維崧等具疏引罪無他推舉帝怒遂悉出之外給事中張養蒙申救亦奪俸自修不自安亟引疾歸自修剛介端亮其進也非執政意故不為流俗所容二十年起南京刑

部尚書明年春復以工部尚書召未上卒贈太子太保謹肅敏  
郝杰字彥輔蔚州人父銘御史杰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隆慶元年巡按畿輔中使捕免寶坻踐禾稼杰奏乞罷還其冬寇大入永平疏請蠲昌黎樂亭撫寧盧龍徭賦且言比年以來罰行于文臣而弛于武弁刑及于主帥而畧于偏裨致將不用命臨敵先奔請飭法以振國威俱報可已劾劄督劉燾巡撫取隨卿擁兵觀望寇退則斷割死者妄報首功又奪遼東將士捧捷屠戰績肆為誣罔并論副使沈應乾遊擊李信周冕罪帝為黜應乾下信冕獄燾隨卿還籍聽勘明年春詔遣中官李祐督蘇杭織造工部執奏不從杰率同列上言往登極詔書已罷撤織造官甫一年而數使復遣非帝王畫一之政也且東南賦役煩苛民力殫竭不堪更擾乘輿御服所用幾何而工費徵求率踰數倍內臣聲勢最赫有司剝下奉之愚氓將謂陛下為惠不終損聖德非小帝終不聽未幾駕幸南海子命京營諸軍盡從輔臣徐階尚書楊博等諫不聽杰復與同官爭之卒不獲命刑部侍郎洪朝選以拾遺罷上疏自辨杰等劾其違



制遂削職以嘗論高拱非宰相器爲拱所嫉及拱再召杰遂請急去六年拱罷起故官旋以私議張居正逐拱非是出爲陝西副使歷浙江按察使再遷山東左布政使被劾責降遼東苑馬寺卿兼海蓋道兵備久之以勞加山東按察使十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明年寇大入塞督諸將擊走之獲首功二百八十錄一子官時李成梁爲總兵官專結納中朝貴要及督撫共事諸臣相與爲詆欺寇每入塞則歛兵縱其殺掠既退始潛兵尾之稍襲老弱爲功否則掩戮難民賊死人充級或乘虛出搗零部誘殺附塞者虛張功伐如是積二十年杰至獨不與諸將比功罪必準其實十九年春成梁用叅將郭夢徵策使副將李寧出襲板升失亡無算猶以所獲老弱二百八十級飾功要叙杰曰吾敢以罪爲功誰明主哉具奏草直言其故如故事要總督巡按奏達共奏達駭駭選之杰不從復以故草徃達竟匿其草白爲一奏論功巡按御史胡克儉憤甚盡發成梁達隱蔽狀帝雖以聞臣言置不問朝議終以杰爲不欺其冬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明年日本陷朝鮮達遽遣裨將祖承訓以三千人往禦皆沒事聞杰亦被劾帝特免之時

朝鮮王避難將入遼杰請擇境外善地處之且周給其從官衛士報可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又明年春召理戎政進右都御史日本封貢議起杰曰平秀吉人備耳躡屬國敗王師罪不勝誅願加以壽命使荒外聞之不將謂中朝無人乎議不合從南京戶部尚書移疾歸久之起南京工部尚書就改兵部叅贊機務卒官贈太子少保溫純字景文三原人嘉靖末進士由壽光知縣徵爲戶科給事中隆慶三年穆宗既禪除猶不與大臣接純請遵祖制廷訪羣工親決章奏報聞累遷兵科都給事中貴州總兵官安大朝討土官安國亨敗績純請并罪巡撫王諍諍坐解職倭陷廣東廣海衛大殺掠而去總督劉燾以戰却聞純劾燾欺罔時方召燾督京營遂置不問黔國公沐朝弼有罪詔許其子昌祚襲爵純言朝弼事未窮竟不當遽襲中官陳洪有寵請封其父母純執不可言官李己石星獲護抗疏救之初趙貞吉更營制三營各統一大將于是以恭順侯吳繼爵與五軍而都督袁正焦澤典神拒神機二營繼爵與正等同列固辭帝爲罷二人盡以魚臣易之純言宜廣求將才毋拘世爵不納已而復命



丈臣三人分督之時號六提督純以政令多門極陳其不便遂復舊制俺答請貢市高拱定議許之純以爲弛邊備啟寇心非中國利拱惡其異議出爲湖廣叅政引疾歸萬曆初用薦起官河南十二年以大理卿改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躬行儉素以風勵羣吏所下教令率簡易可行甚有威惠入爲戶部左侍郎進右都御史督倉場母憂去起南京吏部尚書召拜工部尚書以父老乞養歸既終喪二十六年召爲左都御史時礦稅使四出所至逞毒有司逮繫繫純極陳其害請盡釋之不報已而諸奄益橫所至剽奪汙人婦女不異盜賊而四方無賴奸人遂起言利有請開雲南塞外寶井者或又言海外呂宋國有機易山素產金銀渡海取之歲可得金十萬銀三十萬或言淮揚饒鹽利用其策歲可得銀五十萬帝並欣然納之遠近駭震純言緬人曩爲遠患雖幸撫之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今已蹂躪蠻莫迫逐三宣撫矣寶井一開兵端必啟庸人且能知之陛下奈何不察也余元俊一鹽犯耳彼數千之賍不能輸而欲徒手得五十萬金將安取之不過思脫已罪肆惡以快志耳機易山越在海外必無過地金銀任

人往取况稅監之威能行於中國決不能行於外夷不過假借召旨闡出禁物與番人市易利歸羣小害貽國家乞盡捕諸奸人付臣等行法而亟撤稅監之爲民害者亦不報當是時中外爭請罷礦稅帝悉置不省純等憂懼不知所出乃倡諸大臣伏闕泣請帝震怒問誰倡者對曰都御史臣純帝爲霽威遣人慰諭曰既且下卿等休矣乃退已而卒不行三十二年廣東李鳳陝西梁永雲南楊榮並以礦稅激民變純又抗言稅使竊弄陛下威福以十計叅隨憑藉稅使聲勢以百計地方奸民竄身為叅隨爪牙以萬計宇内生靈困于水旱困于採辦營造轉輸既置然喪其樂生之心安能復勝此千萬虎狼耶願即日罷礦稅逮鳳等寘於理亦不報先是御史顧龍禎巡按廣東與布政使王泮語不合起殿之泮即棄官去純聞劾罷龍禎御史于永清儉人也往巡撫陝西有貪聲懼純舉奏倡同列疏救龍禎願與純示異以脅制純又數構是非與都給事中姚文蔚比而傾純純不勝憤上疏盡發永清交構狀并及文蔚語願侵首輔沈一貫一貫等疏辨帝爲下永清文蔚二疏而純劾疏留不下純益憤三疏論之因力丐罷帝乃謫永清而純



自是與一貫忤矣吏科都給事中陳治則給事中鍾  
兆斗皆一貫私人先後劾純御史湯兆京不平既斥  
其妄純求去章二十上杜門者九閱月帝雅重純諭  
留之純不得已強起視事及妖書事起力為沈鯉郭  
正域辨誣楚宗人戕殺撫臣純復言無反狀一貫怒  
益深三十二年大計京朝官純與吏部侍郎楊時喬  
主之一貫所欲庇者兆斗及錢夢皋等皆在謫中疏  
入又之忽降旨切責盡留被察科道官而察疏仍不  
下純求去益力夢皋兆斗既得留則連章訐純楚事  
言純曲庇叛人且誣以納賄廷臣大駭爭劾夢皋等  
夢皋等亦再疏劾純求勝俱留中己南京吏科給事  
中陳嘉訓等極論二人陰有所恃朋比作奸當亟在  
之而聽純歸以全大人之體帝竟手批夢皋等前疏  
予純致仕夢皋兆斗亦罷歸純清白奉公五主南北  
考察澄汰悉當肅百僚振風紀時稱名臣卒贈少保  
天啟初追謚恭毅

日不宜濫乞宜命官覈之詔乃減半中都副留守于  
嵩為守備中官廖欽所劾兵部白嵩無過帝入欽言  
罷嵩應章抗疏伸部議不納考察軍政錦衣僉書王  
之化等當罷有私於應章者執不許竟劾之四年春  
詔遣大臣三人閱視諸邊以兵部司屬從應章以大  
臣行違供承送迎不能無擾請罷之無已則省司屬  
格不行莊浪軍謀焚監司署總督石茂華以節制不  
嚴請罪叅將裴尚質巡按取鳴世則以給餉踰期為  
副使鄒廷望罪應章言二人法當並按但軍之諱不  
由之餉則尚質罪尤不可貸至驕軍悖驚急宜懲創  
論者以為允薊鎮屬夷炒蠻入犯前總兵湯克寬等  
追擊死之巡按御史劉良弼劾失事諸將并及總兵  
官戚繼光巡撫王一鶴應章論繼光訓練南兵初無  
實效章並下兵部尚書譚綸右繼光與一鶴並停俸  
應章以罰輕復爭之竟不從己劾貴州提兵官吳國  
大罪十帝為罷國語責撫按之不糾者應章居兵垣  
久評覈功罪數晰事宜號為稱職六年擢太僕少卿  
養馬戶馬斃困追直應章為請多所蠲減累遷太常  
卿奏祀典當釐者四語詳禮志十六年鄖陽兵變辱  
巡撫李材詔改應章右副都御史往代之至則戮其



渠魁而宥脅從亂逆定召拜戶部右侍郎父老乞歸省遭喪服除起故官尋改吏部進左侍郎尚書蔡國珍致政應章署部事會帝以擢舉事積怒吏部教應章會都察院甄別前後諸司屬已而列上帝不盡從於是削籍者四人改用者十八人僅五人得留一時銓曹賢才殆進廷臣皆言謹摘過多弗省也二十八年拜南京工部尚書以鷹架楠木爲民累請罷之謝病去久之起南京吏部尚書屢辭不拜卒於家贈太子少保天啓初賜諡恭靖應章初官京師與御史侯官蔡夢說給事中靳州李盛春以名節相砥礪故三人歷官皆有聲夢說至布政使盛春字淑元隆慶五年進士改庶吉士萬曆初授吏科給事中奏言捐貲之例但可假以冠帶不宜授州縣佐貳使之牧民於是遂罷進右給事中出爲廣東左叅議乞休去用給事中姜應麟薦起江西右叅議歷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中官王虎以採礦至盛春極言地接山陵不宜開鑿帝命妨陵脈者置之餘勿撓沮虎遂遺爪牙四出大爲民害盛春悉捕繫之虎怒劫盛春抗旨嚴詔切責令盡釋繫者虎於是益橫比閭騷然盛春復抗疏極論帝憚其詞切留下盛春素直亮廉慎故能

力戢強暴貪吏皆斂跡以士鑿別部內附進右副都御史旋改南京兵部右侍郎未上會京察自陳帝猶嘆其前疏遂令致仕久之卒天啓初追諡恭質趙參魯字宗傳鄞人隆慶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萬曆二年慈聖太后作廟涿州以祀女神工部及工科吳文佳執奏不從參魯抗疏斥其不經且言近者南北被寇流害生民興役濟河芻及妻子陛下先後發帑治橋建廟已五萬有奇苟移賑貧民植福不更大哉亦不聽內廡歲支粟可五萬石然馬無幾參魯請勘實從之其冬南京閩人張進醉辱給事中王願其長已榜治奏請革斥而給事中鄭岳南京給事中楊節等交章論未報參魯復上言進乃守備中官申信之黨不併治信無以厭人心時信方結司禮馮保保怒張居正承保指奪岳等俸謫參魯高安典史巡按御史檄主白鹿書院居二年遷饒州推官擢福建提學僉事時居正嚴法懲學校諸學使者操士如東濕參魯獨從寬簡一日得父書心動立投牒乞歸撫按堅留之不得至則父果病踰年與母相繼歿執喪毀瘠服除仍督福建學政十一年入爲光祿少卿三遷南京太常卿故事百官賀壽畢更衣



謁孝陵長至亦先賀冬而後陵祀參魯既言祝釐之日有事寢園則歡情不暢祀陵之禮反後朝賀則莫獻不虔請正其誤報可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申嚴海禁捕戮姦商通倭者親行海上蒐軍實詰戎兵疆事大飭部內寶豐瑞應二銀坑有支提寺奸宄叢焉僧大遷者賣緣官掖齋所賜藏經銅佛儀仗聲言來止支提所至恐喝有司參魯怒毀寺徙其僧大遷聞逸去海上番僧欲仿香山故事建寺內地參魯奏禁之琉球貢使報倭將入寇參魯募水卒增戰艦費踰三萬皆奏留邊餉不以煩民漳州卒諱諸司恐為變欲勿問參魯曰是廢法養亂不可縛其魁誅之軍帑有羨悉以饗士比遷大理鄉籍二萬兩授代者銖黍無私焉二十年召為刑部左侍郎改兵部旋改吏部日本封貢議起參魯以貢必道寧波恐貽桑梓害力持不可總督顧養謙聞之不憚既爭於朝且言參魯于倭情最熟宜令任之章下廷臣參魯復持前說因著東封三議辨利害甚折其後封事卒不成在吏部與尚書陳有年文選郎顧憲成同志銓叙一清二十二年拜南京刑部尚書南京法令久弛參魯力杜請託僥倖者不得逞誠意伯劉世延素驕恣

不道至是妄指星象欲起兵勤王語甚悖被劾下吏參魯當以死世延寤反誣參魯參魯不為動南京工部主事趙學仕以侵牟為侍郎周思敬所劾初擬請成學仕移罪家僮法司遂于輕比御史朱吾弼復劾之并及參魯言學仕為大學士志梟族父故參魯庇之給事中劉道亨侯廷佩亦相繼劾參魯既辨且乞休吏部尚書孫玉揚等言參魯履行素高不當聽其去詔留之九載考績加太子少保帝知參魯雅有清望欲用為吏部大學士沈一貫以同里引嫌乃已又三年加太子太保致仕卒年七十三謚端簡子體仁

以任仕至刑部郎中清白有父風

張孟男字元嗣中牟人嘉靖末舉進士授廣平推官隆慶二年以治行高等召瀕行失巡按御史意中之銓司故事考選者十九得給事御史間注部曹而最殿一人為府佐孟男竟得漢中同知入為順天治中選刑部員外郎改禮部進尚寶丞治中轄畿華秩五品賜從嚴員外郎則稍減尚寶丞素帶不得執象笏人為朝曰張公三官賜戒半官無厚素帶花落象齒不足繼以竹孟男殊安之高拱以內閣兼吏部門生戚屬皆都要地出入干謁無虛日拱妻孟男姑也獨



守閒曹自如公事外無私謁歲時一起居其姑而已  
拱嘗語其妻爾家尚重何疎我妻謝曰公在事不以  
妾故私此子此子亦不以妾故干公妾知免矣拱一  
笑意解及拱被逐琅瑯出國門所親皆避匿不相聞  
孟男乃獨留拱邸佐治菜餼之郊外慰藉備至拱感  
動垂涕而別張居正初得政頗留意人才或勸孟男  
雁就之笑曰鄉親者尚疎今乃令疎者親乎居正初  
亦重之三遷南京太僕少卿孟男踴躍無所報謝大  
失居正意四歲不遷萬曆十年居正沒始進本寺卿  
歷太常大理卿工部右侍郎皆在南京尋召至以本  
官掌通政司事十七年八月帝始倦勤不視朝孟男  
既諫曰祖宗朝日在御門臣司日奏事凡中外章疏  
急則應時裁決緩不過三日率御前承旨下之諸司  
今陛下八月不視朝矣災異頻仍坤靈震動年穀不  
登人相啖食羣臣久不見至尊進無所關其忠退而  
上書置不省天地否塞萬幾日隳改圖何以銷塞災  
異日者嶺南人訟故都御史李材功蔡人訟故金曹  
世卿枉章并留中其人頌繫兵馬司索糧不繼莫必  
其生虧損聖德無此為甚奏入帝心動乃問一御門  
其冬改戶部進左侍郎明年拜南京工部尚書又明

年既改戶部時倉儲僅支二年孟男患之請重督儲  
大臣權課殿最自是歲入始登有七年之蓄部諸郎  
出權稅者多擇便利自饒孟男為定制以先後為序  
諸郎多不悅謗之南京御史陳所聞遂劾孟男貪鄙  
章下吏部尚書孫鑣自南部徙雅知孟男言孟男忠  
誠謹恪臺臣所論事由郎官不待勘而後明也帝乃  
留之孟男求去詔不允且命核主事江來岷出納弊  
而孟男再疏請詞加切乃聽歸二十五年召拜故官  
時度支漸訕往往取給于南部南部亦不支孟男始  
至藏吏言庫金不滿五萬僅充兩月餉孟男蹙然遂  
多方撙節酌緩急時贏縮責逋員僅乃得無乏南中  
修倉例屬工部孟男以羨金二千營之工部不知也  
尚書裴應章久乃知之歎曰廉不近名張公之謂矣  
時南都大僚多缺員孟男嘗兼攝三署三十年春率  
同列上言頃有詔罷礦稅寓內生民歌舞相慶不謂  
聖心旋悔輟而弗行致官寺益張奸究愈恣人心離  
叛憂在土崩幸深察羣言亟為社稷計不報六年考  
績加太子少保自再起南都又十年五上章乞骸不  
許時礦稅患日劇民不堪命孟男疾革草遺疏數千  
言極陳其害且言臣備員地官所徵天下租賦皆繫



男市女賂膏割肉之餘也臣以催科爲職臣得其職而民病矣聚財以病民虐民以挫國有臣如此安所用之臣不勝哀鳴非哀其身之死爲陛下懷犯人之憂耳其言沉痛屬其子上之以當尸諫明日遂卒孟男篤厚長者性狷介子死官署吏以百金治舍發諸所由來曰羨也孟男曰奈何以私喪費公帑拒不受既卒南京尚書趙參魯等奏其清忠贈太子太保李禎字維卿安化人隆慶五年進士除高平知縣授御史萬曆初傳應禎以直言下詔獄禎與同官喬巖給事中徐貞明擁入護視之坐謫長蘆運使知事轉歸德推官入爲禮部主事三遷順天府丞十八年洗河有警禎家西陲給邊事盛言貢市非策因歷詆邊吏四失帝以納款已二十年不當追咎始事遂寢其議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條上課吏教事言知縣梁道凝素循吏反注下考宜懲挾私者以勵其餘薦舉屬吏不應專及高秩即下僚卑職有如趙致揚果者亦當顯旌之蛟果萬曆初以吏員起擢者也詔皆報可二十年召爲左僉都御史再遷戶部右侍郎趙用賢以絕婚事被訐戶部郎中鄭材復訖之禎直用賢駁材既非是語侵其父洛材憤復既訖禎禎遂

乞休不允御史宋興祖言朝廷之留禎欲其表率僚屬也願禎與材薰蕕不同勢不并留倘念禎清節雅操宜在朝端乞改材他部使之避禎全大臣之體乃出材於南京禎尋調兵部進左侍郎二十四年日本封貢事憤首輔趙志臯本兵石星俱被劾廷臣議戰守者紛然章悉下兵部禎等言今日所議惟戰守封三事耳封則李宗城雖微揚方亨尚在若遽議罷無論中國數百人淪於異域而我兵食未集勢難遠征宜令方亨靜候閩白來迎則封不迎則止我惟以戰守爲實務而相機應之且朝鮮素稱守禮王師所屯宜嚴禁擾掠如諸葛亮屯田渭濱魏民安堵如故方爲王者之師得旨如議而既內言志臯星當去有詔詰禎昨詔止令議戰守事安得擅及大臣去留姑弗問志臯自是不悅禎明年二月星得罪命禎攝部事禎以平壤王京釜山皆朝鮮要地請修建大城興屯開鎮且列上戰守十五策俱允行後人數上方畧多合機宜四川被寇禎言川陝接界而松潘向無寇患者以諸番爲之屏蔽也自俺荅西牧隴右騷然其後隴右備嚴賊不得逞而禍乃移之川矣今之諸番疆半折入於西部臣閱地圖從北界迤西間道幸蜀地



多不隔三舍幸賴層巖疊嶂屹然天險如鎮虜堡爲  
障臘門戶虹橋關爲松城咽喉關堡之外或嶺或崖  
皆可據守守阿玉嶺則不能越咂際而窺堡守黃勝  
場則不敢踰塞瑕而寇關他如橫山寨石崖尤爲要  
害皆當並議防禦令撫鎮臣計畫以聞報可積實直  
剛方署事規畫頗當有欲即用爲尚書者志臯以故  
憾陰沮之而張位沈一貫雅與經畧邢玠經理揚鎮  
通亦不便積所爲相與言積本非將材惟蕭大亨堪  
任帝不聽其後玠錫益無功志臯等又言東征之事  
臣等日夜憂之今以振筦之任付積而積拘守文義  
未嫻軍旅猝有不虞誰其代者積求罷復見留御史  
况上進劾積庸鄙帝亦不聽已而甘肅缺巡撫積以  
劉敏寬名上給事中楊應文言敏寬方坐事勘不當  
推舉帝以詰積積言前奉詔敏寬須巡撫缺用臣故  
舉之帝怒積不引罪調之南京後考察南京言官拾  
遺及積遂命致仕三十七年起南京刑部尚書踰年  
復引疾不俟報徑歸帝怒大學士葉向高上言李積  
實以病去難可深責臣思十餘年來大臣乞身得請  
者百無一二如輔臣李廷機部臣趙世卿皆羈留數  
載既至百餘上今尚書孫丕揚李化龍又以考察軍

政既不下相率求去若復踵積轍實傷國體但諸臣  
求去之故亦有數端如疾病則當去被言則當去不  
得其職則當去此皆出於至情誠欲禁諸臣之擅去  
必先曲體其情可留留之不可留則聽之母事虛拘  
如此臣子之進退朝廷之體統均不失矣帝竟奪積  
職閒住未幾卒  
謝杰字漢甫長樂人萬曆二年進士除行人偕光祿  
少卿蕭崇業冊封琉球却其餽賕既還朝其使入謝  
仍以金餽卒言於朝而返之以奉使勞擢光祿丞進  
少卿署寺事內庭有宣索多執奏歷兩京太常少卿  
故事南京歲祀懿文太子凡九率以祠祭署官奉祀  
杰言祀版署御名而遣賤者將事於禮爲褻請如哀  
冲莊敬二太子例遣列侯代帝是之乃用南京五府  
僉書官累遷順天府尹二十一年以右副都御史巡  
撫南贛時屬吏被薦者多修謝杰曰賄而後薦干戈  
之盜薦而後賄衣冠之盜人以爲名言進南京刑部  
右侍郎二十五年春杰以帝荒於政事疏陳十規言  
前此媚于兩宮色養維一今則定省久曠慶賀亦疎  
孝安太后發引并不親送前此太廟時饗罔弗躬親  
今則每饗皆代前此經筵臨御聖學日勤今則講官

徒設講席久厯前此宵衣戒旦披星視朝今則高拱  
深居累年不出前此旱魃為虐步禱郊壇今則園丘  
大報久缺齋居宸宮告災亦忘修省前此四方旱澇  
多發帑金今則抹礦權稅字內騷然前此用財有節  
府庫充盈今則歲進月輸度支告匱而江右之磁江  
南之紆西蜀之崩關中之絨率取之逾額前此禁聞  
諫言獎用直諫今則封事甫陳嚴綸隨降但經廢棄  
永不賜環前此撫卹宗室恩義有加今則楚藩見誣  
中璫旋出以市井奸究間骨肉懿親事既烏有刑猶  
緩加前此官盛任使下無曠課今則大僚屢厯庶官  
不補政事怠廢百職不熙是陛下孝親尊祖好學勤  
政敬天愛民節用聽言親親賢賢皆不克如初也不  
報召為刑部左侍郎三十年冬擢戶部尚書督倉場  
時四方遇災率請改折是歲漕粟至者視舊額僅三  
之一杰大以為憂請歲運必三百萬以上方許議折  
毋藉口災傷輕舉祖制從之明年杰以漕舟踰期不  
至為齋沐虔禱是冬河水不合舟得畢達人以為異  
又明年暴疾卒官初杰父教諭廷家居老矣族人  
假其名逋賦縣令贛人劉禹龍言於御史達之杰代  
訊幾斃後撫贛未嘗修郡時服其量

論曰世達以下諸臣立朝半采實不愧於古人如國  
本違務厭術計典言路礦稅諸大事不憚披陳強諫  
爭執不撓故雖時事隱窳衆言淆亂而維持國勢不  
至墜隕亦諸臣之力居多也然並以失執政意齟齬  
潦倒鮮克有終惜哉



明史卷三百三十二

列傳一百八十三

石星

宋應昌

顧養謙

孫鑛

邢玠

石星字拱辰東明人生時母夢大星隆懷遂以爲名舉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官行人擢吏科給事中隆慶元年上疏曰竊見陛下天顏漸瘳視朝漸稀章奏頻閣經筵屢廢銳志少減於初年情政將貽於後日臣目擊心憂是以發憤直言不避斧鉞夫人主一身祖宗所付託臣民所瞻仰今爲鰲山之樂則必縱長夜之飲爲長夜之飲則必極聲色之娛語曰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耳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陛下倘不急戒萬一起居失調聖躬虧損雖悔奚及祖宗經筵日講之制定於二月列聖相承不廢今言官屢經中請未見舉行何以成就德業陛下初即位未明未未宵旰方食自正月以來稍倦于勤此必奸諛之徒迎合聖意謂先帝二十年不出宮闈天下宴然勸陛下效尤夫先帝雖不視朝紀綱振肅太阿獨持故百司奉行無事然其賓天之詔有曰朝講之儀久廢則亦悔之矣陛下當久廢之後萬幾叢脞非深加勤惕何以作精明之氣保有厥終又人臣隨事建言真人主

聽之速允故君無稽命臣無隱情陛下之於言始末嘗不速允也今更不然豈迂拙不當聖心故濡遲以示警耶抑左右內臣抑遏章奏不使達於宸聰耶臣嘗教之事有關於聖躬者則留中不下關於內臣者則稽遲不允甚或以此得罪如此則雖指鹿爲馬之奸南詔喪師之禍無由知之矣且邊報軍機呼吸利害稽涉稍緩爲禍豈細故哉陛下虐心求諫初詔軍民直言無隱後以太常少卿周怡誤犯忌諱怒而遷之外職又給事中陸鳳儀偶遺聖旨怒斥爲民自此言路少塞夫二臣之過非巨惡也非大不敬也而陛下已不能容設有披鱗引裾之事不審又何以處之乎方今公道昭明讒說絕息而一二內臣威福自恣因言官攻發其奸切齒中傷言或過於直者則曰此人欺上過於激者則曰此人慢上漸漬既久謫謫遂加臺諫由此喪氣杜口結舌彼得益肆其無忌憚之爲而天下將至於不可救此非人臣之利尤非國家之福也臣憂深慮苦莫倖萬一之聽雖冒萬死無恨疏入帝怒以爲訕上詔杖六十黜爲民中官滕祥監杖祥以造作奇巧得幸星大詬之祥怒予重杖星絕而復甦其友工部郎中穆文熙持之而哭即解官護

之俱歸星妻鄭誤聞星已薨遽觸柱死聞者哀之萬曆元年起故官累遷左副都御史歷兵部左侍郎十五年三月進工部尚書明年秋車駕幸山陵閱工加太子少保十八年改戶部是時上下姑息綱紀頽墮九邊雖無警而國用滋侈帑藏虛耗星在工部時以四方災傷而織造不已數有論諫比鈎校戶部歲費四百餘萬而太倉見銀僅四十萬累朝藏金亦止百七十萬九邊年例無所取給南畿浙江湖廣災疫相繼中原亢旱星具以狀聞請下廷臣集議于是御史馮應鳳等上疏畧言九邊虛冒日甚舊宣鎮撫賞銀二萬兩而十五年後至七萬七千馬價九萬二千兩而十五年後至十八萬八千薊鎮南兵多逃故而歲給六十萬之額不減內庫黃白絹匹漆蠟顏料皮膠俱有餘積而歲徵諸路進解又增金花銀二十萬兩中官食俸者數倍于登極之初此皆糜糜蠹財用之大者有詔上供物料及中官食俸如舊餘下戶部星于是專覈邊計建白十四條以明年三月下閱邊使者裁減軍需由是邊吏承風務為剗削星甫改兵部而京衛流言不遜尚書會同亨幾不免又明年寧夏卒亦反以刻急殺巡撫都御史党馨星條上方畧

下總督魏學曾等九月破賊然自是兵端亦起天下滋多事矣其年倭大入朝鮮國人請救星欲自將救朝鮮帝溫詔留之而趨經畧宋應昌提督李如松赴援先是關白平秀吉篡其主山城君自號大閼王雄築善用兵而朝鮮釜山舊有倭戶流寓聞朝鮮弛備是年四月秀吉遣其將行長清正等率入其國國王李松倉卒棄王京奔平壤復走義州朝鮮八道幾盡沒王子陪臣就俘詔副總兵祖承訓將遠兵三千救之大敗平壤中朝震動瀕海州縣皆增戍而是時寧夏未平力未能討游客沈惟敬者嘉興人頗習倭事而詭譎無賴以秘策干星星遣之入倭還言行長願請封貢以去平壤為信星大惑之二十一年春師久無功行長復請于惟敬帝從羣議不許星令惟敬陰許之大學士趙志臯助星主張於內應昌附和於外要以獻王京返王子陪臣即如約惟敬又私許和親小人無知辱國萬狀星不寤也四月倭果棄王京退屯釜山自漢江以南朝鮮故土悉定星益信其功可成矣給事中侯慶遠疏請旋師星以為然量留南兵防戍而盡罷諸軍當是時星應昌以封貢款倭倭以封貢還師而中朝猶未知也六月倭復送還王子陪



臣遣其將小西飛隨惟敬俱來中朝始知之於是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巡按山東御史周維翰疏勸應昌應昌初抵諱言臣許封不許貢臣之許貢特借以誤倭前破平壤收王京皆用此策非實許也星亦為應昌上疏曰經畧應昌以捷伐為威以許貢為權莫成功無嫌詐計而其遣使行間臣星實與之謀今臺省諸臣不能釋然夫通貢屢奉明詔孰敢輕許即封號亦未嘗輕假也行長尚在西浦關白未具表文計出要求未可遽聽方令經畧提督諭行長歸國關白進表然後議於是惟敬以十月癸卯再使倭索關白進表當是時倭屯釜山方運糧築室為持久計而如松妄言倭眾已歸星欲并撤南兵給事中吳文粹爭之不聽二十一年春總督碩養謙亦為倭請封且主撤兵帝下詔褒美於是都給事中王德完疏劾星曰尚書星集臺省諸臣會議倭情謂一封之外似無他事臣因問星曰總督自說能絕貢市信否星曰未可必也釜山倭肯盡歸否星又曰未可必也由此言之倭之封而不貢去而不留莖如捕風捉影何可輕信臣又覽惟敬答倭書云有許爾封貢之語及傳示倭表亦曰永獻海邦之貢則固明白言貢矣而諸臣佯

若不知又覽行長答惟敬書有和親之說及朝鮮陪臣金暉言於養謙曰倭職大軍不能久處則繼之以必不可聽之說播在人耳而難以口道然則惟敬許和不止貢市何謂一封可了耶夫名器難假以關白篡弒而錫之王封號召三十六島未服之豪傑是虎而翼也安見其可且使倭之欲而果止於封也亦復要我貢市聳我華夏假虛名以息戰鬪誠亦未為非策今倭欲無厭倭信難終假令星與養謙陽奪而陰予先許封號以姑塞廷臣之口而徐為之請貢市是謂欺君假令秀吉行長陽服而陰叛愜然受封以伺我之不備患生噬臍是謂誤國當世廟時倭寇蔓延東南流毒甚慘今大蒙復故覆轍相尋是惟敬誤星星與經畧總督誤陛下也雖絕要領伏斧鑕臣竊懼焉夫犬羊喜怒難期桑土綢繆貴豫今星曰倭得封即聽去不我犯也臣曰倭即犯胡以應卒星曰吾與總督巡撫三人當之臣曰何足當三人即捐軀其如二祖列宗之神器何臣曰遼左戰士有幾星曰不過二千臣曰二千弱卒豈足禦敵萬之倭星曰戶部糧餉無措諸臣曰吳惟忠駱尚志南兵不宜速撤星曰業已先歸諸臣曰劉綎兵雖撤宜屯遼左觀變星曰



川兵難久客不如募土著相與咨嗟太息沿海邊防一無足恃方爭誇倭之畏威悔罪而張以爲功三尺童子知其不然而以蒙聰明不世出之主此臣所爲扼腕而撫心者也給事中遂中立徐觀瀾趙完璧御史顧龍楨陳惟芝皆疏論如德完指未幾養謙果請封貢并許并開市寧波于是朝議大譁尚書陳有年羅萬化侍郎趙參魯科道林材甘士价等爭言不便星亦張皇不敢決業請絕封貢矣其九月朝鮮王盼請封倭以保國帝由此發怒罪前議者切責星不能主聚大事星初議行長歸後方行冊封至是遂請先封曰倭久屯釜山請封未得我既失信彼又懷疑故封後而敕令盡歸宜無不聽于是遂詔小西飛入朝要以三事一勤釜山倭戶盡歸一仍許封不許貢一誓不犯朝鮮小西飛悉應如響十二月癸酉星遂請於帝遣臨淮侯勳衛李宗城都督僉事揚方亨同惟敬使倭冊平秀吉爲日本國王賜皮弁誥敕給金印明年正月又請授行長以下七人官皆都督僉事大學士志臯請速其行惟恐封事之不成也宗城等將命經年至十一月始抵釜山不敢渡海又明年正月惟敬說云習禮偕行長先往給事中徐成楚上疏曰釜

山沉寓倭戶百十餘年矣祖宗墳墓在是誰忍怒然乃以數萬安土重遷之衆願指於沈惟敬之一言而不難東徙豈一封之力遂能至是乎臣未敢信也惟敬市井無賴非有忠信廉潔之行可以倚仗彼其所以設行長與其報石星者未必盡符也抑陰輸彼國以情而陽欺石星以術乎據云昨歲七八月間倭戶渡海者六萬八千餘人矣今又四閱月計其遊魂餘種當無孑遺李宗城尚何顧忌乃趙起不前耶臣又未敢信也封及長蛇漸不可測桑土木植備之在預今遼海將吏爲封撤倭久矣乃使臣狼狽於境上倭奴驚驚於島中彼求割敬之盟我忍殲書之辱悠悠道路衆口誣騰臣即不敢盡信爲實然亦不敢盡疑爲虛也是時巡撫李化龍總兵董一元奏報倭情益異而星獨信惟敬上言冊使入營一切供億不敢菲薄必無變計俄聞閩白起兵二十萬欲犯中國且拘留冊使宗城大懼以四月己亥夜半棄敕印遁還志臯星皆上疏引罷封議再絕矣而副使方亨受惟敬誠委倭情無變詔擇科臣往使廷臣交章諫止帝切責阻撓下巡按御史曹學程詔獄奪都水郎中岳元聲職即命石亨爲正使惟敬副之以卒封事星再疏



請赴朝鮮處置帝慰留之星教上言關白望封甚切惡清正阻其事已置之罪又言日本地震山崩海溢死者萬餘人而詔使及從者不損一人倭衆益加敬畏關白歸咎清正以爲阻封所致孝裁清正其說皆本惟敬荒唐說謊人皆知其不然而星愈信之未幾朝鮮奏倭復興兵令清正將以今冬渡海二十五年正月丙申方亨回至釜山甫奏秀吉受封謝表且至而倭已隨入陪臣鄭期遠痛哭求援方亨知事敗始上封事始末且云尚書星遠臣書云陛下喜金珠爲戮惟敬因買以進說云秀吉所送星凡事欺罔因出星前後手書十三封大指欲苟完封事無令督撫破壞而已遂奪星職然猶不罪也未幾倭破南原關山帝始大怒治諸賊謀國之罪九月逮星下獄論死妻子皆戍牽鄉而惟敬亦爲總督刑玠所執封議始絕是時志臯應昌養謙皆主封貢而其端自星用惟敬始每廷論諱時志臯又委責於星故獨受其禍星本無筭畧不慮後患事初起語光祿丞蔡悉苟不濟則繼之以死悉曰中樞繫天下安危奈何輕言死要在所用得人耳至是果以誤倚小人致敗既被繫猶上書政府剴剴以息兵省餉爲言辭旨酸感論者或諒

其心終不能寬其罪也其後竟死獄中天啟初侍郎鄒元標訟星志在爲國且推寧夏之功詔復官還其子於戍所宋應昌字相岡仁和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知絳州入爲刑部員外郎改給事中以天變疏請求言報聞出知濟南府累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進兵部右侍郎經畧朝鮮假便宜行事徵兵七萬轉臨德倉粟以給軍當是時倭將行長以沈惟敬言願還侵地請封貢不虞我師應昌與提督李如松乘間襲之遂取平壤進收開城黃梅平安京畿江源四道悉下清正亦自咸鏡道退守王京應昌方誇平壤之捷上疏盛稱功伐絕不言封貢事朝鮮使人告曰倭棄王京遁矣如松聞之并欲取以爲功遂將輕騎趨碧蹄館距王京三十里倭猝起圍之教重指揮李有昇戰死重揚元援師至乃解應昌如松由是奪氣陰許封貢而迫于朝議乃言許封不許貢久之遂奉部議撤兵然度倭情終變奏留萬六千人戍守又遺書于石星星不聽應昌度事不易辨引疾乞休給事中吳文梓請罷應昌詔以顧養謙代比還朝明請封貢並許益爲言者所攻遂免歸未幾錄平壤功加右都御史應昌



去而石星獨受禍矣應昌初爲給事中爭俺答不宜  
款貢及爲經畧更欲款倭以收順義之功竟坐削職  
二十五年應昌已卒其子守一訟其功于朝仍得復  
官

顧養謙字益卿南通州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戶  
部主事歷福建僉事平邵武寇遷廣東參議討山賊  
藍一清曾走鳳等皆有功進福建副使以與巡撫象  
禮左遷雲南僉事順寧知府猛寅以女弟妻大侯知  
州遂襲據其塞養謙馳檄詰之寅懼返其地尋進浙  
江副使與侍郎張佳胤平杭州兵變舉遠才備兵薊

州萬曆十三年夏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明年二  
月東部一克灰正等約土堡一萬騎馳遼陽塞外按  
賞而謀報麟戶伯戶及青把都等方欲分道入寇養  
謙與總督王一鶚總兵李成梁議先伐其謀成梁遂  
出鎮邊塞二百餘里遇于可女林大破之斬其酋二  
十四人獲級九百餘養謙以功進右副都御史會歲  
大饑請弛海禁以便民又請發天津通州倉粟及本  
鎮餉軍銀易米十萬石賑濟皆報可是時北關逞加  
子卜塞仰加子那林字羅復強與南關王台子猛骨  
李羅孫互商相仇殺叅政王緘議撫猛骨以輔互商

俄猛骨叛從北關養謙奏械玩寇貽患而馳檄諭降  
北關不從十六年三月養謙成梁出討破其重城賊  
堅守中城官軍發大砲擊之城中老少皆號泣二酋  
懼出降凡斬級五百五十級把當亥等遂定誓約而

還養謙以遼左邊長敵衆奏設復蓋二州守將開清  
水谷田斥穀陽諸邊堡敵入皆不得利明年還南京  
戶部右侍郎以憂歸先是遼餉不時給養謙立官市  
法歲留市馬息錢先期給軍以其餉償額其後按遼  
者謂有奸利遂罷二十一年即家起兵部右侍郎總  
督薊遼軍務尋命赴朝鮮代宋應昌經畧養謙夙負

才望著威遠土中外排款議者謂必能辦倭比至首  
請許封繼請封貢並許由是廷論不與然是時兵窳  
盡撤又陰受石星之誠欲苟完封事而迫於衆議因  
宣言許則封貢並許絕則封貢並絕如用臣議則斷  
倭衆渡海然後授冊封貢可保十年無事如用廷議  
勢必棄朝鮮畫鴨綠江自守倘既絕封貢而又欲保  
朝鮮臣必不能任也因薦侍郎孫鑣以自代帝乃召  
還養謙遂乞骸骨歸尋起工部尚書總理河道再起  
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皆不就三  
十二年卒贈兵部尚書養謙魁岸多力善射有膽畧



嘗按行塞上敵騎萬餘奄至養謙啟門張蓋坐城上敵徐引去邊人皆驚服

孫鑛字文融餘姚人禮部尚書陞第四子也舉萬曆二年會試第一當入翰林為張居正所沮授兵部主事歷吏部考功文選郎中佐尚書嚴清楊巍澄清登法名籍甚十九年以左僉都御史同吏部尚書陸光祖主外察明年鑛代光祖尚書鑛引避出巡撫山東二十一年進刑部左侍郎明年改兵部九月代顧養謙總督薊遼軍務兼經畧朝鮮巡撫李化龍總兵董一元破賊于鎮武鑛以功加右都御史初封貢

議起欲取道寧波而浙人素苦倭鑛及沈一貫排之尤力比鑛經畧則封議已定要以撤兵而不許貢直然倭志實在貢市不在封也尚書石星信沈惟敬言遽遣冊使李宗城揚方亨使倭鑛不得已先遣麾下葉靖國持檄諭行長辭疾不見踰二日始見殊無撤兵意亦無不求貢市之說靖國還報鑛乃疏言倭情多詐且聞山城君尚在有文祿三年曆可証關白當如禮臣議改封順化王責關白之子或行長親持誓表詣遼陽然後命宗城往使而罷遣惟敬仍增募水陸諸軍最為之備夫禦敵之策以戰守而兼羈

縻則可以羈縻而忘戰守則不可今封使一至倭則引退固善不退當即進勦若待奏請恐失事機又聞關白嘗欲召行長還而清正素不服關白與行長復不相能則以計招之亦一策也疏入星抗章辯且言鑛不宜遣人入倭阻壞封事鑛乃作封貢議以諷星益恚已封事大壞星出方亨私書言清正之來鑛實召之方亨不承給事中徐成楚御史陳遇文劾星為行長所賣不自悔罪乃反誣鑛帝曰鑛避避觀成敗亦有罪遂坐免二十六年倭以國內大亂遁歸邢玠推功及鑛得賜幣三十二年十月起南京右都御史就進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叅贊機務是時政事廢弛公私凋耗南京營兵十二萬七千少至三萬六千而帝黜貨無厭採權橫出民皆愁怨三十四年冬河南人劉天緒以白蓮教惑眾聚至千餘人自號龍華帝主其黨張名偽稱將軍期冬至日作亂事覺掩捕得數十人鑛以留都昇平日久民不知兵眾思乘隙請用重典帝以為然于是南中訛言相煽明年正月有詔脅從罔治而尚書蕭大亨欲盡除之其黨懼復謀作亂鑛令職方郎中劉宇捕之邏卒四出民大驚擾南京吏部尚書曾同亨數曰孫公之禍始於此矣

於是兩京給事中金士衡曹于汴宋一韓御史孫居相等先後論鑛字濫殺無辜貪功生事鑛具陳定亂之由及奸宄不法狀且言留都十羊九牧動多掣肘每一事出相顧持疑所以姦雄跋掌狂逆攘臂宜分定職掌帝手鑛既傳諭內閣將重罪言者內閣力解之乃止鑛三疏求去三十七年致仕鑛歸後妖黨轉相部署枝蔓州縣後十餘年紀法益止邪謀遂熾所在煽動致煩王師人始服鑛先識鑛既歸布衣疏食恬然自得年七十卒

邢玠字式如益都人隆慶五年進士知密雲縣擢御史巡按甘肅萬曆五年俺答欲赴青海會番僧設請市茶馬給都督金印以便出入玠疏言茶市不可開金印不可與本鎮宜厲兵秣馬以拒其來或移者僧于北鄙以杜其後其言利害情形甚悉詔勿給金印餘俱聽許其後播力克嗣封遂有洮河之惠玠出爲河南僉事歷山西右布政使十八年九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二十一年進南京兵部右侍郎擢州宣慰使揚應龍爲七姓土司所訐抗不就吏誘欺官軍於白石明年十月轉玠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川貴軍務討之又明年春玠馳至重慶檄諭應

龍尚書石星亦遣水西宣慰使安彊臣趨應龍就吏應龍悔誅罪諸苗玠令重慶知府王士琦往勸士琦至松坎應龍面縛執罪人黃元阿羔等以獻按法當斬詔輸四萬金贖爲民斬元等重慶市擢士琦川東副使彈治之加玠右都御史二十五年正月倭既敗封復議用兵三月命玠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經畧朝鮮用楊鶴爲右僉都御史經理軍務事揚汝南丁應泰隨軍贊畫玠以王京居八道之中東臨忠州西臨南原皆要害檄揚元吳惟忠屯守相犄角總兵麻貴議直取釜山玠謂王京距釜山千四百里勢難起搆若遂進師陸經梁山水經加德安骨傳已先宿勁兵若此處與我相持別遣水軍分扼梁山東西之險則我無後援難圖萬全且軍糧未集未可輕舉請姑持久以老之帝報曰卿宜密圖進止但求全勝不計遲速也玠又請發臨德倉及召商糴粟貯天津募舟轉運從之是時倭已奪梁山據三浪江乘勝入慶州侵關山朝鮮統制使元均望風潰八月甲戌倭將清正夜薄南原守將楊元起帳中跣足先遁一軍盡沒其性忠聞之亦棄忠州走官軍退守王京依險漢江麻貴議棄王京守鴨綠海



防副使蕭應宮不可乃撤貴以兵守櫻山經理揚鑄  
身赴王京諭以死守人心始定鑄召恭軍李應試問  
許應試曰此易耳倭變以不許貢市今使人諭之曰  
沈惟敬不死則退矣先是石星下獄惟敬計欲走倭  
玠初至遼陽即屬楊元執之鑄因使張貞明持惟敬  
手書責以背約行長乃退屯井邑清正退屯蔚山麻  
貴遂以櫻山捷聞應宮曰倭自以惟敬手書退櫻山  
未交一矢何言功耶玠鑄等銜之劾應宮不早送惟  
敬京師遂被逮十二月玠自遼陽至王京所調兵亦  
至今李如梅李春芳為左右軍麻貴揚鑄督之自遼

州烏嶺趨蔚山中軍高策阮梁山別將赴南原張  
兵以牽行長已郊進攻蔚山遊擊擺賽以輕騎誘倭  
入伏斬四百餘級倭盡奔蔚山築三寨自守明日遊  
擊茅國器以浙兵先登裨將陳寅砍柵入重拔鑄連  
令國器割級戰少懈又以如梅未至不欲寅首功鳴  
金拔軍比如梅至攻之不克圍守十日倭架機偽約  
降以緩攻行長遣銳卒三千虛張旗幟蔽江上朝鮮  
李德馨報曰倭救至矣鑄倉皇夜遁諸軍皆潰棄輜  
重無算清正縱兵追擊軍士死者萬餘遊擊盧繼忠  
一軍殲焉時二十六年正月己丑也鑄貴奔王京與

玠謀更以蔚山大捷聞帝厚賜玠等發帑金五萬兩  
犒師又賜玠上方劍于是贊畫應泰憤而上疏曰蔚  
山止失甚衆鑄等不以實聞而大學士張位沈一貫  
與鑄密書往來結黨欺君位書有禍福與君共之之  
語外論皆言鑄之經理以賂位得之今觀此書則人  
言不誣一貫屬鑄上疏必先告之以便稟擬御史汪  
先岸露章劾鑄位一貫盛稱鑄忠勇疏遂留中又自  
有東事以來遼兵二萬喪于李如梅兄弟之手前後  
費餉六七百萬鑄又與如梅私通清正與之講和其  
書具在因呈其藁及改削陣亡將士冊帝震怒罷鑄  
以天津巡撫萬世德代之命玠速赴王京暫兼經理  
一貫及玠上疏引罪帝釋之玠復上方畧假便宜分  
道進取劉綎趨粟林逼行長營陳璘以舟師來會行  
長出千餘騎截戰官軍不利麻貴抵蔚山屢有新獲  
中伏而敗董一元取晉州乘勝濟江焚泗州營其將  
石曼子退守新寨裨將茅國器彭信古盡銳攻之忽  
營中火藥發騎將馬呈文郝三聘先走亡失無算詔  
斬呈文三聘以拘降一元三級師既無功大學士趙  
志皋給事中郝敬皆請撤兵給事中姚文蔚張輔之  
爭之會平秀吉死國內亂十一月清正渡海先遁貴

入島山西浦統政行長石曼子引舟師救之為陳璘所邀被焚死行長逸去禽其將平正成平秀政玠世德遂以蕩平聞於是應泰疏玠等路倭賣國勦功給事中徐觀瀾亦言大學士一貫尚書蕭大亨與玠世德黨和欺蔽又欲盡核諸路失事狀衆患之一貫請于帝改命給事中楊應文往勘而罷應泰觀瀾明年四月宣捷告廟磔正成秀政于市其九月論功加玠太子太保然是時言者益衆二十八年八月召為南京兵部尚書乞終養歸尋以閩邊加少保後卒自倭患起更督撫六人推轂四十將二十六偏裨轉餉數

百萬首尾七年方收功一死關白又以善後事宜兵部田樂請下廷臣集議于是尚書李戴陳渠余繼登蕭大亨揚一魁議留兵暫守而責朝鮮供餉左都御史溫純言留兵宜練大理卿鄭繼之言留兵宜處餉給事中許子備姚文蔚侯先春楊應文御史周盤俱議撤給事中李應策揚天民議去留俱聽之督撫而張問達又謂兵不可撤帝以言人人殊迄無定論責朝鮮及督撫諸臣博謀善計最後諸臣奏至再諮部科樂乃折衷其說召水陸諸軍還時諸軍待命海外糜餉又幾二年矣

論曰昔漢以屯邊太守入為九卿唐邊鎮節度使得擢宰相是蓋皆有深意存焉石星以一書生謬掌九伐遂至釀朝鮮之禍乃又陰誡閩臣曲徇和議一時悞夫築舍奸人鼓簧辱國喪師直自取之耳世徒以星清直獲罪為之托腕取末節而忘大計抑何不達也唐家再失河朔論者歸咎於蕭俛崔植之寡謀豈不有異乎後之立說者耶



明史卷三百三十三

列傳一百八十四

魏學曾

葉夢熊

梅國禎

李化龍

郭子章

魏學曾字惟貫涇陽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戶部主事嚴嵩聞其名欲調吏部需一兆或勸學曾往咲謝曰吏部可謁得耶再遷郎中有商人欲買支芻糧銀鉅萬屬中官為請尚書意猶豫學曾執之堅乃已尋擢光祿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隆慶初土蠻大入永平學曾入駐山海檄諸將王治道等追擊至義院口大捷進右副都御史學曾乃易置將吏招納降附墜屯田二千餘頃數用破賊功被賞資三年冬以疾去明年起兵部右侍郎提督神樞營旋改吏部又明年轉左侍郎穆宗既崩大學士高拱欲去馮保屬言官論劾學曾故為拱所倚信寫書張居正曰外人皆言公與保有謀遺詔亦出公手今日之事不宜復護此聞恐激事變不利於公也居正怒曰公為此言不過欲僕去耳及拱倉卒被逐舉朝失色學曾獨大言曰上踐昨伊始奈何輒逐顧命大臣且詔出何人手不可不明示百官要諸大臣詩居正邸爭之諸大臣多不往居正亦辭以疾旬是益忤出為南京

右都御史未上給事中宗弘進希指劾之詔以故官候調學曾遂歸居正沒踰年起南京戶部右侍郎召為右都御史督倉場以南京戶部尚書致仕萬曆十八年順義子捲力克西赴青海火落赤真相進犯洮河朝命尚書鄭洛經畧七鎮兼領總督洛固辭明年春起學曾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學曾操履端恪然亦負氣敢任為時望所歸至是兵事棘多推較者大學士王錫爵亦薦之尚書宋纁謂錫爵曰當今邊才無踰鄭範漢魏公前輩望重必不肯為之下不如俟範漢成功然後用之範漢洛別字也左都御史李世達亦請姑緩行期錫爵不聽學曾果與洛不合而巡撫葉夢熊助之先是順義之封夢熊嘗坐得罪而學曾亦為高拱言其不便西人以順義為罪首欲逐致討而洛獨分別順逆西人毀洛玩寇洛已驅順義走火真諸部望風歸款而西人猶刺刺言戰學曾奏捲力克雖歸陰留精兵二萬於嘉峪欲助火真其言皆采聽道路而朝士爭附和之錫爵意甚悔具疏言狀又遺書責夢熊尚書石星以順義既歸宣大款戰未定亟召洛還未幾套酋土味明安入市罕請增賞學曾氣方盛令總兵官杜桐



神木恭將張剛孤山遊擊李紹祖出不意擊之臨陣  
斬明安俘馘四百八十餘級奪戰馬襍畜器械稱是  
學曾以功加太子少保而明安子擺言大聲言復仇  
諸部皆動明年遂助哱拜反自是連歲入犯宣大總  
督王世揚恐侵入山西奏城河上以備之四鎮無寧  
歲矣拜本降人驍勇屢立戰功前督撫王崇古石茂  
華先後奏加副總兵麾下多蓄亡命子承恩尤慍悍  
怨烈撫黨馨刻急二月壬寅鼓衆作亂推劉東陽許  
朝為長殺馨及副使石繼芳總兵官張維忠自縊詔  
學曾便宜進討拜勒兵四出取河西四十七城且渡  
河東又召松首着力禿宰僧以三千騎屯演武塲犯  
平虜花馬池學曾檄副總兵李响自靈州渡河收復  
諸城而自駐花馬池以當敵衝四月辛卯响與故總  
兵官牛秉忠進師城下賊戰不利壯士高蓋等三人  
乘勝先登後兵不進被殺以糧盡引還故總兵官張  
傑副總兵麻貴以師來會庚戌再攻城承恩將寇騎  
二千東擾橫城焚芻藁已勒精騎伏漢迤渠掠糧車  
二百學曾自花馬池還靈州亦被圍救至得免官軍  
攻城者多死傷再退師帝用尚書石星言賜上方劍  
督戰會寧夏巡撫朱正色甘肅葉夢熊監軍梅國楨

諸大將劉承嗣董一奎李如松先後至軍六月戊申  
復攻城連戰不下百戶姚欽武生張選齡射書城外  
約為內應夜半舉火而外兵不至欽使選齡出召之  
亦不應賊殺其黨五十人欽縋城來奔僉事隨府亦  
縋城出復為賊取去學曾乃與國楨計決黃河水灌  
城套首卜失兔莊禿賴來援以三萬騎犯定邊小鹽  
池土味鐵雷為前鋒別遣宰僧以萬騎從花馬池西  
沙拜入遊擊龔子敬收死學曾檄延綏總兵官董一  
元搗土味巢寇大驚引去八月戊子河決堤壞劉承  
嗣復治之丁未着力禿宰僧復入李剛堡學曾方設  
備待之而國楨奏先入遂坐得罪先是變初起尚書  
石星奏上方畧言寧夏逼近松套恐亂率召寇宜分  
守要害仍諭諸部毋助逆決黃河水灌之詔如星言  
下學曾而學曾方遣人招撫留固原十餘日不進帝  
責學曾玩寇比李响進兵靈州又十餘日始渡河西  
而松套諸部已先入矣官軍再攻城失利賊益勇之  
迎故總兵張傑入城至則繫之以求撫而學曾仍為  
之請尚書星言逆賊罪在不赦不自縛軍門而給我  
大將入城事在要挾帝大怒下詔切責學曾乃以七  
月決策水攻始用星言也既圍困已久又奏賊援已



絕賊糧將盡城中生齒三十萬皆為魚鼈請聽招撫帝不許學曾每夜焚香祝天願以餘生贖一城生命將士雖感其慈而威令不肅莫肯用命國楨具言將心不一彼此忌功若更因循全陝禍且不測帝曰此主帥不嚴之過遂罷學曾而以夢熊代國楨又言食事隨府從城上羅下賊令四人下取總兵官董一奎遣人往救竟無應者賊於教俘之上取府如拾芥而我軍咫尺不敢前又北寇數萬斷我糧道殺戮無算匿不以聞諸將用兵不及鬼戲帝大怒逮學曾至京而夢熊遂有其功踰月破賊宣捷召見閣臣趙志舉張位力為之解尚書星以下多為學曾言者國楨亦上疏曰學曾始聞變時應之稍緩臣前請責諸將止欲振士氣乃逮學曾之命發自臣疏悔恨莫及使學曾不早白臣將受萬世訾議如松亦言學曾被逮時三軍兩泣夢熊亦推其功帝皆不聽尋有詔奪職為民明年叙功復官致仕二十四年卒學曾生平負氣初聞總督之命即上言款貢非長策欲聯七鎮之兵以討順義及李氏之亂轉以招撫為長策雖任事勞苦而布置遲緩逆寇交訐士氣不振以故為言者所攻國楨言遂入然士大夫素高其行俱以禦寇灌城

招降三策俱學曾所調度望實不少損云葉夢熊字男兆歸善人嘉靖四十年進士除福清知縣入為戶部主事轉餉寧夏改御史以諫受把漢降賊邵陽丞累遷贛州知府平黃鄉積賊歷浙江副使改永平萬曆十七年冬由山東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明年冬進右副都御史改陝西夢熊忼慷喜事用邊才進用然無幹局徒以意氣自豪初聞把漢降比之宋受張毅郭藥師及火落赤真相進犯兆河自順義王擄力克都督同知卜失兔以下皆聚青海惟松首着力兔距境自守經畧尚書鄭洛以羣醜方合急之則變速而禍大計解散其黨而夢熊與總督魏學曾欲極兵威以順義為誅首夢熊遺書中朝盛非毀洛且請草順義封號大學士王錫爵以書責之曰事有言之甚易行之甚難者即如公議草順義王封則宣大又為戰場公能選策其必勝乎能策其必勝而異日過河之業誰人任之夫以郭令公之威名而奉天涇陽之役一則下令不得言戰一則時酒稱萬歲而止趙營平徘徊長塞與諸羌相守彌年訖無斬馘非常可喜之伐今經畧之西也欲以空言縱橫首而周尚寶聞之相與目笑以為所操約而所



欲奢不如捐數十萬金賂之今播首級形成矣而數十萬金不費公又以辱國笑之是汾陽營平之所難而責經畧之所易也今論者謂敵易與得非以經畧水泉莽荆之捷與播首之拜首受命耶夫授人之以生意氣而即反其事以收之古人云君以為易則難者至矣可不三思哉今順義書具在稱獻稱納者在彼何至反貽舉國之笑即公也有所聞然堂堂天朝斷無以孝子順孫責犬羊異類者也方今火真雖逸而西陲事重收者保川已足令公蹙事至於局外規恢諸侯廟堂以全邊相付然後為所欲為未晚也於是卒用洛計驅順義東歸卜失兔毋太虎罕同遂為其子請罪青海把爾戶松山宰僧亦爾翰賸把爾戶者常殺副將李魁然其部卒所為把爾戶病不知又不助火真為逆故洛皆許之當是時卜失兔雖為都督然無統御才而其用事前切盡台吉又前死不能制馭諸部然洛措置有方諸部素信其威信望風歸款西陲且無事矣會洛還宣大朝廷移夢熊甘肅與學曾共事洛去而諸部近邊要賞學曾通用兵襲殺明安諸部皆貳二十年春遂佐寧夏呼拜反學曾以下失兔弱而切盡素用事厚撫其妣吉以約束之

而着力兔宰僧等不聽聲言與呼王子為一家卜失兔莊禿類亦引兵助之學曾弗能禁也夢熊有膽決敢任事上疏自請討賊帝深壯之以六月至靈州學曾合兩鎮二巡撫五大將攻圍一城踰時不能下然賊勢亦窮蹙而夢熊適代學曾為總督賜劍督戰監軍梅國楨招拜出降夢熊聞之自靈州馳至以兵誅拜父子并其麾下二千人皆殺之以為功遂進右都御史於是切盡妣吉率着力兔宰僧莊禿類等頓首花馬池塞下悔罪求款夢熊素主學曾議款鄭洛為秦檜買似道至是言款言戰者皆去夢熊獨枝撐知事勢不易亦為奏請帝責夢熊前後異議令要諸部縛叛贖罪意欲如宣大之復款播力克也而夢熊殊無方畧不能有所設施看宰諸酋及把爾戶等求款益堅夢熊不得已乃與巡撫田樂條奏四鎮款戰機宜設兩端以待廟堂自定而尚書石星又謂事在關外已假夢熊便宜不相選制由是中外相仗經歲不決松套先馳去明年秋卜失兔率諸部大入定邊自原直抵下馬關蹂躪幾一月全陝俱震類總兵官麻貴擊却之而夢熊以功加太子少保又明年切盡從子青把都兜入犯甘肅總兵官楊添副總兵何崇德



禦之斬首六百餘級而夢熊復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是時把爾戶待命青海且四年矣夢熊尋入為南京工部尚書都御史李汝代之甫二月而把爾戶亦入犯西寧距吉能受封凡二十年而諸部盡解四鎮禍結不息其業始於學曾而成於夢熊也夢熊品望遠出學曾下而負氣畧同後四年卒官

梅國楨字克生麻城人少雉雉自喜善騎射萬曆十一年與仲弟國樓同舉進士國樓選庶吉士而國楨除固安知縣地近輦轍難治一日中官詣國楨請收責於民國楨歡然置酒曰今日為公了此事俄而煤

遣民至僑縣怒罵趨鬻妻償貴人責出今日死杖下矣中官大喜少選國楨陰誡吏持金入偽買民婦國楨以金付中官叱令挾婦去民夫婦不知哀慟不忍訣別中官對之亦慟國楨曰小民償責誰不鬻妻子顧可令貴人折閱耶叱去益力中官與民婦參立悲咽卒毀券而去為政多權術類此母病卧國樓邸即自固安跨馬入省人止之曰吾以官一場吾母乎擢監察御史會呼拜反總督魏學曾師久無功國楨言賊蓄謀已久外勾西部內引叛人遷延一日則禍深一日寧遠伯李成梁父子威望素著麾下將將驍勇

憤戰請以西事委成梁擇文臣知兵者監其軍天威既臨賊必自破帝然之而朝議憂李氏跋扈不宜假以兵柄國楨復言中朝果疑李氏當在遼東握兵之時不當在廢閑罷鎮之日李氏即有異志亦當在危疑不安之時不當在明主洞察之後臣望陛下斷自宸衷疑則別議調遣信則立加委任臣願與成梁馳赴寧夏同心討賊賊如歸命則臣為陛下之使奉揚恩赦以安反側負固不服則臣為陛下之將披堅執銳為士卒先事平之日臣與成梁即日還朝止求自明不敢言功若其不捷軍法具在不敢以臣之罪貽累他人也帝以成梁年老命國楨監其子如松軍以往國楨以學曾頃兵玩寇意殊薄之既至寧夏分軍壓城而陣燒燬城樓又決策水攻諸將觀望戰不力國楨飛章論劾於是帝震怒竟逮學曾以夢熊代矣賊被圍久城中食盡饑民擁賊求撫賊給之曰朝廷已許降而諸將欲盡殺爾曹民更惑之國楨乃檄賊以饑民報為治粟賑濟不應民始恨賊於時西部擁衆萬騎從李剛堡渡河距城三十里李如松率麻貴擊之國楨亦遣李如樟往寇大敗遁去賊懼求款未決城東西隅為水所浸崩十餘丈降人趨出詣軍言



南城可襲諸將莫敢信國楨曰第往我自當之及城諸將互讓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先登國楨大呼曰軍登矣衆乃畢登殺守者賊退據大城國楨遣南閩民李登往問哱氏令殺東陽朝許自贖承恩遂殺朝甲士周國柱者殺東陽城中解甲開門降國楨整師而入撫拜承恩令勿疑畏夢熊聞之自靈州馳至下令盡誅拜等及降人二千國楨奏夢熊貪功殺降又為詩譏之夢熊疏辨曰哱拜託劉許為首難待事成而後居之事收則二千夷丁亦足制劉許死命收仇鉞之功為謀甚狡奈何墜其計中夫以二千敢死士緩一二日而劉許之黨復集豈俯首待裁決者我將士得意而驕人人思歸其誰與敵臣寧負殺降名以絕禍本雖斧鉞不避國楨本招哱氏欲請帝裁決自以為功而為夢熊所先意甚愠夢熊亦多殺降丁故國楨得以為言朝廷下詔和解之然國楨終不能平初與魏學會不合至是為之寃訟帝亦不聽論功擢太僕少卿踰年晉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又五年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在鎮三年節者市賞銀十五萬七千兩以父喪歸未起而卒贈右都御史國楨奇變機警在寧夏時通賊法嚴城門皆畫

閉持地其禁許軍中與民貿易嘗曰吾平夏州惟此可言功也初視師聞城頭砲聲地濛濛如乍雨著塵國楨曰子母砲中必有母是砲皆子豈舉砲者不肯為賊用耶後果有內變在大同邊部落遺精鐵數十觔曰部內山忽產此國楨笑受之命製為劍及來貢求市鐵鑊出劍示之曰此爾所遺鐵也何用鐵鑊為乃首服謝罪國楨曰我以至誠待爾後勿作此狡獪也仍以鐵鑊與之國楨在鎮有恩信延出邊外部衆尊嚴若神已而離立僞語媿媿如家人父子諸部皆憚服之所製弓矢邊人轉相傳示號梅弓梅矢云

李化龍字于田長垣人萬曆二年進士除知嵩縣年二十胥吏易之化龍陰察其奸一日畫召諸吏置之法縣中大治累遷山東叅政入為太僕少卿轉右通政二十二年夏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初總兵官李成梁破殺泰寧酋長速把孩其子把兔兄弟炒花舊據遼陽以北居兩河之中益結土蠻為患而是時寧夏甫定朝鮮松套繼之播州楊應龍亦數反覆財殫力匱然獨遼鎮尤困故其年四月把兔進圍遼陽采顏人小歹肯福餘人伯言分把錦義掠清細河巡撫韓取善坐免化龍受事甫兩月把兔寇鎮武又約



土蠻子卜彥台周犯右屯把兔先至吳家墳化龍與總兵官董一元計曰右屯已有備且卜彥衆強難與爭鋒宜乘其未至先擊把兔把兔敗卜彥可不戰走也因引兵至吳家墳邀其歸路把兔三日不出俄卜彥且至一元計兩賊合勢則我軍氣奪不戰自潰矣因下令退兵而潛師鎮武賊望見空壁笑曰蠻果畏我乎長驅過之未半而伏發賊大敗斬馘五百四十餘級獲駝馬二千擒其將奔吉喚氣伯言中流矢死把兔亦被傷明日卜彥果至攻右屯化龍遣副總兵孫守憲率敢死士突圍入城助守賊攻五日以勢孤解去於是把兔小歹青卜彥益相結謀犯錦義廣寧復前恥時己歲暮一元慮為所乘發兵西巡以伐其謀化龍亦留兵廣寧數數西發以疑敵二十三年正月一元提健卒踏冰渡河監軍楊鈞偕行度墨山天大雪三日夜士卒氣愈倍出塞四百餘里把兔已重傷死餘衆驚遁得首功百十級自是邊塞警服進兵部右侍郎明年小歹青梅禍款塞請開木市且言彙顏長昂將犯邊已長昂果犯錦義副總兵李如梅擊却之歹青信效既著化龍遂許其請上言開市有五利河西材木不可勝用利一彼倚市為生必不行掠

利二商民交易官無市賞之費利三歹青既已劫順則長昂炒花之勢漸分寧前廣寧之患亦減利四寇鈔既希邊人益得修備利五詔許之化龍尋以病去木市亦停止其後總兵馬林復議開市與巡撫李植相左論久不決小歹青遂復寇邊云二十六年朝鮮倭蕩平而播州益亂明年三月起故官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姜廵撫四川徵兵討之播州古夜即且蘭地唐乾符中太原楊端將兵擊南詔留據長子孫明初楊鑑內附授宣慰使地方千里西北盤山為閩東南俯江為池稱西南與區傳至應龍性雄猜陰狠嗜殺數從征調知川兵脆弱陰有據蜀之志嬖小妻田雌鳳妻張氏以讒死并辱其家用誅罰立威所屬五司七姓不堪其虐走貴州告變廵撫葉夢熊疏請大征而蜀士大夫不聽詔逮繫重慶獄應龍願將兵報效得脫歸復還不出四川廵撫王繼光發兵擊之應龍覆之於白石而誣罪諸苗朝廷命邢玠總督值東西用兵勢難窮治因就招撫應龍再得脫益橫所居僭飾龍鳳令部人稱其子朝棟為後主益結生苗為羽翼奪五司七姓地并湖貴四十八屯以界之州人稍殷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養苗自是諸苗皆樂為



死兵益精悍是年二月敗官軍於飛練磯之六月破  
綦江恭將房嘉寵遊擊張良賢戰死盡掠資財殺老  
弱者投屍蔽江而下偽軍師孫時泰請宜取重慶搗  
成都而應龍遷延不進聲言爭地界猶冀曲赦如曩  
時化龍初至成都徵兵未至亦謬為好語縻之帝聞  
綦江破則大怒追褫前撫臣職賜化龍劔假便宜討  
賊化龍檄水西兵三萬守貴州斷招苗路十一月賊  
焚東坡爛橋湖貴路梗明年正月焚龍泉都司楊惟  
忠遁去化龍疏奏諸大帥不用命者沈尚文促騎速  
洛童元鎮劉綖皆革職充為事官諸軍大集將士皆  
奮化龍乃移重慶大誓文武二月丙戌分八道進兵  
推官高折杖先以南川兵進據桑木鎮劉綖自綦江  
入應龍以勁兵二萬屬其子朝棟曰爾破綦江馳南  
川盡焚積聚彼無能為也此戰大敗諸路捷音相繼  
應龍頓足歎曰吾破綦江用時泰計直取成都劫蜀  
王為質何事不成坐失此計今死矣或言水西佐賊  
化龍詰之安疆臣斬賊使由是二氏交絕綖兵入婁  
山閔直抵海龍國陳璘安疆臣兵亦至賊勢急父子  
相向哭上固死守遣使詐降化龍檄諸將斬使焚書  
以綖與應龍有舊諭無通賊綖械其人以自明八路

兵皆會圍下綦長圍困之更番迭攻六月丙子綖身  
先士卒破土月二城應龍窘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  
戰諸苗皆散去無應者起提刀巡壘四面營火燭天  
帝皇長歎謂妻子曰各自為計不復能顧若矣與二  
妾俱縊明晨官軍入城七子皆被執詔磔應龍屍并  
子朝棟等於市播入楊氏二十九世八百餘年至應  
龍而絕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川貴化龍初  
聞父喪朝廷以金華起復至是乞歸終制三十一年  
四月起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與淮揚巡撫李三才  
開加河由直河入加口抵夏鎮二百六十里避黃河  
吕梁之險再以憂去未代以平播功晉兵部尚書加  
少保三十五年夏起戎政尚書是歲松套亦歸款諸  
邊畧定惟遼左益危河西插漢河東宰賽又東為海  
建無歲不用兵化龍以京營根本奏陳十一濫十二  
苦十九宜又上屯政十二事奮欲振刷積弊而是時  
神宗倦勤朝端水火政事悉置不理兩京內外六小  
諸司缺官幾半天下兵部自二十七年以後左右侍  
郎皆空署未幾尚書蕭大亨亦致仕化龍掌部事三  
十七年正月京師訛言寇至民扶挈老幼爭避匿邊  
民逃入都門者亦數萬九門盡閉輔臣言兵部尚書



惟化龍一人何以應卒帝亦不報也遼士能戰者不過二萬其餘皆老弱而帝方贖貨無厭稅監高淮肆虐十室九空遼人切齒化龍請停稅課且增兵萬人又條上兵食款戰之策言甚切至且言遼左之患獨在建州將并北闕以圖開原帝皆不報遼事益不可為矣其時劉九光為職方郎中佐化龍籌軍事諸所條奏悉中機宜化龍深倚之部事益理以一品秩滿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保三十九年十二月卒年七十益襄毅贈少師加贈太師化龍具文武才播州之役以劉綈驕蹇先摧挫之而薦其才可用綈遣使賚金帶遺之化龍奏綈不避而不沒其功恩威並著故綈為盡力尤如意遼左而時方泄泄不能有為化龍亦遽歿其開加之功為漕渠永利詳河渠志九光穎州人起家進士歷知清豐邢瑩二縣並有聲入為職方主事終雲南左布政使以政事稱

郭子章恭和人隆慶五年進士能文章尤精吏治由建寧府推官累遷至福建左布政使皆有政績萬曆二十七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軍務與總督李化龍共滅楊應龍化龍奏善後事宜改所屬五司為流官子章亦上疏曰五司之怨毒於楊應龍也久矣平其丘隴妻其婦女奪其官秩焚其室廬戕殺其父兄子弟其形諸奏牘止以復讐之故欲改土為流然朝廷合三方之力費數百萬金錢豈獨為五司復讐計哉夫五司與應龍同類也昔應龍強而五司弱則五司以窮歸我應龍以索五司之故東寇西擾業已貽害邊民今應龍滅而五司復強復有如應龍者出弱肉強食又將為邊民之害虎狼不可為鄰蛇蝎不可與處且當日起釁實在五司費國家數百萬金錢度劉數十萬百姓貽害將士死傷百餘人而彼安然襲職享社如故凡我被害邊民之子孫其誰與之竊按鎮遠龍安新貴改為流官其土官俱易以文銜既不失朝廷興滅繼絕之意又不釀昔日以強凌弱之禍如此庶流土相安邊圉允久矣從之先是水西安氏與楊氏世為婚姻聲勢相倚東疑安氏助逆欲併勦之子章撫之為用破賊有功播州既設連義平越二府所屬儒溪沙溪水煙天旺四里已為安氏所占化龍議歸連義會憂去後總督王象乾復清出百餘里皆播地為水西所占者象乾謂嘉隆以前所占者姑與水西近時所占者當歸連義而水西爭之不已子章素厚安氏與象乾不合乞休不允復上疏



曰方播逆初呈臣上遵朝旨中受樞畫下同前督臣  
議謂當攜安楊之交以間之用安氏之力以傾之臣  
與疆臣盟頒示賞格許以爵土已而大水田之捷桃  
溪衛之焚頗得其力其後遂大合羣策破圍賊賊疆  
臣即不敢希冀寸土而今復令割地是為楊氏復讐  
也按察使楊寅秋亦附子章爭論五年不決二人皆  
寓書於化龍時化龍已起服總理河道上疏曰賞格  
所謂分土者謂不藉朝廷之力土司能建義自取之  
也今兵食之費騷動海內土司一旅之師不啻腹背  
之毳毛猶且多支軍餉優議叙錄此亦何負於彼乃  
後婪我土地此一舉也止為土司營家事乎朝廷不  
聽竟如子章之言三十二年追叙播功進右都御史  
兼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時用兵之後瘡痍未起庫  
藏虛竭自興隆至普安上下三千餘里都清新鎮二  
道貴陽思州銅仁三府缺官未補於是仲苗阿倫阿  
牙等盤踞貴龍平新間及水硯山苗為紅苗羽翼數  
出為盜明年子章請於朝命總兵官陳璘布政使趙  
健分將土漢兵二萬斬獲阿倫等十二人降其衆萬  
三千三十六年朝議征紅苗子章以為不可疏言紅  
苗蟠據楚蜀黔三省之界即古三苗遺種也唐虞班

師振旅舞干而後格高宗三年克之孔子以為懲東  
漢之初馬伏波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因  
於壺頭而卒即今沅陵東也本朝嘉靖間大征始庶  
子終癸丑歷十四年而後定總督張岳竟卒於沅此  
皆往事灼然可鑒者也假令苗實破城殺吏負不赦  
之罪亦難以此為解今雖出沒不時然未嘗據城以  
叛也重則堵勒輕則追捕嚴加防禦不致蔓延法如  
是止矣必欲動大兵臣未見其可也黔小國也今年  
征播明年征皮林瘡痍未歸帑藏空虛朝不謀夕以  
朝不謀夕之時而欲鋤唐虞以來未殲之寇不可謂  
智朝廷西征東討計費金錢千萬而後施之銅苗捐  
有限之財興得已之役不可謂忠播州戕殺生命不  
下三萬皮林不下萬餘今紅苗賊衆十萬少殺之當  
如皮林多殺之當如播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傷天  
地之和氣以釀凶年不可謂仁今臣議罷征止銅仁  
人謂臣不武耳夫權禍莫若輕權福莫若重臣以一  
身蒙不武之名而猶得免不智不忠不仁之議臣竊  
甘之疏上乃止子章撫黔十餘年致政歸萬曆四十  
年卒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子章於書無所不讀尤精  
於易督四川學政時與舉人來知德談易相友善薦



於朝授翰林院待詔世多稱之

論曰寧夏變起倉卒謀非素定學曾不以此時捲旆  
渡河逼城而壘方且按甲固原計畫招撫彼有子度  
外連吳蜀之勢我無仲達急趨上庸之謀迨徐議水攻  
將士解體功之弗就非不幸也楊氏竊據播州負岨  
已久化龍初緩行以集其勢繼疾進以挫其鋒處女  
脫免其是之謂乎然當時內變雖弭外患方殷西鄙  
騷然東事日棘而綢繆桑土之計且置若罔聞天之  
方蹶無然泄泄可為長太息者矣

明史卷三百三十四

列傳一百八十五

沈節甫

臧惟一

李頤

王汝訓

孫維城

夏良心

郭惟賢

胡桂芳

王國

萬象春

王繼光

鍾化民

石崑玉

汪道亨

周孔教

劉一焜

沈節甫字以安烏程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禮部  
儀制主事歷祠祭司中高拱為尚書性下急以事詰  
責諸郎甚厲節甫曰上下之交有禮何至是使椽史  
以故事白拱不憚有詔建祠禁內令黃冠祝釐節甫  
持不可拱懼失帝意恚甚節甫遂移疾歸起光祿丞  
會拱掌吏部復移疾避之萬曆初召為尚寶丞進少  
卿尋出為南京尚寶卿自初服官秩六品至是十九  
年始進二秩又居之留都人頗嘆其淹滯節甫殊安  
之適張居正迎母侍養道南京公卿傾國迎送節甫  
獨不出踰年遂致仕歸十五年言官交薦始起南京  
通政叅議歷南京太常卿疏言薦新諸物國初本取  
諸畿內今遠致數千里外安得謂新徒授郵傳飽中  
人瘠耳請改之北地便不聽遷大理卿擢刑部右侍  
郎皆在南京二十年召為工部左侍郎攝部事御史

高舉言節甫素負難進之節士論稱賢今一歲三遷  
殊嫌躐進宜與休沐吏部以節甫有物望故御史議  
是時經費不支中官日誘帝興作織造亦益繁節甫  
憂之奏言今節慎庫所貯不過九十餘萬而歲出溢  
於所入者且十五萬不數年帑藏盡矣宜及時省浮  
費核虛冒停止一切興作又言江南兩浙歲比不登  
公私交困織造當寬減疏數上獲減五之一未幾復  
傳造蟒紗三千疋節甫復援四方水旱以請亦減三  
之一又以江西歲浸造磁器為民累疏請停罷不允  
自節甫署事教有執事中人憚其鯁正不敢屢撓問  
數月始一傳奉節甫輒持之多不報節甫引祖訓言  
凡內官傳旨諸司具疏覆奏再得旨然後施行今覆  
奏不得旨其不可行明甚疏入帝亦不報也然竟節  
甫在事節省為多故事商人預支金錢多奸弊節甫  
力禁之有王蓋臣者挾貴近人居間節甫怒答之言官  
不察謂不宜重用商人節甫愠曰吾以法杖一奸商  
何至煩白簡遂直疏其狀且言法不可撓寧罷臣毋  
令預支損國帑帝乃下詔嚴禁焉是時治河議起廷  
臣紛紛上便宜節甫謂大役所繫不可逞臆求勝疏  
言河之為患以河身日高也高在清口則淮水不得

出其憂在祖陵高在鎮口則肅水無所洩其憂在運  
道臣謂今日之策疏治河身上也開腰鋪使黃水讓  
淮以安祖陵開韓家在使洩肅水以保運道次也舍  
此而妄更置是為無策今議者紛然多不可行請一  
切罷勿覆報可已而韓莊後竣漕舟得安流而腰鋪  
以倭警暫止祖陵之水果不得洩帝怒為更置河臣  
人乃以節甫言為當二十二年父憂歸不復出久之  
卒贈右都御史天啓初賜諡端靖節甫為人貞靜淡  
素當官任事不辭勞怨嘗曰人臣須執真為國家之  
心不問毀譽恩怨而後可任天下事又曰吾官旦夕  
可去則能不負官朝廷有不可輕之大臣則能重朝  
廷人以為不愧其言三子崇舉人蕪州同知淮演同  
年進士准官至大學士自有傳演南京刑部尚書崇  
子榮萬曆末進士為職方郎有聲崇禎中官右僉都  
御史巡撫宣府節甫第之唵亦舉進士官禮部主事  
戒惟一守中諸城人嘉靖末舉進士授宿松知縣  
調太湖權戶部主事改吏部歷文選郎中萬曆初張  
居正柄國銓司遷除惟命獨惟一不徇意指歷大理  
少卿平反疑獄數十人累遷順天府尹歲值編後奏  
行寬恤十事民力為蘇權貴請謂多格不行十二年



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明年早奏請蠲賑以諫麒麟忤旨又明年遂乞終養歸里居十三載給事中吳嶽秀御史茅國縉交章論薦起南京兵部右侍郎署部事治戰艦核士籍戎備修舉工部請馬價二十萬助河工惟一以留都重地馬不可減抗疏力爭得留其半滿兩考以病麻得請歸馬惟一為人廉直議政務引大體居鄉以厚德聞病革戒子弟曰勿以捷徑附權要勿以貪贖損家聲勿以貴倖凌鄉曲人爭傳誦之卒贈南京工部尚書子爾勸爾令爾勸字仲升萬曆二十年進士由禮部郎中出為陝西提學副使累遷廣東左布政使四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寇大牟入犯設伏賀蘭山下誘之萬弩夾射寇大奔斬首數百級光宗立召為戶部右侍郎天啓初致仕尋論寧夏功即家進兵部左侍郎廢子錦衣世百戶卒贈尚書爾令天啓二年進士除元氏知縣舉卓異進工部主事歷畿南道副使以病歸崇禎十五年城破死之

湖廣廣西請免土民遠戍祇編旁近衛所充伍制可以忤張居正父出為湖州知府豪族橫恣願悉絕以法遠近懾服民為立祠遷蘇松兵備副使太湖盜起借號改元願陰解散其黨縛渠魁戮之居正抑其功不叙再遷湖廣按察使鄖陽兵變知府沈鈇且得罪願為白其寃而密謀殲首亂者事遂定以母喪歸先是願官蘇州王錫爵王世貞並里居好神仙說有忌者齟齬之幾得禍願時過從慰問兩人心德之及願還朝錫爵方柄政將度次用為巡撫願不可請得循資平進遂以故官滋陝西進河南右布政使二十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願素有智畧習邊事措置皆當三載叙勞進右副都御史尋以平定亂兵進兵部右侍郎是時長昂鴛鴦時近塞要撫賞願設伏擒其心腹小郎兒等七人賊遂警不敢肆已別部首伯牙入寇督將士次之羅文谷進左侍郎久之以青山口却賊功賚銀幣先是朝鮮中倭四方戍卒征調召募過薊門者歲數萬人糗糧甲乘無不立辦事寧叙功進右都御史畿輔火奏發天津德州臨清倉儲各十萬石以二十萬平糶餘貸賑貧民時礦稅使者四出馬堂駐天津王忠駐昌平王虎駐保定張燁駐通



州皆恣睢為民害願疏言燕京王氣所鍾去陵寢近祖宗二百餘年封塔甚固一旦開鑿必損靈氣即使公家秋毫無費民間市肆不驚亦不容專寶金玉弗顧根本矧得弗償失利弗勝害乎又疏言畿輔地既荒廢歲又凶災而勅使誅求不遺纖屑聞愁嘆計不聊生勢必起而為盜恐臨清激變之慘復見於輦轂之下臣所大懼也已遼東稅使高淮惡山海同知羅大器擾項誣劾之願復抗疏言內監外僚初無統攝畿郡佐貳事寄不薄安肯呢咎宦寺之前且遼陽礦稅何預衙門若皆效准所為有司將無遺類陛下奉天之權制取宇內今盡落宦豎之手朝奏夕報如警應聲縱所劾當罪尚非所以為名何况無辜暴加摧折皆不報願在鎮十年威望大著中使雖機暴然憚願廉正畿民賴少安二十九年以工部右侍郎代劉東星管理河道議上築決口下疏故道為經久計甫兩月以勞嘔血卒贈兵部尚書願有慘行仕宦三十餘年不置侍妾敝車羸馬布衣蔬食心甚甘之初為御史首請祀胡居仁於文廟寢未行見居仁裔孫希祖幼且貧字以女養之於家弟讓賢而早卒以已廢昇其子鄉人稱焉

王汝訓字師古聊城人幼聞先師所言惟在溫飽輒為文正之且以自勵師漸謝去舉隆慶五年進士除元城知縣旌善懲惡豪右畏服萬曆初入為刑部主事改兵部盜入其室發篋僅敝衣盜羅拜去累遷光祿少卿吏科都給事中海寧陳與郊者大學士王錫爵門生又依附申時行頗恣橫汝訓抗疏數其罪言與郊今日薦巡撫明日薦監司每一疏出受賄狼籍益其機械足以設詐濟貪其博辨足以變白亂黑其媒媚足以巧伺深結部臣吳正志一發其奸身投荒徼之外勢焰重灼傾動中外臣誠不勝憤即吏部尚書楊巍亦嘗語侍郎趙煥謂與郊誠小人乞速罷謹以快輿論臣又惟科道以言為職乃默默者顯諛諂者絀是明尊之不言而禁之言也且直犯乘輿屢荷優容稍涉當塗旋遭擯斥言官不難於批鱗而難於借劍此何為也天下惟公足以服人今言者不論是非被言者不論邪正模稜兩可曲事調停而曰務存大體是懲議論之紛紜而反致政體之決裂也乞特勅吏部日後遷轉科道毋惡異喜同毋好諛醜正庶國是定朝政清當是時巍以政府故方厚與郊聞汝訓言引已且刺之則大恚奏言臣未嘗詆與郊汝訓



以寺臣攻言路正決裂政體之大者乃調汝訓南京  
頃之御史王明復劾與郊并及魏詔奪明俸擢與郊  
太常少卿都人為之語曰欲京堂須殫章與郊尋以  
憂去後御史張應揚追劾其交通文選即劉希孟考  
選納賄並免官未幾其子殺人論死與郊怏怏卒二  
十年汝訓入為太常少卿孟秋嘗廟帝不親行汝訓  
上章極諫言頃邊報頻傳國勢累卵猶愛須臾之力  
不親禋享恐二祖列宗之靈感然不樂陛下為人子  
孫奈何褻慢至是帝得奏甚愠以其言直不罪也尋  
進太僕卿調光祿汝訓先為少卿寺中歲費二十萬  
至是濫增四萬有奇汝訓擬會典請盡裁內府冗食  
不許二十二年改左僉都御史旋進右副都御史巡  
撫浙江汝訓素方嚴疾惡若讐巡按御史彭應參者  
南昌進士雅以穉直名至是相與力鋤豪右烏程故  
尚書董份祭酒范應期里居不法汝訓將繩之適應  
參行部至怨家衆千人遮道訴應參持之急檄烏程  
知縣張應望按之應期遂自縊其妻吳氏詣闕懇寬  
帝大怒命逮應參應望詔獄革汝訓職吏部都察院  
至以任用非人蒙譴讓尚書孫丕揚都御史龔貞吉等  
引罪且論救帝意未釋請救應參者刑科都給事中

喬魯等於外言官疏訟汝訓應參亦及帝愈怒每  
疏入輒重指譴罰竟至除名而請應望戍煙瘴應參  
為民時論寬之汝訓家居十五年起南京刑部右侍  
郎明年召改工部署部事先是礦稅之興以助大工  
為名後所輸悉入內帑不以供營繕而四方採木之  
需多至千萬費益不支汝訓屢請發帑佐工皆不報  
汝訓剛暴廢介在部歲餘力清夙弊中官請乞輒執  
奏不予節冗費鉅萬卒贈工部尚書諡恭介  
孫維城字宗甫丘縣人隆慶五年進士歷知濟太康  
任丘三縣萬曆十年擢南京御史先是張居正不奔  
喪寧國諸生吳仕期將上書諫未發而為太平同知  
龍宗武所覺告之操江僉都御史胡禎以聞於居正  
居正令斃之勿奏會有妄人偽為海瑞劾居正疏播  
之邸抄宗武意仕期遂執榜掠寘之獄七日而卒至  
是仕期妻訟寘維城疏言狀時禎已擢刑部侍郎宗  
武湖廣叅議遂落職坐戍邊天下快之中官田玉提  
督太和山請蕘行分守事帝許之維城援祖制力陳  
不可俄以救言官范備奪俸一年大學士許國維城  
座主也欲庇一大僚屬維城京察時勿劾維城拒之  
遂出為永平知府遷赤城兵備副使繕亭障二百



六十所招史車二部千餘人分布塞下以功累進按察使兵備如故首安免恃其勇挾市龍門曰請以鐵騎五千待命閔下維城請於督撫革其市賞而遣譯使責之語中竅要遂致不敢肆尋以右布政使移守宣府與巡撫王象乾協心釐餉歲省市賞鉅萬久之改廣東左布政使為軍民奏留二十九年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先是套酋犯順罷貢市者十餘年嘗一貢馬酬之以直後復松山拓地築邊諸酋恐益肆侵軼延寧兩鎮累敗之由是款絕至是吉囊卜莊等悔罪乞款趾錯於道已聞巡撫王見賓當去官表請益切見賓乃召諸酋集塢下責數之許聞於朝諸酋叩首聽命在寧夏者曰著宰赤撥刀為誓巡撫楊時寧期以一年無犯方許貢市一年酋亦唯唯兩鎮交奏乞下廷議兵科給事中桂有根請聽邊臣自主毋中制帝許之於時維城方代見賓時寧亦遷去以黃嘉善代二人與諸酋再申約束止如故額維城又條上善後六事自是西陲款事獲堅初維城在宣府與總兵官麻承恩不相能及是承恩亦移鎮延綏一日維城見城外積沙及城命發餘丁除之承恩始其衆曰食不宿飽何除沙為且塞上沙可盡乎卒遂謀

於軍門維城曉之曰本除城沙防寇耳豈謂塞上沙耶卒悟而散維城因自劾求罷為給事中鍾兆斗所論兵部言維城無罪當治詳卒為首者帝乃慰留維城治詳者如律然維城竟坐是得疾不數月卒將吏入視其柩僅俸數金相與賻而歸其喪

夏良心字宗堯廣德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精於法比出為湖廣僉事與叅將鄧子龍討平苗賊金道侶賚銀幣改山西叅議礦賊張清嘯聚萬餘人良心開示恩信次第撫定遷浙江副使海水溢沒民盧良心循行捍築民無失所累遷江西左布政使庫有羨金令充宗祿不自名一錢萬曆二十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中官李道藩相領礦稅道駐湖口相駐南昌皆憚良心方嚴廣信銅塘山與浙江福建地相錯延袤七百里六盜葉宗留鄧茂七常巢其中後遂禁民樵採至是相規以為利疏請採木佐大工遣奸人陸太等召商於上饒上饒民群聚毆太幾死知縣李鴻佯言收太乃得免良心遂列上不可狀未報念事難口舌爭獨可以計沮乃授意知府邀相入山按視而陰戒導者故紆行深林叢棘間重趼蹙躄累日乃還相憊甚遂不復言採木事



泰和武山產石膏利至織屑相亦欲開採良心復奏罷之先是稅使至令所屬十三府歲輸課十五萬良心力爭於朝不得則請留其半賑饑而所輸之半半皆諸司無名錢一不以累民是時稅使四出諸方騷動民戚戚不聊生而江西獨晏然良心力也良心忠誠廉慎為巡撫六年就加兵部右侍郎踰年卒遺疏請罷礦稅錄遺賢甚切巡按御史徐元正上之朝且述輿言請建祠賜額詔贈兵部尚書祠曰褒德郭惟賢字哲卿晉江人萬曆二年進士自清江知縣拜南京御史劾祭酒戴洵不稱職洵坐調十年張居正既死諸忤居正得罪吳中行趙用賢等猶未召錄會皇長子生詔赦天下惟賢因請復諸臣故秩於時馮保猶用事惡其言謫江山丞頃之保敗帝用御史孫繼先言錄用中行等因還惟賢故官惟賢遂劾左都御史陳爓希權臣指論罷御史趙燿趙應元不可總憲紀灼坐罷去未幾薦在籍諸臣堪大用者侍郎王錫爵光祿卿賈三近孫鑑太常少卿何源巡撫都御史孫丕揚耿定向曾同亨恭議詹仰庇皆獲名主事董基以諫內操被謫惟賢抗疏救之忤旨調南京大理評事給事中阮子孝御史潘惟岳等交章論救

帝怒奪俸有差惟賢尋遷戶部主事歷順天府丞二十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明年寶慶長沙荊州襄陽大水議上改折緩征蠲免賑恤四事悉報可先是景王封國德安所賜土田山澤倍諸藩已而國絕賦額猶在及帝弟潯王之國衛輝悉以景賦予王王奏賦不及額帝為奪監司以下俸責撫按奏報甚急惟賢上疏言景府賦額皆奸民投獻妄張其數臣體陛下親親之誼為王復畝度之實增賦二萬五千有奇非復如往者虛教而王反稱不足何也且潯去楚遠每徵賦府中人至誅求為民累莫若徵之有司轉輸潯府為便臣又按會典凡皇莊及勲戚官莊遇災蠲減悉視民田今襄漢水溢室廬漂沒王之佃民流亡過半而王不加卹賦將安出請得蠲除如例又言長沙寶慶衡州三衛軍遣戍武岡而永州寧遠諸衛且遠戍廣西終歲行役瘴癘交侵生還無幾臣請三衛之在武岡者分為兩番迭戍而罷其戍廣西者帝並報許承天守備中官以徵興邸舊賦請罪潛江知縣及諸佃民有旨下撫按勾捕惟賢言陛下命臣撫楚楚事臣無所不當問今且令中官問而臣等為之勾捕臣實不能臣知守法而已不忍以災禍遺黎付



之刑餘之手也帝直其言而止尋請以太和山香稅  
充王府通祿免加派小民又請以周啟順父輔成從  
祀啓聖祠詔皆從焉二十三年入為左僉都御史奏  
言行取不宜久停言官不宜久繫臺員不宜久缺已  
獲言今天下多故乃自大僚以至監司率有缺不補  
致中外政務日以廢弛宜及今搜訪巖穴共濟時艱  
且雷建之怒不終朝今廷臣建言獲譴者不下百餘  
人言雖忤旨志實效忠奈何一辱泥塗遂爾永奔尋  
遷左副都御史疏請早建皇儲慎簡輔弼亟行考選  
畫下推舉諸疏俱不報久之以憂歸起戶部左侍郎

未上卒贈右都御史天啓初諡恭定

胡桂芳字允垂金谿人萬曆二年進士授杭州推官  
以清嚴為吏民所服入為武庫主事歷武選職方郎  
中遷山東僉事倭陷朝鮮登萊震恐桂芳鎮之以靜  
再遷湖廣右叅政推稅中官憚桂芳端嚴為之稍戢  
時方討楊應龍贊總兵官陳璘軍戰數有功已應龍  
死其妻子出降於璘大帥劉綎怒欲奪之桂芳為解  
於監軍魏養蒙兩軍遂安從巡撫江鐸大破皮林  
諸苗遷廣東按察使專視海道論平播功加左布政  
使三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代郭子章巡撫貴州時

承用兵之後一意養民財力與之休息總兵官馬孔  
英先以黃栢山苗為患欲因建營調兵襲滅之事洩  
為苗所敗匿不以聞嘗誘獲苗首右阿四詐稱陳禽  
又以通苗誣將士擅殺數人桂芳糾發其罪孔英罷  
去金筑安撫土舍金大章與其黨葉三等為亂遣兵  
擊破之大章震懼求納地桂芳因上議改為廣順州  
設流官撫治而以大章為土官知州不治民事一方  
遂定初善安衛指揮王嗣統單騎追苗賊為賊魁時  
業阿袍所害守臣以地險黨衆未可猝除許之歸款  
二酋益肆桂芳乃集兵討之斬馘二百餘人招降百  
餘若召為南京工部右侍郎旋改督河道以疾歸崇  
禎中卒諡忠端

王國宇之楨擢州人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稱  
史出視畿輔屯田持法嚴清釐成國公朱允楨等所  
侵地至九千六百餘頃張居正疾篤疏薦其座主故  
禮部尚書潘晟入內閣帝從之國與同官魏允貞雷  
士楨及給事中王繼光孫熈牛惟炳張昂思抗言不  
可卒寢前命已極論中官馮保罪且言居正既死保  
令徐爵索其家名槩七夜光珠九珠簾五黃金三萬  
白金十萬悉居正子簡修躬費至保邸而保揚言陸



下取之誣汙聖德因發曾者吾王篆表裏結納狀當是時國疏自外至與李植疏先後上帝已納植言罪保植遂受知於帝而國亦由此名聞中外遂朝薦王錫爵陸樹聲胡執禮耿定向海瑞胡直顏鯨魏允貞皆堪大用時論以為當尋出督南畿學政以疾歸起掌河南道時將京察首輔申時行欲寬所不悅者十九人於察典吏部尚書楊巍等依違其間獨國力持不可時行以御史馬允登資在國前乃起允登掌察而國佐之一日諸御史咸集允登書十九人姓名示之曰諸人亦可謂公論不容者矣國熟視叱曰諸人何罪罪獨忤執政耳天日監臨何乃出此語允登意不可回國怒奮前欲毆允登走國環柱逐之為全列救解事聞兩人並調外國得四川副使移疾歸而十九人者並獲免久之以故官蒞山西改督河南學校遷山東叅政所在以公廉見稱召為太僕少卿復出為山西副使歷南京通政使三十七年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歲凶民多流移國屢上寬恤事宜民賴以濟大盜劉應第董世耀聚眾稱王剽劫遠近督兵討滅之三品九載滿進右都御史巡撫如故國為人剛介有威與弟吏部侍郎國並負時

望為宵人所忌乞休歸卒

萬象春字仁甫無錫人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南京工部主事丁惟誠權木蕪湖有貪弊既考覈象春並尚書沈應時劾之惟誠坐免尋劾延安巡撫宋守約不法亦罷去皇女誕生詔戶部光祿寺各進銀十萬兩佐賞象春力諫不聽累遷禮科都給事中時鄭妃有盛寵而帝耽於酒象春因慈寧宮災疏言修省急務無過保聖躬動靜食息快意過情非愛養節宣之道也昔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朝遂推之威而遠之儀狄作酒禹飲而甘遂疏儀狄此古人盛節陛下宜以為法報聞時宗室繁衍歲祿不繼象春建議變通會河南巡撫褚鈇亦奏其事帝即命象春遍詣河南山西陝西諸王府計畫以閹象春抵河南方集撫按諸臣大議而周府郡王將軍中尉疑鈇疏出宗正陸榘意群殿陸榘榘幾死象春不為動徐議其事且以狀聞帝為奪諸人歲祿而象春復以次詣秦晉諸藩已而奏上便宜十五事多著為令宗藩安焉還朝言鴻臚用雜流非故事請易以士人王府官宜慎簡許令叙權不納真人張國祥乞三年一覲象春言左道無民社寄不當在述職之列時詔



許后父永年伯王禴乘肩輿象春復言勅臣戚曉不  
得乘輿祖制也固安伯陳景行武清伯李偉以西宮  
太后之父衰白受封始賜肩輿近定國公徐文璧以  
班首重臣嗣爵歲久故亦蒙殊典今禴未可遽比三  
人請寢前命皆不許孟秋將享廟帝齋宿宮中象春  
言齋宿當在便殿不當於內寢帝怒停俸三月己因  
災異修省率全官陳四事言外吏貪殘當付撫按論  
鞠毋遣疑騎速問致道路騷騷官禁選案不得宿重  
兵生意外虞廷臣建言敗黜宜聽吏部序遷不當嚴  
旨頻責致直臣永棄宮中府中不容異視內臣有犯  
請付外廷按治帝報聞象春在諫垣久前後七十餘  
疏多聞軍國至計其請復建文年號如景帝廟諡尤  
為時所稱十三年出為山東叅政歲云妖賊郭大通  
乘機為亂計擒之歷山西左布政使三閩歲餉創解  
司轉發象春檄所屬徑輸之邊勞費大省二十五年  
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時倭躡朝鮮濱海郡邑悉  
戒嚴象春內拊軍民外供饋遺應機立辦中使陳增  
以礦稅至此戶騷然象春抗疏極論福山知縣常國  
賢忤增被侵辱象春力保護之增遂劾國賢阻撓象  
春黨庇詔逮國賢奪象春俸象春慨然曰是賢全也

我終不令令獨去我獨留遂引疾歸三十八年起南  
京工部右侍郎未上卒贈右都御史

王繼光字子善黃縣人萬曆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  
十年擢戶科給事中劾工部尚書曾省吾十罪省吾  
坐罷明年春劾兵部尚書吳兌結納權閹兒尋引去  
遷禮科右給事中巡視庫藏言金花銀歲增二十萬  
非祖制宜罷不聽十三年以天下鄉試多弊請令京  
官典試遂為定制其秋宣大總督鄭洛以閱視叙勞  
加太子少傅詹子錦衣世百戶兵部尚書張佳節以  
下予詹有差繼光上言邊圉無警諸臣謹筦鑰繕城  
堡其職也何足言功而遽邀延世之賞倘交鋒刃當  
矢石又何以加之臣考萬曆三年恩例不過獎勞賚  
金幣而已迨至七年始崇其官階詹以冒監然彼實  
營而得之不謂今日踰濫至是請一循三年故事諸  
臣官廕悉令辭免帝善其言命自今毋妄序十六年  
詔收淨身男子二千人入掖庭繼光力言過濫不聽  
明年請發畿輔山東山西河南官帑易粟備荒蕪松  
諸府大旱太湖成陸江北浙東道瑾相望繼光及御  
史陳禹謨等連章請恤帝俱報可以戶科都給事中  
擢太常少卿二十年冬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捐



幕府公費二千金佐軍需播首揚應龍謀亂奉詔討之師失利事方行動會繼光遣使以幣物遺允後巡茶御史王象蒙徐彥登道內黃為知縣徐成楚所發成楚適行取入都具以聞三人並調外繼光尋以拾遺落職家居好行其德為族黨所懷久之卒

鍾化民字維新仁和人年十六父為仇家所中化民力懇得解舉萬曆八年進士授惠安知縣多異政歲旱步禱而立應御史安九域巡行諸邑所在持枯苗告災獨惠安有秋異之已奏知化民治行薦於朝以俸未及期移知樂平治復最徵授御史與同官何倬

王慎德交章請建儲不報出視陝西茶馬奏言邊塞土寒無他產獨畜馬為業今慮其闕出特為厲禁於是民間孳息與境內貿易俱廢而公家緩急亦無所資請自今聽諭境販鬻特不得入番中斯公私交利又言襄寧夏之餉歲發萬金若米二萬七千石後所司乾沒滋微之民民用重困請以墾田所入粟補之永停徵派俱報可尋巡按山東歲旱蝗䟽請蠲賑先發後聞坐寧夏時事為尚寶丞周弘禴所劾調行人司正累遷儀制郎中潘王珪堯以支庶嗣國請封其庶子為郡王帝欲許之化民持不可帝傳諭曰第予

虛名令得藉是婚娶耳化民奏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陛下視潘王子與元子孰親王子不即封慮妨婚娶元子不即立不慮妨豫教乎帝頗怒以化民辭直無以難尋進光祿丞二十二年河南大饑人相食廷議擇才臣賑之遂命化民兼河南道御史以行化民馳至擇良有司遍諸村落分金授藥病者哺且療之界死者棺殯還鬻子流亡者續食歸其鄉民既得所乃給牛種勸蠶桑設常平聯保甲荒政具舉民大悅既竣事繪圖以進帝嘉之褒諭者再擢太常少卿二十四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討平南陽礦盜夾

河群賊嘯聚至數千人道路為梗復督兵破之時方有采礦之役抗疏力諫化民為人短小精悍多智計居官勤厲敢任故所歷有聲至是念中州人德已益施惠政數月間徧歷八府延見父老勞問疾苦民益喜竟以勞瘁卒官士民哭之若喪所親相率頌於朝請建祠奉祀詔贈右副都御史祠曰忠惠石崑玉字汝重黃梅人萬曆八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饒州知府以才調蘇州清勤愛民歲饑畫策賑濟民賴以安大學士申時行其座主也時行子用嘉里居其舅吳之楨者倚勢奪人產且擊折其股崑玉捕



之急之植厝用嘉所崑玉躬往索之立論如法巡撫李深聞而大駭亟劾崑玉帝藏不清遂落職候勘士民數千人相率詣深訟寃不得已下其事推官推官盡白其誣時行亦手書慰謝會南京御史李用中劾時行并及崑玉被誣狀時行迫公議起崑玉知紹興亦有惠政居二年移疾去時官鹽積輕部議欲重其體貌起崑玉山東副使領鹽運司事至則移文牒為巡鹽御史鹽法副使所駁遂棄官歸家居十餘年以大學士葉向高薦起福建右叅政四十一年舉治行卓異廷謁時吏部尚書趙煥問誰為石蘇州者既見嘆曰公古人也懷公久矣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與總督徐宗霖宣府巡撫汪道亨協策定順義王卜石免之封進右副都御史時儲位雖定福王尚留京師崑玉上疏力請之國或謂此何與邊臣事曰臣子誼當憂國寧以內外異視耶滋鎮四年威惠大著以疾歸能廷弼經畧遼東謁崑玉請教誠曰君不煩讀霍光傳正當熟復稽康傳耳蓋知其不能免也年八十九卒於家子有恒萬曆末年進士除遂安知縣從長興天啟四年正月朔太湖賊突入其城有恒被執不屈死贈太僕少卿謚忠烈道亨懷寧人萬曆十

一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歷泉州知府舉治行卓異進福建副使累遷廣東右布政使平欽州賊有功三十八年吏部尚書孫丕揚奏舉天下廉吏道亨與馬政陝西為左入為應天府尹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封事成加兵部右侍郎繕修亭障撫輯屬夷塞上無警道亨吏事彊敏其操行與崑玉埒滋遠六年卒官天啟時群小為東林同志錄密授魏忠賢道亨已沒猶與崑玉並列焉

周孔教字行再臨川人萬曆八年進士歷知福清臨海二縣入為御史洮河失事追劾前總督卞光先甘肅巡撫李廷儀養寇貽患且言副使錢楷李丁非邊吏才時光先已死詔奪其誥命廷儀調南京而楷等落職出按河南崇啟風教表章先詰改督畿輔學政以憂歸還朝會日本封貢事敗勅使李宗城迺歸石星猶固守前議孔教抗疏極論之且曰東事之始首輔趙志舉不顧宗社大計引用同鄉宋應昌惡御史郭實有言排使遠竄今又力沮群議附會石星乞與星亟賜屏斥已再用師朝鮮戶部侍郎周思敬獨言用兵事重不當疲中國事外夷孔教謂邪謀悞國力詆之又論右都御史李春光不堪齊戎政諸人並乞



罷帝留之再督畿輔學政推太僕少卿時軍餉乏貸馬價百萬孔教爭之曰太僕之銀即外廐之馬也無事徵銀有事市馬今諸司歲歲借支帑竭馬亡何以待變帝然之三十一年再遷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蕪州諸府中使劉成出推稅行旅苦之以孔教言得量減戶部議漕粟折直徑輸邊鎮孔教慮病民奏止之歲大饑列上蠲逋發粟緩征弛推十餘事又請折漕粟百五十萬石留閩市諸稅二十餘萬並報從方侯命先發廩賑貸且括公帑美金遣人赴荆襄易米自是方舟相濟米價頓平是歲吳雖饑不害孔教為人平易近民所措置靡不當吏民立生祠祀三十三年進右副都御史改督河南道未上被劾遂累疏乞休歸久之卒

本往方國珍常據此為亂故高皇之世藉其人而火其居逮嘉靖中倭寇亦嘗據此遂毀其寺禁民耕販今不宜以奉佛故釀封疆禍弗聽織造中官劉成卒一焜慮帝遣代屢疏止之已得請矣會中官呂貴奉命護成遺裝奸人紀光先輩遂詐稱機戶請留貴督理織造疏不由通政直達禁中一焜與邦華交章極論其罪帝竟如光先言命貴代理一焜復疏爭且發光先贓罪不報貴既受任條列十事多侵擾公私事一焜抗疏駁正且禁治其爪牙貴為歛威倭寇犯寧波台州急調將士禦却之築瓮山海塘千二百丈水不為災濟復餘杭南湖鄰邑皆仰其利一焜清約簡樸居官持大體為巡撫七年部內稱治雅好王守仁學設虎林會講日偕學者問辨諸生狎之或攀輿而叩亦酬荅無倦外郡小邑皆增置學田時朝士方惡講學而一焜又峭直任真不能諧俗時至負謗御史沈深遂誣訐其贓私疏雖不報一焜卒自引去家居敦行義讓恭自下戚黨尊者忘其貴相見率呼名焉卒贈工部右侍郎一焜與一燦同舉進士授光州知州有惠政終兵部員外郎一燦大學士自有傳一焜子鳴謙亦舉進士為池州推官

論曰諸臣厲節砥行不畏強禦所至必有弊跡遺患  
在人或時當達白即批鱗逆耳無少悞避其亦可謂  
真大夫矣

明史卷三百三十五

列傳一百八十六

呂坤

張養蒙

魏允貞 弟允中

李三才

呂坤字叔簡寧陵人萬曆二年進士為襄垣縣令有  
異政期年調大同有豪家殺人當死求所親王家屏  
請緩其獄坤不可後家屏入佐吏部數稱其賢徵授  
吏部主事歷郎中清介自持門無私謁出為山東叅  
政十九年以陝西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  
西約束將吏不得私餽遺餉邊防恤民瘼庶政畢舉  
歲當大計副將陳九疇奏議和震庇進士有司不糾  
劾叅政李琦僉事周應中不按行所部注考失平皆  
劾而貶之自是屬吏盡勸部內風清嘗巡歷三閩見  
將校無知兵者檄衛所上應襲子弟及武生舍餘於  
監司擇武舉諳韜畧者教之又立保甲法籍丁壯於  
官令各習戎器所便而拔其尤者為長合陣習戰由  
是列城皆有武備居三年召為左僉都御史歷刑部  
左右侍郎二十五年五月疏陳天下安危其畧曰竊  
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為亂徵臣  
不習天文但觀人事當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  
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心未倡今日之政



皆撥亂機而使之動助亂人而使之倡者也臣欲慟  
哭於至尊之前盡吐腹心無由得見敢以救時要務  
為陛下陳之陛下知天子之所以尊乎聚天下之億  
兆生靈而處其上也知億兆生靈之樂天子乎賴其  
休養生息以保身家也故曰君民一體休戚攸關欲  
衍國祚於萬年惟固結人心而已蓋自古幸亂之民  
有四皆取天下者之所資而棄天下者之所不恤也  
一曰無聊之民飽濕無由身家俱困因懷逞亂之心  
冀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  
居常愛玉帛子女而不得及其有變則淫掠自圖三  
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遍及四方教主傳頭所在成  
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乘  
釁蹈機妄思雄長惟冀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此  
四民者何代無之陛下誠約已愛人損上益下則四  
民皆我赤子否則悉我寇讐今天下蒼生貧富可知  
矣自萬曆十年以來無歲不災所司以軍國匱乏奏  
報日稀催課如故豈不哀民勢不可已也臣久為外  
吏熟察民艱見陛下赤子凍骨無葦衣饑腸不再食  
垣舍不蔽苦蕒未完流移日衆棄地猥多留者輸去  
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哉今

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  
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潰幾  
百萬今大工採木費又各幾百萬矣凡此金錢半非  
歲額土不加廣民不加多非有兩菽湧金安能為計  
陛下豈不曰吾多取諸府庫未必盡派閭閻不知甕  
之所汲皆井泉耳井竭甕安得不空也今國家之防  
禦踈畧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乃馬半羸  
敵人半老弱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皆勇於挾上怯  
於臨戎外衛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也伍缺於役占  
家累於需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設有千騎橫行將  
百城莫守爾時兵不足用必選民丁以怨民聞怨民  
誰與合戰哉故人心者國家之命脉也今日之人心  
臣何敢言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閩隴氣寒土薄民生  
實艱自造花絨以來比戶困於趣逼遂棄農桑提花  
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疋他若山西之絢  
蘇松之錦綺歲額既盈加造不已一縷一絲孰非民  
力與其積於無用勞民殫財孰若定以有常隨取隨  
足至於饒州磁器西域回青總是不急之需徒累小  
民敲骨陛下誠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矣  
以採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



雜居毒霧常多人烟絕少寒暑饑渴瘴癘而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卧千夫難移倘遇艱難必成傷殞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官價雖一株千兩比來都下為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人談及採木莫不哽咽損其數增其直多其歲月減其尺寸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矣以採礦言之南陽諸府比歲饑荒今日之民即前歲瘡痍僅遺之民也生氣方蘇菜色未變自責報殷戶而半已驚逃自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而多至累死旬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撫按畏罪不敢言今礦砂無利責民納銀而奸人仲春復為攘奪浸漁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所費千倍此豈陛下初意哉誠勅戒使者毋散砂責銀有侵奪小民若仲春者必誅無赦而四方之人心收矣官店租銀收解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官之遺而事權重夫井市之地貧民求升合絲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萬方之富何賴於彼且馮保八店為屋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課課既四千征收何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之今豪家遺僕設肆居民尚受其殃况特遣中貴賜之勅書以壓邪之威行湯澤之計民困皇極何哉陛下

撤還內臣責有司輸課則畿甸之人心收六天下宗室皆九廟子孫王守仁王錦襲蓋世神奸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甥子孫事隔三百年而妄稱受寄財產中間偽造絲綸假傳詔旨明致聖主時隔親主有如楚王銜恨自殺陛下何辭以謝高皇帝之靈乎此兩賊者罪應誅死而陛下止令回籍臣恐奸人無憚萬姓驚疑誠急斬二賊以謝楚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矣崇信伯費甲金之貧十兩珠寶之詛皆通國所知也始誤於科道之風聞嚴追猶未為過今真知其枉又禁錮之實害無辜矣請還甲金革去之祿復五城一廠衛降斥之官而勳戚之人心收矣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輕其重大祖計定為律列聖又增為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例不得為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從重者皆當聖心如往年陳恕王正既常照等獄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廢法陛下猶以為輕俱加大辟然則律例又安用乎誠俯從司寇之平施就祖宗之法而罔圖之人心收矣自古聖明之君宜樂誅諂之語然而務求言賞諫者知天下之存亡係言路通塞也此來驅逐既多選補皆罷臣以為天閭選塞以崇嚴



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照萬里今陛下所聞皆衆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人孤立萬乘之上舉朝無犯顏逆耳之人快在一時而憂貽他日陛下誠釋曹學程之繫還吳文粹等官凡建言得罪者悉分別召用而士大夫之心收矣朝鮮密邇東陲近吾肘腋平壤西隣鴨綠晉州直對登萊倘倭夷取而有之藉衆為兵就地資食進則斷我漕運退則窺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國家大憂也乃彼請兵而二三其說許兵而延緩其期彼力窮勢屈必折而入於倭矣陛下早決大計并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矣四方輸解之物營辦既苦轉運尤艱及入內庫率至朽爛萬姓脂膏化為塵土倘歲一稽核苦窳者嚴監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一整頓間而一年可備三年之用歲省不下百萬而解輸之人心收矣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家資誣以多贓則互連親識宅一封則雞豚大半餓死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少年婦女亦令解衣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盡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奸人又乘機恐嚇挾取資財不足不止半年之內擾福京師陛

下知之否乎願慎抄沒之舉釋無辜之繫而都下之人心收矣列聖在御之時豈少宦官宮妾然死於蠶楚者未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盛廣廷之中狼籍血肉官禁之內慘戚啼號厲氣冤魂乃聚福祥之地今環門守戶之衆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勤中藏儉毒既朝暮不能自保即九死何愛一身陛下卧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臣竊憂之願少霽威嚴慎用鞭撻而左右之人心收矣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蓋一人勵精萬事嚴肅陛下不視朝久矣人心懈弛已極奸邪窺伺已深守衛官軍祇應故事耳今乾清修造逼近御前軍夫往來誰識而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發宮鑰於質明放軍夫於日昃自非軍國急務慎無昏夜傳宣惟陛下慎之章奏不答先朝未有至於今日強半留中設令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於外曰留中矣人知之乎願自今章疏未及批荅者日於御前發一紙下會極門轉付諸司照察庶君臣難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臣觀陛下昔時屬精為治今當春秋陽盛曾無夙夜憂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貧為事不知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富則天下貧天下貧



則君豈獨當今民半憔悴極矣乃采辨日增誅求益廣歎萬姓之怨於一言結九重之化於四海臣竊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即宮中虛無所有誰忍使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讎愁嘆難堪入聽陛下聞之必有食不能咽寢不能安者矣臣老且衰恐不能復見太平頓天叩地齋宿七日敬獻憂危之誠惟陛下密行臣言翻然若出聖心警悟者則人心自悅天意自回苟不然者陛下他日雖悔將何及耶疏入不報坤遂稱疾乞休中旨許之時給事中戴士衡言其機深志險言石星大誤東事孫鑛濫殺不辜坤曲為附會無大臣節給事中劉道亨右坤言往孫丕揚劾張位位疑疏出坤手故使士衡劾坤位奏辨帝以坤既罷悉置不問初坤按察山西時常撰閹圖說內侍購入禁中鄭貴妃因加十二人且為製序屬其伯父承恩重刊之士衡遂劾坤因承恩進書結納宮掖包藏禍心坤馳疏力辨未幾有妄人為閹圖說跋名曰憂危竑議畧言坤撰閹圖說取漢明德后者后蓋由貴人進中宮以媼鄭貴妃坤疏陳天下憂危無事不言獨不及建儲意自可見其言絕狂誕將以害坤人或為坤危坤坦

然自信不為動己帝歸罪士衡等其事遂寢坤為人剛介峭直素留意正學家居久日與後進講習不倦所著述多出新意不襲舊聞初在朝與吏部尚書孫丕揚深相得後丕揚復為吏部屢推坤左都御史未得命言臣以八十老臣保坤冀臣得親見用坤之效不效甘坐失舉之罪死且無憾已又言臣所知海內名賢堪大用者無如坤臣出山之日私心自盟此行不起坤雖薦百賢亦為負職乞陛下俯采臣言無何薦天下三大賢一沈鯉一郭正域其一即坤丕揚前後推薦疏至二十餘上帝終不納福王封國河南賜莊田四萬頃坤在籍上言國初分封親藩二十有四賜田無至萬頃者河南已封周趙伊徽鄭唐崇路八王若皆取盈四萬占兩河郡縣且半幸聖明裁減後移書執政言之會廷臣亦力爭得減半卒天啓初贈刑部尚書

張養蒙字恭亨澤州人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歷吏科左給事中養蒙少負才名明習天下事既居言職慷慨好建白十四年以南北水旱條上治奸民恤流民愛富民三事帝嘉納之錦衣都指揮羅秀故中官滕祥家奴也初謀僉書衛事兵部尚書王遵不從失



權權要而去及張佳楷代選秀竟賈緣得之都下詳然養蒙既發其狀秀勅罷佳楷亦引退御史高維崧等言事被誦養蒙既偕同官論採復特疏訟之忤旨奪俸故事部曹不得改科道至是多營求預選帝以養蒙言而罷尋遷工科都給事中時采木四川已及額商人輸木後者詔追其銀商不勝困養蒙以為言並獲免都御史潘季馴奏報河工養蒙上言曰二十年来河幾告患矣當其決隨而議塞當其淤隨而議濬兩者事竣輒為論功夫於決則委之於天災而不任其各濬塞則歸之人事而共蒙其賞及報成未久懼有後虞急求謝事而繼之者復告患矣此其故皆由於不久任也夫官不久任其弊有三後先異時也人已異見也功罪難執也請做遺臣之例增秩久任斯職守專而可責成功也帝深然之有詔潞安進紬二千四百疋未幾復命增進五千養蒙率同官力爭且曰從來傳奉織造具題者內臣擬旨者閣臣抄發者科臣今徑下部不由閣擬科抄非祖制不從養蒙剛方亮直資望當得京卿而為同列所擠乃出為河南右叅政持廉貞度日益有名召為太僕少卿四遷左副都御史二十四年極陳時政關失言邇來殿廷

稀御上下交疑或疑外臣不可盡信或疑外事未可盡從君臣相猜政事積廢市得以揣意旨左右得以揣威權德則不競惟利是聞國是若斯禍將胡底謹以三輕二重之弊冒死為陛下陳之一部院之體漸輕或虛其位而不補或用其人而不任如冬官一曹亞卿專署已為異事乃冢宰何官數月虛位法司議劉世延罪竟爾留中主事劉冠南疏入即發何小臣聽而大臣不聽單疏下而公疏不下哉以至戶曹三疏諫開礦臣院九疏推行取皆置不報議大事則十疏而九疏不行過廷推則十人而九不用夫大臣師表百僚奈何輕之至此忠蓋者思解綬浮沈者慶彈冠國是將何賴乎一科道之職漸輕五科都給事中久虛不補御史曹學曾一繫不釋考選臺諫屢請屢格乃至服闋補任亦皆廢閣是不欲言路之克也夫政無缺失何憚人言既有可言正資臺諫奈何輕之至此徒使惟諾風成蹇諤意絕豺狼不問狐鼠橫行國是將何定乎一撫按之任漸輕如開礦一事撫按有言威蒙切責於是鄭一麟以千戶而妄劾孫鎮王虎以中官而妄劾李盛春夫聞人武弁得以制巡撫之命紀綱不倒置乎一瑞得志諸瑞效尤撫按斂手



何有於監司從此陛下之赤子將無人村荷矣一進獻之遂漸重夫有道之君不貴異物匹夫英感屢有常刑今或下僚捐俸儒士獻資名為助工實懷觀幸甚者百戶王守仁以誅獲世爵妄搆楚府而使陛下恩薄於懿親主簿張以述以求獲舊秩妄獻白鹿而使陛下德損於玩物部臣糾之不聽言官糾之不聽業已明示好惡大開受獻之門將見竭子宵人投袂競起今日獻靈瑞明日貢珍奇究使敗節文官債軍武帥憑藉財神邀求故物不至如嘉靖末年之濁亂不止也一內差之勢漸重中使紛然四出乞請之章無日不上批荅之旨無言不溫夫細人之心見利則動天子之貴豈當患貧惟陛下有假大工以竇內藏之心故左右藉武弁以營差武弁藉左右以網利共構狂言誑惑天聽陛下方厭外臣沮撓謂欲辦家事必賴家奴於是武人有言無不立聽豈武弁皆急君而朝神盡誤國乎今奸宄實煩有徒採礦不已必及採珠皇店不止漸及皇莊繼而營市洵繼而復鎮守內可以謀坐營外可謀監軍正德敝風其鑿不遠凡此三輕二重勢每相因德與財不並立中與外不兩勝惟陛下早見而速圖之社稷蒼生之福也不報又明

年六月兩宮三殿繼災養蒙獲上疏曰近日之災前古未有自非君臣交徹痛革敝風恐虛文相誕大禍必至臣請陛下躬謁郊廟以謝嚴譴立御使殿以通物情早建國本以繫人心停銀礦皇店之役杜四海之亂階減宦官宮妾之刑弭蕭牆之隱禍然此皆應天之實事猶非應天之實心也倘不先正其心但強求之於事雖有罪己之空言亦終於矯誣耳改罪己不如正己格事不如格心陛下平日成心有四一曰好逸朝享倦於躬臨奏章倦於省覽古帝王乾健不息似不如此一曰好疑疑及近侍則左右莫必其生疑及外庭則察察不安於位究且謀以疑收奸以疑容古帝王以至誠馭物似不如此一曰好勝奮厲威嚴以震群工喜諂諛而惡鯁直厭封駁而樂從順從古帝王予遺汝躬似不如此一曰好貨以聚斂為奉公以投獻為畫節珠玉盈於帷幄錦繡溢於筐箱古帝王四海為家似不如此願陛下戒此四者亟圖更張庶天意可回國祚可保帝亦不者尋遷戶部右侍郎時再用師朝鮮命之督餉事寧予一子官三十年尚書陳渠稱疾乞罷詔養蒙署事會養蒙亦有疾在告固辭給事中夏子陽劾其托疾遂罷歸卒於家天



啓初賜諡毅敏

魏允貞字懋忠南樂人萬曆五年進士授荊州推官大學士張居正歸葬群吏趨事恐後允貞獨不赴張氏奴干紀執而挾之居正戒子弟謹避焉以治行最徵授御史吏部尚書梁夢龍罷允貞言銓銜任重往者會推之前所司率授指執政或司禮中官以故用非其人願自今以為戒帝納其言特用嚴清中外翕服俄勅兵部尚書吳允先結納高拱張居正今又覬馮保千金封識署者宛然尚在且以軍械火器私遺俺荅不可與中樞允竟引去已陳時弊四事言自居正竊柄吏兵二部銓除必先閔白故所用悉其私人陛下宜與輔臣精察二部之長而以其職事歸之使輔臣不侵部臣之權以行其私部臣亦不乘輔臣之問以自行其私則官方自肅自居正三子連登制科流弊迄今未已請自今輔臣子弟中式俟致政之後方許廷對庶倖門稍杜自居正惡聞讜言每過科道員缺率擇才性便給工誦竭善進迎者授之致昌言不聞佞臣得志自今考選之時陛下宜嚴勅所司毋循故轍俺荅自通市以來邊備懈弛三軍月餉既尅其半以充市賞復尅其半以奉要人士無宿飽一旦

強敵負約誰能禦之至遼左戰功尤可駭異軍聲則日振於前生齒則日減於舊所獲止嬰兒婦人受封已通侯世爵由中樞好張邊功故奏報失真遷叙適格賞罰無章何以能國哉疏入下之都察院先是居正既私其子他輔臣若呂調陽子興周張四維子泰徵甲徵申時行子用懋皆相繼得舉至是甲徵用懋將廷對而允貞疏通上四維大愾言臣待罪政府無所不當聞今因前人行私而欲臣不預聞吏兵二部之事非制也因為己子白誣且乞骸骨時行亦疏辨帝並慰留而責允貞言過當戶部員外郎李三才奏允貞言是宜採納帝怒並貶秩調外允貞得許州判官言官周邦傑趙卿等論採不納允貞雖調然自是輔臣居位其子無復登第者矣允貞累遷右通政二十一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允貞素剛果清操絕俗屬吏凜凜奉職以所部地瘠民貧力行節儉自幕供用至州縣冗費悉為裁損歲得銀數萬兩用以建亭障建烽墩置器市馬為戰守具且勸粟備荒公私咸賴又奏免平陽歲額站銀八萬以所省郵傳羨銀補之雁門平定軍以通屯精竄徙允貞奏除其租招令獲業苛嵐互市省撫賞銀至六萬兩汾州有兩



郡王宗人與軍民謀處知州秩卑不能制奏改為府  
自款市成邊政廢允貞躬視要害築邊塙萬有餘丈  
民不知勞政聲大著天子亦數嘉其能初允貞下教  
節省平陽奉教獨先允貞善之由是屬吏乘風所裁  
或過當允貞謂非人情輒還其贖其持大體如此二  
十四年九月詔內使張忠採礦山西允貞抗章極諫  
不報已西河王知燧請開解州安邑絳縣礦以儀賓  
督之指揮王守信請開平定稷山諸礦帝並報允貞  
貞恐民愈擾請令張忠善領亦不納明年七月三殿  
災詔求直言允貞疏請君臣交儆言召變致災咎在

輔臣歷數趙志舉張位罪請勅位以嚴嵩妄言為戒  
志舉以李本為戒且曰前二臣以二月加恩踰月兩  
宮災今年又如恩而三殿復災天意昭然臣誠不忍  
陛下聖明為二臣所誤疏入位等力辨求罷帝慰留  
責允貞邊臣不當言朝事且因屢推不用遂肆狂言  
奪俸五月頃之允貞疏舉遺賢請召還王家屏陳有  
年沈鯉李世達王汝訓及小臣史孟麟張棟萬國欽  
馬經綸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等皆帝所深惡者  
既留中以久次進右副都御史二十八年春疏陳時  
政缺失言行取諸臣幾經論薦陛下猶不輕予一官

彼魯坤馬堂高淮孫朝輩試之何事舉之何人乃令  
其銜命橫行生殺予奪恣恣其口廷臣所陳率國家  
大計一皆寢聞甚者嚴譴隨之彼報礦報稅之徒悉  
無顧奸人鄉黨不齒顧乃朝奏夕報如響應聲臣不  
解也胥徒入鄉民間猶擾况縱騎四出如虎若狼家  
室立破如吳寶秀華鈺諸人禍至慘矣而陛下曾不  
一念及錢穀出入上下相稽猶多奸弊勅使手摧利  
權動道數萬有司不敢問撫按不敢聞豈無吮膏血  
以自肥者而陛下曾不一察及金取於滇不足不止  
珠取於海不禁不止錦綺取於吳越不極奇巧不止

乃元老聽其投間直臣幾於永錮是陛下之愛賢士  
曾不如愛珠玉錦綺也疏奏亦不省先是張忠既以  
開礦至後孫朝復來推執兩人誅求百方允貞每事  
裁抑兩人胥怨會忠杖死太平典史武三傑朝使者  
逼死建雄縣丞李廷春允貞疏暴其罪朝怒亦劾允  
貞抗命沮撓語極醜詆帝留允貞疏不下而下朝疏  
於部院吏部尚書李戴都御史溫純等力稱允貞賢  
請下允貞疏平議帝并留中給事御史許子偉何熊  
祥等交章乞下部院疏亦不報而山西軍民數千人  
恐允貞去相率詣闕懇寃兩京言官亦連章論採帝



乃兩置不問明年忠以夏縣知縣表應春與已抗禮劫而取之允貞力稱應春賢請留之不報是時允貞父年已九十餘允貞歲歲乞侍養章至二十上廷議以勅使害民非允貞不能制固留之其年五月允貞請益力乃始聽歸士民為立祠已閱視者奏允貞守邊勞即家進兵部右侍郎尋卒天啓初追諡介肅弟允中允孚允中為諸生副使王世貞大器之歲當鄉試世貞戒門吏曰非魏允中第一無伐鼓以傳也抵暮鼓發果然時無錫顧憲成漳浦劉廷蘭並為舉首負雋才時人稱三解元尋與廷蘭舉萬曆八年進士會張居正專政其年正月日月並食五月月再食八月彗星見九月太白經天蘇松諸府大水子弒父薊鎮地震累日屬夷時入塞下挾財物識者危之而中外方競稱居正功德兩人相顧太息憂形於色而居正優疾不可諫止乃各上書座右申時行勸之補揀時行不能用允中尋授太常博士擢吏部稽勳主事調考功未幾卒允孚先允中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允貞子廣微官少師大學士自有傳廷蘭與兄廷蕙全舉進士未仕卒廷蕙終雲南提學副使兄廷芥亦舉進士官紹興知府允貞廷蘭兄弟並負才名世所

稱南樂三魏漳浦三劉者也  
李三才字道甫順天通州人萬曆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三才雅負志節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化龍以名世相期許及允貞言事忤執政三才抗疏直之坐謫東昌推官再遷南京禮部郎中時允貞化龍及鄒元標並官南曹益相與講求經世務名藉甚出為山東僉事所部多大猾積盜三才廣設方畧悉擒滅之遷河南叅議進副使兩督山東山西學政竿牘無敢至其門權南京通政叅議召為大理少卿二十七年以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時礦稅使四出三才部內權稅則徐州陳增儀真暨祿鹽課則揚州魯保蘆政則沿江邢隆碁市千里間延引奸徒偽鈔符印所至若捕叛亡公行攘效而增尤甚數窘辱長吏獨三才以氣凌之隨事裁抑其爪牙肆惡者密令死囚引為黨鞫捕殺之增為奪氣然奸民以礦稅故多起為盜浙人趙一平以妖術倡亂事覺竄徐州易號古元妄稱宋後與其黨孟化鯨馬登儒輩延聚亡命私署偽官期以明年二月諸方並起賴謀洩化鯨等皆執捕一平亡之寶坻見獲三才再疏陳礦稅之害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



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財貨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綿祚萬年而不使小民通朝夕之樂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於斯而可幸無亂者苟及於亂則珠玉等於糞土數年之儲不足一瞬之用悖入悖出誠可畏也今闕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則在溺志貨財縱聰明時啓欲必從而掩之是以政務有所不暇臣請渙發德音罷除天下礦稅徵心既去然後政事可理踰月未報三才又上言臣為民請命月餘未得請聞近日章奏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之所關不顧陛下有是也且陛下毋以民為弱也一旦衆畔土崩則小民皆為敵國風馳塵驚亂衆麻起陛下塊然獨處即有黃金盈廂明珠填屋誰為守之當此之時雖家散萬金人分雙璧亦何裨於敗亡哉且天下欲為趙古元者何限在朝廷有以懾其心耳今乃故驅而迫之臣懼小民之不為朝廷有也亦不報三十年帝有疾詔罷礦稅俄止之三才抗疏極陳國勢將危請亟下前詔不聽時清口水涸阻漕三才議濬渠建牖費二十萬請留漕粟濟之督儲侍郎趙世卿力爭不可三才遂引疾求去帝惡其委避許之於是淮揚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

御史李思孝給事中曹于汴御史史學遷袁九皋交章乞留而學遷言尤切謂陛下以陳增故欲去三才故托辭解其官夫三才今之管夷吾也綏嚴疆荷國事非三才誰可者可以一增而去之耶年來中使四出海內如沸所恃二三賢臣為之維挽其間適李盛春之去以王虎魏允貞之去以孫朝即前朝臣李誌之去亦以礦稅事其他監司守令之去者又累累不可勝數而今三才復繼之賢人去國豪傑解體大可憂也聞淮上軍民以三才之罷欲甘心於增增亦避不敢出果爾則三才之賢與不當去益可知矣疏仍不答三才遂去淮之徐州連疏請代未得命會侍郎謝杰代世卿督儲復請留乃命三才供事侯代者帝亦竟不遣代也明年九月復疏言乃者迅雷擊陵大風拔木洪水滔天萬民昏墊天變極矣趙古元方際於徐李大禁旋集於亳而睢州巨盜又復凡告人離極矣當此大難將作之秋天人共憤之日臣即欲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亦不可得又烏能已於言哉陛下每有徵求必曰內府匱乏夫使內府而果匱之是社稷之福也所謂貌瘦而天下肥也而其實不然陛下所謂匱乏者黃金未遍地球玉未際天耳嗟此小民



饗殮不飽重以征求蠶楚無時桁楊滿路官惟丐罷  
民惟請死陛下獨不聞耶既聞之寧不惕然警悟耶  
陛下毋謂臣禍亂之言為未必然也若既已然矣將  
置陛下何地哉亦不報既而賍盜就獲三才因奏行  
保甲賑濟弭盜安民教事部內晏然先是欽人程守  
訓以資官中書為陳增泰隨縱橫自恣於其里起第  
建坊署其榜曰帝心簡在所至鼓吹盛儀衛許人告  
密刑考及婦孺惟畏三才不敢至淮三才劫治之得  
其奸賊數十萬增懼為已累並搜獲其奇珍異寶及  
借用龍文服器由是守訓及其黨俱下吏伏法遠近  
大快未幾增死以稅務隸有司准人益安三十四年  
皇孫生詔併礦稅釋逮繫起廢滯補言官既而詔旨  
不盡行三才疑首輔沈一貫尼之上疏陰詆一貫甚  
力繼又言恩詔已頒旋復中格道路所傳謂前日新  
政原非聖意不過乘一時喜心故旋開旋蔽又謂首  
輔慮沈鯉朱譽逼已既忌其有所執爭形已之短又  
耻其事不由已欲壞其成故行賄左右百計相傾多  
方盡惑致新政阻格幸賜裁察帝得寤震怒嚴旨切  
責奪俸五月其明年暨祿卒三才因請盡撤天下稅  
使帝不從命魯保善之是時顧憲成里居講學東林

好臧否人物三才與之深相結憲成亦傾信不疑三  
才尋疏請補大僚選科道錄遺佚因言諸臣祇以議  
論意見一觸當塗遂永棄不收要之於陛下無忤今  
乃假天子之威以錮諸臣復假忤主之名以文已過  
負國負君罪莫大比意蓋謂憲成那元標及趙南星  
諸人發忤旨不報三十六年極陳朝政廢壞請帝奮  
然有為與天下更始且力言遼左帖危必難永保狀  
帝置不省三才揮霍有經濟大畧在淮久既以折稅  
監得民心及淮徐歲稔又請賑恤蜀馬價准人深德  
之至是累加至戶部尚書官愈顯名愈盛遂頗自肆  
通四方餽遺然性愛賓客酷嗜古書畫器物所得亦  
緣手盡會內閣缺人建議者謂不當常用詞臣宜與  
外僚參用意在三才及總憲員缺需次內召由是忌  
者日衆謗議紛然明年十二月工部郎中邵輔忠遂  
劾三才大奸似忠大詐似直列其貪偽險橫四大罪  
又明年正月御史徐兆魁繼之三才四疏力辨且乞  
休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彭瑞吾南京給事中  
金士衡相繼為三才辨請留之大學士葉向高言三  
才已杜門待罪宜速定去留為漕政計皆不報已而  
南京兵部郎中錢策南京給事中劉時俊御史劉國



得喬應甲給事中王紹徽徐紹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李瑾南京御史張邦俊王萬祚復連章劾三才而給事中胡忻曹于汴南京給事中段然御史史學遷及記事馬孟禎王基洪又交章論救朝端聚訟迄數月不已憲成乃貽書向高力稱三才廉直且曰三才勤學力行為古醇儒又貽書孫丕揚力辨之御史吳亮素善三才即以兩書附邸報並傳由是議者益譁應甲復兩疏力許至列其十貪五奸帝皆不省三才亦力請罷疏至十五上既久不得命遂自引去帝亦不罪也三才既家居結納兩都朝士勢猶張忌者慮其獲用四十二年御史劉光復劾其盜取皇木營建私第至二十二萬有奇且言三才與于玉立送執朝權意所欲用銓部輒為推舉勢不可長三才疏辨請遣中官按問於是給事中劉文炳御史李徵儀工部郎中聶心湯大理丞王士昌助光復力攻三才徵儀心湯三才所嘗舉吏也於是三才憤甚自請籍其家工部侍郎林如楚言三才實與商人市場不當目之為盜且數不若是多宜遣使覆勘光復再疏并言其侵奪官廩為園圍御史劉廷元遂率同列繼之而潘汝楨又特疏論劾既而巡按御史顏思忠亦上疏

如光復指三才益憤請諸臣會劾又請帝親鞫乃詔徵儀偕給事中吳亮嗣往其明年光復坐事下獄三才陽請釋之而復述邪正水火之際力為東林辨曰自沈一貫假撰妖書推僭楚宗舉朝正人攻之以去繼湯賓尹韓敬科場作奸孽由自取於人何尤而今之黨人動與正人相仇士昌光復尤為戎首挺身主盟力為一貫敬報怨朝謀夕計挑彼激此騰說百端攻擊千狀以大臣之賢者言之則葉向高去矣王象乾孫瑋王圖許私網去矣曹于汴胡忻朱吾弼蔡茂才南企仲朱國禎等去矣近有攻陳薦汪應蛟去矣以小臣之賢者言之梅之煥孫振基段然吳亮馬孟禎涉北京周起元史學遷錢春等去矣李朴鮑應鰲丁元薦龐時雍吳正志劉宗周等去矣合於已則留不合則逐陛下第知諸臣之去豈知諸黨人驅之乎今奸黨仇正之言一曰東林一曰淮撫所謂東林者顧憲成讀書講學之所也從之遊者如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范岳元聲薛敷教並束身厲名行何負國家哉嗚呼東林便成陷穽如那元標趙南星等被以此名即力阻其進所朝上而天下者惟史繼偕諸人耳人才邪正實國祚攸關惟陛下察焉



疏入衆益恨之亮嗣等既往高久之無所得第如亮復言還報遂落職為民天啓元年遼陽失御史考可壯連疏請用三才有詔廷臣集議通政叅議吳殿邦力言不可用至日之為盜臣御史劉廷宣復薦三才言國家既惜其才則用之耳又何議然廣寧已有王化貞不若用之於山海帝是其言即欲用三才而廷議相持未決詹事公雋力言三才宜用刑部侍郎鄒元標僉都御史王德完並主之已德完見衆議不預遂變前說及署議元標亦不敢主德完誦其首鼠兩端議竟不決三才事遂寢三年起南京戶部尚書未

上卒後魏忠賢亂政其黨御史石三畏追劾之詔削籍奪封誥崇禎初復官三才才大而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撫淮十三年結交遍天下性又不能持廉以故為衆口所毀其後擊三才者若輔忠徐兆魁王紹徽徐紹吉喬應甲劉廷元姚宗文潘汝積吳殿邦輩咸以附魏忠賢名屢逆案而推轂三才若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劉宗周皆表表為時名臣故世更以三才為賢

論曰神宗以贖貨之私溺信奸豎以致豺狼遍野生靈塗炭而利慾迷銅漢不動心士大夫蒿目時艱勢

如累卵即欲不大聲疾呼解衣危論豈可得乎且夫納約自庸信而後諫諸臣亦豈不聞馬顧時方孔棘迫於救焚庶幾倖邀一中以解斯民倒懸之厄即非常抵觸立賈捐糜皆不暇計矣鞠躬盡瘁直哉如矢諸臣其殆似之乎



明史卷三百三十六

列傳一百八十七

衛承芳 秦應科 孫 璋

王 圖

丁 賓

衛一鳳

薛三才 第三省

翁正春

余懋衡

衛承芳字君大連州人隆慶二年進士萬曆中累官  
 温州知府公廉善撫字進浙江副使謝病歸薦起山  
 東叅政歷南京鴻臚卿三十三年吏部推太常少卿  
 朱敬循為右通政以承芳貳之敬循者大學士賡子  
 也賡言承芳與臣同年進士恬澹之操世罕能及臣  
 子誼不當先之帝許焉尋遷南京光祿卿三十五年  
 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嚴絕餽遺屬吏爭自飭南  
 昌諸府饑請改折漕粟寬積逋停燒造報可部內多  
 宗室歲祿不給承芳悉心調劑上下安之入為南京  
 兵部右侍郎四十年就拜戶部尚書福王乞得蘆洲  
 自江都抵太平南北千餘里自遣內官徵課承芳抗  
 疏爭卒不從尋改南京吏部卒官承芳好學敦行誼  
 通籍五十年清白自持老而彌勵贈太子少保諡清  
 敏承芳全年生蔡應科龍溪人由瑞州推官入為戶  
 部主事遷廣西知府時進士無官遠惡郡者應科處  
 之怡然拊循民夸政績甚著歷廣東左布政使三十

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軍民畏威裕嗣蠻獠  
 皆誓服居三年進南京戶部右侍郎就拜右都御史  
 時吏部遷除率憑撫按注考而駢語多難曉部臣揣  
 測往往失真致黜陟乖雜應科請止以才守心術年  
 貌五者注考毋務為吏詞時不能用中朝朋黨既興  
 是非淆亂應科以為憂疏言人臣比肩事主本無邪  
 心本無黨附祇以語言不合於己輒目為邪建白偶  
 同於人遂指為黨長比不已禍將貽之國家幸明主  
 垂察不聽應科素履粹白晚官留京與承芳並以雅  
 度頌袖群倫時望甚重四十五年卒官

孫瑞字純玉渭南人萬曆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兵科  
 給事中奏劾中貴魏朝東厥辦事官鄭如金罪如金  
 坐下詔獄二人皆馮保心腹也初張居正謀陷遼王  
 以刑部侍郎同安洪朝選輕其罪銜之後勞堪巡撫  
 福建希居正意諷同安知縣金枝招接朝選事堪飛  
 章奏之命未下遣人往捕二日夜馳五百里至即置  
 之獄絕其飯食三日死禁勿殮屍遂腐堪尋召為左  
 副都御史未至京而居正卒朝選子都察院檢校競  
 訴寃闕下堪復飛書抵馮保劾競籍廷杖道歸至是  
 瑞白發其事并及他貪虐狀堪遂免官尋朝選妻許



寃丘梓亦為之訟而競獲援胡權王宗載事請與堪俱死乃遣堪戍時嚴衛承馮保餘威濫受民訟撫按訪察奸猾多累無辜有司斷獄往往罪外濫罰帝好用立枷重至三百餘斤犯者立死璋皆極陳其害詔立枷如故餘從璋言以母病不候命擅歸坐謫桃源主簿歷遷太常卿三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先是朝鮮用兵置軍天津月餉六萬悉派之民間前撫臣汪應蛟因役軍大治水田以所入充餉璋踵行之田益墾治遂免加派時歲比不登民多轉徙至三十三年清苑安肅清河大蝗祈安二州未年成安肥鄉曲周雞澤高陽新安深澤靜海諸縣大水田廬盡沒璋多方振救帝亦時出內帑佐之所條荒政率報乞饑民獲濟時畿輔曠使尤衆曠已竭猶搜鑿不已至歲責民賠納瑞累疏陳其害至是以天津稅使馬堂橫恣列上其六大罪皆不省進兵部侍郎巡撫如故瑞才任理劇廢勤有威惠治迹甚著召為右都御史督倉場三十九年進戶部尚書督倉場如故是時大僚多缺命瑞署戎政已又兼署兵部瑞言陛下以累累三印悉畀之臣豈真國無人耶臣所知大僚則有呂坤劉元震汪應蛟庶僚則有鄒元標益一脉趙

南星姜士昌劉九經諫臺則有王德完馮從吾輩皆德立行修足備任使苟更閱數年陛下即欲用之不可得矣弗聽都察院自溫純去後年不置代至四十年十二月外計期迫始命璋以兵部尚書掌左都御史事璋素負時望方欲振揚風紀而是時朋黨勢成言路益橫會南畿巡按御史荆養喬與提學御史熊廷弼相訐璋議令廷弼解職候勘廷弼黨官應震吳亮嗣輩遂連章攻璋璋累疏乞休帝皆慰留無何吏部以年例出兩御史於外不聞都察院瑞以失職求去益力疏十餘上明年七月稽首文華門出郭候命至十月始予告歸天啓改元起南京吏部尚書明年改兵部叅贊機務又明年召拜刑部尚書時囚繫日衆獄舍至不能容瑞請近畿者就州縣分繫人情便之內使王文進殺人下司禮議罪其餘黨付法司瑞言一獄不可分兩地請并文進下吏不聽其冬以吏部尚書再掌左都御史事累以老疾辭不允四年秋病篤上疏曰今者天災迭見民不聊生內而城社可憂外而牖戶未固法紀凌遲人心瓦解陛下欲圖治平莫如固結人心欲固結人心莫如查用善類舊輔臣劉一燝憲臣鄒元標尚書臣周嘉謨王紀孫慎



行盛以和鍾羽正侍郎臣曹于汴詞臣文震孟科臣侯震暘臺臣江秉謙寺臣滿朝薦部臣徐大相並以老成之度蹇諤之姿而氛落林泉跼伏草野良可嘆惜倘蒙簡擢必能昭德塞遺拾遺補闕為陛下收拾人心尤望陛下寡欲以保聖躬勤學以進主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以攬大權則天意可回民志可定臣遠疾危篤報主無期敢竭微忱用當尸諫遂卒贈太子太保魏忠賢用事陝西巡撫喬應甲劾瑞素黨李三才趙南星不當叨冒恩恤詔追誥命奪其廢崇禎初復之後謚莊毅

王圖字則之耀州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討論國典朝章甚習於時相無所附麗積資十五年始以右中允掌南京翰林院事明年召充東宮講官妖書事起沈一貫欲有所羅織圖其教習門生也引古誼盡言規之累遷詹事充日講官教習庶吉士三十七年進吏部右侍郎掌翰林院圖事圉圖盡第道國性嚴圖既貴猶名呼圖圖事之愈謹時國以兵部侍郎巡撫保定兩人並負時望朝右推為西北正人而會朋黨初起廷臣各有所左右其歸東林及李三才者往往推轂圖兄弟會孫丕揚起掌吏部孫

瑞以尚書喬應揚皆陝西人諸不悅圖者遂有為秦黨當神宗朝內閣最賢稱王家屏沈鯉二人其後物情所嚮則郭正域劉曰寧及圖而三至是正域久逐曰寧適卒時望益歸圖而葉向高獨相久中外競請益輔臣圖地望最近且夕且入輔由是忌者益衆適將京察羣小惡東林及李三才王元翰者設詞惑丕揚令發單咨訪是非為鈞黨之計圖詫曰若爾則東林與吾秦人一網盡矣丕言於丕揚止之羣小知益大恨謀所以中圖而圖之典會試也湯賓尹欲私韓敬輿知貢舉吳道南盛氣相詬評比出閣道南欲劾賓尹以圖勸而止賓尹終慮道南害己思構之其門生王紹徽者圖同郡人遂謁圖極譽賓尹言道南黨與甚多欲傾賓尹并及圖宜善為計圖正色却之紹徽怫然去時賓尹已為祭酒其先歷官翰林京察當圖注考自以生平無行必見斥思先發傾之乃與紹徽計令御史金明時劾圖子賓坻知縣叔汴列其贓私鉅萬且謂國素疾李三才圖為求解國怒而嘗之圖遂欲以拾遺去國皆虛語也圖兄弟抗章力辨得白小人獲偽為叔汴劾國疏播之邸抄圖上疏言狀帝為下詔贖補乃已及考察卒注賓尹不謹疏其官



明時亦被熱曲是其黨大諫秦聚奎朱一桂鄭繼芳徐兆魁高節王萬祚曾陳芳輩遂連章力攻期必去圖圖亦連章求去出郊待命帝屢溫詔慰留圖堅卧不起九閱月始予告歸國亦乞休去未幾卒而圖見嫉猶未已四十五年京察羣小為政以拾遺落其職天啓三年召為故官明年進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魏忠賢竊柄其黨劉和光論圖遂削籍後紹徽秉銓用其黨喬應甲撫政將構圖會紹徽卒事乃解圖亦尋卒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諡文肅淑朴起進士終戶部郎中

丁賓字禮原嘉善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句容知縣清徭賦課農桑毀淫詞政績大著徵授御史大學士張居正賓座主也居正銜御史劉臺誣以賊屬賓往遼東按之賓力辭忤居正意遂去官久之不出萬曆十九年薦起故官復以憂去二十七年起南京大理丞累遷南京右僉都御史兼督操江時江防多懈賓常率將校乘一舟往來周視將吏莫敢不飭又增設守兵分戍要害部內晏然故事南衛世職率赴京師請襲多留滯不得官賓請就南勘襲人情大便故民劉天緒左道事薨兵部尚書孫鑣欲窮治之人心駭懼及

詔下法司訊鞫則賓義攝刑部大理事遂力主平反鑣危言休賓不為動對衆焚其名冊用妖言律論七人死餘皆獲釋又有造蜚語誣坐逆黨二十餘人賓亦騰章雪之都人大悅四十年召拜工部左侍郎尋擢南京工部尚書時南中大僚多缺賓歷署諸曹殆遍剔奸決蠹事皆治辦濬渠巷陌為勢家侵奪者釐而出之祠廟非祀典悉毀自上元至丹陽道路盡易以石行旅頌之數引年乞罷不得請光宗立始予致仕賓官南都三十年持身清簡加意貧民每遇旱潦輒請賑貸時出家財佐之初受業王畿好良知之學政暇即講學守仁祠所設施規畫多本經術既去官南中婦子無不追思丁尚書者初賓以御史家居及丁憂歸連三歲大饑咸捐貲賑濟至天啓五年復捐粟三千石賑貧民以貲三千金代下戶之不能輸賦者撫按錄上其先後事時已加太子少保詔進太子太保旌其門賓好施惠而自奉約一冠十年不易所居屋棟壞植木支之以年高三破存問年八十八北遊曲阜謁孔陵還經淮陰見民運僱舟之害即謁漕使者白停之崇禎六年端坐卒年九十一謚清惠江南士民皆就生祠哭之



衛一鳳字伯瑞陽城人萬曆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紹興知府母憂歸起補青州督直明起政平訟理歲饑奸民競起劫捕其魁治之發倉賑貸境內帖然御史釋菜文廟前知府率長跪進茶一鳳獨遣學官代御史不悅已奏知其賢慰薦之遷陝西副使分巡隴右終養歸起巡青州治河侍郎劉東星知一鳳才奏改濟寧已進奏改獲移青州召為應天府丞四十年以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陝有寇嘯聚馳檄諭之即解散居三年擢南京兵部右侍郎久之就進刑部尚書泰昌改元移兵部泰贊機務考選軍政以平允見稱故事南京貢品物丹徒有定額其後中貴競賈私裝輸額數倍一鳳力請禁之得報可時熹宗初魏忠賢已用事一鳳察其必亂政三疏請去崇禎六年卒於家年八十四贈太子少保一鳳端方廉介歷四十載未嘗一掛吏議鄉人誦其清德與鄉先輩都御史楊繼宗並稱馬子廷憲崇禎十年進士終淮安知府

總督梅友松巡撫趙可懷言賊志在掠番非敢犯順三才復力駁之兵部推故總兵官李應祥會書南京右府三才言應祥行賄事敗視官不當驟復應祥遂勅免已言錦衣衛傳陞乞陞官毋令典事非人命奸盜勿緝捕疏寢不行累遷禮科都給事中秦王請封奉國中尉誼沒為郡王三才力言非制朝鮮王李屹以長子有疾請立次子輝為嗣三才曰是費倫也不可湖廣貢鮮不如制販布政使武尚耕等官給事中張濤喬稱言事破請三才並論致坐奪俸二十三年出為湖廣右叅政遷按察使歷左右布政使並在湖廣三十一年楚宗人華越等二十九人訐楚王華奎非恭王子大學士沈一貫右王下巡撫趙可懷等劾治三才深知王偽以詔旨嚴切不敢爭華越遂奪爵錮高堦餘論罪有差於是諸宗人憤有後言而王喜得解進萬金助大工又購玉帶名馬珍玩載以巨艦入都魏謝當路宗人蘊鈔等率眾百餘人執刃渡江邀之漢陽翼得所遺朝貴書將挾以為辭裝發不得書亡類者遂獲其貨可懷聞急遣副使周應治往捕之獲三十餘人裸其體極枯之鳴金鼓而入諸宗益怒三才與一貫同郡而持議不阿謂宗人無繫法不若



屬教授可懷曰彼劫上供錢可恕乃盡繫之獄諸宗大謀曰所奪假王賂耳何上供之有明日尋謀入軍門擅釋繫者會應治至衆爭殿之應治竄入可懷署內宗人隨而入可懷亟出解諭語過激諸宗羣置之及視案上奏草則言剽奪上供者也於是羣殿可懷立斃時變起倉卒獨三才與按察使李濤在宗人素服三才持可懷座曰使公早坐此寧有今日耶三才因好言曉之稍稍解去乃密授意諸郡王計廢諸宗人俟命亂乃大定初三才牒報巡按御史吳楷止言奪金殺巡撫楷即奏聞一貫大驚力言楚人好亂請亟遣巡撫集兵協捕都御史溫純議即用三才一貫慮三才不為已用乃用右布政使梁雲龍命未至楷惑流言奏告逆宗克期舉事謀據南都一貫益驚倉皇請發兵帝震怒立詔南京鄖陽江西河南勒兵進討一貫又言逆宗無狀敢指斥乘輿誣陛下納賄庇王帝益怒捕反如急其實宗人自三才解散後端居城中無一人越逸及楷自荊州陳兵至則亂已定既而雲龍命亦至諸宗人悉就縛楷等欲實前說則妄言一鼓就禽而隣鎮兵來者不止三才說雲龍撤止之城中之安比會訊雲龍等欲坐宗人反三才力爭雲

龍忿然曰世有不反而擅殺巡撫者乎乃列五等以上詔戮二人賜四人自盡錮高墻者二十三人降革者又四十人三才以志不盡行引疾去其後御史潘之祥進論楚獄言當時無有為平反者詞頗侵三才三才時督薊遼奏辨且乞罷帝不問也三十七年徵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嚴治駁軍者士得宿飽獨石賈人因醉格殺屬夸七人其長擁衆城下請用漢法抵死三才令嚴陣而待使使償以貨如夸法遂歛兵去有盜馬且殺追騎者為停其歲賞其長縛犯者以獻四十年進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時薊鎮市賞厚於他鎮諸部遂肆邀挾賞額日增三才言敵情無厭當據險設伏與之相持勿徇其請彼欲增新我且廢舊則彼無所利而操縱可施從之三才乃嚴飭所部增賞者與失律同科自是將吏無敢妄增者插首虎墩兔營犯廣寧錦州又攻陷大安堡三才與遼東巡撫郭光復議停其市賞賊怒更犯大定為官軍所却賊不得志則卑詞叩關請復貢市撥刀為誓三才等乃奏復之四十五年召為兵部尚書協理戎政明年四月崔景榮去篆署兵部事時撫順既失總兵張承箚陣亡遼左告急無虛日三才請責督



臣汪可受刻期出關發登州三營兵從海道渡遼東  
應嚴戢京城十六門守軍罷內臣提督又以山海關  
前邊門戶請專設大將薦故總兵官杜松王宣忠勇  
可任方是時朝政積弛兵食皆絀奏請率不得命又  
左右侍郎皆缺職方亦在告三才上總堂篆下襄曹  
務羽書旁午到請又奏署事五閱月以勞成疾再乞  
休不允又明年四月疾已亟猶強起視事日旰晷歸  
遂卒贈太子太保諡恭敏弟三省

三省字尊叔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  
中貴趙綱募其名置酒邀之三省麾其使不往時人  
重焉言者請以宋儒羅從彥李侗從祀文廟下史官  
議三省力言當祀遂得請光宗已為太子而福王尚  
留京邸三省首疏請王之國歷贊善諭德充東宮講  
官四十六年當主應天鄉試時皇太子輟講已久三  
省言侍從青宮當效啓沃春初曾奉秋爽擇吉之命  
不敢遠離講幄失職曠官遂已尋擢庶子乞假歸天  
啓初起少詹事累遷禮部尚書時魏忠賢方熾奸黨  
用事凡與東林忤者輒以中旨起之三省言廢籍諸  
臣非經察典則蒙論罷中旨即家起之不復衡量人  
品非所以示風厲也門生叙勞過濫京卿猥多不知

異時三殿告成何以加之號入甚為時所嫉會毛文  
龍以邊功竭忠賢請宣捷告廟三省持不可忠賢益  
怒三省遂移疾乞歸詔落職閒住三省器度凝遠當  
官持正不撓兄弟並以風節稱崇禎初起南京禮部  
尚書辭不拜七年再起故官協理詹事府仍不赴卒  
贈太子太保諡文介

翁正春字兆震侯官人萬曆中舉鄉試署龍溪教諭  
二十年擢進士第一授修撰累遷少詹事三十八年  
九月拜禮部左侍郎代吳道南署部事閏二月日有  
食之正春言日衆陽之宗仲冬一陽始生日乃薄蝕  
其變尤甚良由陽德實虧故上天垂象陛下自二十  
年後財貨日聚人材日殘章奏日積至今日而極矣  
紫閣黃扉寥寥孤曜六卿九列落落晨星天下不見  
陽和但聞推折是以上天譴告請見於日陛下誠宜  
譔然轉移修政前闕不然臣恐禍至之無日也不報  
明年秋萬壽節正春獻八箴曰清君心遵祖制振國  
恥信臣僚實賢才謹財用恤民命重邊防帝雖不能  
用然心善其言言王登鑿請封其支子常源為郡王  
正春守宗藩要例言登鑿實例後進封其支庶宜止  
本爵乃授鎮國將軍王貴妃薨久不卜葬正春以為



言命偕中官往擇地既得吉中官猶以費煩難之正春勃然曰貴妃誕育元良他日國母也奈何以天下儉乎奏上得報可代王愛次子昂莎欲廢其長子昂渭朝議持之二十餘年不決至是正春集衆議主立昂渭疏雖留中然昂渭卒得立琉球中山王道使入貢正春言中山已入於倭今使臣多倭人貢物又雜倭器其心叵測絕之便否亦宜詔福建撫臣量留土物宴齊使臣如制毋俾入朝帝是之時皇太子輟講已九年正春累疏懇請最後具三疏并及福王之國瑞王婚禮語並切摯皆弗聽四十年進士鄉之麟分校鄉試私舉子童學賢為御史馬孟禎等所發正春議與學賢謫之麟而不及考官郭鴻朱延禧給事中趙興邦亦請教因劾正春徇私正春引罪求去不許頃之言官發湯賓尹韓敬科場事正春坐敬不謹當疏官敬黨大恨謀齟齬正春而詩教亦素厚敬遂劾正春文吾首鼠正春疏辯益求去帝雖慰留然自是不安其位明年改吏部掌詹事府竟以侍養歸天啓元年起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楊漣劾魏忠賢正春亦抗論忤旨譴責明年御史趙楷昌遂希指劾之正春再疏乞歸帝以皇祖講官特加太子少保賜勅

馳傳異數也時正春年逾七十母百歲率子孫奉觴上壽鄉間鮑之未幾卒崇禎初諡文簡正春風度峻整終日無狎語倦不傾倚暑不裸裎日無流視見者肅然其教龍溪時芝生學宮又有五色雲之異遂魁天下明三百年間職官冠廷對者二人曹壽以典史正春以教諭云

余懋衡字持國婺源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永新知縣時江右未行官解法懋衡始劾之大吏下之列郡民大稱便散授御史甫拜官即陳礦稅之害言與其騷擾里巷權及鷄豚曷若明告天下稍增田賦共襄殿工今避加賦之名而為竭澤之計其害實倍於加賦臣竊不取疏入忤旨停俸一年巡撫陝西值稅監梁永肆虐力抑之永常輦致私物於畿輔後人馬甚衆懋衡輒奏於朝永大恨其爪牙樂網倚比為奸漁獵無度慮懋衡終為己害則厚賄其膳夫俾毒之懋衡旬靖邊還至寧塞再中毒再下之得不死杖考膳夫獲其賄及橐中餘蓋遂上疏極論永罪且自乞罷言官亦交章論永帝皆不省永慮軍民為難亦自危乃廣召亡命操甲執兵晝夜防衛御史王基洪聲言永必反陳諸斷聞及殺掠吏民狀甚悉而巡撫顧其



志疏至頗諱之永因得藉口飾辨帝亦疑御史言不實而咸寧長安二知縣持之益急諸無賴懼稍散去其渠魁多私裝恐為有司所跡則托言永遣乘馬挾弓矢結陣而逃又有王九功石近章輩馳出北門欲逸縣隸知之追及華陰相格鬪頗有所傷已皆被繫懋衛遂以反送聞是時永窘甚爪牙盡亡獨網在乃教永誣劾咸寧知縣滿朝薦朝薦被逮而永非久亦撤還閩中始靖懋衛尋以憂歸起掌河南道事擢大理右寺丞引疾去天啟元年起歷大理左少卿明年進右僉都御史與尚書張經世共理京營戎政日事較閩激勸有方進右副都御史改兵部右侍郎俱理戎政三年八月廷推南京吏部尚書以懋衛副李三才推吏部左侍郎以曹于忬副馮從吾帝皆用副者大學士葉向高等力言不可帝弗聽懋衛于忬亦以資後三才等力辭新命不拜竟引疾歸明年十月再授前職懋衛以瑞勢方張諸正人去國遂堅卧不起既而奸黨張訥醜詆講學諸臣以懋衛從吾及孫慎行為三大頭目遂遭削奪崇禎初復之懋衛雅持風節居官有幹局學以洛閩為宗徽州故有紫陽書院以懋衛嘗主講席訥遂奏毀之

論曰諸人者並學行表表屹然自負不幸生於權璫之世遂身羅坎珂掛名黨籍雖旋得昭雪而受禍已多天地間人才有幾一旦摧折於刀鋸之餘國無人分其何能立覆亡之禍不待再計矣



明史卷三百三十七 列傳一百八十八

姜應麟 羅大紘黃正賓李獻可 針弘緒陳尚象

孟養浩丁懋遜吳之佳葉初春楊其休董嗣成

賈名儒 張棟 茅文柱 錢一本 朱維京

王如堅 王學曾 徐杰 張貞觀

戴士衡 樊玉衡子維城 王德完 楊天民

姜應麟字泰符慈谿人父國華嘉靖中進士歷陝西

泰議有廉名應麟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

戶科給事中性剛直敢言責妃鄭氏有殊寵生子常

洵詔進封為皇貴妃而王恭妃育皇長子己五歲竟

無所益封於是中外籍籍咸疑有立愛謀應麟首抗

疏言禮責別嫌事當慎始責妃所生固陛下第三子

猶亞位中宮恭妃誕育元嗣翻合居下揆之倫理則

不順質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下萬世則不正非所

以重儲貳定眾志也伏請俯察輿情收還成命其或

情不容已請先封恭妃為皇貴妃而後及於鄭妃則

禮既不違情亦不廢然臣所議者末也未及其本也

陛下誠欲正名定分別嫌明微莫若俯從閣臣之請

冊立元嗣為東宮以定天下之本則臣民之望懃宗

社之慶長矣疏入帝震怒抵之地編宣大瑞諭曰冊

封貴妃初非為東宮起見科臣奈何誣朕以手擊案

者再請瑞環跪叩首懇稍解隨降旨貴妃敬奉勤勞

特加殊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疑君貴直可降極

邊雜職於是得大同廣昌典史吏部員外郎沈璟刑

部主事孫如法繼言之并得罪兩京諸臣中救者疏

十數上皆不省自後言者迭起咸執立儲自有長幼

之旨以責信於帝帝雖厭苦之終不能奪也應麟居

廣昌四年量移餘干知縣以父憂歸服闋至京會吏

部數以推舉建言諸臣得重譴應麟遂不獲補候闕

下七年儲位猶未定乃復上疏言臣既以身許國陛

下復以信許臣臣之初心未竟陛下之大信未踐者

已十有六年故臣欲以此日責大信於陛下以畢臣

初心臣前為諫官因冊封皇貴妃有慎封典重儲貳

之請陛下降旨立儲自有長幼責臣疑君貴直而斥

是臣之罪在不能仰體聖心諫有餘辜也繼而禮官

沈鯉論救陛下又降旨因其真朕有過之地故薄斥

示懲是臣之罪在不能仰成聖德諫有餘辜也信斯

言也陛下惟恐見疑於群臣以得罪於天下後世將

朝更夕改之不暇不意陛下之過舉猶故中外之人

心轉疑初謂二三年舉行今且五年矣初謂廢質清



弱今則強壯矣初謂先冊立後冠婚今則幾欲倒行  
矣夫冠婚可議曰清弱冊立何嫌於強壯愆期不舉  
人將有以窺陛下之微矣彼偃仰風議之人方且怵  
威投鼠甘心場憲坐視陛下孤立於上以徐俟陰陽  
之定而收其利即有曲意調劑者亦不過就中轉移  
殊未聞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如古大臣之風者且  
此非特不忠於陛下而已究豈工于為宮掖而善成  
陛下之愛者哉夫有却坐之諍始免永巷之謫陛下  
奈何溺祗席嗜美疾甘為子孫賈無涯之禍而不顧  
耶夫人主托身不可不慎托身於賢士大夫不引而  
致之明盛不止托身於宦官宮妾不引而致之亂亡  
不止今道路之言謂冊立不決由皇貴妃牽制始然  
甚者以為窺伺璫宮懷遊梁之非望又甚者以為虧  
乾震器微塵紐之適然揆之理勢或非事實跡其隱  
微夫豈無因萬一外戚中涓有以邪謀綴貴妃者恐  
貴妃亦不能自止也萬一諧臣媚子有以家事誤陛  
下者恐陛下亦不能自察也臣又思之陛下動以祖  
宗為法而尤憲章世廟為兢兢竊謂世廟雖不建儲  
猶令景王之國以杜親親此獨不可法歟臣前為言  
官而言以職諫也今不為言官不當言矣然臣之官

可奪而臣之志不可奪陛下倘感臣言即發德音冊  
立冠婚一時並舉臣雖死猶榮若罪臣出位責臣沽  
名則臣已席藁茹髮待矣斷不願與中立觀望全無  
保妻子之臣同視息於天壤也疏上留中會是年冬  
冊立皇太子應麟遂歸家居二十一年光宗立起太僕  
少卿時魏忠賢已涖用事御史潘汝楨者與給事中  
薛鳳翔皆黨附忠賢相善也汝楨舊為應麟知縣與  
應麟有隙屬鳳翔劾其老病失儀應麟遂引疾去崇  
禎三年卒贈太常卿

羅大紘字公廓吉水人早以學行知名舉萬曆十四  
年進士授行人十九年八月遷禮科給事中甫拜命  
即上定志書數千言已復言視朝宜勤語皆切直先  
是有詔以二十年春冊立東宮至是工部主事張有  
德以預辦儀物請帝怒命奪俸三月更遷立一年尚  
書曾同亨請如前詔忤旨切讓大紘復以為言詔奪  
俸如有德於是大學士許國王家屏乞收新命納諸  
臣請帝益怒而是時首輔申時行方在告聞帝怒乃  
察揭言臣雖列名公疏實不與知卿者諸司有言臣  
輒諭止之惟社稷大計斷自宸衷帝喜手詔褒答而  
揭與詔俱發禮科故事聞臣密揭無發科者時行聞



而慙懼亟謀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遣使取揭時獨大絃守科欲勿與使者結而取之及往索時行留不發大絃乃抗疏曰臣奉職無狀謹席素以待獨念時行受國厚恩乃內懷二心藏奸蓄禍誤國責友罪何可勝言夫時行身雖在告凡翰林遷改之奏皆儼然首列其名何獨于建儲一事深避如此縱陛下赫然震怒加國等以不測之威時行亦當與之分過况陛下未嘗怒而乃阻塞睿聰動搖國本苟自獻其乞憐之術而遏主上悔悟之萌此臣之所大恨也假令國等得請將行慶典而恩澤加焉時行亦辭之乎蓋其私心妄意陛下有所牽繫故陽附廷臣請立之議而陰緩其事以為內交宮掖之謀使請之而得則明后羽翼之功不得則別為集菀之計其操此術以愚一世久矣不圖今日乃發露之也傳曰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時行之無禮甚矣臣願與之並斥疏入帝震怒命取邊方雜職儀以六科鍾羽正等諭赦斥為民羽正等奪俸然大絃雖斥時行亦不自安無何竟引去大絃初受學於徐用檢既歸與鄒元標過從講學志行高卓鄉人以配先達羅倫羅洪先號為三羅天啓中贈光祿少卿有黃正賓

者欽人以資為中書舍人直武英殿大絃既以劾時行獲罪正賓亦抗疏極詆帝怒下詔獄考訊斥為民正賓雅負意氣恥由資入官思樹奇節至是遂見推清議後李三才顧憲成咸與之游蓋有聲士大夫間熹宗立起故官再遷尚寶少卿引疾歸魏忠賢既下汪文言獄詞連正賓坐贓千金遣戍大同莊烈帝嗣位復官致仕崇禎元年六月逆黨徐大化楊維垣已罷官猶潛居輦下交通奄寺為謀叵測正賓時在都抗疏發其奸兩人遂勒歸田里都人快之而疏有潛通官侍語帝令指名正賓以趙倫于化龍對時實此二人帝以其妄言亦斥回籍

李獻可字允俞同安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武昌推官課最微授戶科給事中累遷禮科都給事中二十一年正月偕六科諸臣疏諸預教言元子存齡已十有一矣預教之典當及首春舉行倘謂內廷足可誦讀近侍亦堪輔導則禁闈幽閉豈若外朝之清肅內臣忠敬何如師保之尊嚴疏入帝大怒而疏中誤書弘治年號遂責以違旨侮君貶獻可一秩調外餘奪俸半歲大學士王家屏封還御批帝益不悅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言獻可之疏臣實贊成之請與全誦吏



科給事中通山舒弘緒亦言官可罪預教必不可  
不行帝益怒出弘緒南京而羽正及猷可並以祿職  
從遣方大學士趙志舉論被旨譴讓吏科右給事  
中都司陳尚象復爭之坐斥為民戶科左給事中湖  
廣咸寧孟養浩諫曰人臣即至狂悖未有敢于侮君  
者陛下豈真以其悔而罪之耶猷可甫躋禮垣驟議  
鉅典一字之悞本屬無心乃遽蒙嚴譴臣愚以為有  
五不可元于天下本預教之請實為宗社計陛下不  
惟不聽且從而罰之是坐息元于失學而敝帝宗社  
也不可者一長幼定序明旨昭然天下臣民既曉然  
諒陛下之無他矣然預教冊立本非兩事今日既隆  
回于出閣安知未歲不將移于建儲是重起天下之  
疑不可者二父子之恩根于天性預教之請有益元  
子明甚而陛下罪之非所以示慈愛不可者三古者  
引裾折檻之事中主能容之陛下量侔天地奈何言  
及宗社大計反震怒而推折之天下萬世謂陛下何  
如主不可者四猷可等所論非二三言官之私言實  
天下臣民之公言也今加罪猷可是所罪者一人而  
實失天下人之心不可者五祈陛下收還成命亟行  
預教臣不勝至願御史鄒德泳及戶兵刑工四科都

給事中露化丁懋遷蕙山張棟長州吳之佳青城楊  
其休禮科左給事中吳縣葉初春各率其僚抗救略  
如養浩言帝益怒廷杖養浩百餘除其名德泳懋遷  
等六人並貶一秩出之外猷可羽正弘緒亦除名矣  
當是時帝一怒而斥諫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駭嘆然  
諫者卒未已禮部員外郎烏程董嗣成御史真定賈  
名儒特疏爭之而御史陳禹謨吏科左給事中李周  
策亦偕其僚論諫帝怒加甚奪嗣成職名儒謫遠方  
德泳懋遷等咸削籍而禹謨等停俸有差禮部尚書  
李長春等亦疏諫帝復詰讓猷可等遂廢于家久之  
吏部尚書蔡國珍侍郎楊時喬先後請收叙成報寢  
天啓初錄先朝言事諸臣而猷可已前卒詔贈光祿  
卿弘緒養浩名儒皆猷可同年進士尚象懋遷之佳  
初春其休嗣成皆萬曆八年進士弘緒由庶吉士改  
給事中天啓中贈光祿少卿尚象以中書舍人為給  
事中嘗劾罷尚書沈鯉為士論所非後疏薦鄧以讚  
朱鴻謨楊時喬丁賓顏素蔡悉許等遠王紹先衛承  
芳等十二人咸一時人望至是復以直言去國人始  
更稱焉天啓中贈官如弘緒養浩由行人擢給事中  
嘗劾禮部侍郎韓世能左副都御史傅孟春不職既



故歸中外交薦悉報罷光宗立起太常少卿半歲中再遷南京刑部右侍郎未之官卒懋遷為餘姚知縣有治績入為吏科給事中既削籍里居三十年光宗立起太僕少卿累遷工部左侍郎卒贈尚書之位初為襄陽知縣初春順德知縣並以治行為給事中至是與張棟並斥時稱吳中三棟天啓初贈之佳太僕少卿初春光祿少卿之位孫迺亦舉進士為兵科給事中其休由蘇州推官擢吏科給事中內官張德殿殺人帝令司禮按問蔽罪其下而止其休乞并付德法司竟報許帝數不視朝十七年正月其休以萬邦入覲請臨御以風勵諸臣報聞他論奏甚衆既罷歸未及召而卒贈太常少卿嗣成祖份禮部尚書父道醇南京給事中董氏仍世貴顯豪富冠東南嗣成乃以氣節著士論多之名儒贈官如初春德泳祭酒守益孫羽正棟自有傳

初張居正為政操切吏度田者不敢奏蠲虛賦至是棟以為言並獲除免又請盡蠲天下遺租格不行時災傷蠲租相沿但蠲存留不及起運棟言郡邑存留無幾且皆宗祿官俸胥徒工食師儒廩餼孤寡口糧非可得蠲者有蠲之名無蠲之實請自今毋拘故事從之再遷刑科左給事中奏行廢荒田寬改折審保役三事吳中白糧為累民承役輒破家棟請令士肯助漕舟附載民既免害軍亦獲利而中時行王錫爵居政府符吳人絀其議不用棟遂移疾歸居三年起兵科都給事中劾南京戶部尚書張西銘庸濫刑部侍郎唐仰庇傾邪二人卒引去先是軍政拾遺率受意政府棟獨不往謁所劾恭順侯吳繼爵宣城伯爵國本忻城伯趙泰修宣府總兵官李迎恩多執政私人疏上獨繼爵德留餘並罷職又因甘肅奏捷言邊臣叙功率及為閩暨兵部兵科非祖宗制宜禁帝亦從焉十九年遣視固原邊備他使者行邊有司多歲旌幟倍供張棟悉屏去單騎歷諸隘險過馬不可馳則徒行而前或竟日不食悅宿民舍因盡得邊事虛實多所論建總經畧鄭洛典西部諸酋議和棟以為夫塞且言今操必克負固不歸下先老傑難如故



大落赤與相二首雄據海上不可使洛委責以去因  
輸及與部尚書一鴉會一鴉已卒洛亦報科力充  
來歸遂寢其奏棟又言沈河失事陛下赫魚震怒命  
洛視師豈止欲其虛詞竭敵情一順義東歸事耶  
今大真依海為窟出沒自如不宜修版列將吏功  
報聞明年還朝坐杖季獻可斥為瓦角中草履步出  
都門既歸杜跡息交風節孤峻有司未嘗識其面卿  
人欲為不義多憚棟而止及母卒棟年已六十毀瘠  
骨立既葬廬墓已而疾作醫者勸進酒食暫歸居室  
棟不可竟卒於墓次鄉人立忠孝祠祀之天啓中贈  
太常少卿文程舉人母性嚴稍拂意輒面壁竟日文  
程侍立不去色解乃已後為臨清知州卒官  
錢一本字國瑞武進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廬陵知  
縣有異政徵授御史李材有軍功被誣論死一本抗  
疏救之已論兵部侍郎許守謙貪污為政府所庇疏  
不行長蘆大賈行鹽州縣率計口勒重直其難必沙  
土一歲數至此戶怨咨一本奏禁之俄請從祀曹端  
陳其最羅倫羅洪先於文廟十九年出按廣西屬吏  
爭自歛戰時中時行柄國久一本陳論相十事疏幾  
萬言議切時行甚至末言孔子論九經先之以修身

尊賢益鏡夫女獨倚利必有惑溺則心志失其清明  
身體不能強固矧以穠妝之艷麗兼驍姬之善諧孤  
嫺既盡其心虎臺復移其志陛下之方寸臣知其不  
能自持者多矣抑何以責德尊士而修身取之哉疏  
至會時行將謝政遂留中是時帝以張有德進諫優  
獎冊立期一本亟馳疏言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戲  
如今日者夫匹夫無信不能自立况于萬乘之主哉  
臣測陛下之意所以遲遲建儲者欲效皇祖世宗之  
為耳然皇祖中年嘗立莊敬為太子封皇考為極王  
非終不立太子也矧今日事體又萬萬不同者責妃  
寵踰皇后其傾心積慮無日不思奪長此世皇時所  
無也凡子必依于母元子之母壓于責妃之下陛下  
白長幼有序責妃則曰責職有等倘一日遂其奪長  
之心不審陛下何以處此此世皇時所無也景王統  
封止皇考一人在京雖不冊立儲位已定今則章服  
不別名分不正弟既憑母之寵母又觀子之位此世  
皇時所無也傳聞陛下先嘗失言於責妃故責妃執  
此為信以要陛下使此言而信也及今不自剝削將  
來盛感日深更有難言者矣前者有旨諸司不許激  
擾愈致務延由為觀也非陛下豫設機弄以樂天下



言者亦使為期無言者陛下則保為宋者有言者則  
曰此激擾我也更遲一二年明年復有言者則又曰此  
激擾我也更遲三三年陛下得委蛇遷就以全祚席  
晚愛之私而魯不顧國本從此動搖天下從此危亂  
臣以為陛下之禦人誠巧而為謀則甚拙也以此機  
智不可以周匹夫匹婦顧欲以欺天下萬世哉請遵  
前旨仍以明春舉行則天下曉然知聖心無他而紛  
紛之議自息疏入帝震怒終憚其詞直留中明年孟  
養浩以請預教被杖中旨并斥一本為民一本初官  
江西嘗從王時槐游至是罷歸杜門研究經術於易  
學尤深後與顧憲成輩分主東林講席憲成好機辨  
時政數為小人所攻而一本登議獨不及里居二十  
五年而終天啓時贈太僕少卿子春  
朱維宗字大可工部尚書衡子也生而穎異舉萬曆  
五年進士授大理評事進右寺副九年京察請汝州  
同知魯山寶豐三縣故有伊府先田王與橫橫暴多  
奪民產及府廢民致復之相關久不解維宗奉檄按  
之曲為裁劑軍民悉輸服政知崇德前命有死于署  
者時出為案維宗至則屏跡及去復出以怪之案見  
案曰朱君不取民一文何可犯也入為先田王事再

遷先祿丞次落亦賦職經略鄭洛主和齊撫魏學魯  
案夢熊主戰維宗思故舊事乞召洛還專委學魯  
等經理西川獲軍巡按御史以失奏報被誦議不及  
巡撫李廷儀縱寇入關僅調南京維宗並言其未嘗  
時不能用學魯以寧夏事被逮抗疏救之三王並封  
詔下維宗首上疏曰杜奉聖諭許二十一年冊立廷  
臣莫不延頸企踵今忽改而為分封是卿者大統之  
頌徒戲言也何以示天下聖諭謂立嗣以嫡是已但  
元子既長欲少遲冊立以待中宮正嫡之生則祖宗  
以來實無此制考英宗之立以宣德三年憲宗之立  
以正統十四年孝宗之立以成化十一年少者止六  
二齡多亦不過五六齡耳維時中宮正位嫡嗣皆虛  
而祖宗曾不少待即陛下冊立亦在先帝二年之春  
近事不遠何不取而證之耶且聖人為政必先正名  
今分封之典三王並舉冠服宮室混而無別車馬儀  
仗雜而無章府寮庶來清而無辨名既不正弊實滋  
多天下可憂可慮之事必自此起陛下奈何忽慢視  
之聖諭念及中宮甚盛心也但中宮苟耀前星則元  
宗遠誌蕩服嫡庶分定何嫌何疑今預計將來崇禎  
歲命是欲憑天下而實以天下為戲也夫大臣必董



事君不可則止陛下雖有與封之意猶不遽行必  
手詔咨大學士錫爵錫爵縱不能如李沆引燭之焚  
亦當為李泌造都披陳轉接聖心而後已如其不然  
王家屏之高蹤自在陛下優禮輔臣必無韓瑗來濟  
之辱也奈何喋無一語若齊史之承行惟恐或後夫  
錫爵風駕還闕羣臣咸望其收巷過之功而所為若  
此難以厭中外之人心矣彼楊素李勣千古罪人其  
初心豈不知有公議惟是惠來之心勝遂至不能自  
持錫爵雅以忠義自許臣方以古大臣望之豈忍此  
儼及此正領其深鑿而力反之耳跪入帝震怒命誦  
戒極違錫爵力救得為民家居甫二年卒憲宗時贈  
太常少卿

王如堅字介石安福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懷慶推  
官入為刑科給事中三王並封議起如堅疏爭之其  
畧曰謹按十四年正月聖諭元子幼小冊立事俟二  
三年舉行是明言長子之為元子也又十八年正月  
詔旨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是明示倫次之不可  
易也己而十九年八月奉旨冊立之事改于二十一  
年舉行此則陛下難恕群臣激賂輟更定期未嘗遽  
寢冊立之事也乃今已屆期忽傳並封為主以待嫡

嗣臣始而疑而駭陛下言猶在耳豈忘之耶曩者  
謂二三年奉旨冊立之二十二年與二十五年舉行之改  
之二十一年奉旨冊立之二十六年修改為並封是陛下前  
此灼然之命尚不自堅今日群臣將何所取信耶立  
嫡之條祖訓為廢嫡者戒也今日有嫡可廢乎且陛  
下欲待正嫡意非真待也古之王者後宮無偏愛故  
適后多消嗣使世愛有所歸則天地之交不常泰欲  
消嗣之繁難矣我祖宗以來中宮誕生者有幾國本  
早定惟元子是屬或三三齡而立或五六齡而立未  
嘗遲回于歲月也即如陛下春宮受冊時正六齡當  
時寧有待嫡之議與滋王並封之詔哉今皇長子且  
十二齡矣聞皇后撫育無間已出元子早定一日即  
早懸中宮一日之心后素賢明何有舍當前之象嗣  
而觀幸不可知之數耶在陛下廢謀英斷臣固知無  
他心但宮闈之內推席之間左右近習之輩見形生  
疑未必不以他意窺陛下即如昨歲冊立之言方待  
舉行而宗室中已有並封之疏安知非機事外洩故  
得量朝廷之淺深耶夫別名號辨嫌疑禮之善經也  
元子與眾子其間冠服之制南薄之節恩寵之數操  
此之儀迥然其不齊矣藉一單並封而同統則有甚



見之嫌適長之患執狐疑而未說賊幾微之際不可不慎苟謂漢命新頒難于遽改則數年已定之明音尚可移易今論言初發何不可中止也疏入帝怒甚命與朱維京皆戍極邊聞臣王錫爵疏救得免戍為民尋卒天啟中贈光祿少卿

王學曾字唯吾南海人萬曆五年進士授醴陵知縣調崇陽擢南京御史時吏民有罪輒遣官校逮捕學曾謂非國體疏請止之不納十三年慈寧宮成諸督工內侍俱廢錦衣學曾論其太濫且言工部尚書楊兆題叙中官但當列名今累積褒詞跡涉誦說此惶

恐引罪詔不問已言龍江閩密邇蕪湖蕪湖已征稅龍江不宜復征格不行光山縣牛產一犢若麟有司欲以聞巡撫城惟一不可帝聞命禮部徵之尚書沈鯉諫惟一亦疏論不聽學曾抗言麟托生牛腹次日即斃則祥者已不祥矣不祥之物所司未嘗上聞陛下何自聞之母亦左右小人以奇怪惑聖心也今四方災旱老稚流離啼號寒之聲陛下聞之乎北敵梟張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狀陛下聞之乎宗室貧窮饑殍弗給愁困泯泯之態陛下聞之乎如此比者左右縣不以聞而獨以已斃之麟聞誠非忠于陛下

者也願赦還成命內臣語涉邪妄者即嚴斥之凡詔旨之頒佈加謹凜臣不勝至願帝責其要名沽直降輿圖判官時御史蔡時昂亦以言獲罪南京御史王藩臣給事中王嗣美等文章共救之帝怒奪俸一級學曾累遷南京刑部主事召為光祿丞三王並封議起舉朝諱甚學曾與少卿新建徐杰合疏爭之忤旨忤削籍後數年吏部尚書蔡國珍疏請起用竟不納卒于家杰隆慶五年進士由龍游知縣入為御史擢官光祿素宗時贈學曾光祿少卿杰太常少卿張貞觀字惟誠沛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蓋都知縣

公廉愛民吏事精敏入為兵科給事中時洮河失事廷議戰守紛然貞觀言諸邊市費歲且百萬坐耗中國宜急罷勿市籌戰守賊畏威貪利必叩關請罪我因與之更始庶救事可久報聞十九年春出關山西邊務五臺奸人張守清招納七命三千餘人擅開銀礦又締姻代府潞城新寧二王勢張甚帝約巡按御史言勅守清解散徒黨諭二王絕婚守清乞輸課于官聞礦如故貞觀力言不可乃已前巡撫沈于木李泰菲守貪而守木貪緣為兵部侍郎貞觀並進劾也于木坐貶泰菲奪職又劾罷監司武將數人遂進彈





其風米周行閩塞聚陳使宜獲諸宿弊選進工科右  
給事中泗州淮水大溢畿蓋祖陵詔貞觀往視遂定  
分黃真淮之策再遷禮科都給事中二十一年三五  
並封制下貞觀率同列力爭滿王程光由郡王進封  
其諸弟止應為將軍程克為經營並得郡王貞觀及  
禮部尚書羅萬化守故事極諫不納時郊廟祭享率  
遣官代行貞觀力請帝親祀做秋享復將遣官貞觀  
再諫曰祖宗之祭自宮室廟為地幾何真獻祿將為  
時幾何於聖躬未覺勞也如以為有病不知陛下久  
處深宮果日近藥餌耶抑不免耽麪藥也果日事保  
攝耶抑不免溺佳冶也果與居有度耶抑不免俾盡  
作夜也聖心當自知之可信于陛下之心方可信于  
祖考之心不然鼓鐘于宮聒聞于外已不可欺而况  
于祖考乎不報明年正月有詔皇長子出閣講讀而  
兵部請護衛工部奏儀仗禮部進儀注皆留中又止  
余預告奉先殿朝謁兩宮而他禮皆廢于是貞觀等  
上言禮官所議御門受賀皇長子見羣臣之禮載在  
舊儀即請王加冠亦以成禮而賀賀畢獨見而元子  
初出乃不當儲王之冠也且獨謝止兩宮而缺然  
于陛下及中宮母妃之前非所以教孝賀新于二皇

子而漠然于兄弟長幼之間非所以序別疏又忤帝  
奪俸一年工科給事中蔡道照上言元子初就外傳  
陛下宜示之身教乃採辦珠玉珍寶費至三十六萬  
有奇又取太僕銀十萬充賞非作法于初之意也且  
貞觀等末禮五諫職也不宜罰治給事中趙完璧等  
亦言之帝怒奪諸臣俸請貞觀雜職大學士王錫爵  
等切劾乃貶三秩頃之都給事中許弘綱御史陳惟  
芝等連章中論帝竟除貞觀名言官亦停俸貞觀雅  
有器局以名節自矜中外交薦卒不起天啓中卒贈  
太常少卿

戴士衡字章尹莆田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新建知  
縣二十三年擢吏科給事中時方用師朝鮮集水陸  
兵天津資應援士衡以河間州縣多棄地可濟漕藝  
禾請人給田五十畝界牛種以耕一年而罷餉三年  
而田可盡闢從之薊州總兵官王保濫殺南兵士衡  
極論其罪已請並補言官劾石星誤國大罪五山東稅  
使陳增請假便宜得舉利將吏淮揚魯保亦請節制有  
司士衡言堂堂天朝不宜令刀鋸之餘品題天下豪  
傑將恐王振劉瑾復見于今仁聖太后梓宮發引帝  
不親送士衡言母于至情送死大事誠宜哀號攀援





盡萬終之禮奈何于內庭數武地斬一舉足之勞今  
山陵竣事願陛下扶杖出迎神主庶稍慰聖母之靈  
答臣民之望錦衣千戶鄭一麒奏開昌平銀礦士衛  
以地通天壽山抗疏力爭皆不報二十五年正月極  
陳天下大計言方今事勢不可知者三天意也民心  
也氣運也大可慮者五紀綱廢弛也武狄侵陵也根  
本動搖也武備疎略也府藏殫竭也其切要而當亟  
止者一則君心也因言陛下高拱九重殆將十載日  
不措師保之容耳不聞丞弼之議美麗當前燕姁自  
佚即欲殫聰明以計安社稷其道無由誠宜時御便  
殿召執政大臣講求化理察其庸衰者退之簡忠勤  
有道術者伴左右落沃則心清欲寡政事自修亦不  
報日本封事敢再劾石星及沈惟敬楊方亨欺罔誤  
國且列上防倭八事多議行俄劾南京工部尚書葉  
夢熊刑部侍郎呂坤薊遼總督孫鑣及通政叅議等  
宜春時鑣已罷宜春自引歸坤亦以直諫去給事中  
劉道亨右坤力劾士衛受指大學士張位士衛亦劾  
道亨與星同鄉力護封事為星報復帝以言官互爭  
皆報復明年劾罷文選郎中白所知是時帝惡吏部  
諸郎貶黜者二十二人因詰責吏科明此都給事中

劉為楫左給事中楊廷蘭給事中張正學林應元及  
士衛俱列罪詔取為楫一秩與廷蘭等並調外士衛  
得新州判官無何詔改速方乃授陝西鹽課副提舉  
未赴會憂危竑議起竟坐遣戍先是士衛再劾坤謂  
潛進閩範圍說結納言聞因請奉冊立冠婚諸禮帝  
已不悅至是有汲閩範後者名曰憂危竑議誣坤動  
搖國本與貴妃從父鄭承恩戶部侍郎張養蒙山西  
巡撫魏允貞吏科給事中程紹吏部員外郎鄧先祚  
及道亨所知等同盟結納朋黨貴妃于承恩大懼以  
坤道亨所知故與士衛有隙而全椒知縣樊玉衡方  
上疏言國本指斥貴妃遂去指士衛賈為之而士衛  
與其謀帝震怒貴妃復泣訴不已夜半傳旨逮下詔  
獄考訊此明命永成士衛廉州玉衡雷州御史趙之  
翰復言是書非出一人主謀者張位奉行者士衛同  
謀者右都御史徐作禮部侍郎劉楚先國子祭酒劉  
應秋故給事中楊廷蘭禮部主事萬建克也諸臣皆  
位心腹爪牙宜并斥帝入其言下之部院時位已落  
職間任署事侍郎裴應章副都御史郭惟賢力為作  
等解帝不許奪楚先作官出應秋於外廷蘭建克猶  
連亦應章等復論救帝不悅斥位為民士衛等再更



激皆不原四十五年士衡竟卒于戍所天啓中贈太僕少卿

玉衡字以齊黃國入萬曆十一年進士由廣信推官徵授御史臨淮侯李言恭總督京營玉衡劾其不職請代以違將格不行以京察謫無為判官稍遷全椒知縣二十六年四月玉衡以冊立久稽發憤上封事言臣嘗博稽載籍凡廢長立幼未有不致亂亡者今天語丁寧一則曰父子至親一則曰長幼有序然在朝在野莫不皇皇者則以所信者不在空言而在實事也何者往時元子春齡尚弱聖意有所牽制而藉口從容猶之可也今年已十七矣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父母之心人皆有之陛下獨無是心乎且男女之欲難上智不免而血氣之動在茂齡尤難言中自陛下暨元子非皆婦侍耳萬一情欲之感稍介于儀容萋菲之嫌或成於貝錦陛下日月有所不照履育有所不周又不知何詞以謝天下對九廟之靈耶語曰一鬼在野千人逐之積金布市過者弗顧言責早定升今陛下可必其無是心而官墜宮妾違逆上下者安可必也天祚我明元子可必其無是事而深閨曲房謀藥在右者安可必也興言及此足為寒心且

陛下愛貴妃當國所以善處之今天下無不以冊立之稽歸過貴妃者而陛下又欲依違以成其過陛下將何以托貴妃于天下哉由元子而觀則不慈由貴妃而觀則不智無言可者願早定大計冊定冠婚諸典次第舉行使天下以元子之安為貴妃功豈不並受其福享令名于無窮哉疏奏帝及貴妃怒甚旨一日三四擬禍且不測大學士趙志舉等力救且言自帝即位未嘗殺諫臣帝乃焚其疏忍而不發再踰月憂危竊議事起遂永戍雷州長子鼎遇再伏闕請代不許士衡既卒巡按御史田生金援前恩例請開士衡戍籍釋玉衡生還亦不許光宗立起南京刑部主事以老辭疏陳親賢遠奸十事優詔答之尋命以太常少卿致仕卒于家次子維城萬曆末進士除海鹽知縣天啓中入為禮部主事坐累謫上林苑典簿莊烈帝既逐魏忠賢其私養甲士萬人橫行都下維城請更設忠賢散遣其黨恤錄楊廷萬燦等召還四方被抑諸臣且曰昔逆瑾既誅凡瑾所創新制悉行釐革今忠賢遺亂舊章甚于逆瑾當速詔六卿盡行改正帝嘉納之累官福寧兵備副使罷歸崇禎末張獻忠陷黃州被執不屈死



王德完字子醇廣安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庶吉士  
改兵科給事中十九年署科事時李成梁久鎮遼東  
其子如松復鎮山西德完以兵權太盛乞稍裁損帝  
不從然如松旋解鎮俄勅總兵官浙江侯繼高福建  
劉大勳不職大勳坐罷先是西陲失事廷臣爭陳邊  
計德完言諸邊歲糜數百萬而士氣日衰戎倂日廢  
者以三盡未除二策未審也何謂三盡一曰欺邊吏  
周上也二曰拘市賞增額也三曰虛邊防鮮實也何  
謂二策有目前之策有經久之策謹守警盟苟免搏  
噬此計在日前大修戰具令賊不敢窺邊則百年可  
保無事此計在經久乃今經略鄭洛主款而巡撫葉  
夢熊又言戰邊臣不協安望成功帝然之勅二臣同  
心匡濟繫國公沐昌祚驕蹇不法德完劾之遂褫其  
冠服石星初為本兵德完上十議杜學求以公邊權  
辨真才以羅象傑禁措剋以飽健兒重事權以任將  
帥嚴禁例以杜媚戎寬文法以作敵愾奮精神以起  
晏安修實政以省繁文假便宜以重專閫扶功罪以  
嚴誅賞帝納其言又以山西巡撫朱孟震甘肅巡撫  
賈待問宣府巡撫郭四維非邊才請令孟震與湖廣  
李植待問與陝西葉夢熊易任而調四維他官於是

孟震待問四維並賜罷而繼所勅通政使杜其驕保  
定巡撫宋任山乘巡撫宋應昌皆得留大理少卿楊  
四知先為御史甚貪譎德完盡悉其罪并及木僕少  
卿趙卿二人卒引去初廣東瓊州賊李茂陳德已就  
撫遊擊沈茂索珠不獲誣二人反捕殺之其黨二千  
餘人遂叛出海總督劉總文令總兵官李棟往討棟  
至不見賊大殺平民報首功總文遂以瓊崖蕩平奏  
錄叙有差至是德完發其事時棟已罷總文已遷戶  
部侍郎遂並得罪德完署事甫半歲章數十上率閩  
軍國大計時諭壯之明年陳州衛軍要餉而謀德完  
言紀綱不振士卒守法者乏食後危者獲金太賄倒  
持何以震肅天下請梟其渠數十人從之累遷戶科  
都給事中二十二年上籌邊餉議言諸邊歲例弘  
治正德間四十三萬而止至嘉靖則二百七十餘萬  
矣在今日則三百八十餘萬矣地不加闢而餉日益  
增何以善其後蓋祖宗朝寓兵于屯且耕且守故餉  
不待給而足自屯田法壞經界湮沒戎馬財賦遂分  
兩途而兵餉日絀矣祖宗朝中鹽于邊納粟于倉有  
飛挽之利無轉輸之勞自納銀之策行金錢輸入亦  
庫藏遠塞仰給于京師而軍儲益匱矣今欲復兩者



之舊其勢誠難惟力行節儉足以補救蓋耗盡之弊外易剝而內難除一有乾沒動至數十萬願陛下宸衷獨斷嚴核內府諸庫存其常用而汰其不急勿類外溢征勿無名苛取則一舉手間所省已無算又加意屯田鹽法簡擢賢能久任而責其成外開其源而內節其流庶幾國用可無乏也時弗能用河南大饑礦盜起奉行賑恤平糶二事時再議日本封貢德先言倭欲無厭封則必貢貢則必市是沈惟敬誤經略經略誤總督總督誤本兵本兵誤朝廷也後果如其言德完亦以疾歸二十八年起任工科極陳四川採木榷稅及播州用兵之患又言三殿未營不宜復興玄殿龍舟之役皆不報已劾湖廣稅使陳奉欺君盜國虐士殃民四大罪未得命復再疏極論謂奉必激變已奉果為楚人所攻僅以身免尋因禱雨言致早有不雨殫災有術今出虎兕以噬羣黎縱盜賊而吞赤子幽憤沉結叩訴無從故兩澤緣天怒而屯蟻騰用人妖而出願盡撤礦稅之使釋遠繫之臣省愆贖過用殫災變不報四川奸人韓應龍奏榷成都龍安諸府茶鹽採重慶馬湖名木德完抗章力諫尋向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以忤稅使被逮德完稱二

人賢請釋還任山東稅使陳墉擅用河工築進獻畿輔稅使王虎往寶坻魚葦課至四萬金又稅舟船間架德完力斥其罪皆不報已極陳國計匱乏言近歲寧夏用兵為費百八十餘萬朝鮮之役則七百八十餘萬播州之役則二百餘萬今皇長子及諸皇子冊封冠婚乃至九百三十四萬而袍服之費復二百七十餘萬冗費如此國胡以支臣今請以六事獻一城織造二止營建三亟完殿工四停買珠寶五慎重採辦六大發內帑語極切至帝亦不省時鄭妃有威寵中外競言皇后多疾后崩則妃即正位中宮其子為太子舉朝憂之其年十月德完抗言天子與后猶天之與地陽之與陰天不交地則乾坤毀陽不交陰則生物息今道路喧傳咸謂中宮使使僅得數人伊鬱致疾陷危弗自保臣不勝驚疑宮禁嚴祕虛實未審臣即愚昧決知其不然茅壘諫之官得風聞言事果中宮不得于陛下以致疾與則子于父母之怒當號泣幾諫果陛下春過中宮有加無替與則子于父母之謗當昭雪辨明銜是兩端皆難緘默敢效漢臣袁盎却坐之義陳其愚誠疏入帝震怒立下詔徵考訊尚書李戴御史周盤等連疏論赦忤旨切責御史奪



俸有差大學士沈一貫亦力疾革奏為德完解帝意不釋旋廷杖百除其名優傳諭廷臣諸臣為皇長子耶柳為德完耶如為皇長子慎無噴擾必欲為德完則再遷冊立一歲廷臣乃不復言然帝自是懼外廷論議春禮中宮始終無間矣光宗立召為太常少卿俄擢左僉都御史天啓元年京師獲間諜詞連司禮中官盧受德完言受既叢殺不可復置左右請出之南京時兩更大赦刑部重囚猶多至八百有奇德完請因熟審破格矜原楊錫李如楨以喪師論死德完請酌公論或遠戍立功或即時正辟因薦順天府丞邵輔忠通政叅議吳殿邦以兩人嘗力攻李三才也疏出廷臣頗駭此得旨果釋錫等于是朝論益詳給事中魏大中再疏論之德完亦力辨帝為詰責大中事乃已德完尋進戶部右侍郎給事中朱欽相倪思輝言事獲罪疏救之明年遷左陳裕國數事尋卒官初德完直聲震天下晚節稍不振議者惜之楊天民字正甫山西太平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朝城知縣調繁諸城大水民饑亟發粟賑救復煮糜哺之病則與善藥以救諸城獨無道瑾是時承平久山谷民有終身不識城市者聞天民賢一日相率入縣

將古衣冠瞻觀而去北內召夷民泣送數百里兼總撰禮科給事中時方纂修國史與御史牛應元交章請復建文年號從之志府鎮國將軍常浚常瀛袁緣進封郡王天民抗疏論駁不聽二十七年秋道山崩下成為池山南湧大小山五天民言平地成山惟唐岳拱間有之而唐遼易為周今虎狼之使吞噬無窮拘鼠之徒攘效難厭不市而征稅無礦而輸銀甚且毀虛發塚籍人貲產非法行刑自大吏至守令每被誣逐于是郡邑之不肖者反助虐交權藉潤私橐而嗷嗷之衆益無所歸命人人懷樂禍之心在在有土崩之勢天心仁愛亟示譴告陛下尚不覺悟翻然與天下更始哉不報文選郎中梅守峻素貪黷將將權太常少卿天民劾罷之先是河套莊丁諸酋貢馬互市塞上絕警延綏總兵官趙夢麟偵其無備潛師襲之以大捷聞諸將及督撫李汝王見賓等咸進秩予廕賊怒大舉入寇縱掠葭州神木間軍民死者萬計汝等懼罪又妄以捷奏至是天民再疏論之于是奪見賓職夢麟戍邊汝亦被譴天民尋進右給事中明年二月以冊立久稽率同列懇請至七月復上言臣等三月奉詔封長子冊立冠婚俟移居後以次舉行



今又通夏而秋矣兩宮告竣萬壽屆期願及時錄吉  
成大禮俱不報無何貴妃弟鄭國恭疏請皇長子先  
冠婚後冊立天民等抗疏斥其非國恭懼謂此實都  
指揮李承恩所為以害臣者乞與並訊帝乃奪承恩  
俸置國恭不問時順天及湖廣鄉試文多用二氏語  
天民請罪考官楊道賓顧天竣等疏留中二十九年  
五月天民僂借六科諸臣上言太子者國之大本家  
之冢嗣樹本欲固自早正位疏始付嗣欲繁自早諧  
仇僂始今皇長子年已二十矣乃明旨雖頒未嘗一  
踐間有別諭又以珠寶未完為詞是上之意蓋不可  
知而下之情益不敢信矣夫上不可知則窺伺之者  
啓下不敢信則逢迎之弊生有窺伺則有陵逼有逢  
迎則有黨附古來如此而致禍亂者不可悉數蓋嫌  
疑之際不必君父果有別圖始足貽患即當機少斷  
反汗靡常遂基國家無窮之禍陛下奈何不早計而  
預定哉疏奏帝大怒誦天民及王士昌雜職餘奪俸  
一年以士昌亦給事禮科也時御史周盤等亦公疏  
請奪俸如之天民得貴州永從典史至九月帝迫廷  
議始立東宮而天民等卒抑不召天民幽憤卒天啓  
中贈光祿少卿初天民去諸城民為立祠其後喪喪

不職父老率聚天祠下其得民心如此  
論曰國本一紊神宗既牽于私溺反覆游移而柄國  
元臣又並觀望依違以成其過乃至中外叢疑盈廷  
抗論搆成一叶疏詬詈之局而莫之解幸而宗祏有  
望前星無恙亦未必非諸臣叫闕排闥之力有以挽  
繫于幾微也然自是宮庭叢隙門戶角爭國家莫大  
之憂無窮之患皆胎于此矣嗚乎儲副所關抑何如  
其重哉



明史卷三百三十八

列傳一百八十九

于孔兼陳泰來顧允成張納 諱一各

薛敷教弟敷政安希范孫弘濟

丁元薦 劉元珍龐時雍

于孔兼字元時金壇人萬曆八年進士授九江推官入為禮部主事孤立不與俗偶再遷儀制郎中二十年疏言都御史吳時來晚節不終不當謚忠恪因請謚先臣楊爵陳瓚孟秋時王家屏當國尚書李長春咨之家屏曰郎中議是乃奪時來謚而謚爵忠介未幾家屏以爭冊立求去孔兼上言陛下拘內廢之懼而搖主卷之器逐敢諫之臣天下萬世不識謂陛下如主中生廢而晉國亂楊廣立而隋祚亡古人覆轍後代永鑒且貴妃一時之狐媚難能惑主而陛下他年色愛既弛必興怨艾奈何不納輔臣之言反重諫官之罰且移怒吏部削籍三人夫萬國欽獲罪于中時行饒仲獲罪于王錫爵非獲罪于陛下也輔臣于數千里外能遙制朝權若此毋乃陛下以此示恩欲其後來共成他圖耶自陛下有近日之舉而善類寒心邪臣鼓掌將來違君必巧預教無期中生楊廣再見于今此宗廟之不利非直臣等之憂也帝得疏怒

甚已竟留中明華正月有詔封三王孔兼與員外郎陳泰來合疏爭曰立嫡之訓自古有之然歷考祖宗以來未有虛東宮之位以侯嫡子者也侍中宮產子必宮闈之中有鐘鼓之樂若文王之于后妃而後姦斯之慶可望此陛下當自知之也昔陛下正位東宮年甫六歲此時仁聖皇太后方在盛年先皇帝曾不少待以誤宗社大計陛下豈不在省記中乎地別則嫌生禮殊則分定願收還新諭建儲封王一時並舉宗社幸甚未報孔兼又言陛下堅持待嫡之說既疑群臣謗訕又謂朝綱倒持遂欲坐諫者以無禮于君之罪夫謂元子當立不容緩者君子也此有禮于君者王如堅諸人是也謂並封可行違上意者小人也此無禮于君者許夢熊一人是也今欲以無禮之罪而加之有禮于其君者何以服人心昭國法臣又惟平盡之謗謄于克母承乾之誅成于偏愛自古亂臣未有不窺人君之隙而違迎以遂其奸者蓋至後日而追尋禍始錫爵之兩諭並擬其負國悞君大矣既不能轉移君心決計于初遂乃以杜門求去為計夫前無失策一去可以成名失而後事爭而不得難去不足塞責矣人謂錫爵言無不盡特若陛下聽斷之



不行臣則云陞等悔心已萌特憂錫爵感字之未至若姑云徐徐坐視君父之過舉錫爵縱不為宗社計獨不為身名計乎會廷臣多諫者其事竟寢亡何考功部趙南星生京察削籍孔兼恭來各疏救帝積前怒誦孔兼安吉判官恭來饒平典史孔兼投煤歸家居二十年杜門讀書矩矱整肅鄉人稱之無間言恭來字伯符平湖人年十九舉萬曆五年進士授順天教授進國子博士雅矜節概不隨俗浮沉見執政與言路相水火上書規之執政不憚坐是五年不調南京禮部郎中馬應圖恭來同邑又同年生也十三年上疏譏切執政又力詆給事中蔣世臣御史龔懋賢蔡系周孫愈賢吳定而盛稱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李植諸人忤旨謫大同典史諸給事王致祥御史柴祥等希執政意復連章劾應圖且言恭來為黜定奏革帝以應圖既貶已之然恭來卒引疾歸久之起補禮部主事進員外郎疏請建儲不報既謫官過家踰年遂卒年三十六天啓中二人俱贈光祿少卿于氏為金壇望族孔兼祖湛戶部侍郎兄文熙今年進士大名兵備副使再從弟仕廉南京戶部侍郎有清操從于王立

王立字仲甫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二十年七月疏陳時政闕失言天下治亂本于君身今陛下志在閭閻不恤國事寵幸貴妃宴逸無度恣行威怒鞭笞群下不數年間宮人奄監無辜死者殆及千人四方聞之莫不憤歎夫人懷必死之心無更生之望而使處肘腋閭閻之間倘因利乘便以甘心于一逞可不寒心田義本一奸監陛下喜其便辟寵信不疑使得乘威負勢恣貪暴以壞亂國家邇者奏牘或下或留推舉或用或否道路籍籍咸謂義本弄其間蓋義以陛下為城社而外庭之儉邪又以義為城社黨合謀連其禍難量且陛下惑于嬖倖而數年以來問安視膳郊廟朝講一切不行至邊烽四起禍亂成形猶不足以動憂危之情奪晏安之習是君身之不修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夫高皇帝以櫛風沐雨之天下傳之列聖以迄今日而陛下視若敝屣曾不顧惜何以慰宗廟之靈小民家有老母猶且藉予為安今宮庭震驚而陛下若罔聞何以解兩宮之憂深拱禁中開雲縲之隙致邪孽侵權而陛下未察其奸何以杜旁落之漸萬國欽華未嘗忤主而終于禁錮何以勵骨鯁之臣上下隔越國議軍機無由奏



斷而陛下稱制乎今終不出閭閻之間何以盡大臣之謀忠良國之寶也余忠良多擯邪佞得容何以作群臣之氣遠近之民皆疑至尊日求般樂不顧百姓之塗炭無若保赤子之義何以繫天下之心陛下誠反覆思之則禍之所萌亂之所召較然可知必不能外陛下一身而別求救亂之術矣因力言李如松麻責不可為大將鄭洛不當再起石星不堪為本兵既入不報尋進即中謝病歸久之起故官三十一年妖書事起小人藉以傾邪正域王立獨左右之會有言醫人沈令譽實為妖書者搜其篋得王立與吏部郎中王士騏書中及其起官事帝方下吏部按問而王立遽疏辨帝怒視其官已部臣為王立解請調之南京不許遂廢于家時顧憲成輩講學東林書院王立與之游頗訾及時政而王立性故倜儻好事一時海內建言廢錮諸臣咸以東林為歸王立益相與通其聲氣即朝中貴要亦有聞而嚮附之者由是東林之名甚盛其後攻東林者必首王立率謂其遙制朝權而王立黨亦數有推荐三十七年稍起光祿遂辭不赴言者猶訕訕不已御史馬孟禎抗章直之帝時倦勤皆不省也又明年以光祿少卿召終不出天啓初

錄先朝罪譴諸案而王立已前卒詔贈尚寶卿顧允成字季時無錫人性耿介自厲名節舉萬曆十一年會試十四年始赴廷對灑灑數千言語極切直有曰陛下以鄭妃勤于奉侍冊為皇貴妃廷臣不勝私憂過計請立東宮進封王恭妃非報罷則峻逐之夫貴妃之勤于奉侍私也太乎天下本忠言國之福奈何以私廢公或不幸貴妃以愛憎弄威福于其內其戚屬竊而張之于外左右小人又竊而張之內外之間害何可勝言哉又言頃張居正固上行私陛下以為不足信而付之二三匪人不知懲居正之專而公布之則可若轉而付之群小臣恐居正之專尚與陛下二此屬之專遂與陛下二則易間一難圖也執政見之駭且恚置之末第會南畿督學御史德清房寰連疏劾都御史海瑞允成不勝憤偕同年生彭遵古諸壽賢抗疏劾之略言寰見寰疏詆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姍笑罵詈無所不至陛下既留瑞供職寰乃再疏必欲去之不意世乃有奸賢醜正不復知人間羞耻事如寰者臣等自幼讀書即知慕瑞以為當代偉人寰肆貪汙聞瑞之風宜愧且死反敢造言誣毀我且天下家為寰甚易為瑞甚難寰身享厚實



反笑瑞之迂拙。瑞等之所以痛心也。因疏其欺罔七罪。且曰。寰謂生徒有如瑞者。必將加之撲扶。視其衣冠。是陛下方顯瑞以風勵天下。而寰乃故毀之以逆折天下正直之氣。將驅南國諸生。使盡學寰而入于邪。佞貪險之域。臣等有裂冠毀裳而去耳。必不與之並立于朝也。始寰疏出朝野多切齒。而政府有庇之者。但謂旨譙讓。至是得允成疏。謂寰已切讓朝廷。是非自明。不當出位妄奏。為奪三人冠帶。還家省愆。且令九卿約束辦事。進士毋妄言時政。南京太僕卿沈思孝上言。二三年來。今日以建言防人之口。明日以越職加人之罪。且移牒諸司約禁。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制束之。夫禁其作奸犯科可也。而反禁其讜言直諫。教其砥行立節可也。而反教以緘默取容。此風一開。流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而庶官又不當言。大臣持祿養交。不言矣。而小臣又不許言。萬一權奸擅朝。傾危宗社。陛下安從聞之。臣歷稽故事。先朝練綱節智。孫鑿張璠。並以書生建言。當時未聞以為罪也。獨奈何于允成等。錮之耶。疏入。忤旨。被責三人。遂廢寰。復疏。致罪。及思孝言。臣為善二十年。曲謹木彊。無不神瑞。獨崇說飾。虛則不屑為。其言絕

狂誕。竟得優容。寰自是獲罪。清議出為江西副使。吏科都給事中張鼎思劾其奸貪。寰亦忤旨。思請奪事。諸給事中不平。連章攻寰。寰與鼎思並請。寰遂不復振。十六年。南京御史陳邦科請錄用允成等。不許。巡按御史荊州土再言之。詔許。以教授用允成。歷任南康。保定。入為國子博士。遷禮部主事。三王並封制。下偕同官張納。陞工部主事。岳元聲合疏諫。曰。冊立大典。年未無敢再請者。以奉二十一年奉行之明詔。茲既屆期。群臣無不引領。而元輔王錫爵星駕趨朝。一見禮部尚書羅萬化儀制。即于孔兼印戒之。弗言。慨然獨任。臣等竇喜。且慰不意。陛下出禁中。密札寬付錫爵私邸。而三王並封之議。遂成。即次輔趙志舉張位。亦不預聞。夫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元子封王。祖宗以來。未有此理。錫爵安得專之。而陛下安得創之。當是時。光祿丞朱維宗給事中。王如堅疏。先入帝震怒。成極違維。宗同官徐杰。王學曾。繼之斥為民。及是諫者。並眾。帝知不可。盡斥。但報以遵昔行。已而竟復未幾。吏部尚書孫鑿等。以格違事。被責。允成謂內閣張位。實為之上。疏力致。位因反錫爵。納陞亦抗。帝極論。弄侵。附執。致帝怒。請允成。允成州判官。納陞鄧州



判官各予假歸。不復出納陞字以登宜與人。年十六從主畿講學。舉萬曆十七年進士。由刑部主事改禮部。生平敦風節。務為慈和。邑有利害。輒請于有司而罷行。馬允成與兄憲成修復楊時東林書院。偕同志講學。其中納陞與馬納陞又與同邑史孟麟吳正志為麗澤大會。東南人士爭赴之。與允成等同以部曹爭三王並封。又爭拾遺事者。有戶部主事濂人賈叢。由萬曆二十年進士。亦貶曹州判官。投劾歸。卒。天啓中。贈允成納陞光祿少卿。叢尚寶丞。壽賢字廷之。崑山人。既釋褐。即上疏曰。古人十五入學。四十始仕。其間教行誼。案實學。加二十五年之功。是以道明德立。而事業光顯者也。自科舉制興。士以佔嗶為務。志行不立。汨于利祿。不知身心違問。道德即或監尺寸于天下。安足貴哉。臣生十年習舉業。今三十有七矣。父兄師友之所教。不過記誦詞章。故自得第後。日夕皇皇。惟不能報稱。是懼竊自念。無負明時。惟在于學。欲志乎學。惟在于退。乞放臣歸田。畢十年之功。然後從政。庶足展效于將來。章下。所司寢不奏。既斥歸。久之。起南陽。教授。入為國子助教。擢禮部主事。咸里中貴有所干請。輒拒。遂曰。此輩豈可與作緣。遂疾。請告歸。

授徒自給。從游者日衆。後築室吳之華山。號述周易。未畢而卒。連古麻城進士。終光祿少卿。薛敷。教字以身武。進人副使。應旂孫也。為諸生友。同郡顧憲成。允成用風節相期許。及舉萬曆十七年進士。與高攀龍同出趙南星之門。益以名教自任。會南京御史王藩。臣疏劾巡撫周繼。不具揭。都察院為其長。取定向所劾。左都御史吳時來。因請中飭憲規藩。臣坐停俸。敷教上言。時來墮過言。路人狼噬。而二三輔臣。曲學險詖。又故絕庶。宋以崇九列體貌。而塞主上之聰明。宜嚴黨邪之禁。吏步兩都。臺長以清風。憲疏上大學士申時行等。疏言。故事。御史建白北京。即日投揭。臺長南京。則以三日藩。臣廢故事。而定向。劾之時。未請飭憲規。臣等量擬薄罰。俱未為過。必如敷教言。將令臣等盡抑大臣。而後可。耶。副都御史詹仰庇。劾敷教煽惑人心。淆亂國是。詔敷教歸省。過三年。以敷職用大學士許國。以敷教其門生。而疏語侵已。允憤。疏請罷斥。因言。邇來建言成風。可以要名。可以躐秩。又可以掩過。故人競趨之。以為捷徑。此風既成。莫可收止。方今京師訛言東南。赤旱。臣未為憂。而獨此亟亟者。披其一時之災。此則世道之惑也。時來



亦乞休力故教及統伸帝尊慰留教教授建都  
 給事中陳與郊復何執政指上疏極詆建言諸臣士  
 論非之二十年夏起教教鳳翔教授旋遷國子助教  
 明年力爭三王並封又上書王錫爵言中言有出而  
 始重則仁聖之心不安後官有出而終輕則慈聖之  
 體亦屈錫爵無以難尋以救南星誦先州學正者毋  
 解遂不復出教教視身履苦垢衣糲食終身未嘗交  
 人饋家居二十年力持清議鄉人欲為非義憚不敢  
 發即大吏有舉動多用教教言而止後與憲成兄弟  
 及攀龍講學東林書院嘗作真正銘曰學尚乎真真  
 則可久學尚乎正正則可守真而不正所見皆苟正  
 而不真終非己有卒贈尚寶司丞弟教政舉進士為  
 御史天啓初巡按四川值奢崇明反圍成都教政與  
 率將吏晝夜登陴守禦城賴以全教教孫家崇禎四  
 年進士歷開封知府以志節稱  
 安希范字小范蕪錫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行人遷  
 禮部主事以便養母改南京吏部二十一年行人高  
 攀龍爭趙用賢不當去國與鄭材楊應宿相軒攀龍獨  
 揭陽典史御史吳弘濟爭之亦被黜希范上疏曰伏  
 睹近年以來正直之臣不安于位敢言之者削跡于

朝趙南星孟化鯉為選郎東公持正乃次。屏黜趙  
 用賢天下皆知其節概止以吳鎮璧子一疏而歸使  
 楊應宿鄭材得窺意指交章攻擊至如孫鑑之清修  
 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禎之孤介廉方並朝廷  
 之儀表鑑世達先後去國禎亦堅懷去志天下共惜  
 諸臣之不用而疑間臣之媚嫉不使竟其用也近見  
 高攀龍一疏正直和平此陛下之忠臣亦輔臣之諄  
 友陛下必當霽威以從輔臣必當回心以聽至如應  
 宿辨疏黨邪害正塗向喪心癩狗孽狐無後人理明  
 者下部科劾議未嘗不是攀龍非應宿及奉處分之  
 詔則應宿僅從薄責攀龍反竄炎荒由是公論愈忿  
 不能無責于輔臣矣夫輔臣之職在進賢退不肖今  
 賢者以異己而斥之不肖者以媚己而庇之塞眾正  
 之路開群枉之門誤國不忠無甚于此乃輔臣自文  
 動云宸斷不知既受心腹之託安辭苦舌之爭願坐  
 視君父之過舉獨遠補衮其謂之何苟俟降斥之後  
 陽為中救以愚天下之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肝  
 矣吳弘濟辨別君子小人較若蒼素乃與攀龍相繼  
 得罪臣之所惜者實乃不為二臣正恐君子皆退小人  
 皆進誰為受其禍者乞陛下立斥應宿及為小人



媚灶之戒復攀龍弘濟官以獎忠良并嚴閣臣王錫爵無挾私植黨擊視正人則相業光而聖德亦光矣時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召主事孫繼有方以劾錫爵被譴希范疏入帝怒責其朋奸亂政將遠治既而怒稍解斥為民希范為人恬靜簡易與攀龍及顧憲成允成劉元珍同邑友善後憲成策為東林講學之會希范預焉憲宗嗣位將起官而希范平贈光祿少卿弘濟字春陽秀水人希范同年進士由蒲圻知縣擢御史劾福建巡撫司汝濟寄誦事故相張居正大

弘濟論救又遭貶黜一何甚也自趙南星公考察錫爵舍怨積忿故南星一掛彈章而斥于孔兼薛敷教張納陞等一伸救而斥孟化鯉等一推張棟而斥李世達孫繼又相繼罷去矣今日固其餘怒耳怒心橫生觸事輒發又安知是非公論耶繼有疏曰高攀龍楊應宿邪正判然矣乃倒置是非同譴異誦吳弘濟救攀龍則黜黃紀賢吳文梓救弘濟則罰鄭材傾善類而黜罰不加不謂之外不可得也今所指為攀龍罪者以攀龍謂陛下不親一事批荅盡出輔臣然疏內初無此語何以服攀龍之心哉臣本輔臣所舉士安敢糾彈獨見其柄國以來伐異黨同奸使惡直臣是以不能為之諱然此猶小者耳本兵經畧安危所係乃以匪人石星宋應昌任之輔臣常東臣亦言二人短而不為陛下一更置何其果于容奸也與一召疏並上帝怒曰近罪高攀龍出朕獨斷小臣無狀乃抵誣聞臣朋奸黨惡不可不罪其除一召名詞繼有極違雜職給事中葉繼美疏救二臣及希范帝益怒并除繼有名遣官逮希范一召奪繼美俸一年錫爵力救詔免諸人遂廢于家後繼有官終知府丁元薦字長儒長興人父應詔進士汝而事元薦



舉萬曆十四年進士請告歸家居八年。選為中書舍人。甫期月上封事。萬言極陳時弊。謂今日事勢可寒心者三。饑民思亂也。武備積弛也。日本封貢也。可浩歎者七。征斂苛急也。賞罰不明也。忠賢廢黜也。輔臣嫫婁也。議論滋多也。士習敗壞也。復功恤志未併也。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二。則紀綱人心也。其所言輔臣。若斥首輔王錫爵。元薦。座主也。二十七年。京察元薦時。家居坐浮疎論。調閱十有二年。起廣東按察司。經歷。後禮部主事。甫抵官。值京察。事峻尚書孫丕揚。力清邪黨。反為其黨所攻。副都御史許弘綱。故與丕揚共掌察。見群小日橫。累疏請竣察典。亦若以丕揚為過者。群小藉其言。攻丕揚益力。是時察院猶未下人情。捏杞慮事中。變然無敢言者。元薦乃上言。弘綱持議不宜前却。并盡發諸奸隱狀。黨人惡之。交章論劾。無虛日。元薦復再疏。辨晰竟不安其身。而去其後。邪黨愈熾。正人屏斥。殆盡。至有以六經亂天下語入鄉試策問者。元薦家居。不勝憤。復馳疏闕下。爭國是。極詆亂政之叛。高皇帝。邪說之叛。孔子者。疏雖不報。而群小益惡之。四十五年。京察。遂復以不謹。削籍。天啓初。大起遺佚。元薦格于例。獨不與。年廷臣

交訟其寃。起刑部。簡較。歷尚書。少卿。期滿。執事大變。復削其籍。元薦初學于許孚遠。已從顧憲成。游為人慷慨。負氣毅然。以名教為己任。遇事奮前。不計利害。屢起屢墮。無少挫。難以身為天下質的不顧也。通籍四十年前。後服官。不滿一載。居鄉。自守介特。全郡沈澹。召入閣。慕其名。邀之一見。謝不往。嘗遇高攀龍。所適給事中。魏大中。至攀龍請與交。歡辭曰。吾老矣。不能涉嫌。要津。遽鼓楫而返。其素樸如此。身無言責。素好言天下事故。為世所指目。然其生平大節亦足表見于天下云。

劉元珍字伯先。蕪錫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初授南京禮部主事。進郎中。親老歸養。起南京職方時。營軍盡羸弱。且脫伍。而歲餉破。胃滋甚。元珍悉釐汰。歲省二萬有奇。三十三年。京察吏部左侍郎楊時喬。左都御史溫統。力持公議。凡言路附虎政府者。盡黜之。先是給事中錢夢昇。以論妖書。楚王事。稱帝。指帝欲留之。因有詔。盡留給事。御史之被斥者。且格察院不下。人心憤駭。莫敢爭。元珍方以服闋。需次。乃抗疏言。夢昇初推年例。妄奏求容。已掛察典。未幾建議。壅斷如市。士林不齒。迨兩蒙留。用滋被殊恩。因感聖恩。



猜疑部院弄考察全疏亦中格矣蓋疏奏請察時諸  
留用矣朝野駭歎會謂夢舉之黨陰謀巨測異時諸  
僥倖之門必自此啓大可慮也然使政本有人邪謀  
亦安得逞乃沈一貫自秉政以來此睡愈人叢聚奸  
慝假至尊之權以售私竊朝廷之恩以市德使夫守  
法者不聊席其者無忌二百年鉅典一旦決裂而陛  
下顧獨任其咎罔上不忠孰大于是近見夢舉疏每  
以黨人名從古小人未有不以朋黨之說先空善類  
者所聞治亂安危之機非細故也疏奏留中一貫亟  
自辨乞明示獨斷之意以釋群疑而夢舉亦指元珍  
為溫純鷹犬疏皆不報未幾勅諭廷臣以留用言官  
之故朕元珍一秩調邊方一貫及科道侯慶遠葉永  
盛等論救不從時員外賀燦然南京御史朱吾弼相  
繼論察典而主事龐時雍則直攻一貫數一貫欺罔  
者十誤國者十且曰一貫之富貴日崇陛下之社稷  
日壞問國之亂萌朝之疵政則曰上為政我不知也  
不則曰吾謀不用也曰吾逆知其無補不若從容以  
圖之也同妾婦之順從效閹寺之曲謹真孔子所謂  
鄙夫孟子所謂民賊不可一日在位者乃猶欲觀望  
以保身名使議其後者但欲多予陛下不忠之大

者哉頃南郊雷震正當一貫奏請頒行疏之時意  
者天厭其奸以警悟陛下俾早除讒惡乎帝得疏怒  
命并元珍燦然取三秩調極邊頃之慶遠及御史李  
楠等復申救帝益怒奪其俸而謫元珍等極邊雜職  
俄御史周家棟指陳時政語過激帝遷怒元珍等皆  
除其名而察疏亦下諸被留者亦自免去察典始得  
竣終元珍之力也光宗即位起光祿少卿時邊藩既  
沒故贊畫主事劉國縉擁眾數萬入南四衛以招撫  
軍民為名且投牒督餉侍郎令發舟南濟兵科有左  
右之者議推為東路巡撫元珍上疏言國縉故邊人  
為李成梁義兒狼狽相倚成梁棄封疆國縉為之營  
免遂基禍本楊鶴李如柏喪師國縉甫為贊畫即奏  
任二人而欲坐杜松以達制此何意哉創議用邊人  
胥官帑二十萬金募土兵三萬曾不得一卒之用既  
被劾解官蹤跡謫秘乃忽擁數萬之眾欲問道登萊  
竄處內地萬一敵中間謀闖入其間何以備之疏下  
兵部兵部畏國縉黨盛弗覆也而巡撫之議亦遂中  
廢未幾元珍卒官初元珍罷歸講學東林書院又與  
錢一本為同善焉以表節義恤鰥寡為務嘗有知交  
雷路富民被誣陷大辟者暮投重賕疏元珍甚叱



去之徐憐其冤宥為前雪不令之知在廣義多類此  
父陞有學行高攀龍嘗受業焉後與同舉于鄉為績  
溪教諭元珍子明翰受業攀龍舉鄉試官內閣中書  
舍人時雅汶上人先元珍三年舉進士知丹徒縣歷  
戶兵二部主事既除名未及起用而卒  
論曰東林首爭國本並皆及輔臣言雖少元不謂之  
正馬可乎正矣非株納則優容已平特率則惡而既  
之東林於是成淵藪焉駢者固不惜其身之危以困  
而道愈重即名愈高故凡惡東林者皆其成東林者  
也東林之名成而天下事且去矣嗟乎時宰亦大謬  
矣哉

明史卷三三十九

列傳百九十九

陳登雲

吳達可子正志田太益

何爾健

李時華

翁憲祥弟愈祥

余懋孳

賀仲猷

陳登雲字從龍唐山人萬曆五年進士除鄆陵知縣  
縣有大猾號五龍者置之法躬度民田以三等定徭  
賦有罪者得墾田贖自是歲增百餘頃為置廬舍具  
牛種蓋招集流庸教之樹畜民業日蕃政最微授御  
史出按遼東疏陳安攘十策功令得敵首一予五十  
金然給發不時貧卒不能待則鬻之富人富人累級  
冒功坐濫案秩致邊防日壞登雲請速首功之賞以  
弭積弊時不能用十四年改巡山西歲大饑數條上  
荒政且請弛解池及五臺山禁令民得採鹽伐木易  
粟療饑並報可還朝會廷臣方爭建儲登雲謂議不  
早決由貴妃外家陰沮之也十六年六月遂因災異  
抗疏劾妃父鄭承憲言承憲藏禍懷奸窺覩儲貳日  
與貂璫往來綢繆杯酌且廣招山人術士蠲黃之流  
深相結納震陛下重懲科場有籍承憲妻每揚言事  
由已發用以恐喝劾貴胄鼓朝紳不但患安遭其虐  
焰即中宮與太后家亦謹避其鋒矣際初享國來長



自是故德所致而承憲每對人言以為成。立東宮之  
效干撓盛典蓄隱邪謀他日何所不至苟不震奮乾  
剛斷以大義難日避殿撤藥素服停刑恐天心未易  
格天變未可弭也疏入貴妃及承憲皆怒同列亦為  
登雲危帝竟留中不下久之疏論吏部尚書陸光祖  
又論四川提學副使馮時可前奔喪緩不當作學職  
時可坐改調俄論罷應天巡撫李汝順天巡撫王致  
祥未幾又論禮部侍郎韓世能尚書羅萬化南京太  
僕卿徐用檢疏雖不行朝右憚之時方考選科道登  
雲因疏言近歲言官壬午以前休于威則推剛為柔  
壬午以後昵于情則化直為佞其間豈無剛直之人  
而弗勝齟齬多不得安其身二十年来以剛直擢京  
卿者百止一二耳若乃背公植黨遂嗜乞憐如所謂  
七豺八狗者言路頓屈其羊馬夫臺諫為天下持足  
非而使人賤辱至此安望其抗顏直繩為國家鉏大  
奸穢巨蠹哉與其悞用而斥之不若慎于始進因條  
為數事以獻帝允行焉二十一年出按河南歲亦大  
饑至骨肉相食副使崔應麒見民爭啖澤中雁皮囊  
以示登雲登雲即進之于朝且力請極恤帝感動立  
遣寺丞鍾化民責帑金往民以獲濟登雲三為舉方

風裁峻厲以久次當擢京卿累復不下遂移疾歸尋  
卒  
吳達可字安節宜興人尚書儼從孫也舉萬曆五年  
進士歷知會稽上高壘城三縣並有聲十四年選授  
御史疏請勤學就經筵時與大臣臺諫而議政務報  
聞時值考選達可言張居正柄國務取熟悞柔媚者  
列之臺省由是天子耳目之官盡為執政私人今日  
揀選之法既取其才撤充宜以清貞節操觀其品以  
忠誠勿欺觀其心帝稱善下所司行之二十七年大  
學士趙志舉久疾乞休未得指達可力言志舉衰庸  
宜罷帝竟不從明年正月請因始和布令舉皇長子  
冊立冠婚簡輔臣補臺諫撤礦稅中使不報視鹽長  
蘆會歲稅繪上饑民十四圍力請賑貸稅使馬堂張  
畢惑奸人言議加鹽稅奸商高志學妄稱嘉靖中大  
同用兵貸其費三萬六千金請于鹽課補給戶部已  
許之達可皆抗爭事得已改按江西稅使潘相毀輔  
國將軍謀地折其肢又與庶宗宗達同收繫誣以劫  
課而劫知縣李鴻主使帝入相言切責謀地等奪鴻  
官達可言宗人無故受刑人重之以詰責將天潢人  
人自危鴻無辜不當以讒言然願亟正刑非後鴻官



同官湯北京亦極論相罪且言遼東高淮陝西梁采  
山東陳增廣東李鳳雲南楊榮皆元惡為害不可  
一日錫符弗聽相又請開廣信銅塘山採取大木鑿  
泰和姚姚山石膏達可復極陳不可會內閣沈一貫  
等亦言之乃寢還掌河南道事佐溫純計宗官熱陟  
惟允尋陳新政要機規切元輔一貫甚至疏留了以  
久次擢太僕少卿再遷南京太僕卿數條奏便宜為  
政為飾召改光祿進通政使鎮撫史晉以罪罷去授  
封章誠朝貴達可封其疏而勅之晉尋得罪奏請正  
疏式屏護邪重致正懲奸究數事帝嘉納焉尋以被  
論乞休去卒贈右都御史子正志字之矩第萬曆十  
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甫拜官坐典給事中李春開  
爭是非請宜君典史家居垂二十年起歷光祿寺丞  
時嘗考選知縣黃一騰故出正志父達可門下正志  
頗為慈引為吏科陳治則所勅再補湖州推官終江  
西參事

時題其言毋喪除起補戶科二十八年十月疏言陛  
下受命之日久驕泰來之布列豺虎珍域善類死無  
所措靡不蓄怨含憤觀一旦有事願陛下場然警覺  
敬天地嚴祖宗毋輕信工母戕民命毋任奄人母縱  
羣小毋務暴刻毋甘急荒急改敗撤違治執用保祖  
宗無疆之業未幾極陳礦稅六害言內臣務為劫奪  
以應上求礦不必穴而稅不必商民間丘壠所陷皆  
礦也官吏農士皆入稅之人也公私騷然皆碑竭  
內所謂軍國正供反致缺損即令有司威以刀鋸祇  
足驅民而逃之亂耳此所謂斂巧必殲也陛下嘗以  
礦稅之役為裕國愛民然內庫日進不已未嘗少佐  
軍國之需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齒而莫以智計甘言  
掩天下之耳目其可得乎此所謂名偽必敗也財積  
而不用崇持隨之稅中不已至于揭竿違為奸雄睥  
睨之貴此時難家賦人予亦且蹙之履之而不可及  
矣此所謂賄聚必散也夫眾心不可傷也今天下上  
自督蠶下至耕夫販婦茹苦含辛槁學側目而無所  
控折者蓋已久矣一旦土崩勢成家為壘人為敵眾  
心奔僞而海內因以大潰此所謂慈撫必亂也國家  
全盛二百三十餘年也屬陽九而荷東征西討以來



快意上之蕩主心下之耗國殊二豎固而良醫走元  
氣索而人命傾此所謂禍邊必大也陛下稱奮自費  
沉迷不返以豪瑋奸弁為腹心以金錢珠玉為命脈  
樂石之言寢如充耳即令逢干剗心半獲逸鍊亦安  
能解其惑哉此所謂意迷難救也此六者今之大患  
臣畏死不言則豈陛下陛下拒鍊不納則危宗社願  
深察而力反之皆不報明年疏論廣稅監陳奉赦  
金事馮恩京忤旨切責時武昌民以應京被違羣聚  
鼓譟欲殺奉奉逃匿楚府以免大益因上言陛下驅  
率狼虎飛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利膺而吸髓重足而  
索息顧天天災訢地地赤禍山崩頽川川竭蒙自  
上聞憤由怨積陛下肝膽幽隱天下無智愚皆見之  
奈何欲塗民耳目以自解釋設曰權宜哉今楚木以  
奉故沉使者不返矣且欲甘心巡撫大臣矣甲朝使  
臣不敢入境偵獲急踰兩月矣方今四方觀聽惟在  
楚人臣意陛下必且殫然影慮立罷礦稅以靖四方  
奈何猶戀戀不能自割也夫天下至貴而珠玉金寶  
至賤也積珠玉金寶若泰山不可示天下尺寸地而  
失天下又何用珠玉金寶哉今四方萬姓見陛下過  
楚事而無變志也知禍必不解必且群起為變掠地

屠城稱兵飛檄而問群臣何以不清朝廷朝廷何以  
不顧民命此時欲倚京師為固則恐輦轂爰生欲藉  
四方為援則慮海宇咸叛即盡戮諸瑋以謝天下年  
有濟耶帝怒留中又明年累遷兵科都給事中時兩  
京缺尚書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撫三布  
按監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大益力請簡補亦不聽  
三十一年江西稅監潘相請勘合符牒免起郵傳登  
號巡按御史吳達可駁之不聽大益復守故事竟如  
相請先是內使王朝言近京採煤歲可獲銀五千乃  
董及西山諸處擅率京營選鋒劫掠立威煤戶失業  
洵洵朝懼遽以沮撓聞得旨遣逮於是短衣縶面之  
徒集訴都城輔臣沈一貫等急請罷朝且擬撫安勅  
諭以進未得命大益言國家大柄莫重于兵朝以內  
監權役禁軍請急誅之為無將之戒御史沈正隆給  
事楊應文白瑜亦疏諫帝俱不納試用中官陳永壽  
奏乃召朝還遼東稅監高淮擁精騎數百擅至都城  
大益言祖制人臣不得弄兵淮本掃除之役乃敢盜  
兵權包禍心非常誅帝亦不問明年八月極陳君德  
缺失言陛下志財利自私蔽之外絕不置意中外  
羣工因而泄泄君臣上下曾無一念及民空言相蒙



人怨天怒以故妖殺變異固不畢集乃至皇陵為發祥之祖而災孝陵為報業之祖而災長陵為奠陽之祖而亦災天亦顯我國家章章明矣臣觀十餘年來亂政亟行不可枚舉而病源止在貨利一念今聖諭補缺官矣釋繫囚矣然礦稅不撤而庫小猶恣橫閭閻猶裁削刑百工之展布實難而罪罟之羅織必衆缺官難補繫囚難釋曾何益哉臣故曰病源不去則修者皆虛也陛下中歲以來所以掩聰明之哲而甘陷貪惡暴亂之行者止為家計耳不知家之興者國必衰如夏桀墮于瑤臺商紂焚于寶玉雖厲啓戎於營夷桓靈絕統于私鬻德宗召難于墮林道君召禍于花石履繼相仍有似一丘之貉陛下邇來亂政不減六代之計一旦變生其何以托身于天下哉居月餘復以星變乞固根本設防禦罷礦稅帝皆不省又明年以久次添注太常少卿卒官大益性骨鯁守官無他營數進危言卒不被譴時人異焉

聚訟爾健上言自古治亂不一未有不由言路之重輕重言官所以重朝廷也乃有撫拾言者之短而反唇以相譏陰探主上之情而乘機以構陷言者未已辨者踵至辨者未已繼辨者又踵至衆言朋與無復定論徒使上心日指下心日競紀綱不立懲勸無憑所損於國是多矣請自今言官有見聞即行指奏被論者杜門待罪不得榮榮送罪以規倖免論人者亦毋肆行攻擊務求必勝如此則言路重議論者主權張矣帝是其言下之所司明年兩宮災帝下詔罪己而孟夏時享復遣官代爾健上言宗廟之際對越祖宗非可委之臣下乃詔令爾健官如故豈不褻越矣哉傳曰人窮則反本陛下頃于災熾熾烈時嘗默禱祖宗之靈冀其降祐曾幾何時復祖晏安之習而忘警悔之初心恐天地祖宗絕望于上百官萬民絕望于下禍將有不可勝言者因劾禮臣范謙引例遣代容悅不忠當斥跪入留中巡視西城揚州宣慰楊應龍遣使入都偵事捕真于法故鴻臚主簿張以述揚重貲營求後職為爾健所執以述寔亟以千金及白鹿進獻帝即納之爾健抗章暴其罪詔釋弗問尋疏劾趙志舉誤國陳東征方畧十事部皆議行出按



畿南四府歲大饑民有殺子而食者爾健以聞因列上竊租發粟平糶數事俱報可三十年出按遼東稅使高淮肆惡爾健至即極陳其害淮怒劾爾健侵擾且伏私人于路邀奪其封章爾健久不得報潛使人入閩偵察并其人箠而繫之無一還者爾健乃列淮爪牙宗希魯等罪藏馬障泥中馳使奏之得旨下希魯等吏劾淮等協心共事當是時遼地千餘里無不遭淮殘虐者始猶責兒鬻婦以應後不堪命則相與聚衆拒之淮恚誣以擄奪資金請旨勅捕軍民洵懼將逃之塞外賴爾健奏上奸人多伏辜人心始靖未幾淮入都奏事持重賄營求鎮守爾健抗言十不可狀疏不報事亦竟寢淮又遣人劫取獄囚廣招健兒置龍旗馬千四百匹縱其下徐虎等攻破鳳凰山城殺王承節家十一人又攻毀鎮江民李得井樓殺三人爾健彈治不能得最後繪圖以獻且言類禍在一方隱憂將及天下卒寢不行由帝利淮進奉故也爾健彊直敢任所在以風力稱為御史十四年擢大理右丞未幾卒子應瑞進士工部尚書

李時華字應坤貴陽人萬曆十年奉于鄉授重慶推官十九年徵授御史出視河漕數陳利病彈治不職

以風力聞礦稅害劇率同列上言自有礦稅以來中使激怒陛下逮捕郡邑有司置里居縉紳相繼不絕在此曹謂不激陛下之怒無以恐嚇諸臣在陛下謂不徇中涓之言無以廣集厚利是陛下明示百官以曲順中涓之心而滋萬姓之怨毒也乞盡釋囚繫諸臣及遣遠未至者而大惡如陳守則則窮治其罪守則賦私數十萬妄自謂天子門生偽稱詔旨遍括東南寶玩而罪止停俸何以洩江南北數百萬人之怨哉時給事中田大益亦論守則不報播州甯平指揮周原茂請開礦貴州時華抗疏極諫疏雖留中事亦竟寢入按廣東言所部去宗萬里法網常疎奸孽易起如條鞭已行仍用甲首所編盡入私案上下相蒙恬不為怪乞明旨中飭嚴職吏問違之條重監司連坐之法行之一年可省民間冗費二十萬從之稅監李鳳貪恣上疏盡暴其罪時鳳稱進獻方物用大舟六十而入尚方者止十之一時華上所籍數請帝稽驗并及鳳私蓄名姝交通外國狀帝亦不問照國公沐昌祚假稱公事自雲南遊粵地所過驛驛時華飛章劾奏降旨譴讓尋移按四川初播州既平分疆議起總督王象乾以遵義民羅學茂等熟知疆事招



致麾下與謀議學茂遂與其黨鮑守學等誘致水西  
宣慰安撫臣弟順臣以還侵地為名率部眾四百及  
水西氏七百餘家來歸疆臣怒勒兵追之且陳狀於  
時奉時華懼激變亟捕學茂等訊問併得其往復手  
札及先後兵併道臣徐仲任在應縣所下文牒邀勅  
仲任等生繫於是仲任應縣皆罷職學茂等論如法  
西陲以安積資進太僕少卿累遷本寺卿時廣東稅  
使李鳳得疾詔遣阮昇往代時華給事中郭尚賓余  
懋等交章諫不納時華尋以疾歸時用人惟重進  
士時華奮身荒徼以乙榜久任風憲教按大藩坐陟  
清卿皆用才能自致然不免為時所忌四十五年京  
察以拾遺奪官

從政事正印不奉使撫按必俟代至是部中多乞使  
自便按臣以遣代踰期率自解去而江西巡撫許弘  
綱以父憂徑歸廣西巡撫楊芳亦以憂乞免代憲祥  
極言非制于是弘綱取官芳亦被責時言者議內閣  
朱賡李廷機報被譴責憲祥上言二臣深犯物論勢  
不可復出陛下徒塞天下之口使在庭巷舌說佞成  
風甚非計也己劾雲南巡撫陳用賓兩廣總督戴耀  
升屢被彈射不堪再留並不報是時大僚多缺而侍  
御楊時喬楊道賓旬日間相繼物故於是吏禮二部  
堂官遂無一人兵部止一尚書養疴不出戶刑工三  
部暨都察院堂官俱以人言誣藉而通政使大理亦  
無見官憲祥言一時九卿俱曠甚傷國體因以補缺  
官起遺使教事為獻報聞累遷刑科都給事中吏部  
尚書孫丕揚副都御史許弘綱以考察多黜匪人為  
言路所攻相繼求去憲祥上言自古國家之禍多由  
朋黨激射黑白混淆其究小人勝而君子不勝至空  
人國今背公死黨之徒克塞朝右莫不召致浮薄影  
響附和馳騁賊之口汚誣毀榜使一時賢者直道難  
容相率引避國是如北可為寒心夫豈譽之生必有  
根柢窮其所自則所指目為某黨某派情偽昭然惟



聖明垂察時軍政拾遺疏為錦衣都督王之楨所撓  
久不下罪人陳用賓等已論死疏亦留中憲祥皆抗  
章論駁知縣滿朝薦李嗣善同知王邦才以忤稅使  
繫獄力請釋之會冬至停決因復請推緩刑德意宥  
累臣矜楚獄帝皆不報尋調吏科四十一年命輔臣  
葉向高與會試給事中曾六德以論救被察官坐殿  
旨皆從內出憲祥力諫中官黃勳趙祿李朝用胡賓  
等不法亦連疏彈劾是時國是淆亂廷臣爭植黨求  
勝惟憲祥一無附麗侃直自持時議甚賢之以久次  
權太常少卿居數年卒弟愈祥進士歷知鄒平會稽

清豐東鄉四縣清謹有善政終吏部主事

余懋孳字舜仲婺源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除浙江  
山陰知縣再舉卓異四十年冬擢禮科給事中首疏  
請發留中章奏舉杖卜釋繫囚微遣使俄因慈寧宮  
上壽又請釋滿朝薦王邦才下孔時三人葉向高獨  
柄國數請簡用輔臣不許懋孳因條列獨相之害以  
責向高向高復力請帝終不納明年五月帝以言官  
好搆擊致大臣悉杜門求去傳諭結責懋孳上言陛  
下責言路紛爭惜老成去國德意甚盛然臣謂羣下  
之相疑由詔令之不信陛下于章疏不曰朕嘗省覽

予而留中如故予詔旨不曰次第舉行予而廢閣如  
故九閣萬里煬灶可虞為言官者既無從陳之漸座  
又不能得之中涓則藉以通上下勿謂悅者舍閣臣  
無資矣雖閣臣亦不能盡得之陛下而時或得之者  
終不外閣臣無不得于陛下而已矣不此之為難日  
謹斥言官庸有當哉不報尋疏論財計謂太倉之匱  
由內外分也祖宗朝歲貯三百九十萬以供邊不給  
則三宮子粒外郡金花并貯之外庫以備用以此知  
內帑即外帑今議借皇稅宜并議子粒金花也至邊  
屯鹽糶畢除則行引自速今涿州良鄉諸處香稻菱  
芡宛若江南非徐貞明已試之明驗乎誠所在做行  
之得米一石可當轉三石利莫過焉矣曩陛下大婚  
費不過七萬而瑞王選婚乃逾十九萬瑞王修府第  
費不過三萬而福府營繕乃至二十九萬中官之濫  
耗可不問哉帝亦不納四十三年春極陳時政言今  
日事勢可憂者四閣閣慈嘆也商旅失業也士習流  
漓也臣工不和也可危者六舍人得志也妖人蠱集  
也門庭多冠也都城無備也邊塞空虛也倭今交通  
也轉危為安當急省政者亦有六首杜內降次信詔  
令次發內帑次決用令次定餉額次核名實語凡數



千言明年四月雷火焚稅監張彞居樓懋言自稅  
使四出民怨天怒故楊崇熾骨于滇南李道焚巢于  
江介適燁之居又火是天哀近郊之民假豐隆以感  
悟陛下也今東方數百萬饑民必非四十六萬銀米  
所能濟不濟則漕運必梗邊餉可虞難欲不發內帑  
不可得矣與其違發而無濟國事曷若早發以收格  
人心哉孝定太后將祔廟請維新政事簡大僚補言  
官起廢臣發留中章疏俄言皇長孫出閣一事臣等  
請之五年禮官奏且百疏而俞旨杳然乞立撤吉日  
與東宮開講並行亦不報其秋奏闕異教言自西洋  
言利瑪竇入貢而中國有天主之教今留都王豐肅  
陽瑪諾等煽惑士民不下萬人宵聚朝散夫左道通  
番並有明禁奈何不逐之使縱橫內地哉尋上言陛  
下節攝深居朝講久輟謂效肅皇故事然其時西內  
時有召對啓事立下未有中外捍格堂陛澗絕如今  
日者恐他日聖子神孫但見陛下今日之優逸不知  
陛下昔日之勵精習為因循無意明作是陛下今日  
所謂非惟誤一時將誤萬世也帝亦不省十月烈風  
折正陽橋坊以信詔令明賞罰數事獻諭月俗全列  
上言郊廟重禮臣下之違代不可為常父子至親瑞

王之婚期不可屢易內閣崇擬潛移章疏中格則閣  
禮變部臣啓事沉閣題覆稽留則部體變風紀何地  
封駁何官而都御史都給事中乃至遂無一人違請  
者既靡還期俟代者幾同永銅惟下有人事之異故  
上有天行之災非陛下愆然政圖大加修省恐天下  
不可為也又明年四疏請皇太子皇長孫講學時東  
朝房火疏言考之洪範火主言頃詔令不通章奏不  
發重陽續講之旨不信皇孫就傅之典不行二王之  
嘉禮久稽起廢之德音寔聞其失皆在於言陛下宜  
體其時之意令出惟行五月早復請補闕官錄道逸  
宥劉光復劉文炳郭尚賓三臣皆不報英國公張惟  
賢代祀北郊天明始至疏劾之時朝中朋黨已分言  
官各有所袒懋寡初無偏此隨事約忠居職甚稱其  
年卒官  
賀仲執字景瞻獲嘉人父盛瑞湖廣泰議仲執舉于  
萬曆三十八年進士請假歸四十年二月詣闕上書  
曰古人有言政者君子所以藏身也政不正則君位  
危蓋天下無一日無可憂之時君心無一日無可憂  
之事憂在天下不在吾日之前也夫十步之外已不  
聞聲百步之外已不見形天下雖有至危至急之象



而遠不接於平日則何從而覺之故國平日于惟國之內者此玩天下而致禍敗之源也陛下不與外臣相接已二十年矣亂形滿目誠者寒心嘗不聞有所振舉得毋謂中外諸臣可託以職業不必煩至尊計慮乎夫任天下之事者臣也運天下之機者君也君心不運于天下惟有社稷之臣無能為己且諸臣進退無常不過一考再考輒已釋負而去初不能有十年之計也夫以千萬年社稷之重任付之三五年傳舍之臣工即使人人盡職陛下亦不容暇逸况乎晏安偷惰相率為苟且之習者哉夫祖宗建官皆為事致大而履心肢肱小而耳目手足無可廢也今臣工之職強半虛懸自古朝寧涼寂未有如此者如此而欲幾天下之理何可得也天下凡事可救惟民窮財盡之患不可救今國家之財盡盡矣不求其所以生又不塞其所以耗而泥沙用之難滄海不能實漏尾况有盡之脂膏乎誠制用有常即一絲一銖不使妄費國用庶幾可足不然計臣夫吾無策不幸至于困急彼以一官謝身於國家何賴哉明主不以四方無事為安而以小臣夫所是念誠必民安而後天子安天子與民不能分之為二也奈何十餘年來悉使其

宛轉于曠稅之摧殘哉今上天降青不止有司吊災不勤小民快死不賒流移迫告草澤頻警是豈可須吏後者若之何不以内帑濟也國以士為幹士以氣為主自曠稅繁興天下之士折辱于官墜於是氣始不振人心痛憤亦已久矣陛下曾不悔悟至今幽繫未盡釋押鬱未盡舒臣恐士氣衰而國家元氣隨之盡也且國家之于人才用之則使展布其四體不用則使明其進退之節今則用而不用舍而不舍困頓踟躕處之若進若退之間豈所以勵臣節而振人心哉適年以來煩言日熾清議莫憑臣工水火幾成黨禍廟堂已如訟府而陛下猶置不聞徒使君子短氣小人肆志此何可長也夫是非付之廷軒進退聽之宸斷不終朝而國是定矣今陳言者不獲直其詞則怨爭愈甚被言者不得治其職則曠課滋多競議紛而忘國恤誠非方蹶之時所宜有也國家根本之圖在于儲教今東宮繼講已八九年天下臣民共切憂慮昔仇士良不欲人主讀書蓋為宦官宮妾地也陛下奈何不用此為鑒耶此數者實天下之大計願陛下深察而亟行之不報歷知禮泉青浦二縣力行善政大得民和入為刑部主事歷鎮江知府丹陽善志



禮既訖魏忠賢罷歸後部札遠趙南星并署志禮名  
撫按遂下鎮江提勅仲執曰姜公京卿非奉詔敢擅  
逮耶所司屢趣卒持不違會遠陝西副使忠賢黨遂  
劾罷之宗禎初以故官治兵武德母喪歸仲執忠孝  
天植李自成陷京師河北都縣俱沒仲執慷慨自經  
妻王氏妾李氏張氏王氏俱從死  
論曰神廟君臣之際愈爭愈激愈怒愈爭上下苛凌  
禮法安在至于嚴譴不已一切留中則厭薄之極而  
拒絕之深矣雖然古人焚稿奏書或屢趨補闕要亦  
自有入告之體若夫面折廷諍至以詩箋屢為行之  
揆之分義恐未應如此是亦可以徵世道之衰矣

明史卷三百四十一

列傳一百九十一

史孟麟萬州人朱吾弼林東漢姜士昌汝南

汪若霖 王元翰

史孟麟字際明宜興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  
改吏科給事中疏劾少詹事黃弘憲與試作奸左都  
御史吳時來沮抑言路執政庇之格不行嗣是員外  
郎趙南星主事姜士昌交章劾兩人并及副都御史  
唐仰庇執政滋不悅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素附執  
政屬同科給事李春開三疏訐南星士昌妄言帝止  
下春開疏而留南星士昌奏不發給事中王繼光萬  
自約不平復抗章論時來等詞甚切峻而孟麟亦主  
疏力攻春開語并侵執政因求罷不許孟麟卒自引  
歸春開甫拜官未悉朝論為與郊所誤自是見擯清  
議亦謝病後竟以考察罷孟麟尋召為兵科右給事  
中二十年内閣趙志舉張任建言凡會議會推並令  
廷臣類奏取自上裁用杜專擅孟麟疏爭曰自臣職  
籍以來竊見閣臣侵部院之權言路希閣臣之指官  
失其守言失其責久矣頃賴陛下更置輔臣與天下  
更始於是政事歸六部公論付言官天下方欣欣望  
治奈何忽有此令叢太祖罷中書省分設六部恐其



專也而官各有職不相侵越則天惟恐其不專蓋以一事而任一官則專不為害即使敗事亦罪有所歸此祖宗建官深意也余念諸臣各書所見類奏以聽上裁則始以一部之事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于禁密事雖上裁旨由閣擬脫有私意奸其間內托上旨外誣廷言推執其咎又概有馮保張居正者黃緣為奸授意外廷小人趨承扶同罔上朝廷不得察其非常官不能爭其是又推執其咎臣竊謂政權分之六部不可以為專惟六部不專則必有專之者是乃收攬威權之漸必不可從也忤旨不納再遷吏科都給事中三王並封議起孟麟偕于孔兼等詣王爵錫却爭之又進或問一篇別白尤力孫繼趙南星之掌京察也孟麟實佐之己南星以讒言斥孟麟亦引疾歸二十七年召拜太常少卿復以疾去孟麟既素砥名節優與東林講會時望益重家居十五年召起故官督四分館會擬祭事起疏請冊立皇太孫絕群小覬覦之望且救御史劉克獲帝怒謫兩浙鹽運判官熹宗立稍遷南京禮部主事系權太僕卿卒自約太原衛人萬曆八年進士除唐縣知縣以治行卓異擢刑科給事中疏陳經國大計言自

張居正行聚斂之術盡括天下庫藏輸之京師由是早滂無備小民重困又郡縣率橫徵公費中官多冗濫碎校軍匠多虛冒致物力殫屈為今之計惟除額外之徵數節省之實獲常平之法而已疏入以語涉貴近格不行歷光祿少卿疏陳封條十害累遷順天府尹二十七年帝將冊東宮分封三王詔戶部厚市珠寶於是奸商騰價給直浮于常印中以下皆錫秩詔部臣會京尹同市時御札所列大珠及青鴉骨諸異寶實不可得顧督責加峻自約坐貶一秩會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等言今以冊立分封一事費金錢至二十四百萬有奇又以估價貶斥京尹諸臣書之史冊實累聖德帝益怒再貶自約四秩為兩浙鹽運副使移疾歸卒天啓初復官贈恤如制朱吾弼字鵠高安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寧國推官持法無私徵授南京御史大學士趙志舉族弟學仕為南京工部主事以職敗兩京刑部用志舉故輕其罪但議調官得饒州通判吾弼疏論學仕卒坐戍二十七年奏請建國本簡閣臣補言官罷礦稅不報山西巡撫魏允貞為稅使孫朝所訐吾弼率同列乞治朝欺罔罪廣東稅使李鳳乾度倍于上供且招引



屬國於蒙奸人王遇柱言稅江南田契歲可獲銀二  
十萬吾弼發疏論其罪是時四方無賴子聚起言利  
帝多納之廷臣輒連章力諫帝雖不盡從然亦未嘗  
不容其切直三十一年夏雷震皇陵吾弼率同列請  
帝祭告郊廟廷見大臣請求祖宗典制次第舉行與  
天下更始且屏奸佞顯忠良釋連繫撤中使賑荒災  
蠲逋負補卿貳臺諫不報其年十二月復言通年以  
來陛下孝放疎于郊廟惕厲弛于朝講土木盛宮苑  
榛蕪通殿庭庫小橫中外正士困囹圄間以礦稅  
竭郵傳以輸稅疲流亡以水旱增郡縣以徵求困草  
澤生心衣冠喪氣公卿不能補贖臺諫無從引裾陛  
下不可不深察而改圖也末言禮部侍郎郭正域為  
人疾惡嚴居已峻不可以楚事棄先是楚假王議起  
首輔沈一貫陰左右王以正域力請行勸朕其黨錢  
夢羣輩逐之去舉朝無敢留正域及言楚事者吾弼  
獨抗章為正域申理而御史林東漢以楚宗人戕殺  
巡撫亦請詳勘如正域指且言王既非假何憚于勘  
吾弼東漢遂為一貫等所惡會夢羣京察將黜遂奸  
東漢為正域鷹犬語侵沈鯉楊時喬溫統於是東漢  
坐貶五秩為貴州按察司檢校而夢羣得留印中刻

元珍論之反獲譴吾弼復疏直元珍請黜夢羣因力  
抵一貫亦將旨停俸一年遂移疾去居三年起南京  
光祿少卿召為大理右丞已而蘇楚浙三黨用事正  
人盡斥吾弼復辭疾歸熹宗立召還累遷南京太僕  
卿天啓五年為御史吳裕中劾罷東漢字伯昭長泰  
人後吾弼六年舉進士授御史出按廣東亦嘗再疏劾  
李鳳貪暴疏請尋移疾歸卒於家天啓中贈太僕少  
卿

姜士昌字仲文丹陽人父賢字廷善嘉靖三十二年  
進士官編修時嚴嵩當國詞林後進爭走其門賢獨  
泊然自治出為四川提學僉事再轉福建提學副使  
並以公明著稱累遷南京國子監祭酒請罷納粟例  
復積分法以塞幸途厲實學又請令公侯伯子弟及  
舉人盡入監肄業詔皆從之累官南京禮部尚書賢  
清修淳行不競于物又嘗劾田禾畝以贖宗族特論  
重馬士昌五歲授書至惟善為寶以其為父名也輟  
讀拱立師大奇之舉萬曆八年進士除戶部主事進  
員外郎十四年疏陳四事請帝杜留中錄遺直奉召  
對崇節儉尋進郎中以省親去十七年冬還朝再陳  
五事言吏部侍郎徐顯卿構陷張位少詹事黃洪憲



力構趙用賢宜黜之以警官邪王事鄧元標奏政事  
坤副使李三才素著直諫宜拔擢以厲士節又請復  
連坐之法慎巡撫之選旌苦節之士重賦吏之罰以  
課覈名實其他定國論禁罪贖二事亦切時弊疏入  
為給事中李春開所劾幾得罪遂下詔禁諸司毋越  
職刺舉明年復除故官嘗因風竄竊早建國本責妃  
父鄭承憲乞改造父瑩詔予五千金士昌言太后兄  
陳昌言止五百金而妃家乃十之何以示天下弗納  
出為陝西提學副使三十五年秋以江西泰政費表  
入都上疏言沈一貫媚嫉保位沈鯉忘私徇公以表  
賢劾之君二人行事正相反乃至今無為陛下別白  
言之者一貫輔政王錫爵實推轂之今一貫去而錫  
爵復召是一貫未嘗去也錫爵雖雅有清望非一貫  
比但不能虛懷受善正人端士如高桂趙南星高攀  
龍薛敷教張紉陸顧憲成于孔兼孫繼有安希范諱  
一召章嘉禎革谷一斤不復天下恨之頃聞錫爵有  
疏請錄遺佚謂宜如其所請召還諸臣然後敷趣就  
道不然恐錫爵無復出之理也至論勅一貫諸臣如  
劉元珍龐時雍陳嘉訓朱吾弼亦亟宜召復說者謂  
俗流世壞宜用潔清之臣表率之然古今廉相獨推

楊紹杜黃衷以其能推賢薦士耳王安石亦有清名  
乃用其學術驅斥諸賢竟以禍宋臣尤願輔臣為此  
不為彼也其意蓋陰諷李廷機廷機大恚亟辨且曰  
人才起用臣等豈惟不干至尊之權亦何敢侵吏部  
職士昌見疏復貽書規正廷機益不悅然帝尚未有  
意罪士昌也會朱賡亦疏辨如廷機指帝乃下士昌  
既命罪之吏部侍郎楊時喬副都御史詹沂請薄罰  
不許詔錫三秩為廣西僉事御史宋燾論救帝益怒  
請燾平定判官再請士昌與安典史士昌好學勵名  
檢居恒憤時疾俗雅欲以身親之故雖居散僚數有  
論建竟以此齟齬歸盡泰安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  
自庶吉士授御史果銳任氣好搏擊嘗抗疏論掌錦  
衣衛左都督王之積貪殘罪之積以內援獲免三十  
四年出按應天諸府時妖賊劉天緒初平燾因上言  
自採權繁興民心思亂重以邊備盡弛北部犯順宜  
及時發內帑停監徵簡將治兵使蠻夷不敢生心奸  
宄無所伺隙不報明年上疏直斥首輔朱賡塗飾耳  
目摧抑賢才謂今朝廷之上大僚多缺百職廢弛禁  
城則商販家破妻子離散在外則楚蕩之變滇南之  
變白下妖賊之變甚者儒童殿督學黃冠毀方面廢



法亂紀三尺蕩然不宜優游歲時池池從事帝意稍動自是廷臣繼有請付責休輔臣其端實衆發之也素初以散館故憾沈一貫及教士呂復因廷機以攻一貫竟坐摘旋請假歸卒于家天啓中贈士昌太常少卿素先祿少卿

汪若霖字時甫光州人父治進士終保定知府若霖舉萬曆二十年進士授行人久官閒曹益博覽載籍通曉天下事三十三年始擢戶科給事中明年春疏陳時事言近者有司貪殘率從輕論非律違吏竭時膏外媚敵內媚要津致士無宿飽而京軍十萬強半虛冒非計因請令大臣被劾者得引退而罷貲卹例毋行兵部尚書蕭大亨被劾求去吏部依違議留若霖以大亨素干濟議力諫部議非是雲南民變殺稅使楊榮詔從巡撫陳用賓言命四川兵乘雲兼領若霖言用賓騎韋貪贖養威榮惡令又不直請罷稅而倡議領于四川負國甚矣乞亟斥用賓違寢前命皆不報進禮科右給事中日正月至四月不雨若霖上疏曰臣稽洪範傳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陽今郊廟宜親朝會宜舉東宮講席宜開比下累言之而上不從者也又有上言之而中變者稅務已歸有司

權璫猶然侵奪趨廢已有明詔恭事猶然沉閣是也有上屢言之而不決下數言之而上不斷者中外人僚之推補被劾諸臣之進退是也凡此皆言不從之類積鬱成災天人恒理陛下安得漠然而已哉其秋南京戶工二部缺尚書禮部缺侍郎廷推故尚書徐元泰貴州巡撫郭子章故詹事范醇故若霖力言三人不足任且曰頃歲以來列卿擅職銓部失權言路糾彈祇成故事舉者不能無私藉自今廷推務泰輿論勿以一人主持衆皆畫諾并藉舉主姓名復祖宗建坐之法於是降旨中飭如若霖言而所推悉報寢兵部主事張汝霖大學士朱歷塔也典試山東所取士有篇章不具者若霖疏劾之停其俸中官楊致中掌惜薪司貪冒自恣妄僉京衛指揮王未聘為商戶未聘不勝誅求案印逃去因收考其類弟指揮鄭光權致死若霖率同官列致中十罪不報時未廢獨相朝事益弛若霖憂之又明年二月上疏言陛下獨相一廢而又畫接無聞補贖莫應有釜鬻不費之形夫使輔臣內托悻悻腹心之重而外得以釜鬻自解于天下此最天下之患也方今紀綱壞政事墮人才耗庶職空民力窮邊防廢官監橫盜賊繁士大夫裁



忘廉耻禮義而小民愁苦冤痛之聲徹于宮內此正  
輔臣食不甘味之時也謂宜慨然任天下之重收拾  
人心以初之當寧如徒謙讓未達或以人言輕懷去  
就則陛下何賴焉當是時帝久怠于政議者率以匡  
救責輔臣屢乃緣若霖指力指帝急行新政語極懇  
至帝亦不省五月朔大雨雹若霖謂用人不廣大臣  
身柄之象其說切言之已而京師久雨田廬盡壞若  
霖復引洪範傳言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恆雨又  
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王者動作威儀上應於  
天今九閩遼寂禁不聞聲上慢下玩綱紀無章不可  
謂肅大祀違代為常大政大議動淹歲月非所以順  
天時和陰陽成萬物也臣又聞兩者陰氣陰氣盛則  
淫雨為災其應在宮闈及臣下有邪謀凡人臣外掩  
物論以熒上則背內竊主威以誓下則亂非必他逆  
節也今東宮繼講逾三年矣大臣莫以為慮惟此周  
相倚小臣趨風其流益甚愚高致阻悔直諫忠由此  
道以安國家利社稷臣所不信意蓋復欲廢及新輔  
李廷機革也三十六年巡視庫藏見太倉老庫止銀  
八萬有奇外庫蕭然若洗而諸造軍餉逾至百餘萬  
若霖大駭疏請集議長策亦留中先是吏部列上考

選應授科道者知縣新建汪元功進賢黃汝亨南昌  
黃一騰興馬廐黨吏科都給事中陳治則推穀元功  
汝亨而若霖劾其黨吏部因改擬二人部曹治則  
怒劾一騰交搆帝以言官紛爭留部疏久之廷臣屢  
請乃下而責若霖首倡煩言并元功汝亨一騰各貶  
一級出之外廷臣論救皆不省若霖遂出為潁州判  
官以卒  
王元翰字伯舉雲南寧州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擢  
庶吉士三十四年改吏科給事中意氣陵厲以諫爭  
自任時廷臣習于偷惰法度盡弛會推之柄散在九  
卿人得行私科道率推京卿每署數倍舊額而建言  
諸臣一斥不復大臣被彈率連章劾軒元翰悉疏論  
其非尋進工科右給事中巡視廠庫極陳惜薪司官  
多之害其秋上疏極言時事敗壞請帝昧爽視朝廷  
見大臣咨謀治理言官得隨其後日陳四方利病則  
陛下墮之于二十年者猶可收之于一旦尋復陳時  
事可痛哭者八言輔臣心膂也朱廢以要務陳請再  
三不蒙報可且輔政三載猶未一魏天顏自古有如  
是君相乎可痛哭者一九卿強半虛懸甚者闔署空  
無一人外之監司郡守亦曠年無官或一人而緡數



行事不切身政自苟且可痛哭者二兩都臺者寥寥  
義不待取入都者累年曾不被命而庶常散館亦越  
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無人威令不行上下昏玩  
可痛哭者三被廢諸臣久淪山谷近雖奉詔叙錄未  
見連茹秉征苟更閱數年日漸銷鑠人之云亡邦國  
珍瘁可痛哭者四九邊歲餉缺至八十餘萬平居凍  
餒旣中可虞有事怨憤死無望賴有天幸彼亦無  
人不然塞北之志未可知也京師十餘萬兵歲糜餉  
二百餘萬然大都市井負販游手而已倘一旦有急  
能驅使赴敵哉可痛哭者五天子既高拱深居所恃  
以通下情者祇此章疏耳今且一切高閣是者不獲  
施行非者反清視聽今之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  
無濟第存此議論耳夫使言事者惟空存議論世道  
何如哉可痛哭者六權稅使者滿天下致小民怨聲  
徹天降災召異方且指殿工以為名借停止以愚衆  
是天以回祿警陛下陛下反以回祿利萬民也衆心  
離畔而猶不知變可痛哭者七陛下觀今日景象與  
前二十年何如哉郊廟不親則天地祖宗不相屬朝  
講不御則伏機隱禍不上聞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  
無事者且青宮報講亦已經年親宦官宮妾而踈立

人端士獨奈何不為宗社計也可痛哭者八帝皆不  
省時弊藏已虛土木不息題請出自內侍不聞工部  
因緣乾沒十耗其九元翰憤條數事以獻時值金商  
富人應充者凡二十家中責納賄率以克元翰抗  
爭不報又明年武定賊阿克作亂元翰上言克本小  
醜亂易平也臣聞臨安鎮江新興嵒城諸處盜賊叢  
起百里無烟而晉寧與河西州縣至白晝閉城行旅  
斷絕推致變之由則秦將張名世濫殺以至此至雲  
南之害莫甚貢金權稅二事夫惟民不堪命而後殺  
稅使令稅使已焚檄權如故惟貢金不能如額而後  
請減今非惟不減反增益之衆心憤怒使亂賊假以  
為名即賊首撲城而虐政不除滇之為滇猶未可保  
也俄言礦稅之設本為大工若捐內帑數百萬金工  
可立竣毋徒苦四方萬姓為也疏雖不報然名世卒  
被逮其年六月勅兩廣總督戴耀福建巡撫徐學聚  
又勅遼東巡撫趙楫貴州巡撫郭子章言楫欲束朝鮮  
議立未定取而却縣之妄意開疆橫挑大蒙子章曲  
庇安疆臣堅意割地貽西南大憂著婦寺論言人  
主當隔絕廷臣專與宦官宮妾處乃相安無患楫當  
速于章雷斬皆不納先是廷推閣臣元翰具言李廷



機非宰相若弗約已而黃汝良推吏部侍郎全天叙推南京禮部侍郎汝良廷機邑人天叙朱賡同鄉也元翰極論會推之弊且譏切執政由是二人不果用至是將推兩京兵部尚書蕭大亨孫鑛為吏部尚書元翰亦疏論二人并言職方部中用懋為大亨謀主太常少卿唐鶴微為鑛謀主亦當斥尋因災異乞亟罷廢大亨及副都御史詹沂且曰近更有二大變大小臣工志期得官不顧嗔笑此一變也陛下不恤人言甚至天地譴告亦悍然弗顧此又一變也有君心之變然後臣工之變因之在今日挽天地洪水寇賊之變易悅君心與臣工之變難又曰陛下三十年培養之人才半掃除于中時行王錫爵半禁錮于沈一賈朱賡因薦鄒元標顧憲成趙南星途中立高攀龍薛敷教于玉立劉元珍龐時雍王士禛黃正賓等無何又劾給事中俞安性御史管楠敗群黨穢不當居言職皆不報三十七年以掌廠內官王道不法疏暴其罪亦弗聽元翰居諫垣四年力持清議辱主闕指柱責近世服其敢言然銳意博擊毛舉鷹鷂舉朝咸畏其口而是時中朝朋黨方興言路日為壅蔽吏科都給事中陳治則與元翰不相能其門人御史鄭繼

芳遂劾元翰盜庫金尅商人貨奸贓數十萬元翰憤甚辨疏詆繼芳北鄙小賦語過激于是繼芳黨劉文炳王紹徽劉國縉等十餘疏並攻之而史記事胡忻史學遷張國儒馬孟禎陳于庭吳亮金士衡高節劉蘭華則連章論救帝悉不省元翰乃盡出其置選并置國門縱士吏簡括慟哭辭朝而去吏部坐擅離職守刑部簡校後孫丕揚主京察復坐浮濫再貶湖廣按察知事方繼芳之發疏也即潛遣人圍守元翰家及元翰既去所劾賊不可得則謂寄置記事家兩黨紛爭久而不息而是時李三才亦以貪被劾諸左右元翰者又往往左右三才由是臣僚益相水火而朋黨之勢成矣天啓初累遷刑部主事魏忠賢亂政其黨石三畏劾之削籍莊烈帝即位復官將召用為尚書王永光所尼元翰乃流寓南都十年不歸卒遂葬焉

論曰政府股肱之臣言路亦耳目也股肱耳目互擊交攻並傷兩敗幾何而不成危慮之勢也要之是非賢否界限自明誠偽公私亦事久論定不然天有顯道厥類維彰豈終歸汶汶而莫辨乎殆亦必無之理矣



明史卷三百四十一 列傳一百九十二

湯北京 金士衡 馬孟頫

吳炯 葉茂才 孫振基

李朴 夏嘉遇 陸大受 張庭

湯北京字伯閔宜興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豐城知縣治最微授御史三十年春禮部侍郎朱國祚改吏部北京知其嗜酒納賕又劾劉遵總督萬世德貪險冒功五罪帝不問巡視西城有貴妃宮奄監塗辱禮部侍郎故文預北京騰章彈劾杖配南京時礦稅繁興奸人競起言利有謂開海外機易小歲可獲金銀四十萬者有請徵蕪寧諸府契稅粥高淳諸縣羊場者帝意俱獨之先京偕全官金志士史學遷溫如璋交章力諫不報出按宣府大同言兩地鎮產不當內地一大縣今稅使既有張輝曠使復有王虎王忠而虎播惡尤甚激廣昌之變請一切罷免亦不納掌河南道佐孫丕揚典京察所鑿點皆愜輿論而黨人惡之爭相攻擊北京亦十餘疏應之其詞直卒無以奪也尋出按順天諸府先是守陵中官李浚誣軍民盜陵木遂繫無虛日北京按宣府時奏之後亦証許北京帝遣使按驗事已白而諸被繫者猶未釋及是北

京至始級達之末殿太監盧受恣其下橫都市都人羣訴之受素憚北京令其客說曰君少寡威京卿在我耳北京笑不應卒論如法還復掌河南道福王久不之國時議以為憂北京倡給事御史伏闕固請卒不得命時南京缺提學御史吏部尚書趙煥調浙江巡按呂圖南補之尋以年例出三御史于外皆不容都察院北京謂非故事抗疏力爭先是圖南之調禮科都給事中周永春劾其不勝任圖南遂棄官歸北京及御史王時熙汪有功為圖南申雪語侵永春并及煥於是二人連章辨許北京亦爭之強帝欲安煥為稍奪北京俸北京以不得其職拜疏徑歸御史李邦華周起元孫居相逆助北京攻煥帝亦奪其俸然煥竟不安其位而去北京居官廉正遇事慷慨其時黨勢已成正人多見齟齬北京力維持其間一時清議倚以為重雖屢遭排擊卒無能一言汚之者天啓中贈太僕少卿

金士衡字東志長洲人父應徵由進士歷官雲南泰政以廉能稱士衡舉萬曆二十年進士授永豐知縣擢南京工科給事中嘗陳礦稅之害言最者米于山權于市今則不山而米不市而權矣俄刑餘小醜市



并無藉安知遠謀一旦假以利柄貪饕無厭如楊崇  
啓繁于麗注高淮肆毒于遠左孫朝造志于石嶺其  
尤著者也今天下水旱之虞盜賊兵變之警所在而  
有蕭場豐沛之間河流泛溢隰城決隄平陸成巨浸  
居人為魚蟹民生不聊賴困萬狀乃復橫征巧取以  
慶之數窮則搜鳥窮則啄禍將有不可言者矣甘肅  
地震復上疏曰往者湖廣水雹順天晝晦豐潤地陷  
四川星變遼東則天鼓震山東山西則牛妖人妖今  
甘肅又天鳴地裂山崩川竭矣陛下謂此治微乎亂  
微乎若明知其亂而池池從事是以天下戲也因極

言邊播告匱宜急出內帑濟餉罷撤稅使毋使拮据  
引虎臺西園為戒帝皆不聽南京督儲尚書王基雲  
南巡撫陳用賓拾遺被劾給事中錢夢舉御史張似  
渠等考察被黜帝皆留之士衛疏爭不可內閣缺人  
侍郎周應賓黃汝良李廷機資當預推士衛以不協  
人望抗章論列姜士昌宋熹言事得罪並申救之給  
事中王元翰言軍國機密不宜抄傳詔併章奏未下  
者禁之由是中朝政事四方寂然不得聞士衛力陳  
其非便疏多不行三十六年南京饑有詔賑濟會江  
南北及浙西諸郡亦饑以士衛言得推恩均恤帝召

王錫爵為首輔以被劾奏辨語過憤激士衛馳疏劾  
之尋擢南京通政奏議時元翰及李三才先後為言  
者所攻士衛並上疏中書由是為時所忌三十九年  
大計京官南京吏部侍郎史繼偕為政凡助三才元  
翰者悉斥之士衛亦謫兩浙鹽運副使不赴天啓初  
起兵部員外郎象遷大僕少卿引疾去卒于家先是  
楊應龍伏誅貴州宣慰安疆臣邊據故所侵地總督  
王象乾不許士衛遂劾象乾起釁後象乾弟象恆巡  
撫蘇松以兄故頗銜士衛及廉知其清介狀稱說不  
置人兩賢之

馬孟禎字恭符桐城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分宜  
知縣有廉惠秩滿將內召以征賦不及四分為戶部  
尚書趙世卿所劾詔鵠二秩視事著為令民間孟禎  
獲譴爭先輸納甫三日適悉完秩再滿以嘗被罰不  
獲與科道選鄒元標萬國欽革五稱之乃績授御史  
時又選却王永光儀制却張嗣誠都給事中姚文蔚  
陳治則以附麗政府得為京卿南京右都御史沈子  
木年幾八十猶未謝政孟禎並疏論之大學士李廷  
機被劾奏辨言入仕以來初無大謬孟禎駭之曰廷  
機初居禮部偏昵邪妄司官彭蓮古而薛雲翰建言



忤時則柳之至死秉政未幾姜士昌宋燾鄭振先皆  
得罪至由護私交則姚文蔚等濫授京堂陳用賓等  
屢擬寬旨猶不謂之謬我王錫爵之辭召也密疏言  
通年奸邪植黨肆毒善類訕侮若上甚者稱熙朝為  
叔季日至尊為庸主即姜士昌一疏事公而心實私  
此實傾伺宮庭搖唇鼓舌陛下受小臣之侮極矣臣  
尚可與此曹並列哉其疏甚密李三才用計釣得之  
孟禎及南京給事中段然並上疏極論尋以僉商之  
害發工部即陳民志范鈞賄貨罪又陳通壅蔽錄直  
臣決用舍恤民窮急違餉五事請召用鄒元標趙南  
星王德完放廷機還田里皆不報三十九年夏怡神  
殿災孟禎言時事可慮者三二十年以來郊廟朝講  
召對面議俱廢所藉以通下情者惟有章奏而一疏  
之入祇憑內侍轉達微御覽予抑未徹御覽予不得  
而知也一旨之出亦憑內侍宣傳果聖意予抑不出  
聖意予亦不得而知也上下否隔政柄旁移此朝政  
可慮也臣于生逢盛世共為帝臣即言議參差無妨  
可否相濟胡為分流別戶八主出奴愛憎由心雌黃  
信口流言蜚語騰入禁庭諭諭批批右批左激非惟  
仕者不安于朝即處者亦不得安于野此士習可慮

也民惟邦本撫后虐仇畿輔山東山西河南郡縣此  
歲旱饑民間賣女鬻兒食妻啖子而今年又復告災  
嗟彼不遺挺而走險急何能擇一呼四應則小盜合  
羣將為豪傑之藉此民情可慮也帝亦不省吏部侍  
郎蕭雲舉佐京察意有所庇孟禎首疏攻之自是論  
者日衆雲舉引去山海叅將李獲陽以忤稅監下獄  
死孟禎因言今在詔獄者尚有同知卞孔時王邦才  
知縣滿朝荐在刑部者尚有知縣李嗣善恐為獲陽  
之續幸從寬貸且楚宗一獄死者已多今被錮高墻  
者愁苦哀號見天無日誰非高皇帝子孫乃令其至  
是乎弗聽四十二年冬考選科道中書舍人張光房  
知縣趙運昌張廷拱曠鳴鸞濮中玉以言論忤時抑  
不得與孟禎不平其疏論之孟禎觸事敢言其持議  
常與黨人相掎柱以故深為所忌明年春遂出為廣  
東副使移疾不赴天啓初起南京光祿少卿召改太  
僕以憂歸魏忠賢得志為御史王紫浩所論遂削籍  
崇禎初復之孟禎微時苦貧既通顯家無贏資里居  
亦以行義稱惟銜趙世卿抑已既入臺即疏劾世卿  
時人頗隘之

吳炯字晉明松江華亭人萬曆八年舉會試十七年



端成進士授杭州府推官入為兵部主事乞假歸烟  
有志操恬靜端介不驚榮利家居十二年始起故官  
久之進光祿丞時無錫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朝貴  
以其常獲李三才也羣毀之御史徐兆魁疏論多所  
榜誣烟為憲成奏辨言御史得風聞言事然遠隔數  
千里豈能無訛聞訛言豈能不怠信如疏中所指使  
臣而非吳人也亦當投杆三告怒發上指乃臣與憲  
成同御親見其行事不如御史言故敢為陛下直陳  
之一曰浙望有小河商舟如織東林專其稅為書院  
費夫閩秀小河廣不踰五尺其橋跨水非商舟所能  
由往來不過小艇從不征稅其說一也一日閩使至  
東林輒以書招之即不赴亦必致厚餽夫東林預會  
者非里居縉紳則青衿子弟皆不招自來未嘗招人  
何為厚餽其說二也一日講學所至僕從紛紜縣令  
館教供億非二百金不辦夫縉紳赴會大率攜僕二  
三棹一小舟無所擾道途也會饌簡素王者自辦敢  
累長吏其說三也一日會時必諱時政郡邑行事偶  
相左必令改圖夫會中條約先講者一章後以次結  
難終則童子歌詩而退四座無雜無一語他及如待  
示郡邑事其說四也黃真賓歌人與憲成非有戚故

憲成於諸生費卷却未納何有染指正賓之事其說  
五也惟憲成賂書技三才誠為出位臣嘗咎之憲成  
亦悔恨然臣今日非為憲成辨也恐憲成被誣而天  
下遂以講學為戒絕口不談孔孟之道將國家之正  
氣從此而損此臣所以不能已于言也當是時黨人  
氣甚張稍持異議必群逐之見烟疏詞婉亦心折故  
終神宗炯待安於位尋權南京光祿少卿天啓中三  
遷南京太僕卿魏忠賢私人石三畏追論炯黨阮憲  
成落職聞位崇禎初復官炯家世素封而無子生平  
勇于為義置義田以贖族人郡中貧士及諸生赴舉  
者多所資給嘗輸萬金助造言官稱炯好義無所希  
親宜加旌獎詔可  
葉茂才字參之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刑部主  
事以便養改南京工部榷稅蕪湖去閩二十里有雙  
港前使者率遇民舟防通稅茂才至輒弛之每日課  
既登則縱使竟渡不復問既而課尚有羨請以餉造  
不為例卒不名一錢就改吏部進郎中請急歸及服  
闋起守故官復請告去召為禮部郎中三遷南京太  
僕丞復引疾四十年起南京太僕少卿時朝士方植  
黨爭權禁酒湯賓尹修撰韓敬既敗其黨獨力庇之



御史唐世濟者發邑人也明年疏陳時政陰詆發教  
奸弊者茂才聞馳疏駁之其黨給事中官應震輩遂  
連疏力爭茂才更其揭發其隱因移疾乞休世濟並  
惠借其同官金汝詣年志憂攻之不已茂才再疏折  
之竟自引去當是時黨人悉踞言路凡他曹有言必  
合力逐之茂才既去黨人益專大權無復操異議者  
矣天啓初召為太僕少卿改太常皆不赴四年擢南  
京工部右侍郎明年抵官甫三月以時政日非謝病  
歸友人高攀龍被逮赴水死使者將逮其子茂才力  
救免之卒年七十二茂才恬淡寡嗜好通籍四十年  
家食強半出又車技之冷著茂才殊安之始同邑顧  
憲成允成安希范劉元珍及攀龍並以建言去國直  
攀震一時茂才祇以醇德見稱及官太僕見清流斥  
逐已盡邪議益肆遂奮身力犯大敵人由是服其勇  
然茂才性和而介與憲成輩講學東林亦不苟合其  
清修雅操鄉井儀式焉

精起廢先履歸安韓汝受業宣城湯賓尹及賓尹分  
技會試汝卷已為他考官所棄賓尹捷得之強德裁  
侍印蕭雲奉王圖錄為第一知貢舉侍郎吳遵南竟  
其獎筆之疏簿及榜發士論果詳道南欲奏之以雲  
奉圖資深嫌擗排前輩恐不發及廷對賓尹為數  
黃緣竟獲第一真以息人言而人言益詳後賓尹以  
考察視官故亦稱病去事已三年兵會進士歸之麟  
分較順天鄉試所取童學賢文頗謬物議置慮於是  
御史孫居相亦賓尹事發之旨下禮官會吏部都察  
院議顧不及賓尹事振基乃抗疏請並議未得命禮  
部侍郎翁正春等議熟學賢請之麟亦不及賓尹等  
振基謂議者庇之再疏論劾帝乃下廷臣更議於是  
御史王時熙劉策馬孟禎亦疏論其事而南京給事  
中張篤敬證之尤力方賓尹之分較也越房取中五  
人他考官效之競相搜取凡十七人時賓尹雖廢中  
朝多其黨欲藉是寬赦而放平居素無行正春乃會  
九卿趙煥及都給事中翁憲祥御史余懋衡等六十  
三人議坐故不謹落職閑任御史劉廷元董元儒過  
庭訓教同鄉也謂故閑節誠真罪非止不謹宜奪職  
聽勅執不署名意欲遷延為救地正春等不從持初



議上廷元遂疏劾之由是公議益憤振基居相篤敬及御史魏雲中等連章論列給事中商周祚亦劾同鄉議并罪道南孟頫以道南發奸不當罪再疏糾駁帝竟如廷元等言勅部更覈廷元黨亦許教遂劾正春首鼠兩端正春尋引去而熊廷弼之議復起初賓尹家居嘗奪諸生施天德妻為妾不從投繯死諸生馮應祥為永縉輩訟于官為建祠賓尹耻之後諸生梅振祚宣祚共淫徐尚書女永縉等又發之廷弼時督學政素交歡賓尹判詞言此施湯故智欲藉重賓尹前耻又密屬所司報永縉及應祥行劣永縉竟受杖死由是士論洶洶按御史荆養喬雅與廷弼左遂劾廷弼殺人媚人技劾徑歸廷弼亦疏辨都御史孫璋議錫養喬秩令廷弼解職候勘時兩都堂諫議論方茲各有所左右於是振基孟頫雲中策及給事李成名麻僖陳伯友御史李邦華崔爾進李若星潘之祥程鳳翀徐良彥等持劾議甚力而篤敬及給事中應震姜性吳亮嗣梅之煥亦許教趙興邦御史黃彥士南京御史周達等駁之疏凡數十上之祥因劾應震等重卿曲輕朝廷植私黨背公議而振基及諸給事御史復極言廷弼當劾斥應震等黨庇自是黨

廷弼者頗屈帝竟納璋言令廷弼解職其黨大恨遂出振基及雲中時熙于外振基得山東僉事而璋亦引去振基劾直敢言居諫垣僅半歲數有建白既去科場議猶未定策復上疏極論而賓尹黨必欲與十七人並罪以寬敬時孫慎行代正春復集廷臣議仍坐敬閔節而為十七人昭雪疏竟留中當是時賓尹敬有異援外廷又多助之故議久不決明年七月篤敬復上疏論敬陰詆黨人諸黨人惡之旋出之外并逐慎行既而居相策引去之祥外遷孟頫不平疏言廷弼聽勘一事業遂去一總憲外轉兩言官矣猶介介于之祥教科場一案亦去兩侍郎兩言官矣復斷斷于篤敬毋乃已甚乎尋孟頫亦調外凡與敬為難者朝無一人敬由是得寬典僅謫行人司副蓋七年而事始竣云振基既調官尋以憂去卒于家李朴字繼白朝邑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由彰德推官入為戶部主事四十年夏朴以朝多朋黨清流廢錮疏請破奸黨錄遺賢因為顧憲成于玉立李三才孫丕揚辨誘而薦呂坤姜士昌鄒元標趙南星諸人帝不能用明年再遷即中當是時黨人勢盛稍持異論者輒羣譟而逐之務以衆力角勝主事沈正宗賀煥嘗一



利及鄭繼芳王紹徽徐兆魁其黨合排擊煥遂坐  
貶正宗自引去朴雅性慙積憤不平其年十二月上  
疏曰竊惟朝廷設立言官假之權勢本責以糾正諸  
司舉刺非法非欲其結黨逞威挾制百僚排斥端人  
正士也今乃深結戚畹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請寄廣  
納賂遺察衣小車遊遊市肆押此娼優或就飲商賈  
之家流連山人之室身則鬼域反誣他人此蓋明欺  
至尊不覽章奏大臣柔懦無為故猖狂恣肆至于此  
極臣謂此輩皆可斬也孫瑋湯北京李邦華孫居相  
周起元各爭職掌則羣攻之今或去或罰惟存一居  
相猶謂之黨夫居相一人何能為彼浙江則姚宗  
文劉廷元革湖廣則官應震吳亮嗣黃彥士革山東  
則亦討教周永春革四川則曰一甲革百人合為一  
心以擠排善類而趙興邦革附麗之陛下試思居相  
一人敵宗文革百人孰為有黨耶乃攻東林者今日  
指為亂政明日目為擅權不知東林居何官操何柄  
在朝列言路者反謂無權而林下技閒杜門樂道者  
反謂有權此不可欺三尺監子而乃以欺陛下哉至  
若黃克纘賊私鉅萬已敗猶見留顧憲成清風百代  
已死猶被論而封疆坐死如陳用賓科場作奸如韓

汝趨時邪壽如趙煥殺人場人如熊廷弼猶為之營  
護為之稱寃國典安在哉望俯察臣言立賜威斷先  
斬臣以謝諸奸然後新諸奸以謝天下宗社幸甚疏  
奏黨人大恨於是宗文等及其黨張至發余懋孳李  
徵儀杜士全過庭訓商周祚張銓張篤敬毛一鷲董  
定策革連章醜詆并侵居相而一甲且羅織其賊私  
帝雅不喜言官得朴疏心善之會大學士葉向高方  
從哲亦謂朴言過當乃下部院議罰而朴再疏亦發  
亮嗣應震彥士一甲賊私及宗文廷元庇韓教興邦  
楊趙煥狀且言詩教為羣充盟主實社稷巨蠹陛下  
尤不可不察帝為下詔切責言官畧如朴指黨人革  
怒排擊無虛日侍郎李汝華亦以屬吏出位妄言劾  
朴而部院議錫朴三級調外任帝持不下至明年四  
月吏部奉詔起廢朴名預馬於是黨人益謀再起攻  
朴并及文選部郭存謙存謙引罪攻者猶未已朴益  
憤復陳浙人空國之由追咎沈一貫詆宗文一鷲甚  
力以兩人皆浙產也頃之又再疏劾宗文定策一鷲  
及其黨李凌雲駱駁等善性藩汝楨帝皆置不問其  
年六月始用閣臣言下部院疏請朴州同知其後黨  
人益用事善類一空遂以宗蔡落其職天啓初起歷



參議卒贈太僕少卿魏忠賢竊柄御史安仰連論請奪其贈宗積初復焉

夏嘉遇字正甫松江華亭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保定推官四十五年用治行徵當擢諫職先注禮部主事是時神宗久倦勤而方從哲獨柄國碌碌充位帝於中外章奏悉歸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攻則其人自去不待詔旨也以故臺諫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為給事中亦詩教周永春御史韓浚楚為給事中官應震吳亮嗣浙則給事中姚宗文御史劉廷元而湯賓尹華陰為之主疏為當閔虎豹放廢天下清流殆盡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廷登徐紹吉周祚御史駱曾過庭劉房壯麗年志夔唐世濟金汝諧彭宗孟田生金李徵儀董元儒李萬華與相侶和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其時考選久稽屢起不下言路曾無幾人盤踞益堅後進當入為臺諫者諸黨人必鉤致之門下由是其黨愈固當事大臣莫敢櫻其鋒而詩教為從哲門生吏部尚書趙煥老而暗又詩教鄉人兩人一從其指揮以故詩教勢尤張武進鄒之麟者先坐事請上林典簿至是為工部主事附詩教浚求吏部不得則反攻之弗效

從哲詩教怒點之麟時嘉遇及工部主事鍾惺中書舍人尹嘉賓行人魏光國等以才名當列言職詩教輩以與之麟善抑之俾不與考選以故嘉遇不能無怨四十七年三月遼東敗書聞嘉遇遂抗疏言遼左三路喪師雖緣楊鏞失策按厥所由則以縱貸李維翰之故夫維翰喪師辱國罪不容誅乃僅令回籍聽勘誰司臬擬則聞臣方從哲也誰司糾駁則兵科趙興邦也傳聞參劾白鏗賂道繹絡國典邊防因之大壞惟陛下立斷疏入未報從哲力辨嘉遇再疏劾之并反詩教於是詩教與邦及亮嗣廷登壯麗華文章力攻而詩教謂嘉遇不得考選故挾私狂逞嘉遇言詩教于從哲一心擁戴相倚為奸故凡枚卜考選諸大政多方撓沮專務壅蔽遏絕主聰遂致綱紀不張戎馬馳突臣竊痛之今內治盡壞縱日議兵食談戰守究何益于事故臣為國擊奸冀除禍本雖死不避尚區區計升沉得喪哉時興邦以右給事中掌兵科先有旨俟東事底寧從優叙錄至是以嘉遇連擊吏部遂擢為太常少卿嘉遇益憤疏言四路奏功興邦必將預其賞則今日事敗興邦安得逃其罰且不罰已矣反從而超陟之是臣彈章適為薦剋國家有如



是法紀哉疏奏諸御史復合詞攻嘉遇嘉遇氣益憤  
優疏言古人有云見無禮於君者逐之如鷹鷂之逐  
鳥雀也以臣今日正敷斯義乃詩教興邦謂臣不得  
臺諫而怒夫爵位名秩操之天子人臣何敢干必如  
所言是考選予奪二臣實專之此無禮于君者一事  
率優叙非明旨乎乃竟蔑而棄之此無禮于君者二  
魏光國疏論詩教為通政沮格夫要截實封者斬自  
未奸臣不傲為而詩教為之此無禮于君者三二奸  
每事請託一日以七事屬職方即楊成喬成喬不聽  
遂逐之去詩教以舊憾欲去其卿知府考功即陳顛  
道不從亦逐之去夫吏兵二部天子所以馭天下也  
而二奸敢侵越之此無禮于君者四有臣如此臣義  
宜與之俱生哉先是三黨諸魁其交甚密後齊與浙  
漸相携或布衣汪文言者歛人也素遊黃正賓于玉  
立之門習知黨人本末後王立遣之入都蓋悉諸黨  
人所為策之曰浙人者主兵也齊楚則應兵成功之  
後主欲邀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逐此構也遂多方  
設奇間之諸人果相疑而鄒之麟既見惡齊黨亦交  
間其間揚言齊人張鳳翔為文選必以年例斥宗文  
廷元於是齊浙之黨大離及是嘉遇五疏力攻詩教

革亦寤而浙人唐世濟董元儒遂勸嘉遇排擊自是  
亦趙之勢頓衰與邦竟不果遂自引去時論快焉光  
宗立嘉遇乞改南都就遷吏部員外郎天啓中趙南  
星東銓召為考功員外郎改文選署選事時左光斗  
魏大中以嘉遇與之麟韓敬同年相善頗疑之已見  
嘉遇持廉東公銓注平允亦嘗親善及陳九疇劾謝  
應祥語連嘉遇一時正人若南星大中及高攀龍皆  
去位嘉遇亦錫三級調外語具南星傳未幾黨人張  
訥誣劾南星并及嘉遇遂除名尋銓錄光斗大中獄  
誣嘉遇嘗行賄逮訊論徒憤恨發病卒崇禎初贈太  
常少卿

陸大受字凝遠武進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  
累遷戶部郎中福王將之國詔賜莊田四萬頃有司  
以無間田不能及額詔旨嚴趣大受謂戚畹鄭國泰  
賈王之疏請大城田額因劾國泰驕恣亂法狀疏留  
中張差擬繫事起王之案已發其隱謀御史劉廷元  
劉光復革素黨鄭氏構曲庇之大受抗疏言者官何  
地張差何人敢白晝持梃直犯儲躔此乾坤何等時  
耶業承一內官何以不知其名業承一大第何以不  
知其所彼三老三太互相表裡而霸州武舉高順寧



者今皆匿于何地奈何不嚴究而遽斷耶戶部王事  
蒲州張庭者大受同年進士也亦上言奸人突入大  
內狙擊青宮陛下宜何如震怒立窮主謀乃廷臣交  
章一無批答何也君側藏奸上下蒙蔽皆由陛下精  
神偏注皇太子召見甚稀而前此冊立選婚最近時

而場電急荒叢朕未有若斯之極者也譬之人身百  
孔潰癰四肢麻木沉疴錮症已入膏肓顧猶鍼砭莫  
施矣劑不用而且損傷剋伐惟恐癰疽之不急而血  
脈之不枯此即虛扁當前束手而已尚望其有生理  
乎明運告終何以異是悲夫

東宮出講郭妃下葬諸事陛下皆弗勝逆回強而後  
可彼宮寺者安得不妄生測度陰蓄不逞以僥倖于  
萬一哉曾不報大受尋出為撫州知府以清節著聞  
而廷元革必欲斥之居二年其黨徐紹吉韓浚遂以  
京察奪其官庭再遷部中為諸庇奸者所齟齬遂引  
退抑鬱以死又有聞喜進士李倬者為刑部郎中當  
諸司會鞠時張差已承逆謀部中胡士相等相顧不  
敢錄倬力爭乃得入獄詞遂為鄭氏黨所惡及遷鳳  
翔知府諸黨人恐嚇之竟不敢蒞任後復中以京察  
平于家天啓初御史張慎言方震儒魏光緒楊勳期  
文章松三人寃乃贈庭倬光祿少卿大受起補韶州  
已都御史高攀龍請加庭倬諡不果  
論曰萬曆之季殆救壞極矣簾陞隔絕而紛拏益甚  
閭閻窮困而苛歛彌煩楚痛日聞九重夢夢顛危時  
告百爾嚙嚙肉食者惟食素以尸居貂珥者亦含沙



明史卷三百四十二

列傳一百九十三

葉向高

方從哲

劉一燝

何宗彥

朱國祚 朱國禎

葉向高字進卿福清人父朝榮恩貢生養利知州向高甫妊母避倭難生道旁敗廁中轉側三年救瀕于死若有神相之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進編修遷南京國子司業改左中允仍視司業事南京又缺祭酒向高領之士類咸服二十六年召為左庶子充皇長子侍班官礦稅橫行民不堪命向高上疏引東漢西邸聚錢事為鑒不報尋擢南京禮部右侍郎父之改吏部再陳礦稅之害又請罷遼東稅監高淮語皆切至妖書獄興移書沈一貫力諫一貫不悅以故滯南京九年後一貫罷沈鯉亦去朱賡獨當國帝命增閣臣三十五年六月擢向高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王錫爵于慎行李廷機並命十一月向高入朝慎行已先卒錫爵堅辭不出廷機位居下向高以父恩貢同年生讓而處其次明年首輔賡卒次輔廷機以人言久杜門向高遂獨相當是時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廢弛大寮或空署士大夫推擇遷轉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廷臣部黨勢漸成而中

貴人權稅開礦大為民害帝又寵鄭貴妃福王不肯之國向高用宿望居相位憂國奉公每事執爭勅忠董帝心重向高體貌優厚然其言大抵格不用所採正十二三而已東宮輟講者五年廷臣屢請不得命三十七年二月向高擇吉以請亦不報自是歲春秋必懇請帝皆不納貴妃王氏太子生母也薨四日不發喪向高以為言乃發而禮官上其儀注稽五日不行向高復爭之疏乃下福王府第成工部以之國請向高擬吉上帝不發趣之則示以明春及期迫向高請先飭儀衛舟車帝不納四十一年春廷臣交章請復論改明春已忽傳吉莊田非四萬頃不行廷臣大駭御史李邦華首以為言向高因進曰四萬頃必不能足之國且無日明旨又不信于天下矣且王疏引祖制而祖制然有是事彙惟世宗時景王有之景王久不之國皇考在裕邸危疑不安此何可效也帝報曰莊田有成例非創為且皇祖時皇考與景王名封無異故危疑今大分已定何猜向高因疏謝言皇考時名位雖未正然諱讀不輟情意通今東宮輟講八年且不奉天顏久而福王一日兩見以故不能無疑惟堅守明春期疑自釋而無以莊田藉口益滋天下



疑帝報福王無一日兩見事向高獲跪謝向高有裁  
斷善處大事錦衣百戶王曰乾者京師奸人也與孔  
學趙宗舜趙思聖等相許告刑官讞未竟曰乾乃入  
皇城放砲上既刑官大驚將擬曰乾死罪曰乾遂許  
奏鄭妃內侍姜麗山與學宗舜思聖及妖人王三詔  
等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太子死擁立福王帝震  
怒遣殺行半日曰此大變異事宰相何無言內侍即  
跪上向高奏帝讀之奏言此事大類往年妖書然妖  
書匿名難詰今兩造具在一訊即情得陛下當靜處  
之稍張皇則中外大擾至其詞牽引貴妃福王尤可  
痛恨臣與九卿所見皆同敢以聞帝讀竟太息曰吾  
父子兄弟全矣明日向高又言曰乾既不宜發發則  
上驚聖母下驚東宮貴妃福王皆不安傳之天下書  
之史冊非美事宜留中而別諭法司治諸奸人罪正  
國法尊國體且速定明春之國期以息群喙則天下  
帖然無事帝盡用其言太子福王得相安貴妃終不  
欲福王之國沮撓萬端言明年冬太后七十壽王宜  
留慶賀帝令內閣宣諭廷臣向高留上諭弗宣請今  
冬預行慶壽禮如期之國帝遣中使至向高私即必  
欲下前諭向高言外廷喧傳陛下欲假聖母賀壽之

名以留福王共約千人伏闕力請今果有此論人情  
益疑誠將信王曰乾妖言朝端必不靜聖母聞之亦  
必不樂是陛下非壽聖母乃為聖母累矣且潞王聖  
母愛子亦居外藩何惓惓福王為因封還手諭帝不  
得已從之福王乃之國皇太子益安向高力也向高  
嘗上既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蓋有數端而災傷  
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  
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恃出之籌  
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奮  
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  
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即在廟堂之上  
也其言絕痛切帝知其忠愛不能行初向高入閣未  
幾陳用人理財策力請補缺官罷礦稅見帝不能從  
乃陳上下乖離之病兩疏乞罷帝不允及吏部尚書  
孫丕揚以薦賢不用求去向高言適者災異迭見分  
憂禦侮惟內外臣工陛下惜區區祿秩不顧祖宗全  
體夫承平無事人主嘗視士大夫輕而視官重及乎  
有事士大夫又視身家重而視官輕至視官輕而天  
下事不悉言矣向高自獨相即請增閣臣帝不聽及  
是疏上亦不報向高遂引疾屢諭乃出視事已又言



臣屢求去輒蒙恩諭留顧臣不在一身去留而在國家治亂今天下所在災傷死亡畿輔中州齊魯沅移載道加中外空虛人才俱盡一旦禍作天下必不罪他人而專罪臣臣何可不去且陛下用臣則當行其言今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臣微誠不能上達留何益誠用臣言不徒糜臣身臣盍先朝露有餘幸矣帝不省京師大水四方多奏水旱向高又言自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今人心洶洶思亂特未發耳陛下萬事皆不理以爲天下長如此臣恐一發不可收也帝亦不省帝在位四十年之春向高以歷代帝王享國四十年以上者自三代迄今止十君勸帝力行新政因復以用人行政請亦不報向高志不行無月不求去帝輒優旨勉留向高復言臣進退可置不問而百僚必不可盡空臺諫必不可盡廢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離心輦轂肘掖間怨聲憤盈禍機不測臣方憂陛下孤危而陛下閉塞愈深務與臣下隔絕惟懼不得聞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爲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尚書趙煥等言向高

杜門三月絲綸之地烟鎖塵封此祖宗二百年所未有亦不省先是向高疾闕中無人章奏就其家擬旨者一月及是時向高聖卧益久即家擬旨如前論者以爲非體向高亦自言其非堅乞去帝卒不命他相遣鴻臚官慰留至帝萬壽節始起視事其後向高主癸丑會試章奏皆送闕中尤異事云帝考選科道七十餘人命久不下向高懇請數十疏越二年乃下言官既多攻擊紛起帝心厭之章悉留中向高請盡付所司足其去留因言大臣者小臣之綱今六卿止趙煥一人而都御史十年不補彈壓無人人心何由戢帝但責言官妄言而大僚迄不補向高請增置閣臣章至百餘上帝始用方從哲吳道南向高疏謝因引退優詔不允四十二年二月皇太后崩三月福王之高向高乞歸益教章十餘上至八月始允其去向高以三載考績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叙延綏戰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一品三載滿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尚書建極殿至是命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賜白金百彩幣四表裡大紅坐蟒一襲遣行人護歸向高在相位務調劑羣情輯和異同然其時黨論已大起御史鄭繼芳力攻給



事中王元翰左右兩人者日相角向高請盡下諸疏  
救部院評曲直罪其論議顛倒者一二人以警其餘  
帝不報諸臣既無所見得失益樹黨相攻未幾又爭  
李三才之事黨勢乃成無錫顧憲成家居講學東林  
書院朝士爭慕與遊三才被攻憲成貽書向高暨尚  
書丕揚訟其賢會辛亥京察攻三才者喬應甲劉國  
縉國縉以他過掛察與應甲亦用年例出外其黨大  
譁攻擊紛起向高以大體持之察典得無撓而兩黨  
之爭遂不可解及後齊楚浙黨人攻東林殆盡向高  
已去位浸尋至天啟時王紹徽等撰所為東林點將  
錄令魏忠賢按氏名逐朝士以向高嘗右東林指目  
為黨魁云向高歸里六年神宗崩光宗立特詔召還  
未幾熹宗立復賜救起之屢辭不得命天啓元年十  
月還朝復為首輔言臣事皇祖八年章奏必發臣擬  
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傳諭事有不可臣力爭皇  
祖多曲聽不欲中出一旨陛下虛懷恭己信任輔臣  
然間有宣傳茲疑議宜慎重綸音凡事令臣等擬上  
帝優旨報聞旋納向高請發帑金二百萬為東西用  
兵之需熹宗初政羣賢滿朝天下欣欣望治然帝本  
童昏不能辨忠佞魏忠賢客氏漸竊威福構殺太監

王安以次逐吏部尚書周嘉謨及言官倪思輝等大  
學士劉一燝亦力求去向高言客氏出復入而一燝  
顧命大臣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於真寔不可知  
之地其漸當防忠賢見向高疏刺已恨甚既而刑部  
尚書王紀劄籍禮部尚書孫慎行都御史鄒元標先  
後被攻致仕去向高爭不得因請與元標同罷帝不  
聽而忠賢益恨向高向高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  
扶植善類再入相事冲主奄人逞熒窳奸時事日非  
向高亦稍利方為圓不能塞直如神宗時然猶教有  
匡救給事中章允儒請減上供袍服奄人激帝怒命  
廷杖向高論救者再乃奪俸一年御史帥象指斥宮  
禁奄人請帝出之外以向高救免給事中傅樾救王  
紀將貶謫亦以向高言僅奪俸紀既罷去御史吳姓  
王祚昌薦之部議以故官召忠賢怒將重遣文選郎  
向高亦救免給事中陳良訓疏譏權奄忠賢摘其疏  
中國運將終語命下詔獄窮治主使向高以去就爭  
乃奪俸而止熊廷弼王化貞論死言官勸帝速決向  
高請俟法司覆奏帝從之有請括天下布政司府州  
縣庫藏盡輸京師者向高言郡邑歲已竭藩庫稍餘  
倘盡括之猝有如山東白蓮教之亂何以應宮中有



喜慶事及皇子生向高請召還江東譙侯震賜賚繼春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毛士龍等帝皆不納向高亦無如何忠賢既默恨向高而其時朝士與忠賢抗者率倚向高忠賢乃時毛舉細故責向高以困之向高數求去四年四月給事中傅繼勅左光斗魏大中交通汪文言招權納賄命下文言詔獄向高言文言內閣辦事實臣具題先斗等交文言事曖昧臣用文言顯然乞陛下止罪臣而稍寬其他以釋宮府嫌消縉紳之禍因力求速罷當是時忠賢欲大逞憚衆正盈朝伺隙動得撓蹠喜甚欲藉是羅織東林終憚向高舊臣並光斗等不罪止罪文言然東林禍自此起至六月揚逮上既劾忠賢二十四大罪向高謂事且決裂深以為非廷臣相繼抗章至數十上或勸向高下其事可決勝也向高念忠賢未易除聞臣從中挽回猶冀無大禍乃具奏稱忠賢勤勞朝廷寵待厚盛滿難居宜解事權聽歸私第保全終始忠賢不悅矯帝旨叙已功勩累百餘言向高駭曰此非吾人所能必有代為草者探之則徐大化也忠賢雖憤猶以外廷勢盛未敢加害其黨有專以與大獄者忠賢意遂

決無何工部郎中葛燦疏劾忠賢即傳旨廷杖向高力救不從燦死杖下燦甫死御史林汝翥以忤奄命廷杖懼而逃城外或言汝翥向高甥也群奄逆圍其邸大譟向高上言國家二百來來無中使圍閣臣第者臣今不去何面目見士大夫帝優旨慰留盡收回中使向高以時事不可為乞歸已二十餘疏至是請益力乃命加大傅遣行人護歸所給賜視養典有加尋聽辭太傅有司月給米五石與夫八人向高既罷去韓爌朱國禎相繼為首輔未久皆罷居政府者皆小人清流無所依倚忠賢首誣殺連先斗等次第戮辱貶削朝士之異己者善類為空云向高相二帝老成持重有裨國家惟力薦門生王化貞請重其事權化貞與熊廷弼相訐奏向高不能決下廷議言者議其委卸向高奏非臣一人所能獨任益集廷臣大議意嘗主化貞化貞適棄廣東逃人頗以是為向高咎熹宗崩向高亦以是月卒年六十有九崇禎初贈太師謚文忠

方從哲字中涵其先德清人隸籍錦衣衛家京師從哲舉萬曆十年進士授庶吉士進編修累遷



國子監祭酒請告家居久不出時頗稱其恬雅大學士葉向高請用為禮部右侍郎不報中書起吏部左侍郎為給事中李成名所劾求罷不允四十一年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吳道南並命時道南在籍向高為首輔政事多決于向高從哲取充位嘗疏請開儲講補大僚恤災黎撤稅使發軍餉釋累宗不報向高去國從哲遂獨相請召還舊輔沈鯉不允御史錢春劾其容悅從哲乞罷帝優旨慰留未幾道南至會張差挺擊事起刑部以瘋癲蔽獄王之案鈎得其情龐保劉成等送誅始露從哲偕道南請益飭宮禁防而斥之案言謬妄帝納之召見廷臣慈寧宮御史劉光復以大聲觸帝怒命錦衣擒治從哲等為救解因請令皇太子講學皇長孫出閣帝不許而面諭羣臣保成主使差與差即駢斬從哲等擬諭乃退及諭上帝止戮差而竟保成於內庭道南為言路所詆求去者經歲以毋憂歸從哲復獨相即疏請推補閣臣自後每月必請帝以一人足辦迄不增置從哲性柔懦不能任大事時東宮久輟講瑞王裕禮逾期惠主程主未擇配福府莊由遣中使督賦又議金幣盛

中書命呂晉督織造駙馬王昺以救劉光復褫冠帶山東盜起災異教見言官崔鳳神郭尚賓以直言敗帝遣中使令工部侍郎林如楚繕修成安宮宣府缺餉數月從哲皆上疏力言帝多不聽而從哲有內援以名爭而已賢將順帝意無所匡正向高秉政時黨論鼎沸言路交通銓部指清流為東林逐之殆盡及從哲秉政言路已無正人黨論漸息丁巳京察盡斥東林且及林居者齊楚浙三黨陽立務搏擊清流齊人元詩教從哲門生勢尤張從哲既羣小而帝怠荒亦益甚畿輔山東山西河南江西及大江南北相繼告災疏皆不發舊制給事中五十餘員御史百餘員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無所屬十三道止五人一人領教職在外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上官僅四五人都御史數年空署督撫監司亦屢缺不補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職教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盡憑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與京訴詔獄囚以理刑無人決遣家屬聚號長安門從哲屢奏不聽職業盡弛上下解體四十六年四月

大清兵克撫順朝野震驚帝初頗憂懼章奏時下



坏教月泄泄如故從哲子世鴻殺人巡城御史劾  
之從哲乞罷不允長星見東南長二丈廣尺餘十  
有九日而成是日京師地震從哲言狀象怪微魯  
見盪出除臣奉職無狀痛自修省外望陛下大奮  
乾綱與天下更始朝士雜然笑之帝亦不省工部  
主事鄒之麟求吏部不得劾廷臣語侵閣部從哲  
與尚書李汝華薛三才既辨言官又交劾之帝皆  
不問御史熊化以時事多艱佐理無效劾從哲乞  
用災異策免從哲懇求罷堅卧四十餘日閣中塵  
無人帝慰留再三乃起視事明年二月揚錫四路  
出師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用紅旗督戰師大敗禮  
部主事夏嘉遇謂違事之壞由興邦及從哲庀李  
維翰所致兩既劾之從哲求罷不敢入閣視事於  
朝房帝優旨懇留乃復故而反擢興邦為太常少  
卿未幾

既仍留中終帝世報亦下御史張新劾從哲請所  
既揚委罪君父誣言欺人祖宗二百年金既環從哲  
手御史蕭毅中劉蔚周方鑑楊春茂王尊德左光斗  
山西叅政徐如翰亦交章擊之從哲連疏自明且乞  
罷帝皆不問自劉光復繫獄從哲論救數十疏帝特  
釋為民而用人行政諸章奏終不發帝有疾數月會  
皇后崩從哲哭臨畢請至榻前起居召見弘德殿跪  
語良久因請補閣臣用大僚下臺諫命帝許之乃叩  
頭出東宮停諫者十六年每歲季春從哲必請帝輒  
假他故格之迄未嘗再舉帝素惡言官前此考選除  
授者率候命二三年及是候八年從哲請至數十疏  
竟不下帝自以海宇承平官不必備有意損之及遼  
左軍興又不欲矯前失行之如舊從哲獨秉國成卒  
無所匡救又用姚宗文閱遼東騎經畧熊廷弼去遼  
陽遂失論者謂明之亡神宗實基之而從哲其罪首  
云四十八年七月丙子朔帝不豫十有七日大漸外  
廷憂危從哲偕九卿臺諫請思善門問安越二日召  
從哲及尚書周嘉謨李汝華黃嘉善黃克績等受顧  
命又二日乃崩遺詔閣臣同司禮中官輔太子八月  
丙午朔先宗嗣位鄭貴妃以前福邸故懼帝銜之進



珠玉及侍姬八人。帝選侍李氏，最得帝寵。貴妃因請立選侍為皇后，選侍亦為貴妃求封太后。帝已於乙卯得疾，丁巳力疾御門，命從哲封貴妃為皇太后。從哲適以命禮部侍郎孫如游力爭，事乃止。辛酉，帝不視朝。從哲偕廷臣詣宮門問安，時都下紛言中官崔文昇進洩藥，帝由此委頓。而帝傳諭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語群情益疑，賊給事中楊連劾文昇，並及從哲。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御史鄭宗周、並尚書從哲請保護聖體，速建儲皇。從哲候安，因言進藥宜慎，帝褒答之。戊辰，新閣臣劉一燝、韓煥入直。帝疾已殆，辛未召從哲。一燝、煥、英國公張惟賢、吏部尚書周嘉謨、戶部尚書李汝華、禮部侍郎署部事孫如游、刑部尚書黃克纘、左都御史張閻、達給事中范濟世、楊連、御史顧慥等至乾清宮。帝御東煖閣，見几皇長子、皇子五子等皆侍，帝命諸臣前朕見卿等甚喜也。從哲等因請慎醫藥，帝曰：「十餘日不進矣，逆諭冊封選侍為皇貴妃，甲戌復召諸臣，諭冊封事。從哲等請速建儲，帝顧皇長子曰：「卿等其輔為堯舜。」又語及壽宮。從哲等以先帝山陵對，帝自指曰：「朕壽宮也。」諸臣皆泣。帝復問有鴻臚官進藥，答安在。從哲曰：

鴻臚寺丞李可灼自去仙方，臣等奉獻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藥。進所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諸臣出，瑛宮門外，頃之中使傳上體平善，日脯可灼出言復進一丸。從哲等問狀曰：「早善如前，明日九月乙卯朔，郊刻帝崩，中外皆恨可灼甚，而從哲擬遣旨，齊可灼銀幣，時李選侍居乾清宮，羣臣入臨，諸奄閉宮門不許入。劉一燝、楊連力柱之，得突臨如禮。擁皇長子出，居慈慶宮。從哲委蛇而已。初，鄭貴妃居乾清宮，侍神宗疾，光宗即位，猶未遷尚書。嘉謨責貴妃從子養性，乃遷慈寧宮。及光宗崩，而李選侍居乾清，給事中連及御史左光斗以貴妃進女事為憾，念選侍故其黨，而又嘗邀封后，非可令居乾清以冲主付託也。於是議移宮爭數日不決。從哲欲除之，至登極前一日，一燝、煥連從哲立宮門，請選侍乃移熾鸞宮。明日庚辰，熹宗即位，先是御史王安舜劾從哲輕薦狂醫，又賞之以自掩。從哲擬太子令旨，罰可灼俸一年。御史鄭宗周劾文昇罪，請下法司。從哲擬令旨，司禮察處及御史郭如楚、馮三元、焦源溥給事中魏應嘉、太常卿曹珣、光祿少卿高攀龍、主事呂維祺先後上疏言可灼罪不容誅。從哲在之國，滿殿在而給事中



惠世揚直糾從哲十罪三可殺言僣獨相七年妨  
賢病國罪一驕蹇無禮失悞哭臨罪二提擊青宮庇  
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縱子殺人蔑  
視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壅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寬  
議撫臣罪七馬上催戰覆沒全師罪八狗國罔上與  
鉅貽羞罪九代營擅稅蠹國殃民罪十貴妃求封后  
舉朝力爭從哲依違兩可非先帝英斷明示止輟禍  
何可勝言當誅者一李選氏乃鄭氏私人抗凌聖母  
飲恨而沒從哲受劉進李進忠所盜美珠欲封選侍  
爲貴妃天聽其久據乾清當誅者二崔文昇用洩藥  
傷損先帝諸臣論之從哲擬脫罪李可灼進劫藥從  
哲擬賞賚當誅者三疏入責世揚輕詆從哲累求去  
皆慰留己而張潑袁化中王允成等連劾之皆不聽  
先以光宗登極恩加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再以帝登極恩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  
其冬給事中程註復劾之從哲力求去疏六上命進  
中極殿大學士賚銀帶蟒衣遣行人護歸天啓二年  
四月禮部尚書孫慎行追論可灼進紅丸斥從哲爲  
弒逆詔廷臣議都御史鄒元標主慎行既從哲疏辨  
自請削官階授四裔帝慰諭之給肅魏大中以九卿

議久稽趣之上先後主慎行疏劾從哲者主事王之  
采劉宗周給事中周希令彭汝南傅樞御史吳甡薛  
文周沈應時方有度安伸溫皋謨江日彩張慎言會  
議罪從哲者尚書王紀汪應蛟王永光侍郎楊東明  
陳大道李宗延張經世陳邦瞻太僕卿蕭近高張五  
典少卿申用懋于倫李之蒸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  
起元田生金柯景滿朝薦熊明遇黃龍光太常少卿  
高攀龍給事中劉弘化霍守典御史蔣允儀劉徽等  
唯刑部尚書黃克纘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給事中汪  
慶百石從哲而啓事公禹持兩端時大學士曠述進  
藥始末爲從哲解於是吏部尚書張問達會戶部尚  
書汪應蛟等合奏言慎行論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  
見內閣臣等初未知及先帝召見乾清宮輔臣與臣  
等言俱慎重未敢決及宣臣等入宮先帝問可灼安  
在可灼至進紅丸少頃復進一丸先帝服藥微汗身  
溫熱就寢此進藥始末臣等共聞見輔臣視皇考疾  
急迫倉皇弒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醫官且非知  
脈知醫者以藥嘗試先帝龍馭即上昇從哲與臣等  
九卿未能止均有罪乃反賚可灼及御史安舜有言  
止令養病去罰太輕何以慰皇考中外宜如從哲



請削其官階爲法任哲至可灼罪不勝誅而文昇當皇考哀感傷寒時進大黃涼藥罪又在可灼上法皆宜顯優以洩公憤議上可灼遣戍文昇放南京而從哲不罪無何慎行引疾去五年魏忠賢輯擬擊紅丸擄宮三事爲三朝要典以傾正人遂免可灼戍命文昇督漕運其黨徐大化請起從哲從哲不出然一時請誅從哲者殿後畧盡矣崇禎初舉廢官王永光爲吏部尚書永光故嘗黨忠賢者列可灼名以上而不及慎行元年二月從哲卒贈太傅謚文端三月下文昇獄戍南京

劉一燝字季晦南昌人父曰材嘉靖中進士陝西左布政使萬曆十六年一燝與元一焜一焜並舉於鄉越七年又與一焜並舉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一焜爲考功郎佐京察大學士沈一貫欲庇其私人錢夢皋鍾兆斗等屬一燝爲請一燝謝不可夢皋等竟以中旨留由是忤一貫意尋晉贊善歷祭酒啓事掌翰林院事四十五年春京察黨人用事謀逐孫承宗繆昌期錢謙益一燝力保持得免故事學院無滿歲不遷者一燝居四年始遷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先宗即位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兼揆務借何宗

彥韓爌並命時內閣正方從哲一人獨曆末年神宗欲用史繼偕沈淮兩人方在籍及是帝命召之未及至帝復命宗彥一燝燝明日復命朱國祚及舊輔業向高而宗彥國祚向高亦皆在籍惟一燝燝入直甫拜命帝已得疾一燝偕諸臣召見乾清宮有小豎附帝耳語帝搖首俄一朱衣婦人從帝前挽皇長子入復推之出皇長子見帝怛怛曰欲封后耳諸臣愕然既退一燝語吏部尚書周嘉謨曰上顧念大臣不已若不欲委身婦侍者朱衣人何無畏憚若是朱衣人者即帝選侍李氏也明日九月朔帝崩諸臣入臨畢一燝語羣奄皇長子當拒前即位今不在何也羣奄東西走不對獨東宮伴請王安前曰爲李選侍所匿耳一燝大聲言誰敢匿新天子者安曰徐之公等慎勿退遂趨入白選侍不出皇長子諸大臣不肯退第出即迎選侍頷之復中悔挽皇長子裾安直前擁抱疾趨出一燝見之急趨前呼萬歲捧皇長子左手英園公張惟賢捧右手掖弁華及門宮中厲聲呼哥兒却選使使追躡者三輩一燝傍華疾行翼弁文華殿先即東宮位羣臣叩頭呼萬歲事稍定選侍猶趨還乾清一燝曰乾清不可居殿下且暫避慈慶時選侍



方居就清皇長子心憚選侍然之一燥語安曰主上  
冲年無母后外庭有事吾受過宮中起居公等不得  
辭責明日嘉謨及左光斗疏請移宮時首輔從者排  
徊其間若無與已事者既又欲緩移宮一燥曰本朝  
故事仁聖嫡母也移慈慶慈聖生母也移慈寧今何  
日可姑緩耶乃于初五日偕同官請即日降旨於立  
官門以俟選侍不得已移他官天子復還乾清事始  
大定帝既踐祚從哲被劾在告一燥遂當國與廢相  
得甚款念內廷惟王安力樹新天子乃引與共事安  
亦傾心嚮之所奏請無不從發內帑抑近侍登俊良  
搜遺佚舊德宿齒布滿九列中外欣欣望治焉明年  
天啓改元瀋陽失廷臣多請復用熊廷弼一燥亦言  
廷弼守遼一載殘疆晏然不知何故剪除及下廷議  
又皆畏懼不敢異同致有今日禍嗣後軍國大事陛  
下當毅然主持殺諸臣洗心滌慮悉破雷同附和共  
憂國奉公帝優旨褒答尋有詔盡誦前排廷弼者姚  
宗文等官言路多怨一燥一燥常言任天下事者惟  
六官言路張則六官無實政善治天下者俾六官任  
事言路得繩其愆言官陳事政府得裁其是則天下  
治於是一切條奏悉下部議有不經者詔格之初選

侍將移宮其內暨李進忠劉朝田詔等盜內府私藏  
過乾清門仆金寶皆墮地帝怒悉下法司案治甚急  
羣奄懼搆蜚語言帝薄先朝妃嬪致選侍移宮日既  
足投井以推惑外廷御史賈繼春遂上安選侍書刑  
部尚書黃克績給事中李春暉御史王業浩輩張大  
其辭欲脫盜奄罪帝惡繼春妄言且疑其有黨將嚴  
誅之一燥謂天子新即位輒疑臣下朋黨此端一開  
異時奸人乘間士大夫必受其禍乃具疏開帝意為  
繼春解而反覆言朋黨無實繼春得削籍去御史張  
慎言高弘圖疏救繼春帝欲並罪亦以一燥言而止  
帝憾選侍甚必欲誅盜奄王安為司禮亦惡之諸奄  
千方救卒不得久而帝漸忘前事安亦為魏忠賢排  
死諸奄乃厚賄忠賢為地而上疏辨冤帝果免朝詔  
死下其疏法司一燥執奏詔等議誅允無可雪疏直  
下部前無此制帝不得已下其疏於閣一燥復言此  
疏外不由通政司內不由會極門例不當擬旨謹封  
還原疏由是忠賢輩大恨朝等亦竟免死並任用定  
陵工成忠賢欲以為功一燥援故事內臣非司禮掌  
印及提督陵工不得濫陞止擬加恩三等諸言官論  
客氏被誦者一燥密疏救又請出客氏於外及言官



文章論沈淮淮疑一燦主之與忠賢客氏等比而辭  
一燦給事中李若珪忤中官御史汪泗論嘗誤書謚  
魏郭如楚既詆周嘉謨帝益欲加罪一燦皆救止之  
然是時言路爭論事而一燦持大體時有所格衆方  
怨又密窺魏客等新用事一燦勢孤是年四月候補  
御史劉重慶遂力詆一燦不可用帝怒誚重慶一燦  
再論救不聽六月職方郎中余大成復劾一燦爲中  
官請廢御史安伸給事中常蕃霍維華遂交章劾一  
燦帝不問既而維華外轉其同官孫杰疑一燦屬嘉  
謨爲之上疏力攻一燦一燦疏辨求罷帝已慰留給  
事中侯震賜御史陳九疇復劾之並刺其結納王安  
於是一燦四疏乞歸忠賢從中主之傳旨免其去先  
是從哲去帝赦稱一燦爲首輔一燦不敢當虛位俟  
葉向高及向高至入纓言謂一燦尼已至是知其無  
他力稱一燦有翼衛功不可去帝復慰留一燦堅卧  
不起二年正月疏十二上乃令乘傳歸陛辭疏論萬  
曆恭昌間事微辨王安寬曰曩禹湖上賓事變倉卒  
爾時情景陛下知之在廷諸臣齊知之事定之後遂  
謂天祐杜稷原無他慮而危身憂國抗聲內廷者遂  
以論說去計亦陛下所深憫也禁闈秘密非臣所知

但思先帝龍潛之日陛下鶴禁之中翼戴何人調護  
誰力扶掖鸞輿抗過要扶當日指以爲功今日搆以  
爲罪上下千古呂強張承業與李輔國魚朝恩法戒  
昭然臣願後人毋徒爲五宗光寵許也外廷臣子自  
當君父爲急乃發東朝持擬之奸者日爲生事消後  
宮牝晨之禍者坐以交關雄唱雌和意欲何爲尤臣  
所未解既歸兵部尚書張鶴鳴與奸細杜茂劉一燦  
獄徵指一燦爲一燦族株連之刑部尚書王紀不可  
遂被斥去而一燦得白鶴鳴一燦向所推轂者也已  
而忠賢大熾矯旨責一燦誤用廷弼削官追奪誥命  
勒令養馬崇禎改元詔復官遣官存問一燦在位累  
加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八年卒  
贈少師福王時追謚文端一燦字元丙萬曆二十年  
進士授行人擢吏部主事歷考功郎中佐侍郎楊時  
喬典京察盡斥執政私人已改文選遷太常少卿以  
憂去久之由故官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帝遣中  
官曹奉建鎮海寺於普陀山一燦偕巡按李邦華爭  
不可弗聽織造中官劉成卒一燦慮遣代屢疏止之  
已得請會中官呂貴奉命護成道裝奸人請留貴督  
織造既直達禁中一燦與邦華極論其罪帝卒命貴



代之。一規復既爭不報。貴既任條行十事。後所侵擾一規疏駁。且禁治甚。爪牙貴爲歛威。一規以暇築瓮山海塘千二百丈。溝復餘抗南湖。民賴其利。講王守仁學於虎林外郡。小邑皆贈學田。御史沈珣証其賍私。一規自引去。卒贈工部右侍郎。一煜兵部郎中。何宗彥字君美。其父由金谿客隨州。遂家焉。宗彥舉萬曆二十三年進士。累官詹事。四十二年。遷禮部右侍郎。署部事。福王之國河南。請求無已。宗彥上疏言可慮者有六。帝不聽。又屢疏請東宮講學。皇孫就傅。及瑞惠挂三王婚禮。太子生。母王貴妃薨。不置守墳。內官又不置墳戶。賧地。宗彥力爭之。梃擊事起。宗彥因言天下疑陛下薄太子。久太子處積輕之勢。致慈慶宮門止守。以老年二內侍中門。則寂無一人。乞亟下張差廷訊。凡青宮諸典禮。悉允。臣部施行。宗社幸甚。不報。尋轉左侍郎。署部如故。四十四年冬。隆德殿突。宗彥請通下情。修廢政。補曠官。明年皇長孫年十三。未就傅。宗彥再疏。力言自是頻歲。懇請帝終不納。四十六年六月。京師地震。上修省三事。時帝不視朝。已三十載。朝政積弛。廢官盡曠。明年秋。遼事益棘。宗彥率僚屬上言。白三路喪師。開原鐵嶺相繼淪沒。瀋

陽孤危。請陛下臨朝。與臣等面籌兵食。大許。帝亦不報。宗彥清修有執。攝尚書事。六年。遇事侃侃。敷奏時望。甚隆。其年十二月。會推閣臣。廷臣多首宗彥。獨吏科給事中張廷登不署名。遂不獲。與宗彥旋乞假去。御史薛敷政。蕭毅中。左光斗。李微儀。倪應春。彭際遇。張新詔等。交章惜之。而廷登同官。元詩教。薛鳳翔。又屢疏糾駁。其時齊黨勢盛。非同類。率排去之。宗彥無所附麗。故終不安其位。明年神宗崩。光宗立即家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天啓元年夏。還朝。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四年正月。卒。官贈太傅。謚文毅。弟宗聖。由鄉舉。歷官工部主事。以附魏忠賢。驟加本部右侍郎。于房山建顯德祠。祀忠賢。崇禎初。削籍。論配名麗逆案。

朱國祚字兆隆。秀水人。萬曆十一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進洗馬。爲皇長子侍班。官尋遷諭德。日本陷朝鮮。石星惑沈惟敬。言力主封貢。國祚面詰星。此我鄉曲。無賴。因緣爲奸利耳。公獨不計。辱國乎。星不能用。二十六年。起擢禮部右侍郎。湖廣稅監陳奉橫甚。國祚貽書巡按御史。曹楷令發其狀。帝怒。幾逮。楷奉亦因此撤去。尚書余繼登。卒國祚攝部事。時皇長子儲



位未定冠婚期國祚屢疏諫戚臣鄭國恭請先冠婚後冊立國祚抗疏言本朝外戚不得與政事冊立大典非國恭所宜言况先冊立後冠婚其儀仗冠服之制既醮勅戒之辭陞降生立之位朝賀拜舞之節因名制分因分制禮甚嚴且辨一失其序名分大乖違累朝祖制昔皇上明綸犯天下清議啓國家無窮患皆此言也又言冊立之事理不可緩初謂小臣激聒故遲之後羣臣勿言則曰待嫡及中宮久無所出則曰皇長子體弱須其強今又待兩宮落成矣自三殿災朝廷大政令率御文華殿三禮之行在殿不在宮頃歲趣辦珠寶戶部所進視陛下大婚數倍之遠近疑陛下借典禮之將舉以羅珠寶借珠寶之未備以違典禮且詔旨採辦珠寶額二千四百萬而天下賦稅之額乃止四百萬即不充國用不給邊需猶當六年乃足必待取盈而後舉大禮幾無時矣已又言太祖成祖仁宗即位初即建儲貳宣宗英宗冊爲皇太子時止二歲憲宗孝宗止六歲陛下亦以六歲未闌年十九而不冊立者國祚攝尚書近二年爭國本至數十疏儲位卒寢陝西狄道山崩其南湧小山五國祚請修省社稷壇樹生烟復陳安人心拯人望

通下情清濫獄四事雲南巡撫陳用賓進士物國祚劾之尋轉左侍郎改吏部御史湯北京劾其縱酒踰檢帝不問國祚遂引疾歸光宗即位以國祚嘗侍潛邸特旨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叅機務天啓元年六月遷朝尋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國祚素行清慎事持大體稱長者明年會試故事總裁止用內閣一人是科用何宗彥及國祚有讖其中旨特用者國祚既竣事即求罷優詔不允都御史鄒元標侍經筵而躡帝遣中使問狀國祚進曰元標在先朝直言受杖故步履猶艱帝爲之改容刑部尚書王紀爲魏忠賢所逐國祚合疏救復具私揭爭之紀爲禮部即時嘗以事忤國祚者也三年進少保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改武英殿十三疏乞休詔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乘傳歸明年卒贈太傅謚文恪從子大啓文選郎中終刑部左侍郎同時朱國禎字文卓烏程人萬曆十七年進士累官祭酒謝病歸久不出天啓元年擢禮部右侍郎未上三年正月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顧秉謙朱廷禧魏廣微並命閣中已有葉向高韓璜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偕又驟增四人直房幾不容坐六月國禎遷朝秉謙廷禧以列名在後讓居



其次改文淵閣大學士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魏忠賢竊柄國禎佐向高多所調護四年夏楊漣劾忠賢迂臣多勸向高出既至有詔者向高愠甚國禎請容之及向高密奏忤忠賢決計去謂國禎曰我去蒲州更非其敵公亦當早歸蒲州謂曠也向高罷曠爲首輔曠微與忠賢表裏爲奸視國禎蔑如其冬爲逆黨李蕃所劾三疏引疾忠賢謂其黨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惡可令善去乃加少傅賜銀幣廢子中書舍人遣行人送歸月廩與夫皆如制崇禎五年卒贈太傅謚文肅所著史概頗足資採擇云

悲夫

論曰向高風節表表固不害爲清沆然隱忍遠巡實不無事機之失不然忠賢雖毒養成滔天之勢者豈一朝夕之故與易曰揚於王庭莫陸夾夾當自有說矣况乎袒護罪撫重壞封疆誤國之辜又應置之何等也方哲斗筭人也竊位既久即負乘莫羞生平昔公營私黨邪害正蓋其熟技紅丸之痛猶擬吉庇及所私此其心尚可問乎衆論不容而兩觀未棄識者憾之矣一際倉猝投報挺身扶日廢幾不負於甕几然王安既殞內應無人欲爲一木之支豈不難乎宗彥國祚尤子立孤危雖有嚴毅之搢亦無所於用矣



明史卷三百四十三 列傳一百九十四

周嘉謨 張問達 趙南星

汪應蛟 王紀 鍾羽正

周嘉謨字明卿漢川人隆慶五年進士除戶部主事歷韶州知府萬曆十年遷四川副使分巡瀘州至即窮治大猾楊騰霄置之死有建武所者故都掌蠻地其兵驕悍總兵官沈思學始至縶繩以法一軍大譁燔思學廨投戈及身幾死阻兵觀變嘉謨聞單車馳諭亂卒稽首聽命尋撫定白草番督兵邛州灌縣皆有方畧居五年進按察使移疾歸久之起故官稅監丘乘雲播虐遠繫相屬嘉謨檄所司拒絕而榜殺奸民助虐者乘雲為戢就遷左布政使三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承武定用兵後一意休息民以不擾隴川宣撫多安民據蠻瘴以叛叅將周會遠兩指揮將兵往勦通蠻莫遣兵助安民二將遂潰會亦自隴川宵奔士卒多殺傷嘉謨乃督將士討之斬數百級獲安民立其弟安靖撫降餘衆錄功進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黔國公沐昌祚其家自賜田外侵畝至八千餘頃征欵苛暴致莊戶公行劫掠橫數十州縣嘉謨偕巡按御史鄧漢勅之請以回隸有司徵租

轉給如京師責戚莊田章久不下兵部尚書李化龍固趣之始得請先歸昌祚以疾奏令其子厥代鎮自是並建二府各置爪牙厥削軍民土官人不堪命後厥以罪逮死昌祚負緣近習復令其孫啓元代鎮嘉謨力爭且復列上啓元罪狀兵部侍郎魏養蒙持之力乃令昌祚鎮守解啓元任四十一年改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滿考加右都御史廣西土酋引交趾數千人內犯薄上思州官軍力拒之乃退嘉謨為結營受降城增兵置戍邊徼始有備南海三水高要四會高明大水壞圩岫三萬九千餘丈嘉謨以便宜留贖錢築之遂弭水患四十四年遷南京戶部尚書尋召拜工部尚書孝定后之喪內廷宣索不貲嘉謨言喪禮自有中制不當信左右言妄耗國帑不納俄改吏部尚書神宗崩先宗踐祚鄭貴妃猶據乾清宮不出且邀封皇太后嘉謨從言官楊漣左光斗等言以大義曉貴妃從子養性開示利害貴妃乃移慈寧宮封后事亦竟寢時外廷盛言貴妃進侍姬八人致帝得疾嘉謨因召見以寡欲進規帝停視久之皇長子代論因言外庭傳聞不可信諸臣乃退已而受顧命其夕帝崩李選侍專制宮中勢頗張廷臣慮不測既



入臨請見皇長子即呼萬歲遂奉至文華殿受朝送居慈慶宮嘉謨奏帝殿下之身社稷是託出入不宜輕脫即行大小發與朝暮臨須臣等至乃發皇長子領之時已定九月六日即位至二日選侍居乾清自如且欲挾皇長子同居中外益危疑嘉謨亟草疏率廷臣請移宮光斗連繼之選侍始移噉鸞宮居焉當是時大故頻仍國勢控扼內閣方從哲首鼠無所可否劉一燝韓爌又新秉政獨嘉謨正色立朝力持大議中外倚以爲重先是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爲政黜陟之權吏部不能主及嘉謨秉鈐惟才是任暨兩朝革命天起廢籍一時考碩滿朝向所謂黨魁及朋奸亂政者亦漸自引去中朝爲清已極陳吏治故堞請責成撫按監司時上官注考率用儻語往往失實嘉謨請以六事定官評一曰守二曰才三曰心四曰政五曰年六曰貌六事各注其實毋飾虛詞帝稱善行之天啓元年帝欲罪御史賈繼春其同官張慎言高弘圖疏救帝欲并罪之嘉謨等力爲解乃止奪慎言弘圖俸朱欽相倪思輝被誦嘉謨亦申救嘉謨員才聖服官端亮惡給事中霍維華希魏忠賢指誣劾王安置之死出繼華於外忠賢怒嗾給事中孫杰劾嘉

謨受劉一燝屬爲安報讐且以用袁應泰終卜年等爲嘉謨罪嘉謨求遣忠賢矯旨許之葉向高等請留嘉謨竣大計事不聽嘉謨濱行復陳保聖躬養聖德責輔臣惜人才四事明年廣寧陷嘉謨憂憤馳疏劾拒臣張鶴鳴主戡悞國五年秋忠賢黨周維持復劾嘉謨曲庇王安遂削籍崇禎元年薦起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明年卒官年八十四贈少保張問達字德允涇陽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歷知高平濰二縣有惠政徵授刑科給事中二十年寧夏用兵既請盡蠲全陝逋賦從之次喪除起歷工科左給事中時方營建兩宮中官利乾沒復興他役問達力請停止不納俄陳礦稅之害言閹尹一朝啣命輒敢糾彈郡守甚且糾及撫按重臣而孫朝至誣誣清介絕俗之魏允貞陛下不爲懲創長此安窮所攜程守訓陳保輩至箠殺命使毀室廬掘墳墓而不一按問其若萬方怨痛何與試山東疏陳道中所見饑饉流離狀請亟罷天下礦稅皆不報巡視廠庫僉商諸高貴者率賄近幸求免帝輒許之問達兩疏爭執又兩疏極論程守訓罪並獲不行三十年進禮科都給事中晉江李贄由鄉舉歷姚安知府後獲髮爲僧流寓麻



城倡邪說惑衆士大夫群趨之至是北遊抵通州門  
達處其入都鼓煽上疏極論且請毀所著書有詔逮  
治繫獄中自刺死達近快之其年十月以星變復請  
盡罷礦稅是時比年日食皆在四月間達以純陽之  
月其變尤大先後疏請修省語極危切帝終不納尋  
遷太常少卿三十六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所  
部水災民饑間達極意極恤救請蠲貸時將營三殿  
採木楚中計費四百二十萬有奇間達多方撙括民  
免重困爲巡撫六年政聲甚著召拜刑部右侍郎署  
部事兼署都察院事四十三年張差擬擊事起詞連  
內官龐保劉成二人故貴妃鄭氏心腹也於是中外  
籍籍謂貴妃弟國泰實爲之問達等獻上其獄帝頗  
心動留其疏不下及召對慈寧已命并磔二豎甫還  
宮帝意復變命先倖差會訊二豎於文華訊訖問達  
等上疏曰奸人闖官事關宗社臣等安敢含糊今差  
已死二囚易於抵飾文華門尊嚴之地臣等不敢刑  
訊何由得情二囚偏詞何足爲據差雖死其所供之  
詞設在何可盡泯而其同謀馬三道等亦皆有詞在  
案孰得而滅之况慈寧召對面諭並決煌煌天語通  
國共聞若不付之外庭會官嚴鞠安肯輸情既不輸

情安從正法祖宗二百年來未有罪囚不付法司輒  
令擬罪者且二人係內臣法行自近陛下尤當嚴其  
銜轡而置之重辟奈何任其展辯不與天下共弃之  
也當是時帝心知二囚所爲實本鄭氏付之外庭情  
將益露乃潛斃之於內以創重身死聞而馬三道等  
五人命予輕比僅坐流配其事遂止其年解都察院  
事久之遷戶部尚書督倉塲尋兼署刑部拜左都御  
史光宗疾大漸同受顧命天啓元年冬代周嘉謨爲  
吏部尚書連掌內外大計時論稱平登進賢才振拔  
幽滯一時朝多正人先是萬曆中廷臣建言註誤獲  
譴者充滿林下至是死者已過半周達等足蔽以兼  
杖繫獄遣戍者爲一等贈官廢子貶竄削籍者爲一  
等但贈官於是諸臣獲恤者七十五人孫慎行鄒元  
標追論紅丸力討方從哲詔廷臣集議與議者百餘  
人問達既集衆議會戶部尚書汪應蛟等上疏曰按  
慎行之奏首罪李可灼進紅丸可灼先見從哲臣等  
初未知及奉召進乾清宮候於丹墀從哲與臣等共  
言李可灼進藥俱慎重未決俄宣臣等溷宮內跪御  
榻前先帝自言朕躬虛弱語及毒宮並諭輔陛下爲  
堯舜因問可灼安在可灼趨入和藥以進少頃又進



聖躬安舒就寢此進藥始末從哲及文武諸臣所共見者是時群情倉皇懷然其切弑逆三實何可忍言在諸臣固諒從哲無是心即慎行既中亦已相諒若可灼輕易進藥非但從哲未能止臣與衆人亦未能止臣等均有罪焉及御史王安舜等疏論可灼從哲自應重擬乃先止罰俸繼令養疾則失之太輕今不重罪可灼何以慰先帝而服中外之心且提付法司正以刑辟若崔文昇妄投京藥罪亦當誅請並下法司與可灼並按從哲則應如其自請削去官階爲法任咎此亦大臣引罪之道宜然而非臣等所敢議也

至選侍欲垂簾聽政臣等初入臨閣者阻不容入臣等排闥而進哭臨畢奉聖駕至文華殿行朝謁嵩呼禮復奉駕還慈慶宮因議新主登極選侍不當復居乾清九卿即公疏請移言官繼之從哲乃始具揭奏請選侍遂即日移宮然輿論猶憾從哲之奏不毅然爲百僚倡倘其時非諸臣共扶大義連章急趨則乾清何地猶然混居今得假竊魁柄將如陛下登極還宮何哉既入帝謂從哲心跡自明不當輕議止遠可灼下吏文昇已安置南京弗問明達端方廉靜歷更大任皆號稱職擬擊紅丸移宮三大案並經其手處

之不激不隨時論先協先以秩滿加太子太保至是連既乞休至十三上詔加少保兼傳蘇五年魏忠賢擅國御史周維持劾周達力引王之案按黨亂政遂削奪御史牟志夔復誣周達賊私請下吏按問命捐貲十萬助軍興頃之間達卒以巡撫張維振言免其半問達家已破崇禎初贈太保予一子官卹與成儀維持志夔咸以附忠賢名掛逆案

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萬曆二年進士除汝寧推官治行廉平爲要人所讒僅得戶部主事張居正寢疾朝士爭奔走禱祀南星與顧憲成姜士昌戎弗往居正沒以與望調吏部考功尚書楊巍欲糾御史丁此呂南星洩之給事中王士性爲巍所嗾引疾歸起歷文選員外郎南星方養疾惡賭時俗波靡心憤之十七年冬既陳天下四大害言曩者楊巍乞休左都御史吳時來謀代之而忌戶部尚書宋德聲望出已上連疏排擠副都御史唐仰庇始謀吏部侍郎不得又謀兵部侍郎臧顏無旺大臣如此何以責小臣是謂干進之害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諭德吳中行南京太僕卿沈思孝既相繼自免獨南星禮部侍郎趙用賢在乃詞臣黃弘憲陰肆譏謔而言官唐堯欽



孫愈賢蔡系周復顯為詆誣散衆正不容宵人得志是謂傾危之害州縣長吏選授太輕詘寺之官計日而取郡守不問其才行至撫按論人既已賍私有據不曰未甚則曰任淺緊止降調其意以為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以致吏治日汙民生日瘁是謂州縣之害吏於土者不過守令而鄉官之權多大於守令是以橫行無忌官司莫敢誰何如渭南令張棟治行無雙祇以裁抑鄉官竟被讒毀不獲行取是謂鄉官之患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而治望陛下銳意更張為天下祛其患既出朝論聽之而中所抨擊悉時相所庇覆於是給事中李春開起而駁之其疏先下南星幾獲譴預給事中王繼光史孟麟萬自約部曹姜士昌吳正志並助南星疏春開且發時來仰庇弘憲讒論狀春開氣沮然南星卒以病歸再起歷考功郎中二十一年大計京官與尚書孫鑑協心澄汰首黜所親都給事中王三餘及鑑甥文選員外郎呂廢昌其他附麗時相者數黜殆盡即趙志臯弟亦不免朝野方稱快而時相以失其私人大不堪無何給事中劉道隆劾吏部議留拾遺庶僚非法遂有專權擅黨之旨既南星三官俄因李世達等疏救斥南星為民

先後論救者悉被譴黜亦去位一時善類幾空南星既里居名益高與鄒元標顧憲成海內擬之三君中外論薦者無慮百十疏卒不起光宗立始起太常少卿俄改右通政進太常卿將抵都大理卿周應秋知南星必大用迨之郊外南星太息曰吾去國三十年安知士風一至此乎至則擢工部右侍郎居數月拜左都御史慨然以整齊天下為任天啓三年大計京官以故給事中元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先朝結黨亂政議黜之掌科魏應嘉力持不可南星著四函論卒與考功郎程正己協謀置之不謹他所澄汰一如為考功時輿論允協以御史巡方吏治清濁所繫力振憲綱畧無假借浙江按臣張素養薦部內人材濫及姚宗文邵輔忠劉廷元三人南星劾其奸謬素養坐奪俸素養不服言此屬吏所開臣特遵行故事南星謂如素養言但置監司郡守足矣安事御史素養卒左遷先是巡方有提薦揭薦之例南星已奏止之而陝西高弘圖山西徐揚先宣大李思啓河東劉大受復踵行如故南星並劾奏之自是巡方始知畏法其年冬代張問達為吏部尚書當是時人務奔競竿牘苞苴充斥輩下言路壅橫尤甚每選郎出朝



輒邀之半道為人求官不得刺惡聲交加或逐之去  
選郎即公正無如之何尚書亦付之太息而已南星  
素疾其獎銳意澄清獨行己志即政府及中貴亦不  
得關其說諸人憚其剛嚴亦不敢犯有給事為貴郎  
求離司即注賢郎王府而出給事於外知縣石三畏  
素貪賣緣將行取南星亦置之王府時進士無為王  
官者南星不恤也魏忠賢雅重之常於帝前稱其任  
事一日遣婦子傅應星介一中書贊見南星麾之去  
嘗并坐弘政門選通叅正色曰主上冲齡我輩內外  
臣子宜各努力為善忠賢嘿然怒形於色大學士魏  
廣微南星友兄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至是待之  
愈峻廣微亦怨是時東林勢盛衆正盈朝南星益搜  
舉遺佚布之庶位其在要路悉用忠良如總憲用高  
攀龍佐憲用楊漣左光斗佐銓則李騰芳陳于廷科  
道之長則魏大中袁化中他若鄭三俊李邦華孫居  
相饒伸王之案悉引置卿貳而四司之屬如鄒維璉  
夏嘉遇張光前程國祥劉廷諫亦皆一時民譽中外  
方忻忻望治而小人側目者亦多明年六月給事傅  
魁以鄒維璉改銓司已不與聞首假任文言發難劾  
南星素舊制植私人維璉引南星疏辨獲留小人

愈恨會揚漣劾魏忠賢既通是時上官府益水火  
南星遂控門乞休不許高攀龍之勸南星也南星議  
戍之呈秀窘夜走忠賢邸叩頭乞哀言不去南星及  
攀龍漣等我兩人未知死所忠賢大喜遂與定謀其  
年十月山西缺巡撫有為河南布政郭尚友營求者  
南星惡其奔競以太常卿謝應祥有清望首推之已  
得請矣有陳九疇者以乙榜得御史思結與援自固  
廣微遂屬其上既言應祥嘗知嘉善魏大中出其門  
大中以師故謀於文選夏嘉遇而用之徇私當斥大  
中嘉遇既辨語侵九疇九疇再既力詆並下部院叅  
議南星攀龍枉言應祥以人望推舉大中嘉遇無私  
九疇妄言不可聽既入忠賢大怒矯旨既大中嘉遇  
並黜九疇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南星遽引罪求去  
忠賢復矯旨切責放之歸明日攀龍亦引去給事中  
沈惟炳論救亦出之外既以會推忤忠賢意并斥陳  
於廷楊漣左光斗袁化中而引南星所擢徐兆魁喬  
應甲王紹徽等置之要地自是小人競進善類一空  
而天下大柄盡歸之忠賢矣忠賢及其黨惡南星甚  
每矯勅諭必曰為元亮於是御史既劾南星十大  
罪並及王允成鄒維璉程國祥夏嘉遇四人得旨並



劄籍令再奏南星私黨劾獲判上李邦華孫鼎相等十四人得旨並貶黜自是爲南星黨者無不拔擢其素所推獎者率遭奇禍諸干進連化之徒一擊南星輒遂所欲而石三畏亦起爲御史疏攻南星及李三才顧憲成孫丕揚王圖等十五人於是死者亦遭劄奪縉紳之禍益不可言矣尋以汪文言獄詞連及下撫按提問適郭尚友巡撫保定而巡按馬逢臯又南星常徵例轉者於是二憾交作屈南星於庭控辱之笞其子清衡及外孫王鍾麗繫之獄而坐監萬有五千金南星家素貧親故捐助始獲竣卒成南星代

州清衡莊浪鍾麗永昌南星年七十有六法當收贖忠賢矯詔弗許清衡適母馮氏生母李氏並哀慟而卒子生七齡驚怖死南星抵戍所處之怡然莊烈帝登極有詔赦還巡撫牟志夔忠賢黨也故遲之竟卒於戍所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謚忠毅擢呈秀廣微九疇兆魁應甲紹徽訥三畏尚友志夔俱名震逆案爲世大戮焉

汪應蛟字潛夫婺源人萬曆二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南京禮部郎中給由入都值吏部侍郎陸光祖與御史江東之等相訐應蛟不直先祖抗疏劾之

於當路多所規切四遷山西按察使治兵易州礦稅擾民上言陛下私利帶藏而不顧閭巷之傷殘少嫫目前而不虞將來之隱禍及今弗圖馴至民窮變起瓦解勢成天下事尚恐言哉因陳礦使王虎貪恣狀不報朝鮮再用兵移應蛟天津二十六年天津巡撫萬世德經畧朝鮮擢應蛟右僉都御史代之屢上兵食事宜扼險列屯軍聲甚振稅使王朝死帝將遣代應蛟疏請止之忤旨切責朝鮮事寧移撫保定歲旱蝗饑民待哺者十八萬人應蛟屢疏陳請振救甚力已極言畿民困敝請盡罷礦稅而奸人柳勝秋等妄言畿輔括稅可得十有三萬應蛟言京西四郡非舟車輳集地小民日中爲市其貨不過布帛米粟其人悉皆村氓豈忍以斗尺之贏橫加括斂奸人講張爲幻宜加流放之誅不報又三疏力爭乃得減半三十年春帝已停礦稅俄復中止應蛟疏言自採權以來人愁家怨已非一日彼其思亂而未即逞者徒以報罷有期姑隱忍以待耳今報罷矣而又不果竊恐人心益懼所在動搖草澤之間將揭竿而起陛下獨奈何以宗社爲戲乎疏入帝報以國用未充率不納也先是應蛟在天津見萬活白瑞諸處田盡汙菜詢之



土人咸言斥鹵不可耕應饒濁謂地無水則難得水  
斯濶若營作水田當必有利乃市牛器治渠塘募人  
墾藝得田五千畝爲水田者十之四畝收至四五石  
田利大興至是乃上疏曰天津屯兵四千費餉六萬  
俱加歛民間留兵則民告病恤民則軍不能給計惟  
屯田可以足食分荒土連封蒿萊彌望若開渠置堰  
規以爲田可七千頃頃可得穀三百石以七千頃計  
之則二百餘萬石矣近鎮年例可以兼資非獨天津  
之餉足取給也因條畫墾田丁夫及稅額多寡以開  
得旨允行爲已請廣興水利畧言臣境內諸川易水  
可以溉金臺潯水可以溉恒山澇水可以溉中山澇  
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鄴下西門豹嘗用之瀛海  
當諸河下流視江南澤國不異其他山下之泉地中  
之水所在而有咸得引以溉田請通渠築防量發軍  
夫一準南方水田之法行之計臣所部六府可得田  
數萬頃歲益穀千萬石畿民從此饒給無旱潦之患  
即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糴於北垂國家  
無窮利惟陛下採納工部尚書楊一魁亟稱其議帝  
亦報許然其後卒不能行其年召爲工部右侍郎未  
上予告去已進兵部左侍郎養親不出親終竟不

召光宗立起南京戶部尚書庚啓元年改北部時東  
西用兵驟加賦數百萬海內困敝應饒在道馳疏言  
漢高帝稱蕭何之功曰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  
吾不如蕭何夫給餽餉而先以撫百姓故能興漢滅  
楚如運諸掌也今國家多難經費不支勢不得緩催  
科然弗愛養民力而徒竭其脂膏財殫窮變亂必起  
安得不預爲計因列上愛養十八事帝嘉納焉三方  
布置議起需餉千二百萬應饒力阻之廷議紅丸之  
案應饒請實崔文昇李可灼國典而斥方從哲爲編  
民時議以爲當應饒亮直有守居官視國如家及是  
謹出納杜虛耗國計賴之帝保母客氏拔寵求墓地  
踰制應饒持不予遂見忤會有言其老不任事者力  
乞骸骨詔加太子少保馳傳歸陞辭疏陳聖學引宋  
儒語以宦官宮妾爲戒久之卒於家應饒學宗誠敬  
不希顯悟其出處辭受一軌於義里居謝絕塵事常  
衣緇皂不異寒素時稱其名德

王紀字惟理芮城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池州推官  
入爲祠祭主事歷儀制郎中秉禮持正時望蔚然二  
十九年帝將冊立東宮數遷延不決紀抗疏極論其  
冬禮成擢光祿少卿引疾去四十年自太常少卿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大水民餓奏發帑賑恤越二年復大旱列上蠲逋緩征發粟諸事所爲救荒者甚備稅監張畢橫恣議征恩詔已蠲諸稅紀兩既力爭不報畢遂取中旨行之紀憤劾畢抗違詔書沮格成命亦不報紀公嚴有威糾正官邪劾抑豪橫部內稱治居四年以戶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府所部歲亦大凶紀拯救如畿輔民以不病光宗立召拜戶部尚書督倉塲天啓二年改刑部尚書時方會議紅丸事紀偕侍郎楊東明署議謂方從哲知有貴妃不知有君父及李可灼進藥駕崩反側以思綸賚之銀幣國典安在不遠可灼無以服天下不遠崔文昇無以服可灼不削奪從哲官階祿廩無以洩天地神人之憤議出羣情甚疎主事徐大化者素無賴日走魏忠賢門構陷善類至是又誣劾給事中周朝瑞惠世揚紀憤極劾大化溺職狀且曰大化誠爲朝廷擊賊則今之大臣有功能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能顛倒天下之是非交結權璫誅鋤正士如宋蔡京者何不登袖中彈文而乃日與端人正士相尋水火蓋指大學士沈淮也疏入大化卒罷去而淮及忠賢深憾之御史楊維垣與大化有連且素附淮遂

助淮誣紀言紀所劾大臣無主名請令指寔紀遂騰疏直攻淮言淮以宵人擁戴致玷綸扉內結與援外連僉壬欺君罔上納賄市權與蔡京生不同時而事實相類其結納魏忠賢與京之契合童貫同也乞哀董羽寔與京之懇款陳璘同也要盟死友邵輔忠孫杰與京之固結吳居厚同也逐顧命元臣劉一燝周嘉謨與安置呂大防蘇軾同也斥逐言官江東謙熊德陽侯震暘與貶謫安常民任伯兩同也至於賄交婦寺竊弄威權中旨頻傳而上不悟朝柄陰握而下不知此又京迷國罔上百世合符者客魏聞之怒爲淮泣懇帝前帝謂紀繁言加譴責焉初李維翰熊廷弼王化貞下吏紀皆置之重辟至是終卜年劉一燝獄起忠賢誣爲間謀故立誅之紀不可淮遂劾紀獲廷弼緩卜年等獄爲二大罪帝責紀陳飛遂斥爲民大學士葉向高何宗彥史繼偕論救皆不聽紀偕其妻騎二驢以歸後聞黨羅織善類紀已先卒皆曰使王尚書在當不免矣崇禎元年復官贈少保謚莊毅鍾羽正字叔濂益都人萬曆八年進士除滑縣知縣徵授禮科給事中陳賦役之害請州縣盡用條鞭法而京商輸物入庫者勒取無藝多破家乞教嚴禁帝



可之十七年秋言陛下御極之初勤修務學而聖躬康泰今罷朝輟講時復遠和則聖諭所謂煩勞致疾似不在朝講之間也夫臨御希則上下睽於是有意而不覽之奏有覽而不用之言至舉朝以爲不可猶排衆論而行之如張鯨者罪而赦赦而且用豈聖政所宜有哉不報明年冬以工科左給事中出視宣府遼務哈刺慎老把都諸部歲挾市費累增至二十七萬有奇羽正建議裁之諸部恫喝無狀與參政王象乾擊以利害皆俯首去兵部左侍郎許守謙先撫宣府以賄聞羽正劾去之又劾罷副總兵張克賓以下數人詔侵盜軍資者悉置之理遠垂肅然遷爲吏科都給事中劾禮部侍郎韓世能薊遼總督奏達大理少卿楊四知洪聲遠不職四知聲遠坐貶謫時當朝觀請禁餽遺言臣罪莫大於貪然使內臣貪而外臣不應外臣貪而內臣不援則尚相顧畏而莫敢肆乃今不然內以外爲府藏外以內爲窟穴交通賂遺比周爲奸欲仕路清而世運泰不可得也帝善其言敕所司禁之且命自今閣部大臣公事議於朝房毋私卻接賓客吏部推孟一脉應天府丞蔡時陽江西提學副以呂興周馬猶龍而一脉時陽故嘗建言帝皆

用副者羽正率同列上言陛下不用一脉時陽中外聞之將謂建白之臣不惟一時見斥而且復進無階銷忠直之氣結諫諍之舌非國家福也曩王遠以剛正去官王德新饒伸以直言獲譴舉朝共惜今推舉再三迄不見用大君蕩平無我之道當不如是既入忤旨奪俸有差二十年正月偕同官李獻可等請皇長子出閣預教帝怒謫獻可官羽正以已實王議請與同謫竟斥爲民自是杜門讀書士大夫往來過其地率辭不見亦無報謝林居三十年未嘗尺書入京師光宗立起太僕少卿未至進卿天啓二年吏部將用爲左都御史羽正辭曰馮公從吾僉院已久使我後之者先之是長競也西臺何地可以風有位乎乃受僉都御史而讓從吾爲副士論稱焉甫入署即言方從哲進藥議謚封后發宮無謀辭斷似佞似欺宜免其官秩使爲法受過又言沈灌結內援招權賄宜遠決其去由是群小多不悅熊廷弼王化貞獄起衆議紛呶羽正言向者開原鐵嶺之罪不明致失遼陽遼陽之罪不明致失廣寧朝廷疆土堪幾番敗壞由是二人皆坐大辟會朱童蒙以講學擊鄒元標馮從吾羽正言書院之設竊爲京師首善之勸不當



議禁因自劾乞沐不允頃之代從吾為左副都御史  
俄改戶部右侍郎督倉場明年春拜工部尚書故事  
奄人歲給冬衣寒具折直至十三萬有奇是夏六月  
群奄請預給羽正以帑乏不能應群奄千餘人遂盡  
擁入署碎公座毆掾吏肆罵而去羽正既聞因求罷  
詔司禮治群奄罪而諭羽正出視事羽正求去益堅  
且曰今帑藏殫虛九邊壯士日夜荷戈寢甲弗獲一  
飽慶陵工卒負重乘高暴炎風赤日中求傭錢不得  
而獨向官請乞朝至夕從此輩聞之其誰不合憤臣  
奉職下 義當罷黜復三疏自引歸踰年逆黨霍維

黃進理 案言羽正委身門戶遂削奪崇禎初復官  
久之卒贈太子太保  
論曰三案之興諸臣盡力抗爭義不返顧不旋踵而  
奸黨得志遂為小人殺人之惡自矣或猶以謂吹求  
特過疾惡太嚴不能不為諸臣病是固然矣第當時  
門戶已成勢不兩立陰陽水火無計調停諸臣不幸  
處此殆亦極難者耳不然蒙面喪心苟容偷活何人  
不可以為而必以犯兇鋒取烈禍為愉快乎諒亦有  
識者之所共審也是故吾黨激成一語大率君子反  
躬自責其道則然而尚未得為論世之道義也與

明史卷三百四十四 列傳一百九十五

鄒元標 顧憲成 高攀龍

馮從吾 孫慎行 林鈺

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九歲通五經稍長師事泰和  
胡直即有志聖學舉萬曆五年進士觀政刑部時張  
居正喪父奪情元標憤抗疏切諫且曰陛下以其有  
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  
太甚試舉其設施乖張者如州縣入學限以十五六  
人有司希指更損其數是進賢未廣也諸道決囚亦  
有定額所司懼罰數必取盈是斲刑太濫也大臣持  
祿苟容小臣畏罪緘默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獲譴者  
是言路未通也臣過黃河見泛濫為災民有駕鷁為  
巢噉水為食者而有司不以聞是民隱未周也其他  
用刻深之吏沮豪傑之才又不可枚數矣伏讀勅諭  
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蕪陛下言  
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固未成矣弼成聖學  
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志固未定矣輔翼聖志者未  
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脫不  
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此  
臣所未鮮也臣觀居正既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辨



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爲常事而不屑爲者不知人惟盡此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親死而不奔猶自號於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爲喪心則以爲禽彘可謂之非常人哉疏就懷之入朝適廷杖吳中行等四人元標俟杖畢取疏投中官中官詰之紹曰此乞假疏也及入居正大怒亦廷杖八十謫戍都勻衛衛在萬山中夷僚與居元標處之怡然益究心聖學學以大進有御史巡方者承居正指將害元標其人行次鎮遠忽一夕暴死謫居六年居正沒召拜吏科給事中十一年八月首陳培聖德親臣工肅憲紀崇儒行飭撫臣五事尋勅禮部尚書徐學謨不協人望南京戶部尚書張士佩倖進兩人並罷去明年正月慈寧宮災復上時政六事言皆切直其保聖躬謂臣彙進無欲之訓已蒙嘉納陛下試自省果無欲耶寡欲耶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爲陛下誠宜翻然自省加意培養當是時帝方壯齡留意聲色游晏謂元標刺已怒甚降旨譴責首輔申時行以元標已門生而勅罷其姻徐學謨亦不能無憾遂謫南京刑部照磨就遷兵部主事召改吏部進員外郎以病免十八年起補驗封其冬陳吏治十事民瘼

八事既幾萬言所司不能盡用也時文選缺員外郎尚書宋纁請用元標又不獲命纁連疏趣之給事中楊文煥御史何選亦以爲言帝怒詰責纁文煥選於外而調元標南京刑部尚書石星論救亦被譴讓元標居南京三年移疾歸久之起本部郎中不赴旋遭母憂自是里居講學從游者日衆名高天下時帝擯棄忠良後先接踵中外疏薦遺佚凡數十百上莫不以元標爲首薦者愈多帝愈不用家食三十年光宗立召拜大理寺卿未至進刑部右侍郎天啓元年四月還朝首進和衷之說言今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醜釀所成往者不以進賢讓能爲事日惟錮賢逐能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氣專務分門立戶奈之何朝野不多事也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和自應向之論人論事者各懷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而爲我不復知有人禍且移於國此不和之流弊也今與諸臣約論一人當惟公惟平毋輕操筆端論一事當德前慮後毋輕試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則議論公而國家自享安靜和平之福因薦徐宗濬李邦華等十八人帝優諾褒納居二日復陳拔茅闡幽理財振武故事



及保泰四規且請召用葉茂才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丁元薦而恤錄羅大紘雖于仁等十五人帝亦褒納初元標立朝以方嚴見憚晚節造詣純粹不復形崖岸務為和易或譏其遜初仕時元標笑曰大臣與言官異風裁彈絕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即當護持國體可如少年倖動取時朋黨方盛元標心惡之思解散其黨故其所薦引不高一途嘗欲舉用李三才因言路不與元標即中止王德完譏其首鼠元標亦不較南御史王允成等以兩人不和請帝諭解元標言臣與德完初無纖芥此必有人交構其間臣嘗語朝士曰方今上在冲歲敵在門庭祇有同心共濟僅復黨同伐異在國則不忠在家則不孝世自有無偏無黨之路奈何從室內起戈矛耶其持論和平如此時帝嗣位已久而先朝廢死諸臣猶未贈卹元標再陳闕典之典言益懇切其年十二月改吏部左侍郎未上拜左都御史明年典外察去留惟公御史滿汝楨過庭訓雅有物議及庭訓秩滿汝楨注考滋美元標疏論之兩人並引疾去已言丁巳京察不公而禁錮異已請收錄章家楨丁元薦史記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由是諸臣多獲昭雪又言明詔收召遺佚

而諸老臣所處猶是三十年前應得之官宜添注三品崇秩昭陛下褒尊者舊至意帝納其言於是兩京太常太僕光祿三卿各增二員孫慎行之論紅丸也元標亦上疏曰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臣去年舟過南中諸縉紳爭言先帝倖然而崩大事未明臣初不信既入都為人言先帝威德且速登信史諸臣曰言及先帝彌留大事令人閣筆孰敢領此臣始有疑於前日之言元輔方從哲不伸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即謂無其心何以自解於世且從哲秉政七年未聞建楨何事但聞馬上三日三趨戰表我十萬師徒試問誰秉國成而致先帝震驚誰秉國成而使奸人闖宮誰秉國成而使豺狼當路險邪亂政從哲何詞以對從來懲戒亂賊全在信史夫今不成安所底止會內廷多為從哲地者竟置不罪元標自還朝以來不為危言激論與物無猜然小人以其東林也猶忌之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慮明年京察不利已潛謀驅逐會元標與馮從吾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童蒙首請禁之元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復疏劾語尤妄誕時魏忠賢已竊柄傳旨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



加嚴譴賴葉向高力辨且乞同去乃得溫旨而與治及允厚復交章力攻與治至比之山東妖賊元標連疏請益力詔加太子少保乘傳歸陸辭上老臣去國情深疏歷陳軍國大計而以寡欲進規人爲傳誦四年卒于家明年御史張訥請毀天下講壇力詆元標忠賢遂矯旨削奪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諡忠介童蒙等既劾元標遂得罪清議尋以年例外遷及忠賢得志三人並召還甫歲餘允厚至戶部尚書太子太保童蒙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母死不持服爲忠賢建生祠與治亦加至太僕卿忠賢敗三人並麗逆案云

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也爲諸生即有成名舉萬曆四年鄉試第一八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益以名節自砥時張居正枋國政尚操切憲成上書座主申時行極陳時弊無所諱居正聞而銜之及居正寢疾朝士爭奔走祈禱憲成獨不往同官私署其名憲成聞馳往削去居正既沒以時望改授吏部請告歸起歷稽勲司員外郎十五年大計京官左都御史辛自修失執政意工部尚書何起鳴拾遺被劾從而訐之吏科陳與郊亦希指攻擊自修遂罷去御史高維崧等

四人合疏劾起鳴亦被斥於是憲成不平抗疏言諸臣去留不協公論語侵執政并及言官之附執政者請令諸人各自反疏入帝不憚謫桂陽州判官明年量移處州府推官以憂去服闋起官泉州擢吏部考功主事歷本司員外郎二十一年三王並封命下偕同官陳九不可且曰陛下之元子衆子皆皇后之子也王恭妃鄭貴妃不得而私之統於尊也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頒拜皇后爲母而後稱子哉又貽書錫爵力辨事竟獲寢其時考功郎中趙南星以京察忤政府至削籍憲成言臣與南星同事南星斥臣不當獨留不報累遷文選郎中力杜私謁權貴不得聞其說錫爵嘗語憲成曰當今有一異事政府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政府必欲反之耳錫爵嘿然先是吏部閣尚書錫爵欲用羅萬化憲成曰往者內閣不尚用詞林今已悉爲所據止銓衡一席可爲外僚展采地詞林又欲據之耶力持不可乃用陳有年後廷推閣臣萬化復不預諸執政憲曰始推吏部謂詞林不當預今推內閣亦不當預耶萬化乃獲推會帝報罷而止及是錫爵將謝政廷推代者而帝先所降旨有不拘資品語憲成及有年



乃以故大學士王家屏故禮部尚書沈鯉故吏部尚書孫繼禮部尚書沈一貫左都御史孫丕揚故吏部侍郎鄧以讚少詹事馮琦七人名上帝覽之不悅責曰原旨不拘資品乃先年陸光祖自爲己地今何又推冢宰及總憲非徇私耶其并上先所推姓名有年等乃列上初推沈鯉李世達羅萬化陳于陞趙用賢再推朱賡于慎行石星曾同亨鄧以讚十人帝簡用于陞一貫而下旨切責曰世達乃總憲家屏故輔臣安得並推且閣臣當由特簡不當吏部專擅其請憲成雜職制下舉朝大駭戶科右給事中盧明諷抗疏論救帝怒貶明諷秩斥憲成爲民兵科右給事中遂中立申救憲成明諷帝益怒貶中立秩斥明諷爲民廷臣乃不敢復救憲成既廢名益高中外推薦無慮百十疏帝悉不報至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祿少卿力辭不就四十年五月卒於家年六十三天啓初贈太常寺卿魏忠賢亂政其黨石三畏追論之遂削奪崇禎初贈吏部右侍郎諡端文憲成姿性絕人幼從師講孟子至養心莫善於寡欲難曰竊謂寡欲莫善於養心心爲主主強則欲自退聽師大異之曰舉業不足以限于曷問道方山薛先生乎方山者武進薛應

旂也應旂見之大喜授以考亭淵源錄憲成自是有志聖學暨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其時海內學者率流入二氏憲成深憂之故其爲學一以程朱爲宗力闢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邑故有東林書院宋楊時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修復之三十二年落成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而東南諸郡邑尤多於是聞風嚮附學舍至不能容憲成常曰官華穀志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志不在生民上至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上君子無取焉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而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朝端忌嫉者亦多既而李三才被論憲成貽書葉向高孫丕揚爲之延譽御史吳亮乃刻之邸抄中於是攻三才者大譁而一時輕浮好事如于玉立黃正賓輩亦附麗其間爲之鼓動聯絡以故東林益叢議御史徐兆魁遂騰疏攻之極其醜詆嗣後攻擊者不絕憲成既沒攻者猶未止諸凡救李三才者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場弊者請行勘熊廷弼者抗論張差挺擊者最後爭移宮紅丸者忤魏忠賢者率指目爲東林抨擊



無虛日於是朋黨之禍中於國歷四十餘年迄明亡而後已

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少讀書輒有志程朱之學舉萬曆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進所著大學初義其說一遵古本詆程朱章句之誤請頒之天下攀龍憤抗疏力駁其謬其書遂不行二十一年冬趙用賢李世達被訐去位朝論多歸咎王錫爵攀龍復抗疏曰近見朝宁之上善類擯斥一空大臣則孫繼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陞于孔兼賈岩斥矣邇李禎魯乾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郎孟化鯉又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才甚亟廢斥如此後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冠常人有爲善之心而中疑小人有爲惡之志而愈決世道人心何可勝慨且今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曰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已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臣伏思之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諸臣之賢否陳於左右者乎陛下於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爲皆由聖怒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未聞

忤旨何以皆至罷斥即使批鱗逆耳如董基等其人陛下已嘗收錄何獨於諸臣不然臣不能不深憂於其間矣竊恐陛下有祛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借以行媚疾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道以拒諫諍之誦傳之四海垂諸史冊爲聖德累不小輔臣王錫爵等跡其自待若愈于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以異於五十步笑百步即如諸臣之罷斥果以爲當然與則是非邪正一恒人能辨之何忍自昧其良心果以爲不當然與則深養隆遇孰逾輔臣何忍坐視至尊之過舉得毋內洩其私憤而利於斥逐之盡乎末力詆鄭材楊應宿譏諂宜黜應宿亦疏訐攀龍語極妄誕疏並下部院議請薄罰兩臣稍示懲創帝不許錫應宿二秩謫攀龍揭陽添注典史御史吳弘濟等論救并復譴攀龍之官七月以事歸尋遭親喪遂不出家居垂三十年言者屢薦帝悉不省熹宗立起光祿寺丞天啓元年進少卿明年四月疏劾戚畹鄭養性言張差杖擊寶養性父國泰主謀今人言籍籍咸疑養性交關奸宄別懷異謀積疑不解當思善全之術慮受李如楨皆鄭氏私人交通劉保如楨失地表師不可不按崔文昇亦鄭氏腹心故用泄藥罪



在不赦陛下僅行斥逐而文昇猶潛住都城意欲何  
爲宜勸養性還故里急正如損文昇典刑用章國法  
疏入責攀龍多言然養性卒遣還籍孫慎行之論紅  
丸也攀龍歸責方從哲語尤峻切尋改太常少卿疏  
陳務學之要因言方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  
在交結鄭國泰國泰父子所以謀危先帝者不一始  
以張差之捷繼以美姝之進終以文昇之藥而從哲  
實左右之力扶其爲鄭氏者力鋤其不爲鄭氏者一  
時人心若狂但知鄭氏不知東宮此賊臣也討賊則  
爲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先帝隱諱則爲孝此大  
亂之道也陛下念聖母則宜選侍之罪念皇考則隆  
選侍之恩仁之至義之盡也而說者乃曰爲聖母隱  
諱則爲孝明知聖諭目爲假託忠如楊建謗爲居功  
人臣避居功其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觀此大亂之  
道也故或於其說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  
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忠孝皆可變  
亂何事不可妄爲故方從哲鄭養性不容不討奈何  
猶令居輦轂下不一按問耶時從哲輩與援甚固摘  
疏中不孝語激帝怒將加嚴譴賴葉向高力救奪祿  
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鄒元標之建書院攀龍與焉疏

請與元標同罷且曰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臣禁學  
何名發自聖明之世有詔留之三年進太僕卿其冬  
擢刑部右侍郎明年八月拜左都御史先是楊建等  
羣擊魏忠賢勢已不兩立及葉向高去國魏廣微日  
導忠賢爲惡勢尤岌岌而攀龍爲越南星門生兩人  
並居要地忠賢益側目會御史崔呈秀按淮楊還攀  
龍發其微狀南星議戍之呈秀窘急走忠賢所乞爲  
義兒遂據議謝應祥事嚴旨詰責攀龍遽引罪去已  
南京御史游鳳翔出爲知府許攀龍挾私排擠詔復  
鳳翔故官削攀龍籍呈秀憾不已必欲殺之竄名李  
實勅周起元疏中遺縱騎性遠攀龍從容整衣冠自  
沉於池遺表言臣雖削奪舊爲大臣大臣受辱則辱  
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遠近莫不傷之呈秀  
聞其死憾猶未釋矯詔下其子世儒吏刑部坐世儒  
不能防閑其父謫爲徒崇禎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  
書諡忠憲授世儒官先是海內學者率宗王守仁其  
流至恣肆混釋老爲一攀龍心非之故其學一本濂  
洛以靜爲主操履篤實涵養邃密粹然一出於正即  
東林講學諸儒咸不能及常自言少年氣節自矜雖  
重譴不悔及遠竄嶺南道中值風雨因卧舟中數日



一日登陸入旅店忽見桃花爛然適有悟從此覺事  
事有異并氣節之想亦不復存文震孟嘗語人曰吾  
生平心服高忠憲事皆合道繼之者惟華允誠然自  
然與勉強終有別也時以爲篤論

馮從吾字仲好長安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御史巡視中城卷人脩刺進謁拒却之禮科都給  
事中胡汝寧傾邪狡獪廷臣累劾不能去從吾疏發  
其奸遂調外時當大計以從吾司偵邏苞苴絕跡二  
十年正月見帝急於政事抗章言陛下郊廟不親朝  
講不御章奏留中不發諸臣言之諄諄而陛下聽之  
藐藐陛下試觀戊子以前四裔効順海不揚波天下  
何等景象也已丑以後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變人  
妖叠出累告天下又何等景象也厲精之效如彼息  
穀之惠如此夫今不圖長此安極近頌勅諭謂聖體  
違和欲借此自揜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陛下每  
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杖  
下外廷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安得而欺也願陛下勿  
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以目前晏  
安爲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爲可忽宗社幸甚疏入帝  
大怒欲廷杖之會仁聖太后壽旦閣臣力解得免尋

告歸起巡長蘆鹽政弊已惠商奸宄敘述既還朝適  
帝以軍政故大點兩京言官從吾亦削籍猶以前疏  
故也從吾生而純懿長志濂洛之學及許孚遠來督  
學政遂受業焉至是杜門謝客取先正格言體驗身  
心造詣益邃家居二十五年光宗踐阼起尚寶卿進  
太僕少卿並以兄喪未赴俄改大理天啓二年擢左  
僉都御史甫兩月進左副都御史廷議三案從吾謂  
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當國何心至杖擊  
之獄與孫奸諸臣爲難者即奸人也由是羣小惡之  
已與鄒元標共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其中見惡  
加甚給事中朱童蒙遂疏詆之從吾言宋之不競以  
禁講學之故非以講學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  
經筵皇太子出閣皆講學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已則  
不爲可乎先臣王守仁當兵事任德不廢講學卒成  
大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而爲此也因再稱疾求  
罷帝溫詔慰留而給事中郭允厚郭興治復相繼詆  
元標甚力從吾又上言臣壯歲登朝即與同志楊起  
元孟化鯉陶望齡輩立講學會自臣告歸乃廢是京  
師講學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爲詬厲因再疏引歸  
四年春起南京右都御史累辭未上召拜工部尚書

會趙南星高攀龍諸賢相繼去國遂連疏力辭于致仕明年秋魏忠賢黨張訥疏詆從吾遂削籍鄉人王紹徽素與從吾不協至是爲吏部使所善喬應甲來巡撫据撫百方卒無所得隙但毀書院曳先聖像擲之城隅以挫辱之從吾不勝憤悒得疾卒崇禎初復官贈太子太保諡恭定從吾學行純粹立朝光明俊偉學者稱少墟先生

孫慎行字聞斯武進人幼習聞外祖唐順之緒論即嗜學有立志萬曆二十三年舉進士高第授編修累官左庶子數謁告里居鉅戶息交專精理學當事請見率不納有以政事詢者謝之曰吾儕所聞多浸潤庸受寧若公庭兼聽之爲審耶卒不答四十一年五月由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當是時郊廟大享二十餘年不躬親東宮報講至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外傳溺愛福王不遣之國瑞王二十三未婚楚宗人父錮未釋代王廢長立幼久不更正臣僚章奏一切留中福府莊田取盈四萬頃慎行首疏並懇懇切諫已念東宮開講皇孫出閣係宗社安危疏至七八上代王之廢鼎涓立鼎莎也羣臣爭者百餘疏帝皆不行卒以慎行屢疏獲更置楚宗人擊殺巡撫爲

首六人已論死復錮英嫔等二十三人於高牆禁蘊劾等二十二二人於遠地時咸稱寃至是慎行力白其非叛諸人竟獲釋是時儲位雖定福王尚留京師宵小多窺伺朝野危疑廷臣請之國者愈衆帝愈遲之慎行疏已十餘上不見省最後責也設計留王慶太后七旬壽節始啓行羣議益籍籍慎行乃合文武諸臣伏闕力請內閣禁向高亦爭之強帝不得已許明年季春之國羣情始安時朋黨漸成慎行素講學東林爲時所忌明年吏部缺侍郎廷議改右侍郎李銑於左而以慎行爲右命俱未下御史過庭訓因言銑未履任何以復推慎行給事中亦詩教和之慎行遂四疏乞歸不得則出城候命帝乃許之已而京察御史韓汝等以趣福王之國謂慎行邀功列之拾遺疏中賴帝察慎行無罪獲免熹宗立召拜禮部尚書明年四月還朝上疏曰先帝驟崩雖云夙疾實緣醫人用藥不審閱即報知李可灼紅丸乃首輔方從哲所進夫可灼官非太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昔許悼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即自殺春秋猶書之爲弑然則從哲宜何居速劄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席蓐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



朝共攻可灼僅令回籍調理豈不以已實薦之恐與同罪與是從哲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免弑之實實錄中即欲爲君父諱不敢不直書方從哲連進藥二丸須臾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萬世解也然從哲之罪實不止此先是則有皇貴妃欲爲皇后事古今有天子既崩而立后者乎儻非禮官執奏言路力持幾何不貽禍宗社哉繼此則有論皇祖爲恭皇帝事歷考晉隋周宋其末世亡國之君率諡曰恭而以加之我皇祖豈真不學無術實乃呪詛君國等於亡王其設心謂何後此則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劉遜李進忠么麼小豎何遂膽大揚言說者謂二豎早以金寶輸從哲家若非九卿臺諫力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陛下幾無駐足所聞爾時從哲濡遲不進科臣趣之則云遲數日無害任婦寺之縱橫忍君父之控抗爲大臣者宜爾乎臣在禮言禮其罪惡逆天萬無可生之路若其他督戰悞國周上行私縱情蔑法干犯天下之名義釀成國家之禍患者臣不能悉數也大抵從哲挾私任術寡廉鮮恥其智力不用以奉公室而用以趨私門其權謀不用以扞外侮而用以耗國脉春秋無將漢法不道陛下宜急討

此賊雪不共之讎母詢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即從哲所布置也并急誅李可灼漢神人共憤既出朝野避之而近習多爲從哲地者帝乃報曰舊輔素稱忠慎可灼進藥原出先帝意卿言雖忠愛事屬傳聞并進封移官事當日九卿臺諫官親見者可據實會奏用釋羣疑於是從哲疏辨刑部尚書黃克緝右從哲曲爲之辨慎行憤復疏折之有曰由前則過信可灼有輕進藥之罪由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均無辭乎弑也從哲謂移宮有揭但諸臣之請在初二從哲之請在初五爾時章既入乾清不入慈慶者已三日國政幾於中斷非他輔臣訪知與羣臣力請其害可勝言哉伏請聖諭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今似此景象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安在又云朕凌虐不堪晝夜涕泣六七日夫從哲爲顧命元臣使少肯義形於色何至今至尊憂危如此惟阿婦寺之意多戴聖明之意少故敢於凌皇祖悖皇考而欺陛下也未復力折克緝之謬章並下廷議既而議上惟可灼下吏戍邊從哲竟置不罪天下聞而恨之山東撫臣奏五月二十五日日中月星並見慎行以爲大異疏請修省

語極危切秦王諛德由旁枝進封其四子法不當封郡王厚賄近倖遂得俞旨慎行堅不奉詔三疏力爭不得遂謝病去無何廷推閣臣以慎行為首盛以弘次之魏忠賢抑不用用顧東謙等四人朝論大駭葉向高連疏請用兩人竟不得命已忠賢大熾議修三朝要典紅丸一案以慎行為罪魁其黨張訥遂上疏力詆有詔削奪未幾劉志選復兩疏追劾詔撫按提問遣戍寧夏未行莊烈帝嗣位以赦免崇禎元年命以故官協禮詹事府力辭不就慎行學既深造其操行嶢然不淄為一時縉紳冠朝士教推轂入閣為王

嬰纏則皆以講學之故夫學也者君子所以致其道也道不可離而學可須臾廢乎昔者孔子固嘗切切憂之矣夫以孔子之所立教于萬世者而後人乃諱言之且為之深惡而痛斥之世道至此尚忍言乎哉然削跡伐木在聖人之世已然又奚怪東林之受禍更烈於洛閩諸君子也竊謂有東林則必有魏黨有魏黨則必有學禁殆理勢之應然而又何以太息為哉噫

永光所排迄不獲用八年廷推閣臣屢不稱旨最後以慎行及劉宗周林鈺名上帝即召之時慎行已得疾既入都未及陛見而卒贈太子太保諡文介鈺同安人由進士高第授編修再遷司業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志賢祠於國學與先聖並列詔許之萬齡遂置籍醮金請鈺題其首鈺憤舉筆塗抹即夕掛冠徑歸忠賢大怒矯旨落職崇禎時歷禮部右侍郎謁告歸召對稱旨命以故官兼東閣大學士輔政五月而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論曰以諸臣之品行不能不與門戶相始終而志難



明史卷三百四十五

列傳一百九十六

李汝華

王佐

董漢儒

趙彥

陳道亨

南企仲 子居業

李汝華字茂夫雅州人萬曆八年進士授兗州推官徵授工科給事中嘗劾戎政尚書鄭洛不職及出關甘肅邊務洛方經畧西事主和戎汝華不謂然疏洛畏敵貽患時將吏多侵軍資充燕饗交際汝華悉論寘之罪請盡墾甘肅閒田充實塞下報可還朝歷吏科都給事中汝華在垣多所糾擿初劾刑部侍郎何源久疾源引去已劾少詹事黃弘憲巡撫王學書學

書坐罷至是復劾禮部尚書李長春不當爭枚卜侍郎韓世能無大受器兵部侍郎王基耶陽巡撫姜璧皆庸劣璧竟罷去汝華尋遷太常少卿二十三年累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遭時承平寇盜止息汝華一意撫循已而稅使四出議括關津諸稅輸之內府汝華以稅本餉軍抗疏力爭事獲已久之詔四方稅務盡領于有司以其半輸稅監進內府半輸戶部獨江西潘相勒有司悉由已轉輸汝華極論相違詔帝竟如相議且推行之四方有丹竹樓者萬山叢箐民處業久矣廣東守臣感訛言議勒人情大滯汝華急

止之移檄撫慰乃定在贛十四年咸惠甚著進秩兵部右侍郎三十六年召拜戶部左侍郎尚書趙世卿去位遂掌部事帝賜福王莊田四萬頃詔旨屢趣不能及額汝華數偕廷臣執爭卒減四之一及王既之國詔許自遣使督租所在驛騷內使聞時詣汝州杖二人至死汝華請遵祖制隸有司盡撤還使者不納四十三年畿輔山東大饑帝既發米七萬石賑畿民汝華又議出臨德二倉十萬石平糶而山東則發太僕銀十六萬兩臨清倉儲六萬石以賑不足再以六萬石平糶又不足乃裁漕儲四十五萬石平糶且奏行救荒數事兩地賴之先是山東饑已竭歲賦七十萬是年盡蠲又復百七十餘萬汝華以邊餉不繼請天下稅課未入內藏者暫留一年補其缺輔臣亦助為言疏三上不報明年進尚書四十六年鄭繼之去因兼攝吏部事畿輔又饑請蠲七十二衛差役銀以蘇軍困而留保定六府稅銀賑贍陝西亦大饑斗米銀三錢至有射死知縣者汝華亦乞留稅銀賑之皆不報遼東兵事興驟增餉三百萬汝華累請發內帑不得則借支南京部帑括天下庫藏餘積徵宿逋裁工食開事例凡所為取財之計至纖且悉已而遼東



巡撫周永春請益兵加賦汝華不能違議天下田賦自貴州外畝增銀三釐五毫得餉二百萬明年復議益兵從閱視給事中姚宗文言增賦如前又明年四月兵部以募兵市馬工部以制器再議增賦於是畝增二釐為銀百二十萬先後三增賦凡五百二十萬有奇遂為歲額自是海內騷然公私困敝而盜賊亦漸起矣當是時內帑山積廷臣請發率不應計臣無如何遂為一切苟且之畫擾及海內而樞臣徵兵乃遠及蠻方致奢崇明安邦彥相繼反用師連年又割四川雲南廣西湖廣廣東所加之賦以餉之而邊餉仍不充天下已不可支矣汝華練達勤敏立朝無所黨阿官戶部久於國計盈縮邊儲虛實與鹽漕屯牧諸大政皆殫心裁劑值歲比不登意常主寬恤獨加賦之議不能力持馴致萬方虛耗內外交訌君子不能無譏焉天啟元年得疾累疏乞休詔加太子太保致仕卒諡恭敏從子夢辰自有傳

粵地遠物阜仕者多以污敗佐廉聲風章僚吏聞風洗濯吏道為變屢加耗之禁庫有奇贏十餘萬悉取充餉奏蠲太平橋稅三萬停加派丁糧四萬頌聲載塗孫丕揚為吏部舉佐治行卓異四十一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佐官江西久民間其來相率歡舞於道部內故多盜為申保甲更戍守寇暴頓衰稅監潘相李道為民患佐以利害開諭相俾自請減稅五千而執治道爪牙寘之法極陳其擾民狀帝為徵道還併其務於相頻歲大水民饑佐設策賑救累條上寬恤事宜民困大蘇偏州下邑多祠祀焉四十五年以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疏言狼矢決口不可不塞黃河故道不可不開至於直河泛濫沕河多淺水櫃漸乾皆當次第興治帝可之佐乃奔走經營不惜勤瘁居數年河隄大飭諸害畢除歲省金錢鉅萬光宗嗣位召拜工部尚書時定慶二陵及皇極諸殿大工同時並舉佐隨方撙節事皆倚辦而公私不虧中官派徵川漆及雲母石諸物耗費不貲佐力請裁損已疏言祖宗朝間命蘇杭織造旋復輟止未有如萬曆四年至今久而不罷者今庫藏殫虛而皇祖時積幣甚多請得停減帝並不從累加太子太傅致政歸卒



年七十三贈少保諡莊簡佐為人矜嚴寡言笑砥節  
首公老而不渝在官布衣糲食妻子家居不蔽風雨  
諸聲色名利之好一不足動其心一時稱純德焉同  
邑董光宏字君謨舉進士歷刑部員外郎恤刑福建  
平反多累遷河南提學副使品階無遺僞以右叅政  
分守河南時福藩初建宏彈壓有方群禬咸奉約束  
天啟由江西左布政使入為順天府尹執法不撓戚  
畹中賁莫敢干以私擢南京大理卿見魏忠賢亂政  
抗疏乞休帝嘉其恬退加兵部右侍郎以歸陸世科  
字從先由進士歷知建安增城二縣增城故有斷腸  
草入口即死奸民圖害富室輒服此草其家立破世  
科思絕其弊令被訟者輸草根贖罪不三年其根盡  
絕天啟初徵授御史出視兩淮鹽政積羨餘三十萬  
歸之於官而不私時魏忠賢勢大張臺諫無不出其  
門下世科獨不往遂落職歸未幾忠賢敗召復故官  
亦終南京大理卿

止國計日絀已也不報朝鮮再用兵以部中出理餉  
務尋遷山東僉事進副使歷湖廣左右布政使所在  
有聲四十年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帝賜福王  
莊田賁湖廣撥四千四百餘頃漢儒以無所得田請  
歲輸萬金代租不聽楚宗五十餘人以獲罪楚王囚  
禁者十載漢儒力言王假王也請釋繫者又為滿朝  
薦卞孔時等乞宥俱不報尋以憂歸光宗立召拜工  
部右侍郎旋改兵部總督宣府大同山西軍務天啟  
改元遼陽失急簡精卒三千人入衛詔褒之明年秋  
以左侍郎協理戎政未上擢兵部尚書時遼地盡亡  
漢儒請逮治諸降將劉世勛等二十九人立誅逃將  
蔡汝賢等報可毛文龍居海外屢以虛言誑中朝登  
萊巡撫袁可立每代為奏請漢儒言文龍誠能鼓倡  
義勇敢懷奏功誠善若猶未也曷若廣屯種以足食  
厚撫恤以附衆相機變務出萬全不然計畫既疎  
恐虛聲未可長恃也文龍以漢儒得其情甚憚之是  
時細紀凌夷將士無所畏懼漢儒銳意振飭有叅將  
管大藩者統淮兵至天津挾餉私遁漢儒請立誅之  
已得命會大藩畏罪自歸從督餉侍郎畢士嚴請寬  
其罰視職立功漢儒力請寘辟且劾逃將張思任孟



淑孔罪帝卒貸大藩而命遠思任等已復上言行問所以整肅將士使赴矢石而不辭者惟在退有必死之法然後進有必死之心自退將遠邇之誅廢誰不樂就退生者大藩思任等罪狀顯暴業承明旨而所司率屬高閣法之不行自臣部始臣竊憤之且自有遼事以來借用才之名為弼官之地副將以下一任奸人營求不由臣部推舉劄付之官自賣劄付中軍之外又置中軍即如思任淑孔本市藥丐兒推埋蕩子予無過敵之能濫假橫金之寵致摩牙吮血侵官剥民即立置上刑豈復為過請自今談天說劍徒逞

口舌者督撫諸臣毋輕有委授帝納其言惟大藩仍不問諸鎮援遼軍多逃遁有出塞投插部者漢儒憂之請捕獲者立誅無赦同伍自相擒捕者重賞且給餉以時毋使藉口缺食則逃者自少帝亦嘉納帝以奄人王體乾宋晉魏忠賢等十二人有舊勞命所歷錦衣官皆予世襲漢儒等據祖制及職方力爭帝不從給事中程注御史汪泗論等合疏諫給事中朱大典周之綱御史宋師襄胡良機特疏繼之卒不納漢儒旋以母喪歸後忠賢大橫漢儒服闋遂不召追論甘肅功即家進太子太保廕子錦衣百戶卒贈少保

謹肅敬

趙彥膚施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行人累遷山西左布政使光宗嗣位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遼陽既失彥請於登萊海外諸島增兵置戍特設大將於登州控制海外從之登萊設鎮自此始天啟二年廣寧復失彥以山東為南北咽喉列上固人心練鄉兵修城隍減加派蒐將材擇守令重監司裕儲備八事詔多允行先是薊州人王森途遇妖狐為鷹所搏狐窘求救森收庇之狐斷尾謝有異香聞者輒聆任所從使森遂倡為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會主諸號妄言煽惑自畿輔蔓延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多有徒黨森後徙灤州石佛莊其徒繹絡輸金錢俱稱朝貢所在郡縣置公所守以傳頭飛竹籌報機事一日可數百里萬曆二十三年為有司所覺捕森繫獄論死用賄得釋思托有力者自庇乃入京師結外戚永年伯及中官王德祥敘宗姓行教自如後森弟子李國用初立別教自稱太極古佛專以符咒召鬼衆多捨森從之兩教弟子相讐殺事盡露四十二年森復為有司所攝其弟子高應位等聚衆清涼山謀篡取森有司乃復坐森死越五年始斃



於獄其子好賢及其弟子鉅野徐鴻儒武邑于弘志輩仍踵行其教徒黨益衆至是好賢見遠東盡陷四方奸民思逞與鴻儒等期是年中秋諸方並起會茂洩鉅野曹州各捕獲其傳頭鴻儒懼遂先期反自號中興福烈帝改稱大成興勝元年用紅巾爲識五月戊申率衆犯鄆城城中人開門納賊城遂陷俄鄒滕嶧三縣亦陷當是時承平日久郡縣無守備山東故不置重兵驟聞賊起人心恟懼諸不逞之徒又群起應賊旬日衆至數萬彥遣都司楊國棟等赴討而檄所部練兵民嚴保甲增濟寧兗州濟南曹州沂州諸要地守卒請留京操班軍及廣東援遼軍以資征討薦故總兵官楊肇基知兵請復官討賊命未至賊已乘虛襲兗州爲滋陽知縣楊炳拒却是月庚申齊地火星晝見隨日而行人心益懼六月都司廖棟等督兵擊鄆城賊大破之燬其巢遂復鄆城其別部犯鉅野知縣趙廷慶乘城固守廷慶妻親爲供饋城中婦女千餘人助之賊不能破會楊國棟兵至敗遁其再犯兗州者亦爲國棟所敗賊勢日衰國棟遂偕廖棟等合攻鄆縣二人爭功不相能賊悉衆衝之四營俱潰游擊張榜戰死官軍奪氣賊乘勢圍曲阜國棟等

援之乃去圍剡城旋爲官軍擊敗遂復嶧縣賊黨又攻陷夏鎮犯沛縣知縣林汝肅堅守城獲全是時官軍雖數勝而賊黨衆猶盛七月戊申彥乃視師兗州祭陣亡將士甫出城賊萬餘人奄至城亟閉倉猝以竹筐縋之而上總兵官肇基急督兵迎戰而令國棟出賊後夾擊殺千餘人追奔至橫河賊倉皇奔渡溺死無算遂攻破鴻儒於紀王城賊走保鄒縣適天津僉事來斯行援兵亦至遂會師復滕縣救豐沛而國棟等又大破賊於沙河賊勢日蹙官軍遂進圍鄒縣築長圍掘隧道爲必拔計賊窘其黨多降鴻儒猶抗守相持三月賊食盡彥傳令急攻十月乙亥賊黨盡出降鴻儒單騎走俘之以獻散其衆四萬七千餘人賊盡平彥乃收戰地諸屍築爲京觀樹碑紀績焉鴻儒既至京師告廟獻俘磔於市鴻儒始被俘嘆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天下踰二十年徒衆不下二百萬今事不成天也于弘志亦於是年六月聚衆據武邑白家屯將取景州以應鴻儒時來斯行方援山東保定巡撫張鳳翔急令還軍討賊斯行自景州直趨武邑攻之弘志率死士突圍走爲諸生葉廷珍所獲凡舉事七日而滅鴻儒既獲名捕好賢好賢格鬪得



逸去獲之揚州送京師伏誅先是彥已加兵部右侍郎至是論功進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再加太子太保廢子錦衣世僉事資銀幣加等彥以兵燹之餘奏請賑濟且言鄒滕二縣宜蠲賦三年鄆城嶧滋陽曲阜一年鉅野半之皆報許山東歲征折銀二百五十餘萬有司加耗十溢二三歲派大戶貼戶各五十戶費銀百兩皆以彥言禁之英國公遠族張樞倚勢橫恣入滕縣詭稱詔旨屠城傾取人貲彥疏列其罪坐誅三年八月召代董漢儒為兵部尚書極陳邊將尅餉役軍虛伍占馬諸弊因條列綜覈事宜帝稱善立下諸邊舉行參將王楹行邊為哈刺慎部夷襲殺彥請覈實論罪并敕諸邊撫賞毋增故額有傳我

王珙交章劾之彥三疏乞罷帝心嘉彥功而忠賢挾前憾令秉傳歸昌胤復被劾削籍先是妖寇之興遼東經略王在晉嘗遣兵助討而彥敘功不及在晉憾之至是為南京吏部數詆彥南京給事中袁玉佩遂劾彥冒功濫廢且言京觀不當築詔削其世廢并京觀毀之尋追敘兵部時邊功即家進太子太傅未幾卒

陳道亨字孟起新建人萬曆十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南京吏部郎中時同里鄧以讚表貞吉亦官南都人號江右三清當事知其賢將調之北部遜辭乃已遭母喪家燬於火做屋以居窮冬牀無幃妻猶御葛裳與子弘緒拾遺薪爇以禦寒或有贈遺固拒弗受其志操如此三十六年起湖廣右叅政分守武昌黃州地多劇盜條防禦十二事盜以衰息舉治行卓異遷山東按察使就進右布政使轉福建為左所至斥贖錢奇羨佐公費不私一錢四十六年以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操江額兵萬五千船四百有奇遞損至兵四十船六十猶多疲壞道亨移所司計度以兵六千船百八十為額又構營舍以居陸兵令曰水兵離舟陸兵雜營者罪不貸自是操江一軍改觀光宗



立進工部左侍郎總理河道漕渠額夫苦為勢家占  
役道亨行視河堤按籍履覈虛冒遂絕天啟二年妖  
賊徐鴻儒作亂謀先據濟寧道亨急集壯士為守禦  
計而以間執殺其渠魁賊遂舍濟寧攻陷鄆城道亨  
策賊必掠漕舟方請兵防護而賊果陷夏鎮出彭家  
口掠四十餘艘以去會沙溝營將姚文慶等兵至連  
敗之奪還漕舟賊棄夏鎮遁漕運獲通道亨乃分兵  
扼要害賊終不敢越軼事平增俸一級再賜銀幣三  
年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營軍素驕悍道亨先  
嚴將帥股削之禁徐下令約束之衆皆服明年楊漕  
及諸諫官群擊魏忠賢反蒙譴責道亨憤偕九卿合  
辭上言曩高皇帝定令內臣止供掃除不得典兵預  
政陛下徒念忠賢微勞舉魁柄而授之恣所欲為而  
舉朝之忠諫一不見納何重視宦豎輕天下士大夫  
至此耶疏入不納道亨遂連疏求去詔許乘傳歸踰  
年卒道亨貞亮有為自參政至尚書不以家自隨一  
蒼頭執爨而已其沒也稱貸而後斂崇禎初贈太子  
少保謚清襄子弘緒字士業不就廢故由保舉為晉  
州知州以文名

南金仲字伯穉渭南人祖大吉正德中進士歷紹興

知府有聲王守仁方家居從之游為闢稽山書院聚  
諸生講論守仁亟稱之金仲舉萬曆八年進士以祖  
母年高請終養為張居正所惡下撫按勘問時論駭  
焉十二年起授兵部主事乞假歸里人有寓貲其家  
者夫婦並沒金仲呼其子還之尚書孫丕揚聞其事  
遂調之吏部金仲不知也歷考功文選郎中擢太常  
少卿進太僕卿陳馬政七事多見施行三十年帝以  
疾詔免礦稅釋繫囚錄建言貶斥諸臣既而悔之命  
礦稅如故餘所司議行而吏刑二部尚書李戴蕭大  
亨遲回數日未奏金仲抗疏劾之請亟罷二臣以謝  
天下敕二部如詔奉行以收人心帝大恚傳諭盡停  
二事嘉戴大亨守法而落金仲一官戴等引咎乞毋  
以人言中止帝竟不從是時給事中蕭近高御史李  
培余懋衡亦上疏請信明詔帝益怒並奪其俸因命  
曩歲降謫若鄒元標等官六品以上者鑄二秩用六  
品以下者貶雜職雜職者斥為民旨下舉朝大駭輔臣  
合詞論救報曰朕怒南金仲當君父遺疾時狂言無  
上又使新進言官逞臆妄論故有此旨今鑄二秩者  
停俸一年貶雜職者鑄一秩為民者並免先是起廢  
命下中外歡呼至是更以人言重其罰朝野亦失望

於是廷臣有咎企仲激沮者刑科給事中張鳳翔遂劾企仲先為吏部擠同官武之望而去之見擯清議故假建言博名遂削企仲籍天啟初起太常卿遷南京戶部右侍郎引疾歸崇禎二年薦起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就改吏部尋以老致仕李自成陷渭南不食而卒年八十七贈太子太保子居業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恬於宦達天啟中始為禮部主事尋引疾歸城陷罵賊不屈死贈太僕少卿弟居仁天啟二年進士擢庶吉士授編修歷祭酒少詹事先企仲卒贈禮部右侍郎大吉弟逢吉逢吉子軒軒子師仲軒從子憲仲憲仲子居益皆進士逢吉山西副使軒吏部郎中嘗著通鑑綱目前編師仲南京禮部尚書憲仲參議居益工部尚書自有傳

論曰加賦一舉速國之亡康濟時艱汝輩不能無憾矣佐綜理河防漢儒彥道亨曉暢軍務而並抗顏朝寧聲罪權璫非卓然特立者乎企仲父子同殉國難抑又足稱也已

明史卷三百四十六 列傳一百九十七

朱燮元 史永安 王三善

蔡復一 王 城 沈敬煥 閔洪學

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大理評事再遷蘇州知府時織造中官孫隆兼領稅務其爪牙吏大為民害市民葛成憤率眾擊斃七人燼里民助虐者十二家一市大譁燮元急出撫諭應時解散葛成者吳中義士既除民患即詣吏自承不累一人乃論死繫獄久之赦免鄉人德之表其墓曰葛賢燮元尋遷四川副使改廣東提督學校嚴抑奔競巡按御史檄送諸生二十人鄉試盡除其名以右參政謝病歸久之起陝西按察使移四川右布政使遼東用兵議增賦燮元覈所部隱田以其賦充額民以不擾天啟元年就遷左布政使將入覲會永寧奢崇明反乃留治軍永寧古蘭州地奢氏保羅種也洪武時歸附世為宣撫使傳至崇周無子崇明以疎屬得襲外恭順內實陰驚子寅尤驍桀好亂時詔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募川兵援遼崇明父子請行先遣土目樊龍樊虎率眾詣重慶巡撫徐可求往閱師議汰其老弱龍等遂鼓眾反殺可求參政孫好古總兵



官黃守魁以下皆遇害惟時舉達負傷遁時九月十有七日也賊遂據重慶分兵四出攻掠播州遺孽及諸亡命奸人蜂起附之全蜀震動賊黨符國禎旋襲陷遵義列城吏民望風先奔其秉城固守者知州則真安楊汝昇合州翁彥登知縣則銅梁吳弘業南川韓應龍遂寧曹元龍彭縣冉金中江鍾文焰什邡謝奇舉執節死義者則興文張振德南溪王碩輔桐梓洪維翰而已發兵崇明遂僭偽號設丞相以下官統所部及徼外謀蠻數萬分道趨成都前鋒陷新都內江於是欽瀘瓦解賊盡據木桿龍泉諸隘口指揮周邦太率衆降冉世洪雷安世瞿英戰死變元已戒行蜀王聞變率士民出郊要之乃還時城中兵止二千餉又絀變元急趣近道兵赴援斂二百里內粟入城經理粗畢十月十有七日賊已抵城下乃偕巡按御史薛敷政右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等分陴而守先發大砲擊之賊稍却殪其先鋒一人明日賊數千障葦裹竹牌進矢石不能入變元命架七星砲及火箭火磚交擊殺數百人至暮賊擁鈎梯數千附城欲上變元戒士卒無譁第放砲滾木石比明賊積屍如丘時冬月潦水涸賊驅民持篋束薪載潦土壘如山

上架葦葦伏弩仰射城中變元夜縋壯士殺守者縱火焚而頽之賊奪氣變元又遣人決都江堰水入潦潦盡滿賊乃治橋得少息因捕斬城中通賊者二百人懸首堞上賊失內應計大阻賊又于城四面立望樓高與城齊變元曰賊設望樓必出剽掠其中虛遂命死士五百人突出擊之賊果無備斬其三帥燭其樓而還是時援兵漸集登萊副使楊述程以募兵至湖廣遂合安綿副使劉芬謙石砮女土官秦良玉軍敗賊牛頭鎮復新都他路援兵亦復安岳樂至與賊連戰皆捷然賊來亦益增日發城外塚墓擲枯骸城上望見皆泣二年正月賊數千忽自林中大譟而出有物如舟高丈許大五千丈樓數重牛葦蔽左右板如平地一人披髮仗劍上載羽旗中數百人各挾机弩毒矢旁翼兩雲樓曳以牛俯瞰城中城中人皆號哭變元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礮石不可乃用巨木為機關轉索發礮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丸車不得近又以大砲擊牛牛駭反走乘勢縱擊敗之有諸生陷賊中遣使來言賊將羅象乾欲反正變元與約遣之即與象乾俱來變元方卧戎樓呼與飲象乾裹甲佩刀變元不之疑就榻呼同卧酣寢達旦象乾感激誓



以死報約城外舉火為號復縋而出自是賊中舉動  
變元無不知乃遣部將詐降誘崇明至城下伏起獲  
其從騎數人崇明跳免會諸道援軍亦至乃謀退兵  
變元偵知製木牌數百投錦江順流而下令有司沉  
舟斬筏斷橋梁嚴兵以待象乾果自內縱火崇明父  
子遁走瀘州象乾遂以衆來歸圍凡百有二日而解  
初朝廷聞重慶之變即擢變元右副都御史巡撫四  
川以楊愈懋為總兵官而擢河南巡撫張我績兵部  
右侍郎總督四川貴州雲南湖廣軍務我績未至成  
都圍已解官軍乘勢復州縣衛所凡四十餘惟重慶  
尚為樊龍等所據至五月秦良玉及副使徐如珂等  
攻拔之變元所遣將亦復建武及長寧獲偽丞相何  
若海瀘州亦為官軍所復先是國禎陷遵義貴州巡  
撫李標已遣兵復之有永寧人通書總兵官楊愈懋  
約大軍至己為內應事覺闔門遇害賊即用其家僮  
夜出通信給官軍愈懋信之進至江門為賊所襲與  
順慶推官郭象儀里居同知宋柱國等俱死賊遂再  
陷遵義殺推官馮鳳雛當是時奢賊未平貴州安邦  
彥又起朝議先錄守城功加變元兵部侍郎總督四  
川及湖廣荆岳鄖襄陝西漢中五府軍務兼巡撫四

川而以楊述中總督貴州軍務兼制雲南及湖廣辰  
常衡永十一府代張我績自是兩督府分閩治軍川  
貴不相策應賊愈得負險跳梁三年變元謀直取永  
寧集將佐貳曰我之久不得志於賊者我以分賊以  
合也乃盡掣諸軍會長寧連破麻塘坎觀音菴青山  
崖天蓬洞諸賊若與秦良玉兵會進攻永寧擊敗奢  
寅於土地坎追至老君營涼傘鋪盡焚其營寅被二  
創遁樊荒亦口創死復追敗於橫山八青崗坪諸處  
抵城下一鼓拔之擒叛將周邦太降賊二萬踰城溺  
水死者無算副總兵秦衍祚等亦攻克遵義崇明父子  
既累敗逃入紅崖大圍官軍乘勢蹙而拔之連拔天  
台白崖楠木諸圍撫定紅濠四十八砦賊奔入舊蘭  
州城五月為叅將羅象乾所攻克崇明父子率餘衆  
走水西龍場客仲壩倚其女弟奢社輝不復能軍據  
險自守而已初賊既失永寧即厚賂安邦彥求救邦  
彥立遣二軍分窺遵義永寧變元發兵敗走之總兵  
官李維新等遂攻破客仲賊巢崇明父子竄入深箐  
維新偕副使李仙品等分兵五路搗龍場賊戰敗生  
擒崇明妻安氏弟崇輝寅國禎皆被創走十一月錄  
功進右都御史時蜀中聚兵十六萬土漢各半漢兵



弱不在戰士兵驕悍好淫掠文法難施掠無所得則託言乏食散去既廢又不肯復戰每戰勝機可乘必肆要挾故成都圍解不即取重慶重慶既復不即搗永寧及永寧蘭州並下賊失巢穴旦夕可擒又縱使遠竄蓋土官率養寇自利而官軍效之故賊得展轉為計至是崇明父子窘甚變元以地屬貴州非已所統且蜀中已無賊亦欲休兵息民遂不窮追先是永寧既拔拓地千里或遂欲郡縣之變元曰公等率自營不為國計夫深山密箐其人猶鳥獸可以漢法治哉乃割膏腴地歸永寧衛以其餘為四十八屯給降賊有功者令歲輸賦於官曰屯將類於敘州府增設同知一人領之且移敘州兵備憲臣於衛城與貴州叅將同駐自是蜀中遂靖而安邦彥勢張甚四年春陷貴州巡撫王三善軍明年總理魯欽敗於織金四月貴州總督蔡復一軍又敗廷臣以三善等失事皆由川師不協助之故議合兩督府為一時變元已加兵部尚書乃命兼督貴州雲南廣西諸軍移鎮遵義而以尹同臯代撫四川變元既拜命奏上方畧檄諸路協征而身赴重慶調度兵食邦彥偵知之六年二月謀乘官軍未發分遣犯雲南遵義而令寅專犯永

寧未行而寅被殺乃已寅凶淫所部多亡去有何引者嘗受變元金錢密圖寅寅覺毒考之不承乃釋因結帳下卒乘寅醉殺之寅既死崇明年老益無能為而邦彥亦乞撫變元為聞于朝許之兵遂不進其年六月變元亦以父喪歸偏沅巡撫開夢得來代先是貴州巡撫王城謂督臣移鎮貴陽有十便朝議從之夢得乃奏陳用兵機宜謂前此屢進屢敗由不得地利今日進取之方宜自永寧始由永寧而普市而摩泥而赤水百五十里悉皆坦途且赤水有城可守於此積粟屯兵移營漸進四十里為白岩六十里為層臺又六十里為畢節從此抵大方不及六十里我宿以重兵則諸番交通之路絕而大方震恐然後貴陽遵義諸軍剋期並進賊必不能支而撫勦之柄在我矣疏奏未報夢得遽召還代以南京工部尚書張鶴鳴夢得議遂寢鶴鳴未至先所遣叅將楊明輝招撫安位者邦彥以制書不赦已怒而殺之自是撫議始絕莊烈帝嗣位武選員外郎王新命上言奢賦發難墮名城殺大吏改元應順借號大梁刻丞相五府六部之印一時望風潰降者四十二郡縣賴天祐社稷諸將士以次蕩平祇因敘功疏內不及魏忠賢名遂



矯旨俟黔事竣并欵夫黔與蜀不同地黔將與蜀將不同功六年以來忠臣義士半登鬼錄而賞典不行非所以勸有功鼓士氣也帝深納之鶴鳴祝師年餘未嘗一戰賊得養其銳崇禎元年六月復召變元代之兼巡撫貴州仍賜尚方劍七月錄前功進少保世廕錦衣指揮使時寇亂久里井蕭條貴陽歸業者不及五百家山谷所居悉苗仲而將士往往殺降報功以故苗心不附反側時聞變元下令嚴禁為招流移廣開墾募勇敢日集將士較藝一軍皆精二年變元謀大舉平賊乃用夢得前議檄雲南兵下烏撒四川兵出永寧下畢節而親率大軍駐陸廣逼大方總兵官許成名叅政鄭朝棟督兵由永寧復赤水邦彥聞之遣將分防陸廣鴨池三岔諸要害別以一軍趨遵義而自稱四裔大長老號崇明為大梁王合兵十餘萬先犯赤水變元先授計成名佯北誘賊深入度賊已抵永寧急遣總兵官林兆鼎從三岔入副將王國禎從陸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合傾其巢邦彥恃勇擬先破永寧軍還拒諸將急索戰四川總兵官侯良柱副使劉可訓時守永寧遇賊五峰山桃紅壩大破之賊奔據山巔諸將乘霧力攻賊復大敗又追敗之

紅土川邦彥崇明皆授首時八月十有七日也當是時群賊奔潰諸軍蹙之可盡殲而川兵以爭級憤拔營先歸餘賊得遁去諸軍攻陸廣三岔者亦得利還捷聞帝大喜以成名與良柱爭功故賞久不行時烏撒安效良已死其妻安氏招故舊益土首安遠弟邊為夫猶負固不服變元乘兵威移師露益令雲南巡撫謝存仁發兵討之邊遁走遂復烏撒變元以境內賊渠已盡不欲窮兵移檄招安位歸正位不能自決其部下復謀合兵抗拒變元集將吏議曰水西地深險多箐篁蠻烟棘雨莫辨晝夜深入難出以此多敗今當扼其要害四面迭攻以次蕩除賊乏食將自斃於是焚山截流斬樵牧焚積聚旦出暮歸賊不能測凡百餘日斬級萬餘獲生口數萬軍行得嚮道輒發窖粟就食賊饑甚劉養鯤復遣人入大方燒其室廬懸榜而出位大恐三年春遣使乞降變元與約四事一貶秩二削水外六目地歸朝廷三獻殺王巡撫者首四開通畢節等九驛位皆受命率四十八日出降變元受之貴州亦靖遂上善後疏曰水西自河以外悉入版圖沿河要害臣築城三十六所近控苗蠻遠聯滇蜀皆立邸舍繕郵亭建倉廩賊必不敢猝入為



寇計鴨池安莊傍河可屯之土不下二千頃人賦土使自贖鹽酪芻芻出其中諸將士身經數百戰咸願得尺寸地長子孫請割新疆授之使知所勸帝可之初崇明邦彥之死實川中諸將功而黔將爭之變元頗助黔將屢奏於朝於是四川巡按御史馬如蛟疏詆變元變元力求罷帝慰留之其冬討平定番鎮寧叛苗乃通威清等上六衛及平越清平偏橋鎮遠四衛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為繕亭障置游徼行旅便之貴陽東北數里有洪邊十二馬頭故宣尉宋嗣殷地也嗣殷以助邦彥勸絕乃即其地置開州建城設官又奏復故施秉縣招流民實之四年阿迷州土官普名聲作亂陷彌勒州曲江所又攻臨安及寧州遠近震動巡撫王伉總兵官沐天波不能禦伉坐遠論戍變元遣兵臨之遂就撫龍場壩者密邇大方前邦彥以假崇明及崇明滅侯良柱欲設官屯兵以自廣而安位謂已故地數舉兵相爭變元不能禁會變元劾良柱不職良柱亦許變元曲庇安氏納其重賄章下巡按御史劉宗祥覈奏宗祥還朝亦劾變元受賄且以龍場永寧不置邑衛為欺罔帝以責變元乃上言禦夷之法來則安之不專在攻取也今水西已納

款惟在明定疆界俾自耕牧以輸王賦若設官屯兵此地四面孤懸中限河水不利應援築城守渡轉運煩費且內激蘭州必死之關外挑水西扼吭之嫌兵端一開未易猝止如襲雷同之見誇關土之功此人臣一時之利非國家久遠計也帝猶未許後勘地界卒如其議七年論桃紅壩功進少師世廢錦衣指揮使八年一品六年滿加左柱國九年再論平賊功世廢錦衣指揮僉事明年安位死無嗣族屬爭立朝議又欲郡縣其地變元上書力爭遂傳檄土目布上威德諸蠻爭納土獻重器變元乃裂疆域衆建諸番使勢小力分各保土地復上疏曰水西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宣慰公土宜還朝廷各目私土以畀分守籍其戶口徵其賦稅殊俗內嚮等之編氓大方西溪谷里北那要害之地築城戍兵足銷反側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蘭安氏反水西滇之定番小州耳為長官司者十有七數百年來未有反者非他苗好叛逆而定番性忠順也地大者跋扈之資勢弱者保世之策今臣分水西地授之首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虐政苛斂一切蠲除參用漢法可為長久計因言其便有九不設郡縣置軍衛因其



故俗土漢相安便一地蓋墾闢聚落日繁經界既正  
土酋不得侵軼民地便二黔地荒確仰給外邦今自  
食其地省轉輸勞便三有功將士酬以金則國帑方  
贖酬以爵則名器將輕今錫以土田于國無損便四  
既世其土各圖久遠為子孫計反側不生便五大小  
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制便六訓農  
治兵耀武河上俾賊遺孽不敢窺伺便七軍民願耕  
者給田且耕且守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煩便八軍耕  
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  
其伍便九帝咸報可無何所撫土目有叛者諸將方  
國安等軍敗燮元坐貶一秩已竟破滅之西南自是  
悉定十一年春卒于官年七十三燮元長八尺腹大  
十圍狀貌奇異善飲啖能兼二十人鎮西南久軍資  
贖錢歲不下數十萬皆籍之於官治事明果軍書終  
緝不假手幕佐行軍務持重謀定後戰尤善用間使  
人各當其材雖親愛犯法必誅有功即廝養卒不遺  
也樂蠻一以忠信不妄殺苗民懷之初官陝西時遇  
一老人載與歸盡得其風角占候遁甲諸術將別語  
燮元曰幸自愛異日西南有事公當之矣內江有卑  
廉民者奇士也兵未起時語人曰蜀且有變平之者

朱公乎已而果然

李樵字長孺鄞人曾祖循義以諸生試督學不得高  
等請再試立就滄海遺珠賦卞和泣玉論二篇名大  
振尋舉進士歷御史衡州知府祖生威舉人鳳陽推  
官樞舉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三十六年擢御  
史時言路驟補七十餘人爭擊故輔沈一貫及其黨  
而樵與一貫同邑獨言一貫與沈鯉祗以通執稍殊  
致生異論言路遂指目樵為浙黨明年出為鹽法僉  
事刻意持廉日惟噉蔬菜宿盡盡釐復條興革事宜  
為鹽政考總者莫能易歷山東叅議陝西提學副使  
復移山東叅政進按察使並以清勤著是時趙煥秉  
銓忝詩教張廷登居言路擅朝政皆樵部內人以樵  
雅不附東林數相推引四十七年秋擢右僉都御史  
巡撫貴州部下多土司苗仲好作亂前巡撫張鶴鳴  
用師五年僅乃克之甫去任清平興隆平越諸苗復  
出掠樵至發兵討破之貴州宣慰同知安邦彥者宣  
慰使安堯臣族子堯臣死子位年幼其母奢社輝永  
寧宣撫奢崇明女弟也代領其事邦彥遂揣兵柄會  
朝議徵西南兵援遼邦彥素桀黠好亂欲乘以起事  
請樵請行樵知其叵信諭止之邦彥計沮歸益糾黨



治械為反謀標憂之累疏請增兵益餉而中朝方急  
遼事悉置不問會標連劾六疏乞休天啟元年八月  
始得請而崇明已反於重慶陷遵義貴陽大震標慨  
然曰上固許我去如封疆何遂起視事時城中兵不  
及三千倉庫虛殫馳書貸之雲南湖廣得銀四萬有  
奇乃募鎮軍及義勇兵四千儲米二萬石治戰守具  
而急遣總官張彥方都司許成名黃運清監軍副使  
朱芹提學僉事劉錫玄等將兵援四川連戰皆捷遂  
復遵義及綏陽湄潭真安桐梓諸縣其時邦彥猶觀  
望陰連苗仲日焚劫村堡守臣懼激變不敢加兵十

二月邦彥復率數千人詣標獻取奢賊之策請十萬  
金犒師欲遂襲據貴陽標知其謀止界七千金而勒  
兵嚴為備邦彥不敢動快快去二年正月武傳崇明  
已陷城都邦彥遂挾安位反自稱羅甸王四十八夫  
及他部頭目安邦俊陳其愚等盡起應之雲南霑益  
土目安效良亦與通謀邦彥首襲畢節都司楊明廷  
固守擊斬數百人效良助之城遂陷將士三千人俱  
沒賊遂分兵陷安順平壩烏撒效良亦西陷霑益而  
邦彥自統水西軍及羅兔苗仲數萬人東渡陸廣河  
直趨貴陽別遣王倫等下甕安襲偏橋以斷援兵洪

遠土司宋萬化糾苗仲九股陷龍里標聞變亟議城  
守時二司及貴陽府正官咸入覲總兵張彥方鎮銅  
仁都司黃運清駐遵義城中文武無幾人乃分兵為  
五令錫玄及叅議邵應禎都司劉嘉言故副總兵劉  
岳連營分禦四門以北門最衝標自當之諸生皆乘  
城而巡按御史史永安專居譙樓圍街市兵防內變  
學官及諸生亦督民兵分堞而守部署既定猶有言  
賊可撫者比使者往悉受辱還二月七日賊遂長驅  
而至望北城外旗鼓盡銳來攻標急購壯士迎戰敗  
之賊轉攻東門亦為錫玄所却日暮賊來益衆鎮軍  
兵多曳戈走標等乃收衆入城明日賊據城西高坡  
投矢石如雨應禎不能支城幾陷標發大砲擊之死  
者數百人賊奪氣乃日夕分番馳突以疲官兵標曰  
賊欺我不能出耳十六日簡精卒三百凌晨突出賊  
驚却自是不敢薄城乃為樓高三丈許外布重葦中  
藏健兒數十人推輓礮臨城又用婦人雞犬為厭勝  
砲石不能加城中皆哭標命烹一甌襍斗米飯投之  
城外飼雞犬而張虎豹皮於城樓以被之乃得砲  
石夜縱死士從樓下燒之賊盡死又作竹籠萬餘實  
土壘之高踰堙堦標急撤大寺鐘樓建城上賊棄籠



去官軍出燒之自是數耀兵城外邀賊糧賊怒盡發城外塚棄其屍分兵逼焚村砦又先後攻陷廣州普定威清普安安南諸衛貴陽迤西數千里盡為賊有矣方貴陽初被圍彥方運清合兵來救賊于新添賊誘入龍里二將戰敗四月賊縱之入城曰使耗汝糧是時城中益困而川貴總督張我績新任巡撫王三善並擁兵不進標永安運疏告急兵部及廷臣亦屢言之詔旨督責甚急且命雲南廣西發兵應援而我績等卒觀望不進三善且遣使議和後不得已我績乃自夔州移辰州三善則自沅州進平越以聚餉為辭仍頓兵不進初彥方等入城衆皆喜標獨憂之曰倉儲幾何能堪此輩坐耗二將兵號二萬實不及八千而日索萬四千人餉連三日出城頗有斬獲賊遂收保宅溪標深憂食盡與錫玄謀去兵遣裨將商士傑等率所部九千人分往威清新添二衛運清有難色標按劍叱之曰違令者斬將士乃涕泣就道時賊謂城必拔欲坐困之乃沿山為營柵隔過內外間數日或旬始一攻城輒敗去至六月副總兵徐時逢恭將萬仲仁率師來援遇賊於甕城河相持食盡仲仁兵六千先逃賊乘虛橫擊衆軍悉潰諸將馬一龍白

身強等職焉自是聲援俱絕及七月賊聞三善將進兵急欲拔城夜乘長梯而上城內間謀殺守卒以應為邏者所覺乃擊退八月詭稱仲家鬻米入南門營中舉火九月復梯而上北城並為守者擊却十月初賊乃架木高坡俯瞰南城標募死士燭之火五日夜乃盡又於西城外石坡積薪木將履之登城亦被燭賊盡攻擊之衛城卒不拔乃遣人大呼城下官軍讓城賊即讓路標等守彌固而城中人實困甚里居縉紳再出城撫諭並受謾詞而歸十一月賊已登陴天將曙忽自退明日賊梯而登城上止餓卒六人荷戈強起賊縱殺一人倏驚退躡梯失足死者無算賊大駭謂城中尚有精兵數萬遂退去蓋若神助云時三善屢被嚴旨乃大舉直搗重圍連戰皆勝賊大奔十月二日七日師直抵城下圍始解標乃辭兵事解官去三善既破賊我績無寸功乾沒軍資六十萬言官交劾解職候勘我績邯鄲人刑部尚書國彥子其後魏忠賢用事責緣起戶部侍郎進尚書名麗逆案為世大詬方圓之急也城中糠覈草木敗葉皆充食初食死人肉後乃生食人至親屬相噉彥方運清部卒公屠人市珠斤易銀一兩恭政潘潤民里居倡衆助餉



協城守甚力所生止一女猶為士卒掠食知縣周思稷至自殺以饗軍升米直白金二十兩標自誓必死盡焚其書籍冠服預戒家人急則自盡皆授以刀鎧始城中民戶十萬至是僅餘二百人卒無叛志以保孤城皆標及永安錫玄功始標等在圍中熹宗用都御史鄒元標請進標兵部右侍郎永安太僕少卿錫玄右叅政至是功當再敘而御史蔣允儀中浮言謂安位襲職時標索其金盆致啟蒙章下貴州巡按侯恂覈未報御史張應辰力頌標功請優擢帝付之所司既而恂覈上力白其誣帝以責允儀允儀既委風聞復詆標甚力所司竟抑弗敘而貴陽之未圍也永安欲出避召錫玄榻前語之曰事急矣吾將親往諭止之錫玄不能尼以咨標標曰御史固無守土責然舉動不可輕責陽去水西七百里能以單騎自達乎且御史自度威望果如郭令公否此言將無謾人永安乃不果行其秋外圍急永安復欲出抵書錫玄告之再以標言而止自是深銜兩人而錫玄當絕食特議發兵護標永安出城身留死守後錫玄微露永安前謀永安大恚因詆錫玄議留身守城實欲輸城於賊遂騰疏攻之并詆標與謀兩人上章辯帝並付所

司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孫璋等力為三人解而言永安功第一當不次大用標已進官當召還錫玄已進叅政更當優敘詔可之然標竟不召也錫玄亦無他擢時二人並還里獨永安在朝故得居之為功其鄉人居言路者又力為推轂故永安連擢太常卿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再以兵部右侍郎總督三邊而標及諸將吏功迄不敘六年秋御史田景新頌標功不納崇禎元年給事中許譽卿再撫金盆事劾標帝召咨廷臣譽卿力持前說獨御史毛羽健為標解攻乃下廷臣平議吏部尚書王永光等議如羽健言且曰既經言官指擢義難再出給事中余昌祚助譽卿言會議非公金盆有據并詆羽健曲庇帝疑之下川貴總督朱燮元等再覈羽健乃上疏曰今之苛求標者謂雖有全城之功難掩啟釁之罪不知標非啟釁者也安位之母即奢崇明之妹崇明遣子寅寇蜀位即遣邦彥寇黔同謀已久何名激變當責陽告急之時正廣寧新破之日舉朝皇皇已置責陽不問後知李標不死孤城尚存始命王三善往救比三善至而貴陽圍已十月矣安首初發難時志不在小崇明欲取成都作家邦彥欲圍貴陽為窟因結烏蒙烏



撤西取雲南復分道東下擾偏沅荆襄向非樞力扼其衝東南塗炭何可勝言故樞之守貴陽直可方張巡之守睢陽然睢陽終陷而樞卒全城以報天子雖謂功過古人可也按臣永安自解圍後不二三載驟躋卿貳督師三邊近且以媚逆奄稱功建祠為臺臣劾罷而樞則投閒林壑夢斷長安天下有權奇磊落之男子而肯染指賄賂乎且既不錄功亦已甚矣奈何更以永安之誇書為樞之罪案若夫金盆之說發自允儀當年既自承風聞今日何執為實事希陛下垂察報聞是時貴州人深德樞聞樞被誇爭為訟寃

之自請單騎行勘遂為其黨所推歷考功文選郎中進太常少卿天啟元年十月擢右僉都御史代李樞巡撫貴州時奢崇明已反於重慶明年二月水西安邦彥亦反圍貴陽樞及巡按御史史永安連章告急趣三善赴援三善始駐沅州調集兵食已進駐鎮遠再進平越平越去貴陽僅百八十里三善猶持重不進疏請便宜從事給空名部牒得隨才授任帝悉可之至十二月朔知貴陽圍益困集衆計曰失城死法進援死敵等死耳盡死敵乎乃分兵為三副使阿天麟等從清水江進為右部僉事楊世賞等從都勻進為左部自將二萬人與參議向日升副總兵劉超參將楊明楷劉志敏孫元謨王建中都司陳嘉謨等由中路當賊鋒師次新安夜半傳賊至衆驚擾欲退三善叱止之卒無賊四日超以前鋒遇賊衆復欲退超下馬斬二人乃定揮刀賊首阿成驍勇善戰超偕部下張良俊直前斬其頭賊衆披靡適三善等大軍亦至遂進奪龍里城諸將以貴陽賊盛議駐師觀變三善不可六日侵晨策馬先進衆隨之賊謀知三善自將疑有數十萬軍相顧駭愕邦彥給其衆曰吾當增兵來助輒遁去餘賊退屯龍洞官軍遂奪七里冲進



兵單節舖賊來拒戰勢猶盛元謀用砲擊之者無算明楷率烏羅兵如牆而進賊大敗再戰再敗斬首萬餘級其渠安邦俊中砲死棄資械山積生獲邦彥弟阿倫遂抵貴陽城下標永安死守已十月城且陷至是皆慶更生標等請三善入城三善曰賊兵不遠軍心未定我不可即安營於南門外明日破賊宅溪賊走渡陸廣河三善遣使諭安位母子令縛邦彥降居數日左右二部兵始至已湖廣廣西四川援兵亦至時三善以二萬人破賊十萬有輕敵心惡諸軍後期且憂乏食將散遣之為諸將諫止乃欲因糧于敵舉劉超為總兵官令將一軍渡陸廣趨大方攜位巢以楊世賞監之總兵官張彥方將一軍渡鴨池攜邦彥巢以阿天麟監之漢土兵各三萬別令都司線補衮將一軍出黃沙渡尅期並進超等至陸廣連戰皆捷彥方部將秦明屏亦破賊五大寨諸將益輕敵邦彥先已糾合奢崇明安效良兵誘官軍深入委棄財物滿道三年正月超渡陸廣縱卒四出採食賊覘知壁壘不固整兵薄之獨山土官蒙詔潛納賊賄遁賊乘之官軍大敗爭渡河輜重盡棄先鋒楊明楷被執諸將姚旺等三十六人殲焉賊遂并力攻鴨池軍彥方

部將覃弘化遽引退諸營盡潰彥方退保威清惟補衮軍獲全諸苗見王師失利復遽起剽掠土酋何中尉連據龍里自龍里至甕城橫屍四十里貴陽路梗邦彥使李阿二督四十八莊兵圍青岩斷定番餉道而令宋萬化吳楚漢分領苗仲為左右翼自統水西軍將趨貴陽遠近大震三善急遣游擊和繼祖等取龍里王建中劉志敏等救青岩繼祖燔上中下三牌及賊百五十砦中尉跳入深箐建中亦燔賊四十八莊阿二中神槍遁龍里及定番路皆通三善又夜遣建中繼祖攜八姑蕩燔莊砦二百餘斬首五百級窮追渡河賊溺死無算萬化不知楚漢敗遣人詐降三善佯許而令世賞及志敏繼祖捲甲趨之萬化倉皇出戰遂被擒并獲其妻子及軍師劉洪祖萬化桀黠敢戰邦彥倚之至是奪氣群苗聞之復相繼效順三善各界以黃幟伴樹之營中邦彥望見不敢出但增兵鴨池陸廣諸要害浚濠塹自守而已時奢崇明父子屢敗厚賄求救邦彥邦彥為發兵窺遵義永寧川師敗之賊遁入紅崖諸圍總理魯欽等三路進勦生擒何中尉彥方亦敗賊羊耳追至鴨池獲其戰象而賊復乘間攻陷普安勢猶猖獗總督楊述中時遠駐



沅州憐於軍事畏賊不敢前朝命屢趣之始移駐鎮遠持議時與三善左三善患其掣肘屢疏求退不許會崇明為川師所窘逃入貴州龍場依邦彥三善議會師進討述中暨諸將多持不可三善排群議以閏十月自將六萬人渡烏江次黑石賊來逆戰連敗之斬前逃將覃弘化以徇賊數失利乃柵漆山自困而日遣游騎掠樵採者以老官軍官軍食漸乏訛言四起諸將議退師三善怒曰汝曹欲退不如斬吾首詣賊降不則惟有戰耳諸將乃不敢言三善懸重賞募壯士直逼漆山而身緋衣戴冠肩輿張蓋自督陣語將士曰汝輩知吾意乎戰若不捷此即吾致身處也顧旁一山頗峻麾左軍據其巔賊不意官軍猝至倉皇拔柵盡銳爭山將士殊死戰賊大敗遂焚其砦邦彥狼狽走三善長驅趨大方道敗賊衆遂渡渭河降者相繼十一月十九日師抵大方三善入居安位第位借母奢社輝走火灼堡邦彥竄織金先所陷楊明楷乃得還位既勢窘遣使詣述中請降述中令縛崇明父子自贖三善則責并獻邦彥往返間賊得為計三善以賊平可瑛議郡縣其地諸苗及土司聞之咸惴恐益合于邦彥而三善先約四川總兵官李維新

合兵滅賊維新竟以餉乏辭三善屯大方久師老食盡述中弗為援不得已議退師四年正月三日盡焚大方廬舍拔營而東賊躡之中軍參將王建中副總兵秦明屏戰沒賊緣道設伏官軍且行且戰九日次內莊明日移營後軍為賊所斷三善還救士卒多奔呵之不能止有陳其愚者素為賊腹心先詐降三善信之與籌兵事故軍中虛實賊無不知及是隨三善行武傳其愚山後遇賊三善勒馬回視其愚故縱轡衝之三善墜馬知有變急解印綬付家人拔刀自刎不殊群賊擁之而去三善罵不屈遂被害同知梁思泰主事田景猷等四十餘人皆死賊拘監軍副使岳其仰以要撫後其仰馳蠟書通計于外被殺三善僮僕負氣多權畧頗失之輕家中州好交四方奇才俠客後多得其用救貴陽時得邸報不視或問之曰吾方辦賊憂暇及此且朝議戰守紛紛閱之徒亂人意其堅決如此先以解圍功加兵部右侍郎既陣沒巡按御史陸獻明請優恤述中猶修怨敘將吏功不及三善給事中郭興言疏駁之詔許優敘所司竟不行崇禎改元始贈兵部尚書世廕錦衣僉事立祠致祭九年冬敘解圍功贈太子少保大方之役御史貴陽



徐卿伯上言邦彥招徠四方奸宄多狡計撫臣得勝驟進謂蠶苗不足平不知宅漢以西渡陸廣河皆鳥道如線深林叢箐彼誘我深入以木石塞路斷其郵書阻餉道遠援師則彼不勞一卒不費一矢而我兵已坐困矣後悉如其言岳其仰延安人舉于鄉歷瀘州知州戶部郎中貴州亂朝議謂其仰知兵用為監軍副使內莊之敗監軍四人其三得還惟其仰竟死王事田景猷貴州思南人天啟二年甫釋褐憤安邦彥反疏請齎敕宣諭令去逆效順廷議壯之即擢職方主事如其請時賊方圍貴陽景猷單騎馳往曉以禍福令釋兵歸朝彥不聽欲屈服景猷日陳金珠寶玩以誘之景猷不為動賊乃留之不聽還一日遣其徒恐以危禍景猷怒拔刀直前擊之其人走免羈賊中二年至是遇害具仰贈光祿卿景猷太常少卿並錄其一子

陽歲大旱步禱無效乃布衣素冠自繫於獄是夕遂大雨時奢崇明安邦彥方亂川貴復一練士卒縋城郭綏輯軍民部內寧謐四年正月貴州巡撫王三善敗沒進復一兵部右侍郎代之時喪亡之餘兵食益絀斗米至銀八錢復一馳至貴陽勞徠拊循籌戰守安反側人心乃定四月代楊述中總督貴州雲南湖廣軍務兼巡撫貴州賜尚方劍便宜從事復一乃召集將吏申嚴紀律部下肅然月遣總理魯欽等救凱里大敗賊衆俘斬五百餘人賊圍普定遣叅政尹伸副使楊世賞等救却之進兵搗其巢斬首千二百級九月發兵通盤江路斬逆首沙國珍及從賊五百已大破賊於汪家冲斬首二千一百魯欽等復破賊於汪家冲蔣義塞斬首二千二百長驅直趨織金織金者邦彥所居巢穴也緣道皆重關疊隘賊伐木壘石塞山徑將士用巨斧開之或攀藤穿竇而入廷表數十里賊衆如蟻力戰不能支遁入深箐斬首復千級盡燔其廬舍管管皆分兵窮搜卒不得邦彥所在乃班師是役也焚賊巢數十里獲牛馬甲仗不可勝數復一終以鄰境不協討致賊未滅請敕四川出兵遵義畢節抵水西雲南出兵靈益抵烏撒特角平賊帝悉可



之因命廣西雲南四川諸郡鄰貴州者悉聽復一節制五年正月欽等旋師渡賊從後襲擊施州土兵先潰諸營盡潰死者數千人復一列上欽等罪且自劾是時復一既為總督而朱燮元亦以尚書督四川湖廣陝西諸軍以故復一節制不行於境外及是欽等深入而四川雲南兵竟不至復一以為事權不專之故上疏論之巡按御史傅宗龍亦以為言章下廷議會請移燮元督河道令復一兼督五路師御史楊維垣後至獨言燮元不可易請令兼復一任所司列兩議上帝報如維垣言遂解復一任聽勘而以王城代撫貴州復一俟代仍拮据兵事與宗龍計發兵勦破烏粟螺螄長田及兩江十五砦叛苗斬七百餘級五月賊黨安效良見雲南出師露益而懼約邦彥合兵犯曲靖尋旬復一遣部將許成名往援賊望風遁又遣劉超等討平越苗賊阿秩等攻破百七十砦賊魁五十四人斬級二千三百有奇軍聲復振至十月復一竟以勞勩卒于平越軍中計聞帝嘉其忠勤贈兵部尚書謚清憲任一子官復一好古博學善屬文為人耿介負大節既沒橐無遺貲

城應城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累官浙江按察使天啟五年四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時用師連年每苦乏餉監軍御史傅宗龍銳意興屯漸翦水外逆黨邦彥懼謀擾之六年三月以數萬人渡河入寇魯欽戰敗中夜自剄賊乘勝深入群苗蕩起為助貴陽三十里外行跡幾絕城與宗龍計遣叅將王國禎擊阿沙壩獬兔因禎身冒矢石部下方國安劉鎮藩等左右夾擊賊盡殲繼遣都司張雲鵬等擊邦彥于趙官堡將士鏖戰四日賊敗遁道路復通初水外苗首李阿二來犯威清東去貴陽僅四十里守將鄧玘趙寶擊却之及欽敗賊復來寇玘等募死士夜斫其營賊驚潰城獲全三月遣將破勻哈叛苗斬首千八百級南北二百里間焚蕩幾盡十一月諸將李逢霖陳謙等破李阿二老虫添于白納賊猶出沒白崖狗場間諸將王國禎鄧玘張雲鵬牟文綬等前後夾擊賊復大敗老虫添尋授首賊黨漸孤先是邦彥敗還求撫于總督朱燮元燮元之請命于朝宗龍及貴州士民力爭不可兵部尚書馮嘉會不能決持兩可由是將士觀望按兵不進賊得從容為計城本無戢畧諸所謂度多本之宗龍至是見賊不易平欲解去資緣同年李魯生請罷巡撫將任總督遂召城別用尋拜



南京戶部右侍郎崇禎元年言官劾其交通邪黨遂免歸後流賊犯應城斌率家人守禦城陷遇害  
沈傲烝字叔永歸安人父子本進士歷官通政使以建文帝不獲世饗請于懿文太子廟側別建一廟奉祀議雖不行議者避之終南京右都御史傲烝萬曆十七年進士歷禮部郎中出為福建提學副使累遷河南左布政使舉治行卓異召為光祿卿四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故事雲南歲貢黃金三千兩神宗詔增二千商民甚困及光宗新政傲烝請如故額疏至而熹宗已繼統即可其奏蓄旬寇時出剽掠至是乞降傲烝為設兵置戍患乃弭雲龍州土舍段進忠與族人嘉龍爭襲不得殺嘉龍據州治侵掠永昌大理傲烝檄金騰瀾滄二道討之遂擒進忠撫降其衆烏撒鹽倉土目安效良者露益土官安遠從父水西安邦彥姻也兇狡好亂先謀襲據露益不遂則遣其黨阿借擊遠于途以救免傲烝聞于朝責效良縛獻阿借效良不奉命益肆剽掠會四川奢崇明反邦彥約效良及武定賊張世臣露益土酋李賢東川土知府祿千鍾同時並起邦彥女弟設科效良弟露益土目效賢婦也狡黠似其兄亦謀舉兵傲烝深

憂之時已擢南京兵部右侍郎代者聞洪學未至乃留治兵天啟二年正月邦彥果反效良首應之共陷畢節效良復西陷露益傲烝方遣兵討效良而群賊一時蜂起效賢陷平夷千鍾犯尋甸嵩明世臣攻武定設科掠曲靖轉寇陸涼遠近大震參將袁善知府周仕國督土官沙源等急擊千鍾於嵩明大破之再戰尋甸賊復敗遁歸東川參將李思忠等亦敗世臣武定城下而設科為副使黃似華等所破引去官軍遂復露益平夷二城無何露益賊補鮮反連犯亦佐越州羅平時傲烝方遣兵援貴州普安未發遂分兵敗賊越州又破之羅平賊悉衆遁而新撫洪學亦至乃以兵事委之而去四年拜南京工部尚書明年為魏忠賢黨石三畏所劾落職閒住崇禎初復官卒於家傲烝從父子來及凡傲烝俱萬曆八年進士子來終貴州副使傲烝工部郎中傲烝子清培亦舉進士歷禮科都給事中弘光時為祖父請謚詔謚子本恭靖傲烝襄敏

洪學烏程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累官福建左布政使天啟元年十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至則群盜猶未靖設科尤猖獗二年七月陷亦佐八月犯越



州九月圍羅平烏撒十月陷霑益轉寇師宗而亦佐營長安應龍亦合羈紮為亂十一月再圍羅平與其黨阿九分領上下五營勢張甚洪學調集土漢兵以三年正月擊賊黑耳若盡降其衆遂移兵破師宗賊二月朔進解羅平圍三戰皆勝應龍遁歸其巢官軍乘勝復亦佐應龍竄普安四月官軍俘其妻女諸叛賊相繼降成質子輸賦洪學乃議擒設科用使焚人段起麟夜襲于霑益別若擒以歸并獲其黨李賢餘賊多就撫部內漸安洪學乃遣叅政謝存仁叅將袁善將兵東解安南圍復普安及新興破八納戡盜魁尹王保於是群盜沙珍等震讐肉袒詣存仁降存仁等遂通道貴陽而還無何貴州巡撫王三善敗沒諸賊復雲擾洪學遣守備張雲鵬土官普名聲等擊破哈馬谷賊犂具巢又破水西賊之入普安者追奔百餘里還復遇賊三營再擊破之臨安新平縣故丁苴白改蠻窟也萬曆十九年賊平始置縣自後反者五起至是其遺孽復亂延及嶠峨洪學及土官知縣祿崇功自會城赴救賊遁去轉掠石屏時土官龍在田從軍曲靖洪學遣還救賊又遁去已而益聚衆謀再犯新平及新化洪學遣游擊李思忠劉崇禮將兵討

之凡三月賊徒幾盡為置戍設防賊乃靖初祿千鐘既歸東川勢猶盛邊近五百里間幾無人迹然千鐘年少本無謀畧其繼母惡之每陰輸其情洪學與巡按御史羅汝元遣使責其縱賊令縛獻自贖千鐘佯為恭順獻賊數人洪學因而撫之千鐘見崇明邦彥舉事無成亦遂戢服洪學等乃分兵扼險輯流移招反側建堡置臺有警收保失業者給土田牛種量收其入佐軍由是遠近悅服賊魁楊化龍等咸束身歸命惟張世臣桀驁自如武定知府胡其慥遣武舉李瑗招之世臣留瑗砦中自率銳卒數百突抵武定城下其慥出撫之歸猶反覆不靖洪學等購之百方卒不獲乃命化龍以蠻兵千人夜圍其寨世臣復逃去至四年七月瑗乘間設奇卒斬世臣首撫降餘賊數千人自是武定尋甸間民得安枕先是安效良首為逆後見群賊失利邦彥亦累挫乃遁歸烏撒守臣因羈縻之二歲間不為患安應龍亦自普安歸之至是效良乞降洪學令擒補鮮應龍自贖效良遷延久之果執應龍來獻及使者還至曲靖副使王瑛遣兵襲殺之效良怒復懷惡志始霑益累遭殘破軍民一空遂棄不守會土知州安遠卒無嗣洪學議令流官領



之繕城郭集流亡將由此進兵合川貴共滅水西邦  
彥聞之懼五年夏熈效良及崇明以五六萬人來寇  
賴袁善等力戰城獲全洪學為巡撫五年勞績甚著  
錄功加兵部右侍郎六年冬召為南京右都御史即  
以謝存仁代時川貴巨寇雖未滅其在雲南者已征  
討略盡魏忠賢好開邊巡按御史朱泰禎希指類奏  
先後武功請告廟宣捷大行賞賚帝可之於是司禮  
內閣兵部兵科皆進官廢子洪學亦加太子太保世  
廢錦衣指揮僉事莊烈帝即位洪學以病歸崇禎三  
年春召拜左都御史明年代王永光為吏部尚書時  
溫體仁秉政洪學以同里深相結所用文選郎中蔡  
奕琛又洪學郡人三人益相朋比不為清議所予五  
年秋員外郎華允誠御史周堪賡路振飛張震極劾  
令舉連章論列乃謝病去卒於家  
論曰諸臣跋履窮荒身探炎穴幾經血戰而後有此  
尺寸之功不然蠻烟瘴雨鳥道程羅欲求一時之緣  
靖亦豈易易乎乃功成之後訾謗駢生賞不酬庸多  
方挫抑操斯術也尚冀其勤勞臣鼓士氣寧有是理  
耶

明史卷三百四十七

列傳一百九十八

楊錫李維翰袁應泰薛國用熊廷弼王化貞

楊錫商丘人萬曆八年進士歷知南昌蠡二縣入為  
御史坐事調大理評事再遷山東奏議分守遼海道  
嘗偕大帥董一元雪夜度墨山襲蒙古炒花帳大獲  
進副使墾荒田百三十餘頃歲積粟萬八千餘石進  
泰政二十五年春偕副將李如梅出塞失部將十人  
士卒百六十餘人會朝鮮再用兵詔免錫罪擢右僉  
都御史經理朝鮮軍務錫未至先奏陳十事請令朝  
鮮官民輸粟得增秩授官贖罪及卿吏奴丁免役大  
抵皆苟且之事又以朝鮮君臣隱藏儲蓄不餉軍劾  
奏其罪由是朝鮮多怨當是時倭將行長清正等已  
入據南原全州引兵犯全羅慶尚通王京銳甚賴沈  
惟敬就擒響導乃絕而朝鮮兵變之餘十里蕭條賊  
掠無所得故但積粟全羅為久留計而中國兵亦漸  
集九月朔錫始抵王京會副將解生等屢挫賊朝鮮  
軍亦數有功倭乃退屯蔚山十二月錫會總督邢玠  
提督麻貴議進兵方略分四萬人為三協副將高策  
將中軍李如梅將左李芳春解生將右合攻蔚山先  
以少兵嘗賊賊出戰大敗悉奔據島山結三柵城外



以自固錫官遠東時與如梅深相得及是遊擊陳寅連破賊二柵第三柵垂拔矣錫以如梅未至不欲實功出其上遽鳴金收軍賊乃閉城不出堅守以待援兵官兵四面圍之地泥淖且時際窮冬風雪裂膚士無固志賊日夜發砲用藥糞彈過者輒死官兵攻圍十日不能下賊知官軍懈詭乞降以緩之明年正月二日行長救兵驟至錫大懼狼狽先奔諸軍繼之賊前後襲擊死者無算副將吳惟忠遊擊茅國器斷後賊乃還糧重多喪失是役也錄之經年傾海內全力合朝鮮通國之衆委棄于一旦舉朝嗟恨錫既奔擊貴奔趨慶州懼賊來襲盡撤兵還王京與玠詭以捷聞諸營上軍籍士卒死亡殆二萬錫大怒屏不奏止稱百餘人錫遭父喪詔奪情視事御史汪先岸嘗劾其他罪聞臣庇之擬旨廢美旨久不下賢盡主事丁應泰聞錫敗詣錫咨後計錫示以張位沈一貫手書并所擬未下旨揚揚謂功伐應泰憤抗疏盡列狀言錫當罪者二十八可羞者十并劾位一貫扶同作奸帝震怒欲行法首輔趙志準營救乃罷錫令聽勘以天津巡撫萬世德燬之已東征事竣給事中楊應文叙錫功詔許復用三十八年起撫遼東襲抄花子鎮

安破之御史田生塗劾其開募時遠左多事錫力薦李如梅請復用為總將為給事中麻僖御史楊州鶴所劾錫疏辨乞休帝不問錫竟引去四十六年四月大清兵起破撫順守將王命印死之遼東巡撫李維翰趣總兵官張承蔭往援與副總兵顏廷相等俱戰沒遠近大震廷議錫熟諳遼事起兵部右侍郎往經略既至申明紀律徵四方兵圍大舉至七月大清兵由鴉鵲關克清河副將鄒儲賢戰死詔賜錫尚方劍得新總兵以下官乃新清河遊將陳大道高煇殉軍中其冬四方援兵大集遂議進師時蚩尤旗長竟天禁見東方星隕地震識者以為收徵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尚書黃嘉善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皆以師久餉匱發紅旗日趨錫進兵明年正月錫乃會總督汪可受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玉庭等定議以二月十有一日警師二十一日出塞兵分四道總兵官馬林出開原攻北杜松出撫順攻西李如柏從鴉鵲關出趨清河攻南東南則以劉綎出寬奠由涼馬佃搗後而以朝鮮兵助綎號大兵四十七萬期三月二日會二道關並進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淺松欲立首功



先期渡渾河進至仁道關伏發軍盡覆林統開原兵  
從三岔口出聞松懸結營自固  
大清兵乘高奮擊林不支遂大敗遁去錫聞急撤止  
如栢綬兩軍如栢遂不進綬已深入三百里至深河  
頗有新獲

大清兵擊之不動已乃張松旗幟被其衣甲綰綬既  
入營營中大亂綬力戰死惟如栢軍獲全文武將吏  
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人軍士四萬五千八百餘人  
七失馬駝甲仗無算敗書聞京師大震御史楊鶴疏  
劾之不報無何開原鐵嶺又相繼失言官交章劾錫

遠下詔獄論死崇禎二年伏法李維翰隴州人萬曆  
四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遠三面受敵無  
歲不用兵自稅使高淮賸削十餘年軍民益困而先  
後撫臣皆庸才玩愒苟歲月天子又置萬幾不理遣  
臣呼籲漠然不聞致遼事大壞及張承蔭覆沒維翰  
猶獲善歸至天啓初始下吏論死周永春金鄉人官  
禮科都給事中彞黨方熾永春與忝詩教為之魁尋  
由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代維翰為巡撫值喪敗  
之後依經畧調度<sub>鄒</sub>會拮据勞瘁越二年罷歸天啓  
初言官連論開原失陷罪遣戍

袁應泰字大來鳳翔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臨漳  
知縣築長堤四十餘里捍禦漳水調繫河內穿太行  
山引沁水成二十五堰溉田數萬頃薛邑皆享其利  
河決未旺役夫多死者應泰設席為廬飲食作止有  
度民懼然趨事治行冠兩河遷工部主事歷兵部武  
選郎中汰遣假冒世職數百人遷淮徐兵備奏議山  
東大饑設粥廠哺流民繕城濬濠修先聖廟饑者盡  
得食更捷額外稅及漕折馬價數萬金先後發賑戶  
部劾其擅移官廩時已遷副使遂移疾歸久之起河  
南右叅政以按察使治兵永平遠事方棟應泰練兵  
繕甲修亭障飭樓櫓闔外所需芻芻火藥之屬呼吸  
立應經畧熊廷弼深賴焉泰召元年九月擢右僉都  
御史代周永春巡撫遼東踰月擢兵部右侍郎兼前  
職代廷弼為經畧而以薛國用為巡撫應泰受事即  
刑白馬祀神誓以身委遠疏言臣願與遠相終始更  
願文武諸臣無懷二心與臣相終始有託故謝事者  
罪無赦嘉宗優詔褒答賜尚方劍乃戮貪將何光先  
汰大將李光榮以下十餘人遂謀進取撫順議用兵  
十八萬大將十人每奏陳方畧應泰歷官精敏強毅  
用兵非所長規畫頗疎廷弼在遠持法嚴部伍整肅



應泰以寬矯之多所更易而是時蒙古諸部太饑多  
盜羣乞食應泰言賊不急收則彼必歸敵是益其  
也乃下令招降于是歸者日衆處之遼瀋二城優其  
月廩與民雜居其人遂潛行淫掠居民苦之議者言  
收降過多或陰為敵用或敵雜間謀其中為內應禍  
且巨測應泰方自謂得計將藉以抗  
大清兵會三公兒之戰降人為前鋒陣死者二十餘  
人應泰遂用以釋群議明年天啓改元三月十有十  
日我  
大清兵來攻瀋陽總兵官賀世賢尤世功出城力戰  
敗還明日降入果內應城遂破出將戰死總兵官陳  
策童仲揆等赴援亦戰死應泰乃撤奉集威寧諸軍  
并力守遼陽引水注濠沿濠列大器兵環四面守十  
有九日  
大清兵臨城應泰身督總兵官侯世祿李秉誠梁仲  
善姜弼朱萬良出城五里迎戰軍賊多死其夕應泰  
宿營中不入城明日  
大清兵掘城西濠以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  
諸將兵遂渡濠大燬而進鏖戰良久騎來者益衆諸  
將兵俱敗墜城奔殺溺死者無算應泰乃入城與巡

按柳史張銓等分解固守諸監司高士牛維曜切嘉  
棟及舒鉤部中傳聞並踰城遁人心離沮又明日攻  
城應泰督諸軍列柝大戰又敗薄暮燕樓火  
大清兵從小西門入城中大亂民家多啓扉張炬以  
待婦女亦盛飾迎門或言降人謀之也應泰居城樓  
知事不濟太息謂銓曰公無守城責宜急去吾死于  
此遂佩劍印自縊死婦弟姚居秀從之僕唐世明憑  
屍木槨縱火焚樓死事聞贈兵部尚書予祭葬官其  
一子國用洛南人歷官山東右叅政分守遼海道以  
右僉都御史代應泰巡撫遼東應泰死廷議將起廷  
弼道遠未至乃進國用兵部右侍郎代應泰為經畧  
歷官醇謹無戲亂才會我  
大清兵不至類以苟安無何請告竟卒于官  
熊廷弼字飛百江夏人萬曆二十五年舉鄉試第一  
明年成進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三十六年巡按遼  
東巡撫趙抃與總兵官李成梁禦寬莫新疆八百里  
徙邊民六萬家于內地已論功受賞給事中宋一韓  
論之下廷弼覆勘具得棄地驅民狀劾兩人罪八可  
斬并及先任按臣何爾健原玉揚黨庇罪跪竟不下  
時有詔興廷弼弼言遼多曠土歲于額軍八萬中以



三分屯種可得粟者三十萬石帝優詔褒美命推行於諸邊邊將好搗粟輒生弊端廷弼言防邊以守為上繕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歲大旱廷弼行部金州禱城隍神約七日雨不雨數其廟及至廣寧踰三日大書白牌封劍使使往斬之未至風雷大作雨如注邊人以為神在邊數年杜魏道核軍實按劾將吏不事姑息風紀大振督學南畿嚴明有聲以杖死諸生事與巡按御史荆養喬相訐奏養喬技劾去廷弼亦聽由歸四十七年楊錫既喪師廷議以廷弼熟邊事起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遼東旋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錫經畧未出京開原失廷弼上言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根本欲保遼東則開原必不可棄敵未破開原時北闕朝鮮稍足為腹背患今已破開原北闕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鮮不敢不從既無腹背憂必合東西之勢以交攻然則遼瀋何可守也乞遣邊將士傳蜀糧修器械毋窮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阻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遣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疏入悉報允且賜尚方劍重其權甫出闕鐵嶺復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廷弼

兼程進遇遊者翰參歸新邊將劉過節王提王文為以祭死節士誅貪將陳倫劾罷提兵官李如楨以李懷信代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濟濠繕城為守禦計令嚴法行數月守備大固乃上方畧請集兵十八萬分布數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兒鎮江諸要害首尾相應小警自為堵禦大敵互相應援更挑精悍者為游徽乘間掠零騎擾耕牧更番迭出使敵疲于奔命然後相機進勦疏入帝從之廷弼之初抵遼也令僉事韓原善往撫瀋陽憚不肯行總命僉事閻鳴泰至虎皮驛慟哭而廷廷弼乃躬自巡歷自虎皮驛抵瀋陽復乘雪夜赴撫順總兵賀世賢以近敵沮之廷弼曰冰雪滿地敵不料吾來鼓吹入時兵燹後數百里無人跡廷弼又隨行軍士皆哭遂耀兵奉集相度形勢而還所至招流移繕守具分置士馬由是人心復固廷弼身長七尺有胆知兵善左右肘自按邊即持守邊議至是主守禦蓋堅然性剛負氣好譏罵不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明年五月我大清兵畧地花嶺六月畧王大人屯八月畧浦河將士失亡七百餘人諸將世賢等亦有斬獲功而給事中姚宗文騰謗于朝廷弼遂不安其位宗文者故戶



科給事中丁憂歸還朝欲補官而吏部題請諸疏率  
數年不下宗文患之假招徠而部名屬當事薦已疏  
屢上不得命宗文計窮致書廷弼令代請廷弼不從  
宗文由是怨後黃緣復吏科闈視遼東士馬與廷弼  
議多不合遼東人劉國縉先為御史生大計備官遠  
事起廷議用遼人遂以兵部主事贊畫軍務國縉主  
募遼人為兵所募萬七千餘人逃亡過半廷弼聞于  
朝國縉亦怨廷弼為御史時與國縉宗文同在言路  
意氣相得並以排東林攻道學為事國縉革以故意  
望廷弼廷弼不能如前益相失宗文故出國縉門下  
兩人益相仇而傾廷弼及宗文歸疏陳遼土日蹙誠  
廷弼廢群策而雄獨智且曰軍馬不訓練將領不部  
署人心不親附刑威有時窮工作無時止復鼓其同  
類攻擊欲必去之御史顧愷首劾廷弼出閩踰年漫  
無定畫蒲河失守臣不上聞荷戈之士徒供枕席上  
方之劍逞志作威當是時光宗崩憲宗初立朝端方  
多事而對疆議起御史馮三元劾廷弼無謀者八狀  
為者三謂不罷遼必不保詔下廷議廷弼憤抗疏極  
辨且求罷而御史張修德復劾其破壞遼陽廷弼益  
憤再疏自明云遼邑轉危為安臣且之生致死遂繳

還尚方劍力求罷片給事中魏應嘉復劾之朝議允  
廷弼去以袁應泰代廷弼乃上疏求劾言遼師覆沒  
臣始驅羸卒數千踰險出閩至杏山而鐵嶺又失廷  
臣咸謂遼必亡而今且地方安堵舉朝帖席此非不  
操練不部署者所能致也若謂擁兵十萬不能斬將  
擒王誠臣之罪然求此于今日亦豈易言令箭催而  
將帥頌命馬上催而三路喪師臣何敢復蹈前軌三  
元應嘉修德等復連章極論廷弼即請三人往勸帝  
從之御史吳應奇給事中楊連等力言不可乃改命  
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往廷弼後上疏曰臣蒙恩回籍  
聽勸行矣但臺者責臣以破壞之遼遺他人臣不得  
不一一陳之于上今廟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  
敵以冰雪稍緩閤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  
始愀然不敢復言此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復閤  
然責我矣自有遼難以來用武將用文吏何非臺者  
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為之何  
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輒輒然怒我及童蒙  
還奏傳陳廷弼功狀末言臣入遼時士民垂泣而道  
謂數十萬生靈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輕議獨  
是廷弼受知最深蒲河之後敵攻瀋陽策馬趨救何



何其壯也。及見官兵驚弱，遽爾乞骸以歸。將置君恩何地？廷弼功在存遠，微勞雖有可紀，罪在負君大義，實無所逃。此則罪浮于功者矣。帝以廷弼力保危城，仍議起用。天啓元年，滿陽破，應泰死。廷臣復思廷弼給事中郭鞏力諫之，并及閣臣劉一燝及遼陽破，河西軍民盡奔自塔山至閭陽二百餘里，烟火斷絕。京師大震，一燝曰：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御史江秉謙進言：廷弼保守危遼，功兼以排擯勞臣為罪。帝乃治前劾廷弼者貶三元，修德應嘉鞏三秩，除宗文名。御史劉廷宣救之，亦被斥。乃優詔起廷弼于家而擢王化貞為巡撫。化貞諸城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由戶部主事歷右叅議，分守廣寧。蒙古炒花諸部長乘機窺塞，下化貞善撫，奴皆不敢動。朱童蒙勸事還極，言化貞得西人心，勿輕調。陳撫事化貞亦言：遼事將壞，惟發帑金百萬，亟款西人，則敵顧忌不敢深入。會遼瀋相繼亡，廷議將起廷弼。御史方震孺請加化貞秩，便宜從事。令與薛國用同守河西，乃進化貞右僉都御史，巡撫廣寧。廣寧城在山隈，登山可俯瞰城內。恃三岔河為阻，而三岔之黃泥窪又水淺可涉。廣寧止孱卒千化貞招集散亡，復得萬餘人，激厲士民，群

絡西部人心，稍定。遼陽初失，遠近震驚，謂河西必不能保。化貞提弱卒守孤城，氣不懾，時望赫然。中朝亦遂謂其才足恃，悉以河西事付之。而化貞又言：登萊天津兵不可不設，諸鎮入衛兵可止。當事益信其有才，所奏請報可。時金復諸衛軍民及東山礦徒多結砦自固，以待官軍。其逃入朝鮮者亦不下二萬。化貞請設舞諸人優以爵祿，俾自奮于功名，詔諭朝鮮，褒以忠義，勉之同禦。帝亦從之。至六月，廷弼入朝，首請免言官貶謫，帝不可。乃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用馬步列壘河上，以形勢格之。綴敵全力天津，登萊各置舟師，水陸入南衛，動搖其人心，敵必內顧。而遼陽可復。于是登萊議設巡撫。如天津以閩胡先為之，而山海特設經畧節制三方一事，權遂進。廷弼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駐山海關。經畧遼東軍務，廷弼固請尚方劄議調兵二十餘萬，以兵馬器械之屬責成戶兵工三部。白監軍道臣高士胡嘉棟督餉，部中傳國無罪，請復官任事。議用遼人故督查主事劉國縉為登萊招練副使，薊州同知佟卜年為登萊監軍。倉事故臨洮推官洪敷教為職方主事，軍前發查用收拾遼人心，並報。光七月，廷弼將啟行，帝特賜麒麟服。



一彩幣四宴之郊外命文武大臣陪餞異數也又以  
京營選鋒五千獲廷弼行先是袁應泰死薛國用代  
為經畧病不任事化貞乃部署諸將沿河設六營營  
署各將一人守備二人畫地分守西平鎮武柳河盤  
山諸要害各置戍設防議既上廷弼不謂然疏言河  
窄難恃堡小難容今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  
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  
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將微  
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為敵所乘自  
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墩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  
為傳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  
犄角立營深壘高柵以俟蓋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  
里非敵騎一日能到有聲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  
防河先為自弱之計也疏上優旨褒答會御史方震  
攜亦言防河六不足恃議乃寢而化貞以計不行愠  
甚盡委軍事于廷弼廷弼乃請中諭化貞不得藉口  
節制坐失事機先是四方援遼之師化貞悉改為平  
遼遼人多不悅廷弼言遼人未叛乞改為平東或征  
東以慰其心自是化貞與廷弼有隙而經撫不和之  
議起矣八月朔廷弼言三方建置須聯合朝鮮請亟

發勅使往勞彼國君臣俾盡發八道之師連營江上  
助我聲勢又發詔書憫恤遼人之避難彼國者招集  
團練別為一軍與朝鮮軍合勢而我使臣即權駐義  
州控制聯絡俾與登萊聲息相通于事有濟更宜發  
銀六萬分犒朝鮮及遼人而臣給與空名劄付百道  
俾承制拜除其東山曠徒能結聚千人者即署都司  
五百人者署守備將一呼立應而一二萬勁兵可立  
致也因薦監軍副使梁之垣生長海濱習朝鮮事可  
充命使帝立從之且命如行人奉使故事賜一品服  
以寵其行之垣乃列上重事權定職掌八事帝亦報  
可之垣方與所司議兵餉而化貞所遣都司毛文龍  
已襲取鎮江奏捷奉朝大喜亟命登萊天津發水師  
二萬應文龍化貞督廣寧兵四萬進據河上合蒙古  
軍乘機進取而廷弼居中節制命既下經撫各鎮互  
觀望兵不果進頃之化貞備陳東西情形言敵棄遼  
陽不守河東失陷將士日夜望官軍至即執敵將以  
降而西鄙虎墩兔炒花咸願助兵敵兵守海州不過  
二千河上止遼卒三千若港師夜襲勢在必克敵南  
防者聞而北歸我據險以擊其情可蓋也兵部尚書  
張鶴鳴以為然奏言時不可失御史徐卿伯優趨之



請令廷弼進駐廣寧薊遼總督王象乾移鎮山海會  
化貞復馳奏敵因官軍收復鎮江遂驅掠四衛屯民  
屯民據鐵山死守傷敵三四千人敵圍之益急急宜  
赴援于是兵部愈促進師化貞即以是月渡河廷弼  
不得已出關次右屯而馳奏海州取易守難不宜輕  
舉化貞卒無功而還化貞為人驍而復素不習兵輕  
視大敵好譏語文武將吏進諫悉不入與廷弼尤牴  
牾妄意降敵者李永芳為內應信西部言謂虎墩兔  
助兵四十萬遂欲以不戰取全勝一切士馬甲仗糧  
糧營壘俱置不問務為大言圖中朝尚書鶴鳴深信  
之所請無不允以故廷弼不得行其志廣寧有兵十  
四萬而廷弼關上無一兵徒擁經畧虛號而已廷經  
入衛兵不堪用廷弼請罪其帥杜文煥鶴鳴譴寬之  
廷弼請用卜年鶴鳴上駁議廷弼奏遣之垣鶴鳴故  
稽其餉兩人遂相怨事事齟齬而廷弼亦福淺剛愎  
有觸必發盛氣相加朝士多厭惡之毛文龍鎮江之  
捷化貞自謂發蹤奇功廷弼言三方兵力未集文龍  
發之太早致敵恨遠人屠殺四衛軍民殆盡反東山  
之心寒朝鮮之胆奪河西之氣亂三方並進之謀誤  
屬國聯絡之算自謂奇功乃奇禍耳貽害京師力抵

化貞朝士方以鎮江為奇捷聞其言亦多不服廷弼  
又顯抵鶴鳴謂臣既任經畧四方援軍宜聽臣調遣  
乃鶴鳴徑自發戍不令臣知七月中臣咨部問調軍  
之數經今兩月置不答臣有經畧名無其實遼左事  
惟拒臣與撫臣共為之鶴鳴蓋恨至九月化貞獨言  
虎墩兔兵四十萬且至請速濟師廷弼言撫臣恃西  
部欲以不戰為戰計而部與我進不同進彼入北道  
我入南道相拒二百餘里敵分兵未應亦須我自擇  
拒臣未敢輕視敵人謂可不戰勝也臣初議三方布  
置必使兵馬器械舟車芻蕘無一不備而後剋期奔  
舉進足戰退亦足以守今臨事中亂雖拒臣主謀于  
中撫臣決策于外卜一舉成功而臣猶有萬一不必  
然之慮也既而西部竟不至化貞兵亦不敢進廷弼  
既與化貞陳中朝右化貞者多故廷弼給事中楊道  
寅謂出嘉棟不宜用御史徐景濂極譽化貞刺廷弼  
詆之垣道遂故鄉不稱任使御史蘇述則言廷弼宜  
駐廣寧不當遠駐山海因言登萊水師無所用廷弼  
怒抗疏力詆三人帝皆無所問而帝于鑄筵忽問卜  
年係叛族何擬命事因繕數經論列何起用嘉棟立  
功贖罪何在天津廷弼知左右譖之抗疏辨語頗憤



數是時廷弼守謂邊人不可用而部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廣寧多間謀可虞化貞一切反之絕口不言守謂我一渡河河東人必內應且騰書中朝言仲秋之月可高枕而聽捷音識者知其必債事以疆場事重無敢言其短者至十月永合廣寧人謂

大清兵必渡河紛然思竄化貞乃與震瑞計分兵守鎮武西平閭陽鎮寧諸城堡而以大軍守廣寧鶴鳴亦以廣寧可慮請勅廷弼出關廷弼上言樞臣茅知經畧一出足鎮人心不知徒手之經畧一出其動搖人心更甚且臣駐廣寧化貞駐何地鶴鳴但責經撫協心同力而樞臣與經臣獨不當協心同力乎為今日計惟樞部俯同于臣臣始得為陛下任東方事也其言甚切至鶴鳴並不悅廷弼乃復出關至右屯議以重兵內獲廣寧外扼鎮武閭陽乃全劉渠以二萬人守鎮武祁東忠以萬人守閭陽又全羅一責以三千人守西平復申全曰敵未越鎮武一步者文武將吏誅無赦敵至廣寧而鎮武閭陽不失攻掠右屯餉道而三路不救援者亦知之部署甫定化貞又信謀者言遣發兵襲海州旋亦引退廷弼乃上言樞臣之進及今而五矣八九月間屢進屢止猶未有疏請也

若十月二十五日之役則拜疏報行者也臣疾趨出關而樞臣歸矣西平之會相與協心議守犄角設營而進兵之書又以晦日至矣樞臣以十一月二日赴鎮武臣即以次日赴杜家屯此至中途而軍馬又遣還矣初五日樞臣又欲以輕兵襲牛莊奪馬圍守之為明年進兵門戶時馬圍無一敵兵即得牛莊我不能守敵何損我何益會將吏力持不可樞臣亦快快回矣兵屢進屢退敵已窺盡伎倆而臣之虛名亦以輕出而損願陛下明諭樞臣慎重舉止毋為敵人所笑化貞見疏不悅馳奏辨且曰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功但厚養從征將士邊民賜復十年海內得免加派臣願足矣即有不稱亦必殺傷相當敵不復振保不為河西憂因請便宜行事時葉向高復當國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臣惟太僕少卿何喬遠言宜專守廣寧御史夏之令言蒙古不可信款賞無益給事中趙時用言永芳必不可信其議與廷弼合餘多右化貞令毋受廷弼節制而給事中李精白欲授化貞尚方劍得便宜操縱孫杰劾一燦以用出嘉棟卜年為罪而言廷弼不宜駐關內廷弼憤上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救之人而適違事機難處之會



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戶容則去之何  
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恃有  
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倚閣恃有閣臣臣令  
無望矣帝以兩臣爭言遣兵部堂官及給事中各一  
人往諭抗違不遵者治罪命既下廷臣言遣官不便  
乃下廷臣集議初廷弼之出閣也化貞慮奪己兵權  
佯以吏事委廷弼廷弼上言臣奉命控扼山海非廣  
寧所得私撫臣不宜卸責于臣會震孺奏經撫不和  
中有化貞心慵意懶語廷弼據以利化貞化貞益不  
悅及化貞請一舉蕩平廷弼乃言宜如撫臣約亟罷  
臣以鼓士氣當是時中外舉知經撫不和必悞疆事  
章日上而鶴鳴罵信化貞遂欲去廷弼二年正月頁  
外郎徐大化希指劾廷弼大言畢世嫉能妬功不去  
必壞邊事疏并下部鶴鳴乃集廷臣大議議撤廷弼  
者數人餘多請分任責成鶴鳴獨言化貞一去毛文  
龍必不用命邊人為兵者必潰西部必解體宜賜化  
貞尚方劍若委以廣寧而撤廷弼他用議上帝不從  
責吏兵二部再奏會

昇得功及祖大壽往會東忠進戰廷弼亦馳檄渠撤  
營赴援二十二年遇  
大清兵平陽橋鋒始交得功及參將鮑承先等先奔  
鎮武關陽兵遂大潰渠東忠戰沒沙嶺大壽走覺華  
島西平守將一責待援不至與參將黑雲鶴亦戰沒  
廷弼已離右屯次聞陽泰議刑慎言急救廣寧為余  
事韓初命所沮遂退還時  
大清兵頓沙嶺不進化貞素任得功為腹心而得功  
潛降于  
大清啟生縛化貞以為功訛言敵已薄城城中大亂  
奔走參政高邦佐禁之不能止化貞方闕署理軍書  
不知也參將江朝棟排闥入化貞怒呵之朝棟大呼  
曰事急矣請公速走化貞莫知所為朝棟掖之出上  
馬二僕人徒步從遂棄廣寧踉蹌走與廷弼遇大凌  
河化貞笑曰六萬眾一舉蕩平竟何如化  
貞慚議守寧遠及前屯廷弼曰嘻已晚惟獲濟民入  
關可耳乃以已所將五千人授化貞為殿盡焚積聚  
二十六日俯初命獲濟民入關化貞出嘉棟先後入  
獨邦佐自經死得功率廣寧叛將逆  
大清兵入廣寧化貞逃已兩日矣



大清兵追逐化貞等二百里不得食乃還報至京師  
大震鶴鳴恐自請視師二月速化貞罷廷弼聽勸四  
月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  
秋等奏上獄詞廷弼化貞並論死後當行刑廷弼會  
汪文言賄內廷四萬金祈緩既而背之魏忠賢大恨  
誓速殺廷弼及楊澆等下獄誣以受廷弼賂甚其罪  
已通者獲市人蔣應揚謂與廷弼子出入禁獄陰謀  
巨測忠賢愈欲速殺廷弼其黨門克新郭興治石三  
畏卓蓮等遂希指趣之會馮銓亦憾廷弼與顧秉謙  
等侍謀逆出市刊遼東傳語于帝曰此廷弼所作希  
脫罪耳帝怒遂以五年八月棄市傳首九邊已御史  
梁夢環謂廷弼侵盜軍資十七萬御史劉徽謂廷弼  
家貲百萬宜籍以佐軍忠賢即矯旨嚴追登其不足  
姻族家俱破江夏知縣王爾玉責廷弼子紹裘珍玩  
不獲將捷之其長子兆珪自到死兆珪母稱冤爾玉  
去其兩婢衣捷之四十遠近莫不嗟憤崇禎元年詔  
免追贓其秋工部主事徐爾一訟廷弼冤曰廷弼以  
失陷封疆至傳首陳屍籍產追贓而臣考當年茅薈  
其罪無足據而勞有足矜也廣寧兵十三萬糧數百  
萬盡屬化貞廷弼止援遼東五千人駐右屯廣寧

四十里升化貞忠同三四百萬遼民一時盡潰廷弼  
五千人不同潰足矣尚望其此然堅壁哉廷弼罪安  
在化貞仗西部廷弼云必不足仗化貞信李永芳內  
附廷弼云必不足信無一事不力爭無一言不奇中  
廷弼罪安在且屢疏爭各鎮節制不行屢疏爭原派  
兵馬不與徒擁虛器抱空名廷弼罪安在唐郭子儀  
李光弼與九節度師同潰自應收潰兵扼河陽橋無  
再往河陽坐待思明縛去之理今計廣寧西止關上  
一門限不趨柵關門何待史稱慕容垂一軍三萬獨  
全亦無再駐泚水與晉人決戰之理廷弼能令五千  
人不散至大凌河付與化貞事政相類寧得與化貞  
同日道乎所謂勞有足矜者當三路同時陷沒開鐵  
北關相繼奔潰廷弼經理不及一年俄進築奉集滿  
陽俄進屯虎皮驛俄迎拒敵兵于橫河上于遼陽城  
下鑿河列柵埋砲屹然樹金湯令得竟所施何至奉  
榆口關外拱手授人而今俱抹殺不論乃其所由必  
死則有故矣其才既罷蓋一時其氣又凌厲一世揭  
辯紛紛致櫻衆怒共起殺機是則所由必殺其軀之  
道耳當廷弼被勦被逮之時天日輒為無光足明其  
冤乞賜昭雪為勞臣勸不從明年五月大學士韓爌



等言廷弼遺骸至今不得歸葬從來國法所未有今其子疏請歸葬臣等擬乘許之蓋國典重仁並行不悖理合如此若廷弼罪狀始末亦有可言皇祖朝戊申己酉間廷弼以御史按遼東早以遼患為慮請核地界飭營伍聯絡南北聞大聲疾呼人莫為慮十年而驗若左券其可言者一戊午己未楊鶴三路喪師撫順清河陷沒皇祖用楊鶴言召起廷弼代鶴一年餘修飭守具遼患稍寧會皇祖賓天廷議以廷弼無戰功攻使去使袁應泰代四閱月而遼亡使廷弼在未必至此其可言者二遼陽既失先帝思廷弼言再起之田間復任經畧化貞主戰廷弼主守群議皆足化貞廷弼屢言玩師必敗奸細當防莫有聽者徘徊躑躅以五千人駐右屯化貞兵十三萬駐廣寧廣寧潰右屯乃與俱潰其可言者三假令廷弼于此時死守右屯捐軀殉封疆豈非節烈奇男子不然夫撐牢前錦義聞扶傷救敗收拾殘黎猶可圖桑榆之效乃倉皇風鶴借化貞並馬入關其意以我固嘗言之言而不聽罪當未減此則私心短見殺身以此殺身而無辭公論亦以此傳首遼頭足異處亦足為臨難鮮忠者之戒矣然使誅廷弼者按封疆夫陷之條借

同事諸臣一體伏法廷弼九原日瞑乃先以賄賊拷坐楊連魏大中等作清流陷阱既而刊書惑眾借題曲殺身死尚懸坐賊十七萬辱及妻孥長子兆珪迫極自刎斯則廷弼死未心服海內忠臣義士亦多憤惋竊嘆者特以封疆二字喋不敢訟陳皇上之前臣等平心論之自有遼事以來詎官營私者何算廷弼不取一金錢不通一饋問焦居散舌爭言大計魏志賢盜竊威福士大夫靡然從風廷弼以長繫待決之人任由則生抗違則死乃終不改其強直自遂之性致獨厲頸戮慷慨赴市耿耿剛腸猶未盡泯今縱不敢深言而傳首已逾三年收葬原無禁例聖明必當垂仁臣所以兢兢及此者以茲事雖屬封疆而實陰繫朝中邪正本末皇上天縱英哲或不以臣等為大謬也詔許其子持首歸葬五年化貞始伏誅論曰兵家最忌中制明之末事同首犯之矣况又清以眾口撓以私計互亂交証決無不敗之理當時經撫齟齬閭部復乖忤但獲門戶寧恤封疆廷弼雖有匡濟之才左跋右掣全體俱困而欲賴其撐拄巖疆誰可得乎且危急之秋難免憤激議者徒咎其剛褊取疏則抑末矣要之天祚



興朝誰能抗禦是又難以區區人事較論也與

明史卷三百四十八

列傳一百九十九

黃克纘

張鶴鳴

王象乾

崔景榮

王永光

黃克纘字紹夫晉江人萬曆八年進士除壽州知州入為刑部員外郎累官山東左布政使就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請停礦稅論劾稅使陳增馬堂他惠政甚著屢以平盜功加至兵部尚書四十年詔以故官奏贖南京機務為御史李若星魏雲中所劾還家候命居三年始履任四十四年冬隆德殿災上疏陳時政語極痛切不報召理京營戎政改刑部尚書預受兩朝顧命李選侍將移宮其內侍王永福姚進忠等八人坐盜乾清宮珠寶下吏克纘擬二人辟餘俱未減帝不從命辟六人餘遣戍克纘言姜昇鄭穩山劉尚理不持一物劉進拾地上珠還之選侍而與永福進忠同戮輕重失倫况選侍篋中物安知非先朝所賜當是時諸璫罪重謀脫無自惟請帝厚待選侍則歡情自緩于是流言四布謂帝薄待先朝妃嬪而克纘首入其言帝不悅責克纘偏聽命如前旨已楊建陳移宮始末帝即宣諭廷臣脩述選侍凌虐聖母狀且曰大小臣工惟私李黨責脩朕躬克纘皇恐上



言禮父母並尊事有出于念母之誠跡或涉于彰父之過必委曲周全渾然無迹斯為大孝若謂黨阮李氏責俸聖躬臣萬死不敢出御史焦源溥力駁其持論之謬末言群賢持贊百萬借安選侍為名妄希脫罪克縉墮其術而不覺克縉奏辨因乞罷畧言源溥謂在神宗時為元子者為忠為福藩者非忠臣敢廣之曰神宗既保護先帝授以大位則為神考而全其貴妃當責其愛子者尤忠之大也又謂在先帝時為二后者為忠為選侍者非忠臣亦廣之曰聖母既正名定位則光昭刑予之令德勿虛傳宮牒之忿爭尤忠之大也若如源溥言必先帝不得正其始聖母不得正其終方可議斯獄耳跪入帝怒甚責以輕肆無忌不措忠孝克縉皇恐引罪大學士劉一燝等亦代為言乃已無何給事中董承業孫杰毛士龍御史潘雲翼楊新期南京御史王允成並劾克縉是非舛謬克縉不服言叢不舉季三才故為諸人所惡源溥復劾克縉借三才以傾言官克縉奏辨再乞休帝不問天啓元年冬加太子太保尋復以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廷臣議紅丸克縉述進藥始末力為方從哲辨給事中薛文周故其減倫常昵私交昧大義克縉憤援

春秋不書隱公閔公之弑力詆文周且白選侍無礙聖母事給事中沈惟炳助文周復劾克縉先是帝宣諭百官明言選侍毆崩聖母及惟炳跪上得旨選侍向有觸忤朕一時傳諭不無過激違念皇考豈能怒然于是外議紛紜咸言前此上諭悉出王安矯託而諸籍安選侍者蓋得藉為詞蓋是時王安已死魏忠賢方竊柄故前後諭旨抵牾如此克縉歷官中外清強有執持議與爭三案者異攻擊紛起自是群小排束林劄要典率推克縉為首功時東林方盛克縉移疾詔加太子太傅兼傳歸四年十二月魏忠賢盡逐東林召克縉為工部尚書視事數月復移疾歸三殿成加太子太師崇禎元年起南京吏部尚書有劾之者不就卒于家

張鶴鳴字元平潁州人中萬曆十四年會試父病馳歸越六年始成進士除歷城知縣移南京兵部主事累官陝西右叅政分巡臨鞏以才畧聞再遷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自楊應龍平後銷兵太多苗仲所在為寇鶴鳴言仲賊乃粵西徠種流入黔中自貴陽抵滇人以三萬計皆以千四百七十計分則為民合即為盜又有紅苗環銅仁石旃思州思南四郡數幾十



萬而鎮遠清平間大江小江九股諸種皆應龍遺孽  
衆萬餘臣部卒止萬三千何以禦賊因列上增兵增  
餉九議令諸土兵勒洪邊十二馬頭大破紅苗進勦  
標坪賊首老蜡鷄據峰巔御天窩窩有九井地平行  
容數千人下通三道各列三關老蜡鷄僭王號鶴鳴  
奪其關老蜡鷄授首撫降餘衆而還尋發兵擊平足  
廣威平安龍諸賊威名甚著遣兵部右侍郎總督陝  
西三邊軍務未上轉左侍郎佐理部事時兵事亟兵  
部增設二侍郎而鶴鳴與祁伯裕王在晉並卧家園  
不赴至天啓元年遼陽破兵事益亟右侍郎張經世  
督援師出關部中遂無侍郎言官請趣鶴鳴等章數  
十上帝乃剋期令兵部馬上督趣鶴鳴等始復任至  
則論平苗功進本部尚書視侍郎事尚書王象乾出  
督薊遼軍務鶴鳴遂代其位給事中韋蕃請留象乾  
出鶴鳴督師忤旨謫外時熊廷弼經畧遼東性剛負  
氣好慢罵凌轢朝士鶴鳴與相失事多齟齬獨喜巡  
撫王化貞化貞本庸才好大言鶴鳴主之所奏請無  
不從令無受廷弼節度中外皆知經撫不和必悞封  
疆而鶴鳴信化貞愈罵卒致疆事大壞二年正月廷  
議經撫去留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議以鶴鳴代廷

弼其他多言經撫宜並任鶴鳴獨毅然主撤廷弼若  
任化貞議甫上化貞已棄廣寧道鶴鳴內慙且懼罪  
乃自請行遣詔加太子太保賜蟒玉及尚方劍鶴鳴  
憚行運過十七日始抵山海關至則無所籌畫日下  
令捕間諜厚啗蒙古炒花宰賽諸部而已初廣寧敗  
書聞廷臣集議兵事鶴鳴盛氣言廷弼自解給事中  
劉弘化首論之坐奪俸御史江東謙何薦可繼劾並  
貶官廷臣益憤御史謝文錦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  
蕭良佐侯震陽熊德陽等交章極論請用世宗殺丁  
汝襲神宗逮石星故事與化貞並按鶴鳴詆言廷弼  
債疆事由故大學士劉一燦尚書周嘉謨黨庇不令  
出關所致因詆言者為一燦鷹犬且曰祖宗故事大  
司馬不以封疆蒙功罪于是朝瑞等復合疏劾之御  
史周宗文亦列其八罪帝不問鶴鳴遂延數月謝病  
歸六年春魏忠賢勢大熾起鶴鳴南京工部尚書尋  
以安邦彥未滅鶴鳴先有平苗功改兵部尚書總督  
貴州四川雲南湖廣廣西軍務勝尚方劍功未就莊  
烈帝嗣位給事中瞿式耜胡永順萬鵬以鶴鳴由忠  
賢進連章擊之鶴鳴求去詔加太子太師乘傳歸崇  
禎八年流賊陷潁州執鶴鳴創懸于樹罵賊死年八



十五弟鶴騰字元漢舉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歷官雲南副使行誼醇篤譽過其兄城陷被執罵不絕口而死

王象乾字子廓山東新城人祖重光嘉靖中進士累官貴州右叅議三殿工興採木鑿中以勞卒贈太僕少卿父之垣由進士授荊州府推官擢刑科給事中隆慶初陳皇后失帝意遷居別宮之垣抗疏諫帝報曰后有疾移別宮以暢意爾小臣何妄言之垣復疏爭不納萬曆間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入為戶部侍郎總督倉場致仕卒贈戶部尚書象乾舉隆慶

五年進士授聞喜知縣遷兵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為保定知府歲凶借馬價銀萬兩賑諸邑約明歲輸銀粟還官至期獲利數千悉散貧民資牛種遷河南副使萬曆十七年進右叅政分守口北道駐宣府自順義王俺答受封後他部皆納款宣府所直諸大部曰哈喇慎曰老把都曰永邵卜曰大落氣並驕悍歲市費銀二十七萬猶時跳梁象乾議裁之哀甲坐市臺召諭諸部長皆憚不敢動卒裁四之一象乾機警有勝畧善騎射熟外蕃故事一切土俗及種落家世以暇呼大小諸部長獨以牛酒與馬射為戲諸部

長皆喜曰那顏愛我那顏者猶大人也史車二部長久保塞忽叛去巡撫王世揚用象乾計招之歸象乾尋以修邊備功加右布政使二十二年擢右僉都御史代世揚巡撫宣府累進右副都御史加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在事七年邊境無事轉左侍郎兼前官代李化龍總督四川湖廣貴州軍務兼巡撫四川播州楊應龍初平分其地為遵義平越二府設流官其遺黨吳洪詭稱楊氏聚眾沙溪作亂結水西宣慰使安雅臣為援象乾至討平之水西與播接境自烏江北青巖地六百餘里為楊氏所侵楊氏有難復入水西至是議清疆界李化龍謂先屬播地宜歸之朝廷象乾亦主之貴州巡撫郭子章以先討應龍時檄疆臣協討許裂土酬功今不當奪其故地與象乾異議象乾遣使責疆臣退地子章不得已亦遣使趣之貴州巡按畢三才劾兩人褻國體南北言官遂交章劾象乾貪功終業兵部尚書蕭大亨主言官議象乾以中外多厄疆臣乃盡發其罪言征播之役疆臣偽報職應龍子惟棟他首功可知至保敗棄陣送藥往來欺君助逆迹已昭然今還我侵地不究已往已為至仁若因其挾而與之彼不以為恩而我益示弱



德威兩失矣因乞休致并發強臣遣使入京行賄狀而兵部執如故四川巡按李時華亦主于章大亨即如其議請初兩地按臣劾奏奏上竟以地界疆臣增官進秩其母亦賜祭自是安氏益強竟為後患象乾亦丁父艱歸尋擢叙宣府安邊功命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服闋起用三十六年剿遼總督缺官詔起象乾任之先是朵顏長昂屢犯遼東遣臣革其額賞長昂死于額軍大璘金兒溫結諸部頻寇鈔後又結虎墩兔腦毛大拱兔將窺薊門象乾至檄諸將控要害遣使諭諸部長諸部長素懾象乾願獻馬牛羊索駝贖罪通貢如故象乾及薊鎮巡撫劉四科許之他部小長禿王燒餅撥計等亦誓不復叛象乾皆許諾初揮漢拱兔憤杜松哈流兔之襲大肆獨殺及朵顏納款象乾遣使招之給事中朱一桂宋一韓交章詆其失象乾疏辨兵部尚書李化龍言今日之事非戰則款軍中事得便宜不必自疑阻帝乃報可當是時薊鎮稍息兵而遼左時告警三十七年十二月長定堡失事象乾坐停俸半年明年四月入掠爛蒲河象乾遣兵擊敗之又明年八月泰寧炒花等犯鎮安堡及清河營敗去他部以兒鄧等代為乞款遼左亦

稍安二品三年滿進兵部尚書四十年正月召理部事叙清播州地及平貴州苗功加太子太保世廕錦衣指揮僉事四川建昌番作亂議大征象乾上機宜十事後果有功吏部尚書趙煥罷命象乾兼署其事既存鄧元標越南星鍾羽正王德完臣大倫馮從吾不報俄言兩京大臣及在外督撫多缺官紀綱廢弛陛下何不為宗社計亦不報福府莊田定三萬頃有司所括尚少十之六象乾乞盡免之語極危切帝雖不從主平自減一萬頃四十二年正月象乾以去歲邊餉缺至一百八十三萬言近日脫中之變一見于遵化再見于薊門三見于永平九邊效尤禍亂叵測請令廷臣各行所見彙奏御前此奏上而帝不報象乾不得已請借之兵工二部太僕寺及南京戶兵工三部得一百十有四萬不足則取天下鹽課乃報可帝遵太后遺詔大赦天下中及起廢象乾即錄上八十八人迄不叙用齊楚浙三黨勢成象乾雖齊人其掌錢政不為用數見排抵象乾亦數引退詔承傳歸天啓元年遼陽破廷臣請用象乾帝特遣官費勅召之至京兵部尚書崔景榮謝事即命象乾代象乾以年老目瞶不欲任部事疏陳守禦閩外及招撫揮漢



諸部方畧帝大稱獎會薊遠總督文球罷勅象乾兼右都御史代之二年正月王化貞棄廣寧逃列城盡濟軍民男婦求入關者數千萬象乾閉不納及聲震山谷關三日熊廷弼至象乾乃開門納軍民而與廷弼計兵事及廷弼罷行遣尚書張鶴鳴經畧尚書王在晉先後至共為守關計而已朵顏賴輦大鱗金兒煖太來不的胡素等三十六家及哈利慎罕李羅勢伯彥黃台吉等諸部遂乘間居關外地遠左素富饒諸部恣掠奪陽言助朝廷守邊象乾百方慰撫之乃稍輸器物粟米易民布帛然索新舊賞不貲象乾一切德之與立約契掛刀設誓又附在晉至歡喜嶺定撫事乃還鎮察雲時廷議若以撫事屬象乾象乾亦以東事方亟不可復生患于西力以撫事自任已而掉漢虎墩兔炒花小歹青等俱臨邊索賞象乾與在晉定月餉及新舊額賞歲約百萬諸部皆就款如朵顏自關以來頗息警後孫承宗代在晉盡逐諸部出之外三年冬恭將王楹出邊為胡素部下所殺承宗怒將討象乾恐壞撫局留其貢使于喜峰口令縛獻殺楹者而加其應增之賞千餘金承宗言賞即應增不宜增于此日疏刺之言官亦致象乾方丁繼母憂

候代疏辨且乞罷帝優奇嘉勞之已從承宗議廢總督不設象乾乃得歸崇禎元年虎墩兔以部將入將平堡議事被讎怒大入大同廷臣多請召象乾帝從之象乾已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命仍故官總督宣大山西軍務至京召見慰勞甚至時年八十三矣帝咨以方略奏言棟漢虎墩兔與順義王卜石兔哈利慎伯彥黃台吉俱元小王子之後去歲卜石兔為虎墩兔所襲盡收其衆勢益盛今諸部惟永邵卜最強衆三十餘萬今卜石兔兵可禦棟漢帝曰虎墩兔不受款奈何對曰當漸圖之帝曰我不款如何象乾造膝密奏語不盡聞帝命與袁崇煥計議賜宴而出象乾抵陽和遣使招諭虎墩兔與定約廷議以象乾老病令大同巡撫張宗衡暫理督府事陽和副使宋統啟代行文書象乾右撫事不中制象乾命統啟及總兵王牧民等請殺虎堡與議款定賞八萬一千而還卜石兔永邵卜故有馬市歲進馬五萬二千五百易銀三十二萬是時卜石兔為棟漢所逐得其順義王印因言代卜石兔守邊額仍進馬給價象乾不得已許之款事既定宗衡不知上疏力言棟漢餓困可圖款非策帝頗疑之象乾力爭帝卒用其言以定款時



棟漢寶衰弱畜牧匱乏欲互市而馬不可得因卜石  
危時有折價例後以請象乾因言互市之馬悉駑駘  
無濟戰守不如從其請少予之價可省金錢十數萬  
兵部尚書王洽等言有馬斯有價無而界以價與督  
臣前疏有一馬乃予一馬之價何自相背也帝心知  
其非重違象乾意從其請象乾衰病益甚乞歸疏十  
四上始許未傳去明年五月卒贈太師王氏自重光  
而後予姓科第最盛之輔舉人戶部員外郎之猷都  
象蒙象節象斗皆成進士之猷按察使之都開封知  
府象蒙御史象節檢討象斗主事而名位尤可紀者  
有象晉象恒象復象春象坤象雲等數人云象晉字  
予進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中書舍人遷禮部主事  
忝詩教韓浚用事象晉與同鄉不附浚佐京察貶其  
官二秩天啓初起浙江按察知事崇禎中累遷河南  
按察使蘭陽王藉蒙與大獄株連許州諸生五十餘  
人悉平反之遷浙江右布政使致仕歸年九十三而  
卒子與清字百斯崇禎元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  
坐事被謫不復仕流賊陷京師遣偽官至新城與妻  
于氏子諸生士和登樓自經死士和妻張氏十五年  
城破先自經死象恒萬曆二十三年進士由知縣授

御史大風折正陽坊火焚隆德殿疏陳時政缺失語  
甚切直楊鶴出師力言非策引哥舒翰守潼關事為  
戒已而果敗天啓初拜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蘇州  
諸府織造中官李實劾罪松江知府張宗衡蘇州同  
知楊姜象恒白二人無罪力諫實報聞卒官贈兵部  
右侍郎象復字完初由選貢生歷官保定同知忤魏  
忠賢削籍崇禎元年給事中仇維楨劾吏部郎中周  
良材言象復一外吏升署新城縣事不肯拜忠賢祠  
忠賢遣其僕夜半叩城門不啓由此發怒呼吏部尚  
書周應秋與良材文致其罪象復遂削籍以象宰之  
尊特糾一外吏有此法乎乞治良材罪還象復官從  
之仍起佐保定尋謝事歸四年十二月李自成等犯  
新城象復偕其子舉人與夔佐有司拒守兵敗皆死  
之父于屍抱持不可解贈光祿少卿與夔贈范平知  
縣象春字季木萬曆三十八年進士與陝西文翔鳳  
並有文名分考順天鄉試言者劾其取士有私謫上  
林苑典簿天啓中累遷南京吏部郎中坐東林黨削  
籍象坤字子厚嘉靖四十四年進士萬曆中歷官山  
西左布政使有清操都御史溫純乞頸陟一人以風  
天下謂莫如象坤云象雲天啓五年進士歷知大同



永清二縣崇禎二年冬永清被圍象雲堅守以功徵授御史四年春疏劾王永光推用巡撫之謬言用一仙克謹而山西壞用一王元雅而蜀鎮壞用一王順行而陝西壞用一郝士膏中州有危亂之形用一熊文燦閩海有寇掠之警中無確見提撥隨人外寄于無賴之張道濟內委于輩積之吳鳴虞政以賄成官由邪敗陛下何愛此人使破壞天下不納其年坐事錫秩調用已劾周延儒溫體仁謂自二人輔政以來天下有三滿五盡之患何謂三滿秦晉蘇魯平遼寇盜江西河南川蜀閩越又皆見告是盜賊之亂滿天下士怨于朝民怨于野軍怨于邊是怨怒之氣滿天下科稅充盈赭赤載道得情平反曾無一人是網羅之設滿天下何謂五盡海內自西徂東自南徂北無一樂土則封疆敗壞之盡言官職在進言而即以言罪之法官職在執法而即以法罪之則人才摧折之盡正派未見又有加派見徵求已又有預徵小民一年輸二年之賦則在下之脂膏盡在上之積貯亦盡二輔溺職贖官若此陛下猶優容不斥日優一日臣恐天下益危天下之事益難而敗壞盡帝雖不用其言亦不罪也官終山西秦鐵

崔景榮字自強長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平陽府推官擢御史劾東廠太監張鯨罪巡按甘肅湖廣河南最後按四川積羨資十八年播州亂景榮監大帥劉綎吳廣革軍縱馳金帛至景榮家為其父壽景榮上疏劾之播州平或請以播北界安氏景榮不可會總督李化龍憂去景榮為請蠲蜀一歲租卹上東五路罷礦使化龍疏叙監軍功弗及景榮已晉太僕少卿三年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銀定素驕歲入掠景榮覲督戰破之因議革渠賊諸部賞諸部懼請與銀定絕銀定既失渠亦叩關求市寧夏歲市費不貲景榮議省之在任三年僅一市而已其後延鎮吉能等挾款求補市卒勿許歲省金錢十餘萬四十年入為兵部右侍郎總京營戎政改吏部以疾辭去踰年起宣撫大同總督召還晉兵部尚書會遼滿失熊廷弼王化貞議不協命廷臣議經撫去留景榮數為言官所論御史方震孺請罷景榮以孫承宗代之遂引疾歸天啓四年十一月特起為吏部尚書當是時魏忠賢盜國柄群小更相倚附遂尚書趙南星即家起景榮欲倚為助此至忠賢飾大宴以待景榮不赴錦衣帥田爾耕未獨又辭不見帝幸太學忠賢欲



先一日聽祭酒講議裁諸聽講大臣賜坐賜茶禮又議減考選員額以京堂添註官景榮皆力持不行浸忤忠賢指又移書魏廣徽勸其中救楊漣左光斗廣徽不得已為其揭尋以景榮書為微曰景榮教我也於是御史倪文煥門克新先後劾景榮陰獲東林端奸邪而邀後福得旨削奪為民崇禎改元復原職四年卒贈少保

王永光長垣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歷吏部文選郎中泰昌時官工部左侍郎署部事頗有所執奏天啓初擢南京右都御史就遷刑部尚書召改戶部督倉場尋以本官掌南京都察院永光居官廉而為人强悍陰鷲雅不喜東林東林方柄用永光不自得及與南察私刑部郎范得志與御史王允成等讖不合疏劾之為御史李應昇所論永光乃自引歸既而魏忠賢竊柄盡逐東林永光與忠賢同鄉又為東林所擯忠賢黨在呈秀徐大化輩咸稱永光五年春起南京兵部尚書其冬召改北部尋加太子太保六年三月詔遣中官劉應坤等鎮守山海關永光再疏諫不納忠賢興大獄殺楊漣左光斗等又連周起元周順昌七人會王恭廠災帝下詔修省永光上言

累囚半歸秘獄追賊輒墮生足傷好生德至秋後與不時並律囊首與絞斬同斃痛快之舉上干天和諸獄悉付法旨而減免其罪疑者且暫停土木工作還案凝于政府付邢正于公評其疏中言背公植黨者已伏辜破壞封疆者已肆市蓋指楊漣熊廷弼等而是時朝無讜言永光語獨危激天下頗傳誦之忠賢等以永光與為異大恨矯旨數百言事為解釋卒不斥永光其月朝天宮又奏永光率僚屬申論諸臣所條停刑罷稅二事請速行之語復切至當是時周順昌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周起元猶繫秘獄未死永光疏上忠賢輩愈怒矯旨譴讓永光遂連疏移疾歸崇禎元年召拜戶部尚書未幾改吏部永光在天啓朝為忠賢引用心頗不善其所為然與相此久魏良卿封伯永光援劉永誠從子聚封寧晉伯為例且有嚴臣純忠許國正色立朝諸語廷臣共指斥為忠賢遺黨而是時莊烈帝初政東林大盛永光雅相擊及奉詔同定逆案凡疏頌者悉不免帝獨寘永光不問廷臣以永光附逆不當使定案詆毀之永光內慚蓋相水火嘗用李養正為南京刑部尚書御史姜兆張劾其黨奸已用田仰巡撫貴州御史徐尚勛劾其



受囑且言永光五不當留自是禮部主事王永吉御  
史顧其國李長春吳姓毛羽健張繼蓋王象雲馬鳴  
世給事中升四維劉斯珠陳良訓張鏡心相繼論之  
永光遂發憤為難謀引史蘆高捷袁弘勛自助三人  
者克悍無賴方家居永光再疏薦之韓爌等爭不能  
得帝特召用三人三人遂為永光謀主而錦衣指揮  
張道濟亦附之日以排束林為事永光又與溫體仁  
合欲借袁崇煥獄株連天下清流盡翻逆案已而不  
果永光欲用王之臣呂純如事亦中夜語錯見錢龍  
錫溫體仁周延儒文震孟傳中無何體仁柄政束林  
斥過半永光益得志惡言路異已多以年例出之吏  
科長例不外遷永光憾陳良訓輒出為湖廣參政他  
舉錯多私間摘發部中一二奸事以結帝知帝深惡  
廷臣植黨永光初束銓即以破散束林黨為事帝因  
已喜之及見言路交擊謂永光孤立益眷永光永光  
仗體仁益行以銀刻群小趨若鶩而弘勛道濟益交  
閔為奸利四年春給事中葛應斗廉得弘勛劾奏將  
胡宗明王書旭建極厚賄請托吏兵二部狀劾奏之  
兵部尚書梁廷棟亦亟發弘勛道濟招權納賄事兩  
人下獄簡成于是給事中吳執御劾永光誨貪崇墨

不可表率百條永光遂被詰責罷去久之卒  
論曰黃克纘包荒的論極便于宵人然要典一書則  
欲蓋而彌彰也張鶴鳴袒任化貞偵事之後一書莫  
展猶多談怯過終濡跡于權門中樞如此安得無壞  
乎王象乾雅疏諸練中外嘗倚之晚膺鎖鑰之寄閉  
閤而外亦未聞有所籌也在崇禎進由閣壁徒狼狽  
以老王永光奸狀一露莫可收拾遂悍然肆惡而不  
顧矣觀象雲三滿五盡之奏當時朝局固無一可言  
其日論于喪敗也宜哉



明史卷三百四十九

列傳二百

林材

程紹

扶克儉

楊東明

包見捷

白瑜

程鳳翀郭尚賓王之案

何士晉

林材字謹任閩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舒城知縣擢工科給事中吏部推鄭洛戎政尚書起張九一貴州巡撫材極言兩人不當用九一遂罷奸人王君錫奏請開礦與同官馬邦良執奏逐之王錫爵赴召未至材疏論並及趙志舉張位寢不行再疏請建儲豫教又爭三王並封之謬累遷吏科都給事中劾南京尚書郝杰徐元泰前為巡撫掩罪飾功兩人卒引去宋應昌惑沈惟敬言力請封貢材乞斬應昌以正欺罔之罪斬惟敬以絕封貢之謀不報內閣調旨失當材抗疏駁之志舉位引罪乃已西華門災偕同列極言時政闕失謂午門之朝夕報郊廟之祭不親內臣專橫莫過司禮田義而彈章輒從中格武臣盤踞孰如李成梁父子而劾疏竟置罔聞東征之役宋應昌罪浮於功則欲張其功而蔽其罪西事之興魏學會功浮於罪則欲加其罪而棄其功遼左向以冒功聞則成梁受世勲郝杰膺上賞矣迨今以失事報則總

兵楊紹勳反逃誅而道臣馮時泰反下獄矣賞罰不當勸懲失實何以使勞臣任事邊吏用命也絕婚固非善事而趙用賢之心可原也和親實為大辱而李如松之罪難逭也雲南之增貢金江西之增陶器宜捐而不捐也何喬遠之貶謫顧憲成之編氓可怒而不怒也尚書陳有年守正不容是異日之為吏部者必如張瀚揚巍之澳忍而後可也給事中遠中立一鳴輒斥是異日之為臺諫者必如陳三謨朱璉之依阿而後可也古之大臣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今之大臣善則歸己過則歸君古之大臣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今之大臣進思逢君退思固寵西華門環拱武英之右其象如輔弼然乃雷火震擊無遺是必有匪人不宜在君側者帝得疏甚愠以方修省不罪也吏部推顧養謙總理河道材言養謙不能防海安能治河養謙卒辭不任兵部上平壤功將大行叙養材抄叅力詆石星罔上星乃不敢濫叙最後率同列言成憲不當為祭酒馮夢禎不當為詹事劉元震不當為吏部侍郎帝積前憾貶材三官餘停俸一歲會御史崔景榮等論救再貶程鄉典史材居官最號敢言聲震朝宇終以抵牾君相廢斥者二十六年至光宗即位



始起尚寶丞再遷太僕少卿還朝未幾即乞歸大啓  
中終南京通政使崇禎初贈右都御史材爲人重風  
節居鄉有行義憤郡邑鄉賢祠冒濫督學官欲祠其  
父力辭之自撰墓志無一語及宦蹟蓋孤介出俗士  
也孫之蕃崇禎末舉進士官嘉興知縣  
程紹宇公業德州人祖瑤進士江西右布政使紹舉  
萬曆十七年進士除汝寧推官徵授戶科給事中巡  
視京營副將佟養正等五人行賄求遷皆劾置於理  
帝以兩宮災遣使採礦於河南紹力言擾民宜罷朝  
鮮再用兵山東浙江方議防倭而採礦使者又出紹  
力請撤還皆不報再遷吏科左給事中二十七年木  
計京官御史許聞造慮以不職見黜乃訐戶部侍郎  
張養蒙兵部侍郎李禎而爲工部侍郎徐祚國子祭  
酒劉應秋等稱枉語侵吏部侍郎裴應章紹言聞造  
大指在挾吏部以避計典重政權以媚輔臣故排擊  
正人而附會張位之黨變白爲黑宜特賜罷斥聞造  
遂貶秩謫邊方兵部主事趙世德坐考察被調會廷  
議征楊應龍兵部遂舉世德知兵將錄用紹力駁而  
止文選即梅守峻貪恣紹劾之以尚書李戴言獲免  
然守峻卒自引去饒州通判沈榜已降王府審理乃

黃緣稅使潘相得留紹極言其非法山西稅使張忠  
以憂縣知縣韓薰忤已奏調之僻地紹又爭之帝怒  
斥爲民以沈一貫論救詔鐫一秩出之外給事李應  
策御史李炳等又爭之帝益怒并薰斥爲民而奪應  
策等俸紹家居二十年光宗嗣位起太常少卿天啓  
四年歷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宗室居儀封者爲盜  
窟穴淫虐彰聞紹列上其狀廢徙高墻自是莫敢犯  
九月臨漳民耕地漳濱得玉璽龍紐龜形方四寸厚  
三寸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以獻紹紹聞之於朝  
畧言秦璽不足徵久矣今璽之出適在臣疆既不當  
復埋地下又不合私秘人間欲遣官恭進闕廷跡涉  
貢媚非臣詎所宜且至尊所寶在德不在璽故先馳  
奏聞候命進止昔王孫圍不寶玉珩齊威王不寶炤  
乘前史美之陛下尊賢愛士固已野無留良尚有一  
代名賢如鄒元標馮從吾王紀周嘉謨盛以弘孫慎  
行鍾羽正余懋德曹于汴等皆憂國奉公白首魁艾  
其他詞林臺諫一錮不起者并皇國禎祥盛朝珍寶  
臣不能汲致明廷徒獻符貢瑞臣竊羞之願陛下惟  
賢是寶在朝之忠直勿事虛拘在野之老成亟圖登  
進彼區區秦璽之真偽又安足計哉時魏忠賢方斥



逐者碩見之不悅命賚表官進之中州故無武備自徐鴻儒倡亂四方奸人咸洵洵思逞有楊桓揚從儒者嘯聚千人私相部署立名號偽稱懿德元年潛布

穎州碭山永城之境事覺獲其魁數十人餘黨解散紹因大修戎脩練丁壯汰老弱繕甲兵列營要害使相犄角中州自是有保障時魏忠賢勢益張排斥正人無虛日紹遂引疾歸崇禎六年薦起工部右侍郎尋以年至四疏乞休去卒贈本部尚書

扶克儉字共之光山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十七年巡視蘆溝時新城橋紅橋征稅繁密徒手不免克儉謂傷國體請止之報寢明年巡按遼東持風紀剔奸蠹奏禁買級竊功諸弊遣人震聳其冬十月賊五萬騎長驅深入踰海州而南縱掠十有三日副總兵孫守廉擁兵不戰總兵官李成梁亦弗救賊復由故道引去克儉疏劾守廉政府申時行許國庇之止令聽勘明年閏三月成梁以給事中侯先春閱視在遼欲希功賞乃遣副將李寧潛師出塞襲擊板升於鎮夷堡獲老弱二百八十餘級師旋爲別部所遮寧策馬先遁將士數千人失亡大半克儉馳疏劾寧詞連成梁及巡撫郝杰兵部尚書王一鶴以

成梁故置寧罪不議克儉益憤盡發成梁先後罪功欺蔽狀且曰臣初劾守廉時行以書沮臣及劾寧又與國論臣寬其罪徇私恃公將壞邊事因歷數一鴉及總督襄遠兵科左給事中張應登朋奸欺罔狀疏入帝謂成梁前功皆由按臣勘報寢其奏當是時成梁富厚聞天下中朝要人無不贖其賄者即御史巡方至必先餌之巡撫與監司或忤其意輒屬要人排去由是李氏勢日熾而邊務亦日益弛至是克儉獨發憤力擊朝論方快而諸要人大恚謀擠之適克儉劾左都御史李世達曲庇罪囚至詆之爲賊執政遂

言克儉安排執法大臣不可居言路坐謫蘄水縣丞是時降謫官悉添注既抵任上官輒以事遣歸克儉里居三十年至光宗立起光祿少卿三遷光祿卿其先世冒胡姓至是復馬天啓三年改太常歷刑部左右侍郎五年冬逆黨李恒茂論其衰朽落職歸崇禎初復官卒贈尚書

楊東明字啓修虞城人萬曆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十七年擢禮科給事中累疏請定國本出閣預教早朝勤政宋應昌李如松既敗日本復朝鮮言路惡其倡和議欲抑其功弗叙東明獨請酌功罪之平持大



體勵人心衆議稱允河南大饑方數千里人相食多起爲盜東明亟繪上饑民圖申之以說請蠲田租發帑往賑因薦寺丞鍾化民可使帝大感動亟可其奏且以圖傳示諸官於是兩宮太后以下各出所藏合部帑凡數十萬金遣化民齎往民大獲濟以刑科左給事中巡視京營時營務大弛軍耗於占役馬疲於雇倩弊叢穢不可理東明力清之勢要無所假戎政大釐進吏科都給事中二十三年協主大計去留甚公俄分較會試所舉士戒毋執門生禮曰取士公典豈宜私樹桃李期切磨道義無媿科名可耳座生之不納門生前惟霍韜至是東明再見云協理戎政闕官廷推李禎以沈思孝副帝特用思孝東明疑黃緣得之及給事中陳弘烈劉弘寶以請停清口河工謫邊方東明又疑思孝佐工部時喜事挑釁遂上疏力詆帝既寢東明奏而思孝不堪其辱三疏乞去語頗激帝方慰留思孝而戶科給事中鄒廷彥復劾之帝以思孝實出特簡不當苛摘因疑廷彥受東明指奪其俸而落東明三官爲陝西布政司炤磨大學士趙志舉等論救并及御史周希聖謝廷策不納東明少有志行爲諸生即慕聖賢之學至是自謫所歸益

研究經術務見諸躬行鄉邦之事以身任之家居二十六年光宗嗣位始起太常少卿年七十有三矣天啓初改大理進光祿卿時御馬不及三百匹而牧卒乃至六千八百人歲糜倉儲八萬餘石司牲所育羊二百八十而吏卒及飼養諸費歲至二千金獅子虎豹已罷弗養而軍士月支餉如故內承運及天財庫舊設監生二十五人人月支米六石五斗至是監生已停而中貴猶乾沒不已厨役定額二千八百人歲費米三萬三千餘石而中多虛冒東明議一馬留一卒羊易銀入官而悉罷諸冗費疏上諸奄尼之寢不行遷南京通政使未上擢刑部右侍郎會尚書王紀以讞佟卜年獄稍稽削籍歸東明署部事從郎中顧大章議坐卜年流二千里獄三上輒爲魏忠賢所却而給事中成明樞張鵬雲沈惟炳猶謂東明讞獄過重撫他事連劾之東明疏辨且謂三人皆卜年同年生故爲發憤帝切責三人而卜年獲長繫久之瘐死東明既被劾意不自得遂引疾歸尋卒崇禎初贈刑部尚書東明求友遍四方與在平孟秋尤友善故其學頗宗姚江王氏云

包見捷雲南臨安衛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戶科給事中累遷都給事中二十六年奸人李本立請採珠廣東帝即命中官李敬偕本立行見捷率同官極言其害不聽時小人蠶起言利千戶朱仁言稅河口商舟歲可獲萬餘金於是中官李道承命往主簿田應壁請賣兩淮沒官餘鹽詔就令稅使魯保兼理見捷等並抗疏力爭頃之令道保得節制有司見捷又陳不便者數事皆不報益都知縣吳宗堯劾稅使陳增不法見捷因請盡罷礦稅無已先撤增還毋使反噬不納未幾天津稅使王朝死見捷請勿遣代忤旨切責竟以馬堂代朝明年見捷即劾堂保及浙江劉忠帝既不納見捷言反用奸人鄭一麟等奏益增遣使者高家京口暨祿儀真李鳳廣東並專勅行事見捷等益憂懼連章請停使者正諸奸人罪帝雖不憚然未遽罪也三月又以奸人閻大經言命高淮徵稅遼東見捷謂遼左爲神京肩臂視他鎮尤重而奸徒敢爲禍首陛下不懲以三尺急罷開採則遼事必不可爲而國步且隨之矣遼東撫按及山海主事吳鍾英相繼爭皆不納是時中外爭礦稅者無慮百十疏而見捷言之尤數帝固已心恚居數日又率同列極論帝怒謫見捷貴州布政司都事餘停俸一

年閣臣沈一貫都給事中趙完璧等先後論救完璧等亦坐停俸見捷尋引疾去三十四年起興業知縣累遷太僕少卿時軍國所需多取給寺帑見捷言寺帑以脩易馬不宜使匱報聞四十六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見捷雅負清望至是貞憲度飭官方屬吏承風莫敢不自厲相與咨求民瘼鋤抑奸宄所以拊循甚至吏民交誦之光宗嗣位召拜吏部右侍郎明年卒於官白瑜字紹明永平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帝既冊立東宮上太后徽號瑜請推廣孝慈以敦儉持廉惜人才省冤獄四事進皆引祖訓及先朝事以規時政其辭甚切帝不能用也三十年京師旱陝西河州黃河竭禮官請修省瑜言修省宜行實政今逐臣久錮累臣久羈一蒙矜釋即可感格天心至若礦稅一事率土哀號今江右潘相遼左高淮淮上陳增畿輔王虎滇南楊榮粵東關西李鳳梁永其民甘心久矣恐瓊林大盈之儲不足當斬木揭竿之費也亦不報累遷工科都給事中帝于射場營乾德臺工費不貲瑜抗疏力諫商人張學部已僉名黃緣內臣三疏求免瑜乞付法司論罪卷人王朝



請徵煤稅旨徑下朝不由部科瑜以非國體執奏明年正月朔激變煤戶瑜率同列請罷朝不聽已從內官陳永壽言撤朝還即以求壽代永壽仍三則定稅而令縣官督征爲遠怨計瑜復請罷之瑜既數進諫言帝不能無憾會瑜適論治河當崇任遂責其勤拾陳言謫廣西布政司炤磨以疾歸光宗立起光祿少卿三遷太常卿給事中倪思輝朱欽相御史王心一以直言被謫瑜抗疏論救天啓二年由通政使拜刑部右侍郎署部事鄭貴妃兄子養性先有詔還籍遷延不去其家奴張應登乃訐其交通北寇永寧伯王天瑞者顯皇后弟也以后故銜鄭氏遂偕其弟錦衣天麟交章劾養性不執瑜以鄭氏得罪先朝而交通事實誣乃會都御史趙南星大理卿陳于廷等讞上其獄請抵奴誣告罪而勒養性出都居之遠方制可明年進左侍郎卒官贈尚書

後免於增繳哉時戶科左給事中彭惟成爲人貪狡間附正論獵名市權鳳翀疏發其狀惟成遂不振明年出按遼東宰賽煖免二十四營環開原而居歲爲遼患而宰賽尤桀驁數敗官軍殺守將因挾遼吏增賞慶雲叅將陳洪範所統止羸卒二千而洪範又恇怯不任戰鳳翀奏請益兵易置使將開原始有備又請所在建常平倉括贖緩節公費易粟備荒帝善其議命推行於諸邊故遼陽叅將吳希漢坐失律聽勘以有內援事二十年不決且謀復官鳳翀一訊成獄置之大辟遼人快之挺擊事起帝召見廷臣於慈寧宮閣臣方從哲吳道南無所獻納而御史劉光復方一發言遽至得罪鳳翀上言陛下召對廷臣天威開霽千載一時輔臣何不舉朝端大政如皇太子皇長孫講學福府莊田嵯引大僚空虛考選沉閣以及中旨頻降邊警時聞水旱盜賊之相仍流移饑殍之載道皆一一縷數於前顧乃緘默不言致小臣不能無辭臣謂劉光復失儀獲罪輔臣實陷之光復一日未釋輔臣一日未可晏然也忤旨切責山東大饑疏請賑救詔發太僕銀十六萬兩臨濟倉儲六萬石遣御史過庭訓往賑饑民賴之中官呂貴假奸民奏留督



浙江織造再登提督九門誣奏市民毆門卒詞連兵馬指揮歐相之相之坐下吏內官邢洪辱御史凌漢翀於朝給事中郭尚賓等劾之帝釋洪不問及漢翀爲廢將凌應登所毆洪復曲庇應登鳳翀抗疏極論三人罪且曰大臣造膝無從小臣叩關無路宦寺浸用政令多違實開群小假借之端成太阿倒持之勢帝大怒謫山西按察司經歷而是時尚賓亦上疏極言比來擬旨不由內閣託以親裁言官稍涉同類輒云黨附將使大臣不肯盡言小臣不敢抗論天下事尚可爲哉乞陛下明詔閣臣封還內降容納直諫以保治安忤旨謫江西布政司檢校閣臣及言官論救皆不納先是帝於章疏悉不省故廷臣直諫者久不被譴至是二人同日謫官時稱二諫鳳翀三遷天啓初爲南京光祿少卿四年以大理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魏忠賢竊柄惡鳳翀不附已其私人御史卓邁汪若極連章論之遂削籍崇禎二年起兵部右侍郎明年春出撫天津選將益兵設防甚固又明年以疾歸卒贈兵部尚書尚賓字朝諤南海人鳳翀同年進士自吉安推官授刑科給事中遇事輒諫諍尤憤中官之橫言之甚力廣東稅使李鳳久疾詔

遣阮昇往代尚賓請止昇毋行福建稅使高家播虐激變尚賓請撤還又以地震上言奸民紀光先賣緣中人取旨重困浙人廣東自權稅以來進銀已三百餘萬不宜復令潘相督徵以竭民膏於時頗稱敢言已而竟謫官光宗時乃復起累官刑部右侍郎亦以不附忠賢削籍崇禎初先鳳翀爲兵部右侍郎卒贈尚書王之寀字心一朝邑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除清苑知縣歷刑部主事四十三年五月己酉有奸人張差持棍入慈慶宮擊傷守門內侍李鑑直至殿前爲內侍韓本用等所執慈慶宮者皇太子所居宮也明日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鞠差奏言差薊州人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癩稽其貌實係黠猾請下法司嚴訊當是時青宮雖定鄭貴妃欲立己子福王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甚急因厚結中外用事者自大學士方從哲以下多爲之羽翼風癩語傳諸人競和之刑部山東司郎中胡士相廷元姻也乙卯借員外郎趙會楨勞求嘉共訊一如廷元言之寀時適提牢疑之召差詰實差初不承之寀令緘之二日置飯差前誘之始言舅氏馬三道外父李守才令隨一內官入都



進一大第別有一內官食我云汝先入宮遇人輒擊死事成子汝富貴不成亦可救汝無憂也乃昇我棗木棍導我由後宰門直至慈慶宮不意被執之來得其語因侍郎張問達以聞舉朝駭愕鄭氏及其黨咸自危神宗亦心動留其疏不下廷臣屢請悉不報乙丑刑部十三司再鞠知內官爲龐保劉成其同謀馬三道李守才五人外更有三十六都頭居外響應逆情益著是日會問者十有八人惟陸夢龍馬德澧議同之案士相永嘉及曹道唯岳駿聲唐士美則力庇鄭氏多去其情節不以入奏然中外籍籍已知事由國泰矣先是王曰乾告變語已連劉成成與保固貴妃宮中內侍也以故神宗益心動論貴妃善惟計貴妃寤則乞哀皇太子自明無他神宗亦數慰諭俾太子白之外廷太子乃緣神宗及貴妃意數諭外廷毋猜疑罪止一人毋旁及而神宗亦親御慈寧宮延見羣臣責以離間太子責羣臣亦然羣臣頓首謝不敢乃命戮差而潛斃二豎於內廷其事遂止時神宗不見羣臣已二十有五年矣自是廷元及其黨人恨之來次骨四十五年京察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用拾遺中之遂削其籍天啓初廷臣多訟寬召復故官

二年二月上復讐疏曰禮君父之讐不共戴天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曩李選侍氣毆聖母陛下再三播告中外停其貴妃之封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復讐一大義也乃先帝一生遭逢多難彌留之際飲恨以崩試問李可灼之悞用藥引進者誰崔文昇之故用藥主使者誰恐方從哲之罪不在可灼文昇下此先帝大讐未復者一也張差持挺犯宮安危止在呼吸此乾坤何等時乃劉廷元曲蓋奸謀以風癩具獄矣胡士相等改注口語以賣薪成招矣其後覆讞差供同謀舉事內外設伏多人守才三道亦供結黨連謀而士相輩悉抹去之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九廟震驚何物兇徒敢肆行不道乃爾緣外戚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輩珠玉金錢充滿其室言官結舌莫敢誰何遂無復顧憚睥睨神器耳國泰雖死罪不容誅法當開棺戮屍夷其族賴其宮而至今猶未議及此先帝大讐未復者二也總之用藥之術即挺擊之謀擊不中而促之藥是文昇之藥恠於張差之挺也張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乏劉成臣見陛下之孤立於上也因以差自首故贖及刑官所抹十八條事蹟上聞



自是中外益知差逆謀而先主風癩者益銜之不置矣之案累遷太僕寺卿廷元及岳駿聲曾道唯以之案侵已先後疏辨之案亦連疏力折并發紅廟分金及居間主名甚悉事雖不行諸奸益疾之四年秋拜刑部右侍郎明年二月魏忠賢勢大張其黨楊維垣首翻挺擊之案力詆之案坐除名俄入之汪文言獄中下撫按提問岳駿聲復許之且言其逼取鄭國泰二萬金有詔追治及修三朝要典其挺擊事以之案為罪首府丞劉志選復重劾之遂逮下詔獄坐贓八千之案竟瘐死崇禎初復官賜卹先是神宗四十一年七月有小校王曰乾告變言錦衣百戶孔學趙宗舜用賄得官嘗寄匿劉成等重貲八萬已而心懷不軌糾曰乾入黨同謀舉事因學有女嫁鄭妃宮中內侍姜麗山時相與軟盟結納壯士謀害皇帝及東宮擁立福王報貴妃厚德約既定學宗舜置酒邀道士王三詔等至家書太后皇帝聖號及太子生辰同詣後苑置黑磁射魂瓶內被髮仗劍誦呪燒符又剪三紙人釘以新針四十九期七日焚化學復言宗舜雖常朝隨駕官年老不能近御我在東宮帶刀侍衛行刺尤易况有麗山等在內朝夕偵探密事何患無成

狀入帝震駭類葉向高調刺帝乃寢其狀潛令御史以他事斃之當是時奸人謀危太子率由鄭氏故帝於挺擊一獄深疑國泰主謀云何士晉宜興人父其孝得士晉晚族子利其貲結黨致之死繼母吳氏匿士晉外家士晉讀書稍懈母報示以父血衣士晉感厲與人言未嘗有笑容萬曆二十六年既舉進士持血衣愬之官罪人皆抵法初為寧波推官持法明允三十六年擢工科給事中首疏請通章奏緩聚斂俄言家職有關廷臣言雖逆耳每荷優容獨論及輔臣必欲借主威以洩憤是陛下負拒諫之名輔臣收固寵之實天下所以積憤輔臣而不能平也如孫鑛郭子章戴耀沈子木宜舍不舍公論乖違輔臣廢安得不任其咎無何劾左都督王之楨父掌錦衣為輔臣爪牙樞臣心腹宜顯斥又劾大學士王錫爵逢君賊善召命宜停戶部尚書趙世卿誤國無大臣體及歲將暮言朝端大政宜及今早竣者在放輔臣以清政地罷大臣被論者以伸公議斥王之楨以絕禍源釋卞孔時王邦才等以蘇克獄皆不報明年春請大起廢籍廣錄遺賢先是皇長孫生有詔起廢所司列上二百餘人閱三年止用顧憲成



等四人故士晉言之瑞王將婚詔典禮視福王費當十有九萬初帝弟潞王之婚費不及九萬士晉以幣藏不給請視潞王弗聽中官倚廠庫為窟穴弊不可勝詰士晉巡視精心整剔奸蠹為清帝將崇奉太后言建靈應宮士晉以非禮力爭且曰聖母所注念者東宮出講諸王早婚與遺賢之登進也乃諸臣屢請不應而不時內降者非中貴之營求即鬼神之香火臣等斷斷知其不可也帝不省未幾張差挺擊事起王之寀鈞得其情帝遷延不速決士晉三上疏趣之當是時變起非常中外咸疑謀出鄭國泰然無敢直犯其鋒者即中陸大受稍及之國泰大懼急出揭自明人言益籍籍士晉乃抗疏曰陛下與東宮情親父子勢共安危豈有禍逼蕭牆不少動意念者然而候命踰期旁疑轉棘竊詳大受之疏未嘗寔指國泰主謀何張皇自疑乃爾因其自疑人益不能無疑然人之疑國泰不自今日始也陛下試問國泰三王之議何由而起閨範之序何由而進妖書之毒何由而構此基禍之疑也陛下又問國泰孟養浩等何由而杖戴士衡等何由而戍王德完等何由而錮此挑激之疑也陛下又問國泰南宗順刑餘也而陰募死士千

人謂何順義王外寇也而各宮門守以重兵謂何王日乾逆徒也而疏中先有龐保劉成名姓謂何此不軌之疑也凡此三者至今未有以解於天下也積疑至於今日忽有張差一事正與往者舉措相符安得令人不疑且今日之疑國泰又非張差一事已也恐騎虎難下駭鹿走險一擊不效別有陰謀陛下不急護東宮則東宮為孤注萬一東宮失護而陛下又轉為孤注矣如之何不令人疑且畏也國泰欲釋人疑計惟明告貴妃力求陛下速執龐劉二豎下吏如果國泰主謀是乾坤之大逆九廟之罪人非但貴妃不能庇即陛下亦不能庇也借劔尚方請自臣始或別有主謀無預國泰事請令國泰自任凡皇太子皇長孫起居悉屬國泰保護稍有疎虞罪即坐之則臣與在廷諸臣亦願陛下保全國泰身家無替恩禮若國泰畏有連引務熒惑聖聰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俾之遠逃或陰斃張差以冀滅口則罪愈不容誅矣惟聖明裁察疏入帝大怒欲罪之念事已有跡恐益致人言而吏部先以士晉為東林黨疑出為浙江駙傳僉事候命三年未下至是帝急簡部疏命如前擬吏部言關官已補矣請改之帝不許命誦前補者吏部



又以士晉積資已深秩當叅議帝怒切責尚書奪即中以下俸士晉居浙四年移廣西叅議光宗立擢尚寶少卿改太僕天啓二年以右僉御史巡撫廣西時貴州大亂部議調狼兵及泗城南丹土兵赴援而二州適反側初定士晉多方拊循卒與狼兵赴調如期安南舉兵入犯督將吏屢擊却之威名甚著四年三月擢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廣

苟污也至於挺擊之後繼以紅丸事涉宮闈動多牽格豈易以區區口舌爭哉然而普天共憤變出非常情跡顯然即隻手難掩之案士晉爭未可與深文羅織者比也當時宮庭戚畹相顧錯愕只欲息結不緩片晷此其大較亦更可知矣

州故有澳夷築城盤據數為民患士晉制置有方諸夷遂自毀其城止留濱海一面以禦紅夷部內寧謐先是遼東用兵累詔天下有司括所部庫藏充餉迄無應者士晉撫廣西時力汰部中公費及州縣庫貯奇贏得十有八萬輸之京師以代歲賦加派之數及是又行之廣東得二十四萬而公私不虧天子深嘉之下詔褒美明年四月魏忠賢已盜柄前是爭挺擊者率獲罪御史田景新希指誣貴州逆酋安邦彥阻廣西援兵遣使賄士晉十萬金兵果不發遂除士晉名徵賄助餉士晉憤鬱而卒有司徵賊急家人但輸數百金產已罄會莊烈帝立獲免官賜恤論曰諸臣丁濁亂之朝隨事納忠莫伸已志不幸疾呼莫應非被譴以去則見幾而作亦以其道不可以



明史卷三百五十

列傳二百一

何喬遠

徐必達

蕭近高

畢懋康族兄

陳邦瞻

董應舉

李成名

蔡毅中

公 勇

梅之煥

鄒維璉

耿如杞

何喬遠字穉孝晉江人萬曆十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歷禮部儀制郎中神宗欲封皇長子為王喬遠力爭不可同官陳泰來等言事被謫抗疏救之倭躡朝鮮石星許之封貢倭益猖獗二十二年春朝鮮使臣金晬泣言李如松與賊議和禁國人不得抗拒致束手受刃者六萬餘人沈惟敬交通倭賊許以和親而欺罔中朝詭稱乞降悔罪其詞多辱國喬遠即據以上聞因進累朝馭倭故事請特降勅止封母下樞曹使得寢閣帝見疏頗心動而星堅持已說疏竟不行先是蕭王薨其子請襲尚書羅萬化謂當俟喪終中貴納其賄為之地喬遠固拒遂為所怨會部疏誤遣喬遠名當停俸中貴乘機激帝怒坐謫廣西布政司經歷以事歸里居二十餘年中外交薦並不起光宗立召為光祿少卿移太僕時遼陽凶失王化貞駐廣寧安稱當戰中朝頗惑之喬遠畫守禦策力言不宜

輕舉無何廣寧竟淪如喬遠言天啓二年進左通政徐鴻儒亂山東宿軍屢奏捷喬遠請因戰勝之威惠赦脅從與之更始帝褒納焉鄒元之建首善書院也給事中朱童蒙等劾之喬遠非言書院上梁文實出臣手義當并罷語多侵童蒙童蒙輩大恨其冬進光祿卿明年得疾將告歸適用為通政使遂出國門引疾辭尚高素重喬遠親出郊執之喬遠不可五疏力辭乃詔以戶部右侍郎致仕崇禎二年起南京工部右侍郎給事中盧兆龍劾其衰庸尋自引去喬遠避行辭寶藹苑好著書嘗輯明廿三朝遺事為名山藏又纂閩書百五十卷頗行於世兄喬遷舉人大理評事子九雲與喬遷孫運亮皆崇禎十六年進士九雲官庶吉士運亮海康知縣

徐必達字德大秀水人父學周由鄉舉授嘉定知州有異政終雷州同知必達舉萬曆二十年進士歷知太湖溧水二縣溧有石臼湖水數為患為築堤萬餘丈植柳權固之遂永為民利永樂時邑人坐尚書齊泰姻戚戍開平者二十六家必達除其子孫戍籍為溧水四年民懷德祠祀焉入為南京吏部主事歷考功郎中三十三年佐尚書會同享典京察必達欲



黜御史陳燧同序以執政朱賡所屬難之必達曰御史介政府求容政府爲御史取容於計典與察者媚政府而廢公論皆罪也卒黜之給中祝世祿好談名理廣聲譽而內實貪黷必達欲黜之世祿遂投檄去有儲純臣者以吏科給事中同領察事而陰受賊吏賊必達惡之當大計日諸典察者咸在必達離坐出請曰猶有一人當議者尚書都御史問何人必達進狀則純臣也相顧愕怡純臣亦股栗不能出聲必達遽揖之退一座大驚其強毅不撓如此明年遷光祿寺丞陳白糧利弊十一事却議悉行姜士昌宋燾劾大學士李廷機獲譴廷機者必達座主也必達再上書勸廷機留兩人廷機不能用會言路方攻浙人借劾朱賡波及必達必達時方假歸上疏自白帝不問及孫丕揚再起秉銓以前京察事知必達趣令還任旋進少卿時漕政大弛船壞不治巡漕御史孫居相請催民船濟運必達以爲擾民爭之必達與居相同年相厚善及是居相堅持已說而善居相者復助之詆訐然廷中卒是必達議止民船勿催居相雅負時名爲東林眉目緣是必達與東林異遂介然中立矣父艱歸起太僕少卿仍典光祿寺尋擢應天府尹

天啟改元以右僉都御史督操江軍四川奢崇明叛必達以長江爲川蜀下流增造戰艦置戍設防及白蓮賊起將窺徐州必達募銳卒三千領以遊擊潘可大會山東兵擊破之其年冬就還兵部右侍郎三年京察忌者以其募兵爲生事遂以拾遺罷歸卒贈兵部尚書子世淳見忠義傳

蕭近高字抑之廬陵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禮科給事中甫拜官即力言罷礦稅釋囚繫起廢棄三事明詔已頒不可中止帝怒切讓奪俸一俸頌之言江西稅使潘相自擅刑宗人陛下不罪益肆驕恣兩日之間三疏妄請輒得俞旨非所以冷天下也不報既而停礦分稅之詔下相失利則擅移駐景德鎮請專理窪務且曰石青以浙爲上其在廬陵玉山永豐者宜令徵價帝即可之近高復抗疏力爭後江西撫按並劾相相以爲近高主之也疏詆甚力且言近高家廬陵世專石青利宜詰問近高疏辨復劾相請併李道徵還疏雖不行然相以江西地瘠屢激變非久亦自引去時惜薪司內官額踰數倍其人各廣置胥役爲爪牙專務朘削公家所給資不足洗厥中冗費柴戶率破家有自經者近高極陳其弊帝



不省累遷刑科都給事中三十五年冬疏言知縣滿朝薦等數人諸生王大義等二十人皆偶忤中使遂見繫繫今已閱三年宜蒙矜釋不報明年遼東稅使高淮以苛歛激變近高極論其罪請撤還帝既不納近高言反以淮誣奏逮同知王邦才參將李獲陽近高又抗疏論救會廷臣多劾淮者帝不得已徵還而邦才等逮繫如故無何極陳言路不通耳目壅蔽之患引秦二世靖康時民謠爲戒且言陛下爲閣臣李廷機斥逐建言諸臣謂懲一二人可箝千百人之口不知端揆之地寧有身爲射的得晏然安其位而行其志者宜俯順群情俾之引退用全大臣之體未幾又言王錫爵密揭行私宜止毋召朱賡被彈六十餘疏不當更留廷機私通外藩請正國法皆不報故事六科都給事中率內外遞轉而是時人情輕外至百方規避黃綠內遷近高恥之自請外補吏部侍郎楊時喬請亟許以成其美乃用爲浙江右叅政進按察使以病歸起歷浙江左布政使所至以清操聞泰昌元年召爲太僕卿廷議紅丸之案近高偕其僚言崔文昇李可灼當斬方從哲當勒還故里張差謀逆有據不可赦以瘋癲衆難其議歷工部左右侍郎天啟

二年冬引疾去御史黃尊素因言近高暨侍郎余懋衡曹于汴饒伸太僕少卿劉洪謀劉宗周並辭崇養志清風襲人亟宜褒崇風勵有位詔許召還五年冬起南京兵部添注左侍郎近高力辭不允當是時魏忠賢勢張諸正人屏斥已盡近高不欲出遷延久之給事中薛國觀劾其玩命遂落職崇禎初乃復卒於家

畢懋康字孟侯歙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越十年以中書舍人簡授御史言內閣不當常用詞臣邊臣失律者宜重按部即田大年賀盛瑞中書舍人丁元薦以忤權要廢當滿雪疏留中視鹽長蘆善祛宿弊商民稱便畿輔故多河渠湮廢不治懋康疏言保定清河其源發于滿城抵清苑而南十里則湯家口爲上牌又十里則清揚爲下牌順流東下直抵天津旁近易安諸州新安雄完唐慶都諸縣並通舟楫仰其利二牌剏自永樂初修於嘉靖世日久頽圯急宜修復不惟民間得以濟不通資灌溉遷有無已也歲漕臨德二倉二十萬石餉保定易州紫荆諸軍足使士卒宿飽往者密雲昌平故不通漕萬曆初總督劉應節楊兆疏潮白二河陵泉諸水歲漕山東河南江北米



各二十萬石以餉二鎮二鎮之軍賴之此可做而行也詔從之巡按陝西疏陳邊政十事劾罷副總兵王學書等七人陝西四王府惟韓府最繁其貧者至流爲劫盜懋康請建宗學擇人爲宗正用俊秀補諸生一如郡縣學制報可四十四年改按山東歲大饑奏蠲存留夏稅改折臨德倉儲且發粟賑貸已陳重儲侍清丁糧免包稅裁冗員折戎器寬大戶戢豪宗議藩租蘇卹傳通海運十事還朝擢順天府丞以憂去天啟四年起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懋康雅負器局敦歷中外與族兄懋良並有清譽稱二畢懋良字師

再起南京戶部右侍郎督糧儲旋引疾歸兄弟皆卒於家陳邦瞻字德遠高安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大理寺評事歷南京吏部郎中出爲浙江叅政進福建按察使巡撫欲薦一私人憚邦瞻而止有郡佐權稅還以珍異饋立按黜之遷右布政使改補河南分理彰德諸府捐贖鍰數千濬渠築堤開水田千頃又建滄陽書院集諸生講習士民祠祀之四十六年就改左布政使明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歲大禳設策賑救民免死徙上林土官黃德勛弟德隆及子祚翁叛德勛投田州土酋岑茂仁茂仁納之襲破上林殺德勛掠妻子金帛以去守臣問狀則詭言德勛病亡乞以祚翁繼邦瞻請討於朝會光宗嗣位即擢邦瞻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邦瞻乃移師討擒之海寇林莘老嘯聚萬餘人日肆侵掠海濱騷然邦瞻爲增兵扼險寇不得逞澳夷出沒海上築室青洲奸民與交通時侵軼內地邦瞻整兵燔其巢侵疆盡復其年召拜工部右侍郎未上改兵部進左侍郎天啟二年五月疏陳四事一勵大志以奠宗社四方多難陛下宜奮大有爲之志朝乾夕惕銳



意安攘毋惑婦寺玩細娛今帑藏空虛上供宜節而不節者必左右貂璫以必不可省之說盡惑聖心也宜抑遠勿聽二明大責以興事功輔臣當先定必然之畫獨任其重而不委之外廷近客氏既出復入明屬陛下過舉輔臣不封還內降引義固爭致罪謫言者再蹈拒諫之失其何解於人言况邊疆未寧自非雷厲風發盡掃玩愒之習軍國何賴焉三定大計以圖恢復兵必能守然後能戰今督臣王象乾樞臣張鶴鳴既任疆事宜訓士整旅固守嚴關先為不可勝之策而後置大將於永平石匣為山海後勁簡京營驍鋒倣唐神策宋禁軍之制嚴加訓練令周廬環衛之衆足以折衝而克敵四伸大法以警人心將吏之習於逃者以退無必死之法也陛下既以尚方賜節制大臣凡臨敵退縮反顧宜立斬以徇無容姑息而陛下亦不施姑息於大臣然後節制明而戰勝可必疏入忤旨以沽名譙讓焉尋兼戶工二部侍郎尚理軍需邦瞻拮据勞瘁明年乞休不得遂卒詔贈尚書邦瞻好學敦風節服官三十年吏議不及稱一時名臣

董應舉字崇相閬縣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除廣州

教授以古學倡諸生製文廟祭器教童子學舞營作射圃諸廢具興稅監等鳳欲得學傍墻地上官議與之應舉爭不得將殺劫諸生大譁事獲止鳳左右數馳馬廟前應舉繫其馮鳳謝過乃已遷南京國子博士百官謁廟諸學官率列班階左惟吏部送之門外應舉以為謫遂革之三十八年自南京吏部主事召為文選主事歷考功郎中予告歸起南京大理丞四十六年閏四月中黑子相關五月朔有黑日掩日日無光時遼東撫順已失應舉言日生黑者乃強敵侵凌之徵急宜勤政修備圖救禍變不當熟視拱手冀旦夕苟安因條上方畧帝置不省天啟改元再遷太常少卿督四夷館二年春廣寧告警京師恟懼朝士有托故移家者應舉請斬之以勵廷臣且陳急務數事極言天下兵耗民離疆宇日蹙文臣不思致身武臣莫肯効力由主威不立國法不行所致書奏詔令嵩任較射演武諸務已言保衛神京在設險營屯昔李泌營關中韓重華營代北曹操許下諸葛五丈原皆在兵戈擾攘時今宜急圖未可更緩遂擢應舉太僕卿兼河南道御史經理天津至山海屯務且安輯遼人應舉以責重事繁陳十難十利曰能如臣言



則可帝悉勅所司從之乃先分處遼人於順天永平河間保定諸州縣令有司授廩續食九萬三千五百餘戶費止二萬三千有奇詔書褒美明年春乃經營屯務用公帑六千買民田十二萬八百餘畝合開田九十八萬畝廣募耕者畀以工廩及田器牛種近水則濬渠築防戢之藝稻糞舍倉廩塲圃舟車所在畢具爲費二萬六千而所收黍麥及穀至五萬五千餘石於是廷臣多頌其功就進右副都御史天津葛沽故有水路兵二千應舉奏令屯田以所入充歲餉由是屯利益興五年六月朝議以屯務既成當廣鼓鑄佐軍國乃改應舉工部右侍郎兼領錢務開局荊州尋命給兩淮鹽課爲鑄本命兼戶部侍郎并理鹽政應舉至揚州疏請釐正鹽規議商人補行積引增輸銀視正引之半爲却議所格應舉方奏折而巡鹽御史陸世科惡其侵官劾之會魏忠賢擅朝雅疾應舉傳旨詰讓御史徐揚先遂希旨再劾落職閒住崇禎初復官應舉好學善古文其居官慷慨任事在鄉里好興利捍患比沒海濱人祠祀之

中書舍人四十年擢吏科給事中疏陳銓政失平語侵尚書趙煥俄請釋累臣滿朝薦極言內臣之橫勢若燎原長此不已必至寇讐善類奴隸朝紳異囊慘禍不止如朝薦諸臣而已朝薦不釋則聖心終爲諸璫蔽而諸璫日肆國家之患安有已時耶明年熊廷弼聽勸議起成名以廷弼殺人媚人力主勸議遂爲黨人所忌吏部侍郎方從哲由中旨起官成名抗疏劾之并及其子恣橫狀從哲不自安引去帝不許當是時朋黨勢成擊東林者無虛日而成名持論常右東林又以前攻廷弼忤黨人遂移疾歸家居五年起爲山東副使督郵傳天啟初遷湖廣叅政入爲太僕少卿四年春南贛缺巡撫其縉紳在朝者相率乞尚書趙南星請得成名爲之乃擢右僉都御史以往至則持廉貞度有年家子爲縣以書幣進叱之退已廉知奉職無狀奏奪其官桂林知府汪湛然道其境頗擾駟傳亦論寘之法自是屬吏改行列城肅然咨民疾苦興罷不踰時頌聲四起會魏忠賢盜柄以成名爲趙南星所用惡之因所屬給由謂犯御諱除其名時爲巡撫止八月士民不忍其去輓車不得行退復置祠祀焉崇禎改元召拜戶部右侍郎明年以左侍



即端理邊餉其冬涼師戒嚴改兵部帝召對平臺區  
畫軍事甚悉數月而罷卒於家

蔡毅中字宏甫光山人祖鳳翹父光皆舉鄉試鳳翹  
平陽同知光臨洮同知毅中五歲通孝經父嘗問讀  
書何爲對曰欲爲聖賢耳比長有聲鄉曲萬曆七年  
舉鄉試二十九年始第進士年五十有四矣爲舉子  
久名日高至是推擇爲庶吉士授檢討時礦稅虐民  
毅中取祖訓會典諸書禁戒礦稅者集爲二卷注釋  
以上院長惡其不由已進弗善也時大學士沈鯉于  
毅中爲鄉先達與首輔沈一貫不相能而溫純前爲  
河南叅政器毅中於諸生時至是爲都御史疏侵一  
貫一貫疑出毅中手爲鯉地銜之遂用計典錮其秩  
久之起麻城丞旋以行人司副召具疏進古文孝經  
集註備東宮講論擢尚寶丞言路有忌其進用者疏  
刺之遂移疾歸四十五年前刺毅中者方佐京察再  
以浮躁錮其秩天啟初起廢籍補長蘆鹽運判官三  
遷國子司業以左諭德纂修神宗實錄充經筵講官  
尋進國子祭酒四年擢禮部右侍郎仍領祭酒事楊  
漣劾魏忠賢得嚴旨毅中率其屬抗疏請納忠言杜  
禍源引武宗誅劉瑾神宗治馮保勸帝法祖除肘腋

之奸忠賢怒執手大詢毅中再疏乞歸忠賢故不許  
已嗾其黨劾罷之毅中少有至性四歲父病額天請  
代公車時聞母喪一慟嘔血數升終喪斷酒肉不入  
內寢初母病盛憂思冰盂水忽凍廬居有紫芝白烏  
又千鴉集於墓卒贈禮部尚書

公雋字孝與蒙陰人曾祖奎躋湖廣副使父家臣翰  
林編修雋舉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累遷左諭德爲東宮講官進左庶子直講如故時  
事有所不可引疾歸光宗立召拜祭酒比還朝帝已  
晏駕熹宗進鴈詹事乃上疏曰近閱南北臣僚論先  
帝升遐一事跡涉怪異語多隱蔽恐爲委巷之訛傳  
流爲湘山之稗說臣竊痛焉皇祖在昔原無立愛之  
心祇爲大典遲面於是繳還冊立之後有三王並封  
之事憂危竝議之後有國本攸關之事迨麗劉之邪  
謀張差之梗擊而逆亂極矣向非天地照臨祖宗垂  
庇禍可勝言哉臣嘗備員宮僚目睹狂謀孔熾以歸  
向東宮者爲小人不向東宮者爲君子盡除朝士之  
清流陰翦元良之羽翼批根引蔓干紀亂常至今追  
想猶爲寒心夫臣子愛君存其真不存其僞今實錄  
纂修在即請將光宗事蹟別爲一錄凡一月間明倫



善政固大書特書其有聞見異詞及宮闈委曲之妙用亦皆直筆指陳勸成信史臣雖不肖竊敢任之疏入不許羣小見之甚恨天故元年禱以紀元甫及半載言官獲譴者至十餘人上疏切諫并規諷輔臣忤旨譴責明年遷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尋充實錄副總裁爾好學博聞磊落有器識雅以經濟自負及見魏忠賢亂政復引疾歸初廷議李三才起用相持不決禱颺言曰今封疆倚重者多遠道未至三才猷畧素優家近輦轂可朝發夕至也侍郎鄒元標趣使畫言以言路不同而止後御史葉有聲追論禱與三才爲姻不當徇私妄薦遂落職閒住未幾卒崇禎初復官賜卹

梅之煥字彬父麻城人侍郎國楨從子也年十四爲諸生值御史行部閱武之煥騎馬突教場御史怒命與材官角射之煥九發並中長揖上馬徑去御史不憚而罷萬曆三十二年舉進士改庶吉士居七年授吏科給事中東廠太監李浚誣商人盜礦金收考幾斃之煥抗疏劾之尋上封事言方今天下民窮餉匱寇橫兵疲言官舍國事而爭時局部曹舍職掌而建空言羣天下盡爲虛文所束縛乃至京營士馬入衛

班軍戶曹錢穀亦皆存名去實動稱舊例不知太祖例取成祖例取有作意振刷者不曰生事則曰苛求事未就而謗興法未伸而怨集何怪豪傑灰心庸人養拙付國事於不可爲也請陛下嚴綜覈以責實事通言路以重紀綱別臧否以惜人才庶國事有濟又數奏故相張居正所以整飭初政督課名實者慨然欲有所建置疏屢上不省是時朝臣部黨角立排擊如敵國之煥兩非之一無所附麗而奸黨猶忌之四十三年出爲廣東副使分巡惠州所部多滯囚之煥應時決遣積贖一清好摘發奸宄彊宗無所縱舍豪民沉烈女於水擒得就其所撲殺之瘞烈女於蕭烈婦墓傍刻碑志焉海寇袁進掠潮州非之煥所部也自請往勦嚴兵扼海道招散其黨進寘夜遁降於福建守臣後之煥移視山東學政行部至登州進率舟師援遼入謁之煥之煥笑曰海上之役不得望見顏色今何由在此進謝曰畏公之威是以遠遁今日敢不爲公死之煥文吏爲劇寇所畏服如此天啟元年召爲通政叅議遷太常少卿三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以母憂歸始之煥與楊漣同舉於鄉意氣交得以功名相期許及是漣爲魏忠賢考死其私人給



事中陳序遂劾之煥黨連連被逮過麻城之煥與盤桓流涕有詔削奪其實連被逮時未嘗道麻城也無何御史梁克順又誣以賊私詔撫按提問徵賊餉邊是時緹騎四出之煥自分且遠每大呼頓足曰主少國危男兒當刺血書奏撼承天門慟哭達之九重因引歐刀自剄北關下肯自沉圍扉中耶襍被馳馬北上抵信陽其故人曰壯哉爲我少留痛飲信宿越日即報至但命有司即訊乃歸莊烈帝即位免其賊崇禎元年夏以故官巡撫甘肅時軍食久缺之煥鈎校故贖得遺吏邀勒淮商所中引悉以給商一日得銀三萬套賊舍他部入寇之煥潛爲三覆而遣羸卒牧牛羊邊垣內誘之寇果爭入總兵官楊嘉謨以精卒當其前寇大驚欲遁則二覆起邀其後之煥率部兵夾擊大破之斬七百餘級生得酋長數人降六百餘人明年春寇復大入會病痢枕藉大黃山下諸將請掩捕之之煥不可遣譯諭威德令無恐踰月病愈望遣城摶顯涕泣而去溫體仁訐錢謙益之煥數貽書中朝暴揚其過體仁深銜之其冬都城戒嚴有詔入衛之煥偕嘉謨簡精卒三千即日起行寇遂乘虛犯河西之煥遣兵伏賀蘭山後邀其歸路而大兵出水

泉峽口背腹掩擊寇再戰再北斬首八百四十有奇遂引軍而東悍卒王進才等悍遠役鼓衆倡亂殺叅將孫懷忠等掠軍資奔還蘭州之煥聞變亦即日馳至遣使傳諭亂軍但誅首惡能自相擒捕者重賞於是降夷殺進才及其黨數人亂立定乃復整軍而東三年五月始抵京師時解嚴已久詔入城朝見兵部第勤王諸軍謂甘肅最後兵最謹法當按問但其兵精悍可用而三屯又新奏戰功請令帶罪俟秋防竣更議得旨之煥落職候勘嘉謨帶罪立功甘肅於九遣最遠其後至固宜既有功而猶重譴者體仁已柄政修却故也之煥工騎射善用兵雅以將才自負既廢無所見奇則縱情詩酒賓客輻輳雖小夫孺子皆得直入愬寬憤輒爲平曲直縣阻山多盜之煥親率蒼頭健兒助吏追捕無脫者十年春流賊犯麻城之煥用軍法部勒鄉人子弟授兵登陴賊即引去至十三年叙甘肅前後功始復官廕子然終不召明年病卒

鄒維璉字德輝江西新昌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延平推官耿介有大節巡撫袁一驥以私憾摺撫布政寶子偁罪維璉以法就力爭監司欲爲一驥建生



祠維璉又抗詞力阻其強毅不撓如此行取入都有  
要人招之見謝弗往乃得南京兵部主事進員外郎  
遼左用兵疏陳裁冗員汰冗兵節冗費數事尋以憂  
去天啟三年起官職方進郎中刑部主事譚謙益薦  
妖人宋明時能役神兵復遼左地魏忠賢陰主之維  
璉極言妖妄不可信且曰毋使天下後世笑舉朝無  
人忠賢怒矯旨譴責時海內方用師而將帥悉以賄  
進職方冗穢不可理維璉素清嚴請寄畫絕因極論  
債帥之弊語譏切中官大臣中外多不悅吏部尚書  
趙南星知其賢調爲稽勳郎中是時言路橫恣凡用  
吏部郎必咨其同鄉居言路者始登啟事至是給事  
中傅樞陳良訓章允儒以南星不先咨已大怒見維  
璉詭詐交加及維璉再請考功樞等益怒刊章力攻  
又以江西既有吳羽文例不當用兩人迫羽文使去  
以窮辱維璉維璉憤拜疏求罷即日出城而疏以章  
悖攻蘇軾蔡京遂司馬光爲言於是諸人愈思齟齬  
而樞遂顯攻魏大中左光斗以及維璉自是朝端水  
火諸賢悉不在其位矣維璉既奉詔視事嚴覈官評  
無少假借楊漣之劾魏忠賢也被旨切責維璉抗疏  
曰忠賢大奸大惡罄竹莫書陛下豈真是非舛誤愛

一罪璉而輕視祖宗天下乎不遇憐其小信小忠不  
忍一旦割棄耳豈知罪惡既盈人主即不忍割棄亦  
不可得漢之張讓趙忠靈帝以父母稱之矣唐之田  
令孜僖宗亦以阿父稱之矣我朝王振曹吉祥劉瑾  
亦嘗寵之羣臣之上究竟有一人老死牖下獲保其  
富貴哉夫國之利器不可假人今陛下明以太阿之  
柄授之忠賢非所以爲宗社計亦非所以爲忠賢計  
也若夫黃扉元老九列巨卿持危扶顛安可自處於  
商輅劉健韓文下語云大臣當以李固杜喬爲法若  
爲胡廣趙戒非惟國家無利而身名亦難保矣疏入  
責其曠奏崔呈秀坐職被劾維璉論戍邊張訥陳九  
疇媚璉譏賊力別其是非李善李魯生爲鄉人請托  
復官拒不聽由是諸奸交憾及趙南星去國維璉願  
與俱去忠賢即放歸無何張訥劾南星追論維璉調  
部非法有詔削籍已汪文言獄起奸黨竄入維璉名  
下吏戍貴州崇禎初起南京通政叅議就遷太僕少  
卿疏陳卜相久任納言議設籌兵五事五年二月擢  
右僉都御史代熊文燦巡撫福建海寇劉香猖獗遣  
遊擊鄭芝龍擊破之海外紅夷最強悍先常據澎湖  
挾求互市後被剿徙據臺灣至是漸引其衆泊廈門







東婁江宋時建石塘久而崩頽殆盡士容多方拮据樹以堅木甃以大石爲塘四十五里直達崑山行人謳思其德秩滿當遷嘉定巨豪挾私憾力毀之乃改大名府教授天啓時歷戶部郎中出爲薊州兵備叅議以修繕遺垣進秩一等薊州爲崔呈秀之鄉田連萬頃士容編以差徭常薦親屬三人爲中軍不用又薦妻弟蕭惟中等數人令士容轉請爲守備亦不從其宗黨僮奴犯法捕治不少貸呈秀深銜之最後欲建魏忠賢祠於薊州士容不奉命遂激忠賢怒謀殺之會士容遷江西副使道出通州呈秀誣其多乘驛馬且侵盜倉儲令忠賢傳旨逮之遂捕下詔獄許顯純酷刑榜掠坐贓七千真之大辟將於秋後行刑至八月而莊烈帝踐阼呈秀伏誅廷臣多稱士容寬帝即命出獄法司猶按前罪削其籍士容復訴於朝乃命錄用崇禎二年除陝西按察副使撫治西寧士容感恩盡心職業三年秋進右叅政撫治如故久之卒於官

論曰魏璫煽虐其勢已張如烈焰燎原不可嚮避諸臣猶先後抗爭甘心鼎鑊同文大獄在矚曉間矣悲夫

明史卷三百五十一

列傳二百二

楊 漣

左光斗

魏大中

周朝瑞

素化中

顧大章

楊漣字文孺應山人爲人磊落負奇節舉萬曆三十五年進士除常熟知縣剛方貞介時號神明舉廉吏第一擬授戶科給事中居八年始得命狀元莊際昌者閩人其殿試卷有訛字且有洗改迹漣劾奏之際昌慙遂引去又劾吏部侍郎史繼偕以門牆故私際昌不當使叅大政時繼偕方候命入閣亦堅請去漣尋轉兵科右給事中神宗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見漣偕諸言官走謁閣臣方從哲御史左光斗曰公何不率百官問安曰帝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毋有他志速下中書行法公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有濟公更當宿閣中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訶史志聰此何時尚問故事耶諸人多贊之越二日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亟太子尚躑躅宮門外漣光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



無何神宗崩光宗嗣位鄭貴妃虞帝懷宿憾彌縫百方據乾清宮結帝所寵李選侍爲請封皇后選侍亦爲請封太后其交甚固漣語禮部孫如游曰皇長子非李所愛李若后嫡矣他日將若何宜於大行遺詔首舉冊立爲言登極後即援詔以請如游善之帝自八月朔踐阼越四日即不豫都人競言鄭妃以美姬八人進又使所善中官崔文昇投以利劑帝一晝夜三十四起支離床褥而帝外家王郭二戚畹遍謁朝士泣懇宮禁危狀謂帝疾必不起崔文昇藥故也非誤也鄭李日於御前一圖太后一圖后欲得皇長子屬已包藏禍心廷臣聞之憂甚漣光斗倡言於朝共詰責鄭養性令貴妃移宮貴妃不得已始移慈寧漣乃抗疏極論崔文昇用藥無狀請推問且曰外廷流言謂陛下興居無節侍御盡惑必文昇藉口以掩其用藥之奸文昇之黨煽布以預杜外廷之口既損聖躬又虧聖德罪不容死至貴妃封號尤乖典常尊以遼母若大行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本生太后何請亟寢前命越二日帝召見大臣并及漣且宣錦衣官校衆謂漣疏忤旨必廷杖囑從哲爲解從哲語漣當引罪漣抗聲曰死即死耳漣何罪及入帝溫言久之數

目漣語外廷母信流言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命自是再召大臣必及漣漣以小臣預顧命由是感激誓以死報九月朔帝崩廷臣趨入或議以皇長子託李選侍漣曰天子寧可託婦人選侍無德於儲君有怨於聖母此豈可託幼主者且鄭李漣體奸宄叢生太阿倒持我輩無事新主日矣請亟見儲皇即呼萬歲擁出乾清暫居慈慶庶天位獲安衆稱善俄從哲偕劉一燝韓爌至亦慮皇長子無託漣曰三公在更問誰託大行皇帝業已託孤言猶在耳棄之若何一燝深然之及趨乾清宮閤人持梃不容入漣攘臂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若曹不聽入意欲何爲閤人却乃得入臨比駕至宮門內豎大呼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請速還有攬衣欲奪者漣格而訶之殿下我主千官萬姓皆臣子更畏何人若曹敢無禮耶駕既入慈慶有請即日登極者漣曰今海宇清晏內無遼庶之嫌父死之謂何舍斂未畢而衮冕臨朝非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獲宜即朝委裘何害俄左光斗至責漣悞大事曰事脫不濟汝安辭死漣竦然群臣請於皇長子皇長子不從乃已既而廷臣請移宮選侍用私人



李進忠計必欲皇長子同居中外奏啟先詣已且謀垂簾稱制惡光斗疏中武氏語議召皇長子加重譴連遇進忠於麟趾門進忠備言狀連正色曰殿下曩在乾清爲太子今在慈慶則爲天子選侍安得召即鄭貴妃生死惟命選侍何人言何以出閫外且儲皇年已十六非可玩弄於股掌乾清非彼得居不速移若曹死無處所進忠語塞而退至登極前一日選侍猶未移連語從哲趨之從哲曰遲之亦無害連曰非以皇長子就太子宫猶可既爲天子反避宮人乎時中官往來如織或言選侍亦顧命中人連斥之曰諸臣受顧命當先顧其子寧當先顧其妾若曹食李家祿耶選侍能於九廟前殺我則已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燦及周嘉謨助之詞色俱厲聲徹御前皇長子使使宣諭乃退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崇擅之實官必不可不移臣等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其日宮遂移明日熹宗即位大事乃定當是時兩朝易命宮府危疑諸大臣惟一燦嘉謨言官惟光斗與連協心排難餘率觀望一聽連指揮六日間連鬚髮盡白帝亦數稱忠臣連自是聲振朝端而中外忌嫉者亦衆尋遷兵科

都給事中御史馮三元等極詆熊廷弼連獨爲持平之論旋劾兵部尚書黃嘉善八大罪嘉善罷去先是移宮既定連即言於諸大臣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天子既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是在諸公調護耳既而外廷惑流言謂選侍雉經其所撫皇女至投井御史賈繼春乃形之書疏連恐其說遂滋上敬述移宮始末疏帝優詔褒答且曰連志安社稷忠直可嘉於是繼春及其黨益忌連詆連要結王安圖封爵連不勝憤其年十二月遂抗章求去末言臣無病不敢以病請陛下不罪臣不敢以罪請惟有一去自明心跡而已疏上即出城候命言官多請留連連卒辭去天啟二年起禮科都給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拜左僉都御史又明年春進左副都御史是時魏忠賢用事羣小附之然憚衆正盈朝不敢大肆連益與趙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輩激揚諷議務植善類抑檢邪忠賢及其黨銜之次骨遂與汪文言獄將羅織諸人事雖獲解然正人之勢日危其年六月連遂抗疏力攻忠賢列其二十四大罪言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祇供掖廷洒掃違者法無赦聖明在御乃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敢



列其罪狀爲陛下言之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  
賣入內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佞以倖恩繼乃敢爲大  
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  
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  
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交通孫杰論  
去急於剪已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  
帝賓天實有隱憾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  
悉排去之顧於護黨選侍之沈淮曲意綉繆終加蟒  
玉親亂賊而警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  
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搆  
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國  
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  
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  
大罪五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  
用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機權  
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  
陽江東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  
貶黜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  
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上年南郊  
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

賢恐其露已驕橫託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  
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妊傳  
封中外方爲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  
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  
宮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殞傳聞忠賢與奉聖夫  
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  
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即陛下倉  
卒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  
旨殺於南苑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者又不知幾千  
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  
屢褻近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  
雲挿漢又不止瑩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  
廢中書明日廢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  
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其甥  
傅應星等濫襲恩廢襲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  
法威嚇家人駢首畢命意圖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  
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與大獄矣大罪  
十四良鄉諸生章士魁坐爭煤窰託言開礦而致之  
死假令盜長陵一坏土何以處之大罪十五王思敬  
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阱恣意榜掠



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鍛鍊遂致削籍示律令可不守而忠賢之意指不可不遵大罪十八科臣魏大中遵旨莅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受事日以快私讐行傾陷爲事縱野子傅應星陳君恭傳繼教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駕帖立下勢必興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竇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澹創立內操數匿奸宄安知無大盜刺客爲敵國窺伺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爲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以爲大駕出幸也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効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大罪二十三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

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鬱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聞或奸狀敗露則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甚至無恥之徒攀附枝葉依托門牆更相表裡迭爲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即如忠賢前徃涿州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其既旋詔旨始下天顏咫尺忽慢至此陛下威靈猶謂尊於忠賢耶臣與聞先朝顧命且嘗蒙陛下忠直之褒不惜碎首爲天下擊此大奸乞立正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無憾忠賢初聞疏懼甚其黨王體乾及客氏力爲保持遂令魏廣微調旨切責連先是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爲計連愈憤莫補牘御前再劾忠賢詞知之過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奄數百人裹甲夾陛立勅左班官不得奏事連乃止自是忠賢日謀殺連至十月吏部尚書趙南星既逐廷推代者連注籍不與忠賢矯旨責連大不敬無人臣



禮偕左光斗並削籍忠賢憾不已再興汪文言獄將羅織殺連五年其黨大理丞徐大化劾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文言至并鞠之已許顯純嚴鞠文言使引連納熊廷弼賄文言仰天大叫曰世豈有貪賊楊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連別字也顯純乃自爲獄詞坐賊二萬遂逮連士民數萬人擁道攀號所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生還比下詔獄顯純酷法拷訊體無完膚其年七月遂於夜中斃之年五十四連素貧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子至乞食以養徵賊令急鄉人競出貲助之下至賣菜傭亦爲輸助其節義感人如此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忠烈官其一子

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有道於此能使旱不爲災澇不爲害惟有興水田一法因條上三因十四議曰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曰議濬川議疏渠議引流議設壩議建閘議設陂議相地議築塘議招徠議擇人議擇將議兵屯議力田設科議富民拜爵其法粳然具備詔悉允行自是水利大興北人皆知藝稻詠元標曰吾三十年前在都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所在盡稻種水田力也奄人劉朝稱東宮令旨索戚畹廢莊光斗不放封還之曰尺土皆殿下有今日安敢私授奄人憤而去光宗崩李選侍據乾清宮迫脅皇長子封皇后勢張甚光斗上言內廷有乾清宮猶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偃居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不得守几違行大禮名分謂何選侍事先皇無脫簪戒旦之德待殿下無拊摩育養之恩此其人豈可以托聖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湏乳哺而襁負之哉况睿質初開正宜不見可欲何必托於婦人女子之手及今不蚤斷



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崇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於今將來有不忍言者時選侍欲崇大柄廷臣牋奏令先進乾清然後進慈慶得光斗牋大怒將加嚴譴數遣使宣召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爲者選侍益怒邀熹宗至乾清議之熹宗不肯往使使取視其牋心善之趣擇日移宮光斗乃免當是時官府危疑人情洵懼光斗與楊漣協心建議排奄奴扶冲主俾宸極獲正官府晏然兩人力爲多由是朝野竝稱爲楊左選侍既移曦鸞宮帝所以奉養者備具而其宮奴劉遜劉朝田詔等以盜寶繫獄詞連選侍父諸奄計無所出則妄言選侍投環皇八妹入井以焚感朝士御史賈繼春信之上書內閣言帝不當薄待庶母光斗聞之即上言移宮之後陛下自宜存大體捐小過若獲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即於國體有損乞立誅遜等其餘衆從寬政疏入帝即宣諭百官脩述選侍凌虐聖母諸狀乃召見又言朕與有仇自是中外知帝有夙憾而諸附會繼春者益紛紛肆浮議矣改元議起或議削泰昌弗紀或議去萬曆四十八年即以今年爲泰昌或議以明年爲泰昌後年爲天啓光斗力排其說請從今年八月以前爲萬

曆以後爲泰昌議遂定孫如游由中旨入閣抗疏請斥出督畿輔學政力杜請寄識鑒如神天啓初廷議起用熊廷弼罪言官魏應嘉等光斗抗疏救之嘗言廷弼才優而量不宏昔以平遼則有餘今以復遼則不足已而果然三年秋疏請召還賈繼春范濟世及文震孟滿朝薦毛士龍徐大相等不納其年擢大理寺丞進少卿明年二月拜左僉都御史是時東林勢盛韓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鄭三俊李邦華魏大中諸正人咸居要地光斗與之意氣相得務爲危言核論甄別流品一時正人咸賴之而小人之不悅者亦衆光斗與阮大鍼同里始招之來已而後相失大鍼恨之光斗之防小人甚疎又頗與汪文言交好大鍼黨傳搆遂劾光斗及大中比暱文言肆爲奸利光斗疏辨詆搆結東廠理刑傅繼教爲昆弟搆恚再疏訐光斗光斗乞罷事幸得解楊漣之劾魏忠賢光斗與其謀又與攀龍共發崔呈秀賊私忠賢暨其黨咸怒及忠賢逐南星攀龍大中次將及光斗漣光斗憤甚草奏劾忠賢及魏廣微三十三斬罪擬十一月二日上之先道家累南還忠賢詢知光二日假會推事與漣俱削籍群小憾不已復與汪文言獄入光斗名



遣使往逮父老子弟擁馬首號哭聲震原野縱騎亦為雪涕至則下詔獄酷訊主獄者許顯純誣受楊錫熊廷弼賄連等初不承光斗私計曰彼殺我有二法因我不承而酷刑以斃之一也夜半令獄卒潛殺之二也承則當下法司庶有見天之日諸人然其言俱自誣服光斗坐賊三萬忠賢乃矯旨仍令顯純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諸人始悔失計容城孫奇運者節俠士也與定興鹿正以光斗有德於畿輔倡議贖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贖其獄而光斗與連已同日為獄卒所斃時五年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年五十一光斗既死賊猶未竟忠賢令撫按嚴追繫其群從十四人長兄光霽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應秋猶以所司承追不力疏起之由是諸人家族盡破及忠賢定三朝典要移宮一案以連光斗為罪魁議開棺修屍有解之者乃免忠賢既誅贈右都御史錄其一子已再贈太子少保南渡時追諡忠毅弟光先由舉人歷官御史巡按浙江與平金華許都之亂馬士英薦阮大鍼光先力爭不可後大鍼得志尋端逮之光先匿於左良所縱騎不敢赴乃止

行從高攀龍受業意豁如也舉於鄉家人易新衣冠怒而毀之第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徒步觀政既官行人教奉使秋毫無所擾天啓元年擢工科給事中楊錫李如楨既論死以僉都御史王德完言大學士韓爌遠擬旨減免大中憤抗疏力爭詆德完晚節不振盡喪典刑語弄侵爌帝已詰責大中德完恚言曩不舉李三才為大中所怒故排正論擊忠良兩人互相詆訐疏屢上爌亦引咎辭位御史周宗建徐揚先張捷徐景濂溫舉謨給事中朱欽相為德完不平交章論大中久而後定明年偕同官周朝瑞等兩疏劾大學士沈淮侵及魏進忠客氏中外忌之紅丸議起力請誅方從哲崔文昇李可灼且追論鄭國泰傾害東宮罪持議峻切益為邪黨仄目太常少卿王紹徽素與東林為難至是營求巡撫大中惡其人持疏請斥紹徽卒自引去再遷禮科左給事中是時恤典冒濫每大臣卒其子弟黃緣要路以請無不如志大中素疾之一切裁以典制要路咸怨四年遷吏科都給事中大中為人剛方嚴冷疾惡若讐在官不以家自隨止二倉頭給費入朝則鍵其戶寂無一人有外吏以苞苴至者舉發之自是無敢及其門吏部尚書趙南



星知其賢事多咨訪言必見納諸人不能得之南星者率歸怨大中是時清流氣盛前此祇排東林者非廢處林泉則出居外服其人方恨之次骨而東林中又自相齟齬各以地分彼此先是大中駁蘇松巡撫王象恒恤典山東人居言路者咸怒及敗浙江巡撫劉一焜江西人亦大怒給事中章允儒尤甚遂鼓其全官傅魁假汪文言發難劾大中貌陋心險色取行遭交通文言肆為奸利并及左光斗疏入魏忠賢大喜立下文言詔獄大中時遷吏科疏辨會有左右之者詔許履任御史表化中給事中甄淑等相繼為大中光斗辨向高以舉用文言亦引罪求罷事獲解大中乃遵旨履任明日鴻臚報名而思忠賢怒矯旨責大中互許未竣不得赴新任故事鴻臚報名狀無批諭旨者舉朝駭愕概亦極言中旨不宜旁出大中乃復視事然自是朝端水火諸正人咸不安其位矣未幾楊漣疏劾忠賢大中亦率全官上言從古君側之奸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其君不悟乃始至於不可救今忠賢擅威福結黨與首殺王安以樹威於內繼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以樹威於外近且覽三戚晚家人以樹威於三宮深結

保姆客氏伺陛下之起居廣布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輩通朝中之聲息人怒於下天怒於上故憲臣連不惜粉身碎首一為陛下力陳今忠賢種種罪狀陛下悉引為親裁代之任咎恐忠賢所得之溫旨即出忠賢之手而憲臣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覽也陛下貴為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命於忠賢客氏能不寒心陛下謂宮禁嚴密外庭安知杖乘有言欲人弗知莫若弗為未有為其事而他人不知者又謂左右屏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一身大小臣工所擁衛何藉於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庭左右悉忠賢客氏之人非陛下之人陛下真孤立於上耳忠賢得疏大怒矯旨切讓熊廷弼久論辟後因孫承宗言有詔待以不死及朝審刑部喬允升等遂欲輕之大中力持不可乃止是時魏廣微結納忠賢表裏為奸大中素欲糾之會孟冬時享廣微偃蹇後至大中遂抗疏論列廣微愠益與忠賢合先是忠賢勢張甚及廷臣交攻陽為欽戒諸奏請故示曲從而陰伺其隙迨吏部推謝應祥山西巡撫廣微遂嘆所親陳九疇委難謂大中出應祥門推舉不公遂貶三秩出之外諸正人一時並逐而天下大權盡歸忠賢矣明年汪文



言再下獄許顯純自削牘誣大中受楊錫熊廷弼賄三千遂矯旨與連光斗等五人並連鄉人號泣送者數千人既下詔獄顯純酷刑拷訊血肉狼籍其年七月獄卒受指與連光斗同夕斃之中故連數日始報屍濟敗至不可識行道莫不哀之莊烈帝嗣位忠賢既誅廣微樞九疇並麗送案大中贈太常卿謚忠節錄其一子長子學泚字子敬為諸生好學工文有至性大中被逮學泚牽裾號慟欲隨侍以北大中曰覆巢有完卵耶父子俱碎無為也乃微服間行刺探起居既抵都邏卒四布則變姓名匿旅舍晝伏夜出稱貸以完父賦賦未竟而大中斃學泚慟絕復蘇扶柩歸晨夕號泣遂病家人以萊進麾之曰詔獄中誰夜半進之萊者竟號泣而死崇禎初有司以狀章詔旌為孝子次子學泚字子一一生員異才有盛名舉崇禎十六年進士擢庶吉士明年李自成逼京師與同官吳爾璉慷慨建議大學士范景文以聞莊烈帝特召見兩人將任用之無何京師陷帝殉社稷學泚以太子二王猶在先所結畿輔義旅且至思得乘間以圖大事乃隱忍受賊戶部司務職既而所圖不果賊且謀猗猗慨然賦絕命詞二章自縊死時四月二十

有九日也汪文言者歙人初為縣吏為人智巧任術而負俠氣因里人黃正賓以交於金壇于玉立由是盡知朝士邪正及時政得失後玉立遣入京刺事輸貲為監生察群奄中惟東宮伴讀王安賢而知書遂傾心結納相與談當世流品安聽之怠倦其時齊楚浙三黨方張清流摧折殆盡而局中諸有力者久亦漸相攜貳文言策之曰浙人主兵也齊楚客兵也成功之後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逐此可構也乃與玉立謀多方設奇用間而齊浙之黨遂離迨光熹之際安與劉一燝內外協心弼成諸善政文言交閱力為多一時正人稱之不容口而小人反目者亦衆魏忠賢既殺安府丞邵輔忠遂希指劾文言號其監生既出都復逮下吏得未減文言益游公卿間門外與馬為滿葉向高題為內閣中書大中及韓爌趙南星楊漣左光斗諸人頗往來有跡會阮大鍼與大中有却遂與章允儒定計囑樞疏劾文言既下詔獄大中危甚書片紙抵黃尊素曰事急矣勿殺義士尊素雅與鎮撫劉喬善為言文言無足惜不可使得紳之禍由此蔓延僑領之獄詞無所連染但中旨廷杖視職而已後忠賢欲與大獄嘆其黨運動之最後以



御史梁夢環疏獲逮下詔獄酷訊主獄者許顯純誣令供楊漣等賊文言備受五毒不誣正人一言顯純乃自為供狀文言垂死張目大聲曰爾莫妄書異時吾當與面質顯純遂即日斃之於是大中連光斗及袁化中並被逮周朝瑞顧大章則以求緩熊廷弼獄并及焉諸所誣坐若越南星穆昌期毛士龍夏之令王之案鄒維璉惠世揚鄧漢盧化鰲錢士晉徐良彥熊明遇施天德並下撫按追賊自是衣冠道盡朝士率屈首事奄豎矣

周朝瑞字思永臨清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光宗嗣位擢吏科給事中甫拜命疏請收錄先朝遺直俄陳慎初三要曰信仁賢廣德澤遠邪佞因請留上供金花銀用佐軍興而疏詞多指斥中貴中貴惡之激帝怒貶秩調外大學士方從哲力救不聽時列諫垣甫四日也未出都而熹宗立詔復故官疏請容納直言又陳考選之弊請慎別真才日講將舉進君臣交警之規帝並褒納賈繼春之請安李選侍也朝瑞力救之與繼春往復者數四自是右繼春者皆不悅天啓元年再遷禮科左給事中時選事方棘朝瑞請於閣臣中推通曉兵事者二人專司其事而以職

方即一人專理機宜給事中二人專主封駁帝可之惟縣知縣王納諫為奄人所誣中旨錮秩給事中毛士龍以糾駁奄人為府丞邵輔忠所陷中旨除名朝瑞並抗章論列十二月辛巳日上一物覆壓怒大風揚沙天盡赤都人駭愕而所司不以聞朝瑞言當此東西交警時天不悔禍有此非常謹告陛下誠宜省躬慮敗屢已求言嚴勅內外臣工盡化陰私毋復仍前角鬪紛事甘心悞國更詰責所司不奏報之罪帝納之時帝踐阼歲餘未嘗親政權多旁落朝瑞言今日急務在陛下躬攬萬幾宜於朝講畢取二三大事令輔臣執簡指陳陛下親賜裁決久之睿慮益明自可迎機立斷奏入宦官以帝親政不利已降旨政務委閣臣祖宗舊制豈得紊亂其實政權并不在閣也明年二月廣寧失詔停經進日講朝瑞等上言不學而墻滋事惟煩所關軍國利害不淺此果出自聖意輔臣當引義固爭如輔臣何中涓意實有先言輔臣亦讀聖賢書豈不知人主宜使務學接見賢士大夫而乃為此過舉乎况主上冲齡志意未定種種借業皆堪覆國獨賴朝講不輟諸臣猶得一覲天顏共白指鹿之奸今常朝已漸傳免倘併講筵廢之九閣



既隔謁見何時恐司馬門之報格不以入宮大防之  
賊竟不及知國家大事去矣豈但深居永日言不及  
義學荒於嬉而德終用顯哉會禮部亦以為言乃命  
日講如故三月偕同官惠世揚蕭基李過知熊德陽  
韓繼思魏大中霍守典御史左光斗江秉讓李日宣  
劉芳極論大學士沈淮言淮內行不修貽羞卿里為  
臺臣董羽宸論列進退失據乃用門客謀藉募兵為  
進身之地遍布輦轂或陰伺大內隱事以告人或密  
偵外廷隱事以獻內蹤跡詭秘識者憂之近又遣門  
客顏思忠招兵一萬矣債棘短憤意欲何為祖制掃  
除之役例不與政况兵戎大事准陰使門客晏日華  
潛入大內誘劉朝等練兵名養龍貅實蓄奸究頗使  
聖明之朝再見江彬之事教孫升木厥罪矣辭國朝  
外戚不典兵今駙馬王萬募兵之舉准實主之致鄭  
養性等潛窺聲息廣結奸徒人自為兵家自為將以  
至長史亦招兵親王亦招兵紛紛舉動是何景象嗟  
嗟奄人弄兵於內戚晚弄兵於外閣臣弄兵於內外  
之間不必強敵臨關而長安一片土先化為戰場矣  
乞先除肘掖之賊而後除封疆之賊得旨切讓准亦  
疏辨帝優詔答之朝瑞等再疏詆其惟薄不修葺蓋

不飭且發其賄交李進忠盧受劉朝及乳媪客氏狀  
求復使其私人邵輔忠徐大化語過激烈奪疏首世  
揚俸先是大化承要人指力攻熊廷弼朝瑞惡之無  
何王化貞素廣寧遊大化又請立誅廷弼朝瑞以廷  
弼才可用請令戴罪守山海疏四上並寢不行大化  
遂力詆朝瑞朝瑞憤亦醜詆大化所司為兩解之然  
朝瑞之禍獲於此矣秦王請封庶子為郡王奄人陰  
主之朝瑞力爭不可三年秋將遣使朝鮮錦衣指揮  
張道濟黃錄欲往朝瑞跪止之尋擢太僕少卿朝瑞  
骨鯁敢言凡所論列率與中人相指拄銜之次骨後  
魏忠賢盜柄大化為之腹心必欲殺朝瑞竄其名汪  
文言獄中矯詔與楊漣等五人並逮下鎮撫獄坐安  
議殺宮及受廷弼賄萬金五日再訊榜掠倚至竟斃  
之於獄崇禎初贈大理卿予一子官南渡後追謚忠  
毅  
袁化中字民諧武定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歷知內  
黃涇陽二縣有善政泰昌元年擢御史時熹宗冲齡  
踐作上無母后宮府危疑化中上疏曰方今二帝見  
背兩宮早離母儀之選未行講帷之臣未列陛下實  
孑然孤立耳雖為同飲食而侯與居誰為屏治容而



節勞逸輔臣方從哲占籍京師近習中涓皆其梓里賢愚邪正聞見必真倘於此留神杜朋比而寄忠誠正老成之責任也若從哲之自處實有可議試問自柄政以來有一言不落人後一事不果指捕者乎即如先皇晏駕衆議殺官從哲草一揭示衆欲廷臣共言及廷臣有言而從哲之揭反納之袖中事在不疑猶懷觀望大臣之義宜爾哉季可灼輕進紅丸治以庸醫殺人罪彼亦何辭乃始議賞金繼議養疾明明國憲何故輕為倒置總之從哲生平以摸稜廢軍國之務以委靡廢衰替之風自今國步多艱毋再仍前泄泄天下事尚可為也報聞天啟元年二月疏陳時事可憂者八曰宮禁漸弛曰言路漸輟曰法紀漸替曰賄賂漸章曰邊疆漸壞曰職掌漸失曰宦官漸盛曰人心漸離語皆剴切出按宣大以憂歸服除起掌河南道楊連之劾魏忠賢也化中亦率同官上疏曰自陛下臨御以來忠賢障日蔽明逞威作禍視大臣如奴隸斥言官若孤雛殺內庭外庭如草菅朝野共危神人胥憤特陛下未之知故忠賢猶有畏心今憲臣已明明入告矣陛下念潛邸微勞或貸忠賢以不死而忠賢實自懼一死懼死之念深將從而走險騎

虎難下臣恐其橫逞之毒不在縉紳而即在陛下陛下試思深宮之內可使多疑多懼之人日侍左右而不為防制哉臣故願陛下早斷之也疏入忠賢大恨時有錦衣陳居恭者以忠賢爪牙為連疏所論及亦攻忠賢自解時論駭異化中特疏落其職毛文龍獻俘十二人而稚兒童女居其八化中力請釋之且言文龍叙功之濫忠賢素庇文龍益不悅崔呈秀按淮揚賊私狼籍及回道考核化中無所拘據實上之呈秀大恨會謝應祥廷推被許化中實與其事呈秀遂嗾忠賢敗化中秩調之外已竄入汪文言獄詞中連下詔獄呈秀必欲殺之授意許顯純証其納楊錫勳廷稱賄六千酷刑拷掠竟於獄中斃之崇禎初贈太僕卿官其子南渡後追謚忠愍

顧大章字伯欽常熟人父雲程南京太常卿大章舉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泉州推官上官有惡之者自乞改教除常州教授父喪除值朝中明黨角立正士日摧慨然曰昔賈彪不入顧厨之目卒西行以解其難余向與東林疎比正可以彪自况也乃入都補國子博士大章故留心世務至是居冷署非世所指名乃某酒謔浪與朝士通往來陰察其交聞言察而為



清流効力久而人漸知之有忌者四十六人遷刑部主事以奉使歸還朝則天啓已改元進員外郎典試廣西既報命尚書王紀令署山東司事山東司轄輦轂最號難任自遼陽失後五城及京營巡捕日以邏奸細為事其稍有蹤跡者率論重辟諸絕無左驗者餘二百人所司懼罪莫敢讞多從官去及是饑寒極枵存者止五十人大章言於紀曰以一身易五十人命且猶甘之矧止一官乎即日會讞繫三人餘悉移大理允釋紀大嗟服有千總杜茂者資登萊巡撫陶即先千金行募兵金盡而兵未募不敢歸匿薊州僧舍為邏者所獲詞連佟卜年卜年遼陽人舉進士歷知南皮河間兩縣遷夔州府同知未行經畧熊廷弼薦為登萊監軍僉事邏者榜掠茂言常客卜年河間畧中三月與之謀叛因挾其二僕往通李永芳行邊尚書張鶴鳴以聞鶴鳴故與廷弼有隙欲藉此甚其罪朝士雖知卜年竟莫敢言及鎮撫既成獄移刑部尚書紀疑之以問諸郎大章曰茂既與二僕往來三千里乃榜訊垂斃而終不知二僕姓名其誣服何疑卜年雖非奸細然資登萊真族子流三十里可也紀深然之未上而紀別籍去侍郎楊東明言獄益急

擬實重辟大章力爭卒擬流罪以上作下而詰責卒論辟瘦死獄邏者獲奸細劉一斌魏忠賢疑劉一斌昆弟欲因以誅連一燬大章力辨其非忠賢大恨能廷弼王化貞之下吏也法司諸屬二十八人共讞多有議寘廷弼者大章因援議罷勞劄言化貞宜誅廷弼宜論戍然二人卒坐死大章亦遷兵部去無異議也會王紀劾罷徐大化又疏劾客氏其黨疑紀疏出大章手恨之大化所親楊維垣方居言路遂許大章安倡八議鬻大獄大章疏辨當事察其誣不問維垣四疏力攻言納廷弼賄四萬且列其鬻獄教事反覆詆許不休當是時大章危甚賴座主葉向高保持下所司驗問都御史孫瑞等白其誣但言大章不當賣辨稍奪其俸而止大章亦遂引歸五年起歷禮部郎中出為陝西副使時忠賢勢大張欲盡除異己而大化已起大理丞與維垣同為忠賢心腹因假汪文言獄連及大章逮下鎮撫榜掠竟如維垣前奏坐贓四萬及楊連等五人既死群小聚謀謂諸人潛斃於獄無以厭服人心宜付法司定罪明詔天下乃移大章刑部獄由是連等五人慘死此外始聞比對薄大章詞氣不撓刑部尚書李養正等以無原詞



以移宮事牽合封疆坐六人大辟 一忠賢大

喜矯詔布告四方乃移大章鎮撫人帝慨然曰吾安

可再入此獄呼酒與弟訣趣和藥飲之不死投繯而

卒崇禎初贈太僕卿官其二子南渡後追謚裕愍先

是六月間秘獄中慈生黃芝光彩遠映及六人畢入

遣成六辨或以為祥大章嘆曰芝瑞物也而辱於此

吾輩其有幸乎已而果然

論曰移宮一事其間不能以髮未可謂諸臣爭之過

急也然名高則物忌精神之禍胎在此矣魏瑞之橫

必危宗社楊左奮然首擊之明知為博浪之錘亦其

勢不容以或已也身填獄密豈曰如始第大義當前

即一切寧暇繫念乎獨是彌天公案祗以成烈士之

名而仍未有救於公室覆亡之禍且不旋踵而至矣

嗚乎哀哉

明史卷三百五十二

三

周起元

修昌期

順昌 子茂蘭 朱祖文

顏佩常

周宗建

黃尊素

李應昇

萬燦

林汝翁

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萬曆二十八年鄉試第一

年成進士歷知浮梁南昌二縣以廉惠稱行取入都

有評事以私怨許奏起元堅不就考尚書孫丕揚曰

起元不考則評事重議考則評事姑停俸耳僚友多

勸起元乃始就考注湖廣道御史方侯命間值京察

御史劉國綰疑鄭繼芳假書出起元及李邦華李炳

恭徐縉芳徐良彥手遂目為五鬼繼芳且入之疏中

起元憤刊章自明然五鬼之疏遂傳居二年命始下

會太僕少卿徐兆魁以攻東林為御史錢春所劾起

元亦疏劾之奸人劉世學者誠意伯劉蓋臣從祖也

亦疏詆東林顧憲成起元憤力斥其謬蓋臣遂許起

元益詆憲成起元再疏極論其同官翟鳳翀余懋衡

徐良彥魏雲中李邦華王時熙潘之祥亦交章論列

且不令捕世學世學遂適吏部侍郎方從哲由中旨

起官起元力言不可并劾及給事 詩教周永春

吏部郎李養正郭士望等趙煥之 王時熙



也起元劾其背旨擅權坐停俸煥一來代後以門戶出滿之祥張鍵於外起元一疏糾駁且言張光房等五人不當積之部曹其言皆與黨人抵牾忌者益衆尋巡按陝西風采甚著卒以東林故出為廣西叅議分守右江道柳州大饑羣盜起起元擢行府事極意振救民既蘇乃單騎招降劇賊梗化者勦之部內寧謐移四川副使未上會遼陽破廷議通州重地宜設監司乃命起元以叅政改之時諸道客兵及四方召募至者輻輳其地至擁衆相擊起元戮其渠魁自是不敢譁天啟三年入為太僕少卿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十府公廉愛民絲粟無所取織造中官李實素貪橫安增定額恣意誅求蘇州同知楊姜時畧府事實惡其強項不屈節操他事妄劾之當事察其誣僅予薄罰實意未愜必欲姜行屬吏禮以風示列城張已威再疏劾其抗旨尅價併汚以贓賄有詔逮治起元初至即為姜辨寃且臚上去盡七事語多侵實實固已不悅及是再疏為姜昭雪語更切直魏忠賢比實取嚴旨責起元令速上姜貪劣狀起元以姜實廉謹力頌其賢益一因引罪乞罷忠賢大怒矯旨斥姜為民姜既疏一起元一抗疏劾

實列其貪恣不法數事且復為姜一乞一免忠賢益切齒然實終以起元故為之飲一中大未起元一百方極郵民忘其困分守叅政朱童蒙者先為兵科都給事中以攻鄒元標外遷遂失志狂暴每行道輒鞭撲數十人血肉狼籍起元因民弗忍欲糾之童蒙遂稱病去起元乃列其貪虐狀以聞當是時忠賢已逐趙南星楊漣等勢方熾得起元疏大怒矯旨削其籍反擢童蒙京卿中外聞而駭之六年二月忠賢欲殺高攀龍周順昌繆昌期黃尊素李應昇周宗建六人知實素銜起元遣人取其空印疏令其黨李永貞李朝欽誣起元為巡撫時乾沒帑金十餘萬日與攀龍輩往來講學因行居間遂矯旨逮之起元道遠至則順昌等已斃獄中許顯純酷加拷掠竟如實疏所誣懸贖十萬贖資不足親故亦多破家其年九月竟於獄中斃之吳士民及其鄉人無不垂涕者莊烈帝嗣位贈兵部右侍郎官其一子南渡時追諡忠惠一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為諸生有盛名舉萬曆四十年進士改庶吉士年五十有二矣有同年生忌之揚言為于玉立所薦自是有東林一擬擊事起御史劉廷元倡風煽之說其同官劉升發知之疏抵發



奸者謂不當詫之為奇貨居之為元功昌期憤語朝士曰奸徒祖擊青宮此何等事乃以風癩二字庇天下亂臣賊子以奇貨元功四字沒天下忠臣義士哉語傳都下廷元黨深疾之給事中劉文炳劾閣臣吳道南遂陰詆昌期時方授簡討文炳再疏願攻昌期即移疾去既而京察廷元輩復思中之賴學士劉一燦力持乃免天啓元年還朝一燦以次輔當國其冬首輔葉向高入有小人間之者謂一燦實沮其來向高不悅會給事中孫杰承魏忠賢風指劾一燦及周嘉謨忠賢遽傳旨免故昌期急詣向高力言二人顧命重臣不可輕逐內傳不可奉向高怫然曰上所傳何敢不奉昌期曰公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力爭必可得也若一傳而放兩大臣異日天子手滑不復可止矣向高嘿然昌期因備言一燦實直無他腸向高意稍解會顧大章亦為一燦言一燦乃得善去兩人故向高門下士也昌期尋遷左贊善進左諭德楊漣將劾魏忠賢左光斗實贊決之示意於昌期昌期曰夫攻內者止爭呼吸耳一不中而國家覆之今內無張永外無楊一清可幾倖乎北斗不謂然無何漣疏上昌期通過向高向高曰楊君此疏亦太率易

其人於上前時有宦正一日鳥飛入宮上乘梯手獲之其人挽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者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得衣也其強直如此是疏果行安從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昌期愕然曰誰為此言以謀公可斬也向高色變昌期徐起去語聞於漣漣怒向高亦內慚密具揭請帝免忠賢辭忠賢大愠向高懼思所以自解乃揚言此非我意門生修昌期迫我也會有言漣疏實昌期代草者忠賢遂深怒不可解及向高去歸曠秉政忠賢逐趙南星高攀龍魏大中及漣光斗曠皆具奏懇留忠賢及其黨謂昌期實左右之而昌期知勢之不可留送之郊外執手太息由是忠賢益恨昌期具疏乞假遂落職閒住五年春以汪文言獄詞連及削職提問忠賢憾不置明年二月後於他疏責昌期已削籍猶冠蓋延賓令縱騎連問踰月復入之李實疏中下詔獄昌期慷慨對簿詞氣不撓竟坐賊三千五毒備至昌期不勝刑四月晦竟斃於獄莊烈帝紹統贈詹事兼侍讀學士錄其一子紹并予諡會詞臣姚希孟雅不善左光斗周宗建切尼之遂并昌期及周起元李應昇黃尊素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皆不獲諡南渡時始諡文貞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為諸生砥礪名行慨然有振起流俗之志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福州府推官稅監高棗橫恣吏白當修謁順昌叱之捕治其爪牙不少貸案激民變劫巡撫袁一驥挫辱之質其二子并質副使呂純如或議以順昌代順昌曰此豈吾死所哉執不往由是與純如忤將授劾歸當事鞫留之乃已嘗攝閩縣及福州府事成有惠政擢吏部稽勲主事天啟中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力杜請寄抑僥倖清操嶢然以假歸順昌為人剛方貞介疾惡如讐巡撫周起元以忤魏忠賢削籍順昌為文送之指斥無所諱及魏大中被逮道吳門順昌出錢留之三日感憤時事目皆為裂使者屢趣行則順昌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我故吏部郎周順昌也若歸語魏忠賢毋怙權肆惡殺天下士而主無正人教誨之故至此其志以吾言歸告之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口更以女字大中孫使者歸以告忠賢大怒御史倪文煥者忠賢義子也嘗誣劾同官夏之令致忠死順昌不平語人曰他日倪御史不當償馮御史命耶文煥聞大恚遂劾順昌不宜與罪人婚且誣以賂賄忠賢即矯旨削奪先所忤副使呂純如順昌同鄉人

時以京卿家居挾前憾詣於織造中官李實及巡撫毛一鷺已實進論周起元誣順昌肆行請賜有所乾沒遂與起元等並逮順昌好為德於鄉每鄉人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輒為所司陳說以故士民德順昌舉及聞逮者至眾咸憤怒號寃者塞道聞讀曰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咸執香為周吏部乞命諸生數人前謁一鷺及巡按徐吉請按民情上聞為順昌祈免往復問旗尉厲聲罵曰東廠待人鼠輩敢爾耶大呼囚安在手擲錫踏於地聲琅然眾益憤曰始吾以為天子命乃東廠耶遂擁而上勢如山崩不可止旗尉東西竄伏眾縱橫毆擊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遁一鷺吉失魄不能語預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素得民曲為解諭眾始散順昌乃自詣吏又三日北行至則下之詔獄忠賢怒益甚嗾許顯純鍛鍊坐昧三千五日一酷掠每當掠治必罵忠賢極口顯純用椎落其齒自起問曰復能罵魏上公否順昌噴血唾其面罵益厲遂於夜中潛斃之時六年六月十有七日也明葬莊烈帝嗣位文煥伏誅實下吏一鷺吉坐寃忠賢祠與純如並麗逆案順昌贈太常卿官其一子給事中瞿式耜訟諸臣寃稱順昌及楊廷選魏大中清忠先著



詔諡忠介長子茂蘭字子佩生有至性痛父慘死刺血書疏詣闕懇寃莊烈帝為動容是時恤忠之典祭葬贈廕咸備并以所贈官推及其祖父於時死者獲贈生者獲封茂蘭更上疏請給三世誥命且建祠賜額帝悉可之且命先後慘死諸臣咸視此例自古恤忠之典未有若此優者茂蘭好學砥行不就廢叙國變後隱居不出以壽終諸生朱祖文者都督先孫為人慷慨尚義當順昌被逮祖文間行詣都周其患難及徵賦令急為奔走稱貸不憚艱險既順昌梟歸祖文哀傷憤鬱發病死鄉人義之方吳人之擊拚尉也

一驚飛章告變東廠判事者言吳人盡反謀斷水道劫漕舟忠賢大懼召崔呈秀尤其失策呈秀叩頭乞死忠賢叱出之俄一驚再疏言亂已旋定首亂顏佩帝馬傑沈揚揚念如周文元等悉就縛忠賢乃安然自是縱騎不出國門矣佩帝等皆市人文元則順昌與隸也竟論大辟臨刑五人延頸就刃無怖色語知府寇慎曰公好官當知我等好義非倡亂也監司張孝流涕而斬之吳人感其義葬之虎丘旁題曰五人之墓

周宗建字季侯吳江人尚書用曾孫也舉萬曆四十

一年進士除武康知縣調繁仁和有異政入為御史天啓元年首為先臣顧存仁王世貞陶望齡顧憲成請論追論萬曆朝小人歷數錢夢昇康丕揚元詩教趙興邦亂政罪并誅及李三才王圖由是為東林所指日時遠事方棘疏責備輔臣無何瀋陽破宗建責當事大臣益急因請破格用人召還熊廷弼已論兵部尚書崔景榮不當信用奸人劉保輔臣劉一燝不當推抑言路因劾及右通政林材光祿卿李本固材本固遠移疾去魏大中之劾王德完也宗建為德完發憤力攻大中其冬奉聖夫人客氏既出宮後入宗建首抗疏極諫有曰天子成言有同兒戲法宮禁地僅類民家非惟聖明舉動有乖亦恐內外防閑盡廢今既無以信眾後將何以令人毋謂階前尺土不足為意婦人女子約束何難不知此輩無知一切陰恩便思喻分從此狎濁無紀漸成驕恣榮孽日萌後患難杜王聖宋城陸令萱之覆轍可為殷鑒忤旨詰責明年廣寧失廷臣多庇王化貞欲甚熊廷弼罪宗建不平為劾兩人罪案頗右廷弼由是祖化貞者深疾之京師早五月兩電宗建謂陰盛陽衰之徵歷陳四事一專譏大學士沈淮一請寬建言廢黜諸臣一言熊廷弼



已有定案不當因此羅織朝士陰刺張鶴鳴郭鞏一則專攻魏進忠畧言近日政事外廷噴噴咸謂與交之中莫可測識諭旨之下有物憑焉如千人所指魏進忠者目既不識一丁心復不諳大義陛下深居九重耳目頃笑之暇既漸與相親則宮庭禮法之事必漸覺相若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必且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况內庭之借端與外庭之投合互相扶同則離間之漸將起於蠅營讒構之業必生於長舌其為隱禍可勝言哉進忠者魏忠賢故名也時方結客氏為羽翼廷臣多陰附之其勢漸熾見宗建疏銜之以骨都元標建首善書院宗建實司其事元標罷宗建乞與俱罷不從視光祿與給事中羅尚忠力劾奸弊節者為多請清核上供器物中官怒取旨詰責宗建等再疏力持中人滋不悅給事中郭鞏者先以劾罷廷弼被謫廷弼彼敗後官遂深結魏進忠知進忠最惡宗建乃疏詆廷弼因詆朝臣之薦廷弼者而宗建與焉其鋒銳甚南京御史余世業和之詆宗建誤廷弼且誤封疆宗建憤跪啟世業語侵鞏扶其結納進忠事鞏亦憤上疏千數言詆宗建益力并及劉一燝郭元標周嘉謨楊漣周朝瑞毛

子龍方震孺江秉讓熊德陽輩數十人悉指為廷弼逆黨宗建益憤抗疏力啟其謬且曰李維翰楊鎬袁應泰王化貞皆壞封疆之人也元詩教力主催戰趙與邦賄賂遺臣皆誤封疆之人也其地薦維翰薦鎬薦應泰化貞者亦誤封疆之人也鞏胡不一擊之而獨苛求廷弼且詆薦廷弼者為逆黨哉當是時進忠威焰益熾宗建慮內外合謀其禍將大三年二月遂抗疏直攻進忠略言臣聞見邪不擊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今日衣冠之禍蔓行將成孤鼠之奸依憑難破臣猶瞻顧七尺隱忍不言安用此柱史為哉內臣魏進忠者固今輩較之下所望而震焉者也廷進忠之威焰可以吹噓而成風雲竭進忠之財力可以呼吸而通神鬼極進忠之線索可使愛者升天怨者墜淵而臣義激於中曾於去歲指名劾奏進忠之心固無一日忘臣也計惟郭鞏素相暱可以驅使於是乘鞏入都日走人亟問亟餽以傾臣并傾諸異己者而鞏乃報為深幽大幽之說把持察典編廷臣數十人姓名為一冊思一網中之又為匿名書羅織五十餘人投之道左給事則劉弘化為首次及於周朝瑞熊德陽輩若而人御史則方震孺為首次及



於江東護輩若而久而臣亦其中一人也既欲羅諸臣以快報復之私更欲獨中臣以釋進忠之憾是察典非朝廷察典乃輩及進忠之察典也幸直道在人輩說不行始別借能廷稱而欲一穿陷之輩文因臣論及王安石臣有何爪葛輩而不言王安石則已輩而言及於安陛下亦知安之所以死乎安之死也身首異處肉飽骨瘦黃犬比亦古今未有之慘也輩即心膽進忠何至背公滅理且牽連劉一燦周嘉謨楊連毛士龍輩謂盡皆安黨也臣申論及此請陛下窮究安之死果出何人傾害則此事即進忠一大罪

案擊之媚進忠即此可為証據矣臣觀先朝汪直劉瑾雖皆梟獍猶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絕故非久即敗今權璫之報復及借言官以伸言官之聲勢及借權璫以重不大可慮哉數月以來熊德陽江秉護侯震賜王紀滿朝薦斥矣鄒元標馮從吾罷矣文震孟鄭鄞逐矣近且扼孫慎行盛以弘而絕其揆路摘瓜抱蔓正人重足舉朝各受一死無敢明犯其鋒者臣若尚顧微軀不為入告將內有進忠為之持輝旁有客氏為之羽翼外有劉朝輩為典兵示威而又有輩輩蟻附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尚忍言哉既

又進忠益怒率劉朝等環泣帝前乞自髡以激帝怒乃令宗建陳交通實狀將加重譴宗建回奏益侃直不撓進忠議廷杖之再以聞臣言乃止奪俸會給事中劉弘化御史方大任等交章助宗建改進忠輩輩復力詆諸人詔下諸疏平議廷臣為兩解之方嚴旨切責奪輩宗建俸三月是時劉朝典內搽遂謀行邊廷臣微聞之莫敢言宗建曰輩自謂未嘗通內今誠能出片紙過朝吾請洗交結之名輩禁不敢發宗建乃抗疏極諫歷陳三不可九害會朝與進忠有隙事亦中寢初宗建詆李三才魏大中東林以其異己欲出之於外及屢擊權璫直聲震中外東林亦遂翕然稱譽之引為同調其冬出按湖廣以憂歸五年三月大學士馮銓銜御史張慎言嘗論己屬其門生曹欽程誣劾而以宗建為首并及李應昇黃尊素忠賢遂矯詔削籍下撫按追賊明年以所司具獄潘綬遣緹騎逮治俄入之李實疏中下詔獄毒訊許顯純厲聲罵曰復能置魏上公一丁不議乎竟坐納賄廷矧萬有三千斃之獄宗建既死微賊益急其所親副使蔣英代之輸亦坐削籍忠賢敗詔贈太僕寺卿官其子福王時進諡忠毅英嘉善人舉進士歷知松溪



漳浦宜興三縣天啓時由南京驗封郎中出為福建  
驛傳副使遂遭瑞禍忠賢敗以故官分巡蘇松坐事  
貶秩未行而宜興民變上官以英先治宜興得民心  
檄之撫治宜興非英所轄辭不得則單騎往諭治豪  
家僮客數人令亂民自獻其首惡亂遂定宜興故多  
豪家而修撰陳于恭編修陳于昂兄弟橫遂激民  
變群執兵鼓譟勢洶洶賴英事旋定而周延儒方枘  
圓與陳氏有連銜英再貶兩秩遂歸輩遷安人以附  
忠賢驟至兵部侍郎莊烈帝定逆案削籍論配我  
大清拔遷安輩遁去後詩闕自言拒聘上所撰却聘  
書兵部尚書梁廷棟論之下獄生死烈撫楊嗣昌訟  
其寃得道戍

黃尊素字真長餘姚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除寧國  
府推官精敏彊執祭酒湯賓尹落職里居勢猶張獨  
尊素無所假借泰議劉仲斗肆惡於鄉置私獄拷掠  
受害者數百家為剪除其僮客雖中傷不懼天啓二  
年入授御史謁假歸明年冬還朝首疏焚悔遠乞召  
還尚書余懋衡侍郎曹于汴少卿劉宗周劉洪謨且  
曰王紀之逐也蹇驢出郭人謂其泰於蒲輪破帽蒙  
頭人謂其榮於蟒玉郭元標馮從吾之去也誣善之

戰既與王淮陳賈同其名聖明之朝遂與紹聖慶元  
同其恥并乞還之廊廟竟其謨猷因劾尚書趙秉忠  
侍郎牛應元通政丁啓濬頑鈍宜斥秉忠應元竟引  
去山東妖賊既平餘黨復煽巡撫王惟儉不能撫馭  
尊素疏論之因言巡撫一席往者內外善用今盡為  
京師所據彼雍容坐哺輩寧若教歷外服者之練習  
哉又教陳邊事力詆大將馬世龍不還任忤樞輔孫  
承宗意不恤也時帝紹位數年未嘗一召見大臣政  
多旁落尊素請復便殿召對故事而決大政否則講  
進之暇令大臣面陳商榷可否帝不能用四年二月  
大風揚沙晝晦天鼓鳴如是者十日三月朔京師地  
震三乾清宮尤甚適帝體違和人情皇懼尊素歷陳  
時政十失末言陛下近日有厭薄言官意宮府之間  
人懷忌諱遂有剽竊皮毛莫犯中局者此端斷不可  
開也今何保重於趙燒禁旅近於唐末蕭瑒之憂慘  
於敵國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况廷無謀惟邊無折衝  
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誤國者護取敗之局不於此時  
兼聽並觀進賢退不肖徒事惟諾而剛方正直疾之  
若讐陛下獨不自為社稷計乎疏入魏忠賢大怒謀  
誅之賴歸燬力救乃奪祿一年既而楊漣劾忠賢



或奇譎護尊素憤抗疏繼之略言天下有政歸廷侍  
威福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洵洵無不  
欲食其肉而可置之左右者乎推陛下之意必以為  
曲謹可用也知不小曲謹不大無忌必以為惟吾  
駕馭也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矣陛下登極以  
來公卿臺諫累累罷歸致在位者無同志不於此稱  
孤立而乃以去一近侍為孤立耶今忠賢不法狀廷  
臣已發露無餘陛下若不早斷彼形見勢窮復何顧  
忌忠賢於此必不肯收其已縱之鞭而爭添其腸胃  
忠賢之私人於此必不肯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  
冰山始猶與士大夫為警繼將以至尊為注紫冊既  
因毒螫誰何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  
矣忠賢得疏愈恨忠賢既廷杖萬燦又欲杖御史林  
汝翥諸言官詰問爭之小瑣數百人擁入閣中攘臂  
肆罵諸閣臣俯首不敢語尊素厲聲曰內閣絲綸地  
即司禮非奉詔不敢至若輩敢無禮至此耶其人稍  
稍散去無何燦以創重卒尊素上言律例亦教遂十  
惡無死法令以披肝瀝膽之忠臣竟瑣其磨牙礪齒  
之兇豎此輩必欣欣相告曰吾儕借天子威柄今而  
後可鞭笞百僚矣不知後世有秉董狐之筆繼朱子

也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即中萬燦以言事廷杖死  
豈不上累聖德哉夫進此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  
知二正之世王振劉瑾為之世宗神宗之朝張璠嚴  
嵩張居正為之奸人欲有所逞憚忠臣義士掣其肘  
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蒙拒諫之名已受乘權  
之實而仁賢且有抱蔓之形於是乎為所欲為莫有  
顧忌而禍即移之國家然則廷杖實非祖宗制也嗟  
嗟燦今已矣獨念辱士殺士漸不可開乞復其故官  
破格賜恤俾遺孤得扶視還鄉燦死且不朽疏入益  
忤忠賢意八月河南進王璽忠賢欲侈其事命由大  
明門進行受璽禮百僚表賀尊素上言昔宋哲宗得  
璽蔡確等競言祥瑞改年元符宋祚卒不競本朝私  
治時陝西獻王璽止令取進給賞五金此祖宗故事  
宜從事獲中止五年春遣視陝西茶馬甫出都遂黨  
曹欽程知其專擊善類助高攀龍魏大中虐熾遂削  
籍尊素既嘗諤敢言尤懷深識遠慮其初入臺也鄒  
元標實援之即進規曰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  
議於前矣元標不能用楊漣將擊忠賢魏大中以告  
尊素曰從來除君側者必有內援楊公有之乎一不  
中吾儕無噍類矣大中不然其說及萬燦死尊素見



連誡之去連曰吾一身死生成敗久拚之美如死而有益亦且為之尊素曰士君子可不顧死生成敗不可不顧出處言既不用在朝何益徒增忌疾耳連頓之明日遣李應昇來決去就尊素曰此事當決諸已若詢之他人必有牽輓何能遂志後為書上之連遷延不能去以及於禍魏大中将劾魏廣徵尊素曰廣徵小人之包蓋者也攻之急則挺而走險矣大中日楊公擊內魏吾擊外魏亦千秋佳話尊素正色曰奈何以國家事殉君名節且揚公既不能去內魏君又安能去外魏乎大中不從廣徵果合於忠賢致興大難是時東林盈朝其人自以鄉里分朋黨江西章九儒陳良訓既與魏大中有隙及大中徵駁尚書南師仲恤典陝西在朝者亦不悅尊素急言於大中止之最後山西尹同舉潘雲翼欲用其座主郭尚友為山西巡撫大中以尚友教問遺朝貴執不可尊素言問遺未足定人優劣不見杜征南教遺洛中貴要乎大中卒不可議用謝應祥難端遂作先是汪文言下獄忠賢即欲羅織諸正人已知為尊素所解恨甚其黨亦以尊素智慮深沉留之將為後患欲殺之會吳中訛言謂尊素欲效楊一清誅劉瑾用李實為張永授以

秘計忠賢聞之大懼刺事至吳中四輩漫無影響侍如烏程沈演家居欲自以為功奏記忠賢曰事有迹矣於是忠賢日遣使譙訶實取其空印白跪入尊素等七人姓名遂被逮使者至蘇州通城中擊死連周順昌斫尉其城外人并擊連尊素者失其罵帖其人不敢至尊素聞即囚服詣吏自投詔獄許顯純崔應元拷掠備至勒賊二千八百五日一追比一日拷竟次及李應昇尊素見其垂斃頓代受拷顯純亦為之改容已知獄卒將害已叩首謝君父賦詩一章遂死時六年閏六月朔日也年四十三崇禎初贈太僕卿任一子後追諡忠端

李應昇字仲達江陰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南康府推官出無辜十九人於死寘大猾教人重辟士民服其公廉為之謠曰前林後李清和無比林謂晉江林學曾也由進士歷吏部考功郎中終南京戶部侍郎以清慎著九江南康間有何陳二火族相傳陳友諒苗裔其人素負剛強梗官司莫能制至是歲匿罪人拒捕不發當事者議兵之應昇時署九江府事單騎往諭其人相率叩頭聽命悉出罪人就縛一方以定天啓二年徵授御史謁假歸明年秋還朝時天子



間弱庶政怠弛應昇上疏曰蘇軾有言天下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夫果其無事也處堂自快識者猶惴惴憂之况以養安無事之習居禍亂方興之會上淵默而聞聲下拱手以觀望巧者獵榮名黠者避險難上下之交既睽則憂患之來未可一二數也方今遠土淪沒黔蜀用兵紅夷之焰未息西部之賞日增進兵肆掠於畿輔窮民待盡於催科逗遛習慣大將畏敵而不前法紀陵夷驕兵鼓譟而弗問在在增官日日會議履疏行爲故套嚴旨等若空言陛下不先振竦其精神發皇其志氣群臣孰肯任怨以破情面之世界者祖宗有早午晚三朝猶時御便殿咨訪時政願陛下俯納臣言奮然力行天下事尚可爲也帝但報聞而已頃之復陳時政略曰今天下敝壞極矣在君臣奮興而力圖之陛下振紀綱則片紙若蓬大臣捐私曲則千里運掌臺諫任糾彈則百司飲冰今動議增官爲人營窟紛紜遷徙名實乖張自登萊增巡撫而侵冒百餘萬增招練監軍而侵冒又十餘萬他若諸道之募兵邊左之費畫前後侵冒亦各數十萬邊圉內地將領如蟻剝軍侵饗又不知幾十萬增置總督曾何補於塞垣增置京堂抑

何裨於政事樞或添注矣幾曾慷慨以行邊司空添注矣幾曾拮据以儲備大將添注矣祇見工謀孽而縱通迺禮兵司屬添注二三十人矣誰是儲邊才而精典禮濫開遺俸捷徑燃灰則吏治日壞白衣攘臂邪人入幕則奸弁充斥臣請斷自聖心一切報罷又曰今事下部曹十九覆閣則復六科註請每月奏繳之例可乎驕兵倡亂必有發縱則重申國典明正將領之罪可乎錦衣旂尉半歸權要則遣官巡視如京營之制可乎衛官襲職比試不嚴則申明舊章無使倖進可乎將校蠶食進軍不招私募乞兕半公分其饒可不力爲懲創乎窮民敲撲號哭滿庭奸吏侵漁福堂安坐可不嚴其法制乎時不能用俄効南京都御史王永光庇部郎范得志顛倒公論并言刑部侍郎牛應元衰庸宜罷帝不從永光尋自引去四年正月疏陳外蕃內盜及小人三患語多譏切近習魏忠賢惡之三月疏陳民隱言今日保邦要道在恤內地民生言利而利未必興不如先與之除害徭役繁重奸吏侵欺害一長吏貪殘酷罰重耗害二窩訪株連無辜被陷害三馬戶河夫破家蕩業害四盜賊充斥邪教勾連害五荒地虛糧遺累現戶害六里甲鋪陳坊



長供辦害七細務妨農非時勾攝害八白役下鄉乘  
舡騎馬害九勢豪投占私債侵奪害十又有五反國  
家設預備倉以為民今倉里甲買穀以厲民而戶部  
又議括取其半則郡國何以保水旱一反也祖制立  
保甲以弭盜今立汎地捕役以誨盜而議者尚申鄉  
兵召募之說則未相將盡化甲兵二反也侵欺淹禁  
而指平民以完賦工食預支而搜民逋以抵解三反  
也懲貪無法轉以王官進其階賕吏怙終仍予州縣  
肆其毒四反也詔書停格而丞尉文牒如飛訟師橫  
行而南院十詞九允五反也十害不除五反不去欲  
生民安枕其可得哉末極陳積逋併征之害帝為戒  
飭所司如應昇言京師一日地震疏請保護聖躬速  
停內操魏忠賢領東廠好用立枷重三百勦者不數  
日即死先後死者已六七十人應昇極言非舊典宜  
罷忠賢大恨應昇知忠賢必禍國密草疏列其十六  
罪將上而為兄所知攘其疏毀之怏怏而止會楊漣  
劾忠賢得嚴旨應昇憤即抗疏繼之有曰從來登人  
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主心根株既深  
毒手乃肆今陛下民知其罪曲賜包容彼獲刑圖自  
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間能無隱禍故忠

賢一日不去則陛下一日不安臣為陛下計莫如聽  
忠賢引退以全其命為忠賢計亦莫若早自戮決以  
乞惟蓋之恩不然惡稔貫盈他日欲保首領不可得  
矣又曰君側不清安用彼相一時釁利有盡千秋青  
史難欺不欲為劉健謝遷者恐并不能為李東陽尚  
書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時魏廣微方深結忠  
賢為之謀主知應昇譏已大恨萬縈之死也應昇極  
言廷杖不可再士氣不可折譏切忠賢輩甚至已代  
高攀龍草疏劾崔呈秀呈秀窘昏夜款門長跪乞哀  
應昇正色固拒舍怒而去十月朔帝廟享頌曆廣微  
驕蹇後至為魏大中等所糾廣微恚辨疏反詆言者  
應昇復抗疏論之且曰廣微父嘗為言官公正發憤  
得罪輔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  
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為伍者必別與一輩為  
緣乞陛下戒諭廣微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  
與言官為難他日庶可見乃父地下廣微得疏益怒  
謀之忠賢將錫秩賴首輔韓爌力救乃奪祿一年其  
月趙南星等諸正人悉被逐朝事大變應昇益鬱鬱  
不得志明年三月工部主事曹欽程劾應昇漢法東  
林遂削籍忠賢憾未已六年三月假李實劾周起元



疏入應昇名遂逮下詔獄酷掠坐贓四千尋於閏六月二日斃之年三十四崇禎初贈太僕寺卿鑾一子私光時追諡忠毅

萬燦字闇夫南昌人祖恭兵部侍郎自有傳燦少好學砥礪名行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嘗疏論刑獄于天啓初元兵事棘二部需才調燦營繕主事督治九門垣墉市銅江南皆勤於其職遷虞衡員外郎司鼓鑄時慶陵大工未竣費不貲燦知內府廢銅山積可發以助鑄移牒內官監言之時魏忠賢竊柄怒而不發燦遂具疏上請忠賢益怒假中旨詰責燦旋進屯田郎中督陵務其時忠賢益肆廷臣楊漣等交章彈擊率被嚴旨燦憤抗章極論略言龍不可離淵虎不可離山人主不可離權夫人主有政權有利權皆不可委之臣下臣下且不可假况刑餘寺人哉忠賢性狡而貪胆粗而大口銜天憲手握王爵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痍瘞子弟則一世再世資冊養則千金萬金毒痛士庶斃至百餘人威加縉紳空至十數畧一切生殺予奪之權盡為忠賢所竊陛下猶不覺悟乎且忠賢固供事先帝者也陛下不寵忠賢亦以忠賢曾供事先帝也乃於先帝之陵工略索

厝念臣嘗屢請廢銅而堅不肯予此何意哉臣聞造香山碧雲寺見忠賢自營墳墓其規制宏敞擬於陵寢前列生祠又前建佛宇璇題耀日珠網懸星不知費金錢幾百萬為己之墳墓則如此為先帝之陵寢則如彼此其得罪先帝且得罪陛下可勝誅哉今忠賢已盡竊陛下之權致內廷外朝止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此其人尚可一日留之左右耶疏入忠賢大怒矯旨廷杖一百斤為民間臣及言官論救皆不聽當是時忠賢惡廷臣交章劾已無所發忿思倚燦立威乃命群輩至燦邸摔而毆之比至闕下氣絕屬杖已絕而後甦群輩更肆蹴踏越四日即卒時四年七月七日也忠賢憾猶不置羅織其罪誣以贓賄三百燦固廉吏破產乃竣崇禎初贈光祿寺卿官其一子南渡後賜諡忠貞全時有林汝蕭者福清人由紳舉知沛縣徐鴻儒之亂攻沛甚急汝蕭堅守獲全由此入為御史巡城會內豎曹進傳罔與犯法汝蕭執之兩人乞受笞免劾汝蕭如其言越數日燦杖死忠賢遂矯旨責汝蕭擅笞內使命廷杖如燦汝蕭懼為群奄所斃逃之城外群奄以汝蕭為葉向高甥葉匿其邸聚而圍之大肆詬辱汝蕭乃詣遵化自歸於烈



鄧漢漢以聞卒杖之自是衣冠喪氣人益橫崇禎時汝翁仕至浙江副使同時為忠賢致死者更有丁乾學夏之令吳裕中劉鐸吳懷賢蘇繼歐張汝諧人乾學浙江山陰人寄籍京師舉進士歷官翰林檢討天啓四年借給事中郝上膏典試江西時忠賢勢大熾乾學惡之發策刺譏無所諱忠賢怒矯旨鑄三秩復除其名已屬所知示意乾學不為屈乃使人詐為校尉往逮挫辱之竟憤鬱而卒崇禎初贈侍讀學士之令光山人舉進士歷知攸欽二縣以治行卓異授御史嘗疏論違事力詆毛文龍不足恃時忠賢方庇文龍傳旨削之令藉賴間臣救免及廵皇城內使馮忠等犯法劾治之益為忠賢所銜崔呈秀亦以事銜之治屬御史卓邁劾之令黨比熊廷弼有詔削奪頃之御史倪文煥復劾之令計陷毛文龍幾悞疆事遂遠下詔獄坐賊拷死裕中江夏人由進士為順德知縣亦以卓異徵授御史疏詆大學士丁紹軾先是熊廷弼之死事由內閣忠賢乃傳旨詰裕中為廷弼相成代之報警命廷杖一百竟以創重卒崇禎初與之令同賜贈廕鐸廬陵人起家進士由刑部郎中為揚州知府鐸有才藻憤忠賢亂政作詩書僧扇有陰霾國

事非旬偵者得之聞於忠賢倪文煥者揚州人也鐸不親已遂嘆忠賢遠治鐸雅善忠賢子良卿事獲解并還故官良卿從容問鐸曩錦衣往逮索金幾何曰三十金耳良卿令錦衣還之其人怒日夜伺鐸陳言鐸繫獄時與囚方震孺同謀居間遂再下獄會鐸家人有夜醮者忝將張體乾誣鐸呪詛忠賢刑部尚書薛貞遂坐大辟伏屍西市忠賢誅貞及體乾並抵罪鐸時太僕少卿懷賢休寧人由國子生授內閣中書舍人同官傅應星者忠賢甥也懷賢過之無加禮應星憾之楊漣劾忠賢疏出懷賢書其上曰宜如韓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時遣戍又與工部主事吳昌期書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語忠賢偵知之大怒曰何物小吏亦敢謗我遂矯旨下詔獄坐以結納汪文言為左光斗親大中駕犬拷掠死崇禎初贈工部主事繼歐許州人舉進士歷知元氏真定栢鄉三縣用治行高等入為吏部稽勲主事累遷考功郎中將調文選中旨謂為楊漣私黨削籍歸是時繼騎四出同里副使孫繼錦素附忠賢遣人怵繼歐曰逮者至矣繼歐信之自經而卒崇禎初贈太常寺卿汝那那人尚書國彥曾孫也由廕叙為後軍都督府經歷嘗被



明史卷三百五十三

列傳二百四

二五八

酒語詆忠賢下獄拷掠死亦獲賄恤

論曰逆閹竊柄作威從來希有一時奸邪投赴誅斥

海內正人惟恐不盡不知小人勢焰頓時而消天地

間正直剛大之氣則亘古長存者也况造物循環剝

極必復群小畢生竭蹶用盡機謀僅以貽臭名而長

奸惡人心不死公道自彰燭火青燐曾何傷於日月

乎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聖訓昭然世人自信

不及耳俯仰盱衡彌深永悼

滿朝薦

江秉讓

侯震陽

倪思輝 朱欽相

王心一 馬鳴起

王允成

熊德陽

滿朝薦字震東麻陽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咸寧知縣有廉能繫稅監梁永橫恣其下人道劫諸生索朝薦捕治之永怒劾其擅刑稅役詔錮一官大學士沈鯉等論救不聽會巡撫顧其志極論永貪殘狀乃復朝薦官奪俸一歲無何永遣人蠱巡按御史余懋衡事覺朝薦捕獲其人永懼督諸爪牙擐甲直趨縣廷賴吏卒早為備無所掠而去當是時域中數夜驚咸言永反或謂永人言公反公宜自明永遂下教自白不反狀然膏菑數百人介冑自衛而朝薦助懋衡操之急諸惡黨多亡去朝薦遣人追及於渭南頗有所格傷永懼且怒乃使繫書髮中入都訟朝薦劫上供物殺數人投屍河中於是帝震怒立遣使逮治時三十五年七月也既至下詔獄拷掠遂長繫不釋中外論救自大學士朱賡以下無慮百十疏帝皆不省四十一年秋萬壽節將屆大學士葉向高力請矜宥乃與王邦才下孔時並釋歸邦才遠東同知孔時湖廣同知並以礦稅忤中官逮繫者也先宗立起南京刑



部郎中再遷尚寶卿天啓二年三月遼東地盡失海  
內多故而廷臣方植黨行私競逞浮議刺薦深慮之  
疏陳時事十可憂七可怪語極危切尋進太僕少卿  
其年八月獲上疏曰竊見比者風霾噴晦星月晝見  
太白經天四月雹六月冰山東地震畿內窪濼天地  
之變極矣四川則奢崇明叛貴州則安邦彥叛山東  
則徐鴻儒叛一夫大呼亂者四應民人之變極矣而  
朝廷政令乃顛倒日甚周嘉謨劉一燝顧命元老也  
以中讒去守禮如孫慎行以封典去執法如王紀以  
平反去皆漢不顧惜而獨惓惓於三十疏劾之沈淮  
即去而猶加異數馬汝建言諸臣倪思輝朱欽相等  
則既除籍矣周朝瑞惠世揚等則又拂衣矣正人削  
跡國是日非至於邊計今日所急乃北部索百萬之  
貲邊臣猶慮其未飽健兒乞錙銖之餉度支尚謂其  
過奢不知庚癸一呼悔將何及遼陽之禍起於袁應  
泰之大納降人廣寧之變起於王化貞之誤信神部  
未聞何人獻敵也深求間謀不過為罪撫王化貞卸  
罪地耳王紀不欲枉殺無辜反致削籍是所謂舛也  
聞臣之職在主持清議今章疏有妬才壞政者非惟  
不斥也輕則兩可重則竟行其言矣有姪游報國者

非惟不納也輕則見讓重則適加點罰矣亦可恨者  
沈淮賄盧受得進及受敗又交通跋扈之奄以樹威  
振瑾之禍准為厲階此故流所必加者也至若戚畹  
豈不當檢何至以關寺之讒斃其三僕三官分有常  
尊何至以傾國之貺借過母儀祖宗朝坊維至今而  
畫素之矣凡此顛倒成於陛下者什之一二成於當  
事大臣者什之八九臣誠不忍見神州陸沉敢祈陛  
下終覽臣疏嘉與閣部大臣更絃易轍悉執於祖宗  
之舊章臣即從違干於地下猶生之年疏奏魏忠賢  
大怒褫職為民大學士葉向高申救甚力帝不納已  
忠賢黨撰東林同志錄刺薦與馬竟不獲用崇禎二  
年薦起故官未上卒

江秉謙字兆豫歙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除鄞縣知  
縣用廉能徵擬授御史久不得命以墓親歸光宗立  
命始下秉謙既入臺侃侃言事天啓元年首陳君臣  
虛己奉公之道所以規切者甚至戶部尚書李汝華  
建議興屯請專遣御史三年課績所墾足抵年例餉  
銀即權京卿秉謙力駁其謬因言曩戶部公疏乞留  
金花如增二十萬用濟軍需皇祖蒞一詰問汝華即  
委罪部郎自解無大臣節尸素可耻宜亟罷汝華陳



辨語益支秉謙再疏劾之瀋陽既失朝士多思能廷  
弼而給事中郭鞏獨論廷弼喪師悞國請並罪閣臣  
劉一燝秉謙憤力頌廷弼保守危疆功且曰廷弼勦  
覆已明議者猶以一人私情沒天下公論寧壞朝廷  
之封疆不忘胞中之吟域其意蓋為鞏發也章下廷  
議會遼陽復失廷弼旋起用鞏坐安議奪官自是與  
秉謙為讐廷弼既鎮山海議遣使宣諭朝鮮發兵牽  
制副使梁之垣慷慨請行廷弼喜請付二十萬金為  
軍資兵部尚書張鶴鳴故違之不予秉謙抗疏言之  
且言中樞與經畧當同心共濟今已有相左形將來  
禍敗必有不忍言者鶴鳴怒力詆秉謙朋黨欲甘心  
焉秉謙既辨黨禍其詞直帝亦不罪也後鶴鳴果與  
廷弼為難遇事大壞人服秉謙先識湖廣巡撫徐兆  
魁素儉壬至是召佐內臺久不至秉謙極論其溺職  
狀兆魁遂引退鶴鳴既抑廷弼專庇王化貞朝士多  
附會之帝以經撫不和詔廷臣平議秉謙上言陛下  
再起廷弼委以重寄不啻曰種塲之事不從中制乎  
乃數月以來廷弼畧不得措其手足嗚呼日聞辨駁  
踵至其執為詞者曰經撫不和化貞主戰廷弼主守  
耳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後可戰也經貞銳意

進戰即戰勝而可無事守乎萬一不勝又何以守  
也此中利害夫人知之乃一則無言不從一則無策  
不棄豈真盡無心知不明於戰守之說彼原不從戰  
守起見但從化貞廷弼起見耳夫陛下既命廷弼節  
制三方則三方之進戰退守當一一聽其指揮乃化  
貞欲進則使廷弼隨之而進化貞欲退則使廷弼隨  
之而退化貞倏進倏退則使廷弼進不知所以戰退  
不知所以守是化貞有節制廷弼之權而廷弼未嘗  
有節制三方之權也身為經畧稟成則無威坐罪則  
有主國家安賴此經畧哉故今日之事非經撫不和  
乃好惡經撫者不和也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左右  
經撫者之議論不合也因請專責廷弼實圖戰守未  
讖首輔葉向高語極切至明年正月朝議方撤廷弼  
而化貞已素廣寧遁秉謙益憤以職方即耿如杞附  
和鶴鳴力助化貞排廷弼致封疆喪失連疏攻之并  
援世宗戮丁汝夔故事乞並寘鶴鳴於法帝以鶴鳴  
方行遣不當輕詆奪秉謙俸半歲如杞不問其三月  
後上疏言鶴鳴一入中樞即排廷弼初不過鹵莽而  
無遠識既乃至兇狠而動殺機明知西部間諜俱虛  
明知戰守參差難合乃故自欺以欺朝廷處有機



會而曰機會可乘何日可渡河而曰渡河必勝既欲  
驅經畧以出關而不肯付經畧以節制既欲置廷弼  
於廣寧而未嘗移化貞於何地此其破壞封疆之罪  
可置而弗問哉尤可異者化貞實棄地先逃猶曰功  
罪相半只斯一言縱寸斬鶴鳴不足贖其欺君悞國  
罪乃猶敢哆口定他人罪案耶當是時大學士沈淮  
潛結中貴劉朝孔熾客氏募兵入禁中與內探給事  
中惠世揚周朝瑞等十二人兩疏力攻秉謙與馬語  
并詆朝及客氏內外胥怒遂假劾鶴鳴疏出秉謙於  
外無何郭肇召還交通魏忠賢力沮秉謙故是年皇  
子生言官被謫者悉召復獨秉謙不與家居四年間  
忠賢益亂政憂憤卒居數月忠賢黨御史卓邁追劾  
秉謙保護廷弼遂削奪崇禎初復官  
侯震揚字得一嘉定縣人祖克封福建泰政震揚舉  
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天啓元年擢吏科給事  
中時朝士多植黨相傾震揚心非之首進和平之說  
保母客氏之再召也震揚上疏曰奉聖夫人客氏已  
奉詔出宮不兩日復奉命諭陛下聰明睿知夫且以  
其身在宥天下乃不忍一保母至忘寢食明告中外  
有是理乎聖躬未離襁褓則可今年已出海外之有

輔弼內之有后妃何藉於保母而為此戀戀耶方今  
災變頻仍邊圉多故陛下即宵衣旰食夙興夜寐猶  
恐不給乃緣此女子涕泣何為遭者三喪並舉寶城  
未築陛下當寤寐與哀枯捲飲痛乃忽頓憶泣保母  
之諭使天下萬世擬議甚矣為聖德累不淺也今夫  
親王公主至尊貴矣朱妲一聞叩關不易獨奈何使  
么魔里婦得押近至尊哉臣昔送梓宮見萬姓角崩  
千官雲擁獨一乘軒在後巍然衆中咸曰此奉聖夫  
人客氏也道路指目靡不驚詫及神主進德勝門一  
老嫗長跪道旁伏塵跪勸詢之知為先帝保母恩賞  
未逮以故悲哀臣喟然興嘆同一保母何榮枯竟若  
天淵夫女德無極高明不祥即為客氏富貴計亦宜  
早加裁損曲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寵而益之毒  
也且宮闈禁地詎宜習熟往來中涓群小必內外鈞  
連借叢煬灶有不忍言者昔王聖寵而煽江充李潤  
之奸趙婕妤而構曹節王甫之變往牒昭然足為鑒  
戒况道路籍籍業有其端寧止萬一之慮而已哉時  
魏忠賢已固結客氏陰竊國柄得震揚疏大怒將加  
重譴賴閣臣救解迎視皇城極論守門中官私占門  
卒罪又發中官抑死無辜狀並寢不行給事中霍維



華外調震揚謂劉一燦周嘉謨挾私疏劾之明年二月輔臣以時事倥傯請暫輟經筵日講詔可之震揚疏論其非且曰陛下雖聰明天縱實未嘗得力於青宮保傅誰能諱之駕馭內臣威多旁貸澤每濫施所以防微杜漸辨賢奸而別理亂正在此時奈何廢之且令官府相結久矣外而邊事日壞內而是非日淆親近儒臣固非中人之所便也其言多抵觸近倖忠賢輩益銜之然日講竟以震揚疏舉行三月劾輔臣沈淮畧言淮結納權璫交歡阿母始借募兵以進身繼借練兵以行媚耗費金錢濫授官秩諸臣論之詳矣其最可羞者在自辨一疏諸臣攻淮交客氏淮曰請問諸客氏攻淮交盧受淮曰請問諸盧受攻淮交劉朝淮曰請問諸劉朝從來有此辨白之體乎殆天奪其魄不覺自供其狀也故輔劉一燦初念未嘗不正但才識淺短作用全踈王安一案臣諷其明目張膽為陛下剖陳乃終隱忍以去臣至今恨之如淮者立身本末原不與一燦同儻不速行故逐臣恐內外鈞聯舞機弄智更有不可言者臣因有責於元輔葉向高馬向高再秉國鈞天下想望丰采乃近日舉動似主張之意少委卸之情多以求全為智以避謗為高

忠言偶規杜門求去然則聖恩眷注謂何惟元輔無屹立之風裁而後奸輔有播弄之行徑臣謂向高必當毅然擔荷以和衷集賢哲之謀以獨斷禡宵士之魄使中外有所倚賴庶疆事尚不至決裂也嗟嗟政本至今日難言矣有集垢滿身曲倚徑實之沈淮因有聞言充耳直入綸扉之史繼偕宅揆重地頓成頑鈍苟且之習可勝嘆哉臣并有感於會試總裁一事朱國祚受命之日為時已迫力辭固難今既竣事不可翻然引退乎蓋流傳千古畢竟謂壬戌總裁旨從中出非所以為名也國祚清恬人也臣故以此言進當是時魏忠賢潛殺王安正懼外臣言及見震揚疏大恨而諸輔臣以殿試方當請卷聞震揚有言繼偕國祚遽趨出忠賢遂即日傳旨謫震揚外任向高等兩疏申救不從震揚陛辭復條上田賦河渠二議請減畿輔浙西及川廣雲貴加派興西北水田浚蘇松水利語甚詳晰以逐臣不當建言再鑄二秩及忠賢得志欲害之會有解之者乃止崇禎初召復故官震揚已卒以子主事峒曾言贈太常少卿震揚居諫垣甫半歲屢進諫論俱人所難言時服其蹇諤方震揚之論客氏也吏科給事中祁門倪思輝臨川朱欽相疏



繼之思輝言客氏一保姆耳陛下倘眷念不釋當歲時賜之金錢何為涕泣臣願陛下孺慕之誠用之於慶陵勿用之於乳媪致啓近習干預之漸欽相言欲除外患先去女戎客氏既出矣旋召之入將來倭而入又倭而出其出也竊弄威柄以招搖輦轂其入也傳播流言以夔惑聖聰因而濁亂宮闈干預朝政因而援引儉佞傾害善良勢所必至陛下既憂敵國奈何忘目前之女戎哉疏入帝大恚並貶三官輔臣劉一燦尚書周嘉謨侍郎王德完給事中李遇知御史方遠宜等交章論救帝皆不納御史吳縣王心一言之尤力帝怒貶官如之心一同官龍谿馬鳴起復抗疏諫且言客氏六不可留帝欲加重譴用一燦等言奪祿一年先是元年正月客氏未出宮詔給土田二十頃為護墳香火資又詔魏進忠侍衛有功待陵工告竣并行叙錄心一抗疏言陛下眷念二人當齊以金帛今乃加給土田明示優錄似聖心獨有私於二人者恐東征將士聞之以為吾屬捐軀命冒鋒鏑曾不獲如左右近侍一邀聖眷不且解其體而反其心乎况梓宮未殯先念保姆之香火陵工未成強入奄侍之勤勞於理為不順於情為失宜不報至是與思

輝欽相並貶廷臣請召還者無慮十餘疏二年十一月以皇子生詔并御史劉重慶吳應琦並復故官欽相尋擢太僕少卿揚連既劾魏忠賢欽相亦抗疏極論五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自紅夷亂後奸民所在生心招誘徒黨稱兵僭號而楊六蔡三鍾六尤桀黠各擁數千人堆踞海上欽相令總兵俞咨畢會兵進勦賊稍稍遁入廣東總督商周祚亦大發舟師東西夾擊賊始窮蹙於是蔡三之日本鍾六為楊六所破竄伏東番楊六遂率其衆三千人戰艦七十二艘詣咨畢降散歸農者三之二楊六乞討賊立功海警自是少息欽相旋以忤忠賢除名思輝崇禎時終南京督儲尚書心一終刑部侍郎鳴起終南京右都御史

王允成字述文澤州人萬曆中舉於鄉除獲鹿知縣以治行異等徵授南京御史時甲科勢重乙科遇之多卑遜允成體貌梧魁才氣颯發顧欲凌甲科而上之首疏論遼左失事諸臣請正刑辟熹宗嗣位陳保治十事其防宮禁謂先帝居青宮二十年曾不得一日之樂至張差闖宮其變已極說者猶謂風癘夫青宮豈發風之地麗保劉成豈並風之人言念及此



可為寒心今鄭氏四十年之恩威猶在封后之奢願未忘素所卵翼之心腹寔繁有徒陛下可不思所以防之乎其慎中旨謂間者聖諭多從中出夫中旨而當且開場灶之端中旨不當而廷臣爭執必成反汗之勢孰若事無大小盡歸內閣之為愈其杜旁落謂陛下冲齡踐阼政事未練不得不借聽於貂璫然左右前後未必皆賢得無有榮感假借之慮願為紀言紀事之法今日某璫作何事明日某璫發何言上所欲行而某璫請止上所欲罷而某璫請行臨朝一一對臣下言之孰是孰非可以立辨而中涓之邪謀不攻自破其屬意取謂元輔方從哲屢劾不去頃陛下於選侍移宮後發一勅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跡耳而封還謂何宰相封還詔書必有閹宗社利害此則何所問乎封后之命何不封還都督之命何不封還取謫周朝瑞之命何不封還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其他壯維城謹票擬嚴部覆接群臣戒和衷親祀諸諸事亦皆剴切姚宗文之閱視遼左也與熊廷弼不相能歸而鼓同列攻擊允成惡其奸兩疏論列天啓元年五月疏請郵錄先朝直臣列楊天民等三十六人以上帝納之俄陳任輔弼擇經畧慎中樞專大

帥更戎政嚴賞罰教事且曰方今最可慮者陛下孤立禁中先朝佑權恃寵諸奄與今日左右近習互相忌嫉恐乘機肆毒彼此相戕則防護禁庭責在內閣及司禮務令潛消默化俾聖躬與皇弟並得高枕無憂斯為根本至計時建其言已劾刑部尚書黃克纘倡言保護選侍貽誤賈繼春又劾克纘曲庇盜寶內侍辨御史焦源溥綱常一疏刺謬特甚其年七月極論內降及留中之害言斯二者便於小人而不便於君子便於貂璫而不便於軍國便於宰執而不便於言官便於橫議而不便於忠謨末復規切閣部大臣忤旨停俸無何偕同官李宗孔糾府丞邵輔忠奸狀已極言紀綱廢弛請戒姑息破因循指斥時事甚悉當是時中貴劉朝魏進忠與乳媪客氏相倚為奸允成憤抗疏歷數其罪畧言陛下邇來以游戲為恒事視詩書若寇讐厭忠言之逆耳樂諂媚之易親賢輔之言不信而儉夫佞人信之莖省之疏不信而微言冷語信之端人直士未見其親官官妾備覺其恥惟劉朝客氏魏進忠用事而已閹豎之好合曾幾何時而三宮有寂寞之恨范氏之得寵何時選入而突然有惠妃之封海內疑之且為陛下危矣陛下試思先



帝時情景與我共獲心者誰乎誠思移宮時形勢為我防不測者誰乎內廷顧命之考犬食其餘不蒙唯蓋之澤外廷顧命之老中旨趣去立見田里之收以小馬為馳騁之資誰啓盤於游田之漸以大臣為釋忿之地誰啓沸其膏長之心劉朝輩初亦不預外事自沈淮邵輔忠導之遂恣肆無忌浸假而王心一倪思輝朱欽相斥矣浸假而司空用陪推矣浸假而中旨用考官矣是易置大臣之權在二豎也近者弄權愈甚逐大臣如振落王紀潘朝薦並削職為編氓是驅除大臣之權在二豎也科臣遷改自有定序給假推陞往例皆然乃惡周朝瑞之正直忽有不許推用之旨是遷轉百官之權在二豎也秦藩以小宗繼大宗諸子不得封郡王祖制昭然乃部科爭之不獲相繼而去是進退諸藩之權在二豎也招權納賄作福作威二豎弄權於外客氏主謀於中王振劉瑾之禍將復見今日疏入進忠輩切齒復特疏論秦府濫恩之謬帝終不省徐州遭妖寇之亂請特設大將控制南北從之三年奏京察刑部郎中范得志倚父禮部侍郎醇敬勢貪恣尤甚允成欲斥之而為主計尚書何熊祥都御史王永光所庇得志反疏許允成言路

不服交章論劾得志竟落職其年六月又疏劾進忠言外廷受遺之臣孫杰一疏而去內廷受遺之臣霍維華一疏而去忠肝義胆之王紀萬死一生之滿朝薦接踵削籍而當代師表如郝元標馮從吾孫慎行輩顧命重臣如周嘉謨楊連輩臺省直臣如毛士龍熊德陽江秉謙侯震賜周朝瑞惠世揚夏之令輩詞林直臣如文震孟鄭鄞輩或立遭貶斥或自遜避荒皆誰為之也進忠見疏益恨明年趙南星為吏部知允成賢謂之於北未幾南星被逐御史張訥劾南星謂允成非法遂除名後給事中陳維新復劾允成貪險詔撫按提問坐以賊私在烈帝嗣位以允成先請保護皇弟識其名召復故官未幾卒當天啓初東林方盛其主張聯絡者率在言路允成身雖居南與在內相應和時貴多畏其鋒然諛諂敢言委犯近侍其風采良足重云

熊德陽字日乾建昌縣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除高明知縣調德清並著廉聲泰昌元年擢刑科給事中首言劫盜人命不宜輕貸楊錫已下吏前撫李維翰不得獨寬外郡重獄法司經時沉閣瘦死者多宜令速竣刑部郎律令甫明遷轉已至宜以任責成末言



勳成何功而加官賜王寵賚頻繁寺人何勞乃子姓弟姪濫叨世蔭章下所司維翰卒逮治明年天啓改元劾督工內侍侵盜金錢選婚中使騷擾郵傳諸不法狀巡視庫藏見內侍橫索鋪墊詰責不少假齋進忠盜御鑪守陵內侍庇之請下法司提問疏雖不盡行奄人憚之三月祭告北鎮暨無間時遼陽初破遠近震驚無敢東出關者所在有司率止德陽毋往德陽不可既抵山海關聞外爨聲震數里則皆遼陽潰兵總督文球駐關上不令之入德陽見其人精悍遺書勸球收納軍情始安德陽遂抵廣寧致禮而還因備悉熊廷弼前守遼陽功及王化貞大言無實狀乃列上河西情形極言總督球及經畧薛國用不勝任宜罷即中傅國聞警先逃委弃軍資二百餘萬總兵李光榮不務邊防但餘厨傳至斬經畧徵兵之使誣為間謀並宜正法帝頗採納其言明年二月偕同官周朝瑞等劾大學士沈淮黃錄募兵語侵中貴劉朝乳媪客氏先是王化貞棄廣寧遁兵部尚書張鶴鳴出行邊猶庇化貞排廷弼德陽憤力詆鶴鳴破壞封疆請用世宗戮丁汝夔神宗罪石星故事置之法鶴鳴大恨會緝騎賚寫帖請刑科僉名德陽邊掌科事

而帖文言遠杜茂等德陽謂寫帖遠人宜指實列名不得泛用等字有所株連呼縱騎戒諭之縱騎以告鶴鳴鶴鳴執前憾即劾德陽縱舍罪人德陽坐謫外任給事中劉弘化倪思輝等交章論救不聽既而皇子生諸建言被謫者多召還德陽以右廷弼為郭鞏輩所尼不獲與崇禎二年召授兵科給事中時京軍為勢家占役班軍但充工作而郡縣民壯又祇供勾攝之役公家幾無兵德陽請盡復祖制如意訓練帝納之尋勅吏部尚書王永光時方推太僕少卿時相庇永光遂寢其命先是德陽赴都以科道官例得乘驛亦如創行之後聞有詔禁止上疏自劾獲謫外德陽不赴調徑歸家居丁年吏部以左降官一優外任即可驟遷注德陽福建布政司理問不赴福王建國南京用薦命優擢京卿亦不赴國變後隱居別墅十餘年而終德陽勁直有執當東林盛時無所附麗有招之者亦不應卒與世齟齬論者稱之族孫維典進士戶科都給事中論曰諸臣明目張膽與媪暨為敵蹇諤之風抑何烈也身雖削奪志無降辱忠言讜論雖與日月爭光可矣疾風勁草殆謂是與



明史卷三百五十四

列傳二百五

顧秉謙 丁紹賦 黃立極 施鳳來 張瑞圖 李國樞

王紹徽 周應秋 徐兆魁 喬應甲 邵輔忠 劉光復

元詩教 趙興邦 郭允厚 楊夢家 李養德 李春華 郭允厚 楊夢家 李養德

楊所修 陳爾異 徐紹吉 賈繼春

顧秉謙崑山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庶吉士歷編

修中允諭德庶子少詹事遷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

士天啓元年改吏部左侍郎拜禮部尚書三年正月

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叅機務與朱國禎朱延禧

魏廣微並命明年冬辭燬朱國禎相繼罷秉謙遂為

首輔帝自為皇孫時未嘗託外傳及即位不喜詩書

時走馬為水戲好雕木作器躬治室廬以故萬幾不

理政權旁落五年五月秉謙偕同官上言仲夏之月

一陰始生謂之陰月禮天子居明堂太廟齊戒掩身

毋躁急止聲色毋近所以慎起居節嗜欲導陰陽之

和也茲者廣遠已撤臣等進見時希自宮闈以至游

幸安能每事謹察臣等實深慮焉且陛下春秋鼎盛

麟趾尚虛保固元神以誕生主器更不容緩此尤九

廟神靈所屬望也優旨報聞楊海等下獄詔五日一

嚴訊秉謙等上言君尊如天雷霆無竟日之怒所以

成其威若屑屑然搏擊無已則天威反蕪漣等狂妄

不類自有應得之條惟所擬適如所犯用法始平今

日已經掠治法紀大謗若欲不時嚴鞠豈法之平漣

等何足惜臣所惜者為國體為法紀也不納未幾延

禧廣微相繼罷周如磐黃立極丁紹賦馮銓入皆魏

忠賢所用也明年忠賢遣內臣出鎮秉謙等兩疏力

爭李應昇逮至秉謙等言鎮撫究問之後請并繆昌

期周宗建付之法司暴其罪於天下孰與暗斃黑獄

令天下不知其故反有憑而弔之者無何王恭廠災

秉謙等自劾求罷因言天任德不任刑為政而任刑不

順乎天故先王莫之為也地陰氣西北為坤天陰方

也當仲夏盛陽之月而聲出地中災起陰位此陰奸

陽刑奸德之象也今聖諭首舉停刑請勅在京重大

獄情盡錄送法司速為行遣在外責成撫按勿得淫

刑以逞則天意自回忠賢方欲覽應昇諸人俱不納是

時忠賢勢張事皆專斷秉謙素乏物望不為所憚而

魏廣微又盡竊其權以奉忠賢由是閣體益輕秉謙

徒擁虛位依阿諛諛竊祿固寵而已其官自禮部進

至吏部自東閣進至中樞自太子太保進至少師兼

太子太師後累加太保太師上國柱兼文太師俸辭

太子太師後累加太保太師上國柱兼文太師俸辭



不敢受其年九月屢疏乞休詔加太師賜白金百坐  
蟒一表裏四任子尚寶丞乘傳行人護歸有司月給  
廩米五石與夫人八人乘謙辭太師從之明年莊烈帝  
立言官交劾詔削籍已坐交結近侍入逆案論徙三  
年贖為民秉謙失勢家居里人競陵轍之至火其室  
掠其貲財秉謙乃獻窖藏銀四萬於朝寄居他縣以  
死紹軾貴池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中庶吉士歷官  
禮部右侍郎天啓五年八月擢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恭預機務熊廷弼之初為經畧也紹軾時官簡討貽  
書規之廷弼不答紹軾遂上用人糜廩疏刺之後廷弼  
再起債事紹軾益自詡知人為排廷弼者所喜推殺  
入閹然紹軾頗能自立不盡詭隨御史盧承欽請刊  
東林黨籍忠賢已矯旨報可馮銓力主之秉謙亦以  
為然紹軾爭曰今世登科第者刊同年錄其子孫猶  
相認數世若黨籍成是為黨人子孫作世譜矣事反  
覆不可知我輩數人受奕世不解之怨縱不自為計  
獨不為子孫計乎秉謙等乃止紹軾累加至少保兼  
太子太保六年四月卒官贈太保諡文恪紹軾雖為  
忠賢所用而不甚親附故崇禎朝追論逆黨無嘗議  
之者忠賢之既敗也莊烈帝納廷臣言將定從逆之

案閣臣韓爌李標錢龍錫不欲廣搜樹恐僅以四五  
十人上帝少之令再議且曰皆當重懲輕者為民耳  
閣臣又以數十人上帝怒其不稱旨令以贊導擁戴  
頌美諂附為目因難曰忠賢一內豎耳苟非外廷助  
虐何遽至此其內廷同惡者亦當入閣臣以不知內  
事對帝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聞日召入便殿先  
有布囊盛章疏甚夥持之曰此皆奸黨頌疏可按名  
悉入閣臣知帝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職在調旨三尺  
法非所習帝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問之王永光以不習  
刑名對乃詔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同  
事於是案所羅列幾無脫遺崇禎二年三月上之帝  
為詔書頒示天下首逆凌遲者二人魏忠賢客氏首  
逆同謀決不待時者六人崔呈秀魏良卿客氏子都  
督侯國興太監李永貞李朝欽劉若愚交結近侍秋  
後處決者十九人劉志選梁夔環倪文煥田吉劉詔  
薛貞吳淳夫李夔龍曹欽程大理寺正許志吉順天  
府通判孫如洲園子監生陸萬齡豐城侯李永祚都  
督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張體乾交結  
近侍次等充軍者十一人魏廣微周應秋周鳴泰霍  
維華徐大化潘汝楨李魯生楊維垣張訥都督郭欽



孝陵衛指揮李之才交結近侍又次等論徒三年輸贖為民者大學士顧秉謙馮銓張瑞圖來宗道尚書王紹徽郭允厚張我續曹爾楨孟紹虞馮嘉會李春暉邵輔忠呂純如徐兆魁薛鳳翔孫杰楊夢衮李養德劉廷元曹思誠南京尚書范濟世張樸總督尚書黃運泰郭尚友李從心巡撫尚書李精白等一百二十九人交結近侍等革職閑住者黃立極等四十四人忠賢親屬及內官黨附者又五十餘人案既定其黨日謀更朝王永光溫體仁陰主之類帝持之堅不敢動其後張捷薦呂純如被劾去唐世濟薦霍維華福建按臣應喜臣薦部內閑住通政使周維京罪至請戍其黨乃不敢言南渡時阮大鍼冒定策功起用其案始翻於是太僕少卿楊維垣徐景濂給事中虞廷陞郭如閏御史周昌晉陝以瑞徐復陽編修吳孔嘉叅政虞大復輩連翩而起迄國亡乃止黃立極元城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由庶吉士歷檢討贊善諭德庶子少詹事遷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天啓五年八月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丁紹軾周如磐馮銓並叅機務時魏廣微罷政顧秉謙為首輔政權一歸魏忠賢閣臣祇取充位立極譽望

素輕以忠賢同鄉黃錄入閣未幾如磐卒明年四月紹軾亦卒六月銓罷去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樞入九月秉謙乞歸立極遂為首輔時忠賢勢已成奸黨崔呈秀吳淳夫霍維華孫杰輩用事閣權益失立極輩奉行指揮而已七年八月熹宗崩莊烈帝嗣位忠賢及其黨多獲譴立極等居位自如其年十一月監生胡煥獻疏劾之立極等待罪私邸閣中無人給事中李覺斯御史楊維垣交章劾煥獻維垣并疑東林主使請按問帝乃除煥獻名下吏立極等上言臣等被論待故再辱溫綸且遣鴻臚宣諭入直臣等敢不感激然從來大臣被論有矣未有罪愆深重至為繼掖書生所指如臣等之辱朝廷而羞當世者也所以勉承溫旨蒙而入直者徒以擬旨私門有傷國體且枚卜未舉揆地須賢俟票擬有屬而後次第乞身今枚卜已舉臣立極行且荷恩故歸矣臣鳳來瑞圖國樞亦且藉手後賢相繼求罷矣然臣等心跡未明死不瞑目敢乞陛下垂聽焉煥獻以忠賢碑文責臣等不能拒不知臣等固未嘗撰也彼其門下食客能效筆札者實繁且託先帝之嚴命索臣等之官階能不與乎至擬旨褒贊率內侍稱上傳令臣等錄進一字不



合輒令改更甚則嚴旨切責臣等未承之先久已如是臣等不盡受罪也即如陛下龍潛時損租賦以佐軍國忠賢且公然攘之又何論臣等矣既稟擬不能舉其職計惟有見幾之作而彼且捺蛇蝎之螫以隨其後蓋不惟視臣等之去就輕即視臣等之死生亦輕也官帑之中睚眦之毒猶無不至在臣等可知矣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不得已徘徊其間冀稍有所益少盡臣子之心焉耳逆瑞銜恨懿安皇后劉志選承其意而誣蟻張國紀當日有重譴之旨忠賢欲借以傾后也臣等力爭國紀乃得薄譴去冬承天守備中官李希疏請撰述忠賢功德告之太廟歲諸金匱臣等又力爭事乃獲寢順天通判孫如洌為忠賢建祠沿門釀金臣等不捐一錢如洌多方恐喝四臣終不捐也忠賢將殺惠世揚諸人臣等因皇極殿成勸推恩停刑忠賢勃然不悅臣等婉言請達天聽果得俞旨耿如杞之逮也臣等有揭論救講筵中獲申之知縣唐紹堯之及寬政也臣等亦有力焉陳仁錫獲罪臣等為稱寃既斥後講筵中尚敷申救寧遠之捷實賴袁崇煥而盡歸之忠賢臣等不平擬旨中藉人語力待及圍解之後忠賢傳旨欲重譴崇煥者再

臣等力為調劑崇煥乃得叙錄黃山之案激變地方忠賢尚欲嚴旨從事臣等言果爾則斬木揭竿之事必起以寬旨劑之事乃少定崔呈秀李養德朱童蒙之奪情也臣等原擬未嘗不放歸也至先帝大漸忠賢矯傳遺詔以己為顧命首臣臣等相與計奈何使先帝以亂命示天下一切削去陛下龍飛臣等擬登極詔書原以昭雪超用為第一事乃陛下暫去此款示忠賢以不疑而默採此意卒收忠賢於不測此則陛下神聖群臣莫及然臣等之苦心非徒受其指使亦可槩見矣故事詞林遷轉必由閣題臣等年來所題無一免者如周道登錢龍錫等二十四人皆遭摧折若臣等每事得其歡心何至是也嗟乎臣等不幸而當忠賢虐焰既成之後亦幸而當忠賢罪惡貫盈之時不然臣等且未知所稅駕尚安能有今日哉此所以仰天拊心而控額者也帝優詔報聞立極累加至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連疏引去猶賜銀幣廕尚寶丞遣行人護歸崇禎元年十二月給事中馮思理疏曰立極柄政在五年七月至次年九月遂居首揆按六年以前詞旨必曰善體朕與厥臣以天子之尊下與刑餘此擬至六年以後直曰善



體厥臣以此尊忠賢尚知有天子乎尤可恨者忠賢  
偽辭尚公立極詞旨曰一日三錫猶未足酬大勲夫  
尚公猶未足酬將以何官酬之耶立極之罪實與廣  
徵秉謙同科而官階恩廕獨不與二奸同削何以服  
天下心不納及定逆案立極僅居末等落職閉住思  
理復上疏曰諸奸之祠頌者不過奴顏婢膝以乞憐  
耳綸葬何地票擬何事以絲綸而供忠賢色笑以華  
衮而耀忠賢俎豆辱王言褻國體莫此為甚一時則  
而效之又何誅焉今祠頌者削奪而立極反不削奪  
更何以服諸奸心亦不納鳳來平湖人萬曆三十五  
年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投編修積官至禮部左侍郎  
掌翰林院天啓六年七月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其加官悉與立極同立極罷政鳳來遂為首輔未  
幾來宗道楊景辰並入鳳來素無節槩以和柔自媚  
於世時新進言官爭搏擊奸黨鳳來等詞旨率模稜  
依違陰行庇護崇禎元年二月與瑞圖並總裁會試  
事竣即乞休去瑞圖晉江人鳳來同年進士以殿試  
第三投編修歷禮部右侍郎與鳳來同入閣其  
加官悉與鳳來同初瑞圖會試策言古之用人者初  
不設君子小人之名分別起於仲尼謂大受小知可

不可也極論之品可藻飾而成才不可假借而就小  
人亦有可大受者君子亦有并小知而屈者顧允成  
家居咤曰此人敢於非聖異時必為世道憂至是貴  
錄柄用務迎合忠賢得其歡心工書善畫忠賢碑文  
多其繕寫詔旨獎美忠賢率為駢麗之詞皆瑞圖筆  
也御史黃仲華給事中鍾外先後論鳳來瑞圖兩人  
不自安並引去恩禮優渥悉如立極後入逆案瑞圖  
贖徒為民鳳來落職閉住國樞高陽人萬曆四十一  
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詹事時忠賢及其黨多畿輔  
人欲引鄉人置政地故特用國樞釋褐十四年即登  
宰輔時人頗譏其驟然於他輔自勝胡煥猷既視國  
樞薦從之及鳳來瑞圖罷國樞遂為首輔給事中余  
昌祚劾之亦引疾去瀕行薦韓爌孫承宗自代其加  
官及去時恩典悉視鳳來後定逆案國樞獨不入卒  
贈太保謚文敏來宗道蕭山人立極同年進士由庶  
吉士累官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七年十二月以本官  
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崇禎元年五月國樞罷宗  
道遂為首輔初宗道官禮部時為崔呈秀父請恤典  
有在天之靈語熹宗惡之及當國事多詭隨河南按  
臣鮑奇謨以建忠賢生祠被劾上疏辨宗道詞旨褒



以守正不阿為御史竊光先所啟宗道引罪於是言  
官宜默余昌祚曹暹翟式報交章論列宗道始引去  
時編修倪元璐屢疏爭時事宗道笑曰渠何事多言  
吾詞林故事止香茗耳時謂宗道請客宰相楊景辰  
瑞圖同縣人國楷同年進士由庶吉士積官吏部右  
侍郎與宗道同入閣景辰無他才能官翰林時為要  
典副總裁一聽奸黨指受又三疏頌忠賢及是朝局  
已變乃疏請燬要典異取容清議給事中翟式報御  
史馮明外劾之與宗道同日賜罷猶資銀幣進官廩  
于馳驛護歸已定逆案宗道及瑞圖不與莊烈帝詰  
之韓爌等對無實狀帝曰瑞圖工書為忠賢所受宗  
道稱呈秀父在天之靈非實狀耶乃並坐交結近侍  
贖徒為民景辰亦掛逆案落職閒住  
王紹徽陝西咸寧人尚書用賓從孫也舉萬曆二十  
六年進士由鄉平知縣入為戶科給事中三十八  
年畿輔山東大饑條上荒政十一事李三才被論言  
官多為保舉紹徽力駁其非常巡視光祿皇城進右  
給事中再巡光祿居官強執以清操聞座主湯賓尹  
號召黨與圖柄用紹徽擁戴之以是為孫丕揚所惡  
用年例出為山東叅議辭疾不就泰昌時起通政叅

議遷太常少卿被劾引疾尋以拾遺罷其官天啓四  
年冬左僉都御史左光斗既逐魏忠賢即召紹徽代  
之明年六年進左副都御史八月進戶部侍郎督倉  
場甫視事改左都御史十二月拜吏部尚書忠賢羅  
織武長春為奸細為從子良卿求世封紹徽即為奏  
請良卿既獲伯爵請推崇其三世紹徽亦議如其言  
然紹徽雖由忠賢進當大事亦頗有諫諍忠賢遣內  
臣出鎮紹徽偕同官力陳四不可忠賢將殺周順昌  
等適王恭廠朝天宮並災紹徽言春夏以來誅罰頗  
多夫法令無章仁義大乖則陰陽謬戾今罪囚用煩  
囹圄不可勝計悲號愁怨無所控訴天心有不珍念  
者乎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又曰怨豈在明不見  
是圖斯亦安人心答天譴之要道也忤忠賢意矯旨  
譴讓無何忠賢因紹徽及王永光疏矯詔切責廷臣  
中言殿工宜竣歷數周宗建周順昌黃尊素諸人罪  
紹徽復上言兼因四方多事東任熊廷弼陶帥先西  
任張我續征伐調遣騷動天下物力既絀如冰滋興  
致百姓流亡盜賊充斥誰階之厲今九邊缺饜難免  
催科惟定分數寬年限以緩急之宜付撫按則民不  
厲而道賦可漸完矣正殿既成兩殿宜後勅工部裁



省織造磁器諸冗費用佐大工徐而後舉舉乃不匱不然一意揆括征求無論傷體倘四方變生意意外何以禦之他如奸黨搆舉年來削除已盡恐藏禍蓄怨反受中傷逮繫重刑加於封疆顯過三案巨奸則人心悅服其餘事屬影響情有可原宜少寬貸宋臣朱熹有言本朝有超軼古今八事一曰遇士大夫有禮陛下誠仰思皇祖刑不上於冠絕崇養士節將海內莫不仰德此誠恐懼修省輓回災變之道天意有不眷顧者哉復忤忠賢意譴讓初紹徽在萬曆朝素以排擊東林為其黨所推故忠賢斥東林諸臣首用紹徽居要地俾其除異已紹徽乃放民間水滸傳編東林一百八人為點將錄獻之忠賢令按名點汰以是益為忠賢所喜既而孫杰輩謀推戴崔呈秀入閣而慮紹徽不為推轂欲先去之由是御史袁鰲張文熙劾喬應甲并詆紹徽朋比鯨再疏至列其鬻官穢狀紹徽遂落職歸送案既定紹徽劄籍論徙南渡時翻逆案與應甲並復官繼紹徽為吏部者周應秋金壇人萬曆三十三年進士歷知任丘海鹽二縣有善政入為吏部主事歷文選郎中擢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歷西京大理寺卿工部左右侍郎應秋

無特操務以和柔諧俗天啓三年見東林漸盛慮不為無容謝病去明年冬魏忠賢得志起南京刑部左侍郎五年召拜刑部添注尚書時忠賢廣樹私人悉餌以顯爵故兩京大僚多添注尋改左都御史有家人善烹飪每魏良卿過輒進豚蹄留飲時號煨蹄總憲明年七月代紹徽為吏部尚書益嗜利無恥文選郎李夔龍恃忠賢寵專恣用事應秋俛首聽之相與鬻官分賄都門有周千萬之謠時清流芟除已盡其彈劾未及者應秋率借推舉以供吹求致劄奪無虛日忠賢門下有十狗之日應秋其首也冒三殿功累加太子太師子錄素不能文鳴考官遂獲鄉薦初楊漣等考死應秋大喜夜半叩戶語其館賓曰天眼開矣楊漣左光斗死矣其無人心至此莊烈帝嗣位被劾歸已入逆案遣戍死弟維持舉進士由香山知縣入為御史首疏陳門戶之害請刊黨籍盡毀天下書院俄劾兵部尚書趙彥縱子細昧并及故吏部尚書周嘉謨張問達工部尚書白所知太僕少卿劉惟忠於是彥劄世隆嘉謨等並劄籍尋劾罷吏部主事劉行義王任杰以兄應秋在位引嫌歸崇禎初起按浙江被劾罷去兄弟並罷送案



喬應甲山西倚氏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襄陽府推官入為四川道御史嘗疏劾給事中錢夢皋刺及首輔沈一貫出視兩淮盜政引疾歸家居五年起補原職極論李三才罪時東林黨議方興與徐兆魁王紹徽劉國縉輩力肆排擊為吏部孫丕揚所惡三十九年京察竣以年例出為寧夏副使辭病不赴泰昌初起南京太常少卿會東林漸盛應甲慮不為所容復自引去天啓四年冬魏忠賢既逐楊漣即起應甲左副都御史代之道中連上十三疏力攻東林以李三才為黨魁連及趙南星張問達高攀龍曹于汴鄒維連夏嘉遇袁化中魏大中輩詆譏不休且請宣其疏於史館忠賢大喜從之後撰三朝典要盡採入焉咸寧王紹徽與里人馮從吾不協推應甲巡撫陝西窘辱之應甲至毀從吾所建書院曳先聖像擲之城隅窘辱備至從吾不勝憤恨而卒都御史孫瑋已沒應甲劾其為趙南星李三才黨追奪封誥停其恩廕在陝年餘大納賄賂得巨盜悉以賄免一監司以盜發告應甲大怒欲劾之其人懼賄數千金而止由是郡縣不敢報盜益無所忌馴至攻剽遍陝右故議者追論流寇之禍莫不痛恨於應甲焉六年春遷南京右

都御史未上為御史袁鯨張文熙所劾落職閉住崇禎朝定逆案僅列末等人以為未盡其辜應甲素有狂易疾在淮時嘗延鑿者視脉一見輒奮拳毆之其人倉皇請罪應甲曰若何罪若貌類吾季父季父吾誓也吾毆季父非毆若也其性情暴戾如此徐兆魁東莞人萬曆十四年進士由行人擢御史部輔忠之劾李三才也兆魁亦發其貪奸諸狀顧憲成講學東林兆魁首攻之并詆孫丕揚主察之謬連及丁元薦史記事黃正賓諸人光祿丞吳炯工部主事沈正宗為之辨誣兆魁獲兩疏力詆兆魁初附沈一貫一貫去附李廷機又與錦衣王之楨交通及補太僕少卿連為御史錢春李邦華王時熙行人周起元魏雲中劉策給事中李成名所劾兆魁亦屢疏辨許章下部議許之去己齊楚浙三黨用事起故官四十六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泰昌時召為左副都御史未上劾免天啓三年以拾遺罷其官明年冬魏忠賢逐吏部右侍郎陳于廷即召兆魁代之五年拜刑部尚書明年坐屬吏行私落職初忠賢已逐趙南星等群小聚謀召平日素讐東林者俾居要地藉其力以排東林以故兆魁及喬應甲王紹徽徐紹吉邵輔忠劉廷



元徐大化姚宗文亦詩教趙興邦輩一時並起既而奸黨轉盛後進者競謀躐遷妬諸人居前礙已擬次第逐之故兆魁等皆不免邵輔忠定海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常州府推官歷工部郎中首劾李三才貪險假橫四大罪遂為時局所推尋謝病去久之起故官遷光祿丞尚寶少卿天啓元年進順天府丞求貴州巡撫不獲謂東林抑己憤疾彌甚奄人劉朝田詔坐盜寶論死繫獄魏忠賢納其重賕矯旨移入司禮監刑科給事中毛士龍力為抄奏事幾中寢忠賢急諷輔忠劾士龍貪淫諸罪士龍亦許輔忠奸貪不法南京御史王允成李希孔助士龍攻輔忠詔下廷議尚書張問達等言兩臣所許無實狀請俱薄罰忠賢從中主之除士龍名輔忠亦奪職五年忠賢得志召起故官旋進左通政明年進太常卿視少卿事十月驟擢兵部尚書視侍郎事七年三月護桂王之國衡州加太子太保還朝則時事已變殺疾歸尋被論罷去與兆魁並罷逆案贖徒為民

宗濟召為兵部尚書廷元兩疏排之宗濟卒不敢履任四十三年張差擬擊事起廷元方巡視皇城刺瘋癩之說其同官劉光復輩和之刑部郎胡士相岳駿聲勞永嘉並廷元鄉里姻戚共為覆庇竟坐以瘋癩而止或言王之案發差逆謀神宗心知鄭國泰至使諭貴妃令國泰行賄故時有紅廟分金之說然事秘人莫能明也當是時言路勢盛有齊楚浙三黨之目齊為亦詩教周永春韓浚張延登而燕人趙興邦輩附之楚為官應震吳亮嗣田生金黃彥士而蜀人田一甲徐紹吉輩附之浙則廷元及姚宗文為魁而鄉人商周祚董元儒駱駿曾毛一鷺唐世濟過廷訓輩附之其他若劉文炳房壯麗牟志夔李徵儀潘汝楨曾陳芴金汝諧祝耀祖及南京周達孫光裕王萬祚輩咸相應和務以排東林攻道學為事因劾小東大東之說目東宮為大東東林為小東諸擁護東宮者悉斥為邪黨偶一人稍持異議輒群起力攻不遂不止大僚非其氣類不得安其位由是天下大權盡歸言路而帝於考選候命者八年不下惟此諸人久居要地益務籠致後進令必入其黨所用銓憲大臣若趙煥鄭繼之李德年皆七八十餘非齊楚則浙人他方莫



獲並進而詩教興邦應震亮嗣及廷元宗文勢尤振時目為當閣虎豹故廢天下清流殆盡已而部郎夏嘉遇力擊詩教興邦浙人唐世濟助之而齊浙之黨漸離楚人推其鄉何宗彥入閣齊人張廷登托之而齊楚之黨亦離遠兩朝革命言職充廷廢籍盡起然後其黨始散廷元亦引疾歸天啓初言者追論廷元曲庇張彥遂落職五年魏忠賢亂政其黨爭薦廷元起太僕少卿明年進太常卿旋進左副都御史先是忠賢有命改撰光宗實錄而史臣未及改廷元重論三朝舊事趣之且言廣西副使曹學佺私撰野史淆亂是非宜立行焚毀忠賢從之遂削學佺籍未幾進右都御史時忠賢于中外要職盡置私人廷元自請曰留都重地請往收其人心忠賢喜即用為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明年忠賢敗其黨猶用事召廷元為工部尚書未上為言者劾罷尋入逆案贖徒為民劉光復青陽人舉進士為諸暨知縣徵授御史與廷元輩同志友善李三才于王立罷官已久光復連疏力攻且訐三才盜皇木卒獲重譴神宗因張彥事召見廷臣慈寧宮方執光宗手言此兒極孝我極愛之光復忽大聲言陛下甚慈愛皇太子甚仁孝意將有

所申說未竟神宗遽發怒謂震驚聖母靈座大呼錦衣何在者王無承旨者遂命中涓執縛廷杖交下神宗戒毋亂毆出候朝房大學士方從哲等乞貸不聽遂下獄欲殺之刑官執無死法數上卒論死自是廷臣救者無慮數十疏卒不報光復素負氣有口在廷畏之及是猶遺制朝事請託諸曹衆莫敢違四十八年正月帝忽赦出之削其籍其秋光宗立起光祿寺丞尋卒姚宗文慈谿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由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疏言陛下御宇已四十年揆之前代與治同道者無一有與亂同事者無一不有起廢官補大僚舉枚卜廷臣屢請之而陛下故遲之至者選諸臣候命三年不下仁賢空虛禍中於國何不一深長思也不報屢請裁冗食恤災傷勅稅使張華高案沮福府取鹽核京營虛冒士馬疏皆侃侃特不喜東林與廷元輩植黨傾排詆孫丕揚訐湯兆京薦徐大化庇韓敬攻翁正春孫慎行是非舛謬既遭喪出都會挺擊事發猶與廷元密謀而後行久之補吏科右給事中出閱遼東軍馬疏請加派三釐歲增額課二百餘萬舉動乖張一日而聞教萬軍於將吏漫罵甄別庇劉國縉與熊廷弼據陳還朝疏劾其短且數



同類攻擊而宗文遞擢太常少卿由是南京御史李希孔王允成給事中毛士龍御史方震孺等連疏論列希孔允成疏至再三上宗文乃引疾去既而再起廷弼罪前倡議攻擊者宗文坐除名天啓五年魏忠賢議殺廷弼召宗文復故官七年春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為忠賢建生祠驟加至右都御史崇禎初為言者劾罷元詩教萊蕪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歷荆州淮安推官入為禮科給事中為人貪汙陰賊時方從哲獨相詩教其門人三黨中尤怙勢恣睢炙手可熱每出疏必作隱語見者人人自危引其門生祝耀祖居工科貪橫尤甚雖其同類亦厭惡之熹宗踐阼正士盈朝詩教始引疾去天啓三年越南星主察與興邦應震亮嗣並以不謹落職五年馮銓用事詩教素與交好黃緣中旨起官吏科旋進都給事中為霍維華所劾忠賢不納所薦引悉其私黨無何中旨擢太常少卿明年正月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詩教素驕恣至是見崔呈秀意氣自如呈秀不悅故出之外甫履任復諷御史李懋芳劾罷之趙興邦高邑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由通許知縣擢兵科給事中與詩教深相結時稱元趙楊錫將出師興邦使使馳

促之遂致大敗為憂嘉遇唐世濟所劾乃移疾去泰昌時起河南叅政尋以京察免歸天啓五年魏忠賢召為禮科給事中甫還朝即劾御史練國事李玄王祚昌霍錕楊新期為東林邪黨五人遂削奪俄進吏科都給事中李懋芳劾詩教并及興邦忠賢置不問明年進太常少卿為同類不容疏引疾遂落職初興邦微時邑人越南星以同姓故邪翼之既貴意氣凌厲不復顧南星南星憾之及興邦羅察典亦憾南星南星被逐興邦力為報復遂至遠戍崇禎初忠賢黨楊維垣等獨議召用興邦為言者阻止後與宗文詩教並入逆案曠徒為民官應震黃岡人詩教同年進士吳亮嗣廣濟人廷元同年進士應震由濰縣知縣入為戶科給事中亮嗣由西充知縣入為兵科給事中兩人貪恣不若詩教而聲勢並之然亦時有建白時帝厭惡言官有缺不補六垣常不過十人以故言路權益重兩人並以久次先後擢太常少卿謝病去及越南星主察廷元宗文先已罷黜故止應震等四人惟察典後忠賢竊權亮嗣先卒應震不後起故不入其黨云

李春華福建泰寧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泰



昌元年擢工科給事中時中官王安與內閣劉一燝  
交好一燝嘗謂有綜核在朝廷言官不得預焉瑞  
摹語尚書劉嘉謨引疾詞頗傷言官於是春華駭之  
謂如聞臣言將來是非賞罰惟九卿主之言官可一  
鳴輒斥是攬權之漸箝口之術也冢臣借言乞病既  
組織言官之罪又祈如意培植老成是於已則未去  
而先慮棄於人則投阱而又下石也陛下冲齡嗣服  
惟恃二三大臣休休體國若大臣與言官為二則必  
與內臣為一勢必私有所託以寄腹心別有所借以  
行威福天下將有不忍言者頃之言今日聖衷未定

兩宮無依杜漸銷萌惟二三輔臣是賴陛下初登大  
寶時天顏粹穆玉音洪亮而後浸不如初果几進衰  
思之失節抑章奏親裁之過勞誰職保護而付之不  
知上無慈闈即日冠婚大典何所稟承傳聞皇祖彌  
留之際有賢匹欲托以國事竟以旁撓不果此密勿  
大臣宜如意採訪誰調和宮帟而漠不置念更願陛  
下屬方新之氣塞未萌之欲精神自愛魁柄獨持當  
是時鄭貴妃名位最重廷臣慮其主命將挾帝自尊  
及春華疏入帝報以神廟昭妃皇考尊行今當稟命  
衆心乃安盜寶諸卷之論死也春華疏請安選侍因

論救之及帝幼貴廷臣黨庇春華上言移宮後廷臣  
請厚遇選侍者欲仰體先帝之愛因推廣新主之仁  
非敢左袒李氏也然選侍之威挾去之是矣有柔曼  
傾意怙阿保之名竊愛憎之柄者可無防乎李進忠  
之橫恣誅之宜矣有楊灶敬明竊禁中之指結外廷  
之交者能盡緝乎其意蓋指客氏及王安也天啓三  
年劾故登萊巡撫陶朗先准揚募兵御史游士任破  
冒軍資帝即令春華往勸春華疏辭詔別遣有風力  
者六科共推春華乃命之行至則悉心推校具得兩  
人及贊畫主事劉國縉侵耗狀還奏之由是三人並  
獲重譴春華居諫垣疏敢言抵以持論與東林異  
四年春由刑科都給事中出為湖廣叅政春華意快  
快辭疾歸其年十二月魏忠賢盡逐東林即召為太  
僕少卿自是詔事忠賢益警視東林矣六年二月起  
擢兵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七月進尚書協理戎政十  
月皇極殿成加太子太保明年八月錄寧錦功加太  
子太師旋錄三殿功加少保春華以附瑞故驟致崇  
階至是官位已極慮有後患力乞終養歸崇禎初名  
掛逆案贖徒三年同時附瑞驟貴者郭允厚曹州人  
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歷知文安邾洛陽西安四縣擢



工科給事中疏詆郝元標講學首輔葉向高營護之再疏詆元標并侵向高坐是不容於清議由左給事中出為湖廣副使辭疾不赴天啟四年冬與春華並乃為太僕少卿六年二月擢兵部左侍郎其年七月拜戶部尚書皇極殿成進太子太保錄寧錦功進太子太傅三殿成進太子太師允厚無他才畧但諂事忠賢遂加峻擢其頌忠賢疏有達聰明日居高聽卑語聞者駭異崇禎元年劾罷名麗逆案罪同春華楊夢衮山東青城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督殿工與崔呈秀比父事忠賢天啟五年加太常少卿尋進太僕卿督工如故恃忠賢寵大納賂賄明年十月皇極殿成驟加工部尚書七年冒寧遠功加太子太保俄以三殿功加少保忠賢敗被論削籍李養德銅梁人夢衮同年進士由工部屯田主事歷營繕郎中天啟五年出為衡州知府養德以督工故因崔呈秀通於忠賢至是不欲外出懇忠賢得留旋擢光祿少卿進本寺卿再進通政使並視營繕事皇極殿成驟加工部尚書母死不奔喪奪情視事冒寧錦及三殿功累加少保太子太傅莊烈帝崩位言者劾其忘親乞終制歸尋削籍單明詔高宗人

養德同年進士歷知豐潤任丘二縣天啟五年入為兵部主事由事忠賢忠賢繕修鄉縣肅寧城明詔為之程工所以奉其家者無不至六年擢太僕少卿明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寧錦及三殿功累加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忠賢誅被劾削籍張文郁天台人天啟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督殿工由崔呈秀入忠賢門下六年加太僕少卿三殿成累加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崇禎初被劾落職文郁釋褐六年夢衮養德明詔九年竝蠲躋崇秩即同輩亦許其速後竝入逆案贖徒三年

楊所修商城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由渭南知縣入為兵科給事中以假歸天啟三年起補工科貴州告警請罷總督楊述中用故巡撫李樞代群奄之詬辱鍾羽正也抗疏乞行法所修初入諫垣無所附麗後凡魏忠賢勢盛傾身結之五年五月疏請特勅史臣集擬擊紅丸殺官前後章疏做明倫大典編輯成書頒示天下忠賢喜從之由是有三朝要典之修成勅簡討姚希孟為參昌期死友南京光祿卿游漢龍依附門戶兩人遂落職所修累遷吏科都給事中加太常少卿冒三殿功再加右副都御史仍視史料事所



修詣附忠賢戀居要地久不肯遷莊烈帝即位命以本官掌南京通政司事用陳爾翼代為吏科都給事中可修不欲外出愠甚且見忠賢勢將敗與爾翼及李蕃等謀以數年不法事盡歸之崔呈秀攻去之以自解又以周應秋乘銓貪聲大著議并去之周孫杰代仍留可修內臺然後糾合群力共持殘局推可修先發爾翼蓄繼之於是可修上疏首言呈秀奪情之非并及工部尚書李養德太僕寺卿陳殷廷按巡撫朱童蒙請俱令還家守制未幾及應秋滿職狀呈秀偵知之急召蕃大詰蕃惶恐不敢對又詣孫杰責之曰爾官從何得乃欲害我耶杰亦惶恐無措呈秀乃以殿工乾沒事挾杰語之曰必令爾翼出疏駁可修差可恕耳杰唯唯爾翼乃上言旬可修有仰體聖孝疏諸臣系系乞歸陛下已再四勉留君臣上下自可相安無事傳聞東林餘孽遍布長安欲為覆兩翻雲計臣思群邪煽虛賴先帝廓清以有今日倘不速為禁緝竊恐死灰復燃請勅下嚴衛及五城巡檢方嚴行捕治從之既而呈秀應秋相繼罷可修果召為左副都御史明年崇禎改元諸附璫者多擊去可修及霍維華賈繼春楊維垣輩猶在至五月悉為言官劾

罷朝守始清已入逆案贖徙為民十五年寇陷商城被執不屈罵寇死爾翼浙江山陰人舉進士歷知新喻南昌二縣擢工科給事中天啓四年出為廣東叅議明年實錄忠賢私人復選禮科兵部缺尚書疏薦崔呈秀為之既掌吏科驟加太常少卿與維垣輩把持朝局勢張甚戶部員外郎王守履兩疏力攻遂落職後掛逆案罪同可修初忠賢用可修言勅三朝要典以戶部侍郎徐紹吉食都御史謝啓光纂修兩人承忠賢指恐唱詞臣恣意筆削書成啓光擢南京兵部侍郎紹吉為人劾罷後兩人並入逆案紹吉四川保寧人由進士歷吏科左給事中掌科事典萬曆四十五年京察斥逐清流無一免者由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天啓二年東林漸盛紹吉謝病去五年夏忠賢論政召為戶部左侍郎紹吉頗附內閣馮銓銓罷御史李燦然劾紹吉入銓幕盡喪生平遂落職閉住要典之修也群小借以害清流其後忠賢敗廷臣多言宜燬侍講孫之辯詣閣力爭繼以痛哭莊烈帝卒燬之之辯亦掛名逆案南渡時阮大鍼楊維垣用事後刊行賈繼春新鄉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歷臨汾任丘二



蘇知縣入為御史李選侍之移宮也頗逼迫一時流  
言紛吹繼春乃上書內閣畧言新君御極者莫以遺  
梓先皇遺逐庶母通國痛心昔孝宗不問昭德先皇  
優過鄭妃何不輔上取法也且先皇彌留之際而以  
選侍諭諸臣敬啟情事草木感傷而玉體未寒愛妾  
莫保忝為臣子夫獨何心蓋責方從哲等調護選侍  
也給事中周朝瑞駁之繼春至謂選侍維繼皇人妹  
八井互揭辨不已楊漣乃止移宮始末疏謂宸居未  
定先帝之社稷為重則平日之寵愛為輕及宸居既  
安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聖主如天之度臣之  
所以請移宮者如此不知畫語何來謂選侍跟蹤徒  
跪屢欲自裁并妄傳皇妹失所至於投井恐釀成今  
日之疑端流為他年之實事其意蓋為繼春輩發也  
帝於是宣勅數百言極言選侍無狀嚴責廷臣黨庇  
時繼春出按江西便道旋里聞勅諭峻切馳疏自明  
上書之故中有威福大權莫聽中涓旁落語王安激  
帝怒嚴旨切責令陳狀於是御史張慎言高弘圖連  
章為繼春求寬帝益怒下廷臣雜議尚書周嘉謨等  
上言彙臣於乾清門面奏陛下宜取法孝宗意陛下  
篤念聖母或不能忘情選侍耳及誦勅諭乃知聖心

原自體恤不意繼春風聞遂有斯語慎言等又連章  
實奏然意本無他罪當矜宥未報御史王大年張捷  
周宗建劉廷宣給事中王志道倪思輝等復交章論  
救而大年疏詞尤激帝將并罪之於是六科十三道  
合詞為言帝意猶未釋賴閣臣講選申請乃停慎言  
弘圖俸二年大年半年志道等獲宥既而繼春回奏  
詞甚哀而隱雅經入井二語帝猶怒嚴旨窮詰今再  
陳九卿嘉謨等復力救帝不許繼春益窘惶恐引罪  
言得之風聞乃除名永錮時天啓元年四月也其後  
言者屢請召還帝皆不納四年冬魏忠賢既逐楊漣  
等即以中旨召復官至則重述移宮事極言漣與左  
光斗希寵助虐倡為垂簾聽政說日無先皇罪不容  
死且漣因傅梲發汪文言事知禍及故上劾內疏為  
先發制人計天地祖宗必殛但漣等雖死而止坐納  
賄結黨則漣等當死之罪未大暴於天下宜速定爰  
書布中外昭史冊使後世知朝廷之罪漣等以其不  
道無人臣禮也疏入忠賢大喜遂矯詔修三朝要典  
莊烈帝即位繼春方督學南畿知忠賢必敗馳疏劾  
其黨崔呈秀并及尚書田吉順天巡撫侍郎畢明謂  
已劾副都御史李夔龍群小始自相攜貳旋由太常



明史卷三百五十五

列傳二百六

霍維華

關鳴泰

劉志選

孫夢琛

楊維垣

李魯生

曹欽程

石三長

徐大化

李恒茂

崔應元

孫雲鶴

田爾耕

許顯純

楊

袁

霍維華東光人

萬曆四十一年進士

除金壇知縣

徵

授兵科給事中

天啟元年六月

中官王安當掌司禮

監印

辭疾出居外邸

吳遵溫

告即起視事

安時與魏

忠賢有隙

奄人陸蓋臣者

維華內弟也

偵知之以告

維華故與忠賢同郡

交好

遂乘機劾

安忠賢從中主

之遷矯

告予告旋請

戍南苑

殺之由是劉一燝周嘉

謨咸惡

維華用年

例出為陝西

僉事其同官孫杰因

言維華三月

兵垣初無過愆

祇因一燝

仰王安鼻息

嘉謨又仰一燝

鼻息故攢

維華於外

請加詰問忠賢

大喜遂矯中旨

逐兩人

維華亦以外

艱歸四年冬朝

事大變

南京御史呂鵬雲

以外轉請

告忠賢傳旨鵬

雲不許

引疾并前例

推被察

徐大化孫杰俱擢京卿

維華及王志道

郭興治徐景濂

賈繼春楊維垣

竝復

故官於是

維華復利科

給事中

諸為趙南星所斥去

者無不競起

用事矣

維華至

銳意攻東林

劾罷御史

劉璞

南京御史

徐世業黃公輔

萬言

揚

追論

擊挺紅

少卿進左僉都御史時奸黨猶用事繼春與霍維華  
楊可修楊維垣輩力持殘局扼正人不使進朝瑞惡  
之崇禎改元五月給事中劉斯球極論其反覆善幻  
乃自引歸已楊連子之易疏許詔削籍初繼春以移  
宮事誠連結納王安共圖封拜後北公議直連畏連  
嚮用則俛首乞和聲言詭非已意還朝既極詆連及  
忠賢極又極譽高私圖之救連且薦歸曠倪元璐以  
求容於清議益為士類所鄙莊烈帝定逆案繼春不  
列洛帝問故聞臣言繼春雖反覆其持論亦可取帝  
曰惟反覆故為真小人也遂引交結近侍律坐徒三  
年繼春鬱鬱而死  
論曰東林以門戶得禍論者多為責備之辭蓋時勢  
所激意氣乘之賢者不能無過然而陰陽之限黑白  
涇渭之分固昭然其不可掩也群小甘附權闖蒙面  
喪心以苟一時之利乃至千態萬狀備極諸醜莫可  
形容孔子所云無所不至庶幾盡之耳即如要典之  
修亦頗費心計後來之公論何如乎甚矣小人之愚  
也



九移宮三案痛詆劉一燦韓爌孫慎行張周達周嘉謨王之竇楊漣左光斗而譽范濟世王志道汪慶百劉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張捷唐綱美岳駿聲魯道唯諸人且請改光宗實錄宣其疏於史館忠賢大喜立傳旨削一燦等五人籍逮之竇免李可灼代擢濟世烈撫志道等京卿嗣美以下悉起用故納閣臣言一燦等免譴而光宗實錄卒以維華言更撰致是非外謬為世嘗議尋言總督張我續宜罪尚書趙彥宜去御史方震孺不宜逮因為內侍姜昇故巡撫李維翰副使高出請釋又言韓敬宜復官湯賓尹宜昭雪忤忠賢意傳旨譴責五年冬擢太僕少卿明年擢本寺卿尋擢兵部右侍郎署部事每陳章疏必頌忠賢七年廷綏奏捷進右都御史蔭子錦衣千戶寧錦叙功進兵部尚書視侍郎事蔭子如之俄叙三殿功加太子太保維華為人負才智而性行儉邪與崔呈秀並為忠賢謀主且所親為近侍官禁事無不預知因進仙方靈露飲冀邀帝眷帝初甚甘之已乃漸厭及得疾體腫忠賢謂靈露所致頗咎維華維華知之甚懼且慮帝一旦不測有後患欲先自貳於忠賢乃力辭寧錦恩命讓功袁崇煥乞以已廢投之忠賢覺其意

降旨頗厲無何熹宗崩忠賢敗維華與其黨楊維垣等所以稱逆者百方其年十月以兵部尚書攝理戎政崇禎改元諸大臣附逆者多罷去獨維華陰陽閃鑠居位自如其年五月遼東督師王之臣免代者袁崇煥未至維華謀行邊自固帝已可之給事中顏繼祖極論其罪乃寢前命頃之給事中閻可陞汪始亨御史戴相亦言維華為五虎之一都人有薊州當前東光接武之語不可使居顯位會維華已引退不問逆案既定維華遣戍徐州久居戍所其氣勢猶為遠近所畏七年駱馬湖淤不可漕維華言於治河尚書劉榮嗣請自宿遷抵徐州穿渠二百餘里引黃河水迎漕與叙功復職榮嗣然其計費金錢五十餘萬工不成榮嗣下獄論死維華意沮九年遷事亟都御史唐世濟薦維華邊才帝以逆案不可翻下世濟獄遣戍維華聞之憂憤而死孫杰錢瘠人維華同年進士由富順知縣歷刑科右給事中以劾劉一燦周嘉謨為清議所棄出為江西叅議杰於邑不得志引疾歸四年冬忠賢既逐東林召杰為大理寺丞進少卿自是一意諂附忠賢六年二月擢工部右侍郎先是李魯生李蕃推戴馮銓欲令為首輔屬御史趙晉昌疏



改丁紹賦會忠賢杖殺吳裕中謀乃寢銓素與惟呈  
秀交好既柄用大著徽聲於是杰與維華以呈秀最  
得忠賢惟欲推數入閣謀之吳淳夫及御史盧承欽  
陳朝輔王業浩劉徽李燦然龔萃肅等先擊去銓令  
淳夫先發承欽朝輔徽繼之銓果罷去又恐王紹徽  
為吏部不肯推呈秀令袁鯨疏攻而萃肅出閣臣內  
外兼用疏以堅之紹徽刺得其情辨疏言有所推戴  
則必有所推折伐其陰謀鯨懼復疏攻謂紹徽身負  
微迹臣自劾紹徽耳不知其他鯨既出疏自明業浩  
閉門不出杰等亦慮忠賢意變事遂已然自是魯生  
蕃與杰等分途矣其年十月皇極殿成進杰尚書視  
侍郎事明年冒寧錦功加太子太保俄叙三殿功加  
少保十一月忠賢誅杰亦劾罷名罷逆案贖徒三年南渡  
末楊維垣翻送案為維華等訟寃章下吏部尚書張  
捷重述三朝舊事力稱維華輩皆忠臣於是追賜恤  
典其贈瘞祭墓諡全者維華及劉廷元呂純如楊所  
修徐紹吉徐景濂六人贈瘞祭墓予諡者徐大化  
范齊世二人止贈官祭墓者徐揚先劉廷宣岳駿聲  
三人止復官不賜恤者王紹徽徐兆魁喬應甲三人  
他若王德完黃克儔王永光章光岳許鼎臣徐卿伯

陸澄源名不麗逆案而為清議所抑者亦賜恤有差  
聞鳴泰清苑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除戶部主事累  
遷遼東叅政拾遺被劾罷歸久之起僉事分巡遼海  
開原既失經畧熊廷弼遣撫瀋陽半道慟哭而返尋  
就疾謝去天啓二年起故官監軍山海關旋進副使  
受知孫承宗屢疏推薦而鳴泰實無才畧但工諂佞  
以虛詞罔上而已其年八月廷推鳴泰遼東經畧會  
承宗自請督師乃擢鳴泰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自  
王化貞棄地後巡撫罷不設至是承宗以重臣當閔  
事權獨操鳴泰不能有所為明年五月復移疾去家  
居三年魏忠賢竊柄鳴泰以同鄉潛結之遂用御史  
智鉉薦召為兵部右侍郎六年正月寧遠告警畿輔  
震驚內閣顧秉謙等以順天巡撫吳中偉非禦侮才  
薦鳴泰代之未幾代平之臣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寧  
遠叙功進本部尚書以繕修山海關城進太子太傅  
尋召還協理戎政叙錦州功加少保三殿成加少師  
兼太子太師熹宗崩崔呈秀罷代為兵部尚書鳴泰  
由忠賢再起專事諂諛每陳邊事必頌德稱功於所  
部建生祠多至七所其頌忠賢有民心依歸即天心  
向順語聞者為咋舌崇禎初為言者劾罷後麗逆案



道成死生祠之建始於潘汝楨汝楨巡撫浙江徇機  
戶請建祠西湖六年六月疏聞於朝詔賜名普德自  
是諸方效尤幾遍天下其建於蘇州者巡撫毛一鷲  
巡按王珙也建於五臺山者總督張樸巡撫曹爾楨  
巡按劉弘光也建於武昌者巡撫姚宗文巡按溫舉  
謨也建於登州蓬萊聞及寧海院者登萊巡撫李嵩  
山東巡撫李精白也精白又建祠德州疏稱堯天魏蕩  
帝德難名及三王舟過其境精白及巡按黃憲卿不  
出迓而並詣祠所拜謁其儷語有至聖至神中乾坤  
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句遠近莫不駭異  
河南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謨建祠開封毀民舍二  
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帝者皆恭政周錯祥符知  
縣李寓庸為政增光等俛首不敢言錯家京師與魏  
良卿善故恣肆無狀祠成熹宗已晏駕錯猶抵書良  
卿為忠賢設謄金像其無忌憚如此巡鹽御史許其  
孝建祠揚州總督郭尚友巡按宋楨漢等和之將上  
梁而熹宗哀詔至其孝等既哭臨乃釋縲易吉相率  
往拜還獲易服哭臨恬不為怪巡撫黃運泰建祠天  
津迎忠賢像五拜三稽首乘馬前導一如迎詔儀既  
升座率文武將吏列班階下拜稽首如初已詣像前

致祝稱其事額九千歲扶植稽首謝某月荷九千歲  
板擢又稽首謝還就班拜稽首如初乃退運泰又建  
祠河間請以游擊一人守殿後建祠者必守以命吏  
自運泰始也朱童蒙之建祠延綏也無用琉璃劉詔  
之建祠蔚州也金像用冕旒於時總督則三邊史永  
安建之於固原漕運郭尚友建之於淮安河道李從  
心建之於濟寧巡撫則秦士文建之於宣府王點建  
之於大同袁從煥建之於寧遠張鳳翼建之於保定  
巡鹽御史則龔萃肅建之於長蘆李燦然建之於河  
東知府則顧鵬建之於徽州部曹則何宗聖建之於  
房山魯國楨建之於廬溝橋武弁則指揮李之才建  
之於南京此皆壞人室廬伐人樹木剝削軍民貲財而  
為之者雖怨聲載塗弗恤也至都城內外建祠尤多  
總督京營保定侯梁世勛順天府尹李春茂通判孫  
如列督學御史李蕃五城御史黃憲卿王大年汪若  
極張樞智銜戶部主事張化愚爭先獻媚十里之間  
祠宇相望有利建內城東街工部郎中葉憲祖私曰  
此天子偉辟雍道也土偶豈能起立乎聞者以告忠  
賢即時削籍上林一苑建至四祠庶吉士李若琳建  
其一監丞張永祚建其三每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



少者教萬非剥民財則侵公帑其疏詞揄揚一如頌聖而閹臣輒以駢語褒答中外響應舉國若狂其尤甚者監生陸萬齡謂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宜建祠國學西與先聖並尊司業朱之俊輒為舉行會熹宗崩乃止而楚王華奎博平侯郭振明武清侯李誠銘輩以藩王之尊天子威晚之貴亦獻謚希恩祝釐恐後天下益駭之最後巡撫楊邦憲建祠南昌毀周程三賢祠益其地且鬻澤臺滅明祠曳其像碎之比疏至熹宗已崩莊烈帝且聞且笑忠賢覺其意具疏偽辭帝輒報允無何忠賢誅諸祠盡廢凡建祠者盡入逆黨云

劉志選慈谿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十四年三月神宗憂早求言志選偕同官劉復初李懋楨爭言鄭貴妃王恭妃冊封事帝怒欲罪之賴輔臣調護而止明年七月給事中邵庶請禁諸曹言事懋楨抗疏力爭帝已貶懋楨一秩庶偕其同官胡時麟梅國樓郭顯忠復連章攻擊有詔再貶二秩志選不平上言陛下不納懋楨之言從而降謫之意位非言責薄示剝懋乃諸臣振臂肆起交章論列胡為者陛下本存使過之仁諸臣不免怙終之見恐諸臣之言愈

多其失職之罪愈不可揅究至黨同伐異使人箝口結舌而莫敢矯其失此蒙蔽耳目播弄威福之漸甚非人臣之義國家之福也帝怒謫福寧州判官量移合肥知縣志選初以建言得名及是大變其操受取狼藉以大計罷歸家居三十年光宗熹宗相繼立諸建言被譴者盡起志選獨以計典不獲與會葉向高趨召道杭州志選以同年生造之與流連彌月馬復官向高許諾還朝用為南京工部主事進郎中志選時已七十餘嗜進彌銳見魏忠賢大朝朝政附之者輒得榮利遂上疏追論紅丸極詆孫慎行不道忠賢喜天啓五年九月召為尚寶少卿在道復力攻慎行并及葉向高張問達以問達首推慎行入閣向高兩疏薦慎行自代也忠賢益喜宣其兩疏於史館明年擢順天府丞冬十月遂上疏劾張國紀國紀者后父也后賢明見忠賢及客氏亂政嘗以顛倒舊章為言忠賢恨之會有張匿名榜於厚載門者列忠賢反狀及其黨七十餘人忠賢疑出國紀及被逐諸人手邵輔忠孫杰謀因此興大獄盡殺門戶諸人而借國紀以動搖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為后謀既定單一疏募人上之諸人慮御史招志選初亦不敢承已感



家人言竟上之中極論國紀罪未言母令人嘗及舟山之穴藍田之種蓋前此死囚孫二言后為已所生非國紀女也疏上禍且巨測賴帝伉儷情篤閣臣亦為保護但令國紀自新而已后為故司禮劉克敬所選忠賢遷怒克敬誦發鳳陽繼殺之未幾志選疏頌要典言命德討罪無微不彰即堯舜之故四凶舉元愷何以加焉洵游夏無能贊一詞因力詆王之案孫慎行楊漣左光斗而極譽劉廷元兵駿聲黃克績徐景濂范濟世賈繼春并及傅樞陳九疇請加峻摧末言慷慨憂時力障狂瀾於既倒者魏廣徵也當選之揆帝以繼五臣之盛事赤忠報國稱成巨典於不日者厥臣也當增入簡端以揚一德之休風又言之案宜正典刑慎行宜加誦成忠賢大悅於是駿聲等超擢之案被逮慎行遣戍悉如志選言七年果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其年熹宗崩忠賢敗言官交劾詔削籍後定逆案律無傾搖國母文坐子馬母律與梁夢環並論死志選先已自經夢環廣東順德人舉進士歷官御史諂事忠賢父事之楊漣等既逐希希劫汪文言遂興大獄先後誣劾兵部侍郎唐世濟御史張發徐如翰兩廣總督何士晉給事中程註沈惟

炳並獲重譴出巡山海關會寧遠叙功崔呈秀不獲預夢環力叙其賢勞遂進侍郎劾能廷弼乾沒軍資十七萬時廷弼已死坐是家益破志選之劾國紀也忠賢意猶未逞夢環偵知之七年二月馳疏極論國紀罪且述志選丹山藍田二語故為詰問莫傾后顧事重忠賢亦不能驟行然國紀竟由是勒還藉夢環建祠密雲生祀忠賢嘗三疏褒頌功德及寧錦叙功獲稱忠賢德被四方劾高百代宜再錫封爵於是南安平之封夢環亦擢太僕卿忠賢誅被論削籍尋建繫論死同時劉詔祀縣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廬龍知縣地當孔道詔滋事獲敏以才稱天啓二年超擢山東僉事分巡永平四年進副使六年進按察使左布政使仍滋永平明年八月叙寧錦功進右副都御史俄以兵部右侍郎代周鳴春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甫踰月復進本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詔嗜利無恥為監司賊穢狼藉後父事忠賢釋褐九年驟至極品會肆彌甚於所部薊州密雲昌平通州建四祠祀忠賢忠賢敗僅罷官聽劾御史高弘圖上疏曰忠賢顯盜魁柄實圖不軌廷臣但指為權奸耳陛下暴其罪曰逆惡凌遲戮死而後亂臣賊子之案定五虎五彪



毒害忠良法司悞從末減陛下其類惡論斬論成而後黨亂臣賊子者之案定然虎彪之於逆瑞不過濫竊名器殺人媚人貽千秋臭名而止若夫傾危社稷搖動宮帟若劉詔劉志選梁夢環三賊者罪實浮於虎彪而天討未加此忠臣誼士所為拊膺泣血而不能已也詔建祠薊州迎忠賢像五拜三稽首呼九千歲去年八月間先帝獨留詔即整兵三千考置將領精甲良馬皆出忠賢領賜用崔呈秀所親蕭惟中主郵騎直接都門此其意欲何為忠賢媒孽中宮憚戚臣張國紀在外百計中傷志選夢環實預其謀即華散之弒伏后何以異是此三人凶逆謂出虎彪下哉乃詔僅以大計拾遺所司又改為聽勅志選僅同潘汝楨削奪夢環僅同仇文煥遺戍一何悖謬之甚也夫罷斥之法為人臣不能盡職者設耳世豈有安忍無親中母后以不測之禍而猶得庇於人臣者乎世豈有呼嵩稱首舉兵助逆而猶煩徐勣者乎則聞臣模稜調旨非所以為訓也由是三人皆被逮詔亦論死

大化也維垣出疏排之熊廷弼既論死繫獄請禁其交通賓客且請速誅俟卜年已五疏劾顧大章納賄四萬議寬廷弼大章竟由致死四年趙南星秉銓出為山西副使託疾歸其冬南星為魏忠賢所逐實緣獲官御史自是益與東林為難時行取諸臣有為南星所抑者維垣疏詆南星請盡錄用并薦徐景漢汪慶百徐揚先徐卿伯等十餘人追論挺擊事力詆王之案倖功蠲遷之案坐削奪維垣與徐大化為中表叔侄大化素通忠賢維垣由之以進兩人乃相倚為奸會戶部缺侍郎維垣為其座主徐紹吉力圖忤忠賢意坐是官位不進尋出按河南文致甘肅巡撫李若星罪至遣戍還朝未幾會熹宗崩在烈帝嗣位維垣應為忠賢所累欲先自貶然不敢顯攻兩疏先劾崔呈秀中猶稱忠賢公慶為民然呈秀竟由是罷去維垣尋加太僕少卿視御史事趙贖河東御史安伸者故忠賢私人也時掌河南道主外計欲得維垣協理共行其私維垣遂得留既而忠賢誅其私人多斥罷維垣益恐思厚集其黨保固殘局乃與伸及霍維華賈繼春楊所修李魯生等謀召還石三畏李恒茂阮大鍼傅繼周維持張訥而籠致後進袁私勸史進



輩為己羽翼且力詆歸蟻孫慎行那元標文震孟托使勿進威制大僚挾持朝政鋒甚銳明年崇禎改元正月編修倪元璐疏陳方隅未化語刺維垣維垣怒力啟其謬且劾孫趙能鄒四黨之說力排東林元璐再疏其詞直維垣乃誣楊左通內謂當與呈秀並論而乘詆東林為小人安伸出疏佐之盛稱維垣詆元璐當是時柄國者悉忠賢私人不欲其局遽敗陰為獲持於是維垣益得氣既而離言路佐太僕猶叔世尊文殊普賢之說力托東林其語尤狂悖朝士多惡之憚其機深莫敢發至五月劉鴻訓柄政御史毛羽健任贊化鄒毓祚吳玉文章力攻乃削籍時楊所修霍維華賈繼春阮大鍼李恒茂徐景濂張訥孫之擢石三畏亦以是月廢黜自是奸黨為清無何尚寶少卿黃正賓言維垣與徐大化肺腑相倚不可使潛住都門詔勒還籍後入逆案遣戍淮安久居戍所益聯絡南北大張勢焰遠近咸畏之崇禎十七年南都重建阮大鍼用事維垣急圖復起其年十月禮部尚書錢謙益力薦之并為故給事中虞廷陞御史周昌晉編修吳孔嘉泰政虞大復及賈繼春馮銓呂純如稱寃謙益素領袖東林至是希指附和天下笑之維垣

遂召為通政使至則追論三案歷詆王之案孫慎行楊漣諸人請重頒要典且力斥歸蟻定案不公薦廷陞昌晉等而為劉廷元霍維華輩昭雪蓋是時福王稱尊號其祖母即鄭貴妃故維垣追理先朝事欲激其怒以重翻前案而馬士英阮大鍼主之於是要典重刊廷元輩獲贈恤廷陞等還改官而諸麗名逆案者紛紛輦金入都共謀起用忻城伯趙之龍遂薦故太常少卿陳爾翼吏科給事中吳适抄恭之龍怒疏詆逆適言爾翼往日實薦崔呈秀為本兵正聖諭所謂真正黨惡不許輕議者奈何登之薦刺若劾臣而敢諫官侵銓政則諫垣銓部皆可不設吏科都給事中張希夏亦言廢臣入國明禁森然乃敢藐玩君父不謁陵不見朝公然望門投謁及謀成事就仍復潛歸形同鬼域至封駁之司維言官是任奈何劾臣欲侵之然吏部尚書張捷不顧也仍奏起用維垣意不欲多雪每語人曰若不帶雪而雪則雪者不先故爾翼雖題請終不召也明年二月遷左副都御史及南京失守維垣驅二妾入井整衣冠自經人共贊之大化會稽人家京師舉萬曆十一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久之以京察敗官再起再貶至工部主事三



十九年孫丕揚典京察坐不謹落職故事大計斥退  
官無復起者萬曆末群邪用事大化居輦下善黃綠  
文選郎陸卿榮破例起之天啓初累遷刑部員外郎  
大化素貪邪無耻首結魏忠賢劉朝為之謀主日奔  
走權門不一視公事給事中周朝瑞劾其奸貪有庇  
之者獲免御史張新詔直抉其閹房之隱大化頗愧  
阻已而承要人指力詆態廷劾及廷劾入閤又請速  
誅與周朝瑞相許尚書王紀惡之劾罷其官尋復罹  
察典落職四年冬忠賢勢大熾大化首黃綠中旨起  
大理寺丞益與魏廣微比取忠賢為虛疏薦邵輔忠  
姚宗文陸卿榮郭鞏等十三人忠賢即召用俄遷少  
卿左僉都御史楊連等之下獄也大化獻策於忠賢  
曰彼但坐移官罪則無賊可指若坐納楊錦熊廷弼  
賄則封疆事重殺之有名忠賢大悅從之由是諸人  
皆不免尋進左副都御史六年歷工部左右侍郎皇  
極殿成加尚書侍忠賢寵貪恣無忌忠賢亦厭之明  
年四月那移金錢事發遂勒閉住後入送案遣成死  
李魯生者霑化人也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知邢臺  
邯鄲儀封祥符四縣入為兵科給事中由座主魏廣  
微通於魏忠賢卑汙奸險常恭忠賢密謀周起元之

劾朱童蒙也魯生希忠賢指反攻起元削籍時中旨  
頻出朝瑞以為憂魯生獨上言迎者廟堂有所舉錯  
廷臣輒訝為中旨夫旨不從中出而誰出哉執中者  
帝用中者王而旨不得稱中必由汪文言之閤說王  
安之交通然後謂之旨則旨誠外矣疏出舉朝為之  
大噤內閣缺人詔舉老成幹濟者魯生與其黨李蕃  
欲擁戴馮銓而銓資淺年未及強仕魯生上言老成  
云者成即為老而非老乎年幹濟云者濟乃稱幹而  
即有濟於國其意蓋為銓發也無何銓果柄用其卑  
諂無取如此時有十孩兒之號魯生其一也嘗疏薦  
阮大鍼陳爾翼張素養李嵩張捷輩十一人悉其私  
黨大學士韓爌已罷政魯生復疏詆之煥遂削籍主  
事呂下問治徽州吳養春獄大肆株連被害者數百  
家知府石萬程不能堪雜髮棄官去魯生反劾萬程  
及保定知府祝萬齡兩人遂削奪再遷兵科左給事  
中典試湖廣發策詬詈楊連自誇得聖眷士類笑之  
冒寧錦功進太僕少卿視兵科事莊烈帝即位魯生  
自知禍及疏請免楊連等追賊翼容於清議給事中  
汪始亨頗繼租御史張三謨文章發其奸始罷去御  
史汪應元再劾之乃削籍送案既定魯生坐謫戍李



著日煜人魯生同年進士由廬江知縣入為御史與魯生並為忠賢心腹孫承宗之請入朝也忠賢慮其發已奸狀懼甚蕃即上疏止之且曰自古擁兵關外恐喝朝廷如王敦李懷光方去來自如不遵朝命承宗遂還鎮朱國楨當國不為忠賢所喜蕃希指劾去之專理臺中章奏同官排擊忠良多其代革始與魯生共詣事魏廣微因入忠賢募廣微改事馮銓及銓罷衰又改事崔呈秀時號兩人為四姓奴出督畿輔學政建祠天津河間真定生祀忠賢至稱九千歲加太僕卿視御史事忠賢敗被劾落職同時李恒茂邠臺人舉進士授長安知縣為禮科給事中薦崔呈秀復官兩人深相得侍郎扶克儉太僕少卿孫之益太常少卿莊欽麟不附忠賢恒茂並劾去之與魯生蕃日走吏兵二部交通請託時人為之語曰官要起閣三季後忽與呈秀交惡削籍歸忠賢敗起故官為御史鄒毓祚劾罷尋與蕃同麗送案贖徒為民曹欽程江西德化人萬曆四十七年釋褐為蘇州吳江知縣賊汙狼籍以淫刑博強項聲知府沈萃植注下考上之巡撫周起元被劾秩改順天教授調國子助教詣附汪文言得為工部主事文言敗欽程恐

為已累力擠之遂由座主馮銓父事魏忠賢忠賢黨有十拘之日欽程其一也銓欲害御史張慎言周宗建令其私人李魯生草疏局欽程上之因及李應昇黃尊素而薦魯生及傅樾陳九疇張訥李蕃李恒茂梁夢環等十餘人由是慎言等四人並削籍欽程於群小中尤為無耻日夜走忠賢門排忠良引魏類其卑諂之態即同類亦羞稱之而欽程揚揚自得每驕語衆人以明忠賢親已給事中吳國華嘗劾之忠賢怒反除國華名欽程益得志督陵工貪恣彌甚給事中楊所修緣忠賢指力薦其賢遂由員外郎擢太僕少卿督工如故後忠賢察其所為亦厭之六年正月為給事中潘士聞所劾忠賢責以敗群削其籍欽程瀕行頓首於忠賢曰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忘絮泣而去忠賢誅言官交劾下獄論死名罷逆案居交結近侍首等久之不殺其家人亦不獲供贖欽程乃掠取他囚餘食日獲醉飽李自成陷京師欽程首破獄出降自成敗隨之西走不知所終南渡時定從賊之案欽程復列首等當忠賢盛時其黨爭搏擊清流獻諂希寵多不可勝紀而其最著者有石三畏張訥盧承欽門克新劉徽智銓諸人三畏交河人欽程



同年進士歷知文登曹二縣大著聲譽御史陳九疇薦之遂獲行取會越南星秉銓廉知其狀出為王府長史故事外吏行取無為王官者三畏大恨未幾魏忠賢得志盡反南星所為三畏以忠賢郡人諂附之給事中李恒茂因為訟寃中旨暫注部曹俟考選并薦主九疇免貶請遷擢京卿無何復呈秀復薦三畏遂授御史首疏劾都給事中劉弘化護熊廷弼太僕卿吳炯黨顧憲成兩人遂獲嚴譴追論京察三變力詆李三才王圖孫丕揚曹于汭湯兆京王宗賢顧憲成胡忻王元翰王叔朴趙南星張問達王九成徐一揆王象春等十五人而薦喬應甲徐兆魁等十三人於是三才等生者除名死者追奪已極論三案請以其疏付史館而劾禮部侍郎周炳謨南京尚書沈做外大理丞張廷拱三人亦獲譴三畏為宗賢十孩兒之一又倚呈秀為薦主鍛成楊左之獄咆哮特甚一日赴戚晚宴魏良卿在焉三畏醉誤命優人演劉瑾醜酒一劇忠賢聞大怒削籍歸忠賢殛其黨猶用事借忤瑞名起三畏故官為南京御史朱純所劾罷去詢閣中人萬曆四十四年擢第官行人授御史趙南星既罷詢首承忠賢指誣劾其十大罪并劾御史王元

成吏部郎鄒維璉程國祥夏嘉遇忠賢大喜立除南星等名且令其再奏詢於是羅織兵部侍郎李邦華湖廣巡撫孫鼎相舊給事中毛士龍魏大中光祿少卿史記事丞李炳恭吳爾成尚寶丞丁元薦主事賀煊王元翰叅政施天德知府沈應奎等十七人咸誣賄南星得官由是諸人並獲罪尋請毀東林閤中江右徽州諸書院痛詆鄒元標馮從吾余懋衡孫慎行并及侍郎鄭三俊畢懋良御史李日宣元標等亦坐削奪復劾罷江西巡撫韓光祜時忠賢懷逆謀憚瑞惠柱三王在內詢即疏趣之國三王遂行詢為忠賢鷹犬最先効力忠賢深德之即用其兄太僕少卿樸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踰年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於所部建四祠祀忠賢尋拜南京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故事父兄為大僚子弟當引避詢遷延久之始去比樸罷詢還朝而時事已變為言者劾免兄弟並入逆案承欽餘姚人詢同年進士由中書舍人擢御史首以門戶劾罷戶部侍郎孫居相太僕少卿徐夢麟五年十二月復劾罷大理卿曹珍工部侍郎董應舉給事中李過知因言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



汴湯北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此正宗李朴賀煊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宜將一切黨人姓名罪狀榜示海內俾奸慝無所容忠賢大喜立除珍等名勒所司刊籍凡黨人已罪未罪者悉編名其中自是海內人人自危馮銓既罷政承欽希崔呈秀指獲劾其劾賄居間前輔傾舊宰擠同年凌前輩數事優旨報聞其年出按畿輔為忠賢建生祠明年加太僕少卿尋卒克新汝陽人欽程同年進士由青州府推官入為御史劾右庶子葉燦光祿卿錢春按察使張光縉倚傍門戶且請速誅熊廷弼忠賢大喜立傳旨行刑以聞臣固爭乃令廷弼俟秋後除燦等名克新疏出其同官吳裕中曰廷弼已死人也何必疏促與克新絕遂基後禍魏廣微將謝政克新言廣微砥柱汪淵厥功甚偉宜錫之溫綸優以禮教忠賢不悅以窺矚責之太倉人孫文牙與同里武進士顧同寅嘗客於廷弼所廷弼死文牙為詩誄之同寅題尺牘亦有追惜語為遲卒所獲克新遽以誹謗聞兩人遂棄市連及其同郡編修陳仁錫故修撰文震孟並坐削籍克新尋巡撫山東崇禎初引疾去繼清苑人承欽同年進士由臨

淮知縣入為御史繼陳朝輔劾馮銓且曰臣與銓同鄉痛惡群小之悞銓不忍銓坐失燕趙之本色也聞者笑之出督遼餉乾沒不貲初梁夢環劾聞既誣熊廷弼侵盜軍資十七萬徽言廷弼原領帑金三十萬茫無所歸其家貲不下百萬而僅以十七萬還公家何以申國法因誣給事中劉弘化毛士龍御史樊尚燦房可壯賊賄事忠賢喜削弘化等籍勒所司徵廷弼賊一如徽言徽尋加太僕少卿先後頌忠賢至十一疏忠賢敗被劾回籍銓元氏人舉鄉試受業趙南星門尋授知縣黃綠魏廣微通於忠賢得為御史知廣微惡南星疏詆南星為元惡先後劾禮部侍郎徐光啓吏部員外郎馮時來編修侯恪給事中解學龍薦閻鳴泰諸人忠賢報可銓以乙榜起家欲得忠賢懼心固其位故搏擊稱銓果為忠賢所喜加太僕少卿以憂歸崇禎初禮部主事喬若受劾銓及陳九疇張訥為魏廣微爪牙詔奪其職後與三畏訥承欽克新徽並掛逆案訥遣戍三畏等論徒當忠賢橫時宵小希進干寵舉國如狂居言路者莫不陷善類以自媒即不居言職者亦藉搏擊以博其權始而所擊者皆東林也東林既盡即非東林亦誣以東林而除



去之以故削奪無虛日自四年十月迄熹宗晏駕三年內斃詔獄者十餘人下獄謫戍者數十人削奪者三百餘人其他革職貶黜者不可勝計即王振劉瑾之惡猶不若是類莊烈帝紹統始得昭雪云

田爾耕任丘人尚書樂孫也用祖廕為錦衣衛指揮僉事積官至左都督天啓四年十月代駱思恭掌衛事先是掌衛事者率用武人萬曆初廷臣私計此官典刑獄其職要重宜用公卿子孫為之故自朱希孝後所用劉守有余廢王之楨諸人皆先朝名臣後裔爾耕亦以是得之而爾耕狡黠陰賊擁厚貲喜徵逐

與魏良卿為莫逆交過從無虛日既掌印值魏忠賢斥逐東林數與大獄遂助之為虐廣布偵卒羅織平人鍛鍊嚴酷入其獄者率不得出因之大張威柄而宵人之希進者多緣之以達於忠賢良卿復左右之以故言無不納勢焰薰灼朝士輻輳其門魏廣微亦與之締姻所親徐四岳由任子郎中加官至太僕卿時有大兒田爾耕之誣又與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有五彪之號其官累加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廢錦衣世職者數人歲時賞賚不可勝紀忠賢敗言者交劾下吏論死崇禎元年八月伏誅許顯純定與人

駙馬都尉從誠也舉武會試擢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天啓四年劉喬掌鎮撫司以治汪文言獄失忠賢指罪僞以顯純代之顯純晷曉文墨而為人殘酷不仁時大獄頻興顯純率毒刑鍛鍊一如忠賢意先後楊璉左光斗周順昌黃尊素王之寀夏之令等十餘人皆死其手諸人供狀率歸純自為之忠賢猶慮其縱舍每獻勸必遣人坐顯純後謂之聽訛凡用刑輒重一聽其指揮偶一日其人不至即袖手不敢問顯純既得忠賢權其官亦加至左都督少師兼太子太師恩寵與爾耕埒莊烈帝即位被劾論死與爾耕並伏誅崔應元大興人本市井無賴充校尉冒緝捕功積官至錦衣指揮時吳孟明協理鎮撫與顯純共事頗有規正忠賢怒逐之以應元代逐一意助忠賢為惡凡顯純殺人事皆應元共為之其官亦至左都督加官保及顯純論死法司猶寬應元與孫雲鶴楊寰止論戍後定逆案三人並論死雲鶴蜀州人襄吳縣人隸籍錦衣西人起家一如應元雲鶴為東廠理刑官凡忠賢誣陷平人雲鶴嚴酷刑拷掠先後死者不可勝紀寔任東司考理刑為爾耕心腹諸殺火羅織事皆寔成之其酷虐與雲鶴等兩人歷官皆如應元



後魏逆案寔先死於戍所

論曰忠賢罪大惡極神人共憤要皆群小成之也小人肺腸而孔古今一轍而舉國若在良心喪盡則載籍以來所未曾有嗚乎妖孽若此不亡何待乎

明史卷三百五十六

列傳二百七

韓 燿

李 標

劉鴻訓

錢龍錫

成基命

何如寵 錢象坤 徐光啟 斯以存

錢士升

文震孟

蔣德璟 黃景昉

吳 姓

韓燿字象雲蒲州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庶吉士進編修歷官少詹事充東宮講官四十五年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久之命教習庶吉士泰昌元年八月光宗嗣位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未幾光宗疾大漸與方從哲劉一燦同受顧命兩朝易命之際官府危疑燿竭誠翼衛中外倚以為重大帥李如柏如楨兄弟有罪當逮治中旨寬之燿與一燦執奏逮如律以登極恩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從哲去一燦當國燿協心佐理天啟元年正月兩人以帝為皇孫時未嘗出閣讀書請於十日即開經筵自後日講不輟從之遼陽失都城震驚燿一燦以人情偷玩擬御札戒勵百官共圖實效帝納之廷臣以兵餉大絀合詞請發帑燿一燦亦以為言詔發百萬兩候補御史劉重慶劾一燦及兵部尚書崔景榮帝怒鑄其秩調外燿特論救大婚禮成



加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廕一子尚寶司丞未幾以貴州平苗功加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帝封乳母容氏爲奉聖夫人大婚成當出外仍留之宮中御史畢佐周切諫六科十三道復連署爭皆不納熿一燦引祖制爲言乃命俟待宮發引擇日出宮二年四月禮部尚書孫慎行劾方從哲用李可灼紅丸藥罪同弒逆廷議紛然一燦已去位熿特上疏白其事曰先帝以去年八月崩踐祚臣及一燦以二十四日入闈適鴻臚官李可灼云有仙丹欲進從哲愕然出所具問安揭有進藥十分宜慎語臣等深以爲然即諭之去二十七日召見群臣先帝自言不用藥已二十餘日至二十九日遇兩內臣言先帝疾已大漸有鴻臚官李可灼來思善門進藥從哲及臣等皆言彼稱仙丹便不敢信是日仍召見諸臣問安畢先帝即顧皇上命臣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壽宮臣等以先帝山陵對則云是朕壽宮因問有鴻臚官進藥從哲奏云李可灼自謂仙丹臣等未敢信先帝即命傳宣臣等出移時可灼至同入診視言病源及治法甚合先帝喜命速進臣等復出令與諸醫商確一燦語臣其鄉兩人用此損益參半諸臣相視實未敢明言

宜否須臾先帝趣和藥臣等復同入可灼調以進先帝喜曰忠臣忠臣臣等出少頃中使傳聖體服藥後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比申末可灼出云聖上恐藥力不繼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驟乃傳趣益急因再進訖臣等問再服後何狀荅言平善如初此本日情事也次日臣等趨朝而先帝已於卯刻上賓矣痛哉方先帝召見群臣時被衾憑几儼然顧命皇上焦顏侍側臣等環跪傍徨搯藥而前籲天以禱臣子際此憾不身代凡今所謂宜慎宜止者豈不慮於心實未出於口及龍馭上昇並天哀慕凡今所爲致疑致憤者不惟不忍出諸口抑且不以萌諸心念先帝臨御雖止旬月恩膏實被九垓爲臣子者宜何如頌揚何如紀述乃禮臣忠憤之激談與遠邇驚疑之紛議不知謂當時若何情景而進藥始末實止如此若不詳剖直舉非命之凶稱加諸考終之令主恐先帝在天之靈不無恫怨皇上終天之念何以爲懷臣是以據實奏陳乞渙發綸音布告中外俾議法者勿以小疑成大疑編纂者勿以信史爲誇史先帝融朗之令名皇上光揚之大孝正終正始永世有嗣矣文震孟建言獲譴論救甚力三年以山東平妖



賊功加少師太子太師時葉向高當國熿次之四年六月楊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忠賢頗懼求援於熿熿不應忠賢深銜之既向高罷熿為首輔每事持正為善類所倚然向高有智術籠絡群奄熿惟廉直自持勢不能敵而同官魏廣徵又深結忠賢逼引邪黨其冬忠賢假會推事逐趙南星高攀龍熿急率朱國禎等上言陛下一日去兩大臣臣民失望且中旨徑宣不復到閣而攀龍一疏經臣等擬上者又復更易大駭聽聞有傷國體忠賢益不悅傳旨切責未幾又逐楊連左光斗陳于廷朝政大變忠賢勢益張故事閣中秉筆止首輔一人廣徵欲分其柄囑忠賢傳旨諭熿同寅協恭而責次輔毋伴食熿惶懼即抗疏乞休畧言臣備位綸扉咎愆日積如詰戎宜先營衛而觀兵禁掖無能抒宵旰憂忠直尚稽召還而榜掠朝堂無能回震霆怒後先諸臣之罷斥諭旨中出之紛更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執持為封還之懇皆臣罪之大者皇上釋此不問責臣以協恭責同官以協贊同官奉詔以從事臣欲補過無由矣糠粃偶前極知非據芟除將及尚昧妨賢臣之愚即臣之罪乞亟褫臣官為佐理溺職之戒得旨卿

親承顧命當竭忠盡職乃歸非於上退有後言今復悻悻求去可馳驛還籍諸輔臣請如故事加以體貌不報熿疏謝有左右前後務近端良重綸綍以重仕途肅紀綱以肅朝宇語忠賢及其黨益恨熿去朱國禎為首輔李蕃攻去之顧秉謙代其位公卿庶僚皆忠賢私人矣五年七月逆黨李魯生劾熿削籍除名又假他事坐賊二千斃其家人於獄熿田宅貨親故以償乃棲止先墓側莊烈帝登極復故官崇禎元年言者爭請召用為逆黨楊維垣等所扼但賜敕存問官其一子至五月始遣行人召之十二月還朝復為首輔帝御文華後殿閱章奏召熿等諭以擬旨務消異同開誠和衷期于至當熿等頓首謝退言上所諭甚善而密勿政機諸臣叅互擬議不必顯言分合至臣等晨夕入直勢不能報謝賓客商政事者宜相見于朝房而一切禁私邸交際帝即命百察遵行二年正月大學士劉鴻訓以張慶臻敕書事被重譴熿疏救不聽溫體仁訐錢謙益御史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召見廷臣體仁力詆贊化及御史毛羽健為謙益死黨帝怒切責贊化熿請寬贊化以安體仁帝因謂進言者不憂國而植黨自名東林於朝事何補熿



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黜陟之若戈矛妄起於朝堂吟域橫分於官府非國之福也又率同官力救贊化不納皇長子生請盡蠲天下積逋報可時大治忠賢黨熿與李標錢龍錫主之列上二百六十二人罪分六等名曰欽定逆案頒行天下言者爭擊吏部尚書王永光南京禮部主事王永吉言之尤力帝怒將罪之熿等言永吉不宥永光必不安乃止奪祿一年工部尚書張鳳翔奏厰庫積弊帝怒召對廷臣詰責巡視科道王都高賚明二人力辨帝命錦衣官執之熿標龍錫並救解而是日永光以羽健疏劾之請帝究主使者熿退申救都等因言永光不宜請究言官帝不納然羽健卒獲免初熊廷弼既死傳首九邊屍不得歸葬至是其子詣闕疏請熿等因言廷弼之死由逆奄欲殺楊連魏大中誣以行賄因盡殺連等復懸坐廷弼賦銀十七萬刑及妻孥寃之甚者帝乃許收葬時遼事急朝議汰各鎮兵又以兵科給事中劉懋疏議裁驛卒帝以問熿熿言汰兵止當清占冒及增設冗兵爾衝地額兵不可汰也驛傳疲累當責按臣核減以甦民困其所節省仍還之民帝

然之御史高捷史堃者以罪免永光力引之都御史曹于沐持不可永光再疏爭熿言故事當聽都察院咨用帝方眷永光不從九月以將行慶典請停秋決亦不從時逆案雖定永光及袁弘勛捷堃輩日為翻案計至十月大清兵入畿甸都城戒嚴初袁崇煥入朝嘗與錢龍錫語邊事龍錫東林黨魁也永光等謀因崇煥與大獄可盡傾東林倡言我兵之入由崇煥殺毛文龍所致捷遂首攻龍錫逐之明年正月中書舍人加尚寶卿原抱奇故由輸貲進亦劾熿主款悞國招亂欺君郡邑殘破宗社玷危不能設一策拔一人坐視成敗以人國僥倖宜與龍錫並斥其言主款者以熿崇煥座主也帝重去熿貶抱奇秩無何左庶子丁進以遷擢愆期心怨熿亦劾之而工部主事李逢申劾疏繼上熿即三疏引疾詔賜白金彩幣馳驛遣行人護歸悉如彝典進逢申並熿會試所舉士也熿先後作相老成慎重引正人抑邪黨天下稱其賢獨嘗庇王永光論者不能無憾十七年春李自成陷蒲州進熿出見不從賊執其孫曰不來則殺之熿止一孫乃出見賊喜釋其孫熿歸懸



憤而卒年八十矣

李標字汝立高邑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泰昌時擢贊善累遷少詹事天啟中拜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標師同邑趙南星魏忠賢黨因列之東林同志錄中標懼禍引疾去莊烈帝登極即家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崇禎元年三月入朝未幾李國楷來宗道楊景辰相繼去標遂為首輔帝銳意圖治恒召大臣面決庶政宣府巡撫李養冲疏言旂尉往來如織踪跡難憑帝出示標等曰邊情危急遣旂尉偵探奈何以為偽且祖宗朝設廠衛軍事耶標對曰旂尉出使宜慎養冲是言不賂恐毀言日至賂之則物力難勝帝默然張慶臻增救事覺標力辨劉鴻訓納賄之誣溫體仁訐錢謙益給事中張允儒廷駁之帝怒并謙益將重譴又欲罪給事中瞿式耜御史梁子璠房可壯文選郎中耿志煒標言陛下處分謙益允儒本因體仁言體仁乃不安求罷乞陛下念謙益事經恩詔姑令回籍許允儒自新而式耜等從薄罰諸臣安則體仁亦安帝不從自是深疑朝中有黨標等遂不得行其志其冬韓爌還朝標讓為首輔尋與爌等定逆案三年正月爌罷標復為首輔

累加至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先是與標並相者六人後宗道景辰以附璫斥鴻訓以增敷成周道登錢龍錫被攻去獨標在遂五疏乞休至三月得請家居六年卒贈少傅諡文節國楷宗道景辰事見黃立極傳道登者吳江人天啟時為禮部左侍郎頗有所爭執以病歸五年秋廷推禮部尚書魏忠賢責以呈身門戶除其名崇禎初與標等同入閣帝問宰相須用讀書人何解對曰容臣等至閣中檢閱回奏帝有愠色又問章奏內多有情面二字何也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左右皆匿笑道登秉政排正人庇私交御史田時震劾士禎王道直吳之仁任贊化給事中間可陞先後交劾之帝悉下其章廷議尚書王永光等言所劾有據遂放歸居五年卒劉鴻訓字默成長山人父一相由進士歷南京吏科給事中丁此呂之劾高啟愚也時張居正已死一相亦追論居正好諛至厭稱伊周王篆為舜禹禪受圖以壽啟愚知之故出舜亦以命禹題試士以媚居正神宗怒二人並削籍又劾錦衣都督劉守有素結居正馮保貪殘不法居正死復納其子簡修金寶為營求免罪事詳李植傳執政者忌一相出為龍右僉事



終陝西副使萬曆四十一年鴻訓登第由庶吉士授編修神光二宗相繼崩頌詔朝鮮甫入境遼陽陷鴻訓從海道還沿途收難民舟重而敗跳淺沙入小舟飄泊三日夜不得食屢而免抵家遭母喪服闋起右中允進左諭德父喪歸天啟六年冬起少詹事忤魏忠賢責以久依門戶斥為民莊烈帝即位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忝預機務遣行人召之三辭不允崇禎元年四月還朝當是時忠賢雖敗其黨猶滿朝言路新進者群起抨擊之諸執政李國楮來宗道楊景辰輩故嘗事忠賢不敢有所別白鴻訓至毅然主持汝第斥群小楊維垣李恒茂楊所修田景新孫之獬阮大鍼徐紹吉張訥李蕃賈繼春霍維華等人情大快而御史袁弘勛史堃高捷本由維垣輩進思合謀攻去鴻訓則黨人可安也所修繼春維垣大鍼性尤反覆事忠賢牢甚見帝立知其必敗輒上疏攻崔呈秀等為異日地弘勛輩因藉為口實弘勛乃劾鴻訓曰大學士鴻訓報復公行浹旬之間被革職閑住者無虛日所修繼春維垣夾攻表裏奸有功無罪而誅鋤自三人始且軍國大事未暇平章惟亟毀要典未毀以前崔魏借以空善類既毀以後鴻訓又借以

矧忠良以暴易暴長此安窮且言鴻訓使朝鮮納參貂重賄鴻訓奏辨曰言官劾維垣諸人臣據疏擬聞未敢瞻顧若謂臣報復則臣寅冬起官旬日即逐何德於忠賢而思報之至要典一書海內忠臣義士吞聲飲泣久矣臣安敢謂不當毀帝知其誣諭令入直而錦衣指揮張道濬復佐弘勛攻之言官交章劾二人給事中鄧英詆尤力盡發弘勛賊私且言弘勛以千金贖維垣得御史帝怒落弘勛職候勘而捷疏上言鴻訓斥擊奸之所修維垣繼春大鍼而不納孫之獬流涕忠言謬主焚毀要典以便私黨孫慎行進用帝責以妄言停其俸三月鴻訓為疏救并乞宥弘勛帝不許御史吳玉頌鴻訓請治捷殘言亂政罪帝亦不許而堃復疏攻之言路多不直捷堃二人亦不安其位而去七月以四川賊平加鴻訓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帝數召見廷臣鴻訓應對獨敏謂民困由吏治失請帝久任責成以尚書畢自嚴善治賦王在晉善治兵請帝倚信帝甚向之給事中韓一良言事稱旨帝欲用為僉都御史尋悔之鴻訓言王言可惜不宜惜一官不聽閣門兵以缺餉鼓譟帝意責戶部而鴻訓請發帑三十萬示不測思由是失帝指至九月而



有改敕書之事督京營者不轄巡捕軍惠安伯張慶  
臻總督京營敕獨有兼轄捕營語提督鄭其心以侵  
職論之命覈中書賄改之故下舍人田佳璧獄給事  
中李覺斯言稿具兵部送之輔臣審定令中書繕寫  
寫訖復審視進呈兵部及輔臣皆當問帝初寘之而  
心疑其事十月御便殿以問諸閣臣諸閣臣謝不知  
帝怒令廷臣劾奏尚書自嚴等亦謝不知帝益怒給  
事中張鼎延及覺斯御史王道直咸言慶臻實行賄  
不知誰主使御史王言主使者鴻訓也慶臻曰改敕  
乃中書事臣實不預知且增轄捕卒取利幾何乃行  
重賄帝叱之閱兵部揭有鴻訓批西司房語佳璧亦  
供受鴻訓指事遂不可解侍郎張鳳翔曰慶臻行賄  
改敕竊弄兵柄大不敬無人臣禮中書備使令安敢  
擅改帝怒甚是日鴻訓適在告不入閣臣李標等合  
詞言鴻訓不宜有此請更察訪帝曰事已大著何更  
訪為即令擬旨標等遂巡未擬帝嚴促者再禮部尚  
書何如寵為鴻訓力辨帝意卒不可回乃擬旨鴻訓  
慶臻並革職候勘無何御史田時震劾鴻訓用田仰  
巡撫四川納賄二千金給事中閻可陞劾副都御史  
賈毓祥獲用由賄鴻訓鴻訓既數被重劾連章力辨

且言都中神奸狄姓者詭誑慶臻千金致臣無辜受  
禍閣臣韓爌等亦數辨其誣帝皆不聽下廷臣議罪  
明年正月吏部尚書王永光等言鴻訓慶臻罪無可  
辭而律有議責條請寬貸兵部尚書在晉職方郎中  
苗思順贖證未確難懸坐帝不許竟謫鴻訓戍代州  
在晉思順並削籍慶臻以世臣停祿三年鼎延覺斯  
道直王時震以直言增秩一級鴻訓居政府銳意任  
事帝有所不可退輒曰主上畢竟是冲帝聞深銜之  
故欲寘之死賴大臣力救得稍寬云七年五月卒戍  
祈福王時復官

錢龍錫字稚文華亭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庶吉  
士進編修歷論德少詹事天啟四年拜禮部右侍郎  
協理詹事府明年改南京吏部右侍郎魏忠賢銜龍  
錫不附己因吏部會推遂削其籍莊烈帝即位以閣  
臣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楷皆忠賢所用不足  
倚詔廷臣推舉列上十人帝倣古枚卜典召九卿科  
道入乾清宮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探之首得龍  
錫次李標來宗道楊景辰輔臣以天下多故請益一  
二人復得同道登劉鴻訓並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  
學士時惟宗道景辰在朝先入直龍錫等家居並遣



行人召之明年崇禎改元六月龍錫入都會立極等四人已先罷宗道景辰亦以是月去標地近先至遂為首輔龍錫道登鴻訓與協心輔理朝政為清踰月以蜀寇平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帝好察遣旂尉偵探龍錫言舊制止行於都城內外若遠遣難委信海寇犯中左所總兵官俞咨臯棄城遁罪當誅帝并欲誅巡撫朱一馮龍錫言一馮所駐遠非棄城者比罷職足蔽辜不宜加法外罪故事纂修實錄分遣國學生採事蹟於四方龍錫言實錄所需在邸報及諸司奏牘遣使適增擾宜停罷烏撒土官安效良死其妻改通靈益土官安邊欲兼有烏撒部議將聽之總督張鶴鳴不可龍錫言效良有子其爵立以存亡繼絕於理為順安邊淫亂不可長宜如鶴鳴議帝並從之明年廷議汰冗官帝以學官尤冗將并汰龍錫言學官一途舊皆歲貢生選授近多授舉人貢生積至二千六百有奇皓首以沒良可憫且祖宗設官於此稍寬者以師儒造士需老成而士子於科目外尚有功名可冀將終身不敢為非此聖王約束天下人才之具也帝亦納之言官鄒毓祚韓一良章允儒劉斯球獲譴並為申救初御史高捷史塗罷王永光力引之頗

為龍錫所扼兩人大恨帝之定逆案也議多出龍錫奸黨尤惡之及袁崇煥殺毛文龍報疏云輔臣龍錫為此一事低徊過臣寓尋上善後疏言閣臣樞臣往復商榷臣以是得奉行無失當是時帝方顧崇煥厚不為忤也及是年十二月大清兵薄都城帝怒崇煥戰不力執下獄而捷塗已為永光引用捷塗上章指通款殺將為龍錫罪言崇煥遣弟通款遠在數年前其斬將翦忌近在數月內今敵兵豈無故而致陛下細審前後情形崇煥罪案自定龍錫發縱指示臣不勝痛心當執縛崇煥時祖大壽口不稱冤兩日後忽起異心殆由龍錫崇煥所挑激崇煥殺文龍龍錫密語手書不一而足即崇煥疏中低徊私商語可見外示箴制內脅至尊因以漸成款局兩人陰謀詭計目中尚知有天子耶又聞崇煥與罪樞王洽書言廟堂之上主款有人文龍倘能協心一意自當無嫌猜不知崇煥所欲協者何心一者何意崇煥劾提刀之力龍錫發推刀之謀宜並罪疏入帝以龍錫忠慎戒無過求龍錫奏辨言崇煥陛見時臣見其貌寢退謂同官此人恐不勝任及崇煥以五年復遼自詭因往詢方畧崇煥云恢復當自東



江始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處之易易耳語出崇煥口不過一時對答之詞及崇煥突誅文龍疏有臣低徊一語臣念文龍功罪朝端共知因置不理乃何以崇煥誇詡之詞坐臣朋謀罪因辨挑激大壽之誣請賜罷黜帝慰諭之龍錫即起視事捷再疏攻詞益危切帝意頗動龍錫再辨引疾帝即放歸時兵事旁午未暇竟崇煥獄至三年八月莖復上疏言龍錫主張崇煥斬帥致兵倡為欵議以信五年成功之說賣國欺君秦檜莫過龍錫出都以崇煥所界重賄數萬轉寄姻家巧為營幹致國法不伸帝怒敕刑官五日內具獄於是錦衣劉僑上崇煥獄詞言斬帥一事龍錫與洽頻以書問之而崇煥尚斷殺之者也主欵一事則崇煥頻以書問之而龍錫與洽未嘗許也帝乃召廷臣於平臺寘崇煥重辟責龍錫私結邊臣蒙隱不舉令廷臣議罪是日廷臣大議於中府謂斬帥雖龍錫故端而兩書有處置慎重語意不在擅殺殺文龍自崇煥過舉至講欵倡自崇煥龍錫始答以酌量繼答以天子神武不宜講欵然軍國大事私商度行止不抗疏發奸何所逃罪帝遂遣使逮之十二月逮至下獄復疏辨悉封上崇煥原書及所答書帝不

從令俟部議時群小麗名逆案者方日為翻案計以永光為主而捷莖弘勛道濬佐之周延儒以會推內閣不與怨龍錫抑己溫體仁亦方與東林為難遂相聚合謀借崇煥以及龍錫因龍錫以及諸異己者乃指崇煥為逆首龍錫等為逆黨更立一逆案與前案偶謀既定欲發自兵部而尚書梁廷棟初自外僚入既許之後憚帝英明不敢任而止乃止議龍錫大辟決不待時且用夏言故事設廠西市以待帝以龍錫無逆謀令長繫右中允黃道周上言曰舊史稱臺省諸臣自劉瑾權折後不敢言者十四年然大禮議起抗疏廷爭不避鼎鑊未有大小收聲容默如今日者也舊輔龍錫楷拳銀鐙搶首獄吏群臣相視啞無一言書傳以來所未經見古不具論秦漢而下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過數日自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為引疾今累輔所坐昏庸疎率為罪督攀染耳聞臣適度邊事輕為附和此于鬼薪城且奚加乎且疆場事最為難料聞臣以邊事坐誅後之聞臣必顧盼躊躇不敢更任邊事邊臣得以瑕罅卸閣臣後邊臣有事必撫閣臣片語為贊是使綸扉之上割邊境為異域也自古宰相無大故而伏斧鑕者止漢劉屈氂



及本朝夏言耳今巷議謬悠謂殺景輔為文龍報警朝廷自為神人杼憤何嘗計一故弁然物情如此則邊將必驕邊將志驕則閣臣權絀故殺一閣臣為文龍報警猶可為東江叛將劉興治樹幟則不可借一閣臣為邊臣今日示前車則可為政府異日設後併則不可且自陛下臨御以來輔臣負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中有幾宰輔而挫折至此乎疏入忤旨責令回奏者再明年正月復三疏入道周朕秩調外而帝意亦為感動其夏五月大旱刑部尚書胡應台等乞宥龍錫給事中劉斯珠繼言之詔所司再讞獄入命遣戍定海衛居戍所十二年兩遇赦不原其子請輸粟贖罪會周延儒再當國厄不行福王時始復官還里未幾卒年六十八

宗省一切浮議做嘉靖朝故事增設樞臣帝並可之踰月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庶吉士金聲薦僧申甫為將帝令基命閱其所部兵極言不可用果一戰而覆袁崇煥祖大壽入衛帝召見平臺執崇煥屬吏大壽在旁股栗基命獨叩頭請慎重者再帝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命復叩頭曰敵在城下非他時比帝終不省大壽至軍即擁衆東潰時兵事方棘基命數建白皆允行及解嚴召對文華殿帝言法紀廢弛宜力振刷基命曰治道去太甚警理亂絲當覓其緒驟紛更益擾亂帝曰慢則糾之以猛何謂紛更其後溫體仁益蕩帝操切天下遂大亂三年二月工部主事李逢申劾基命謀脫崇煥罪故乞慎重基命求罷帝為貶逢申一秩李標去位基命遂為首輔與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共事至六月溫體仁吳宗達入體仁延儒最為帝所眷比而傾基命基命遂不安其位矣七月以恢復永平功與延儒等六人並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崇煥之議罪也基命病不入直錦衣張道濬以委卸劾之工部主事陸澄源疏繼上基命奏辨曰澄源謂臣嘗兩首廷推皆韓爌等欲藉以救崇煥當廷推時崇煥方倚任安知後



日之敗乃預謀救之其說祖逢申道濬不逐臣不止乞放歸帝慰留之卒三疏自引去基命性寬厚每事持大體兵部尚書梁廷棟將更總理馬世龍以撼樞輔承宗基命力調劑世龍卒收遵永功尚書張鳳翔喬允升韓繼思相繼下吏並為申理副都御史易應昌下詔獄以基命言改下法司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坐事將置重典基命力救不聽長跪會極門言祖宗法真死罪猶三覆奏豈有詔獄一訊遽置極刑自辰至酉未起帝意解得遣戍逢申初劾基命後以砲炸下獄擬戍帝猶以為輕亦以基命言獲如擬為首輔僅半載帝欲委政廷儒遂為其黨所逐八年卒贈少保謚文穆如寵字康侯桐城人父思鰲棲霞知縣如寵舉萬曆二十六年進士天啟時歷官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五年正月廷推左侍郎魏廣微言如寵與左光斗同里友善遂奪職閑住崇禎元年召拜吏部右侍郎未至拜禮部尚書宗藩婚嫁命名例請于朝貧者為部所稽自萬曆末至是積疏數千有已死尚未名者用如寵請貧宗得嫁娶者六百餘人明年冬京師戒嚴都人桀黠者請以私財聚衆助官軍朝議壯之如寵力言其叵測不善用必啟內釁

帝召問對如初帝出片紙示之則得之偵事與如寵言合由是受知十二月命與周廷儒錢象坤俱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帝欲族崇煥以如寵言解免籍其家得往來書一篋如寵請付閣中已而帝問之對曰焚之矣累加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四年春副廷儒總裁會試事竣即乞休疏九上乃允陛辭陳惇大明作之道抵家復請時觀通鑑察古今理亂忠佞語甚切六年廷儒罷政體仁當為首輔而廷儒憾體仁排已謀起如寵如寵畏體仁六疏固辭體仁遂為首輔如寵操行恬雅與物無競難進易退世尤高之十四年卒福王時贈太保謚文端兄如申官戶部郎中督餉遼東有清操軍士請復留二載終浙江右布政使象坤字弘載會稽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泰昌改元官少詹事直講筵講畢見中官王安與執政議事即趨出安使人延入堅不可給事中論織造語侵中貴詔予杖聞臣救不得象坤語葉向高講筵面奏之乃免時行立枷法慘甚象坤率同列爭熹宗惻然多所寬釋天啟中再遷禮部右侍郎兼太子賓客向高辭位御史黃公輔慮象坤柄政請留向高詆象坤甚力象坤遂辭去六年廷推南京禮部



尚書魏忠賢私人指為繆昌期黨落職閑住崇禎元年召拜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京師戒嚴條禦敵三策奉命登陴分守祁寒不懈帝覘知遂與如寵並相明年體仁入象坤其門生讓而處其下累進少保象坤在翰林時與龍錫謙益士升並負物望稱四錢及為相亦頗能自立四年御史水佳引連劾兵部尚書梁廷棟廷棟不待旨即奏辨廷棟故出象坤門佳引疑象坤泄之語侵象坤延儒以廷棟嘗發其私人贓罪惡之并惡象坤象坤遂五疏引疾去廷棟竟落職給事中吳執御傅朝佑稱象坤難進易退不當以門

生累不聽家居十年卒贈太保謚文貞

徐光啟字子先上海人萬曆三十五年舉鄉試第一又七年成進士授庶吉士歷檢討贊善光啟初好聲律善楷隸及西洋人利瑪竇入都光啟首從之學天文曆算火器盡其術遂遍及兵機屯田鹽筴水利諸要務為經世之學四十七年遼東四路師敗京師震驚累疏請練兵自劾神宗壯之超擢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練兵通州監司副將咸受節制光啟乃列上十議而時方急遼事所司不能給其求明年四月上言曰臣奉敕練兵所見士馬孱弱器甲鈍朽部議遽

責以防守竭臣之愚與將士之力庶幾投石超距可以圍守城池控扼險要必欲摧鋒克敵全資精甲利器堅車健馬而今事事不可得乞敕所司厚給餉軍資俾臣得博搜武健廣造器甲與車營騎營盡法訓練不難摧長驅之鋒制狂逞之敵此而不效願服顯刑當事乃稍給民兵戎械而竟不能盡從也其年九月熹宗嗣位光啟復上言曰臣自二月受事迄今半載博求謀勇叅佐扶藝材官挑取三營民兵因材受任凡火器技擊以次服習漸覺精強次頒營陣規式使知分合進退奇正之方若軍中所需悉皆給之再一演習可成勝兵其如民兵原係烏合大半老弱今教成者止得十之二三餘皆頑蠢法應簡汰若夫部領之制去歲兵部議兵六萬故設總兵官三人後減為二萬又多出援遼止存七千有奇而老弱居半留者不過三四千止設一叅游足矣何事更設大帥即臣之官亦宜裁去祈聖明俯允章下所司令居職如故天啟三年二月光啟重言之且乞還初服帝不許遂移病求去得旨以少詹事協理府事光啟終以胃進為嫌遂請告去無何遼陽破朝議召起之五月還朝上言戰守必藉強兵強兵必資利器今之將士明



知以我子敵孰肯向前既不能戰便當嬰城自守夫備火器待其來而挫之猶為中策奈何置砲城外委以資敵反用攻城何城不克臣以為廣寧以東宜堅壁清野如臣憑城用砲之說庶幾可守自遼瀋破大小火砲悉為敵有我之長技與彼共之計惟多置西洋大砲建立敵臺以臺護砲以砲護城萬全無患之術也帝善其言仍議委任會與兵部尚書崔景榮議不合御史丘兆麟劾之復移疾歸三年起故官旋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明年還理部事又明年魏忠賢勢大熾御史智鋌劾之落職閑住崇禎元年召還仍協理府事充日講官二年正月復申練兵之說請得壯士五千精加訓練躬履行間立効以報因及前條陳諸疏帝即命取視未幾以左侍郎理部事其冬京師戒嚴有詔訓練京軍光啟請錦衣吳孟明自副及解嚴事亦止明年帝以國用不足敕廷臣獻屯鹽良策光啟上言曰足國之計不在清屯在墾荒今荒田彌望惟招狹鄉之民耕於寬鄉而已招誘之法一虛一實虛者加文武空銜有墾田若干歲入若干者予之爵實者報民入籍有墾田若干歲入若干者聽子弟與童子試別入屯學凡科舉中式之類自為

一額不與州縣相侵如此則司農無絲毫之費而數年之後穀不可勝食矣議鹽法謂邊方之米豈不足歸咎于改折者非也今原額邊引何曾不納米豈于邊其折徵者後來加增餘科耳若欲以餘課之銀悉改邊方之本色則邊人大困行且無商并無軍矣今之病實在引墾引之所以墾者又在私販如淮南歲行八單舊額也乃生齒加多而行不及六單者何也則以私販故也會稽錄載御史楊選言兩淮竈戶可辦鹽三百萬引今官鹽歲額九十萬引而現行不足七十萬則官鹽行五分之一而私鹽居其四矣使私鹽悉禁將一歲所入奚止如今日乎故目前良策惟嚴禁私鹽而已帝褒納之六月擢本部尚書仍協理府事時曆法疎謬有詔開局令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等以其法推算而光啟監督之暮年成書數百卷賜名崇禎曆書語詳曆志五年五月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與鄭以偉並命尋加太子太保光啟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及是柄用而年已老且周延儒溫體仁當政亦不能有所建白明年九月卒于官贈少保諡文定十四年帝追念之問其遺書其家上農政全書六十卷詔贈太保錄其孫為



中書舍人而令有司刊布

以偉字子器上饒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庶吉士進檢討歷庶子少詹事泰昌元年擢禮部右侍郎十一月署部事疏勸熹宗勤講學親郊廟因及籍田視學諸大禮是月月有食之既又勸帝加意修刑克謹天戒並優旨報聞天啟元年光宗附廟當祀憲宗太常少卿洪文衡以睿宗不當入廟請祀奉玉芝宮以偉曰若爾是議改非議祀也力言不可乃已尋以左侍郎協理詹事府為實錄副總裁先是萬曆時詞臣多積資不遷及是當遷者衆而林居者又一時並起乃悉擢尚書侍郎置之詹事府掌印者一人協理者多至二十餘人時人詫為異事四年冬以偉以疾請告去崇禎二年召拜禮部尚書仍協理府事五年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以偉為人修潔自好性穎敏書過目不忘一時稱為博洽文章亦稱淵奧而票擬非其所長嘗曰吾讀書萬卷而窘於數行乃為後進所藐時章疏中有何况二字誤以為人名也擬旨令撫按提問帝駭改始悟自是詞臣為帝所輕有館員須歷外僚之論而閣臣亦不需用翰林矣以偉累疏乞休不允明年六月卒于官贈太子太保御

史言以偉光啟相繼告殂蓋棺之日囊無餘貲請優加恤典愧天下之貪墨者帝納之乃謚文恪

錢士升字抑之嘉善人萬曆四十四年以殿試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天啟初謁假侍養四年進左中允不赴尋丁母艱士升未第時顧憲成嘗延之家塾因與高攀龍輩交至是魏忠賢黨列之東林同志錄中魏大中趙南星被難並為營護同年生萬燦杖死恤其家不以璫焰少沮時人義之崇禎元年起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明年召為詹事充實錄副總裁會座主錢龍錫被逮送至江干即謝疾歸四年起南京禮部右侍郎嘗祭告皇陵睹流亡載道疏請軫卹六年九月召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初錢龍錫出獄周延儒詣之極言上怒甚輒救殊艱龍錫深德之未幾溫體仁至龍錫述延儒語且曰非公等力救安得再生體仁第曰上固不甚怒也聞者咸謂體仁誠直而譏延儒狡偽然特體仁之巧於擠延儒耳士升出龍錫門自是頗歸心體仁體仁黨唐世濟以士升為東林所附勸體仁急收之母為他人用體仁果引與共政當是時次體仁者為吳宗達伴食而已士升未至帝復用王應熊付吾騶亦體仁所引自是



大權盡歸體仁無復有相齟齬者矣時帝以操切為政體仁復以刻薄佐之上下驚然八年三月士升上言曰臣幸際聖明每奉宸謨一詞莫贊然退而思維心口自語不免有疑而未安懷而未吐者謹齋沐積誠以獻臣聞帝王之道寬則得衆非一切縱舍之謂不剛不柔從容以和之謂也以今紀綱積弛貪欺成習救時無術誠不得不糾之以猛然操切近於束濕摘伏幾於察淵無乃不寬歟法不期輕重期於服人固有蒲鞭示辱而人服者亦有殊死門誅而人不服者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高皇帝感其言刑為之減則重法不足恃明矣臣聞南面臨民道在行簡我皇上勤政恤民宵衣旰食居敬可為至矣乃簿書案牘之日稽諍誕猥雜之批荅無乃不簡歟夫一日二日萬幾堯舜何嘗不兢業而稱無為而治者必歸焉若夫刺閭投籤太細似吏而終不收厲精之效則行簡與胥叢相去遠矣孔子之繫咸曰天下何思何慮而以不逆詐不億不信先覺為賢蓋止水可以鑑形虛谷可以傳籟人心惟虛而後能靜靜而後能慮若意必一起疑慮橫生將懷誠者思慮而自阻巧遜者乘隙以相蒙心思愈勞欺蔽轉甚我太祖諭

朱善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多方不可以智力禦惟誠心以待之我皇上天縱天明同符聖祖靜觀坐照自無遁情又何欺蒙之足慮乎洪範曰王道平平平之一言深可玩味蓋治天下莫患于不平不平之患非必其極重也即矯枉稍過而所矯之處還為不平之端如秦亡於孤立漢矯之盡封諸王而卒釀六國之憂宋亂於熙豐元祐矯之盡更新法而竟成紹興之禍向使當時損益適中末流必不至此今用舍進退之間矯枉似已甚矣以皇上手握太阿操縱不測可無過計然不可不防其漸也因作寬簡虛平四箴以獻帝優旨報聞而意殊不憚也無何武生李璉言致治在足國請搜括江南富戶充餉士升惡之擬旨下刑部提問帝不許發改擬體仁曰帝欲言路當以所擬太重耳遂輕擬以進士升曰此亂本也當以去就爭之乃疏言臣惟流寇蔓延所在蹂躪皇上憫生民憔悴懲吏治貪殘因陳啟新之言擢至省闈豈真謂其言為確論哉母亦借此以磨勵縉紳動其愧懼耳乃比來借端倖進者實繁有徒然未有如李璉之誕肆者疏內言縉紳豪右報名輸官而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衰世亂政載在史目不忍觀



者而敢陳於聖明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於此真所謂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今天下自秦晉楚豫以及江北已無寧宇未蠢動者獨江南數郡耳若此議一倡在在生心是使無賴亡命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海內之縉紳豪右富商大賈盡化而為窮民也不驅天下之民胥為流寇不止夫亂之作必自此始矣或疑此輩為流賊心腹倡此橫議搖同人心則其包藏禍念寧直借端倖進已哉伏望皇上鑒臣血誠屏絕橫議毋使小人因陳啟新之進以言利窺朝廷則人心定亂萌消實宗社生靈至幸疏入而應已下法司提問乃奉嚴旨譙讓詰以沽名前疏已足毋庸汲汲蓋謂前四箴疏也士升惶懼引罪乞休帝即許之初士升為體仁所引遂為之用每體仁欲有所為必令其先發而已隨之如用謝陞掌銓唐世濟秉憲皆體仁意也體仁之攻文震孟亦引士升為證士升頗助之及體仁所欲既遂遂棄之若遺時士升弟士晉巡撫雲南以貪饒為部民吳鯤化所訐體仁即擬嚴旨行勘將借以傾士升也命下而士晉已歿事乃已至是兩疏忤旨遂去國士升初負物望後為體仁所用幾見擯公議其去也天下稱

之國變後七年而終子杖舉人棟進士廣東會事文震孟字文起吳縣人待詔徵明曾孫也祖國子博士彭父衛輝府同知元發並有名行震孟早承家學年二十一舉于鄉積學砥行有盛名十赴會試至天啟二年始以殿試第一人授翰林修撰臚傳之日朝野歡呼慶得人是時天下多故而魏忠賢漸竊柄外廷應之數斥逐大臣震孟憤其年十月上勤政講學疏言今日事勢大可憂慮蹙地陷城無歲不有覆軍殺將所在特聞此真大小臣工卧薪嘗膽之日而因循格套粉飾虛文將使祖宗無缺之天下日銷月削皆諸臣悞國以至於此非陛下獨奮精明大破常格以鼓舞豪傑之心發舒忠義之氣天下未知所終也陛下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於政雖勤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陛下之聰明何由開暢臣意祖宗之制唱六部則六部必當以次建白唱六科則六科必當以次白事職糾彈者糾彈職數奏者數奏陛下憑而聽焉與輔弼大臣面商而裁決焉不惟聖智日以明習即在廷百執事日精思於職守之內而各有奮心若僅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周旋進反祇畢朝儀



安取此駕行牙繡腰玉橫金者為也經筵日講臨御  
有期於學雖講而講學之實未見也侍臣進讀鋪敘  
文辭第如蒙師之誦說無少闕悟則陛下之睿智何  
由周通臣聞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  
重事間閭億微無不諮詢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  
照懷奸挾詐既無竇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無緣可  
以蒙蔽若僅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提醒  
不靈經傳典謨祇成故事安取此正勞垂紳展書簪  
筆者為也陛下之神情既與群臣不相浹洽則退入  
內廷而耳目所觸發德性所熏蒸自不越中涓常侍  
之口彼帝王宏遠之規模豈若輩所能解于是無名  
濫予有罪不誅危如山海而閭臣一出共偷安于無  
事慘如黔圉而撫臣坐視竟嚴謹之莫施乃近日舉  
動更有可異者總憲鄒元標行矣副憲馮從吾杜門  
矣首揆冢宰亦相率請去矣此皆三朝慙遺一旦以  
講學之故使不得安其位空人國以逐名賢有似偽  
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為前鑒亦未有以明告我陛下  
者耳尚書王紀削籍歸彌增品望策蹇出都人謂快  
于馳驛破帽蒙頭人謂華于蟒玉今諸臣被道學之  
名以去其責且甚于三公夫國家所以勵世作人者

惟此爵祿名號而至使角巾尊于冠冕此豈清平之  
世所宜有哉邪風鼓煽國是混淆此尤隱伏之亂源  
統祈陛下之洞察疏入忠賢大怒屏不即奏俟帝內  
宴為偶人戲畢因進曰前日新狀元以偶人比萬歲  
罪不可赦帝曰渠言云何對曰疏事所言傀儡即偶  
人也帝曰何故比我若是對曰渠見聖躬短小上下  
金臺皆奴輩扶持遂以相比不殺之無以示天下帝  
領之一日講筵竣忠賢傳旨廷杖八十時首輔葉向  
高在告次輔韓爌反覆力爭忠賢意不可回爌顧講  
官曰此大事諸君共來一言於是侍郎鄭以偉盛以  
弘俱為救解忠賢意少沮閭擬停俸一年內批貶二  
秩調外言官交章論救向高言之尤力俱不納震孟  
不赴調而歸六年冬坐鄉人顧同寅獄斥為民崇禎  
改元將召用御史楊維垣誣以不簡力扼之無何召  
為侍讀尋進左中允充日講官三年春都城戒嚴一  
時大臣多去國忠賢遺黨王永光輩日乘機報復順  
天巡撫方大任遂希指力詆東林震孟憤抗疏力陳  
其謬因言永光乘朝廷之倉猝謀番欽定之刑書陛  
下因其衆毀衆惡悞信為無黨無偏執意其窺伺之  
工機變之巧有出尋常思慮之外者今爪牙已布羽



翼已成深籌密算無非績崔魏之游魂斷高陽之正脉進退用舍憑私選臆曾有一念從君國起見乎方今摧抑之餘士氣已盡即聖天子加意培養猶恐不振何忍復興黨議必空人之國而後已哉帝時方眷永光不報尋進左諭德掌司經局直講如故其年五月復上疏曰臣見群小合謀必欲借邊才以翻逆案雖聖意持之甚堅而奸黨圖之益急夫天下容有無才悞事之君子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今有平生無恥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真援而思辨雪消長利獲之闕甚可畏也文見王永光為六卿之長獨蒙眷注乃假竊威福倒置用舍無事不端而濟之以狼發念必欺而飾之以朴機深計巧投無不中人皆知蘆杞之奸邪而成謂林甫之岸谷故以年例大典而變亂祖制以考選盛舉而擯斥清才舉朝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同豈國之福况今天步艱難流氛正熾未小當視國如家除免雪恥不當分門別戶引類呼朋此臣一念孤忠根于天性九死不回者也疏入帝以殺名賢及年例考選無所指冷再陳震孟言殺名臣者謂故吏部郎周順昌年例則抑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考選則擯中書舍人陳士奇潘有功是也且言純

如常語人曰家宰不去此案必翻即永光與其私人群聚而謀亦惟翻案一事故永光倡邊才之說而純如辨寃之疏即繼之此非交關合謀之顯證耶當是時永光勢窘結大奄王永祚為援謂士奇出姚希孟之門震孟與希孟甥舅情篤故代出此疏帝疑之故永光辨疏得溫旨而震孟以任情牽詆責之然群小翻案之謀亦由是中沮震孟在講筵最為嚴正常講君使臣以禮章反覆規諷帝即出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于獄一日進講見帝加足於膝上適講五子悲歌至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視帝足帝即以袖掩之徐為引下上時稱為直講至是以忤權臣欲避之出封益王便道旋里遂未復出五年即家擢右庶子明年始入都又明年進少詹事先是光宗實錄已成魏忠賢使其黨重修是非倒置震孟摘其尤謬者數條疏請改正帝持御平臺召廷臣面議閣臣溫體仁王應熊力持舊說遂不復改八年三月因賊犯皇陵疏陳致亂之源謂陛下御極于乾綱解紐之後一番振刷日月重光深得先甲之維新而後甲之丁寧似稍畧焉成己之際籍廢諸臣彙征連茹而謀國罔効以致聖衷懷疑群邪伺隙沿至於今繆種滋長魁



麴糶聚於離明狐鼠縱橫于城社逆氣足以召逆妖  
氛足以成孽此致亂之源也堂陛之地欺猜愈深朝  
野之間剋削日甚縉紳感靡靡之懷士子嗟東瀝之  
困商旅怨咨萬民失業猶然全盛之規模忽見無聊  
之景色此又致亂之源也邊事既壞修舉無謀兵不  
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溢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繁  
悲啼慘泣所不忍聞而有司惕功令之嚴不得不取  
鵠形鳩面之赤子而笞之楛之使愁苦之氣上薄于  
天冤痛之聲下徹於地此又致亂之源也盜賊四起  
謂將徵兵而兵無紀律淫汙殺掠慘不可言所獲之  
級半是良民所報之物毫無實績故民間有賊兵如  
梳官兵如櫛之謠民安得不為盜盜安得不日增此  
又致亂之源也且此亂源而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  
公反躬省己一統之朝強分畛域加膝墜淵總由思  
怨試觀數年以來所謂振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  
者何人安內攘外者何道富國強兵者何策至今日  
而廟社怨恫幽明齊痛諸臣之肉其足食乎此非痛  
素盈朝可以塞責慰安一疏可以畢事也陛下宜奮  
然一怒以安天下發哀痛之詔按失律之誅正悞國  
之罪行撫綏之實政寬閭閻之積逋先收人心以遏

寇盜保儲嫡儲得端心於撫字徐議財源之滯毋  
徒竭澤而漁盡弄惠得惠失之鄙夫廣集群策群力  
以定亂國事庶有瘳乎帝優詔報之亦不能盡行也  
故事講筵獨廢春秋帝以有禪治亂冷擇人進講震  
孟敬以春秋名家體仁慮其譏切時政或當帝意受  
眷勲故隱而不舉次輔錢士升指及之體仁佯驚曰  
幾失此矣遂以召上及進講果大稱帝旨震孟乃兩  
疏辭疾不許六月帝將增置閣臣召廷臣數十人試  
以票擬震孟以疾不承祭酒倪元璐無疾亦不入明  
且命取姜逢元陳子壯張至發及震孟等九人履歷  
凡命廷推在籍者是時體仁方得疾在告帝以九月  
二十六日特擢震孟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以  
聞預政兩疏固辭不許先是閣臣被命即投刺司禮  
太奄其致儀狀奄人亦以是報之震孟獨否掌司禮  
者曹化淳故出王安召下雅有意東林以震孟外已  
全安從子官中書者轉致震孟鄉人盛稱其嚮往之  
意直曰若循例徃來外廷有事當為効命鄉人以語  
震孟震孟曰竭奄人之力不遇使我不為執政耳庸  
何傷卒不徃化淳以為欺銜之震孟既入直體仁亦  
稱疾愈體仁每擬旨必商之震孟有政必從震孟喜



語人曰溫公虛懷乃爾何云奸同官何吾驕曰此人伏機最深胡可信震孟不以為然越十餘日體仁窺其疎所擬不當輒令改不從徑自塗抹震孟大愠以諸疏擲體仁前體仁亦不顧無何吏部尚書謝陞劾都給事中許譽卿福建布政使申紹芳營求美缺語侵震孟以紹芳為震孟懿親而譽卿則其同志也疏下體仁擬殊干法紀當貶謫意以既干法紀罪不止貶謫駁改即當重擬帝果發改遂擬譽卿為民紹芳擬問震孟爭之不得有憤言已而譽卿疏辨語侵體仁體仁亦疏辨因述擬旨始末言陞疏初擬時同官中有為譽卿密友者見殊干法紀語意甚不平次日改擬諸臣畢集臣曰今當如何士升曰冢宰糾疏原重餘皆無言少間臣又商之士升士升述同官吾驕震孟謂當行勘或令回奏臣曰他人所糾令部院勘之冢宰所糾更復誰勘且營求冢宰聞見必真豈言不足信更待回奏今惟擬削籍上憑聖斷而已震孟見臣所擬喟然曰科道為民是天下極榮事夫陞下所以勸懲天下者止此賞罰大權如震孟言是朝廷之賞罰不足為勸懲也以股肱心膂之臣為此悖理滅法之語臣不知其何心聞數日以來聚謀授草

欲為譽卿埃臣都實繁有徒但臣身可殺臣心不可移也疏入帝責吾驕震孟徇私撓亂二人疏辨帝不聽遂罷吾驕而震孟落職閒任方震孟之拜命也即有旨召還諸邊鎮守內臣不知者遂歸功于震孟及次輔主應熊之去在直者止震孟及張至發二人忌者遂謂震孟實為之由是有新叅居功之譖帝意遂移其在給廡止兩月爾震孟剛方貞介有古大臣風扼於權奸不竟其用天下惜之歸甫半年會甥姚希孟卒哭之慟越十五日亦卒廷臣屢請卹典不許十年奉詔復故官十五年十月始贈禮部尚書賜祭葬官其子于南渡時追諡文肅二子秉乘俱有學行秉遺國變死於難

蔣德璟字申葆晉江人父光彥江西按察副使德璟以天啟二年擢第授庶吉士歷編修侍講中允崇禎六年副庶子丁進典試應天所舉士被黜八人坐錮二級尋遷諭德庶子掌司經局事以母憂歸十一年遷翰林少詹事嘗召對陳練兵練將法甚備又上饑荒事宜十三年冬擢禮部右侍郎限田議起德璟言民所由困之由無故奪之勢不可行今欲足食莫如務農貴粟痛懲游惰畿輔山東河南江北土田聽民盡



力開墾三畝不起科植桑棗修水利常平義倉悉輸本色如此行之公私自足時不能用明年三月楊嗣昌率於軍有詔議罪德璟議獨峻切且曰嗣昌倡聚斂之議加餉餉三百萬又加練餉七百三十萬合之舊派每歲增至二千三百萬致天下財竭民窮群起為盜文隱匿失事虛飾首功誦經祝蝗貽笑海內宜按仇鸞故事追正其罪不從時尚書林欲揖奉使南都左侍郎王錫衮署部事一切典禮倚辦于德璟據經守正無所詭隨十五年二月因祈穀耕籍諸禮告成偕同官請量除加派薦故侍郎陳子壯顧錫疇故祭酒倪元璐文安之且曰罪臣黃道周半生孤苦子幼家貧萬里投荒深可軫念乞寬其永戍許以自新帝不為忤子壯等旋見錄用德璟博聞強識前代典章及本朝掌故無所不討習其于天下形勢九邊阨塞兵馬錢糧河漕屯牧鹽筴水利曆律刑法諸要務莫不晰其源流究其利弊文章亦敏捷嘗一日應閣中二十餘語敕文極典核見者歎異共以經濟期之其年六月廷推閣臣以德璟為首召對言邊臣須久任今薊督半載之內已更五人將益廢帝曰不稱當更對曰與其更之於後曷若慎之於初帝問天變

何由弭對曰天心止在民心上拯得百姓一分即弭得天變一分近為加派所苦既加遠餉千餘萬復加練餉七百萬民何以堪祖制三協止一督一撫一總兵今增三督三撫六總兵又設副將數十人權不統一何由制勝帝頷之首輔周廷儒亦嘗推薦遂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黃景昉吳姓同入直適吏部尚書李日宣等六人坐廷推事下獄德璟等抗疏救之時廷儒與姓並為東林所擁戴又各樹門戶惟德璟無所偏比廷儒嗜權利故其門多媚子姓尚節氣故多偽士德璟好文章學問頗獎掖後進故一時知名者多附焉性亦鯁直於帝前時有論諫如黃道周召用劉宗周免罪德璟力為多自是年六月以後詔書出其手者皆援古切今剴惻可誦九月以開封久被圍而諸將悉觀望不救自請飛騎督戰優詔不允明年四月進御覽備邊冊凡九邊十六鎮新舊兵食之數及屯鹽民運漕糧馬價悉志焉已進諸邊撫賞冊及御覽簡明冊帝嘉之令與戶部諸臣較勘大率諸邊士馬報戶部者甚多報兵部者甚少戶部但據冊給發而屯田鹽引民運每鎮少者數十萬多者百餘萬一聽邊臣自用而部中不問又天津從海道



輸薪遠歲計米蓋三百萬惟倉場督臣及天津撫臣司出入而部中亦不問德璟語部臣若各部運津運各邊民運屯鹽通為計畫則餉何憂不足而加派之新餉練餉亦皆可裁因復條為十事責部中登答部臣不能盡釐帝亦不復致詰也一日召對帝語及練兵德璟白臣幼讀會典見高皇帝教練軍士一以弓弩力鎗行賞罰此練軍法衛所總小旗補役以鎗勝負為陞降官舍比試必騎射精嫻方許襲替此練將法蓋二百年無一兵至今方設兵帝悚然起聽又言祖制各邊養軍屯屯鹽民運三者原無京運之銀自正統時始有數萬迄萬曆末亦止三百餘萬今則逸餉練餉并舊餉計二千餘萬而兵反少於往時不知何以耗盡至此又言今日衛所官軍尤為急務文皇帝設京衛七十二計軍四十萬畿內八府軍二十八萬文有中都大寧山東河南班軍十六萬春秋入京操演深得居重馭輕之勢今皆虛冒不可勝詰且自來征討皆用衛所官軍彼有父母妻子與烏合者不同自嘉靖末始募兵遂置軍不用以致加派日增軍民兩困惟願憲章正祖修復舊制帝深然之然不能行也其年九月詔發帑銀四十萬易米給軍時軍士

但欲得銀不願給米議者謂石折銀八錢公私胥便可省民間召買之擾戶部倪元璐面奏之德璟亦力贊退復其揭為請而京商豪戶皆以國米召買為利夤緣宦官竟格不行戶部不得已以一兩易一石而價高米惡甚且銀與米俱空衆為太息十七年正月帝聞平陽陷召見廷臣嘆曰朕非亡國之君事事皆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將何面目見于地下朕願督師親決一戰即身死沙場亦無所恨但死不瞑目遂痛哭首輔陳演請代帝曰卿南人不可往德璟及魏藻德方岳貢丘瑜范景文俱請代亦不從乃命李建泰曰卿西人辦西事朕所願也戶部主事蔣臣請行鈔法言歲造三千萬貫一貫定價一兩歲可得銀三千萬兩侍郎王鰲永亦極言可行且曰初年造三千萬貫可代加派二千餘萬此後歲造五千萬獲利無窮將金銀與土同價其言甚美然實不可行帝特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募商發賣無一人應者京商駭然皆欲卷筭去德璟言民雖愚誰肯以一金買一紙帝曰洪武時何以可行德璟曰高皇帝似亦以神道設教但當時止賞賜月俸用之其餘兵餉亦未用也且民窮已極宜安靜以悅之帝



亦聽局官營造鈔宜用桑穰三百萬斤舊例採之畿輔山東河南浙江請分遣內臣往督五城御史言鈔匠僅五百人尚少二千五百人議於畿內八郡多方勾解德璟皆擬旨不允帝命改擬德璟極言不可行且由匠一人月費米一石銀三兩三千則所費不貲恐得不償失況畿輔山東河南屢經兵燹桑已盡矣安得有穰至浙西三郡地雖宜桑然驟責以四十萬弁即盡括之亦不能足獨入帝留中後竟獲免先是軍儲不足歲會畿輔山東河南富戶給以時直令買米益輸天津多至百萬民間大擾至是因召對德璟面陳其害帝即令擬諭罷之德璟退復上疏極言末言召買之苦人人知之所以不敢議停者以終邊也不知邊之將士視米益如泥沙止欲得銀而已何苦括內地之膏血填塞止之泥沙乎或謂召買十罷邊卒且藉口脫巾而實不然邊卒虛冒十無四五夫抵克貪弁猾胥之索耳前見寧撫黎玉田疏減去米益四十餘萬石而未嘗告乏則難之他鎮可戒無疑陛下誠采臣言但蠲召買一萬即免窮民數萬之費自前救民第一急務萬不容緩聞職中鼓惑愚民皆指加派而加派之苦莫甚召買臣不敢避禍不言帝

深納之三月帝以賊勢漸逼令群臣會議以二十三日奏聞時御史李邦華有密疏中云輔臣知而不救言試問之堅曰帝手其疏問何事陳演以少詹事項煜東官商選議對帝即取視默然德璟亦力贊之帝未答給事中先時亨追論練餉之害德璟擬旨向來聚斂小人倡為練餉致民窮禍結悞國良深帝不悅因召對詰曰卿言聚斂小人誰也德璟不敢斥言楊嗣昌但以故尚書李待問對帝曰朕非聚斂但欲練兵耳德璟曰陛下豈肯聚斂因既有舊餉五百萬辦餉九百餘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臣實難辭責且所練兵馬安在薊督抽練四萬五千今止其萬五千保督抽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抽練一萬今止二百若山永兵七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火山西及陝西三邊各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將原額兵馬俱不復問并所抽亦未練徒增七有餘萬之餉耳民安得不困帝曰今已并三餉為一何必多言德璟曰戶部雖并為一州縣追比仍是三餉帝震怒責以朋比德璟力辨諸輔臣為申救尚書倪元璐以鈔餉係戶部職掌自引咎帝意稍解德璟遂隱言臣因近日邊臣每言兵馬皆以抽練之說抵



塞明旨而壅鎮新舊兵馬驟不言及是因有練餉而  
兵馬反少也臣私心恨之又近日有司每借練餉之  
名道化如焚致元无困苦遇賊輒迎甚者未見賊先  
迎雖三餉並急不止練餉而練餉尤急而又私心痛  
之蓋至外無兵內無民且并無餉故推咎倡議之人  
冒昧愚戇罪當萬死因引罪出直帝雖慰留旋罷練  
餉而德璟竟以三月二日去位給事中汪惟效簡討  
傅鼎銓等交章乞留魏藻德亦具疏懇請皆不允德  
璟初聞山西被陷未敢輒行及知廷臣留己即辭朝  
務寓外城無何都城陷乃得逸去六月福王嗣位南  
宗召之入閣自陳三罪固辭許還籍候召明年唐王  
立於福州與何吾驥黃景昉並召又明年以足疾辭  
九月事敗而沒

疑此中有隱情帝言既有隱情不妨密奏景昉對臣  
家海濱見將吏每遇調發即報海警冀得復留觸類  
而推其情自見帝領之十五年六月召對稱旨由詹  
事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明年與德璟並加太  
子少保改戶部尚書文淵閣撫江故有文武二大臣  
是年八月帝欲裁去文臣當任誠意伯劉孔昭惠世  
揚拜左副都御史久不至帝命削其籍景昉俱具揭  
爭帝不悅遂連疏引去唐王嗣位召入直未幾復告  
歸國變後家居十餘年而卒

吳姓字鹿友揚州興化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部  
武知縣年少擅吏才舉卓異調晉江父服除起補濰  
縣天啟二年徵授御史十月疏言秦藩一事先後降  
旨至二十餘萬祖宗之制褻給誥之體長本藩凌肆  
之漸生他藩疑貳之心一舉而四失備焉且今時事  
多舛不止一端在陛下則出旨太褻行法太寬在臣  
下則奉旨太輕視法太易如之何其可也因歷舉八  
事以告帝採納焉尋以災異疏請修省停免加派并  
旨奪俸與同官沈應時夏之令各建議毛文龍孤軍  
海外接應為難宜撤還內地時魏忠賢竊權責三以  
交通屬國洩事于外並除名輔臣葉向高等力救乃



也明年五月言今東西用兵餉交急乃主兵者不籌餉主餉者不籌兵互相推委如某處請兵兵部不問有餉無餉而增兵矣某處請餉戶部不問有兵無兵而增餉矣故財已竭而兵部益兵不已民已窮而兵部加賦不休一歲出入之額未見清楚諸邊增減之數未經籌算悞國家而壞封疆莫甚於此宋臣范鎮有言度支與樞密當互相關通今請倣此意令戶兵二部通融商確計兵足餉計餉養兵並宜關通聞臣使知兵餉之數孰急孰緩量入為出以制國用庶精神貫通同事有賴因捕舉廉餉三事帝褒納之瑞惠柱三王以莊田通租訴于朝詔錦衣遣官往逮姓言事甚細微下有司治之足矣何煩緹騎且王為奸人所惑不可聽信帝怒復停休刑部尚書王紀先為內官劉朝構陷至是朝以罪謫姓力頌紀賢乞召還吏部因以原官請忠賢素惡紀嚴旨詰責將罪文選諸郎賴輔臣力解獲免尋以終養歸姓之初入臺也趨向未定吏部趙南星擬以年例出之姓乃薦方震孺等進論崔文昇李可灼進藥不慎嘗試之說非可施於君父遂得留後諫宦寺內操宜罷薦鄒元標馮從吾文震孟諸人宜召還積與忠賢忤七年二月因

無例推舉遂削其籍崇禎改元言官交薦起故官溫體仁之許幾謙益也周延儒頗助之姓恐帝即用二人力言收下大典當就廷推中簡用不可輕信浮言為所疑胥事竟停時大治忠賢黨又值京察姓言除奸之法與考功之法不同此輩罪惡貫盈非考功法所能盡請於察前先定其罪毋混入察典致有掛漏時議聽之明年二月御史任贊化以劾溫體仁請官抗疏論救力詆王永光媚逆有據請賜罷斥皆不納閏四月出按河南其冬京師戒嚴巡撫范景文提兵避衛姓即移駐磁州選將募士以固疆圉壯聲援南陽安男子自稱光宗子黨宗弟詭惑民間有司捕獲之姓以聞詔即行戮自徐鴻儒倡亂後河南妖人假白蓮金禪之會煽誘愚民謂紫微星失道天下大亂遂聚眾稱王焚劫村落所在見告姓下令嚴保甲練鄉兵密行緝捕於是祥符臨謙鹿邑杞尉陵柘城六縣及睢州各獲賊魁正法餘黨解散部內以寧疏請宋儒邵雍比程顥程頤例授世襲五經博士從之四年正月帝以延綏失飢盜賊蜂起命擇才能御史往賑時姓已還朝帝命之瀕行陳擇守令嚴責成補監司酌緩急議安輯寬征求六事帝皆俞之姓以所



齋十萬金不足效秦王勸諭文武將吏及鄉縉富室捐助得銀五萬粟麥二萬餘乃借西安推官史可法等通歷延安十九州縣拊循給賑且設策解散盜黨軍民大悅是歲秦中有秋乃列上撫勦通糴事宜帝即報可臨洮鞏昌地震壞廬舍損人畜疏請蠲免加征亦報可明年即命巡按陝西首劾大將杜文煥殺良冒功置之法風紀肅然其巡歷所至一以察吏安民覈功罪靖盜亂為務一切巡方陋習悉屏不行將吏廢最則以城守堅完盜賊不犯為上考由是屬城競燭烽火漸稀且數為民請命奏報軍中情形無所掩飾帝亦知其足任奏無不允在陝二年聲績大著六年擢大理右寺丞是時山西多寇先任巡撫六人皆以罪去吏部侍郎張捷素惡姓謀藉此害之七年九月廷推捷以姓名上帝召對稱旨即擢右僉都御史以行姓慷慨受命歷陳防邊禦寇練兵恤民四難及議兵議將議餉議用人四事帝悉納之既視事申嚴紀律撫慰軍民甄別將吏號令一新賊之在陝西河南者每冬月輒謀履冰渡河掠山西姓親歷河干相地險易而分布士馬晝夜戒嚴無事則鑿冰遇警則設伏以待賊嘗犯韓城抵河岸相持旬日矢石交

發賊不敢逼至歲餘姓語軍中曰今夕將士酣飲離次恐為賊所乘蓋以嚴警是夕賊果至官軍寂然度漸逼發砲擊之傷者甚衆賊乃退時姓衣不解帶者半月自是連三歲賊無一騎潛渡濱河州縣二千里籍以休息姓常屏驕從巡歷代州雁門諸處墩堡頽敗無一動卒壯馬邊繕不及環堵軍械朽敝諸將貪言自萬曆初年不復整理至今六七十年矣姓乃繪圖上陳嚴督所司修築而力懲其侵牟無狀者半歲而邊陲始可守八年四月上言晉民有三苦一苦於鹵荒無計糊口則為盜一苦於追呼無力輸租則為盜一苦於撥掠無策墾墾則為盜三若不除盡人皆盜矣臣嘗見數千家之邑竟日無炊烟其廬舍已蕩為黃埃其田園已鞠為茂草問之則曰非死則逃且盜耳臣欲招徠復業則曰彼逃且盜者逋賦多年承其業則供其賦有死不敵耳其里甲稍存者司府催徵兩下率責數年舊逋獲一逋戶若獲大敵敲之撲之血肉已盡逋欠自如故三晉之民催科既無所施徒徇之於敲撲而已敲撲又無所施徒驅之於潢池而已三晉之官者成既無所用徒束手以待叅罰而叅罰又無所用徒灰心以待黜斥而已臣以為此



等也賦征之亦適與其征之而以空名斂怨曷若蠲之以明朝廷德意乎且蠲之則反側有首丘之望田廬有復反之期需之數年生聚如故徵之則逃者不復歸歸者又復逃迫而為盜誰能禁之是徵之適無窮期而蠲之適無幾時也三晉全境臣不敢繫為市德舉其尤殘破者如河曲沁水二十五州縣當蠲八年以前租平定武鄉十四州縣當蠲八年半租七年以前舊租如此則化賊為民不復迫民為盜臣得以收拾殘黎保合餘燼釋聖天子西顧憂帝感其言敕所司議行戶部請稅間架姓抗疏力言不可弗聽其秋我

大清既平察各爾國遂旋師掠朔州直抵忻代二州守將出戰屢敗督師楊嗣昌遣副將自代州率兵往偵亦敗走先後失亡士馬無算事聞姓鑄五級嗣昌及吳同巡撫葉廷桂鑄三級俱戴罪視事九年春聞喜稷山靈石絳縣及霍州大飢姓以聞中使齎金至語姓曰上覽公疏傳諭各官各捐所有賑之一日得三萬益以御用二萬即時遣行上之愛民如此姓為泣下立馳至其所分賑賑畢天大雨是年亦有秋其冬部臣有山西開礦之議姓極陳五害乃寢巡撫張

孫振之劾袁繼成也姓力白繼成無罪盡發孫振賊私孫振坐誦成初山西失盜有三一日賀宗漢一日劉浩然一日高加計皆前撫臣戴君恩所撫優以月餉處之石樓臨縣永寧之郊而三人擁眾結寨猖獗自如姓始至揚以好言撫慰而密圖之浩然果為其黨所殺加計亦為叅將虎大威所殲宗漢聞之懼再乞撫而反側如故為永寧叅將劉先祚所滅其他若交城孟縣壽陽平定武鄉趙城霍州之土寇及沁源臨縣之流寇皆次第討平境內寧謐十年九月謝病歸復救防河平寇功累賜金進秩十一年二月起兵

部庶侍郎亦月兵部尚書楊嗣昌言今邊關戒嚴姓及添注侍郎惠世揚久不至請改推帝怒遂落職閒住十三年十二月用薦起故官帝幸學尊宋周程六子為先賢姓請教儒臣編輯六子全書頒之學宮詔前明年十月命協理戎政時山東盜復劇請兵帝命發京營五千往因召對問近日練兵選將如何姓奏對俱稱旨諭姓具疏奏聞賜果餌拜謝而出其年六月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周廷儒也再相也舊輔為銓力為多延儒許復其冠帶及是銓以捐資賑飢囑撫按題敘延儒即擬優旨亦戶部公議弗騰延



儒患之欲授姓共擬一日延儒語及銓事姓唯唯退  
召戶部尚書傅淑訓告以逆案不可翻其事遂寢廷  
儒始悟為姓所給也延儒欲起張捷為南京右都御  
史姓又力冠並自是兩人愈不合姓居江北延儒居  
江南各有黨與勢並盛而姓堅持清議力扶善類故  
其名益高錦衣都督駱養性為延儒所引用姓以序  
不應及獨謂不可後帝召對語及諸司弊實姓言錦  
衣尤甚宜清釐養性由是不悅姓十六年三月帝以  
襄陽荊州承天達隘召對廷臣隕涕謂姓曰卿向歷  
岩巖亦往湖廣督師圖恢復姓請發勁兵假便宜以  
徠廉奔其疏姓言賊所在蹂躪大河以南無堅城孫  
傳廷塚頭一戰精銳幾盡近因陷汝寧踞荆襄犯承  
天衆號百萬有集舟師南下之謀江南震恐莫必且  
夕說者謂賊不習舟楫不知荆襄逼處江濱一葦可  
渡而江以南守備單弱水陸並窺不俟再議南都根  
本重地何恃不恐故必先固江南然後可復江北則  
武昌九江其衝要矣臣應取道金陵急取九江武昌  
相機進止標下精兵須得三萬方可指麾諸鎮時帝  
意重在湖北而姓所籌在江南覽之不悅留不下姓  
請面對帝御文昭閣論以所需兵多難以猝集南京

隔遠不必退守姓奏左良玉跋扈甚督師嗣昌九撤  
撤兵一旅不發河南總督羸卒數千僅充輿從臣即  
憑藉國靈不過仍如嗣昌而良玉退居漢江更有甚  
於曩時若臣督領戰將自統精兵進可追勦初寇退  
可駕馭驕帥如僅張空券節制不行徒損威重耳南  
京從襄陽順流而下窺伺甚易敢不兼顧非退守也  
輔臣陳演言督師出則督撫之兵皆其兵姓不悅語  
優之言臣之請兵正為督撫無兵耳使臣出而仰面  
強鎮束手待賊恐事機一失有不忍言者帝意始解  
曰先生言是命兵部建議尚書張國維請以總兵唐  
通兵七千馬科兵二千京營兵一千應文言此兵方  
北征必俟敵退始可謂帝命姑俟之姓自是屢請帝  
曰徐之敵退則兵自集卿獨往何益踰月周延儒出  
督師朝受命夕啟行輔臣蔣德璟謂戶部倪元璐曰  
至欲吳公速行緩行相慰者試耳觀首輔疾趨可見  
姓聞之曰無兵安往益帝意實欲姓先馳以繼之也  
姓遂向久之說言遂入五月以京城守禦功加太子  
少保改戶部尚書文淵閣初姓奉命後孫傳庭將出  
關帝以語姓姓言宜慎重毋信間謀墮敵計帝不以  
為然姓嘗面請蠲湖廣田租謂民久困湯火徵必不



應不如獨之俾仁聲先路則安民即勦寇勝算帝也  
許之及奏入未留申姓語同邑李清曰我日請兵兵  
亦集若先出國則恐當事愈作秦越人視耳先兵部  
所撥唐通兵陳演又請留云關門不可無備姓不得  
已於五月辭朝先一日出勞從騎帝猶命中官賜銀  
牌給賞越宿忽下詔責其遲遲命輟行入直姓惶恐  
兩疏引罪遂許致仕既行陳演及駱養性內外交構  
帝怒益深至七月帝既親鞫吳昌時作色曰兩輔臣  
負朕朕待延儒厚乃納賄行私罔知國法命姓督師  
羅方延綏為委卸地延儒被糾姓何獨無既而曰朕  
雖言知終無糾之者本宜並逮念國體所關錦衣衛可  
宣來候旨姓扶疾入都執法司議罪十二月竟遣戍  
金齒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馳疏力救不從明年行  
次南康聞都城變邑福王嗣位南京赦還復故秩六  
月吏部尚書張慎言議召用為勳臣劉孔昭等所祖  
不果國變後卒于家姓正色立朝操履無玷與鄭三  
俊並負海內重望晚節皆不能死國頗為士論所譏  
論中崇禎十七年閏特事固孔艱矣諸臣碌碌實亦  
非匡濟才也當時君臣蹙額而許言練兵言籌餉言  
用人選將空談聚訟有未得當乎震孟兩月給靡難

言措注李標以下并皆竊苟全冀圖幸免殆所謂具  
臣者非與曠正人也臨老屈身見賊可不為辱乎德  
環當京城既陷宵遁而南姓受命督師逡巡不往皆  
未能以身殉國偷生一時死兒女手生平之期許安  
在乎莊烈固云輔臣負朕良不誣矣



明史卷三百五十七

列傳二百八

周延儒

王應熊

張至發 孔貞運

薛國觀

程國祥 蔡用月

范復祥 張四知

陳演 魏藻德

方岳貢 立瑜

魏紹來

周延儒字玉繩宜興人萬曆四十一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修撰年甫二十餘美麗自喜與同年生馮銓友善天啓中歷官右中允掌司經局事尋以少詹事掌南翰林院事莊烈帝即位召為禮部侍郎延儒性警敏善伺意指崇禎元年冬錦州兵譁督師袁崇煥請給餉帝御文華殿召問諸大臣諸大臣皆請發內帑延儒揣帝意惜帑獨進曰閩門首防敵會且防兵寧遠譁餉之錦州譁餉之各邊效尤帑將安給帝曰卿謂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發但當求經久之策帝說曰卿言是也降旨責群臣居數日復召問延儒曰餉莫如粟山海積粟不缺也缺銀耳何故譁譁必有隱情安知非驕弁構煽以脅崇煥耶帝方疑遣將要挾聞延儒言復說曰卿言是由此屬意延儒二年春嘗薄暮召入文華殿滿下數十刻乃出語秘不得聞御史黃宗昌劾其生平穢行李長春復論獨對之非延儒乞罷不允南京給事中錢允鯨言延儒與

馮銓密契延儒柄政必為逆黨朝局延儒疏辨帝復優語答之南京御史劉之鳳則言延儒獨對時必謂舉朝無一人不欺上獨臣不惜首公捐軀使陛下盡疑群臣遂得爾私人爾所忌帝復責之鳳等奏優詔慰延儒無何會推內閣廷臣以延儒與銓媿置之列戕基命錢謙益鄭以偉李騰芳孫慎行何如寵薛三省或以私羅喻義王永光曹于汴十人名上帝大疑及溫體仁許謨益延儒助之謨益得罪去事詳體仁傳帝用廷推令基命入閣而心眷延儒踰月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明年夏體仁亦入其秋基命致仕延儒遂為首輔尋加少保改武英殿體仁既並相務為柔佞帝意漸警之而體仁陽曲謹媚延儒陰欲奪其位延儒不知也體仁與吏部尚書王永光謀起逆案王之臣呂純如等或謂延儒曰彼將翻逆案而外歸獄於公延儒愕然會帝以之臣問延儒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秀矣帝悟而止體仁益欲傾延儒明年春延儒僚婿陳于恭廷對第一大向巡撫張廷拱登策題撫孫元化檄兵柄人皆謂延儒主之延儒家人暴邑中邑中民焚其廬延儒兄素儒又冒錦衣藉授千戶及登州兵亂因元化侍郎劉宇烈視師無功言



路籍籍戚指延儒庇宇烈於是給事中孫三杰馮元  
 應御史余應桂衛景瑗尹明翼路振飛吳執御王道  
 純王象雲等劾延儒應桂并謂延儒納巨盜神一  
 魁賄而監視中官鄧希詔與總督曹文衡相許奏語  
 使延儒給事中李春旺亦論延儒當去延儒數上疏  
 辨帝雖慰留心不能無動已而延儒令于泰上時政  
 四事宣府太監王坤承體仁指直劾延儒比于泰給  
 事中傅朝佑言中官不當劾首揆朝廷疑有邪人  
 交構劄都御史王志道亦言之帝怒則志道藉延儒  
 不能救體仁復劾給事中陳贊化劾延儒昵武弁李  
 元功等招搖罔利陛下特恩停刑元功以為延儒功  
 索獄囚昧謝而延儒至日陛下為義皇上人語諄逆  
 帝怒下元功詔獄且窮詰贊化語所自得贊化言得  
 之上林典簿姚孫棐給事中李世祺而副使張鳳翼  
 亦具述延儒語帝益輟轉詰問未已而錦衣衛帥王  
 世盛拷掠元功無所承獄上錮世盛五級令窮治其  
 事延儒觀體仁為援體仁卒不應且陰與延儒善  
 者延儒大用六年夏引疾乞歸賜白金綵段遣行人  
 護行體仁遂為首輔矣始延儒里居頗從東林游善  
 姚希孟羅喻義既陷錢謙益遂仇東林及主會試所

取士張溥馬世奇等又皆東林也至是歸失勢心內  
 慚而體仁益橫越五年始去去而張至發薛國觀相  
 繼當國與楊嗣昌等皆以媚嫉稱一時正人鄭三俊  
 劉宗周黃道周等皆得罪溥等憂之說延儒曰公若  
 再相易前敵可重得賢聲也延儒以為然溥友吳昌  
 時為交關要人會帝亦頗思延儒而國觀通敵十四  
 年二月詔起延儒疏辭不允其秋至京復為首輔尋  
 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中極殿大學士延儒被召溥  
 等以教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當從憲行之以謝諸  
 公既入朝悉反體仁革弊政首請釋漕糧白糧欠戶  
 獨民間積逋凡兵殘歲荒地城現并兩稅蘇松常嘉  
 湖諸府大水許以明年夏麥代漕糧宥成罪以下皆  
 得還家後註誤舉人廣取士額及召還言事遷諸諸  
 臣李濟等帝皆忻然從之延儒又言老成名德不可  
 輕棄於是鄭三俊掌吏部劉傑周掌都察院范景文  
 雲丘部倪元璐佐兵部皆起自廢籍其他李邦華張  
 國維徐右麒張璠金胤辰等布滿九列釋在獄傅宗  
 龍等贈已故文震孟姚希孟等官中外翕然稱賢嘗  
 燕侍帝語及黃道周時道周方謫戍辰州延儒曰道  
 周氣質少偏然學與守皆可用蔣德璟請殺道周戍



近地延儒曰上欲用即用之耳何必移成帝領之即日復道用官給事中王士錄疏指溫體仁楊嗣昌薛國觀謝世為四凶帝怒延儒曰堯有四凶怒乃解帝嘗命降勅功責言事者延儒代草語極詆斥而末言既往不咎其因事開道如此帝尊禮延儒特重嘗於歲首日東向揖之朕以天下聽先生因徧及諸閣臣然延儒實庸無他材畧邊境喪師李自成殘掠河南張獻忠破楚蜀天下大亂延儒一無所謀畫任其有敗而已且性貪黷門下客因緣為奸利溥已卒世奇遠獲不至左右無正言用侯恂范志完督師皆憤事延儒無憂色而信用昌時為吏部郎中及給事中曹良直廖國遴曾應遴輩昌時嘉興人有幹材頗為東林劾奔走然為人墨而傲通殿衛把持朝官同朝咸嫉之行人司副熊開元廷劾延儒納賄狀觸帝怒與給事中姜埰俱廷杖下詔獄或謂延儒救此西人延儒不從左都御史宗周食都御史光辰以救開元埰罷尚書石礎又以救宗周等罷延儒又弗救朝議皆以咎延儒御史祁彪佳徐敷臣遂劾昌時挾勢婪賄狀延儒頗不自安初延儒請罷殿衛提督京營太監帝從之中官嘗怒延儒不做同官陳演演衛

刺骨掌詔獄者驗養性延儒所薦也養性狡狠肯延儒與中官結判延儒陰事十六年夏四月大清兵掠山東迤而南帝憂甚而大學士吳姓方奉命拜流寇延儒不得已自請視師帝大喜降手勅獎地召虎裝度賜章服白金文綺上駟給金帛以賞軍延儒駐通州不敢戰惟與幕下客飲酒六博歌童舞女晝夜不絕而日騰章奏捷帝取賜書褒勵值大清兵去乃言敵退請下兵部議將吏功罪既歸朝繳勅諭帝即令藏貯以識勲勞慰勞之有加居數日養性及中官盡發所刺延儒軍中事帝乃大怒諭府部諸臣責延儒朕推諉事多不忍言令從公察議陳演等公揭救之延儒席榮待罪自請戍邊帝猶降溫旨言卿報國盡忱終始勿替許馳驛歸賜路費百金以彰保全優禮之意左府都督徐允禎等言延儒頗有大臣度而用人多模稜兩河回護贖狗至奉命視師即日就道忠憤有足多吏部尚書李選知等議畧同允禎而言延儒身係天下安危視師無功咎安可解太常少卿王都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河南道御史祁彪佳等各疏言延儒受寵最渥不克擔荷重任事負國恩帝復諭延儒功多過寡令免議延儒遂



此釋歸延儒既去給事中郝綱疏請除奸以指延儒  
帝不聽山東查事雷續祚科范志完亦及延儒已而  
御史蔣拱宸劾吏部文選郎中吳昌時贓私巨萬大  
抵牽連延儒而中言昌時通中官李瑞王裕民洩漏  
宮闈機密重賄入手概預揣溫吉告人給事中曹良  
直亦劾延儒十大罪帝惡昌時通內御中左門親鞠  
之折其脛無所承怒不解初薛國觀賜死謂昌時致  
之其門人魏藻德新入閣有寵恨昌時甚因與陳演共  
排延儒養性復騰蜚語帝遂命盡削延儒職遣縱騎  
還入京師時舊輔王應熊被召還朝廷儒知帝怒甚  
將留道中候應熊先入冀為請帝知之中道命應熊  
歸延儒至安置正陽門外漢壽亭侯廟上疏乞哀求  
許法司以成請同官申救皆不許冬十二月昌時素  
亦命勒延儒自盡於邸中  
王應熊字非熊巴縣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天啓六  
年歷官詹事以憂歸崇禎三年召拜禮部右侍郎明  
年冬帝遣宦官出守邊鎮應熊上言聖明焦勞求治  
倘一不倚信群臣乃群臣不肯任勞怨致陛下萬不  
獲已權遣使侍監理書之青史謂有聖明不世出之  
主而群臣不克仰承直當愧死且近日諸臣不知職

掌何事有舉會典律例告之者反訝為申鞫刑名故  
今日諸臣之病非臨事不措當之過乃平日未講求  
之過也今日諸事之壞非因循於夙習之過實恣忘  
於舊章之過也語皆迎帝意遂蒙眷注常取酒詔尚  
書黃汝良為給事中馮元應所劾汝良為之隱乃解  
五年進左侍郎吏部侍郎缺人應熊當選元應發其  
資源請寄教事應熊詆元應為黨元應復言應熊自  
謂力辭吏部夫予奪自朝廷推舉聽與論若可辭亦  
可觀尚謂知祖宗法度哉帝以連章求勝責之應熊  
博學多才熟國朝典故而性豁刻強狠人多畏之周  
延儒溫體仁欲引以自助咸與親善及延儒罷體仁  
援益力六年冬廷推閣臣應熊望輕不與特旨推禮  
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命下朝野駭異給事  
中章正宸劾之曰應熊強復自張縱橫為習小才足  
履短小辨足濟貪今大用必且芟除異己圖去善良  
報復恩仇混淆毀譽况狼籍封靡倫於市行願收還  
威命別選忠良且訛言謂左右先容由他途以進使  
天下薰心捷足之徒馳騁而起為聖德累不小帝大  
怒下正宸詔獄削籍歸有勸應熊為文彥博者應熊  
涕然俾具疏引退語多憤激遂為給事中范淑泰御



史吳履中所攻帝皆不同八年正月流賊陷鳳陽毀  
皇陵巡撫楊一鵬應熊座主巡按吳振櫻體仁祠也  
二人恐上震怒留一鵬振櫻疏不上俟恢復報同奏  
之遂擬旨令撫按戴罪主事鄭爾說胡江文章故應  
熊體仁朋比悞國帝怒誦二人而給事中許譽卿何  
楷范淑泰御史張燾曾言不已淑泰言一鵬  
恢復疏以正月二十一日而核察失事情形疏以正  
月二十八日天下有未失事先恢復者哉應熊改一  
鵬疏月日誑皇上且劾其他受賄事帝顧應熊厚皆  
不聽而鵬楷燾曾秩慰諭應熊應熊亦屢疏辨謂座  
主門生誼不容薄敢辭比之名票擬實臣起草敢辭  
悞之罪楷益憤屢疏糾之最後復疏言故事奏章非  
發抄外人無由聞非奉旨邸報不許抄傳臣疏六月  
初十日上十四日奉明旨應熊乃於十三日奏辨旨  
尚未下應熊何由知臣未解者一旦旨下必由六科  
抄發臣疏十四日下而首戶趙光修先送錦衣堂上  
官則疏可不由科抄矣臣未解者二應熊始懼具疏  
引罪因言以聞臣抄聞疏與外廷少異身受指摘與  
探也人事少異楷疏與臣疏皆通國久知又與重大  
機務少異帝卒惡其漏洩不應熊家人及直日中書

七人於獄獄具家人戍邊中書貶二秩應熊乃屢疏  
乞休去乘傳賜道里費行人護行帝亦知應熊不協  
人望特已所授擢不欲以人言去也十二年遣官存  
問其第應熊橫於鄉鄉人詣闕擊登聞鼓列狀至四  
百八十餘條賊一百七十餘萬詞連應熊詔下撫按  
勘究會應熊獲召遂不竟其事時延儒再相惠言者攻  
已獨念應熊剛狠可藉以制之力言於帝十五年冬  
遣行人召應熊明年六月應熊未至延儒已罷歸給  
事中龔鼎孳密疏言陛下召應熊必因其秉國之日  
衆口交攻以為孤立寡援不樹私黨孰知其同年密  
契肺腑深聯恃延儒在也臣去年入都聞應熊賄延  
儒為再召計延儒對衆大言至尊欲起已縣已縣即  
應熊也未幾召命果下以政本重地私相援引是延  
儒雖去猶未去天下事豈堪再悞帝得疏心動留未  
下已而延儒被逮不即赴供應熊至始尾之行一日  
帝顧中官曰延儒久不至何也對曰需王應熊先入  
耳帝益疑之九月應熊至宿朝房請入對不許請歸  
田許之乃慚沮而返十七年三月京師陷五月福王  
立於南京八月張獻忠陷四川乃改應熊兵部尚書  
無文淵閣大學士總督川湖雲貴軍務尋拜川魁賜



尚方劉便宜從事川中諸郡惟遵義未下應熊入守  
史稿素誓師開幕府傳檄討賊明年奏上方畧請救  
川陝湖廣兩總督耶陽湖廣貴州雲南四烈撫出師  
合討并勅四川巡撫馬乾滌掠不職方革乾職提問  
命未達而南都已乾居職如故已而獻忠死諸將楊  
展等各據州縣自雄應熊不能制其部將曾英最有  
功獲重慶屢破賊兵王祥亦出師綦江相倚角祥才  
武不及英而應熊委任過之倚兩人自強又明年十  
月獻忠餘黨孫可望李定國等南奔重慶英與賊敗  
沒賊遂由遵義入貴州應熊退走永寧山中未幾卒  
於罪節衛

張至發潯川人父敬禮部主事至發以萬曆二十九  
年成進士歷知玉田遵化等能聲行取授禮部主事  
久之改御史時齊楚浙三黨方熾至發齊黨也上疏  
陳內帑之弊因言陛下惡結黨而秉揆者先不能超  
然門戶外頃讀科臣疏云近日慈諭輔臣溫音輔臣  
與司禮自相叅定方聽御批果若人言天下事尚可  
問哉語皆刺葉向高帝不報時言官爭非東林戶部  
郎中李朴不平抗疏力詆至發遂劾朴背公死黨誑  
語欺君帝亦不報尋出按河南福王之國洛陽至發

裁中使以禮無敢橫有護衛千戶鼓衛士謀於東門  
請諸朝而罪之還朝引疾去天啓元年擢大理丞三  
年以終養歸魏忠賢黨稱至發一代名賢忠賢遂攝  
旨令吏部擢用至發亦養親不出崇禎五年始起順  
天府丞進光祿卿積勞多所釐正遂受帝知八  
年春遷刑部右侍郎六月帝將增置閣臣以翰林不  
習世務思用他官恭之召廷臣數十人各授一疏令  
擬旨遂擢至發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文震  
孟同入直自世宗朝許讚後外僚入閣自至發始時  
溫體仁為首輔錢士升王應熊何吾騁次之越二年

體仁革盡去至發遂為首輔萬曆中申時行王錫爵  
先後柄政大旨相紹述繼者率奉為法時謂之傳衣  
鉢至發代體仁一切守其所為而才智機變遜之以位  
次居首非帝所注也及用劉宇亮傅冠薛國觀三人  
旨云與輔臣至發協同辦事不稱為首輔有勸至發  
稱疾視帝意者至發低徊久之曰如吾素無恙何卒  
不肯稱疾居數月帝有所賜稱首臣至發即日廷謝  
嘗簡東宮講官力積黃道周為給事中馮元龍所劾至  
發怒而疏詆道周而極頌體仁孤執不欺竊願學之  
後為編修吳偉業所劾講官項煜論至發把持考選



庇兒女姻任濟而抑戎勇至發上章辨謂未與濟姻  
煜言至發次子與濟連姻帝以為煜面奏濟至發兒  
女至成今指其子語游移至發後既使之奔逐煜去  
內閣中書黃應思悍疾體仁至發輩倚之恃勢恣橫  
及為正字不當後為東宮侍書恐帝與太子開講同  
日也至發不諳故事令黃之應思不能兼委其事他  
人講官撰講義送應思繕錄拒不納檢討楊士聰論  
之至發揭寢士聰疏士聰又上書閣中極論其事至  
發終庇之會後故總督楊鶴官許給誥命應思當撰  
文因其子嗣昌得君力為洗雪及進呈帝不憚將加  
罪至發擬公揭救同官孔貞運傳冠曰曩許士柔事  
吾輩未嘗救獨救應思何也至發咻然曰公等不救  
我自救之乃連上三揭帝不聽特降諭削應思籍嗣  
昌疏救亦不納無何大理寺副曹荃發應思昧請事  
詞連至發至發憤連疏請勘帝優旨褒荃而下應思  
獄至發乃乞休自引三當去未嘗稱疾也忽得旨曰  
籍調理時人傳發以為連吉患病去至發頗清穢起  
外僚諸翰林多不服又始終惡異已不能收物情帝  
亦以其望輕且惡其洩士聰疏於吏部而書曰惟嘉  
一疏即棄去且不遣行人護行但令乘傳賜道里費

六十金彩幣二表禮視首輔去國彞典僅得半馬既  
歸捐貲改建石城賜救優獎俄以敕號禮成遣官存  
問十四年夏帝思用舊臣特勅召周廷儒賀連聖及  
至發獨至發四疏辭明年七月卒於家先累加太子  
太傅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祭墓廕子如  
制代至發為首輔者孔貞運代貞運者劉宇亮貞運  
句容人至聖六十三代孫也萬曆四十七年以殿試  
第二人授編修崇禎二年官少詹事發輔被兵條上  
樂啟及成守應援數策九年六月與賀連聖黃士俊  
並入內閣體仁至發迭為首輔三人者伴食而已居  
二年連聖士俊先後去貞運代至發為首輔帝親試  
考選諸臣下輔臣再閱貞運及薛國觀有所更及命  
下閣擬悉不從而帝所以擇十八卷下部議行適新  
御史郭景昌等群謁輔臣朝房貞運言所下諸卷說  
多難行景昌與辨退即上疏劾之帝雖奪景昌俸貞  
運卒引歸十七年聞京師變貞運出城臨餽絕不能  
起昇歸遂得疾六月中卒連聖自有傳士俊順德人  
萬曆三十五年殿試第一人入閣累加少傅歸而  
父母皆在堂人以為榮唐主以原官召未赴後相承  
明王老不能決事數被劾辭歸以卒字亮綿竹人萬



曆四十七年進士累遷吏部右侍郎崇禎十年八月  
擢禮部尚書與傅冠薛國觀同入閣字亮短小精悍  
有精力好技擊居翰林時與家僮角逐性不愛書館  
中撰文纂修五箚典試諸事皆不獲與以座主錢士  
升為之援引以力排同鄉王應熊張己聲譽竟獲大  
用明年六月貞運罷歸遂代為首輔其冬都城戒嚴  
命國視三大營及勇衛營軍士二日而畢又閱視內  
城九門外城七門皆苟且卒事時

大清兵深入帝憂甚字亮自請督察軍情帝喜即革  
總督盧象昇任命字亮往代字亮請督察而帝忽改  
為總督大懼急與國觀及楊嗣昌謀且具疏自言乃  
留象昇而字亮仍往督察各鎮勤王兵皆屬馬甫抵  
保定聞象昇戰沒至安平偵者報

大清兵大至上下相顧無人色急趨晉州避之知州  
陳弘緒閉門不納士民亦歃血誓不延一兵字亮大  
怒傳令箭亟納師否則軍法從事弘緒亦傳語曰齊  
師之來禦敵也令敵且至奈何避之芻糧不繼責有  
司敢入城不敢聞命字亮乃馳疏劾之有旨速洛州  
民詣闕訟寃願以身代者千計弘緒得錫敕謂用帝  
旨是疑字亮不任事徒擾民矣明年正月至天津賞

諸將退避疏論之因及總兵劉光祚逡遑狀國觀方  
冀為首輔欲字亮得罪與嗣昌謀遽擬旨軍前斬光  
祚比旨下光祚適有武清之捷字亮乃繫光祚獄而  
具疏乞宥繼上武清捷音國觀乃擬嚴旨責以前後  
矛盾下九卿科道議議字亮弄玩國憲大不敬字亮  
疏辨却議落職聞住給事中陳啓新沈迅復重劾之  
改擬削籍帝不從令戴罪圖功事平再議字亮竟以  
此去位而國觀代為首輔矣已而定失事者五案字  
亮卒免議久之卒於家

薛國觀韓城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萊州推官天  
啓四年擢戶科給事中教有建白魏忠賢擅權朝士  
爭擊東林國觀所劾御史游士任操江都御史熊明遇  
保定巡撫張鳳翔兵部侍郎蕭近高刑部尚書喬允  
升皆東林也尋遷兵科右給事中於禮事亦多所論  
奏忠賢遣內臣出鎮借同官疏爭七年再遷刑科都  
給事中崇禎改元忠賢遣黨有欲用王化貞寃高出  
胡嘉棟者國觀力持不可奉命祭北鎮驛無間還言  
閣內外營伍虛耗將吏侵剋之弊因薦大將滿桂才  
帝褒以忠謹令指將吏侵剋者名列上副將王應輝  
等六人詔供屬之吏改西盜起借鄉人仕於朝者請



設防連勒并追論故巡撫喬應甲納賄縱盜罪劄應  
甲籍籍其賊國觀先附忠賢至是大治忠賢黨為南  
京御史袁燿然所劾國觀懼且虞掛察典思所以撓  
之乃劾吏科都給事中沈惟炳兵科給事中許譽卿  
言兩人主盟東林與翟式耜掌樞枚卜文華召對陛  
下惡章允儒妄言嚴旨處分譽卿乃持一疏投惟炳  
使同官劉斯珠邀臣列名臣拒不應遂使燿然劾臣  
臣自立有品不入東林遂懼其害今朝局惟論東林  
異同向背借崔魏為題報仇傾陷今又把持京察而  
式耜以被斥之人久居郭外遙制察典舉朝無敢言  
求詆燿然賄劉鴻訓得御史帝雖以撓察典責之國  
觀卒免察然清議不容旋以終養去三年秋用御史  
陳其猷薦起兵科都給事中遭母憂服闋起禮科都  
給事中遷太常少卿九年擢左僉都御史明年八月  
拜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奏機務國觀為人  
陰鷲豁刺不學少文溫體仁因其素仇東林密薦於  
帝遂超擢大用之十一年六月進禮部尚書其冬首  
輔劉宇亮出督師國觀與楊嗣昌比構罷宇亮明年  
二年代其位叙勳超功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進文  
淵閣叙城守功加少保吏部尚書進武英殿先為首

輔者體仁最當帝意居位久及張至發孔貞運劉宇  
亮繼之皆非帝意所屬故旋罷去國觀得志一踵體  
仁所為導帝以深刻而才智猶不及操守亦弗如帝  
初頗信嚮之久而覺其奸遂及於禍始帝蓋見國觀  
語及朝士貪婪國觀對曰使嚴衛得人安敢如是東  
廠太監王德化在側汗出沾背於是專察其陰事國  
觀任中書王陞彥而惡中書周國興楊餘洪以漏詔  
旨招權利劾之並下詔獄兩人老矣斃廷杖下其家  
人密緝國觀通賄事報東廠而國觀前匿史塗所寄  
銀周楊兩家又誘塗著頭出告由是諸事悉上聞帝  
意漸移國觀猶力辯塗職為黨今構陷帝不聽帝初憂  
國用不足國觀請借助言在外群僚臣等任之在內  
戚媿非獨斷不可因以武清侯李國瑞為言國瑞者孝  
定太后元孫帝曾祖母家也國瑞薄庶兄國臣國臣  
憤詭言父貲四十萬臣當得其半今請助國為軍資  
帝初未允因國觀言欲盡借所言四十萬者不應則  
勒期嚴進或教國瑞匿貲勿獻拆毀居第陳什器通  
衛鬻之示無所有嘉定伯周奎與有連代為請帝怒  
奪國瑞爵國瑞將死有司追不已戚媿皆自危因皇  
五子病交通宦官官委倡言孝定太后已為九蓮菩



薩宰中貴帝將外家諸皇子盡當致皇五子亦聞是言俄皇子卒帝大恐即封國瑞七歲兒存善為侯盡還所納金銀而追恨國觀待隙而發國觀素惡行人吳昌時及考選昌時虞國觀抑已因其門人以求見國觀偽與交雜擬第一當得吏科進命下乃得禮部主事昌時大恨以為賈己與所善東廠理刑吳道正謀逮丁憂侍郎蔡奕琛行賄國觀語於帝帝益疑十三年六月楊嗣昌出督師有所陳奏帝令擬諭國觀乃擬旨以進帝遂發怒下五府九卿科道議奏掌都督府魏國公徐允禎吏部尚書傅永淳等不測帝意議頗輕請令致仕或閒住帝度科道必言之獨給事中袁愷會議不署名且疏論永淳徇私狀而微詆國觀貌肆妬嫉帝不憚抵疏於地曰成何糾疏遂革國觀職故之歸怒猶未已國觀出都重車累累偵事者復以聞而東廠所遣伺國觀邸者值陸彥至執之得其招搖通賄狀詞所連及永淳奕琛暨通政使李夢辰刑部主事朱永佑等十一人命下陸彥詔獄窮治頃之愷再疏盡發國觀納賄諸事永淳奕琛與馬國觀連疏力辨愷受昌時指使帝不納至十月陸彥獄未成帝以行賄有據即命彙市而遣使逮國觀國

觀遷延久未赴明年七月入都令待命外郎不以屬英園觀自謂必不死八月初八日夕監刑者至門猶斬腰取頭謂使皆絳衣頤然曰吾死矣倉皇覓小帽宋得取蓋頭帽覆之宣詔畢頓首不能出聲但言吳昌時殺我乃就殺明日使者還奏又明日許收斂懸梁榜兩日矣輔臣戮死自世廟夏言後此再見云法罰米其賊九千沒入田六百畝故宅一區國觀險忤然罪不至死帝徒以私憤殺之賊又懸坐人頗有冤者袁愷聊城人既劾罪國觀後為給事中宋之晉所傾罷去福王時起故官至鎮江病卒

程國祥字仲若並元人起家寒素受業焦竑門舉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確山光山二縣以清慎得民遷南京吏部主事乞終養歸服闋起禮部主事天啓四年吏部尚書趙南星知其賢調為已屬更歷四司祭御史楊玉柯請賜玉柯被誦國祥亦請告歸其冬魏忠賢既逐南星御史張訥劾國祥為南星邪黨遂除名崇禎二年起稽勳員外郎遷考功郎中主四年亦許時稱公慎御史龔守忠陝西參政彭克濟詆國祥通賄國祥疏辨帝褒以清執下都察院核奏已而事尚崇忠坐疏官尋遷大理右寺丞歷太常卿通故



使由工部侍郎調戶部並在南京九年冬召拜戶部尚書楊嗣昌議增餉國祥不敢違而是時度支益匱四方奏報災傷者相繼國祥多方區畫時有所蠲減最後建議借都城貨舍一季租可得五十萬遂行之勦賊奄暨悉隱匿不奏所得僅十三萬而怨聲載途然帝由是眷國祥十一年六月帝將增置閣臣出御中極殿召進臣七十餘人親試之發策言年來天災頻仍今夏旱益甚金星晝見五旬四月大雪朝廷履心耳目臣務避嫌疑有司舉劾情稍闕其心冠期平賊無功而勦其難撤外敵生心邊餉無多加賦未已民貧既甚正供尤艱有司侵削百方如火益熱卿等悉心以對時天大雨諸臣面對後滿已深終考者止三十七人然帝意已前定第假是為名居數日改國祥禮部尚書與楊嗣昌方連年祭國用范復粹俱募東閣大學士入閣劉宇亮為首輔傅冠薛國觀次之又驟增國祥等居政府者凡八人國祥特以醇謹名少所建樹嗣昌國觀用事委蛇其間自守而已明年四月召對無一言帝傳諭責國祥誠然太負委任國祥遂乞休去未幾卒於家國祥既貴顯布衣蔬食中宦曹化淳交喪大臣憂諫皆致祭王之心喪每多往

遂國祥與鄭三俊獨不往人以是多之連年遷安人天啓四年以編修典湖廣試發策有巨猾大蠹語魏忠賢大怒貶三秋調之外御史徐復陽希指劾之削籍為民崇禎初起原官累遷禮部侍郎十一年詔廷臣舉邊才連年以汪喬年應季善長喬孫李世選自稱有高皇帝手書合同各一道請復爵上出內府御書對字跡不相似下世選刑部獄連年言世選年幼無所知幽繫日久可念帝命釋之未幾擢禮部尚書入閣輔政其冬刑科奏摘恭未完疏連年以犯賊私者人亡產絕瓜蔓親戚遂輒擬以上而帝意欲罪刑部尚書劉之鳳責連年疎忽連年引罪即罷歸福王時復原官不召魯王三召之用其議定稱魯監國紹興破王航海連年追不及與馬士英方國安等降於我大清已而以蠟丸書通閩搜得誅死國用金谿人由中書舍人權御史天啓五年陳時政六事痛詆葉向高趙南星而薦元詩教趙興邦邵輔忠姚宗文等七人以連魏忠賢意忠賢喜矯旨褒納尋以資當為巡撫而忠賢通惡江西人勒令閩住崇禎元年起故官累遷工部右侍郎督修都城需石甚急不克辦崇文



宣武兩街故有巨石備駕出除道者名曰牙石國用建議取之帝聞城嘉其功遂欲大用廷推閣臣國用望輕不獲與頗憤恚會召對言於帝曰近來黨比成風朝端大政祇教人把持耳聲色俱厲用以激帝怒帝不答越教日遂令輔政禮部尚書累加少保改吏部尚書武英殿明年二月卒於官贈太保諡文恪國用居位清謹與同列張四知皆庸才碌碌無所見復粹黃縣人崇禎元年為御史廷議移毛文龍內地復粹言海外教萬生靈誰非赤子倘棲身無所必各擬一島為盜後患方深又言袁崇煥功在全遼而尚寶卿董懋中詆為逆黨所庇持論狂謬懋中遂落職文龍亦不果移廵按江西請禁有司害民六事時大登郵傳弊減削過甚反累民復粹極陳不便丁艱歸服闋還朝出按陝西陳治標治本之策以任將設防留鈞為治標廣屯招撫蠲賦為治本帝褒納之廷議有司督賦缺額罪撫按復粹力言不可擢大理右寺丞進左少卿居無何超擢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時同命者五人翰林惟遂年餘皆外僚而復粹由少卿尤異數蓋帝欲問臣通知六部事故每部簡一人首輔劉宇亮由吏部國祥以戶選年以禮嗣昌以

兵國用以五刑部無人復粹以大理代之累加少保進吏部尚書武英殿十三年六月國觀罷復粹為首輔給事中黃雲師言宰相須才識度三者復粹悉自陳三者無一請罷溫吉懋留御史魏景琦劾復粹及張四知學淺才疎伴食中書遣畿海內帝以妄訞大臣下之吏明年加少傅兼太子太保改建極殿賊陷洛陽復粹等引罪乞罷不允帝御乾清宮左室召對廷臣語及福王被害泣下復粹曰此天教帝曰雖天教亦賴人事挽回復粹等不能對帝疾初愈大赦天下命復粹錄囚自尚書傳宗龍以下多所減免并清殿衛因是年五月致仕國觀復粹卒於家內知者費縣人崇禎中歷官禮部右侍郎親寢甚才識卑下常患惡瘍十一年六月廷推閣臣忽及之給事中張淳劾其為祭酒時貪污狀四知憤帝前力辯言已孤立為廷臣所嫉帝怒問黨先後命相大抵收衆所素聞四知言帝頗動薛國觀因力援之明年六月與魏明恭魏紹乘俱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明恭新承入出魏與邦門公論素不予崇禎十一年由恭事遷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給事中耿始然劾之曰明恭與副都御史袁燦比而為奸剗其黨陳吾猷獻策遂御覽宜宜姑節帝不聽明年遂相用紹乘滑縣人夫



啓時為吏科都給事中崇禎十一年歷官兵部侍郎  
是年國難計於閣五人者皆庸劣充位而已四知如  
太子太保進吏部尚書武英殿明恭加太子太保進  
戶部尚書文淵閣昭乘加太子少傅進戶部尚書文淵  
閣帝自即位務抑言官不欲以其言去大臣彈章愈  
多位愈固四知秉政四載為御史鄭崑貞屈動曹溶  
給事中馬嘉植所劾帝皆不納十五年六月始致仕  
明恭一載鄉人詣闕訟之請告歸昭乘亦四載御史  
楊仁愿徐殿臣相繼劾憤甚上疏辨殿臣儘其縱妾  
地女塔為奸焉父友暱妾棄妻諸醜迹昭乘猶欲辨  
御史劉之勃復論之引疾歸後四知降於我

大清

陳演井研人祖效萬曆間以御史監征倭軍卒於朝  
鮮贈光祿卿演舉天啓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崇禎時歷官少詹事掌翰林院直講進十三年正月  
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演庸才寡學工結納初  
入館即與內侍通莊烈帝簡用閣臣每親發策觀所  
條對既能否其年四月中官探得帝所欲問教事密  
授演條對獨稱吉即擢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與謝陞同入閣明年進禮部尚書改文淵閣十五年

以山東平盜功加太子少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被  
劾乞罷優旨謝留明年五月周延儒去位遂為首輔  
尋以城守功加太子太保十七年正月三載考績加  
少保改吏部尚書建極殿踰月罷政再踰月都城陷  
遂及於難演為人沉深忌刻惡副都御史房可壯河  
南道御史張燼不受賜因會推閣臣議於帝可壯等  
六人俱下吏王應熊召至旋放還演有力焉自延儒  
罷後帝最倚信演臺省附延儒者盡趨演門當是時  
國勢累卵中外舉知其不支演無所籌畫反以賄聞  
及李自成陷陝西逼山西廷議撤寧遠吳三桂兵入  
守山海關策應京師帝意亦然之演持不可後帝決  
計行之演始不自安引疾求罷優詔報許賜道里費  
五十金彩幣四表裡乘傳行演既謝事薊遼總督王  
永吉抗疏力詆其罪請置之典刑給事中汪惟效孫  
承澤亦極論之演入辭謂佐理無狀罪當死帝怒并  
曰汝一死不足蔽辜叱之去演貨多不能遽行賊已  
陷京師與魏藻德俱被執繫賊將劉宗敏營中其日獻  
銀四萬賊喜不加刑四月八日獲釋十二日自成將  
東樂三柱慮諸大臣為後患盡殺之演亦遇害藻德  
順天通州人崇禎十三年舉進士既殿試帝思得人



復召四十八人於文華殿問今日內外交訐何以報仇雪耻藻德曰以臣所見不離明問中誠使文臣諸臣皆知所耻則才能自生功業自建故孔子論政曰知耻近乎勇論士曰行已有耻孟子亦曰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耻之如勾踐秦馬以沼吳燕昭式蛙以威齊皆知耻之效也又自叙十一年守通州功帝善之擢為第一授翰林修撰十五年都城戒嚴疏陳兵事明年三月召對稱旨深加獎勵藻德有口才應對捷給帝以己所親撰且意其有抱負五月驟擢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藻德力辭部銜乃改少詹事正統末其事棘彭時以殿試第一人踰年即入閣然仍故官修撰未有超拜大學士者陳演見帝遇之厚與相比附八月會試演當為總裁引藻德為副遂越蔣德璟黃景坊而用之自藻德居位一無建明但倡議令百官捐助而已十七年二月詔加兵部尚書兼工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河道屯田練兵諸事駐天津而命方岳貢駐濟寧蓋欲出太子南京俾先清道路也有言百官不可令出出即潛遁遂止不行及演去後藻德遂為首輔同事者李建泰方岳貢范景文丘瑜皆新入政府亦不能有所為至

三月都城陷景文死之藻德岳貢瑜並被執幽劉宗敬所賊下令勒內閣十萬金京卿錦衣七萬或五三萬給事御史吏部五萬或三萬翰林三萬或萬部曹數千勦賊無定數藻德輸萬金賊以為少酷刑五日夜腦裂以四月初二日死復逮其子進微訴言家已罄盡父在猶可丐門生故舊家今已死復何所貸賊揮刃斬之建泰曲沃人天啓五年進士歷官國子祭酒善育才頗著聲望崇禎十六年五月擢吏部右侍郎其年十一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與方岳貢並命疏陳時政切要十事帝皆允行明年正月李自成逼山西建泰應鄉邦被陷而家富於貲可藉以佐軍數然有賊賊志常與同官言之會平陽陷帝臨朝嘆曰祖宗掃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見於地下朕願督師親決一戰身殞沙場無所恨但死不瞑目耳語畢痛哭陳演蔣德璟魏藻德方岳貢丘瑜范景文請代俱不可建泰頓首曰臣家曲沃願出私財餉軍不煩官帑請提師以西帝大喜慰勞再三曰卿若行朕做古行推轂建泰退即請復故御史衛楨固官授進士凌嗣職方主事並監軍泰將郭中杰為副總兵領中軍事薦進士石從聯絡延寧甘國義士



討賊立功帝俱從之加建泰兵部尚書賜尚方劍便  
宜從事二十七日行遣將禮駙馬都尉萬煒以特牲  
告太廟日將午帝御正陽門樓衛士東西列自午門  
抵城外旌旗甲仗盛設五府內閣六部都察院掌印  
官及京營文武大臣侍立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建泰  
前致詞帝獎勞有加賜之宴帝居中諸臣陪侍樂作  
涌七行帝手金卮親酌建泰者三卽以賜之乃出手  
勅曰朕親征宴畢內臣為披紅簪花用鼓樂導尚  
方劍而出建泰頓首謝且辭行帝目送之行數里所  
乘肩輿忽折衆以為不祥建泰以宰輔督師兵食並  
絀所攜止五百人甫出都聞鄉邑已陷家貲盡沒驚  
惶而病日行三十里士卒多道亡至定興城門閉不  
納留三日攻破之答其長吏抵保定賊鋒已逼不敢  
前入屯城中已而城陷知府何復卿官張羅彥等並  
死之建泰獨不死為賊所執送京師賊敗走  
大清召為內院大學士未幾罷歸姜瓖反大同建泰  
遷應之  
太兵至建泰迎戰被擒伏誅  
方岳貢殺城入天啓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進郎中  
歷典倉庫督永平糧儲並以廉謹聞崇禎元年稍遷

松江知府海濱多盜獲輒杖殺之東南臨大海海水  
時盛土為禾患易以石堤二十里遂為永利郡漕京  
師數十萬石而儲倉乃去城五里為築城護之名曰  
倉城他救荒助役繕城課士咸有成績舉卓異者數  
薛國觀敗其私人上海王陸彥下吏言岳貢常餽國  
觀三千金遂被逮士民詣闕訟寃巡撫黃希亦白其  
誣帝以給事中沈邦言下法司獄奏一日帝晏見  
輔臣問有一知府積俸十餘年屢舉卓異者誰也蔣  
德璟以岳貢對帝曰今安在德璟復以陸彥株連對  
帝頷之法司獻上言行賄無實宜復官帝獎其清執  
報可無何給事中方士亮薦岳貢及蕪州知府陳洪  
謚乃擢山東副使姜右恭議總理江南糧儲所督漕  
缺如期抵通州帝大喜吏部尚書鄭三俊舉天下廉  
能監司五人岳貢與焉帝趣使入對見於平臺問為  
政何先對曰敬天下治平在擇守令察守令賢否在  
監司察監司賢否在廵方察廵方賢否在總憲總憲  
得人御史安敢以身試法帝善之賜食日哺乃出越  
六日即起擢左副都御史嘗召對通帝以事詰吏部  
尚書李選知過知曰臣正糾劾岳貢白何不即題奏  
帝大喜明日命以本官兼東園大學士入閣輔政時



十六年十一月也故事聞臣無冠都御史銜者岳貢一人而已岳貢雖清蕙然頗尚權術給事中時敏將出為金華知府岳貢令急上封事敏知其言即擬旨下部議處分敏吏部以敏遷疏上復擬旨敏方待罪不得遷及後部議處分敏秩留任敏仍為給事中英十七年二月命以戶兵二部尚書姜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田練兵諸務駐濟寧已而不行李自成陷京師岳貢及立瑜被執送劉宗敏所賊索銀岳貢貧無以應拷掠搜其邸無所有松江賈人為代輸千金四月朔日與瑜並釋十二日賊既殺陳演等諸大臣令監守者并殺二人監守者奉以縲二人並縲死瑜宜城人天啓五年進士簡庶吉士授簡討崇禎中累遷少詹事襄陽陷瑜並上卹難宗釋才吏徃死節停催征蘇郵因禁勞役六事帝採納馬歷禮部左右侍郎因召對言督師孫傳庭出關安危所係慎勿促之輕出俾鎮定關中猶可召號諸將相機進討帝不能從十七年正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與范景文同入閣都城陷受拷掠者再搜獲止二千金既而被殺瑜岳貢同郡同官亦同被難生平皆自好不能死入見賊卒懼於禍人深惜之瑜子之陶年少有器畧

自成陷宜城瑜父民忠罵賊死之陶被獲愛其才用為兵政府從事擢本府侍郎守襄陽委以留務襄陽尹牛倫賊相金星子其倚任不如也之陶欲誤賊以蠟丸貽孫傳庭曰督師與之戰吾詭言左鎮兵大至搆其心彼必返顧督師擊其後吾從中起賊可滅也傳庭大喜報書如其言書為賊邏者所得傳庭恃內應連營前自成以羸弱誘之之陶果舉火報左兵大至自成驗得其詐召而示傳庭書責以負己之陶大罵曰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竟支解而死賊之陷京師也下令百官二十一日朝見量才權用不顧者聽還籍匿不赴者戮其鄰人由是各官皆入謁賊後令文官三品以上者悉不叙囚於賊將劉宗敏李過諸營搜掠索賄內閣則陳演魏藻德方岳貢立瑜尚書則李過知張縉彥張忻陳必謙張鳳翔以及侍郎此惟炳雷羅龍吳履中王正志王鰲永楊汝成張維機金之俊郝晉總督侯恂太常卿王都等皆受楚毒徵金不已其他庶僚被酷刑者不可勝計時賊中牛金星宋企郊最用事或鄉故貴緣得苟寬貸至四月八日自成以天象示警宥囚繫各官縶彥等並獲釋而都以重創即於是日卒至少詹事何瑞徵



楊觀光項煜以下無不污偽命云惟禮部尚書王鐸拜官命甫下未及赴而京師陷得免過知洋縣人天啓時官兵科都給事中坐不附魏忠賢削籍崇禎十六年代鄭三俊為吏部尚書被繫受刑獨酷輸四萬金未釋而死得彥新鄉人由三原知縣考選推檢討旋改兵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少卿以憂歸十六年九月召拜兵部右侍郎踰月進本部尚書城既陷司禮掌印太監王德化率其儕數百人出郊迎賊賊喜命視事如故及得彥等入朝群侯承天門外德化攜從者十餘人自內出見得彥詔曰國家事皆若與魏藻德壞之今尚在此耶得彥欲與辨德化遽批其頰而出得彥垂涕而已尋被囚輸資獲釋福王時以故官總督河南山東軍務事敗乃歸忻被縣人崇禎十六年由刑部左侍郎進本部尚書被執不加刑而刑其妻及子庶吉士瑞翰資一萬乃獲釋必護常熟人天啓時為御史有直聲給事中孫杰年例外遷中旨權京卿必護疏劾之不敢出後附魏忠賢驟起用事熈其黨郭興言潘士聞劾必護為東林削其籍崇禎初起故官劾罷諸附逆劉弘光汪若極門克新等署河南道佐其長陳于廷掌京察澄汰悉當累遷副都御史

史巡撫河南擊流賊數有功副將王進忠為賊所誘殺溫體仁素惡必護用是斥罷之十五年起工部侍郎十七年二月由左侍郎拜本部尚書被拷掠資不能盡應已而得釋乘間南還未幾卒鳳翔堂邑人文選郎中附東林有時望天啓中累官保定巡撫兵部侍郎魏忠賢黨惡之削籍歸崇禎初進吏部左侍郎遷工部尚書二年冬都城被兵以箭簣不具下獄論死以之釋遷十五年廷臣交薦至三十四疏遂推為兵部尚書英帝召見踟躕不能對命補禮又疎畧不稱旨帝大怒推問舉主吏部侍郎王錫衮等引罪乃已及是被囚亦以輸資免賊敗南還福王時用為兵部侍郎進尚書惟炳向皆附東林有時望而屢中為御史時兩疏劾溫體仁言最痛切天下傳誦至是皆不能死其後得彥鳳翔惟炳釐永之俊等多入仕大清恂商五人屢中金寶人論曰崇禎之季用非其人而內閣尤甚周延儒以貪邪居寵利折足履陳鮮不仆矣王應熊薛國觀狠戾而多怨亡國之行也張塗發程國祥之徒大都庸碌尸位而已陳演魏藻德方岳貢丘瑜而下屈膝亂賊獻金丐哀卒至身膏虎刃名污偽職是尚得齒於人



類乎且夫故君何在目猶未瞑也而蒙而喪心若此  
恐狗彘不食其餘矣

明史卷三百五十八

列傳二百九

黃汝良

李騰芳

喬允升

曹于汴

陳于廷

孫居相

鄭三俊

張慎言

曹珙

周士樸

黃汝良字名起晉江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進左中允二十七年上疏曰乃者太白晝見陰于陽也狄道山崩平地成山五座高卑勢位也近日政事幸張人心離畔在內疑有忿恨無聊包藏不逞之漸在外疑有奸雄窺伺草澤揭竿之萌陛下宜反身修德破散陰謀大小臣工宜痛加被濯共曰天意而其大者無如政府與言路易曰易折足覆公餗今易司業已寥寥而或虛擁端揆優卧經歲履錄執甚焉臣請頭斤一人用儆有位然後爰立俊人共襄治理至望諫為天子耳目近者厭薄言官無異草芥使天下以言為諱是自塞其耳目也宜亟出言事久繁之臣錄其播桑林莽者以廣勵直節將禁聞有寢謀之汲黯司隸有折衝之鮑宣矣不報尋以本官署司業事奉詔較進宋書北史因規切時政語極婉摯三十五年由祭酒擢禮部右侍郎時李廷機楊道賓



與汝良同官又同邑並負時望值廷推間臣言路有  
勞汝良者遂不獲與及推吏部侍郎言路復辟詆毀  
汝良乃屢疏乞養歸天啓初起南京禮部右侍郎踰  
年召拜吏部左侍郎協理詹事府疏陳救時十策凡  
數千言其于兵事尤詳帝優詔褒納其秋擢南京禮  
部尚書謝病歸五年召還掌詹事府充寶錄副總裁  
見同事者榘擊事拜謬至謂張差原未有榘汝良與  
之辨忤時責復謝病歸崇禎初疏請伸大義核信史  
力言三朝要典持議之非優者褒答初汝良已加太  
子少保至是錄光宗諸請恩加太子太保汝良疏謝  
并錄上前救時十策帝以深切時政勅所司議行四  
年詔起故官掌部事疏陳重本節財懲貪體臣實兵  
審勢勵士保身八事帝嘉納又因召對中言加派之  
害帝領之尋加太子太傅陳師中紀律義輔拱衛二  
事言大凌長山之敗喪精銳至六萬人何可不重按  
登萊及皮島設鎮無益緩急成敗之數徒糜歲餉八  
十萬宜盡撤其兵分隸昌平通州用壯畿甸時建其  
言已陳海內困弊請勅有司恤民且曰近功令嚴于  
求濕文法密如凝脂致撤情繁多困圍充塞如上天  
好生之意何言官以言為職不當收繫淹禁令其喪

氣園扉委命獄吏報聞汝良為人端厚通籍垂五十  
年其同里後進若史繼份張瑞圖楊景辰聲望遠出  
汝良下皆先登政府而汝良獨淹滯如故至是廷臣  
中最高宿老而其所條奏率閔軍國大計帝甚倚任  
之言官常詆其衰晚宜罷帝不納然汝良卒自引歸  
家居久之卒年八十餘  
李騰芳字子實湘潭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  
好學負才名三王並封旨下時議多咎王錫爵騰芳  
為書諫躬詣朝房投之略言聖明在上議者過為杞  
憂以公苦心疑為集菀此甘妾也但古賢豪將立權  
謀之事必履其時身能作之身能收之斯不難悔其  
迹于一時而終可皎然于天下公歛暫承上意巧借  
封王轉作冊立然以公之明試度事機急則旦暮緩  
則一二年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志否恐王封  
既定大典愈遲他日總公之後者精誠智力稍不如  
公甚且壞公事隳公功而罪公始謀公何詞以解此  
不獨宗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錫爵請未竟遽牽  
衣命坐曰諸人置我何以自明如子言我願受教  
但我每疏必親書禁中手遞甚明而子謂子孫之禍  
何也騰芳曰外廷正以公手書密揭無由知其詳議



論滋起公反欲藉以自解且異日者能使天子出公  
手書傳示天下乎錫爵煥然淚下明日遂反並封之  
詔二十五年朝鮮復用兵騰芳時為簡討列上安攘  
八策累遷左諭德騰芳與崑山顧天竣同年友善天  
竣被劾去官騰芳願與俱去投劾竟歸於時遂有顧  
黨李黨之日然騰芳高伉非天竣傾邪者此也已吏  
部奉詔論朝士擅去者罪貶騰芳太常博士二十九  
年京察復以浮躁謫江西都司理問稍遷行人司正歷  
太常少卿掌司業事光宗立擢少詹事署南京翰林  
院故拜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御史王安舜劾騰  
芳不當驟遷騰芳遂辭位憲宗不許騰芳竟以省母  
歸天啓初以故官協理詹事府尋改吏部左侍郎四  
年丁內艱政府以騰芳資深加禮部尚書以行魏忠  
賢既竊柄惡楊漣以騰芳與漣同鄉并惡之御史王  
際遠因言騰芳被察驟起丁憂進官皆非制忠賢遂  
矯旨削奪崇禎初再以前尚書協理詹事府京師戒嚴  
條查守禦多稱旨三年代何如寵掌部事釐科場風  
禁杜藩府諸名籍封冗費部事修舉尋卒于官贈太  
子太保賜芳天姿英毅好說經濟為時望所屬終以  
露才取忌不獲大用云

為允升字吉甫洛陽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大谷知  
縣以治行高等徵授御史歷按宣大山西畿輔並著  
風采三十九年大計京官允升協理河南道力劾匪  
類而主事秦聚奎給事中朱一桂威為被察者稱冤  
時察疏猶未下允升慮帝意動搖三疏為帝別白其  
故且劾吏部侍郎蕭雲舉佐察行私事乃獲竣雲舉  
亦引去明年遷順天府丞尋進府尹會蘇楚浙三黨  
用事移疾歸天啓初起歷刑部左右侍郎進尚書時  
做訟繁多允升讞鞫平允嘗言小民犯法者衆由教  
化不先請勅監司守令嚴保甲以詰奸申鄉約以勸  
善上官即以奉行動息定有司殿最報可魏忠賢既  
竊柄首逐吏部尚書趙南星廷推允升代忠賢以引  
升為南星黨并逐主議者允升復移疾歸既而給事  
中薛國觀劾允升主盟邪黨詔落職聞任崇禎初召拜  
故官時訟做益繁帝一切用重典允升執法不撓多  
所平反先是錢謙益典試浙江有奸人金保元徐時  
敏偽為謙益閱節授諸生錢千秋立券二千金果獲  
薦己千秋覺其偽欲負約二奸與之聞得三百金而  
止事傳都下為部科磨勘者所發謙益大駭詰問千  
秋始知二奸所為疏劾之并千秋俱下吏罪當戍二



奸狡瘦死千秋更赦釋還事已七年矣至是溫體仁惡謙益復發其事詔下千秋再訊當是時帝深疑廷臣結黨蓄怒以待而體仁又從旁偵伺廷臣相顧惕息允升乃會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卿康新民等繳鞠者再千秋受拷迄無異詞允升等具以聞帝不悅令覆鞠體仁慮謙益昭雪已且獲譴再疏劾法官六欺且言獄詞盡出謙益手允升憤稱疾求去帝難慰留卒如體仁言奪謙益官閒任千秋荷杖死二年冬我大清兵薄都城中外戒嚴刑部主事高斗樞亟言於允升曰獄多巨盜宜請營兵防其越轍允升以時方乏兵不聽無何因劉仲金等百七十人果破械而出欲踰城走賴城守嚴相繼被獲帝震怒下允升及左侍郎胡世賞提牢主事教繼禁獄欲寘之死中書沈旬植乘間撫劾允升他罪章并下按問副都御史易應昌以允升等無死罪執奏再三帝益怒并下應昌獄錫僉都御史高弘圖大理卿金世俊級奪少卿周邦基以下俸令再鞫弘圖等乃坐允升絞而微言其年老可念帝亦以允升法當死特高年篤疾減死與繼崇俱戍邊世賞贖杖為風允升端方廉直教歷中外具有聲績至是以誑誤獲重譴天下惜之

曹于汴字自梁安邑人萬曆十九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淮安府推官以治行高第徵授吏科給事中疏劾兩京兵部尚書田樂邢玠及雲南巡撫陳用賓樂玠遂引去吏部郎趙邦清為同列及言官汴蟻獨抗疏中雪之歲餘請告歸僦屋以居不蔽風日起歷刑科左右給事中嘗巡視內庫見庫藏彈置力請遵舊章杜冗費懲改巡青商人輸納芻蕘者至破家自盡請嚴禁中官抑勒皆不見者朝房災謂今百官多缺故上天示警宜急補曠官修廢政遠左有警議增兵言國家三歲遣使者閱邊必盛誇邊臣功伐蟒衣金帶之賜官秩之增未之或新今何廢防至此宜重加按問若邊道超擢更當于秩滿時閱實其績毋徒循資養俸坐取建牙開府之榮三十七年進吏科都給事中奄人陳永壽掌內官監與其兄邦彥表裏為奸給事中胡嘉棟發之永壽反訐嘉棟旬解于汴憤抗章極論永壽罪奄人為奪氣故事章疏入會極門中官直達之御前至是必啓視然後進御于汴謂乘祖制洩事機力請禁之明年典外察謝絕請謁去留惟公又明年典京察窮人湯賓尹劉國縉革屏斥殆盡其黨群起力攻于汴持之有故卒不能奪以



久次擢太常少卿既寢不下請告又不報候命歲餘移疾歸光宗立始以太常少卿召至則改大理少卿遷左僉都御史佐趙南星協王宗蔡力扶善類事竣進左副都御史天啓三年秋吏部缺右侍郎廷推馮從吾以于汴副中旨特用于汴于汴以從吾名位先已義不可越四辭不得遂引疾歸明年起南京右都御史辭不拜初萬曆中于汴佐察嘗出王紹徽喬應甲于外至是兩人以附魏忠賢得志必欲害于汴屬其黨石三畏以東林領袖劾之忠賢遂矯旨削奪崇禎元年召拜左都御史振舉憲規約勅條吏臺中肅然時魏忠賢雖殛其黨猶多在列明年京察于汴力主澄汰仕路為清溫體仁之訐錢謙益也下錢千秋法司訊卒不得實體仁以于汴為謙益座主并訐之于汴亦發體仁欺罔狀帝終信體仁謙益竟獲罪先是詔定逆案于汴與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刑部尚書喬允升平心奏決不為己甚而小人獨惡之故御史高捷史塗素儉邪為清議所擯吏部尚書王永光力薦之故事御史起官必都察院咨取于汴惡其人久而弗咨永光憤再疏力爭已得請而于汴猶以故事持之兩人遂投牒自乞于汴益惡之卒持不予

兩人竟以部疏起官遂日夜謀傾于汴中書原抱奇者故賈人子也先嘗誣劾大學士爌至是再劾爌及于汴并及尚書孫居相侍郎程啟南府丞魏光緒日為兩黨請並放黜以五人皆籍山西也抱奇言既出工部主事陸澄源劾于汴朋奸六罪帝雖摘澄源于汴卒謝事去及辭朝以教大進規卒贈太子太保于汴雅崇正學操履粹白立朝正色不阿好崇獎名教有古大臣風

陳于廷字孟孺宜興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歷知光山唐山秀水三縣徵授御史甫拜命即論救科臣汪若霖語詆閹臣朱廢甚力坐奪祿一年頃之劾職方部中用憇趙拱極黃克謙為兩相私人不宜處要地又劾廢及王錫爵當斥已言輸德顧天峻素于清議不宜久玷詞林語皆峻切三十七年視賑河東劾稅使張忠撓鹽政正陽門災極陳時政闕失父喪除出按江西時稅務已屬有司而中官潘相猶欲親督湖口稅疏劾其背旨虐民准府庶子常洪擅國作奸增置爪牙為民害論寘之法因覈藩府之庶冒摘死胃生幼冒長及詭養異姓者案祿為省改按山東亦著聲績光宗立擢太僕少卿從太常紅丸議起言君父



非可嘗試崔文昇李可灼均當大辟尚書王紀破斥特疏申赦再遷大理卿進更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尚書趙南星既逐于廷署部事大學士魏廣微傳魏忠賢意欲用其私人代南星且許擢于廷總憲于廷不可竟以喬允升為從吾汪應蛟三人名上忠賢大怒謂所推仍南星遺黨矯旨切責并楊漣左光斗盡斥為民文選即張光前御史袁化中房可杜亦坐貶黜自是朝政一更清流盡逐而小人日登進用事矣崇禎初起南京右都御史與鄭三俊典京察力劾匪類仕路為清南御史差竣例聽北考于廷請先考于南庶耳目近綜核真報可四年召拜左都御史以巡方責重列上糾大吏薦人才修荒政覈屯墾禁耗羨清獄囚訪奸豪弭寇盜八事請于回道日核實課功優詔褒納給事中馬思理御史高倬余文縉坐小過下吏並抗疏救之秩滿加太子少保三疏乞休不允故事武臣有過文臣不得擅撻至是兩浙巡鹽御史祝徽廣西巡按御史畢佐周並以擅撻指揮事聞帝方念疆場多故欲倚任武臣旨下叅劾于廷等言軍官起家世胄率不循法度聚列彈章將不勝其擾故小過量行戒責用示創懲凡御史在外者盡然

不自二臣始也且巡方按臣煌煌代天將命而戒飭撻于武弁何以抑驕悍帝以指揮秩崇非御史得杖令會兵部稽典制以聞而典制實無杖指揮事乃漫引巡撫勅書提問四品武職語以對帝以此儼不倫責令再核于廷等終右御史所稱引悉不當帝意疏三上三却竟削籍歸家居二年卒南渡時贈少保謚于廷端亮有守處朋黨間和不激晚年周延儒當國于廷其里人無所附麗與溫體仁亦不合卒致獲重譴去史莖之巡按淮揚也賊私狼藉于廷擬於回道按之而其長子頗有干謁莖挾其手書恐喝事遂止叔子貞達由廕為順天知事京師陷為賊拷死季子貞慧字定生知名於時孫居相字伯輔沁水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恩縣知縣徵授南京御史為人員氣敢言嘗疏陳時政謂今內自宰執外至郡守縣令無一人得盡其職政事日廢治道日乖天變於上人怨於下究且瓦解土崩不可收拾縱使珠玉金寶亘地彌天何救危亂帝不省誠意伯劉世延素無賴屢犯重辟詔廢為庶人綱之原籍世延不奉詔久居南京所為益不法及是妄言星變將勅兵赴闕遠近駭異居相疏發其奸并及南



京勛臣子弟暴橫狀得旨下世延吏安遠來寧忻城  
 諸子弟悉按問強暴為賊稅使楊崇激變雲南守太  
 和山中官黃勳喉道士毆辱知府居相皆極論其罪  
 時中外多缺官居相兼攝七差署諸道印事皆辦治  
 大學士沈一貫數被人言不動居相力詆其奸貪植  
 黨一貫遂去居相亦奪祿一年連遭內外艱服闋起  
 官內臺出巡漕運時漕政壞甚居相銳意振刷輸稅  
 無後期還朝發湯賓尹韓啟科場事章下廷議當視  
 官致邀旨下法司覆勘居相憤復發其通賄狀致遂  
 不振御史年例外轉吏部當會都察院協議至是王  
 時熙魏雲中之去都御史孫瑋不與聞居相再疏劾  
 尚書趙煥昔旨擅權煥竟引退及鄭繼之代煥復以  
 私意出宋槃滿之祥于外居相亦據法力爭吏部侍  
 郎方從哲由中旨起官中書張光房等五人以持議  
 不合時責擯不與科道選居相並抗章論列當是時  
 朋黨勢成言路之不肖者率附吏部以驅除異己勢  
 張甚居相挺身與抗氣不少沮於是諸黨人過庭訓  
 唐世濟李徵儀劉光復趙興邦周永春姚宗文吳亮  
 嗣汪有功王萬祚輩遂群起為難居相連疏搢搢黨  
 人迄不能害至四十五年亦以年例出居相為江西

參政引疾不就天啓改元起光祿少卿改太僕三年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明年春召拜兵部右侍郎  
 其冬魏忠賢盜柄復引疾歸無何給事中陳序謂居  
 相出越南星門與楊漣交好而序同官虞廷陞又劾  
 居相力薦李三才遂結史記事遂削奪崇禎元年起  
 戶部右侍郎尚督鼓鑄明年改吏部進左侍郎尋以  
 戶部尚書總督倉場時漕多雇民舟民億甚以居  
 相言獲蘇其困山西盜起到上弭盜諸策詔悉施行  
 高平知縣喬淳以貪虐為給事中楊時化所劾坐贓  
 二萬有奇淳家京師有與援乞移法司覆訊且訐時  
 化積鳩致隙時化方憂居通書居相居相報書有國  
 事日非邪氣益惡語為偵事者所得聞于朝帝大怒  
 下居相獄誦成遣竟卒于戍所弟鼎相亦舉進士歷  
 吏部郎中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鄭三俊字用章池州建德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  
 元氏知縣累遷南京禮部主事郎中歸德知府福建  
 提學副使家居七年起故官督浙江糧儲天啓初召  
 為光祿少卿改太常未上陳中官冒侵六事時魏忠  
 賢客氏離間后妃希得見帝而三俊疏有罵辱三宮  
 妖冶不列于御語忠賢遣二差至閩中捕妖治語全



重其罪聞臣力爭而擬旨賜以先朝故事為辭三俊不悅復疏言近日糜爛茶棗無踰中瑞閣臣悉指為故事古人言奄豎聞名非國之福今聞名者已有人內連外結恃閣臣彈壓抑損之而閣臣輒阿諛自溺其職可為寒心忠賢益怒以語侵內閣留中不下權左僉都御史疏陳兵食大計規切內外諸司吏部郎中徐大相言事被誦抗疏救之四年正月遷左副都御史戶部右侍郎楊建勅忠賢三俊亦上疏極論尋署倉場事太倉無一歲蓄三俊奏行足儲數事國計賴之忠賢益逐建等三俊遂引疾去明年忠賢黨張訥請毀天下書院勅三俊與鄒元標馮從吾孫慎行余懋衡合汙同流褫職聞任崇禎元年起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南京諸僚多忠賢遺黨元年京察三俊澄汰一空京師被兵大臣多獲譴明年春三俊以建儲入賀力言皇上憂勞少過人情鬱結未宜百職庶司救過不贖上下踈孤足為隱慮願保聖躬以保天下收人心以收封疆帝褒納之南糧歲額八十二萬七千有奇積逋至數百萬而兵部又增兵不已三俊初至倉庫不足一月餉三俊力祛宿弊科有司尤忌玩者數人屢與兵部爭虛冒久之士得宿飽萬曆

時稅使四出蕪湖始設閘歲徵稅六七萬泰昌時已停至是度支益絀科臣解學龍請增天下閘稅南京宣探司亦增二萬三俊以為病民請減其半以其半征之蕪湖坐賈戶部遂派蕪湖三萬復設閘徵商三俊請罷征併于工部分司計舟輸課不稅貨物皆不從遂為永利蕪湖淮安杭州三閘皆隸南戶部所遣司官李友蘭霍化鵬任假皆貪三俊悉劾罷之居七年部事大飭就移吏部八年正月復當京察斥罷七十八人時服其公放上議官評杜請囑慎差委三事帝皆採納流寇大入江北南都震動三俊數陳防禦策禮部侍郎陳子壯下獄抗疏救之考績入都留為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帝以陰陽愆和命司禮中官錄囚流徒以下皆減等三俊以文武諸臣誣誤久繫者衆請令出外候繳因論告訐株蔓之弊乞勅內外諸臣行惻隱實政內而五城訊鞠非重辟不必奏送法司外而撫按提追非真犯不必盡解京國刑曹決斷以十日為期帝皆從之代州知州郭正中因天變請舉寒審之典帝命考故事三俊稽歷朝實訓得祖宗冬月錄囚數事併列上奏寢不行前尚書馮英坐事遣戍其母年九十有一三俊乞釋還侍養不許初戶



部尚書侯恂坐乞養事下獄帝欲重譴之三俊屢謝上不稱旨穢者謂恂與三俊皆東林曲法縱舍工部錢局有盜穴其垣命按主者罪三俊亦擬輕典帝大怒視其官下吏應天府丞徐石麒適在京上疏力救特旨切責帝御經筵講官黃景昉稱三俊至清又僧黃道周各疏救帝不納切責三俊欺罔以無賊私令出獄候訊宣大總督盧象昇復救之大學士孔貞運等復以為言乃許配贖十五年正月召復故官會吏部尚書李日宣得罪即命三俊代之時值考選外吏多假繕城墜荒名減俸行取都御史劉宗周疏論之諸人皆黃緣周廷儒鳴兵部尚書張國維以知兵薦帝即欲召對親權三俊言考選者部院事天子且不待若况樞部乎乞先考定乃請聖裁帝不悅召三俊責之對不屈宗周復言三俊欲俟部院考後第其優劣就疵恭請欽定若但以奏對取人安能得其品帝不從而是倖進者衆帝下詔求賢三俊舉李邦華劉宗周自代且薦黃道周史可法馮元飈陳士奇四人姜埭熊開元言事下獄及宗周獲赦譴三俊皆懇救先後奏罷不職司官數人銓曹悉凜凜大僚缺官三俊數引薦賢士之廢斥者多復用刑部尚書徐石麒

獲罪率同官合疏乞留三俊辭人端嚴清亮正色立朝惟引吳昌時為屬頗為世妬病時文選缺部中儀制部中吳昌時欲得之首輔用廷儒力薦于帝且以鳴三俊他輔臣及言官亦多稱其賢三俊遂請調補帝特召問三俊復詢衆意以對帝領之明日即命下以他部調選部前此未有也帝惡言官不職欲多送寄以語三俊三俊與昌時謀出給事四人御史六人于外給事御史大詳謂昌時素制弄權連章力攻并貶三俊三俊懇乞休致詔許未傳歸國變不能殉家居十餘年而卒

張慎言字金銘陽城人祖界河南參政慎言舉萬曆三十八年進士除壽張知縣有能聲調繁曹縣曹人故少葢藏會歲豐粟賤請於上官出庫銀千餘糶粟俯賑已而連歲大穰平價糶之民賴以濟泰昌時入為御史極陳郵傳之困帝為嚴禁俗同官劾順天府丞劉蔚太常少卿官應震光祿少卿劉光復冒刑宗卿三人皆罷去嘗疏論三案謂皇祖召諭百工不究張差黨與所以全父子之情然必摘發姦謀所以明君臣之義至先皇踐阼盡惑之計方行藥餌之奸旋發崔文昇投涼劑于積愆之餘案可灼進紅丸于大



漸之際法當駢首恩反賜金謀索國成一至此極若夫鼎湖丹拉宗廟之典也為重則先帝之尊履為輕即神廟之鄭妃且先從以為重選侍不即移宮計將安待其議論持正如此無何賈繼春以請安選侍被譴慎言抗疏救之言繼春忠于陛下何可深罪帝怒奪俸二年天啓初出督畿輔屯田言天津靜海興濟間沃野萬頃可墾為田近同知盧觀象墾田三千餘畝其溝洫廬舍之制種植既濟之方犁然具備可做而行因列上官種佃種民種軍種屯種五法又言廣寧失守遼人轉徙入關者不下百萬宜招集津門以無家之眾墾不耕之田予計為便請發臣部內剩積銀四千兩付觀象督率墾田多者計功授職詔悉從之嘗薦趙南星劾馮銓銓深銜之五年三月慎言已乞假旋里銓屬其門生曹欽程論劾且誣盜曹縣庫銀三千遂下撫按徵贓編成肅州莊烈帝即位遇赦免崇禎元年起故官時當京察疏言聖主御極之始乃權奸濁亂之餘嫺端諸臣實繁有徒若蔡律以考功八法典諸臣情罪不符請先治附逆之罪其地始付考功報可旋擢太僕少卿歷太常卿明年十二月拜刑部右侍郎甫視事以欽取如祀獄不稱旨

并尚書韓繼思下吏尋落職卹卅一年召為工部右侍郎時國用不支廷議開採鼓鑄屯田鹽法諸事慎言屢疏陳奏悉根本至計內閣楊嗣昌用副將楊德政議改天下府通判為守備州判官縣主簿為把總召募民兵若統訓練府千人州七百人縣五百人慎言以更制事大歷陳八議其後卒不能行十四年由左侍郎遷南京戶部尚書七疏引疾不允尋改南京吏部尚書掌右都御史事十七年三月京師陷五月福王即位南京命慎言理部事上中興十議曰節鎮曰親藩曰開屯曰叛逆曰偽命曰褒卹曰功賞曰起廢曰懲貪曰漕稅皆嘉納于時大起廢籍慎言薦吳姓鄭三俊命姓陞見三俊不許聞臣高弘圖所擬也劾臣劉孔昭趙之龍等愆愆一日朝罷群詬于廷持慎言及姓為奸邪叱咤聲徹殿陛給事中羅萬象出班奏曰慎言平生具在姓素有清望安得指為奸邪孔昭等伏地痛哭謂慎言舉用文臣不及武臣貴爭不已又疏劾慎言極詆姓三俊義不可薦且謂慎言當迎立時阻難肆辨原懷二心乞寢姓陞見命重議慎言欺蔽罪慎言既辨且乞休萬象又言今日首屠封爵者四鎮也新政京營系如軍鎮衙何嘗不用武



耶年來封疆之法先帝多爲武臣之報先帝者  
安在祖制以票擬歸閣臣參駁歸言路不閉兼劾臣  
以糾劾也使劾臣得兼糾劾文臣可勝選哉史可法  
奏慎言疏薦未爲不當即諸臣知其不可自當平心  
入告何事痛哭嗷呼聲徹殿陛聞之駭弁悍卒不益  
輕朝廷長禍亂耶昔主辱而臣死今主死而臣生凡  
在臣工誰能無罪文臣固多誤國武臣豈盡矢忠若  
各執成心文武水火國家朋黨之禍自此開人才向  
用之望自此塞臣不願諸臣存此見也御史王孫蕃  
言用人爲吏部職掌奈何廷辱冢臣閣臣弘圖等亦  
以不能和哉文武各既乞休俱不允姓既不受召慎  
言力請得罷去七月加太子太保廕一子時山西盡  
陷于賊慎言無家可歸流寓蕪湖宣城間國亡後疽  
發于背戒勿藥卒年六十九慎言少喪二親鞠于祖  
母及爲御史計開引義乞歸執喪三年以報子履旋  
舉崇禎十五年鄉試賊陷陽城義不受辱嘆曰吾父  
決不爲亂臣吾豈甘爲賊子遂投崖死事聞贈御史  
曹珖字用韋並都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戶部主  
事督皇城四門倉先是衛軍分群瑞子錢償以月餉  
軍不支餉者三年及餉期蘇瑞執券至珖命減息瑞

大詳珖曰并私券奏聞聽命於是群瑞請如  
命軍用稍蘇以憂去起補兵部武選主事歷職方郎  
中京營將張承憲大瑞私人也求爲大帥珖不可大  
瑞以屬尚書尚書爲言珖終不可東廠太監盧受疏  
申職掌珖亦請救受約束部卒毋誣陷良民受大恚  
四十一年出爲河南參政引疾歸語尚書王象乾曰  
鄭國泰厚養死士東宮無守衛萬一奸宄闖入變生  
意外奈何此樞部責也後果有梃擊之事久之起南  
宗太常少卿光宗驟崩馳疏言先帝春秋鼎盛即涉  
勞勩何至一月之間便爾殞落道路喧傳咸知爲奸  
黨陰謀醫藥雜進以至於此伏思三十年來忠臣諫  
士受杖受竄以爭冊立者止以先帝故耳此曹久蓄  
異謀必有一舉實不意其猝遽之中敢爲陰蝕之計  
致身軟一證遂不可起陛下爲先帝愛子乃不一問  
先帝垂歿之事以報先帝九原之恨豈謂三十日之  
崩真爲宿讎真爲哀毀所致耶若以先朝恩幸猶存  
廷內處分不易將既露之情狀可竟掩乎作奸之爪  
牙可竟置乎若以宮庭御幸不必深言恐此曹豫料  
今日不發而竊幸其夙昔之陰謀則此曹何幸而先  
帝何不幸也余衆口誹傳竟不知過筆誅口伐天下



必有者之者獨不能得之應事有必行奸有必殺卧逆黨于肘腋而不復慮有後患誰實畏陛下至此蓋天下之執逆有毒而非醜賊而非刃者此與先年梃擊同一奸宄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則內廷之陰謀一日不破陛下亦不得高枕無恙乞明詔輔臣直窮奸狀以雪先帝之讐洩萬姓之憤九廟幸甚報聞天啓初叙職方時邊功加光祿卿尋召為太常卿與鄧元標馮從吾高攀龍會講首善書院四年進大理卿時魏忠賢亂政大獄紛起琬謂御史滿士良曰諸君藉手中責盡屠東林末林盡即非東林者亦及矣蝮蛇不得人以肆其毒遇草木亦螫恐諸君異日亦蝮蛇之草木也又語侍郎張鳳翔曰楊左六君子將逮至若請于聊城得下法司猶可存其餘息聊城者大學士朱延禧也延禧與魏廣微合竟發鎮撫汪文言死詔獄許顯統自為供狀誣逮越南星等琬語都御史李宗延曰供狀稱李若星賄越南星五千金得甘肅巡撫不知推若星者實太宰張問達也可藉此昭雪宗延不聽琬請告歸尋為給事中滿士聞所劾落職間任御史盧承欽歷攻東林抵琬押王邪盟遂削奪崇禎元年起戶部亦督錢法尋遷左侍

郎三年拜工部尚書琬初為珍選仁宗諱始改名尋以陵工成加太子太保桂王重建府第議加江西河南山東山西賦凡十二萬有奇琬曰寧議處于水衡不可輕斂民怨浙江通織造銀十餘萬撫臣陸完學請編入正額琬謂一入正額後且為無窮患其陰卹民瘼如此大端張彞憲總理戶工兩部事議設座於部堂琬持不可右侍郎高弘圖履任彞憲欲共設公座琬與弘圖約此彞憲至皆曰事竣矣撤座去彞憲快快及主事金鉉馮元勳交疏劾彞憲彞憲疑出琬日摺撫其隙會山東巡撫劉宇烈請料價萬五千兩鉛五萬觔工部無給銀例與鉛之半宇烈怒奏鉛甘隘惡彞憲又特取粗鉛進曰庫鉛盡然欲以昨琬顧收鉛非琬任內事嚴旨盡錄庫鉛司官中毒死者三人內外官多獲罪彞憲乃糾巡視科道許國榮等十一人琬疏救忤旨結責彞憲又指閹工冒破斷靴之琬念大臣日與閹寺爭非國體累疏乞骸骨歸言者屢薦卒不起家居十四年卒兩兄璜璉並知名璜字子渭萬曆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西安知府立社約令民相救恤墾荒田植桑業多為民興利商洛藍田間產葛氏不知治漢中民善治葛者教之



秦民始知株著織造礦稅病民力為調劑用清望擢  
湖廣提學副使有聲終通政參議璉亦舉進士終戶  
部郎中

周士樸字丹其商丘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曲沃  
知縣治行有聞泰昌元年徵授禮科給事中十一月  
疏陳勸開學親郊廟恤宗藩正士風四事復陳故天  
法祖宗儉恤民納諫五事憲宗並褒納天啓元年正  
月詔選淨身男子三千人入宮其不與者尚二萬餘  
及群擁禮部門求選詔再選千五百人內官王添爵  
類其事以索賄激變御史申廷謀奉詔入奏還軍守  
陵內官劉高忠鼓陸軍換賫廷撰不得已予之士樸  
極論添爵等罪請付刑官正法報聞已陳兵機七事  
因言內操之卒多非正身倘奸人混入其中蕭牆之  
憂方夫不聽未幾害遠播繼沒總督文球宜自劾求  
去侍郎張經世奉命行邊懼怯不前即勉強抵閩竟  
一籌莫展高出康應乾牛維曜胡嘉棟身為監軍望  
風先遁若盡寬而用之何以作天下忠義之氣乃命  
所司議罰三年再遣兵科左給事中署本科事時魏  
忠賢已竊柄遣其黨劉朝等四人假賚送軍器名出  
行山海內外奉朝洵洵謂專臣出鎮之漸士樸偕其

僚抗疏切諫援正德朝事為鑒忠賢怒奪俸三月尋  
遷工科都給事中織造中官李實與蘇松巡撫周起  
元以同知楊善事相訐士樸兩疏劾實誠其侵撫按  
制有司虐機戶不納諸內使以索冬衣群集工部堂  
辱尚書鍾羽正士樸上言尚書者朝廷之大臣非內  
臣可得而辱也部堂者朝廷所建之堂非內臣可得  
而毀也辱大臣即辱朝廷今羽正去志已決天下後  
世謂中涓逐一大臣而陛下不為正法所傷國體豈  
少哉亦不納士樸居垣中數年諸所論列率與中官  
相持梓深為忠賢所惡明年二月當權宗卿忠賢持  
之不下士樸遂謝病歸崇禎元年起太常少卿歷戶  
部左右侍郎五年十月拜工部尚書以部帑匱乏積  
逋至六十餘萬請嚴州縣考成之法從之特命中官  
張彞監監戶二部出納士樸與共事事多齟齬  
彞惡忠賢于錢穀多所移彞惡忠賢疏陳不使帝命部  
各存其庫他司不得互移彞惡忠賢疏陳不使帝命部  
臣協同批發彞惡期士樸赴庫士樸不赴彞惡以詔  
命強之士樸言奉命批發非收支也彞惡以會議故  
事請士樸往往則無所議也遂不再往彞惡怒奏乞  
帝以詰出樸士樸言該官有體未有堂上之官下行



監督之事者且祖制批發者不收支收支者不批發所以杜漸而速嫌也臣若苟且一時廢祖宗舊制千秋名義其謂之何如必欲臣協同亦須酌其地酌其人而後可其地則朝房不必庫也其人則科道司官不得僅同內臣也因引罪求罷帝難以和衆慰留而心甚銜之未幾駙馬都尉齊賢元以逆平長公主瑩價士樸不引逆安大長公主二萬四千之例及壽寧大長公主則引瑞安之例上疏論列詞極醜詆帝責士樸曰奏士樸財註為詞帝遂削其籍十五年廷臣交薦終不召其年九月李自成陷商丘與妻曹氏妾張氏手舉火業照子婦沈氏同日繼死

論曰諸臣抱憤世之志出其才氣以之措拄嚴廟未為無補顧動多齟齬重以齟齬非受制權閥則見忤時宰大率鬱鬱吞聲齟齬以致求其揚眉昂首一發抒其胸臆之所存者幾何哉國無仁賢空虛已甚矣土崩瓦解抑又何疑耶

明史卷三百五十九

列傳二百十

畢自嚴

李長庚

李日宣

王道直

張汝

顧錫時

練國事

解學龍

畢自嚴字景魯淄川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松江府推官年少有吏才入為刑部主事歷工部虞衡員外郎都水郎中遷淮徐道分守泰運丁內艱終制以故官分守冀寧三十八年舉治行卓異改副使分巡河東引疾去起泰政飭洗岷兵備以按察使徙治榆林西路四十七年再舉卓異進右布政使泰昌時召為太僕寺卿天啓元年四月遼陽既覆廷議設天津巡撫高飭海防改自嚴右余都御史以徃軍府創設經制未定自嚴為置水軍編戰艦備戎器及煎延鄉建三方布置之策天津居其一乃蓋設鎮海諸營分部訓練用戚繼光遺法水軍先習陸戰既嫻乃習水戰津門軍自是可用魏忠賢竊柄令錦衣千戶劉倫遠天津廢將自嚴言欲提罪人須奉駕帖今止憑金吾一紙妄辨真偽帝王舉動為萬世法不可不慎帝報聞時四方所募兵日報逃亡用自嚴言攝其親屬補伍兵部主事來斯行有武略自嚴請用為津門



監軍未幾山東白蓮寇起遣斯行率五千人往勦前軍抵德州而執黨于弘志突起武強遠近洶洶後軍董世賢移師擊之賊即破散及俘徐鴻儒復鄒縣其功亦多出斯行二年四月遷戶部右侍郎兼右叅都御史代李長庚督遠餉于天津自嚴籍所部兵凡分戍連左關門山東者萬一千人尚餘水陸兵滿萬載馬千匹兵核而餉無所冒必器繕艦之餘贏金數萬封諸府庫而不私時毛文龍避居朝鮮廷議天津轉餉濟之自嚴以海道險遠請由登萊轉輸地近費省登萊廩撫袁可立不肯任上疏力爭乃止三年五月朝鮮李倭廢其王琛而自立可立請討之自嚴疏陳利害言不必議討者有三不可遽封者亦有三廷議多如其言十月輪舟致功進右都御史兼戶部右侍郎時議有天津巡撫金督餉侍郎兼領其事即以自嚴任之十二月京師地震四年正月又震自嚴上言臣聞積陰為地靜乃其常動則為陰于陽政在下必有非其職而干預政事者祖制擬寺必歸內閣糾封墨勅自古為嫌今中書屢傳輔臣不得聞其說縱使盡出聖衷亦當虞煬灶之漸是內批宜慎也瑣瑣婦寺裁之以法庶幾保其寵禁若愚喻其分將踰群終

之戒今爵列五等賞同延世名器毋乃濫乎是恩澤宜節也天之生財有限在人君培養之今骨鯁之臣一言輒斥理學名儒投老若阿致朝守之上人人結氣是人才宜惜也軍容不入國天子禁廷豈講武之地乃廉內帑金錢俾貂蟻得當兵柄肘腋之間實基隱禍是內操宜罷也已而地復數震再疏力陳闕失皆不納自嚴精心計在事數年終核樽節公私類之五年三月以右都御史掌南京都察院明年正月改南京戶部尚書時國計大絀外郡糧應輸南部者多念漕輸于北至百餘萬石而督儲侍郎魏說又輸折色銀二十二萬以應魏忠賢搜括之令由是南儲益虛自嚴力請復舊折銀法得還諸所釐革皆有裨國計其冬魏忠賢議鬻南太僕牧馬草場助大工令守備中官諭意自嚴持不可念數忤忠賢恐為所害遂引疾去踰年莊烈帝嗣位忠賢伏誅廷臣交薦崇禎元年五月召拜戶部尚書是時度支益絀請覈通賦督屯糧嚴考成汰冗卒因停園畧畧永四鎮新增鹽采銀二十二萬俱報可二年三月疏言諸邊年例自遠餉外為銀三百二十七萬八千有奇今蒞密諸鎮節省三十三萬尚應二百九十四萬八千統計京邊



歲入之數田賦百六十九萬二千鹽課百一十萬三千閩稅十六萬一千徠稅十萬三千事例約二十萬凡三百二十六萬五千有奇而通負相沿所入不滿二百萬即盡充邊餉已無贏餘乃京支徠項八十四萬連東提塘三十餘萬萬萬遠撫賞十四萬連東舊餉改新餉二十萬盡從此出則出浮于入者已一百一十三萬六千矣况內供召買宣大撫賞及一切不時之需又有出于常類之外者邊軍安得不呼庚計臣安得不束手及今不為籌畫他日何以支持乞勅下廷臣先期會議各陳所見或奏之御前或送之臣部臣等再為商度其實入告從之於是廷臣爭劾計查自嚴擇其可者先到十二事曰增鹽引曰議鼓鑄曰枯徠稅曰數隱田曰稅寺座曰核牙行曰停修倉廩曰停修公署曰南馬協濟曰崇文鋪稅曰京運撥兌曰板木折價已復列上十二事曰增閩稅曰捐公費曰醫生祠曰酌市稅曰汰冗役曰清虛冒曰加紙贖曰班軍折銀曰吏胥納班曰河濱灘蕩曰京東水田曰殿工冠帶帝悉允行時有旨令輯賦役全書自嚴言全書之作自行一條鞭始距今已四十五年賦役本有定則而郡邑因事增加藩司每歲定定奸吏納

賄又任意那移有一事而此多彼少者其弊為混派州縣奉行而不敢違藩司偶增不過千百之十一而不肖有司乃聽奸吏之暗澆相與瓜分其弊為花派小民遵行而不為怪二者海內通弊牢不可破今當大為申飭備一代章程因條八式以獻帝即命頒之天下先是忠賢亂政邊餉多不發如宣府歲額二十九萬九千而天啓六年所發乃止八千致邊軍愈困自嚴給發如期又奏行節餉五事虛冒為省常疏言臣自受事朝夕講求得一最耗財之事無如客餉諸鎮年例合三百二十七萬而客餉居三之一如薊鎮額四十二萬六千而客餉至十八萬八千密雲額三十六萬五千而客餉至二十萬一千永平額二十八萬九千而客餉至十四萬八千其在他鎮亦多類此邇來征調頗希即分防入衛數亦無多其間寧無虛冒若調遣不離本鎮何以亦費行糧此不可大為裁省乎其次則有撫賞之費召買之費修築之費皆不可不為博節乃臣部按額題發而法阻于綜核諸邊計數責償而情憚于清釐不分孰主孰客安知用少用多及給發稍稽動以危言恐嚇不及今嚴飭異日安所底止帝褒納之兵部主事周夢尹言天下土田



人納賦派三分而歲入太倉者不及九釐徵多攻少  
帝令具奏自嚴言按崇禎會稽冊宇內見田七百八  
十三萬七千五百二十四頃歲入以充邊餉者止三  
百一十萬五千餘兩內有京衛屯糧秋青鹽課賦到  
缺官吏農事例諸項約居過半其自田賦起解者僅  
一百五十六萬夢尹浙人兩浙田四十八萬一千八  
百四十一頃有奇而解太倉者銀止五萬六千有奇  
計畝而論僅得一二釐爾即浙江而地方可知以起  
解諸款言之漕糧四百萬白糧二十餘萬南糧在其  
外金花則百餘萬民運折色則三百五十六萬內供  
絹布花棉蠟茶珠漆銅錫膠漆諸項蠶兵部柴薪工  
部料價及上供本色織造柴炭軍器之類動以數百  
萬計加之王府祿米河工站價科舉公費康俸工食  
又不啻數百萬孰非出自土田則其歲入太倉供邊  
餉者真無異全體之毫末也帝報聞其冬京師被兵  
四方援師雲集供費益多自嚴拮据盡瘁固或不給  
時天子憂勞國事宵中夜常數發自嚴奏答無滯自  
聞警迄戒嚴未嘗安寢乃至顛目腫腫手指成瘡瘡  
事幸無乏三年六月以司計無術貽禍封疆自劾六  
罪乞罷優旨慰留先以考滿加太子少保叙遵永克

獲功加太子太保七月上清理鹽課十二事九月兵  
部尚書梁廷棟請增天下田賦自嚴不能止于是舊  
增五百二十萬之外更增百六十五萬有奇四年五  
月陳時務十事乞定閔薊經制恤秦晉災傷禁州縣  
取耗省東江溢增之餉減內供鋪墊之需以及定壓  
徵蠲通賦卹召買窮追賦家屬速賦使全書皆意主  
利民帝悉採納初自嚴以兵餉日增屢請清核而樞  
部及督撫率為覆閣至是復上言臣部若供億之艱  
日夜叫關而司尺籍者不一問今出浮于入至百萬  
有餘殊非細故在臣部者臣不難破情尚以從事在  
外鎮者臣何能歷行伍以適稽即如閩寧薊密月餉  
向不及三十萬者今多至四十五萬此安從出夫國  
家席全盛之勢而太倉無隔宿之儲寧不寒心臣前  
疏謂衝邊之兵不可汰內地不妨量汰有用之兵不  
可汰無用者不妨稍汰今通津良渚之間閩浙楚粵  
之旅逃七日聞祇以無賴充補何濟于用聚數十萬  
不戰之卒日吸萬姓之脂膏當亦仁人之所不忍也  
帝即令嚴飭會御史余應桂劾自嚴殿試讀卷首薦  
陳于泰乃首輔周延儒姻婭賈狗延儒意自嚴遂引  
疾乞休疏四上帝皆慰留五年孔有德亂山東總督



劉宇烈力主撫致巡撫謝璉等失陷自嚴份鄉人仕于朝者合跪誠其誤國宇烈旋被逮時有詔縣令將行取者戶部先核其錢穀徵不及額者不得與考選華亭知縣鄭友元已入為御史其先任青浦時進金花銀二千九百帝以詰戶部自嚴言友元已輸二千餘金貯太倉庫所通止三百宜令速輸帝以臨考始輸殊悖功令朕友元秩令主庫者核實明年三月主者言庫實無銀帝怒責自嚴自嚴又飾詞辯帝益怒遂下自嚴獄遣使逮友元給事御史交章論赦不納踰月給事中吳甘來御史郭必昌米助國因以熱審減刑復交章論赦帝乃釋之八年五月叙四川平賊功復官致仕又三年卒年七十賜恤如制

李長庚字西卿麻城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進員外郎即中歷福建左叅政江西左右布政使所在屬清操著聲績江西人建祠滕王閣右四十年入為順天府尹都城大饑長庚言救荒之法極貧者無如煮糜次貧者無如平糶請勅所司發粟急行賑濟從之明年二月改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所部亦頻歲旱蝗饑民多起為盜長庚盡心拊循約飭有司務寬民力奏言屢災之餘死亡流移十至六七

幸而存者非濇壘殘骸則荏苒遺黨目前最苦無若催科非用一錢二稍紓其困哀此鯨寡安有子遺故舊通宜蠲逃戶宜免荒地宜寬旱蝗宜議存留宜酌其去年田賦請以上供稅銀抵充盡為赦免不報明年又饑諸州縣告糶于登萊僅為颶風飄沒長庚再以緩征改折為請又請停班軍減馬價寬奏罰罷臨清關及六郡包稅疏雖不盡行民困賴以蘇息先是盜起武定以拒捕殺官吏已而歷城泰安章丘萊蕪諸州縣皆盜共推周克德為平師王所至焚掠數挫軍軍長庚遣將討擊渠魁就擒餘黨解散有王准者安丘人坐殺人論死一日盜張國柱入安丘長吏皆走盜遂劫庫緝因授准旂牌之巡視准戒諸囚無動容約城外人張軍聲恐盜而已宣言于盜曰官軍至矣何不走賊信之踉蹌出走未及半准闔城門手斬一盜提其首號召吏民共擊斬渠魁十許人盡殲其衆准乃搜盜所劫庫物還之官而身繫獄如故長庚異之深加獎賞聞之于朝詔除其罪四十六年連東用兵轉餉繁費議行登萊海運長庚初言不便部議已止後言海運別有一途自登州開洋望鐵山西北口至羊頭回歷中島長行島抵北信口又歷兔兒島



至深井達蓋州利運一百二十里抵娘娘宮起陸至  
廣寧一百八十里至遼陽一百六十里每石運糧運  
費不過一金部議以為便遂行之明年二月特設戶  
部侍郎一人兼右僉都御史出督遼餉駐天津即以  
長庚為之既視事奏行造淮船通津路議牛車酌海  
道裁幫運鐵錢法按臣開事例嚴海防九事時議  
歲運米一百八十萬石荳九十萬石草二十一萬六  
十萬束銀三百二十四萬兩長庚以度支告匱請留  
金花行政折借稅課言臣考會計錄每歲本色折色  
通計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入內府者六百餘萬入  
太倉者自本色外折色四百餘萬內府之六百萬自  
金花籽粒而外皆絲綿布帛蠟茶顏料之類此等積  
之歲久悉皆朽敗若改折一年無損于上有益于下  
在聖明一轉移間他若陝西之羊絨江浙之織造亦  
當稍停一年濟軍國之急塞入帝不悅言金花籽粒  
本祖宗舊制內供正額及軍官月俸所費不貲安得  
借留他所奏皆如舊其以今年天津通州江西四川  
廣西上供稅銀盡充軍費于是戶科官應震上言陸  
下俯允餉臣之請稅銀已借一年獨金花銀則稱為  
祖制臣請即以祖制言之考會典內庫則云金花

銀國初解南京供武臣俸諸邊或有急亦取給其中  
正統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內庫嗣後除武官俸外皆  
為御用是金花銀國初常以濟邊而正統後方供御  
用也會典于太倉庫則云嘉靖二十二年題准諸處  
京運錢糧不拘金花籽粒應解內府者悉解貯太倉  
庫併諸邊應用是世宗朝金花全充兵餉不知陛下  
初年何故而斂之于內也今不考各邊取給應用之  
例而反云正供舊額何相左若是至武官月俸一歲  
不過十餘萬乃云所費不貲哉其原數一百萬陛下  
始增二十萬年深日久類未都忘非陛下之有意固  
留乃有所不知爾以臣計之毋論今年當借即嗣後  
年年借用可也毋論未來者當濟邊即見在內帑者  
盡還太倉可也若夫物料改折隆慶元年嘗行之以  
解部濟邊六年又行于南京監局亦以濟邊此則祖  
宗之舊制陛下獨不聞耶不報時諸事初始百務空  
集長庚才優咸克辨治天啓二年三月還南京刑部  
尚書九月移戶部仍在南京明年二月召拜戶部尚  
書未任以憂去崇禎元年廷臣交薦五月起工部尚  
書復以憂去五年八月吏部尚書閔洪學罷召長庚  
代之以十二月還朝明年二月中官王坤疏疏首輔



周廷儒長庚率同列上言臣等見王坤一疏不勝愧  
悚夫兵馬錢穀外臣職也不能恪共乃職致陛下遣  
及內臣臣等溺職之罪誠無以自解輔臣不能就事  
挽回臣等亦不能為之解但國家大臣祇宜以謹責  
主之天子參劾聽之臺諫記載憑之史官輿論聽之  
天下奈何內臣得操評騭是非之權臣等非為一身  
惜也陛下博覽古今曾見有內臣參論輔臣者乎曾  
見南北水火內外騎重而可稱聖明之世乎不意陛  
下離照中天而睹此躬見舉動此非國家之福也陛  
下天地為心內外原無異視惟是邇來外臣之言多  
不見信致輕重之間似有其迹遂敢妄生揣摩任情  
恣肆恐自今以後廷臣拱手屏息以免罪是豈清朝  
所宜有哉臣等溺職之罪萬喙難辭惟聽立賜譴黜  
終不惡以此開內臣輕議朝政之端俾流禍無窮為  
萬世口實也奏入帝不憚次日召對平臺王志道遂  
遭重譴帝以時事艱危責望大臣甚切顧長庚及樞  
臣張鳳翼曰前兩部尚書缺人幾番推駁方用卿等  
須留意人才為國任事有把持請賜者即為糾彈長  
庚曰臣仰遵聖諭不敢曲徇帝曰用人若憑卿紳保  
舉發吏部何為百僚進退俱在卿等一人不職即卿

等之責倘但遵成規所謂執簿呼名一吏志足安用  
大臣又言奸吏獎多宜責司官覺察長庚頓首退時  
諸部印官多奉罰不獲遷監司郡守致外僚曠缺長  
庚言註誤罪輕而才品可用者宜量行推舉或帶降  
予新任可之長庚素著清慎不植黨援與時相不甚  
合明年八月推印中王茂學為真定知府帝不允復  
推為順德知府帝怒責以朕家弄進等授冠帶監生  
授職事責令司奏奏上斥為民家居十年連國變久  
之卒帝在位十七年案錢者凡十四人周應秋房壯  
虎以金索掛名逆案王永光最得眷獨居位四年間  
洪學繼之以黨溫體仁劾罷洪學之後即長庚繼長庚  
者為謝陞由體仁薦用亦家王春坐死選印劉廷諫  
奪官間任以田維嘉代之維嘉由侍郎超擢居位歲  
餘言者劾其納周汝弼八千金用為延綏巡撫下其  
于故宗錦衣衛獄惟嘉厚賄衛帥吳孟明為之力死  
時有吏部堂空錦衣地重之議敬宗迄遠成惟嘉亦  
除名商周祚由左都御史來代未決歲會良卿缺知  
縣帝命選補才能甲科周祚以王重儒薦重儒常掛  
吏議帝責以乘機行私遂削籍代以南京吏部莊欽  
鄭翰五亦不至被斥起謝陞代之踰年大政府成以



左都御史傅永淳甫四月坐黨薛國觀削籍代以李日宣坐會推閣臣事下獄遣戍鄭三俊由刑部代之踰年罷繼之者為李過知京師陷為賊拷死

李日宣字晦伯吉水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雲南道御史天啓元年遼陽破疏言今日何日陛下不可一日不見廷臣廷臣不可一日偃卧私室乞時召大僚面決庶政報聞時以兵事亟遣兩給事四御史分營選練日宣與馬極陳行伍虛耗甲兵朽鈍之弊營卒老病者其子弟必納賄點昏乃得代日宣嚴禁之軍中始多壯士都城多盜議城外五里建一堡遣卒十人守望失事者罪鈔致為襄明年請宥侯震揚以開言路辱中官以肅名分忤旨切責尋薦丁元薦鄒維璉麻僊等十餘人乞召還朱欽相劉廷宣等且曰國課考成宜量地高下歲豐凶不當一概取盈致吏治日下帝以濫薦逐臣停俸三月旋出理河東鹽政減福王府引價量田以給電戶建八政橋崇賢才館又勅弘運書院大興文教士民頌之還朝以族父邦華佐兵部引嫌歸五年七月御史倪文煥承魏忠賢指劾邦華日宣為東林邪黨遂削籍并毀書院石碑莊烈帝嗣位復故官以邦華在朝久不

出崇禎三年始起福建道御史巡按河南力劾奸豪風未大著還朝掌河南道事言臺規舊有建白牌各道輪主凡敷陳巨款成視牌之所在以責成近則裁為故事或一遺詰讓輒思緘默乞嚴飭諸臣天心盡職遇事直言毋畏縮觀望妄意朝廷有厭薄言路之意庶臺班生色國事有裨帝納之王坤之計周延儒也日宣率同官上言陛下之遣內臣令其監兵馬錢穀非令其驚于職之外也乃今則侵及輔臣在輔臣平日唯諾將順既不能引古今治亂之源密為獻替又不能即天下安危之故直行挽回模稜招尤固其自取但坤監視以來棟款中疑違情多故器甲銳士馬疫如故也豈陳力就列之義獨運內臣耶從未內臣與外臣爭為禍天下之始而內臣與外臣令尤為禍天下之源分則內臣撫外臣之短長以增至尊之疑合則外廷借內廷之呼吸以邀至尊之信皆勢所不免者此端一開恐禍之加于廷臣者小而中于朝廷者大也報聞六年遷大理寺丞累遷太常寺卿九年十二月擢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值殘破之後邊備盡壞日宣力為振刷修臺垣謹烽燧益士馬繕甲仗興屯田春秋五防皆獲無虞十二年五月進左侍



部協理戎政尋叙護陵功加兵部尚書明年九月吏部尚書傅永淳罷命日宣代之十四年夏以內外要缺缺至二百六十餘人請起廢以補大僚京卿之缺考選以補臺諫部曹之缺匱部曹遷轉以補監司部守之缺報可有趙煒者以輸貨入國學觀得縣令但授州同知大怒許日宣納賄不公帝詰問六科科臣韋正宸等力白日宣清慎無私煒乃獲罪時帝馭大臣嚴諸大臣率惴惴畏法而日宣尤兢小心言者或譏其過惠明年五月會推閣臣日宣等以蔣德璟黃宗勛姜日廣王錫衮倪元璐楊汝成楊觀光李紹賢鄭三俊劉宗周吳柱惠世揚王道直名上皆民譽也帝令再推數人而副都御史房可壯工部右侍郎宋致大理寺卿張三讓與馬時大僚不獲推者為流言以內及再推又有不與者蓋肆中傷更為二十四氣之說羅織清流而陳演亦進讒言達之帝德璟深感之以六月十一日召日宣及與推諸臣入中左門借輔臣賜食已出御中極殿令諸臣奏對致陳九邊形勢娓娓不休帝惡其干進叱之乃命德璟景昉姓入閣而以拘情監奉責日宣等回奏奏上帝怒不解復御中左門召日宣聲甚厲次召史料都給事中韋正

宸河南道御史張煊及致可壯三讓詰之曰樛卞大典安得濫鞠如珠等三人累堪推數即日宣奏辨帝意不可回命錦衣官提下於是日宣等六人並號冠帶就執時帝大震怒侍臣皆股栗失色德璟景昉姓叩頭辭新命因言諸臣有罪臣等豈能安輔臣周延儒等亦乞優容帝皆不許遂下刑部於是九卿六科十三道及太常諸卿交章申救亦不納命刑部臣克期三日定讞至期而侍郎惠世揚徐石麒擬予輕比帝大怒革世揚職錫石麒二秩部中以下罪有差御史王漢上言枚卞一乘日宣等實無他私若陛下果有確聞宜正告群下按情定律不當懷疑以重其罪俾刑官莫知所執也不聽已而獄上日宣正宸煊戊遠致可壯三讓削籍時論以為冤久之赦還卒王道直字履之漢川人天啓二年進士授保定推官以強直稱僚長欲建魏忠賢祠持不可崇禎元年入為御史劾罷戶部左侍郎徐紹吉召對時發張慶麟賄改勅書事帝嘉之增秩一級明年出按蘇松瀕行言今大奸脫距而餘孽若霍維華楊維垣輩實繁有徒彼自知負天下之大誦而君子之莫我容也則將日夜為謀耽耽思逞其伺隙最密報復最工倘防之



不慎禍復中于國家願陛下剛斷而力持之得奇策  
納既抵任與廉懲貪風采甚著還朝見大臣禁獄者  
累累而元早為災人情愁鬱四年四月上疏曰周禮  
刑亂國用重典刑治國用輕典陛下初年手操魁柄  
誅鋤元兇亦既用重典矣嗣是正宜養以和平俾春  
生之意多于秋殺今輕重出入之間獄獄者往往不  
準于律以例為緣非所以承天意也天人之際精靈  
相盪若搏鼓然賊臣叩心霜飛燕地庶女叫天風襲  
莽壹臣竊以議獄緩死乃今日曰天第一義且今之  
三米囊頭者非即昔之收脰大臣與熱番在即諸可  
矜疑者或予以維新或量從寬減如是而天心不響  
應者臣請服妄言之罪報聞尋出視居庸山海二關  
疏陳固圉十策嘉納之時大凌新城被兵山東援將  
劉澤清等四人以中途剋餉致部卒叛逃道直疏列  
其罪又連劾副將劉邦域張斌貪劣狀及長山敗績  
劾總兵吳襄宋偉失律偷生兩人坐遣戍大凌之破  
副將何可綱戰死之長山副將楊廷耀張繼統蕭偉  
汪子靜秦將蒲庫游擊吳漢臣力關陣亡皆疏請旌  
恤自山海至保定延袤二千里道直巡歷所至設砲  
臺浚城整修邊垣劇山坡僻著勞勩還掌河南道事

七年擢太僕少卿明年秋遷南京右倉都御史提督  
操江時大盜縱橫江北至殘鳳陽燬皇陵已而陷和  
州含山盱眙盡集天長儀真境內江表震動道直綱  
繆防禦南土以寧十一年召為兵部添注右侍郎明  
年轉左侍郎十三年六月拜左都御史道直素有清  
望修奉憲綱居職甚稱故事御史試職者期年悉予  
賈授十五年夏帝以臺班職重未及期特令道直嚴  
試道直乃策為三等朝議稱允而諸被抑者大恚于  
是張希奎等劾道直不公道直奏辨且曰萬任出臣  
門播希奎亦臣鄉里此而不拘誰可拘者若招權納  
賄臣砥礪二十餘年筆下共知亦無待劾白也因乞  
罷帝察其無私慰留之未幾連疏引疾歸國變後卒  
張捷丹陽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浙江山陰知縣  
泰昌元年入為御史疏論中官家嚴之弊以畿切王  
安天啓元年薦董應舉于仕廉蕭近高安希范等十  
三人皆民望已論姚宗文排簡能廷弼罪又請卹邊  
陽死事諸臣已又請停內操所建白多可稱乞假歸  
四年春趙南星出為江西副使不赴其冬魏忠賢勢  
大張諸以年例外遷者盡復故官捷亦還為御史明  
年擢太僕少卿自是疾束林次骨尋失志賢意削籍



歸崇禎三年起大理右少卿拜左副都御史明年遷  
樂部右侍郎未明年遷左侍郎提督學士林而與首  
輔周延儒友善驟引居要地奏預密謀延儒敗又附  
溫體仁為之羽翼御史梁雲構劾其險邪柔媚賄賂  
聞通帝不聽吏部尚書李長庚左都御史張廷登罷  
體仁及王應熊謀之提將用故兵部尚書呂純如帝  
御平臺諭廷臣各舉所知應熊目提提遂舉純如及  
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濟體仁及錢士升舉南京吏部  
尚書謝陞及世濟應熊亦舉世濟獨何吾騶舉戶部  
尚書侯恂帝以純如虎逆案不宜舉提舉純如才品  
皆不聽給事中盧兆龍孫晉與提相折難而御史金  
光辰韓一光楊繩武給事中蔣德瑗並奏純如不可  
用提嗽嗽不已給事中晏應甲叱提巧辯帝命之退  
竟如體仁言以陞為吏部尚書世濟為左都御史提  
既絀給事中吳甘朱國棟顧國寶吳南灝御史張  
三英南京給事中戈允禮御史左佩弦郭維經及兆  
龍應甲光辰復文章極論并言逆案不可翻卒以體  
仁應熊力悉置不問已而給事中范淑泰劾提私王  
維章用為四川巡撫應甲又劾提私聽勅即中施元  
傲遂為新州參政諭德倪元璐亦疏詆提提怒謂言

官攻擊皆元璐主謀上既醜詆帝責元璐陳狀卒兩  
置不問先是提所親賀儒修為成都知縣提屬巡按  
劉宗祥令舉卑異中有時事漸非借內傾外中燭披  
獨朝政苛急等語以宗祥前知舟徒素交好也而宗  
祥廉儒修貪墨疏劾之削其籍遂治提遂大恨後川  
中州縣多陷于賊詔議宗祥罪提欲重絕之宗祥懼  
遂以提私書上聞帝大怒責提回奏提震悚詞極哀  
帝怒不解詔除名議罪坐贖徒三年宗祥遂任職如  
故福王立于南京劉澤清首薦提馬士英繼之詔下  
廷議多持不可其年八月魏國公徐弘基復薦之遂  
以中旨起故官給事中章正宸等疏諫被責讓十月  
吏部尚書徐石麒罷士英擬用張國維而阮大鍼取  
中旨用提士英駭愕以此憚大鍼提既為諸奸用悉  
奉其指揮賄賂公行銓政大壞諸處名逆案及謀翻  
逆案被逮者盡登用而文選即劉應賓扶馬阮勢納  
賄無虛日提主畫諾而已明年夏楊維垣請卹逆案  
已死諸臣提奏行之於是劉廷元霍維華徐大化徐  
兆魁喬應甲王紹徽呂純如等二十二人並獲卹卹  
無何南都失守提走難鳴寺投縲而死提居家孝友  
在官有清節雅為鄉人所稱以愚東林終身與匪人



此身名交喪然其死也士論咸予之  
顧錫時字九疇龜山人生而英敏年十三以諸生應  
試南京魏國公如見稱異以女女之第萬曆四十七  
年進士改庶吉士授蘭封天啟四年魏忠賢勢大熾  
錫時偕給事中黃承業與試福建程策大有所譏刺  
忠賢黨遂指為東林兩人並降調己更削籍崇禎初  
召復林官歷贊善諭德權國子祭酒疏請復積分之  
法禮官不為議行四年秋復言去歲奉諭監生自廣  
業堂升至率性堂一如祖制積分出身臣遵諭後已  
升年十四衣至率性堂首臣必不敢輕授惟舉人顏  
茂猷方可當之蓋祖制升至率性者多超授臺諫或  
滿某宜予禮官格不行臣今不升率性僅至修道而  
止考洪武十九年曾擇監生千餘人授州縣之長禮  
官何不援此例致聖主作人之盛心不著被予多士  
也帝悉從之己請正從祀位次進士就教為國子博  
士者得與考選並見施行明年以省親歸尋請在籍  
終養許之母服除即起少詹事進詹事十年十月  
拜禮部左侍郎明年署部事帝嘗召對詢及理財用  
人錫時退而補贖到陳用人五矣曰餘叙無法曰文  
銅表峻曰議論太多曰資格太拘曰鼓舞未至請臨

之以容照泰之以衆謀先令用人之地一清其源精  
心鑒別而隨才器使一善也救小過而不終廢棄二  
善也省議論而尚責成功三善也拔異才而不拘常  
格四善也急獎勸而寬其督責五善也未極陳耗財  
之弊仍歸本于用人帝善其奏時楊嗣昌奪情為本  
兵與錫時有違言嗣昌嘗奏流寇宜撫不宜勦有樂  
天者保天下及善戰服上刑之語錫時抗言此諸侯  
交隣事稱引不倫蓋與嗣昌忤已而嗣昌秉政諸詞  
臣多攻之疑錫時與聞會駙馬都尉王易有罪錫時  
擬從輕典嗣昌因而搆之遂削其籍十五年廷臣交  
薦有詔召還而御史曹溶給事中黃宗憲復言其不  
當用帝不聽起為南京禮部左侍郎及福王立進本  
部尚書時尊福恭王為恭皇帝將議廟祀錫時鑿容  
宗之失請別立先廟時論建之俄請補建文帝廟蓋  
景皇帝廟疏及建文朝忠臣贈謚並從之東平伯劉  
澤清言宋高宗即位南京即以靖康二年五月為建  
炎元年從民望也乞以今歲五月為弘光元年錫時  
言明詔已頒不可追改乃已時定大行皇帝廟號為  
思宗忻城伯趙之龍言思非美稱援證甚核錫時亦  
以為然疏請改定聞臣高弘圖以前議自己出力持



之遂寢溫體仁之卒也特益文忠而諸正人若文震孟羅喻義姚希孟呂維祺皆不獲謀錫時言體仁得君行政最爲其久其負先帝最久且深乞將文忠之議或削或改而補益震孟諸臣庶天下有所懲勸帝並可之遂削體仁議吏部尚書張慎言去位代者徐石麟未至命錫時攝之疏糾從賊諸詞臣列上周鍾項煜楊汝成楊觀光等二十餘人請法司定罪時馬士英當國錫時雅不與合而其掌銓頗不協人望爲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所劾遂乞祭南海而去明年春御史張孫振力頌溫體仁功請復故議而詆錫時持議偏頗居官狼藉宜褫奪遂勅令休致已而南都失守鄉邑亦破錫時方遭父喪聞闕赴閩唐王命以故官力辭不拜寓居溫州江心寺會總兵賀君先捷辱諸生錫時將上疏論劾君先夜使人殺之投屍于江溫人覓之三日乃得棺歛

練國事字君豫永城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沛縣知縣有能聲調繁山陽大水決隄三城俱浸國事躬親捍衛兩月始平鋤繁豪捐餉令民自校不違畝後政績甚著天啓二年徵授御史時廣寧失守畿輔勢弱國事乞令薊州宣府大同及山東山西河南撫

臣各訓兵萬計以杜山海琴援俾京師調發從之山東妖寇勢盛劫巡撫趙彥遷延畏避輔臣葉向高史繼偕並謝病請留向高總偕引退大同妖人王善光聚黨爲龍革會自稱混元教主使其徒分指江南北郡縣布散令旗每旗約聚衆百人以未春三月塞外兵起爲內應其指沛縣者爲知縣林汝霖所執獲旗一百有奇國事因言教主尚在共黨西通川陝北連沙漠中據汴梁南至江表克期舉事乃知天下之爲徐鴻儒者尚多也乞速行緝捕毋使滋蔓納之時議起用李三才言三才素負非常之望亦多不白之迹非置之遠方不足以見其長非早建大功亦無以塞天下之論督臣王象乾邊事困熟年力實衰以病體而當多事之秋恐未能吐哺而辦帝以輕議重臣責之魏忠賢使群奄索冬衣厚工部尚書鍾羽正抗疏論其傷國體先是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爌考功郎中趙士鐸主丁巳京察盡黜海內正人至是三人皆登開府國事連論其奸邪植黨群小深恨之四年出巡漕運明年還朝陳探賈之法請令諸司于歲終將已行賈政各具簡明疏揭進呈有玩愒者悉加譴因言薊遼總督王之臣奪情起用乃優游里門數月



不赴朝廷宣乏才何至遠推守制之人遂罷之臣不用尋勅戶部尚書李起元年袁宜退不聽給事中趙興邦者魏志賢私人以國事為趙而星黨并其同官李元王祚昌霍錕楊新期勅之遂削籍崇禎元年召復故官明年九月擢太僕少卿又明年八月進右佾都御史巡撫陝西時閩中頻歲大饑群盜四起四年正月神一元陷保安延安告急國事急遣賀虎臣等援之賊不敢通國事乃移駐郿州率副將張全昌等連破點燈子于中郿郿陽韓城凡五捷又破別郿于宜君雒川其魁李應鰲等五營相率乞降國事令還籍給賑編其願立功者為軍其衆遂定已而諸將張全昌趙大引王承恩杜文煥賀虎臣等分道追勦澄城宜川耀州白水郿陽賊連戰皆捷斬首千九百有奇兵威甚振于是賊魁拓先齡過天星金翅鵬田近菴獨頭虎劉道海點燈子等悉降國事方騰疏入告而諸賊復相繼叛田近菴以六百人守馬欄山聞李老榮犯中郿即起應之城遂陷國事偕王承恩攻圍五月始克之時總督楊鶴以失事被徵國事亦戴罪自贖五年賊紅軍友李都司等將自鎮原犯平涼國事時在涇州即馳赴固原令監司王振奇及平涼監

司徐如翰督將士分防要害而檄大帥楊嘉謀嚴緝奸宄殺賊塘馬斷其偵探賊乃走慶陽之西壕為嘉謀及曹文詔所邀大敗自三月至五月大小數十戰賊迄破城國事獲免戴罪時惟泥天棍一部橫陸梁將乘西安麥熟入犯國事自平涼還耀州賊已為張全昌馬科等擊退遁入深山其部下小紅狼最强悍亦詣官軍降當是時閩中五鎮大帥曹文詔楊嘉謀王承恩楊勳賀虎臣各督所部遣軍協力征討而總督洪承疇亦善調度賊渠魁多殲賊其餘盡遁入山西閩中稍靖而歲比不登民多菜色屢請恤于朝率為部議所格國事撫瘡痍流冗寬征徭民甚愛戴六年秦王以承疇國事並有功疏請優叙不允七年春廷議河南賊盛特命特郿陳奇瑜盡督諸鎮兵會討賊乃由河南入湖廣由湖廣入滇南閩中久弛備國事以奇瑜令移駐南州協勦南盧氏之賊漢南賊遂由寧羗至兩當掠鳳縣出棧道官軍無守險者遂陷寶雞自是閩中賊復熾既而奇瑜因賊車箱峽賊饑疲甚一舉可盡職而奇瑜悞信其降縱之出險止檄諸將勿邀擊賊遂大肆焚掠鳳翔麟游寶雞扶風沂陽乾州涇陽醴泉盡被蹂躪十月國事上言臣



正知漢南之賊盡入棧道有止兵之檄禁勿勦擊尚  
未知撫之實數若干也至九月七日見奇瑜疏云八  
月十二日散解南營八大王一部萬三千餘人十八  
日解散墩子塊一部萬五百餘人張妙手一部九千  
三百餘人二十七日解散二隊八大王一部八千三  
百餘人臣不覺仰天長嘆曰撫局太輕一至此哉夫  
一月之內撫強寇四萬有奇未嘗散處各郡縣盡從  
棧道以入內地此四萬人食飲將何所出欲不剽掠  
得乎一大帥所統多不過三千人而一賊魁反擁萬  
餘之衆安能盡受紀律即藉口回籍延安州縣驟增  
四萬餘人將安集何所合諸方征勦之兵不足二萬  
而一時過棧道者反踰四萬豈內地有限之兵力所  
能支耶宜其連陷名城而不可救也若歸咎不行堵  
截則先有止兵之檄矣若云賊已受撫因誤殺使人  
致然則未誤殺之先何以先破麟遊永壽耶事已至  
此惟急調大軍聲罪致討若仍以願回原籍禁兵勿  
勦三秦之禍安知所終極哉疏入事已不可為奇瑜  
委罪國事自解遂被逮下獄九年正月達戍廣西國  
事方正有特操撫陝五年威惠並著乃為他人誣誤  
竟罹重譴天下惜之久之叙前功赦還復冠帶南渡

初召為戶部左侍郎尋改兵部十二月加尚書仍准  
侍郎事明年二月致仕未幾卒  
解學龍字石帆揚州興化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  
金華東昌二府推官天啟二年擢刑科給事中連東  
難民多渡海聚登州招練副史劉國縉請帑金十萬  
賑之多所乾沒學龍三疏發其弊國縉遂獲譴王紀  
忤忠賢削籍學龍言紀亮節弘毅召真廟必能表  
正百僚裁決大務失忠賢意不報已劾川責舊總督  
張我績貪淫漏網新總督楊述中縮胸卸責帝不罪  
學龍通曉政務嘗上言遠左額兵舊九萬四千有奇  
歲餉四十餘萬耳今關上兵止十餘萬而月餉乃二  
十二萬連兵盡潰閩門宜募新兵而薊鎮舊有額兵  
乃亦給厚糈召募舊兵以其餉厚悉竄入新營而舊  
額又如故漏卮可勝言國初文職五千四百有奇武  
職二萬八千有奇神祖時文增至一萬六千餘武增  
至八萬二千餘矣今不知又增幾倍誠度冗者汰之  
歲可得餉數十萬裁冗吏核曠卒保衛所應襲子弟  
襲職而不給俸又可得數十萬京邊米一石民輸則  
非一石也以民之費與國之收衷之國之一民之三  
國餉一斛抵銀四錢造以易錢則米好者百錢惡者



止三四十錢又其下則腐臭不可食以國之費與兵之食衷之兵之一國之三總計之則民費其六而兵食其一况小民作奸欺溥卒溥欺官司欺天子展轉相欺而米已化為糠粃沙土兼濕熱所蒸色味俱變食不可下咽是又化有用之六為無用之一矣臣以為莫如修屯政屯政修則地闢而民有樂土粟積而人有固志昔吳璘守天水經營屯事縱橫鑿渠綿亘不絕名曰地綱敵騎不能逞今畧倣其制舉力圖之溝涂之界則各樹土所宜木小可獲薪果之饒大可得控扼之利敵雖強何施乎帝亟下所司議行亦竟中格稍進右給事中五年九月御史智鉞劾學龍及編修侯恪為東林屬犬遂削籍崇禎元年起歷戶科都給事中以民貧盜起請大清吏治尋劾撫王應豸劾餉激變又上足餉十六事帝亦採納遷太常少卿太僕卿五年改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疏言臣所部州縣七十人而坐遭賦降罰者至九十人由數歲之逋責于一歲數人之逋責于一人故終無及額之日也請別新舊酌多寡立帶徵之法可之四方盜賊遂起江西獨無重兵學龍以為言詔增置千人都昌萍鄉盜發並討平之封小妖賊張普薇等擁衆橫行令閩兵夾擊賊乃殄滅十二年冬擢南京兵

部右侍郎明年春將解任遵例薦舉屬吏并及遺誦官黃道周帝怒徵下獄責其黨庇行私廷杖八十尋以尚書李覺斯繳輕削其籍移入詔獄竟坐達戍十五年秋道周召還平道力請釋學龍不聽十七年五月福王立于南京召拜兵部左侍郎十月擢刑部尚書時方治從賊之獄徵唐制以六等定罪而馬士英阮大鐵視賄為出入案久不決學龍議定以十二月上之其一等應磔者吏部員外郎宋企郊舉人牛金星平陽知府張嶙然太僕少卿曹欽程御史李振聲俞上猷山西提學秦讓黎志陞陝西左布政使陸之祺兵科給事中高翔漢潼關道僉事楊王休翰林院簡討劉世芳十一人也二等應斬秋決者刑科給事中光時亨河南提學僉事鞏燭庶吉士周鍾兵部主事方允昌四人也三等應絞擬贖者翰林修撰兼戶兵二科都給事中陳名夏戶科給事中楊枝起廖國遴襄陽知府王承魯天津兵備副使原胤宗庶吉士何孕光少詹事項煜七人也四等應戍擬贖者禮部主事王孫蕙翰林簡討梁兆陽大理寺正錢位坤總督侍郎侯恂山西副使王秉鑑御史陳羽白裴希度張懋壽禮部郎中劉大華吏部員外郎郭萬象給事



中中芝芳金汝礪舉人吳達修撰楊廷鑑及黃繼祖十五人也五等應從擬贖者通政司參議宋學顛翰德方拱乾工部主事繆統給事中呂兆龍傅振鐸進士吳剛思檢討方以智傅鼎銓庶吉士張家玉及沈元龍十人也六等應杖擬贖者工部員外郎潘同春禮部員外郎吳恭來主事張琦行人王于耀行取知縣周壽明進士徐家麟及向列星李桐八人也其留北俟後定奪者少詹事何瑞徵楊觀光太僕少卿張若麟副使方大猷戶部侍郎黨崇雅吏部郎中熊文舉太僕卿葉初春給事中龔鼎孳戴明說孫承澤劉昂御史徐必泓張鳴駿司業薛所蘊通政參議趙京仕編修高爾儼戶部郎中衛周祚及黃紀孫襄十九人也其另存再議者給事中翁元益郭克庶吉士魯鼎吳爾燠史可程王自超白孚謙梁清標楊樓鴉張元琳呂崇烈李化麟朱積趙頴劉廷琛吏部郎中侯佐員外郎左懋泰禮部郎中吳之琦兵部員外郎鄒明魁行人許作梅進士胡頴太常博士龔懋熙及王之收王準梅鵠娘琨朱國壽吳萬孚二十八人也其已奉旨錄用者兵部尚書張縉彥給事中時敏翰德衛亨文輝四維御史蘇京行取知縣黃國琦施鳳儀

兵部郎中張正聲內閣中書舍人顧大成及姜荃林等十人也得旨周鍾等不當後決陳名夏等未獲厥辜侯恂宋學顛吳剛思方以智潘同春等擬罪未合新榜庶吉士盡汙偽命不當復玷班聯令再議惟方拱乾結納馬阮特旨免其罪明年正月學龍奉詔擬周鍾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諸臣皆候補小臣受偽無據仍執前律當是時馬阮必欲殺周鍾而學龍欲為獲死乃謀之次輔王鐸乘士英汪籍在告上之且請停刑鐸即擬俞旨廣以詳慎平允士英聞之大怒然事已無及大誠蓋其黨張捷楊維垣聲言欲劾學龍學龍乃引疾命未下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等力諫其曲死行私遂削籍至四月大誠既殺鍾時亨即傳旨二等罪斬者誦克雲南金齒軍三等罪絞著克廣西邊衛軍四等以下俱為民永不敘錄然學龍所定案亦多漏網而所擬一等諸犯皆隨賊而行實未嘗正刑辟也黃繼祖沈元龍向列星李桐黃紀孫襄王之收王準梅鵠娘琨朱國壽吳萬孚姜荃林皆未詳其官學龍歸南都旋失火之卒于家論曰明季國用既太絀不得已而議核虛餉汰冗卒折物料借金花亦庶幾補救一時之計宜諸臣之萬







出胡嘉棟康應乾牛維耀劉國綰傅國以正棄城逃  
潰之罪急起李三才為兵部尚書錄用清議名賢丁  
元薦李朴等諍臣楊漣劉重慶等以作仗節死義之  
氣帝切責之累遷光祿丞尚寶太僕少卿未幾移疾  
歸四年起右通政至則忠賢已逐東林殆盡宗周復  
固辭忠賢責以矯情厭世遂削奪崇禎元年冬召為  
順天府尹疏辭不許明年九月入都上疏曰陛下屬  
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  
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急急于近功者非兵  
事乎誠以屯守為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  
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來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  
興刻期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  
饑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恃一戰而戰無日此  
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于小利者非國計乎陛下留  
心民瘼惻然痲痺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  
培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  
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朴日峻道路吞聲小民  
至貴妻鬻子以應有司以培剋為循良而撫字之政  
絕上官以催徵為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  
府庫之財不可得矣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

其煩苛事事糾之不勝糾人人摘之不勝摘于是名  
實紊而法令滋煩者特嚴賦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  
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  
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誠導之以禮  
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拘羸之心所謂禁之未  
然也今一切註誣及指稱賄賂者即業經昭雪猶從  
吏議深文巧詆絕天下邊改之速並習為頑鈍無耻  
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墜官邪日著陛下亦安  
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于上者以未得  
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多奔走集  
事之人以捕鯨為精明以告訐為正直以便給為才  
詔又安得賢者用之即得其人矣求之太僻或以短  
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悞有動遭謫誦已耳  
陛下所學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  
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  
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闡其忠則耳目有時壅  
遏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意  
見有時移方且為內降為留中何以違善起之盛乎  
門戶二字數十年來殺天下多少正人傷天下多少  
元氣而今猶著藤木了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



氣用小人以威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于天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過急醞釀而為功利功利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不已積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證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于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以一旦躋于堯舜矣帝謂宗周語疎闊而嘉其志蓋下所司知之未幾都城戒嚴帝不視朝章奏多番中不報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宗周曰是必有動上以遷幸者乃詣午門叩頭諫曰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極門廷見百僚明言宗廟山陵在此固守外無他計且速發章奏早決廟謨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又造內閣言之諸閣臣唯唯而已帝用滿桂為武經畧使中官提督京營協理城守宗周言桂不勝任而宦官典兵必悞國不報已而桂果敗時逆案難定其遺黨猶在朝乘國家多事謀傾東林去之大臣韓爌錢龍錫李邦華喬允升曹于汴張鳳翔胡世賞朱世守一時並斥順天巡撫方大任夙附東林亦疏誠道孝宗周言爌于汴立身無玷鳳翔邦華有才世

賞世守端謹以時艱註誤方亟望賜環而忌者鼓掌稱快且朝夕倡黨論以肆羅織夫兵禍亟正臣子卧薪嘗胆時何暇乘機逞報復至如大任者謂非一馬道學無以自脫于東林而不知立論之外所關世道人心不淺也疏亦不報滿桂既沒帝出馬世龍于獄命為總理任張鳳翼總督御史吳阿衡監軍宗周劾三人不足用已復進祈天永命之說言法天之大者莫過于重民命則刑罰宜當宜平陛下以重典繩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一切註誤重者杖死輕者補去朝署中半染指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副都御史易應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假鍊為忠直蒼鷹乳虎接踵于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其寬應昌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于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今者宿逋見征及未歲預征節節追呼閭閻困敝貪吏益大為民厲責州巡按蘇琰以行李被訐于監司巡方躋貨何問下吏吸膏吮脂之輩接踵于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并嚴飭官方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宗子之家相也陛下養下求賢泰大政者率由時簡亦願體一人好生之心毋



驅除異己播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母寵利居功導人主以富強釀天下土崩之勢周延儒溫體仁見疏不擇以時方禱雨而宗周稱疾指為僥倖激帝怒擬旨詰之且令陳足兵足餉之策宗周條畫以對延儒輩不能難京尹為卿貳遷轉之階無舉其職者宗周政令一新挫豪家尤力奄人言事輒不應或相詬誶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蒼頰致諸生宗周痛搥之枷武清門外嘗出見優人籠篋焚之通衢調恤卑丁下戶傳至居一載謝病歸都人為罷市八年七月內閣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孫慎行林銜及宗周名上詔所司致趣宗周固辭不許明年正月入都慎行已卒與銜同入朝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揭撥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業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為民今急當以收拾人心為本收拾人心當先寬宥有司參罰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賊由此日繁帝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為本內治修則遠人亦服帝舜子羽舞而有苗格願陛下以克舜之心行

克舜之政則天下自平對畢超出帝顧溫體仁迂其言命銜輔政宗周他用彼授工部左侍郎踰月土痛憤時艱疏言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過未暇講求施為次第間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于邊功而罪督遊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為禍胎己已之使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心自此平日聚于近侍廢心寄于十城治術尚刑名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不可救殿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檄及士紳而堂廉之苛吏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成獨斷而播使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予司寇而犯者日眾詔旨雜治五刑威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以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褒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泰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通敲朴繁而民生瘁廢刑重斂交困而盜賊益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遠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予督撫朝廷勒限平賊而行間日殺良報功使生靈益塗炭一旦天崩聖衷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劣旌之招收酷吏之威維新之政次第舉行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恭交



而君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艾震孟而以車辭報  
罷使大臣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而以過懇坐事  
使朝宁無吁咈之風此關於國體人心非淺鮮者隆  
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使倚風雷必念  
祖宗鑑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至輕改作必法堯舜之  
恭已無為以簡要出政念法堯舜之舍已從人以寬  
大養人才法舜之欲從而治以忠厚培國脉并法三  
王之發政施仁垂拱拊循以收天下洋溢之人心而  
且還為廷掃除之使柱後世官官之業正儒帥火伴  
之誅柱後世蕩鎮之業慎天潢改授之選柱後世宗  
藩之業三業既除垂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  
賊之繇與民更始遠廷臣賁內帑巡行郡國為招撫  
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  
窮而自歸誅罪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仗其待  
于觀兵哉疏入帝怒甚諭閣臣擬嚴旨不符令再擬  
每擬上帝輒手其疏再闕起行數周已而意解但降  
旨詰問謂當虛心酌慮且與其清直宗周感激遂陳  
人心道心之辨勸帝執中以出政時太僕缺馬價有  
詔願捐者聽禮仁及成國公朱純臣以下皆有捐而  
又議罷明年朝覲宗周以輸貲免親為大辱國帝雖

不悅心嘉其忠蓋欲大用體仁懼惡募山陰人許翊  
疏論宗周道學有餘才辯不足帝以翊同邑知之真  
遂已其秋三疏請告去至天津聞都城被兵遂留養  
疾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己已之變誤國者袁崇煥  
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怨異己者蔡坐以崇煥黨日  
造蜚語攻策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  
而外廷浸踈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政日隳邊防日  
壞今日之禍實己已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  
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  
楚等之失事于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  
諸鎮巡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遠邊索  
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  
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無罪者又  
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彥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  
為異己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于是而知  
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群臣曰人言  
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群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奸  
邪也臣每三覆斯言為萬世辨邪之要故曰大奸似  
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多私交而臣下多以告  
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



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陛下尚絲髮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有所不覺矣天下盡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陛下每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違通津臨德復有違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何地是真以封疆寄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比周以相引重而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即不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宸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做吏也而以職成何以肅懲貪之令中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鑄刺成何以昭抑競之典至鄭郵久干御議而杖母之獄或以無告生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為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即向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推東國成而至于足臣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辭矣

語曰推生厲階至今為梗體仁之謂也疏奏帝大怒體仁又上章力執遂斥為民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稱旨帝臨朝而嘆謂大臣劉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遂以命之再辭不得乃趨朝道中進三札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三曰重聖學以需治化疏凡數千言所以規切君身者甚至帝優旨報之明年八月未至擢左都御史力辭有詔數趣踰月入見文華殿帝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對曰在正己以正百寮必存諸中者上可對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寮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在是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遂帝曰卿力行以副朕望乃歷建道揆貞法守宗國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以獻帝褒納焉俄劾御史喻上猷嚴雲京薦袁愷成勇帝並從之其後上猷受李自成頭職卒為世大誥中書王育民為絳州知州孫慎行賄宗周上疏自劾二人並獲罪京師戒嚴請旌死事虛象昇而進戮謬國奸臣楊嗣昌遠跋扈悍將左良玉防閑以併反攻防游以併遠渡防通津臨德以併南下帝不能盡行閏十一月召見廷臣于中左門時姜埭熊開元以言



事下詔徵宗周約九卿共收入朝聞容旨置二人死  
宗周愕然謂衆曰今日當空署事必改發刑部始已  
衆皆許諾及入對御史楊若橋薦西洋人湯若望善  
火器請召試宗周曰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尚恃  
火器近來陷城破邑豈無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  
得之亦可制我不見何間反為火器所破乎若望作  
奇巧惑主心乞放還本土永絕異教帝曰火器乃中  
國長技若望特令監試耳宗周曰火器終無益成敗  
國家大計以法紀為主大帥跋扈援師遠邁奈何反  
姑息為此紛紛無益之舉帝乃令議督撫去留宗周  
請先去督師范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  
致有今日敗局不追原禍始更結易轍欲以一切苟  
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帝變色曰前不  
可追今善後安在宗周曰今日第一議在陛下開誠  
布公公天下為好惡合國人為用舍進賢才開言路  
次第與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國家敗  
壞已極當如何宗周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  
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  
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  
言今日鍼砭也論者但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守

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捷給舉  
動恢張稱曰才望取將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  
並成敗哉帝曰濟變之日先才後守宗周曰前人敗  
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帝曰  
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  
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  
三軍解體由此觀之操守為主帝色解曰朕已知之  
初宗周起時吏部尚書鄭三俊以病不入戶部尚書  
傅淑訓申救姜埰熊開元帝不納宗周出奏曰陛下  
方下詔求賢二臣遽以言得罪國朝無言官下詔徵  
者有之日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如臣宗周屢以狂  
妄寬缺鑽詞臣黃道周亦以賴直復原職臣等何幸  
蒙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遵法外恩帝曰道周有  
學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  
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即有應得之罪  
亦當付法司今遽下詔徵終于國體有傷帝怒曰法  
司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遂傷國  
體設有貪職壞法欺君罔上皆可不問乎宗周曰掌  
錦衣者皆胥梁子弟未必讀書知禮義每聽寺人使  
使即陛下問貪職壞法欺君罔上者亦不可不付法



司也帝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詞色甚厲宗周謝罪諸輔臣乞宥尚書林欽楫張國維徐石麒范景文侍郎馮元飈皆申救帝曰開元此疏必有主使疑即宗周僉都御史金光宸爭之力帝益怒并命議處五府勅臣亦出班求宥帝不聽命削宗周籍刑部議罪尤宸敗三秩調用諸輔臣持不發仍至御前懇救乃免議罪責其優拘偏迂竟斥為民廷臣先後請留者至數十疏帝堅不聽歸二年而京師陷宗周慟哭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駿以鎮靜為言宗周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尚聞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勵同仇反藉口安民作避避計耶鳴駿唯唯明日獲趣之鳴駿曰發喪必待哀詔宗周曰嗚此何時也安所得哀詔哉鳴駿乃發喪及臨畢宗周問師期鳴駿以甲仗未具對宗周知其不足有為乃與故侍郎朱大興故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國于南京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執未報不敢受職其年六月疏陳時政四事自稱草莽孤臣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亦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至討賊次第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

業請進圖江北鳳陽疏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響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揚數百里設兩節敵不能禦亂爭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賊督漕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于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當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臣既濫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偽官而叛者有受偽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宜分別定罪為戒將來至于偽命南下排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為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又言當賊入秦流晉漸過畿南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關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一山間已確諸臣奮戈而起決



一戰以贖前愆自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膝息于南中  
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于閩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  
疆諸臣之當誅者又一新朝既立之後謂宜不俟終  
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則亟馳一介間道北進檄燕  
中父老起塞上名王茂九廟屠梓宮訪諸王更不然  
則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下直沽九造督鎮合謀共  
奮事或可為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  
當誅者又一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  
反之今乃蔡用新恩誅奄定案前後詔書鶴突勢必  
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  
誅者又一臣謂今日問罪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  
詔納其言命宣付史館中外為悚動而馬士英高傑  
劉澤清深疾之宗周復連疏請告不得命遂抗疏劾  
士英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寶予之乃有尾跡微勞入  
內閣進中樞官銜世廕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  
于是李沾後言定策批激廷臣矣劉孔昭以功賞不  
均發憤家臣朝端譁然聚訟而群陰且翩翩起矣借  
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燃灰寬反正之路則進臣可  
以汲引而閩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  
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疎何以言匡攘

之累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沒有尾大之憂淮  
揚失事不難謹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驁  
則亦恃士英羽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舊信地而置若  
奕棋洵洵為連鷄之勢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  
得不勝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  
以來皆勲臣為政樞或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  
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  
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  
往相表裏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于方  
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幾出士英仍督鳳陽  
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當自  
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宗營提  
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為弘光第一美政王優詔答  
之而促其速入士英益怒伴其疏辭位且揚言于朝  
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  
其私人朱統鐔遂劾宗周請移蹕鳳陽蓋以鳳陽為  
場所存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  
兵已伏丹陽當急併澤清初倚東林極重宗周至是  
恨甚遠客刺之傑亦遣人行刺時宗周居丹陽佛寺  
危坐終日前後所遣刺客詢得其生平俱不敢加害



而去會黃鳴駿入覲兵抵京口與防江兵相擊鬪士  
英以統纘言為信亦震恐頃之澤清劾疏至言宗周  
勸往鳳陽為謀不忠料事不智抗稱草莽孤臣無禮  
陰撓恢復不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召生靈之禍不  
仁劉良佐亦疏言宗周力持三案為門戶主盟倡議  
親征圖混錯之自為居守司馬懿之閉城拒君陛下  
既不為諸奸所容莫若順成其志暫幸鳳陽疏未下  
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諸人  
往以棍槩紅丸謀害皇祖母皇考今歲迎立時又力  
戴疎籓詆誣聖德非臣等與馬士英朱國弼較血訂  
盟馳書約史可法翊戴則天位久屬他人宗周等謀  
危聖躬已見于駐鳳陽一疏鳳陽無城郭止有高墻  
陛下新承大統欲安置于烽火凶危之地此必非宗  
周一人逆謀乃姜曰廣吳姓合謀也曰廣心雄膽大  
行偽言堅不快陛下之得位故密通死黨宗周先剪  
除內外翊戴諸忠然後迫劫乘輿遷居別郡耳乞速  
曰廣等三奸付之法司明正其謀危君父大罪如姓  
宗周一人等即渡江赴闕面訴其奸正春秋討賊  
之義疏入奉朝大駭乃傳諭諸人和衷集事宗周不  
得已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初澤清疏出遣人錄示傑

傑驚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耶得功亦馳疏明不預  
聞士英尼之不上可法不平遣使偏詰諸鎮咸云不  
知可法遂據以入告澤清聞之即言疏實已草而良  
佐等知狀可法駭議公疏臣不知其何心宗周既入  
都士英不使入對給事中陳子龍以為言不省宗周  
甫視事即引董仲舒言請正心以正朝廷會談東廠  
給事中袁彭年爭之被誦宗周復力言其冤尋爭阮  
大鍼必不可用皆不納九月遂抗疏乞休詔許乘傳  
給登極恩典臨行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毋以近嫫  
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  
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豎  
充廷金吾滿座威旣駢闐矣諛夫昌言路扼官常亂  
矣謂祖近娛而忽遠圖也一曰振玉網無以主恩傷  
臣紀自陛下即位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一  
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秉權再推恩大臣則閭部可  
以兼柄三推恩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  
則封疆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彼  
此雄長即為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自天子  
出所謂褻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  
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



先帝未造可鑒也今更為一二元惡稱冤至諸君子後先死于黨死于拘國者若有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起無限風波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尚刑名而殺機先動于溫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遽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賊罰假令有禹好善之巡方借成德以媚權相又親辨之又職方戎政之奸禁道路皆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厥術之設何為徒令人主虧至德傷治體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曰固國本母以外釁釀內憂前者淮揚告變未幾而高黃二鎮又治兵相攻四鎮額兵各三萬不用以殺敵而自相屠毒又日煩朝廷講和今日遣一使明日遣一使何為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亦必窮之術耳若不稍裁抑惟加派橫征富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拘之已矣所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優詔報聞明年五月南京不守六月瀛王降杭州亦失守宗周方食推素慟哭自是遂不食移居郭外有勸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

無死以身在田里尚有望于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為存亡獨不當與土為存亡乎此江萬里所以死也出辭祖墓舟過西洋港再拜叩頭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絕食二十三日始稍進若飲後勺水不下者十三日與門人問答如平時竟以閏六月八日卒年六十有八宗周始受業于許寧遠已交劉永澄丁元薦入東林書院與高攀龍輩講習馮從吾首善書院之會宗周亦與焉越中自王守仁後一傳為王畿漸近于禪再傳為周汝登陶望齡並雜以禪三傳為陶與齡守仁學脈掃地矣與齡講學白馬山多以因果為說宗周憂之乃稟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其學宗以誠意為主而歸功于慎獨通籍四十五年立朝僅十之一臨沒時語門人曰為孝之要一誠盡之矣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良知之說鮮有不流于禪者學者稱為念臺先生子灼字伯繩甘貧樂道能傳其學

黃道周字幼元漳浦人天啓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為經筵展書官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獨否魏忠



賢日攝之不懼以內艱歸崇禎二年起故官進右中  
允三疏救故相錢龍錫貶三秩調他曹龍錫得減死  
五年正月方候補遺疾求去濱行上疏曰臣自幼學  
考以天道為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  
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  
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才不遽得憇  
小人不易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干命之  
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速猷動尋苛細治  
朝守者以督責為要談治遠強者以姑息為上策序  
仁義道德則以為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為  
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意不調而株  
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之以滋  
章法令摧折縉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  
用之以借題修隙歎怨布權且外廷諸臣敢誣陛下  
者必不在拘繫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謬巧之人內廷  
諸臣敢誣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  
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  
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說可奏三五之  
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于事前言每多于事後不  
救凌園而謂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眾必

不可用兵逃于久頓而謂亂生于無兵餉靡于漏卮  
而謂功銷于無餉亂視焚蕪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  
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祭去弊而弊愈多  
以威創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  
以崇博夫之時矣帝不憚摘葛藤株連數語令再陳  
道周上言曰適年諸臣所日營心計無一實為朝廷  
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歲春月以  
後盛談遠強實非為陛下遠強乃為逆璫而翻遠強  
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為陛下科場乃為  
仇隙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古聖賢所  
經營不過兩事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  
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  
臣自處于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  
為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弭也三十  
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縉紳稍有器識者舉網  
投阱即緩急安得半士之用乎凡絕餅而去者必非  
鱗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秣秦士則所養者  
必嗜利之臣以策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驚駭之骨令  
諸臣之才其心術陛下俯知之矣知其為小人而又  
以小人驗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為君子而更以



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搃此人才不在廊  
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毛羽健任賢化  
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有徐良彥魯  
櫻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偉使當一面必  
有可觀陛下必欲振作人才當教尚風節表張仁義  
勿使委瑣小人摧辱文章廉隅之士則作人之道得  
矣語皆刺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帝益不懌責以挾  
私逞臆斥為民九年用荐召復故官明年閏四月久  
旱修省道周上言近者中外齋宿為百姓請命而五  
日內繫兩尚書未聞有人申一疏者安望其戩亂除  
凶贊平明之治乎陛下焦勞于上小民展轉于下而  
諸臣括囊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已又上疏曰陛  
下寬仁弘宥有身任重寄至七八載固效擁權自若  
者積漸以來國無是非朝無枉直中外臣工率苟且  
圖事誠可痛憤然其視聽一係于上上急催科則下  
急賄賂上樂鋟穀則下樂境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  
陷當此南北交訐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瑣之談修  
嗾此之陳乎時體仁方招奸人構東林復社之獄故  
道周及之旋進右諭德掌司經局疏辭因言已有三  
罪四耻七不如三罪四耻以自責七不如者謂品行

高峻卓絕倫表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無愧純孝不  
如倪元璐湛深大慮遠見深計不如魏呈潤杞願敢  
鍊清裁絕俗不如唐爾選吳執御志尚高雅博學多  
通不如華亭布衣陳繼儒龍溪舉人張燮至園土素  
係之臣朴心純行不如李汝璩傳朝佑文章意氣坎  
坷磊落不如錢謙益郵郵方被杖母大詆帝得疏  
駭異責以削置是非令陳狀道周回奏語復多獲獲  
帝益怒嚴旨切責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嚴冷方  
剛不諧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乃藉不如郵語為口  
實其冬擇東宮講官體仁已罷張至發當國擯道周  
不與其同官項煜楊廷麟不平上疏推讓至發言郵  
杖母明旨煌煌道周自謂不如安可為元良輔導給  
事中馮元礪詆至發杖至發兩疏辨道周遂移疾乞  
休不許十一年二月帝御經筵詢用人之法道周請  
培養人才且言勸職當審形勢說甚具刑部尚書鄭  
三俊方下吏講官黃景昉救之帝未許而帝遣追諭  
舊講官姚希孟嘗請溥儲全折以為非道周聽未審  
謂帝將寬三俊念希孟也因言故輔臣文震孟一生  
寒直未蒙惟益恩天下士生如三俊汝如震孟希孟  
求其影似未可多得帝以所對失實責令回奏再奏



再詰至三奏乃已凡道周所達白未嘗得一俞旨道周願言不已六月廷推閣臣道周已充日講官遺少詹事得與名帝不用楊嗣昌等五人道周乃革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方一藻同日上之其劾嗣昌謂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子之臣衛閹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此之殺狗李定不喪繼母宋世共指為人梟今遂有不持兩眼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宜大督臣盧象昇以父殞在逃槌心飲血請就近推補乃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守制者可推則閹喪者可不去聞喪者可不去則為子者可不父為臣者可不子即使人才甚乏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薦種其不祥以穢天下乎嗣昌在事二年倡溢地之談飾樂天之說其才智亦可睹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裡陛下孝治天下搢紳家庭小小勃窣猶以法治之而冒喪教倫獨謂無禁臣竊以為不可也其論新甲言其守制未終走邪徑托故足古有忠臣孝子無濟于艱難者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乎功名道德之門者也臣二十躬耕手足胼胝以養二人四十餘削籍徒步荷擔二千里不解扉履今雖踰五十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天下即無人臣願解清

華出管鎖鑰何必使被棘負塗者後不祥以玷王化哉其論一藻則力詆和議之非帝疑道周以不用怨望而搢紳勃窣語欲為鄭鄞脫罪下吏部行謹嗣昌因上言鄢杖母飛走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鄢何用談綱常為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避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七月五日召內閣及諸大臣于平臺并及道周帝與諸臣語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為而為者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違當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為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為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為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做物遂非且惟伯夷為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合指帝屢駁道周復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既無安有枝葉嗣昌出奏曰臣不生空桑豈不知父母顧念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君臣同在父子前況古為列國之君臣可去此違彼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且仁不遠親義不後君難以偏重臣四疏力辭意詞臣中有如先朝劉定之羅倫者抗疏為臣代請得遂臣志及



抵都門聞道周人品學術為人宗師乃有不如鄭鄞  
疏臣始嘆息絕望帝曰朕正擬問此事嗣昌又言道  
周自謂不如鄭安知綱常帝方為嗣昌解道周即奏  
大臣聞言義當退避未有御前爭辨不容小臣盡言  
者嗣昌佯奏臣為綱常名教不容不辨實非體道周  
清品人望所歸願納其言放臣還里帝曰道周疏亦  
不為奪情古時人心多無所為今則各有所主所以  
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之邪說別為一教今則直  
附于聖賢經傳中係世道人心更大道周曰臣平生  
恥言人過今御前爭辨亦非體但為天下後世留此  
綱常名教天理人心而已帝復難辨久之問爾言不  
如鄭鄞何也對曰臣章見素通國孟子不失禮貌臣  
言文章不如鄭帝曰章子不得于父豈鄭杖母者此  
爾言不如豈非朋此道周曰衆惡必祭帝曰爾言陳  
新甲走邪徑托技足且其中言軟美容悅叩首折腰  
者誰也道周不能對但言人心邪則行徑皆邪帝曰  
喪固凶禮豈遭凶者盡凶人盡不祥之人道周曰古  
三年喪君命不過其門自謂凶與不祥故兵禮整凶  
門而出奪情在疆外則可朝中則不可帝曰人既可  
用何分內外道周曰我朝自羅倫論奪情前後五十

餘人多在邊疆故嗣昌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不可  
在中樞猶可在政府則不可止嗣昌一人猶可又呼  
朋引類竟成一奪情世界蓋不可帝又駁問久之道  
周曰今日獨立敢言之人少讒諂而諛之人多臣不  
得不言帝曰昔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止因  
言偽而辨行僻而堅故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  
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正故聖人誅之臣  
心正所行事皆正無一毫私帝曰向以爾偏稍示裁  
抑後聞爾有操守旋復官不圖恣肆乃爾本當按問  
念列講官始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  
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帝曰爾一生學問  
止成佞耳此之退道周叩首曰臣敢將忠佞二字剖  
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為佞豈在君父前  
撓縮而諛為忠耶忠佞不別邪正不明何以致治帝  
曰非輕加爾以佞但所問在此所對在彼非佞而何  
再叱之退嗣昌奏道周所持者經微臣所行者權乞  
賜優容帝曰此非為為卿近來人心偷薄朕欲正人  
心故特召而諭念卿中敕令俟處分嗣昌復懇優容  
帝曰朕已優容多矣乃召文武諸臣成朕戒諭而退  
是時帝憂兵事謂可為大任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



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避帝怒甚欲加以重罪  
憚其名高未敢決會劉同升趙士春亦劾嗣昌將予  
重譴而部擬道周謹願輕嗣昌懼道周輕則論已者  
將無已時也亟購人劾道周刑部主事張若麒者素  
附嗣昌謀改兵部遂言道周及其黨造設奸言虧損  
聖德舉古今未有之善言盡出道周而凡可歸過君  
父者無不至倘不頒示前日召對始末則背公死黨  
之徒或鼓煽以惑四方或私記以疑後世致聖天子  
正人心息邪說至意悉為掩沒帝乃傳諭數百言戒  
廷臣毋為道周劫持相朋黨賊道周六秩為江內按  
察司煇磨而若麒果得兵部久之江西巡撫蘇學龍  
薦所部官推獎道周併至故事但下所司帝亦不覆  
閱大學士魏照乘者惡道周擬旨責學龍濫薦帝遂  
發怒立削二人籍遠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並廷  
杖八十究黨與欲寘之死詞連編修黃文煥吏部主  
事陳天定工部司務董蒼河中書舍人文震亨並繫  
獄戶部主事葉廷秀監生涂仲吉赦之亦繫獄尚書  
李覺斯繳輕嚴旨切責再擬請戍烟瘴帝猶以為失  
出除覺斯名移獄鎮撫掠治者四乃復還刑部逾年  
尚書劉嶧深等言二人罪至永戍止矣過此惟論死

論死非特獲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疆介  
酷之罪而有建言戮之名于道周得矣非我聖主  
覆載之量也夫陛下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  
周抗疏祇托空言一二知交相從罷斥為賭所謂黨  
而煩朝廷大法乎且陛下豈有積恨于道周萬一聖  
意轉圜而臣已論定悔之何及仍以原擬請乃謫戍  
廣西時楊嗣昌已死周廷儒再當國方參用公議欲  
為道周地也十五年八月帝召輔臣問及故庶吉士  
張溥廷儒因言溥與黃道周為人皆偏止因善讀書  
人多惜之帝不答蔣德璟曰道周家成極感聖恩但  
家貧子幼實為可憫黃景昉陳演吳姓復相繼言帝  
頗頗霽明日傳旨復故官道周在途疏謝因極稱解  
學龍葉廷秀賢請釋歸田里不許既還朝尋以病歸  
福王監國起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欲出馬士英遣人  
諷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吏可法擬立潞王耶道  
周不得已乃趨朝至則陳進取九策優旨報聞其年  
九月拜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時朝政日非劉宗周  
姜曰廣高弘圖徐石麒輩皆去國道周亦有去志明  
年三月乞祭告禹陵濱行又陳攻取之策時不能用  
事竣將暖里會南都復沒唐王聿鍵臣衢州遂奉奠



勅進及王監國命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叅贊機務王素重其學行禮敬備至時召何吾騶蔣德璟等未至道周為首輔一日賜宴鄭芝龍以侯爵欲位其上道周與爭衆議抑芝龍文武大不睦有諸生上書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學御史捷之然是時國勢衰微兵食俱乏政歸鄭氏諸大帥選撫觀望不敢出道周憤自請督師乃以七月二十二日啓行僅資一月糧以虛聲鼓動忠義士得卒凡千餘人從廣信出衢州所至撫安道黎聯絡聲勢遠近頗響應十二月進至婺源遇戍

大清兵戰敗被獲一軍盡覆執至江寧幽于別室從容著詩文數卷聞當刑書絕命詞衣帶間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幕下士兵部主事趙士超等四人皆死道周學費古今詩文敏捷所至學者雲集講論不倦精天文曆數皇極之書所著三易洞詮萃象新書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沒後家人得其小冊自推終于丙戌年六十二始信其能知來云論曰宗周道周建議侃侃類皆拔本之論採而用之卒曰不且奈何以儒生潤迂而禁羸也蓋二人遇

非其時矣詩于俗又性執而好爭上下拘繫動成坎坷身且危矣言之何益至于流離顛沛生死以之君子未嘗不惜其遭而重悲其志也語云從容就義不負所學其斯人之徒與



明史卷三百六十一

列傳二百十二

方震孺

方孔炤

余應桂 高斗樞

邵捷春

胡平表

湯開遠

方震孺字孩未壽州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沙縣知縣舉卓異徵授御史憲宗嗣位極陳貪吏之害言比來懲貪法廢州縣佐貳視官為外府誅求廢削民何以堪然此猶小者耳上之為長吏則有罰贖有羨餘曰吾以備朝京之需考滿之用上言之不諱下聞之不驚然此亦小者耳再上之為方面歲節有獻生辰有賀蕭然而來滿載而去此豈從天降地出哉皆

小民鬻男賣女以應之耳所恃以懲戒貪夫者惟在朝廷三尺而銓司之考成止於罷職撫按之彈治極於為民彼携鉅萬之金錢求田問舍何所不愉快尚需此進賢為尤可異者繁繁賦私既登白簡乃以一語結之不曰甲科可惜則曰文章可觀不曰末路可新則曰器使可用然則屬吏何所畏憚不恣意勒索乎請敕所司毋徇資格特擢一二極清特逮一二極貪者用以風示天下俄上三朝艱危疏歷舉在牀在旁為言且曰願陛下熟思前事究竟宮中之與府中孰為可託竊恐爭妍取憐或踵故知麗色藏釵千古

寒心願陛下念之而惕然也且今朝夕周旋實惟近侍嘖笑易假窺閣可虞近且中旨頒宣恐成斜封隱禍更願陛下慎之並報聞天啟元年言挺擊一案王之宋陸大受張庭李倬悉遭廢斥東林一輩葉茂才董應舉趙南星魏雲中馬孟禎高攀龍劉策李邦華劉宗周鮑應鰲盡錮終身亟宜召復楊漣之爭移宮可幸無罪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說交通之疑傳之天下謂聖明在上真有交通之臣矯竊之事所聞聖政不小此非特賜召對可陛下下召對則從前諭旨盡出宸衷否則人且疑為矯竊陛下何憚一出不與廷臣共質哉帝報曰先後兩諭並出朕懷有何交通矯竊廷臣乃不敢言 持群小忌避者謂交通王安屢邀俞旨故震孺云然其春巡視南城大瑞張畢劉朝被訟魏忠賢為請震孺不從卒上聞忠賢由是大恨遼陽破遠近震驚震孺一日十三疏陳兵事當是時遼東自廣寧抵三岔河軍民盡竄文武將吏畏出關無一騎東行者震孺獨慷慨請犒師言屢敗之餘人心久渙願亟發帑金二十萬特遣使者弔死撫傷三軍聞之謂廟堂之上猶然東顧庶幾人心復收感激思奮帝如其言震孺以六月出關廷見將士人人慰



勞軍中感悅八月朔遂有監軍巡按之命震孺核軍實稽功罪練士馬日無暇晷有議三岔河不可守當退守廣寧者震孺言禦敵當於境上奈何縮地百八十里遠守孤城宜駐兵鎮武扼敵要衝因薦裨將羅一貫劉徽可用俄言自有邊事以來軍法不嚴人皆知進者必死退者必生彼何苦自求死地今廣寧高門大戶盡已西奔軍中將士亦悉駕馬思遁懼經畧當閉則遣人先偵間道人情如此宜敕寧前監軍崑新逃軍逃將使三軍之歸路絕而後生路可望也並從之時經畧熊廷弼與巡撫王化貞不相能諸監司率浮沉其間疆事益壞震孺調劑不得則屢疏上聞明年正月震孺方蒞事前屯化貞遂棄廣寧遁列城聞之悉遁獨前屯旁近以震孺在得無動乃嚴諭守將設防而身渡海抵覺華島招參將祖大壽大壽方擁兵觀望震孺握手與語誓保富貴大壽感泣與俱歸獲兵萬餘輜重無算先是巡按之命震孺資淺不當得當事特以其才度次用之震孺慮後有指及者先已言於朝及是主事徐大化果承魏忠賢風指力抵震孺震孺疏辨其詞直都察史鄒元標保持之震孺乃請告去樞輔孫承宗劾廣寧失事諸臣并及

震孺都御史南星論先後按遼御史罪亦及震孺因請下承宗核實承宗復言震孺無罪乃已五年忠賢修却其黨亦惡震孺為東林御史郭興治誣劾其按遼時賊私遂遠下詔獄掠治坐賊六千有奇移法司擬罪欲置之死尚書李養正御史練國事王業浩持之獄三上卒擬絞忠賢憾不置誣與劉鐸交通共為咒詛竟坐大辟六年秋當行刑會皇子生獲免其明年莊烈帝嗣位與惠世揚並釋還言官多請召用有厄之者不果震孺初入臺班意氣凌厲不顧利害後遭挫折深自韜晦無復用世志崇禎八年春流賊犯壽州州長吏適遷秩去震孺乃倡士民固守城獲全明年冬賊再躡江北獨不敢逼壽巡撫史可法上其功久之用為嶺西參議有裨將踞廉州叛震孺單騎諭降之十六年冬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京師陷震孺慟哭即率師勤王馬士英憚之敕還鎮震孺竟憂憤而卒世揚清澗人由進士歷官禮科都給事中嘗劾方從哲沈澹有直聲忠賢亂政誣世揚青衣小帽結納王安遠詔獄論死崇禎時累遷左副都御史罷歸李自成陷延安世揚出降自成以郡人故甚禮之世揚遂與其頭位為士論所恥



方孔炤字潛，桐城人。祖學漸，字達卿，為諸生受業。教諭漢陽，張緒聞王守仁之學，遂宗之，以久次貢入京師。時子大鎮已通籍，不謁選而歸，以道義淑其鄉。其沒也，鄉人私謚明善先生。大鎮字君靜，舉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大名府推官。有政聲，入為御史。三十五年，出督兩浙鹽課，陳時政五事，不報。白糧積為民累，大鎮兼領之，疏請免關津之稅，得比漕艘例報免。還朝，即乞假歸。四十年起，授河南未竣，坐事引去。天啟二年，擢大理寺丞。進少卿，與鄒元標、馮從吾講學。首善書院，尋奉使蜀府，還聞言路方攻道學，子孔炤已登朝，遂引疾歸。大鎮恬於榮利，事親孝，家居侍父講學，守其宗旨，嘗著論六篇，力排異說。卒於崇禎四年。門人私謚文孝先生。孔炤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嘉定知縣，移福寧。天啟初入為職方員外郎，進郎中。曉習邊務，佐尚書籌畫，多中機宜。嘗糾逃將侯世祿等，抑債帥不得濫加都督銜。魏忠賢惡之，後崔呈秀欲超擢其弟凝秀，孔炤持不可，遂假會推大將事。遂歸。五年四月，御史顧宗孟復論其大啟賄門，竟削籍。崇禎元年，御史汪起元馬如蛟給事中，瞿式耜交薦，召復故官。疏：「臣部用人，不過循資破格兩端而已。」

循資則論俸，破格則簡才能。然講才能者，既足以長俸門，而憑俸薦者，亦何嘗平衆口。今在內者，臣部得見而察之；在外者，不得而見也。當責成督撫，巡按舉必當功効，必當罪庶幾儲之，平時可以用之一日。帝即命飭行副將林之蔭行賄求用，孔炤發之，帝喜。命加尚寶卿，滋職方事，尋乞假歸。丁父憂，七年起，南京尚寶卿。十一年六月，湖廣巡撫余應桂被逮，擢孔炤右僉都御史代之。甫抵任，即走承天躬護獻陵時，張獻忠據穀城，降于熊文燦，其黨李萬慶、馬光玉、羅汝才諸部肆掠黃州、德安間。明年正月，孔炤督將士分道追逐，數有斬獲。二月，擊之黃陂，木蘭山大破之。孔炤以獻忠叵測，條八議極言主撫之誤。文燦及楊嗣昌皆不悅，無何獻忠果叛，將南犯。聞孔炤先設備，乃西行文燦檄孔炤防荆門，當陽即撫王鰲永防江陵。遠安孔炤上言：「獻忠再叛，初冀九家馴服，其勢尚孤，豈意馬光玉賀一龍輩擁衆數萬，逼處黃麻，將勾合大隊以全力犯荆襄，則承天四面無處非賊。山陵居中，臣固不敢遠離，但黃有荆藩，荆有惠藩，相去千里，倘賊合衆齊發，豈能兼顧。臣與治臣鰲永同為封疆大臣，何分畛域。臣請嵩斷德黃，併護陵寢，江漢以



南歸諸治臣從之已而嗣昌出督師令孔昭仍駐當陽惠王常浩稱孔昭力過獻忠有來家河神通堡之捷俾陵寢無虞功不可泯請加秩久任章下部議會楚師敗績于黃麻而孔昭部將楊世恩羅安邦亦覆沒于黃連坪嗣昌以為孔昭罪併劾之遂逮下獄孔昭疏辨帝不聽明年三月大學士范復粹錄囚乃遣戍紹興十五年御史吳履中楊爾銘等相繼論薦命召見及入對痛陳時弊帝竦聽欲用之為首輔陳演所阻會廷議遣大臣一人屯田山東河北乃復孔昭右僉都御史任之馳至濟南復命兼理軍務督大名廣平二監司禦賊命甫下而京師陷孔昭知事不可為南赴鳳陽就總督馬士英計事時福王立于南京有議復用孔昭者給事中羅萬象疏止之孔昭遂歸里國變後十餘年乃卒子以智字密之崇禎十三年舉進士授翰林檢討為定王講讀官十七年春都城陷被賊拷掠以智乘間脫歸同里阮大鍼雅與以智父子不協至是用事南都使人奏以智從賊乃變姓名避之嶺南已而南都覆唐王立于福州召復故官不赴及永明王立起官中允進少詹事再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召入輔政俱不赴轉側變榛洞壑

間艱苦備至尋薙髮為僧天下大定以省親嘗一歸後奔父喪廬墓三年又十餘年而卒所撰通雅及浮山前後集凡數百卷

余應桂字二磯都昌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歷知武康龍岩海澄三縣吏事精敏下不能欺崇禎四年徵授御史戶部尚書畢自嚴殿試讀卷取陳于泰為第一首輔周延儒姻也應桂劾其朋比行私已復列上延儒貪邪傾險狀言納孫元化參貂則事皆曲徇受楊鶴重賂則力主撫議他事干犯國法多類此帝方眷延儒厚責應桂誣詆延儒兩疏力辨應桂駁之詞益厲帝以挾私求勝切責之已而賊陷登州元化被執應桂以元化貽禍封疆皆延儒曲庇所致復力攻之帝怒貶三秩視事應桂慮為延儒所害引疾歸七年還朝出按湖廣盡捐贖錢十餘萬金募壯士繕城治器明年賊漸逼承天應桂身護獻陵乘城守禦賊不敢逼帝聞而嘉之期滿當代命再巡一年盧象昇撫鄖陽紬軍需應桂貽以贖錢萬五千象昇改撫湖廣應桂頌其忠謀請昇重權令掃蕩群賊象昇遂總理已而象昇赴汝維賊老回回等走德安黃州應桂急檄大將秦翼明拒擊而奏報屬城失事具以實聞



期滿當代帝復留之十年巡撫王夢尹罷即擢應桂右僉都御史代夢尹湖南賊大起諸監司表繼成包鳳起高才樞輦次第削平之而江北賊勢日熾諸將時奏捷不能大創也其冬總理熊文燦至廣布招降之令劉國能先降明年春張獻忠亦降馬進忠西走馬光玉賀一龍李萬慶順義王九條龍等衆十餘萬盡萃于麻城黃安應桂分兵扼要害以兵少不敢進擊會光玉一龍乞降應桂遣使往諭而遣將擊順天王等于黃福店賊遂走黃安會文燦至麻城應桂請協擊不從賊遂東走江北為左良玉所遏折而走廣濟蕪水惟光玉一龍觀望不動已而文燦檄諸道兵合擊賊于茶山賊于應桂所分地逸出文燦遂劾其後期悞軍兵部尚書楊嗣昌恨應桂曾劾其父奏逮之應桂陳撫勦始末白己無罪而力詆文燦言正月初議撫劉國能其黨李萬慶等諸大賊盡走泌陽棗陽時文燦良玉並在德安臣以為兵勢方盛宜乘此追勦而文燦調良玉諸軍盡赴信陽勦馬進忠臣謂進忠小寇勝之不武文燦不聽自此機一失賊走西而文燦反東致張獻忠攻陷穀城以要撫李萬慶等五部收合餘燼勢復大振而豫楚之患遂自文燦之

懷諫基之矣迨賊西潰之後遮飾上聞妄報斬級其自恃所長惟火炮火攻經過州縣用夫至八百死亡載道未見其一試也且文燦辦賊之策曰先撫後勦乃茶山不效麻安又不效薰丸招撫之旗絡繹道路一遣使招賀一龍而使者被殺一遣使招李萬慶而餽鹽椒運魚肉與通市賊反因之焚掠未見一賊歸順也天下有如是撫法乎其一切軍需悉取于所歷之有司名曰借辦致城市空虛子遺盡絕三月至麻城民不堪淫掠欲焚其署始踉蹌而走夫麻城文燦婿家也戚里如是餘可知矣三月在蕪水其兵殺鄉民報捷民家環哭竟不敢治一兵夫蕪水文燦家園也鄉里如是餘可知矣是以捷報日張寇勢愈熾十三家之賊蹂躪南陽汝寧如履無人之境文燦駐宛汝已久調度不聞天下有如是勦法乎張獻忠據穀城半載招納亡命買馬置器人人知其叵測而文燦反薄官軍不足用急欲借之為前茅舉動輕妄致使全無畏忌遣官謂之反拘也化令于營中及以萬金為餉而謂之非惟不應反留解餉之官求總兵湖廣今已造浮橋跨漢水行事益異文燦前既誇張而敎功後復掩匿而不報可不謂之欺君乎以總理之大柄



界之顛蹶之耄夫臣不知其可也帝不絕速至下獄  
初應桂慮獻忠反覆貽書文燦言獻忠惡已有端可  
先未發圖之其書為獻忠邏者所得獻忠燦即陽巡  
撫戴東旻言撫軍欲殺我蘇慙惇東旻聞之文燦文  
燦遂再糾應桂言私書貽悞封疆以為異日卸罪地  
帝怒下法司并按應桂疏辨且言獻忠布賊孔道邀  
剗公移總理噤不敢問奈何反據賊口誣臣帝亦不  
納應桂竟遣戍己而獻忠反文燦伏誅東旻亦瘦死  
獄中廷臣交章薦應桂十六年召為兵部右侍郎十  
月潼關陷帝召問大臣陳演言賊入關中必戀子女  
玉帛猶虎入陷阱應桂叱之曰壯士健馬咸出關西  
賊得之必長驅橫行大臣安得面謾演股栗失色十  
一月督師孫傳庭戰沒命應桂兼右僉都御史往代  
之應桂以無兵無餉入見帝而泣帝但遣京軍千人  
護行給御用銀萬兩銀花四百銀牌二百蟒幣二百  
襍幣倍之為軍前賞功之用而已應桂將至山西賊  
已入其境逡巡不敢進帝奇以還選奪職命新擢陝  
西巡撫李化熙代之化熙亦不能進也未幾京師陷  
應桂遂家居不出久之死於難高斗樞字象先鄞人  
崇禎元年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坐議巡撫耿如杞獄

與同列四人下詔獄尋復官進員外郎裕遷荊州知  
府長沙兵備副使湖南未遭寇民不知兵長沙止老  
弱衛卒五百又遣二百戍攸縣城庫雉堞盡圯斗樞  
建飛樓四十天修守具臨蘇戲艘二百餘由衡湘抵  
城下相拒十餘日乃引去轉攻袁州遣都司陳上才  
躡其後賊亦解去尋擊殺亂賊劉高峯等撫定餘衆  
有詔錄其功巡撫陳睿謨大征臨藍寇斗樞當南面  
大小十餘戰賊盡平詔賚銀幣累進按察使移守鄖  
陽十四年八月視事鄖被寇十載屬邑有六居民共  
四千撫治王永祚以襄陽急移師鎮之斗樞至甫六  
日張獻忠自陝引而東斗樞令遊擊王光恩及弟光  
興分扼之戰頻捷賊不敢犯光恩者賊降將小秦王  
也十五年冬李自成陷襄陽均州攻鄖陽四日而去  
明年春復來攻十餘日不克乃退屯楊溪五月斗樞  
召遊擊劉調元入城旬日間殺賊三千餘自成將來  
攻卒不克而去乃令光恩復均州調元下光化躬率  
將士復穀城將龔襄陽聞孫傳庭敗旋師均州復為  
賊有十七年正月自成遣將路應標等以三萬人攻  
鄖斗樞遣人入均州燒其蓄積賊乏食而退當是時  
湖南北十四郡皆陷獨鄖在自十五年冬撫治王永



祚被逮連命李乾德郭景昌代之路絕不能至中朝謂鄖已陷不復設撫治十六年夏斗樞上請兵疏始知鄖存衆議即任斗樞而陳演與之有隙乃擢知府徐啟元為右僉都御史任之加斗樞太僕少卿路阻亦不能達是年二月朝議設漢中巡撫兼督川北軍務擢斗樞右副都御史以往朝命亦不達至三月始聞太僕之命即以軍事付啟元七月而北都變聞并聞漢中之命地已失不可往福王立移斗樞巡撫湖廣代何騰蛟復以道路不通改用王驥斗樞皆不聞也國變後久之卒

邵捷春字肇復侯官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行人擢吏部稽勲主事更歷四司至稽勲郎中崇禎二年出為四川右叅政分守川南天全六番高楊二氏桀黠不可馴捷春撫馭有方俱帖服遷浙江按察使坐大計當調里居久之起四川副使以十年九月抵成都秦中大寇已入蜀境巡撫王維章總兵侯良柱悉衆北拒城中止屯軍及蜀府護衛軍人情惶懼鄉民避賊入城主者不敢納捷春亟啟門納之有中尉奉鑽者通書迎賊為內應賊即以十月抵城下捷春與巡按御史陳廷謨覺之擒繫奉鑽賊失所恃盡銳

城捷春等募市人起廢將分陣固守賊攻二十日不得志乃引去蜀王疏其功於朝而維章以失事被逮詔起傅宗龍代之宗龍知捷春才命為監軍總勦寇事遂巡閩中出廣元白水借總兵羅尚文與賊戰沈家嘴葉子壩又戰于馬家峒王家坪並有新獲明年二月復與尚文及安綿副使吳麟瑞夾擊賊首過天星等大破之進右叅政仍監軍十二年五月宗龍入掌中樞即擢捷春右僉都御史代之時張獻忠羅汝才已叛謀入秦秦兵扼之于興安不得進乃犯興山及蜀之太平遂窺大寧捷春遣副將王之綸方國安分道扼之八月之綸敗績于湯家壩九月國安破之三尖峯又破之黑水河賊遂還入秦楚十月朔楊嗣昌誓師襄陽檄蜀軍受其節度嗣昌以楚地廣衍賊奔突難制驅之入蜀則關隘險阻賊騎不得長驅我師四面蹙之可以全勝又慮蜀盛兵扼險賊將反而致毒于楚凡蜀之精銳多調為己用先後調至萬餘人蜀中益弱捷春聞其謀憤曰令甲失一城者巡撫坐之今以蜀委賊是督師殺我也爭之不能得十二月汝才及惠登相遂自興山遠安犯大寧大昌獻忠亦西入至太平明年二月左良玉大破獻忠于瑪



山他將張應元張令等復數敗之獻忠乃遁入興歸  
山中久之其勢復振自興房走白羊山而西即汝才  
入寧昌故道也初汝才之在寧昌阻江為險與登相  
出羊頭坂窺渡叅將劉貴禦之賊不得濟三月轉掠  
巫山石碛女將秦良玉扼之維門百子溪賊乃縛筏  
巴霧河秦翼明以三千人設守游擊楊茂選力戰却  
之既屢挫不得渡會獻忠西上遂與之合諸將移軍  
擊之賊爭死關劉貴等皆退賊乃由魚住溪渡江結  
營萬頃山苦桃灣其別部營于紅茨岷青畢若歸巫  
間大震嗣昌慮二賊合西陲必搖乃督師上夔陵而  
檄捷春扼夔門蜀大寧大昌與楚竹溪房縣連界有  
三十二隘口嗣昌謂隘多力分不如厚集兵力端守  
夔棄寧昌二邑陷賊官軍環而合攻可以得志捷春  
謂棄隘口不守是延賊入戶乃遣茂選及覃思岱等  
出關分守二將有驍名而不相得思岱譖茂選通賊  
捷春召而僇之即令思岱兼統其衆其衆不服相率  
委去賊遂從此隘突入諸隘聞之悉潰賊乘夜斬夔  
關將士尚卧未起遂大驚潰新寧大竹皆陷而汝才  
登相再越巴霧河陷開縣鄭嘉棟破之于仙寺嶺賀  
人龍破之于馬瀟溪汝才乃同小秦王混世王東奔

而登相獨過開縣而西人龍及李國奇又折回追  
七月汝才等遁還興山屢為楚將所挫會嗣昌下招  
降之令小秦王混天王皆降惟汝才逸去嗣昌見楚  
地無賊以八月終率師入蜀於是群賊盡萃蜀中捷  
春止提弱卒二萬守重慶所倚惟秦良玉張令二軍  
已而楚將張應元等敗績于夔州之土地嶺諸營皆  
懼時萬元吉駐巫山捷春下駐大昌相聲援捷春用  
部將邵仲光言以大昌之上中下馬渡水淺地平難  
持久乃扼水寨之觀音岩為第一隘即以仲光守之  
而夜又若三黃嶺磨子岩魚河洞下涌諸處各分兵  
三四百人防守元吉以兵分力弱為憂捷春不聽九  
月獻忠先突觀音岩三黃嶺仲光軍敗賊驪上馬渡  
無備破之元吉急檄諸將邀之于譚家嶺七箐坎乾  
溪復令張秦凱屯淨壁捷春遣二將助之十月獻忠  
從竹菌坪突過淨壁遂陷大昌進屯開縣良玉令兩  
軍皆覆嗣昌聞斬仲光劫捷春失事捷春乃收兵扼  
梁山時登相已歸正汝才自豐邑坪返走再與獻忠  
合以梁山河深不能渡乃自開縣西走達州長驅深  
入捷春退保綿州扼涪江賊疾走陷劔州遂趨廣元  
將由間道入漢中為秦兵所扼不能進乃踰昭化徼



走巴西張應元合諸軍邀之于梓潼戰小利賊返關  
官軍被劔蜀將曹志耀等力戰却之降將張一川張  
載福陷陣而死捷春涪江師遂潰賊屠綿州過浮橋  
直逼成都十二月速捷春使者至遂以軍事付代者  
廖大亨而去捷春居官有惠政士民哭送者載道舟  
不得行蜀王為疏救不聽卒論死繫獄捷春知不可  
脫明年八月自經死年五十有西南渡時復官贈兵  
部右侍郎

胡平表雲南臨安人也萬曆中舉於鄉歷忠州判官  
為人倜儻多機畧負氣敢任天啟元年秋賊樊龍等

陷重慶平表適在城中急縋城下徒步詣石砭土官  
秦良玉乞師其部下有難色平表號泣不食飲者五  
日夜良玉感動為發兵及良玉自重慶引還平表時  
時激以忠義召募川東健兒自為一軍朝暮訓練士  
皆可用會巡撫朱燮元檄平表監良玉軍前進乃勒  
所部及石砭兵鼓行而西直解成都之圍當是時賊  
東陷重慶西困成都旬月間破城數十諸文武將吏  
莫不望風奔潰平表以州縣下僚獨挺身倡義復名  
城摧強寇其聲甚著會吏部擢平表新鄭知縣燮元  
奏留之改授重慶推官監軍兼副總兵盡護諸將軍

平表愈益發舒復重慶拔永寧戰數有功擢四川監  
軍僉事兼理屯田及四川賊平遷貴州右叅議崇禎  
元年四月總督張鶴鳴上言平表以偏州小吏慷慨  
赴義一戰而復新都再戰而解成都之圍白市驛之  
戰俘斬千餘馬廟之戰俘斬萬餘進據兩嶺酣戰一  
晝夜復俘斬千餘長驅奪二郎關擒賊帥黑蓬頭追  
降樊龍遂克重慶奢寅收集散亡結連水西安邦彥  
以十萬衆來寇官軍五道禦之四道皆敗獨平表以  
六千人大呼鏖戰無不一當百十萬衆潰敗如掃生  
擒賊魁四十餘人還被掠人口數萬有臣若此誠一  
代人豪請以本官加督師御史銜賜之嵩敕大將以  
下悉聽節制必能梟逆首之頭獻之闕下部議監司  
無兼御史例格不行乃進秩右叅政分守貴寧道廕  
子錦衣世千戶是時揅部數擾邊給事中瞿式耜復  
頌其功言奢賊變起重慶文武諸臣盡遭殺戮獨平  
表脫身建義請兵復讐集川東少年練為精卒制馭  
土司潛消反側一切舟艦軍馬芻茭儲蓄營壘矢石  
悉手自營辦竟能保川東復西北及搗巢之後率五  
六千步卒碎奢安烏鎮十萬衆遂取永寧掃畢節而  
還雖古名將何以過臣每思其人以當揅今適入賀



來京宜改邊道加銜太僕卿端辦揅事亦不果久之擢貴州右布政使平表負才畧而性跼蹐不能持廉四年大計群吏坐不謹落職十三年督師揚嗣昌以平表知兵薦為監軍詔許以武昌通判監標下軍事明年嗣昌卒平表亦罷歸卒於家

湯開遠字伯開臨川人主事顯祖子也早負器識以名臣自期崇禎五年由舉人為河南府推官時帝惡廷臣玩愒持法過嚴開遠疏諫曰陛下臨御以來明罰敕法自小臣至大臣無論為故為昔俱蒙重譴甚則下之禁獄繫縛榜掠幾于刑亂國用重典矣諸臣即不肖萬不敢行市道於君父然當奉公營職而慮及天威不測魂夢亦驚此而欲鼓豪傑之氣奏精勤之理豈可得哉陛下或以薦舉不當疑其為黨為徇然堯之時四岳不薦鯀乎績用弗成未聞并四岳罪之也或以執奏不移疑其為藐為抗漢文帝不從廷尉之請乎亦以法如是止耳陛下以策勵望諸臣於是戴罪者多然秉鉞大吏節制之體統多淆持斧貴臣激揚之故事亦格夫不開以立功之路而概責以戴罪戴罪正無已時矣陛下以詳慎責諸臣於是認罪者衆第臣諫固當歸過於己而微愆亦將待察于

君若不諒其致誤之由而概責以認罪認罪亦成故套矣侵欺軍食之墨吏逮之宜也正恐夷齊之倫不皆韓范所宜稍寬出入不以清吏細能臣至三時多害五方交讐諸臣怵于叅罰現征帶征幾無民矣民窮則易與為亂陛下寬一分在臣子即寬一分在民生此可不再計決者尤望陛下官府之際推諸臣以心進退之間待諸臣以禮申諭中外法司惟平惟允至錦衣禁獄非寇賊奸宄不宜輕入如是而大小臣工不感憤圖報者未之有也疏入帝怒摘桁楊慘毒遍施勞臣語責令指實乃上奏曰今日諸臣事如天如日之主靡不策勵以從而時事孔棘補救良難諸臣有過可議亦有勞可準有罪可程亦有情有原天下惜其勞反忘其過傷其情并疑其罪究之疑過不足懲過而後事轉因前事以灰心聲罪不足服罪而故者更藉誤者以實口綜核太過則要領失措懲創太深則本實多缺往往上以為宜詳宜新之事而下以為宜畧宜仍之事朝所為縲辱擯棄不少愛之人又野所為推重愾數不可少之人夫上與下異心朝與野異議而欲天下治平不可得也請悉為陛下言之如原任薊州兵備僉事左應選當敵騎深入列城



風靡應選獨以昌黎縣令率土著保孤城事平之擢任司道宜曰不宜乃竟以賊擬則甚矣掛號遂為染指功狀翻為罪案淹禁榜掠志挫身辱陛下留意封疆城池失守者既不少貸捍禦著績者又不獲原諸臣安所適從哉事急則鉅萬可捐時平則錙銖必較向使昌黎不守同于遵永不知費朝廷幾許金錢安所得涓滴而問之臣之所惜者此其一原任給事中馬思理御史高倬值草場火發兩人狂奔盡氣無救燎原此不過為法受戾耳更欲以他罪論則甚矣時當濕熱攸灼豈曰人為受事方新徙薪亦難猝辦緹騎並出道輿嗟今歲雪雹見于盛夏地震告于京圻草場不蕪自焚或亦彼蒼示警陛下不寬刑修省反嚴鞫而長繫之非所以召天和稱善事也人臣事主不敢歸禍於天聖主回天何妨引咎於己臣之所惜者此其一原任宣大巡按胡良機兩遣岩疆事屬破格非陛下知其諳練當不至此忽從褫革則甚矣殘冊之不出按臣手也監視不昧本心業已再疏稱誤而天聽彌高輿論徒惜豈成命終難反汗哉臣之所惜者此其一監兌主事吳澧宵旦河干經營漕事祇因運弁稽違量行責戒此為公非為私也乃褫

革之又欲究治之則甚矣今催運之旨迫如星火而運弁積偷成習糾之則不勝其繁不糾則益滋其玩故薄責示懲亦相沿之故事也况兵驕易譁將驕亦易譁今兵譁則為兵易將譁則為武抑文勇于譁而怯于鬪安用此驕兵驕將為也急不得其塞旗之功緩更不得其飛輓之力漕事何賴焉臣之所惜者此又其一末復為都御史陳于庭易應昌申辨帝怒切責時河南流賊猖獗當事令監左良玉軍進討關速躬擐甲胄歷戎行屢致克捷當是時帝以天下用兵有意重武督撫失事多逮繫而大將率姑息閑遠以為偏八年十月上疏曰今寇賊縱橫撫鎮為要乃陛下于撫臣則用懲創一法于鎮臣則用優遇一法試觀近日諸撫臣有不褫奪不囚繫者乎諸帥臣及偏裨有一禮貌不崇升廢不遂者乎即觀望敗衄罪狀顯著者有不寬假優容者乎夫所以懲創撫臣欲其惕而戒也優遇武臣欲其感而奮也然而封疆日破壞寇賊日蔓延者何也則以懲創優遇中尚少分別之法也如近日撫臣中有清操獨著如沈葆者乎有幹濟獨著如練國事者乎玄默捍禦兩河身自為將亦云瘁矣而終付爰書吳姓拮据數月敢不敢長



驅亦云能矣而猶登白簡諸如此類未可悉數武臣則桀鷙恣睢無日不上條陳爭體統一旦有警輒逡巡退縮即嚴旨屢頒褒如充耳如王樸尤世勛王世恩輩罪可勝誅乎秦撫甘學濶有法紀全疎一疏請正縱賊諸弁以法而明旨切責之然則自今以後敗將當竟不問乎臣竊料文臣內未必無才能乃有寧甘斥黜必不肯任不敢任者何故則以任亦罪不任亦罪以不任之罪猶輕而任之罪更重也誠欲使諸臣踴躍任事在寬文法厚情實分別去留毋以一眚棄賢才而韜韜之夫不使有怯且欺者倖乎其間斯賞罰稱平文武用命矣帝以撫臣不任者無所措實責令再陳乃上言曰帝王勘定禍亂惟此賞罰自賞罰無章於是諸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罪而肯任敢任者亦罪甚且肯任敢任者視不肯任不敢任者之罪反重勅懲無當而欲勘定大亂未之前聞從來無訕督臣以伸庸帥者至今而楊嗣昌不得聞其說從來無抑言路以伸劣弁者至今而王肇坤不得保其級如王樸恇怯暴著聽敵飽颺猶得與吳姓並論播之天下不大為口實哉若撫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如陝西之胡廷晏山西之仙克謹宋統設許禹臣何

以當日處分視後皆輕練國事玄默承大壞極敗之後竭力撐持何以當日處分較前更重且近日為辦寇而誅督臣者一逮督臣撫臣者二褫撫臣者亦二甚至巡方與撫臣並議而並逮兩按臣計典與失事牽合而并褫南樞臣若監司守令之獲重謹者不可勝紀試問前後諸帥臣有一誅且逮者乎即降而偏裨有一誅且逮者乎甚至避寇縱寇養寇助寇者皆置弗問即或處分不過降級戴罪而已然則諸將之不肯任不敢任者直謂之無罪可乎是陛下于文武二途委任同責成不同明旨所謂一體者終非一體矣不特此也按臣曾週當舊撫艱去力障寇鋒初非失事乃竟從逮配將來無肯任敢任之按臣矣道臣祝萬齡拮据兵食寢餌俱廢至疽發于背而遽行削籍將來無肯任敢任之監司矣史洪謨作令宜陽戰守素備寇渡澠池不敢薄城及知六安復有全城之績而褫奪驟加將來無肯任敢任之州縣矣寇薄永安舊蜀撫張論與子給事中鼎延傾貲募士夙夜登陴及論物故鼎延請恤并其子官奪之將來無肯任敢任之鄉紳矣吏部惟襍職多弊臣鄉吳羽文竭力釐剔致刀筆賈豎開然而起羽文畧不為撓乃以起



廢一事長繫深求將來無肯任敢任之部曹矣臣讀明旨謂諸事皆經確核以議處有銓部議罪有法司稽核糾舉有按臣也不知詔旨一下銓部即議降議革有肯執奏曰此不當處者乎一下法司即擬配擬戍有肯執奏曰此不當罪者乎至查核失事按臣不過據事上聞有原功中之罪罪中之功乞貸于朝廷乎非諸臣不肯分別也知陛下下一意重創言之必不聽或反以甚其罪也所以行間失事無日不議處議罪而于蕩寇安民毫無少補則今日所少者豈非分別之賞罰哉帝得奏大怒命削籍撫按解京訊治

南人間之若失慈母左良玉偕將士七十餘人合券乞留而按臣金光辰備列其功狀入告帝為動容即命釋還戴罪辦賊自是益勤其官十年正月討平舞陽大監楊四論功當進秩總理王家楨復薦之乃擢按察僉事監安廬二郡軍其年冬太子將出關奏言陛下言教不如身教請謹幽獨恤民窮優大臣容直諫寬拙吏薄貨財疏滯獄俾太子習見習聞為他日出治臨民之本帝深納之是時寇大擾江北關遠數有功十二年巡撫史可法薦其治行卓異命進秩副使監軍如故明年與總兵官黃得功等大破革裡服諸

賊賊遂乞降開遠聲望日隆當事將用為河南巡撫竟以勞瘁卒官軍民咸為泣下贈太僕少卿論曰明末疆事主撫者誤之是固然矣乃文燦伏誅之後何以敗壞且日甚也蓋莊烈操切之亟重以乖張法紀滋煩勸懲無術廟謨如此奚問閭畧哉坐是文恬武嬉兵驕將懦名為討賊實同兒戲而已秦蜀楚豫之間強寇橫行生靈塗炭迄于莫可收拾有以也夫



明史卷三百六十二

列傳二百十三

羅喻義

李繼貞

焦源溥 從兄源清

馮元鑑 元鑑

張璋

何楷

姚希孟

姚思孝

羅喻義益陽人萬曆四十一年登第改庶吉士授檢討久之請假歸天啟初還朝歷贊善司業諭德直經筵六年擢南京國子祭酒諸生欲為魏忠賢建祠懲其倡率者一二人乃已忠賢黨輯東林籍貫湖廣二十人以喻義為首明年莊烈帝嗣位召拜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尋充日講官教習庶吉士崇禎三年進左侍郎直講如故喻義性嚴冷官曹無事恒閉戶讀書不輕接一客後見中外多故將吏不習兵銳意講求武事嘗推演陣法獻之于朝帝為褒納以時方用兵而督撫大吏不立軍府財用無所資因言武有七德阜財居其一不善用兵者糜財善用兵者阜財誠假一切便宜正餉之外別立軍府朝廷勿預知馬可以饗士可以賞功可以購敵即安攘不難坐致又極陳車戰之利帝以軍府議下有司而車戰令喻義自製乃復上言理財之道古人取之於地漢之桑孔則取之於商宋之王安石則取之於農然彼猶曲取

之未有若今日按畝加派乃至直取之也以故政散民流天下遂有不業之農而盜賊起矣若軍府之說自古有之臣請朝廷勿預知此中未必無意試偶舉一事去歲派價四萬鬻硝黃鉛子于河南價遂騰貴銀二錢止易鉛一介民間賠至十餘萬夫鉛不產于地畝明矣惜哉不講于任土之說也如是無變計恐每畝三釐又將不足矣臣有一言敢敬告天子一切條議願勿盡棄為虛文夫欲人不言甚易願朝廷安得正言聞之乎又有言敢敬告當事諸臣議論不必盡同漢時臺閣有所區處公卿百官獨執異意者曰駁議其有合上意者報曰某官議是此古法也事期于成功而已初時少異何傷前日節省議起群喙同聲以致減餉汰兵流禍未已以無駁正之者也至于戰車營造職在有司臣不敢奉詔帝不悅謂其數奏不切且責其不奉詔令自循省其疏遂不行明年九月進講尚書撰布昭聖武講義中及時事有左右之者不得其人語頗傷執政末陳祖宗大閱之規京營之制冀有所興革呈稿政府溫體仁不懌使正字官傳改喻義不可其人令詣閣自言喻義至閣門體仁故久不出喻義愠直造閣中隔扇相詣體仁怒遽



上言故事惟經筵進規多于正講日講則正多規少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制及令刪改反遭其侮惟聖明裁察遂下所司議喻義奏辨曰講官于正文外旁及時事亦舊制也臣展轉數陳冀少有裨益猶恨為尺幅所拘欲面商閣臣而不得但使人促臣削去臣成之數日去之片時誠恐愚忠不獲上達致忤輔臣今稿草具在猶望聖明省覽不從所司希體仁指議革職聞任可之喻義雅負時望以微告獲嚴譴輿論惜之瀕行乞恩請乘傳帝亦報可家居十年卒南渡時賜諡文介

李繼貞字散尹太倉州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大名推官歷遷兵部職方主事天啟四年秋副給事中熊奮渭典試山東坐試錄刺魏忠賢兩人並降級已而削籍崇禎元年起武選員外郎進職方郎中時軍書旁午職方特增設郎中協理司事繼貞與正郎方孔炤余大成先後共事並有聲尚書王洽繫獄偕全列疏救復救尚書梁廷棟及熊明遇代廷棟深倚信之與約曰副將以下若推擇我畫諾而已四年十一月與文選郎蔡奕琛召見平臺帝獎其有執持因問大將數人而諭以推舉宜慎重繼貞頓首謝因言督

撫薦部將及所報戰功皆不能審其虛實邊軍但點閱不訓練豈足資戰守帝領之退列上推陞論功六事多報可萊州被圍尚書明遇主撫繼貞疏陳不可下部科議繼貞請調閩外兵入勦明遇不能從後迄用其言賊始滅繼貞已加尚寶司卿當遷帝輒令久任貴妃父田弘遇以坐門功求優敘不獲屢疏詆繼貞帝不聽中官曹化淳欲用私人為把總繼貞不可乃囑戎政尚書陸完學言于尚書張鳳翼以命繼貞繼貞亦不可鳳翼排繼貞議而用之化淳怒與弘遇日伺其隙讒之帝坐小誤貶三秩無何以敘甘肅功請起用故巡撫梅之煥帝發怒落職歸已論四川桃紅壩功復官致仕初延綏盜起繼貞即請發帑金用董搏霄人運法羅粟輸軍前且令四方贖鍰及援納事例者俱輸粟於邊以撫饑民使不從賊居三月又言兵法撫勦並用非撫賊也撫饑民之從賊者耳今斗米四錢已從賊者猶少未從賊而勢必從賊者無窮請如神廟特遣御史賑濟故事齎三十萬石以往安輯饑民使不為賊以孤賊勢帝感其言乃遣御史吳姓以十萬金往繼貞以為少爭之帝不聽後賊果日熾十一年用薦起歷兩京尚寶卿明年春召對陳



水利屯田甚悉尋遷順天府丞甫十日起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督薊遼軍餉每歲水運百二十萬石以三四月為首運五六月次運七八月終運是歲畿輔被兵六月猶未開運繼貞甫至八月而三運畢竣乃大興屯田列上經地招佃用水任人薄賦五議白塘葛沽數十里間田大熟十四年十月詔發水師援遼坐戰艦不具除名未幾水師總兵劉定國言舟船士卒無缺請召選繼貞下部核奏時方急遼才廷臣交章論薦明年四月召為兵部添注右侍郎得疾卒於途贈右都御史官一子

焦源溥字涵一三原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知沙河濬二縣考最召為御史熹宗嗣位移宮議起刑部尚書黃克纘請寬盜寶諸奄源溥抗疏折之曰光宗神宗元子也為元子者為忠則為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神宗后也為二后者為忠則為鄭貴妃者非忠孝元孝和光宗后也為二后者為忠則為李選侍者非忠貴妃三十年心事人誰不知至張差持梃危在呼吸尚忍言哉况當先帝御極之初突傳皇祖封后之命及請封不得而冶容進矣張差之梃不中則投以麗色之劍崔文昇之藥不速則促以李可灼之丸

痛哉先帝欲諱言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今即厚待貴妃始終恩禮而鄭養性之都督不可不奪也崔文昇必不可不磔也若竟置弗問不幾于忘父乎至李選侍不過一宮人更非貴妃比近誦聖諭如所云阻陛下于煖閣挾陛下以垂簾及凌虐聖母諸狀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今即為選侍乞憐止可求陛下曲宥前辜量加恩禮而移宮始末必不可得而抹殺也盜寶諸奄心懷叵測必不可得而寬宥也若竟置諸奄弗問不幾于忘母乎末詆克纘受賕執法克纘憤疏辨亦詆源溥源溥再疏劾之并及府丞邵輔忠

俄請召還爭國本忤稅璫諸臣畿輔依馬為民患疏請輸直天啟二年以憂歸服闋還朝出按真定諸府例轉鳳陽兵備副使時崔文昇出鎮兩淮欲甘心源溥遂移疾歸崇禎二年起故官分巡河東道預平大盜王嘉廕遷寧武叅政再有平寇功就遷山西按察使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時邊事日棘兵缺伍餉又久乏歲浔饑民無糠粃至淘馬糞以食源溥亟請蠲賑且增兵餉當事不能應踰年遂自劾去去監視中官魏國微撫諭其不職坐罷歸十六年冬李自成陷關中源溥被執脅降不屈勒令輸金源溥賤



目大罵曰瞎賊吾不能生啖爾肉安從得金連殺我  
毋多言罵不絕聲拔其舌支解死從元源清字湛一  
萬曆中舉進士除戶部主事再遷廣平知府歷山東  
按察使山西左布政使崇禎五年以右僉都御史巡  
撫宣府七年秋坐萬全左衛失守奪官謫戍久之釋  
還與源溥同被執抗節不食七日死

馮元颺字爾崱慈谿人父若愚太僕少卿元颺與兄  
元颺並有文名天啟二年第進士歷知澄海揭陽崇  
禎四年徵授戶科給事中帝遣中官出鎮元颺力爭時  
元颺亦疏論中官兄弟遂有直聲無何上疏力詆周

延儒被切責尋論山東總督劉宇烈縱寇主撫罪因  
言禮部侍郎王應熊無大臣體宜罷已復言詞臣姚  
希孟孤忠獨立不當奪講官科臣趙東曦正詞謹論  
不當奪言路禮部郎周鑣建言獲譴元颺上言一歲  
中湯開遠金星曜華允誠黃道周輩皆以庶僚建言  
而為言官者無聞鑣又以言獲罪臣愧滋甚願罷臣  
官還鑣原職皆不納應熊謀改吏部元颺復撫劾其  
貪穢數事被旨譴責尋乞假歸八年春還朝時皇陵  
毀廷臣多歸咎內閣而溫體仁王應熊以票擬自委  
元颺上言政本大臣居實避名受功辭罪平時以宰

相自居遇天下有事輒曰昭代本無相名吾儕止供  
票擬上委之聖裁下委之六部持片語蔽百欺夫中  
外之責孰有大于票擬者有漢唐宰相之名而更代  
天言有國初顧問之榮而兼隆位號地親勢重言聽  
志行柄用專且重者莫如今日猶可謝天下責哉陵  
寢之變帝將大赦元颺請悉復先後建言諸臣十年  
正月朔日有食之元颺復指斥內閣帝皆不納再遷  
刑科左給事中數言部囚多輕罪請帝寬宥並採納  
之詔簡東宮講官黃道周為首輔張至發所扼且疏  
詆之元颺言道周至清無徒忠足動人主惟不能得  
執政撤至發恚兩疏詆元颺帝皆置不問由戶科都  
給事中擢太常少卿累遷南京太僕卿通政使召拜  
兵部右侍郎轉左元颺多智數尚權譎與元颺並  
好結納一時翕然稱二馮然故與馮銓通譜誼初在  
言路詆周延儒及為侍郎延儒方再相元颺因與善  
延儒欲以賑饑為銓功復其冠帶憚衆議元颺令引  
吳姓入閣助之既而姓背延儒議熊開元欲盡發延  
儒罪元颺沮止之兵部尚書陳新甲棄市元颺署部  
事帝用張國維代新甲十六年五月國維下獄遂以  
元颺為尚書帝倚之甚至元颺顧不能有所為河南



湖廣地盡陷關塞又日告警元颺規自脫其年八月遂攝病乞休疏上輒慰留賜瓜果食物遣醫診視請益聖乃允其去元颺頗能料事孫傳庭治兵關中元颺謂不可輕戰與帝及庭議不合乃於帝前爭之曰請先下臣獄俟一戰而勝斬臣謝之又貽書傳庭戒毋速戰傳庭果敗將歸薦李邦華史可法自代帝不用用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都城遂不守然議者以元颺荷帝殊寵擢筦中樞及見事危急輒自引避去鮮不薄之福王時元颺卒其家請卹給事中吳适言元颺身膺特簡莫展一籌部議予祭葬是使悞國之臣生死皆得志也臣以為不宜予不納元颺遂獲卹元颺字爾賡舉崇禎元年進士授都水主事帝遣中官張彛憲總理戶工二部事廷臣爭不能得元颺請敕諸司不得至彛憲門彛憲亦不得造部堂與部交接帝責以沽名彛憲亦愠元颺乞假歸尋起禮部主事進員外郎郎中遷蘇松兵備叅議温體仁當國唐世濟為都御史皆烏程人其鄉人盜太湖以兩家為與主元颺捕得其渠魁則世濟族子也置之法遷福建提學副使巡撫張國維奏留之太倉人陸文聲訐其鄉人張溥張象倡復社亂天下巡按倪元珙以屬

元颺元颺盛稱薄等元珙據以入告體仁庇文聲兩人並獲譴元颺謫山東鹽運司判官濟南被兵攝濟寧兵備事十四年進天津兵備副使十月擢右僉都御史代李繼貞巡撫天津兼督遼餉時元颺已掌中樞帝顧其兄弟厚嘗賜官參療元颺疾而元颺以衰老乞休詔遣李希沆代未至而京師陷元颺乃由海道逃歸閩六月卒張璋字席之武進人少孤家酷貧就學外塾取糠粃自給不輕受人一飯為同里薛敷教所知講學東林書院莊事孫慎行而與吳鍾巒友善故早以學行聞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職方歷郎中力杜請謁謝苞苴清望卓然出為廣東提學僉事其地富饒供張與馬飲食之奉甲于他方象犀珠貝諸珍異充牣左右璋一切屏去較閱精明會大吏建魏忠賢祠欲璋撰上梁文遂毅然引去歸橐蕭然仍授徒自給崇禎二年起江西叅議歷福建山東副使里人吳宗達柄政雅重其賢力言於吏部召為尚寶卿進太僕少卿坐事調南京大理丞引疾去十三年起應天府丞疏言山東為南北咽喉軍國命脉所係今大盜披猖道途梗塞轉輸不通者三四月矣倘



不早減害胡可言乞特遣兵部侍郎一人整兵往勦  
倘兵部乏人故尚書鄭三俊范景文皆可任時兩人  
並以罪廢帝以借端市恩責之是歲四方大旱瑋以  
軍食可虞奏言早勢如此租何從出訪聞江西湖廣  
頗號有收而彼處下過糴之令農民無從易銀應天  
及常鎮淮揚五郡旱蝗尤甚請以應輸漕糧百餘萬  
石盡令折銀赴彼易米則小民免催科之苦太倉無  
顆粒之虧計莫便于此他若十庫所收銅錫顏料布  
疋皮張之類非州縣土產者悉解折色歲獲羨餘當  
亦不貲而有司又省輸納之費末言民間一聞僉解  
盡室啼號往往罄產不支有銜冤畢命者請救撫按  
改為官解亦救民湯火之一也所司多議行明年十  
二月由南京光祿寺卿召為左僉都御史十五年六  
月左副都御史房可壯下獄以瑋代之瑋素有雅望  
至是與左都御史劉宗周左僉都御史金光辰並總  
憲紀臺中肅然已而宗周光辰罷去代者李邦華未  
至瑋掌其事帝以吏治未清由巡方者未正乃以十  
條課實績一曰勿憚心勞一曰勿徇情面一曰勿科  
贖錢一曰勿縱胥吏一曰薦舉必公一曰叅劾必當  
一曰分別功罪一曰興除利弊一曰發奸弭亂一曰

拯弱鋤強瑋既遵諭復細列事款布之巡方帝嘉其  
任事俄劾極貪御史一人曰王志舉薦極廉御史一  
人曰成勇言志舉巡按蘇松贓累十餘萬吳人至今  
切齒勇鐵面冰心威行都下其被逮時士民持香泣  
送者萬餘百里不絕臣去南都士民送臣猶同聲願  
借成御史惠我小民其得人心如此按勇與志舉俱  
以劾楊嗣昌獲罪兩人論事雖同起念各別在勇直  
扞胸中所見可云拂士之糾違在志舉自知公論難  
容不過奸人之蓋醜若漫無區別何以澄敘官方哉  
帝納其言下志舉法司逮治勇迄獲敘用瑋旋以病  
謝歸未幾卒南渡時贈左都御史諡靖惠瑋之學以  
慎獨研幾為宗然其後又究心禪理自謂有得其真  
介廉潔一時朝士鮮儷云  
何楷字元子漳州鎮海衛人生有異質讀書過目不  
忘舉天啟五年進士值魏忠賢亂政不謂選而歸建  
紫芝書院講學其中崇禎時授戶部主事進員外郎  
改刑科給事中流賊陷鳳陽燬皇陵楷劾巡撫楊一  
鵬巡按吳振纓罪而未刺輔臣溫體仁王應熊俄言  
振纓乃體仁私人一鵬則應熊座主也逆賊犯皇陵  
神人共憤陛下被講避殿感動臣民二輔臣乃漫然



視之欲令一鵬振翼載罪自贖情面重祖宗陵寢為輕朋比深天下譏刺不恤臣所以憤發于中言不能已忤旨鑄一秩視事已又言應熊體仁奏辨明自引門生姻姪刑官贍徇實由于此乞宣諭輔臣毋分別恩仇以國事為戲應熊復奏辨楷言臣疏未奉旨應熊先一日撫引臣疏詞必有漏禁中語者帝意動令應熊自陳應熊竟由是去登萊巡撫陳應元引疾吏部尚書謝陞言登萊要地宜允其去及推勞永嘉代應元則言登萊巡撫本贅員宣大缺總督兵部侍郎史永安虞廷推及已遽托疾楷疏駁之楷以訟獄繁興列上定新例行久任酌分理重會審嚴斃獄革羈舖飭聲寃造謗入議言最詳析給事中陳啟新言初任時徇例謁嘉定伯而南京給事中曹景參則疏頌溫體仁請召還政府楷言啟新所循何例將大啟奔競風景參拜疏時體仁尚未允放何以豫知其必去先請召還上言大臣德政當按律治罪都御史高攀龍當給贈官誥以許士柔撰文獲罪停不給楷以為言并請賜左光斗諸臣謚召還惠世揚疏多見聽累遷工科都給事中十一年五月帝以火星逆行減膳修省兵部尚書楊嗣昌方主款議因力引前史以

進楷與南京御史林蘭友先後言其非楷言嗣昌引建武款塞事欲借以申市賞之說引元和田興事欲借以申招撫之說引太平興國連年兵敗事欲借以申不可用兵之說徒巧附會耳至永平二年馬皇事更不知指斥安在帝方護嗣昌不聽踰月嗣昌柄政楷又言嗣昌奪情入閣自請服素衣角帶及視事吉服爛然立諸輔首臣恐天下士民有以窺輔臣淺深也忤旨貶二秩為南京國子監丞就遷禮部郎中毋憂歸服闋廷臣交薦至十七年正月召令入京甫聞命都城已陷楷至南京會福王立用王鐸薦超擢戶部右侍郎督理錢法命兼工部右侍郎連疏請告不許

順治二年南都破楷走杭州從唐王入閩擢戶部尚書鄭芝龍鴻逵兄弟橫甚郊天時稱疾不出楷言禮莫大于郊二勛臣不陪祀無人臣禮王獎其風節命掌都察院事鴻逵扇殿上楷呵止之兩人益怒楷知不為所容連請告去途遇盜截其一耳芝龍使部將楊耿為之也後漳州破抑鬱而卒楷博綜群書寒暑勿輟尤邃于經學林蘭友字翰荃仙游人崇禎四年進士授臨桂知縣擢南京御史疏劾大學士張至發



薛國觀吏部尚書田惟嘉等因論嗣昌忠孝兩虧貶浙江按察司照磨與楷及黃道周劉同升趙士春稱長安五諫遷光祿署丞京師陷薙髮自匿為賊所執拷掠備至賊敗南還唐王用為太僕少卿遷僉都御史事敗挈家遁海隅十有餘年而卒

姚希孟字孟長吳縣人生十月而孤母文氏勵志鞠之稍長與舅震孟同學並負時名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為座主韓爌館師劉一燝所器及兩人並執政遇大事多所咨決楊漣左光斗移宮諸疏亦從希孟質疑天啟初鄒元標馮從吾講學首善書

院希孟以簡討預其席時震孟亦取上第入翰林甥舅並持清議力挽世風時望益重尋請假歸四年冬還朝則時局已變諸正人趙南星高攀龍等悉去位黨禍大作希孟邑邑不得志私居歎詔而已其明年以母喪歸甫出都給事中楊所修劾其為繆昌期死黨遂削籍己而魏忠賢敗其黨倪文煥懼誅使使持厚賄求解希孟執而鳴之官一時庇逆者為破膽崇禎元年起左贊善踰年進右諭德掌司經局事旋進右庶子為日講官三年秋與諭德姚明恭主順天鄉試有武生二人冒籍中式給事中王獻論之遂獲譴

希孟雅為東林所推韓爌等之定逆案也實叅其議益為群小側目而是時震孟數建言力與朝議相撻柱群小因并惡希孟謀先去之及華允誠劾溫體仁閔洪學兩人疑疏出希孟手益疾之冒籍事發罪不在考官而體仁借以修隙遂擬旨覆試竟黜兩生下所司論考官罪擬停俸半年體仁意未慊令再擬希孟時已遷詹事乃貶二秩為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尋移疾歸歸家二年卒希孟早有文譽行誼修謹立朝矯矯樹風節言論無所假借以故群小多憚之南渡時以禮官顧錫嘒言贈禮部右侍郎諡文毅

姚思孝江都人崇禎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六年冬疏劾山永巡撫楊嗣昌不當據邊民之詞為前侍郎郭鞏雪罪報聞明年為左光斗周起元諸人請諡因言熹廟實錄未成不可使總裁要典之人復與筆削非但其人姓氏多穢將使清朝袞鉞不光蓋指禮部尚書曾楚卿也楚卿志疏言要典今日指為私書當年實奉帝命臣若信筆顛倒任情出入即貶竄何辭自反無是可以不愧思孝復力駁之謂前此纂修光廟實錄者楚卿也未幾崔魏矯旨改修令與要典相符者亦楚卿也今總裁熹廟實錄者又



楚卿也一人也而忽佞忽忠一事也而忽彰忽瘴將何以信天下垂萬世哉帝以屢疏滋擾切責之然楚卿卒自引去八年春帝以皇陵震驚議肆赦刑部尚書馮英遂以欽案入之即魏黨逆案也思孝力駁其非且言自王永光邊才一薦遂致許鼎臣之敘功自章光岳代言辨誣遂致張捷之無忌捷以他罪斥而薦逆大罪猶未加故英敢逞其邪謀弁髦國法請立寘重典為大臣附逆之戒時給事中盧兆龍徐燿顧國寶亦交章劾英其議遂寢十月劾左都御史唐世濟把持要結用勞永嘉巡撫登萊世濟疏辨詆思孝供他人願指思孝再疏極論末言近撫臣誤陵而辨曰朋謀樞臣失策而辨曰時局司寇翻案而辨曰黨同今以會推糾駁而曰願指必大臣盤踞阿徇以悞封疆小臣箝口結舌以媚要路然後快于心與會言路多劾永嘉者遂不果用時廬鳳州縣多為賊所陷淮揚亦數告警思孝屢疏籌兵食咸切機宜十一年累官兵科都給事中時勲衛世曾多不習武思孝請令隨營操練未經操練薦舉者不許承襲已承襲者不許統事部議從之四月疏言湖廣賊劉國能既降河南守臣報渠魁馬進忠等欲回閩中乞撫而江北

曹操諸賊亦願就招信如斯言遍地投戈傾城輸服不勝宗社之幸竊恐有未必然者聞江北之賊因青黃不接時無可剽掠故避夏入山俟秋初再突果爾將大江南北未得安枕也然此猶為未招者言也若熊文燦之招張獻忠亦既予之官予之餉予之田宅似無可慮然臣不能不慮者獻忠狼子野心既無戰敗披靡之勢復無死生感泣之忱何一旦傾心若是在督撫迫於勦滅之期將謂撫一部即清一方但恐認賊作子慶陽漢中之覆轍復見于今此臣之所大痛而不能已于言也未幾進忠果假撫潛遁思孝遂劾巡撫常道立寡謀失策縱兵肆掠諸罪道立卒罷去八月湖廣按臣林銘球疏請加獻忠官且欲令開鎮荆襄思孝益憂之歷陳三不可信其詞益切當事迄不納己而獻忠果叛所招別部羅汝才亦叛思孝極論文燦入錯且曰向陳奇瑜悞于漢南苗胙土悞于襄陽余應桂悞于黃麻天威不少假貸何獨于文燦而寬之無何劾罷保定巡撫張其平思孝在諫垣論列最多號為稱職而以東林故不為要路所喜會畿輔州縣多殘破思孝據奏報備陳之帝怒曰汝職兵垣行間功罪宜確實糾叅乃游詞點綴代人委卸



耶遂鑄三級出之外十五年起歷南京太僕寺丞以養親歸南渡時歷光祿大理少卿左良王之犯關也馬士英盡撤江北兵禦之思孝及御史喬可聘成友謙乞留兵固守淮揚控扼顏壽乃命劉良佐還鎮士英時在御側戰手晉曰若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賊入耶

清兵至猶可議款若左賊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臣已調良佐兵渡江今日寧死于清無死賊手舉朝為失色及南京失守思孝薙髮為僧還家久之卒

論曰明之黨禍至南渡而不解真可哀也國勢危如累卵惟汲汲逆案之翻何其惑耶喻義而下諸人皆不免為要路所扼則猶三案之餘毒耳而馬阮諸奸尚欲借新君以洩舊憤乃至急左帥而棄危疆此果何為者耶嗚乎門戶之壞人家國有如此

明史卷三百六十三

列傳二百十四

王洽

梁廷棟

熊明遇

張鳳翼

陳新甲

王洽臨邑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東光任丘二縣服闋改長垣汰冗費寬重徭掃除蠹弊政聲大起洽儀表頎偉危坐堂上吏民望之若神明其廉能為一方最四十年擢吏部稽勳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亦以廉能聞當天啟初諸臣彙進洽亦有力焉遷太常少卿三年冬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洽本趙南星所推轂及魏忠賢逐南星洽即乞罷不許五年四月御史李應公希忠賢指劾洽遂奪職閒住崇禎元年五月召拜工部右侍郎攝部事言四司歲額四十九萬二千有奇而薪炭二十六萬在其外今積逋至百五十八萬乞立法考成所司逋七分者鑄四級改調以下遞減從之十一月兵部尚書王在晉罷帝召見群臣偉洽貌即擢任之明年春陳軍政十事曰嚴債帥曰修實備曰核實兵曰衡將材曰覈欺蔽曰懲賂削曰勤訓練曰釐積蠹曰舉異才曰弭盜賊帝並褒納時插漢虎敦兔西并順義王卜石兔之衆移駐歸化城欲得順義舊賞宣大總督王象乾與之約馬



價三十二萬外歲予新賞銀八萬一千大同巡撫張宗衡以插部衰弱宜戰不宜款疏爭之甚力帝喜頗嚮之召諸大臣于平臺詰問良久洽及閣臣並主王象乾策款議遂定尋上言祖宗養兵百萬不費朝廷一錢屯田是也今遼左永平天津登萊沿海荒地及寶坻香河豐潤玉田三河順義諸縣閒田不下百萬頃元虞集有京東水田之議神宗初總督張佳引巡撫張國彥行之薊鎮業有成績而豪右不便忽復中止其後巡撫汪應蛟行之河間亦有顯效今已墾者聽其荒蕪未墾者曾不議及以天施地產之利置之不問而日講求生財之術為養軍之資不大失策乎乞敕諸道監司遵先朝七分防操三分屯墾之制實心力行庶國計有裨軍食無缺帝稱善即命行之嘗薦監司楊嗣昌梁廷棟邊才後果大用其年九月大清兵由大安口入都城戒嚴洽急徵四方兵入衛督師袁崇煥巡撫解經傳郭子琛總兵官祖大壽趙率教滿桂侯世祿尤世威曹鳴雷等先後至勢分兵寡力不能拒

之塞外又不能整厲士馬禦之域中誰任本兵決裂至此簡討項煜繼之且曰世宗斬一丁汝夔將士震悚強敵宵遁帝領之遂下洽獄以左侍郎申用懋代之明年四月洽竟瘦死尋論罪復坐大辟洽清修抗直雅負時望而應變非所長驟逢大故以時艱見絀帝方惡廷臣玩愒擬用重典故于洽不少貸厥後都城復三被兵中樞咸獲免死人多為洽惜之梁廷棟馭陵人父克從吏部郎中太常少卿廷棟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召改禮部歷儀制郎中天啟五年遷陝西右叅議撫治西寧七年調永平兵備副使時督撫以下咸為魏忠賢建祠廷棟獨不往乞終養歸崇禎元年八月起故官分巡口北道明年加右叅政十一月大清兵克遵化巡撫王元雅自縊即擢廷棟右僉都御史代之廷棟請賜對面陳方畧報可及督師袁崇煥下獄擢廷棟兵部右侍郎兼故官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及四方援兵廷棟有才知兵奏對明爽帝心異之及三年正月兵部尚書申用懋罷帝環顧廷臣無可用者特召廷棟代之時兵事未解羽書旁午廷棟剖決無滯而廷臣見其驟用不能無忤給事中陳良



訓首刺之其同官陶崇道言廷棟數月前一監司耳  
倏而巡撫倏而總督倏而本兵此非國士之遇哉乃  
所報何如也其在通州時疏言遵永易復良固難破  
自謂料敵神算今何以難者轉易易者轉難且請躬  
履行間隨敵追擊自謂此報主熱血今偃然中樞熱  
血何遂銷亡也其謂制敵之策不端在戰似矣而伐  
謀用間其計安在因言叛將黑雲龍麻登雲家屬宜  
恤漕運總兵官不宜增以刺廷棟帝既却崇道言廷  
棟復疏辨乞一岩疆自効且言軍機密臣入告于皇  
上出告于諸鎮者又不敢抄傳故外廷猜疑日甚帝

優詔慰留未幾工部主事李逢甲劾廷棟虛言無實  
浮氣未融崇道又言頃臨洮兵露宿安定門外廷棟  
指以民居可宿遂爭入致闕固原入衛軍乏餉廷棟  
謂民間有糧何得全仰計部身任中樞發言激變宜  
賜處分帝皆不納時徵天下兵恢復永平四城至五  
月四城始復廷棟以調度功加太子少保世廕錦衣  
僉事八月廷棟以兵食不足將加賦因言今日閭左  
雖窮然不窮於遠餉也一歲陰為加派者不知幾百  
千萬陛下知之乎夫陛下所用以安民者守令也臣  
不敢言其貪者第就其名正言順者言之如朝覲如

考滿如行取如推陞少者費至五六千金合海內計  
之是國家選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數百萬也而曰民  
窮于遠餉何也陛下所用以察吏者巡按也臣不敢  
論其貪者亦就其名正言順者言之如查盤如訪緝  
如餽遺如謝薦多者至二三萬金合天下計之是國  
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餘萬也而曰民窮于遠  
餉何也臣考九邊額設兵餉兵不過五十萬餉不過  
千五百三十餘萬何憂不足故今日民窮之故全在  
官貪使貪風不除即不加派民之愁苦自若也使貪  
風一息即再加派民之懽忻猶故也疏入帝俞其言

下戶部協議戶部尚書畢自嚴何廷棟意即言今日  
之策無踰加賦請畝加釐之外再加三釐於是賦增  
百六十五萬有奇海內亦咨怨而部臣乃謂民情樂  
輸相與造飾奸言其欺罔悞國如此已陳釐弊五事  
曰屯田曰鹽筴曰錢法曰茶馬曰積粟其說至為切  
要又極陳陝西致寇之由請重懲將吏貪汙者以紓  
軍民之憤塞叛亂之源帝皆褒納廷棟居中樞歲餘  
所陳兵事多中機宜帝甚倚任之然任智行私不為  
朝所重明年三月給事中葛應斗劾御史袁弘勛納  
叅將胡宗明三千金請囑兵部廷棟亦發弘勛及錦



衣張道濬通賄鬻權狀兩人遂下獄兩人為吏部尚書王永光私人廷棟謀并去之以己代其位釋中樞重任永光果去御史水佳引者弘勛郡人兩疏力攻廷棟發其所與司官手書且言縱奸人沈敏交關勦撫劉可訓納賄營私廷棟疏辨求去帝猶慰留有安國棟者初以通判主挿部撫賞事廷棟薦其才特擢職方主事仍主撫賞國棟頗為奸利而廷棟庇之後佳引坐他事左遷行人司副復上疏發兩人交通狀并列其賄鬻將領數事事頗有狀廷棟危甚賴中人左右之得閒住去八年冬召拜兵部右侍郎代楊嗣

昌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屢陳邊事咸見嘉納明年七月我

大清兵由間道踰天壽山克昌平都城戒嚴山後地廷棟所轄也命戴罪入援兵部尚書張鳳翼懼罪自請督師兩人恒怯不敢戰言官交章論劾兩人益懼度解嚴後且懼重譴日服大黃藥取瀉求死大清兵以八月十九日出塞兩人遙尾之不敢近至九月朔風翼果卒踰數日廷棟亦卒已法司定罪廷棟果坐大辟以既死不究云廷棟既沒其父克從尚在後賊破鄆陵避之開封及開封被淪亦被于水

熊明遇字良孺進賢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長興知縣行取入都擬授兵科給事久之命不下改注禮部主事四十三年冬以兵科無人明遇始得命即掌科事極言郵傳病民列十事以獻明年正月以軍政拾遺奏彈劾書左府成國公朱純臣掌錦衣衛右都督李如楨及遼東薊鎮福建三總兵不職純臣有與援疏留不下未出視事明遇復彈之言純臣為方從哲門人怙首輔之勢致彈章久格生群小覬覦之心隳累朝黜陟之典不報時廷綏屢奏大捷首功積至二千甘肅亦報斬首三百七十明遇疑其不實請

命新按臣嚴核亦不報五月上疏極陳時弊言今春以來天鼓兩震于晉地流星屢隕于清豐地震二十八天火九石首雨粟河內女妖遼東兵端吐火即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于今日者且山東大疫人至相食黃河大溢水至稽天兼向者太白經天輔星湛沒熒惑襲月金水愆行或日光無芒或日月同暈或為恒風為枯旱天譴愈深而陛下所為皆誣天拂經之事此誠禽息碎首賈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今內庫太實外庫太虛可憂一餉臣乏餉邊臣開邊可憂二套部圖王挿部觀賞可憂



三黃河泛溢運河膠淤可憂四齊苦荒天楚苦索地  
可憂五鼎鉉不備樑棟常撓可憂六群譁盈衛訛言  
載路可憂七吳民喜亂冠履倒置可憂八八憂未已  
五漸繼之大阿之柄漸入中涓魁壘之舊漸如隕籜  
制科之法漸成奸蔽武庫之器漸見銷亡商旅之塗  
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可焚惑天子小  
校可濫邀絲綸是朝廷無紀綱滇黔之守令皆途窮  
楊粵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讒構之口甚於  
戈戟傾危之禍係於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事  
可不寒心哉又雜引天文書以證時事凡數千言皆

極危切帝亦不省時齊楚浙諸黨方合力排東林以  
明遇與東林通惡之明年二月出為福寧兵備僉事  
遷寧夏分守叅議天啟元年召為尚寶少卿二年進  
太僕少卿尋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三年二  
月南京地再震疏言根本重地豈宜屢動毋亦高皇  
帝神靈有所不安耶田夫蠶婦疾力耕織以供天子  
之求其力已竭而傳造之題派大浮內監之料價踰  
額一不安也吏道龐雜漁奪元元奸邪並生赭衣戴  
道而良民又以無辜橫死犴狴二不安也吳中豪民  
負田宅子女侵奪閭里避征徭而使單門下戶代受

其困三不安也水陸營卒衣食不充而將吏貪暴既  
不撫恤又侵牟之四不安也浮游奇民剽輕好亂談  
兵說劍家藏禁書挾雞鳴狗盜之才者罔不橫金張  
蓋輝赫鄉井五不安也中都帝鄉淮南咽喉之地盜  
賊如雲連帶江海篡取獄囚劫殺長吏此非細故而  
上下相蒙匿不以告六不安也願陛下穆然深思反  
躬修行以上承天心不報自永樂中齊王博以罪廢  
其子孫世居南京號齊庶人久而繁衍多為不法有  
奢鑑者魁岸饒機智日者言當奇貴以自負遂納結  
奸人懷異志明遇設策捕獲之并其黨十餘人寘之  
法餘悉解散時東西用兵寇盜屢發明遇設標兵千  
八百人建營伏虎山因為亭臺資登眺會魏忠賢亂  
政其黨謀盡逐東林以明遇嘗疏救御史游士任給  
事中薛國觀遂劾明遇黨庇徇私營求速化忠賢即  
矯旨革職未幾鎮撫司上汪文言獄詞明遇與馬南  
京御史李時馨又劾明遇賄結文言且擅搆亭臺有  
所乾沒遂削籍下撫按逮治坐贓千二百金遣戍貴  
州平溪衛莊烈帝踐阼詔釋還崇禎元年五月起兵  
部右侍郎明年三月進左侍郎俄拜南京刑部尚書  
四年六月兵部尚書梁廷棟罷召明遇代之甫視事



即陳四司宿弊在職方者五武庫者二武選車駕者各三帝悉採納楊鶴之被逮也明遇上言秦中流寇明旨原許撫勦並行固謂勦其渠魁撫其脅從與夫渠寇乞降亦從撫脅從負固亦從勦也若使勦脅而撫渠已降復叛而亦撫陽降陰叛而亦撫則撫既滋玩勦必不威賊之蕩平無日矣今鶴以無功就逮聖明特借以策厲行間將吏耳至撫勦機宜原不中制倘諸臣因鶴之逮而諱言好生將無辜被脅之人盡膏斧鉞諸賊聞之絕其生路必有困守死關反側生變者宜亟敕新督臣洪承疇布告遠近俾陷沒之城邑速復著名之賊首必誅其黨餘能殺賊自効或赤身歸命者仍許以不死即神一魁劉金輩果立奇功亦一體敘錄而諸將善撫馭如吳弘器等仍與陞擢庶賊黨日孤蕩平可俟帝亦納之時帝銳意重武科所收技勇絕倫士有黜落者帝惡兵部官試驗不稱旨革郎中王陞等職餘貶級降俸有差明遇請與同罪不許帝之遣內臣出鎮也閩寧馬雲程議設標兵巡撫丘禾嘉阿其意即請列之經制明遇持不可五年正月山東賊李九成等陷登州明遇以巡撫余大成計奏遣兵部主事張國臣往撫之無何賊陷黃縣

及平度州遂圍萊州剽掠益甚中外爭言不可許明遇持議益堅及總督劉宇烈棄師潛逃萊州圍轉急明遇計無所出五月萊州推官屈宜揚躬入賊營議撫賊佯許明遇遂請降赦之賊益得計至七月誘執巡撫謝璉及中官徐得時等中外震駭明遇始知撫不可恃議調關外兵南征我

大清兵入宣府巡撫沈榮與中官王坤等謀遣使議和饋金帛酒宰諸物

大軍即旋事聞帝惡其尚擅召對明遇等于平臺明遇力為榮解帝不悅詰責之逮榮下吏于是給事中

孫三傑力詆兩人交關候國其同官陳贊化呂黃鍾御史趙繼鼎繼之明遇再疏乞罷帝責以疎庸債事命解任候勘久之以故官致仕八年京察拾遺復及明遇帝不問十五年四月用薦起南京兵部尚書明年左良玉畏賊逼率舟師東下南都震驚明遇急移檄諭之會李邦華赴召亦貽書責讓良玉即旋師嘗陳戎務八事帝俞之七月有言其毫不任事者遂引疾歸國變後卒

張鳳翼代州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廣寧兵備副使以憂歸天啟初起右叅政飭遵化兵



備三年五月遼東巡撫閻鳴泰罷擢鳳翼右僉都御史代之自王化貞棄廣寧後關外八城盡空樞輔孫承宗銳意修復而版築未興鳳翼聞命疑承宗欲還朝以遼事盡責之已甚懼即疏請嵩守關門其座主葉向高鄉人韓爌柄政抑使弗上既抵關以八月出關前屯寧遠諸城上疏極頌承宗經理功且曰八城各陣非一年可就之工六載瘡痍非一時可起之疾今日議勤不能言戰不得計惟固守當以山海為根基寧遠為門戶廣寧為哨探其意嵩守關與承宗異議時趙率教駐前屯壑田練卒有成效及袁崇煥滿

桂出守寧遠關外規模畧定忽有傳中左所被兵者永平吏民洶洶思竄鳳翼心動亟遣妻子西歸承宗曰我不出關人心不定遂于四年正月東行鳳翼語人曰樞輔欲以寧前荒塞居我是殺我也國家即棄遼左猶不失全盛如大寧河套棄之何害今舉世不欲復遼彼一人獨欲復耶密令所知居言路者詆為馬世龍貪淫及三大將建帥府之非以撼承宗承宗不悅舉其言入告乞命廷臣襍議關外土地人民果當棄否帝優詔報之以鳳翼不可共事下部議去留適鳳翼遭內艱遂解去承宗復上疏為世龍等辨因

詆鳳翼才鄙而怯識闇而狡工于趨利巧于避患朝議以既去不復問六年秋起故官巡撫保定明年九月以三王之圖加兵部右侍郎薊遼總督劉詔罷進鳳翼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代之崇禎元年二月御史寧光先劾鳳翼撫保定時建魏忠賢生祠鳳翼引罪乞罷不許未幾謝病去時窮治逆黨諸建祠者俱入逆案中鳳翼以邊臣故獲宥三年起故官代劉策總督薊遼保定軍務與諸將馬世龍等協謀復遼永四城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世廕錦衣指揮僉事鳳翼以西協單弱疏陳增良將宿重兵備火器預軍

儲遠哨探數事從之已復謝病去久之召為兵部尚書鳳翼庸懦無戡亂才帝以其久歷邊陲倚任之六年二月與吏部尚書李長庚召對平臺諭以為國任事潔已率屬鳳翼頓首退尋以宣大兵寡上言國初額軍宣府十五萬一千今止六萬七千大同十三萬五千今止七萬五千乞兩鎮各增募萬人分營訓練且月餉止五錢安能致赴桓之士乞一人食二餉帝並從之給事中周純修李世祺御史葛徵奇以兵事日棘相繼劾鳳翼溺職鳳翼亦連疏乞休帝皆不許七年以恢復登州功加太子太保七月



大清兵西征插漢旋師入山西大同宣府境帝怒守臣失機下兵部論罪部議巡撫戴君恩胡沾恩焦源清革職贖杖總督張宗衡閒住帝以為輕責鳳翼對狀於是總督巡撫及三鎮總兵睦自強曹文詔張全昌俱遣戍監視中官劉允中劉文中王坤亦充淨軍時討賊總督陳奇瑜以招撫債事給事中顧國寶因劾鳳翼舉用非人帝亦不問奇瑜既罷即命三邊總督洪承疇兼督河南山西湖廣軍務討中原群盜言官以承疇不能兼顧請別遣一人為總督鳳翼不能決既而承疇竟無功及賊將南犯鳳翼請移江北巡撫楊一鵬鎮鳳陽防護皇陵溫體仁不聽鳳翼亦不能再請八年正月賊果陷鳳陽犯皇陵朝野震駭言官交章劾鳳翼鳳翼亦自危引罪乞罷帝不許令戴罪視事初賊之犯江北也給事中相城孫晉以鄉里為憂鳳翼曰公南人何憂賊起西北不食稻米賊馬不飼江南草聞者笑之事益急始令朱大典鎮鳳陽尋推虛象昇為總理與洪承疇分討南北賊而賊已蔓延不可制矣給事中劉昌劾鳳翼推總兵陳壯猷納其重賄鳳翼力辨昌貶秩調外已而鳳翼言勦賊之役原議集兵七萬二千隨賊所向以殄滅為期

督臣承疇以三萬分布豫楚數千里地力薄又久戍生疾故尤世威徐來朝俱潰以二萬人散布三秦千里內勢分又孤軍無援故艾萬年曹文詔俱敗今既益以祖寬李重鎮倪寵年文綬兵萬二千又募楚兵七千合九萬有奇兵力厚矣賊在關內者屬承疇關外者屬象昇倘賊盡出關則承疇合勦于豫盡入關則象昇合勦于秦臣更有慮者賊號三四十萬更番迭出勢衆而力合我零星四應勢寡而力分賊所至因糧于我人皆宿飽我所至樵蘇後爨動輒呼庚賊馬多行疾一日而十舍可至我步多行緩三日而重繭難馳衆寡飢飽勞逸之勢相懸如此賊何日平乎乞嚴敕兩督臣以一二萬人為一軍俾前茅後勁中權聯絡相貫然後可制賊而不為賊制今賊大勢東行北有黃河南有長江東有漕渠彼無舟楫豈能飛越我兵從西北窮追尤易為力此防河扼險目前要策所當申飭者也帝稱善命速行之鳳翼自請督師討賊帝優詔不允九年二月給事中陳昌文上言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今既假督理二臣以便宜則行軍機要自不當中制若今日議不許斬級明日又議必斬級今日議徵兵援鳳明日又議撤兵防河則在



外何所適從願樞臣自今凡可掣督撫之肘者俱寬  
之文法俾得展布可也兵法守敵所不攻攻敵所不  
守奇正錯出滅賊何難今不惟不能滅乃今日破一  
軍明日又殺一將今日陷一邑明日又殘一州若止  
罪守令而不及巡撫豈法之平願樞臣自今凡可責  
諸撫之成者勿寬文法俾加磨礪可也帝納其言江  
北之賊自滁州歸德兩大敗後盡趨永寧盧氏內鄉  
浙川大山中關中賊亦由閩鄉靈寶與之合鳳翼請  
救河南鄖陽陝西三巡撫各督將吏扼防毋使軼出  
四川湖廣兩巡撫移師近界聽援勤而督理二臣以  
大軍入山蹙之且嚴遏米商通販賊可盡殄帝以為  
然尅期五月蕩平老師費財督撫以下罪無赦鳳翼  
雖建此策而總理象昇所部多騎軍不善入山賊竟  
不能滅至七月我

大清兵自天壽山後入昌平都城戒嚴給事中王家  
彥以陵寢震驚劾鳳翼坐視不救鳳翼懼自請督師  
賜上方劍盡督諸鎮勤王兵以左侍郎王業浩署部  
事命中官盧維寧監督通津臨德軍務而宣大總督  
梁廷棟亦統兵入援三人相犄角皆退怯不敢戰于  
是寶坻順義文安永清雄安肅定興諸縣及安州定

州相繼失守言官劾疏五六上鳳翼憂甚己巳之變  
尚書王洽下獄死復坐大辟鳳翼知不免日服大黃  
藥病已殆猶治軍書不休至八月末都城解嚴鳳翼  
即以九月朔卒已而議罪奪其官十一年七月論前  
勦寇功有詔敘復帝在位十七年間易中樞十四人  
皆不久獲罪鳳翼善溫體仁獨居位五載其督師也  
意圖道責乃竟以畏法而死

陳新甲長壽人舉于鄉為定州知州崇禎元年遷刑  
部員外郎進郎中遷寧前兵備僉事寧前閩外要地  
非才不授新甲外飭邊備內撫安軍民甚著勞績四  
年大凌新城被圍援師雲集皆賴其征繕及城破坐  
削籍巡撫方一藻惜其才請留之未報監視中官馬  
雲程亦以為言乃報可新甲上言臣使過之恩下于  
監視疏恐此心未白清議隨之不敢受不許尋進副  
使仍蒞寧遠七年九月擢右僉都御史代焦源清巡  
撫宣府值殘破之餘戎備益壞新甲遍歷塞垣凡前  
人足跡不至者皆躬親閱視具得士馬損耗城堡傾  
頽弓矢甲仗朽敝狀屢疏請于朝加整飭邊防賴之  
楊嗣昌為總督與新甲共事以是知其才九年五月  
內艱歸十一年六月宣大總督盧象昇丁外艱嗣昌



方任中樞薦新甲堪代詔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奪情任之少詹事黃道周上疏力詆忤旨切責既抵近畿會

大清兵深入內地詔新甲受代即督所部兵協禦未幾象昇戰沒孫傳庭代統其軍新甲與相倚仗終不敢戰明年春畿輔解嚴順天巡按劉呈瑞劾新甲前後逗撓新甲憤歷陳功狀言呈瑞挾讐帝不問既赴鎮列上編隊伍嚴哨探明訓練飭馬政練火器禁侵漁等十事報可麾下卒夜譁新甲請罪不允給事中戴明說嘗劾之帝以輕議重臣停其俸帝才新甲甚召代傅宗龍為兵部尚書自弘治初賈俊後乙榜無至尚書者時兵事方亟諸大臣避中樞不敢任故新甲得為之陛見畢陳保邦十策多廷臣所常言惟言天壽山後宜設總兵徐州亦宜設重鎮通兩京咽喉南護鳳陵中防漕運帝並採用之俄陳樞政四要及兵事四失帝即命飭行十四年三月賊陷雒陽襄陽福襄二王被難鐫新甲三秩視事舊制府州縣城郭失守者長吏論死宛平知縣陳景建言村鎮焚掠三所者長吏當戍邊新甲主其議言有司能兼顧鄉城即與優敘若四郊被寇與失機並論帝即從之然是

時中原皆盜其法亦不能行也楊嗣昌卒於軍中新甲舉丁啟睿往代議者尤其失人然傅宗龍孫傳庭並以微罪繫獄新甲于召對時薦其才退復上章力薦兩人獲用亦新甲力也尋論秋防功復所鐫秩時錦州破

大清兵圍己五月聲援斷絕有卒逸出傳祖大壽語請以車營逼毋輕戰總督洪承疇集兵數萬援之亦未敢決戰帝召新甲問策新甲請與閣臣及侍郎吳甡計之因陳十可憂十可議請遣職方郎張若麒面商于承疇若麒未返新甲請分四道夾攻承疇以兵分力弱議持重以待帝以為然而新甲固執前議若麒素狂躁見諸軍稍有斬獲謂圍可立解密奏上聞新甲又貽書趣承疇承疇激新甲言又奉密敕遂不敢主前議若麒益趣諸將進兵諸將以八月次松山遂為我

大清兵所破大潰士卒死亡數萬人若麒由海道遁還言官請罪之新甲力庇復令出關監軍錦州圍未解承疇又被圍于松山帝深以為憂新甲不能救十五年二月御史甘惟燦劾其寡謀悞國請速令舉賢自代不納三月松山錦州並為我



大清攻破若麒復自寧遠遁還言官劾若麒者悉及新甲新甲屢乞罷皆不從新甲雅有才曉邊事然不能持廉所用多債帥深結中貴為援與司禮王德化尤昵故諫官言不能入當是時李自成縱橫河南開封屢被圍他郡縣失亡相踵總督傅宗龍汪喬年出關討賊先後陷沒賊勢益張言官劾新甲者章至數十新甲請罪章亦十餘上帝輒慰留初新甲以南北交急遣使與

大清議和私言於傅宗龍宗龍出都日以語大學士謝陞陞後見疆事大壞述宗龍之言于帝帝佛然召

新甲詰責新甲叩頭謝罪陞進曰倘肯議和亦可恃帝默然尋諭新甲密圖之而外廷不知也已言官謁陞陞言上意主和諸君幸勿言言官駭愕交章劾陞陞遂斥去帝既以和議委新甲手詔往返者數十皆戒以勿洩外廷漸知之故屢疏爭然不得左驗一日新甲所遣馬紹愉以密語報新甲脉之置几上其家僮悞以為塘報也付之抄傳於是言路譁然給事中方士亮首論之帝愠甚留中不下士亮懼得禍候命數日髮多白已降嚴旨切責新甲令自陳新甲不引罪反自詡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給事中馬嘉植復

劾之遂下獄新甲從獄中上書乞宥不許新甲知不免徧行金內外給事中廖國遴楊枝起光時亨倪仁禎初言不可宥既乃日營救于刑部侍郎徐石麒石麒拒不聽大學士周延儒陳演亦于帝前力救且曰國法敵兵不薄城不殺大司馬帝曰他且勿論戮辱我親藩七不甚于薄城耶遂棄新甲于市新甲為楊嗣昌引用其才品心術相似軍書旁午裁荅無滯帝初甚倚之晚特惡其洩機事且章主過故殺之不疑厥後給事中沈迅見帝力詆其失帝曰令爾作新甲恐更不如迅慙而退初新甲自陽和入都門黃霧四

塞識者以為不祥果如其應  
論曰國家當多事之際尤重本兵欲得其人洵非易易也王洽五人皆當時以才望簡任中樞者而其所措置亦不過如此自餘彘彘者又烏足論耶







請詰責遼東巡按方震孺登萊監軍梁之垣薊州兵備即可立以警有位之醜賊者既止諸人並獲遣兵部尚書王在晉代走弼經畧遼東而王象乾先以兵部尚書行邊總督薊遼象乾在薊門久無他才惟用財物啖西部相羈縻莫以老得解去而已及是在晉之出也深倚象乾謀用西部以襲廣寧象乾基之白得廣寧不可守也罪滋大不如重關設險倚山海以衛京師耳在晉乃請築重關於山海關外八里舖以四萬人守之其僚佐袁崇煥沈榮孫元化等爭不得奏記于首輔葉向高向高曰是未可臆度也承宗請

身往決之帝大喜加太子太保賜蟒玉銀幣抵關詰在晉曰新城成即移舊城四萬人以守乎在晉曰否當更設兵曰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西北不當設兵乎且築關八里內新城背即舊城趾舊城之品坑地雷為殺人設柙為新兵設手新城可守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新兵四萬倒戈舊城下將開關延入柙閉關委殺乎曰關外有三道關可入也曰若此則殺至而兵逃如殺也安用重關曰將建三寨於山以待潰卒曰兵未潰而築塞以待之是殺之潰也且潰兵可入殺亦可尾之入今不為恢復計專畫

關守將盡撤藩籬日關室與畿東無寧宇矣在晉無以難承宗乃議守關外監軍閻鳴泰主覺華島袁崇煥主寧遠衛在晉持不可舊監司邢慎言張應吾逃在關力佐之主守中前所而已初化貞等逃自寧遠以西五城七十二堡悉為哈喇慎諸部所據聲言助守邊前哨遊擊左輔名駐中前實不出八里舖承宗知諸部不足信而寧遠覺華可守與在晉深言不應逆有易經畧意還朝言敵未抵鎮武而我自燒寧前此前日經撫罪也我棄寧前敵終不至而我不敢出關一步此今日將吏罪也將吏匿關內無能轉其畏

敵之心以畏法化其謀利之心以謀殺此臣與經臣罪也與其以百萬金錢築八里舖重城焉若築寧遠要害以守八里舖之四萬人當寧遠衛與覺華相犄角敵窺城則島上卒旁出三岔三浮橋繞其後橫擊之即無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總之殺人之惟幕必不可近關門杏山之難民必不可置膜外不盡破席人之論遼事不可為也其他割置軍事又十餘既帝嘉納無何御講筵承宗面陳遼務力言在晉不足任帝乃改在晉南京兵部尚書并斥逃臣慎言等而罷築重關議在晉既去承宗自請督師帝大喜命以原



官督山海關及薊遼天津登萊諸處軍務便宜行事不從中制而以鳴泰為遼東巡撫承宗乃辟職方主事鹿善繼王則古為贊畫請帑金八十萬以行帝特御門臨遣賜尚方劍生蟒關臣送至崇文門外既至關命總兵江應詔定軍制僉事崇煥建營舍廢將李秉誠練火器贊畫善繼則古治軍儲沈榮杜應芳繕甲仗司務孫元化築炮臺中書舍人宋獻羽林經歷程裔主市馬廣寧道僉事萬有孚主採木而令遊擊祖大壽佐金冠於覺華副將陳諫助趙率教于前屯遊擊魯之甲極難民副將李先練騎卒叅將揚應乾

募遼人為軍是時關上兵名七萬顧無紀律且多冒餉有營軍僅四十而將領至十七人者承宗大閱逃將汰數百人遣還河南真定疲兵萬餘以之甲所救難民七千發為前屯兵而應乾所募令出戍寧遠咨朝鮮使助聲援犒毛文龍於東江令復四衛檄登帥沈有容進據廣鹿而身以春防詣登萊度進取朝議方急遼不許也大將應詔被劾承宗請用馬世龍代之而以尤世祿王世欽為南北帥聽世龍節制且為世龍請尚方劍言文武共事但當汰其庸懦不當輕其事權因極言侵官掣肘之弊請勿令御史監軍帝皆

可之世龍既受事承宗為築壇拜行授鉞禮趙率教已守前屯驅哈喇慎諸部出之外而撫場猶在八里鋪總督王象乾專主撫事議開水關撫之關內承宗不可乃定高臺堡時

大清兵委廣寧去遼遺民居之插漢部以告有孚有孚欲挾西部乘間殲之冒恢復功承宗下檄曰西部殺我人者罰如令全活者千餘人帝好察邊情常命東廠遣人詣關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較事及魏忠賢竊政遣其黨劉朝胡良輔紀用陶文等四十五人責內庫神砲甲仗弓矢數萬至關門為軍中用又以白

金十萬蟒麒麟獅子虎豹諸幣頒資將士而賜承宗蟒服白金慰勞之實覬軍也承宗方出關巡寧遠在道聞之立繕疏以中使觀兵自古有戒為言帝溫旨報之歸而使者至具杯茗而已閻鳴泰之為巡撫也承宗薦之後知其無實軍事多不與議鳴泰快快求去承宗亦引疾言官共留承宗詆鳴泰巡關御史潘雲翼復極論其罪帝乃罷鳴泰諭留承宗而以張鳳翼為巡撫鳳翼怯後主守關議承宗不悅復出關巡視副將王牧民主撫揀部欲託其行報揀部入犯承宗不顧抵寧遠集將吏議所守衆多如鳳翼指獨世



龍請守中後所而崇煥善繼及副將茅元儀力請守寧遠承宗然之議乃定令大壽興工崇煥及滿桂守之先是虎部竊出盜掠率教捕斬四人象乾欲斬率教以謝虎部承宗不可而承宗所遣王極戍中右護其兵出採木為西部朗素所殺承宗怒遣世龍勸之象乾恐壞撫局令朗素縛逃人為殺極者以獻而增市賞千金承宗不悅方既爭而象乾遣憂候代承宗患主教者撓已權言督師總督可勿兼用請罷已不可則弗推總督并請以遼撫移駐寧遠帝命止總督推而鳳翼謂置已死地大恨與其鄉人潘雲翼萬有

孚力毀世龍以撼承宗無何有孚為薊撫岳和聲所劾益疑世龍與崇煥構陷乃共為浮言撓出閔計給事中斛學龍遂極論世龍罪雲翼繼之承宗憤抗疏陳守禦策言拒敵門庭之中與拒門庭外勢既辨我促敵二百里外與敵促我二百里中勢又辨不見宋割地乎予而又予至於無可予退而又退至於無可退已事可鑒也蓋寧遠我近而敵遠我不進逼敵敵將進而逼我今日即不能恢復左而寧遠覺華終不可棄復為世龍辨而發有孚等交構狀有孚者故侍郎世德子也為廣寧理餉同知城陷逃歸象乾題為

廣寧道僉事專撫揮漢乾沒多至是以承宗言彼斥鳳儀亦以憂歸朝命喻安性代而廷臣言總督不可裁命吳用先督薊遼代象乾承宗惡本兵趙彥多中制稱疾求罷舉彥自代以困之朝議不可而止時寧遠城工竣關外守具畢備承宗圖大舉奏言前哨已置連山大凌河連界臣餉二十四萬則功可立奏帝即命所司給之兵工二部相與謀曰餉足渠即妄為矣故用文移往復緩之承宗再疏促具以情告帝為飭諸曹而師竟不果出初方震孺遊士任李達明時舉之謹承宗實劾之後皆為求宥復攝楊錫熊廷弼

王化貞之勞請免死達成朝端譁然給事中顧其仁許譽卿御史袁化中交章論駁帝皆不納會承宗叙五防劾勞諸臣且引疾乞罷乃遣中官劉應坤等賫幣金十萬及他物賚將士而賜承宗坐蟒膝襪佐以金幣當是時魏忠賢益盜柄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令應坤等申意承宗不與交一言忠賢由是大憾會忠賢逐楊漣趙南星高攀龍等承宗方西巡薊遼念抗疏帝弗省往往在經筵每奏對間有入乃請以賀聖壽入朝面奏機宜欲因是論其罪魏廣微聞之奔告忠賢承宗擁兵數萬將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為



內主公立蓋粉矣忠賢悻甚繞御床哭帝亦爲心動  
急令內閣擬旨次輔顧秉謙奮筆曰無旨離信地非  
祖宗制違者法不宥夜啓禁門召兵部尚書入令三  
道飛騎止之又諭九門守奄承宗入齊化門者反接  
以入承宗抵通州聞命而返忠賢遣人偵之一襪被  
置輿中後車惟鹿善繼而已意漸解而其黨李蕃崔  
呈秀徐大化連疏誅之至比之王叔李懷光云承宗  
乃杜門求罷五年四月給事中郭興治請令廷臣議  
去留論旨餉者復踵至遂下廷臣雜議吏部尚書崔  
景榮持之乃下詔勉留而以簡將汰兵清餉三事責  
承宗奏報承宗方令諸將分戍錦州大小凌河松杏  
右屯諸要害拓地復二百里罷大將世欽世祿副將  
李秉誠孫諫汰軍萬七千餘人省度支六十八萬而  
言官論世龍不已至九月而有柳河之敗將士死者  
四百餘人語其世龍傳於是臺省劾世龍並及承宗  
章疏數十上承宗求去益力十月始得請先已累加  
左柱國少師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遂加特進光  
祿大夫詹子中書舍人賜蟒銀幣行人護歸而以兵  
部尚書高第代爲經畧無何喻安性亦罷遂廢巡撫  
不設初第力扼承宗請撤關外以守關內承宗駁之

第深憾明年寧遠被圍乃既言關門兵止存五萬言  
者益以爲承宗罪連章醜詆承宗告戶部曰第初涖  
關常給十一萬七千人餉今但給五萬人餉足矣第  
果以妄言引罪後忠賢遣其黨梁夢環巡關欲傳致  
承宗罪無所得而止承宗在關四年前後修復城堡  
數十練兵十一萬立車營水營造甲冑器械弓矢砲  
石渠荅鹵楮之具合數百萬閱屯五千頃寧遠屹成  
雄鎮會  
大清兵不大入而承宗防守最亦少敗歟後叙寧遠  
功詹子錦衣世千戶莊烈帝即位在晉入爲兵部尚  
書恨承宗不置極論世龍及元儀熒惑振輔壞關事  
又嗾臺省交口詆承宗以沮其出二年十月我  
大清兵入大安口取遵化將薄都城廷臣爭請召承  
宗詔以故官駐通州仍入朝陛見承宗至召對平臺  
帝慰勞畢問方畧承宗具對帝稱善曰卿無庸往通  
也且爲朕保護京師承宗出漏下二十刻矣即周關  
都城五鼓而畢復出關重城明日夜半忽傳旨守通  
州時烽火逼近郊承宗從二十七人疾馳抵通門者  
幾不納既入城與保定巡撫解經傳御史方大任總  
兵楊國棟登陴固守而



大清兵已薄都城承宗乃急遣遊擊尤岱以騎卒三千赴援旋復遣副將劉國柱督軍二千與岱合而發密雲兵三千營東直門保定兵五千營廣寧門以其間遣將復馬蘭三屯二城至十二月四日而有祖大壽之變大壽遠東前鋒總兵官也偕崇煥入衛見崇煥下吏懼誅遂與副將何可綱等率所部萬五千人東潰遠近大震承宗聞急遣都司賈登科賚手書慰諭大壽而令遊擊石柱國馳撫諸軍大壽見登科言麾下卒赴援連戰大捷莫得厚賞城上人群詈為賊投石擊死數人所遣邏卒指為間諜而殺之勞而見

罪是以奔還今當出搃朶顏然後束身歸命柱國進及諸軍其將士持弓刀相向皆垂涕言督師既戮又將以大砲盡斃我軍故至此柱國復前進大壽去已遠乃返承宗言大壽危疑已甚又不肯受滿桂節制因訛言激衆東奔非部下盡欲叛也當大開生路曲收衆心遠將多馬世龍舊部曲臣謹用便宜遣世龍馳諭其將士必解甲歸大壽不足慮也帝喜從之承宗乃畚扎諭大壽令急上章自列且立功贖督師罪而已代為剖白大壽許之其列東奔之故悉如將士言帝優詔報之命承宗移鎮關門承宗抵關遣將朱

梅面諭大壽令整兵勤王大壽即發步兵千八百入關而諸將聞承宗世龍至多自援來歸大壽妻左氏又以大義責其夫大壽歛兵待命時潰兵出關關城被劫掠閉門罷市承宗至人心始定乃遣遊擊祖可法等率騎軍四營西戍撫寧三年正月大壽入關謁承宗親軍五百人甲而候於門承宗開誠與語列其所統步騎三萬於教場行誓師禮衆心釋然時我大清已拔蓮化而守之是月四日拔永平八日拔遷安遂下灤州分兵攻撫寧可法等堅守不下大清兵遂向山海關離三十里而營副將官惟賢等

力戰

大清兵乃還攻撫寧及昌黎不下當是時京師道梗承宗大壽軍在東世龍及四方援軍在西承宗募死士沿海達京師始知關城尚無恙關西南三縣曰撫寧昌黎樂亭西北三城曰石門臺頭燕河六城東接關門西統永平皆近關要地承宗飭諸城嚴守而遣將戍關平復建昌聲援始接方京師戒嚴天下勤王兵先後至者二十萬皆壁於薊門及近京莫利先進天子敕下詔督趣諸將亦時戰攻然莫能克復承宗議先取灤州令東西諸營並進而親詣撫寧督之五



月十日大壽及張春丘禾嘉諸軍先抵灤城下世龍及諸鎮尤世祿吳自勉楊麒王承恩繼至越二日克之而副將王維城等亦入遷安我

大清兵守永平者盡撤北還承宗遂入永平十六日諸將謝尚政等亦復遵化帝為告謝郊廟大行賞賚加承宗太傅賜蟒服白金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力辭太傅不受而屢疏稱疾乞休優詔不允朵顏東不的反覆承宗令大將王威擊敗之復賚銀幣先以冊立東宮加太保及神宗實錄成加官亦如之並辭免而乞休不已帝命閣臣議去留不能決特遣中書賚

手詔慰問乃起視事四年正月出關東巡抵松山錦州還入關復西巡過關三協十二路而返因條上東西邊政八事帝咸採納承宗初守關關一品者三載法當考滿加恩被劾不敢移吏部是年五月部始奏聞詔加太傅兼食尚書俸陸尚寶司丞賚蟒服銀幣羊酒復辭太傅不受初右屯大凌河二城承宗已設兵戍守後高第來代盡撤之二城遂被毀至是丘禾嘉巡撫遼東議復取廣寧義州右屯三城承宗言廣寧道遠當先據右屯築城大凌河以漸而進兵部尚書梁廷棟主之遂以七月興工工甫竣我

大清兵大至圍數周承宗聞馳赴錦州達吳襄宗偉往救大敗於長山城中糧盡援絕守將祖大壽力屈出降城復被毀廷臣追咎燕城非策交章論承宗承宗承復連疏引疾十一月優旨許之賜銀幣乘傳歸言者追論其喪師辱國奪官閒住並奪承宗世廕承宗復列上邊計十六事而極言承宗謀抵牾之失帝報聞而已家居七年中外屢請召用不報十一年我

大清兵深入內地以十一月九日攻高陽承宗率家人拒守明日城破被執望闕叩頭投繯而死年七十有六子舉人鈐尚寶丞鑰官生錦生員鎗錫從子鍊及孫之沅之滂之滌之浩之濠從孫之澈之澐之涿之澤之渙之瀚皆戰死督師中官高起潛以聞帝嗟悼命所司優恤當國者揚嗣昌輩格之但復故官予祭葬而已福王時始贈太師謚文忠王在晉字明初太倉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中書舍人自部曹歷監司由江西左布政使擢巡撫山東進副都御史總督河道泰昌時遷添設兵部左侍郎天啓二年署部事三月遷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畧遼東薊鎮天津登萊代熊廷弼八月改南京兵部尚書尋請告歸



五年起南京吏部尚書就改兵部崇禎元年召爲刑部尚書未幾遷兵部坐張慶霖改勅書事削籍歸卒高第字登之灤州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歷官兵部尚書經畧薊遼未數月以恒怯劾罷崇禎二年冬

大兵破灤州第竄免丘禾嘉貴州新添衛人舉萬曆四十一年鄉試好談兵天啓時安邦彥反捐資制器協擒其黨何中蔚選祁門教諭以貴州巡撫蔡復一請遷翰林待詔叅復一軍崇禎元年有薦其知兵者命條上方畧帝稱善即授兵部職方主事三年正月薊遼總督梁廷棟入主中樞銜總理馬世龍違節制

命禾嘉監紀其軍時禾平四城失守樞輔孫承宗在關門聲息阻絕薊遼總督張鳳翼未至而順天巡撫方大任老病不能軍惟禾嘉議通關門聲援率軍入關平二月

大清兵來攻禾嘉力拒守乃引去己分畧古冶鄉禾嘉令副將何可綱張洪謨金國奇劉光祚等迎戰抵灤州甫還而

大清兵復攻牛門水門又督叅將曹文詔等轉戰抵遵化而返無何四城皆復寧遠自畢自肅遇害遂廢巡撫官以經畧兼之至是議復設廷棟力推禾嘉才

起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兼轄山海關諸處禾嘉初蒞鎮

大清兵以二萬騎圍錦州禾嘉督諸將赴救城獲全登萊巡撫孫元化議撤島山兵于關外規復廣寧及金海蓋三衛禾嘉議用島兵復廣寧義州右屯廷棟慮其難以咨承宗承宗上奏曰廣寧去海百八十里去河百六十里陸運難義州地偏去廣寧遠必先據右屯聚兵積粟乃可漸逼廣寧又言右屯城已隳修築而後可守蔡之說必至必復大小凌河以接松杏錦州錦州繞海而居敵難陸運而右屯之後即海據

此則糧可給兵可聚始得爲發軔地奏入廷棟力主之于是有大凌築城之議會禾嘉許祖大壽大壽亦發其疑私承宗不欲以武將去文臣抑使弗奏密聞於朝請改禾嘉他職四年五月命調南京太僕卿以孫毅代毅未至部撤促城甚急大壽以兵四千據其地發班軍萬四千人築之護以石柱土兵萬人禾嘉往視條元議以上土壘成廷棟罷去廷議大凌荒遠不當城撤班軍赴薊責撫鎮燾舉令回奏禾嘉懼盡撤防兵留班軍萬人輸糧萬石濟之八月大清兵抵城下掘濠築牆四面合圍別遣一軍截錦



州大道城外據臺皆下城中兵出悉敗還禾嘉聞馳  
入錦州與總兵官吳襄宋儒合兵赴救離松山三十  
餘里與

大清兵遇大戰長山小凌河間至有傷損九月望

大清兵薄錦州分五隊直抵城下襄偉出戰不勝乃

入城二十四日監軍張春會襄偉兵過小凌河東五

聖築壘列車營爲大凌聲援

大清托長山不得進禾嘉遣副將張洪謨祖大樂新

圍臣孟道等出戰五里莊亦不勝夜趨小凌河至長

山接戰大敗春及副將洪謨楊華徵薛大湖等三十

三人俱被執副將張吉甫滿庫王之敬等戰殺大壽

不敢出凌城援自此絕敗書聞舉朝震駭孫穀代禾

嘉未至而罷改命謝璉璉畏懼久不至後兵事亟召

璉駐關外禾嘉留治事及是聞敗移駐松山圖再舉

言官以推委詆之帝以禾嘉獨守松山非卸責戒飭

而巳大凌糧盡食人焉

大清屢移書招之大壽許諾獨副將可綱不從十月

二十七日大壽殺可綱與副將張存仁等三十九人

投誓書約降是夕出見以妻子在錦州請設計降

錦州守將而留諸子於

大清禾嘉聞大凌城砲聲謂大壽得脫與襄及中官  
李明臣高起潛發兵往迎遣大壽偽逃遂俱入錦  
州大凌城人民商旅三萬有奇僅存三之一悉爲  
大清所有城亦被毀十一月六日

大清復攻杏山明日攻中左所城上用砲擊乃退大

壽入錦州未得聞而禾嘉知其納款狀具疏聞于朝

因初妻及壽突圍出前後不警引罪請死于是言官

交劾襄者劾禾嘉而帝于大壽欲羈縻之勿罪也新

撫璉已至禾嘉猶在錦州會廷議山海別設巡撫詔

罷璉令方一蒸撫寧遠禾嘉仍以僉都御史巡撫山

海承平尋論茶減茗零罪貶二秩巡撫如故禾嘉請

爲監事中官設標兵御史宋賢詆其諂附中人帝怒

貶賢三秩禾嘉持論每與承宗異不爲所喜時有詆

謀既遭喪敗走論蓋不容遂堅以疾請五年四月詔

許還京以楊嗣昌代令其妻代陳病狀乃命歸由朱

出都卒明世舉于鄉而任至巡撫者隆慶朝止海瑞

萬曆朝張守中艾穆莊烈帝破格委用得十人丘民

仰宋一鵬何騰蛟張亮以忠義著劉可訓以武功聞

劉應選孫元化徐起元則皆以微勞致位而陳新甲

官最顯



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邵武知縣為人慷慨負膽畧好談兵遇老校選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扼塞情形以邊才自許天啓二年正月朝覲在都御史侯恂請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職方主事無何廣寧師潰建議扼山海關崇煥即單騎出關關內外部中失業主事訝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還朝莫言關上形勢曰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邊臣益稱其才遂超擢僉事監關外軍發帑金二十萬俾召募時關外地悉為哈喇慎諸部所據崇煥乃駐守關內未幾諸部受款經畧在晉令崇煥移駐中前所監叅將周守廉遊擊左輔軍經理前屯衛事尋令赴前屯安置遼人之失業者崇煥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將士莫不壯其膽在晉深倚重之題為寧前兵備僉事然崇煥薄在晉無遠畧不盡遵其令及在晉議築重城八里鋪崇煥以為非策爭不得奏記首輔葉向高十三山難民十餘萬久困不能出大學士孫承宗行邊崇煥請將五千人駐寧遠以壯十三山勢別遣驍將救之寧遠去山二百里便則進據錦州否則退守寧遠奈何委十萬人資強敵承宗謀于總督主象乾象乾以關上軍方衰氣議發

揮部護關者三千人往承宗以為然告在晉在晉竟不能救衆遂沒脫歸者僅六千人而已及承宗馭重城議集將吏謀所守關鳴春主覺華崇煥主寧遠在晉及張應吾那慎言持不可承宗竟主崇煥議已承宗鎮關門益倚崇煥崇煥內拊軍民外飭邊備勞績大著崇煥嘗核虛伍立斬一校承宗怒曰監軍可專殺耶崇煥頓首謝其果于用法類此三年九月承宗決守寧遠僉事萬有孚劾詔力阻不聽命滿桂偕崇煥往初承宗令祖大壽築寧遠城大壽度中朝不能遠守築僅十一且疎薄不中程崇煥乃定規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壽與叅將高見質謀分督之明年迄工遂為關外重鎮桂良將而崇煥勤職誓與城存亡又善撫將士樂為盡力由是商旅輻輳流移集遠迺望為樂土遭父憂奪情視事四年九月偕大將馬世龍王世欽率水陸馬步軍萬二千東巡廣寧謁先鎮祠歷十三山抵右屯遂由水道泛三岔河而還尋以五防敘勞遣兵備副使再進右叅政崇煥之東巡也請即復錦州右屯諸城承宗以為時未可乃止至五年夏承宗與崇煥計遣將分據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繕城郭若



之自是寧遠且為內地開疆復二百里十月承宗罷高第來代謂關外必不可守令盡撤錦右諸城守具移其將士于關內督屯通判金啓傑上書崇煥曰錦右大凌三城皆前鋒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復播遷已得之封疆再淪沒關內外堪幾度退守耶崇煥亦力爭不可言兵法有進無退三城已復安可輕撤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第意堅且欲並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無以難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連山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屯民入關委粟米粟十餘萬死屯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崇煥遂乞終制不許十二月進按察使視事如故我大清知經畧易與六年正月舉大軍西渡遼河二十三日抵寧遠崇煥聞偕大將挂副將左輔朱梅參將大壽守備何可綱等集將士誓死守崇煥更刺血為書激以忠義為之下拜將士咸請効死乃盡焚城外民居携守具入城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維模詰奸通判啓傑具守卒食辟道正行人撤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守將楊麒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明日

大軍進攻戴楮穴城天石不能退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砲傷城外軍明日再攻復被却圍遂解而啓傑亦以燃砲死啟傑起小吏官經歷主賞功事勤敏有志介承宗重之用為通判核兵馬錢穀督城工理軍民詞訟大得衆心死贈光祿少卿世廕錦衣試百戶初中朝聞警兵部尚書王永光大集廷臣議賊守無善策經畧第總兵麒並擁兵關上不救中外謂寧遠必不守及崇煥以書聞舉朝大喜立擢崇煥右僉都御史璽書獎勵桂等進秩有差我大清初鮮圍分兵數萬略覺華島殺參將金冠等及軍民數萬崇煥方完城力竭不能救也高第鎮關門大及承宗政務折辱諸將諸將咸解體遇麒若禡禡至見侮其卒至是坐失援第麒並褫官去而以王之臣代第趙率教代麒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三月復設遼東巡撫以崇煥為之魏忠賢遣其黨劉應坤紀用等出鎮崇煥抗疏諫不納叙功加兵部右侍郎賚銀幣世廕錦衣千戶崇煥既解圍志漸驕與桂不協請移之他鎮乃召桂還崇煥以之臣奏留桂又與不協中朝慮債事命之臣專督關內



以關外屬崇煥畫關守崇煥虞廷臣忌已上言陛下以關內外分責二臣用遼人守遼土且守且戰且築且屯屯種所入可漸減海運大要堅壁清野以爲體乘間擊瑕以爲用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顧勇猛圖敵必警奮迅立功衆必忌任勞則必任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古已然惟聖明與廷臣始終之帝優旨屢答其冬崇煥偕應坤用率教巡歷錦州大小凌河議大興屯田漸復第所棄舊土忠賢與應坤等並因是廢錦衣崇煥進所廢爲指揮僉事崇煥遂言遼左之壞雖人心不固亦緣失有形之險無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戰祇有憑堅城用大砲一策今山海四城既新當更修松山諸城班軍四萬人缺一不可帝報從之先是八月中我太祖高皇帝晏駕崇煥遣使吊且以規虛實我太宗文皇帝遣使報之崇煥欲議和以書附使者還報

盡屬崇煥與鎮守中官應坤用並便宜從事崇煥銳意恢復乃乘大軍之出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再使使持書議和會朝鮮及毛文龍同告急朝命崇煥發兵援崇煥以水師援文龍又遣左輔趙率教朱梅等九將將精卒九千先後逼三公河爲牽制之勢而朝鮮已爲大清所服諸將乃還崇煥初議和中朝不知及奏報優旨許之後以爲非計頻旨戒諭崇煥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而朝鮮及文龍被兵言官因謂議和所致四月崇煥上言關外四城雖延袤二百里北負山南阻海廣四十里爾今屯兵六萬商民數十萬地隘人稠安所得食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築必不可已業移商民廣開屯種倘城不完而致至勢必撤遷是棄垂成功也故乘我有事東江姑以和之說緩之我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帝優詔報聞時率教駐錦州護版築朝命尤世祿來代又以輔爲前鋒總兵官駐大凌河世祿未至輔未入大凌五月十一日大清兵直抵錦州四面合圍率教偕中官用嬰城守



而遣使議和欲緩師以待救使三返不決圍益急崇  
煥以寧遠兵不可動選精騎四千令世祿大壽將統  
出

大軍後決戰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且請發薊鎮宣  
大兵東護關門朝廷已命山海滿桂移前屯三屯孫  
祖壽移山海宣府黑雲龍移一片石薊遼總督關鳴  
素移關城又發昌平天津保定兵馳赴上關撤山西  
河南山東守臣整兵聽調世祿等將行

大清已于二十八日分兵趨寧遠崇煥與中官應坤  
副使畢自肅督將士登陴守列營濠內用砲距擊而

挂世祿大壽大戰城外士多死挂身被數矢

大軍亦旋引去益兵攻錦州以溽暑不能克士卒多  
損傷六月五日亦引還因毀大小凌河二城時稱寧  
錦大捷挂率教功為多忠賢因使其黨論崇煥不救  
錦州為暮氣崇煥遂乞休中外方爭頌忠賢崇煥不  
得已亦請建祠終不為所喜七月遂允其歸而以王  
之臣代為督師兼遼東巡撫寧遠及教功文武增  
秩賜廩者數百人忠賢子亦封伯而崇煥止增一秩  
尚書霍維華不平疏乞讓廩忠賢亦不許未幾熹宗  
崩莊烈帝即位忠賢伏誅削諸冒功者廷臣爭請召

崇煥其年十一月擢右都御史視兵部添註左侍郎  
事崇禎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  
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所司毅促上道七月崇  
煥入都先奏陳兵事帝召見平臺慰勞甚至咨以方  
畧對曰方畧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以便宜  
計五年全遼可復帝曰復遼朕不吝封侯賞卿努力  
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頓首謝帝退少  
憇給事中許譽卿叩以五年之畧崇煥言聖心焦勞  
聊以是相慰爾譽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  
責效奈何崇煥慨然自矢頃之帝出即奏言東事本

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  
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  
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帝為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  
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關門便  
成萬里忌能妬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  
能以意見亂臣謀帝起立傾聽諭之曰卿勿疑慮朕  
自有主持大學士劉鴻訓等請收還之臣挂尚方劍  
以賜崇煥假之便宜帝悉從之賜崇煥酒饌而出崇  
煥以前此熊廷弼徐承宗皆為人排搆不得竟其志  
上言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



養遠入守爲正著戰爲奇著和爲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邊臣所能爲至用人之人與爲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爲怨實多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况圖致急效亦從而間之是以爲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道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帝優告答之賜蟒玉銀幣既辭蟒玉不受是月川湖兵戍寧遠者以缺餉四月大譟餘十三營起應之轉擊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通判張世榮推官蘇涵淳于燕樓上自肅傷重兵備副使郭廣初至躬翼自肅括撫賞及朋椿二萬金以散不厭貸商民足五萬乃解自肅疏引罪走中左所自經死崇煥以八月初抵關聞變馳與廣岳謀宥首惡楊正朝張思順令捕十五人戮之市斬知謀中軍吳國琦責叅將彭簪古黜都司左良玉等四人發正朝思順前鋒立功世榮涵淳以貪虐致變亦斥之獨都司程大樂一營不從變特爲獎勵一方乃靖關外大將四五人事多掣肘後定設二人以梅鎮寧遠大壽仍駐錦州至是梅將

解任崇煥請合寧錦爲一鎮大壽仍駐錦州加中軍副將何可綱都督僉事代梅駐寧遠而移薊鎮率敎於關門關內外止設二大將因極稱三人之才謂臣自期五年專藉此三人當與臣相始終屆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歸死於司敗帝可之崇煥遂留鎮寧遠自肅既死崇煥請停巡撫及登萊巡撫孫國禎免崇煥又請罷不設帝亦報可哈喇慎三十六家向受撫賞後爲插漢所迫且歲饑有叛志崇煥召致於邊親撫慰皆德命二年閏四月叙春秋兩防功加太子太保賜蟒衣銀幣廢錦衣千戶崇煥始受事即欲誅毛文龍文龍者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鮮遠遶遼東遠東失自海道逃回乘虜襲殺大清鎮江守將報巡撫王化貞而不及經畧熊廷弼兩人隙始開用事者方主化貞遂授文龍總兵累加至左都督掛將軍印賜尚方劍設軍鎮皮島如內地皮島亦謂之東江在登萊大海中綿亘八十里不生草木遠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東北海則朝鮮也島上兵本河東民自天啓元年河東失民多逃島中文龍籠絡其民爲兵分布哨船聯接登州以爲犄角計中朝是之島事由此



起四年五月文龍遣將沿鴨綠江越長白山侵

大清國東偏被守將擊敗衆盡殲八月遣兵從義州城西渡江入島中屯田

大清守將覺潛師襲擊斬五百餘級島中糧悉被焚五年六月遣兵襲耀州之官屯寨敗歸六年五月遣兵襲鞍山驛喪其卒千餘越數日又遣兵襲撤爾河攻城南爲

大清守將所却七年正月

大清兵征朝鮮并規勦文龍三月

大清兵克義州分兵夜擣文龍於鐵山文龍敗遁歸

島中時

大清惡文龍躡後致討朝鮮以其助文龍爲兵端顧文龍所居東江形勢雖足牽制其人本無大畧往輒敗衄而歲糜餉無算且惟務廣招商賈販易禁物名濟朝鮮實關出塞無事則鬻參販布爲業有事亦罕得其用工科給事中潘士聞劾文龍糜餉殺降尚寶卿董茂忠請撤文龍治兵關爭兵部議不可而崇煥心弗善也嘗既請遣部臣理餉文龍惡文臣監制抗疏駁之崇煥不悅及文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又不讓崇煥謀益決五月末以閱兵爲名泛海抵雙島

文龍來會崇煥與相燕飲每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

煥議更營制設監司文龍佛然崇煥以歸鄉動之文

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畢朝鮮衰弱可

襲而有也崇煥益不悅以六月五日遣文龍親將士

射先設帳山上令恭將謝尚政等伏甲士帳外文龍

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煥曰予詰朝行公當海外重寄

受予一拜交拜畢登山崇煥問從官姓名多毛姓文

龍曰此皆予孫崇煥笑因曰爾等積勞海外月未止

一斛言之痛心亦受予一拜爲國家盡力衆皆頓首

謝崇煥因詰文龍違令數事文龍抗辯崇煥厲色叱

之命去冠帶繫縛文龍猶倔強崇煥曰爾有十二斬

罪知之乎祖制大將在外必命文臣監爾專制一方

軍馬錢穀不受核一當斬人臣之罪莫大欺君爾奏

報盡欺罔殺降人難民冒功二當斬人臣無將將則

必誅爾奏有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語大逆不道

三當斬每歲餉銀數十萬不以給兵月止散米三斗

有半侵盜軍糧四當斬擅開馬市於皮島私通外蕃

五當斬部將數千人悉冒己姓副將以下濫給札付

千走卒輿夫盡金緋六當斬自寧遠還剽掠商船自

爲盜賊七當斬強取民間子女不知紀極部下效尤



必不安室八當斬驅難民遠竊人參不從則餓死島  
止白骨如莽九當斬輩金京師拜魏忠賢為父給冕  
旒像於島中十當斬鐵山之敗喪軍無算捲敗為功  
十一當斬開鎮八年不能復寸土觀望養敵十二當  
斬數畢文龍喪魂魄不能言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諭  
其部將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文  
龍數年勞苦者崇煥叱之曰文龍一布衣爾官極品  
滿門封蔭足酬勞何悖逆如是乃頌首請旨曰臣今  
誅文龍以肅軍諸將中有若文龍者悉誅臣不能成  
功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遂取尚方劍斬之帳前  
乃出諭其將士曰誅止文龍餘無罪當是時文龍麾  
下健校悍卒數萬悼崇煥威無一敢動者於是命權  
欽文龍明日具牲醴拜奠曰昨斬爾朝廷大法今祭  
爾僚友私情為下淚乃分其卒二萬八千為四協以  
文龍子承祚副將陳繼盛參將徐敷奏游擊劉興祚  
王之叔文龍教印尚方劍令繼盛代掌搗將士撤撫  
諸島盡除文龍虐政還鎮以其狀上聞末言文龍太  
將非臣得擅誅謹席藁待罪帝驟聞意殊駭念既死  
且方倚崇煥乃優旨褒答俄傳諭崇煥罪以安崇  
煥心其爪牙伏京師者令所司捕崇煥上言文龍一

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為亂也其聚合老釋四萬  
七千妄稱十萬且民多兵不能二萬妄設將領千今  
不宜更置帥即以繼盛攝之於計便帝報可崇煥雖  
誅文龍慮其部下為變增餉銀至十八萬然島弁失  
主帥心漸携益不可用其後至有叛去者崇煥言東  
江一鎮牽制所必資今定兩協馬軍十營步軍五歲  
餉銀四十二萬米十三萬六千帝頗以兵威餉增為  
疑以崇煥故特如其請崇煥在遼與率教大壽可綱  
定兵制漸及登萊天津及定東江兵制合四鎮兵十  
五萬三千有奇馬八萬二千有奇歲費度支四百八  
十餘萬咸舊一百二十餘萬帝嘉獎之文龍既死甫  
踰三月我  
大清兵數十萬分道入龍井關大安口崇煥聞即督  
大壽可綱等入衛以十一月十日抵薊州所歷撫寧  
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城皆留兵守帝聞其至甚喜  
溫旨褒勉發帑金犒將士令盡統諸道援軍俄聞率  
教戰沒遵化三屯營皆破巡撫王元雅總兵朱國彥  
自盡  
大清兵越薊州而西崇煥懼急引兵入護京師營沙  
河門外帝立召見深加慰勞咨以戰守策賜御饌及



貂裘崇煥以士馬疲敝請入休城中不許出與  
大軍鏖戰互有殺傷時所入隘口乃薊遼總理劉策  
所轄而崇煥甫聞變即千里赴救自謂有功無罪然  
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擁兵朝士因前  
通和議誣其引教齊和將為城下之盟帝頗聞之不  
能無惑會我

大清設問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  
使去其人奔告於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對  
遂縛下詔獄大壽在旁戰栗失措出即擁兵叛歸大  
壽嘗有罪孫承宗欲殺之愛其才密令崇煥赦解大  
壽以故德崇煥懼并誅遂叛帝取崇煥獄中手書往  
招大壽乃歸命方崇煥在朝嘗與大學士錢龍錫語  
微及殺毛文龍狀及崇煥欲成和議龍錫常移書止  
之龍錫故主定逆案魏忠賢遺黨王永光高捷袁弘  
勳史莖輩謀與大獄為逆黨報仇見崇煥下吏遂以  
擅主和議專戮大帥二事為兩人罪捷首疏力攻莖  
弘勳繼之必欲並誅龍錫法司坐崇煥謀叛龍錫亦  
論死三年八月遂磔崇煥於市兄弟妻子流二千里  
籍其家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資天下冤之崇煥既縛  
大壽潰而去武經畧滿桂以趣戰急與

大清兵戰竟死去縛崇煥時甫半月月初崇煥誤殺文  
龍至是帝誤殺崇煥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微  
決矣

劉策字範董武定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除保定新  
城知縣行取授御史疏劾太僕少卿徐兆魁復力爭  
熊廷弼行動及湯賓尹科場事賓尹雖家居進執朝  
柄嗾其黨逐攻者孫振基王時熙已而給事中劉文  
炳劾兩淮巡鹽御史徐縉芳遂言策入葉向高幕干  
票擬策同官陳一元則向高姻親顧權利時策按宣  
大疏言文炳為賓尹死友代韓敬反噬昔年發奸如  
振基時熙輩今皆安在向高亦以策無私交為辨雪  
文炳策屢疏相詆南京御史吳良輔言文炳一疏而  
彈御史縉芳一元策及李若星再疏而彈詞臣蔡毅  
中焦竑及監司李維禎他波及尚多人才摧殘甚易  
清品如策雅望如竑不免詆斥天下寧有完人策復  
詆文炳倚方從哲為水山苟一時富貴不顧清議一  
元論銓政當譏切向高時方按江西見文炳疏憤甚  
歷詆文炳陰事且曰向高行矣今秉政者從哲文炳  
鄉人奴顏婢膝任好為之御史馬孟植亦言敬關節  
實真既斥兩侍郎兩給諫謝之矣乃仇直之劉策攻



擊不休而同發奸之張篤敬復驅除將及何太甚也  
疏入帝皆不省策憤謝病去時攻兆魁廷弼賓尹輩  
者黨人率指日爲東林以年例出之外至四十六年  
秋在朝者已無可逐乃即家徙策爲河南副使辭疾  
不赴天啓元年春起天津兵備擢右僉都御史巡撫  
山西召拜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五年十月御史潘  
汝楨劾策爲東林遺奸遂削籍崇禎二年五月起故  
官兼右僉都御史總理薊遼保定軍務策雅員清望用  
兵非其所長甫蒞任我

大清兵由大安口入內地策不能禦被劾祖大壽東  
清策偕孫承宗招使還明年正月與總兵張士顯並  
連論死棄市縉芳晉江人候命爲御史與李邦華周  
起元徐良彥李炳恭全被五鬼之目入言路首爲顧  
憲成請謚劾天津稅監馬堂九大罪有敢言名比巡  
兩淮頗通賔客賂遺被劾坐班天啓中遣戍一元候  
官人在江西賑饑有法移疾去黨人用年例出之外  
不赴官天啓初起歷應天府五年夏御史余文縉  
請削向高籍并及一元遂落職崇禎初復官溫體仁  
柄國心惡一元附東林而以爲己門生也引嫌不召  
卒於家

魏雲中字定遠武鄉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除項城  
知縣擢御史劾禮部侍郎史繼偕南京兵部尚書黃  
克績又劾太僕少卿徐兆魁貪穢狀未幾劾誠意伯  
劉臺臣又持熊廷弼行動及韓敬科場議尋劾文選  
郎中周應秋納賄鬻官歷詆其所用逮東巡撫張濬  
雲南布政使薛士彥湖廣提學副使董其昌且言應  
秋受事引進匪人流毒天下給事中吳亮嗣詆雲中  
借端掃除吏部吏部尚書趙煥亦爲應秋辨雲中遂  
劾煥曲庇屬官亮嗣詆吏部亮嗣復言雲中入臺數  
頃排擊史繼偕等八九人又劾匪人之說設無形羅  
網雲中再列諸人罪狀痛詆亮嗣帝皆不問黨人大  
嫉之遂以年例出爲甘肅僉事辭疾不赴天啓元年  
起通州兵備召爲尚寶卿三年冬屢遷右僉都御史  
巡撫寧夏自哮拜亂套寇乘之毀黃峽宿寇諸口三  
石圍墩堡漸廢官兵不敢上賀蘭山賊反居內雲中  
繕堡鑿渠興屯練士明年十二月魏忠賢惡其爲東  
林罷歸崇禎二年召拜兵部右侍郎王象乾張宗衡  
爭補漢欽勅議尚書王洽請令雲中行遣還言象乾  
策善欽議始定雲中乃列上八事訪屬部厚偵探謹  
內外恤將卒修營舍復額兵定功罪擇守令帝褒納



之象乾請老郎命雲中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都城被兵帥師入衛三年流寇陷山西州縣被劫罷歸家居修城築臺以禦寇鄉人賴之久之卒張宗衡臨清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大理評事天啓初累遷松江知府常微服夜出手搏盜扞宄爲息數與織造中官李實忤實怒劾之以憂歸五年起知歸德遷北口道副使加右叅政七年調昌平加按察使尋加右布政使五月擢右僉都御史代張翼明巡撫大同大同自俺荅受封塞止息警者六十年邊備盡廢順義王卜石免微弱揅漢虎墩兔西侵盡有其衆遂遣將貴英哈率百餘騎臨宣府新平堡索賞守將誘殺之薨城虎墩兔大恨擁五六萬騎毀墻入抵鎮城大殺掠翼明及總兵官渠家楨不能禦又不以實聞巡按御史葉成章劾家楨及叅將邢萬民而不及翼明莊烈帝初即位方惡邊臣欺玩欲重懲以儆其餘召大臣詰問大學士劉鴻訓爲翼明解帝不聽已論翼明家楨死總督張曉成遣邊臣指畏法宗樹承踐破後引宿將滿桂爲助大修邊防虎墩兔自犯大同揚言爲中國護邊時擁衆索順義故時額賞朝廷惠之起王象乾爲宣大總督令任故事象乾足撫

議語載其傳中宗衡初與同議後變其說力言宜戰不宜款撤總兵王牧民副使宋統殷閉不許通市象乾不悅宗衡上疏言自揅部駐歸化城去大同僅三百里閱時三月未敢近大同一步我固無如揅何揅亦無如我何則以饑寒窮困揅與我不異爾揅賴撫賞爲命兩載不領資用已竭加以巢穴未定半懷携貳東西馳驅勞頓已甚其駐牧處草根皆盡馬瘦如柴暴骨成莽屢索我迎風諸禮望款不啻望歲而我墮其計中厚遺以金繒牛羊米粟諸物是揅本窮而我固富之揅本弱而我固強之我有利不得自利又轉奉以爲利豈不痛哉使彼有纖毫懷德之意猶之可也乃往來講義其魚焦之狀悖慢之詞至不忍聞彼窮餒猶如此草青馬肥憑陵狂逞可勝道哉臣謂惟此時可以圖揅幸聖明速決帝報曰戰守乃禦邊長策揅即受款豈可弛備宗衡既知款不足恃當實圖戰守無取空言象乾以宗衡撓成議上疏言臣故事已成乃口血未乾遽示不信坐致決裂臣所不忍請下廷臣博議專任撫臣建千古之烈帝乃責宗衡先後異議令象乾協謀畫一以聞兵科給事中陶崇道力言宗衡議不可許帝納之宗衡復上疏曰揅賞



新者八萬一千加以馬價大同二年二十四萬山西  
兩年十萬宣府十八萬遼東兩年四十萬共百萬矣  
當此三空四盡之秋忽舉百萬以款敵臣實不解謂  
不款能惠我耶臣抵大同九月矣未嘗談一數字彼  
亦未敢近邊謂借款方可修備耶臣方造火炮演車  
陣整器械葺邊垣何嘗一日不修備彼亦何能禁我  
之不修以挿之疲甚饑甚困窮甚忽睹此百萬金錢  
一去而不返也臣安得不痛憤乎撫敵何如撫士資  
寇何如戒寇臣揣時度勢計當如此而時局不容請  
賜罷斥象乾亦再疏陳利害且乞去帝時欲振威塞

上頗善宗樹言以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召對廷臣於  
平臺出二跪示閣臣韓爌李標錢龍錫爌奏借款修  
備不相妨帝曰市賞以何年始爌奏督臣議定一年  
帝曰元年至今乃是兩年止新賞八萬猶可若并許  
遼東卜永二部舊賞及諸邊市賞力安能繼爌奏宗  
樹雖言百萬實不及半所云市賞者彼來貢馬我始  
給賞乃祖宗羈縻法標奏宗樹不欲款故言多費其  
實戰守本長策今不過借此修脩耳龍錫奏遼乃永  
卜之賞原未全許帝曰市賞八萬六千馬價又三十  
二萬更增新賞八萬毋乃太多因召問兵部尚書王

洽洽奏宗樹振飭邊備頗有可觀至其請戰之疏自  
有別情帝問故洽奏宗樹誤聞言官拾遺及已故借  
此求去其所言違費宣府二十三萬大同十二萬山  
西五萬合之四十餘萬則係馬價所謂互市也帝曰  
款賞不宜太多多則不如與戰且今已費四五十萬  
洽奏此五十萬本小歹青永邵卜卜石兔三家之賞  
今悉爲挿部所并故欲移以與彼帝曰順義破城我  
不能庇反奪其賞以與人可乎洽奏順義乃守邊部  
落今挿漢亦爲我守邊故并求舊賞帝曰倘卜失兔  
未死奈何龍錫奏卜失兔妻子部落已爲挿部收去  
帝終以費多爲疑洽奏今議款不過藉以修戰守備  
帝曰未款之先人猶講備既款之後人皆懈弛誰復  
修備與諸臣詰問久之洽奏宗樹議戰欲得京營馬  
萬五千火器三萬計一馬費二十金當三十萬一火  
器費三十金當九十萬此百二十萬安能驟應且餓  
死邊墻下者皆永卜部落非盡挿部之人宗樹但知  
挿部饑疲易勦不知自吞并諸部之後人馬衆盛耶  
戰亦豈能必勝帝曰永卜二部既爲挿部所邊賞之  
無名不可輕予輔臣請命督撫二臣再虛懷商度可  
之已而竟如象乾議宗樹憤朝議挿已抗疏力辯詆



象乾專任王汝民之非且求罷斥不允其年十月宗  
衛以重費難繼終必敗盟宜及時自奮因陳揄十四  
可圖圖揄十四方畧帝令與樞臣密計會畿輔被兵  
其議遂寢三年夏撫彞總兵王世忠散撫賞銀多所  
侵盜揄部咸怨朝受賞暮即剽掠議者多咎宗衛壞  
款起釁宗衛憤復上疏詆主款之謬力求斥罷不從  
其事亦旋定四年春宣大總督魏雲中罷擢宗衛兵  
部右侍郎代之是時揄部質衰而邊臣不知猶歲給  
賞資如故明年五月我

大清舉兵西征直抵歸化城虎墩兔先已遠竄遂旋  
師入大同宣府境沙河得勝二堡守將遣使獻牛羊  
幣帛大軍即還朝議以失事輕宗衛及大同巡撫張  
廷拱但錫級視事而山西監視中官劉允中乃極陳  
殊破狀叅議王則古以宗衛等有防禦功疏白其誣  
帝乃不問時陝西賊盡流入山西巡撫宋統殷不能  
禦易以許鼎臣兵部議賊勢衆盛令宗衛移駐平陽  
統虎大威李甲賀人龍左良玉諸將兵以平陽澤潞  
四十一州縣屬之鼎臣駐汾州統張應昌苟伏威頗  
希牧艾萬年諸將兵以汾太沁遼三十七州縣屬之  
宗衛聞命即提陽和兵從澤州尾賊至陵川勝之再

敗賊潞安之西和斬首二千級連戰陽城之陽泉沁  
水之毛連溝鹿臺寺石塔杏谷並破之俘斬皆千人  
已甲人龍萬年以關中兵至鼎臣佯撤人龍自從而  
陰令潛師由介休靈石進平陽萬年入黃蘆嶺甲入  
文峪口分道決鬪宗衛怒三將之從鼎臣也撤之還  
三將莫知通從賊大衆遂轉入磨盤山山方廣六百  
里賊紫金梁等以衆十餘萬踞其中瞰秦豫兵盡聚  
澤潞東南乃乘虛突犯東北從沁州武鄉以陷遼州  
時舊帥尤世祿病宗衛強起之使率人龍甲赴援六  
年正月復其城故巡撫統殷方擊賊長子賊轉入沁

水復犯寶莊寶莊者錦衣張道濬所居道濬謫戍逃  
歸設守其賊見官軍屢勝秦中兵又至懼而欲降紫  
金梁免胄見道濬曰我王自用也爲王嘉引所誤故  
至此道濬詰以既降復叛之故一賊前致好詞則且  
川諸生韓廷憲也乃與定約統殷命守備薛天祿往  
受之宗衛部兵乘不備掩襲賊怒殺天祿復叛而南  
下廷憲以三騎來歸偵亂世王與紫金梁爭一村婦  
貽書問之賊果疑分七大部多者萬人少者數千人  
圍孟縣殘忻州窺定襄躡五臺勢猶熾會秦將曹文  
詔至與猛如虎屢破賊賊漸衰張應昌任山西總兵



宗衡五擢之不至怒而言於朝俄以賊將窺河北乞勅河南巡撫樊尚燦預扼之境上又乞勅山西撫鎮率軍萬年馳勦毋以臣為孤注語多侵畧臣畧臣怒遂劾監軍主事李蒸殺良冒功以蒸先犯罪為宗衡所舉用也兩人屢互詆帝亦數下詔嚴飭兩人不能從已賊果入河北山西警漸稀宗衡乃還鎮陽和虎墩免既速竄其部下無所歸多叩關乞降宗衡受之安輯者萬二千餘人大同自是無挿部患七年五月宗衡再疏引疾帝以遠患方棘切責之六月我

大清復西征挿漢分兵攻宣府大同山西克保安州崞縣靈丘萬全左衛破他城堡無算宗衡不敢出戰既請多發帑金募敢死士帝曰宗衡素恢張自任臨事乃一籌莫展耶命戴罪視事旋命盡督諸鎮援軍宗衡屢檄援將吳襄尤世威等皆不至以故疆事大壞既解嚴自引六罪令區畫善後事宜至九月草任論罪坐戍邊已而釋還十五年給事中方士亮薦其才未及召用會

大清兵破臨清宗衡死於兵命復故官予恤典趙光忭字彥清九江德化人父贊化工部郎中光忭舉天啟五年進士鄉人曹欽程父事魏忠賢驟得太

僕少卿光忭語之曰富貴一時名節千古君不可不審欽臣惡之明日即出贊化為南寧知府贊化以南寧惡地佗傑而死光忭奔喪歸崇禎初服闋除工部都水主事歷兵部職方郎中職方故要地時軍事旁午尤號繁劇光忭才氣豪邁應之有餘深為尚書楊嗣昌所倚十年秋達聞薊遼戎務周歷數千里盡得邊塞形勢戰守機宜列為十二事以獻帝悉允行明年三月嗣昌以平賊踰期乞罷舉光忭自代不許自毛文龍據東江糜餉無算遼左不得其益文龍死陳繼盛黃龍沈世魁繼之部下皆亂世魁死島中無帥

光忭力贊嗣昌撤之二十年積患始除而於邊計亦左尋錄邊功命俟京卿叙用其冬大清兵入密雲總督吳阿衡敗沒代者洪承疇未至廷議增設巡撫一人駐密雲遂超擢光忭右僉都御史任之至即發監視中官鄧希詔奸謀帝召希詔還而令分守中官孫茂霖覈實茂霖為希詔解光忭反得罪永戍廣東居官甫踰月其後希詔卒誅死十五年兵事益亟帝博咨邊才廷臣多舉光忭命復冠帶赴京陛見光忭家素封聞命攜數萬金為軍前用入都召見德政殿奏對稱旨十一月拜兵部右侍郎兼



右僉都御史總督薊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諸鎮軍務復召對中左門時我

大清已克薊州分兵四出命光忭兼督諸路援軍發帑金四萬賞功援軍至者甚衆皆觀望及

大清兵南下河間失守不敢救隨而南已聞塞上警又疾驅而北十二月給事中曹良直劾光忭不可解者四帝下詔切責而御史衛周引又言獻縣交河衡水景州被攻光忭不急救退回高陽坐視淪覆光忭連被劾疏請罷斥且請以總督讓通州督理侍郎王鰲永不許明年春言官復論光忭及范志完帝令立

功自贖四月

大清兵北旋光忭合唐通白廣恩等八旗兵邀於螺山皆敗而走惟火器營以兩監軍御史在焉不動監軍御史蔣拱宸懼并得罪飾詞以報俄鎮守昌平中官以大敗聞帝始惡之既解嚴遂獲譴光忭雖文士有膽決嘗遇敵諸將欲奔光忭坐地不起久之乃引歸其起自戍中將卒不相習而我

大清兵強甚將士畏如虎故所當輒破五月詔奪職候勘雷縝祚劾志完帝召見力詆志完而稱光忭行軍有紀帝以光忭逗遛河間獨罪志完無以服其心

遂并逮光忭光忭嘗薦白廣恩請召見賜宴帝從之廣恩抗命不赴帝以是惡光忭與志完同日誅福王時大僕少卿萬元吉言光忭受事破軍之餘身先被創與慎國志完駢首西市迄今文武貴賤咸爲抱冤給事中熊維典亦以爲言乃復其官

范志完虞城人崇禎四年進士授永平推官專理捕漢撫賞意不欲行上疏言權輕請得特疏奏軍事當事者惡之謫湖廣布政司檢較擢寧國推官歷官分巡關內僉事十四年十月起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座主周延儒當國有薦志完邊才者十二月復起

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諸鎮軍務代楊繩武繩武者雲南彌勒人由廢吉士改授御史十一年冬用楊嗣昌薦與給事中徐燿御史任濟同召見奏對如流起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洪承疇困松山遂擢總督尋以志完代之而令總督遼東寧遠諸軍出關救松錦加銜督師明年正月卒官贈兵部尚書歷錦衣世襲百戶進完志左侍郎督師出關如繩武而以張福臻督薊鎮駐關內自王樸諸軍敗後兵力益衰松錦相繼失志完不能救乃舉用無極知縣蕪觀生等八人爲監紀叅



贊官築五城寧遠城南護轉輸募土著實之又議修  
覺華島城爲犄角勢帝甚倚之六月易銜爲欽命督  
師總督薊遼昌通等處軍務節制登津撫鎮遼事急  
則移駐中後前屯關內急則星馳入援三協有警則  
會同薊昌二督并力策應時關內外並建二督而關  
外加督師銜地望尤尊又於昌平保定分設二督於  
是千里之內有四督臣又有寧遠永平順天密雲天  
津保定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  
保定八總兵星羅棋置無地不防而事權反不一給  
事中方士亮劾福臻昏庸因言移督師關內則薊督  
可裁福臻可罷帝初不從既而召福臻還京令志完  
兼制關內移駐關門志完力辭不許爲御史甯承勳  
所劾求去亦不許上既言不能兼薊請仍設薊督所  
司不即議踰月始從其言以趙光忭任之而我  
大清兵已從牆子嶺入薊州分兵南下兵部劾志完  
疎防令督軍入援自贖會詔廷臣議要地督撫去留  
咸言志完貪愎順天永平巡撫潘永圖馬成名失事  
均應逮治帝以敵兵未退復責令戴罪立功志完素  
無謀畧畏怯甚不敢一戰畿輔州縣相繼失志完但  
尾而南行兵所在剽掠至德州欲引入城爲僉事雷

續祚所拒續祚遂奏其縱兵濫掠諸罪自是論列者  
益衆十六年二月永圖成名並伏誅帝猶責志完後  
効志完終不敢戰軍至山東逗遛觀望州縣多覆沒  
我  
大清兵南攻下海州賴榆沐陽豐縣已而北旋帝屢  
下詔督責志完光忭皆不進及首輔周延儒督師亦  
無功五月事定議罪革志完職以王永吉代之召續祚  
連賈問志完逗遛濫掠狀志完力辨且抵言曾有戰  
功帝叱其妄問御史吳履中亦對如續祚言遂命下  
之獄以十二月棄市先是十二年封疆之案伏罪者  
三十有六人至是失事甚於前誅止志完光忭及巡  
撫成名永圖總兵薛敏忠副將栢永鎮其地悉置不  
問而保定巡撫楊進德善去山東巡撫王永吉反獲  
遷擢帝之用刑至是窮矣  
論曰自熊廷弼後若承宗與崇煥其得罪皆以門戶  
非爲封疆也自餘有事關門者才具既劣事在亦分  
欲其建功不更難乎嗟嗟國勢愈危而措施愈謬明  
社之屋也固其宜



明史卷三百六十五

列傳二百十六

楊鶴

楊嗣昌 丁啓睿 陳奇瑜

熊文燦

王家禎

楊鶴字修齡武陵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雄南知縣調長安四十年擢御史極陳京營虛耗人心摧折公私匿乏東方群盜教事且曰今東宮所習是若陛下二十年以後罷朝輟講深居決事之狀也二十年以前早朝晏罷勵精圖治之狀不得而見也陛下遂宜令東宮知勞陛下安宜令東宮知危陛下盈成撫運福履非常宜令東宮知憂知懼安可日與宦官宮妾處而不見一士大夫乎自陛下靜攝以來說者謂權無旁落然頃者愛女被竊於宮奴館甥受捷於朝市而叩關不聞上書不達壅蔽極矣疏奏不省時壽寧主塔丹與讓為掌家宮人梁盈女內官彭進朝等殿辱公主三奏不達與讓掛冠長安門去廷臣方爭其事故鶴言及之先是考選者積三年不得命及命下兩京言路驟增七十八人鶴慮其排擊大臣再尋朋黨疏言向來東西南北之黨實風馬牛不相及之人願勿噴已燼餘灰樹目前新熾臣誠不忍黨人之禍與國終始時趨其言能廷弼被議鶴疏理之尋出

督兩浙鹽法趙按貴州四川烏撒近貴州去川南叙州千里土官恣甚大吏不能制知府安雲龍卒其族人與雲益安殉良爭印構兵三十年後竟為劫良所獲其父紹慶又獲需益州皆川雲貴咽喉地鶴請割烏撒隸貴州便節制可拜後患議不決而止後劫良為亂如其言貴州土官以百數水西安氏最大而土地戶口貢賦之屬無籍可稽鶴乃檄宣慰安位畫著之籍并首領目把主名承襲源委悉列上有司自是簿牒始明奸契易核事竣不候命徑歸久之還朝楊鶴四路師敗鶴薦熊廷弼張鶴鳴李長庚薛國用袁應泰因乞停皇稅釋累臣登遺逸納諫諍發內帑收人心不報又言遼事之失不料彼已喪師辱國誤在經畧不諳機宜馬上催戰誤在輔臣調度不開束手無策誤在樞部若至尊優柔不斷是又至尊自誤并言李如楨不可鎮遼京城士民移家潛避者宜重罪亦不報當事惡其直將假他事逐之乃引疾去旋丁外艱天啓初起太僕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未任丁內艱初廷弼宣慰遼東鶴實薦之及魏忠賢擅政御史卓邁劾鶴黨獲廷弼遂除名崇禎元年召拜左僉都御史帝銳意求治頗事操切鶴上言陛下



圖治甚殷用人若渴平莖召對言路大開誠千古一時也然其要在培元氣自大兵大役加派頻仍公私交罄而小民之元氣傷自遠左黔蜀喪師失律暴骨成立而封疆之元氣傷自搢紳構黨彼此相傾逆奪乘之誅鋤善類而士大夫之元氣傷勢如重病初起百麻未調風邪易入亟當培養而陛下事事屬精臨軒面質或問之而未必盡知事下六曹或呼之而未必立應致干聖怒取譴訶竊以為過矣今一切民生國計吏治邊防宜取祖宗成法委任責成嚴為之程寬為之地圖之以漸鎮之以靜何慮不臻太平哉

報聞尋進左副都御史明年拜兵部右侍郎代武之望總督陝西三邊軍務當是時關中頻歲大荒有司不能恤群賊蜂起鶴未至白水王二漢南王大梁階州叛卒周大旺皆已誅滅而繼起者益眾邊軍饑困者應之延安榆林間大抵皆賊故事總督大臣率用邊撫知兵者鶴素不膺軍旅之任廟堂誤用之莫知為計其冬京師被兵延安軍夏甘肅固原臨洮五鎮總兵官悉以勤王行賊益無所畏延安兵中道逃歸為賊巡撫張夢鯨憂憤死移書薦鶴科之鶴不以聞甘肅兵亦諱懼誅合於賊賊益張三年正月王左掛等攻宜川為知縣成材所却轉攻韓城鶴及陝西巡撫劉廣生命恭故洪承疇援之會他援兵亦至得斬三百餘人始解圍兆走清澗鶴以軍中無帥連疏清諸將還鎮乃起故將杜文煥任之時延安知府張輩都司艾穆威賊於延川賊王子順張述聖姬三兒等乞降別賊王嘉引等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鶴廣生主撫匿不奏所撫王虎小紅狼一文青掠地虎混江龍等並給免死牌安置延按河曲間淫掠如故有司不敢問民益受害鶴發駐耀州賊攻陷金鎖關殺都司王慶調榆林倉事狼福臻討之是時歲益稔饑益缺軍民日相挺為亂雖時有克捷而其勢不衰鶴屢疏請蠲請賑且請益餉大征朝議方急遠左不能應而鶴又素無方畧以故一意主撫嘉引陷黃甫清水木瓜三堡遂陷府谷縣已撫王左掛以白汝學攻按德州謀內應事覺巡按李應期與承疇文煥計命游擊左光先守備白邦政就殺德誅之左掛等五十七人皆死已而神一元陷寧塞明年陷保安一元死弟一魁圍慶陽陷合水鶴聞移駐寧州一魁來撫送還合水知縣蔣應昌劫賊招先齡金翅鵬過天星田近卷獨頭虎上天龍等亦先後降鶴設御座於城樓賊



跪拜呼萬歲因宣聖諭令設誓或歸伍或歸農賊佯許之立救其罪鶴以一魁最強致其壻帳中與同卧起一魁果至救以十罪指首謝即宣詔赦之界以官處其衆四千餘人於寧塞使守備吳弘器護馬鶴報功乞錄私器及都司費邑宰帝命之賊黨茹成名最桀驁鶴令一魁所善劉金誘戮之其黨懼挾一魁復叛而別賊李老柴獨行狼田近巷又攻陷中部御史謝三賓言鶴謂慶陽撫局既畢賊散遣俱盡中部之賊寧自天降疏下巡按御史吳姓覈奏姓亦劾鶴主撫悞國帝怒遣使逮下獄戍袁州八年冬卒於戍所

子嗣昌時為宣大總督請恤帝念嗣昌勞復其官鶴初以尤世祿寧下大捷功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世廢錦衣千戶迨十年叔賀虎臣寧夏破賊功追加太子少傅十三年又以甘肅叙功任一子官鶴居官無大過用遺其才遂致顛蹶論者惜之從弟鶴崇積四十年進士官御史有才名推順天巡撫京師兩南歸福王以為兵部右侍郎總督川湖軍務鶴子即嗣昌也

嗣昌字文弱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改除杭州府教授遷南京國子監博士累進戶部郎中天啓二年引疾歸崇禎元年起河南副使明年京師戒嚴以烈撫范

景文檄募兵入衛優詔嘉獎尋加右叅政移霸州四年移山海關誘兵備大凌城被

大清兵圍樞輔孫承宗巡閱御史王道直總兵官宋偉俱赴援嗣昌獨鎮關門甚著勞績父鶴被逮三疏請代罪得減死五年四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永平山海諸處嗣昌父子初不附逆奄於東林本無嫌遷安故侍郎郭鞏請戍廣西其鄉人有為訟寃者嗣昌以鞏已部民以聞於朝遂為給事中姚思孝所駁鞏故罷名逆案而思孝附東林者也自是與東林忤七年秋拜兵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嗣昌言臣父昔官總督罪戾袁州已及三年臣復何心敢居此職帝優詔答之而不赦鶴也時中原饑群盜叢起嗣昌請開金銀銅錫礦以解散其黨廷議不允已上六疏陳邊事多所規畫帝異其才尋以父憂去復遭繼母喪九年秋兵部尚書張鳳翼卒帝顧廷臣無可任者特起復嗣昌屢疏力辭不許明年三月抵京請召對嗣昌通籍後積歲林居博涉文籍多識先朝故事工筆札有口才酬對敏捷帝與語甚悅大信愛之鳳翼故柔靡兵事無所區畫嗣昌銳意振刷帝益以為能每對必移時所奏請無不聽曰恨



用卿晚嗣昌乃議大舉平賊請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為四正四巡撫分勦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為六隅六巡撫分防而協勦是謂十面之網而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專力征討福建巡撫熊文燦者討海賊有功好大言自詭足辦賊嗣昌聞而善之會總督洪承疇王家禎分駐陝西河南而家禎故庸才不足任嗣昌乃薦文燦代之令駐鄆陽因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其措餉之策有四一曰因糧一曰溢地一曰事例一曰驛傳因糧者用舊額之糧量為加派前總理盧象昇勦議未行做其意畝輸糧六合石折銀八錢傷殘地不與歲得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間土田溢原額外者核實輸賦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輸資為監生一歲而止驛傳者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戶部尚書程國祥不敢違議上帝乃傳諭流寇蔓延生民塗炭不集兵無以平寇不增賦無以餉兵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其改因糧為均輸布告天下使知為民去害之意嗣昌尋議令諸州縣練壯丁以捍本土詔撫按餘行賊攻浙川左良玉不救致城陷山西總兵王忠授河南

稱疾不進兵梁而歸帝臨朝太息嗣昌進曰尤世威張全昌俱失事侯勦而全昌降賊不死罪尤重請速而戮之以肅軍令帝然之因并逮忠良玉以六安功落職戴罪自贖嗣昌乃薦宣大總督盧象昇宣府巡撫陳新甲知兵請令久任而戒饒蔣遠總督吳何衛前鎮巡撫陳祖苞總兵陳國威母執宴樂廢邊備後三人失事如嗣昌言初嗣昌建四正六隅之說帝深喜之中外亦冀其成功雖加賦人不敢議其後以江北急改駐總理於安慶而耶撫復留已抵牾前策及文燦受事即議撫嗣昌顧不以為異議陰主之而復上疏中已說言網張十面必以河南陝西為殺賊之地然陝有李自成惠登相等大部未能勦絕法當驅閩東賊不使合而陝撫斷商確耶撫斷耶襄安撫斷英六鳳撫斷高穎而應撫之軍出靈陝保撫之軍凌近津然後總理提邊兵監臣提禁旅豫撫提陳永福諸軍并力合勦勢期必盡若閩中大賊透出閩東則秦督提曹變蛟等出閩協擊礪三月之軍鋒除十年之劇寇苟巡撫不用命立解其兵柯簡一監司代之總兵不用命立奪其帥印簡一副將代之其監司副將以下悉以尚方劔從事則人人効力何賊不平遂起



今年十二月至明年二月為滅賊之期又請身赴行  
間督戰帝並可其奏而不許其行嗣昌復以閑曠散  
賊為言朝議迂之終不用是時賊大入四川朝士尤  
洪承疇縱賊嗣昌因言於帝曰熊文燦在事三日承  
疇七年不効論者絕文燦急而承疇縱寇莫為言近  
惟孫傳庭疏摘其釁惟聖明裁察嗣昌意帝譴承疇  
則文燦新受任可無罪乃帝以承疇積勞而文燦嗣  
昌所薦知有意左右之變色曰督理二臣但責成及  
時平賊奈何以久近藉之口嗣昌乃不敢言十一年  
正月以督撫多不得才請詔大臣言官舉堪任者毋  
拘資格及罪廢又請勅督撫詳將帥年力勇怯以聽  
去留帝皆從之帝初納廷臣言課天下守令以修城  
郭練民兵儲糧糧備甲仗四事定功罪行數載徒空  
文帝復諭嗣昌嚴責撫按官嗣昌勒成一編以上帝  
賜名欽定保民四事書頒天下然有司卒不能力行  
也嗣昌建合勦之策謂賊必可平苟任文燦文燦則  
專主撫所加餉天子特遣一侍郎督之本藉為勦賊  
用文燦悉以資撫嗣昌竟不守前說而帝不復詰廷  
臣亦無言及之者至三月嗣昌以滅賊逾期疏引罪  
薦侍郎張福臻李若星吳姓及職諫郎趙光休自代

帝不許而命察行間功罪乃上奏曰洪承疇專辦秦  
賊賊往來秦蜀自如勦撫俱無功不免於罪熊文燦  
善辦江北河南湖廣賊撫劉國能張獻忠戰舞陽光  
山勦撫俱有功應免罪諸巡撫河南常道立湖廣余  
應桂有功陝西孫傳庭山西宋賢山東顏繼祖保定  
張其平江南張國維江西解學龍浙江俞思恂有勞  
耶陽戴東是無功過鳳陽朱大典安慶史可法宜策  
勵圖功總兵則河南左良玉有功陝西曹變蛟左光  
先無功山西虎大威山東倪寵江北牛文綬保定錢  
中選有勞無功河南張任學寧夏祖大弼無功過承  
疇宜遣代因軍民愛戴請削官保尚書俾以侍郎行  
事變蛟光先收五秩與大弼期五月平賊逾期并承  
疇逮治大典收三秩可法戴罪自贖議上帝悉從之  
嗣昌終以文燦為賢而文燦實不知兵既降國能獻  
忠謂撫必可恃嗣昌亦遂聽之所請無不曲徇不復  
言十面張網之策矣是月帝御經筵畢嗣昌奏對有  
善戰服上刑語帝佛然詰之曰今天下一統非戰國  
兵爭時比小醜跳梁不能伸大司馬九伐之法奈何  
為是言嗣昌慚頓首謝罪當是時流賊既大熾而朝  
廷又時時切東顧憂遠太陰掩熒惑帝減膳修省嗣



昌歷引漢永平唐元和宋太平興國事以為不足憂其意實陰為互市地給事中何楷疏駁之嗣昌奏辨帝不同楷同官錢琦復上言嗣昌蒞任初慷慨有事章數十上輒荷溫綸若不難立奏廓清者臣實壯之迨十而之埋伏空布六月之師期漸踰十二萬甲兵同於畫餅二百八十萬軍餉委之逃波師老財殫岌岌乎有潰敗之勢臣竊憂之至議開市一疏援引不論所述漢唐宋諸事聞者咸為髮指嗣昌乃再疏請罪優詔慰留南京御史林蘭友復疏論帝怒斥之外六月特命改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恭機務仍掌兵部事再疏辭不許乃入直初嗣昌之奪情也廷臣以古者金革無避未敢訟言其非及入政府又奪陳新甲情起為總督於是何楷首論之少詹事黃道周詆尤力帝不悅特御平臺詰問道周會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疏復入帝怒并議道周罪俱鐫三級留翰林嗣昌陔刑部主事張若麒醜詆道周遂鐫六級出之外同升士春亦皆謫外已而南京御史成勇兵部尚書范景文等言之亦獲譴嗣昌自是不理於人口文燦撫獻忠朝野知必叛言者紛至嗣昌執益堅至是始持兩端言科臣姚思孝以職掌過臣始聞

外議欲易文燦至豫撫常道立七諸臣急欲易者臣不敢徇袒伏候聖裁帝嚴責文燦滅賊卒不易也時我大清兵自塘子嶺入總督吳阿衡敗死阿衡者裕州人為河東副使鑿冰扼流賊西渡有知名累官兵部右侍郎代張福臻總督蒞遼保定軍務節制寧遠方一藻山海馬任順天陳祖苞三巡撫性嗜酒與總兵官吳國俊賀監視中官鄧希詔生辰大醉不能軍而警猝至乃據塘子路城拒五日力屈城破與中軍副將魯宗文俱死福王時得謚忠毅阿衡既死京師戒嚴總理盧象昇帥師入衛嗣昌與議不合惡之編修楊廷麟因劾誤國嗣昌怒即改廷麟職方主事監象昇軍帝命中官高起潛監督軍務嗣昌與之比陰主和議以持重為詞戒諸將毋戰諸將益彼此觀望州縣失亡相繼嗣昌莫知所為十一月稱疾乞假命稍痊即起視事俄請與疾督戰及首輔劉宇亮出視師復請代行並優詔不許御史王聚奎劾嗣昌機事不審予智自雄用一太阿倒授之文燦而賊勢日張用一大言不慚之阿衡而邊關不戒出處俱失忠孝兩虧無涓埃之補貽丘山之禍帝不納而嗣昌內斷



十二月象昇陣亡嗣昌益憂懼請賜鈇鉞昭國法有詔貶三秩戴罪視事十二年正月

大清兵克濟南德王被執遊騎直抵兗州御史郭景昌上言自嗣昌倡樂天事小之說致邊備日弛上下欺蔽庇一文燦禍延諸方庇一道立毒流中土且剛愎自用陰鷲恣行筆端閃爍工於飾非真孔子所謂利口覆邦家者宗社安危視此一人莫謂臣言不蚤也亦不納及濟南變聞嗣昌復請罪聚奎因劾嗣昌及山東巡撫顧繼祖請立正大法謝祖宗在天之靈滅中外臣民之憤報聞嗣昌以人言再至力求避位帝乃慰留且戒言官挾私妄奏而言者猶不已給事中張作楫歷詆諸臣中有提兵十萬計專避銳語時實無提十萬兵者責令首實因言嗣昌條奏機宜不曰避銳則曰毋浪戰阻將士之心開觀望之弊此國法之當正者高起潛手握重兵羽書告急左次不救反行剽掠致士民興誑怨聲載道臣有所聞敢不入告帝以無指實責令再陳作楫復言嗣昌謂臣調閱軍動兵至必建奇勳及援師雲集反以毋浪戰為戒起潛禁近親臣果戮力行問救民水火民將歡迎不暇乃所至閉閤拒擊豈非兵不收民反掠民耶帝終

以為誣詆貶斥之二月

大清兵北旋給事中李希沅言聖明御極以來北兵三至己巳之罪未正致有丙子丙子之罪未正致有今日語復侵嗣昌御史王志舉亦劾嗣昌悞國四大罪請用丁汝夔袁崇煥故事帝怒希沅貶秩志舉奪官初帝用嗣昌非廷臣意知其必有言故言者輒斥嗣昌既負重罪帝又數逐言官中外益不服及字亮以督察無功奪職而嗣昌居位自如人言益藉藉嗣昌亦不自安屢疏引罪乃落職冠帶視事未幾以叙功復之方事之殷也嗣昌但據軍中報具奏請寺或一日教上事皆從己決比旨下軍前則機宜已變欲違部議則事勢非不遵罪且及以故進止乖宜事機屢失然諸將實懼怯不敢戰又藉口持重逗留退縮致糧事大壞亦不盡嗣昌罪也先是京師被兵樞臣皆坐罪二年冬尚書王洽下獄死復論大辟九年秋尚書張鳳翼出督師服毒死猶削其籍及是亡七十餘城罪更浮洽等嗣昌自危而帝眷不替怒山東巡按郭景昌有言至逮繫遣戍嗣昌以中樞責重薦四川巡撫傅宗龍自代帝從之仍令候代議文武諸臣失事罪嗣昌乃分五案曰守邊失機曰殘破城邑曰



失陷藩封曰失亡主帥曰縱敵出塞於是中官則前鎮總監鄧希詔分監孫茂霖巡撫則順天陳祖苞保定張其平山東顧繼祖總兵則薊鎮吳國俊陳國威山東倪罷援勦祖寃李重鎮及他副將以下至州縣有司凡三十六人同日棄市而嗣昌貶削不及以是物議益叢當未解嚴時廷臣多請練邊兵嗣昌因定議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兵十七萬八千八百有奇三總兵各練一萬總督練三萬以二萬駐懷來一萬駐陽和東西策應餘授鎮監巡撫以下分練延綏寧夏甘肅固原臨洮五鎮兵十五萬五千七百有奇五總兵各練一萬總督練三萬以二萬駐固原一萬駐延安東西策應餘授巡撫副將以下分練遼東薊鎮兵二十四萬有奇五總兵各練一萬總督練五萬外自錦州內抵居庸東西策應餘授鎮監巡撫以下分練次通州昌平督治二侍郎設保定一總督合畿輔山東河北兵得十五萬七千有奇四總兵各練二萬總督練三萬北自昌平南抵河北聞警策應餘授巡撫以下分練又以畿輔重地設增監司四人於是大名廣平順德增一人真定保定河間各一人薊遼總督下增監軍三人議上帝悉從之然嗣昌所議兵數至七

十餘萬為名美而已卒未嘗有實也帝又採副將楊德政議府次通判設練備秩次守備州次判官縣次主簿設練總秩次把總並受轄於正官專練民兵府千州七百縣五百捍鄉土不他調嗣昌以勢有緩急請先行於畿輔山東河南山西從之於是有練餉之議初嗣昌增餉期一年即止後餉盡而賊未平詔徵其半至是督餉侍郎張伯鯨復請全徵帝慮失信大學士薛國觀程國祥以為可行嗣昌復言加賦出於土田土田盡歸有力家百畝增銀三四錢稍抑其採耳貧者何害帝意遂決戶部尚書李待問不敢違由是勒餉之外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海內益怨嗣昌不顧時論者謂九邊自有額餉聚予新餉則舊餉安歸邊兵多虛額今指為實數餉益虛糜而練數仍不足且兵以分防不能常聚故有抽練之議抽練而其餘遂不問且練仍虛文邊防愈益弱至州縣民兵益無實徒糜厚餉以嗣昌主之且事鉅莫敢難也神宗末增賦五百二十萬崇禎初再增百四十萬總名邊餉至是復增餉練餉額更溢之先後增賦一千六百七十萬民不聊生益起為盜迨帝末年深悔前失用大學士蔣德璟言詔罷練餉而賊兵已逼城下



吳應文燦之撫賊也自謂劇賊已盡奏詞自謂嗣昌亦謂大功垂成傅宗龍且至得卸兵政至六月而張獻忠變聞嗣昌頗憂懼上疏請斥不許八月宗龍抵京嗣昌遂解部事專治閩務嗣昌猶欲倚文燦收後劫及羅漢山敗書聞帝漸悟嗣昌不足倚既撓群議用之庶幾一出平賊謝天下遂於嗣昌解任引罪疏將旨令督師嗣昌再疏辭不允命為督師輔臣賜尚方劄統制諸方兵馬總督以下並聽節制副將以下先斬後聞九月朔召見於平臺慰勞備至命吏部用太戶部措餉兵部調度俱內外協應嗣昌曰臣聞君言不宿於家臣朝受命夕當啓行顧軍資甲仗未備望勅所司速發帝悅曰卿能如此朕更何憂駕還宮隔下二鼓矣朔日賜白金百大紅紵絲表裏四斗牛衣一賞功銀四萬銀牌千五百帶帛千嗣昌條七事以獻悉報可初四日獲召見帝密有所諭左右莫得聞出御製贈行詩一章嗣昌跪誦拜且泣命賜宴越二日陛辭復賜膳以二十九日抵襄陽入文燦軍頗尤之文燦訴勦餉不至者六十萬而新附馬進忠李萬慶等不從亂均州五營雖亡去多思自拔者異以此解免嗣昌乃為文燦辨曰廷臣以文燦不能勦賊

誣其無才不能用兵誣其無策文燦恃過持重耳且沉寇數十百萬不可勝誅必撫勦善施方可解散文燦收拾兩年功已十成六七獨獻忠再叛八營動搖今以一青廩置并所用之人嘗之非公論蓋文燦之罷由河南巡按高名衡劾之及嗣昌檄召知府萬年策食事孔貞會劾用軍前名衡又劾二人以撫愚文燦不可用嗣昌以此發憤且由庇文燦而帝卒重罪之不用嗣昌議也嗣昌既受代以十月朔大誓三軍督理中官劉元斌湖廣巡撫方孔炤總兵官左良玉陳洪範等畢會以良玉有將才請拜為平賊將軍報可是月賊賀一龍等掠葉園沈丘焚項城之郭寇光山副將張琮乃明忠率京軍踰山五十里及其巢射殺緋袍賊二人斬首千七百有奇嗣昌稱詔頒賜十一月王國寧復以衆千人來歸國寧自號興世王與惠登相等同叛至是願從良玉自效嗣昌受之於襄陽處其妻子樊城良玉既佩將軍印志凌驕遣使以書謝嗣昌不悅會賀人龍大破賊興安嗣昌請進秩賜獎欲漸貴之以抗良玉良玉知之甚愠初獻忠及羅汝才惠登相等八營遁鄖陽興安山間聞嗣昌以宰相督師且大軍並集頗懼雖時掠南漳殺城房竹



山竹谿勢未甚熾諸將推鋒急擊宜可滅而嗣昌初至即有養銳之說諸將遂無圖志且積驕玩嗣昌令刁明忠自承天赴荆門乃自隨棗至襄陽嗣昌將戮之諸將力救僅榜百而已監軍僉事殷大白兩遣軍令請於朝斬之其下始畏然嗣昌雖教遣將但遺相道未嘗督令合擊且去賊近而偵探時不實朝士皆憂之傅宗龍剋十二月平賊又數趣分道進兵嗣昌不聽遲延至歲暮未一戰張琮賀人龍之捷本非嗣昌功寄檄巡撫方孔炤遣楊世恩羅安邦勒羅汝才惠登相全軍覆於黃連坪至十三年正月也將戰黃麻又敗嗣昌劾孔炤且自劾孔炤被逮嗣昌亦戴罪汝才雖敗世恩安邦兵聞獻忠困興安懼討與其黨整十萬黑雲祥混世王武自強小秦王白貴閻索王永恩遣使乞撫嗣昌方注力獻忠佯許之時李自成潛伏陝右賀一龍左金王等四營跳梁漢東勢差緩嗣昌乃專勦獻忠獻忠先屢敗於興安遣使求撫不許其黨托天王常國安全翅鵬劉希原來降國安即隨良玉進勦獻忠乃走入川良玉追之嗣昌燂令還良玉不可獻忠自大竹走太平橋瑪瑙山自固二月七日良玉與陝西副將賀人龍李國奇夾擊大破之

斬賊三千五百有奇墜崖谷死者無算其黨掃地王曹威等投首十反王楊友賢率眾降是月也帝以嗣昌勞苦兵間發萬金犒師賜斗牛服一良馬金鞍各二使者甫出國門瑪瑙山捷音至帝大悅先免嗣昌戴罪再發銀五萬兩幣帛千端犒師尋論功加太子少保自是軍聲始振而湖廣將張應元汪之鳳收賊水石壩獲其軍師四川將張令方國安又收之千江河李國奇賀人龍等連敗之寒溪寺益井川陝湖廣諸將軍集獲連敗之黃墩木瓜溪軍聲益振汝才登相之求撫也使再至後為獻忠所搆計未決及聞瑪瑙之敗二賊欽兵南漳遠安間尋殺安撫官姚宗中走大寧大昌犯巫山為川中患而獻忠遁興安平利山中良玉圍而不攻賊得收召散亡由興安房縣走白羊山而西與汝才等合嗣昌以群賊合其勢復張乃由襄陽赴夷陵扼其要害四月帝念嗣昌復賜勅曰卿自去秋辭用半載有餘行間勞苦鬚髮盡白無時不軫朕懷今再發賞功銀萬兩賜鞍馬二其早奏膚功慰朕願望嗣昌遂請罷耶陽撫治王鰲永用袁繼成代之又請廢將猛如虎軍前立功並報可是月黃得功宋紀大破賊商城賊魁賀一龍等五大部乞



降監督中官盧九德受之未幾馳去汝才登相以是  
夏爾開縣連為諸將鄭嘉棟賀人龍所破汝才偕小  
秦王東奔登相獨越開縣而西自是二賊始分當是  
時諸部士馬居山谷罹炎暑瘴毒物故者十二三京  
兵之在荆門雲南兵之在簡坪湖廣兵之在馬蝗洪  
者久屯思歸多夜亡閔河大旱人相食土寇蜂起陝  
西則賈開遠河南則李際遇為之魁饑民多從之所  
在告警嗣昌以聞且請罪帝為發帑金五萬俾營醫  
藥責其督諸將進兵而陝之長武川之新寧大竹湖  
廣之羅田又相繼報陷嗣昌顧兵力不足乃下招撫  
令為諭帖萬紙散之賊中於是王光恩說其八營來  
降嗣昌猶豫不決復叛去七月監軍孔貞會等大破  
汝才豐邑坪其黨混世王小秦王率其下降賊魁整  
十萬及登相光恩亦相繼降嗣昌見湖廣賊少決計  
入川以八月泛舟上謂川地扼塞諸軍合而威之可  
盡殄會諸將張應元等收績於土地嶺獻忠勢復張  
汝才因登相等降力漸弱走合於獻忠及聞督師西  
二賊急趨大昌犯觀音巖守將邵仲光不能禦遂連  
破諸守兵十月初大昌陷嗣昌立斬仲光劫遠四川  
巡撫邵捷春賊遂渡河至通江嗣昌亦至萬縣賊攻

巴州不下嗣昌至梁山檄諸將分擊賊已陷劍州趨  
保寧將由間道入漢中賀人龍趙光遠拒之賊乃轉  
掠陷梓潼昭化抵綿州將趨成都十一月嗣昌至重  
慶賊攻羅江不克走綿竹嗣昌至順慶諸將不會師  
賊轉掠至漢州去中江百里守將方國安避之去賊  
遂縱掠什邡綿竹安縣德陽金堂間所至空城而遁  
全蜀大震賊遂由水道下簡州資陽嗣昌至果州檄  
諸將合擊皆退縉屢徵良玉兵又不至賊遂陷榮昌  
永川十二月陷瀘州自賊再入川諸將無一邀擊者  
嗣昌雖屢檄令不行其在重慶也下令赦汝才罪降  
則授官惟獻忠不赦擒斬者資萬金爵侯翌日自堂  
皇至庖湯過題有斬督師獻者資白金三錢嗣昌賊  
悖疑左右皆賊勒三日進兵會兩雪道斷復戒期三  
檄賀人龍不奉令嗣昌雖有才然好自用躬親簿書  
過於繁碎軍行必自裁進止千里待報嘗失機會王  
鰲永嘗諫之不納及鰲永罷官上書於朝曰嗣昌用  
師一年蕩平未奏此非謀慮之不長正緣操心之太  
苦也天下事總挈大綱則易獨周萬目甚難况賊情  
瞬息更變今舉數千里征伐機宜盡出嗣昌一人文  
謀往往動道旬月坐失事機無怪乎經年之不戢也



其間能自出奇者惟瑪瑙山一役若必遵督輔號令  
良王當退守與安無此捷矣臣以為陛下之任嗣昌  
不必令其與諸將同功罪但責其提衝諸將之功罪  
嗣昌之取諸將不必人人授以機宜但嚴其機宜之  
當否則嗣昌心有餘閒自能決奇制勝何至久延歲  
月老師糜餉為哉帝令中樞申饒嗣昌亦不能從也  
先是嗣昌以諸將進止不一納幕下評事萬元吉言  
用猛如虎為總統張應元副之比賊入瀘州如虎及  
賀人龍趙光遠軍至賊復渡南溪越成都走漢州德  
陽綿州劍州昭化至廣元又走巴州達州諸軍疲極  
惟如虎軍躡其後十四年正月嗣昌知賊必出川統  
舟師下雲陽檄諸軍陸行追賊人龍軍已大譟而歸  
所恃止如虎比與賊戰黃陵城大敗將士死亡過半  
如虎笑圓免賊遂下夔門抵興山攻當陽犯荆門嗣  
昌至夷陵檄良王兵不應賊所至燒驛舍殺塘卒東  
西消息中斷鄖陽撫治袁繼咸聞賊至當陽急謀發  
兵獻忠令汝才與相持而自以輕騎一日夜馳三百  
里以二月十一日抵襄陽迨邠月二十八騎誘啓城  
門夜半從中起放機橋納大衆城遂陷襄王被執獻  
忠坐王堂下予之酒曰吾欲斷揚嗣昌頭嗣昌在遠

今借王頭俾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努力盡此酒遂害  
之未幾渡漢水走河南與賀一龍左金王諸賊合嗣  
昌初蒞襄陽以其地為重鎮城外鑿三濠設機橋列  
橫板慎啓閉每門置一副將文移出入幾訶驗門法  
甚嚴賊乃出不意破之嗣昌在夷陵驚悸上疏請死  
下至荊州之沙市謀再舉賊聞洛陽已於正月被陷  
福王遇害益憂懼遂不食以三月朔日卒年五十四  
廷臣聞襄陽之變交章論列而嗣昌已死矣繼成及  
河南巡按高名銜以自裁聞其子則以病卒報莫能  
明也帝甚傷悼之命丁啓睿代為督師而傳諭廷臣  
云輔臣二載辛勞一朝畢命然功不償過罪實難辭  
五府九卿言官議罪以聞定國公徐元禎等請用失  
陷城寨律斬已死存案或仁施法外或罪宜更加統  
候聖鑒帝責其游移令再議廷臣議如初帝曰嗣昌  
功雖未成盡瘁可憫其賜祭有司護柩還籍嗣昌先  
以勦賊功進太子少傅既死論臨藍平盜功進太子  
太傅廷臣猶追論不已帝終念之恚不問後獻忠陷  
武陵獲其七世祖墓焚嗣昌夫婦柩其子孫獲半體  
改葬馬丁啓睿永城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崇禎時  
曆山東右叅政坐事補陝西副使九年寧夏兵變殺



巡撫王楫啓睿捕誅首惡撫定之再遷右布政使分守閩南從巡撫孫傳庭討賊數有功十一年冬就拜右僉都御史代傳庭巡撫傳庭屢破李自成賊衆亡畧盡而閩中頻歲旱啓睿連告災不應長武環白水長安臨潼咸陽盜賊蠶起啓睿悉討滅之十三年擢兵部侍郎妻右僉都御史代鄭崇儉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明年楊嗣昌死加啓睿兵部尚書改稱督師代嗣昌盡督陝西湖廣河南四川山西及江南北諸軍賜尚方劍總督以下並聽節制啓睿本庸才初為巡撫帝因嗣昌言用之比當重任憂懼不知所為既出閣將由承天赴嗣昌軍於荊州湖廣巡按汪承詔言大寇在河南荆襄幸息警無煩大軍盡匿漢津船啟睿至五日不得渡折而向鄧州州人閉門詬過內鄉長吏聞之報啓睿怒上書言狀帝為切責承詔而命所過不給餉者以乏輿論當是時李自成已陷洛陽圍開封勢大熾啓睿畏之不敢援聞張獻忠在光山周始聞勢稍弱乃謀於諸將曰上命我勦豫賊此亦豫賊也遂撤左良玉破獻忠麻城斬首千餘級帝真以啓睿足任而啓睿憚自成終不敢擊河南日告開封急啓睿以獻忠為解竟不赴九月傳宗龍收沒於項

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連陷州縣十餘衆益盛復圍開封告急書日數至啓睿不得已督兵赴之避賊入城部下大淫掠賊攻圍日急巡撫高名衛總兵陳永福屢挫賊十六年二月賊始解去啓睿在許州畏賊逼始赴開封離許三十里而城即破其抵開封啓門入賊乘之幾陷御史劉之勃朱奉鈔郝晉給事中沈迅交章彈劾帝以難其代悉置不問汪喬年復敗沒於襄城啓睿勢益孤復失府州縣十餘不能救良玉又不肯為用一籌莫展空文塞責而已至六月帝特釋侯恂於獄用為兵部右侍郎總督援勦諸軍救開封恂軍未至賊圍開封益急啓睿數奉詔切責乃大集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之軍偕保定總督楊文岳以七月會於朱仙鎮與賊壘相望啓睿欲戰良玉不可啓睿曰圍已急必擊之諸將皆懼請詰朝合戰良玉歸營即先走諸營俱走啓睿文岳聯騎奔汝寧賊追之喪馬羸七千將士數萬啓睿勒印俱失事聞詔疏職侯代璽九月開封遂陷乃撤下更久之釋歸當是時中原糜爛已極啓睿以匪才膺重任由廟堂不知人而本兵又一歲數易莫為計時相周延儒輩悉置種事膜外一敗塗地中原陸沉論者恨之福



王時啓睿資緣馬士英充為事官督河南勸農勦寇諸務尋以擒斬歸德偽官拜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官其一子給事中吳适劾之不聽明年事敗不能死旋里久之卒從父魁楚崇禎四年春以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副使盧象昇等討流賊有功魁楚亦被賞七年擢兵部右侍郎代傅宗龍總督薊遼保定軍務九年七月大清兵入昌平長驅南下魁楚不能禦下吏久之故還福王時馬士英納其重賄起故官總督河南湖廣兼巡撫承天德安襄陽未赴會兩廣總督沈猶龍入為侍郎魁楚竟代其任尋加兵部尚書唐王自立於福州命以故官協理戎政靖江王亨嘉反桂林下梧州執巡撫瞿式耜魁楚檄思恩恭將陳邦傳等襲走之獲於桂林封魁楚平粵伯仍留鎮兩廣閩中事敗與式耜擁立桂王於肇慶進東閣大學士兼理戎政大清兵下廣州漸迫肇慶魁楚奉王走梧州復棄之走岑溪輜重多舳舻相屬為大將李成棟追獲魁楚遂降成棟與有隙錄其家數百人殺之魁楚乞一子成棟笑曰汝身且莫保尚求活人耶并殺之陳奇瑜字玉鉉保德州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除洛

陽知縣天啓二年擢禮科給事中楊廷勅魏忠賢奇瑜亦抗疏力詆六年春由戶科給事中出為陝西副使尋遷右叅政分守南陽崇禎改元之秋御史姜兆張言奇瑜官洛陽多惠政在諫垣力擊權奄不宜實外藩部議奇瑜已屢遷報罷尋加按察使職專撫民而河南巡撫丘兆麟鄖陽巡撫梁應澤咸請召還者聞應澤言奇瑜比忠賢於劉瑾謂羽翼已成幾傾大寶璋瘳蓄毒終必潰烈令當時早納其言安有後日之禍同時抗疏如陳良訓劉懋諸人悉遷故物而奇瑜獨遷外察令人鬱鬱並報聞尋歷陝西左右布政使五年擢右僉都御史代張福臻巡撫延綏時大盜神一魁不沾泥等已殲而餘黨猶眾歲大凶民多從賊明年五月奇瑜上疏極言郡延連鎮城千餘里饑荒盜賊狀帝為免延安慶陽田租且議極恤奇瑜乃遣副將盧文善討斬截山虎柳盜跖金翅鵬尋遣遊擊常懷德斬薛仁貴叅政戴君恩斬一條龍金剛鑽開山鷄黑殺神人中虎五閻王馬上飛都司賀思賢斬王登槐巡檢羅聖楚斬馬紅狼滿天飛叅政張伯鯨斬滿鵠擒黃叅羅隔濤飛守備聞士衛斬張聰樊登科樊計榮一塊鐵背狼穿山甲老將軍二將軍滿



天星上山龍把總白士祥斡掃地虎守備郭金城斬扒地虎括天飛守備郭大斬跳山虎新來將就地滾小黃鶯房日兔游擊羅世勛斬賈總管逼上天小紅拚他將斬草上飛一隻虎一翅飛雲裡手四天王薛紅旗獨尾狼諸渠魁畧盡奇瑜乃上疏曰流寇作難始於歲饑而成於元亮之煽誘更姓名為偽號致兩郡三路皆盜藪今未頓一兵未絕一絙擒斬頭目一百七十七人及其黨一千有奇頭目既除餘黨自散向之斬木揭竿者今且荷鋤負耒矣帝嘉之令錄有功將士以聞延綏群盜多解獨鑽夫哨開山斧提承寧關前阻山下臨黃河數年不下奇瑜陰簡銳士令賀人龍將而身為後勁直抵延川佯策馬東曰視吾馬首所向乃旋師疾西走入山賊不虞大兵盡驚潰焚其巢斬首千六百有奇二賊俱擒分兵擊斬一座城境內剽盜盡平奇瑜威名著聞陝明年陝西賊盡入山西河南延蔓畿輔湖廣諸撫鎮事權不一廷議設大臣統之衆多推洪承疇以承疇方督三邊不可動乃擢奇瑜兵部右侍郎兼石倉都御史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專辦流賊奇瑜檄諸將會兵陝州而以山西已鄉里先往勸給事中馮可賓論其

非奇瑜被切責先是老回回過天星滿天星關塌天混世王五大營自楚入蜀爾夔州阻險獲還鄖陽分其軍一犯均州往河南一犯鄖陽往浙川一上金漆坪凌河犯商南奇瑜乃馳至均州檄四巡撫會討陝西練國事駐商南過其西北鄖陽盧象昇駐房竹過其西河南元默駐盧氏過其東北湖廣唐暉駐南漳道其東南奇瑜乃借象昇督將士由竹谿至平利之烏林關十餘載斬賊千七百餘級越七日大破之也家濟斬一千八十餘級總兵鄧玘功為多已設伏岫溪運戰斬三百餘級至獅子山斬七百二十餘級別將楊化麟楊世恩周仕鳳楊正芳等分道殺賊皆連勝擒其魁閻王翻山虎等奇瑜上言楚中屢捷一時大盜幾盡其竄伏深山者臣督鄉兵為嚮導無穴不搜楚中漸有寧宇帝嘉勞之無何督副將劉遷等搜竹溪平利賊迨至五狼河擒其魁十二人又令叅將賀人龍等追八晝夜至紫陽賊死者萬餘人初承疇見大兵聚湖廣虞賊走漢南上疏言賊自四川來由陽平關過河奔鞏昌臣至秦州守賊遂合兵入兩當襲破鳳縣分為二一向漢中太守斷棧道守鷄頭關賊乃取間道犯城固洋縣一由鳳縣奔寶鷄沂陽求



撫臣佯許之而檄鎮臣發兵禦且賊在平利洵陽間者數萬自四川入西鄉者二三萬犯城固洋縣者又東下石泉漢陰間方畢會漢興旁哭商雄秦事大可憂也會甘肅有警承疇西援不及勒至是奇瑜見湖廣賊盡急引兵而西謂賊不足平有驕色遣游擊唐通防漢中以護藩封恭將賀人龍劉遷夏錫托略陽沔縣防賊南適副將楊正苦余世任托褒城防賊北適而身督副將楊化麟柳國鎮等駐洋縣防賊東適又檄練國事盧象昇元默各守要害賊奔逸賊見官軍肆集大懼悉遁入興安之車箱峽諸渠魁李自

成張獻忠等咸在馬峽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難出賊悞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擊或投以炬火且用石塞其口路絕無所得食困甚又大兩二旬弓矢盡脫馬乏芻死者過半當是時官軍威之可盡殲自成等見勢絀用其黨顧君恩謀以重寶賄奇瑜左右及諸將帥偽請降奇瑜無大計遽許之先後藉三萬六千餘人悉勞遣歸農每百人以一安撫官護之檄所過州縣具檄糧傳送令諸將毋邀阻撓撫事諸賊朱大剽本無降意既出棧道遂不受約束盡殺安撫官五十餘人攻掠諸州縣閩中大震巡按御史傅永

淳以聞帝怒下詔切責兵科給事中常自裕上言奇瑜納降之舉臣固疑之夫一頭目統男婦千餘人少者亦六七百人執器械結隊而行解散者固如此乎乞衷非真心反叛乃常態况弓矢刀槩未嘗釋手乃欲令所過地毋動是何愚也疏入事已不可為奇瑜亦悔失計委罪他人以自解賊初叛粹至鳳翔誘開城守臣知其詐給以維城上殺其先登者三十六人餘衆謀而去其犯寶鷄亦為知縣李嘉彥所挫奇瑜遂劾嘉彥及鳳翔卿官孫鵬等撓撫局撫按官亦異心帝怒切責撫按逮嘉彥鵬及士民五十餘人奇瑜又言賊衆一潰東西南北惟所之臣一身安能肆應今死守鳳翔旋即入西安矣乞勅陝西鄜陽湖廣河南山西五巡撫各守要害有失則治諸臣罪又委罪陝西巡撫練國事國事亦被逮給事中顧國寶劾奇瑜悞封疆弄劫兵部尚書張鳳翼詔奇瑜解任候勘御史傅永淳復劾奇瑜解龍州圍報首功不實詔除名錦衣官逮訊罪當死有庇之者九年六月謫戍邊初奇瑜官南陽唐王殺其世子欲并廢世子子聿鍵賴奇瑜力聿鍵得為世孫後聿鍵稱號閩中召奇瑜為東閣大學士道遠未聞命卒於家



熊文燦貴州永寧衛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黃州推官遷禮部主事歷郎中出封琉球還擢山東左叅政遷山西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憂歸徙家蘄水崇禎元年起福建左布政使三月就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海上故多劇盜袁進李忠既降楊六楊七及鄭芝龍繼起總兵官俞咨皋招六七降芝龍揭檄如故然芝龍嘗敗都司洪先春釋不追獲一游擊不假咨皋戰敗縱之走當事知其可撫遣使諭降之文燦至善遇芝龍使為己用其黨李魁奇再降再叛去芝龍擊擒之海警暫息而鍾斌又起斌初亦就撫後復叛寇福州文燦誘斌往泉州令芝龍擊敗之既而斌之大洋斌投海死閩中屢平巨寇皆芝龍力文燦亦叙功兩增秩賜金襴子錦衣百戶芝龍擢游擊其弟芝虎官守備五年二月撰文燦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先是海寇鍾凌秀既降復叛為芝龍所擒其黨潰入長汀轉掠江西屬邑文燦檄芝龍屢敗賊而福建有紅夷之患海盜劉香乘之連犯閩廣沿海邑帝以責文燦文燦不能討乃議招撫賊羊許之叅政洪雲蒸長沙人初官廣西叅政嘗提凌秀餘黨斬三千餘級盡毀其巢文燦

乃令雲蒸與副使康承祖叅將夏之本張一傑入賊舟宣諭俱被執文燦懼罪奏諸臣信賊自陷給事中朱國棟劾之詔賊秩戴罪自効八年芝龍合廣東兵擊香于田尾遠洋香脅雲蒸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急擊勿失遂遇害香勢感自焚溺死承祖等脫還賊黨千餘人詣浙江歸款海寇盡平又燦官閩廣久積貲無算厚以珍寶結中外權要謀久鎮嶺南會帝疑劉香未死且不識文燦為人遣中使假廣西採辦名往覘之既至文燦盛有所贈遺留飲十日中使喜語及中原寇亂文燦方中酒擊案罵曰諸臣悞國耳若文燦往詎令鼠輩至是哉中使起立曰吾非往廣西採辦也銜上命覘公公信有當世才非公不足辨此賊吾今還公旦夕且召文燦出不意悔失言隨言有五難四不可中使曰吾見上自請之若上無所吝即公不得辭矣文燦詞窮應曰諾中使還朝果言之於帝初文燦徙蘄水與邑人姚明恭為姻明恭官詹事與楊嗣昌相善嗣昌本兵柄得帝眷以帝急欲平賊規引一人自助明恭因薦文燦且曰此有內援可引也嗣昌遂薦之十年四月拜文燦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代王家禎總理南畿河南山西陝西



湖廣四川軍務文燦拜命即請左良玉所將六千人為己軍而大募粵人及烏蠻精火器者一二千人以自護方力甲冑甚整次廬山謁所善僧空隱僧近謂曰公誤矣文燦屏人問故僧曰公自度所將兵足制賊死命乎曰不能曰諸將有可屬大事當一而不煩指揮而定者乎曰未知何如也曰二者既不能當賊上持以名使公厚望一不效誅矣文燦却立良久曰撫之何如僧曰吾策公必撫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文燦乃辭去抵安慶帝所遣中官劉元斌盧九德監勇衛營軍者亦至良玉宿將桀驁素不受文吏節制會其下與粵軍不和大詬文燦不得已遣還南兵然良玉軍實不為用嗣昌言於帝乃以邊將馮舉苗有才兵五千人隸焉有才敗於真陽而京營將黃得功連破賊兵威甚振當是時嗣昌建四正六陽之策增兵餉大半期滅賊賊頗懼及文燦至京軍屢捷益懼文燦顧決計招降初抵安慶即遣人招獻忠劉國能二人聽命乃益刊招降之檄通懸通都又請盡遷民與粟閉城中賊無所掠當自退嗣昌亦非之帝怒嚴旨譴責嗣昌為救解獲因其請界以畿輔山西兵各五千至明年國能果降而獻忠襲據穀城會得

功又未破賊舞陽賊益懼馬士秀杜應金夜半降信陽城下獻忠為左良玉所創幾被擒其下饑困多散去獻忠窮蹙亦因陳洪範以降嗣昌以平賊逾期議諸文武官賞罰獨稱文燦功洪承疇曹變蛟等俱貶秩而文燦如故已而京軍解遂平圍斬獲三千有奇文燦在裕州以馬進忠羅汝才十三家賊聚南陽尚意招撫下令殺賊者償死賊不肯從則賚金帛酒牢犒之名曰求賊賊益陸梁不可制帝亦知文燦大言無實詞得其狀下詔切責之文燦甚恐然中情怯竟不能戰孫傳庭出閩擊賊文燦不相救言者多尤之河南人在朝者力言招撫非策嗣昌已入政府其掌中樞為文燦內主紘其言九月文燦次襄陽賊分居鄖襄諸險諸將請戰文燦議分兵盧九德曰兵分則力弱一失利全軍搖矣宜厚集將士并力擊之衆曰善乃以僉事張大經監大將左良玉陳洪範軍以通判孔貞會監副將龍在田軍戰於雙溝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羅汝才惠登相率九營走均州李萬慶率三營走光固十一月京師戒嚴召洪承疇孫傳庭入衛汝才等以為討已也大懼率敗卒叩太和山提督中官求撫中官為移謀文燦許之處汝才及一丈青



小秦王<sub>孫</sub>條龍四營於耶縣處登相及王國寧常圍安楊友賢王光恩五營於均州上言臣於李萬慶賀一龍馬光玉及順天王主勅他皆主撫今汝才等輸城請赦罪授官以備征調可之時京軍及良玉亦以入衛行文燦勢漸孤馬士秀杜應金遂叛於許州初士秀等降良玉以衆八千命許州知州董夢蘭處之邨外許大州也良玉及諸將咸寄孳與賄馬良玉久征不歸士秀應金在文燦軍中偽請急假良玉軍號入城夜半兵從府第出燒城南樓劫庫殺官吏挈其資投李萬慶萬慶即賊魁射塌天也十二年三月良玉還破降馬進忠又與劉國能擊降萬慶士秀應金亦再降時順天王已死其黨順義王亦為其下所殺文燦上言臣兵威震懼降者接踵十三家之賊惟華左及馬光玉三部尚稽天誅可歲月平也帝優詔報之初張獻忠之降踏殺城擁兵不散所部不過萬人顧索十萬人餉文燦及中外要人咸中其餌所要求無不從為請官請地請閩防奉若驕子獻忠初列軍狀請備調遣既而三檄其兵不應朝野知獻忠必叛御史王聚奎首言之其後言者益衆文燦自度不能制苟亦無事而已其後羅汝才降不肯釋甲文燦亦

無如<sub>孫</sub>及進忠萬慶等並降文燦益以為得策嗣昌亦自詡知人一時朝臣方謂天下且無賊至五月獻忠反於殺城以汝才屯房縣城外劫與同反攻陷其城道路傳九營俱反均州五營懼見討自疑又以獻忠強慮為所并會議不決王光恩首嚙指出血以次軟遂相與據要害以拒獻忠無何亦叛去天子聞殺城變大驚削文燦官以軍中不可無帥令戴罪視事七月良玉擊獻忠羅漢山大敗帝聞益怒八月黃得功等大破馬光玉於浙川文燦所遣兵亦有功異以此宥罪而帝已命嗣昌來代十月度嗣昌已至軍即遣使逮文燦下獄坐大辟時中使覘文燦者已前死而所親姚明恭方柄國不能救也十三年十月竟棄市議者以李自成之遁車箱谷張獻忠之反殺城為明所由亡而陳奇瑜與文燦其罪首云王家禎長垣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天啓五年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松山部長銀定反成擾西鄙二十餘年自家禎受仕三犯三却之先後斬首五百四十摧戶部右侍郎轉左崇禎元年二月攝部事遣餉不以時發至七月遼東兵鼓譟起撫畢自肅自縊死帝大<sub>怒</sub>削家禎籍尋叙甘肅功復其冠帶九年七



月京師兵起兵部左侍郎未幾總理盧象昇入衛命家禎以本官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南湖廣山西陝西四川江北軍務代象昇討賊會河南巡撫陳必謙罷即命兼之中州賊為象昇必謙所斃勢少衰及兩人去諸將左良玉陳永福羅岱等彼此觀望馬進忠等復蔓南陽家禎督將士會勦賊不敢大逞而楚人在朝者言家禎高卧沐梁置全楚度外帝下詔切責乃遣兵救襄陽大戰牌樓閣亦不能大創其冬家丁鼓譟燒開封西門家禎暮夜自外歸慰諭加犒賞發往南陽討土寇楊四乃定楊四者舞陽劇盜也與其黨郭三海侯馭民等降於陳必謙既而復叛大為南陽汝寧患南陽同知萬年策與監紀推官湯開遠諸將良玉及牟文綬等連破之四焚死馭民三海亦為泰將陳永福副將龍在田守備劉洪起等所破擒土寇畧定是時流賊盡趨江北留都震驚良玉既平四往援擊走賊湖北給事中羅志儒言家禎奉命討安慶賊未嘗一出中州帝以家丁之變已心輕之而給事中鍾斗亦上疏請更總理家禎遂稱病帝難其代不許至四月以總理授熊文燦令家禎專撫河南文燦未至會安慶告警詔遣良玉赴援家禎以中原方急守宜不遺其秋劉國能等犯開封裨將李春

貴等戮家禎拒守賊乃去敗書聞令所司議罪文燦亦已至軍乃落職聞住十七年李自成陷京師遣兵提長垣設偽官家禎謀舉兵誅之未發為賊所覺與子元外並自經死

論曰嗣昌之敗也始以主撫繼則如稅而進川一著最為失策蓋深蹈絕險轉調猝難是自陷也既不能賊賊入隘而反驅寇出山猛獸逸於柙誰其禦之中原淪沒實嗣昌之罪也區區一死豈足以謝天下乎從來盜賊乞降卒皆偽也必我能制其生死之命而後乃得其一朝之屈彼而轉丐哀異苟活耳狼心巨測詎足信乎奇瑜文燦為李張二賊所愚若玩弄於股掌而莫之覺庸人誤國誰實使之是固有任其咎者矣



劉之綸 弟象昇 弟象觀 傅宗龍

楊文岳 汪喬年 孫傳庭

徐從治 余大成 孫元化

劉之綸字元誠宜賓人家世務農之綸讀書暇從父  
 托力田天啓初舉鄉試值奢崇明反倡父老守城上  
 書監司請扼賊歸路監司不能用賊得渡瀘逸去崇  
 禎元年第進士改庶吉士與同館金聲友善相與結  
 賢豪養死士備國家緩急用明年冬都城被兵數上  
 書陳方略帝壯之會聲召對薦之綸知兵帝即召見  
 奏對稱旨超擢兵部右侍郎尚書閔夢得協理京  
 營戎政之綸未受任時已貸數百金製木為西洋大  
 小砲百餘具又製獨輪火車備兩車獸車皆輕絕利  
 用而所請弓矢器甲主者不以時應所招死士又不  
 得給衣裝賞犒費之綸以為言因進曰臣用兵有大  
 綱十六字始則尊禮英豪召募義勇繼則任賢使能  
 賞功罰罪有節目八字氣以吞之計以取之因請精  
 兵一萬為進攻計帝亦不能盡從時武經畧滿桂方  
 戰殺朝廷大震之綸以十二月晦冒風雪馳通州守  
 者不納夜宿古廟明年正月引兵前連奏軍機七疏

俱不報而朝士忌其驟貴巡按御史董羽宸因劾其  
 運道騷擾之綸疏辨末言舍安就危憂君父而獨肩  
 至艱之任以積骸成山流血成川時孤軍獨進過敵  
 未嘗損一人宜為羽宸所怪異小人量隘有事則推  
 諉無事則議論止從一侍郎起見耳乞削臣官賜  
 骸骨歸田養母臣不勝至願帝優詔策厲之會  
 大清兵已拔遵化永平援軍皆望觀獨之綸奮前約  
 總兵馬世龍吳自勉趙永平牽制而親率所部直抵  
 遵化離城八里營於娘娘山世龍等負約  
 大清以三萬騎來迎二十二日兵交之綸發一火炮  
 有所擊傷再發則炮炸營中自亂左右諸結陣徐退  
 之綸慨然曰吾受天子厚恩誓捐軀以報戰不捷死  
 耳敢言退者斬乃再戰自辰至酉士殊死力聞夫盡  
 短兵接之綸知不可為大呼曰死死負天子恩解所  
 佩印付家人曰持此歸報朝廷俄身被兩矢遂死全  
 軍盡歿世龍等在薊州擁兵不救之綸驛府重寄卒  
 未練徒以忠義激發與之同盡天下稱其忠母陳氏  
 年七十五子二長五歲次二歲家貧不能返柩母疏  
 於朝命給驛還賜一祭半莖任一子國學生至十五  
 年廷臣復請追卹贈兵部尚書



盧象昇字建斗宜興人祖立志儀封知縣象昇白誓而雁膳獨骨負殊力少讀張巡岳飛傳慨嘆息曰吾得為斯人足矣舉天啓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督臨清倉蠹弊悉去由員外郎稍遷大名知府崇禎二年京師戒嚴募士萬人入衛事定還郡明年進右叅政兼副使整飭大名廣平順德三府兵備又明年舉行車異進按察使治兵如故象昇雖文士善射嫻將畧能治軍六年山西賊流入畿輔據臨城西山距順德百里象昇擊却之已獲與總兵梁甫奏議魁從化運救賊賊走還西山遊擊董維坤被圍冷水村象昇分兵救而設伏石城南大敗賊又破之青龍岡象昇每臨陣身先士卒與賊格鬪刃及鞍弗顧失馬即步戰嘗逐賊危崖一賊自巔馳射中象昇額并斃其從人卒力聞以免已而賊屯武安其地非象昇所轄馳師擊之斬其魁四人及餘黨甚衆明日復斬其魁七人前後收還男婦幾二萬是年冬賊渡河殘河南明年破鄆陽六縣命象昇以右僉都御史撫治鄆陽至則屬邑殘壞兵缺餉且從賊象昇籍所服銀盃鞋帶巾具推牛犒衆因告之曰朝廷餉不汝缺特後至耳爾衆敢詐賊耶與爾衆約有懷二心者殺無赦衆感屬

誓死不二時蜀寇返楚者駐鄆之黃龍灘象昇與總督陳奇瑜分道夾擊自烏林關七家溝石泉壩康家坪獅子山太平河竹木砭箐口諸處連戰皆捷斬賊至五千六百有奇漢南寇幾盡因請益鄆主兵減稅賦繕城郭貸鄰郡倉穀募商採銅鑄錢鄆得完輯八年五月湖廣巡撫唐暉失事擢象昇右副都御史代之時奇瑜已罷洪承疇以三邊總督募勦寇事東西奔命朝議擇一人佐之以象昇威名為賊所憚其年八月命總理江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兼湖廣巡撫承疇辨西北象昇東南未幾解巡撫任進兵部侍郎加督山西陝西軍務賜尚方劄便宜行事初象昇在武昌分布諸將要地自率副將楊世恩雷時聲等迎賊羅山而賊師整齊王已從信陽走孝感應山象昇復率副將李重鎮陳永福等破走之會汝洛告急乃倍道馳入汝當是時賊帥高迎祥李自成部衆三十餘萬連營百里勢甚盛象昇至督重鎮時聲等擊迎祥於城西連戰二日用強弩射斃賊千餘人迎祥乃合自成走陷光州象昇復大破之確山先是大帥曹文詔艾萬年陣亡尤世威敗奴諸將率畏賊不前象昇每慷慨洒泣激以忠義軍中嘗絕三日餉



象昇亦水菜不入口以是得將士心戰輒有功九年正月象昇師次鳳陽諸將來會乃上言曰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是為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是為危形况請餉未數兵將從賊而為寇是八年來所請之兵皆賊黨所用之餉皆盜糧也又言總督總理宜有專兵專餉請調成寧甘肅之兵屬總督前遠閩寧之兵屬總理又言各直省撫臣俱有封疆重任毋得一有賊警即求援求調不應則吳越也分應之何以支持又言臺諫諸臣不問難易不顧死生專一求全責備雖有長才從何展布臣與督臣有勦法無堵法有戰法無守法其言切中事宜而朝廷不能盡用也是月迎祥圍廬州不能破分道陷會山和州進圍滁洲象昇聞警即率總兵祖寬游擊羅岱軍馳抵滁城下鏖戰賊大潰追斬無算賊屍蔽野滁水亦流數里賊乃北趨鳳陽圍壽州突顏霍蕭瑒黨壁虹窺曹單總兵劉澤清拒河乃掠考城儀封而西其犯亳者折入歸德永寧總兵祖大樂擊之賊乃北向開封陳永福敗之朱仙鎮賊遂走登封與他賊合分趨裕州南陽象昇合寬大樂岱兵大戰七項山賊自成精騎殆盡己次南陽令大樂備汝寧寬備

鄧州而躬率諸軍賊遣使告湖廣巡撫王夢尹鄧陽撫治宋祖舜曰賊疲矣東西邀擊前阻漢江可一戰殲也兩人竟不能禦三月賊自光化潛渡漢入鄧象昇遣總兵秦翼明副將雷時聲由南漳殺城入山擊賊寬等守騎軍不利阻隘副將王進忠軍譚羅岱劉肇基兵多逃追之則擊于內嚮象昇無如何乃調四川及算子土兵搜捕均州賊是時楚豫賊及迎祥等俱在秦楚蜀交界萬山之中象昇自南陽至襄陽欲進兵賊多兵少不能四應而河南大饑無以供餉邊兵益洶洶象昇奏曰州縣庫藏如洗官兵至有司閉閤之供億賊行無定向疾追恐不及臺省皆以尾擊責臣不知有尾追者又有迎截者追乃可及若有追無截賊回馬他向雖追莫及也總督承時以閩中平曠利用騎兵親出閩與象昇議以寬重鎮軍入陝給事申史可鏡劾象昇高卧汴梁置全楚於度外下旨切責而襄陽疊告警均宜城穀城上津南漳環山皆賊七月象昇渡浙河南向九月追賊至鄧西會大清兵薄京師命總督各鎮兵入衛再賜尚方劍象昇既行賊遂大逞不可復制矣及至都城已解嚴會宣大總督梁廷棟卒遷象昇兵部左侍郎總督宣大



山西軍務宣大素苦缺餉象昇乃大興屯利行二年積穀至二十萬帝諭九邊奉以為式十一年三月象昇以生日方舉賜有客牒報西部乞炭台吉數萬騎入邊求市象昇即夜督兵出羊房口剋期決戰乞炭解去踰二月丁外艱廷議奪情留任象昇四疏懇請帝哀之特起陳新甲制中令象昇候代新甲家四川未上乃墨衰從事尋進兵部尚書八月新甲至九月我

大清兵入塘子嶺前邊總督吳阿衡敗沒詔象昇勦王三賜尚方劍督山西總兵楊國柱王樸虎大威諸軍入援時楊嗣昌奪情任中樞與總監中官高起潛潛主和議象昇心非之十月四日召對平臺帝慰勞之咨以方畧對言命臣督師臣意主戰帝色變良久曰撫乃外廷議耳象昇因奏禦敵形勢甚悉帝壯之而誠象昇持重命與嗣昌起潛等議當是時帝心知大清兵銳甚力不敵而恥言和故委廷議以答象昇象昇出與兩人議不合明日帝發萬金犒軍象昇即日陛辭嗣昌送之屏左右欲有言久而不能出口第丁寧無輕戰而已諸將素怯聞嗣昌言咸喜象昇則益自奮夜半抵昌平帝復遣中官齎幣金三萬銀牌

三千幣五千犒師明日又賜御馬百太僕馬千銀鐵鞭五百象昇念帝意頗銳而事多為起潛撓憤甚疏請分兵嗣昌定議宣大山西三帥屬象昇聞寧諸路屬起潛象昇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師次順義抵暮至孫堆忽遇

大清兵象昇從騎止十餘念退則必死拔刀前決鬪會援軍漸集得還越數日嗣昌至軍象昇責以阻師且曰公等堅意赴敵獨不思城下之盟春秋所恥長安口舌如鋒恐袁崇煥之禍立見嗣昌頽赤曰公直以尚方劍加我矣象昇曰既不奔喪又不能戰不忠不孝尚方劍當先加已頸安得加人嗣昌曰公毋以長安蜚語陷人象昇曰周元忠赴敵講款往來數日其事始前鎮督監受成本兵通國共聞誰可諱也嗣昌語塞而去元忠蓋替人賣卜者善遠人故道之然議和事亦不得要領而止又數日會起潛安定門象昇大言非血戰無以盡臣職起潛曰恐野戰非我所長耳兩人各持一議陳新甲亦至昌平象昇分兵與之而自將馬步軍列營京城外共益寡時大清兵分三路一由涿水攻易州一由新城攻雄縣一由定興攻安肅象昇聞之從涿州進據保定命諸



將分道出擊大戰慶都有所斬獲而一時列城多望  
風失守嗣昌乃奏落象昇尚書銜以侍郎督師象昇  
自權兵備與賊角大小數十戰然賊雖強盛烏合一  
敗即散走故所向摧破及是遇大敵又為嗣昌所扼  
兵力單餉久乏將士饑甚自知必死晨出帳四面拜  
曰吾與將士同受國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衆皆  
泣莫能仰視遂於十二月十一日進至鉅鹿南賈莊  
起潛擁閹寧兵相距五十里象昇遣贊畫主事楊廷  
麟往乞援因與訣曰死西市何如死疆場吾以一死  
報君猶為薄耳廷麟詣起潛起潛不應象昇卒僅五  
千行至嵩水橋與

大清兵遇王樸先引兵逃去惟虎大威楊國柱從象  
昇勅麾下卒居中大威帥左國柱帥右大戰移時乃  
休兵夜半被圍明日騎益數萬至圍三重象昇麾兵  
力戰自辰迄未砲盡矢窮大威請潰圍出象昇不許  
猶奮鬪身中四矢三刃手格殺數十人乃死一軍盡  
亡惟大威國柱得脫起潛聞敗遂倉皇遁嗣昌既夙  
惡象昇而起潛懼坐罪誅諱象昇死狀嗣昌疑不死  
有詔驗視廷麟遣將得其屍戰場麻衣猶被體一卒  
遙見即號泣曰此吾盧公也肅拜衆皆拜民皆奔

走而泣曰盧公死誰恤我者競立祠祀之順德知府  
于穎異其狀以上事始白嗣昌故斬之踰兩月乃得  
殮明年象昇妻王氏請恤又明年其弟象雲又請帝  
先中嗣昌言不納久之嗣昌敗廷臣多為象昇請乃  
贈太子少師兵部尚書賜祭葬世廕錦衣千戶福王  
時進諡忠烈建祠奉祀象昇三賜劍未嘗戮一偏裨  
愛才恤下如恐不及高平知縣侯私文者奇士也儻  
寓襄陽見象昇勞苦勸種散家財募漢軍隨象昇討  
賊題授監紀已而象昇移任宣大私文率募兵至楚  
為王夢尹所陷以擾驛聞有旨即訊象昇憤上疏曰

私文義切封疆破家募兵捐軀殺賊身罹法網臣甚  
痛焉臣初聞私文譴問即遺書責之其報臣書絕不  
及已事惟以滇兵之餉為虞懷忠報國之氣百折不  
磨今群臣以俱用私文罪臣且將故激滇兵之變以  
甚私文罪臣誤私文私文不誤臣也私文卒坐戍天  
下痛惜之而嘆象昇能得士也象昇好畜駿馬皆有  
名字嘗逐賊南漳賊大至戰敗追兵至沙河水濶數  
丈一躍而過即所畜五明驥也每自言功成築酒隱  
園於桃溪以老竟不遂其志死時年三十九耳弟象  
觀字幼哲舉崇禎十五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象



觀英畧稍視其况而又來過之後殉國難赴水死方象昇之戰殺賈莊也嗣昌遣邏卒三人察其狀中有俞振龍者歸言象昇實死嗣昌怒甚楚三日夜終不勞將斃猶翹舌曰天道神明無枉忠臣聞者無不切齒嗣昌云

傅宗龍字仲給昆明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除銅梁知縣事至立辨調已縣行取入都注戶部主事久之授御史夫啓元年遼陽破帝下募兵之令宗龍請行一月餘得精兵五千明年安邦彥反圍貴陽土寇峰起請發帑金濟滇將士而速開建昌通由蜀入滇之路別設偏沅巡撫罷湖廣退怯總兵薛來引帝多採納之又上疏自請討賊言為武定尋甸患者東川土酋祿千鍾為密益羅平患者賊婦設科及其黨李賢輩攻圍普安為滇黔門戶患者龍文治妻及其黨尹二困安南據閩索嶺者沙國珍及羅應魁輩困烏撒者安效良臣皆悉其生平非臣敢臣願以四川巡按兼貴州監軍滅此群醜帝大喜下所司議將從之會宗龍以疾乞歸不果四年正月貴州巡撫王三善為降賊陳其愚所始敗沒其夏即家起宗龍巡按其地兼監軍初部檄滇撫閔洪學授黔以不能過盤江而止

宗龍至洪學令泰政謝存仁泰將袁善及土官普名聲沙如玉等以兵五千送之宗龍直渡盤江賊且行寇悉破乃謝遣存仁善以名聲等土兵七百人入貴陽其愚既陷三善安居貴陽城為賊耳目宗龍戰諸市軍民大快宗龍盡知黔中要害及土酋逆順將士勇怯巡撫蔡復一深信之請勅宗龍專理軍務設中軍旗鼓裨將以下俱聽賞罰可之宗龍乃條上方畧又條陳黔中艱苦請大發餉金亦報可初三善令監軍道臣節制諸將致文武不和進退牽制宗龍反其所為令監軍給芻糧戮功罪不得專進止由是諸將用命連破賊汪家冲蔣義寨直抵織金五年正月總理魯欽敗績於陸廣河宗龍上言不合滇蜀則黔不能平賊不專總督任則不能合滇蜀兵請召還朱燮元以復一兼督四川開府遵義而移蜀撫駐安寧滇撫駐密益黔撫駐陸廣沅撫駐備橋四面並進發餉二百萬金給之更設黔蜀巡撫帝以復一新敗令解官即以燮元代而命尹同舉撫蜀王域撫黔沅撫閩夢得移鎮一如宗龍議陸廣敗後諸苗復蠢動復一與宗龍謀討破烏栗螺螂長田諸叛苗大破平越賊毀其砦百七十賊黨漸孤宗龍乃條上也守策言蜀



以屯為守黔則當以守為屯蓋安肯土地半在水外  
犂犂龍仲蔡苗諸雜種緩急與相助賊有外藩我無  
邊蔽黔兵所以分力愈詘臣謂以守為屯者先發兵  
據河奪賊所恃然後撫勸諸種隨渡口大小置大小  
寨深溝壘置烽墩砲臺小渡則塞以木石使一粟不  
入水內一賊不出水外則賊無如我何又令沿河兵  
習水戰當賊耕耨時頻出奇兵渡河擾之則賊不敢  
附河而居而後我可以議屯也屯之策有二一則清  
衛所原田一則割逆賊故壤而以衛所之法行之蓋  
黔不患無田患無人客兵聚散無常不能久駐莫若  
故祖制盡舉屯田以授有功因功大小為官高下自  
指揮至總小旗畀以應得田為世業而禁其私賣買  
不待招徠戶口自實臣所謂以守為屯者如此然兵  
當用四萬八千人的當歲八十餘萬時當閱三年如  
此而後賊可盡滅也部議從之會獲一已卒代者王  
斌亦至諸事悉倚辦宗龍乃漸剪水外逆黨將大興  
屯田邦彥惟謀阻之六年三月大舉渡河入寇宗龍  
擊破邦彥趙官屯斬老虫添威名大著當是時大帥  
新亡全黔震動變元遠在蜀中斌徒擁虛位非宗龍  
黔幾殆先是需益安效良代邦彥求撫邦彥遣其黨

借效良使者入貴陽探虛實宗龍覺而戮之至是兵  
部以變元言將議撫給事中陸文獻因言宗龍敬求  
撫之人宗龍憤抗疏力辨會貴州薦紳士民連章言  
不可撫宗龍亦疏爭且乞罷兵部乃令撫勸兼施諸  
軍遂不進宗龍巡按諭二歲詔加太僕少卿視事如  
故其冬以丁艱歸崇禎元年冬御史楊通宇薦其文  
武全才請即加節鉞逾二年起太僕少卿仍准御史  
事用吏部言推為卿未幾樞輔孫承宗將告歸舉宗  
龍自代會蒞鎮巡撫劉可訓罷即擢宗龍右僉都御  
史代之廷議分順天永平為二撫命宗龍止撫順天  
久之監視中官王之心劾其怠職帝以責宗龍宗龍  
奏辨因乞罷不從尋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代曹文衡總督蒞遼保定軍務時罷遼東經畧并其  
事於總督責愈重宗龍所統四巡撫寧遠方一藻永  
平楊嗣昌順天張鵬雲保定丁魁楚相與協謀武備  
甚饒初以邊警通州昌平分駐督治兩侍郎復相繼  
汰去宗龍又請廢通州總兵官自是畿輔要任悉歸  
總督一人宗龍劾督儲郎中趙秉衡賊私詔逮治秉  
衡亦劾宗龍不法事宗龍乞罷不允七年七月我  
大清兵入大同宣府宗龍即整兵赴援帝聞之喜賜



大紅蟒衣一襲彩幣三白金四十又發內帑五千蟒幣二十襍幣二百犒有功將士八月丁卯命宗龍速援宣府明日又命護昌平諸陵給事中林正亨劾宗龍不赴宣府惟怯觀望帝不問已念其勞苦復犒如前時薊鎮總兵吳襄七世戚亦東援頓兵不進及解嚴兵科給事中常自裕劾二將逗遛當誅而宗龍乃以全師為幸宜并罪及宣大總督張宗衡視職自裕又劾宗龍始勇終怯不罪無以服宗衡心乃下所司論罪削籍歸十年十月流寇大入四川陷三十餘州縣巡撫王維章被逮即家起宗龍以故官代之至則上擇將屯兵勤訓練肅軍政設防衛教事帝皆褒納賊初入蜀衆皆咎陝督洪承疇既而賊大挫洮河復將入蜀宗龍與總兵羅尚文禦却之尚文教有功蜀境漸寧京師被兵宗龍發精騎三千遣兩將入衛十二年五月用楊嗣昌薦召為兵部尚書八月抵京入對武英殿力言民貧財匱鈞不可加兵亦不必益帝初以為然而宗龍言益切帝佛然曰卿但當整理兵事爾既退語輔臣曰宗龍所言皆言官唾餘何也自是所奏諸多中格時熊文燦已罷宗龍言向者賊東西無定輔臣嗣昌是以建分勦之策今各止其所臣

請收勢險節短之效總理止轄楚豫秦督兼轄四川鳳督兼轄安慶各率所轄撫鎮期十二月成功因薦湖廣巡撫方孔炤堪代文燦帝不用即用嗣昌帝素憤中樞失職嗣昌用權請得主知宗龍承其後以抗直失旨會薊遼總督洪承疇請用劉綎基為團練總兵官宗龍覆議不允帝遂發怒責以抗旨令對狀及宗龍奏上復責以戲視封疆遂下吏法司擬戍邊帝不許欲寘之死十四年春河南襄陽並陷嗣昌卒於軍兵事益亟尚書陳新甲力薦宗龍才五月詔釋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丁啟睿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啟睿方討張獻忠于鞏黃乃詔宗龍以閩中卒專討李自成宗龍議盡括閩中兵餉以出屬郡頻歲旱蝗民間微發以盡乃以秦兵之在河南隸賈人龍李國奇者統之以行保定總督楊文岳以虎大威軍來會九月四日至新蔡令軍中為浮橋期明日渡河自成亦過河窺汝寧官軍與相值宗龍等宿河口夜召諸將謀邀擊遂明偵報賊過且盡惟一軍殿後官軍至孟家莊方解鞍不為倚賊匿精騎林間日所出聞人龍卒先奔國奇戰不敢與大威亦奔宗龍文岳止親軍與賊接文岳營西南宗龍營東夜將半文



岳部卒挾其主以逃宗龍慷慨謂其下曰吾當死久矣今日陷賊中當與諸君共死不能效他人走也乃集麾下士六千人即文岳壁掘塹築壘誓必死而檄國奇人龍援二將不肯救曰書從賊中來庸知非詐耶自咸見宗龍無救穿兩濠困之十一日糧盡殺馬食十五日馬亦盡明日開營突圍遂大潰十九日將至項城宗龍被執賊誣稱秦軍誘守者啓城門宗龍大呼曰此賊也我兵敗被執門不可啓速用砲擊之毋以我為慮賊怒攢力殺之賊亦退事聞復官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庵子錦衣世百戶予祭葬

楊文岳字斗望南充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天啓五年擢戶科給事中累遷禮科都給事中崇禎二年出為江西右叅政歷湖廣西按察使雲南山西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登萊十二年擢兵部右侍郎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代孫傳庭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洛陽犯關封詔文岳赴救文岳率總兵虎大威以衆二萬渡河賊已先遁追擊於鳴皋還駐兵開封閏三月疫大作詔促其進兵乃分遣病卒於衛輝諸郡而以餘卒趨汝寧頓兵二月士民苦之遂出屯西平新蔡間已而賊走內鄉浙川與羅汝

才張獻忠合文岳趨鄧州賊環攻之文岳戰三捷斬其魁一條龍一隻龍賊遂遁去至八月陝西總督傅宗龍統兵二萬次新蔡文岳以師會之尋大潰于孟家莊再潰於火燒店部將挾文岳夜馳入項城明日奔陳州宗龍遂覆沒事聞命革職充為事官戴罪自贖文岳稍收亡卒率所部就巡撫高名衛防杞俄賊破葉縣向裕州文岳以十一月四日馳援而賊即於是日陷南陽唐王過害方被重劫賊復圍開封明年正月文岳馳解之論功復官文岳慮賊犯汝寧即與大威及監軍副使任棟從間道抵上蔡出賊前而命步軍守汝寧尋以督師丁啓睿檄移軍郟城啓睿督左良玉與自成汝才大戰文岳亦督大威等助之戰良久賊潰距官軍數里而營文岳啟睿相犄角持一晝夜賊乃引去六月以開封圍急起侯恂兵部右侍郎總督保定山東河南湖北軍務代文岳而詔所司察文岳罪狀七月朔文岳啟睿合良王大威及楊德政方國安四總兵之師次朱仙鎮良玉先南走國安等繼之啟睿文岳遂聯騎奔汝寧賊渡河追四百里官軍失亡數萬給事中方士亮顧鉉交章論列詔疏官侯勘文岳在汝寧夜襲賊營有功賊既陷開封



旋敗孫傳庭兵以閏十一月悉眾薄汝寧老回回革  
裡眼左金玉等畢會文岳遣都司康世德偵賊世德  
馳還率所部五百人夜縱火噪而走逾二日群賊悉  
至離城五里而軍監軍僉事孔貞會以四川兵屯城  
東文岳以保定兵屯城西賊攻一晝夜川兵潰賊遂  
攻保定兵僉事王世琮知府傅汝為通判朱國寶急  
總將士入城副將賈傑泰將馮名望亦被文岳貞會  
登城明日賊四面力攻中矢炮木石賊多死益盡銳  
攻城遂陷執文岳世琮國寶名聖於城上汝為赴  
水死文岳見自成汝才大罵世琮國寶等亦不屈賊  
怒縛之城南三里舖用大砲擊之皆死汝陽知縣文  
師順亦死之士民屠戮者數萬人焚公私廨舍皆盡  
貞會執去不知所終崇王由積先避之襄陽未幾為  
賊攻陷亦遇害自成以文岳死忠倚禮欽之其後里  
人易棺改斂顏色如生世琮字仲發達州人天啓四  
年舉於鄉崇禎中為汝寧推官討土寇流矢貫耳不  
為動時號王鐵耳以薦起擢汝寧兵備僉事城破被  
執大罵死汝為字子宣江陵人崇禎七年進士見城  
不可保令妻歸養八旬父而已卒死之國寶成都人  
師順全州人皆舉人師順蒞任甫三日

汪喬年字歲星遂寧人天啓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  
歷郎中母憂歸崇禎二年起工部遷青州知府廉  
置土鎗十餘令訟者自炊候鞠吏無敢索一錢以治  
行車異遷登萊兵備副使乞終養歸父喪除起官平  
陽尋遷陝西右叅政提督學校復舉卓異就遷按察  
使十四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時李自成已破  
河南聲言將入閩喬年亟率諸將赴商洛不見賊會  
三邊總督傅宗龍至欲抽兵括餉閩中兵食俱盡喬  
年無以應也宗龍出閩喬年流涕送之已聞張獻忠  
寇鄭西亟移駐山陽以遏未幾宗龍敗沒於項城詔  
擢喬年兵部右侍郎總督三邊軍務代之喬年流涕  
嘆曰傅公死討賊無人矣我出如肉餒虎然不可不  
出以持中原心當是時閩中精銳盡沒於項城大將皆  
跋扈筦樞者又無籌畫喬年收散亡調遣卒僅得三  
萬人十五年正月率總兵賀人龍鄭嘉棟牛成虎馳  
出潼關城方圍左良玉於郟城甚急而其老若屯襄  
城喬年議趨襄城賊必還救良玉乘其背夾擊可大  
破也乃留步兵火器於洛陽簡精騎萬餘兼程進而  
襄城已降賊諸生李永祺等率父老迎喬年二月十  
二日馳入賊即解良玉圍以數十萬眾來逆喬年亟



勒兵駐城外人龍等三帥未陣而奔軍大潰喬年歎曰此吾死所也率部卒千餘入城拒守賊為穴發火藥轟城城裂喬年穿阱隨賊所鑿以長矛刺之賊死甚衆五晝夜守具皆盡援不至賊既喬年纛所在砲擊之雉堞盡碎左右泣請避喬年怒以足蹴其首曰汝畏死我不畏死也守益固十七日城陷巷戰手刃三賊自刎不殊為賊所執大罵賊怒割其舌磔殺之襄城人建祠以祀時副將張國欽党威李萬慶監紀西安同知孫兆祿材官李可從襄城典史趙鳳牙從喬年皆死自成購衣衾不得屠其族剝削諸生百九十人良王不敢救帝惡人龍甚密諭孫傳庭斬之初喬年撫陝西奉詔發自成先塚得其族人為縣吏者掠之言去縣二百里為李氏村在亂山中十六塚聚塋中一塚自成始祖也相傳穴為仙人所定壙中有鐵燈檠曰鐵燈不滅李氏當興如其言發之有螻蛄數石火光熒熒然斷棺骨青黑色黃毛被體腦後一穴大如錢中盤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日而飛高丈許以口吞日色咋咋者六七反而伏喬年函顛骨并腊蛇以聞自成知而恨甚故致死於喬年云

孫傳庭字伯雅武衛人自父以上四世舉於鄉傳庭

儀表頎頎沉毅多籌畧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永城知縣以才調商丘天啓初白蓮賊黨居歸德謀應徐鴻儒傳庭拜其變擢吏部驗封主事累遷稽勳郎中請告歸崇禎時流寇犯其境佐有司捍禦城獲全家居久不出八年秋始起驗封郎中時四方多難廷臣畏當軍旅任諱言兵傳庭獨談論娓娓當事者群目為邊才超遷順天府丞明年四月即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召見平臺而陳方畧帝稱善總督洪承疇用兵六年數奏捷賊勢猶不衰巡撫李喬甘學淵並坐失事喬遣戍學淵罷官傳庭受命慨然以平賊為己任練舊卒三千人為已標兵賊首整齊王德商雜諸將不敢攻檄副將羅尚文擊斬之當是時賊亂關中有名字者以十數高迎祥最強拓養坤黨最衆所謂闖王蝎子塊者也迎祥由漢中至藍屋將犯西安傳庭策其饑疲親擊於黑水峪四日三捷生致之關下餘衆殲殆盡錄功增秩一等拓養坤懼及其黨張耀文來降傳庭署耀文守備後數有功惠登相等敗賀人龍於寶鷄乘勝犯涇陽三原傳庭力戰乃西走河南賊馬進忠劉國能等十七部入渭南傳庭追之出關復合河南兵與擊先後斬首千餘級傳庭初入



秦即發兵討賊，失亡多，會進忠等復擾商雒而藍田叛，卒與合將犯西安，閔中諸將悉他出。左光先曹變蛟西追，惠登相聞變急引還，甫抵咸陽，進忠等由渭南遁。官軍追之，降其渠一條，龍傳庭自劾，帝以其有功，不問傳庭，乃招還脅從，募健兒擊餘賊。斬聖世王瓦背一翅，飛降鎮天王上山虎軍，擊復振拓養坤已撫，獲叛去傳庭遺一騎，諭其下即斬養坤首以獻。商雒遺賊與土寇聯名曰白桿賊，傳庭擊斬渠魁數人。閔南稍靖，大天王諸賊犯寶鷄，副將盛略等再敗之，賊走入山谷。傳庭方追至鳳翔，而他賊出棧道謀越閔，犯河南，傳庭急迎擊，賊走伏料谷。傳庭復敗之，降其餘衆。西安四衛舊有屯軍二萬四千，田二萬餘頃，其後田歸豪右，軍盡虛藉。傳庭登得軍萬一千有奇，歲收屯課銀十四萬五千餘兩，米麥萬三千五百餘石。帝大喜，增秩，賚銀幣，會兵部尚書楊嗣昌劾四正六陽之說，限百日平賊。令傳庭專扼商雒，募土著萬人，給餉銀二十三萬。傳庭謂勦賊須騎兵，土著無益，屢發書爭之。嗣昌不悅，傳庭乃核帑藏，蠲贖，得銀四萬八千，市馬募兵，自辦滅賊具，不用部議會。他撫咸報募兵及額，獨傳庭疏不至。嗣昌言軍法獨不行

於秦，自請白衣領職，以激帝怒。遂奉旨詰責傳庭，上疏言使臣若他撫，籍郡縣民兵，上之，遂謂及額則臣先所報屯兵已及額矣。况更有募練馬步軍數且踰萬，何嘗不遵部議至百日之期。商雒之信地，臣嘗不敢委然使賊入商雒，而臣不能禦，則治臣罪。若臣扼商雒而踰期不能滅賊，誤勦事者必非臣。嗣昌無以難然，銜之彌甚。傳庭兩奉詔進秩，當加部銜，嗣昌抑弗奏。及十一年春，賊破漢陰石泉，坐傳庭失援，削其所加秩。傳庭方出扼商雒，而大天王等犯慶陽寶鷄，即還軍戰合水，破走之，獲其二子，追擊之。延安會過天星混天星等從徽秦趨鳳翔，逼澄城。傳庭分兵五道，力戰楊家嶺，諸所大敗。賊饑困，走竄。傳庭追之大天王，知二子不殺，遂降。傳庭駐中部，策鄜州西合水東三四百里皆荒山，遂谷賊入當自斃，乃親率標兵東過，而撤曹變蛟等從慶陽西拒，且伏兵三水亭化間。賊饑出掠食，傳庭一日夜馳二百五十里，至則賊大驚，西奔至職田莊，過伏走寶鷄，獲折而走隴州。皆遇伏，賊凡三敗，死者無算。過天星混天星並降。又討平漢中餘賊，且盡降鄠縣一條龍城固搖天動道黨。而是時關將李自成又為洪承疇所逐，閔中群盜



悉平捷聞帝大喜嘉獎備至先叙澄城之捷命加部  
銜嗣昌仍格不奏陝西賊已平湖廣張獻忠等亦多  
為總理熊文燦所撫惟河南賊如故羅汝才馬進忠  
賀一龍左金王等十三部西窺潼關傳庭計曰天下  
大寇盡在此矣我出擊其西總理擊其東賊不降則  
滅此賊平天下無賊矣獻忠即祖伏無能為也乃引  
兵東賊見大軍遂引退傳庭追出關連戰關鄉靈  
寶山間賊大敗貫其營而東復自東以西賊窘甚以  
文燦招降手諭上傳庭叱曰降即解甲來明日再擊  
士益奮忽得文燦檄謂毋妬吾撫功縱部下殘殺傳  
庭快快還賊迄不就撫移瞰商維文燦始悔期傳庭  
夾擊屬吏王文清等三戰皆敗之賊奔內鄉浙川而  
去傳庭既屢建大功其將校教奉旨優叙嗣昌務抑  
之不為奏傳庭懇請且上其籍於部嗣昌謂籍未至  
需之以故將士咸解體十月京師戒嚴召傳庭及承  
疇入衛俄權傳庭兵部右侍郎抵真定會總督盧象  
昇敗沒命姜石僉都御史代督諸鎮援軍賜尚方劍  
大清兵南下山東十二年正月破濟南傳庭坐失援  
鐫秩視事旋以故官總督保定山東河南軍務二月  
大軍北渡傳庭尾至建昌不敢擊初傳庭受命督軍

謝疏言年來疆事决裂由計畫差謬事竣之後當面  
請決大計嗣昌謂傳庭將傾之傳庭又與總監高起  
潛抵牾及是疏請陞見遂嚴旨詰責時嗣昌已入閣  
矣督軍大學士劉宇亮失事被詰亦委咎傳庭詔下  
部院勘議傳庭申辨頗侵宇亮復責以郡邑失陷不  
得委卸傳庭大懼稱耳疾乞休帝不允嗣昌及言官  
交章劾其託疾帝遂發怒斥為民下巡按楊一雋  
真偽奏如傳庭言帝益怒并下一偽詔獄法司擬違  
遠充軍不許傳庭兩疏乞哀且乞練火器自効亦不  
許十三年正月刑部尚書甄淑擬絞罪以上命長繫  
待決及文燦撫事壞嗣昌自出督師明年以陷藩封  
自盡帝漸思傳庭兵部尚書陳新甲薦之部議請釋  
罪錄用帝猶未許已而薦者益衆十五年正月詔起  
兵部右侍郎召見傳庭指陳形勢帝喜勞獎甚至賜  
酒僕銀幣命督京軍救開封傳庭甚程馳赴會陝西  
總督汪喬年收沒於襄城大將賀人龍潰入關中帝  
即命傳庭往代且諭密誅人龍傳庭與巡撫張爾忠  
等謀召人龍斬之而撫定其部曲乃日夜治軍為平  
賊計六月帝遣御史蘇京監延寧甘肅軍趣傳庭出  
關時承傳宗龍汪喬年兩敗後關中兵強半覆沒傳



庭方募兵未堪用會開封圍久朝命最急乃以九月抵潼關大雨留旬餘始出關東而開封已陷李自成迎戰過於邙縣之塚頭鋒將高杰等逐北三十里羅汝才援自成過後部將左勣蕭慎昂勣舊將光先子也不習戰望而怖曰前鋒沒矣遂奔衆大潰傳庭走鞏縣賊復入掠河南府傳庭乃由孟縣入閩執斬慎昂而勣以光先故令出馬二千匹以贖是役也天大雨糧不至士卒採青柿以食凍且餒故大敗傳庭上章待罪帝令圖功自贖御史京言殘卒不及三千臣無軍可監謹席藁請命乃令巡按河南傳庭敗歸蓋募勇士開屯田繕器積粟令三家出一壯丁置火車二萬輛載火砲甲杖戰則驅之以拒馬止則環之以自衛督從苛急工人胥夜以繼日傳庭先為巡撫有所徵發以軍令從事吏民畏之以討賊故不敢怨及是物力愈屈法愈嚴民不能無怨十六年五月命兼督河南四川軍務大學士吳姓奉命督師已而不果乃進傳庭兵部尚書改稱督師加督山西湖廣貴州及江南北軍務賜尚方劍傳庭請以總兵牛成虎將前鋒高杰將中軍王定官撫民將延寧兵為後勁而以白廣恩統大車營徽左良玉赴汝寧夾擊廣恩

杰皆降將桀驁不可使傳庭以其驍勇不得已用之周中連年旱荒民又苦征繕仕於朝者咸請趣傳庭出關帝亦急平賊頻責讓傳庭不得已乃謀出兵自成已據河南湖北十餘郡設官置戍而身居襄陽謀報自成將由內浙窺商雒傳庭令陝西巡撫馮師孔率四川甘肅兵駐商而遣成虎以三千餘騎先趨雒陽至澠池與賊遊兵遇擊走之傳庭乃以八月統大軍出賊先圍李際遇於登封之王寨聞官軍出伏滋澗以待官軍見道險下馬搜伏賊乃走龍門比追及賊已走官軍遂駐龍門而別遣兵追賊汝州賊盡奔寶豐王寨圍亦解河南巡撫秦所式方轉餉河北聞自成盡發荆襄兵會於汜水榮澤將北渡大懼請援於傳庭已而賊不至傳庭劾奏之河南總兵卜從善擁軍河北觀望總兵陳永福逗遛郭家灘傳庭並劾奏詔所式白衣視事賊從善求福為副將九月師次汝州為都尉李養純降謀報賊老營在唐縣其偽將更屯寶豐傳庭乃遣將襲唐縣而自趨攻寶豐自成來援廣恩杰夾擊再戰自成敗走遂克寶豐戮偽將更他將亦克唐縣盡獲其鎰重師次邙縣賊萬騎逆戰獲大破之幾獲自成軍聲大振會天久雨道導糧



車不能前或勸退軍以就糧傳庭曰師已行還亦饑矣不如破邠縣就食遂攻破邠邠窮邑也得馬騾數百殺食之兩不止頓兵五日後軍謀於汝州陰通賊賊大至官軍益饑困傳庭乃分軍三令廣恩由大道已與杰由小道還軍迎糧而留永福為後拒戒毋動前軍既移後軍亂永福雖斬之不能止亦引退賊追及之二十一日官軍還戰賊置陣五重饑民處外步步卒次馬軍又次驍騎以老營家口處內官軍力戰已破其三重遇驍騎陣稍動壯士推火車者未習戰駭曰師敗矣棄車走馬軍亦走車傾塞道馬多絀於斬賊騎乘之其步卒或以大棒透擊官軍官軍大敗死者四萬餘人失亡輜重馬騾無算廣恩與杰不相能杰軍敗望廣恩救廣恩已退九十里至汝州矣傳庭憤恨引佩刀欲自殺左右力持之乃嘆息曰天下事去矣吾疾趨潼關收潰兵固守賊或不至事尚可為乃與杰以數千人走河北帝聞收大驚命充為事官戴罪自贖傳庭時已從山西渡河轉入潼關廣恩亦從之賊隨至杰曰我軍家屬悉在關中今戰敗思歸而強之守關危道也不如徑入西安憑堅城固守傳庭曰賊一入關則全秦糜泝秦人尚為我用乎

其言不納十月六日自成攻關廣恩戰敗杰憾廣恩不救傳庭登陴固守賊分兵從南山逸出其背夫攻官軍官軍大敗關城遂陷傳庭憤躍馬揮刀大呼衝入賊陣戰死年五十一後數日西安亦陷其妻張氏率三妾二女並赴井死時有言傳庭未死者帝命核實已而都城亡恤典竟不及

徐從治字仲華海鹽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除桐城知縣築堤八萬餘丈以捍水災坐事貶武學教授累遷南京禮部郎中濟南知府舉卓異遷充東副使駐沂州天啓二年賊徐鴻儒反郟城連陷鄒滕嶧縣伏黨沂州為內應從治捕得之嚴兵守請起家居故總兵楊肇基主兵事而獻搆賊中堅之策於巡撫趙彥遂滅鴻儒事詳彥傳時副使王從義食事東斯行並為監軍有功從治功最旋以右叅政分守濟南錄功進右布政使督漕江南會餘孽復煽巡撫王惟儉奏留之尋告歸大計中浮言議調在烈帝嗣位以故秩飭蘄州兵備軍久缺餉諸營謀而甲巡撫王應豸及巡按總兵諭弗聽從治偕總兵麻登雲馳入營給以三月餉卒欲給如額登雲從治還告應豸勒兵逼之亂遂定時崇禎二年春也進秩左布政使請告



歸四年起飭武德兵備孔有德反山東廵撫余大成  
檄從治監軍明年正月馳赴萊州而登州已陷大成  
削籍遂擢從治右副都御史代之與登萊廵撫謝璉  
重命詔璉駐萊州從治駐青州調度兵食從治曰吾  
駐青不足鎮萊人心駐萊足係全齊命乃與璉同受  
事於萊有德遼人與耿仲明李九成毛承祿輩皆毛  
文龍帳下卒也文龍死走入登州登萊廵撫孫元化  
官遼久素言遼人可用乃用承祿為副將有德仲明  
為遊擊九成亦為偏裨且多收遼人為卒是年大凌  
河新城被圍部檄元化發勁卒泛海趨耀州蓋揚示  
牽制有德詭言風逆逗遛乃命從陸赴寧遠十月晦  
有德及九成子千總應元統千餘人以行經月抵吳  
橋縣人罷市衆無所食宿一卒與諸生角有德嘗之  
衆大譁九成先賫元化銀市馬塞上用盡無以還道  
至吳橋聞衆怨遂與應元謀率部卒劫有德有德從  
之還兵大掠陷陵縣臨邑高河殘齊東圍德平既而  
舍去陷青城新城劉掠厥乃整衆東廵撫余大成者  
江寧人天啓時為職方郎中嘗奏發大學士劉一燝  
私書劾之去大成亦移疾歸後魏忠賢黨召復其官  
而大成卒以事忤忠賢至削籍崇禎改元復起故官

加太僕少卿有清執名遂由太常少卿擢右副都御  
史廵撫山東大成雖久居兵部軍旅非所長白蓮餘  
賊未靖又有逃兵之變不能討御史謝三賓宋賢先  
後詆之及聞有德叛託疾數日始遣中軍沈廷諭恭  
將陶廷鑑往禦廷諭遇賊而走廷鑑獲大敗大成乃  
移兵追賊而元化軍亦至元化字初陽嘉定縣人登  
鄉科從徐光啓游得西洋火器法天啓六年會試入  
都值廣寧覆沒條條京防邊二策告當事給事中侯  
震陽薦之朝又以孫承宗請令主建砲臺及教練法  
贊畫經畧軍前元化因請據寧遠前屯以策干王在  
晉不能用又與袁崇煥爭在晉建重閘之非承宗行  
遣還奏授兵部司務已而承宗代在晉築臺製砲如  
元化言召還為職方主事崇煥守寧遠復命元化為  
贊畫崇煥與在晉及滿桂相失元化還朝請以閩外  
事專委崇煥惡崇煥者譖之魏忠賢罷其官崇禎元  
年起武選員外郎進職方郎中經畧崇煥乞以自輔  
改山東右叅議整飭寧前兵備京師戒嚴崇煥入援  
及下獄祖大奇潰還元化調劑令復入閩彙彙乘虛  
犯寧錦道將擊却之時承平失守閩內外隔絕者半  
年餘軍食久虛將士單弱列城得無虞元化力也三



年六月皮島副將劉興治為亂廷議復設登萊巡撫遂擢元化右僉都御史任之駐登州遣使諭定興治明年島衆亂興治被殺元化請以副將黃龍代先後汰其兵六千餘人及有德變大成所遣兵敗以撫自愚而元化亦力主撫賊所過郡縣毋邀擊賊長驅無敢加一矢者賊佯許元化降元化師次黃山館而返賊兵遂抵登州元化遣將張燾駐城外總兵張可大發南兵拒賊元化猶招賊降賊不聽五年正月戰城東可大兵方勝燾遽退可大兵遂敗燾兵半降賊賊遣歸而內應士民爭請勿容入元化不從賊俱闖入中軍耿仲明都司陳兆福等夕舉火導賊自東門入城遂陷元化自刎不殊與參議宋光蘭僉事王徵及府縣官悉被執惟可大死之大成聞乃馳入萊州為守禦計初登州被圍朝廷鑄大成元化三級令辨賊及登失守章元化職候勘而以謝建代時有德推九成為主己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撫閔防徽州縣兵餉而令元化等殺書大成求撫欲界以登州一郡有德黨叅將余五化力言撫可成大成為聞於朝言官力攻之帝乃命章大成職候勘而以從治代當從治建未受事時賊先已破黃縣知縣吳世揚死之已

而攻萊從治建與總兵楊御蕃等分陣守御蕃擊于也積戰功至通州副總兵會登州陷兵部尚書熊明遇奏令署總兵官盡將山東兵與保定總兵劉國柱天津總兵王洪起期並進遇賊新城洪先走御蕃拒兩日率二百騎突圍出遂入萊城從治建倚以拒賊賊攻兩日不下大掠分兵陷平度知州陳所問自經死賊益攻萊用元化所製大砲且日穴城城多頽從治等投火灌水穴者死無算又時出兵掩擊毀其砲臺斬獲多而明遇感大成撫議命主事張國臣為贊畫往撫并安輯遼人之在山東者以國臣遼人也國臣先遣廢將金一鯨入賊營已而國臣亦入為賊殺書且遣一鯨還懇毋出兵壞撫局從治等知其詐叱退一鯨遣間使三上疏言賊不可撫最後言萊城被圍五十日危如累卵日夜望援兵卒不至度必為撫議所悞國臣致書臣內抄詔旨并兵部諭帖乃知部臣已據國臣報達聖聽夫國臣桑梓情重忍欺聖明而陷封疆其初遣一鯨入賊營何嘗有止兵不攻之事果止兵或稍退合臣等何故不樂撫特國臣以撫為賊解而賊實借撫為緩兵計一鯨受賊賄對援師則誑言賊數萬不可輕進對諸將則誑言賊用西洋



砲攻城將陷矣賴我招撫賊即止攻夫一鯨三入賊營每入賊攻益急而國臣乃云賊稱我絕城下擊致彼之攻是使賊任意攻擊我不以一矢加遺如元化斷送登城然後可成國臣之撫耶當賊過青州大成擁兵三千追賊甚易元化遺書謂賊已就撫爾兵不可東大成遂止勿追致賊延蔓今賊視臣等猶元化乃為賊解曰吳橋激變有因也一路封刀不殺也聞天子詔遂止攻掠也將誰敢盪庭中國臣妄報必謂一紙書賢於十萬兵援師不來賊是故矣臣死當為厲鬼以殺賊斷不敢以撫之一字護至尊者國是悞封疆而戕生命也疏入未報當是時外圍日急圍柱洪及山東所調援軍俱頓昌邑不敢進廷議兩撫臣並困圍城止巡按御史王道純在外乃議設總督以兵部右侍郎劉宇烈任之調前門四川兵統以總兵鄧玘調密雲兵統以副將牟文綬以右布政使楊作楫監之令赴援三月宇烈道絕作楫圍柱洪玘及監視中官呂直義勇副將劉澤清新兵參將劉永昌朱廷祿監紀推官汪惟效等集昌邑玘圍柱洪澤清等抵萊城馬步軍二萬五千勢頗盛而宇烈無籌略諸帥皆儒怯抵沙河日遣使請撫還所獲賊陳文才於

是賊盡得虛實亦以撫愚宇烈而潛兵統其後盡焚錙重宇烈遂走青州撤三將兵就食玘等半夜拔營散賊乘之大敗洪國柱走青濰玘走昌邑澤清抵萊城接戰傷二指救不至亦收回平度惟作楫不去三將既敗朝中譁然明遇知官兵不可用益堅撫議先是登州總兵可大殉難以副將吳安邦繼之安邦尤怯鉅奉令屯寧海窺取登州仲明揚言以城歸安邦信之離登二十五里而軍中軍徐樹聲薄城被執安邦走還登既不能下而賊因萊久連從治御蕃日堅守待救至四月中旬從治中砲死萊愈益危山東士官南京者合疏攻宇烈請益兵於是調昌平兵三千以總兵陳洪範統之加以提督銜洪範遼人明過猶真定撫議也天津舊將孫應龍自言與仲明兄弟善能令其縛有德九成降巡撫鄭宗周予兵二千人令從海道往仲明乃偽函死人首遺應龍曰此有德首也應龍率舟師抵水城賊迎入粹縛斬之無一人脫者賊得巨艦益盛島師黃龍攻賊不克而還賊遂破招遠圍萊陽知縣梁銜固守賊敗去宇烈復至昌邑洪範文綬等亦至萊州推官屈宜陽請入賊營講撫賊伴禮之宜陽遣人言賊已受命宇烈奏得請乃



手書諭賊令解圍賊邀字烈見字烈慮利不往遣營將嚴正中送龍亭過河賊擁之去而遣宜陽還葉請文武官出城閉讀即解圍御蕃及鄉官張忻等力言不可信建謂圍且六月勢無如何遂偕監視中官徐得時翟昇知府朱萬年同出有德等皆叩頭涕泣建慰諭之而還明日賊遣宜陽入請建邀御蕃同出御蕃曰武臣第知殺賊何知撫事忻等復力言不可建不聽復出有德遂執建等猝攻城却令萬年呼降萬年厲聲曰吾死矣汝等宜固守罵不絕口而死賊知某不可得送建及二中官至登幽之正中宜陽皆死初

撫議興可大元化皆敗從治極言不可獨字烈與諸將信之而尚書明遇主其議至是舉朝痛憤詔建字烈下獄調閩外勁卒征之罷總督及登萊巡撫不設專任代從治者朱大典明遇坐主撫悞國罷歸遂絕撫議大典合兵攻萊八月中兵甫接賊輒大敗圍解有德等走登九成方在登聞鼓即害建及二中官大典圍登九成出戰死久之城破有德仲明入海道生擒承祿等斬應元賊盡平事詳大典傳詔贈從治兵部尚書賜祭葬廕錦衣百戶立祠曰忠烈贈建兵部右侍郎亦賜祭葬建祠廕子以御蕃功多加署都督

同知總兵鎮登萊而字烈以次年遣戍建字君實監利人字烈綿竹人大學士字亮兄也本無才望驟昇重任其戍也人以為失刑大成建下獄遣戍赦還卒於家元化自賊所縱還詔建之首輔周延儒謀脫其死不得則援其師徐光啓入關共圖之卒不得同張燾棄市光蘭徵充軍

論曰諸臣受命於糜爛之餘勁力行間忠貞自矢中原強寇庶幾勦畧盡矣乃謀甫定而中更功垂成而倏變非格於款撫則弛於徵調事由中制權以旁撓比至兵食兩空智力俱困雖欲勉奮豈能有用手即勢窮命絕碎身原野而恤終之典且有靳馬嗟乎廟謨之弗善乃寇賊之資也夫豈偶然也哉



明史卷三百六十六

本卷在作卷三百六十七

列傳二百十七

袁繼成

朱大典

張國維

路振飛

曹 櫻

揭重熙

楊廷麟

彭期生

萬元吉

郭維經

袁繼成字季通宜春人天啓五年進士授行人崇禎三年冬擢御史戶部尚書舉自嚴議加派總威力陳五可慮不能從坐監臨會試縱懷扶舉子謫南京行人司副將行以熱審在適力請寬恤其意為錢龍錫張鳳翔易昌發也己而諸人果獲釋遷主客員外郎主事周鎮論官官削籍繼成抗疏救之言陛下惡

忠臣沽名莫若收其名歸之于上唐陸贄有言諫者多表我之能受諫者激表我之能容使鎮言當陛下受之名在上不當陛下容之名亦在上况鎮所言多指斥內臣以此獲罪恐廷臣以鎮為戒內臣之過歷于上聞非所以通群臣杜奸慝也不報七年春權山西提學僉事未行會總理戶工二部中官張葵憲有朝覲官費冊之奏繼成上疏曰陛下允內官之請特在剔釐奸蠹非欲群臣屈膝內官也此令一出靡然成風上自藩臬下至守令莫不次第奏請屏息低頭得免呵責為幸夫一人輯瑞萬國朝宗諸臣未覲天

予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尚得謂有廉耻乎遂瑞方張乾兒義子猶昏夜拜伏今則白晝公庭恬不知怪率天下為無耻事此臣所太息也至諫官以言為職不言則有墨刑言而被罰此哀世事近者給事中李世祺以論輔臣溫體仁既降罰之矣後罪及考選之銓臣吳鳴虞此何意也語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若鳴而箝其口飛而絀其羽養鳳與鷹何益且大臣有過言官言之即斥為邪試問言官以從欲大臣為邪乎糾正大臣為邪乎言官與大臣忤斥以為此令言官與大臣合交結詭隨其為此不更甚乎今考選在即

銓臣必將徇問諸臣汝必不勅大臣然後授臺諫臺諫相與括囊為大臣者終其身無敢議此大臣所甚利忠臣所甚憂也帝以符詞切責之葵憲見疏大恚奏言朝覲官費冊所以尊朝廷繼成復敷之曰尊朝廷莫大于尊朝廷之典制守令見藩臬行屬禮典制也見內臣行屬禮非典制諸司入都校冊吏部典制也先揭內臣非典制事屬典制雖坐受猶以為安事屬中官雖長揖祇增其辱伏見高皇帝建官內臣自中服靴帽皆與外臣別而尤嚴交結之條內臣不得絕外臣猶外臣不得絕內臣也臣前疏愛外臣以耻



正愛惡憲以禮奈何坐臣以蹤勢重罰夫路馬不齒禮豈為內臣設而乃妄引為殺臣阱乎帝復切責之乃才身赴任較聞公明聲望大著巡撫吳姓薦其廉能請加優擢而巡按御史張孫振以請屬不應叩之特疏誣總戚賊私事帝怒逮總戚責姓回奏姓極稱總戚賢斥孫振誣抵諸生聞總戚逮群隨至都伏闕訴冤總戚亦列上孫振請屬狀及其賊賄數事都御史言孫振倒置是非大負巡方職有詔逮訊總戚得復官孫振坐謫戍天下快之十年除湖廣參議分守武昌時宗室橫甚每誣人負責捕禁于家罄財乃已謂之打馬總戚嚴禁之宗室數人剽城中白之楚王諭治如律賊首呂瘦子作亂討平之巡撫余應桂知其能奏兼僉事分巡武昌黃州賊老回回萃裡眼等七大部犯黃陂黃安總戚馳救賊引退與黃岡知縣徐調元築城六千餘丈一月而竣十二年以故官移淮揚督鹽中官楊顯名勒監司行屬禮文牒用中請總戚悉釐正之顯名怒奏于朝詔錫二秩調用兵部尚書傳宗龍奉總戚遣才帝不納督師楊嗣昌以其知兵引參軍事明年四月用廷推擢右僉都御史撫治耶陽未一年襄陽失陷被逮宗室士民頌其善政

乞以身代罪留撫殘疆帝不許遣戍貴州十五年秋吏部推為總督帝責所司擅奉寢其議已而廷臣交荐起故官總理河北屯政未赴會賊逼江西廷臣設重臣總督江西湖廣應天安慶軍務駐九江乃擢總戚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以行時總戚在南都聞命賊已陷武昌左良玉擁兵東下人情洶洶總戚遇于蕪湖激以忠義良玉遂還復武昌而朝議忽以呂大器未代命總戚復督屯政大器與良玉不相能長沙袁州俱陷疆事益迫廷議復推總戚代之帝曰總戚久改屯撫遷延不赴法宜重懲念江西告警許戴罪辦賊不效則并治前罪甫抵鎮京師陷福王立頒詔至武昌良玉不肯拜總戚致書傳言倫序之正乃始拜受及高傑封興平伯總戚因入朝面奏曰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封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封則跋扈者愈多王深然之曰事已行奈何忻城伯趙之龍曰馬士英引傑渡河宜令往輯總戚亦言之王曰彼不欲往今輔臣史可法願往總戚對曰陛下嗣位初難以恩澤收人心尤當以紀綱肅衆志蓋君德以英分為主乞振作精神申明法紀冬春間淮上未必無事臣雖驢願奉六龍澶淵之舉王有難色聞臣善



曰廣曰繼成所言非遽為此事要不可不存此心繼成又詣榻前密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然所部多降將非孝子順孫且陛下初登大寶人心未免危疑意外不可不慮臣當星馳回鎮許之繼成赴閩責可法不當封傑士英嘆之俄陳致治守邦大計中引高宗用黃潛善汪伯彥事士英以為譏已益不悅會湖廣巡按御史黃澍挾良玉勢劾奏士英十大罪士英深恨之使人糾澍罪擬旨逮治澍謀于良玉陰詔將士大譁欲下南京索餉保救澍繼成為留江漕十萬石餉十三萬金給之且代澍申理以良玉倚仗澍為言士英不得已免澍連繼成既與士英陳所陳奏及題用文武官悉被停寢明年正月言今元朔受賀人以為拜手稱觴之日陛下當以為宗廟卧薪之日乞痛念大耻未雪以周宣之未央問夜為可法以晚近長夜之歎角觝之戲為可戒省土木之功節浮淫之費戒輸臣工後私闢而急國讐臣每嘆三十年來徒以三素葛藤血戰不已若要與一書已經先帝焚毀何必復理其說書苟未進宜寢之即已進宜毀之至王者代興從古亦多異同平勃迺漢文不閉窮治朱虛之過房杜決策秦即不聞力究魏徵之非固其

君器建大度亦其大臣公忠善謀謝贊其美請再下寬大之詔解圍扉疑入之囚斷草野株連之案王降旨俞其言而士英輩方以要與排善類力持之不毀也御史袁弘勛者初以竊遣戍赦還橫于鄉為張若麒所劾再遣戍至是復官益咆哮上疏論三案請逮罪王之案孫慎行楊健左光斗及鄭三俊吳姓等而末言繼成倒身怙逆罪甚無將應與案內諸奸並究繼成復疏辨報聞時群小皆不善繼成汰其軍餉六萬軍中有怨言繼成既爭不得力求罷又不許繼成以江上兵寡而鄭鴻達載艦又不還議更造檝九江余事葉士彥于江流截買樹木士彥家蕪湖與諸商暱封還其檝繼成耻令不行疏劾士彥士彥同年御史黃耳昂亦劾繼成且言繼成有心腹將枝勸左良玉立他宗良玉不從蓋欲離兩人交也良玉先不拜監國詔聞之蓋疑懼乃抗疏力辨明與繼成無隙致耳昂受指使而言要典宜再焚議者遂謂繼成與良玉倡和脅制朝廷由是群小銜繼成不已將召入害之推為刑部右侍郎王曰彼地須繼成耳此地何煩不允復推為戶部右侍郎亦不允時都下有偽太子之說寧南侯良玉既爭不納遂與士英輩有隙繼成



疏言太子真為非臣所能懸揣真則望行良玉言為則不妨從容審處多召東宮舊臣辨識以解中外之疑疏未達良玉已反初繼威聞李自成兵敗南下恐由岳州犯長沙入江西境命都將郝效忠陳麟鄧林奇守九江自統副將汪碩畫李士元等援袁州已登舟矣聞良玉反復旋九江良玉舟抵北岸貽書言願握手一別為皇太子死九江士民泣請繼威往紆一方難繼威曰寧南詔雖順舉動與前幸往必墮計士民請益堅遂與監紀余有灝會良玉于舟中良玉言及太子下獄事大及次日舟移南岸繼威恐良玉入城偕諸將以單騎往良玉袖出皇太子密諭劫諸將盟繼威正色曰密諭從何來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玉不得已約不破城改檄為疏駐軍候旨繼威歸集諸將城樓酒泣曰兵諫非正晉陽之甲春秋所惡可同亂乎約與俱拒守而效忠及都將張世勳等出與良玉合兵遂入城殺婦女掠財物繼威欲自盡黃澍入署拜泣曰寧南無異圖公以死激成之大事去矣副將李士春密白繼威隱忍到前途王文成之事可圖也繼威以為然出城而責良玉良玉時已疾篤矣望城中火光大及曰予負袁公嘔血

數升是夜死其子夢庚秘不發喪諸將推為帥急移舟東中朝皆疑繼威同反而繼威所上書率不得達乃書衣帶以死自誓會

大兵已下南都諸將多納款繼威勸夢庚旋師不聽乃遣人語林奇等不可為不忠事林奇與碩畫士元移舟避皖湖中陰遣人迎繼威而效忠已結繼威赴其軍云入南昌為後圖繼威信之將及湖口夢庚效忠已降于

大清遂遣將執之北上明年三月執不肯降見殺同時有張亮者四川人舉于鄉崇禎時歷榆林兵備泰

議者能舉用薦改安廬兵備監禁軍討賊頗有功十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福王既立亮聞李自成兵敗西奔奏言賊勢可乘請解職視賊所向督兵進討從之尋召入京議事馬士英革意不在賊復遣還任明年四月左夢庚陷安廬亮被執及夢庚北行扶亮與俱乘間赴河死

朱大典字廷之金華人家世貧賤大典始讀書為人豪邁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除章丘知縣天啓二年擢兵科給事中中官王體乾魏忠賢等十二人及乳媪客氏假保獲功所廢錦衣許世襲大典抗疏力諫



五年由左給事中出為福建副使進右叅政以憂歸  
崇禎三年起故官蒞山東尋調天津五年四月李九  
成孔有德圍萊州山東巡撫徐從治中砲死擢大典  
右僉都御史代之詔駐青州調度兵食至七月登萊  
巡撫謝璉復陷于賊總督劉宇烈被逮乃罷總督及  
登萊巡撫不設若任大典督主客兵數萬及閔外勁  
旅四千八百餘人合勦之以總兵金國奇將率副將  
靳國臣劉邦域秦將祖大弼祖寬張鞠遊擊栢永福  
及故總兵吳襄襄子三桂等以中官高起潛監獲軍  
餉抵德州賊復犯平度副將牟文綬何惟忠等救之  
殺賊魁陳有時惟忠亦被殺八月巡按監軍御史謝  
三賓至昌邑請斬逆帥王洪劉國柱詔速治之兵部  
尚書熊明遇亦坐主撫悞國罷去三賓復抗疏請絕  
口勿言撫事國奇等至昌邑分三路國奇等關外兵  
為前鋒鄧玘步兵總之從中路反埽進昌平總兵陳  
洪範副將劉澤清方登化從南路平度進秦將王之  
富王文緯等從北路海廟進檄遊擊徐元亨等率萊陽  
師未會以牟文綬守新河諸軍皆攜三日糧盡抵新  
河東岸亂流以濟祖寬至沙河有德迎戰寬先進斬  
國總之賊大敗諸軍乘勝進至城下賊夜半東遁圍

始解守者疑賊誘砲拒之起潛遣中使入諭圍城相  
慶明日南路兵始至先是有時被殺九成等令招遠  
黃縣及海濱居民俸土囊二十萬剋日積城下履之  
登城先期一日而敗國奇等遂擊賊黃縣斬首萬三  
千俘八百逃散及墜海死者數萬賊竄歸登州國臣  
等築長圍守之城三面距山一面距海塙三十里而  
遠東西俱抵海分者成賊不能出發大砲官軍多死  
傷李九成出戰相當十一月九成搏戰降者洩其謀  
官軍合擊之截于陣賊渠魁五九成有德耿仲明有  
時毛承祿也及是殺其二帝嘉解圍功進大典右副  
都御史將吏陞賞有差是月國奇卒以襄代攻圍既  
久乃射書城中令馬駉出議事駉故秦將陷于賊常  
秦賊密謀欲駉知而生心且使賊自殺也駉果遣使  
報密與被掠副將龔正祥陷賊舊將岳永陞等十六  
人軟血為內應六年正月朔事洩賊執斬之賊糧絕  
食人熬人油為燭恃水城可走不降及王之富祖寬  
奪其水門外獲塙賊大懼二月中旬有德先遁載子  
女財帛出海仲明以水城委副將王秉忠已亦以單  
舸遁官軍遂入大城攻水城未下遊擊劉良佐獻轟  
城策匿人永福守中穴城置火藥發之城崩官軍入



賊退保蓬萊間大典招降始釋甲俘千餘人獲秉忠及偽將七十五人自縊及投海死不可勝計賊遂平有德等走旅順島帥黃龍邀擊生擒其黨毛承祿陳光福蘓有功斬李應元惟有德仲明逸去乃獻承祿等于朝磔之先一日有功脫械走帝震怒斬監守官刑部卻多獲罪未幾被執伏誅叙功進大典兵部右侍郎世廕錦衣百戶巡撫如故八年二月流賊陷鳳陽殺皇陵總督楊一鵬被逮詔大典總督漕運兼巡撫盧鳳淮楊四郡移鎮鳳陽時江北州縣多陷明年正月李自成等圍滁州連營百餘里總兵祖寬大破之大典會總理虛象弄進襲獲破之賊乃引而北再窺鳳陽大典急還兵遏賊參將鮑釗力戰賊始退十一年賊復入江北大典提兵逼之賊謀窺茶山大典與安慶巡撫史可法遇之賊乃西遁大典先生失州縣賊視事是年四月以平賊踰期總督洪承疇以下俱論罪大典再貶三秩賊趨潁州復為大典所却尋叙援勦及轉漕功盡復其秩十三年河南賊大入湖廣大典遣將救援屢有功進左侍郎明年六月以寇患益棘命大典總督江北及河南湖廣軍務仍鎮鳳陽尚辦流賊而以可法代漕運賊帥袁時中衆

數萬橫穎毫間大典率總兵劉良佐等擊破之叙齊有差大典在事七載有保障功然不能持廉屢為給事中方士亮章正宸沈迅御史鄭崑貞忻城伯趙之龍等所劾詔削籍候勘事未竟而東陽許都事發許都者諸生豪俠負氣憤縣令苛歛作亂圍金華大典子萬化募健兒禦之後賊平所募者不散大典聞急馳歸知縣徐調元聞都兵籍有萬化名言大典縱子交賊巡按御史左光先聞于朝得旨逮治籍其家充餉且令督賦給事中韓如愈趣之已而京師陷福王立劉宗周革勸其召募勅王給事中熊汝霖請以充為事官用之北方吏部尚書徐石麒等覆如其奏請令巡撫河南有詔詰問石麒言河南殘疆令自練勁旅所費不貲非優之也竟不許已而誠意伯劉孔昭兵部侍郎徐人龍等白其縱子交賊之誣而大典亦自結于馬士英阮大鍼乃召為兵部左侍郎踰月進尚書總督上江軍務左良玉與兵命監黃得功軍樂之福王奔太平大典與大鍼入見舟中誓力戰得功死王亦被擒兩人遂走杭州會潞王亦降大典乃還鄉郡據城固守唐王聞就加東閣大學士督師浙東踰年城破闔門死之



張國維字玉筍東陽人天啓二年進士授番禺知縣崇禎元年擢刑科給事中劾罷副都御史楊所修御史田景新等魏忠賢黨也御史胡良機給事中陶崇道等六人先為忠賢所逐及起用顧憲之外國維以為言六人乃復留已陳時政五事言陛下求治太銳綜核太嚴拙者踴躍以避咎巧者委蛇以取容誰能展布四體為國家營職業者故治象精明而腹心手足之誼實薄此英察宜效也祖宗朝閣臣有封還詔旨者有跪揚塵上而爭一事者今一奉詰責則俯首不違一承改擬則順旨恐後倘處置失宜亦必不敢執奏此特順宜戒也召對本以通下情未有因而獲罪者今則惟傳天語英矚拜跪臣同官熊奮渭還朝十日旁措一詞遂蒙譴誦不可稍加薄罰示優容之度乎此上下宜洽也其二條請平刑罰濤膏澤帝不能盡用進禮科都給事中京師地震規禁政甚切邊太常少卿七年擢右倉都御史巡撫應天安慶等十府其冬流賊犯桐城官軍覆沒國維方壯年一夕積髮頓白明年正月率副將許自強赴援遊擊潘可大知縣陳爾錫守桐不下賊乃攻潛山知縣趙士彥重傷卒攻太湖知縣金應元刻導尾永安被殺國維至

解桐圍遣守備朱士引趨潛山把總張其威趨太湖士引戰死自強遇賊宿松殺傷相當安慶山民築石以扶賊賊多死乃越英山霍山而遁九月賊復由宿松入潛山太湖他賊掃地王亦隨宿松等三縣國維乃募土著二千人戍之而以兵事屬監軍史可法明年正月賊圍江浦遣守備蔣若來陳于王戰却之十月賊分兵犯懷寧可法及左良玉馬燦遇之獲犯江浦副將程龍及若來于王等拒守諸城並全賊又圍望江遣兵援之亦解去十年三月國維率龍等赴安慶樂賊澧家店龍軍數千悉沒賊東陷和州令山定遠攻隋六合知縣鄭同元潰走賊遂攻天長國維見賊勢日熾請于朝割安慶池州太平別致巡撫以可法任之安慶不隸江南巡撫自此始也議者欲并割江浦六合併國維為鎮江南不許國維為人寬惠得士大夫心屬郡災傷輒為請命多獲寬減奸民張漢儒軒錢謙益瞿式耜陸文聲許張傳張采國維斥漢儒等誣固忤執政溫體仁奪俸蘇州去任推官周之蘊希體仁指復軒傳等國維亦力白其誣蘇太湖繁昌二城建蘇州九里石塘及平望內外塘長洲至和等塘修松江捍海堤濟鎮江及江陰漕渠並有成



績居六年遷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歲大旱漕流涸國維濬諸水以通漕山東畿賑活貧民無算十四年夏山東盜起改兵部右侍郎兼督淮徐臨通四鎮兵獲漕運大盜李青山衆數萬據梁山濞運其黨分據韓莊等八關運道為梗周延儒赴召北上青山謂之言率衆獲漕非亂也延儒許言于朝授以職而青山竟截漕舟大焚掠迫臨清中官劉元斌走國維合所部兵擊降之獻俘于朝帝率太子二王御午門磔諸市兵部尚書陳新甲下獄帝難其代以侍郎馮元飈攝既乃召國維代之召見德政殿慰勞甚至乃定戰守賞罰格列上穀世職酌推陞慎咨題等七事帝皆報可會開封陷河北震動條防河數策帝亦納之時外吏考選者皆欲得給事而帝以巡方任重將察注御史首輔周延儒令國維荐時敏等十二人察外郡城守以既有巡按不可復遣御史遂並授給事獨御史蔣拱辰不與有怨言及出監趙光梓軍謂國維害已故昌平既既劾國維國維言拱宸扶怨誣詆拱宸再劾國維溺職請如丁汝璉陳新甲故事正失陷名藩之罪御史趙謀右拱宸言國維忠諒有餘不能延攬群才惟任香吏國維再跪求斥不

許十六年四月我

大清兵猶在畿內國維檄趙光梓拒螺山八總兵之師許清言者蓋誣國維帝乃令解職復以附會延儒及螺山喪師事遂下獄蘇州民間之爭詣闕乞貸帝念其治河功十七年二月俾出獄候命三月召對中左門復故官兼右僉都御史馳赴江南浙江督練兵輸餉諸務國維條上生財七事即馳出都行十日而都城陷福王召之令協理戎政尋叙山東討賊功加太子太保詹錦衣食事吏部尚書徐石麒去位衆議歸國維馬士英惡之用張捷國維乃乞省親歸南都英守諭月潞王監國于杭州不數日出降閏六月國維朝魯王于台州請王監國即日移駐紹興進國維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督師江上總兵官方國安亦自金華至馬士英素善國安匿其軍中請入朝國維劾其十大罪乃不敢入連復富陽於潛樹木城緣江要害聯合國安及王之仁鄭遵謙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諸營為持久計順治三年五月國安等請軍之餉潁王走台州航海國維亦還守東陽六月知勢不可支作絕命詩三章赴水死年五十有二



路振飛字見白曲周人天啓五年進士除涇陽知縣  
大吏詣魏忠賢將建祠涇陽振飛執不從邑人張問  
連忤奄坐追贖十萬振飛故遷延奄敗事解流賊入  
境擊却之崇禎四年徵授御史疏劾首輔周延儒早  
行奸險黨邪醜正啓宵小奔競之門短豪傑敢言之  
氣祈立斥以清撥路被旨切責未幾陳時事十大弊  
曰務苛細而忘政體表廉耻而壞官方民愈窮而賦  
愈亟有事急而無事緩知顛惠而忘隱憂求治事而  
鮮治人責外重而責內輕嚴于小而寬于大臣日偷  
而平日疑有詔旨而無奉行其言深切時政帝但付  
所司而已山東兵叛劾巡撫俞大成孫元化且論延  
儒曲庇之罪帝不問已劾吏部尚書閔洪學結權勢  
樹私人秉銓以來吏治日壞洪學既解振飛復力駁  
之乃引去侍御劉宇烈勸山東叛將無功振飛劾  
罪之廷推南京吏部尚書謝陞為左都御史振飛歷  
詆其醜狀陞遂不果用六年巡按福建海賊劉香數  
勾紅夷入犯振飛懸千金勵將士于是游擊鄭芝龍  
等大破之詔賜銀帶俸滿以京卿錄用初振飛論海  
賊情形謂巡撫鄭維璉不能辦語侵之維璉罷去命  
甫下數奏捷振飛乃力暴其功維璉後復召用振飛

俄上疏請暫止錢穀刑名之奏深思安危安亂之幾時  
御文華召輔臣問九卿賢否武臣問樞部臺諫問憲臣  
荐揚者立狀保結與同功罪帝以立狀非典制不從八  
年夏帝將簡輔臣振飛言枚卜盛典使黃緣者竊附則  
不光如向者周延儒溫體仁等公論俱棄宅揆以後民  
窮盜興辱已者必不能正天下時延儒已斥而體仁方  
居首揆大恨已而振飛按蘓松請除輸布收銀白糧收  
免四大患民困以蘇會常熟奸民張漢儒許鄉官錢謙  
益翟式邦體仁坐振飛失糾擬旨令陳狀振飛白謙益  
無罪語刺體仁體仁益恚激帝怒謫河南按察司簡較  
入為上林丞累遷光祿少卿十六年秋權右余都御史  
總督漕運巡撫淮揚明年正月流賊陷山西振飛遣將  
金聲桓等十七人分道防河由徐泗宿遷至安東沐陽  
且圍練鄉兵媾以牛酒得兩淮間勁卒二十餘萬福周  
潞崇四王避賊同日抵淮大將劉澤清高傑等亦棄汎  
地南下振飛悉延接之四月初聞北都陷福王立于南  
京河南副使呂弼周為賊節度使來代振飛進士武愭  
為賊防禦使招搖徐沛而賊將董學禮據宿遷振飛擊  
禽弼周愭走學禮弼周法場命軍士人射三矢乃解  
殊之縛愭拘諸市鞭八十檻車獻諸朝後亦伏誅五月



士英欲用所親田仰乃罷振飛全仰代振飛亦遭母  
喪家無可歸流寓蘇州尋錄功即家加右副都御史  
振飛初督漕獨鳳陽皇陵望氣者言高墻有天子氣  
唐王聿鍵方以罪錮守陵中官虐之振飛捕治其尤  
甚者而上疏乞察寃罪宗竟得請楊維垣請戍淮安  
振飛待之薄及是起用事檄撫寧侯朱國弼劾振飛  
不迎駕入淮城而私語鳳陽有天子氣懷二心行人  
朱統鑣復劾之以既解官獲免

順治二年大兵破南京唐王監國福州拜為右都御  
史募能致振飛者官五品賜二千金振飛乃赴召道  
拜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至則大喜與  
宴抵夜分撤燭送歸解玉帶賜之官一予職方員外  
即又錄守淮功蔭錦衣世千戶王每責廷臣怠玩振  
飛再進曰上謂臣僚不改因循必致敗亡臣謂上不  
改操切亦未必能中興也上有愛民之心而未見愛  
民之政有聽言之明而未收聽言之效喜怒輕發疏  
令屢更見群臣庸下而過于督責因博覽書史而務  
求明併凡上所長者皆臣所甚憂也其言曲中王短  
云三年  
大兵進仙霞關王走汀州振飛追赴不能及汀州破

振飛走居海島明年赴永明王召卒于途

曾櫻字仲含峽江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乞假歸師  
事鄭元標久之授工部主事歷部中天啓二年稍遷  
常州知府諸御史巡鹽倉江漕及提學屯田者皆操  
舉核權文牒日至櫻牒南京都察院曰他方守令奔  
命一巡按獨南畿奔命數巡按請一切戒飭罷鈎訪  
取績諸陋習都御史熊明遇為中約束馬櫻持身肅  
為政愷悌公平不畏強禦屯田御史索屬吏應劾者  
姓名櫻不應御史以危言恐之櫻答曰僚屬已盡無  
可糾止知府無狀因自署下考杜門待罪撫按亟慰  
留乃起視事織造中官李寔劾罷巡撫周起元進知  
府行屬禮櫻獨如故寔怒移檄以爾汝侮之櫻亦報  
以爾汝卒不屈無錫高攀龍江陰繆昌期李應昇被  
逮櫻助昌期應昇贊而經紀攀龍死後事出其子及  
僮僕于獄為文祭之宜興毛士龍坐忤魏忠賢遣戍  
櫻諷士龍逃去上官捕其家人賴櫻以免武進孫慎  
行忤忠賢當戍櫻緩其行忠賢敗事遂解七年遷浙  
江右叅政用士民請詔以新秩留任崇禎元年以右  
叅政分守漳南九蓮山賊犯上杭櫻募壯士擊退之  
夜搗其巢賊散殆盡士民為櫻建祠母憂歸服闋起



故官分守興泉二郡進按察使分巡福寧先是紅夷寇興泉樓請于巡撫鄒維璉用副總兵鄭芝龍為軍鋒果奏捷及劉香寇廣東總督熊文燦欲得芝龍為援維璉等以香與芝龍有舊疑不遣樓以百口保芝龍遂封城香芝龍感樓次骨十年冬東廠獲一男子言為樓行賄謀逃浙江按察使詞連吏部主事林中鳳來方煒帝怒下兩人獄命撫按械樓赴京御史葉初春先為樓屬吏知其廉于他疏微白之有詔詰問因其言樓賢然不知賄所從至詔至閣巡撫沈猶龍巡按張肯堂閱廠檄有奸人黃四臣名芝龍前白曰

乃謂芝龍勦賊賊多降一方遂安遷山東右布政使分守東萊十四年春擢右副都御史代徐人龍巡撫其地明年遷南京工部右侍郎乞假歸山東初被兵巡撫王永吉所劾濟兗東三府州縣盡失匿不以聞及兵退以恢復報而樓所部青登萊三府失州縣無幾盡以實奏及論罪永吉反擢兵部侍郎總督薊遼而樓奪官逮治下刑部獄不十日而京師陷賊盡釋捕囚樓乃微服遁還自詣南京刑部時福王已立法司當以積從唐王稱號于福州鄭芝龍名柄薦樓起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無何令掌吏部而移吏部張肯堂于都察院樓持法不撓數有所執爭薦楊東煦傅汝銓等皆擢用樓尋進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淵閣王駐延平令樓留守福州

大兵破福州樓挈家避海外中左衛越五年其地被兵遂自縊死重熙字祝萬撫州臨川人崇禎九年順天鄉試及明年會試重熙皆以五經中式時稱異才初授福寧知州福王時擢吏部考功主事外艱歸順治二年六月南昌破撫州亦破與同里曹亨應先後舉兵唐王命以故官聯絡建昌兵一戰而北吏部主事王兆熊劾之用大學士曹樓薦令以考功員外



印兼兵科給事中從大學士傅冠辦湖東兵事瀘漢  
告警寇不能救重熙劾解冠任兵事督委重熙江西  
巡撫劉廣引戰敗被執復用櫻薦權右僉都御史代  
廣引攻撫州不克而退俄聞汀州失解兵入山五年  
永明王拜重熙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  
兵召募萬餘人薄邵武敗還金聲桓者左良玉將也  
已降于

大清復乘間為亂據南昌

大兵攻討之聲桓死諸軍盡散獨張自盛眾數萬走  
閩重熙入其軍約廣信曹大錫並進自盛掠邵武戰  
敗被執重熙走依大錫九年五月重熙率數十人赴  
大錫于百丈磔適大錫還軍鉛山惟空營在表就營  
炊食

大兵偵得之率眾至射重熙中項執至建寧下之獄  
重熙覓死具不得日整衣冠拜呼高皇帝祈死冬十  
一月昂首受刃顏色不改同邑傅禹銓字維衡崇禎  
十三年進士除翰林檢討充永王講讀官疏救劉宗  
周幾獲罪季自成陷京師禹銓出謁賊敗南還唐王  
時曾櫻荐禹銓王以其降賊命予知府銜赴贛州軍  
自劾尋復其故官贛州破退隱山中已聞金聲桓叛

大清禹銓乃舉兵以應永明王素權為兵部右侍郎  
兼翰林侍讀學士聲桓滅禹銓往來自盛大錫軍  
順治八年至廣信張村為守將所執繫南昌獄輸之  
降不從令作者招重熙亦不從禹銓自降流賊為鄉  
人非笑嘗欲求一死所至是不少挫八月朔從容就  
刑鄉人更賢禹銓也重熙大錫相繼敗而都昌督師  
余應桂亦以是歲亡江右兵遂盡

楊廷麟字伯祥清江人舉崇禎四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編修勤學嗜古聲震館閣間與黃道周善十年冬  
皇太子將出閩簡充講官兼直經筵廷麟具疏力諫  
道周不許明年二月帝御經筵問保舉考選何者為  
得人廷麟言保舉當嚴舉主如唐世濟王維章乃溫  
體仁王應熊所薦今二臣皆敗而舉主無恙是連坐  
之法先不行于大臣欲收保舉效得乎帝為動色其  
冬

大清兵逼京師廷麟上疏勅兵部尚書楊嗣昌言陛  
下有捷伐之志大臣無樂侮之才謀之不臧以國為  
戲嗣昌及劉遠總督吳阿衡內外扶同朋謀悞國與  
高起潛方一藩倡和款議武備頓忘以至于此今可  
憂在外者三在內者五督臣虛蒙界以禍國責樞臣



言之痛心夫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東成宗澤隕命乞陛下赫然一怒明正向者主和之罪俾將士畏法無有二心召見大小諸臣答以方畧諭象昇集諸路援師乘機赴敵不從中制此今日急務也嗣昌大憲詭薦廷麟知兵帝即召見改兵部職方主事贊畫象昇軍象昇得之甚喜即令往真定轉餉濟師及象昇戰死賈莊嗣昌急問偵卒楊贊晝死未卒以奉使在外對嗣昌為不憚者久之初張若麒沈迅官刑曹謀改兵部御史徐必泓沮之必泓廷麟同里也兩人疑疏出廷麟指憾甚因與嗣昌比而構廷麟欲假手大清兵殺之聞尚在憾未已會廷麟報軍中曲折嗣昌擬旨責以欺罔及事平欲中以危法帝察其無罪貶秩調外而已黃道周獄起詞連廷麟逮治未至而道周已釋言者多薦廷麟侍御惠世揚請俟其至用之十六年秋復授職方主事未赴都城失守廷麟慟哭募兵勤王會福王立用御史祁彪佳薦召為左庶子辭不就宗室朱統鏞誣劾大學士姜曰廣并誣廷麟召健兒有不軌謀以曰廣為內應其語絕狂誕王不問然竟散所募兵

順治二年南都破江西諸郡所存者惟贛州唐王手書加廷麟吏部右侍郎劉同升國子祭酒同升自寧都至贛與廷麟協謀大舉乃偕巡撫李永茂集士大夫于明倫堂勸輸兵餉眾咸踴躍九月大兵屯泰和副將徐必達戰大敗廷麟自督師與同升乘虛復吉安臨江詔加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賜剡便宜行事十月大兵攻吉安必達戰敗赴水死會廣東援兵至大兵退屯峽江已而萬元吉至贛十二月同升卒三年正月廷麟赴贛招同蠻張安等四營降之以元吉代守吉安三月廷麟聞王將赴贛往朝之甫行以吉安警留屯城外日馳疏陳援吉安防贛事宜無何吉安復失元吉退保贛州四月大兵逼城下兵部侍郎劉士禎促新軍將張安赴援安宵遁贛圍急廷麟遣使調廣西狼兵而身往寧都趣新軍未救五月望戰梅林再敗退保寧都廷麟乃散其兵以六月入贛與元吉憑城守未幾援兵至圍解已復合廷麟等分門拒擊城中士民夜乘陴日開門出戰四方援軍日至遂日無強敵每皓月巡城笙歌徹夜攻者心蠶之至八月水師戰敗援軍悉潰城中始憂懼時被圍已半年守陴者悉懈十月四日



大兵登城廷麟急督士民拒戰久之力不支廷麟走  
西城投水死同守者郭維經彭期生革盡死期生字  
觀我海鹽人御史宗孟子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  
徽州教授遷國子博士歷都水主事員外郎中遷長  
沙知府再調揚州南昌崇禎初以憂去補濟南坐失  
囚謫布政司照磨量移應天推官轉南京兵部主事  
進郎中十六年張獻忠亂江西遷湖西兵備僉事駐  
吉安

順治二年兵入南昌逼吉安期生拒守不支城破走  
贛州偕廷麟招降張安等唐王加太常寺卿仍令視  
兵備事城破冠帶自縊死一時同殉者職方主事周  
瑚語烈甚磔死通判王明汲不屈死編修兼兵科給  
事中萬發祥吏部主事龔茶戶部主事林琦兵部主  
事王其宏黎遂球柳昂魯嗣宗錢謙亨中書舍人  
袁從鵠劉孟鈞劉應試推官署府事吳國球監紀通  
判郭寧登臨江推官胡縝贛縣知縣林逢春皆被戮  
鄉官盧觀象盡驅男婦大小入水乃自沉舉人劉曰  
佺偕母妻弟婦子侄同日死參將陳烈戮力戰衆以  
其弟已降  
大清疑之烈益奮勇疾聞及見執其弟勸之降不聽

顧謂贛人被掠者曰今日方知我無二心也罵不絕  
口死

萬元吉字吉人南昌人天啓五年進士授潮州推官  
補歸德捕大盜李守志散其黨崇禎四年大計誦官  
十一年秋用曾櫻薦命以永州檢校署推官事居二  
年督師楊嗣昌薦其才改大理右評事軍前監紀嗣  
昌倚若左右手諸將亦皆服馳驅兵間未嘗一夕安  
枕嗣昌卒元吉丁內艱歸十六年起南京職方主事  
進郎中福王立仍故官元吉以四鎮不和請奉詔宣  
諭又請發萬金犒高傑于揚州諭以大義令保江淮  
乃渡江詣諸將營傑與黃得功劉澤清方爭揚州元  
吉與得功書令共獎王室得功報書如元吉指乃錄  
其策示澤清條嫌漸解俄上言朝廷不當偏安宜且  
仍南京故名示不忘恢復而大減錦衣旗尉罷南北  
兩鎮撫司以杜告密時廷議以元吉能輯諸鎮擢太  
僕少卿監視江北軍務元吉身在外不忘朝廷數有  
條奏請修建文寶錄復其尊稱并還懿文追尊故號  
祀之寢園以建文配而速張靖難死事諸臣及近日  
北都四方殉難者以作忠義之氣從之又言先帝天  
資英武銳意明作而禍亂並滋寬嚴之用偶偏任議



之速太畸也先帝初懲逆璫用事委任臣工力行寬大諸臣扭之爭意見之異同略網繆之系土敵入郊圻束手無策先帝震怒宵小乘間中以用嚴于是廷杖告密加派抽練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廟堂號振作而敵強如故寇禍彌張十餘年未小人用嚴之效如是先帝亦悔更崇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為太平可致諸臣復競賄賂肆欺蒙每趨愈下再櫻先帝之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沒蓋諸臣之孽每乘于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于諸臣之玩臣所謂寬嚴之用偏偏者此也國步至今艱難已極乃議者求勝于理即不審勢之重輕好伸其言者不顧事之損益殿上之彼己日爭閭外之從違連制一人任事眾口議之如孫傳庭守閩中議者俱謂不宜輕出而已有以逗撓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語史可法姜曰廣急撤閩軍吳三桂伴隨樞輔迎擊之先帝召對時群臣亦曾及此而已有以威地議之者矣及賊勢燎原廷臣或勸南幸或勸皇儲監國南都皆權宜善計而已有以邪妄議之者矣由事後而觀威連恨議者之誤國倘事幸不敗必共服議者之守經大抵天下事無全害亦無全利當局者非樸誠通達誰

敢違衆獨行旁持者競意氣筆鋒必欲強人從我臣所謂任議之速太畸者此也乞究前事之失為後事之師以寬為體以嚴為用蓋宗簡易推真誠之謂寬而濫賞縱罪者非寬辨邪正綜名實之謂嚴而鈞距索隱者非嚴寬嚴得濟任議乃合仍借于任事之人嚴嚴始進寬期後效毋令行間再踵藏垢遺才久借煤灰收之以嚴然後可任之以寬也詔策紬之已入朝復遣往江北調輯軍民時高傑欲赴河南討賊元吉方請速予之餉而傑襲得功于儀真元吉心傷之因言古大將保功名必以恭順為本今朝廷新立綱紀未尊恐從此相沿恭順日替輕朝廷隳綱紀臣罪滋大因請罷斥不許明年三月給事中楊兆升劾之以元吉有勞不問南京覆沒走福建歸唐王六月我大清兵已取南昌袁州臨江吉安踰月又取建昌惟贛州孤懸上游兵力單寡人情惴懼會益府永寧王招降州賊張安達復撫州南贛巡撫李永茂乃命副將徐必達托恭和拒大兵未幾戰敗至萬安遇永茂永茂遂奔贛八月叛將白之裔入萬安江西巡撫曠昭被執知縣梁于溪死之唐王詔通至贛永茂乃與楊廷麟劉同升共奉



兵未幾王啓永茂為兵部右侍郎以張朝繼代甫任  
事權元吉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湖  
廣諸軍召朝繼還以同升代元吉至贛同升已卒遂  
以元吉兼巡撫

順治四年三月廷麟迎謁王元吉代守吉安初崇禎  
末命中書舍人張同敬調雲南兵未至福王又趣之  
及抵江西南京已失因還吉安廷麟留與共守用  
客禮待之其將趙印選胡一青頻立功而元吉約束  
甚嚴諸將漸不悅時有廣東兵亦以赴援至而張安  
者汀贛間峒賊四營之一號勇善戰既降有復撫州

功且招他營盡降賜名龍武新軍元吉以安等為其  
恃也莫視雲南廣東軍雲南廣東軍解體然安卒故  
為賊屠贛城淫掠自如廷麟遣援湖西所過無不殘  
破及是

大兵逼吉安諸軍皆內攜新軍又先往湖西不時至  
城中軍不戰潰城遂破元吉退走皂口檄諭贛州極  
言雲南兵棄城罪其衆遂西去四月

大兵逼皂口元吉不能禦入贛城  
大兵乘勝抵城下給事中楊文薦元吉門生也奉命  
往湖南過贛見事急自任守禦城中賴之元吉素有

才蒞事精敏及失吉安士不用命各登城上對將  
吏不交一言陽河大營通山麓指為空營兵民從大  
營中至言敵勢威輒叱為間謀斬之江西巡撫劉遠  
生令張琮者將兵趨湖東及贛圍急遠生自出城召  
琮于寧都贛人曰撫軍遁矣怒焚其舟拘遠生妻子  
俄遠生率琮兵至贛人乃大悔琮軍渡河抵梅林中  
伏大敗還至河爭舟多死于水遠生憤甚五月朔渡  
河再戰身先士卒遇  
大兵被獲復逃歸而龍武軍先往湖西者聞撫州復  
失仍還寧都廷麟躬往邀之與

大兵戰梅林再敗乃散遣其軍而身入城與元吉同  
守自遠生敗援軍皆不敢前六月望李永茂所遣副  
將吳之蕃等以廣東兵五千至數戰皆捷

大兵為解圍屯于水西之蕃亦退保南康未幾圍復  
合城中拒如初時贛困守久王獎勞之賜名忠誠府  
加元吉兵部尚書文薦右僉都御史使尚書郭維經  
來援維經與御史姚奇引沿途募兵得八千人元吉  
部將汪起龍率師數千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率  
師三千大學士蘇觀生遣兵如之兩廣總督丁魁楚  
亦遣兵四千廷麟又收集散亡得數千先後至贛營



于城外軍聲頗振諸將欲戰元吉待水師至并擊而中書舍人奉從諤募砂兵三千吏部主事龔茶兵部主事黎遂球募水師四千皆頓南安不敢下主事王其宏謂元吉曰水師帥羅明受海盜也桀驁難制茶遂球若慈母之奉驕子且令水涸巨舟難進豈能如約不聽及八月

大兵聞水師將至即夜截諸江焚巨舟八十死者無算明受遁還舟中火藥戎器盡失于是兩廣雲南軍皆不戰而潰他營亦稍稍散去城中止起龍維經部卒四千餘人城外水師後營二千餘人而已恭將謝

志良擁衆萬餘于粵都不敢進廷麟調廣西狼兵八千人踰嶺亦不即赴會聞汀州破人情益震懼守者亦疲甚十月初

大兵用礮夜登城鄉勇猶巷戰黎明兵大至城上發砲砲炸城遂破元吉死之先是元吉禁婦女出城其家人潛載其妻離城去元吉遣飛騎追還痛捶其家人故城中無敢出者及城破部將擁元吉出城元吉嘆曰為我謝賴人使闔城塗炭者我也我何可獨存遂赴水死年四十有四文薦字幼字京山人由進士為兵科給事中城破時病困不能起執送南昌絕

粒而卒

郭維經字六修江西龍泉人天啓五年進士授行人崇禎三年遷南京御史疏陳時弊中有所舉刺帝責令指實乃極稱順天府尹劉宗周之賢力詆吏部尚書王永光苛刻及用人顛倒罪帝置不問六年秋周延儒罷政溫體仁代之維經言執政不惠無才有才而用之排正人不用之尋國事日非則委曰我不知坐視盜賊日猖邊警日急止與二三小臣爭口舌角是非平章之地幾成聚訟可謂有才耶帝切責之庶于丁進典南畿試有私為南京御史黃昌所發給事中孫晉因言進體仁私人閹節既獲乞下所司案驗帝親摘七卷點之進乃獲罪吏部侍郎張捷薦進崇禎如維經疏劾又劾掌中府撫寧侯朱國貪殘皆不納憂去久之起故官北都變聞南都諸臣有議立潞王者維經力主福王王立進應天府丞仍兼御史巡視中城維經以加銜乃魏忠賢陋習力辭不允俄上言聖明御極將二旬一切雪取除充收拾人心之事係毫末舉今偽官縱橫于風泗悍卒搶攘于瓜儀焚戮剝掠之慘漸逼江南而廟廊之上不聞勦色相戒惟以漫不切要之務盈庭而議致啓旁門聞



捷足營鑽窺之隙穴作富貴之階梯舉朝人心如狂如醉匹夫匹婦呼天憤鬱釀成災祲乞令內外文武諸臣洗滌肺腸盡去刻薄偏私及恩怨報復故習一以辨賊復仇為事報聞馬士英薦阮大鍼廷臣力爭史可法進謂停之說謂前監國詔有逆案不許起用語臣為去之後未何故復入此示人以隘維經駁可法失言士英大鍼深疾之尋遷大理少卿左僉都御史給事中吳适言維經緝寧都城有成效宜責成彈壓乃命若督五城御史蔡非常清鞏數明年二月府丞鄒之麟欲得其位與大鍼革令隆平侯張拱日劾之言迎恭皇御容維經託疾不欲觀盛典保國公朱國弼復言維經署大理事刑部以為防禦使武備素會題維經以未經履職駁之情已受偽命何矜何疑執法之官甘心庇逆乞重懲乃下部院有議令回籍唐王立于福州召為吏部右侍郎

順治三年五月大兵圍贛州王乃命維經為吏兵二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湖廣江西廣東浙江福建軍務師往援維經與御史姚奇引募兵八千人入贛州與楊廷麟萬元吉協守及城破維經入岷峨寺自焚死奇引亦死之奇引字有僕錢塘人由進士

授南海知縣地富饒多盜賊奇引絕苞苴力以彈盜為事政聲大起入為兵部主事改監察御史巡按廣東未任與維經赴援遂同死論曰明自過江後臣奸主暗利藪而樂亡殆所謂處堂之燕乎而二三儒生尚欲收拾殘疆為撐持旦夕之計所至哀鳴號召繼之以死事雖未濟其志固可悲也已



明史卷三百六十八

列傳一百十九

史可法何氏剛高弘圖

姜曰廣周續祚

徐石麒

高倬黃瑞伯等祁彪佳

史可法字憲之順天大興人世錦衣百戶祖應元舉於鄉官黃平知州有惠政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從質妻尹氏有娠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事親以孝聞舉崇禎元年進士授西安府推官賑荒恤民賊奸弭盜能聲大著稍遷戶部主事歷戶部郎中督督太倉及遼餉所至破節奉公八年遷右叅議分守池州太平其秋總督伊爾圖盧象昇大舉討賊改可法副使分巡安慶池州監江北諸軍未幾黃梅賊掠宿松潛山太湖將犯安慶知可法有條遁去可法追至潛山天堂寨搜賊賊多死明年正月祖寬大破賊滁州賊盡走河南江北稍靖可法以其間蒐軍實治戰具軍特精至十二月賊馬守應合羅汝才李萬慶自鄖陽東下江北震動可法馳駐太湖城外當其衝賊聞不敢通十年正月從間道突安慶石碑鎮參將潘可大來援賊移桐城可大赴救賊北走為廬鳳軍所扼後回桐城可法趨赴知縣陳爾銘堅守賊不敢攻掠四境可法與可大勦捕斬獲多賊走廬江去已犯

潛山可法與左良玉敗之楓香驛賊乃竄潛山太湖山中三月可大及副將程龍敗沒于宿松賊愈張分其黨搖天動別為一營而合八營二十餘萬眾分屯桐城之練潭石井鋪陶冲驛連營六十里可法併嚴不敢犯閏四月總兵牟文綬劉良佐以兵至戰于掛車河賊少退七月廷議安慶息宜設重臣鎮之即擢可法右叅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之荊州廣濟黃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提督軍務設額兵萬人賊已東陷和州舍山定遠六合犯天長盱眙乃趨河南安廬間得暫息可法奏免被災田租募壯士繕甲仗日夜為戰守計其冬賊復犯潛山為部將汪雲鳳所敗老回回掠舒城廬江亦為京軍所破乃遁入大山時出劫掠可法東西馳禦而監軍僉事湯開遠善擊賊賊憚此二人稍稍避其鋒十一年夏兵部尚書楊嗣昌以平賊踰期善謀文武諸臣罪可法亦戴罪立功可法短小精悍而黑目皦皦有光持身廉潔士信謀勇行伍間與下同勞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連敗賊英山六安順天王遂乞降當是時總理侍郎熊文燦大布招降令賊多降



未降者亦觀望且勢孤以故警漸稀而可法于十二年夏丁外艱去十四年起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淮安揚州漕輓歲愆期缺額幾百萬可法劾罷督糧道三人增設漕儲道一人大濟南河慎簡運官盡祛諸蠹獎鳳陽總督高斗光討賊無功有議用可法者御史劉遠言可法理漕有效不宜易乃已廷議將易兵部尚書陳新甲尚書劉遵憲言官章正宸等十一人並舉可法章下吏部尚書李日宣等言可法文武才而漕事方亟宜俟報竣召用乃復留十六年七月拜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武備久弛可法奏行更新八事十七年四月朔知賊犯宮闕大會群寮誓師勦王徽諸鎮兵並進而身渡江抵浦口已聞北都陷大恟頭觸柱血流被體縞素發喪欲長驅死賊或說可法曰社稷無主盍立君以圖恢復可法然之會南京諸大臣議立君張慎言呂大器姜曰廣等言福王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惟潞王賢明當立移牒可法可法亦以為然鳳陽總督馬士英潛與阮大鍼定計將立福王以書咨可法可法即以七不可之說告而身還南京士英已與黃得功

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送福王至儀真可法乃與諸大臣具啓奉迎五月朔王謁孝陵奉先殿畢出居內守府府群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言殿下宜正受既朝議戢守可法言王當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報讐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張慎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誠意伯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復更可法曰稍遲數日亦無害乃退初三日王監國廷推閣臣衆舉可法及高弘圖姜曰廣孔昭攘臂欲並列可法曰本朝無勳臣入閣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議起廢共推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特舉阮大鍼可法曰此先帝欽定逆案毋庸再言乃已越二日拜可法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士英弘圖並命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乃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當是時士英旦夕冀入相及命下大怒即以可法七不可書密奏于王而擁兵請入覲拜疏即行可法以士英入勢不兩立謀避出外十二日請督師淮揚諸生盧溍等



抗疏請留秦檜在內李綱居外宋終北轅語不納十五日王即位明日可法即陞辭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百官却餞可法疏辭士英即以是日入直可法與士英弘圖曰廣議分廬鳳淮揚為四鎮屏蔽江南即以得功良佐澤清傑為之俄封得功侯良佐等伯四鎮遂各擁重兵朝廷不能制可法啓行即令遣使訪大行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又令祭告泗鳳二陵可法去士英孔昭筆蓋無所憚孔昭以慎言奉吳姓鋒殿上至拔刀以逐可法聞之上疏曰先帝用人無成心哀繼成及士英皆起戎籍姓奉命南征因候唐通兵不至稽違蒙讎其過可原北都之變文臣固多悞國武臣豈皆盡忠若各執成心日尋水火朋黨一分禍安所底士英孔昭革卒持姓不用可法祭二陵畢上疏曰陛下踐阼之始祇獨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鳳泗境中蒿萊滿目難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膺圖受錄則念先帝之集木馭朽何以忽遘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儉克勤何以卒隕大業兢兢惕厲無時怠荒則二祖

列宗必默佑中興若妥處東南不思遠畧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投杼蒙傑累足祖宗怨痛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谷之得功澤清傑皆欲駐揚州以兵爭傑先至大濞掠城外死者無算城中人恟懼登埤固守傑攻之浹月澤清又大掠淮上良佐以臨淮人不納其兵亦攻圍之朝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乃詣傑素憚可法盡瘞恭骸朝可法帳中辭色俱變惴惴若不可測者而可法坦懷待之偏裨皆接以溫語一軍遂安然自是易可法用己甲士防衛所移文檄必取視乃行可法為具疏以瓜州城危其衆揚州以安可法遂開府揚州六月李自成為大清兵所敗棄京師西走青州諸郡縣並殺賊偽官據城自保未知南都建國事可法請速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從之可法乃開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下僚有才被廢者亦悉舉任用之以監紀推官應廷吉領其事盧渭等皆與幕府稱得人七月大學士弘圖乞休請召可法不從八月可法出巡淮安閱澤清士馬復返揚州屢疏請餉為進取資士英念可法與四鎮合將不利已故斬不發以阻壞其事



可法復疏趣之因言近來人才日耗仕路日窄由名  
心勝而實業不修議論多而成功絕少過清鄉臺省  
則曰謀猷經濟非其人不可過錢穀之任則曰此危  
地何為困我輩此推彼卸姑付庸人倏用倏更有同  
兒戲即偶出特簡亦必百計求全非托病則棄官嘗  
無為國家實心任事者以致敗壞至此今事勢更非  
昔比必專主討賊復仇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  
治餉無人才有撫拾浮談巧營華要者罰無赦停不  
急官罷不急務俾大小臣工并力恢復則中興之業  
可成王亦優獎之而不能行也初可法虞傑跋扈故  
驟得功儀真以防之至九月朔得功傑構兵曲在傑  
類可法調刺事始解遂以是月巡儀真聞得功士馬  
銳意進兵河南朝諭北使方行兵不宜繼進遂止時  
北都降賊諸臣以賊敗南還可法言諸臣原籍北土  
者宜令赴吏兵二部錄用否則絕其南歸之心又言  
北都之變凡屬臣子皆有罪若在北者始應從死豈  
在南者獨非人臣即臣可法謬與南樞臣士英叨任  
鳳督未能悉東南甲疾趨北援鎮臣澤清傑以兵力  
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因聖明  
總統鈇鉞未加且恩榮疊被獨予在北諸臣毛舉而

蔡繩之豈散秩間曹貴反重于南樞鳳督哉宜摘罪  
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偽命未汙身被刑辱皆當置  
不問其逃避北方徘徊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軍  
前酌用廷議並從之然其後絕從賊者以重法而罪  
大者或反獲宥以免不盡如可法言也傑居揚州桀  
驁甚可法待以至誠且開導君臣恩義傑大感悟改  
節易行一聽其指揮會自成敗還陝西可法將北行  
傑即于十月中帥師進可法亦赴清江浦遣官屯田  
開封為經畧中原計當是時諸鎮各分汛地擇便利  
者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最衝要諸鎮不敢任可法  
自任之今幕下文武蔡壘緣河南岍十一月四日舟  
次鶴鎮傑報我  
大清兵入宿遷可法不為止復進至白洋河命總兵  
劉肇基往援  
大清兵引還無何圍邳州肇基援之相持半月而  
解時自成遁聞中樞未滅可法請頒討賊詔書言自  
三月以來大警在日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  
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  
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  
而遽能自立者也夫變之初黔黎洒泣紳士悲哀猶



有朝氣今則兵騎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及聞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君父之讐置諸膜外夫我即卑宮菲食守旦卧薪聚才智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破釜沉舟尚虞無效以臣觀廟堂作用百執事經營殊有未盡然者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樂將者志也廟堂志不奮則行間氣不鼓長少康不忘出賈之辱漢光武不忘燕薪之時臣願皇上為少康光武不願左右在位僅以昔元宋高之說進也憶臣等初迎聖駕時陛下言及先帝則泣下沾襟恭獨孝陵則淚痕

滿袖皇天后土實式登臨曾幾何時頓忘斯志先皇帝死于賊恭皇帝亦死于賊此千古未有之痛國家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未有之耻夫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脛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顧可漠置臣恐恢復無期即偏安亦未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四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懸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且國家遠大變陛下嗣登大寶原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無功之足錄臣于登極詔葉特將加恩一款刪除

不意後來仍復開載致貽笑天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溢騰自後尤宜慎重苟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至兵行討賊最若無糧搜括不可行勸輸亦難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燕衍左右之進獻一切謝絕即事閱典禮萬不容已者亦察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即有深宮曲房豈能安處即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刻在雪耻報讐振舉朝精神萃萬方物力盡并于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疏出朝野傳誦而士英華耽于晏樂不卹也及

大清兵下邳宿可法飛章以報而士英謂可法徒欲叙防河將士功卒不省方四鎮之初設也可法欲用其師以北及位秩既崇咸無進師意且數相攻可法深悔之語其客宜斬已及弘圖士英曰廣西人頭為任事不忠之戒太息而起上疏言先帝待諸鎮甚厚陛下封諸鎮甚隆乃不思報國自弄干戈舍父母之讐尋同室之鬪今和議不成惟有言戰戰非諸鎮事而誰事乎可法每繕疏循環誦聲淚俱下旁觀者無不感泣托于士英大鍼茅取優旨報之而已順治二年大軍日南下五月河上即告警可法求援



益切詔良佐得功帥師托賴壽傑進兵歸徐傑至睢  
州為許定國所殺部下兵大亂睢州旁近二百里殺  
戮無道可法聞急如徐州而傑諸將互推長義為變  
可法以總兵李本身傑甥用為提督代統其兵諸將  
各分地又立傑子元壽為世子請恤于朝軍乃定侍  
講衛引文嵩賊南旋傑以其同鄉請為己監軍命以  
原官兼兵科給事中赴傑軍傑已死引文知士英革  
不悅可法疏言督師贊也且可法空得名當召置綸  
屏倚顧問否則聽歸故鄉毋令久據要津况淮南一  
隅既有督師又有提督高起潛總督王永吉一柄三  
操不若專任起潛或永吉令可法還朝可法遂乞休  
不聽而士英立擢引文兵部右侍郎總督傑營將士  
將士已歸可法咸憤怒引文至任無一人謁者二月  
可法將還揚州未至得功來襲欲代統傑軍城中大  
懼可法急遣同知曲從直等解之乃引去可法尋至  
揚州三月莊烈帝忌辰上疏言天運已周君讐未報  
請先斬臣以勵天下時

兵渡江抵燕子磯良王已為得功所敗乃令速還防  
大清兵南下可法請陞見不從以不獲覲君省母南  
而八拜慟哭而還板天長檄召諸將收行昭單騎五  
前不避風雨俄報行昭已降  
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全軍敗沒可法一日夜奔還  
揚州饑不得食城中人訛傳許定國兵至欲盡殲高  
氏部曲遂斬閔而出悉走泰州畜產舟楫一空可法  
嚴城守檄召各鎮兵無一至者二十日  
大清兵大至屯班竹園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  
高岐鳳帥所部四千人入城二人有異志欲劫可法  
以獻可法叱之曰此吾死所也若輩何為二人遂于  
次日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孤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  
西門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以無子命副  
將史德威為之後曰死莖我高皇帝陵側越二日  
大清兵薄城下用巨砲擊之明日城西北隅毀城遂  
破可法自刎不死命德威刃之德威痛哭不敢仰視  
一參將擁出小東門遂被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  
也可速殺我勸之降不從遂被殺揚州知府任民育  
同知曲從直王齡爵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  
鹽運使楊振照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



幕客盧涓等皆死之可法為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芟冬不裘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妻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為兒女計乎歲除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未至呼其僕曰禮賢館諸士當與共飲夜已深可責酒分餽之酒至庖人報殺肉已分給將士無可佐者乃取鹽豉下之可法素善飲飲數斗不亂在軍中絕飲是夕進數十觥思莊烈帝泣然淚下凭几卧此明將士皆集轅門外門不啓左右遠語其故知府民育曰相公此夕卧不易得也命鼓人仍擊四鼓且戒左右毋驚相公須臾可法寤聞鼓聲大怒曰誰犯吾令將士進謂述民育意鼓人乃獲免將餉久不至軍士無以卒歲是歲元旦可法遂斷葷酒蔬食茗飲而已日治軍書至夜分陰冬酷暑不輟恐勞從人不令侍衛嘗牙處鈴閣或舟中有言宜警備者曰命在天人事何益後軍事益冗以監軍部中黃日芳練達欲與同舟辭曰日芳老矣不能日侍左右公亦當自重毋食少事繁蹈前人轍且發書走檄幕僚為之徵兵問餉有司事平公何必晝夜損神躬親庶事乎可法笑不答初以定策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以太后至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叙江北戰功加少師

兼太子太師擒劇盜程繼孔功加太傅皆力辭不允後以宮殿成加太師力辭乃允可法既死其後四方弄兵者多假其名號以行故時謂可法不死云弟可程崇禎十六年進士擢庶吉士京師陷降賊賊敗南歸可法請下之刑部王以可法故令家居養母可程遂居南京後流寓宜興閱四十年而卒民育字時澤濟寧人天啓中舉于鄉善騎射常捍鄉人患真定巡撫徐標請于朝用為標下贊畫經理屯事真定失南還福王時授亳州知州以才擢揚州知府可法倚之城被圍民育分門拒守及城破急還署緋衣端坐堂上

大兵至欲擁之去不從遂見殺闔家男婦盡赴井死從直連東人與其子守東門城破俱死續壽郵人工部尚書佐孫志畏亦郵人起家進士年少氣高與高杰將士不協數遭窘辱求解職會伏龍至可法即命代之伏龍新喻人故梓潼知縣也受代甫三日振熙臨海人道正餘姚人志端孝盡人謂字渭生長洲人居禮賢館久可法試以策擢特等以渭方歲貢嘗得官不授職而擬授崑山歸昭等二十餘人為通判推官知縣甫二旬城陷渭監守鈔關投河死昭分守西



門死他從死者又十七人而揚州諸生亦多殉義者  
高孝繼字中伯城破書衣於曰首陽志雖陽氣不二  
其心古今一致入學宮自經先聖座前王士琦設莊  
烈帝位泣拜與其弟同繼王繼字伯綿績字亞綿績  
字叔綿兄弟也並繼死又有醫者陳天拔盡士陸愉  
武生戴之藩義兵張有德市民馮應昌舟子徐某皆  
自盡他婦女死節者不可勝紀何剛字慧人上海人  
崇禎三年舉于鄉見海內大亂日講求濟世事好交  
天下豪俊與東陽許都善語之曰予所居天下精兵  
處盡練一旅以待用都諾而去十七年正月疏陳選  
練賊賊諸策帝褒約之又言國家設制科立資格以  
約束天下豪傑此所以弭亂非所以激亂也今日收  
生民匡君國莫急于治兵願陛下親簡強壯英敏之  
士命知兵大臣教習之日講韜鈴練筋骨拓胆智陞  
下時召試俟實學既成特優其秩寄以兵柄必能建  
奇功當一而臣請成繼光書數言義烏東陽兵可用  
誠得召募數千加之訓練準繼光遺法分布河南郡  
縣大寇可平因薦都及錢塔進士姚奇引桐城諸生  
周岐陝西諸生劉湘客絳州舉人韓霖帝壯其言即  
擢剛職方主事募兵金華而都已作亂前死霖亦為

賊用剛不知故並薦之剛甫出都都城即陷馳還其  
鄉先是賊逼京師剛友陳子龍憂允彘將連海舟達  
天津為緩急用募卒二千人至是令剛統率及子龍  
入為兵科言防江莫如水師更乞廣行召募委剛訓  
練從之馬士英當國置疆事不問剛上疏言臣請陞  
下三年之內宮室不必修百官禮樂不必備惟日求  
天下奇才俾智謀者決策廉明者理財勇猛者禦敵  
爵祿賞賚不出此三者然後國富兵強大敵可服若  
以驕悍之將馭無制之兵空言恢復是却行而求前  
也優游歲月潤色偏安銅象傑于草間迫梟雄為盜  
賊是株守以待盡也惟廟堂不以浮文取士而以實  
績錄人則真才皆為國用而議論亦省矣分遣使者  
羅草澤英豪得才多者受上賞則梟傑皆畢命封疆  
而盜魁亦鮮矣東南人滿宜徙之江北或賜爵或贖  
罪則豪右皆盡力農事而軍餉亦充矣時不能用尋  
進本司員外即以兵兵隸史可法可法大喜剛亦以  
過知已誓同生死士英惡可法并惡剛出為遵義知  
府可法素深曰予去吾更誰仗剛亦泣曰剛誓與此  
城存亡安敢違公踰月而揚州被圍佐可法拒守城  
破投井死時有吳爾棟者崇德人舉崇禎十六年進



士授庶吉士京師陷降于賊賊敗南還謂可法請從軍贖罪可法遂留泰軍事其父之屏官福建兩堞斷一指昇故人祝淵曰君歸語我父母悉出私財界我餉軍我他日不歸以指堊可也尋從高杰北征至睢州杰被難兩堞流寓祥符遇一婦人自言福王妃爾璉因守臣附疏以進詔斥其妄言遂之可法為救免後守揚州新城亦投井死

高弘圖字研文膠州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御史天啓元年陳時政八惠尋與同官張慎言交章請寬賈繼春忤旨下廷議將重譴尚書周嘉

謨大學士劄一燥等力救乃停俸二歲巡按陝西捕誅奸民煽亂者澄清吏治風裁肅然初弘圖陳時政請速用鄒元標趙南星及是提薦屬吏為南星所糾心甚卹之代遷移疾去五年魏忠賢黨以弘圖素卹南星召起故官六月入都則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已下詔獄鍛鍊嚴酷弘圖上疏力救南星而中言圖是已明雷寔不宜頻擊詔獄諸臣生殺宜聽司敗法似稍謂忠賢過當者疏中又引漢元帝乘船事忠賢方熹帝游幸怒矯旨切責之後諫帝毋出蹕東郊忠賢責以抗沮又極論前陝西巡撫喬應甲罪且嘗微

刺在呈秀以故擬順天巡按不用弘圖乞歸遂令閒任莊烈帝即位起故官劾罪田詔劉志選梁夢環未幾擢太僕少卿復移疾去三年春召拜左僉都御史進左副都御史五年二月遷工部右侍郎方入署中總理戶工二部中官張彝憲未會弘圖耻之不與共坐上言曰臣部公座尚書居中侍郎旁列忽蓋以內臣若侍坐內臣素祖制故僅以後堂成賓主禮今總理別建公署宜于公署設座見朝廷特遣恩榮臣部公座仍還臣等帝命如舊行事聞錢穀則內臣赴部同核弘圖乃七疏乞休帝怒明年三月削籍歸

望由此重家居十年不起言者交薦十六年春召拜南京兵部右侍郎就遷戶部尚書明年三月京師陷福王監國于南都改弘圖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疏陳新政八事一宣義問請於逆賊之罪鼓發忠義一勅聖學請不俟釋服日御講筵一設記注請召詞臣入侍日記言動一睦親藩請如先朝踐極故事遣官費墾書慰問一議廟祀請權附列聖神主于奉先殿仍于孝陵側望祀列聖山陵一嚴章奏請禁奸究小人借端妄言脫罪僥倖一收人心請蠲江北河南山東田租毋使賦徒藉口一擇詔使請遣官招諭朝



鮮示牽制之勢並褒納馬士英疏薦阮大鍼弘圖及姜曰廣力持不肯擬旨士英曰我自任之乃命假冠帶未京陛見及大鍼入見歷陳寃狀以弘圖不附東林引為證弘圖則力言逆案不可翻大鍼與士英並怒弘圖遂乞罷王愬留之士英既以薦大鍼叢物議意頗折一日閣中以詞臣缺人言及故庶吉士張溥士英曰我故人也死酹而哭之曰廣笑曰公足東林賢者亦東林耶士英曰我非畔東林者東林拒我升弘圖因從史之士英意解而劉宗周劾疏自外至大鍼宣言曰廣實使之于是士英怒不可止薦張捷謝陞疏出朝端益水火矣中旨用戶部侍郎張有恭為尚書弘圖封還御札力諫卒以廷推簡用中官議設東廠弘圖爭不得遂乞休且請召還史可法皆不許已加太子少師改戶部尚書文淵閣弘圖入閣先於士英士英太子太師遜位弘圖上為首補尋以太后至進太子太保當南渡初東正盈朝大臣則弘圖可法曰廣及張慎言徐石麒劉宗周張國維黃道周陳子壯練國事高倬何楷和尙任左懋第言路則章正宸李清熊汝霖陳子龍喬可聘郭維經詹兆恆沈宸荃諸人朝野謂中興可待自馬阮相倚為奸紀綱

盡廢援引充徒搏噬善類致諸大臣不安于位曰廣最先去宗周石麒繼之至十月弘圖亦四疏辭去自是朝無正論閣中大權盡歸士英而中興之望絕矣弘圖既謝政無家可歸乃流寓會稽南都杭州相繼失守避野寺中絕粒而卒

姜曰廣字居之新建人萬曆末舉進士授庶吉士進編修天啓六年偕給事中王夢尹使朝鮮力却贈道國人為立碑以志還陳海外情形有裨軍國者八事多議行明年四月魏忠賢黨以曰廣為東林因推陞削其籍崇禎初起右中允九年積官至吏部右侍郎尋坐事左遷南京太常卿遂引疾去十五年用薦起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北都變聞諸大臣議所立曰廣與呂大器用周饒需續祚言主立潞王已而福王立廷推閣臣命用史可法高弘圖馬士英以曰廣異議不用及再推詞臣以王鐸陳子壯黃道周名上而曰廣居首乃改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鐸並命鐸里居未至可法督師揚州曰廣與弘圖協心輔政而士英挾擁戴功內結勳臣朱國弼劉孔昭趙之龍外連四鎮劉澤清劉良佐等謀擅朝權深忌二人及沮阮大鍼進用益為所疾曰廣遂抗疏乞休言近者逆



案恩翻使先帝十七年定力頓付逝波夫祖宗會推之典萬世無獎頌者翻案之舉導內傳而廢會推踐糾封墨勅口勅處分履職臣觀先帝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為威美先帝害政間有而以頻出口宣為亂階用閣臣以內傳用部臣勅臣以內傳選大將選言官以內傳而所得閣臣則貪濫巧猾之周廷儒選君浚民奸險刻毒之溫體仁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陳新甲所得勅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狂釋之李國禎所得大將則純紛支離之王樸倪寵輩所得言官則貪橫無賴之史望陳啓新凡此皆力排眾議簡自中旨者後效亦可睹矣今又創一秘方但求面對立談取官同登場之戲劇下殿得意類羸勝之販夫小人何知求進而已陰奪會推之柄陽避中旨之名此豈可為訓哉天威在上密勿深嚴臣安得事事爭但願深宮有暇時取大學衍義資治通鑑視之周宣漢光何以復還前烈晉元宋高何以終祖備安武侯之出師何倦倦于親君子遠小人李綱之禦敵何切切以信君子勿此小人進必能發聖心之天明破邪說于先覺然後國耻可得雪中興可得期也臣待罪綸廊朝廷未

肅風俗未淳兵民之危疑未解江河之僭樂全疎平壁東南有同幕雀愧死無地終夜拊膺而責臣叢至矣苟好盡言終蹈不測之禍聊取充位又未鮮耻之機鬱鬱居此臣今誠病但恐求病而死亦不可得耳疏入慰留之士英大誠等不悅國弼孔昭遂以誹謗先帝誣蠹忠臣李國禎為辭交章攻之劉澤清初附東林擁立議起亦主潞王至是入朝欲自解免力諫東林班已且曰中興所恃在政府今用輔臣須令大帥會議退謁內閣曰廣微以聲氣動之澤清作色曰我在先朝為東林所責被彈無完膚今不盡殺此輩不止曰廣微然越數日澤清疏劾呂大器雷縉祚而薦張捷鄒之麟張孫振劉先斗等又陳保邦八事首規政府木刺朋黨語絕恣肆時議設廠衛緝事官蘇松巡撫祁彪佳力諫曰廣為擬俞旨不從疏爭之甚力乃命五城御史察訪七月澤清請免故輔周廷儒賊曰廣惡其漸干朝政暫停不下欲俟言路發之然後下澤清疏既久無言者乃下部議竟不許司廣等與士英交詆帝前曰廣言上以親以序自應立汝何功士英厲聲曰臣無功南華欲立潞藩故成臣功耳爭辨久之宗室朱統鐸者素無行士英啖以官使擊



曰廣乃疏言從賊之輩皆曰廣私人方逆立時曰廣又懷異志不可為宰相疏不由通政司為禮科所駁通政使劉士禎亦劾其違制俱不問八月澤清假四鎮公疏力攻劉宗周并及曰廣以三案舊事及迎立異議為言請執下法司正謀危君父之罪曰廣疏辨乞去亦不問頃之統鎮復劾曰廣五大罪一引用東林死黨鄭三俊吳牲房可壯孫晉把持朝政以劉士禎為通政沮遏章奏以王重為文選廣植私人二篡逆令楊廷麟出刺盜南康獄交聯江河大俠與水陸奸弁日窺南都聲息非謀劫遷則謀別戴三庇從賊諸臣四紬賄五奸媳請并士禎重廷麟及劉宗周陳必謙周鑑雷縉祚俱置之理疏入有乃心王室之褒于是必謙鑑並被逮給事中熊汝霖總督袁繼威不平抗疏論列不報曰廣既連被誣屢疏乞休至九月得請及入辭士英暨諸大臣俱在列曰廣言微臣觸忤權奸自分萬死上恩寬大猶許歸田但臣歸後還當以國事為重王曰先生言是士英勃然曰我權奸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擁戴陛下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資陽避賢路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叱之曰擁戴是人臣各功地耶

士英曰汝謀立潞藩功安在王曰潞王朕叔父賢明當立二先生無傷國體內廷之事不可向外廷道也既出復于朝堂相詬詈而罷曰廣骨鯁廉介正色立朝有古大臣風托于儉狎未竟其用天下惜之其後左良玉部將金聲桓者已降于我大清既而反江西迎曰廣以資號召聲桓敗曰廣投俱家池死周鑑字仲馭金壇人父秦峙雲南布政使鑑舉鄉試第一崇禎元年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權稅蕪湖以憂歸服闋授南京禮部主事抗疏極論內臣言官二事言張彞志用而高弘圖金鉉罷王坤用而魏昇潤罪趙東曦斥鄧希詔用而曹文衡罷閣王弘祖李曰輔熊開元罪且每讀邸報半屬內侍溫綸自今鍛鍊臣子委褻天言祇徇中貴之心臣不知何所極也言官言出禍隨黃道周諸臣薦賢不效而惠世揚劉宗周勿獲進華允誠諸臣驅奸無濟而陳于廷姚希孟鄭三俊皆蒙譴且每奉嚴諭率皆直臣封章自今播棄忠良獎成宵小祇快奸人之計臣益不知何所極矣帝怒斥為民鑠自是名聞天下初鑑世父尚書應秋叔父御史維持以附魏忠賢並流逆案鑑深耻之通籍後即交東林矯矯樹名節及被放



與宣城沈壽民讀書茅山是非不少假名蓋重廷臣多論薦之十五年起禮部主事進郎中為吏部尚書鄭三俊所倚用鑣言察點鑣勇揭揚知縣張明弼時論議其薄而鑣權稅蒸湖時不能持廉遺物議為人奸名頗飾偽給事中韓如愈疏論之罷歸福王立于南京馬士英既逐呂大器以鑣及雷縉祚堅議令朱統鑣誣劾曰廣因言鑣縉祚等皆曰廣私黨請悉置于理復指鑣權閔事王令刑部逮治而士英劾周鍾從逆并及鑣鍾亦逮治鑣叔父維持鍾弟前蕭山知縣銓因言鑣與鍾有隙私刻燕中紀事國變錄諸書偽撰勸進表下江南策誣鍾為之致臣家臣邑不能洗從逆名且鑣倡異謀罪在社稷詔所司并勅阮大鍼居金陵時諸名士顧杲等出留都防亂公揭討之王之者鑣也大鍼以故恨鑣鑣獄急囑御史陳丹衷求解于士英為解事者所獲丹衷出為長沙知府于是察處御史羅萬壽希大鍼指上疏痛詆鑣且通誠求林謂已與大鍼張孫振有擁戴功詔并下所司究問明年三月誅妖僧大悲御史王愷因言新百大悲不如斬鑣縉祚夫真主既出海內帖然乃今日冒皇于明日冒皇后由二人譏訛新政故訛言繁興不立

新二人恐魚腹狐鼠乘間竊發木力頌統鑣大鍼及劉澤清朝士皆醜其言而光祿卿祁逢吉鑣同邑人見人輒書鑣遂得為戶部侍郎無何左良玉稱兵檄討士英罪言引用大鍼構陷鑣縉祚煅煉周內士英大鍼益怒而鑣友人桐城左國棟燕沈士柱皆嘗列名防亂公揭避大鍼客良玉所大鍼謂鑣召良玉兵傳旨賜鑣縉祚自盡二人聞命互書先帝遺臣四字于腹縊死鍾字介生鑣從弟為諸生有盛名海內文士競趨之舉進士改庶吉士甫半歲李自成陷京師鍾出降賊徒顧君恩薦之牛金星用為簡討賊敗南歸周氏金壇貴族而其父子兄弟如仇譽鑣鍾招生徒各立門戶兩家弟子逢遇不交一揖鍾既降賊或傳其勸進表急下江南策中有此克舜而多武功追湯武而無慚德語遠近皆切齒而維持銓因謂鑣偽為之至欲藉是洗從逆名大鍼既深恨鑣亦嘗為鍾辱之酒間念借鍾以株連鑣可并殺也士英遂言給事中光時亨力阻南遷身先從賊庶吉士周鍾勸進未已上書勸賊早定江南劉澤清誦其勸進表又聞過先帝梓宮前不下馬其伯父應秋維持督魏忠賢厲大鍾復為賊忠臣梟獍萃一門逆惡種兩世宜加



赤族誅永示人臣之戒今其胞弟銓尚廁衣冠之班從兄鑣儼然寅清之署均當從坐用清逆黨鍾遂被逮士英謀翻逆案為廷臣所阻怒甚欲立從逆案與為對以鍾為首者鍾領袖復社復社諸人以治舉子業名顧嘗號于眾曰吾輩嗣東林起士英故以鍾輩為東林也及六等定罪尚書解學龍寘鍾時亨二等應斬秋後處決士英擬旨詰問學龍乃改入一等慮凌遲惠士英驟殺之乘其注籍與大學士王鐸謀疏上即請停刑既乞而士英出無及矣怒甚學龍遂引去明年四月御史張孫振再鞠鍾痛杖之三十居數

日良王稱兵人情洶洶遂殺鍾及時亨武愭雷續祚字介公太湖人崇禎三年舉于鄉十三年夏帝思破格用人而考選止及進士特命舉人貢生就試教職者悉用為部寺司屬推官知縣凡二百六十三人疏為庚辰特用而續祚得刑部主事明年三月疏劾楊嗣昌六大罪言嗣昌受命以來兩陷藩封中州楚蜀大半隳破皆前此所未有一可斬前既逆五案誅後輒糾撫臣自卸挾詐陷人變亂成法二可斬革職滅壇誦咒消賊妖書妖言傳用惑眾三可斬張獻忠鴟張入蜀乃云單禪脫逃徒手可縛三尺童子莫信而

敢班至尊四可斬貪官污吏獲賄即薦未聞寸功徒壞國法五可斬熊文燦悞國已正典刑庇護皆嗣昌六可斬中言鳳陽總督朱大典安慶巡撫鄭二陽河南巡撫高名銜山東巡撫王公弼皆宜急帝惡其擅更封疆大吏將罪之已而獲免十五年擢武德道兵併僉事十二月山東被兵續祚固守德州有詔獎勵乃疏劾督師范志先縱兵淫掠折除軍餉構結大黨帝心善其言以淫掠事責兵部而令續祚再陳志完者首輔周延儒門生也續祚意有所忌久不奏至明年五月延儒被旨下廷議續祚乃奏言志完兩載

僉事驟陟督師非有大黨何以至是大條則尚書范景文等詞林則諭德方拱乾等言路則給事中朱薇沈引培袁彭年等皆其黨也方敵攻德州不下掠臨濟閩五日志完始至聞後部破景州大懼欲避入德州城漏下三鼓邀臣面議臣不聽志完乃偕流寓詞臣拱乾晤臣南城古廟臣答以督師非入城官且薊州失事由降丁內潰予志完不憚而去若夫座主當朝固利代庖隻手有燎原之勢片語操生死之權稱功頌德通于班聯君前臣名盡廢常禮臣不忍見陛下以周召待大臣而大臣以嚴嵩薛國觀自待也臣



外藩小吏乙榜狐踪不言不敢盡言不敢感陛下虛  
懷俯納故不避首輔廷儒與舉國媚附時局畧進一  
言至中樞主計請餉必覬常例萬金必扣三千此數  
十年相沿調習通天下所共知他乾沒更無算臣遵  
旨具奏不敢少隱伏乞憐臣孤踪先賜褫革以謝權  
奸疏入帝益心動命議舊計臣李待問傳淑訓樞臣  
張國維及戶科荆永祚兵科沈迅張嘉言罪而召續  
祚陞見越數日抵京又數日入對召志完拱乾質前  
疏中語拱乾為志完力辨帝領之問續祚稱功頌德  
者雜對曰廷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皆自居  
為功考選臺諫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者必先賄  
幕客董廷獻帝怒速廷獻誅志完而令續祚還任初  
續祚入朝自謂得總憲及是頗沮喪忌之者亦多尋  
以憂去福王時馬士英使朱統鑣劾曰廣因及之得  
旨速治初劉孔昭語阮大鍼當五月初求議連立曰  
廣謂續祚其門人言福王不可立當設法阻之至是  
大鍼據以入告且曰陛下龍飛之初欲設何法可為  
寒心曰廣尚不敢為賈克而續祚公然欲為成濟凶  
逆彌天宜立正西市明年二月給事中林有本希指  
劾續祚不孝不忠四月與周鍾同賜自盡故事小臣

無賜自盡者因左良玉兵東下故大鍼革急殺之  
徐石麒字寶摩嘉興人天啓二年進士授工部營繕  
主事完節慎庫魏忠賢兼領情薪司所需銀錢悉從  
庫發石麒每持故事格之忠賢屢使其黨噪于庭不  
為動會御史黃尊素坐忤忠賢下詔獄石麒以座主  
故為盡力忠賢益怒遂執新城侯王昇于下獄令誣  
賄石麒捕繫其家人勒完贖而削其籍忠賢敗事乃  
白崇禎三年起南京禮部主事就遷考功郎中八年  
佐尚書鄭三俊京察澄汰至公歷尚寶卿應天府丞  
民苦僉報馬戶率破家石麒更為召募困遂解十一  
年春入賀時三俊為刑部尚書下獄詞臣黃道周黃  
景昉于講筵救之帝意未釋石麒言三俊歷事四朝  
官至尚書炊烟屢絕下獄之日猶酌酒相慶謂朋  
誼欺罔臣敢剖心以明之帝得疏心動然猶嚴旨詰  
責之越數日三俊竟獲釋石麒官南京十餘年始入  
為左通政十三年五月召對陳邊計甚悉中言陛下  
驟增兵餉至一千五百萬而兵又衰弱乞日誅生聚  
敬訓之方俾元氣充足即賊賊有餘帝領之累遷光  
祿卿通政使擢刑部右侍郎會推閣臣石麒與馬帝  
召對便殿獨不赴帝疑吏部尚書李日宣有私并與



推房可壯等三人執下吏人以石麒為知幾無何帝  
 惡刑官輕擬日宣等獄奪左侍郎惠世揚職貶石麒  
 二秩代掌部事石麒請留世揚賜已歸不允放進左  
 仍署部事陳新甲下獄給事中廖國遴楊枝起光時  
 亨倪仁禎倡議必殺之及入其賄為營救于石麒大  
 學士周延儒以下亦多救之石麒持之堅卒論死新  
 甲既死張若麒亦當誅多與援司官不敢決石麒急  
 按之論如法時有清獄之詔石麒先上情法不合者  
 數十人多獲減免尋擢本部尚書中官劉元斌以縱  
 軍淫掠誅其黨王裕民坐欺隱不舉下獄帝欲殺之  
 初令三法司同鞠後尚付刑部石麒議令成烟瘴奏  
 成署院寺名以進都御史劉宗周等不知也帝怒其  
 失出先召許宗周對曰此獄非臣獄不敢妄奏帝益  
 怒宗周徐曰臣雖不與聞然聞獄詞已曲盡情事帝  
 乃霽顏曰此奴錢神有靈譬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宗  
 周曰刑官所執者法耳法如是止石麒非私裕民也  
 帝曰此奴欺罔實甚卿等不知耳宗周曰內庭隱微  
 之奸非臣等所知乃令石麒改繳詞竟系之市頃之  
 宗周以救姜珠熊開元獲嚴譴余都御史金光宸救  
 之奪職石麒兩疏請留不納珠開元既下詔獄移刑

官定罪石麒據原詞擬開元賄徒採請戍不復鞠訊  
 帝怒責對狀石麒援故事對且引罪歸已乞宥司官  
 帝怒不解除司官三名石麒落職聞任吏部尚書  
 鄭三俊等公疏乞留不許福王監國南京召拜右都  
 御史未任改吏部尚書再疏力辭舉三俊自代優旨  
 不允入朝奏陳省庶官慎破格行久任重名器廢起  
 廢明保舉交堂廉七事震納之時當考選與都御史  
 劉宗周擬莊元辰等十三人為科道馬士英庇其私  
 人更易殆半御史黃耳陽給事中陸訓有物議石麒  
 以年例出之初意賄奄人傳旨留用石麒憤發劾通  
 內之罪詞憲疏詆石麒石麒遂稱疾乞休無何耳陽  
 亦兩疏劾石麒一言嘗劾吳昌時代為報復一言枉  
 殺陳新甲致敗款局石麒益憤歷叙昔年和議始末  
 及新甲欺罔隱情用力請罷斥卒引去石麒剛方清  
 介士英挾定策功將圖封石麒議格之中責田成革  
 納賄請賜石麒皆拒不應且疏劾由是內外皆忌持  
 之去去以登極恩加太子太保明年南都亡石麒移  
 居城外及郡城將破石麒曰吾大臣也城亡與亡豈  
 宜苟活復入居城中以閏六月二十六日朝服自縊  
 死年六十有八



高倬忠州人天啓五年進士徐德清知縣調金華崇禎四年徵授御史鎮守薊鎮中官鄧希詔與總督曹文衡相訐奏倬言文衡能成性必不能仰鼻息于中官希詔雖此未忘又何能化戈矛為同氣封疆事重宜撤希詔安文衡心若文衡果不足用亦宜速為更置勿使中官參之諸邊鎮臣如希詔者不少使人效希詔將督撫之展采並難即諸邊督撫如文衡者亦不少使人人效文衡將邊事之廢壞愈甚惟聖明早計毋以封疆為戲疏入忤旨敗一秩視事巡視草場失火與給事中馬思理監督主事王淪初江之遠並視職下吏廷臣屢疏中救俱不納適年熱審給事吳甘來等復以為言始釋歸起上林署丞稍遷大理右寺副十一年五月火星逆行詔修省倬以近年刑獄滋繁而法官務停聞請勅諸司克期奏報大者一旬小者五日其奉旨獲讞者或五日三日務裨積案盡疏固哀減帝為採納累遷南京太僕卿太僕故駐滁州倬以大盜日擾江北而滁為南都西北門戶請即募州人為兵俾保障鄉土從之十六年二月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其秋帝欲專任武臣劉孔昭汰操江文臣召倬別用未赴而京師陷福王立于

南京用為工部右侍郎御用監內官請給工料錢置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計費數十萬倬及尚書何應瑞力請裁省光祿寺請辦御用器至一萬五千七百有奇倬又以為言皆不納明年二月由左侍郎拜刑部尚書大清兵入南京倬投環死時大臣殉難者惟倬與張投楊維垣而庶寮則有黃端伯劉成治吳嘉循龔廷祥以及雜流諸生陳于階吳可箕黃金壘陳士達之屬端伯字元公建昌新城人崇禎元年進士歷寧波杭州二府推官行取赴都以母憂歸益王居建昌不法端伯服闋入都疏陳其狀王亦劾端伯離間親藩及出妻醜酒諸事有詔候勘端伯避居廬山福王立大學士姜曰廣薦起之明年三月授儀制主事五月大清兵渡江通南都百官皆迎降端伯不出遣使捕之搗其妻端伯前端伯不視曰殺即殺誓不投謁乃繫之獄閏四月屢諭之降且誘以顯職終不為動獄中作明夷錄臨刑一卒左刃之手戰栗棄刃走一卒右刃之亦戰栗走端伯厲聲曰吾心不死頭不可斷須先刺吾心後一卒從之乃絕成治字廣如漢陽人



崇禎七年進士歷官戶部郎中

大兵至忻城伯趙之龍將出降先入戶部封府庫成治憤拳擊之龍亟走免已聞百官皆降自經于堂上嘉靖字繩如松江華亭人天啓四年舉于鄉歷官戶部主事為人方正不苟時已奉使出都聞變亟還獨方孝孺祠從容投繯死廷祥字伯興無錫人馬世奇門人也崇禎十六年進士為中書舍人知國祚必移寄書其子預以死自誓及城破與友人約偕死其友背之廷祥蕭衣冠步至武定橋投水死于借上海人為欽天監博士自縊于公署可冀徽州人為國子

監生題詩衣衾上縊死鷄鳴山關壯繆祠金壘江寧人聞大臣皆迎降大書于壁曰大明武舉黃金壘一死以愧人臣而懷二心者遂自經士達南京布衣投水死

郝彪字弘吉山陰人五世祖司員御史池州知府曾祖清陝西右布政使伯祖汝東兩淮鹽運使父承燦江西右叅政彪佳生而英特平姿絕人年十七舉于鄉又四年第天啓二年進士授興化府推官吏民易其年少彪佳剖決精明庶務畢舉始畏服巡按御史率倚推官為耳目其昏吏奸惡無問者彪佳倡議

凡訪犯先從推官左右招人服其公后數年政績大著以外艱歸崇禎四年起擢御史疏陳賞罰之要言黜功因一級疑積三年之叙且恩及督撫總帥惟懼大將而陷敵衝鋒之將士不預何以勵行間山東之變六城連陷未嘗議及一官欺蒙之習不可不破帝亟命議行時東西用兵軍情奏報悉禁抄傳彪佳極言不可踰年言九列之長詰責時聞憲臣陳于庭四朝遺老遽被重譴恐諸臣休廢威競為迎合揣摩以保名位臣所慮于大臣者此也方伯或至一二考量員或至十餘載未得遷除而監司守令多貶秩停俸

臣子精神才具不能稍有餘地展布發舒急功赴名之心不勝其掩罪匿瑕之念臣所慮于小臣者此也撫按之事多令中官監視會同開水火之端其悉顯落交結之漸其患深臣所慮于內臣者此也忤旨難責辱上令籌天下全局疏以策閔寧制登海為二大要分析中州秦晉之流賊江右楚粵之小賊浙閩粵之海賊滇黔楚蜀之土賊為四大勢極陳控制駕馭之宜而歸其要于戡行伍以節餉實衛所以銷兵帝褒納之復陳民間十四大苦曰里甲曰虛糧曰行戶曰搜贓曰欽提曰陽提曰訐訟曰窩訪曰私稅曰



私鑄曰解運曰馬戶曰鹽丁曰雜民帝善其言下之所司亦不能盡用也南京兵部尚書傅振商哀邁勅罷之出按蘇松諸府革弊政興良法廉積猶囚人杖殺之宜與民焚翰林陳于昂于泰廬於其祖墓并首輔周延儒祖墓彪住捕治如法而于延儒無所拘延儒憾之登回道考叢詆王者錫秩一級帝察其無罪令降俸而已尋以侍養歸家居九年母服終召掌河南道事劉宗周金光宸得罪抗疏乞留不納十六年佐大計問道莫敢及門疏劾戶部侍郎王正志督餉山東聞警輒移家避去得旨速核吳昌時壬午例不移會掌道彪住極論其素制弄權昌時迄獲罪尋削奪南畿乞休不允便道還家北都變聞慟哭趨赴南京會福王至以五月朔日謁孝陵居內守備府諸臣進謁彪住首陳紀綱法度為立國本次及發疏用人二事越二日王將監國侍即呂大器初王立潞王及是懼禍欲自竭請後日即登極彪住言監國名極正遠議登極何以服人心謝江北將士請俟發喪服滿始議其儀從之又二日疏陳致治大本語甚剴切王嘉納之高傑駐揚州縱兵淫掠士民奔避江南無賴民乘機剝效廷議以彪住嘗按吳有威望命往宣諭

新偽亂者數人宣布赦文甄別有司賢否一方遂安其月遷大理寺丞旋擢右舍都御史巡撫江南蘇州諸生聞其御少虐事項煜等從賊紛紛檄討奸民肆焚劫煜與大理寺正錢位坤通政司泰議宋學顯禮部員外郎湯有慶四家蕩洗無遺常熟又焚給事中時敏家三代四棺俱毀彪住請將從逆諸臣議罪使士庶無所藉口則焚掠之徒可加等治乞之詔設廠衛緝事官彪住上言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紫錦衣衛當事者因非法凌虐高皇帝乃于二十年焚其刑具送囚刑部是祖制原無諸獄也後乃以羅織為事難朝廷爪牙實權奸鷹狗舉朝盡知其枉而法司無敢雪慘酷等未周平反無徐杜此詔獄之禁也永樂間設立東廠始開告密無籍充徒投為廝役飛誣偏及善良赤子立致鉅萬招承多出私拷怨憤充塞京畿欲絕苞苴苞苴彌盛欲清奸究奸究益多此緝事之禁也若夫刑不上大夫祖宗忠厚立國之本及逆瑾用事始去衣受杖刑章不歸司敗朴責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加必死之刑血濺玉階肉飛金陵班行削色氣短神搖卽卹錄隨頒已魂驚骨削矣朝廷徒受懷諫之名天下反歸忠貞之譽此廷杖之禁



也疏奏大學士姜曰廣擬俞旨群奄共撓之曰廣抗  
疏力爭曰緝事不除宗社且不可知何厭衛之有乃  
命五城御史禮訪督輔史可法部將劉肇基陳可立  
張應夢于永綬駐京口浙江入衛都司黃之奎亦部  
水陸兵三四千戍其地之奎御軍嚴四將兵恣橫刃  
傷民浙兵縛而投之江遂有隙已而守備李大開統  
浙江所鎮兵馬鎮兵遂與相擊大開中矢死亂兵大  
焚掠死者四百人民財罄盡彪佳疾至而永綬等遁  
去奏聞命四將赴可法軍前聽核不能罪也彪佳行  
視被難家賜卹倫至民感悅四鎮咸欲寄家江南悼  
彪佳威以書通問報書感以大義自是無一卒渡江  
者高傑據瓜州尤跋扈彪佳起期往會至期風大作  
傑謂彪佳必不敢渡彪佳携吏卒數人往傑大駭異  
盡撤兵衛會于大觀樓彪佳披肝膈勉以共獎王室  
傑曰傑聞人多矣如公傑甘為死公一日在吳傑一  
日遵公約共飯而別時馬士英革疾彪佳甚嗾私人  
朱統鏞劾之丹徒張捷里居卹彪佳接之疎及是掌  
吏部御史張孫振復希指劾之謂彪佳初沮登極者  
為潞王也十一月彪佳竟移疾去明年五月南都失守  
六月杭州復失守彪佳卽絕粒至閏六月四日絕家人

先寢遂端坐池中而死年四十有四唐王贈少保兵  
部尚書謚忠敏

論曰歷代偏居江左必有人焉挺身天塹繫東南半  
壁之命而措之安不然神州陸沉禍可立見也可法  
清謹有餘而揮霍不足枕戈待旦依然文墨議論而  
已攬轡而澄清豈其能乎至弘圖曰廣之徒干骨稜  
稜寧曰不正然亦難言匡濟矣當是時盆子東昏烏  
知大計而二奸弄權于內四帥跋扈于外蕭牆禍劇  
事在燃者雖有謝傅夷吾未易措手何況書空咄咄  
之于耶從來安內攘外本末較然苟心志之未祛亦  
何有乎戲禮此銅駝荆棘不旋踵而嗟江水之咽也



明史卷三百六十九

列傳二百二十

丘民仰 馮師孔黃綱等都任

林日瑞 蔡懋德趙建極等衛景瑗

朱之馮 陳士奇王行錫劉之勃龍文光

丘民仰字長白渭南人萬曆中舉於鄉以會試副榜歷原武寧晉二縣教諭遷順天東安知縣釐宿弊十二事河蠶歲旱蝗並為文祭禱河他徙蝗亦盡甫八月調繁保定之新城崇禎二年縣被兵晨夕登陴守四方勤王軍畢出其地民仰調度有方民不知擾擢御史號敢言雲南土官普名聲作亂巡撫王伉不能

定民仰劾伉挑釁逮治之李九成孔有德叛吳橋連陷六邑山東巡撫余大成登萊巡撫孫元化主撫民仰極論其非二人亦被逮流賊亂山西巡撫宋統殷專主撫下令殺一賊者償二命賊愈張民仰疏論其罪并劾吏部尚書閔洪學用人不效洪學即去位統殷非久亦罷歸尋遭妻喪乞假旋里銓曹以其一榜出為河間知府遷天津副使調大同尋監軍汝寧遷永平右叅政移督寧前兵備民仰善理劇故頻移要地十三年三月擢右僉都御史代方一藩巡撫遼東接行關外八城士馬甲仗軍糧多所規畫十四年春

大清兵圍祖大壽於錦州民仰在寧遠徵兵轉餉至七月錦圍益急乃偕總督洪承疇進至松山為聲援八月王僕軍大清未幾馬科等五將亦潰

大清兵遂進圍松山民仰與承疇誓死固守外援不至芻糧並竭至明年二月圍半年矣力不支城破承疇降民仰不屈死贈右副都御史賜祭六壇官為營葬錄其一子尋命建祠都城外與承疇並列帝將親臨致祭後聞承疇降乃止

馮師孔字景魯原武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恤刑陝西釋疑獄一百八十人

天啓二年出為真定知府舉治行卓異遷井陘兵備副使以憂歸崇禎二年起臨鞏兵備改固原再以憂歸侍郎謝陞署吏部事舉監司才堪督撫者十人師孔與焉服闋起懷來兵備副使移密雲忤鎮守中官鄧希詔據他事劾之逮下吏抗疏辨竟削籍歸至十五年詔舉邊才用兵部侍郎張鏡心薦起故官監通州軍勤王兵集都下剽劫公行剽婦人首報功師孔大怒以其卒抵死拊凋殘輯士卒給事中熊汝霖等交章頌其功明年五月吏部尚書鄭三俊舉天下賢能方面官亦及師孔踰月擢右僉都御史代蔡官治



巡撫陝西時總督孫傳庭將大舉討賊師孔主調兵食十月傳庭出關敗績李自成長驅破潼關不數日抵西安城下師孔厲兵拒守會偏將內應賊城遂陷師孔投井死按察使黃綱長安知縣吳從義秦府長史章尚綱指揮崔爾達並死之綱字李侯光州人天啓二年進士授南宮知縣崇禎中歷遷淮海兵備副使以憂歸七年流賊陷光州子彞如督家僮巷戰罵賊死其妹亦被難綱方省墓獲免服除起臨鞏兵備副使調番兵大破賊潼關原尋以右叅政分守北岷擢陝西按察使甫一歲遇難自成勸之降叱曰潼關之戰汝我戮餘也今日肯降汝耶妻王先赴井死綱得聞亦赴井死贈太常卿謚忠烈尚綱會稽人關城陷投印井中冠服趨王府端禮門再拜自縊贈按察副使從義浙江山陰人崇禎十三年進士甫之官值比歲兵荒力請於上官委曲賑恤訓練丁壯三百人擊賊有功督師孫傳庭駐大軍西安征求百出從義全豪族均輸民力稍寬城陷從容下城釋戎服襲冠裳望闕叩頭投井死贈按察僉事爾達不知何許人亦赴井死有吏丘從周者長不滿三尺乘醉罵自成曰若一小民今妾踞王府將僭偽號而所為暴虐若

此何能久賊怒斫殺之而布政使陸之祺及里居吏部郎乾州宋企郊提學僉事真寧鞏燭皆降賊得大用都任字弘若祥符人祖文奎知府父維新通判任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進郎中累遷四川右叅政天啓五年大計賤江西僉事復累遷陝西左布政使崇禎五年賤山東右叅政再遷山西按察使任性剛嚴多忤物教貶謫終不變月朔諸僚約同朝晉王任曰會典朔望朝王惟都布二司不及按察按察得糾舉非法奈何與守土者同朝執不行巡按御史張孫振誣劾提學僉事袁繼成任數慰問繼成寢其行孫振復中以大計貶秩歸後起歷右布政使兼副使飭榆林兵備榆林天下雄鎮而地瘠民貧軍餉又久缺十六年九月巡撫崔源之罷去代者張鳳翼未至總兵王定從孫傳庭東征大敗還遠近震驚自成遂據西安遣其將李過以精卒數萬來寇定懼說言討河套逃去城中益空任急集軍民慷慨流涕諭以大義以發將尤世威知兵廷爲主帥與諸將數十人誓死固守督餉員外郎王家錄亦與焉賊遣使招降任斬之以殉自十一月望被圍堅守殺賊



甚衆至二十七日城陷任猶巷戰力不支被執賊曰若好男子降我無憂富貴也任大罵不屈遂見殺世威等皆同死詳見世威傳中家錄黃岡人舉於鄉歷官刑部主事奏恤刑熱審諸疏調戶部進員外郎出督延綏軍儲時已擢閩南兵備僉事未行與任協守圍急男子皆棄城家錄命婦人運水灌城結爲水賊攻稍沮及城陷家錄自到死

林日瑞字浴元詔安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歷廬州池州二府推官遷戶部主事進員外郎郎中崇禎四年出爲浙江右叅議改江西右叅政憂歸服闋起故

官分守湖東屬縣鉛山界閩人聚口中謀不軌圍鉛山日瑞擊敗之搆其策累遷陝西左右布政使十五年六月遷右僉都御史代呂大器巡撫甘肅其年冬京師被兵疏請率師入衛帝念甘鎮要地令以副將代行青海賊挾賞擊走之明年十月李自成據關中分兵四出攻掠初犯寧夏官軍三却之殺其精卒數千賊走西安多散入河南及攻榆林榆林陷遂攻寧夏總兵官撫民出降寧夏陷其別將賀錦犯蘭州州人開城迎賊賊遂渡黃河涼州莊浪二衛亦降即進逼甘州日瑞聞賊急嚴兵且結西羌以待廷議

以爲不勝任遣揚汝經代之未至日瑞率副將郭天吉等扼賊河干十二月賊踏水過直抵城下日瑞入城戰且守賊使諸生說降戮之以徇大雪士皆墮指守者引賊上城遂陷執日瑞詩錦誘以美官日瑞大罵被磔於市天吉及總兵官馮煥撫標中軍哈維新姚世儒監紀同知藍臺里居總兵官羅俊傑趙官並死之福王時贈日瑞兵部尚書臺太僕少卿皆賜祭

蔡懋德字維立崑山人幼受書即志聖學獨好王守仁書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杭州推官山東白蓮賊起浙中奸人亦殺長興知縣而是時調浙兵援遠兵不樂行謀爲變皆賴懋德籌畫事乃定天啓五年行取入都里人顧秉謙柄國欲用爲吏部懋德不與通秉謙怒部擬給事中而旨改禮部儀制主事吏部尚書崔景榮請仍用懋德等爲言官旨復不許進祠祭員外郎都城建魏忠賢祠尚書率諸司謁賀獨懋德與同官翁鴻業中道托疾歸崇禎改元由主客郎中出爲江西提學副使頌守仁拔本塞源論於諸生自著管見臆說數千言發明良知之學士多興起遷浙江右叅政分守嘉興湖州劇盜屠阿丑衆千餘出



沒太湖當事議勦之懋德曰此可許擒也悉召瀕河豪家把其罪簡壯士與同發遂擒阿丑當事以懋德為知兵尋遭內艱去服除起井陘兵備久旱懋德禱即雨他邑爭迎以禱又輒兩甫三月以遼東巡撫方一蒸薦調官爭遠祖大壽久鎮遠部下頗不戢懋德諷之大壽為申約束中官高起潛倨甚懋德導以謙恭亦稍折節以守松山及修臺堡功數叙責會災異求言懋德上省過治平二既規切君相一時咸笑為迂被旨切責楊嗣昌亦惡懋德言其清修弱質不宜邊地乃改濟南道濟南新破大吏多缺人懋德攝兩司及三道印招流移安反側恤凋瘵諸廢畢興運山東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田荒報責吏日急催科而賊流言先服者不輸租氏日望其至懋德亟檄州縣停徵上疏自劾詔錫七級仍視事十四年十二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召對稱旨賜酒饌銀幣明年春抵任大盜王冕等為亂討平之總兵許定國援河南潰而歸懋德定其亂十月京師戒嚴即統兵入衛詔扼守龍泉固圍二關而賊已陷河南將犯平陽境懋德亟馳河上禦之數月至十六年冬賊入潼關陝西盡陷自蒲州北抵保德二千餘里悉與賊隣時

黃河為限窮冬冰合賊騎得長驅懋德連章告急請禁旅及保定宣府大同兵馳赴河干合拒中朝亦以山西為憂廷臣請防河者甚衆然無兵可援總兵周遇吉鎮寧武僅得自顧宣大總督王繼謨奉命防河亦不至懋德以疲卒三千當數十萬強寇日奔走平陽汾州間猶屢挫之大慶風陵吉鄉諸渡十二月岢嵐保德俱告警太原洶洶晉王手書趣懋德還懋德不得已分兵守二郡以十八日去平陽越三日賊即渡河副使李士焜知府張嶙然等棄城先遁俄復還越二日李自成至嶙然迎降平陽遂陷十七年正月巡按御史汪宗友劾懋德不待冰泮遽還太原致名城淪覆詔奪官候勘以郭景昌代之懋德先遣兵禦賊而屬城盡陷反拒官軍懋德乃與布政使趙建極諸監司毛文炳蘭剛中畢拱辰太原知府孫康周署陽曲縣事長史范志泰等大集城中人誓以死守懋德哭衆皆哭聲振原野罷官命適至或請出城候代懋德不可曰吾已辨一死矣景昌即至吾亦與俱死是月晦賊遊騎抵近郊自成知懋德賢遣使招諭曰撫軍若降吾且大用懋德憤立火其檄斬使人頭懸城上二月五日賊悉衆薄城遣部將牛勇朱孔訓王



永魁出戰俱敗沒明日自成具鹵簿督衆力攻城上發砲擊之賊多死又明日晝晦大風拔木飄瓦終夜不息守者皆仆懋德知不能支預草遺表時懋德調陽和兵三千協守剛中慮其內應移之南關外果叛降賊而部將張雄者守新南門與賊通懋德召中軍副總兵應時盛謀將調雄守大南門未發雄縋城出降語其黨曰城東南角接貯火器火藥我下即焚樓樓焚守者悉走賊乘勢登城懋德北向再拜出遺表付友人拔刀自刎為麾下所奪時盛請下城巷戰遂扶懋德上馬時盛持矛突殺數十人至炭市口賊騎

充斥時盛呼曰且擁公出西門懋德遽下馬曰我當死封疆汝輩可自去衆復擁懋德上馬至水西門懋德叱曰汝輩欲陷我不忠耶復下馬據地坐時盛已出城還顧不見復斫門入語懋德曰請與公俱死遂偕至三立祠懋德就縊未絕時盛釋甲加諸肩乃絕時盛再拜訖即取弓絃自勒死建極微坐公堂賊擁至晉王府見自成欲授以官叱曰我天朝方伯乃仕賊耶自成令曳出斬之下塔連呼萬歲曰臣失守封疆死有餘罪自成以為呼已也曳還問曰既呼萬歲何不受官建極厲聲曰我呼當朝皇帝寧呼賊耶大

罵自成立殺之文炳被執誘以官不從抗罵數日被殺妻趙妾李亦投井死子兆夢甫數歲被掠去士民以忠臣子贖而歸之剛中被執說之降大罵曰豈有蘭坦生屈膝求活者乎賊殺之首既墮復躍起丈餘賊皆辟易拱辰被執賊適得新刀拱辰視之問何脫曰欲得此碎頭耳賊遂取斬之康周率死士巷戰被執說降不從乃見殺志恭不食死福玉時議懋德不守河為失策乃謚忠襄賜祭葬建祠不予贈餘賜卹有差建極河南永寧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賊掠永寧時建極五子皆死後生三子又皆夭至是趙

氏一門竟絕文炳字夢石鄭州人由進士歷知壽陽掄次擢吏科給事中憂歸與有司禦賊以全城起故官會揚嗣昌督師議調民兵討賊文炳言民兵不若官軍乘快馬善避賊可守不可調帝從之當大計文炳言主計者喜奔競抑蕭靜且令吏部科道撫按得互糾不公者帝亦納之出為山西兵備副使竟死剛中字坦生陵縣人崇禎四年進士由太常博士擢南京給事中奏保獲留都六事已劾罷寧夏巡撫樊一衡劾削河南解任巡撫常道立籍漕事大壞疏陳救獎之要山東海饑上疏言民死而丁存田荒而賦在



安得不為盜急宜清戶口並里甲帝多納其言遷山西副使甫抵任即殉城死拱辰字星伯掖縣人舉進士知朝邑鹽城二縣數遷數貶歷淮徐兵備僉事督漕侍郎史可法謂拱辰才不任乃移莫寧康周字晉侯安丘人起家鄉舉志泰虞城人時盛遼陽人起家小校至都督僉事慷慨仗義慈德深倚之迄與同死當是時賊大破山西郡邑安邑知縣房之屏宛平人起家鄉舉城陷北向拜天子入署拜母命妻子各自盡遂投井未死賊曳出斬之忻州知州楊家龍字揚若曲陽人由歲貢生為寧鄉知縣民遭兵凶徙過半撫之七年皆復業以薦遷官受事甫數旬賊即至召語士民曰此城必不守吾出若輩可全也挺身出城罵賊而死士民祠祀之汾州知州侯君招城破不屈死汾陽知縣劉必達當城破袖出罵賊文被殺邑中義勇范奇芳竟刺殺偽都尉自到死代州叅將閻夢夔鹿邑人城破抗節死寧武兵備副使王孚懋字有懷霸州人第進士由太原知府遷自成既陷太原遣使說降孚懋斬之與總兵官周遇吉固守城陷自刎死妻楊投井殉之寧武既失三關皆陷賊遂長驅犯大同

衛景瑗字仲玉韓城人天啓五年進士授河南推官崇禎四年徵授御史工部郎中靖科元以微罪獲重譴抗疏救之忤旨切責尋劾首輔周延儒不納再劾其納賄行私數事語益峻切復嚴旨詰責已劾吏部侍郎曾楚鄉儉邪亦不納出按真定諸府父喪不俟命徑歸服闋起故官揚嗣昌建議加賦詔謂暫累吾民一年景瑗言輸將易盡蕩平無期恐累民不已帝感其語為申飭諸將給事中傅朝佑李汝璈以論溫體仁下吏景瑗力為申救及召對復言兩臣忠愛乞宥之作敢言氣帝不懌左遷行人司正歷尚寶大理丞進少卿十五年二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歲饑且疫疏乞賑濟給牛種民獲甦乃戢豪宗蒐軍實練火器聲績甚著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將犯山西宣大總督王繼謨檄大同總兵姜瓖扼之河上瓖潛遣部將李時華納款而還景瑗不知也及山西陷瓖歃血誓死守瓖布訛言衛巡撫秦人將應賊代王果疑之不與相見永慶王至射殺其僕會景瑗有足疾不時出兵事皆瓖主之瓖死瑗以昌平總兵失律繫獄後赦出就瓖力勸降賊瓖虞卒不從人攜銀數兩不足則予布帛佯言勸將士固守王及士民咸信之



諸郡王分守城門環每門遣卒二百助守至三月朔賊抵城下環即射殺永慶王開西門迎賊使人詐要景瑗議事景瑗乘馬出知有變自墜馬下俄為賊所執見自成欲官之景瑗不屈據地坐大呼皇帝而哭賊義之曰忠臣也勿殺景瑗猝起以頭觸階石血淋漓賊引出顧見環罵曰反賊與我盟而即叛神其赦汝耶賊使景瑗母勸降曰母今年八十餘當自為計兒國大臣不可不死毋出景瑗謂人曰吾不罵賊者以全母也初六日自縊於僧寺賊嘆為忠臣移其妻子空舍戒毋犯福王時贈兵部尚書謚忠毅與朱之

馮並列正祀文臣中繼謨府谷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天啓中歷官薊州兵備叅議魏忠賢黨倪文煥劾之削籍崇禎時起易州兵備調遵化累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密雲為給事中方士亮御史竄承勳劾罷薊鎮總兵官唐通言臣從軍二十年未見正直清廉憂國奉公若繼謨者帝怒切責通而士亮亦言恐代者未能勝繼謨帝遂留之旋以久勞加兵部右侍郎十六年九月移撫順天十二月代孫晉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劾罷宣府總兵官唐鈺明年正月山西告警命繼謨發兵援未至而太原已陷及賊逼陽和繼謨知

不能守遁入山中尋為賊所得拷掠死分巡副使朱家仕盡驅妻妾子女入井而已從之一家死者十六人督儲郎中徐有聲山陰知縣李倬亦死之家任河州人

朱之馮字樂三大興人天啓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權稅河西務課贏留公帑無所私尋以外艱去崇禎二年起故官進員外郎坐量誤謫浙江布政司理問稍遷行人司副歷刑部郎中浙江驛傳僉事青州叅議盜劫沂水民株連甚衆之馮捕得真盜大獄盡解禽治樂安土豪李中行權貴為請不聽進副使賈表

入都寄家屬濟南已而濟南破妻馮匿姑及子於他所而已從容投井死姑李聞之亦絕粒死之馮扶柩還廬墓側晨昏伏泣者三年服闋起河東副使所部隣秦豫寇警日至大猾朱全宇潛通秦賊之馮令廢將謝鳴進執殺全宇部內以寧十六年正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之馮自妻死不再娶亦不置妾媵一室蕭然畿內被兵統軍入衛帝遣中使慰勞賚銀幣司餉主事張碩抱以尅餉激變群縛之馮亟出撫諭貧商民資給散而密捕誅首惡七人劾碩抱下吏軍情帖然總兵唐鈺貪恣論罷之明年三月李自



成陷大同之馮集將吏於城樓設高皇帝位飲血誓死守盡出所有犒士人心已散莫為盡力監視中官杜勛總兵王承引先遣人納款叩頭請之馮以城下賊之馮大罵十一日賊將至勛蟒袍鳴騶郊迎二十里外將士皆散走之馮登城太息見大砲語左右為我發之嘿無應者自起焚火或從後擊其肘之馮撫膺嘆曰不意人心至此俄賊薄城承引遽開門降城中人先聞訛言謂賊不殺人且免徭賦咸結綵焚香以迎左右欲擁之馮出走叱之乃南向叩頭草遺表勸帝收人心培氣節遂自縊死賊棄屍濠中濠傍群犬日食人屍獨之馮無損者福王時贈兵部尚書謚忠毅城中同死難者督糧通判朱敏泰諸生姚時中投繯死副將甯寵罵賊死繫獄總兵官董用文副將劉九卿及里居知縣申以孝並不屈死其他婦女死義者十餘人

毋憂闕起賴州兵備叅議奸民爭地構訟者十年士奇立剖平之進副使督四川學政兵事益棘廷臣交章薦士奇知兵十五年七月擢右僉都御史代廖大奇巡撫四川松潘兵以索餉叛聚衆數萬士奇諭以禍福成就撫推黃賊十三家縱橫川東九十餘年殺掠軍民無算文少壯者面為軍至數十萬士奇檄副使陳其赤葛徵奇叅將趙榮貴等進討雖屢捷而賊不棄官軍亦不制士奇本文人初督學政好與諸生談兵故朝議推之及秉節鉞反以文墨為事軍政廢弛石砭文將秦良玉嘗圖全蜀形勢請益兵分守十三隘扼流寇奔突置不問明年十二月朝議知其不足任命龍文光代之召士奇他用方候代瑞王避闖賊自漢中來奔總兵官趙光遠擁兵二萬為衛士民避難者又數萬突至保寧蜀人震駭士奇馳責光遠曰若退守陽平關為吾捍衛不惜二萬金犒軍如頭此需厚餉吾頭可斷餉不可得也光遠乃退兵陽平士奇與王約以三千騎入重慶明年四月文光受代士奇將行張獻忠已陷夔州全蜀震動士奇遂留駐重慶賊屯忠州葫蘆壩四十餘日乃左步右騎翼舟而上時叅將曾英守涪州水路趙榮貴守梁山陸路



六月遇賊並敗奔賊遂奪佛圖閣陷涪州或言公已謝事宜去士奇不可徵援兵不至誓死固守十七日賊抵城下多擊傷二十日夜黑雲四布賊穴地轟城遂陷士奇及副使陳縑知府王行儉知縣王錫俱被執王亦與焉賊縛于教場將殺之忽雷雨晦冥獻忠仰而詬曰我殺人何與天事用大砲向天叢擊之俄而晴霽將行戮士奇大罵而死王亦遇害賊大集軍民三萬七千餘斫其臂遂犯成都縑本閩南兵備副使護瑞王入蜀遂遇害行儉字貞行宜與人崇禎十年進士由刑部員外郎出為重慶知府蜀地多寇重慶常宿重兵行儉撫馭有方民獲安業城陷為賊縛死錫新建人崇禎十三年進士除巴縣知縣土寇彭長庚起長壽隣水間殺典史為亂錫殲其魁挫黃賊來犯力戰却之斬其魁馬超至是賊圍城急蒙巨板穴城錫灌以熱油多死及被執大罵抉其齒罵不已捶膝使跪終不屈明日昇至教場罵益厲賊縛樹上射之又鬻而烙之既死復燬其骨指揮顧景闡城陷急入瑞王府以己所乘馬掖王乘之疾走遇賊被執見獻忠景曰寧殺吾無犯帝子賊怒王遇害景大罵而死

劉之勃字安侯鳳翔人崇禎七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帝頗崇信二氏之勃言仙佛之道大要清淨慈悲陛下取其清靜者以治心慈悲者以救世是則大聖人作用非真向縹流羽客祈福祐也近者傳聞為營殿閣修齋醮方今天下兵荒流移滿道上木齋醮之費實足救億萬人身命乞斥以養饑民佐軍需既出時論譴之俄上節財六議言先朝馬萬計草場止五六處今馬漸少場反增二倍可節省者一水衝工役費裁幾百萬近奉明旨朝廷不事興作而節慎庫額數釐為常可節省者二諸鎮兵馬時敗潰而餉額不減虛伍必多可節省者三先祿晏享賜賚大抵從簡而監局厨役多冗濫可節省者四三吳織造澤潞機杼以及香臘藥材陶器無歲不貢積之內為廢物輸之下皆金錢可節省者五軍前監紀監軍贊畫之官不可數計平時則以一人而糜千百人之餉臨戰又以千百人而衛一人之身耗食兼耗兵可節省者六詔所司議行尋劾勒寇總督丁啟睿保定總督張慶臻河南巡撫高名衡山東巡撫王公弼皆庸劣無能帝以臨敵不宜更易不納其言御史徐殿臣兩疏論大學士魏紹乘紹乘力辯之勃謂大臣不當爭辨帝



責以妄議然昭乘卒謝去又疏陳東廠三弊言自東  
 廠司緝訪而內五城外巡按以及刑部大理皆不能  
 舉其職此不便於官守奸民千里首告假捏姓名一  
 紙株連萬金立罄此不便於民生子弟許父死奴僕  
 許家王部民許官長東廠皆樂聞此不便於國體帝  
 即命飭行未幾出按四川列城多遭亂之勃盡心撫  
 綏十六年秋類報災異力請緩賦省刑言失城之獄  
 大辟至二十九人不能無冤乞勅部建議容臣平反  
 亦拜災一術時不能用明年正月張獻忠大破川中  
 郡邑四月聞都城失守人心益恟懼舉人楊鏘劉道  
 貞等謀擁蜀王至澍監國之勃不可躍入池中議乃  
 寢八月賊逼成都之勃與巡撫龍文光等分陴拒守  
 總兵官劉鎮藩出戰而賊遂穴城是以火藥又剽  
 大木長數丈者合之纏以帛貯藥向城接之勃厲衆  
 奮擊賊却二三里衆皆喜以為將去也初九日黎明  
 火發北樓陷木石飛蔽天守陴者皆散賊遂入城蜀  
 王率妃妾投井死鎮藩出城赴水死之勃等俱被執  
 賊以之勃同鄉欲用之勃勸以不殺百姓改邪從  
 正輔立蜀世子賊不從遂大罵而死時福王立於南  
 京擢之勃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已不及聞矣文光

馬平人天啓二年進士崇禎初歷吏部主事以憂歸  
 起貴州提學僉事就遷兵備副使以才調川北參政  
 擢右僉都御史代陳士奇巡撫四川甫聞命賊已逼  
 成都自順慶馳赴之城陷賊盡驅文武將吏及軍民  
 男婦于東門外將戮之忽有龍尾下垂賊以為瑞遂  
 停刑文光卒不屈被戮於濯錦橋  
 論曰秦蜀晉代西北重地也賊騎所及且望風瓦解  
 天下事尚可問乎諸臣力不能支即捍禦無術而城  
 亡與亡庶幾常山睢陽之義其亦可以無媿云



明史卷三百七十

列傳二百二十一

許譽卿

李世祺

吳執御

詹爾選

傅朝佑

成勇

姜琛

熊開元

許譽卿字公實華亭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金華推官天啟三年徵拜吏科給事中疏言錦衣世職不當濫界保姆奄尹織造中官李寔誣劾蘇州同知楊姜侵撫按職中旨謂姜賄譽卿出疏將重譴輔臣力救停俸半年尋力諫立枷非法不聽楊連劾魏忠賢譽卿亦抗疏極論畧言忠賢大逆不道跋扈無禮皇

上試取連疏一審閱之視漢之朋結趙姚唐之勢傾中外宋之典兵矯詔謀間兩宮者何異忠賢殆合侯覽王甫王守澄仇士良童貫梁師成任守忠諸奸而為一人其僭擬陵寢乘輿則又漢唐宋所未見臣敢繼連之後昧死上言乞毅然乾斷割恩正法疏入忠賢怒甚已復陳時弊言內閣為政本重地今票擬大權拱手授內廷每有傳諭動成閉市絲綸之體掃地中旨之欲薰天在廷諸臣謹責接踵萬燼且杖死矣厥衛人犯一奉打問之旨五毒備施邇復用立枷士民槁項而斃者不知凡幾乃又行數十年不行之廷

杖至流毒縉紳豈所以昭君德哉宦官不許典兵祖制也今禁旅日繁內操未罷聚虎狼于蕭牆之內逞金革于禁闈之中不為早除必貽後患疏奏忠賢益怒會逐趙南星高攀龍譽卿偕同列論救遂錫秩歸崇禎元年起兵科給事中時屢詔起廢而當事者悉忠賢遺黨多方阻抑譽卿力爭已極論魏廣徵罪乞榜示朝堂被其逆魄從之楊鎬王化貞未伏辜東江大將毛文龍擁兵登萊索餉譽卿並劾奏南京給事中陳堯言劾尚書王永光附逆璫不當正銓席帝切責堯言敕言官入告不得據風聞譽卿抗疏力爭已

復陳五事規切廷臣甚至都給事中薛國觀以嘗附忠賢恐京察被黜力許譽卿及同官沈惟炳為東林主盟結黨亂政譽卿上疏自白即自引去七年起故官歷工科都給事中明年正月流賊陷潁州逼鳳陽舉卿慮其犯皇陵乞急調五千人防禦疏入而鳳陽已陷皇陵毀焉舉卿痛憤直發本兵張鳳翼固位失事及內閣溫體仁王應熊玩寇速禍之罪言賊在秦晉時早設總督遏其渡河禍止西北一隅耳乃侍郎彭汝楠避不肯行又恐別推一人則樞戴無色百計阻撓尚書鳳翼囁嚅不敢言有詰之者鳳翼曰政府



不欲設也及賊入楚豫人言交攻不得已議設侍郎汪慶百又避不肯行乃推極邊之陳奇瑜致鞭長不及釀成今日之禍非樞臣之固位失事乎流寇發難已久樞臣因東南震鄰始有准撫操江移鎮之疏識者已恨其晚及奉旨則曰不必移鎮臣觀各地方稍有兵力賊即不敢輕犯鳳陽何地使巡撫早移豈有今日今樞臣以曾請移鎮藉口撫臣以不必移鎮為詞則輔臣欲諱玩寇速禍其可得哉祈急正諸悞國罪少慰祖宗在天之靈帝以苛求責之舉卿復上疏極論帝仍不問當是時言官吳履中等交章劾體仁應熊帝慰留二人舉卿上言今輔臣朝入暮出日取刑名錢穀瑣事批荅而理亂安危絕無一言且交相贊美恬不為怪甲被論乙擬溫旨留之乙被論甲擬溫旨留之不曰忠悃則曰蓋畫不曰絕私奉公則曰弘濟時艱不知時事至此忠蓋安在而奉公濟艱者又何事也皇上方下罪己之詔輔臣反得侈口稱頌乎帝仍不問舉卿又上言曰皇上臨馭有年法無假貸自庶僚以至大僚譴責時聞乃獨于悞國輔臣不一致問臣三疏入告無一語請罷斥蓋以黜陟功罪聽宸衷獨斷而進退廉恥聽輔臣自裁兩月以來輔

臣安意入直退食委蛇今巡撫楊一鵬巡按吳振纓已下詔獄矣輔臣未嘗席藜待罪謂可超然事外乎昔年劉鴻訓錢龍錫有罪相繼遣戍豈今日頓廢國法帝終不聽舉卿在天祐時謝陞方為文選郎及時陞長吏部而舉卿猶滯垣中以資深當擢京卿陞希體仁意出之南京大學士文震孟愠語侵陞陞亦愠適山東布政使勞永嘉賄營登萊巡撫主給事中宋之普家陞等列之舉首為給事中張第元所發帝以詰陞言路因欲攻陞及都御史唐世濟舉卿以世濟恃體仁惡尤甚當先去之會給事中姚思孝將劾世濟兩人因置陞不劾而御史張纘曾又獨劾陞陞疑出舉卿及震孟意之普又構之陞先是福建布政使申紹芳亦欲得登萊巡撫舉卿曾言之于陞陞遂疏攻擊卿謂其營求北缺不欲南遷為把持朝政地井及囑紹芳事體仁從中主之舉卿遂削籍紹芳逮問遣戍十五年御史劉遠薦劉斯琛姚思孝李汝琛李清楊潤宋學顯詹爾選喬可聘李右謙成勇等首舉卿給事中楊枝起薦成勇詹爾選姚思孝瞿式耜吳宗周喬可聘袁愷鄭之玄宋學顯熊開元何楷吳麟徵等亦首舉卿將起應天府丞帝復令覈議竟不果用



福王立起光祿卿力辭不赴國變後薙髮為僧久之卒

李世祺字壽生青浦人天啟二年進士授行人崇禎三年擢刑科給事中陳大計之當定者二曰兵食之計民生之計大弊之當釐者三曰六曹之弊在吏胥邊吏之弊在欺隱貪墨之弊在奢靡夏旱帝禱雨未應疏列恤畿甸議催科預備三說進帝並納之帝遣中官監視諸鎮給事中宋可久馮元颺宋鳴梧吳南灝常自裕御史姜思睿張應辰刑部主事杜麟徵交章諫帝皆不納世祺上言祖宗立法錢穀兵馬軍民各分事權所以防端擅今內臣入奉天顏出司兵食內廷意旨既得陰伺之外廷事權又得顯操之夫魏忠賢盜弄神器兵馬錢穀之地盡置私人將圖不軌非聖天子踐極害胡可言奈何躬自翦之又復蹈之也且今日之舉良吏將書之後嗣將效之踵為故事必貽社稷憂不納時進言者多獲譴帝又日親細務任察為明五年夏世祺上言江海為百谷王以其善下今諸臣言苟未當輒蒙詰責詰責不已貶黜隨之言者前贍後顧恐干嚴譴依阿得策樸直推心折檻牽裾寧可復見且君職要臣職詳天子一日萬幾

神太運則疲精太用則竭一言之謬一事之訛必待聖明摘發無乃主獨勞臣獨逸乎聖人為治使公孤百職環列任事人君但責其人不侵其事課其效不紊其權恢彌天之網以覆之需歲月之久以安之天子清明無欲獨觀萬化之源則寧謚之理自致奚必效後世察察之治哉帝不能用八月淫雨損山陵昌平地動世祺上言今宇內多故即使雨暘時若天地清寧猶未知禍患所底况警戒疊至乎臣未知陰陽請言人事今輔理者謂變無聞而精神專為結知固寵之用統軍者衛才鮮實而中外無一緩急可用之人中樞決策大類掩耳盜鈴主計持籌未免醫瘡剜肉此所謂折鼎而覆餗者也州縣迫于功令鞭策不前六曹窘于簿書救過不贍簪筆執簡之臣按跡因圖考槃蒞軸之士抗聲鴻舉此所謂跼蹐而泮渙者也一人可議因而疑及衆人則嫫姆西施同在暗室一事可警因而疑及衆事將伯夷盜跖俱成竊銖此負途載鬼之見也黃衣之使頡頏卿貳之堂貂蟬之座雄踞節鉞之上低眉則氣折強項則釁開此陰陽冰炭之漸也至各邊監視之遣已將朞月初雖間有摘發究竟同歸摸稜效與不效亦可概見夫地水屬



陰宜靜而動宜順而逆皆陰干陽之象也天心示警  
深切著明伏願撤回各使以明陰不干陽之分然後  
採公論以進退大臣酌事情以衡量小臣釋疑忌之  
根開功名之路庶天變可回時艱可濟帝以借端瀆  
奏切責之給事中陳贊化劾周廷儒中有義皇上人  
語謂聞之世祺帝責世祺回奏則言聞之贊化帝詰  
責者三四世祺執如初乃己七年正月疏劾大學士  
溫體仁吳宗達言體仁與舊輔廷儒俱為時論所擯  
皇上排衆議用之推腹心任之可謂得君專行政久  
矣自二人輔導以來封疆殘破盜賊充斥民生困瘁  
凡從來未有之災害無所不有從來未有之弊政無  
所不行皇上厭薄廷儒人心稍快乃獨留體仁使貽  
玷黃扉夫廷儒憤軼敗犂之新擯也體仁竊銜詭譽  
之老馬也彼之浮薄易見此之陰賊難知皇上意其  
出口傾人似若不顧情面不知其為人也遠士類昵  
小人陳贊化所劾李元功吳之瑞輩皆體仁私人轉  
薦之廷儒者也陰置愴邪潛通線索窺其戶若無往  
來問其心實多谿壑誠絕世之奸而大貪之尤矣且  
屢次瀕死終不萌首丘之念貽書囑子誓不生還此  
豈有馬革裹尸之誼無非謂恩怨未酬忍死以為所

欲為耳若宗達者淹淹四載寂寂無聞仰鼻息于他  
人貪好官之自我真所謂危不持顛不扶焉用彼相  
者也因并劾兵部尚書張鳳翼溺職狀帝怒貶福建  
按察使檢校且追罪文選郎吳鳴虞考選非人亦貶  
三秩御史龔廷獻論救不聽久之起行司副累遷太  
僕寺卿遣祭魯王事竣旋里國變後杜門不出久之  
卒

吳執御字朗公黃岩人天啟二年進士除濟南推官  
德州建魏忠賢祠獨不赴崇禎三年徵授刑科給事  
中明年正月以帝視朝稍簡上疏切諫帝摘其中憑  
臆隨聲語切責之俄請急除掣籤法務使人地相配  
議格不行踰月疏言理財先保民請蠲畿輔加派示  
四方停免之期俾曉然知息肩有日庶不至召亂至  
捐助搜括亦宜速罷毋徒為貪墨藏奸之藪帝復以  
沽名市德責之己劾吏部尚書王永光尚務比匪聽  
王洽薦用王元雅而封疆悞聽張道濬推舉尹同臯  
而祖制紊至同臯兼金之餽不難自標為例陛下懲  
貪法嚴而誨貪自永光始官邪何日正寵賂何日清  
耶帝褒永光清慎不納其言俄因風霾陳謹遼防擇  
守令二事報聞已上重學校敦風俗諸疏帝皆採納



帝以久旱求言執御應詔語極剴切已請召黃克績劉宗周鄭忬旨譙讓無何言今日用兵必需餉然往者敵兵關入時袁崇煥王元雅擁數百萬金錢數十萬士馬狼狽失守而史應聘王象雲張星左應選以一邑抗強敵籌邊不在增兵餉在擇人畿輔東北及秦晉沿邊州縣宜悉授精敏甲科賜置書界本地租賦俾撫練軍民自禦寇盜邊關文武大吏繕修戰守之外宜兼責以理財如先臣王翱葉盛輩所為則客兵可撤而省餉至數百萬矣帝以歲賦留本地則國用何資不聽已劾首輔周延儒攬權指其私狀元陳于泰及幕客李元功蔣福昌周素儒等交關為奸利罪忤旨切責已疏救魏呈潤李曰輔不納已陳陰陽內外之說言今九邊中原廟堂之上無非陰氣心膂大臣未必皆君子帝以其疏中所指陽剛君子無主名令指實執御乃以前所薦三人及姜曰廣文震孟陳仁錫黃道周倪元璐曹于汴惠世揚羅翰義易應昌對會御史吳彥芳言執御所舉固真君子他若侍郎李瑾李邦華畢懋康倪思輝程紹皆忠良當用通政使章光岳邪媚當斥帝怒其朋比執政復從中搆之遂削二人籍下法司訊時御史王績燦方以薦

李邦華劉宗周下獄而執御等復繼之朝端震駭言官共申救帝皆切責卒坐三人贖徒三年執御初行取入都延儒遣元功招之不赴後竟劾延儒其學以立誠為本立朝更著風節久之卒彥方字廷祖歙縣人天啟五年進士授莆田知縣崇禎四年擢御史大凌被圍疏論孫承宗已駁故尚書呂純如辨寃之謬登州用兵請撤監視登島中官至是譴歸久之卒績燦字偉奏安福人天啟五年進士授興化知縣崇禎四年擢御史大凌被圍都下震駭而新令禁邊報抄傳績燦言邊關既有其形中朝何必諱其事致謠言四起民心淆亂惟發抄邸報庶忠蓋者得各抒所見不聽尋與給事中鄧英陳奸吏私派之弊已復進賜環起廢容諫三說薦張鳳翔李邦華劉宗周惠世揚遂獲罪屢薦不起卒福王時復官詹爾選字思吉撫安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太常博士八年擢御史時詔廷臣舉守令爾選言縣令多而難擇莫若精擇郡守郡守賢縣令自無不賢因請復用侍郎陳子壯推官湯開遠報聞明年疏劾陳啟新且責吏部尚書謝陞尸素忤旨切責大學士錢士升以爭李瑾請括富戶疏帝責其沽名引罪乞休去爾選



上疏曰近見輔臣職分看詳一疏致奉嚴綸及得李璉疏觀之而後知輔臣不忍不言之情且有不得不疾呼之勢俄而輔臣引咎求黜遽奉回籍之旨夫大臣所以不肯言者其源在不肯去耳今輔臣肯言肯去臣實榮之獨不能不為朝廷惜此一舉也皇上謂輔臣心齊臣不當疑聖明之主夫璉以非禮非法事導皇上其端一開大亂將至輔臣憂心如焚忽奉改擬之命遂爾執奏皇上方嘉許不暇顧以為疑君要譽耶人臣無故疑其君非忠也乃謂吾君萬舉萬當者第容悅之借名必非忠人臣沽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爭尸位保寵習成寡廉鮮恥之風亦必非國家利况今天下疑皇上者不少矣將驕卒情尚方不靈億萬民命徒供武夫貪冒則或疑過于右武穿札與操觚並課非是者勿錄人見賣牛買馬紬德齊力徒使強寇混蹟于道途父兄莫必其子弟則或疑緩于敷文免覲之說行上意在甦民困也而或疑朝宗之大義不敵數萬路費之金錢駁問之事煩上意在懲奸頑也而或疑明政之刑書能當幾番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

愧恨或對衆歎歎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發憤耳而竟鬱志以去恐後之大臣無復有敢言者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所日與皇上言者惟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癡售則挺身招搖敗則潛形遁竄駭心志而燭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尚忍言哉祈皇上以遠大宅心以簡靜率憲責大臣彌遠之義作言官敢諫之風寧獻可替否毋藉口聖明獨斷掩聖主之謙冲寧進禮退義毋藉口君恩未酬飾引身之濡滯臣愚不勝惓惓疏入帝震怒召見武英殿詰之曰輔臣之去前旨甚明汝安得為此言對曰皇上下大開言路輔臣乃以言去國恐後來大臣以言為戒非皇上求言意帝曰建言乃諫官事大臣何建言對曰大臣雖在格心然非言亦無由格大臣止言其大者決無不言之理大臣不言誰當言者帝曰朕如此焦勞天下尚疑朕乎即上方劍何嘗不賜彼不能用何言不靈對曰誠如聖諭但臣見督理有恭疏未蒙皇上下大處分與未賜何異帝曰書算騎射非國初取士法乎如督撫討賊自須乘馬豈得御輿有司練鄉勇亦須習射何云強寇混蹟于道途對曰承平時有操弓挾矢者人得執



而問之今若人人持弓矢則良否何從辨帝曰父兄教子弟騎射何不可乃云莫必其子弟對曰往時為子弟者教以規矩準繩猶恐勿率倘責以馳馬試劍若何施約束帝曰刑官擬罪不合朕不當駁乎對曰若爾是刑官不職但當易其人不當寢其事帝曰汝言一切苟且之政朕如此國治何云苟且對曰皇上所行乃救時權宜若揆以中正之道未免為苟且帝曰汝以何者為苟且對曰加派帝曰加派因賊未平若賊平何難停汝尚有言乎對曰搜括抽扣亦是帝曰此供軍國之用非輸之內帑汝更何言對曰即捐助亦是帝曰本令願捐者聽何嘗強人時帝聲色俱厲廷臣在旁皆震懾而爾選詞氣不撓帝又詰發憤諸語及帖黃簡畧斥為欺罔命錦衣提下爾選叩頭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尚可為即不聽亦可留為他日思帝愈怒罪且不測諸大臣力救乃命繫于直廬明日下都察院議罪議止停俸帝以語涉誇詡并罪視草御史張三謨令吏部同議請鑄五級以雜職用復不許乃削籍歸自後言者屢薦皆不聽十五年給事中沈迅左懋第相繼薦有詔召還未及赴而都城陷福王立首起故官未上群小用事憚爾選

綬直令補外僚遂不出國變後又十二年而終傅朝佑字右軍臨川人幼有孝行嘗割股愈父疾萬曆中舉鄉試第一師事鄒元標天啟二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崇禎三年考選給事中方需次值永平初復列上善後七事帝採納之尋補授兵科明年八月疏劾首輔周延儒陰擅威福明毒忠良以機械變詐之心運刑名督責之術見佞則加之賒結袁弘勛張道藩為腹心遇賢則墜之淵擯錢象坤劉宗周于草莽傾陷正士加之極刑曰上意不測也據竊明旨播之朝右曰吾意固然也陛下因早求言而彼恐其揚己過故削言官以立威陛下慎密兵機而彼用以籍人口故挫直臣以怵衆先年論其罪惡者今皆安在而親知鄉曲布列要津是豈大臣之道耶忤旨切責及中官王坤詆延儒朝佑言坤未嘗操彈劾權不宜侵聞臣而延儒當遣內臣之始舉朝力諫不肯以去就爭皆有罪不納給事中張正宸莊釐獻言事獲譴抗疏救之累遷工科左給事中疏陳當務十二事一納諫二恤民三擇相四勿以內批用輔臣五勿使中官司彈劾六勿令法外加濫刑七止綬騎八停內操九抑武臣驕玩十廣起廢十一教有司修城積粟十



二講聖諭六條旋出封益藩事竣還里九月即家進刑科都給事中還朝愆期為給事中陳啟新所劾朕秩調外未行疏論溫體仁六大罪畧言人君治天下之道曰明曰斷人臣相天下之道曰虛曰公數年以來彈劾首輔體仁者章滿公車而皇上曾不決去之體仁則非惟不去也凡有言者必多方斥逐如吳執御魏呈澗劉宗周吳家周黃紹杰王績燦李曰輔詹爾選胡江周鑣等不可殫述臣請先數其六罪而後及皇上之當明與斷可乎一曰得罪于天子陛下當邊警時特簡入閣望其匡輔社稷乃不正心誠意以聖賢之道事吾君而專務督責刻尚刑名窺陛下意在振作彼則借以快恩仇窺陛下治尚精明彼則托以張威福至陛下慎重用人屢推屢駁彼且揚言曰非我薦不用亦負恩極矣一曰得罪于祖宗鳳陽昌平皆毓靈之地體仁秉國數年曾無綢繆之計致兩地失守生靈被殃何以塞天下口乎一曰得罪于天地變理之事必責三公體仁入相以來日月交食星辰失行太白經天風霾數見且四方皆旱五穀不登地震河決城陷井枯而體仁乃日尋私情圖報睚眦安望其少知愧悔以道天誅也一曰得罪于封疆封

疆之事在明功罪今強敵內逼大盜四起高麗且告陷矣體仁猶冒賞冒廕以致中外解體庶民有口何可掩也一曰得罪于聖賢國家以科目取士垂三百年體仁因其子為復社諸生所斥募人糾彈牽連不已又議裁減入學額有漸罷科目之勢是焚書坑儒將見于今矣一曰得罪于身心天地生人各有良心聖賢垂訓無踰天理體仁陷文武臣僚數百人滿獄宜良心盡昧甘欺君罔上抑亦徇私害正習以成性也伏願皇上大施乾斷速去體仁毋以天變真不足畏毋以人言真不足恤毋以體仁之督責逢迎為必可任毋以一己之精明嚴密為必可恃毋以李汝燦之忠言為逆耳毋以許自表之直糾為沽名毋以劉宗周易應昌等忠清執法之臣為可廢卹天下死難之忠節以鼓士氣復天下削奪之冠帶以收士心體天下大小之臣僚以課實功聘天下道德之高賢以咨治道大赦天下速更苛政省刑薄斂布德行仁庶倒懸可解太平可致也帝怒除其名下吏按治踰月體仁亦罷中官杜勳重朝佑令其上疏請罪而已從中主之可復故職朝佑不應十一年冬國事益棘獲罪者滿圍朝佑乃從獄中上疏為請寬恤語過激



會有邊警未報也明年春責以顛倒賢奸撓亂國是恣意訕侮命廷杖六十創重而卒福王時復故官蘇猷字任公晉江人崇禎六年由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其冬上太平十二策中極論東廠之害忤旨貶浙江布政司照磨福王時起故官久之卒汝燦字用章南昌人崇禎時為刑科給事中數有所論建十年閏四月久旱求言陳四要論財用政事之弊請召劉宗周魏呈潤詹爾選李化龍等而未言八九年來干災召和之事始于端揆積于四海無怪天地災變叠出而未已觸帝怒令回奏者再下獄按治削籍歸京師陷衰經北面哀號作祈死文卒福王時獲官成勇字仁有樂安人天啟二年會試答策極言宦官之禍被放又三年成進士同年生邀謁魏忠賢持不可授饒州推官謁鄒元標于吉水師事之中使至知府以下俱郊迎勇獨不往且捕笞其從人中使將愬之會忠賢敗獲免丁內外艱歷開封歸德二府推官冬月不具一裘有以貂裘獻者却不納流賊攻歸德乘城守擊敗之崇禎十年行取入都時變考選例優者得為翰林公論首勇而吏部尚書田惟嘉為任瀋地抑勇及他寡援者二十三人為部曹勇得南京吏

部主事輿論大譁勇恬然不數日即辭朝去明年二月帝御經筵問講官保舉考選得失論德黃景昉訟勇及朱天麟屈講官群和之帝親策諸臣天麟得翰林濟亦得御史而勇以先赴南京不獲與尋用御史徐必泓言授南京御史劾里居侍郎蔡奕琛納罪人吳中彥賄為貽書刑部侍郎章光岳謀脫其罪奕琛遂被逮楊嗣昌奪情入閣黃道周何楷林蘭友劉同升趙士春言之咸獲譴勇憤其年九月上疏曰禮莫大于倫倫莫大于君親未有不知君親而可齒于人類者也况儼然秉國之鈞天子是毗者乎嗣昌謂古列國之君臣可得而避今一統之君臣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三年之喪可行于古不可行于今也嗣昌所引者何代之經所遵者何國之典信如其言是凡為臣者皆不當終三年喪終則為後君為不臣先聖之詩書可焚先王之典禮可廢不舉人類化為禽獸不止留一嗣昌而生天下不臣不子之心何如夫一嗣昌而樹萬世為臣為子之鵠嗣昌豈以一身去留係社稷安危耶秉樞兩年一籌莫展邊警頻告流寇披猖無間其經濟矣清議不畏名教不畏先聖之訓詞萬世之是非不畏無問其品望矣嗣昌去則所全



者大既盡子道亦完臣節不則既為今日之賊子必為他日之亂臣且既不知有父矣又執猶子之誼事程國祥以其為父同年讓行讓坐何薄于親而厚于親之友耶疏入帝大怒命削籍提訊刑官擬杖徒不許嗣昌疏救亦不納乃擬遣戍命詰主使姓名勇獄中上書言臣十二年外吏數十日南臺無權可招無賄可納不知有黨帝怒切責竟戍寧波衛中外薦者十餘疏皆不召最後用劉宗周張瑋言命吏部覆議久之執政合詞請擢用命刑部核奏請復故官帝以勇宥罪方新不當復職命以他官用甫聞命而京師陷福王時起御史不赴後披緝為僧越十五年而終姜埰字如農萊陽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密雲知縣調儀真遷禮部主事十五年擢禮科給事中山陽武舉陳啟新者崇禎九年詣闕上書言天下有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談孝悌仁義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嘉靖時三途並用今惟一途而舉貢不得至顯官一舉進士橫行放誕此資格之病也舊制給事御史教官得為之其後途稍隘而舉人推官知縣猶與其列今惟以進士選彼受任時先以給事御史自待監司郡守承奉不暇剝下虐民恣其所為此行取考

選之病也請停科目以絀虛文舉孝廉以崇實行罷行取考選以除積橫之習而捐災傷田賦以蘇民困崇拜大將俾得節制有司捧疏跪正陽門三日中官取以進帝大喜立擢吏科給事中累遷兵科左給事中侍郎劉宗周御史詹爾選給事中房之麒主事朱國壽先後論之數人揚光先許其出身賤役及徇私薦故主布政使樊良樞與他納賄狀帝悉不究然啟新所條奏率無闕大計御史王聚奎劾其溺職帝怒誦聚奎以僉都御史李先春議聚奎罰輕并奪其職久之御史倫之楷劾其請託受賕還鄉驕橫始詔行勘未上而啟新遭母憂埰因劾其不忠不孝大奸大詐御史李瑞和繼之乃削啟新籍下撫按追贓擬罪啟新竟逃去不知所之國變後為僧以卒時帝以寇氛未息民罹鋒鏑建齋南城每子夜偕周后徃誦佛經移時始返埰上疏諫不報已陳蕩寇二策曰明農業收勇敢帝善其言溫體仁興復社之獄七年未結埰言諸生率闡明經史無可罪而張溥一代著述才齋志以沒宜賈易名之典時周延儒已復召當國事乃大解初體仁及薛國觀力排異己及建言者延儒至盡反其所為廣引清流書路亦盡起論事忌者乃



造二十四氣之說以指朝士二十四人直達御前帝適下詔戒諭百官責言路尤至堦疑帝已入其說乃上言陛下視言官獨重故責之獨嚴如聖諭所云代人規卸為人出缺者臣豈敢謂盡無其事然陛下何所見而云然倘如二十四氣之蜚語騰播清禁此必大奸巨慝惡言官不利己而思以中之激至尊之怒箝言官之口逞邪詭之謀人效寒蟬壅蔽主聽誰復為陛下言天下事者如使耳目旁及邪言亂政若涿州知州劉三聘忽薦罪輔馮銓人情閃爍是非淆亂臣區區之愚不獨為言官職掌更為朝廷清治亂之源也先是給事中方士亮論密雲巡撫王繼謨不勝任保定叅政錢天錫因賄給事中楊枝起廖國遴以囑延儒及廷推遂得俞旨適帝有為人出缺諭蓋舉廷臣積習告戒之非為天錫發也堦探之未真謂帝實指此事遂倉卒拜疏而帝于是時方憂勞天下至默告上帝戴罪省愆所頒戒諭詞旨痛切讀者皆感動堦顧反覆詰難若深疑于帝者帝遂大怒曰堦敢詰問詔旨藐玩特甚立下詔獄考訊掌鎮撫梁清宏以獄詞上帝曰堦情罪特重且二十四氣之說類匿名文書見即當毀何故累騰奏牘其速按實以聞時

行人熊開元亦以建言下錦衣衛帝怒兩人甚密旨下衛帥駱養性令潛斃之獄養性懼以語同官同官曰不見田爾耕許顯純事乎養性乃不敢奉命私以語同鄉給事中廖國遴以語同官曹良直良直即疏劾養性歸功于己歸過于君若陛下無此旨養性不宜誣謗即有之亦不宜洩請誅養性因請并誅開元養性大懼帝亦不欲殺諫臣疏竟留中會鎮撫再上堦獄言掠訊者再供無異詞養性亦封還密旨乃命移刑官定罪尚書徐石麒等擬堦戍開元贖徒帝責以徇情執法令對狀乃奪石麒及郎中劉沂春官而逮堦開元至午門並杖一百仍繫刑部獄明年秋大疫命諸囚出外收保堦開元出即謁謝賓客帝怒以語刑部尚書張忻忻懼復禁之獄十七年二月始釋堦戍宣州衛將赴戍所而都城陷福王立遇赦起故官方丁父艱不赴國變後流寓蘇州以卒疾革時語其二子曰吾奉先帝命戍宣州死必葬我敬亭之麓二子如其言始錢天錫既得巡撫南京御史孫鳳毛疏發其事杖起國遴乘風毛在京醜殺之其子訴寃兩人及天錫並削職下獄繼謨得留任堦弟垓字如須崇禎十三年進士授刑人見署中題名碑崔呈秀



阮大鍼與魏大中並列立拜疏請去二人名及塚下獄盡力營護塚杖畢已死塚口溺灌之乃復蘇後聞鄉邑破父殉難一門死者二十餘人塚疏請代兄繫獄釋塚歸葬帝不許即日奔喪奉母南走蘇州大鍼得志欲殺塚乃變姓名之寧波國亡獲解久之卒士亮歛縣人崇禎四年進士歷嘉興福州推官擢兵科給事中甫拜命與同官朱徽倪仁禎等謁大學士謝陞於朝房陞言人主以不用聰明為高今上太用聰明致天下盡壞又曰款事諸君不必言皇上祈籤奉先殿意已決諸人退謂陞誹謗君父洩禁中語徽仁禎國選等交章論之斥陞大不道無人臣禮士亮及他言官繼之疏數十上帝大怒削陞籍己而士亮連劾諸督撫張福臻徐世廕朱大典葉廷貴及兵部侍郎呂大器甘肅總兵馬燝事多施行陳新甲主款士亮首劾之又請召舊諫臣姚思孝何楷李化龍張作楫張焜芳李模詹爾選李右謙林蘭友成勇傅元初而亟恤已死者吳執御魏呈潤傅朝佑吳彥芳王績燦葛樞帝頗採納尋論中官出鎮之弊語極痛切周延儒出督師請士亮贊畫軍務延儒獲護士亮亦削職下獄久之釋歸福王時復官國變後卒

熊開元字魚山嘉魚人天啟五年進士除崇明知縣調繁吳江崇禎四年徵授吏科給事中帝遣中官王應期等監視閩寧軍馬開元抗疏爭不納王化貞久繫不決奸人張應時等疏頌其功請以身代死俾戴罪立劾開元疏駁之言化貞家貲鉅萬每赴朝審輒買燕市少年雜立道旁投熊廷弼瓦礫嗟歎化貞不休以此熒惑上聽令應時復款為此請宜立肆化貞市朝化貞卒正法時有今有司徵賦不及額者不得考選給事中周瑞豹考選而後完賦帝怒貶謫之命如瑞豹者悉以聞於是開元及御史鄭友元等三人並貶二秩出之外開元不赴官久之起山西按察司照磨遷光祿寺監事十五年遷行人司副左降官率驟遷開元以淹久頗歛望會光祿缺丞開元詣首輔周延儒述己困頓狀延儒適有他事輒命駕出開元大愠會帝以畿輔被兵廣求諫言詔官民欲陳事者報名會極門即日召對開元欲論延儒次日即請見帝召入文昭閣開元請密論軍事帝屏左右獨輔臣在開元不敢言但奏軍事而出越十餘日復請見帝御德政殿秉燭獨坐開元從輔臣入奏言易稱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請輔臣暫退延儒等引退



者再帝不許開元遂言陛下求治十五年天下日以亂必有其故帝曰其故安在開元言今所講求惟兵食寇賊不揣其本而末是圖雖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求天下治無益也朱子言天下之治在人主方寸間朝廷一二人而已陛下方寸無間若此一二人得人譬治病得良醫拱手聽而病愈夫陛下臨御以來輔臣至數十人不過陛下曰賢左右曰賢而已未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也天子心膂股肱任用之易如此庸人在高位相繼為奸人禍天殃迄無衰止迨言官發其罪狀誅之斥之已敗壞不可救矣帝與詰問久

之疑開元有所為曰爾意中有人欲用乎開元辨無有延儒等跪謝帝曰天下不治皆朕過于卿等何與開元言陛下令大小臣工不時面奏而輔臣在左右誰敢為異同之論以速禍且昔日輔臣繁刑厚斂屏棄忠良賢人君子攻之今輔臣奉行德意釋累囚蠲逋賦起廢籍賢人君子皆其所引用偶有不平私慨歎而已帝責開元有私意開元奏辨延儒等亦前為解開元復請遍召廷臣問以輔臣賢否不半日輔臣心事明諸臣流品亦別陛下若不察將吏徇情而賄賂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為陛下捐軀報國者延

儒等奏情面不盡無賄賂則無有開元復言敵兵入口四十餘日未聞遠治一督撫帝曰督撫初推人以為賢數月後便以為不賢必欲去之而後快邊方與內地不同使人何以展布開元言四方督撫率自監司明日廷推今日傳單其姓名不列至期吏部出之袖中諸臣唯唯而已既推後言官轉相採訪而其入伎倆亦自露于數月間故人得而指之非初以為賢繼以為不賢也帝命之退延儒等請令補贖從之當是時開元本欲盡發延儒罪以其在側不敢言而延儒慮其補贖謀沮之禮部郎中吳昌時者開元知吳江時所拔士也語開元令商之大理卿孫晉兵部侍郎馮元鷗兩人責開元曰若所言固當但首輔多引賢者首輔退賢者必盡逐矣開元意動大理丞吳履中至亦以開元言為驟既退昌時復致書言之開元乃止述奏辭不更及延儒他事帝方信延儒又大清兵未退焦勞甚得奏大怒令錦衣衛逮治衛帥駱養性開元鄉人也雅怨延儒次日即以獄上帝益怒曰開元讒譖輔弼必使朕孤立于上乃便彼行私必有主使者養性不如刑溺職甚其再嚴訊以聞十二月朔嚴刑詰供主謀開元堅不承而盡發延儒之



隱養性具以聞帝乃廷杖開元繫獄南京御史孫鳳  
毛劾楊枝起廖國遵因言開元面奏實二人主之欲  
令丘瑜秉政陳演為首輔御史李陳玉亦言之帝以  
開元己下吏不問十六年六月延儒罷言官多救開  
元者不報刑部擬贖徒不許明年正月遣戍杭州未  
幾京師陷福王時起吏科給事中丁母艱不赴唐王  
自立起工科左給事中連擢太常卿左僉都御史隨  
征東閣大學士乞假歸汀州破棄家為僧隱蘇州之  
靈岩久之卒

論曰士君子言之不用身將墮矣卷而懷之以謝當  
世人豈有非之者乎况術楊之下繼以滄桑即欲不  
毀形變姓托之鴟夷亦不可得矣易曰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又曰介于石肥遯無不利豈得已哉事未易  
一二為流俗人言也

明史卷三百七十一

列傳二百二十三

章正宸

葉廷秀

華允誠

黃紹杰

熊汝霖

錢肅樂

徐沂

楊廷樞

張宥堂

陳潛夫

陸培

章正宸字羽侯會稽人從學同里劉宗周有學行舉  
崇禎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改禮科給事中疏請帝法  
周孔仁義黜管商富強則太平可坐致報聞禮部侍  
郎王應熊者溫體仁私人也廷推閣臣望輕不得與  
帝特命入閣輔政正宸上言應熊見擯廷推何緣特  
簡今事因多擾變以刻成綜核傷察宜存渾厚奈何  
復使狠傲之人與贊平明之治哉因力詆其狼籍封  
靡請寢前命帝大怒下獄拷訊御史米助國金光辰  
龔廷獻給事中范淑泰吳麟徵傅朝佑論救皆不聽  
竟削籍歸九年冬有詔起廢召為戶科給事中正宸  
因言起廢旨屢下而與臣同列名若詞臣劉必達楊  
世芳等已死乞赦所司速舉帝納之藥廠災壞公私  
廬舍無算正宸言火于五德為禮禮教不修火災乃  
見陛下臨御初未以沽名市德疑大臣項大臣救鄭  
三俊錢謙益忽為是言是一無禮也史莖下吏疏辨  
抵稱時局思籍衆口又一無禮也朝廷每一番令甲



輒增一番私營如吏部郎張樞芳以不謹被黜巧借城工復職非陳啟新任怨抄叅則考功之法可以金錢贖矣又一無禮也災異頻仍聖心憂憫而戶部主事李鳳鳴謂善言不可退災星亦一無禮也帝是其言時廠衛務羅織人罪而巡捕武弁從而效之正宸言京師死刑視四方獨多其處決視四方又獨速請申飭廠衛巡捕官帝令司巡捕者回奏氣勢少衰十四年累遷吏科都給事中周廷儒再相中外仰望丰采而門多雜賓正宸其門生也獨不肯附會十五年正旦朝會帝進廷儒等揖之待以師傅禮正宸因言

陛下隆禮閣臣閣臣宜積誠以格君心不與中官作緣不憑恩怨起見不以寵利居成功不以爵祿私親雅語皆風廷儒及宣大缺總督廷儒欲用宣府巡撫江禹緒正宸持不可吏部希廷儒指用之正宸復劾其行賄事帝不納廷儒欲起江陵知縣史調元正宸止之廷儒再召頗得馮銓力欲以守涿功復其冠帶正宸與金光宸力爭事遂寢尋詆兵部尚書陳新甲奸邪薦李繼貞李邦華史可法孫傳庭可代及松山師覆請先正中樞破壞之律然後正行間失陷之條新甲遂獲罪既而會推閣臣失帝意謫戍均州語詳

李日宣傳福王立召復故官疏請亟撤四鎮分渡河淮與河北山東協力互為聲援且請縞素率師駐蹕淮上時不能用內傳用張有譽為戶部尚書正宸以有譽雖有望而中旨不宜出抗疏力爭有譽卒以廷推用魏國公徐弘基等公疏薦張捷詔下部議并議前戶部主事鄒之麟前御史張孫振劉光斗起用正宸分別論諸人稍寬捷而力詆之麟孫振光斗馬士英不悅擬旨詰責回奏上獲免尋以安遠侯柳祚昌薦起用阮大鍼正宸又力爭且曰朝廷如此舉動邸報流傳見臣姓名尚掛仕版必相顧駭愕謂負掖垣職掌萬死何辭乞先歸里士英輩忌正宸居言路遂用為大理丞己見國事日非請假歸魯王監國起吏部左侍郎不受仍署舊官事敗棄家為僧不知所之

葉廷秀字 濮州人天啟五年進士歷知南樂衛水獲鹿三縣入為順天府推官英國公張惟賢與民爭田廷秀斷歸之民惟賢囑御史袁弘勳劾執如初惟賢訴諸朝帝幸用廷秀奏還田於民崇禎中遷南京戶部主事遭內外艱服闋入都未滿官疏陳吏治之弊言催科六事並供外有樵旅新增外有藉加



額辦外有貼助小民破產傾家安得不為盜賊夫欲救州縣之弊當自監司郡守始不澄其源流安能潔乃保舉之令行已數年而稱職者希觀是連坐法不可不嚴也帝納之俄授戶部主事又陳吏治三要請緩催科以感天和發倉廩以全民命明大法以消亂萌報聞帝以傅永淳為吏部尚書廷秀言永淳庸才不當任統均甫四月永淳果敗黃道周逮下獄廷秀抗疏救之帝怒杖百繫詔獄明年冬遣戍福建廷秀受業劉宗周門造詣淵邃宗周門人以廷秀為首與道周未相識冒死論救獲重罪處之恬然道周深服其養給事中沈迅疏請召用及道周釋還給事中左懋第御史李悅心復相繼論薦執政亦稱其賢道周在途又為請帝令所司核議已而執政復薦十六年冬特旨起故官會都城陷未赴福王召為吏部主事兵部侍郎解學龍薦道周并及廷秀命以僉都御史用及還朝馬士英惡之抑授光祿少卿南都覆唐王立于福州召拜左僉都御史進兵部右侍郎事敗披緇為僧匿跡山寺後得危疾其徒問姓名取片紙書示之擲筆而逝

華允誠字汝立無錫人曾祖舜欽瑞州知府祖啟直

四川叅政允誠早有志行受易于同郡錢一本天啟二年殿試對策極陳奄寺之害主者不敢進呈寘于二甲乃從同里高攀龍講學首善書院已與攀龍先後旋里遂受業為弟子傳其主靜之學四年春從攀龍入都授都水司主事攀龍去官允誠亦乞假歸崇禎改元起營繕主事進員外郎明年冬京師戒嚴分守德勝門四十餘日不稍懈帝微行察知之賜白金及敘功復加俸一年久之改職方員外郎謝絕請寄門庭肅然五年六月憤溫體仁閔洪學亂政疏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言三四年來天子焦勞于上群工執掌于下孜孜日不暇給而法令滋章臣民解體人才蕩盡根本受傷夫以天子聖德加之勵精何難坐躋至治乃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倚皇上綜核而騁其持籌握算之能遂使和恒之世競尚刑名清明之躬寢成叢脞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為諸臣闇智之捷徑可惜者一人臣趨事赴功止此精氣今但以窺矚微旨為盡心指摘細瑕為快意大僚驚魂于回奏諫臣奔命于守科直指風裁徒較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遂使官守言責止歸簿牒之煩吏治民生盡成鈎較之務以多士修職之精神



為小夫趨承之能事可惜者二廟堂不以人心為憂政府不以人才為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念意見互齟議論滋擾遂使侂勦侂撫等于築舍忽用忽舍有若舉棋以興邦啟聖之歲時為即聾從昧之舉動可惜者三人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令也喪師悞國之王化貞何以與楊鎬異辟潔已愛民之余大成何以與孫元化並逮甚至一事偶誤一言偶拂執訊隨之反使輕猾者不以捍綱為懼而矜矯者且以對吏為榮刑罰不中鈇鉞無威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為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斥指佞薦賢之章非奸則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人人相戒喑嘿求容是非共蔽忠讒互消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為防維者廉恥也今大臣握重權而有徒隸之心小臣占風氣而鮮特立之概近者中使一遺妄自尊倨鮮與抗衡群事阿諂皇上以為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為可惟吾操縱而不知其屈辱士大夫已甚貪競成風羞惡盡喪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古者丞相之職實兼今之閣部權太重而易以為奸國家罷丞相以用人之權歸吏部而閣臣

不得侵焉今次輔體仁與冢臣洪學以同邑為朋比惟異己之驅除聞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何聞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為常統均大臣甘作承行之吏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而且遍布私人脉暗通乎南北封疆重寄憂獨遺于君王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而白簡反為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可惜題逼逐而薦剋遂作爰書陛下惡諸臣之欺欺莫大于此矣怒諸臣之擅擅莫專于此矣厭諸臣之黨黨莫固于此矣威福下移舉措倒置四可憂也臣區區之心願陛下尚德緩刑用賢去佞勿以至神至聖之資為臣下所誤勿以治人治法之大為奸邪所牽勿過于嚴致士氣人心日趨頑懦勿偏為任致名流善類永錮清時使臣言得行即治臣以出位僭越之罪臣有餘榮矣疏奏朝士共危之允誠亦屬家人以身後事帝疑其受指他人責令回奏允誠乃列上洪學徇私數事言山東巡撫徐從治南京刑部尚書沈演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濟皆洪學鄉人其錦衣世廕乃雲南冒功所得并宜追奪且曰體仁生平終臂塗顏廉隅掃地陛下排衆議用之意其悻直寡諧或可倚伏豈知一厠揆路薰灼頽張又有如洪學者為羽翼



必欲收盡天下之私人戕盡天下之善類兩年來無一人敢犯其鋒者臣忠孝自盟豈肯受人指使帝褒體仁純忠亮節而摘其疏中握定機關語再令陳狀允誠復上言二人表裏朋比朝端共知年來政尚綜覈凡外廷一事之悞一言之訛政府無不抉摘小者引罪大者奪官乃兩月以來何獨洪學事事盡善一無可抉摘乎洪學之言曰每遇缺員必干請不至者方登啟事也體仁之言曰門生不令推舉也乃溫育仁銅臭小人文義不識部考之卷滿堂掩口而哀然首拔鄧英論沈演而謫誰不知體仁私意而其劾羅喻義止以左右非人一語為所深恨遂遭斥逐此非事之彰明較著者乎帝亦悟兩人同里有私乃奪允誠俸半年而洪學亦旋罷去其冬以省親歸事母色養備至母年八十三而終哀毀骨立服既闋未及赴京而京城陷福王立起驗封員外郎涖官十餘日見劉宗周高弘圖徐石麒等悉去位即引疾歸允誠踐履篤實晚年涵養益粹不以功名利祿動其心周廷儒之再召也遣人以京卿啗之拒不應及赴南都馬士英亦先詣卒不報謝國變後屏居墓田不肯薙髮與從孫尚濂同被執至南京伏法

黃紹杰萬安人天啟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崇禎元年考選給事中方需次劾南京御史李時馨徐復陽詣附逆奄罷之補授兵科勦總督曹文衡與監視中官鄧希詔相訐紹杰上言文衡烈士受內臣指摘何顏立三軍上宜亟更希詔亦不宜留同官李春旺亦言之帝怒切責二人文衡乃自陳六罪乞罷帝不許而心頗不悅無何文衡以勞疾乞歸遂奪職閑住紹杰居久之累遷刑科左給事中七年五月久旱求言紹杰上疏曰漢世每逢災異策免三公而宰執亦引罪求罷近因久旱陛下修明政治大納讜言可謂應天以實矣而雨澤猶未降者蓋天有所甚怒而不解也去歲周延儒罷特召舊輔何如寵為首中外以為君子道長轉否為泰之時乃如寵徘徊道路不至者蓋君子小人不能並立有所疑畏而不敢前耳次輔溫體仁秉政數載上干天和無歲不早曠無日不風霖無人不愁怨無地不災異無處不盜賊辟如庸醫已致人垂盡而猶不釋手將遂聽其俱盡乎且體仁秉政既久窺矚自工中外諸臣悉承其喜怒一人當用則曰此與體仁不合者也一事當行則曰此體仁所不樂聞者也覆一疏則曰懼體仁之意別有所屬



也建一議則曰恐犯體仁忌諱擢其兇鋒也凡此皆召變之尤輿情所共讐者而言出禍隨誰敢為陛下正告之傳曰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願陛下三復斯言罷體仁以回天意若體仁罷而甘霖不降即殺臣以正欺君之罪當是時帝方厚眷體仁貶紹杰一秩體仁猶力辨且許其別有指授紹杰乃上言近廷臣言事即指及乘輿猶荷優容獨一字涉體仁必遭貶黜毋論往日即自冬徂春嘗兇鋒者幾人矣誰不愛功名而猥聽人指授耶因列其亂政實蹟一不肖設立總督因庇兵部侍郎彭汝楠致失機宜一用貪穢私人胡鍾麟為職方郎中遂黜李繼貞一囑尚書閔洪學起用人唐世濟為南京總憲一錮正人瞿式耜等一庇姻婭沈榮以負罪道臣驟擢宣府巡撫致私款辱國輕擬充軍一庇主考丁進磨勘俱從寬典且曰臣所仰祝聖明洞燭體仁奸欺者其說不過兩端下惟朋黨一語可以箝言官之口挑善類之禍上惟粟擬一語可以激聖明之怒蓋憤悞之愆試觀今日災異盜賊誰執其咎將焉用彼相哉帝以挾私求勝切責之體仁再辨復以朋黨為言紹杰既奉旨降調復言體仁受銅商王

誠金其長子儼受巡撫榮及兩淮巡鹽高欽順等金皆萬餘體仁又用門客王治每事居間酬以青浦主簿東南之利皆由治轉輸體仁私居兩被盜失黃金寶玉無算匿不敢言帝仍切責遂調為上林苑署丞遷行人司副八年賊犯皇陵紹杰憤復劾體仁悞國召寇帝怒再請應天府簡較累遷南京吏部郎中卒福王時復故官

熊汝霖字兩殷餘姚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同安知縣擢戶科給事中疏陳用將之失言自偏裨至副將歷任有功方可授節鉞此選將法也今足未履行陣幕府已上首功胥吏提虎旅統袴子握兵符何由奮敵愾若大將之選宜召副將有功者時賜面對擇才者用之廷臣推擇有悞宜用文吏保舉連坐法帝納其言已論天下諸督撫得失下所司核議尋言楊嗣昌未罪羅象昇未褒殊挫忠義氣至為嗣昌畫練餉之策驅中原萬姓為盜者原任給事中沈迅為嗣昌運籌以三千人駐襄陽城破輒走者監紀主事余爵為嗣昌援引遭襄藩之陷重賂陳新甲嫁禍卽撫袁繼成者今解任候代之宋一鶴皆悞國宜罪京師戒嚴汝霖分守東直門嘗召對言將不任戰敵南北往返



謹隨其後如厮隸之于貴官負弩前驅望塵靡及何名為將何名為督師帝深然之已言有司察處者不得濫舉邊才監司察處者不得遽躡巡撫庶封疆重任不為匪人借途又言自戒嚴以來臣疏凡二十上援勦機宜百不行一而所揣敵情不幸言中矣比者外縣難民紛紛入都皆云避兵不云避敵霸州之破敵不多殺掠官軍繼之始無子遺朝廷歲費數百萬金錢以養兵豈欲毒我赤子帝惡其中有飲泣地下語請為福建按察司照磨福王立召還上疏言臣自丹陽來知浙兵為邊兵所擊火民居十餘里邊帥有言四鎮以殺掠獲封爵我何憚不為臣意四鎮必毅然北征一雪此恥今懋懋淮揚何也况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即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曾與突之內邊以藩籬視之頃之言臣竊觀目前大勢無論恢復未能即偏安尚未可必宜日討究兵餉戰守乃端在恩怨異同勲臣方鎮舌鋒筆鐔是遲近且以匿名帖逐舊臣以疎遠宗人劾宰輔中外紛紛謂將復厥衛夫厥衛樹威牟利小民雞犬無寧日先帝止此一節未免府怨前事不遠後事之師且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先

帝隆重武臣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先帝委任勲臣而京營銳卒徒為寇藉先帝倚任內臣而關門延敵衆口喧傳先帝不次擢用大臣而邊才督撫誰為捍禦超遷宰執羅拜賊廷知前日之所以失即知今日之所以得及今不為將待何時疏奏停俸尋補吏科右給事中初馬士英薦阮大鍼汝霖爭不可及大鍼起佐兵部汝霖又言大鍼以知兵用當置有用地不宜處中朝不聽踰月以奉使陛辭言朝端議論日新晉詹尹蹊徑叠出語詠繁興一人未用便日滿朝為黨人一官外遷輒訾當事為可殺市井狡獪耽耽得官置國郵于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青紫塞路六朝佳麗復見今時獨不思他日稅駕何地耶不報未幾南京破士英竄杭州汝霖責其棄主士英無以荅杭州亦破與孫嘉績同起兵魯王監國擢右僉都御史督師防江戰屢敗入海寧募兵萬人浙西郡縣響應進兵部右侍郎唐王立閩中遣劉中藻頒詔汝霖出檄嚴拒之

順治三年魯王監國進兵部尚書從王泛海明年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又明年春鄭彩憾汝霖遣兵潛



害之并其幼子投海中

錢肅樂字希聲鄞縣人臨江知府若廣孫寧國知府敬忠兄子也崇禎十年成進士授太倉知州豪家奴與黠吏為奸而兇徒結黨殺人焚其屍肅樂痛懲皆斂手又以朱白榜列善惡人名械白榜者階下予大杖久之杖者日少嘗攝崑山崇明事兩縣民皆立碑頌德尚書王在晉子焚殺其僕肅樂捕之在晉跪門外卒出其子對簿遷刑部員外郎尋丁內外艱

順治二年大兵取杭州屬郡多迎降閏六月寧波鄉官議納款肅樂獨不可力言當舉兵拒諸生華夏董

志寧等遮拜肅樂大呼倡首士民集者數萬人肅樂乃建牙行事郡中監司守令皆逃惟一同知治府事已齋圖籍迎降聞兵起叩首請罪肅樂索取倉庫籍繕完守具會總兵王之仁既納款而悔入城與肅樂締盟共守肅樂聞魯王在台州遣舉人張煌言奉表請監國會紹興餘姚亦舉兵王乃赴紹興行監國事召肅樂為右僉都御史畫錢塘而守尋進右副都御史當是時之仁及大將方國安並加封爵其兵食寧波紹興台州賦而肅樂兵資富室助餉不能繼恒缺食已加兵部右侍郎明年五月軍食盡悉散去魯王

航海肅樂亦走舟山唐王召之甫入境王已沒遂返隱海壇山採山薯為食明年魯王次長垣召為兵部尚書薦用劉沂春吳鐘巒等明年拜肅樂東閣大學士唐王雖沒而其將徐登華為守福寧魯王遣大學士劉中藻攻之登華欲降疑未決曰海上豈有天子舟中豈有國公肅樂致書將軍獨不聞南宋之末二帝並在海上張樂並在舟中乎登華遂降鄭彩嵩柄連殺熊汝霖鄭遵謙肅樂不平故有咯血疾憂憤增劇六月卒于舟故相葉向高曾孫進晟憫其忠葬之福清黃蘗山中藻福安人由進士官行人賊陷京師

雍髮被擄掠賊敗南還事唐王魯王為魯王攻降福寧守之移駐福安大兵破城冠帶坐堂上為文自祭吞金屑死遵謙會稽人為諸生亡賴其妻殺人推官陳子龍論遵謙死用許都言免之後都作亂遵謙將往從父扃其室而止久之潞王以杭州降大清遵謙殺紹興知府張慄會稽知縣彭萬里倡眾起兵事魯王至封侯崎嶇浙閩間從王航海與汝霖並為彩害

徐沂字九一長洲人生未暮而孤稍長砥行有時名



天啟五年魏大中被逮過蘇州沂貸金資其行後周順昌被逮緹騎橫索錢沂與楊廷樞斂財經理之崇禎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中允黃道周以救錢龍錫貶官同官倪元璐請以已代請帝不允沂上疏力頌道周元璐賢因自請罷黜忤旨詰責沂復上疏曰人情溺于榮利聞元璐換職之說必共指為狂愚及聞臣請斥之疏必且嫉其沽激不知推賢讓能蓋臣所務難進易退儒者之風聞者陛下委任之意希注外廷防察之權輒逮聞寺默窺聖意疑貳漸萌萬一士風日賤宸嚮日移明盛之時為憂方大臣是以力舉孤忠願同幽黜斷不敢以不乘之言自取誅隕惟聖明裁察帝不聽沂尋乞假歸久之還朝累遷右庶子充日講官十四年奉使益王府便道旋里周廷儒再柄國數招沂沂不應久之北上抵鎮江聞京師陷一慟幾絕沂雅好交游畜聲伎至是悉屏去獨居一室中福王立于南京召為少詹事沂以國破君亡臣子不當叨位具疏固辭且痛宗社之喪由朋黨相傾移書當事勸以力破異同之見既就職陳時政七事曰辨人才課職業敦寅恭勵廉恥核名實納忠讜破情而復惓惓以化恩仇去偏黨為言已而馬士

英阮大鍼亂政冬十月安遠侯柳祚昌疏攻沂謂朝服謁潞王于京口有異志自恃東林巨魁與復社諸奸張采華允誠楊廷樞顧杲狼狽相倚陛下定鼎金陵彼公然為討金陵檄所云中原逐鹿南國指馬是為何語乞置沂于理并除廷樞杲名立行提訊其餘徒黨容臣次第糾彈疏出善類咸懼士英不欲與大獄乃寢其奏沂亦移疾歸及南京失守蘇州亦既下沂慨然太息作書戒二子肅衣冠北向稽首投虎丘新塘橋下死時方閏六月閏三日顏色如生郡人赴哭者數千人長子枋字昭法舉崇禎十五年鄉試隱居著書有高行廷樞字維斗與沂幼相善有文名崇禎三年舉鄉試第一

大兵下蘇州攜一女避亂山中追兵至女前請曰父盍死少緩則求死不得矣遂踊身入水死廷樞色不變立書數紙處分身後事付友人包捷亦躍水中死而沂死半塘時有一人儒冠藍衫躍虎丘劍池中土人憐而葬之卒不知何人也

張寅堂字載寧松江華亭人天啟五年進士授涪縣知縣弭盜安民大著聲績崇禎七年擢御史明年春賊陷鳳陽條上減賊五事曰嚴責成扼地勢備敵愾



籌先機議撫綏計慮周悉時不能盡用俄以皇陵震  
驚疏責輔臣不宜作秦越之視時給事中范淑泰劾  
大學士王應熊納四川巡撫王維章賄帝不問官堂  
言淑泰糾應熊行同盜跖而應熊之辨不啻操同會  
史是非燭亂祈至尊廷鞠無留疑案滋朝端聚訟應  
熊憤抵言諸臣不過欲逐臣及維章俾同黨盡據中  
外要地帝亦不問出按福建數以平寇功受賚還朝  
言監司營競紛紜意所欲就則保留久任意所欲避  
則易地借才今歲燕秦明歲閩粵道路往返動徑數  
千程限稽遲多踰數月加一番更移輒加一番擾害  
今郡守非三年不遷縣令非四年不召何獨于監司  
而忽之帝是其言十二年十月楊嗣昌出督師寅堂  
奏言從古戡亂之法初起則解散勢成則剪除未有  
專任撫者今諸臣以撫自愚一悞再悞至於三四熊  
文燦已矣輔臣膺新命而出賊必仍用故伎佯搖尾  
乞憐而失事諸臣冀掩從前敗局必多方獎惑仍進  
撫議請特申一令崇務勦除有進招撫說者立寘重  
典况殲渠散黨明旨昭然欲取渠魁數十萬衆中豈  
能兵不血刃使自授其首哉三面宏開俟張獻忠俘  
馘後可也帝以偏執臆見責之十四年四月言流寇

墮城破邑屢陷名藩中原形勝地往來縱橫如入無  
人之境此督師嗣昌受事前所未有目前大計先在  
釋嗣昌之權觀其邊巡二年喪師迨盡小醜視之蔑  
如矣上慮譴訶之及則欺飾日深外憤威望之釋則  
乖張日甚寧止無功抑且生變嗣昌一日未撤封疆  
禍一日未已也疏奏帝不悅而是時嗣昌已死矣十  
二月復言今討賊不可謂無人巡撫之外更有撫治  
總督之上又有督師令各辦一股賊位號雖殊事權  
無別楚自報捷豫自報敗甚至南陽失守禍中親藩  
督師職掌安在試問今為督師者將居中而運以發  
縱指示為功乎抑分賊而辦以焦頭爛額為事乎今  
為秦保二督者將兼顧提封相為犄角之勢乎抑遇  
賊追勦端提出境之師乎今為撫者將一票督師之  
令進退惟其指揮乎抑兼視賊勢之急戰守可以擇  
利乎凡此宵旰一切置不問中樞冥冥而決諸臣贖  
贖而任至失地喪師中樞糾督撫以自解督撫又互  
相委以謝愆而疆事已不可問矣帝納其言下所司  
詳議寅堂所條奏切中事情大率類此十五年請召  
還建言謹誦諸臣詞旨懇切帝下所司吏部尚書李  
日宣都御史王道直等核上四十三人帝取諸臣去



國原疏呂輔臣面裁議乃復給事中陰潤李清劉昌御史周一敬官餘不用宵堂旋擢大理寺丞頃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福王立遣兵入衛南京破總兵鄭鴻逵擁唐王聿鍵入閩與其兄南安伯芝龍及宵堂勸進遂加太子少保吏部尚書曾櫻至言官請令櫻掌吏部乃易宵堂掌都察院宵堂請出募舟師由海道抵江南倡義旅而王由仙霞趨浙東與相擊援乃加少保給敕印便宜從事擢文選郎中朱永佑為吏部右侍郎福州推官徐孚遠為兵科給事中從行二人皆宵堂里人也芝龍懷異心陰阻之不成行

順治三年王敗死宵堂飄泊海外六年至舟山魯王用為東閣大學士八年

大兵乘天霧集螺頭門張名振奉王奪舟而南屬宵堂城守城中兵六千居民萬餘堅守十餘日城破宵堂衣蟒玉南向坐令四妾一子婦一女孫先死乃從容賦詩自經詠佑字爰啟崇禎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吏部罷歸事唐王後與宵堂至舟山城破被執不肯難髮願為僧乃被戮  
陳潛夫字元倩錢塘人家貧落魄好大言以駭俗崇禎九年舉于鄉益廣交游為豪舉好臧否人里中人

惡之友人陸培兄弟為文逐潛夫潛夫乃避居華亭十六年冬授開封推官大河南五郡盡為賊據開封被河灌城虛無人長吏皆寄居封丘有勸潛夫勿往者不聽馳之封丘會叛將陳永福率賊兵出山西其子德為巡撫秦所式部將縛巡按御史蘇京去潛夫募民五千請于所式及總兵卜從善許定國令共勤皆不肯行潛夫乃以十七年正月奉周王渡河居杞縣檄召旁近長吏設高皇帝位歃血誓固守賊所設偽巡撫梁放隆居開封故歸德推官桑開第降賊為督賦他偽官散布郡邑間甚衆而開封東西諸土寨

剽劫公行相攻殺無已潛夫轉側杞陳留間朝夕不自保聞西平寨副將劉洪起勇而好義屢殺賊有功躬往說之五月五日方誓師而都城失守報至乃慟哭令其下縞素洪起兵萬號五萬潛夫兵三千俘杞偽官梁放隆聞風遁去遂渡河而北大破賊將陳德于柳園時李自成已敗走山西而南陽賊乘間犯西平洪起引還潛夫亦隨而南福王立於南京潛夫傳露布至朝中大喜即擢監軍御史巡按河南潛夫乃入朝言中興在進取王業不偏安山東河南地尺寸不可棄豪傑結寨自固者引頸待官軍誠分命藩鎮



以一軍出穎壽一軍出淮徐則衆心競奮爭為我用更頒爵賞鼓舞計遠近畫城堡俾自守而我督撫將帥屯銳師要害以策應之寬則耕屯為食急則披甲乘墉一方有警前後救援長河不足守也汴梁一路臣聯絡素定旬日可集十餘萬人誠稍給糗糧容臣自將臣當荷戈前驅諸藩鎮為後勁河南五郡可盡復五郡既復畫河為固南連荆楚西控秦閩北臨趙衛上之則恢復可望下之則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計也兩淮之上何事多兵督撫紛紜並為虛設若不思外拒端事退守舉土地甲兵之衆致之他人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馬士英當國佯應之而陰紂其言當是時開封汝寧間列寨百數洪起最大南陽列寨數十蕭應訓最大洛陽列寨亦數十李際遇最大諸帥中獨洪起欲効忠潛夫請予掛印為將軍士應不聽而用其姻婭越其傑巡撫河南潛夫自九月入覲便道省親甫五日即馳赴河上所建白皆不用諸鎮兵無至者其傑老憊不知兵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河南山東軍務止提空名不能取諸將其冬應訓復南陽及泌陽舞陽桐柏遣子三傑獻捷潛夫授告身飲之酒鼓吹旌旂前導出三傑喜過望往謁其傑其傑覲

其賄故為尊嚴厲辭詰責詆為賊三傑泣而出萌異心潛夫過諸寨皆鏡吹迎送其傑間過之諸寨皆閉門不出其傑恚日夜潛潛夫於士英士英怒冬盡召潛夫還以凌駟代潛夫亦遭外艱歸明年三月給事中林有本疏劾御史彭遇颺并及潛夫士英以遇颺已私人置不問獨令議潛夫罪先是有童氏者自言福王繼妃廣昌伯劉良佐具禮送之潛夫至壽州見車馬驕從傳呼皇后来亦稱臣朝謁及童氏入都王以為假冒下之獄遂責潛夫私謁妖婦逮下法司治之未幾南都不守潛夫得脫歸聞魯王監國紹興渡江往謁命復故官加太僕少卿監軍乃自募三百人列營江上尋進大理少卿兼御史如故順治三年五月晦江上師盡潰潛夫走至山陰化龍橋作絕命詞偕妻妾二孟氏同赴水死年三十七始為文逐潛夫者陸培舉進士為行人奉使事竣歸省南都既覆謀結壯士保鄉土俄聞潞王降索酒飲將自裁其妻晝夜守培乃給妻他往拒戶自經妻孔子破壁救之魁培大恨賦絕命詩二章上書其母以繩授二僕曰我為烈士若輩宜相成坐方牀從容就縊死年二十九培字鯤庭少負俊才有文名行誼修謹



客華亭嘗却奔女于室

論曰明季輔臣北則溫周南則馬阮誤國之罪固百  
喙難辭矣然其時國勢瀕危士風亦太惡黨同伐異  
賢者不免以至奄奄一息閔閔日加窮島孤舟覆轍  
莫改肝衡當世豈得盡歸咎於小人哉

明史卷三百七十二

列傳二百二十三

何騰蛟

陳象明傳作霖

瞿式耜

張同敬炳

堵循錫

章 璜

嚴起恒

朱天麟

王錫衮

陳子壯

張家玉

陳邦彥

蘇觀生

呂大器

何騰蛟字雲從貴州黎平衛人天啓元年舉于鄉崇  
禎中授南陽知縣地四達賊出沒其間數被挫去已  
從巡撫陳必謙破賊安樂山斬首四百餘級又討平  
土寇益知名遷兵部主事進員外郎出為懷來兵備  
僉事調口北道才諳精敏所以凡稱遭毋憂巡撫劉  
永祚荐其賢乞奪情任事騰蛟不可固辭歸服除起淮  
徐兵備僉事討平土寇部內晏然十六年冬起拜右僉  
都御史代王聚奎巡撫湖廣時湖北地盡失止存武昌  
屯左良玉大軍軍橫甚騰蛟與良玉交歡得相安明年  
春遣將患登相毛憲文復德安隨州五月福王登極詔  
至良玉駐漢陽其部下有異議不欲開讀騰蛟曰社稷  
安危繫此一舉倘不奉詔吾以死殉之抵良玉所而良  
玉已聽正紀虛言開讀如禮正紀者良玉所置名  
也騰蛟曉星象初入楚語人曰賊已入晉燕分度前星  
為位帝星照南兩月而言驗八月福王命加騰蛟兵部



右侍郎兼撫湖南代李乾德尋以故官總督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軍務召總督楊鶴還明年三月南京有北來太子事中外以為真獨朝臣曰偽騰蛟力言不可殺與當國者大忤無何良玉奉兵犯關邀騰蛟偕行不可則盡殺城中人以劫之士民爭匿其署中騰蛟坐大門縱之入良玉破垣舉火避難者悉焚死騰蛟解印付家人令速走將自刎為良玉部將擁去良玉欲與同舟不從乃置之別舟以副將四人守之舟次漢陽門乘間躍入江水四人懼誅亦赴水騰蛟漂十餘里漁舟救之起別漢前將軍閔壯繆任廟前也家人懷印者亦至相視大驚覓漁舟忽不見遠近訢騰蛟忠誠得神佑益歸心焉騰蛟乃從寧州轉瀏陽抵長沙集諸屬吏堵循錫傳上瑞嚴起恒章曠周大啓吳錫晉等痛哭盟誓分士馬舟艦糗糧各任其一令循錫攝湖北巡撫上瑞攝湖南巡撫曠為總督監軍大啓提督學政起恒故衡永道即督二郡軍食晉錫以長沙推官攝柵柱道事即遺曠調副將黃朝宣張先璧劉承引兵朝宣自燕子窩先壁自淑浦承引自武岡先後至六勢稍振而是時良玉已亡

順治二年五月大兵下南都唐王自立于福州王居南陽時素知騰蛟賢委任益至李自成斃于九宮山其將劉體仁郝搖旗等以眾無主議歸騰蛟率四五萬人驟入湘陰距長沙百餘里城中人不知其來歸也懼甚朝宣即引兵還燕子窩上瑞請騰蛟出避騰蛟曰死于左死于賊一也何避為長沙知府周二南請往偵之以千人護行賊謂其迎敵也射殺之從行者盡死城中益懼士女悉竄騰蛟與曠謀遣部將萬大鵬等二人往撫賊見止二騎進入演武場飲之酒二人不交一言與痛飲飲畢賊問未意答言督師以湘陰褊小不足容大軍請即移長沙因致騰蛟手書召之曰公等歸朝誓永保寧亦搖旗等大喜與大鵬至長沙騰蛟開誠撫慰宴飲盡歡犒從官牛酒命先壁以卒三萬馳射旌旂蔽天搖旗等大悅招其黨袁宗第簡養成王進才牛有勇皆未歸驟增兵十餘萬聲威大震未幾自成將李錦高必正擁眾數十萬逼常德騰蛟令循錫撫降之置之荊州錦自成從子後賜名赤心必正則自成妻高氏弟也高氏語錦曰汝願為無賴賊抑願為大將耶錦曰何謂也曰為賊無論既以身許國當受民愛主將節制有死無二吾所願也錦曰諾騰蛟慮錦跋扈他日過其營請見高氏

順治二年五月大兵下南都唐王自立于福州王居



再拜執禮恭高代悅戎其子毋忘何公錦自是無異志自成亂天下二十年附帝都廢廟社其衆數十萬悉歸騰蛟一時託異事而騰蛟上疏但言元兇已除稍浚神人憤宜告謝郊廟卒不言己功唐王大喜立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封定興伯仍督師而疑自成死未實騰蛟言自成定死身首已糜爛不敢后功因固辭封爵不允今規取江西及南都當是時降卒既衆騰蛟欲以舊軍養之乃題授朝宣先壁為總兵官與承引赤心郝永忠宗第進才及董英馬進忠馮士秀曹志建王允成盧鼎陸開鎮湖南北時所謂十三鎮者也永忠即搖旗英騰蛟中軍志建則故巡按劉熙祚中軍餘皆良玉舊將也騰蛟銳意東下拜表出師三年正月與監軍御史李膺品先赴湘陰期大會岳州先壁迺過諸營亦觀望獨赤心自湖北至為

西王遣使徵兵騰蛟即發永忠精騎五千往而永忠不肯前行五月始抵郴州日鈔掠而已會大兵破汀州贛州亦失騰蛟聞唐王死大慟屬兵保境如平時已聞永明王立乃稍自安王尋以騰蛟為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王進才故守蓋陽聞大兵漸逼還長沙四年春進才陽言乞餉大掠并及湘陰通大兵至長沙進才走湖北騰蛟不能守單騎走衡州黃沙湘陰並失盧鼎時守衡州而先壁兵突至大掠鼎不能抗走永州先壁遂挾騰蛟走祁陽又問道走辰州騰蛟脫還走永州甫至留部將張大掠陽走連州騰蛟與侍郎嚴起恒走白牙市大兵遂下衡永初騰蛟建十三鎮以衛長沙至是皆自為盜賊大兵入衡州守將黃朝宣降數其罪夫解之遠近大快大清以一知府守永州副將周金湯知城內虛夜鼓譟而登知府出走金湯遂入永州六月騰蛟在白牙王密遣中使告以劉承引罪令入武岡除之騰蛟乃走獨王王友太后皆召見承引由小校以騰蛟薦至



大將稱門生已漸倍騰蛟在長沙徵其兵承引大怒  
言先調朝宣先望軍皆章贖行今乃折箠使我遂馳  
至黎平執騰蛟子索餉數萬予走新騰蛟騰蛟遣贖  
行承引乃以象至騰蛟為請于王得封定蠻伯且與  
為姻承引蓋驕至是壽安國公勛上柱國賜尚方劍  
蓋坐大忌騰蛟出已上欲奪其權請用為戶部尚書  
高領餉務王不許王召騰蛟圖承引騰蛟固無如承  
引何也騰蛟無兵命以雲南提將趙印選胡一青兵  
練之及辭朝賜銀幣命廷臣郊饒承引伏于騎襲騰  
蛟印選卒力戰盡殲之騰蛟乃還駐白牙八月

大兵破武岡承引降王走靖州又走柳州時常德寶  
慶已失永亦再失王將返桂林而城中止焦璉軍騰  
蛟率印選一青入為助而南安侯郝永忠忽擁眾萬  
餘至與璉兵欲開會宜章伯盧昂兵亦至騰蛟為詞  
刺桂林以安乃遣璉永忠昂印選一青分托與安重  
川永寧義寧諸州縣十一月  
大兵逼全州騰蛟督五將合擊頗得利五年正月王  
居桂林加騰蛟太師進爵為侯子孫世襲二月  
大兵破全州至興安永忠兵大潰奔桂林通王西緝  
兵大掠騰蛟自永福至

大兵知桂林有變直抵北門騰蛟督璉一青等分三  
門出擊

大兵不利還全州會金犛桓李成棟叛

大清以兵附

大兵在湖南者姑退騰蛟遂取全州復遣保昌侯曹  
志建宜章侯盧昂新興侯焦璉新寧侯趙印選攻永  
州圍城三月大小三十六戰十一月朔克之未幾監  
軍御史余觀起職方主事李甲春取寶慶諸將亦取  
衡州馬進忠取常德所失地多復騰蛟議進兵長沙  
會督師堵錫忠進忠招忠貞營李赤心軍自夔州

至全進忠謀常德與之進忠大怒盡驅居民出城焚  
廬舍走武岡寶慶守將王進才亦棄城走他守將皆  
潰赤心等所至皆空城旋棄去東趨長沙騰蛟時駐  
衡州大駭六年正月檄進忠由益陽出長沙期諸將  
畢會而親詣忠貞營邀赤心入衛部下卒六千人懼  
忠貞營掩襲不獲行止擄吏卒三十人往將至聞其  
軍已東即尾之至湘潭湘潭空城也赤心不守而去  
騰蛟乃入居之  
大兵知騰蛟入空城遣將徐勇引軍入勇騰蛟舊部  
將也率其卒羅拜勸騰蛟降騰蛟大叱勇遂揮之去



絕食七日乃殺之永明王報朝哀臨賜祭者九贈中  
湘王謐文烈官其子文瑞會都御史陳象明字麗南  
東莞人崇禎元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權稅淮安以清  
操聞累遷鏡州知府忤按御史被劾請兩浙鹽運  
副使累遷湖南副使唐王時總督何騰蛟令徵餉廣  
西會永明王立廣東地盡失象明檄調土兵與陳邦  
傳連營東至梧州榕樹潭遇  
大兵戰敗不屈死贈太僕寺卿廣東之失也龍門破  
里人廖翰標以二幼子託從父從容自縊死番禺破  
里人梁萬壽曰此志士盡節之秋也赴水死翰標天  
啓中舉人官江西新城知縣廉惠氏為達祠萬壽字  
天若唐王時舉人傳作霖武陵人由鄉舉仕唐王大  
學士蘓觀生奏為職方主事監紀其軍觀生沒依何  
騰蛟長沙改監軍御史永明王在全州起拜兵部左  
侍郎掌部事尋進尚書從至武岡時劉承引擅政作  
霖與相善故驟得美遷及  
大軍逼武岡承引議迎降作霖勃然責之曰汝迎駕  
至此扶主作威當責已極一旦有警束手無策致主  
上蒙塵罪已不容于死且擁兵數萬糜餉十年不謀  
戰守遠議迎降誠狗彘不若也承引不顧已遣使納

款及

大兵入城作霖冠帶坐官上偏沅巡撫傅士瑞已降  
與承引力勸作霖降作霖詰其面罵不已遂被殺妻  
鄭有珠色被執驅之過橋躍入水中死有同震者官  
中書舍人居全州慷慨尚氣節憤承引悖逆為撤討  
之武岡失全州危震邀文武將吏盟于神華死拒守  
條城守事宜止之蜀守禮式邦式邦即題為御史監  
全州軍無何郝永志盧禹自全州撤兵還桂林守全  
堵將譚奉城降震力爭不可衆怒曳出斬之全州遂  
失又有蕭贖者武邑諸生為承引坐營奉將何騰蛟  
題為樞密官管蔡平恭將事及承引降全降將陳友  
龍招贖贖大罵弄罵承引已而城破贖死之友龍遂  
盡劫騰蛟眷屬以去當時武臣死者贖一人而已  
禮式邦字起曰常熟人禮部侍郎景淳孫湖廣參議  
汝託子也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吉安永豐知縣  
有惠政天啓元年擢江陵永豐民乞留命再任以憂  
歸崇禎元年擢戶科給事中疏言李國楷宜留內閣  
王永光宜與徐曹予卹盛憲鄭三俊畢懋良宜總  
版曹李邦彥宜主戎政帝多採其言俄陳朝政不平  
為王之宋請恤孫慎行訟寃速楊錫王化貞之誅白



楊建左先斗結毒之謗追論故相魏廣徵顧東謙馮  
銓黃立極之罪因言奪情建祠之朱重蒙不可寬積  
愆久廢之湯賓尹不可用帝亦納之又極論朱宗道  
楊景辰附逆不可居政府二人旋罷去御史袁弘勛  
劾大學士劉鴻訓逆黨徐大化實主之川資提督張  
鶴鳴先已被廢其復用由魏忠賢式紹並疏論已頌  
楊廷魏大中周順昌為清中之清忠中之忠三人遂  
賜謚未幾陳時務七事言起廢不可不覈陞遷不可  
不漸會推不可不慎議典宜嚴刑章宜飭論人宜審  
附瑞者宜區分又極論館選奔競之弊請臨軒親試  
未言古有左右史記天子言動今召對時勅宜令史  
官入侍紀錄昭示朝野事多議行時將定逆案請盡  
發紅本定其情罪輕重又言宣府巡撫徐良彥不附  
逆奄為崔呈秀誣劾遣戍亟當登用良彥遂獲起式  
紹矯矯立名所建白多當帝意然博擊權豪大臣多  
畏其口十月詔會推閣臣禮部侍郎饒謀蓋以全官  
周廷儒方言事蒙眷慮並推則已結謀沮之式紹謀  
益門人也言于當事者擯廷儒弗推而列謀蓋等二  
溫體仁遂發難延儒助之謀蓋奪官閒住式紹坐貶  
謫式紹嘗頌責宰參政胡平表殺賊功請優擢其後

平表為貴州布政使坐不謹罷式紹再貶二秩遂廢  
于家久之常熟奸民張漢儒希體仁指訐謀蓋式紹  
貪肆不法體仁主之下法司連治巡撫張國維巡按  
路振飛交章白其寃不聽此兩人就獄則體仁已去  
位獄少解謀蓋坐削籍式紹贖徒言官疏荐不納十  
七年福王立于南京八月起式紹應天府丞已擢右  
僉都御史代方震儒巡撫廣西明年夏甫抵梧州聞  
南京破靖江王亨嘉謀僭號召式紹拒不往而檄思  
恩參將陳邦傳助防止狼兵勿應亨嘉調亨嘉至梧  
劫式紹幽之桂林遣人取其初印初式紹議立桂端  
王子安仁王及唐王監國式紹以為倫序不當立不  
奉表勸進至是為亨嘉所幽乃遣使賀王因乞援王  
喜而亨嘉為丁魁楚所攻勢窘乃釋式紹式紹與中  
軍官焦璉召邦傳共執亨嘉亂遂定唐王擢式紹兵  
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以晏日曙來代式紹不入朝退  
居廣東

順治三年九月

大兵破汀州式紹與魁楚等議定永明王乃迎王楬  
州以十月十日監國肇慶進式紹吏部右侍郎東閣  
大學士兼掌吏部事未幾贛州敗報至司禮王坤迎



王北梧州式報力爭不得十一月朔蘇觀生立唐王  
率鏢于廣州式報乃與魁楚等定議迎王還肇慶以  
十八日稱尊號改明年為永曆遣總督林佳茂禦觀  
生兵敗沒式報視師峽口十二月望

大兵破廣州王坤趨王西走式報趨赴王王已越梧  
而西四年正月

大兵破肇慶通梧州巡撫曹舉逆降王欲走依何騰蛟  
于湖廣丁魁楚呂大器王化澄皆棄王去止式報及  
吳炳吳貞毓等從乃由平樂抵桂林二月

大兵襲平樂分兵趨桂林王將走全州式報極陳桂

林形勢請留不許自請留守許之進文淵閣大學士

兼兵部尚書賜劍便宜從事平樂潯州相繼破桂林  
危甚總督侍郎朱盛濃走靈州巡按御史奉廷泰走  
融縣布政使朱盛淵副使楊雲雲桂林知府王惠卿

以下皆遁惟式報與通判鄭國藩縣丞李世榮及都  
司林應昌李當瑞沈煌在馬王令兵部右侍郎丁元  
華代盛濃御史魯可藻代廷泰未赴而

大兵已于三月薄桂林以騎數十突入文昌門登城  
樓瞰式報公署式報急令援將焦璉拒戰初永明王  
為賊執璉率眾攀城上破城出之王病不能行璉負

王以行王以此德璉用破靖江王功命為參將及是  
將戰璉部卒方出受餉不能集璉未甲趨至城下連  
發矢殺二騎臂中矢拔鐵更射騎走徒步追之已都

卒漸集追數十里而還守三月璉功最多元華可藻  
亦盡力副將馬之驥在城外隔江發炮助作聲勢而  
式報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苦積兩城壞吏士無

人色式報督城守自如故人無叛志援兵索餉而諱  
式報括庫不足夫人邵氏捐簪珥佐之既而璉兵主  
客不和噪而去城幾破者數矣會陳邦彥等攻廣州

大兵引而東桂林獲全璉亦復陽翔及平樂陳邦傳  
亦由潯復梧州廣西再定式報力也王聞後大喜封  
式報臨桂伯璉新興伯元華等進秩有差式報初璉

王返全州不德已請還桂林王已許之會武岡破王  
由靖州走柳州式報復請還桂林十一月

大兵自湖南逼全州式報偕僑蛟拒却已梧州復破  
王方在象州欲走南寧以大臣力爭乃以十二月還  
桂林五年二月南安侯郝永忠駐桂林惡城外圍練

兵盡破水東十八村殺戮無算與式報構難式報力  
調劑永忠乃駐興安  
大兵前驅至靈川永忠戰敗奔入桂林請王即日西



走式耜力爭不聽左右皆請速駕式耜又爭王曰卿  
不過欲予死社稷爾式耜為淚下沾衣王甫行永忠  
即大掠拙殺太常卿黃太元式耜家亦被掠家人矯  
騰蛟令箭乃出城日中趙印選諸營自靈川至亦大  
掠城內外如洗永忠走柳州印選等走永寧明日式  
耜息城中餘燼安撫遠近焦瑾及諸鎮周金湯兆佐  
胡一青等各率所部至騰蛟軍亦至三月  
大兵知桂林有變未襲抵北門騰蛟督諸將拒戰城  
獲全時王駐南寧式耜遣使慰三宮起居王始知式  
耜無恙為泣下賜銀章曰精忠貫日閏三月廣東李

成棟江西金聲桓督叛

大清據地歸式耜請王還桂林王從成棟請將赴廣  
州式耜慮成棟挾王自需如劉承引事力爭之乃駐  
肇慶十一月永州寶慶衡州並復式耜以機會可乘  
請王還桂林圖出楚之計不納慶國公陳邦傳守潯  
州自稱世守廣西欲如黔國公例式耜特疏劾之會  
中外多爭者邦傳乃止廣西巡撫魯可藻自署銜巡  
撫兩廣式耜亦疏駁之式耜身在外政有關必疏諫  
嘗曰臣與主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共不同他臣一切  
大致自得與聞王為褒約而是時成棟于元引名朝

政知款式耜表彭年丁時魁金堡等邊爭相倚附六  
年正月時魁等逐朱天麟不欲何吾錫為首輔召式  
耜入直以文淵印界之式耜終不入也未幾騰蛟聲  
桓成棟相繼敗沒國勢復大危朝士方植黨相角式  
耜不能禁七年正月南雄破王懼走梧州諸大臣計  
時魁下獄式耜七疏論救胡執恭之擅封孫可望也  
式耜既稱斬之皆不納九月全州破開國公趙印選  
居桂林城中耽酒色不出兵衛國公胡一青守榕江  
與寧遠伯王永祚亦懼不出

大兵遂入嚴關十月一青永祚入桂林分餉榕江無  
戍兵

大兵益深入十一月五日式耜檄印選出不肯行示  
趣之則盡室逃一青及武陵侯楊國棟縵寧伯蒲縵  
寧武伯馬養麟亦逃去永祚迎降城中無一兵式耜  
端坐府中家人亦散部將戚良勛請式耜上馬逃走  
式耜堅不聽叱退之俄總督張同敞至誓偕死乃相  
對飲酒一老兵侍召中軍徐高付以勅印屬馳送王  
是夕兩人秉燭危坐黎明數騎至式耜曰吾兩人待  
死久矣遂與偕行至則踞坐于地輸之降不聽坐于  
民舍兩人日賦詩倡和得百餘首至閏十一月十有



七日將就刑從容肅衣冠南向拜訖與同儕並死死時雷電交作雪如大掌觀者莫不震駭同敬大學士居正孫也吳炳宜與人萬曆末進士授蒲圻知縣崇禎中歷官江西提學副使江西地盡失流寓廣東永明王擢為兵部右侍郎從至桂林令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仍掌部事又從至武岡大兵至王倉猝奔靖州令炳扈王太子走城步吏部主事侯偉時從之既至城已為大兵所據遂被執送衡州炳不食自盡于湘山寺偉時亦不屈死偉時公安人崇禎中進士歷官吏部考

功主事罷歸至是補官數月即遭難

堵得錫字仲斌無錫人崇禎十年進士除南京戶部主中進部中遷長沙知府山賊掠安化寧鄉數敗官官循錫督鄉兵破賊之又殺醴陵賊魁遂以知兵名十六年八月賊陷長沙得錫朝覲還賊已退明年六月福王命為湖廣叅政分守武昌黃州漢陽左良玉稱兵總督何騰蛟奔長沙令得錫攝湖北巡撫事駐常德唐王立拜右副都御史賈按巡撫李自成死衆推其兄子錦為主奉自成妻高氏及高氏弟一功驟至澧州言欲乞降衆號三十萬遠近大震得錫議撫

之騰蛟亦馳檄至乃躬入其營開誠慰諭稱招賜高氏命服錦一功燐王金銀若攜其軍皆踴躍拜謝乃即軍中宴之果以忠孝大義數千言明日高氏出拜謂錦曰堵公天人也汝不可負別部曰見秀劉汝魁等亦來歸唐王大喜加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制其軍手書獎勞授錦衛營前部左軍一功右軍並掛龍虎將軍印封列侯賜錦名赤心一功名必正他部帥封賞有差號其營曰忠貞封高氏貞義夫人賜珠冠綵帶命有司建坊題曰淑賢中興嘉獎甚至得錫遂與赤心等深相結倚以自強然赤心者疏猶稱自成先帝高氏太后得錫不能止也已而袁宗第劉體仁諸營先歸騰蛟者亦引與赤心合衆益盛得錫以芻糧難繼令散處江北就食明年正月騰蛟大舉期諸軍盡會岳州獨赤心先至餘皆遲遲卒不能進永明王立進得錫兵部尚書總制如故順治四年永明王建號永曆令赤心等攻荊州月餘大兵援荊州赤心等大敗步入蜀數日不得食乃散入施州衛聲言就食湖南時王在武岡劉承引懼為赤心所并計非得錫不能禦乃加東閣大學士封光化伯賜劍便宜從事得錫疏請得給空勅鑄印頒



賜秦中舉兵者時頗議其出而遠方知南服猶有君亦借錫力也承引欲殺騰蛟借錫劾其罪八月

大兵破武岡及寶慶常德辰沅借錫走永順土司尋赴貴陽抵遵義乞師于皮熊王祥又入施州請忠貞營軍會楚宗人朱容藩偽稱監國天下兵馬副元帥擅襲州御史錢邦芑傳檄討之明年正月借錫見容藩責以大義曉譬利害散其黨未幾金聲桓李成棟叛我

大清以江西廣東附永明王於是馬進忠王進才曹志建李赤心高必正等乘間取常德桃源澧州臨武

藍山道州靖州荆門宜城諸州縣進忠赤心必正皆封公借錫與進忠有隙令赤心必正爭進忠所取常德進忠盡焚廬舍而去赤心等棄空城引而東所至守將皆燒營棄城走湖南已復州縣為一空借錫乃率赤心等入湘潭與騰蛟會騰蛟令借錫向江西而自率進忠等向長沙六年正月兵方逼長沙騰蛟在湘潭被執諸軍遂散赤心等入廣西緣道掠樹永柳桂借錫與胡一青守衡州戰敗走桂陽初赤心等入廣西龍虎關守將曹志建惡其淫掠弄惡借錫借錫不知也或說志建借錫將召忠貞營圖志建志建夜

發兵圍借錫殺從卒千餘借錫及子逃入富川猺峒志建害之急猺潛送借錫于監軍僉事何圖復問閩建梧州會王遣大臣嚴起恒劉湘容去輯忠貞營至梧而赤心等已走賓橫二州乃載借錫謁王于肇慶志建遷怒圖復誘殺之閩門俱盡借錫至肇慶時馬吉翔及李元引袁彭年等皆高柄各樹黨借錫乃結歡于吉翔激赤心等來來與元引為難移書程式邦欲問元引託言王有密勅令已與式邦圖元引王頗不悅元引黨丁時魁金堽又論其喪師失地乃令總統兵馬移駐梧州借錫以赤心等不足恃欲遣結孫可望為強援矯王命封為平遠王時論皆不予借錫尋至潯州憤恨發病十一月卒王贈為潯國公謚文忠

韋曠字于野松江華亭人崇禎十年進士授沔陽知州十六年三月賊將郝搖旗陷其城同知馬曉死之曠走免謁總督袁繼咸于九江署為監紀從諸將方國安毛憲文馬進忠王允成等復漢陽武昌巡按御史黃澍令署漢陽推官兼攝府事承德巡撫王揚基令署分巡道事明年四月憲文倚惠登相復德安揚基撤曠往守城空無人衛官十數人賁印送賊將白



壯曠收新之日夕為傲倖居三月代者李濬至巡撫何騰蛟檄曠署荆西道事曠去蕩失將士心城復陷給事中熊汝霖御史游有倫劾曠汚陽失城罪候訊貴州用騰蛟荐令戴罪立功福王建疏弘光左良玉將犯關騰蛟至長沙以曠為監軍副將黃朝宣者故巡撫宋一鶴部將駐燕子窩騰蛟令曠召之未副將張先壁屯精騎三千于淑浦復屬曠召之留為親軍而以朝宣戍茶陵又令曠調劉承引兵于武岡會李自成死其下劉禮仁郝搖旗袁宗第簡養成王進才牛有勇六大部各擁數萬兵至騰蛟與曠計盡撫其衆軍容大壯左良玉死其將馬進忠王允成無所歸突至岳州偏沅巡撫傅上瑞大懼曠曰此無主之兵可撫也入其營與進忠握手指白水為誓進忠等皆從之進忠即賊中渠魁況十萬者也其時南京已破大兵逼湖南諸將皆畏怯曠獨以新獲功唐王擢為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恢勅湖北曠有智畧行軍不避鋒鏑身抱湘陰平江之衝湖南恃以無恐嘗戰岳州以後軍不繼而還已又大戰大荆驛永明王建疏加兵部右侍郎長沙守將王進才與狼兵將軍遇春闕大掠而去騰蛟奔衡州曠亦走甯慶長沙遂失騰

蛟駐祁陽曠未會騰蛟以兵事屬曠而錫王武岡曠移駐永州見諸大將擁兵聞警輒走押鬱而卒上瑞者武定人為武昌推官賊圍城遁走久之騰蛟薦為長沙僉事又令攝偏沅巡撫事初騰蛟設十三鎮卒為湖南大害唐王時用騰蛟薦擢右僉都御史實授偏沅巡撫性反覆棄騰蛟如遺武岡破大兵逼沅州上瑞即出降踰年與劉承引並誅死嚴起恒浙江山陰人崇禎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廣州知府遷衡永兵備副使民懷其德閉城不使去上官慰諭乃得行十六年張獻忠踰湖南吏民悉遁竄起恒獨堅守永州賊亦不至左良玉犯關總督何騰蛟奔長沙集僚屬盟誓起恒與馬唐王時據戶部右侍郎總理湖廣錢法永明王立令兼督湖南軍餉順治四年永明王建疏永曆駐武岡拜起恒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仍領錢法王定靖州起恒從不及避難萬村已知王在郴州間道往從之留守大學士瞿式耜請王返桂林起恒亦從之從從至柳州南寧李成棟反大清以廣東附于王起恒乃從王至肇慶與王化澄



朱天麟同入直時朝政決于成棟于元引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劉湘容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五人附之攬權植黨人目為五虎起恒居其間不能有所匡正已而化澄天麟相繼罷舊輔何吾騶黃士俊入未幾吾騶罷士俊為首輔起恒次之起恒深慮過事持平與文安侯馬吉翔司禮中官龐天壽共患難久無所忤而五虎憾起恒競詆為邪黨王在梧州尚書吳貞毓等十四人合疏攻五虎下湘容等獄欲真之死起恒頓跪王舟力救貞毓等并惡之乃請召還化澄而令攻起恒給事中雷德復劾其二十餘罪此化澄高王不悅奪德復官起恒力求罷王挽留之不得放舟竟去會勅國公高必正入朝貞毓欲藉其力以傾起恒言朝事壞于五虎主之者起恒也公入見請除君側奸數言決矣必正許之有為起恒解者謂必正曰五虎攻嚴公嚴公反力救五虎此長者奈何以為奸必正見王乃力言起恒虛公可任請手勅邀與俱還文安之入朝起恒讓為首輔桂林破從王奔南寧先是孫可望據雲南遣使乞封王天麟議許之起恒持不可後胡執恭矯詔封為秦王可望知其偽遣使求真封起恒又持不可可望大怒至是知王播

遷遣其將賀九儀張勝等率勁卒五千迎王至南寧直上起恒舟怒目攘臂問王封是秦非秦起恒曰君遠迎主上功甚偉朝廷嘗有隆恩若名聞此事是挾封非迎主上也九儀怒格殺之投屍于江遂殺給事中劉克珍吳霖張載述遣殺兵部尚書楊鼎和于昆畚閔皆以阻封議故時

順治八年二月也起恒既死屍流十餘里泊沙渚間虎負之登崖墜于山麓九儀等聞驚愕累日

朱天麟字游初崑山人舉崇禎元年進士授饒州推官屢攝屬邑事嘗有惠政考選入都貧不能行賂擬授部曹帝御經筵講官並為稱屈及臨軒親試乃改翰林編修十七年正月奉命祭淮王抵山東而京師陷及南都破走福州唐王擢少詹事署國子監事天麟見鄭芝龍跋扈乞假至廣東聞汀州變又走廣西入安平土州

順治四年永明王居武岡以禮部右侍郎召天麟疏請王自將為前鋒倡率諸鎮毋坐失事機辭不至明年王在南寧擢禮部尚書尋拜東閣大學士天麟請親率土兵畧江右不聽乃趨謁王會李成棟反

大清從王至潯州而潯帥陳邦傳請世守廣西如黔



國公故事天麟擬旨不允邦傳怒以慶國公印尚方劍擲天麟舟中要必得仍執不允已而成棟奉王駐聲慶天麟謂機可乘復勸王亟頒親征詔規取中原王優詔答之不能行也當是時朝臣各樹黨從成棟至者曹暉耿獻忠洪天擢潘曾緯毛毓祥李綺自誇反正功氣凌朝士從廣西尾行至者天麟及嚴起恒王化澄晏清吳貞毓吳其雷洪士彭雷得復尹三聘許兆進張孝起自恃舊臣詆曹耿等嘗事異姓久之復分吳楚兩黨王吳者天麟孝起貞毓李用楫及堵積錫王化澄萬朝程源郭之奇皆內結馬吉翔外結陳邦傳王楚者袁彭年丁時魁蒙正蔡劉湘容金堡皆外結程式報內結李元引元引者惠國公成棟子為錦衣指揮使進封南陽伯極大權彭年等倚為腹心勢張甚彭年嘗論事王前語不避王責以君臣之義彭年勃然曰倘向者惠國以五千鐵騎鼓行而西君臣義安在王變色大恐之彭年等謀攻去吉翔邦傳權可獨擅也而僅甫居言路有鋒氣乃疏陳八事劾慶國公邦傳十可斬文安侯吉翔司禮中官龐天壽大學士起恒化澄與馬起恒化澄乞去天麟奏留之僅與給事中時魁等復相繼劾起恒吉翔天壽無

已太后召天麟面諭武岡危難賴吉翔左右令擬旨嚴責僅等天麟為兩解卒未嘗罪言者而彭年輩怒不止王知群臣水火甚令盟于太廟然黨蓋固不能解明年春邦傳許僅官臨濟嘗降流賊受其職且請僅為己監軍天麟因擬旨譏僅大憤時魁乃鼓言官十六人詣闕劾天麟至登殿陛大譁棄冠擲印而出王方坐後殿與侍臣論事大驚兩手交戰茶傾于衣急取還天麟所擬旨而罷天麟遂辭位王慰留再三不可陛辭叩頭泣王亦泣曰卿去余益孤矣初時魁等謂擬旨出起恒欲入闕殿之是日起恒不入而

天麟獨自承逆移怒天麟逐之去并逐其弟為行人兩子為御史中書舍人者天麟移居慶遠王化澄貪鄙無物望亦為時魁等所攻碎冠服辭去王乃召何吾騶黃士俊入輔未幾吾騶亦為僅等排去獨士俊起恒在乃復召天麟天麟不至拜疏言今國勢累卵路人皆知而建言者絕不問瑣屑一人一事掉頭以爭曰戒古道直也今而後請勿以四方無利害者執為極重大事而獨使主上憂社稷其意復為僅等發也僅等既連逐三相益橫每闕入闕中授問臣以意指王不得已建文筆殿于正殿旁令闕臣侍坐擬旨



以避之而僅尤負強直聲望錫自湖南入朝僅劾其喪師棄地孫可望遣使乞封王僅七疏爭又面責錫昵李赤心及可望所遣使胡執恭擅封可望為秦王僅請斬以正國法又連劾兵部侍郎萬翱程源禮部侍郎郭之奇戶部尚書吳貞毓等欲排去之畏元引為援不放發七年春王赴梧州元引留舉慶陳邦傳遣兵入衛貞毓之奇嗣源乃令諸給事御史劾彭年湘容時魁僅正發杞持朝政固上行私罪王謂彭年反正有功免議下僅等獄僅又以語觸忌與時魁並請戍湘容正發贖配追贖王乃再召天麟天麟既言年來百兩構爭盡壞實事昔宋高宗航海猶有退步今則何地可退當奮然自將文武諸臣盡擐甲胄臣亦抽尚下擇土豪募水手經畧嶺北湖南為六軍倡若徒責崇擬以為主持政本今政本安在平時

兩江土司以為勤王之助兵未集大兵逼南寧王倉皇出走天麟扶病從之明年四月抵廣南王已先駐安龍天麟病劇不能入覲卒于西坂村

王錫衮祿豐人天啓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崇禎中累官少詹事十三年擢禮部右侍郎明年秋尚書林欽樞出視孝陵錫衮以左侍郎掌部事請祀吳典彌羅倫章懋呂柟蔡清陳真晟王良羅洪先鄧守並羅欽順顧憲成于學宮不果帝禁內臣干預外政勅禮官稽先朝典制以聞錫衮等併列諸監局職掌而不及東廠提督內臣王德化言東廠之設始永樂十八年國朝典彙可據禮官履議不及請辭臣職傳殿不致錫衮等言典彙雖載此條但係下文箋註不見正史會典則據成化十二年閣臣萬安奏東廠之設自文皇迄今五十六年因而株入臣等以正史無文故不敢妄引帝不聽錫衮復抗疏請罷廠亦不允二月帝再耕藉田錫衮因言頻歲旱蝗三餉疊派請量除加征嚴核蠹餉俾農夫樂生又以時方急才請召還故侍郎陳子壯顧錫時故祭酒倪元璐文安之且乞免責道周永成諸人卒以次登用帝納其人張



應京言加尊天地水三官為大帝應京又請諭中外一體尊奉慶賀錫衮言三官號不經且邇來游惰奸民多竄入白蓮無為諸教所在克塞若許慶賀害不可勝言并請斥逐應京用清輦轂不納給事中沈惟培請增天下解額錫衮因言南畿浙江人文更盛宜倍增又言舉人不第有三十年不錫選者宜定制數科不售即令入官從之欲楫還朝錫衮調吏部尚書李日宣下獄遂掌部事帝頗信佛教恒蔬食錫衮疏諫帝嘉其寯愛于規進秩一等疏劾河南巡按嚴雲京運籌無效請以監軍御史王漢代之報可尋尚書鄭三俊至乃解部務直講筵十六年憂歸唐王立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永明王立中前命皆不至土酋沙定洲作亂執至會城苑草錫衮疏上永明王言定洲志勇請代黔國公鎮雲南疏既行以葉示之錫衮大恨懇上帝祈死居數日幽憤卒

陳子壯字集生南海人萬曆四十七年以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天啓四年與浙江鄉試發策刺奄監魏忠賢怒假他事削子壯及其父吏科都給事中照昌籍崇禎初起子壯故官累遷禮部右侍郎尚書李廉先罷子壯署部事流賊犯重陵帝素服召對廷臣

子壯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罪己詔激發忠義帝納之乃會諸臣列上蠲租清獄使過宥罪等十二事時以周唐二王奏速治巡按御史及監司守令數人子壯慮諸王勢重有司不能舉職抗疏爭不納新尚書黃士俊至子壯解印務帝以海內多故思廣羅賢才下詔援祖訓郡王子孫文武堪任用者得考驗授職子壯慮為民志力陳五不可會唐王上書歷引前代故事致子壯遂除名下獄言官疏救不聽坐贖從歸久之廷臣交薦給事中姜埰劾其附邪黨逆帝不從起故官協理詹事府未上京師陷福王立起禮部尚書至蕪湖南京亦失守乃歸時桂王常瀛避難梧州子壯謂王神宗子宜立總督丁魁楚方集衆議而唐王率銳自立于福建議遂寢唐王召相子壯以前議宗室事有宿憾辭不行

順治三年冬大兵下汀州桂王子永明王監國于肇慶蘇觀生又議立唐王率鏐子壯阻不得退居邑之九江村永明王自立授子壯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總督廣東福建江西湖廣軍務會大兵入廣州率鏐死子壯止不行明年春張家玉陳邦彥及新會王興潮陽賴其肖先後舉兵子壯亦以



八月起兵九江村兵多蛋戶番鬼善戰乃與邦彥約  
共攻廣州結故指揮使楊可觀等為內應事洩可觀  
等皆死于壯駐五羊驛為

大兵擊敗走還九江村長子上庸陳汝會故御史麥  
而炫破高明迎于壯以故主事朱實運攝縣事實運  
于壯邑子也九月

大兵克高明實運戰死于壯而炫俱執至廣州受極  
刑死于壯母亦自縊永明王贈于壯番禺侯謚文忠  
廢于上圖錦衣衛指揮使而炫字章閣高明人由進  
士歷上海安肅知縣唐王時為御史實運字子潔由

舉人歷官刑部主事

張家玉字元子東莞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庶吉士  
李自成陷京師被執不能死上書自成請赦已門為  
翰林院庶吉士張先生之廬而褒恤范景文周鳳翔  
等隆禮劉宗周黃道周尊養史可程魏學濂自稱啟  
人從周願學孔子稱自成大明皇帝自成怒召之入  
長揖不跪縛午門外三日復脅之降林以極刑卒不  
動自成曰當磔汝父母乃跪時其父母在嶺南家玉  
遽自屈人咸笑之賊敗南歸阮大鍼等攻家玉薦宗  
周道周于賊令收人望集群黨家玉遂被逮明年南

都失守脫歸從唐王入福建擢翰林侍講監鄭彩軍  
出杉關謀復江西解撫州之圍

順治三年春風聞

大兵至彰即奔入閩家玉走新城

大兵來攻出戰中矢墮馬折臂走入閩令以右僉都  
御史巡撫廣信廣信已失請募兵惠潮說降山賊數  
萬將赴贛州惠會

大兵克汀州乃歸東莞四年永明王建號永曆家玉  
與舉人韓如璜結鄉兵攻東莞城知縣鄭霖降乃籍  
前尚書李覺斯等皆以揭士甫三日

大兵至家玉等敗走奉表永明王進兵部尚書無何  
大兵來擊如璜戰死家玉走西鄉祖母陳母黎妹石  
賢俱赴水死妻彭被執不屈斷髮體死鄉人殲馬西  
鄉大豪陳文豹奉家玉取新安襲東莞戰亦岡未幾  
大兵大至攻數日家玉敗走欽岡文豹等皆死覺斯  
怨家玉甚發其先塋毀及家廟盡滅家玉族村市為  
墟家玉過故里號哭而去道得衆數千取龍門博羅  
連平長寧攻惠州克歸善還北博羅  
大兵來攻家玉走龍門復募兵萬餘人家玉好擊劍  
任俠多與草澤豪士游故所至歸附乃分其衆為龍



虎屏象四營攻據增城十月

大兵步騎萬餘來擊家玉三分其兵犄角相救術深  
竊高崖自固大戰十日力竭而敗被圍數重諸將請  
清園出家玉嘆曰天盡砲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斃欲  
戰無人天明坐受縛矣大夫立天常犯大難事已  
壞焉用排徊不決以頸血濺敵人予哉因通拜諸將  
自校野塘中以死年三十有三年永明王贈家玉  
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增城侯謚文烈其父  
兆龍猶在以子爵封之

陳邦彥字令斌順德人為諸生意氣豪邁福王時詣  
關上政要三十二事格不用唐王李鍵讀而偉之既  
自立即其家推監紀推官未任舉于鄉以蘇觀生薦  
改職方主事監廣西狼兵援贛州至嶺南汀州雙勸  
觀生東保惠潮不聽會丁魁楚等已立永明王監國  
于肇慶觀生遣邦彥入賀王因贛州破懼遁已西走  
梧州邦彥甫入謁而觀生別立唐王李鐸于廣州邦  
彥不知也夜二鼓王遣中使十餘輩召入舟中王太  
后垂簾坐王西向坐魁楚侍語以廣州事邦彥請急  
還肇慶王大位以繫人心命南雄劄卒取韶制粵東  
十郡之七而委其三千唐王代戎受敵從而乘其敵

王大悅立擢兵科給事中貴勅還諭觀生抵廣州聞  
使汪彭耀被殺乃遣從人授觀生勅而自以書曉利  
害觀生猶豫累日欲議和會聞永明王兵大敗不果  
邦彥遂變姓名入高明山中

順治三年冬十二月大兵破廣州觀生死列城巷下  
邦彥乃謀起兵初贛州萬元吉遣族人萬年募兵于  
廣得余龍等千餘人未行而贛州失龍等無所歸聚  
甘竹灘為盜他潰卒多附至二萬餘人總督朱治澗  
招降之既而歸四年春

大兵定廣州克肇慶梧州敗走治澗殺魁楚前驅抵  
平樂永明王方自梧道平樂走桂林勢危甚邦彥乃  
說龍乘間圍廣州而已發高明兵由海道入珠江與  
龍會且遣張家玉書曰桂林累卵但得牽制毋西海  
平間可完弄是戎致力于此而收功于彼也家玉以  
為然然龍卒故無紀律

大兵自桂林還故揚言取甘竹灘龍等顧其家輒還  
邦彥亦却歸既而連門人馬應芳會龍軍取順德無  
何  
大兵至龍戰敗應芳被執赴水死四月龍再戰黃連  
江亦敗沒



大兵攻家玉于新安邦彥乃棄高明收餘衆徇下江門據之初廣州之圍

大兵知謀出邦彥求其家獲妻何氏及二子厚遇之為書招邦彥邦彥判書尾曰妻辱之子殺之身為忠臣義不顧妻子七月與陳子壯密約復攻廣州子壯先至謀洩將引退邦彥軍亦至謀伏兵弔珠洲側伺大兵運救會城而縱火以焚舟子壯如其計果焚舟數十

大兵引而西邦彥尾之會日暮子壯不能辨旂幟疑皆敵舟也陣動

大兵順風追擊遂大潰子壯奔高明邦彥奔三水八月清遠指揮白常燦以城迎邦彥乃入清遠與諸生朱學熙嬰城固守邦彥自起兵日一食夜則坐而假寐與其下同勞苦義軍起者數十邦彥最強常分兵救諸營之敗者至是精銳盡喪外無援軍越數日城破常燦死邦彥率數十人巷戰身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園見學熙縊拜哭之旋被執饋之食不食繫獄五日賦詩不輟九月二十八日極刑而死監刑者視其肝肝忽躍起擊其面驚愕數日死邦彥死之日子壯被執踰月家玉亦自沉三人者事雖無成而牽制

大兵永明王藉以暫安乃贈邦彥兵部尚書議忠忠庵子錦衣指揮蘇觀生者字宇霖東莞人也年三十始為諸生崇禎中由保舉授蕪極知縣總督范志完薦其才進永平同知監紀軍事尋遷戶部員外郎十七年京師陷脫還南京進部中儀餉蕪州明年五月南京破走杭州會唐王聿鍵至觀生謁王王與語大悅聯舟入福建與鄭芝龍鴻遠兄弟擁立王稱尊號擢翰林學士旋進禮部右侍郎兼學士設儲賢館分十二科招四方士令觀生領之至者多庸沆王亦厭而罷其事觀生夫清操稍有文學而時望不屬王以故人恩眷出廷臣右乃起拜東閣大學士奏機務觀生數贊王出師見鄭氏不足有為且事權悉為所握請王赴贛州經畧江西湖廣王議遣觀生先行明年加太子太保吏兵二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便宜從事監司副將以下得名生殺予奪親祖于殿門賜銀章曰天賜忠臣觀生乃赴贛州大徵甲兵餉不繼竟不能出師時

順治三年三月大兵破吉安總督萬元吉乞援觀生遣二百人往元吉令協守綿津灘遇大兵潰走元吉乃還還贛州



大兵遂圍城觀生走南康贛人數告急不敢援六月  
大兵退屯水西觀生發三千人助贛守久之他將戰  
敗九月

大兵再攻贛州三千人皆引去時觀生移駐南安閩  
中急不能救王被難汀州贛州亦破觀生乃退入廣  
州監紀主事邦彥勸觀生疾趨惠州漳泉兩粵可  
自保觀生不從會丁魁楚等將立永明王觀生欲與  
共事魁楚素輕之且欲定策功慮其以舊相居已  
上拒不與議呂大器亦以其非兩榜叱辱之觀生愠  
甚適唐王弟聿鏘嗣為唐王者與大學士何吾騶自  
閩至南海聞捷先番禺梁朝鍾首倡兄終弟及議觀  
生遂與吾騶及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應華曾道唯  
等以十一月二日擁王稱尊號政明年元為紹武以  
都司署為行宮即日封觀生建明伯掌兵部事進吾  
騶等秩權提先吏部尚書旋與元鏡應華道唯並拜  
東閣大學士分掌諸部時倉猝舉事治宮室服御由  
潯通園奔走夜中如晝不旬日除官數千寇服皆假  
之優伶市人傳以為笑永明王監國肇慶遣給事中  
彭耀主事陳嘉謨齎勅往諭耀順德人過家拜先廟  
託子于友人至廣州以諸王禮見傳陳天潢倫序及

監國先後語甚切至因歷欲觀生諸人觀生怒執殺  
之嘉謨亦不屈死乃治兵日相攻以番禺人陳際泰  
督師與永明王總督林佳鼎戰于三水兵敗復招海  
盜數萬人遣大將林察將十二月二日戰海口斬佳  
鼎觀生意得務粉飾為太平事而委任捷先及朝鍾  
捷先由進士歷官監司小有才便筆札朝鍾舉于鄉  
善談論決旬三遷至祭酒有楊明鏡者潮州人好為  
大言鏡稱精兵滿惠州間可十萬印時授惠州巡撫  
朝鍾語人內有捷先外有明鏡強敵不足平矣觀生  
亦器此三人事必咨之又有梁鑿者妾人也觀生才  
之用為吏科都給事中英明鏡大納賄賂日薦用數  
十人觀生本之猷略兼總內外任益昏昏招海盜資  
捍禦其衆白日殺人懸肺腸于貴官之門以示威城  
內外大擾時

大兵已下惠州長吏皆降附即用其印移牒廣州報  
無警觀生信之是月十五日王視學百寮咸集或報  
大兵已逼觀生叱之曰潮州昨尚有報安得遽至此  
妄言惑眾新之如是者三

大兵已自東門入觀生始召兵持戟兵精者皆西出  
倉猝不能集觀生走鑿所問計曰死爾復何言觀生



入東房鑿入西房各拒戶自縊觀生慮其詐稍留聽之蓋故托其吭氣湧有聲且推几仆地久之寂然觀生信為死遂自經明日鑿獻其屍出降朝鐘聞變赴池為鄰人救出迄自到死王方視學閱射急易服踰垣匿王應華家俄縫城走為追騎所獲積之食不受曰我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人地下投縲而絕吾賜應華等悉降

呂大器字儼若遂寧人崇禎元年進士授行人權吏部稽勳主事更歷四司乞假歸以邑城庠忠倡議修築工甫竣賊至佐有司拒守城獲全詔增秩一等出為閩南道叅議遷固原副使巡撫丁啓睿檄大器討長武賊用穴地火攻法滅之尋遷湖廣叅政以陝西撫按請留命遷任十四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總兵官崇時華爾先任巡撫劉錡因脅持之錡坐去官憤死大器劾時華諸不法事解其職立遣副將王世寵代之時華欲為變乞兵西部及土番番其使為邏卒所獲大器令世寵討賊時華及西部時華自焚死塞外爾迭尼黃台吉等擁衆乞賞謀犯肅州守臣拒遣之而假賞搗名毒飲馬泉殺其衆無算大器以此獲叙齊郡者為亂遣提兵官馬燠督副將世寵等

斬首七百餘級撫三十八族而還又擊敗其餘黨而陸略定十五年六月擢兵部添注右侍郎大器負才性剛躁善避事見天下多故懼當軍旅任力辭五不堪四不可且杖揭吏科言已好酒色財必不可用給事中馬嘉植方士亮交劾之且劾為陳新甲私人帝趨令入京詭稱疾不至嚴旨切責亦不至給事中郝綱劾其要卧丘園不知有君國乃命所司察奏明年三月始至命以本官兼右僉都御史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大器既辭且辨非新甲黨給事中龔鼎孳御史王燮復劾之帝為憐二人秩時幾補未解嚴大器及諸將和應存張汝行馳扼順義牛欄山總督趙先忭集諸鎮師大敗羅山調應存汝行往應存陣亡他將亦多敗大器所部無失事增俸一等五月以保定息警罷總督官特設江西湖廣應天安慶總督駐九江大器任之湖北地已失武昌亦失左良玉駐九江稱疾不進疑大器圖己大器請榻前與慰勞疑稍釋而張獻忠大瀾河南分兵陷袁州吉安大器亟遣部將謝騰雲李士元及良玉將吳學禮馬進忠連破之樟樹鎮峽江永新二郡皆復已而建昌撫州陷良王大器不和兵私鬪焚南昌閩廂廷議恐壞疆事改



大器兵部右侍郎以袁繼威代十七年四月尚書史可法聞賊犯京師督兵入衛方抵江浦都城報爾南京諸大臣議所立大器時掌禮兵二部事入錢謙益雷縉祚等言主立潞王議未定而馬士英已與諸將劉澤清等擁福王至及王立遣大器吏部左侍郎遂以異議絀恒自危六月上疏力攻士英言其擁兵入朝醜留政地翻先皇手定逆案欲躡阮大鍼中樞其予以童真為都督女弟之夫未履行陣授總戎姻婭越其杰田仰楊文聰皆先朝罪人盡登撫任亂名器夫吳姓鄭三俊臣不謂無一事失而端方亮直終為海內正人之歸士英大鍼臣不謂無一技長而邪曰邪惡終為宗社無窮之禍疏入勅以和衷體國而已不能用也未幾澤清入朝劾大器及縉祚心懷異圖大器遂乞休去慮後禍以手書監國告廟文送內閣然士英憾未已令太常少卿李沾劾之遂削籍起權沾左都御史復命法司遠治大器以蜀地盡失無可踪跡而止而謙益誦士英大鍼得為禮部尚書獨縉祚論死明年唐王召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道梗久之至汀州失奔廣東與丁魁楚等擁永明王監國令以原官兼掌兵部事久之進少傅蓋督西南諸

軍代王應熊賜劍便宜從事至涪州與將軍李占春深相結他將楊展于大海胡雲鳳袁輔武大定譚弘譚詣譚文皆受約束會宗室朱容藩自稱天下兵馬副元帥大器傲占春大海雲鳳討殺容藩大器至思南得疾次都勻而卒王謚為文肅

論曰騰蛟式招諸人以白面書生招集殘旅崎嶇患難警盡瘁以終然定傾扶危赤手締造實非其任也當斯時也皆竅彈丸救死不遑猶皇皇結黨營私朝爭暮鬪廟堂之五虎又見吳楚之二黨復分此何如境界而尚暇為此金堡吳貞毓之徒可得謂之有人性乎乃如之人而欲矯語康濟曰我將弘禁中夏報復大仇三尺童子且姍笑之矣况又兩藩爭立同室操戈自相戕賊以交歸于燼豈非天寶辰之構茲叢孽乎與亂同事固不亡况又加甚焉如之何其不職且盡也



明史卷三百七十三

列傳二百二十四

滿桂 孫祖壽 趙率教

馬世龍

祖寬 張任學

沈有容

賀虎臣

滿桂蒙古人幼入中國家宣府稍長勇敢便騎射每從征多斬敵軍全獲敵首一予一官否則資白金五十桂屢獲金不受職年及壯始為總旗會塞上無警居十餘年乃得一級為百戶後累遷潮河川守備楊錫四路師敗荐小將知兵者數人首及桂命移守黃土嶺為總督王象乾所知歷石塘路游擊喜峯口叅將天啓二年大學士孫承宗行遣桂入謁承宗壯其貌與語兵事大奇之及出鎮山海即擢副總兵領中軍事承宗幕下文武轉轄獨用桂桂推尊甚衆皆竊笑之然忠勇絕倫持身廉無聲色好與士卒同甘苦明年承宗議出關修邊寧遠問誰可守者馬世龍以孫鍊對承宗不可荐承先亦不可表崇煥茅元儀進曰滿桂可但為公中軍不敢請耳承宗曰可安問中軍呼桂語之慨然請行世龍猶以為不可承宗不聽即置酒餞之桂至寧遠與崇煥協心經度屹然成重鎮語具崇煥傳時蒙古部落多駐收寧遠東鄙遠

民來歸者悉為所掠承宗欲勦之四年二月遣桂及總兵尤世祿襲之大凌河諸部號泣而竄承宗以寧拱克寧賽炒花諸部陽受款而陰反側桂善操縱諸部咸服歲省撫賞費不貲初城內外人跡蕭然至是軍民五萬餘家屯糧至五十里遠近莫不歸附其年九月承宗顯暴其功請進秩履賞詔擢都督僉事加銜總兵承宗乃令與後部與前部趙率教相將用與蒙古戰乾糧坵新獲多督餉即中楊呈秀魁餉副將徐連激軍變圍崇煥署欲犯桂憚其家卒眾不敢乃東走桂與崇煥追斬首惡撫餘眾而還六年正月戎大清以數萬騎來攻遠近大震桂與崇煥死守發大砲傷攻者圍解帝大喜立擢都督同知實授總兵官時大清分兵攻薨華島盡焚其積貯圍既解桂急率兵往救已無及輪切再加右都督廕世襲副千戶桂疏謝復自列前後功優詔褒答桂初與趙率教善每事推之是役也趙率教不親故相責望中朝聞之下初戒諭至五月崇煥復言桂非但忠率教與臣及將卒皆不和自解圍後意氣彌張驕蹇援馬恐壞封疆大計乞移之別鎮以關外事權歸率教奉朝旨知桂可



用而慮其同賊敗事遂召還京方崇煥之發疏也督師王之臣不與聞此聞馳至寧遠勸止之崇煥亦遣使追桂而召命已下之臣力言桂不可去請用之閔門崇煥又以為不可閔六月乃命以故秩食書中軍府事未幾崇煥亦自悔請仍用之臣言帝可之命桂掛印移鎮關門兼統關外西路及燕河建昌諸軍賜尚方劍七年五月大清兵圍錦州分兵擊寧遠桂急遣兵往救被圍荒蕪山桂與總兵尤世祿赴之大戰相當遂入寧遠城與崇煥為守禦計俄

大清兵追薄城下桂率副將尤世威等出城迎頗有殺傷桂親冒矢石身亦被創遂以却敵功加太子太師世祿錦衣衾事及崇煥去王之臣再出督師盛推桂才請仍鎮寧遠會蒙古炒花諸部離散桂與之臣多收之麾下中朝聞而非之莊烈帝已嗣位錫之臣毋蹈袁應泰王化貞故轍并責桂阿之臣意桂遂請病乞休帝慰留之已而言官劾之臣多及桂之臣竟罷桂亦召還府崇禎元年七月也適大同總兵梁家楨失事以桂代之大同久恃款弛備揮部西侵順義王遂入境大掠家楨及巡撫張翼明諭死揮部逆扶

賈不去桂至通歷八路七十二城堡大修守備軍民恃以無恐明年正月

大清兵入近畿桂立帥五千騎入衛次順義與宣府總兵侯世祿俱戰敗遂趨都城帝聞遣官慰勞楊萬金令與世祿俱屯德勝門無何交戰世祿兵潰桂獨前閉城上發大砲佐之候傷桂軍甚衆桂亦負傷帝遣中官勞以羊酒令入休甯城旋與袁崇煥祖大壽並召見桂解衣示創帝深嘉嘆拜賜而出十二月朔復召見下崇煥獄賜桂酒饌令總理關寧諸軍營安定門外桂號勇敵戰所部降丁間擾民桂不能問副將申甫所統多市人桂軍凌之夜發矢驚其營有死者御史金聲以聞帝亦不問及大壽軍東濟事益急帝拜桂武經略盡統入衛諸軍賜尚方劍趣出師桂言敵勁我寡未可輕戰中使趣之急不得已督黑雲龍麻登雲孫祖壽諸大將以十五日移營永定門外二里許列柵以待大清兵方有良鄉回明日昧爽以精騎四面圍之諸將不能支大敗桂及祖壽俱戰沒雲龍登雲被執帝聞震悼遣禮部侍郎徐光祚致祭贈少師世祿錦衣衾事製陞三級賜祭葬有司建祠祖壽字必之昌平



人萬曆中舉武會試授同閩把總天啓二年歷官署都督僉事為薊鎮總兵官孫承宗行遣議于薊鎮三協十二路分設三大將以江應詔領東協轄山海關一片石燕河建昌四路駐關門以馬世龍領中協轄馬蘭松棚善峯太平四路駐三屯營以祖壽領西協轄石匣古北曹天墻子四路駐遵化經略王在晉總督王象乾言永平設鎮本以衛山海今移之三屯則去山海四百里于應援為疎遵化去三屯止六十里今並列兩鎮于建牙為贊請令世龍仍鎮永平以東協四路分隸應詔世龍而以中西兩協名隸之祖壽仍鎮三屯章下兵部著事侍郎張經世議如其言帝再咨承宗承宗執如初帝可之祖壽遂移鎮遵化七年錦州告警命赴援不敢戰兵罷被劾崇禎元年罷歸都城被兵散家財招舊部曲赴關竟沒于陣贈卹如制祖壽初守固關遼危疾妻張氏割臂以療絕飲食者七日祖壽生而張氏歿死遂終身不近婦人為大帥部將以五百金遺其子于家却不受他日來省祖壽賜之酒曰却金一事善體我心否則將盡法于汝其秉義執節如此

趙率教陝西人萬曆中歷官廷綏泰將屢著戰功已

被劾罷還事急詔廢將舊家丁者赴軍前立功率教受知于經畧袁應泰擢副總兵與中軍天啓元年連陽破率教棄應泰逃罪當死律免明年王化貞棄廣寧道關外諸城悉空率教請于經略王在晉願收復前屯衛城率家丁三十八人往蒙古據其地不敢前抵中前所而止其年游擊魯之甲以樞輔孫承宗令救難民六十至前屯且驅蒙古于郊外率教乃入城即編次難民為兵繕雉堞招流亡軍府漸立已而承宗令裨將陳鍊以川湖上兵未助其人頗勁悍前屯守始固而所招流亡至五六萬擇其壯者從軍悉加精練餘給牛種大興屯田身自督課至手足胼胝承宗出關閱視大喜慰勞贈以己所乘輿且以語帝所遣較事者時帝欲悉關外情形遣中使日隨軍奏報故承宗語之蒙古虎墩兔素為總督王象乾所撫其部下抽扣兒者善為盜率教未聞斬其四人招撫食事萬有孚與率教有隙遂以故敗款事斬于象乾象乾告兵部尚書董漢儒將斬之承宗貽書漢儒言其故率教得不死時承宗分關內外為五部以馬世龍王世欽尤世祿領中左右部而令率教與副將孫鍊領前後部部各萬五千人率教仍駐前屯四年九月



承宗去高舉恭代爵稱多易置率教善事第亦委  
信之六年十月蒙命以率教補團練入犯平川三  
山堡率教破走之其袍中後所者又為副將楊應乾  
所敗援聞帝大喜立擢都督同知實授總兵官代楊  
麒鎮山海關尋論功再進右都督世隆本衛副千戶  
時滿桂守寧遠亦有威名與率教深相得及寧遠被  
兵率教命一都司四守併將兵東援桂忌其稽獲拒  
不納以素崇煥言乃令入圍既解率教欲分功桂不  
許並崇煥不親接兩人遂有隙帝為下詔戒勉而桂

大典崇煥不和乃召還令率教盡統關內外兵移鎮  
寧遠七年正月

大清兵南征朝鮮率教督兵抵三公河不敢進而止  
三月崇煥議修築錦州大凌河中左所三城漸圖恢  
復率教移鎮錦州獲工後帝念其勞特加左都督五  
月戎

大清末土工未畢大率來攻率教與中官紀用副將  
左輔朱梅等憑城固守用大砲擊頗有死傷相持二  
十四日圍始解時桂亦獲功于寧遠因稱寧錦大捷  
魏志賢等蒙重賞率教但加太子少傅廢錦衣世襲

千戶而忌者又誣其死曰啟蒙將罷之崇禎元年正  
月督師王之臣訟其功乃命留任八月移鎮永平兼  
轄薊鎮八路踰月掛平遠將軍印再移至關門明年  
大清兵由大安口南下率教急赴援三晝夜馳三百  
五十里抵三屯營總兵朱國彥不令入遂策馬而西  
十一月四日戮于遵化中流矢陣亡一軍皆沒帝聞  
痛悼賜恤與立祠奉祀率教為將廉勇待士有恩勤  
身奉公勞而不辭與滿桂並稱良將二人既沒並無  
能辨東事者國彥以崇禎二年四月為薊鎮中偏總  
兵官駐三屯營十一月六日

大清兵臨城副將朱來同等挈家潛遁國彥憤榜諸  
人姓名于通衢以所積俸銀五百餘及衣服器具盡  
給部卒冠帶西向稽首與妻張氏並投繯死

馬世龍字蒼元寧夏人由世職奉武會試歷宣府遊  
擊魏魁梧多臂力天啓二年孫承宗署兵部有荐其才  
者起授永平副總兵使過關陞見承宗與語奇之薦  
授署都督僉事充三屯營總兵官及承宗出鎮令小  
海總兵江應振定軍制應振先受尚方劍權尊駭不  
任事承宗荐世龍代也保領軍部調總兵王世欽尤  
世祿分領南北二部明年正月以世龍權輕請賜尚



方劄實授府銜且極言文臣監制之害帝可之承宗乃築壇拜世龍大將代行授鉞禮軍馬錢穀悉屬之尋定分地世龍居中駐衛臣世欽南海世祿北山並受世龍節制兵各萬五千人世龍感承宗知顧盡力承宗令茅元儀造戰車獨世龍解其意出已費盡改爲車爲偏廂與承宗定計出守關外諸城規模漸定四年巡撫俞安性併世龍及袁崇煥東巡廣寧世龍又與崇煥世欽航海抵蓋套相度形勢而還五防叙勞加右都督當是時承宗統士馬十餘萬用將校數百人歲費軍儲數百萬諸有求于承宗者率因世龍不得則大怒而世龍貌偉中實怯懦承宗者多擊世龍以撼之承宗抗辯于朝曰人謂其貪淫朕則臣散以百口保其必無帝以承宗故不問至五年九月世龍部將敗沒于耀州鹽場攻者蓋衆耀州在三岔河南有降人劉伯強者未言城內虛可襲取也且難民數萬日夜望官軍至世龍信之遣前鋒副將曹之甲恭將李承先率師往檄水軍游擊金冠以舟濟師冠遠令不至師次柳河得六漁艇以濟三日濟八百騎

世流洋中

大清守將出擊殺三將騎皆不返言官交章劾嚴旨切責令戴罪圖功魏志賢方以清君側疑承宗其黨攻世龍者因并及承宗承宗不安其位而去以兵部尚書高第來代職方主事徐日久者先佐茅抗違事及從茅贊畫力攻世龍世龍已陰結志賢反削日久籍其冬世龍亦謝病去崇禎九年王在晉爲尚書世龍上疏極論其罪有詔逮世龍久不至在晉罷始詣獄二年冬都城戒嚴刑部尚書喬允升薦世龍才詔圖功自贖無何祖大壽師潰京師大震承宗再起督師以便宜遣世龍撫諭馳至關大壽果聽命及滿桂戰死遂令世龍代爲總理賜尚方劄蓋統諸鎮援軍三年正月四日大清兵拔永平八日拔遼安深州及先所拔遵化皆兵守之而分兵攻山海關世龍集諸將議曰蘇方岳力于東大壽與相持我輕兵襲遵化進師三七與大壽剋期會戰使首尾不相顧庶諸城可復副將官惟賢遊擊張奇化等八人慨然請行兵交惟賢奇化皆敗死餘衆退保石門臺頭關頃之



世選等援之城獲全二月世龍領

大清兵將南下發遊擊曹文詔等扼玉田初八日遇  
洪橋力戰

大清兵乃還三月世龍督文詔等戰大壑山轉關三十餘里漸近遵化城中出兵援乃引退錄先後功進左都督時四城失守己三月承宗大壽隔關門與世龍諸軍聲息斷帝急召四方兵勤王昌平尤世威劉鎮揚肇基保定曹鳴雷山海宋偉山西王國樞周原楊麒廷綏吳自勉臨洮王承恩寧夏尤世祿周原楊嘉謨所將皆諸邊銳卒內地則山東河南南都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四川諸軍亦先後至並壁薊門觀望不進給事中張第元上言世龍在關數載績效無聞非若衛霍之傳功名足以服人也諸帥宿將非世龍偏裨欲驅策節制誰能甘之師老財匱銳氣日銷延及夏秋將有不可言者帝以世龍方規進取不納其言時

大清兵所下城邑無意堅守大壽於五月十日薄濼州明日世龍等以師會又明日復其城十三日游擊新國臣獲遼安戎

大清守永平者亦旋師明日副將何可綱遂入永平

又二日別將復遵化關五月四城始復論功大壽最世祿次之世龍加太子少保歷本衛世千戶是年八月復謝病歸六年五月棟漢虎墩兔合套寇犯寧夏總兵賀虎臣戰沒詔起世龍代之世龍生長寧夏習其形勢為天修戰備明年正月二部入犯遣泰將卜應第邀擊大破之斬首二百有奇踰月套寇犯賀蘭山世龍遣降丁潛入其營截其長撒兒甲斬級如前世龍多收套衆巡按御史范復粹疑之言于朝有詔詰責世龍言臣收降正以疑棟部也所收三百五十人先後殺敵甚夥其形跡已携不足為慮帝許之未幾棟部大舉入犯世龍遣副將姜光先等分五道伏要害而已中道待之夾擊斬首八百有奇巡撫王振奇亦斬三百餘級寇復犯河而玉泉宮世龍復邀斬五百餘其年七月犯棗園堡世龍又大敗之俘斬一千有奇軍令斬首百二十級為大捷告廟稱賀世龍半歲中屢奏捷威名震西塞然是時棟套二部勢弱故世龍易以見功也無何卒于官年止四十餘後論功贈太子太傅世錦衣衾事賜恤如制

祖寬遠東人少給事祖大壽家從軍有功累官寧遠參將勇敢善戰部卒多塞外降人所向克捷崇禎五



年七月叛將李九成等圍萊州急詔發關外兵討之  
寬與新國臣祖大弼張韜率兵抵昌邑巡撫朱大典  
獲賊書約寬等為內應以示寬等皆誓滅賊以自明  
乃用寬國臣為前鋒至沙河寬五百騎遇賊兵三千  
引却會國臣至拔刀大呼直前寬大弼韜咸殊死戰  
大敗賊兵逐北抵城下立解萊州圍韜降丁原名海  
參代最號勇國臣善規陣嘗曰塞上交兵茶項勝負  
已分一切古法無所用是月晦進兵黃縣賊傾巢出  
戰寬等復大敗之遂與劉澤清等築長圍以困登州  
明年二月賊始平語詳大典傳寬以解圍功進都督  
僉事再叙功世歷外衛副千戶進副總兵八年秋命  
為援勦總兵官督關外兵三千討流賊十月至河南  
巡撫陳必謙監紀推官湯開遠令與左良玉抵靈寶  
至則挫張獻忠于焦村無何高迎祥李自成至與獻  
忠合攻關鄉寬赴救賊解而趨靈寶斷良玉寬軍不  
相應遂東陷陝州攻洛陽良玉寬至迎祥自成獻忠  
皆走良玉追迎祥而寬分擊獻忠夜督副將祖克勇  
等趨葛家庄黎明遇賊先登整齊王軍大潰奔嵩縣  
九畢山寬伏二軍于山溝以誘之賊趨下伏發斬賊  
九百有奇尋與副將劉肇基羅岱遇賊汝州圪料鎮

後大敗賊伏屍二十餘里斬賊千六百有奇獻忠憤  
合迎祥自成兵與寬戰龍門白沙截官軍為二寬自  
斷後士卒殊死鬪自晨迄夜分獲大捷斬賊一千有  
奇迎祥自成乃走窺光州寬督副將李輔明躡賊後  
與副使戴東吳合于信陽賊走攻確山寬等馳救大  
破之斬賊五百八十有奇自成等遂東走廬州攻圍  
七晝夜明年正月寬等至賊奔全椒遂圍滁州南京  
太僕卿李覺斯知州劉大鞏樂之賊死無算乃裸淫  
村婦女數百斷其頭露下私為厭勝術城上發砲報  
炸或時不鳴覺斯等取圍隄外礮乃可用賊計窮  
空營出掠而寬等諸軍至寬大呼諸軍無不一當百  
自晨至晡賊大敗從城東五里追至關山之朱龍橋  
橫屍枕藉水為不流時總理虛象昇親督戰謂所殺  
多良民憐歎寬大愠牽象昇衣請往驗象昇謝乃已  
二月又從象昇破賊七頂山賊自成精卒殆盡象昇  
遂移軍南陽命寬偕鄧州會賊渡漢江入鄖襄餘衆  
三萬匿內鄉浙川山中象昇命寬與祖大樂等入山  
搜討遣軍慈勇飲食嗜欲異他卒不可繩以法往時  
官軍多聞中人與賊鄉里臨陣相勞苦拋生口棄糧  
重印緘之去謂之打活仗遣軍不通言語逢賊即殺



故多勝然所過焚虛舍淫婦女恃功不戢又利野戰  
悍捷山且見賊遠竄非旬朔可定自以為容將無持  
久心寬卒方過河諱而逸象昇激勸再三始聽命至  
黨子口仍按甲不動而總兵李重鎮素恒怯異却責  
象蓋思歸象昇乃力陳入山搜勦之難請令寬重鎮  
赴關中討賊會總督洪承疇亦請之寬等遂移軍陝  
西隸承疇麾下八月京師被兵召入衛隸滁州功進  
右都督賚銀幣事定詔赴寧遠協守十一年冬  
大清兵入畿輔詔寬率師援及山東告急寬運邊明  
年正月濟南失守褫職被逮坐失陷藩封棄市寬敢  
戰有功稱良將性剛使氣不為文吏所喜卒致大辟  
莫為論救帝在位總兵官被殺者十有四人元年大  
同深家楨三年薊鎮張士顯山西張鴻功十年薊鎮  
李國樞十二年薊鎮吳國俊陳國威李重鎮山東倪  
寵及寬十四年河南王紹禹十五年大同王樸保定  
楊德政陝西賀人龍十六年薊鎮薛敏忠諸人多獲  
死法獨寬之死人頗謂失刑云

利獎八年流賊陷鳳陽巡按吳振櫻被逮簡才望御  
史代之遂命任學往還朝復按河南監軍討賊時群  
盜縱橫而諸將縮朒不敢擊任學慨然曰事不難  
臣職也賊勢如此我輩雍容坐鎮耶十一年二月遂  
上疏極詆諸將請易武階親執干戈為國平賊帝壯  
之下吏兵二部及都察院議諸臣以文吏無改武職  
者請仍以監軍御史兼總兵事帝不從命授署都督  
僉事為河南總兵官河南舊無總兵左良玉陳永福  
並以客兵併援勦至是大將特設而麾下無一官兵  
部乃以署鎮許定國兵授之使以叅將羅公為中軍  
儘健將屢著戰功任學倚以自強時熊文燦名王樞  
劉國能張獻忠俱降羅汝才馬進忠李萬慶等躡中  
原如故河南人據塢壁自保者數十賊悉摧破之路  
息縣光州磔人投汝水水為赤任學不能大創也進  
忠勢衰保求撫文燦及巡撫常道立許之來間逸去  
事聞任學與文燦道立並錫秩七月任學督公等赴  
羅山合左良玉軍擊汝才萬慶及紫薇星順義王大  
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一千四百有奇獲黑虎狼滿  
天星賊奔遂平九月進忠寇開封至危于坡岱奮擊  
賊盡棄羯重遁入大隗山獲其妻子其冬京師戒嚴



任學入衛道謁文燦言獻忠狼子野心終為國患我  
以勤王為名出其不意可立縛也文燦不能用抵畿  
南有詔却還巡撫道立調良王兵于陝州賊乘虛氏  
虛遁入內鄉浙川為文燦所勦明年除道立名任學  
亦錫一秩游擊朱懷智都司孔道與再破賊陳州部  
將王應龍尤之龍等破賊襄城五戰皆勝副將岱與  
應龍懷智等復破賊葉縣十日奏八捷帝詔所司核  
實已又挫賊裕州而是時總兵孫應元黃得功統京  
軍討賊屢奏大捷凱旋錄功任學亦叙復二秩尋與  
左良玉陳洪範威李萬慶于內鄉萬慶方降獻忠已

叛文燦盡調河南軍援勦獨任學留汝南川賁總督  
李若星諭文燦主撫之謬請復任學原官攝行大將  
督察軍事不從七月獻忠合汝才自房縣西走岱借  
良玉進之良玉令岱為前鋒已隨其後至羅漢山軍  
之食賊伏兵要害岱與副將劉元捷鼓勇直上伏四  
起岱馬足絀于藤抽刀斷之蹶而復進乃棄馬步鬪  
久之矢盡陷于賊良王軍亦大敗事聞任學坐視職  
十五年言官請起廢任學與馬未及用而卒  
沈有容字士弘宣城人僉事寵之孫也幼走馬擊劍  
好兵畧舉萬曆七年武鄉試謁劉遠總督梁夢龍用

為昌平千總以才受知總督張任借調薊鎮東路轄  
南兵後營十二年秋朵顏長昂以三千騎犯劉家口  
有容夜半率健卒二十九人迎擊身中二矢卒死七  
人寇亦退斬首六級而還由是知名遠東巡撫顧養  
謙召麾下保練火器十四年從李成梁出塞抵可可  
母林斬賊多明年再出亦有功成梁攻北關有容陷  
陣馬再易再斃卒拔其城錄功世廕千戶遷都司僉  
書守淳屠谷從宋應昌捷朝鮮乞歸日本封事壞福  
建巡撫金學曾欲用奇搗其穴特起有容守洛銅典  
二十九年倭掠諸寨有容擊敗之踰月與銅山把總  
張萬紀敗倭彭山洋倭據東番有容守石湖謀盡殲  
之以二十一舟出海多沒于風過澎湖存十四舟與  
倭遇格殺數人縱火沉其六舟斬首十五級奪還男  
婦三百七十餘人倭盡去東番海上息肩者十年捷  
聞文武將吏悉叙功有容齎白金而已西洋有紅毛  
番者名荷蘭國先悍善戰三十二年七月其長韋麻  
即駕三人艘至澎湖求互市稅使高察召之也有容  
白當事自請往諭見麻即論說鋒起麻即呼來使者  
索還所賂來金揚帆去改僉書浙江都司由浙江遊  
擊調天津邊溫處恭將罷歸四十四年福建中倭巡



撫黃承元請特設水師起有容統之襲禽倭東沙尋  
招降巨寇袁進李忠散遣其衆泰昌元年遠事赫始  
設山東副總兵駐登州以命有容天啓改元遠甯相  
繼履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議以陶胡先巡撫登萊  
而權有容中軍都督僉事充總兵官登萊遂為重鎮  
八月毛文龍有鎮江之捷詔有容統水師萬偁天津  
水師直抵鎮江策應有容嘆曰率一旅之師當方張  
之敵吾知其不克濟也無何鎮江果失水師遂不進  
明年廣寧復遠民走避諸島日望登師林援胡先下  
令敢渡一人者斬有容爭之立命數十艘往獲濟者  
數萬人時金復蓋三衛俱空無人有欲據守金州者  
有容言金州孤懸海外登州皮島俱遠隔大洋莽接  
不及不可守迨文龍取金州未幾復失四年有容以  
年老乞骸骨歸卒贈都督同知賜祭葬  
賀虎臣保定人天啓中歷天津海防遊擊登萊參將移  
兗州六年遷延綏副總兵河套寇大舉入犯從主帥  
楊肇基協擊大破之加署都督僉事崇禎二年陞州  
平周大旺等作亂捕誅之尋擢總兵官鎮守平夏關  
中賊大起王嘉引陷清水營殺遊擊李顯宗遂陷府  
谷其黨李老柴應之嘯聚三千餘人攻合水總督楊

鶴徽虎臣往討遇于盤谷俘虜六百有奇已擊斬慶  
陽賊渠劉六四年神一元陷保安延安告急延綏撫  
鎮甘肅援陝西巡撫練國事亟檄虎臣及副將李平  
援虎臣等遂進圍保安已而杜文煥至謂城旦暮下  
散遣他將兵賊遂引河套數千騎敗虎臣軍會張應  
昌擊敗賊衆始棄城去虎臣偁文煥等先後獲首功  
一千九百兵威甚振明年可天飛郝臨庵劉道江李  
都司再圍合水虎臣偁臨洮曹文詔甘肅楊嘉謨固  
原楊麒合擊大破賊廿衆之虎兕凹斬首七百有奇  
賊大困六年五月掠漢虎墩免合套寇五萬騎自清  
水橫城分道入守併姚之獲等不能禦沙井驛副將  
史開先臨河堡參將張問政岳家樓守併趙訪皆潰  
逃寇遂進薄靈州虎臣急率千騎入守旋盡勦城中  
兵出擊次大沙井寇從漢伯堡突至官軍未及布陳  
且衆寡不敵遂戰死于攢挾五十騎突重圍出士卒  
死者三千三百餘人傷者七百八十餘人事聞巡撫  
狀好仁遠聞遣戍贈虎臣都督僉事賜祭葬世廕指  
揮僉事尋錄先後勦寇功再贈都督同知世廕錦衣  
副千戶好仁亦免戍讚勇敢有父風既承廕尋舉武  
進士積官至京營副將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薄



京師京軍六大營分列城外皆不敢戰或棄甲降  
獨率所部迎擊為賊射死弟誠身長七尺美鬚為  
諸生以忠義自許兄誠襲副千戶早卒無子誠當襲  
以讓其弟詮及賊陷保定家人勸易服遁叱曰吾忠  
臣子偷生而逃何以見先將軍地下遂偕妻女投井  
死  
論曰將死官也無敵於前無若於後何身之足云滿  
桂諸人化化行間雖未能大有所堅建其死終表萃  
之志並皎如也亦庶幾稱驍將矣

明史卷三百七十四

列傳二百二十五

曹文詔

艾萬年

張令

猛如虎 劉光祚

虎大威

劉國能 李萬慶

曹變蛟

曹文詔大同人勇毅有智畧從軍遼左歷事熊廷弼  
孫承宗積功至遊擊崇禎二年冬初袁崇煥入衛京  
師明年二月總理馬世龍昇所賜尚方劍令率參將  
王承引張叔嘉都司左良玉等伏玉田柘樹洪橋鏖  
戰有功遷參將又從世龍等克大安城及鮎魚諸關  
以與復四城功加都督僉事七月陝西賊熾擢延綏  
東路副總兵賊渠王嘉引久據河曲四年四月文詔  
克其城嘉引脫走轉掠至陽城南山文詔追及之其  
下斬以降以功擢臨洮總兵官點燈子自陝入山西  
文詔追之及於稷山諭降七百人點燈子遁尋被獲  
伏誅李老柴獨行狼陷中部巡撫練國事延綏總兵  
王承恩圖之五月慶陽賊郝節奪劉道江獲之會文  
詔西旋與榆林叅政張福臻合勦賊老柴及其黨一  
條龍餘黨奔摩雲谷副將張弘業遊擊李明輔戰死  
文詔乃與遊擊左光先崔宗者李國奇分勦綏德宜  
君清澗米脂賊戰懷寧川黑泉峪綿湖峪封家溝皆



大捷掃地王授首紅軍友李都司杜三陽老柴者神  
一魁餘黨也屯鎮原將犯平涼國事檄甘肅總兵楊  
嘉謨副將王性善扼之賊走慶陽文詔從鄜州間道  
與嘉謨性善合五年三月大戰西濠斬千級生擒杜  
三楊老柴餘黨糾他賊掠武安監陷華亭攻莊浪文  
詔嘉謨至賊屯張麻村官軍掩擊賊走高山遊擊曹  
變蛟馮舉劉成功平安等謀而上賊潰走變蛟者文  
詔從子也會性善及甘肅副將李鴻嗣參將莫與京  
等至共擊敗之咸寧關又敗之關上嶺追至隴安嘉  
謨變蛟夾擊復敗之賊餘衆數千欲走漢南烏遊擊  
趙光遠所遏乃走張家川其逸出清水者副將蔣一  
陽選之敗都司李宮用被執文詔乃縱反間給其黨  
殺紅軍友遂蹙敗之水落城追至靜寧州賊奔據唐  
毛山變蛟先登殄其衆可天飛却臨庵劉道江爲王  
承恩所敗退保鐵角城獨行狼李都司走與合可天  
飛劉道江遂圍合水文詔往救賊匿精銳以千騎逆  
戰誘抵南京伏大起城上人言曹將軍已沒文詔瞋  
目持矛左右突匹馬縈萬衆中諸軍望見夾擊賊大  
敗僵屍蔽野餘走銅川橋文詔率變蛟擊嘉謨及參  
將方茂功等追及之大戰陷陣賊獲大敗尋與寧夏

總兵賀虎臣固原總兵楊麒破賊甘泉之虎兕四麒  
復追賊安口河崇信窰白茅山皆大獲總督洪承疇  
斬可天飛李都司於平涼降其將白廣恩餘賊分竄  
文詔追擊之隴州平鳳間十月三戰三敗之遂蹙賊  
耀州錐子山其黨殺獨行狼郝臨庵以降承疇戮四  
百人餘散遣關中巨寇畧平巡按御史范復粹彙奏  
首功凡三萬六千六百有奇文詔功第一嘉謨次之  
承恩麒又次之文詔在陝西大小數十戰功最多承  
疇不爲叙巡按御史吳姓推獎甚至復粹既復上兵  
部抑其功卒不叙當是時賊見陝兵盛多流入山西  
其魁紫金梁混世王姬關鎖八大王曹操關塌天與  
加哈利七大部多者萬人少亦半之蹂躪汾州太原  
平陽御史張宸極言賊自秦中來秦將曹文詔威名  
宿著士民爲之謠曰軍中有一曹西賊聞之心膽摧  
且嘗立功晉中而秦賊滅且盡宜敕令入晉協勦於  
是命陝西山西諸將並受文詔節制六年正月抵霍  
州賊賊汾河孟縣追及於壽陽巡撫許鼎臣遣謀士  
張宰先大軍嘗賊賊驚潰六月文詔追擊之斬混世  
王於碧霞村餘黨爲猛如虎逐走遇文詔兵方山復  
敗五臺孟定稟壽陽賊盡平鼎臣命文詔軍平定備



太原東應昌軍汾州備太原西文詔連敗賊太谷范村榆社太原賊幾盡帝以文詔功多敕所過地多積糗糧以犒并敕文詔連平賊山西監視中官劉允中言文詔勦賊徐溝孟定寨所司不給米反以砲石傷士卒帝即下御史按問三月賊從河內上太行文詔大敗之澤州賊走潞安文詔至陽城遇賊不擊自沁水潛師還擊之斬首千餘四月賊屯潤城其他部陷平順殺知縣徐明揚文詔至賊走乃夜半襲潤城斬賊千五百紫金梁老回回自榆社走武鄉過天星走高澤山文詔皆擊敗他賊圍涉縣聞文詔破賊黎城解去五月帝遣中官孫茂霖為文詔內中軍賊犯沁水文詔大敗之擒其魁大虎又敗之遼城毛嶺山西賊既累敗乃避文詔鋒多流入河北帝乃命文詔移師往討而賊已敗鄧玘兵於林縣文詔率五營軍夜襲破之七月大敗懷慶賊其魁漢地龍又追斬老回回于濟源文詔在洪洞時與里居御史劉令譽忤及是令譽按河南而四川石砮土官馬鳳儀軍敗沒於侯家莊賴文詔馳還賊甫解甲與令譽相見語復相失文詔拂衣起面叱之令譽怒遂以風儀之狀為文詔罪部議文詔怙驕而驕乃調之大同七年七月

大清兵西征掃漢還師入大同境攻拔得勝堡參將李全自經遂攻圍懷仁縣及井坪堡應州文詔偕總督張宗衡先駐懷仁固守八月圍解即移駐鎮城挑戰敗還已而靈丘及他屯堡多失陷大清兵亦旋十一月論罪文詔宗衡及巡撫胡沾恩並充軍還衛命甫下山西巡撫吳姓薦文詔知兵善戰請用之晉中乃命為援勦總兵官立功自贖當是時河南禍尤劇帝已允兵部議敕文詔馳勦河南賊姓復抗疏力爭請令先平晉賊後入豫帝不許而文詔以姓有恩竟取道太原為姓所留會賊高加計已殲而鳳陽告陷遂整兵南以八年三月會總督洪承疇于信陽承疇大喜即令擊賊隨州文詔追斬賊三百八十有奇四月承疇次汝州以賊盡入關中議還顧根本分命諸將扼要害檄文詔入關文詔乃馳至靈寶謁承疇承疇以賊在商雒關官兵至必先走漢中而大軍由潼關入反在其後乃令文詔由閿鄉取山路至雒南商州直搗賊巢復從山陽鎮安洵陽馳入漢中過其奔軼曰此行也道路回遠將軍甚勞苦吾集關中兵以待將軍拊其背而進之文詔躍馬去五月五日抵商州賊去城三十里營火滿山文詔夜



半率從子參將變蛟守備昂蛟都司白廣恩等敗賊  
深林中追至金嶺川賊據險以千騎逆戰變蛟大呼  
陷陣諸軍並進賊敗走變蛟勇冠三軍賊中聞大小  
曹將軍名皆怖懼已而關王八大王諸賊犯鳳翔趨  
沂陽隴州文詔自漢中馳赴賊盡向靜寧泰安清水  
秦州間衆且二十萬承疇以文詔所部合張全昌張  
外嘉軍止六千衆寡不敵告急於朝未得命六月官  
軍遇賊亂馬川前鋒中軍劉弘烈被執俄副將艾萬  
年柳周鎮復戰死文詔聞之曠日大罵亟詣承疇請  
行承疇喜曰非將軍不能滅此賊願吾兵已分無可  
策應者將軍行吾將由涇陽趨淳化爲後勁文詔乃  
以三千人自寧州進遇賊真寧之湫頭鎮變蛟先登  
斬首五百追三十里文詔率步兵繼之賊伏數萬騎  
合圍矢蝟集賊不知爲文詔也有小卒縛急大呼曰  
將軍救我賊中叛卒識之恭賊曰此曹總兵也賊喜  
圍益急文詔左右跳蕩手擊殺數十人轉圍數里力  
不支拔刀自刎死遊擊平安以下死者二十餘人承  
疇聞拊膺大哭帝亦痛悼贈太子少保左都督賜祭  
塋世廕指揮僉事有司建祠春秋致祭文詔忠勇冠  
一時稱明季良將第一其死也賊中爲相慶第文耀

從元征討數有功河曲之戰斬獲多後擊賊忻州戰  
死城下詔予贈恤從子變蛟自有傳

艾萬年米脂人由武學生從軍積功至神木參將崇  
禎四年從曹文詔復河曲點燈子入山西萬年從文  
詔連敗之秦洛鎮花地穴霧露山都司王世虎守備  
姚進忠戰死賊退屯石樓之康家山西拒河三十里  
綏德知州周士奇守備孫守法伏兵舍峪渡河襲殺  
之五年從參政樊一蘅討平不沾泥山西告警隸文  
詔東討與李單一月奏五捷又與賀人龍敗八大王  
掃地王兵明年賊將東進連破之廷家山亢義村賈  
寨村擢副總兵初山西既中賊其土寇亦乘間起三  
關王剛孝義通天柱臨縣王之臣皆殘破城邑後見  
賊衆相繼歸順然陰結黨不散巡撫戴君恩新視事  
謀誅之七年正月迎春召王剛宴殺之並殺通天柱  
於他所而萬年亦捕殺王豹五與其黨領兵王生擒  
翻山動姬閹鎖掌世王獻俘京師晉中巨盜畧靖豹  
五即之臣也有議君恩殺降者給事中張第元力言  
諸賊蹂躪之慘請錄萬年功萬年適遘疾告歸尋加  
署都督僉事八年二月上疏言臣仗劍從戎七載復  
府谷解孤山圍救清水黃甫木瓜十一營堡轉戰高



山設伏河曲有馬鎮虎頭巖石臺山西川之捷戰平陽汾州太原復臨縣及疏亭驛大小數十戰精力盡耗與臣共事者李罕之先朝露臣病勢淹淹猶力戰冀北又撫勦王剛豹五領兵王通天柱解散賊一萬三千有奇蒙恩許臣養病而督臣洪承疇檄又至臣不敢不力疾上道但念滅賊之法不外勦撫今勦俱未合機宜臣不得不極言夫勦賊不患賊多患賊走蓋疊嶂重巒皆其淵藪兵未至而賊先逃所以難滅其故則兵寡也當事非不知兵寡因糗糧不足爲苟且計日引月長以至於今雖多措餉多設兵而已不可救矣宜合計賊衆多寡應用兵若干餉若干度其足用然後審察地利用正用奇用伏用間或擊首尾或衝左右有不即時殄滅者臣不信也次則行堅壁清野之法困賊於死地然後可言撫蓋羣賊攜妻挈子無城柵無鎗重幕楚朝秦傳食中土以剽掠爲生誠令附近村屯移入城郭儲精兵火器以待之賊衣食易盡生理一絕鳥驚鼠竄然後選精銳據要害以擊之或體陛下好生之心誅厥渠魁宥其脅從不傷仁不損威乃撫勦良策帝深嘉之下所司議行然卒不能用其策也尋授孤山副總兵率所部戍平涼當

是時總督洪承疇迫六月滅賊之期急進戰諸將見賊衆兵寡咸自揣不敵而勢不可止萬年及副將劉成功擲國鎮遊擊王錫命合兵三千以六月十四日至寧州之襄樂遇賊大戰斬首數百伏兵驟起圍之數重萬年國鎮力戰不支皆陣沒成功錫命負重傷歸士卒死者千餘人事聞贈恤如副張令永寧宣撫司人天啓元年奢崇明反以令爲總兵從攻成都令雖爲賊用非其志崇明敗歸永寧令結宋武等乘間擒其僞丞相何若海率衆以降崇明怒殺令一家夷其先墓巡撫朱燮元言令等爲國忘家請優擢示勸命與武並授參將後屢從大軍征討頗有功加副總兵仍視參將事後實授建寧遊擊崇禎中累遷副總兵鎮川北七年流賊入犯總兵張爾奇以令爲先鋒副將陳一龍武聲華爲左右翼拒之負山令追至龍潭一龍等不至面中三矢斬賊百餘級而還已賊犯畧陽令又擊敗之扼保寧漢中諸要害秦賊不敢犯十年冬季自成等陷四川三十餘州縣總兵侯良柱陣亡令獲免揚嗣昌之督師也張獻忠等悉奔興安爲令所扼不得入漢中乃轉寇夔州十三年二月大敗馮瑞山走岷溪千江河令復與副



將方國安大破之令時年七十餘馬上用五石弩中必洞胸軍中號神弩將獻忠轉入柯家坪其地亂峯錯峙箐深道險令率衆追擊之分其下為五鼓勇爭利賊衆官軍寡國安爲後拒他道逃去令獨深入被圍居絕坂中屢射賊營應絃斃者甚衆水遠士渴賴天雨以濟圍終不解襄陽監軍僉事張克儉言于總督鄭崇儉曰張令健將奈何棄之急令叅將張應元汪之鳳從八台山進總兵賀人龍從滿月嶺進三月八日應元等先至令方與賊圍呼聲動山谷應元等應之內外交擊賊乃敗去令與賊萬餘相持十三日所殺傷過當其卒僅五千耳時巡撫邵捷春駐重慶遣守黃泥窪倚令及秦良玉為左右手後捷春移大昌以令守竹筒坪防賊逸九月獻忠兵大至令力戰中矢死軍遂敗之鳳既解柯家坪圍後與應元同守夔州之土地嶺部卒多新募獻忠盡銳來攻之鳳應元力戰賊分兵從後山下突入其營應元突圍出之鳳走他道免山行道渴飲斗水吐血凝臆而死踰月令亦戰死軍中失二將爲奪氣

猛如虎本塞外降人家榆林積功至遊擊崇禎五年擊邢紅狼于高平解其圍明年敗賊壽陽黑山覆姬

關鎖軍已從曹文詔追賊西堰碧霞村斬混世王與頗希收逐賊壽陽東又與陳國威馬杰破來遠寨從文詔大破賊范村圍威以步卒三百夜劫賊紅山嶺如虎杰及虎大威和應詔擊殺九條龍尋以巡撫許禹臣命由文水入山勦賊又與大威應詔杰由隸落山勦東犯之賊並有功賊流入畿南山西警漸息如虎仍隸禹臣七年勦賊沁源賊五條龍如虎驍果善戰與虎大威齊名戴君恩異姓相繼為巡撫並委任之以功進叅將其年冬賊在河南欲乘水北渡如虎大威扼之河濱八年二月與大威國威斬劇賊高加計山西賊盡平用姓薦加副總兵其冬以防河功加署都督僉事連歲防河及援勦河南賊勞績甚著十一年冬京師有警如虎督兵勤王明年四月擢薊鎮中協總兵官十三年坐事落職發邊方立功督師揚嗣昌請於朝令從入蜀十一月監軍萬元吉大饗將士於保寧以諸軍進止不一推如虎為正總統張應元副之率軍趨綿州分遣諸將屯要害而元吉自間道走射洪托達溪以待賊賊方屯安岳界偵官軍且至宵遁抵內江如虎簡驍騎追之元吉應元營安岳城下以扼其歸路十二月張獻忠陷瀘州其地三面



阻江惟立石站可北走元吉以賊居絕地將遣大兵南搗其老巢而伏兵旁塞玉蟾寺廢賊北竄永川逆而擊之可盡殄永川知縣已先遁城中止丞簿一二入如虎覓嚮道不可得夜宿西關空舍及抵立石賊已先渡南溪返走關中將賈人龍軍隔水不擊賊遂越成都走漢川德陽渡綿河入巴州明年正月嗣昌親統舟師下雲南檄諸將陸追賊諸軍乃盡躡賊後賊折而東返歸路悉空不可復遏如虎所將止六百騎餘皆左良玉部兵驕悍不可制所過肆焚掠惟叅將劉士杰勇敢思立功諸軍從良玉多優閒不戰敗隸如虎馳逐山谷風雪中咸怨望謹曰想殺我左鎮跑殺我猛鎮時人龍兵已大謀西歸所恃止如虎元吉深憂之賊自巴州至開縣官軍追之遇諸黃陵城日晡雨作諸將疲之請詰朝戰士杰奮曰四句逆賊今始及之舍弗擊我不能也執戈先如虎激諸軍繼之士杰所當輒摧陷獻忠登高望官軍見無後繼密抽壯騎潛行箬谷中乘高大呼馳下良玉兵先潰士杰及遊擊郭開如虎子先捷並戰死如虎率親兵力戰部將挾上馬潰圍出旗幟軍符盡失乃收殘卒從嗣昌下荊州及嗣昌死率所部扼德安黃州會疽發

昔不能戰退屯承天尋移駐南陽十一月李自成獲傅宗龍兵乘勢來攻如虎與劉光祚憑城固守用計殺賊精卒數千已而城破如虎持短兵巷戰大呼衝擊血盈袍袖過唐府門北面叩頭謝上恩自稱力竭為賊搃死光祚及分子叅議艾毓初南陽知縣姚運熙並死之唐王亦遇害光祚字鴻基榆林衛人初為諸生弃去承祖廕歷官廷綏遊擊崇禎三年奉詔勦王與何可綱等戰灤州有功遷汾州叅將五年與遊擊王尚義敗賊張有義於臨縣賊還兵犯之軍盡覆光祚僅以身免被徵未行借諸將復臨縣詔除其罪六年賊犯石樓光祚分三道擊大敗之斬隔溝飛撲天虎等六人獲首功三百七十已又數敗賊於臨縣永寧撲天飛等詐降光祚設伏斬之七年勦敗王剛餘黨斬四百餘級加署都督僉事為山西副總兵敗賊崞縣復其城八年賊渠賀宗漢號活地草者見其黨劉浩然高加計破城偽乞降光祚伏兵斬之晉中群盜皆盡乃移光祚於宣府父之命率兵援勦河南十一年連敗賊白菓園襄城已擢保定總兵官仍協討河南賊其冬畿輔有警馳還鎮大清兵薄保定以光祚堅守不攻而去光祚尋從總



督孫傳庭南下明年二月

大清兵還至渾河值水漲輜重難渡諸將王樸曹變蛟等相顧不敢擊光祚恒怯尤甚視師大學士劉宇亮劾之詔即軍前正法光祚適報武清捷宇亮乃繫之武清獄而拜疏請寬帝怒罷宇亮論光祚死十四年大學士范復粹錄囚力言光祚才武命充為事官戴罪辦賊光祚舉廢將尤翟文等帝亦從之當是時賊已陷河南襄陽中原郡縣大抵殘破光祚士馬無幾督師丁啓睿尤怯光祚雖少有克捷而賊勢轉盛及傅宗龍敗沒於項城南陽震恐光祚適經其地唐王邀與共守城陷遂死

虎大威榆林人本塞外降卒勇敢爛將畧從軍有功累官山西叅將崇禎三年冬從總兵尤世祿擊王嘉引於河曲力戰被傷五年從總督張宗衡勦賊陵川潞安陽城沁水連勝之明年從巡撫許鼎臣擊賊介休殲其魁九條龍時賊去山西適據輝林武涉山中約二萬餘鼎臣令曹文詔自黎城入大威猛如虎諸將自臯落山入賊屢敗尋移大威守平陽七年巡撫吳繼至察諸將中惟大威如虎沉毅可屬兵事委任之其冬與如虎托賊渡河高加計據苛嵐四出剽掠

明年三月二將進至忻代山中加計馬上舞三千斤

長挺突陣大威射殺之追斬其衆五百人餘黨悉平姓薦二人忠勇進大威副總兵其冬以托責功加署都督僉事九年八月畿輔被兵率師入援明年春命援勦陝西賊遂代王忠為山西總兵官上疏言諸將討賊零級不可取生口不可貪封城不可限帝採納之十一年詔兵部甄別諸大將大威以稱職增秩其年冬京師戒嚴命總督盧象昇統大威及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王樸入衛尋從象昇轉戰至鉅鹿賈庄被圍數匝象昇死焉大威等潰圍出督師劉宇

亮總督孫傳庭皆言大威國柱勇敢身入重圍視他將異乞令立功自贖大威亦上章請罪帝不從卒解其任尋令從軍辦賊十四年正月李自成圍開封總督楊文岳遣大威及副將張德昌先率五千人渡河會賊已解圍去乃會河南巡撫李仙風於偃師以兵少未敢擊賊待文岳軍至與賊戰鳴皋天破之又與監軍道任棟挫賊平峪七月自成及張獻忠羅汝才攻鄧州大威從文岳擊破之斬首千餘級陝西總督傅宗龍出關討賊文岳大威會之九月次新蔡抵孟家庄將戰秦師賀人龍軍先潰大威軍亦潰遂奔沈



丘賊連陷南陽鄧許再圍開封大威從文岳援之賊引去明年二月師次郟城督師丁啓睿總兵左良玉方與賊鏖戰文岳督大威及馮大棟張鵬翼等合擊賊大敗相持十一晝夜俘斬數千賊遂東陷陳州歸德已復圍開封七月朔啓睿文岳大威及良玉揚德政方國安之師畢會啓睿欲急擊良玉不從先走大威諸軍亦走帝大怒立誅德政黜啓睿諸人大威時奔汝寧出攻賊寨中砲死乃免其罪大威爲偏裨最有聲及爲大帥值賊勢益張所將止數千人不能大有所挫然身經數十戰卒死王事論者賢之

劉國能延安人始與李自成張獻忠輩同爲盜自號闖塌天崇禎三年大亂陝西已渡河而東寇山西轉掠畿南河北六年冬入河南遂由內鄉浙川犯湖廣鄖襄破數縣明年正月入四川陷夔州折而東入鄖陽境爲總督陳奇瑜所蹙走漢南同困車箱峽已得出復大亂陝西再入河南躡江北官軍逼之與整齊王屯商雒山間九年復偕闖王蝎子塊等由鄖襄趨興安漢中總督洪承疇奔命不暇尋南走荆襄與總兵秦翼明數戰其冬與蝎子塊等十七營窺潼關巡撫孫傳庾扼之引而南明年闖馬光玉等將犯斷黃

率衆會之直趨江北官軍數道邀擊乃不敢東還走黃陂入木蘭山轉寇河南賊叅將李春貴兵將迫開封詔諸將發兵援乃南走黃麻當是時總理熊文燦新至賊憚之見其下招降令頗有欲歸正者國能先與張獻忠有隙慮爲所并後又與左良玉戰敗乃以十一年正月四日率先就撫於隨州頓首文燦前曰愚民陷不義且十載賴公滌洗更生願悉衆入軍籍身隸麾下盡死力文燦大喜慰撫之署爲守備令隸良玉軍國能受約束無異志已而張獻忠罷汝才亦降皆擄邑自固獨國能從軍征勦數有功明年二月

從良玉勦王有詔還討賊獎勵之命兵部授官錄其部下將士曰獻忠能立功視此遂授國能副總兵四月良玉會師南陽擊萬慶國能分擊賊潰奔遂招萬慶降其秋獻忠汝才並反文燦遣國能率萬慶兵會討遂並守鄖陽既而李自成擾河南復移守葉縣初國能爲盜時與自成汝才輩結爲兄弟及國能歸正自成輩深恨之十四年九月圍其城四面力攻國能不能走城遂陷被執賊猶好謂之曰若我故人也何不降國能瞋目罵曰我初與若同爲賊今則王臣也何故降賊遂殺之事聞贈左都督特進榮祿大夫建



祠萬慶延安人崇禎初與張獻忠羅汝才等並反賊中所稱射塌天者是也起陝西蔓山西畿南河北渡河殘河南出沒湖廣四川運趨鄖陽入興安困於車箱峽出險益大肆八年春賊七十二營會滎陽議分兵隨所向令萬慶及許可變助馬進忠橫天王西當陝兵已而諸路之賊盡萃於陝總督洪承疇稱歲不能定益恣出沒於河南湖廣九十五家迨十一年春國能獻忠降萬慶等大謀而去改稱十三家勢頗衰而文燦擁兵德安不敢擊萬慶等復大振李自成向關中萬慶及馬光玉馬進忠羅汝才惠登相賀一龍蘭養成順天王順義王九家最著八月進忠光玉大挫於潼關九月鄖襄賊又大敗於雙溝汝才率九營走均州萬慶率三營走光固十一月汝才亦降自成又大敗關內勢益衰惟萬慶光玉一龍順天王最勁而萬慶得馬士秀杜應金所劫左良玉賄富且強營麻城徙信陽十二年正月賊敗徙應山德安會光玉進忠等皆大敗進忠懼而降而順天王已死一龍養成伏深山登相遠掠秦蜀萬慶勢益孤文燦檄良玉擊之唐縣姚梁分三營肆賊逐入三山裨得王修政趨利戰死文燦收二營卒令良玉覺之內鄉萬慶等

在赤眉城四平岡依山結壘請降良玉慮其詐謀之文燦益調諸將陳永福羅岱金聲桓之兵會於賈宋大勦萬慶及光玉可變副將國能亦至由張家林七里河分擊賊大奔良玉遣國能以二十騎往偵且諭萬慶降萬慶馳見輸情國能遂執許州叛黨于汝虎以降虜內鄉城下者四千人士秀應金見進忠萬慶降而懼復來歸有劉喜才者夜取順義王首以獻餘黨推可變為主與胡可受皆降自是群盜大衰至五月獻忠復叛汝才率其黨九營應之復大熾而萬慶進忠以徒衆既散無二心萬慶願從征自効比國能給餉遂授爲副總兵與國能守鄖陽獻忠等方大亂蜀中鄖境得無事十四年獻忠突陷襄陽鄖守如故明年正月總督汪喬年討賊以萬慶從至襄城軍潰入城賊攻圍之固守五日城陷喬年死萬慶亦不屈死事聞贈都督同知榮祿大夫立祠襄城奉祀曹變蛟文詔從子也幼從文詔以功歷官遊擊崇禎四年從復河曲明年連破紅軍友等於張麻村隴安水落城唐毛山又破劉道江等於銅川擣勇寇諸軍以御史吳姓薦進參將文詔移山西變蛟從戰輒勝及文詔改鎮大同山西巡撫許鼎臣言晉賊紫金梁



雖死老回回過天星大天王蝎子塊閣塌天諸渠未  
滅變蛟驍勇絕人麾下健兒千百才乃文詔亞乞留  
之晉中從之七年賊悉入湖廣命變蛟南征文詔困  
大同又命北援七月遇

大清兵廣武力戰守備黃國棟陣亡事定言官劾其  
冒功帝不問其冬文詔誦成變蛟亦以疾歸明年文  
詔起討陝西賊變蛟以故官從大捷金領川慶湫頭  
鎮皆爲軍鋒文詔既沒變蛟收潰卒復成一軍總督  
洪承疇薦爲副總兵置麾下與高杰破賊關山鎮追  
奔三十餘里又與副將尤翟文遊擊孫守法追闖王

高迎祥與戰鳳翔官亭斬首七百餘級又與總兵左  
光先擊敗迎祥乾州迎祥中矢走斬首三百五十餘  
級已而迎祥自華陰南絕大嶺夜出朱陽關光先戰  
失利賴變蛟陷陣乃獲全九年破闖將澄城偕光先  
等追至靖虜衛轉戰安定會寧抵靜寧固寧賊屢挫  
其秋追混天星等擊敗之蒲城賊西走平涼鞏昌復  
追破之十年二月巡撫孫傳庭部卒許忠反勾賊混  
十萬謀犯西安變蛟光先方西追過天星聞亂返賊  
遂遁是時高迎祥已誅其黨闖將混天星過天星踞  
洮岷階文深谷間承疇遣變蛟光先及祖大弼孫顯

祖合擊四月望入山遠賊郭家壩大雨諸將力戰賊  
死傷無算食盡引還帝以賊久未平下詔切責九月  
階州陷與光先並停俸俄擢都督倉事爲臨洮總兵  
官當是時承疇及孫傳庭共矢滅賊傳庭戰於東承  
疇戰於西東賊幾盡賊在西者復由階成出西和禮  
縣光先顯祖皆無功獨變蛟降小紅狼餘賊復走竄  
徽州兩當成鳳聞不敢大逞西安鳳翔平涼諸郡差  
得安十月賊關蜀中虛陷寧羗州分三道連陷三十  
餘州縣承疇率變蛟等由沔縣歷寧羗過七盤朝天  
二關山高道隘士馬疲困歲暮抵廣元賊已復還秦

變蛟等還軍邀擊斬首五百餘級時熊文燦督師中  
原兵部尚書楊嗣昌克三月平賊十一年四月朔以  
賊賊踰期普議降罰變蛟光先並錮五官戴罪辦賊  
賊之再入秦也其渠魁號六隊者與大天王混天王  
爭管王四部連營東犯混天星過天星二部仍伏階  
文獨闖將李自成以三月自洮州出番地承疇令變  
蛟偕賈人龍追之連戰斬首六千七百有奇番地無  
食賊多死亡變蛟轉戰千餘里不解甲者二十七晝  
夜賊止餘男婦三千潰入塞大弼駐洮州扼賊不力  
賊遂復入岷州及西和禮縣山中變蛟還勦賊數入



山不敢出惟六隊勢張甚光先將討之六月自感原進賊已奔隴州清水光先追至秦州六隊及爭管王復走成縣階州爲變蛟所托其別部號三隊及仁義王混天王合竄寧遠亦入禮縣山中光先張疑兵馬鳩而疾馳桃坪掩擊俘斬三百二十托其走路三賊皆降自成六隊及其黨祁總管避秦兵復謀犯蜀副將馬科質人龍拒之將還走階文及西鄉憚變蛟乃走漢中又爲光先所托六隊祁總管皆降惟自成東遁承疇令變蛟窮追而設三覆於潼關南原變蛟追及大呼斫賊奔入伏中大敗死者相枕藉村民用大棒擊逃者自成妻女盡失僅從七人竄餘皆降當是時孫傳庭已盡滅延慶諸賊於是關中賊盡平錄功進變蛟左都督十一月京師戒嚴召承疇入衛變蛟及光先從之明年二月抵近畿帝遣使迎勞將士皆有賜未幾戰渾河無功再戰太平路稍有斬獲及解嚴留屯遵化麾下卒皆秦壯士思歸多逃亡諸將追斬之乃定時張獻忠羅汝才既降復反陝西再用兵總督鄭崇儉請變蛟軍西還帝不許旋用爲東協總兵官十三年五月錦州告警從總督承疇出關駐寧遠七月與援勦總兵左光先山海總兵馬科寧遠

總兵吳三桂遼東總兵劉肇基遇大清兵黃土臺及松山杏山互有殺傷十二月承疇以

大清兵退屯義州議遣變蛟光先科入關養銳留三桂肇基於松杏間俾示進兵狀又請解肇基任代以王廷臣遣光先西歸代以白廣恩部議咸從之而請調旁近邊軍合關內外見卒十五萬人備戰守用承疇言師行糧從必芻糧足支一歲然後可議益兵帝然之敕所司速發命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王樸密雲總兵唐通各揀精兵赴援以十四年三月偕變蛟廣恩科先後出關合三桂廷臣凡八大將兵十三萬馬四萬並駐寧遠承疇主持重而朝議以兵多餉艱職方郎張若麒趨戰承疇念祖大壽被圍久議急救錦州七月二十八日諸軍次松山營西北岡敵戰圍不解八月國柱戰沒以山西總兵李輔明代之承疇命變蛟營松山北乳峯山而列七營兩山間環以長壕俄開我

太宗皇帝親臨督陣大懼及出戰又敵敗諸將遂謀潛遁二十一日初更樸先走通科三桂廣恩輔明亦走自杏山迤南沿海刺至塔山爲



大清兵邀擊滿海死者無算餘悉被戮惟三桂撲奔入杏山變蚊聞敗急入松山與承疇固守居數日三桂撲欲自杏山走寧遠至高橋遇伏大敗僅以身免先後喪士卒凡五萬三千七百餘人自是錦州圍益急而松山亦被圍應援絕九月二十三日承疇變蚊等盡出城中馬步兵欲突圍出敗還守半年至明年二月副將夏成德爲內應松山遂破承疇變蚊廷臣及巡撫丘民仰故總兵祖大樂兵備道張斗姚恭王之禎副將江翥饒勳朱文德等十人恭遊以下百餘人被執皆殺之獨承疇大樂獲免文德義州衛人後家錦州崇禎時積戰功至松山副將忤監視中官高起潛爲所中斥罷十一年起故官及城被圍文德領前鋒拒守甚力城破竟死二月大壽亦以錦州降杏山塔山相繼失京師震懼詔賜諸臣祭葬有司建祠變蚊妻高氏以贈廢請乃贈崇祿大夫太子少保世廢錦衣指揮僉事法司會鞠樸罪御史却晉言六鎮罪同皆宜死而三桂實遠左主將不戰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書陳新甲覆議請獨斬樸勒科軍令狀再失機即斬三桂失松錦杏塔宜斬念守寧遠功與廣恩輔明通皆貶秩充爲事官輔明遠東人累官

副總兵崇禎八年從祖寬南伐連破賊嵩縣汝州確山明年追破賊滁州加都督僉事十二年擢山西總兵官被劾罷承疇出關使從征既而代國柱遂敗十六年冬大清兵薄寧遠輔明赴救軍敗猶力戰沒於陣事聞贈特進崇祿大夫左都督世廢錦衣副千戶賜祭葬列壇前屯祀之樸榆林衛人父威萬曆中爲廷綏副總兵以禦套寇功擢署都督僉事爲總兵官殺降冒功被劾罷起廷綏西路副總兵已復總兵官鎮故地屢敗套寇火落赤沙計擺言太先後獲首功二百五十宣捷告廟進威都督同知世襲千戶三十六年代杜松鎮遼東拱免黃台吉掠破長定等五堡殺掠千五百餘人爲御史熊廷弼所劾斥罷尋起故官鎮大同以守邊功進右都督改鎮薊州天啓元年遼陽破詔昌平達其勳保定郭增輝宣府王國樞三總兵馳援廣寧以威爲提督抵廣寧數月引疾去久之復爲薊鎮總兵被劾罷任崇禎二年冬京師戒嚴命守宣府護陵京尋入衛改薊鎮西協總兵官明年正月命援兵後至者悉聽威調度俄命提督團練營出討朵顏東不的搆其業大獲進太子太保左都督世廢錦



衣千戶四年劾罷尋起故官鎮保定巡撫丁魁楚劾其老耄朕削復罷去七年被薦以老辭廷綏總兵余冲霄戰沒起威故秩鎮之居四年卒威爲將五十年九佩將印子弟羣從威爲大帥長子世欽里居殉節事具尤世威傳中撲世欽弟由父廢累遷京營副將崇禎六年賊躡畿南命撲與倪罷爲總兵官將京軍六千監以中官楊應朝盧九德賜弓矢千五百戰馬三百屢有新獲功罷加太子太保撲進右都督並廢錦衣百戶明年代曹文詔爲大同總兵官尋進左都督九年秋京師被兵詔撲入衛與保定總兵董用文並資蟒衣彩幣竟無功十一年加太子太保其冬畿輔被兵從總督盧象昇入援方戰樂城東鹿趙州間或言大同有警撲輒引兵歸十三年冬詔撲馳出關救錦州明年八月撲首逆下詔獄十五年五月伏誅傳首九邊科起偏裨至大帥戰功亞變蛟與三挂同守寧遠有功十六年春督兵入衛賜宴武英殿命從大學士吳姓南伐已而不行明年三月命從李建泰西征李自成兵至科遂降封懷仁伯廣恩初從混天猴爲盜既降屢立戰功既敗歸代科鎮山海關是年十一月京師戒嚴廣恩入衛帝喜賚銀幣羊酒俄戰

龍王口薄有新獲以捷聞總督趙光祚言援師至者薊州三鎮廣恩及薛敏忠鍾鳴高也宣密二鎮張登科唐通也五鎮中廣恩尤智勇請加提督銜統制諸帥部議格不行帝惡廣恩觀望最旨譴責而冀其後效特命叙功明年四月合八鎮兵大戰螺山敗績光祚密請帝召入賜之宴用爲武經畧廣恩以帝頻戮大將已又多過懼不敢至假索餉名頓真定久之大學士姓將南征密請帝嚴旨逮治而已力救率之勦寇廣恩感甚未數日帝遣中官賚二萬金犒其軍且諭以溫旨廣恩遂驕不爲姓用大掠臨洛關徑歸關中帝不得已命諫督師孫傳廷辦賊十月却縣師覆加廣恩蕩寇將軍俾緣道收潰卒以保潼關未幾潼關亦敗廣恩西奔固原自成遣將追及之即開門降自成大喜握手共飯封桃源伯通口辨無勇畧既敗歸仍鎮密雲其年冬都城被兵奉詔入衛命守禦三河平谷畏縮被責及大清兵下山東通尾而南抵青州迄不敢一戰明年復尾而北戰螺山又潰敗已命從姓南征姓未行而斥乃令通轄薊鎮西協五月汰密雲總兵官命兼轄中協四路已用孔希貴行西協而命通專轄中協十



月關外有警命率師赴援檄羣牌二百為賞功用事  
 定復移鎮四協帝顧通厚嘗賜以鱗衣玉帶玉盃金  
 簪召見喜其言論賜之宴并賜金爵紅錦諸物獎勞  
 備至稱卿不名故事大帥無稱卿者舉朝詫為異事  
 明年賊逼宣府命移守居庸封足西伯無何賊犯關  
 即偕中官杜之秩迎降京師遂陷左光先裒將也與  
 流賊角陝西功最多自遣左遣還廢不用後聞廣恩  
 降賊亦詣賊降又有陳永福者屢破流賊於河南及  
 自成陷山西令廣恩諭之降永福曰汴梁之戰永福  
 親集矢於王目今窮而歸命懼不全自成曰人各為  
 主何傷折箭以示信永福乃降封為文水伯後自成  
 敗還山西永福為守太原殺晉府宗室殆盡  
 論曰明事雖壞其間效死疆場者不謂無人惜乎中  
 朝御將之道則全未之講也如二曹勇畧寇軍郎西  
 寇不足平矣乃功成不賞又從而摧抑之自非赤心  
 亦鮮不解體矣及受命於危急刻期督戰則又皆擄  
 腹空拳委身白刃是明明以將子殺奈何猶望其得  
 當以報國乎明室其亡誠不待龜卜而決者矣

明史卷三百七十五 列傳二百二十六

左良玉鄧人龍黃得功 高傑劉澤清

劉肇基

左良玉字崑山臨清人官遼東車右營都司崇禎元  
 年寧遠兵變逃撫畢自肅自經死部將皆生罪良玉  
 亦削職回衛已復官總理馬世龍令從遊擊曹文詔  
 援玉田豐潤大戰洪橋被焚賚已復轉戰大墅山直  
 抵遵化而還諭恢復四城功與文詔等俱進秩隸昌  
 平督治侍郎侯恂麾下大凌河圍急詔昌平軍赴援  
 總兵尤世威護陵不得行薦良玉可代已恂令率兵

三千往薦為副將戰香山杏山下錄功第一良玉少  
 孤育於叔父其貴也不知其母姓長身頰面驍勇善  
 左右射目不知書多智謀撫士卒得其歡心以故戰  
 輒有功時陝西賊入河南圍重慶廷議令良玉將昌  
 平兵往勦大指專辦河南會賊寇修武清化者竄入  
 平陽因檄良玉入山西禦之頗有斬獲河南巡撫樊  
 尚璟以良玉駐澤州扼豫晉咽喉可四面為援兵詔  
 從之時曹文詔將陝西兵帝令良玉受尚璟節制與  
 文詔同心討賊有急則秦兵東豫兵西良玉兵從中  
 橫擊六年正月賊犯隰州臨陽城良玉敗之于涉縣



之西陵三月良玉兵與賊戰于安大敗尚璟罷以太常少卿元默代之三月賊再入河內良玉自輝縣逐之賊奔修武殺遊擊越効忠追參將陶希謙希謙墜馬死良玉擊之萬善驛至柳善口大敗之擒賊首數人賊遂西奔河南額兵僅七千數被賊折亡殆盡良玉將昌平兵二千餘戰雖有功勢孤甚總兵鄧玘方立功萊州乃命將川兵益以石砮土司馬鳳儀兵馳赴良玉與共角賊已而鳳儀以孤軍戰沒於侯家庄當是時賊勢已大熾縱橫三晉畿輔河北間諸將曹文詔李甲艾萬年湯九州玘良玉等先後與賊戰勝負略相當良玉玘辦河南屢破之於官村于沁河于清化于萬善良玉又扼之武安八德斬獲尤多會帝命倪寵王撲為總兵將京營兵六千赴河南以中官楊應朝盧九德監其軍而別遣中官監良玉等軍職方郎中李繼貞曰良玉李甲身經百戰位反在寵撲下恐聞而解體乃令良玉甲署都督僉事為援勦總兵官與寵撲體相敵京營兵至共擊賊數有功良玉敗賊濟源河內又敗之永安青山嶺銀洞溝又自葉縣追至小武當山皆斬賊魁甚衆然諸將以中官監軍意勿善也其冬賊西奔者復折而東良玉九州

扼其前京營兵尾其後賊大創官軍連破之柳泉猛虎村賊張妙手賀雙全等三十六家詭詞乞撫於分巡布政使常道立因監軍應朝以請諸將俟朝命不出戰會天寒河水合賊遂從澠池徑渡巡撫賈率良玉九州甲玘兵待之境上賊乃竄盧氏山中由此自隕襄入川中折而掠秦隴復出沒川中湖北以犯河南中原益大殘破而三晉畿輔獨不受賊禍者十年賊既渡河去良玉與諸將分地守陳奇瑜盧象昇方角賊秦楚七年春夏間中州幸無大事既而奇瑜失李自成于車箱建議合晉豫楚蜀兵四面勦之賊乃分軍三一向慶陽一趨隕陽而一出關趨河南趨河南者又分為三郡邑所在告急良玉扼新安澠池他將陳邦治駐汝州陳永福扼南陽皆坐甲自保而已不能大創賊也賊每營數萬兵番進皆因糧宿飽我兵寡備多饋餉不繼賊介馬馳一日夜數百里我步兵多騎少行數十里輒疲之以故多畏賊而良玉在懷慶時與督撫議不合因是生心緩追養寇多收降者以自重督撫檄調不時應命稍稍露跡矣十二月遇賊于磁山大戰數十追奔百餘里八年正月河南賊破潁州毀鳳陽皇陵其陷鹿邑柘城寧陵通



許者良玉在許州不能救，陝督師洪承疇在汝州，令諸將分地，遼賊尤世威守，雒南陳永福控盧氏，永寧鄧玘，尤翟文張應昌許成名，遏湖廣以吳村瓦屋，乃內鄉浙川要地，令良玉與湯九州以五千人扼之，未幾鄧玘以兵譁死，而曹文詔討陝賊，敗沒於真寧，賊益張，遂超盧氏奔永寧，巡撫默被逮，未出檄良玉自內鄉與陳治邦馬良文等援盧氏，八月敗賊於鄆陵，九月躡賊于邾之神屋山，賊連營數十里，奮休更戰，以疲我兵，良玉收其軍而止，賊再攻，密良玉自邾援之，乃去。十月，良玉抵靈寶，合遠東總兵祖寬兵，剪賊于澗口，焦村，焦村，朱陽關地也。十一月，李自成出朱陽關，張獻忠久踞靈寶，關王高迎祥亦與，合良玉寬禦之，靈寶不能走，陝州陷，賊東下，攻雒陽，良玉寬從，巡撫陳必謙救雒陽，賊乃去，迎祥自成走，偃師擊獻忠走，嵩汝良玉出，雒追迎祥，自成寬分擊，獻忠救汝會，總理盧象昇至，自湖廣與寬大敗賊，汝西令裨將破賊於宜陽，黃澗口。九年二月，賊敗於登封，郟城鎮走，石陽關與伊嵩之賊合，故總兵九州由嵩縣深入，與良玉夾勦，良玉中道遁歸九州，乘勝窮追四十里，無獲，敗殺良玉，反以捷聞。某月，象昇遣祖寬李重

鎮隨陝西總督洪承疇西行，良玉軍最強，又率中州人，故獨久留之，而以其驕抗，難用，用孔道興代其偏將趙柱，駐靈寶防雒西，良玉與羅岱駐宜永防雒東。七月，良玉兵抵開封，由登封之唐莊深入，擊賊自辰慶至，申賊不支，西走，陳永福方敗賊於唐河，賊至田家營，良玉渡河擊之，斬獲頗衆。九月，巡撫楊繩武劾良玉避賊責，令戴罪自贖。十年正月，賊老狃狃合曹操闖塌天諸部沿江東下，安慶告警，詔良玉從中州救之，良玉道勦殺南陽土寇楊四侯，馭民郭三海，急抵六安，與賊遇，部將岱道興乘勝連戰，大破賊，賊走霍潛山，會馬嶺劉良佐亦屢破賊於桐城，廬州六安賊在滁和者亦西遁，江北警少，息應天巡撫張國維三檄良玉入山，勦不應，放兵掠婦女屯舒城，月餘，河南監軍太監力促之，始北去，賊已飽掠入山矣。已浙州陷，良玉擁兵不救，以六安破賊功，詔落職，戴罪尋復之，賊東下，襲六合，攻天長，分掠瓜州儀真，破盱眙，良玉堅不肯救，令中州士大夫合疏留已，帝知出良玉意不能奪也。十月，總理熊文燦至安慶，部檄以良玉軍隸焉，良玉輕文燦不為用。十一年正月，良玉與總兵陳洪範大破賊于鄆西，張獻忠假官旗號，襲南



陽屯於南關良玉適至疑而急召之獻忠逸去追及發兩矢中其肩復揮刀擊之面流血其部下救以免遂逃之殺城未幾請降良玉知其偽力請擊之文燦不許九月文燦勦鄭襄諸賊良玉與洪範及副將龍在田擊破之雙溝營斬首二千餘級十二月河南巡撫常道立調良玉於陝州賊乘盧氏虜遁入內浙是月許州兵變良玉家在許城焉十二年二月良玉率降將劉國能入援京師詔還討河南賊兵逼壩頭吳搆大掠太監盧九德疏聞詔令戴罪已而破賊馬進忠於鎮平關進忠降又與國能再破賊李萬慶于張家林七里河萬慶亦降七月獻忠叛去房縣良玉與羅岱追之使岱爲前鋒已隨其後逾房縣八十里至羅猴山軍乏食伏起岱馬掛於藤抽刀斫之蹶而復進棄馬登山賊圍急矢盡被獲良玉大敗奔還軍符印信盡失棄軍資十萬餘士卒死者萬人事聞以輕進敗三秩十三年春督師楊嗣昌薦良玉雖敗有大將才兵亦可用遂拜平賊將軍當是時賊分爲三西則張獻忠踞楚蜀郊東則韋裡眼左金王等四營豕突隨應麻黃南則曹操過天星等十營伏漳房興遠間閏正月良玉合諸軍擊賊于拘坪關獻忠敗走良

玉乃請從漢陽西鄉入蜀追之嗣昌謀以陝西總督鄭崇儉率賀人龍李國安從西鄉入蜀而令良玉駐兵興平別遣偏將追勦良玉不從嗣昌檄良玉曰賊勢似不能入川仍當走死秦界耳將軍從漢陽西鄉入川萬一賊從舊路疾趨平利仍入竹房將何以禦不則走寧昌入歸巫與曹操合我以大將尾追促賊反楚非算也良玉報曰蜀地肥衍賊渡險任其奔軼後難制且賊入川則有糧可因回即則無地可掠其不復窺楚境明矣夫兵合則強分則弱今已留劉國能李萬慶守鄭若再分三千人入蜀即駐興平兵力已薄賊來能遏之耶今當出其不意疾攻之一大剗自然瓦解縱折回房竹間人跡斷絕彼從何得食况鄭兵扼之於前秦撫在紫興扼之於右勢必不得逞若寧昌歸巫險且遠曹操獻忠兩不相下倘窮而歸曹必內相吞其亡立見良玉已於二月朔涉蜀界之漁溪渡矣嗣昌度力不能制而其計良是遂從之時獻忠營太平縣大竹河良玉駐漁溪渡未幾總督崇儉引其兵來會賊移軍九滾坪見瑪瑙山峻險將據之我師始抵山下賊已踞山巔乘高鼓譟良玉下馬周覽者久之曰吾知所以破賊矣分所進道爲三已



當其二秦兵當其一令曰聞鼓聲而上兩軍夾擊賊陣堅不可動塵戰久之賊大潰墜崖澗者無算追奔四十里良玉兵斬掃地王曹威白馬鄧天玉等渠魁十六人獻忠妻妾亦被擒遁入興山歸州之山中尋自鹽井竄興歸界上是役也良玉功第一事聞加太子少保四月良玉進屯興安平利諸山連營百里諸軍憚山險圍而不攻久之獻忠自興房走白羊山而西與羅汝才合七月良玉乘勝擊過天星降之過天星者名惠登相既降遂始終爲良玉部將初良玉授平賊將軍印寢驕不肯受督師約束而賀人龍屢破賊有功嗣昌私許以人龍代良玉及良玉奏瑯瑤山捷嗣昌語人龍須後命人龍大恨具以前語告良玉良玉亦內恨當獻忠之敗走也追且及遣其黨馬元利操重寶啗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公所部多殺掠而閣部猜且專無獻忠即公威不久矣良玉心動縱之去監軍萬元吉知良玉跋扈不可使勸嗣昌令前軍躡賊後軍繼之而身從間道出梓潼托歸以俟濟師嗣昌不用賊既入蜀之巴州人龍兵噪而西歸召良玉兵合擊九嶽皆不至十四年正月諸軍追賊開縣之黃陵城參將劉士杰深入所當拔靡獻忠登

高望見無秦人旗幟而良玉兵前部無鬪志獨士杰孤暉乃密選壯士潛行菁谷中乘高大呼馳下良玉兵先潰總兵猛如虎潰圍出嗣昌方悔不用元吉言而獻忠已席卷出川西絕新開驛置楚蜀消息中斷遂以計結入襄陽城襄王被執嗣昌仰藥死賊瀕死復縱卒以亡國者以良玉素驕蹇不用命故也二月詔良玉削職戴罪平賊自贖五月獻忠陷南陽即攻泌陽破之良玉至南陽賊遁去良玉不戢士泌人脫于賊者遇官軍無噍類既而獻忠陷鄖西掠地至信陽屢勝而驕良玉乃從南陽進兵復大破之降其衆數萬獻忠中股負重傷乘夜遁而是時李自成方殘襄城圍良玉於偃城幾陷會陝西總督汪喬年出關自成乃輟圍與喬年戰襄城外喬年軍盡覆良玉不能救帝既斬賀人龍以肅軍政專倚良玉辦賊十五年三月自成復圍開封乃釋故尚書初薦良王者侯恂於獄起爲督師發帑金十五萬犒良玉營將士激勸之良玉及虎大威揚德政會師朱仙鎮賊營西官軍營北良玉見賊師盛一夕拔營遁羣帥望見皆潰自成戒士卒待良玉兵過從後擊之官軍幸追者緩疾馳八十里賊已於其前穿壑深廣各二尋環繞百



里自成親帥師避於後良玉衆大亂下馬渡溝僵仆溪谷中趾其顛而遁賊從而蹂之軍大敗棄馬騾萬匹器械無算良玉走襄陽帝聞良玉敗詔恂拒河圖賊而令良玉以兵來會良玉畏自成遷延不至九月開封以河決而亡帝恚恂罷其官不能罪良玉也開封既亡自成無所得遽引兵西謀拔襄陽爲根本時良玉壁樊城大造戰艦驅襄陽一郡人以資軍諸降賊附之有衆二十萬然親軍愛將大半死而降人不奉約束良玉亦漸衰多病不復能與自成角矣自成乘勝攻良玉良玉退兵南岸結水寨相持以萬人扼淺洲賊兵十萬爭渡不能過良玉乃宵遁引其舟師左步右騎而下至武昌從楚王乞二十萬人餉曰我爲王保境王不應良玉縱兵大掠火光照江中宗室士民奔竄山谷多爲土寇所害驛傳道王揚基奪門出良玉兵掠其資并及其子女自十二月二十四日抵武昌至十六年正月始去居人登蛇山以望叫呼更生曰左兵過矣良玉既東自成遂陷承天傍掠諸州縣當是時降將叛卒率假左軍號恣剽掠蘄州守將王允成爲亂首破建德劫池陽去蕪湖四十里泊舟三山荻港漕艘鹽船盡奪以載兵聲言諸將寄

帑南京請以親信三千人與俱南京諸文武官及操江都御史至陳師江上爲守禦士民一夕數徙商旅不行都御史李邦華被召道湖口草檄告良玉以危詞動之而令安慶巡撫發九江庫銀十五萬兩補六月糧軍心乃定邦華入見帝論良玉潰兵之罪請歸罪於王允成帝乃令良玉誅允成而獎其能足變良玉卒留允成於軍中不誅也良玉留安慶久之徐湖九江上聞獻忠破湖廣沉楚王於江坐視不救八月乃入武昌立軍府招徠下流粗定分命副將吳學禮援袁州江西巡撫郭都賢惡其濫掠檄歸之而自募土人爲戍守會賊陷長沙吉州復陷袁州岳州良玉遣馬進忠援袁州馬士秀援岳州士秀率水師敗賊岳州城下二州遂並復時帝命兵部侍郎呂大器代恂恂爲總督恂辭任中道遽下獄良玉知其爲已故心鞅鞅與大器齟齬賊連陷建昌諸府大器無兵不能救良玉亦不援進忠與賊戰嘉魚再失利良玉軍遂不振會獻忠從荆河入蜀良玉遣兵追之距荊州七十里荆襄諸賊因自成入關盡懈良玉偵知乃遣副將盧光祖上隨襄承德而惠登相自均房劉洪起自南陽騎賊後扼其空虛地以自爲功十七年正月



詔封良玉爲寧南伯昇其子夢庚平賊將軍印俾功成之日世守武昌命給事中左懋第便道督戰良玉乃條日月進兵狀以聞疏入未奉旨聞京師被陷諸將洶洶以江南自立君請引兵東下良玉慟哭誓不許副將士秀奮曰有不奉公令復言東下者吾擊之以巨艦置礮斷江衆乃定福王立晉良玉爲侯廢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且並封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爲四鎮俱廢子世襲而以上流之事專委良玉尋加太子太傅遣李自成敗於關門良玉得以其間稍復楚西境荊州德安承天時何騰蛟撫湖廣而袁繼威爲總督居江西皆與良玉善南都倚爲屏蔽良玉兵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爲親軍後五營爲降軍每春秋肄兵武昌諸山一山幟一色山谷爲滿軍法用兩人夾馬馳曰遇對馬足動地殷如雷聲聞數十餘里四鎮兵惟高傑最強不及良玉遠甚然良玉自朱仙鎮之敗精銳畧盡其後歸者多烏合軍容雖壯法令不復相懾良王家殲於許州其在武昌諸營優摺歌舞達旦良玉塊然獨處無姬侍嘗夜宴僚佐召營妓十餘人行酒履舄交錯少焉左顧而歎以次引出賓客蕭然左右莫敢仰視其將百萬軍正已率屬爲

下所服皆此類也而是時良玉老且病無中原意矣良玉之起由侯恂恂故東林也馬士英阮大鍼用事慮東林倚良玉爲難謾語修好而陰忌之築板磯城爲西防良玉嘆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會朝事日非監軍御史黃澍挾良玉勢面觸馬阮既逐遣提騎逮澍良玉留澍不遣澍與諸將日以清君側爲請良玉躊躇弗應無何有北來太子事用事者以爲僞而中外皆以爲真澍召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良玉意乃決傳檄討馬士英自漢口達蘄州列舟二百餘里良玉疾已劇至九江邀總督袁繼威入舟中袖中出密諭云自皇太子劫諸將盟繼威正辭拒之部將却效忠陰入城縱火殘其城而去良玉望城中火光曰予負袁公嘔血數升是夜死時順治二年四月也諸將秘不發喪共推其子夢庚爲留後七日軍東下朝命黃得功渡江防勦初夢庚自立佯語繼威至池州候旨抵池繼威密以疏聞道梗不得達惠登相者初爲賊既降爲良玉副將諸軍自彭澤下連陷建德東流殘安慶城獨池州不破貽書登相曰留此以侍後軍登相大詬曰若此則我反不如前爲沅賊時矣若先帥末命何撤其軍返夢庚見



黑旗船西上索輕舸追及之登相與相見大慟以夢  
庚不足事引兵絕江而去諸將乃議旋師時

大清兵已下泗州逼儀真矣夢庚遂以舟降於九江  
鄧玘四川人天啓初從軍積功得守備安邦彥反玘  
追賊織金勇冠諸將已敗績河濱魯欽敗沒賊犯威  
清玘夜斫營走賊進都司僉書討敗苗酋李阿二自  
貴州用兵裨將楊明楷劉志敏張雲鵬並驍勇不得  
爲大將惟玘以功名聞崇禎初累遷四川副總兵與  
侯良柱共斬安邦彥京師有警率六千人勤王共復  
遵永四城加署都督僉事世廕千戶尋擢總兵官鎮  
守遵化戰喜峰口及洪山並有功進秩爲真五年春  
叛將亂登萊王洪等無功玘自請行命爲援勦總兵  
官與洪及劉國柱禦賊沙河戰相當已而遁走賊乘  
之大敗尋與諸將金國奇等復登萊二城錄功進署  
都督同知玘戍遵化久思歸及登萊事竣復以爲言  
會賊入河北言者請令玘勤玘怏怏而行給事中范  
淑泰劾玘虐民帝不問旋遣近侍監其軍玘至濟源  
射殺王自用于善陽山即賊紫金梁也頃之走賊礮  
川拒却之彭城鎮與左良玉擊賊清池柳庄賊走林  
縣而玘部將楊遇春邀賊中伏死賊用其旗并誘殺

他將自是輕玘俄與良玉逐賊沙河賊圍湯陰玘被  
困上樵竊良玉救乃免已共破賊官村沁河清池萬  
善移師畿南敗賊白草關賊犯平山敗之紅子店馬  
種川賊進青石嶺敗之紅澗村醉漢口賊犯臨城賊  
之魚柱嶺當是時賊蔓河朔及畿南天子特遣倪罷  
王撲將京師而保定梁甫河南左良玉湯九州合玘  
軍足殄賊群帥勢相頡頏彼此觀望託山深道歧以自  
解莫利先入賊遂由澠池南渡而諸帥各有近侍爲  
中軍事易掩飾所報功多不以實也十一月賊南遁  
玘追敗之澠池扣子山至宜陽盧氏而還是月以玘

爲保定總兵官代梁甫七年正月以賊盡入鄭襄命  
玘援勦鮮南漳圍尋敗賊胡地冲斬閻天王九條龍  
草上飛抓山虎雙翼虎勦房縣竹山南漳賊戰獅子  
崖石漳山斬一隻虎滿天飛已擊賊洵陽七家溝連  
戰皆捷獲首功一千有奇八月叙五峯山破賊功進  
右都督玘不善馭軍軍心亦不附謀於鄆西玘渡河  
以避之總督陳奇瑜搗慰乃定奇瑜集諸將討竹山  
竹溪諸賊玘頗有功十一月賊大入河南命玘援勦  
八年春賊陷新蔡知縣王信罵賊死玘追敗賊羅山  
是時賊陷鳳陽命玘自黃州速援安慶及桐城被圍



玘竟不至御史錢守廉劾玘勦賊羅山殺良冒功總督洪承疇駁之四月承疇至汝州令玘戍樊城防漢江是月却將王允成以尅餉鼓譟殺其二僕玘懼登樓越墻墮地死玘由小校太教百戰所向克捷以父成缺望恣其下淫掠大學士王應熊以鄉里庇之玘益無所憚其死也人以爲逸罰云

賀人龍米脂人初以守備隸延綏巡撫洪承疇麾下崇禎四年承疇受賊降命人龍勞以酒伏兵擊斬賊三百二十人其冬張福臻代承疇遣人龍勦賊黨雄斬獲二百有奇明年夏從福臻擒賊孫守法其秋以

所部援勦山西六年春與總兵尤世祿復遼州已賊賊垣曲絳縣進都司僉書又連破賊水頭鎮花池壘湯湖村會山西賊幾盡乃還陝西從巡撫陳奇瑜討平延川賊俘斬一千有奇奇瑜擢總督以人龍自隨七年四月擊賊隰州擒寇天虎進參將奇瑜遣賊鄭襄與漢人龍並有功賊佚車箱峽陷隴州西去奇瑜遣人龍救之甫入隴州李自成復至環攻以人龍同里聞遣其將高傑移書令及人龍不報固守兩月左先先救至圍始解十二月賊賊中庄明年正月鳳陽陷總督洪承疇遣人龍馳救賊睢州進副總兵承

疇以陝西急率人龍入關商洛賊馬光玉等薄西安距大軍五十里承疇命人龍入子午谷邀賊之南別將劉成功王永祥邀賊之北張全昌從咸陽統興平東賊以此不敢南進盡走武功扶風又渡渭走郿縣承疇追至王渠鎮賊方掠南山人龍成功等與賊追奔三十里至大泥峪賊棄馬登山走七月高迎祥張獻忠掠秦安清水人龍偕全昌破之張家川已而失利都司田應龍等死八月高傑降承疇令人龍及遊擊孫守法扶之趨富平乘夜擊敗賊人龍尋移守延綏九年七月從巡撫孫傳庭大破賊藍屋擒迎祥九

月惠登相等屯寶雞承疇遣人龍等往擊戰於賈家村連奔爲賊所截川將魯榮耀等來援敗去人龍坐視官立功十年小紅狼圍漢中瑞王告急承疇率人龍兵由兩當趨救賊解去詔復人龍官徵秦佚賊東趨平鳳人龍躡至柘林不利賊窺西安人龍禦之斬獲多其冬自成登相入四川承疇率人龍等往援歲暮至廣元賊已逼成都自成別由松潘還陝右十一年承疇督人龍等自階文窮追自成走入西羌界人龍與曹變蛟等大戰二十七日自成引殘卒入塞竄山中謀入四川爲人龍及馬科所追突漢中扼于左



光先其黨祁總管降自成幾滅詳變皎傳其冬京師  
戒嚴擢人龍總兵官帥師入衛人龍所部多降賊至  
山西而謀尋撫定抵京與變皎等奏捷於太平明年  
事定還陝西其秋張獻忠羅汝才叛謀入陝人龍及  
副將李國奇等扼之興安乃入川東揚嗣昌撤陝西  
總督鄭崇儉率人龍國奇軍會勦十二月人龍擊賊  
大敗之十三年二月與左良王大破賊瑪瑙山人龍得  
一千三百餘級降賊將二十五人六月汝才登相犯  
開縣總兵鄭嘉棟擊之仙寺崩人龍擊之馬弱溪共  
斬者一千二百汝才登相東西走追之不能及時賊

盡集於川監軍萬元吉令川將守巴巫諸隘人龍國  
奇及楚將張應元汪雲鳳張奏凱專主追擊及應元  
軍入夔營土地嶺人龍運糧不至諸軍遂大敗人龍  
竟還陝已而獻忠汝才陷劍州趨廣元將從間道入  
漢中人龍拒之陽平百丈二關賊乃退十二月嗣昌  
至重慶三撤人龍會師不至初嗣昌惡左良玉許人  
龍代為平賊將軍及戰瑪瑙山良玉功第一嗣昌語  
人龍姑待之人龍大失望効良玉所為不奉約束嗣  
昌亦不能制賊陷瀘州而北人龍屯小市廂隔一水  
不擊賊遂越成都走漢州德陽人龍軍大譟而歸十

四年三月嗣昌卒丁啓睿代令人龍國奇出富陽擊  
賊自成於靈寶山中人龍子大明戰沒九月總督傅  
宗龍統人龍國奇軍出關次新蔡遇賊孟家庄將戰  
人龍先走國奇戰不勝亦走宗龍遂沒十五年正月  
總督汪喬年出關擊賊人龍及鄭嘉棟牛成虎從至  
襄城遇賊復不戰走喬年亦沒帝大怒欲誅之慮其  
為變姑奪職戴罪視事及孫傳庭督師陝西帝授以  
意人龍駐咸陽虞福曉夜為備傳庭以人龍家米脂  
填宗族多在賊中未可輕發在道佯上疏曰人龍臣  
舊將願贖其罪俾從臣自効帝亦佯許之人龍稍自

安傳庭至陝密與巡撫張爾忠謀以五月朔召人龍  
計事數其罪斬之其部將周國卿將精卒二百人與  
同黨魏大亨賀國賢高進庫等將逃還涇陽取其孥  
與帑為亂爾忠遣參將孫守法先入涇陽質其妻子  
國卿窮謀斬大亨等以降爾忠密聞之大亨遂斬國  
卿函送其首他部將高杰高汝利賀勇董學禮等十  
四人俱仍故官一軍乃定  
黃得功號虎山關原衛人其先自合肥徙早孤與母  
徐若少負奇氣膽畧過人年十二母釀酒熟竊飲至  
盡母責之笑曰債易耳時遼事急得功持刀雜行伍



中出斬首二級中賞率得白金五十兩歸奉母曰兒以償酒也由是隸經畧爲親軍累功至遊擊崇禎九年遷副總兵分晉京衛營十一年以某軍從總督熊文燦擊賊于舞陽慶先固問最八月又從擊賊馬光玉於浙州之吳村王家寨大破之詔加太子太師署總兵銜十三年從太監盧九德破賊於板石坂賊幸里服等五營降十四年以總兵與王憲分駐鳳陽泗州護陵張獻忠攻桐城拔營將廖應登至城下誘降得功與劉良佐合兵擊之於鮑家嶺賊敗遁追至潛山擒斬賊將闖世王馬武三鷄子王興國三鷄子獻

忠養子最好驍勇者也得功箭傷面愈自奮與賊轉戰十餘日所殺傷獨多明年移鎮廬州十七年封靖南伯福王立江南進封侯旋命與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爲四鎮初督輔史可法慮傑跋扈難制故置得功儀真陰相牽制適登萊總兵黃蜚將之任蜚與得功同姓猶兄弟移書請兵備非常得功率騎三百由揚州往高郵迎之傑副將胡茂植馳報傑素忌得功又疑圖已乃伏精卒道中邀擊之得功行至土橋方作食伏起出不意上馬舉鐵鞭飛矢雨集馬踣騰他騎馳有驍騎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鬪扶其槊而扶

之人馬皆擄復殺數十人跳入顏垣中哮聲如雷逆者不敢進逆疾馳至大軍得免方關時傑潛師持儀真得功兵頗傷而所俱行三百騎皆沒逆訴於朝願與傑決一死戰可法命監軍萬元吉和斛之不可會得功有母喪可法來吊語之曰土橋之役無智愚皆知傑不義今將軍以國故捐盛怒而歸曲於高是將軍收大名於天下也得功色稍和終以所殺亡多爲恨可法令傑償其馬復出千金爲母贖得功不得已聽之明年傑欲趨河南規取中原詔得功與劉良佐守鄭徐傑死得功還儀真傑家并將士妻子尚留揚

州得功謀襲之朝廷至遣盧九德諭止得功遂移鎮廬州四月左良玉東下以清君側爲名至九江病死軍中立其子夢庚命得功趨上江禦之駐師荻港得功破夢庚兵於銅陵解其圍命移家鎮太平一意辨賊論功加左柱國時大清兵已渡江知福王奔分兵襲太平得功方拔兵屯蕪湖福王潛入其營得功驚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奈何聽奸人言倉卒至此且臣方對敵安能危駕王曰非卿無可恃者得功泣曰願効死得功戰荻港時傷臂幾墮衣葛衣以帛絡臂佩刀坐



小舟督麾下八總兵結束前迎敵而劉良佐已先歸命奉豫王令大呼岸上招降得功怒叱曰汝乃降乎忽飛矢至中其喉偏左得功知不可為擲刀拾所拔箭刺吭死其妻聞之亦自經總兵翁之璘投江死中軍田雄遂挾福王降得功粗猛不識文義江南初立主詔書指揮多出群小得功得詔紙或對使罵裂之然忠義出天性聞以國事相規誠者報屈已改不旋踵北來太子之獄得功抗疏爭曰東宮未必假冒先帝子即上子未有了無證明況然雷同者臣恐在廷諸臣諂狗者多抗顏者少即明白識認亦不敢抗詞取禍矣時太子真偽莫敢決而得功忠憤不阿如此得功每戰飲酒數斗酒酣氣益厲喜持鐵鞭戰輒漬血沾手腕以水濡之又乃得脫軍中呼為黃鬮子始為偏裨隨大帥立功名未嘗一當大敵及專鎮封侯不及一年餘而南北轉徙主逆將潰無所一用其力束手就磔與國俱亡而已其軍行紀律嚴下無敢犯所至人感其德廬州桐城定遠皆為立生祠歲祀不絕葬儀真方山毋墓側

高傑米脂人與李自成同邑同起為盜崇禎七年閏八月總督陳奇瑜遣參將賈人龍救龐州被圍大困

自成令傑遺書約人龍反不報使者歸先見傑後見自成比圍城兩月不拔自成心疑傑遣別部將往代傑歸守營自成妻邢氏趨武多智掌軍資每日支糧仗傑輒過氏營分合符驗氏備傑貌與之通恐自成覺謀歸降次年八月遂竊邢氏來歸洪承疇以傳人龍使其遊擊孫守法挾以破賊取立效為信自是傑常隸人龍麾下十三年張獻忠敗於瑪瑙山竄興歸界上傑隨人龍及副將李國奇大敗之鹽井十五年人龍以罪誅命傑為實投遊擊十月陝西總督孫傳庭至南陽自成與羅汝才西行送之傳庭以傑與魯某為先鋒遇於塚頭大戰賊追奔六十里汝才見自成敗來救逃出官軍後後軍左勦望見賊怖而先奔衆軍皆奔遂大潰傑所亡矢獨以十六年進副總兵與總兵白廣思為軍鋒兩人皆降將也廣思警警數不奉約束而傑尤凶暴朝廷以傑為自成所切齒故命隸傳庭辦賊九月從傳庭克寶豐復郟縣時官軍乘勝深入之食降將李際遇通賊自成帥精騎大至傳庭問計於諸將傑請戰廣思不可傳庭以廣思為怯廣思不懌引所部遁去官軍接戰陷伏中傑登嶺上望之曰不可支矣亦麾衆退軍遂大奔死者數



萬廣思走汝州不救傑乃隨傳庭走河北已而自山西渡河轉入潼關廣思已先至十一月自成攻關廣思力戰而傑怨廣思以寶豐之敗不救已亦擁衆不肯救廣思戰敗關遂破傳庭被殺自成破西安據之傑北走延安賊將李過追傑傑東走宜川河水適合遂渡入蒲津以守賊至水解不得渡乃免廣思既敗走固原爲賊將追及遂以城降十七年進傑總兵帝令總督李化熙率傑兵馳救山西而蒲州平陽已陷又傑退至澤州沿途大掠賊遂薄太原京師陷傑南走福王封傑興平伯列於四鎮領揚州駐城外傑固欲入城揚州民畏傑不納傑攻城急日掠廂村婦女民益惡之知府馬鳴騶推官湯來賀堅守月餘傑知不可攻意稍怠閣部史可法議以瓜州予傑乃止九月命傑移駐徐州以左中允樹引文兼兵科給事中監其軍西討徐州土賊程繼孔被擒至京師乘季自成亂逃歸十二月傑擒斬之加太子少傅詹一子世襲錦衣僉事初傑伏兵要擊黃得功於土橋得功幾不免兩鎮遂相仇怨事見得功傳傑爭揚州時可法頗爲所窘至是傑感可法忠與謀恢復議調得功與劉澤清二鎮赴邳宿防河傑自提兵直趨歸開且歐

宛洛荆襄以爲根本遂其疏上之語激切且云得功與臣猶介介前事臣知報君雪恥而已安能與同列較短長哉然得功終不欲爲傑後勁而澤清尤狡橫難任故可法不得已調劉良佐赴徐與傑相聲援順治二年正月傑抵歸德總兵許定國方駐睢州有言其送子渡河者傑招定國來會不應復邀巡撫趙其杰巡按陳潛夫同往睢州定國始郊送其杰諷傑勿入城傑心輕定國不聽遂入城十一日定國置酒享傑傑飲酣爲定國刻行期且微及送子事定國益疑無離雅意傑固促之行定國怒夜伏兵傳炮大呼其杰等亟遁走傑醉卧帳中未起衆擁至定國所殺之先是傑以定國將去雖盡發兵戍關封所留親卒數十人而已定國僞恭順多選妓侍傑而以二妓偶一卒寢卒盡醉及聞炮欲起爲二妓所掣不得脫皆死明日傑部下至攻城老弱無孑遺定國走降大清軍傑爲人淫毒揚民聞其死皆相賀然是行也進取甚銳士大夫望其成功故多惜之者始朝廷許四鎮與聞國是故傑屢條奏救降賊者及請釋武懷於獄不允復疏荐吳姓鄭三俊金光辰姜垓熊開元金聲沈正宗等大抵其時武臣風尚多類此傑死贈



太子太保以其子元爵襲興平伯劉澤清曹縣人以  
將材授遼東寧前衛守備遷山東都司僉書加參將  
崇禎三年

大清兵攻鐵廠欲據以絕豐潤糧道援守三屯總兵  
楊肇基遣澤清來援未至鐵廠一十五里遇

大兵力戰自辰至午不決得濟師轉戰至遵化夾擊  
獲勝遂入城叙功加二級至副總兵五年以侵尅軍  
糧被劾詔立功衝要地六年遷總兵其冬加左都督  
恢復登州有功八年詔統山東兵防漕九年京師戒  
嚴統兵入衛令駐新城爲南北控扼復命留守通州

加左都督太子太師十三年五月山東木饑民相聚  
爲寇曹濮尤甚帝命澤清會總兵楊御著兵勤捕之  
八月降右都督鎮守山東防海澤清以生長山東久  
鎮東省非宜請辭任帝令整旅渡河合諸鎮星馳援  
勦十六年二月賊圍開封又澤清赴援以朱家寨去  
汴八里提五千人南渡倚河爲寨疏水環之欲以次  
結八寨連大堤築甬道積饌城中壁壘未成賊來爭  
相持三日互有殺傷澤清即命拔營去惶擾奔進士  
爭舟多溺死者澤清爲人性恒怯懷私觀望嘗妄報  
大捷邀賞賜又詭稱墮馬被傷詔資藥資四十兩命

赴保定勦賊不從日大掠臨清率兵南下所至焚劫  
一空寇氛日急給事中韓如愈馬嘉植皆謀奉使南  
歸如愈嘗劾澤清過東昌澤清遣人殺之於道無敢  
上聞者京師陷澤清走南都福王以爲四鎮之一封  
東平伯駐廬州時武臣各占分地賊入不以上供恣  
其所用置封疆兵事一切不問與廷臣互分黨援干  
豫朝政排擠異己奏牘紛如紀綱盡裂而澤清所言  
尤狂悖王初立即援靖康故事請以今歲五月改元  
又請宥故輔周延儒助餉賍銀都御史劉宗周劾四  
鎮跋扈狀澤清遂兩疏劾宗周且曰上若誅宗周臣  
即卸職惟皇上賜劍朝廷不得已溫詔解之又請禁  
巡按不得拿訪追賍請法司嚴緝故總督侯恂及其  
子方夏朝廷皆曲意從之

順治二年四月揚州告急命澤清等往援而澤清已  
潛謀輸款矣  
大清惡其反覆磔誅之澤清頗涉文藝好吟咏嘗召  
客飲酒唱和幕中蓄兩猿以名呼之即至一日宴其  
故人子酌酒金甌中既可容三升許呼猿捧酒跪送  
客猿掙猿甚客戰掉遂巡不敢取澤清笑曰君怖耶  
命取因撲死皆下剗其腦及心肝置甌中和酒付猿



捧之前飲醕顏色自若其亮恐多此類四鎮皆係福王存亡劉良佐受職

本朝故不立傳

劉肇基字禹維遼東人嗣世職指揮僉事遷都司僉書隸山海總兵官尤世威麾下崇禎七年從世威援宣府又從征中原賊進遊擊戍維南蘭草川明年遇賊戰敗傷臂未幾世威罷肇基及遊擊羅岱分將其兵與祖寬大破賊汝州斬首千六百有奇後從寬數有功而其部下皆違軍久戍思歸與寬軍謀而走總理虜象昇乃遣之入秦其秋畿輔有警始還山海竟

坐前罪解職令從征自劾俄以固守永平功復職累遷遼東副總兵十二年冬薊遼總督洪承疇請用為署總兵官分練寧遠諸營卒兵部尚書傅宗龍稍持之帝怒下宗龍獄擢肇基都督僉事任之明年三月錦州有警承疇命吳三桂偕肇基赴松山為聲援三桂困松杏間肇基救出之喪士卒千人七月與曹變蛟等戰黃土臺及松山杏山九月復戰杏山肇基軍稍却承疇甄別諸將解肇基職代以王廷臣十七年春加都督同知提督南京大教場及福王立史可法督師淮揚肇基請從征自劾累加左都督太子太保

可法議分布諸將奏薦李成棟賀天成王之綱李本身胡茂楨為總兵官成棟鎮徐州大成揚州之綱開封本身茂楨隸高傑麾下為前鋒而令肇基駐高家集李棲鳳駐睢寧以防河棲鳳本甘肅總兵以地失留淮揚間也閣標前鋒則用張天祿駐瓜州十一月肇基棲鳳以可法命謀取宿遷初八日渡河復其城越數日

大清兵圍邳州軍城北肇基等軍城南相持半月

大清兵引去

順治二年三月

大清兵抵揚州可法邀諸將赴援獨肇基自白洋河趨赴過高郵不見妻子既入城請乘

大清兵未集背城一戰可法持重肇基乃分守北門發砲傷圍者已而城破率所部四百人巷戰格殺數百人力不支一軍皆沒副將乙邦才馬應魁莊子固等皆同死邦才青州人崇禎中以隊長擊賊於河南江北間大將黃得功與賊戰霍山車騎逐賊陷淖中賊圍而射之馬斃得功徒步闖天將暮僅餘二矢邦才大呼衝入賊走得功乃得出邦才授以已馬分矢與之且走且射殲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軍得功自



是知邦才時有張衡者亦以驍敢名賊圍六安急總督馬士英救之甫至斥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軍中曰孰爲乙邦才張衡者兩人入謁即牒補副將以其兵授之曰爲我入六安取知州狀來報兩人出卽簡精騎二百夜衝賊陣而入遠城大呼曰大軍至矣固守勿懈城中人喜守益堅兩人促知州署狀復奪圍出不損一騎時穎壽六安霍山諸州縣被寇邦才大小十餘戰咸有功及可法鎮揚州携之行至是戰敗自刎死應魁字守卿貴池人初爲小將率家丁五十人巡村落間猝遇賊衆懼欲奔應魁大聲曰勿怖死死命也連發二矢殪二賊賊即退可法因拔爲副總兵俾領旗鼓每戰披白甲大書盡忠報國四字于背竟巷戰死子固字憲伯遼東人年十三殺人亡命後從軍有功積官至叅將嘗從山西總兵許定國救開封軍半道譟歸定國獲罪子固輯餘衆得免議後可法出鎮用爲副總兵俾與屯於徐州歸德間子固募壯士七百人以赤心報國爲號聞揚州被圍率衆馳救三日而至城將破欲擁可法出城遇大清騎格關死他若副將樓捷汪雲龍李豫副旂鼓叅將陶國祚內左營叅將許謹內右營叅將馮國用

內前營叅將陳光玉叅將李隆徐純仁遊擊李大忠孫開忠及都司姚懷龍鮮學魯等十餘人皆以巷戰死

論曰左良玉手握重兵膺天下安危之寄爵高祿厚被恩亦不薄矣當夫西賊縱橫中原塗炭生靈倒懸之厄宗社累卵之危呼吸存亡間不容髮此乾坤何等時也乃寵極而驕傲慢以逞非養寇貽患則縱兵掠民羽檄交馳而坐視莫顧孤軍望救而驕蹇自如誤國負恩厥罪首通於天矣迨夫國破君亡皇都灰燼江東搶攘下旅僅存孰無人心而忍膜視良玉則穢志益張誇行無忌竟舉善陽之甲大肆淮南之謀倘非天奪其魄身殞湯陽家突鴟張卽金陵早不堪聞矣且夫四鎮齊封盡江虞閩東南半壁未必不倚爲長城而諸人入室操戈自相讎殺江城湯湯魯無尺鏃之鋒將寡婦孤兒誰與爲守而南州二三駿監尚藉口少康侈譚光武大言欺世薄與午矣宋不足爲豈不取笑當時貽譏後代者哉



明史卷三百七十六

忠義傳

忠義一

從來忠義之性本具於天率而由之詣於其極則亦有激勸之道存焉明興以名節風天下表忠褒卹之典優渥有加蓋累朝不易也風聲所樹觀感易興前後守土死事之臣往往而有至喪亂之季義士亦絕不絕豈非教道之結人有以入其隱而監之坊也與考史乘所載烈蹟爛然膺而紀之以勸後世是亦所以為教矣

花雲懷遠人幼隨母適張氏貌偉而黑騎勇絕倫歲癸巳謁太祖於臨濠奇其才俾將民略地所至輒摧破克懷遠擒其帥板余奴襲繆家寨羣寇驚散帝將取滁州率數騎前行猝遇賊數千人顧後騎尚遠欲退不可雲獨躍馬衝敵橫衝其陣而出賊披靡不敢逼遂克滁州甲午從取和州獲卒三百人授管勾明年帝渡江雲率衆先濟既克太平以雲才勇重厚命宿衛左右丙申從克集慶獲卒千人權總管狗丹陽丹徒金壇諸縣皆下之過馬馱沙剽賊數百人遁道要戰雲且行且鬪擒殺甚衆授前部先鋒從攻常州拔其城駐兵守牛塘營六月立行樞密院於太平以

雲為院判階安遠大將軍丁酉春克常熟州獲卒萬餘人七月命雲將兵趨寧國時羣盜蟠結山澤壁壘相望雲操戈前行遇敵即鬪斬首數百級而身未嘗中一天經榛莽泥淖中八日始達寧國尋命還守太平庚子閏五月陳友諒以舟師來寇率麾下三千人禦之元帥朱文遜戰死友諒攻三日不克乃以巨舟束漲泊城下令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城遂陷賊縛雲急雲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大罵賊怒碎其首縛於樑叢射之迄死罵不絕口太祖卽吳位追封雲東五郡侯方戰急時妻卞氏祭家廟擊三歲兒會家人泣曰城且破吾夫必死吾義不獨存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輩善撫育之雲被執卞氏赴水死侍兒孫氏瘞畢抱兒行為漢軍掠至九江軍中惡兒啼孫氏投漁家脫簪珥屬養之及漢兵敗孫氏往漁家負兒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曙櫂舟渡江遇清軍奪舟繫江中遇斷木浮至孫氏抱兒附木入蕪洲採蓮賣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俱行明年二月達帝所孫氏抱兒拜泣帝亦泣真兒味上曰將種也賜雷老衣恕不見兒尋賜名煒累官水軍左衛指揮僉事世宗卽位



之歲其五世孫為遠東復州衛指揮請於朝部氏贈  
貞烈夫人孫氏安人立祠致祭文遜太祖養子也從  
定江左積戰功擢元帥己亥八月太祖以無為州未  
下命偕元帥盍友諒攻之遂克其城至是戰死  
許瑗字秉夫樂平人聰敏強記元末兩舉于鄉皆第  
一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負時人未  
之知也歲戊戌太祖駐兵婺州瑗進謁上言曰方今  
元祚將終四方鼎沸豪傑才勇之士勢不能獨安夫  
有雄略者乃可馭雄才奇識者乃能用奇士閣下  
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延攬英雄難以成功太祖  
曰今四方紛擾民困塗炭予用英雄有如饑渴瑗曰  
如此誠帝王之道天下不難定也太祖喜寘之幕所  
與參軍事未幾以太平股肱郡命為知府瑗至勵士  
卒修城池撫傷殘政事漸舉庚子閏五月陳友諒陷  
其城既執守將花雲瑗與院判王鼎亦被執抗罵不  
屈並死之追贈高陽郡侯賜儀真人初為趙忠養子  
忠從太祖起兵為總督渡江克太平授行樞密院判  
鎮池州趙普勝來寇忠出戰陣沒乃命弟嗣忠職復  
故姓守禦太平至是被難贈太原郡侯立忠臣祠與  
雲瑗並祀

王愷字用和當塗人幼有大志通經史元時嘗為府  
吏歲乙未太祖拔太平召愷為掾從下京口民新附  
不安愷撫定之及建中書省用為都事戊戌苟軍數  
萬自杭州來降待命嚴州境上命愷馳諭之遂偕其  
渠帥來朝大軍克婺州置中書分省調愷為都事己  
亥九月克衢州命愷總制軍民事乃增城浚濠置游  
擊軍編保甲以益戍守籍屬縣丁壯六人簡一為兵  
無事務農有警出戰五人資其食凡得兵萬餘人常  
遇春時守金華其部將有獲民者愷執而捷之市過春  
怒使人讓之愷曰民者國之本將軍主上股肱肯令  
傷其本乎捷一部將而萬民安將軍所樂聞也遇春  
謝之開化馬宣挾舊印為亂江山楊明恃險剽掠悉  
討擒之歲畿出粟賑貸勸興學校士民咸服陳友諒  
寇龍江太祖命胡大海檇廣信以牽制之大海道元  
帥葛俊率兵往道徑衢愷謂俊曰廣信偽漢門戶彼  
既傾國入寇卒不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全軍不可  
若出偏師撓之未見其利設有挫劔吾備先釋駿矣  
乃止俊而請大海行大海至而廣信潰一如愷言辛  
丑五月建中書分省安遷愷左右司郎中佐胡大  
海治省事時力役繁興令民自賣田賦多者為里正



通驗其賦均役之滿一斗者役一日即豪富家無倖免使稱平明年二月苗軍作亂既害胡大海遂執愷欲降之愷正色曰吾職守此土義當死寧從賊耶賊帥劉震欲全之其黨吳得真素有隙曰毋自遺患遂并其子行殺之愷好謀能斷守白事未聽却立戶外抵暮不去太祖出怪而問之愷諫如初卒從其議後贈奉直大夫飛騎尉追封當塗縣男同時有劉齊者以江西行者泰政守吉安癸卯五月守將李明道與泰政曹萬中指揮曹粹中兄弟不協潛遣人通陳友諒部將蔣必勝饒鼎臣約以兵未及敵兵至明道舉火為應開西門納之城遂陷萬中與泰政陳海俱被殺執齊及知府朱叔華齊之降二人不屈必勝又攻破臨江執同知趙天麟亦不屈俱送友諒所時友諒方攻洪都以三人拘于城下殺之是月無為知州董曾亦抗節死曾守無為招集流亡俾各復業民甚安之友諒遣兵攻陷其城執曾令之降曾抗罵不屈遂沉於江

將終請延攬賢豪圖大業太祖悅時開行中書省即用爰為省掾預計謀從征浙東有勞擢池州同知尋進知府己亥召為行省都事其年十二年師克處州羣盜猶憑結山澤乃用爰為總制軍馬錢救悉以委之且授空名牒得自辟置爰匹馬入城召父老開示禍福衆咸聽命乃擇健兒為兵部署訓練紀律嚴明時才智士若劉基章溢葉琛皆伏處山谷不肯出爰悉以禮鉤致之基尤不輕為人用爰使再往基道以賢劄爰作詩謂劄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非人臣所宜用封還之再貽書數千言基始遂巡就見亦會太祖未聘遂送之京師當是時處城七里外皆賊營壘而太祖方征代四方無一兵界爰賴爰處置有方境內漸定至壬寅二月苗軍變作既殺院判耿再成并執爰及知府王道同元帥朱文剛幽爰空室脅之降爰不屈賊帥賀仁德饋以燂雁斗酒爰不受大罵曰今日乃為鼠輩所困然鼠輩死不旋踵狗且不食其餘賊怒拔刀叱解衣爰曰此紫綺裘乃主上所賜吾當服以死遂見害年三十餘後追贈丹陽縣男塑像取再成祠道同初為中書省宣使遷帳前總管出為義烏知縣擢知處州至是為賀仁德所逼不屈死



贈太原郡侯文剛太祖養子小字柴舍方變起時欲  
與再成聚兵殺賊不及被難贈鎮國將軍附祭功臣  
廟

胡深字仲淵處州龍泉人父鈺行省員外郎深穎拔  
有智畧通經史百家兼曉術數元末兵亂嘆曰浙水  
東地氣盡白禍將及矣乃集里中子弟自保石林宜  
孫以萬戶鎮處州辟參軍事募兵數千收降諸山寇  
温州韓虎陳安國殺主將據城叛深往諭之軍民感  
泣殺虎等以城降從征鄱陽青田人潘惟賢反龍泉  
令寶忽丁遁賊遂焚縣治深師王毅集義兵擊退之  
寶忽丁內慙殺毅反深聞亟馳歸執戮首惡窮其巢  
穴宜孫假深分院行軍都事遂移兵討平虎水縉雲  
松陽青田遂昌群寇統其衆以杆州城宜孫時已進  
行省奏改承制命深為元帥戊戌十二月太祖親征  
婺州宜孫懼召深及章溢謀先遣弟院判厚孫助守  
婺而命深以獅子戰車數百輛援之深至松溪不敢  
進太祖命胡德濟誘其兵于梅花門外縱擊大破之  
擒元帥李彌章深等遁去婺遂下明年太祖命耿再  
成侵處州宜孫分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參謀林彬  
祖屯著渡鎮撫陳仲真屯樊嶺而深屯龍泉以拒之

其冬胡大海復進兵與再成合破樊嶺連拔桃花著  
渡二寨進抵城下宜孫復戰敗與葉琛章溢走建寧  
處州遂下深以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降太祖素  
知深名召入見授左司員外郎遣還處州招集舊部  
曲從征江西既定命以親指揮守吉安處州苗軍李  
祐之賀仁得叛殺守將耿再成命深從平章邵榮討  
之攻克其城祐之自殺仁得走縉雲被執伏誅會改中  
書分省為浙東行中書省以深為左右司郎中總制  
處州軍民事時山寇竊發人情未固深捕誅渠率廣  
募健兒得兵萬餘人量加田賦以資軍食鹽稅舊二  
十取一至是倍之深請得如舊軍驕虐虐民誅其尤  
者數人志乃悉學校久廢薦進士吳世昌司其事文  
教始興癸卯九月諸全叛將謝再興以張士誠兵犯  
東陽左丞李文忠令深與裨將夏子實為前鋒禦之  
戰于義烏文忠自將走賊深因建議諸全浙東藩屏  
諸全不守則浙東不支乃度地去諸全五十里于五  
指山下別築新城分兵戍守太祖初聞再興叛急馳  
使詣文忠別為城守計至則工已竣後士誠將李伯  
昇大舉來侵頓城下不能拔乃引去太祖重嘉深功  
賜以名馬青田賊葉仲賢久為亂勒兵破滅之初溫



州豪周宗道聚眾據平陽數為方國珍從子明善所  
逼遂以城未歸明善怒攻之宗道求援深遣兵擊敗  
之遂攻下瑞安而深自進兵温州明善懼與國珍謀  
歲輸銀二萬充軍費乃命深班師太祖稱吳王用深  
為王府參軍仍守處州陳友定兵至拒破之進至浦  
城又敗其守將兵城遂下未幾拔松溪獲其守將張  
子玉因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路兵規取八閩太祖  
喜曰子玉將擒之則友定破膽乘勢攻之理無不  
克因命廣信指揮朱亮祖由鉛山建昌左丞王溥由  
杉關會深齊進已亮祖等克崇安遂進攻建寧友定  
將阮德柔固守諸軍以城下亮祖即欲攻之深視氛  
役不利語亮祖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災亮祖曰師已  
至此庸可緩乎且天道幽遠山澤之氣變態無常何  
足徵也進深進兵深猶持不可時德柔兵屯錦江通  
深陣後亮祖督戰益急深不獲已引兵鼓譟進擊破  
其二柵德柔盡精銳扼深軍圍之數重日已莫深突圍  
出伏兵起馬蹶被執送于友定友定故禮之深因感  
稱太祖神聖威武羣雄屬心以喻友定友定本無殺  
深意會元使至督迫之遂遇害年五十二進封靖雲  
郡伯深久滋鄉郡取衆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殺

其人太祖常問宋濂曰明深何如人對曰文武才也  
太祖曰誠然浙東平障吾方賴之此伐閩有星變矣  
濂曰東南必失一良將亟諭之深已被害  
宋濂為程人為苦州聞知洪武三年秋青州民孫古  
耕等為亂襲州城執專欲降之魯曉之曰國家混一  
海宇民分樂業若輩何為自求誅戮能悔過自新猶  
可轉禍為福不然官軍旦夕至若輩寧有遺類耶我  
為守土臣義唯一死所惜者良民耳賊未敢加害擁  
至城南鄭家莊魯大馬遂殺之已而青州兵至賊遂  
破滅事聞報收其家與魯先後死難者又有白謙梁  
源王名善黃里顧師勝陳汝諸人謙為婺源知州濂  
政廉惠自奉甚薄過除夕無他供具蔬菜而已家人  
嘆其寥落謙笑之怡然歲乙巳冬信州盜蕭明來寇  
謙力不能禦懷印出北門赴水死源為肇慶府經歷  
以公事赴新興遇山賊陳勇等百餘人被執勒源  
跪源大罵曰汝反賊我命官乃跪汝耶賊遂殺之洪  
武三年事聞贈官三等名善義烏人為高州府通判  
海寇何均善聚眾數百人擾海濱已為官軍捕獲洪  
武四年林其黨羅子仁儀率眾潛入城執名善逼使  
從名善不屈執至霞洞斬之遂遇害里為雲中州



用兵熱武五年秋蒙古兵入城皇儲其義得率  
民與寇戰乃屈死之得官亦重傷會廣州兵乘寇而  
進師勝與化父為義者縣知縣洪武十二年賊彭普  
赤作亂刺掠粵邊師勝督民兵討之力不敵遇害賜  
勳褒其復以騎常使與家故增城人洪武十四年舉  
賢授禮部主客郎中坐事左遷雲南曲靖府經歷  
秀謝州州軍陣寇竊發來攻城就率壯士禦之賊衆  
軍兵寡其下欲退敵顧曰大呼鼓勇前進力戰死事  
關命者司恤其家

周繼有司劉恭孫語恭曰老夫性在山林異時得忠孝  
勿以世緣見累後基竟薦綱於太祖洪武四年徵至京  
師年五十五而盡精力如少壯太祖異之舉以治  
選權兵部郎中未幾潮州民弄堵除綱廣東奏議桂督  
與綱語所親曰吾念輩此行乎致書家父與挾携于涉  
避以行矣則弟何德輸民感帥類謝罪還抵增城過海  
寇曹真竊發致誅寇舟羅拜願得以為帥綱輸誠  
禍福不從則奮焉賊其昇之而去為壇坐綱自拜詩不  
志綱焉不絕口遂遇害於連年十六時隨父謝亦罵賊  
陳死賊孫并殺之者真曰父忠子孝殺之末祥卷嚴羊

羊裴死而出一十四年御史郭統始以事聞詔立廟死  
所歲時祀之彥達以父廢當得官痛父死難終身不仕  
朱顯忠如舉人初同兄貞為張士誠將守松江歲丙午  
兄弟率所部來降數從征有功吳元年授顯忠濠梁衛  
指揮僉事從鄧愈下河州抵土蕃又從傅友德克蜀文  
州遂留守之洪武四年夏蜀將丁世真誘合番賊數萬  
朱冠顯忠戰却之已而復來攻城中食盡外援不至部  
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顯忠厲聲曰為將  
為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生將軍耶詰旦世真  
攻圍益急顯忠悉出兵東門拒戰而世真潛兵攻西門  
日且暮顯忠被傷裹瘡決戰力不支城破為亂兵所  
殺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士卒七百餘人  
死傷過半祇餘二百人居無何友德調兵來援世真  
棄城遁去事聞贈官賜恤有差  
萬斌字文質定遠人沉毅尚氣質元季海內亂集壯  
士保障鄉曲歲癸巳歸太祖於濠從克滁和真三州  
授管軍副千戶鎮滁後太祖用師江南江北州縣多  
陷斌屢摧破隣寇孤城晏如守滁十三年始從征建  
寧洪武紀元從下中原調永平五年六月從宣寧侯  
曹良臣運寇塞外吳戰于阿魯渾河先登陷陣死之



子鐘襲龍纘術刻戶教從征有功遷寧波衛指揮  
金事賜誥世襲自是為寧波人建文元年燕師起從  
長興侯耿炳文北征力戰于大興之花園又死之子  
武襲指揮金事永樂六年從黔國公沐晟征交趾深  
入鏖戰糧舍江又死之弟文嗣兄職永樂十六年日  
本入寇率舟師禦之蓮花洋獲其三艦生擒酋一人  
斬敵百三十有奇明年六月率舟師出哨至桃渚夜  
有龍浮海上兩日若懸炬文疑為寇舟急發矢射之  
落其一須臾風濤大作舟覆溺焉萬氏祖孫父子四  
人並死主事論者多之文遺腹子全全子禧禧子椿  
皆嗣祖職世其家椿子表自有傳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幼敏慧嗜學長師黃潘為古文  
遂以文章名世嘗游元都陳時務七八千言宰相格  
不以聞危素張起岩輩先後論荐之並不報乃南歸  
益務著書立言名日盛歲戊戌太祖親取婺州置中  
書分省召見大喜用為分省掾吏辛丑太祖征江西  
禕獻頌太祖喜曰吾固知江南有二儒卿與宋濂并  
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亦不如卿賜而遣  
於郊夏創禮賢館李文忠荐禕及許元王天錫召其  
館中旋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以父憂歸己已服

闕除侍禮部兼弘文館學士尋用為起居注明年同知南  
康府事賜金帶寵之在官以仁恕得民太祖將即太  
位召還議禮坐事忤旨出為漳州府通判洪武元年  
八月上疏曰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永命  
為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人君修德而已君  
德既修則天養自不能已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  
為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  
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為政故能傳四百載之業  
簡冊所載不可誣也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為  
之志艱難十年大業已成周之文武漢之高光蓋無  
讓焉臣竊聞之人君莫先于法天道莫急于順人心  
夫上天以生物為心故春夏以長養秋冬以收藏皆  
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  
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施  
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一  
動一靜之間務求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之變異以  
警戒之人君誠能修德豈不足當天意而承天養哉  
臣所以願陛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為生故人君  
視民之休戚必若若子之休戚以君民得一體乎古者



藏富於民取之有節德民生遂而得其所陛下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邊郡之租稅民生咸悅冀得以遂其有生之樂然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所以願陛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乎心者自然忠厚施于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書奏太祖嘉納之明年修元史命禕與宋濂為總裁官書成擢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三年二月奉詔預教大本堂每召對必賜坐久則賜食七月坐失朝降編修等出使吐蕃未至召還五年正月太祖既許蜀議招諭雲南會北平送雲南使者蘇成至乃梁元王遣使漠北者即命禕齎招借成同往六月既至諭梁元王把匝剌瓦爾密以禍福王已有歸款意會元嗣君遣使脫脫未微詢知王有貳心因脅以危言必欲殺禕其王首鼠兩端匿禕民間脫脫怒謂讓益厲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屈禕禕叱曰天既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猶燭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耶且我與汝亦使也豈為汝屈脫脫益怒王或曰兩國交兵使在其間不從則遣之彼何罪也且王公素負重名不宜加害脫脫益怒禕今雖孔聖義不得存禕顧王

曰汝朝殺我天無德至汝禍不旋踵矣遂遇害時十月二十四日也年五十有二雲南人聞之莫不垂涕梁元王遣使致祭具棺食飲之建文中于紳松于朝詔贈翰林學士謚文節正統間改謚忠文成化中命建祠雲南春秋奉祀紳字仲縉禕時年甫十三聰敏能文鞠于兄綬事母及兄盡孝友長益博學受業宋濂濂器之曰吾友為不亡矣蜀獻王聞其賢聘致待以客禮紳痛父遺骸未返啓王往求王資給之至則過求不獲即其死所諫祭疏慟幾絕述滇南慟哭記以歸建文帝即位給事中涂誠御史黃凱交荐召為國子博士預修太祖實錄獻大明統歌鼓吹曲十二章典方孝孺友善勅之著書孝孺不答紳悟遂略文藝潛心道德卒于官年四十一有總志齋集于徐徐字叔豐幼即好學師事方孝孺孝孺被難與其友陳珣華潛收遺骸禍幾不測自是絕意仕進初紳痛父之亡食不兼味徐守之不變居喪盡禮不飲酒食由者三年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所著有青岩類稿聖廟文纂金華野史傳續文章正宗諸書于汝



汶字允遠少孤力學成化十四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居三年即謝病歸築精舍齊山下讀書其中弘治初言者交荐與檢討陳獻章同被召汶猶力辭學士謝鐸祭酒章懋勉之行乃就道未抵京卒有齊山文集

吳雲宜與人仕元為端本堂司經改翰林待制元都既下以故官送赴京除弘文館校書郎歷渭南縣丞刑部郎中磨勘司令擢刑部尚書洪武六年二月與禮部尚書陶凱並出為湖廣行省參政明年夏並賜公田祿米百石尋坐事被徵八年九月太祖以故元梁王據雲南殺我使臣王禕議再遣使招諭召雲語之曰今天下一家四裔賓服獨雲南未奉正朔殺我使臣朕欲興兵取之恐勞師費財重煩遠人卿能為朕作陸賈乎雲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第彼恃險遠故阻弊教臣奉陛下威德往告以大義曉以禍福彼必附順若真頑不從興師未晚遂遣雲行時梁王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漢北為大軍所獲送京師太祖釋之命與雲偕行既入境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說誘雲令易服詐為元使通令改制書共結梁王雲不從

以死自誓鐵知院通知不可奪遂殺之梁王後聞其事遣人收雲骨送蜀給孤守墳之雲南平雲子散上其事于朝詔馳傳送葬以散為國子生弘治中從雲南巡撫王詔請贈刑部尚書謚忠節與禕並祀改祠額曰二忠

熊昂字伯穎臨川人元末舉於鄉不第歸主龍溪書院兵亂結鄉人立柵自守陳友諒屢脅之不應鄧愈鎮江西數延見奇其才及太祖巡幸至愈以昂荐召見軍門欲官之固以親老辭乃留愈幕府贊軍事母喪除召率京師以昂有文學命偕諸儒撰公于書訓責戒子弟尋授德清縣丞錢鶴舉反松江隣郡民多驚亂昂鎮之以靜得無患吳元年召議禮儀除中書考功博士尋遷起居注宮殿威命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之壁間令人臥忠使廣信還奏郡縣官多違法所陳茶稅失盡實時方頒赦令帝怒遣御史廉狀丞相李善長諫不納御史已陞辭善長再諫又不納昂偕給事中尹正進曰朝廷始立將布大信于四方今釋赦之後復以細故煩御史既失信且聚威帝默然久之乃罷遣洪武改元凡創制議事多預聞時新設浙江按察院以昂為僉事分部台溫二府



方氏竊據後偽宮將二百人暴如虎狼為盡利種  
類遷之江淮間民始安枕溫有邢教曰大明廣建殿  
宇民無業者咸歸焉為奏毀之散其衆為農地多婦  
戶中朝使者以事至多扶鳩飲有司罷于供應盡籍  
而送之京師平陽吏日杜乙贓罪發同知以下皆首  
服獨知州梅謚辨不已民數百咸爭知州無辜將將  
聽之吏白曰奉詔按獄而釋知州不治如故出何再  
進民詢之辭不變嘆曰法以誅罪吾敢畏謹而誅無  
罪人乎釋謚以情聞報如其奏寧海民陳德仲以私  
憾吏解蔡異異妻屢訴無為白之者一日覽其堞忽  
有青蛙立案上與曰蛙非蔡異乎果異則止勿動吾  
辨爾冤蛙果如言明日遠德仲鞠實立正其罪凡事  
未便者咸為羗草兩郡民歡若更生是秋山東初定  
設按察司復以昂為僉事奏罷不職有司數十革歷  
郡肅清進本司副使三年封建諸王徙昂為晉王府  
右傅明年故元四大王出沒山西為患以昂不能弭  
賊左遷大同衛知事五年復受晉王府參軍尋召為  
刑部主事八年丙戌桑兒只班率部落內附改昂岐  
寧衛經歷撫之賜白金鈔以行既至知酋降意非實  
密疏論之帝遣使慰勞賜以裘帽復遣中使趙成孫

之昂等既行酋果激遣其下脅昂還昂肯以大義罵  
之遂與成及知事杜寅俱被害帝聞悼惜命葬之黃  
羊川立祠致祀以所食俸米給其家  
吳得全椒人洪武中為龍里守禦所千戶三十年古  
州上婆洞蠻林寬作亂未攻城得與鎮撫盱眙并守  
為城守計遣人馳報貴州都司而堅守以待援無何  
賊縱火燒四門攻益急得謂守曰我等為國守遠且  
有父母在城今賊勢如此徒守何益即上馬勒精銳  
開門奮擊或語得曰賊勢方盛宜俟其怠而後擊得  
曰城陷在俄頃何俟之有若城不能守父母被難是  
不忠于君不孝于親吾何用生為即率麾下馳入賊  
陣殺數十人搏戰不已竟中毒斃死乎繼戰亦死于  
陣事聞太祖嘉嘆贈得指揮僉事予千戶俾其子  
孫世襲且賜鈔帛賜其家  
楊紹宗攸縣人洪武時從軍北伐累功授象山縣錢  
倉所千戶建文三年倭寇登岸剽掠紹宗大書于壁  
曰汝將禦敵設軍衛民縱敵不忠棄民不仁不忠不  
仁何以為臣為臣不職何以為人書畢命妻李氏具  
牲酒生奠之與訣而出乃密令將兵從間道焚其舟  
賊驚救紹宗直前格殺賊無算追擊至海岬渾深



馬簡賊還攻之猶子刃數十賊遂死馬其妻攜孤赴  
奏詔賜葬祭勅碑旌之

皇甫斌壽州人先為興州右屯衛指揮同知都指揮  
正凱荐其才調遠海衛斌為人忠勇有智畧遇警不  
顧險艱親身先士卒宣德五年十月寇犯遠斌勅兵  
禦之至密城東峪與交鋒自旦及晡力不克斌氣愈  
銳戰愈力既而天蓋接絕短兵接于弼以身衛父遂  
俱戰死麾下千戶吳賁百戶吳襄毛觀並驍勇善戰  
出必衝鋒至是亦陣沒然斌等殺傷過當寇亦引退  
事聞詔有司褒卹

葉禎字夢吉高要人舉于鄉卒業國學授濠州府同  
知母喪除起改鳳翔有善政調官廣遠當是時兩廣  
徭賦遽起列郡咸被其害文武將吏率縮胸觀望莫  
以為意禎至扼 憤恨每與僚吏言輒慷慨泣下誓  
不與賊俱生乃廣募健兒用什伍法置長分督之禎  
躬探甲冑日旣令訓練衆莫不踴躍思奮峒酋常艾  
強數敗官軍跳梁城下禎麾衆生繫之奪還子女畜  
產無算其黨恣恣益衆攻圍旗山守將擁兵不救禎  
急率健兒赴之賊望見軍容整為却去子女得還者  
千餘人兵旣旋賊聞知無後患潛躡之禎返旆與賊

殺傷相當于公崇職馬禎知賊不得志必再來嚴兵  
以待頃之賊悉衆圍雞刺諸村禎請救于都指揮黃  
斌斌方與黃知府會敵不肯行禎憤處率所部三百  
人趨赴至中塗賊突出人頭山下橫衝官軍禎麾衆  
鏖戰賊未益多擗矢刃向禎禎身被數鎗猶手刃賊  
一人竟以衆寡不敵與從子官慶及三百人皆死時  
天順三年正月之晦也嶺南素無雲是夜大雷電雪  
深尺許賊大驚異釋圍而去諸村獲全士民聞禎死  
莫不哀號手香燈祭奠者不絕事聞贈朝列大夫廣  
西布政司參議守臣為立廟祀之

王禎字維禎吉水人祖省死跡難兵自有傳成化初  
禎由國子生授蕪州府通判時荆襄賊石和尚流劫  
至巫山而督盜王同知怯不敢救禎面數之曰若食  
朝廷祿所職何事悉委赤子虎口耶即代勅所部民  
兵晝夜行至則城已陷賊方聚山中索擊之殺其魁  
三十三人餘盡遁乃行縣撫傷殘招潰散久乃得還  
甫三日賊復流劫大昌禎趣同知行同知不應指揮  
曹能崇成庀同知說詞為解且激禎曰公誠為國士  
力肯復行乎禎即應聲請俸兩人故酌酒賀且許以  
身相翼禎即上馬勒民兵挾兩人與俱既至夾水而



陣亡。麾兵果渡，能成。兩人見賊即遁，頑陷園中自寅。迄申，士馬疲，入漳中，不得脫。賊欲降之，頑奮罵，賊怒，斷喉。及右臂而死。奉節典史及部卒六百餘人皆死。時二年五月九日也。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所乘馬奔歸，長嘶血淋漓，毛盡赤。衆始知頑敗，往覓屍面。如生，不以暑厲予。廣貧，不能歸，鬻馬為資。王同知者得馬而不償，直觀既行，馬忽夜半哀鳴，王命秣者加莖，鳴不止。王自起視之，馬驟前噬其項，且持其胸，翼日嘔血死。人稱為義馬云。久之，事聞，贈按察僉事，錄其一子能成，亦被誣。

萬琛字廷獻，宣城人。為人慷慨，負氣節。成化十三年，舉于鄉，累試不第。授清江知縣，母憂歸。弘治中，起補瑞金。劇盜劫掠，至其縣，縣人洶洶逃竄，有勸琛急去者。琛斥之，率民兵數十人迎敵，殺賊二十餘人，相持至明日，力屈被執，罵不絕口，賊擗刺之，乃死。時十八年正月也。守臣上其狀，贈光祿少卿，賜祭葬。予歷同時有王祐者，為廣昌知縣，寇至，民盡逃，祐見勢孤，援兵不至，拔刀自刎，其腹曰有城，不能守，何以生為？左右奔奪其刀，後援兵集，寇稍退。越七日，復窺至，祐倉皇赴敵死之。

楊忠，字夏人，世官中衛指揮使，以功進都指揮僉事。居官廉介，有謀勇，鎮人稱之。正德五年，安化王真鑑反，其黨丁廣將殺巡撫安惟學。忠時適在，惟學側罵曰：賊狗敢犯上耶！廣怒殺之。忠死，馬不絕口。又有李濬者，與忠同官，聞變馳至，真鑑所門閉，不得入。因大罵，遂為賊所殺。百戶張欽不從逆，走至甯福堡，亦為叛黨所殺。事聞，贈官，增廕表忠，廉曰：忠烈之門欽曰忠節之門。

吳景南，陵人。弘治九年進士，正德中歷官四川僉事。守江津，初重慶人曹弼為盜，亡命播州，復糾衆千人寇川南，謀與大盜藍廷瑞合。六年正月，進逼江津，時御史俞緡行部至，聞賊報，將遁，士民留之，不得。屬景及都指揮龐鳳，禦之。鳳邀景俱下，景不可，率典史張俊、巡擊手殺三賊，矢被而急收兵入保，而城已陷。大呼曰：寧殺我，毋殺士民。賊強之，跪不屈，遂被害。俊亦死。巡撫林俊上其事，詔贈景副使，賜祭葬，立祠江津。世廕宣州衛百戶。同時王源，五臺人。弘治十二年進士，亦官四川僉事。景死之月，源行部川北，會藍、鄧諸賊自大寧竹山轉掠，逼已至營山。縣源率典史鄧俊禦之，為所殺。俊亦戰死。事聞，贈副使，亦廕其子明年。



正月賊麻六兒越百丈關將通川東副使馮傑率兵  
進擊于蒼溪傳斬顏衆日補移營鐵山關賊乘夜衝  
夏兵潰傑死之事聞贈按察使賜祭葬謚恪愍世廕  
百戶

時植字良材通許人入官為國子生正德六年春除  
四川梁山主簿攝縣事其年十一月賊方四等將略  
梁山植率衆拒却之斬獲數十級踰月復至植誓與  
存亡相距數日力不支城陷被執賊說降不屈脅取  
其印不予大罵死妻賈氏聞變即自縊女方九歲見  
母死亦赴火死事聞贈植知縣錄其子表其妻女為  
貞烈有羅明者以吏起家歷刺州判官大盜駟本愆  
等逼其城民皆逃竄明與其子介膺城拒守力屈城  
陷明為賊死介奮身救父亦死事聞詔與贈卹時本  
愆等攻剽城邑所向崩潰其士民能冒死殺賊者有  
趙趙徐敬之需應通袁璋諸人趙梁山諸生賊攻城  
趨同友人黃甲李鳳何環蕭銳徐宣楊茂寬趙采等  
死拒守城陷皆死都御史林俊嘉其義立祠祀之敬  
之亦梁山人流賊起衆擁為部長賊至身先陷陣力  
戰而死後題其墓曰忠勇義士為文祭之應通嘉州  
人賊衝百丈關知州何濬提兵拒敵應通父子七人

陽瓊信義誓以死戰為賊所執各慷慨就死無一乞  
憐者瓊南江人素以勇俠聞後委勦賊璋奮不顧身  
所在有功後為賊所執其子襲挺身救之連殺七賊  
亦被執俱死襲死三日兩日猶矚視其父後為詩挽  
之榜其門曰父子忠節總制彭澤為勒石城隍廟祀  
於忠孝祠

孫璽字廷信代州人舉于鄉授諸城知縣改扶風正  
德六年四川盜流入漢中都御史藍章以略陽為漢  
中要地舊無城而其令嚴順懦不足任檄璽往城之  
璽至順以為耻使縣民踴躍築城璽不可日周行  
相度期一月訖工未畢而賊至順曰城不可守盍  
去諸璽又不可士民聞順言爭欲去璽拔刀斫坐几  
曰欲去者視此乃率僚屬堅守相持三日賊欲退獲  
城中告急者知力窘援率衆環之順竟踰垣走城遂  
陷執璽璽奮罵不屈賊嚙殺之是年七月二十四日  
也賊大掠三日去順後還縣報璽與已俱遁渡白水  
江璽溺死上官索其屍順取江濱他人屍棺斂之指  
為璽屍運其鄉璽子格視之非是走關下上章辨詔  
御史王廷相勘實乃得璽死節狀贈光祿少卿賜祭  
予廕順抵罪



段勇字世高澤州人隸籍錦衣衛舉弘治十五年進士授河南府推官正德時歷兵科都給事中劉瑾既誅言官疏劾瑾黨勇預馬舖棗強知縣六年七月流賊薄城下勇誓衆固守矢石俱發一日間賊三進三却斬其渠一人從賊二百餘人賊怒攻圍益急泰將宋振駐兵東門與賊對語不發一天越三日城陷勇身中數矢一鎗猶矜日奮臂大呼殺賊遂被害賊屠其城死者四千八百餘人事聞贈太僕少卿賜祭世廕錦衣百戶明年正月賊入大城縣知縣張汝舟主簿李銓迎戰為所殺贈汝舟光祿丞賜祭錄其一子銓贈知縣有司給官欵還其喪

王佐字汝弼潞州人弘治八年舉於鄉正德初授西平知縣時流賊四起佐修城池練民兵守具甚設六年冬賊率衆來攻佐力拒之殺傷數十人有賊渠躍馬出佐一矢斃之賊忿攻圍益急三日城陷佐手格殺數人力屈被執罵不絕口賊懸之旗竿叢射之猶瞋目大罵既死賊復支解之事聞贈光祿少卿賜祭予廕春秋祠祀同時唐天恩任葉縣知縣大盜趙鏞等縱橫河南北將逼葉天恩急繕守具以待己而寇至力不支城遂陷天恩及其父政等七人俱遇害撫

按以聞卹典視王佐賊之剽掠河南也固始被陷執其丞曹基使馭馮基不從竟之思縣之陷致仕王簿邢祥抗罵不屈死事聞贈基通判祥知縣俱從祀鄉賢祠

霍恩字天錫易州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歷知小陽安邑兩縣正德時改上蔡流賊初起即為捍禦計六年十一月賊果至恩拒甚力賊據故壘憑高下射衆不能支城陷恩被執賊脅之跪罵曰反賊吾此膝肯為汝屈乎賊日殺人于前以恐之恩罵益厲賊以刀抉其口支解之妻劉氏副使俊女也賊至時恩語妻曰脫有急汝將若何妻曰願同死乃築臺廨後約司見我下城即賊入矣可自為計恩提刀下城劉氏臺上見之即自縊未絕後以簪刺心而死事聞贈光祿少卿賜祭予廕立祠上蔡劉氏贈宜人易州建忠節坊旌之典恩同死難者有典史梁建城破自經死詔錄其子指揮僉事李樂典恩同守亦以死事贈指揮使樂實遊匪不死久之事覺捕治之并罪妄報者同時孔環南宮人正德初由歲貢生授未安知縣為劉瑾黨所陷左遷西華教諭六年流賊陷其城執環脅之曰若呼我大王即釋汝環厲聲曰賊奴我為國家臣



恨不得碎汝萬段青嶂賊為王以求活耶遂被害總督彭澤以聞詔予一子冠帶西華人立祠祀之

郁采字亮之浙江山陰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謫大名教諭稍遷裕州同知流賊起采預繕城以併及賊薄城知州李德仁欲遁采曰毋為民望身先登陴與都指揮詹濟竭力堅守斬獲頗多既而賊眾益增四面攻圍采等且戰且守力窮而援兵不至德仁與指揮辛澤任綸竟率眾逃城遂陷采被執罵賊不報賊碎其輔頰而死濟亦遇害士民死者三千人七年二月事聞贈光祿少卿賜祭予詹濟亦被恤采之拒賊也約里居御史任賢同守賢諾之招其鄉里三千人登陴拒敵城陷賢罵賊不屈死一家死者十三人贈太僕少卿予祭葬錄其一子有王勇者為永城知縣流賊來寇勇率眾拒之力不敵城陷勇繫印於肘瞑目端坐以待賊執之不屈死贈卹如例又有熊驥者為萊蕪知縣流寇入境率眾出戰為賊所執與王簿韓塘俱不屈死

安宣正德時為河南夏邑縣丞賊楊虎等將逼其境宣猶未抵任或勸其無往宣曉以大義兼程而進旅官纔七日賊擁大眾至宣登陴拒守多所摧敗既而

力不支城陷死之贈開封通判錄其一子虎之孫爾河南也流劫至靈壁知縣陳伯安主簿蔣賢樂之兵敗伯安被執賢死之賊別賊攻陷睢寧知縣蘇霄不能禦主簿金聲丘紳義士朱用之奮勇迎戰死于賊事聞贈賢靈壁知縣聲紳睢寧知縣並錄其子用之亦被卹

鄭賢正德時為營林州同知署北流縣事妖賊李通賢為亂逼其城賢與其子宗珪率兵出禦殺賊二十餘人賊稍退未勝逸之賊遂聞父子皆死十三年九月事聞贈營林知州錄其一子同時有王振者正德九年任福建黃崎鎮巡檢時海寇常入劫掠振謹設防利器械守備甚設後羣寇大集振率三子臣朝賢接戰斬首逐北自辰至未寇勢少衰俄伏兵起振被殺屍僵立不仆三子冒刃救之臣被重傷朝賢皆死御史上其狀于卹典官臣為序珪又有蔡顯者正德六年為萊州衛指揮僉事盜入其境顯率眾禦之兵潰與其三子淇英順及舍人劉勛劉仲武等俱力戰死顯贈都指揮僉事賜祭淇等諸子並授官



忠義二

王冕字服周洛陽人也第正德十二年進士除萬安知縣寧王宸濠反列城長吏多奔竄冕急募壯士從王守仁攻復南昌已宸濠還兵鄱陽官軍戰不利冕獻火攻之策賊兵大敗宸濠窘急易小舟携宮女四人遁冕部卒掉漁舟追及之宸濠知不免自投於水水淺不死并宮女執送冕所宸濠問冕何官曰我萬安知縣也曰賴汝救免當酬以高官猶不自知被擒也功未及叙坐他事落職世宗踐阼錄前功擢兵部主事巡視山海關嘉靖三年十二月遼東妖賊陸雄李真等作亂突入關從吏欲扶冕出走冕不可曰吾有親在走安之急趨母所執兵以衛俄賊至母被傷冕奮前救之遂被執賊脅以白刃冕大罵遂見害詔贈光祿少卿有司祠祀同時龔諒為德平知縣世宗嗣位之歲寧津盜起轉掠至德平諒率吏民禦之力屢被殺贈濟南府通判恤其家

李允簡字可大融縣人曾祖芳祖序皆進士芳雲南右布政使序吏科給事中父鏞舉人允簡舉嘉靖十六年鄉試以會試乙榜歷澧川夷陵二州學正除內

江知縣公廉自將縉紳請寄無所得歲大旱徒步禱赤日令中兒童歌曰旱既太甚治非其人寧禍其身勿病其民三日霖雨沾足學士茶陵張治從吏部乞為州守乃權茶林知州至則均徭賦剔奸蠹豪民斂跡秩滿當遷治時居內閣復言于吏部乞再留一年俟黃冊之成部從之踰朞始改雲南府同知攝澧江府事吏事精練豪家奪民產者斷歸之民擢恩州知府孤城多寇遣其擊歸獨與孫炳文居會銅仁築城上官以命允簡暨城成遷任五日麻陽苗龍許保等偽為哨兵突入城殺掠允簡與炳文皆被執留二日劫以歸巢苗每執長吏必求厚贖上官幸朝廷不知也率許之以為常允簡謂天子命吏為賊劫質何而自復臨士民傳語守將石邦憲亟進兵勿以我為念邦憲不應乃自出盤山關至嶺塞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驚共搜之出氣息僅屬棄之壘而去思人昇還至清浪衛遂卒時嘉靖三十年四月也事聞詔贈貴州按察副使賜祭葬官其一子

陳開詩字廷刻柘城人嘉靖中舉于鄉以親老絕意仕進親沒居喪哀毀三十二年秋賊師尚詔陷歸德聞開詩名約克城必生致之劫以為帥已而賊衆擁



聞時至鎊之百端不在賊于聞時前引家屬數人斬之曰不從且盡滅而族聞時知不可脫終曰必欲吾行毋殺人毋縱火賊許諾撤以行聞時遂不食二日至鹿邑自經死董倫歸德府檢校也尚詔入歸德知府及守衛官皆遁倫率民兵巷戰被執去死猶手刃數賊妻賈氏及僮僕皆從死詔贈聞時鳳陽同知倫歸德同知並立祠死所

王鈇字德威順天人也儻蕩有才畧舉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常熟知縣縣濱海多大猾匪七命作奸監司檄鈇捕之鈇曰網珠則魚漏絕急則鷹鷂捕之非便遂下令招之悉背其罪俾為己用已而倭患起鈇召諸猾語之曰爾輩罪當死吾延爾命以有緩急也倘一旦寇來爾輩何以報我咸叩首曰願効死于是立為耆長俾部署子弟得數百人令邑中防卒日夕訓練縣故無城鈇議城之甫興倭賊突入福山港且來犯人情相懼鈇誓以死禦會主簿蒼頡遇賊射殺三人賊驚而宵遁鈇乃躬自課役三月而城成三十三年四月賊來薄城矢石交下賊引却鈇曰賊未創也而遽去其懈我乎繕守具待之詰旦賊果至鈇出圍進擊殺數人賊乃潰走明年四月賊自三文浦分

掠常熟江陰泰政任環督王兵千餘金鈇與指揮阮燕分統官兵三千進攻其寨破之斬首百五十有奇焚其舟二十七艘溺死無算餘賊奔江陰時邑人錢泮以泰政里居忍賊藝其父柩日以賊賊為念賊之攻城也從鈇乘城拒守耦而射有却賊功及是賊掠旁縣方舟由尚湖還海鈇憤曰賊尚敢涉吾地耶吾不能坐令得志去必擊之泮亦力從吏乃召諸耆長各率所部揚小艇數十進躡賊賊偵官軍入隘中出不意兩岸夾擊時獨耆長數人從鈇前諸健兒皆在後數人者力竭死鈇陷淖中不得出怒髮上指瞋目大呼而賊刃已刺腹中遂死泮亦力戰身被數鎗猶手刃三賊與鈇俱死時三十四年五月二十有四日也泮字鳴教舉進士歷侯官慈谿知縣遷刑部主事員外郎部中出為順慶知府進陝西副使江西左叅政所至並著能聲至是殉難詔贈泮光祿卿鈇志僕少卿並廕錦衣世百戶道官諭祭且立祠死所歲時奉祀

錢鐸字鳴叔鍾祥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除江陰知縣時倭寇初熾鐸率部繕城濬濠為守禦計三十三年倭果入犯鄉民奔入城者萬計兵使王崇古不納



鍾曰守城以為民耳。遂通皆吾民，民死不救，守此空城，奚為遂開門縱入，而身自搏戰于斜橋。三戰却之。明年六月，倭復進，據蔡涇，圍分衆犯塘頭，鍾城上見賊，刈稻急提狼兵出擊，戰于九里山。時已薄暮，雷雨大作，賊伏四起，狼兵悉奔，鍾率民兵力戰，盡死于賊。同時唐一岑為崇明知縣，縣建新城，成一岑決計徙居為千戶，高才程欽所沮，未幾倭寇突入一岑，且戰且言，諸校議者遂為亂軍所殺，以陣亡聞。久之，其事始白，與鍾並贈光祿少卿，建祠致祀，鍾世廕錦衣百戶，一岑廕國子生。

孫鍾吉州人，負氣不羈，精武事，嘗為吏，以不得志棄去，挾背商吳越間。嘉靖三十三年，倭擾松江，鍾獨郡守，自陳願戮力，賊輸資佐軍，守嘉其志，見之泰政，翁大立試之，藝超絕，等倫所佩，雙刀運若飛，衆莫能舉，大立喜甚，手舉酒觴，以為得鍾，冠不足城也。會兵備任環，窘于賊，鍾望見馳，冒賊圍出，環賊散，鍾知官兵不足用，遣人還，言括其家，資悉召，平日所結里中兒為己，爪牙。于是吳中父老咸倚鍾如長城，鍾益自恃，有輕敵心，無何賊舟渡浙，鍾仗袂起曰：是可威而擒也。突出賊後，奮擊賊兵，多不可收，鍾酣戰

竟日，夫盡強絕，後援不至，還至石湖橋，半渡遇伏，猝起，鐘失足墮水，賊舟四集，群刺其腹，遂死。有司以禮收，塋，詔贈光祿，署丞，錄其一子有范，希雲者，秀水人也。為諸生，負氣，喜讀兵書，嘗語人曰：吾以七寸管與黃口兒爭長，何如伏三尺劍，策馬萬軍中，取上將頭乎？會倭寇入犯，所司簡兵，授甲，俾材武士，將之，希雲請獨當一面，遂授先鋒，督所部禦寇于平湖，出奇設伏，屢破之，追至白馬堰，接戰三日，夜所殺傷，軍當以接兵不繼，陷陣死。年二十有六，又有姚長子會稽人，嘉靖三十四年，倭自諸暨入，掠獲長子，貫其肘，使為渠長子，乃絀之，西而塞，語鄉人曰：俟我誘賊過橋，若等並撤之，賊入絕地，可悉擒也。我死不恨已，而賊至化人，壇四面皆水，賊欲出不得，而官軍又截其後，賊知為所絀，殺長子，對其屍而賊百三十餘人，盡為官兵所殲，無一脫者。鄉人感其義，立祠，以所祀之。朱袞字崇香，鄞西人，嘉靖中舉，于鄉署，舉縣教諭，事尋遷武功，知縣，抑豪強，祛積弊，閩中稱為欽漢，遷楊州府同知，民遮道，留者萬人，佐揚州一歲，上下胥服，吏無敢索民一錢已，而倭賊入犯，袞部署民兵擊敗之于沙河，殲其首，還所掠生口甚衆，未幾賊復大至。



薄城東門裏以為賊督兵奮擊伏發兵潰哀死焉三十五年十月巡按御史吳百朋上其事詔贈左叅政錄其一子同時有齊恩者官無為州同知倭寇流劫團山山北等港恩率舟師擊敗之斬首百餘級時從父仲實弟賢榮子尚文嵩從子慎寅友良大鄉八人俱在行嵩年十八尤號勇善射獨前擊賊至安港恩等從之伏發被圍恩等及家衆二十一人俱力戰死惟嵩及慎寅三人獲全時嘉靖三十五年四月也事聞帝以恩率家殉國贈光祿寺丞廕一子仍厚恤其家

杜槐字茂卿慈谿人也倜儻游俠輕財好施出身為吏期滿以省祭歸時倭寇蔓延槐家海濱知禍將及乃散家資結壯士為保障計會縣令其父文明為部長令團結鄉勇槐傷父老以身任之已而寇至槐父子部勒鄉兵連敗之王家園及橫塘諸處海道副使劉起宗因以便宜委槐防守餘姚慈谿定海三縣未幾遇寇于定海之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斬三十餘人賊其一首槐亦被數鎗墮馬死時文明別將兵擊寇于鳴鶴場斬白耆帥一人俘獲甚衆寇驚遁稱為杜將軍無何復率所部追寇至奉化楓樹嶺兵少無後

獲逆賊凌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巡按御史趙孔昭以狀聞詔贈文明府經歷槐光祿署丞有司立祠並祀歷槐子為國子生公邑吳德四者海濱農夫也倭經其廬驅黍黍德四自田歸遇于門揮鋤中其腦仆地死弟德六急取倭刀復進殺一酋兄弟遂以勇力聞隸槐部下每遇賊衝鋒拔幟以為常監司聞其名檄徂舟山攻賊寨德四前攻賊寨寨中驚擾錄而出懦卒盡逆旆走賊破德四踰德六奮呼曰兄死矣獨前斬其殺兄者後援不至亦死賊渠被賊寨不能守卒為軍軍所破有魏鏡者亦慈谿人生有膂力善格鬪倭犯慈谿知縣曹本率衆禦于鳴鶴場兵敗鏡奔奔脫走追者漸近語本曰賊追及必甘心于公今鏡反聞公速匿他所鏡死公可以免于足奮勇衝殺數賊賊憤甚合圍擊之傷鏡額鏡猶瞑目力闘竟死之令得遁去洒法為文祭之

黃釗字珍夫安溪人由舉人歷官温州府同知嘉靖三十四年倭寇來犯釗率衆擊之賊遁去釗知寇必復來日夜繕城郭清什伍誓以死守又三年倭果來至賊勸釗嬰城固守釗曰四郭外非吾民耶而以委賊遂出城逆擊分軍為三釗將中軍其二軍帥皆統



務子一軍軍壘石一軍軍錢場約中軍先進二軍繼發為後援及劍興賊遇賊陰達其眾分掩壘石錢場軍而以銳卒當中軍劍發勁弩巨礮擊賊良久賊方不支而二軍帥望見賊至即棄軍走賊因合兵擊劍劍履背受敵軍潰為賊所得脅之降不屈令以全贖劍且笑且罵曰愚賊爾不知黃大夫不受錢耶賊怒裸而寸斬之其後子麟死不獲其衣冠招魂葬之事聞贈浙江布政司泰議官其一子下有司建祠同時武輝漂水人為名州府知事三十一年倭賊陷黃岩趨郡城肆率民兵伏拘嶺下待之賊至射殺二人餘賊驚遁肆勒所部進至釣魚嶺力戰死上官不以聞其子尚實訴于朝下所司勘實乃贈太僕寺丞廕尚實為國子生

拔刺稍偪帥出為嶺南兵備僉事又不善事上官嘗爭一獄與撫按不合投劾徑歸按臣奏其事時默復起為吏部猶以前憾落職閒住德卿居情倭寇肆亂乃納母城中而傾貲募健兒為保障計三十七年四月寇自梅嶺登陸肆掠德卿族父沛督義兵擊之寇已宵遁俄一舟飄至王氏兵初疑漁舟不為倭寇突朱衝擊沛及族弟崇克崇修藏馬初持沛為強至是奪氣無何寇復至肆掠管頭蒲州諸處德憤起勸所部進襲至龍灣賊眾寡守將又背約不救軍遂敗德手射殺數人罵賊而死然賊自是有所忌不敢越德鄉倭郡城矣事聞贈太僕寺少卿世廕錦衣百戶立祠曰忠忠沛亦贈太僕丞立祠于廕

林威番畧人奉于鄉署允溪教諭博學善訓士遠惠安知縣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倭賊千餘人攻陷福清未勢犯惠安威率丁壯乘城拒守賊攻五晝夜不克下壯死者數百人賊亦頗有損失乃引去甫十日賊復來犯威率眾擊之于鴨山未勝遂北陷伏中力戰死贈泉州府同知賜祠任其一子賊之陷福清也執知縣葉宗文劫庫放獄囚掠子女千餘人焚官民廨舍舉人陳見率家眾禦之不克與訓導鄭中涵合被



執馬賊而死其陷興化也延平府同知奚世亮遣朱  
署府事賊圍城踰月世亮與武將分陴而守親冒矢  
石南城陷猶西向迎戰身被數鎗力屈死事聞贈右  
恭議大夫賜葬世亮字明仲黃岡人起家進士  
注一中字正叔歙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由開封府  
推官累遷江西副使四十年隣境賊入寇薄泰和一  
中方譙會聞之投箸起曰賊豈行而西掩我不備不  
蚤計民無焦類此豈飲酒時乎遂罷會居無何當路  
以討賊屬之先是泰和巡檢劉茂力戰死賊怒磔其  
屍一中至率諸將吏祭曰爾職抱閔猶死疆事吾待  
罪方而不滅賊何以生為遂誓師列陣而鼓之傳五  
人斬首以徇旦日陣如前會左右軍遇賊而奔賊悉  
赴中軍中軍潰一中躍馬當賊鋒射二人刃一人死  
一中脛脇中鎗二臂中刃三與指揮王應鵬千戶唐  
禹甘死之一中妻程氏聞計投井未得死送一中喪  
歸不食五日竟死事聞贈光祿卿謚忠愍賜祭于歷  
命有司立祠

登賊出不意襲陷其城執之去不屈而死贈光祿少  
卿有司建祠錄其一子當祿豈之未陷也賊先犯嵩  
明州吏日章宗孝出禦而敗闔門死之贈本州同知  
祭其子入國學有龍旌者雲南趙州人由歲貢生為  
嵩明州學正賊薄城旌效死不去被執馬賊死贈國  
子博士  
滿宗顏字士瓚保安衛人善詩賦曉天文兵法舉萬  
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部中遠事起數上  
書當路言兵事當路不能用然以知兵命督餉遼東  
旋擢開原兵備僉事申嚴軍令將士不法者立置之  
罪部內漸然馬林之將出師也宗顏知林不足任上  
書經略楊錫曰林庸懦不堪當一面乞易他將以林  
為後繼不然必敗公事錫不從命宗顏監林軍出三  
岔口營于稗子峪夜聞杜松軍敗林軍遂詳及旦敵  
兵大至林恐甚一戰而敗策馬先奔宗顏留殿後奮  
呼衝擊賊氣彌厲自辰至午力不支與游擊賈永澄  
守備江萬春贊理通判董爾孺等皆死馬事聞賜祭  
葬贈光祿卿再贈大理寺卿廕錦衣世百戶謚節愍  
立祠奉祀永澄等亦賜恤如制  
張銓字字衡沁水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保定府



推官入為御史巡視陝西茶馬以憂歸起按江為時  
連東總兵官張承傳軍覆經略楊鶴議四道出師銓  
馳奏言敵之山川險易我未能悉知懸車深入保無  
抄絕且突騎野戰敵之所長我之所短以短擊長以  
勞赴逸以客當主非計之得者疆胸河之戰五將不  
還奈何輕言出塞為今之計不必徵兵四方但當就  
近調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圉厚撫北關以樹其敵多  
行間謀以携其黨然後伺隙而動若加賦選丁騷動  
天下恐識者之憂不在連東因請發帑金補大僚有  
直言開儲儲先為自治之本不報又言李如柏杜松  
劉綎以宿將並起宜責錫約束用一事權唐九節度  
相州之潰可為明鑑已而師敗果如銓言廷議將恤  
張承傳銓言承傳不知敵之誘我輕進取敗是謂無  
謀猝與敵遇行列錯亂是謂無法率萬餘之衆不能  
死戰是謂無勇臣以為不宜恤時諱其言又言楊鶴  
非大帥才存熊廷弼有將畧四十八年屢疏言自古  
國家之亡莫不由于民窮財盡自軍興以來所司創  
議加賦畝增銀三厘乃三厘未已而至七厘七厘猶  
未已而至九厘夫天地止此財賦民間止此物力正  
賦尚逋何況加徵加徵已難何況增茲奈縱不能賦

於七厘之內斷不可加于七厘之外辟之一身運來  
肩背也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猶藉腹心之血脈滋  
灌若腹心先潰危亡可立而待今竭天下以救連東  
未必安而天下已危為今日計在聯人心以固根本  
豈可廢削無已驅之使亂耶則諸臣之為國謀非也  
陛下之自為謀更非矣內廷積金如山以有用之物  
置無用之地與瓦礫糞土何殊而發帑之請叫閭不  
應加派之議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豈財為陛下  
之財民非陛下之民也耶亦不報素宗即位出按連  
東經畧表應泰下納降令銓力言不可不聽曰禍始  
此矣天啓元年三月滿陽破銓請連東撫臣薛國用  
帥河西兵駐海州蒞遼督臣文球帥山海兵駐廣寧  
以壯聲援疏甫上遼陽被圍官軍大潰銓與應泰乘  
城分子應泰令銓退保河西圍再舉銓不從三日城  
破銓被擁去不屈欲殺之銓引頸待刃乃送歸署銓  
衣冠向闕拜又遷拜其父母遂自經事聞贈大理寺  
卿再贈兵部尚書謚忠烈官其子道濬錦衣指揮銓  
事父五典由進士歷官南京大理卿乞終養詔以銓  
所贈官加之亦為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初五典  
謂海內將亂於所居賣莊築塙為堡壘甚崇積粟



流賊未寇時五典已沒道濟及弟官京師獨餘慶  
氏在衆請避之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  
不保等死耳苟死于家乃率僮僕堅守賊環攻四晝  
夜卒不能克其避山谷者多遇賊淫掠獨張氏家族  
獲全副使王榮生名其堡曰夫人城後賊數來犯並  
擊却之里人多賴以免道濟既官錦衣以忠臣子為  
朝責所重累加都指揮僉事僉書衛事為人允邪無  
賴崇禎初逆黨楊維垣楊所修賈繼春被斥上疏力  
頌其賢後為王永光心腹連疏擊錢龍錫成基命文  
震孟毛羽健諸正人吏部郎中龔世法御史劉芳罕  
家北上聞警適回且擅乘郵傳道濟疏發之兩人罪  
至謫戍由是朝士並疾之尋以幼弱居間事亦被劾  
遣戍逃還其家再被劾改戍海寧  
何廷魁字汝謙山西威遠衛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  
授涇縣知縣調寧晉入為刑部主事歷歸德衛輝河  
南知府遷西寧副使坐考功法獲為黎平知府會東  
事棘詔以副使分巡遠陽受牒以六月蒞事乃先期  
往時遠事潰裂經畧表應泰復有納降之令廷魁爭  
不聽及瀋陽破同事者遣其孥歸廷魁曰吾不敢為  
民望無何敵兵渡濠廷魁請乘半濟急擊敵敵薄城

圍木合又請盡銳出禦應泰並不從遠陽既破廷魁  
懷印率其妻高氏金氏投井死婢僕從死者六人都  
司徐國全聞之亦自經于公署事聞贈廷魁光祿寺  
卿再贈大理寺卿賜祭葬謚忠愍世廕錦衣百戶國  
全亦贈恤如制  
崔儒秀字傲初陝州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除掖縣  
知縣置倉名耕餘秋成輸粟其中歲得千餘石遇災  
發賑坐忤縣中要人罷歸數年起知絳翼二縣入為  
刑部主事復謫文安知縣由戶部郎中遷開元兵備  
僉事時開元已失儒秀散家資募壯士攜家辭墓而  
行經畧表應泰倚重之嘗與諸監司憂兵馬甲仗無  
足恃儒秀曰恃人有必死之心耳應泰心然之遠陽  
被圍儒秀分守東城矢集如雨不少却會兵潰儒秀  
痛哭戎服北向拜遂自經事聞恤典視何廷魁賜祠  
曰愍忠以陳輔光段展配祀輔光揚州人萬曆中舉  
于鄉歷知長寧歸善二縣課最擢膠州知州甫五月  
遷永平府同知轉餉出關與自在知州段展同駐瀋  
陽天啓元年日暈異常展移牒表應泰言天象示警  
宜豫防踰月瀋陽變作展死之輔光方奉命印烙左  
右以無守土責勸之去輔光曰孰非封疆臣何藉焉



望闕拜拔佩刀自剄死與展並贈按察僉事輔鏡守  
官廉在膠州時有魏之山萌者却之不得遂懸公帑  
中展涇陽人舉于鄉授蓬萊知縣調官未久遽及于  
難先是連陽被圍監軍按察使高士典諸監軍胡嘉  
棟牛維曜並踰城遁出倡言廣寧不可守宜界之蒙  
古共為捍蔽我竭力守山海關御史劉廷宣勅之被  
連無何以熊廷弼言敗副使監軍廣寧嘉棟亦敗二  
秩監軍連陽及王化貞棄廣寧兩人後遁下獄論死  
高邦佐字以道襄陵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壽光  
知縣教民墾荒招集流亡三千家歷戶部主事員外  
郎出為永平知府濬縣河築長堤稅使高淮橫甚獨  
裁抑之遷天津兵備副使平巨寇董時耀四十一年  
遷陝西神木道參政屢破套酋沙計兵餉有奇美舊  
克兵使者索邦佐獨不取以嫡母憂歸服除起補蔚  
州道坐調兵忤主者意被劾歸天啓元年連陽破詔  
以原秩分守廣寧時母年八十餘邦佐涕泣不忍去  
母責以大義乃行既視事見經畧熊廷弼與巡撫王  
化貞構隙連事濟決不可為邦佐憂勞成疾累積乞  
罷督撫廉得實報允明年正月化貞棄廣寧逃展謂  
邦佐既請告可入闕邦佐叱曰吾一日未去則一日

封疆臣也吾將安之夜作書訣母策騎趨右屯錫廷  
弼言城中雖亂敵尚未知亟提兵入城斬一二人以  
心自定公即不行請授邦佐兵赴難廷弼不納且偕  
化貞並奔邦佐仰天長嘆泣語從者曰經撫俱逝事  
去矣松山吾守地當死此汝歸報太夫人遂西向拜  
闕復拜母解印綬自經于松山官舍僕高永曰主人  
死安可無從者亦自經于側事聞賜祭葬贈光祿寺  
卿再贈大理寺卿謚忠節世廕錦衣百戶邦佐與張  
銓何廷魁皆山西人詔建祠宣武門外顏曰三忠同  
時顏頤以右叅政分守連海道廣寧之變頤力屈自  
經贈太僕少卿世廕本衛副千戶

章文炳長泰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戶部主事歷  
郎中出為重慶知府治行廉潔吏民愛之天啓元年  
九月賊樊龍等反于重慶殺巡撫徐可求以下十餘  
人文炳被執罵賊死賊後知其賢悔之覓其屍厚為  
棺斂送之歸喪出江上夾岸哭者皆失聲事聞贈太  
僕少卿再贈太常卿世廕外衛副千戶可求浙西江  
安人舉進士歷知南昌江浦上海三縣有治績累遷  
考功文選郎中泰昌元年由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  
史巡撫四川為政嚴明屬吏畏服給事中明時舉御



文孝達者蜀人也奉命徵土司兵與可求等並繼重慶永寧宣撫奢崇明遣其塔與龍等率兵來會時奉達頗責龍遺諸土司多不服土司志在買餉兵不知額可求以餉之議決之相持閱月龍等憤怒欲變可求等不為意至九月閱兵演武場可求獲諭以簡汰意龍抗聲言兵已久集汰之將不利可求猶難之奏政楚雄孫好古見表情洵洵力請毋汰可求領之荷欲閱實其數諸亂兵遂擁而上挺刃擬可求可求屬聲大言逆賊敢反耶聲甫脫口刃已搥胸死好古及副使惠安駱日升南昌李繼周並被害提兵官黃守魁時駐城外聞變急督兵入討道狹民居稠格闘不利為群賊刺死妻聞亦赴水死同時被難者有推官王三宅順慶府同知王世科叙州府同知熊嗣先遵義秦將萬金等十數人惟時奉達踰城得脫事聞可求贈右都御史廢本衛指揮僉事好古日升繼周贈光祿卿廢本所百戶三宅世科嗣先贈尚寶卿廢試百戶並世襲賜祭葬時奉達被逮視職

崇禎十三年其子廷舉獲高選例乞恩命如其請張振德字季修崑山人祖情從祖意曾進士情福建副使意山東副使振德由選貢生授四川興文知縣縣故九絲蠻地萬曆初始建縣土墻數尺戶不滿千時永寧宣撫奢崇明有異志潛結奸人掠責子女振德至請于兩臺優弓手舊額免協防堡兵廢土人出入得奸民為掠責主者論配之招還被掠者三百餘人崇明以賄請不報則賄以二千金振德怒裂其牘却

崇明以賄請不報則賄以二千金振德怒裂其牘却



之天啓元年振德方赴成都供事鄉闈崇明部將樊龍毅巡撫徐可求等據重慶叛時振德兼署寧長縣去賊稍遠從者欲走長寧振德以守與文為正疾趨入城賊猝至振德督鄉兵與戰衆寡不敵退集居民守城會大風雨賊毀土城入振德命妻錢氏及二女入持一劍坐後堂曰若輩死此吾死前堂乃取二印繫肘後北向拜曰臣奉職無狀不能殺賊惟以一死明志妻女先伏劍死乃命家人舉火火熾自剄一門死者十二人賊至火所見振德死面色如生左手繫印右手握刃恣如赴敵狀皆駭愕羅拜而去事聞賜祭葬贈光祿卿諡烈愍初有司建祠世廕錦衣千戶振德既死與文教諭劉希文代署縣事甫半歲賊復薄城希文誓死不去妻白氏亦慷慨願同死俄賊入大婦大罵不屈並死之始振德署長寧與主簿徐大禮善振德樂賊興文大禮以騎從未逐振德却之後長寧亦陷大禮曰吾不可以負張公一家四人仰藥死贈重慶府同知世廕百戶是時先後殉難者南溪知縣王碩輔城陷自盡為賊夫解桐梓知縣洪維翰城陷奪印不屈死典史黃啓鳴亦死郡縣訓導趙愷率衆擊賊刺死遵義推官馮鳳雛挺身禦賊被創死

遵義司獄蘇樸或遠經歷表一修義不汙賊墜城死大足主簿張志恭典史宋應舉集兵奮戰力屈死所司上其狀碩輔維翰並贈尚寶卿世廕千戶啓鳴贈重慶府通判愷重慶府同知世廕試百戶董畫倫字明吾合州人萬曆中舉于鄉除鞏昌清水知縣調安定咸有惠政秩滿安定人詣闕奏留詔加鞏昌府同知仍視縣事久之以同知理甘州軍餉解職歸天啓初永寧賊奢崇明反率衆薄城畫倫傾資募士僭知州翁登彥誓衆固守賊遣使說降畫倫大怒手刃其使挾其睛啖之屢挫賊鋒賊不能克城獲全乃率衆援銅梁復有功尋被檄擄賊重慶義不反顧孤軍深入兵盡援絕伏兵四起遂戰死事聞贈光祿少卿世廕千戶有司建祠奉祀尋改廕指揮僉事崇禎初論全城功復改廕錦衣千戶同時李忠臣永寧人官松潘參政家居陷賊散家資陰募死士使使密約總兵官楊愈愬令以大兵薄城已為內應事洩闔門遇害高光瀘州人嘗為應天府通判城陷難髮為僧與子在崑港募壯士圖恢復殺賊百許人賊怒追至大葉壩光罵賊不屈與家衆十二人同死胡鎮永寧舉人預策崇明必反上書當事陳狀當事不為



意後賊起被執嚴刑錮獄中弟緯傾家營救獲免乃糾合義徒數有新賊潛結賊將張令等執偽相何海若部勒行陣自當一面賊甚畏之偶火藥被焚燒焚死蜀人莫不傷之薛純富順奉人毀家召募義勇禦賊戰死吳長齡瀘州監生率眾恢復瀘州尋中伏父子俱戰死胡一夔與文人仕為龍陽縣丞里居被執不屈死

龔萬祿貴州人也目不識書而體貌魁梧有膽智奮力過人初隸行伍從劉綎征楊應龍先登海龍圍由是知名上官署為守備成建武所所故九絲蠻地萬曆初蠻平始置最號難治劉使陳禹謨奇萬祿亦屬以捕盜盜盡絕及奢崇明反眾推萬祿為游擊將軍主兵事指揮李世勳名位素先萬祿亦受節制相與戮力固守崇明謀犯成都憚萬祿率其後遣部將張令說降令雅欲反正慷慨陳志萬祿與結約膠降崇明年果遣他賊來成萬祿又脅降之先後誘殺賊無算乃微服走叙州說副使徐如珂曰賊之精騎盡萃成都其留守故業者悉老弱也誠假萬祿萬人直搗其巢彼必還兵自救則成都圍立解如珂奇其計而不能用及賊退還悉眾來攻萬祿邀擊十里外眾寡不

敵而敗城遂陷世勳具衣冠再拜率家屬自焚死萬祿手刃兩妾兩孫自刎不殊乃握稍馳出大呼我龔萬祿也孰能追我者賊相視不敢逼走至叙州乞師巡撫朱燮元遂復建武會官軍敗于江門賊四面來攻萬祿苦戰三日手刃數十人與子崇學並死事聞贈都督僉事立祠賜祭世廩百戶同時武臣死難者成都衛指揮程英抱賊龍泉驛成都後衛指揮韓應泰赴援成都遇賊草堂寺小河所鎮撫郁聯若慶賊城西茂州百戶張朋救援鞏縣皆力戰死

管良相者烏撒衛指揮也為人慷慨負奇節天啟初樊龍等反于四川巡撫李樞召良相置麾下與等軍事良相策安邦彥必反佐樞招兵積粟為固守計已良相以祖母疾乞假歸泣語樞曰烏撒孤城密邇水西且與安効良相擊水西有變禍必首及良相無子願以死報國乞圖長策保此一方樞亦泣下逾月邦彥果反圍其城良相固守不下久之外援不至城陷良相自縊死同官李應期朱運泰蔣邦俊亦遇害同時武臣死難者王明重普定衛指揮聞安順陷仰天恸哭自經死五述克威清衛指揮金紹勳平壩衛指揮俱以召兵拒賊為賊掩襲父子皆死壩陽把總簡



益率眾討賊兵賊被執罵賊死賊圍龍里吏民或出或降獨訓葉劉三畏兀坐齋中被害原任守備劉率與賊格鬪眾寡不敵其子景武聞難赴救并死之人稱龍里三劉

徐朝綱雲南晉寧人萬曆二十八年舉于鄉天啓元年授安順推官至即署府事明年安邦彥反遣兵來沒朝綱督率兵民憑城固守上官溫如璋訓葉周圍先懷異志開門迎賊國光時守東門持賊幟麾士民降朝綱猶出城督戰眾寡不敵為賊所執脅之降不屈賊索其印罵曰死賊奴吾頭可斷印不可得賊怒刀斧交下大罵而死其妻聞之登樓自縊長媳並舉火焚其舍挈十歲女躍入烈焰中死孫應魁年十六探甲持矛潰圍出城覓其祖遇賊被殺婢僕從死者十一人五年正月恤殉難諸臣贈朝綱光祿少卿歷予入國學于天鳳甫第進士即奔喪歸服闋起官戶部主事拜疏言臣家一門臣死忠妻死節婦死姑孫死祖婢僕死至此從來未有之節烈乞如張振德例再加優恤臣母臣嫂一體旌表帝嘉之再贈光祿寺卿政廢錦衣世千戶賜祭葬立祠建坊諸從死者皆附祀國光既降賊後被獲伏誅妻子為奴

楊以成雲南路南人萬曆中由貢生授貴陽府通判理畢節衛事秩滿進同知仍治畢節天啓二年安邦彥反圍貴陽以成即具蠟書告急于雲南巡撫沈懋炳懋炳遣兵未接賊眾已抵城下以成勒兵與戰却之無何賊未益眾以成知勢不敵遣吏懷印取間道走貴州而身督吏民拒守會援兵入夜落道衛吏阮世爵為內應城遂陷以成倉皇投縲賊繫之去乃為書述賊中情形實竹筒中令弟以恭再赴雲南告變行至散納溪遇賊搜得其書遂并以成殺之家屬同死者一十三人五年正月贈按察僉事賜祭久之其子舉人興而訴諸朝請如徐朝綱例優恤會莊烈帝嗣位乃贈光祿寺卿世廕錦衣千戶賜祭葬建祠立坊以恭亦附祀同時孫克恕馬平人舉于鄉歷官貴州副使分巡畢節道亦以安賊之亂死難贈太僕寺卿賜祭又有王昌循者嘉興人舉于鄉為恩恩府推官遷貴陽府同知分理永寧衛事天啓元年翁崇明父子據永寧反昌循被難與以成並贈按察僉事賜祭莊烈帝踐祚其子監生世駿言賊踞永寧臣父刺血草三指繳印上官以次年五月再拜自縊賊恨之焚其屍二孫一孫女及僕婢十三人同日被殺乞如



張振德徐朝綱例優加恤典所司議如其言報可或言昌借陷于賊逃疾死其家人以殉難報于官遂蒙贈恤然道遠莫能詳也

鄭鴻字爾調龍溪人由鄉舉為貴州廣順知州時安邦彥有異志鴻策其必反上書當事陳狀州故無城督民樹柵實以土為守禦計無何彥邦果反遣兵來攻鴻激厲士民誓死固守或言賊勢威宜走定番為曰吾守土吏也義當與城存亡及賊入與土官金傑端坐堂上不動並為賊所害婢僕從死者六人吏日胡士統被賊執亦不屈而死時天啓二年六月七日

也巡撫李標上于朝贈按察僉事賜祭崇禎元年予舉人克貞援徐朝綱例請加恩再贈光祿寺卿世廕錦衣千戶予祭葬有司建祠克貞後舉進士歷御史尚寶卿

姬文循字士昌華州人舉于鄉久之不第天啓二年授滕縣知縣視事甫三日白蓮賊徐鳴儒作亂未薄城當是時縣人十九從賊內外協應文循徒步叫號驅吏卒登陴不滿三百此賊至又多散走存者繞數十問民何以從賊曰禍由董二董二者故廷綏巡撫董國先子也為鄉貧暴故致民變文循急遽城曉告

曰若皆良民以董二故挺而走險吾執董二實辦法為若雪憤可乎衆無應者見文循長身赤面鬚髯奮張則駭為神人譁呼羅拜俄箭發而陽斃二賊視之則廷綏沙柳鞞也賊益憤薄登城衆悉潰文循緋衣坐堂皇爵齒罵賊賊前搏裂其冠裳械繫之文循罵不屈居三日解印界小吏魏顯照及家僮李守務北向拜闕遂自經賊榜掠顯照索印顯照潛投其父與守務反而罵賊並死之事聞贈太僕少卿立祠致祀錄其一子顯照等優恤其家董二既致賊及賊至踰城遁去事平竟以贖免

鄭國昌邠州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歷戶部主事禮部員外郎部中遷四川副使調山西右叅政崇禎元年以按察使治兵永平尋遷山西右布政使為上官奏留三年正月

大清兵自京師東行先令人伏文廟承塵上王者不覺也初四日黎明登城有守將左右之國昌覺其異搥之至死須臾北樓火發城遂破國昌自縊于城上中軍守備程應琦從之應琦妻奔告國昌妻與之偕死一時同死者知府張鳳奇推官羅成功盧龍教諭趙允植副總兵焦廷慶東勝衛指揮張國翰及里居



中書舍人廖汝欽武舉人唐之俊諸生韓洞原周祚  
新馮維京胡起鳴胡先奎田種玉等十數人國昌鳳  
奇一門盡死事聞贈國昌太常卿鳳奇光祿卿並賜  
祭葬廕其一子成功等贈恤有差鳳奇陽曲人起家  
御舉

完還醇字子貞三原人天啓五年進士授休寧知縣  
有善政以父憂歸崇禎二年服闋起官良鄉十二月  
大清兵薄城督吏民棄城拒守或言縣小無兵盍避  
諸還醇毅然曰吾守土吏也去將安之救兵不至力  
屈城破與典史文之棟教諭安上達訓導李廷表驛  
丞楊其禮並死焉事定父老覓還醇死得之草間赤  
身而縛禮被數鎗群及而殮之上達貴州安順人萬曆  
末舉于鄉不樂為吏謁選得教諭至是闔門死難事  
聞贈還醇光祿丞子祭葬有司建祠官其一子之棟  
等亦贈卹有司給驛歸其喪已而吏科上言還醇城  
亡與亡之死靡貳猶曰有守土責也若之棟上達等  
元賊下吏倘抱類鼠竄何地不可容身乃致命遂志  
有死無隕即破格褒崇惟曰不可諒朝廷必不惜今  
日之虛名作將來之志義乃僅贈良鄉主簿國學教  
職于聖主優恤之典謂何帝感其言下部更議乃贈

生達五經博士與真禮等及千戶蕭如龍何秉忠百  
戶李蔭並配祀還醇祠武舉人陳彞劉諸生梅友松  
等十五人烈嬪朱氏等十七人並建坊旌表無何順  
天府尹劉宗周以上達得死難之正請贈輸死官坊  
以為世勸不報當是時列城被兵多失守其以死事  
聞者更有香河知縣任光裕灤州知州楊燦光裕贈  
卹如還醇燦贈光祿少卿並任一子  
李獻明字思皇壽光人崇禎元年進士授保定府推  
官明年十一月

大清兵臨遵化巡撫王元雅與推官何天球遵化知  
縣徐澤先任知縣武起潛等憑城拒守獻明時以查  
盤在城中或謂之曰此邑非君所轄去之無罪獻明  
正色曰莫非王土安敢見危避難請守東門未幾城  
破遂死之元雅太原人為巡撫數月即遇變自縊而  
死天球以永平府推官理遵化軍餉澤字允若襄陽  
人獻明今年進士滋任甫七日與天球起潛並殉難  
起潛字用潛進賢人天啓五年進士初為武清知縣  
有諸生為人所訐納金酒甕以獻起潛知之召學官  
及諸生貧者數人置甕庭中謂之曰美酒不可獨享  
與諸君共之酒盡金見其人惶恐請罪即以金分界



貧者治縣一年有餘調繁遵化坐事被劾解官候代  
遂及于難事聞獻民天球並贈光祿少卿澤光祿丞  
俱廕一子

明史卷三百七十八

忠義傳

忠義三

朱萬年黎平人萬曆中舉於鄉歷官萊州知府有惠  
政崇禎五年二月賊魁李九成等既陷登州遂擁衆  
來犯城中士民洶洶欲竄萬年下令嚴禁督率吏民  
憑城固守時山東巡撫徐從治登萊巡撫謝建並  
城中賊攻圍數月萬年飭守具給軍食未嘗乏絕已  
而從治中砲死外圍益急城中守禦益堅賊知不可  
下數詭詞乞降璉信之以七月七日偕萬年出城往  
受遂為賊所執萬年誑之曰爾執我無益可以精騎  
從我乎守城者出降賊果以精騎五百擁萬年至城  
下萬年大呼曰我已被擒誓必死彼指我盡在此可  
急發砲擊之毋以我為慮守將楊仰嵩不忍萬年復  
頓足大呼賊怒將殺之大罵而死城上人見萬年已  
死遂發砲賊死過半事聞贈太常寺卿賜祭葬有司  
建祠官其一子方賊之還掠新城也知縣秦三輔刻  
導王協中禦之並死焉其陷黃縣知縣吳世揚罵賊  
死縣丞張國輔亦將張其功守備熊奮渭力戰死爾  
平度知州陳所聞自縊死三輔世揚贈光祿少卿所  
聞贈太僕少卿並贈祭葬建祠蔭子協中國輔奇功



喬渭亦贈恤有差三輔三原人世揚洛陽人所聞畿輔人並起家一榜明世恤忠之典凡身死烟常與死封疆者皆贈官廕子賜祭葬或錫謚立祠婦女則建塚旌表其典最為優厚若所司失奏及後人自陳請者天子輒嚴旨譴讓故一時忠藎之臣鮮不顯暴於世今采按先後死事者盡著於篇但志所贈之官其他卹典槩可類推故不悉志云

張瑤蓬萊人天啓五年進士授開封府推官為治嚴明絕請寄抑豪強吏民畏若神崇禎四年與杞縣知縣萊陽宋政並行取入都時沂州宋鳴梧居吏科瑤往謁門者索錢瑤詈之鳴梧不悅授政為給事而抑瑤僅得府同知瑤大怒擬致行賄狀列疏上聞吏部尚書閔洪學等亦劾瑤積遺奔競鳴梧獲極論之遂謫河州判官未赴旋里明年正月賊李九成等逼登州瑤率家衆登陴拒守無何城陷瑤猶揮石奮擊賊擁至被執大罵不屈被殺妻女四人並投井死贈光祿少卿先是賊陷新城舉人王與夔張儼然死之其陷他縣者貢生張聯台蔣時行亦死之皆格於例不獲旌禮部侍郎陳子壯上言舉貢死難無恤典當制也然名既登於天府息獨後於流官九泉之下能無

悲憫此者武舉人李詢禦賊捐軀已蒙贈恤武途如此文儒安得獨遺乞量贈一官永為定制可之乃贈與夔儼然宛平知縣聯台時行順天府教授其後他衣死難若舉人李讓吳之秀賈煜張慶雲貢生張茂貞張茂恂皆贈官如前制

張光奎澤州人仕至山東右叅政崇禎五年流賊曠山西監司王肇生知歙人吳開先有勇略便宜署為將使擊賊賊犯澤州開先與戰於城西賊敗去從沁水轉掠陽城肇生以開先之兵至開先恃勇凌沁戰於北留敵下擊斬數百人砲盡無援一軍盡沒賊乃以八月再犯澤州光奎時里居與其兄守備光奎十總劉自安等率衆固守八日聞援兵不至城陷光奎等並死之澤大州也遠近為震動事聞贈光祿寺卿光奎等贈恤有差同時楊于楷遠州人崇禎元年舉進士授行人五年奉使藩府事竣旋里十一月賊紫金梁等自沁州武鄉來寇于楷散家貲率士民登城拒守已而力屈城陷于楷被執罵賊死知州信陽李呈章及在籍刑部主事張友程舉人趙一亨侯標並死之明年六月賊陷和順昌平副使藥濟舉人言家居被傷不屈赴井死贈于楷光祿少卿濟舉太僕少



卿有徐明揚者，浮梁人，由選貢生為平順知縣。六年四月，賊果犯或以城小無備，乞避之。郡城明揚不可，設策守禦，及城破不屈死。

李中正，廬氏人，萬曆末舉會試，以天啓二年赴廷對，授承天府推官，入為兵部車駕主事。崇禎初，謝病歸。六年，群盜大亂河北，以十一月乘水堅，長驅渡河，遂由滹池犯廬氏。時中州承平久，上下恬熙，不設備，驟聞寇至，吏民皇駭。知縣金會嘉棄城遁，賊遂以十二月二日入城中。正憤躬勸家衆及里中壯士，願從者，奮擊衆寡不敵，力戰死。賊縱掠城中，執舉人靳謙吉，抑使跪謙吉不屈，大罵而死。賊以是冬始入河南，自是委陷名城，殺將吏，延蔓中原，數千里不可嚮通矣。馬星，輕者，宜陽縣布衣也。性篤孝，友，事感婦，言迫分產，乃簡取田廬之饒，薄者萬曆末歲大凶，出粟六百石賑救，焚券千餘金。崇禎六年冬，流寇渡河而南，挈家避之石龍崖。三女有絕色，慮為賊所污，悉投崖下。死，足輒被賊執，厲聲大罵，賊怒，并其三子殺之。迄死罵不絕口。其家衆皆遇害，惟存次子駿一人。後登鄉薦，時中州以布衣死難者有靈，賈許輝、新安劉心培、馮山李登英、假師斐君合陝州張我正、張我德、孟津

孫挺生，嵩縣傅世濟，李佩玉，上蔡劉時龍，諸人，輝幼習道家言，為縣中陰陽官。六年冬，為賊所掠，誓不從。大罵，見殺。君培為人，有義行。六年冬，寇渡河，攜子及從孫避難，道遇賊，欲殺其從孫。君培曰：「我尚有兒，此子乃遺孤，幸舍之，而殺我賊，如其言。」二子獲免。山性剛直，土寇於大中陷新安，獲山使之負米，叱曰：「我良民，汝逆賊，安有良民為賊負米者？」即大罵而死。登英，嵩城破，慷慨就義。君合，幼孤，母苦志育之。君合孝養，惟謹。寇亂，聚衆保沙岸寨，寇攻圍十晝夜，不克，說之降。大罵不從。後寨破，被磔。我正，豪傑，自負，嘗集衆保障鄉里。一方頌之。十四年，寇掠其里，勒衆禁之。載三賊，俄賊大至，衆悉奔，奮臂獨戰，寇愛其勇，欲生致之，詎罵自刎死。我德生，有義，聚里中被寇，恐妻子受辱，驅一家二十七人登樓自焚。挺生初讀書，試有司，不利，去學星街，有奇驗。預知十五年有寇禍，編茅於河渚，以居。賊蹤跡得之，語其妻梁氏曰：「此匹夫狗義之秋也。」夫婦對泣，詔賊而死。世濟與兄世舟並為士，寇於大中所執，將殺之，兄弟相抱持而泣，賊憐之，議釋其一。世濟即奪賊刃自斃。世舟獲免。佩玉者，史與宜孫也。崇禎末，州蹂躪，無完土。佩玉憤結遺民。



捍衛鄉井與鄰境救黨相犄角往往尾賊後奪其輜重賊憚之不敢出其境後賊大舉圍別寨佩王三救衆寡不敵力戰而死里人相聚哭之時寵有孝行賊幅城其父宗禮以年老不能行命之速避遂自殺時寵恸哭刺殺一子三女夫婦並自到其妹適歸寧亦從死一家死者凡八人

方國儒字道醇歙縣人四歲失怙奉母以孝聞天啟元年舉於鄉崇禎間為保康知縣時流寇大入湖廣所至摧陷將吏率望風先奔保康小邑素無兵寇以七年正月來犯國儒急率鄉兵出禦力不支敗走城遂陷無何賊退國儒還入城方再圍戰守踰月寇復至督吏民膺城固拒寇後隊來益衆孤城無援復陷國儒冠服坐堂中被執大罵身中七刀死是年正月寇陷竹谿執知縣余霄將殺之子諸生伯麟請代乃免賊退數日復陷其城訓導王紹正遇害殺城舉人常存畏王秉貞以會試赴京道遇寇被劫欲推為首領存畏罵不絕口死秉貞傾貲行賄獲釋後張獻忠據蛟城為之謀主鄉里羞之他賊犯興山者知縣劉定國督衆堅守城將陷遣吏懷印送上官挺身罵賊死何承光貴州鎮遠人萬曆四十年舉於鄉宗禎中歷

官夔州府同知時祥盜犯荊州者連陷遠安興山歸州遂長驅入夔州官軍竟無守險者以七年二月抵夔州城下城中倉猝無守具副使周士澄時駐培州通判黃尚儀推官劉應侯奉節知縣譚楚良悉遁承光以攝府事督吏民城守力竭無援城遂陷承光整冠帶危坐不動賊人殺之投屍於江自賊起陝西轉寇山西蔓延畿輔河南北以及湖廣四川摧陷州縣以數十未有破大都者至是天下為震動承光後贈夔州知府賊他部自漢中西鄉來者亦以是月犯大寧知縣高日臨見勢弱不能守噓指血書牒乞援於上官而躬率家衆及吏民禦之城北門衆寡不敵為賊擊敗日臨被執脇之降大罵不屈賊碎其體而焚之訓導高錫及其妻女巡簡陳國俊及其妻皆遇害日臨字儼若鄱陽人起家恩貢生賊既陷夔州他賊即以次日陷巫山通江巫山巡檢郭欝化禦之陣沒通江署事通判李良基築城道指揮王永年力戰死之至四月守備郭震辰指揮田寶擊賊百丈關兵敗被獲罵賊死

陸夢龍字君啓會稽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河部山東司主事進員外郎挺擊賊起諸司官列士相趨



會積勞永嘉納鄭國燕厚賄附會劉廷元這癩之說盡匿張差所供為國恭守莊及龐劉二內侍引定語第云差收積薪草為鄰人李萬倉等所燬差憤赴朝禁寃行至東門過一人謂持杖入可當寃狀遂悞入東宮迫署印侍郎張問連連謝及王之案發其奸謀士相等惟時夢龍以典試廣東杜門注籍問連強起之令共事士相等不欲再鞠趣問連具疏請旨以疏入必留中其事即寢夢龍曰已奉旨提問安得再請舍已奉之明綸又請必不下之旨可乎問連感額曰然則若何夢龍曰請問今具疏欲提張差耶衆曰然夢龍曰差已在獄又誰提衆曰然則提馬三舅輩夢龍曰此皆編氓堂堂法司不能刺一編氓須煩天子詔耶士相曰今但云乞勅下三法司不須乞提何人問連哂曰有是哉此成何語再問夢龍當若何曰差所供內犯有姓無名此須訊實士相急曰此事何敢再訊夢龍曰他小事猶訊而獲訊今國家大事反革草耶問連亦以為然明日夢龍復反獲言之問連悟趣速訊士相猶執不可永嘉曰倘訊而吐不就謀奈何夢龍曰因慮其不承反慮其承耶蓋是時士相承嘉各納國恭四萬金而問連不知也及會立止士相

會積勞永嘉夢龍之案暨傳梅鄒紹先七人獨梅與夢龍合餘皆主瘋癩說將訊衆猶囁嚅後堂不肯出夢龍曰法官畏囚若此耶士相曰訊終不便永嘉把夢龍臂曰今不得已而訊止問二內官及馬三舅李外父的名爾若更問一語不訊矣會積紹先曰即訊不可加刑夢龍見諸人惶懼笑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即有禍余獨當之乃就坐永嘉復以四語約夢龍呼刑具三無應者擊案大呼始具差長身駢脅視視傲語畧無瘋癩狀夢龍呼紙筆命畫所從以路永嘉笑曰君亦癩耶乃令癩人畫圖須臾圖成梅問汝何由識路差言我薊州人非有謀者安得入夢龍問謀者為誰乃供二內官且曰彼用金銀壺各一奉我三年矣問內官何名士相承嘉急曰彼必不識不必問夢龍問使汝何為曰擊小爺小爺者謂太子也士相即推坐起曰此不可問矣遂罷訊見問連問連將其疏夢龍曰內豎有姓無名與昨等爾衆皆曰可矣夢龍遂稱病不出問連遣使四五輩召之乃往見請再詰內豎的名問連曰衆不從君再訊乎夢龍曰安有鞠囚止拘四語之理問連愕然問故始知之乃從夢龍言命十三司會訊訊時衆始喧雜每



其詰問永嘉故黨龍之或止之輒與之聞然差則  
盡供逆謀及雁保劉成名一無所隱時士相主筆聞  
供二豎名躊躇不敢下即中馬德澧坐其旁趣之士  
相大怒奮衣起此供至擊小爺士相又不欲入德澧  
不可獄既具問連命具既永嘉欲去擊小爺三字夢  
龍爭之永嘉曰頃半御史志夔傳言不得入此三字  
誰敢入夢龍喟然曰但道陸員外不肯匿誰敢匿時  
永嘉庇鄭氏无乃每假臺諫勢以挾持同官類如此  
將縶疏士相又欲去二豎名類夢龍不可乃已嘗是  
時官路自何士晉刑官自夢龍之案梅德澧外鮮不  
納鄭氏賄者微夢龍力持幾不成獄然群小恨之次  
骨志夔道人傳語曰已具稗章矣亟從衆則免夢龍  
曰吾不畏死寧畏彈耶已而之案梅德澧並為群小  
所陷教欲陷夢龍類問連力左右之於吏部獲免四  
十五年由郎中出為廣西提學僉事歷江西恭議湖  
廣江西副使天啓四年貴州賊未靖總督秦復一薦  
夢龍知兵改右叅政監軍討賊安邦彥犯晉定夢龍  
偕總兵官黃鉞以三千人赴之偵者言賊大至曉行  
未霧滿山夢龍曰急驅之稍霽賊知虛實矣鉞不應  
夢龍遽引親丁直前薄賊賊奔鉞乃拔營而進大敗

之三山苗叛思州告急夢龍往援問知府胡柵曰若  
設獅子哨去賊巢幾里曰二十里夢龍即夜遣中軍  
吳家相進搗其巢奪苗鼓亂搗聲振山谷苗大奔潰  
焚其巢而還尋改湖廣監軍遷廣東按察使上官建  
魏忠賢祠列夢龍名亟遣使剗去之崇禎元年大計  
忠賢黨猶用事錫二級調任三年起湖廣副使丁艱  
不赴服闋起故官分廵東充道盜起曹漢問督兵討  
之陣斬其魁黃五郭金城生擒王好義等餘衆悉降  
遷右叅政分守固原七年夏賊米犯擊却之閏八月  
賊陷隆德殺知縣費彥芳遂圍靜寧州夢龍率遊擊  
賀奇勛都司石崇德禦之抵老虎溝賊初不滿千人  
已而大至夢龍所將止三百餘人被圍數重賊矢石  
如雨突圍不得出二將抱夢龍而泣揮之曰何作此  
婦孺態大呼奮擊手賊數人賊并力合攻與二將俱  
戰死夢龍慷慨好談兵客訪之輒投石起距手舞大  
刀以示勇毅然有廓清群盜志至是戰死聞者莫不  
惜之贈太僕卿  
龐瑜字堅白公安人家貧躬耕自給夏日轉水灌田  
執書從牛後胡誦不輟由歲貢生授京山訓導崇禎  
七年權陝西崇信知縣縣故無城兵荒之餘貧民止



百餘戶瑜知賊必至請平京言於監司陸夢龍以無  
共辭瑜歸集士民流涕大言誓以身死職因八月天  
大雨土垣盡圯賊掩至瑜急解印遣家人齎送上官  
而身端坐堂皇以俟賊至梓之下令跪瑜罵曰吾待  
死久矣狗賊奴何敢辱官長賊怒拔刀擬之罵益厲  
賊掠城中無所有執至野外剖心裂屍而去贈固原  
知州是時賊盡趨秦中長吏以失城殉難者更有董  
三謨朱呈瓊吉永祚婁瑋蒲來舉呂鳴世諸人三謨  
黎平人舉於鄉崇禎中為陝西山陽知縣更事精敏  
下皆畏服賊猝至陷其城三謨及父嗣成弟三元俱  
死之妻李氏亦攜子女偕死贈光祿寺丞立祠與嗣  
成三元並祀妻女建坊旌表呈瓊藩府宗室也居長  
治由貢生為秦安知縣縣既貧瘠益以兵荒素乏守  
倚賊至城陷執詣寧羌郭外令賺城呈瓊大呼曰我  
為賊所獲若輩須固守我忍辱至此者欲令知我死  
所爾遂大罵呼速殺賊即殺之寧羌迄嚴守不下贈  
光祿少卿永祚輝縣人輸資入國學為鳳縣主簿七  
年四月已謝事將歸會賊猝至知縣棄城遁乃倡義  
拒守力屈城陷北面再拜曰臣雖小吏嘗食祿於朝  
不敏以謝事過責見賊大罵死二子士樞亦俱死

教諭李之蔚鄉薦紳魏炳亦不屈死永祚贈漢中衛  
經歷餘贈恤有差瑋知涇州以七年閏八月城陷死  
贈太僕少卿來舉知甘泉賊來犯守倚孫守法等雖  
兵不救城破來舉手刃一賊傷六賊而後死贈官同  
呈瓊鳴世福建人由恩貢生為麟游知縣性介持以  
風教自任地遭兵燹居民寥落拊循甚有恩七年八  
月賊陷其城被執賊未忍加害鳴世發憤絕食六日  
卒有宋緒湯者耀州諸生賊攻城被獲大罵死  
閩生斗字文淵汾西人崇禎中由歲貢生歷保安知  
州性廉介持法嚴吏民畏服七年七月大兵驟臨城  
生斗倉猝集吏民嬰城固守竟以力不敵城破被執  
生斗死判官李師聖吏目王本立訓導張文魁亦以  
守城死同時將乘采字衷白全州人舉於鄉為大同  
靈丘知縣律已嚴字民平易有古循吏風是年八月  
靈丘忽被兵上下惶駭乘采慨然曰吾當以死衛吏  
民亟募健兒登陴列守無何力屈衆潰乘采投鏃死  
闔門殉之守倚于世奇把總陳彥武馬如牙典史張  
標教諭路登甫並赴闕而死事聞贈生斗太僕少卿  
乘采等贈恤如制  
尹夢黃雲南太和人萬曆時舉於鄉崇禎中為潁州



知州以廉惠得民八年正月方謁上官於鳳陽聞賊  
大舉來寇立馳還夢鰲以初十日至賊即於此日抵  
城下倉猝募兵未集借通判趙士寬率吏民登陴固  
守城北有高楼可俯矚城中諸生劉廷傳謂不伏兵  
此樓則城不可守請先據之夢鰲以為然而廷傳所  
統皆市人不可用賊果據城以攻且鑿城類數丈城  
上人怖懼皆散走夢鰲為長跪求協力共守衆徑去不  
顧夢鰲乃持大刀獨當城類壞處殺賊十餘人身亦  
被數刃俄賊衆畢登遂投城下烏龍潭死弟姪七人  
皆死之廷傳者故布政使九光從子也素任俠好義  
亦罵賊死九光子廷石多才智分守西城中賊必悉  
絕口授友人方畧令繕牘上之當事旋卒士寬字汝  
良掖縣人由門廕為鳳陽府通判駐潁州亦以正旦  
詣郡城聞警一日夜馳三百里返州不入署即登城  
與夢鰲同守閱三日城陷猶率家衆巷戰力竭亦投  
烏龍潭死妻李氏攜二女登樓自焚僕王丹亦罵賊  
死鄉薦紳尚書張鶴鳴弟副使鶴騰子大同中書舍  
人田之類知縣劉道遠光祿署丞李生白訓導丁嘉  
遇舉人白精忠郭三杰皆死類有衛隸河南指揮李  
從師王廷俊千戶孫升田三震百戶羅元慶田得民

王之麟俱以乘城戰死賊既陷潁州遂屠其民其別  
部即以是月由壽州犯鳳陽鳳陽故無城中都留守  
珠國相率指揮袁瑞徵呂承庵郭希聖張鵬翼周時  
望李文郁岳光祚千戶陳弘祖陳其忠金龍化等以  
兵三千逆戰於上寨山頗有斬獲賊數萬繼至矢  
集如壘遂敗相國自刎死餘皆陣歿賊遂犯皇陵大  
肆焚掠知府顏容暄囚服匿於獄賊釋因獲之將加  
刃容暄大罵賊怒杖殺之血浸石堦宛如其像漆之  
不滅士民乃取石立塚建祠奉祀推官萬文英方卧  
病賊索之子元亨年十六泣語父曰兒不得復事親  
矣出門呼曰若索官何為我即官也賊繫之顧見其  
師萬師尹亦被繫給賊曰若欲得者官爾何繫此賊  
練賊遂釋之元亨乃極口大罵賊怒斷脛死文英獲  
免容暄漳浦人文英南昌人並起家進士一時同死  
者千戶陳采齡百戶盛可學等四十一人諸生六十  
六人舉人蔣思宸聞變投煤死後給事中林正亨錄  
上其狀贈夢鰲光祿少卿士寬光祿丞餘贈恤有差  
韓光祖潁州諸生也賊薄城與子進士獻策助有司  
拒守及城陷賊執光祖脅之跪叱曰吾生平讀書止  
知忠義城亡與亡誓不偷生遂大罵賊怒殺之碎其



苑妻武氏投火死一妹一女並赴井死獻策妻李氏亦赴井死妻李氏方有娠賊剖腹剔胎死次子定策孫日曦身被數槊罵賊死獨獻策獲存同時諸生被難者一百三人有檀之樵者賊入城守母柩不去一賊掠其家之樵提石杵擊之斃他賊復至見其持杵反走之樵追擊之亦斃賊疊至連擊殺數人中刃而仆賊磔殺之其時婦人死節者三十七人烈女八人時稱潁州忠節為獨盛云

虞謙字吉甫廬江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永豐知縣課最入為御史嘗巡厥庫按真定督屯田視畿輔學政資最深以不善趨時出為江西右叅政引疾歸謙為人端介言動不苟崇禎八年二月流賊自巢縣犯廬江士民具財幣求免賊偽許之俄襲陷其城謙服命服危坐中門賊至欲屈之罵曰吾朝廷憲臣肯為賊屈耶巢滅亡在即安敢無禮賊怒殺之投屍於池池水盡赤舉人張大受畢伊周亦不屈被殺是年正月賊陷霍丘縣丞張有俊教諭倪可大訓導何炳鄉薦神田既庭戴廷對舉人王毓貞死馬知縣適他往其家屬盡死賊別部陷巢縣知縣嚴寬歸安人起家乙榜有善政被執不屈一門皆死二月犯太湖

知縣金應元山陰人亦起家乙榜賊至據城東大濠以守奸人某賊渡濠執應元斫之未殊自經死家人皆遇害訓導毛永寧亦死馬謙贈光祿寺卿餘贈恤如制

龔元祥字子禎長洲人舉於鄉崇禎四年為霍山教諭屬蕩陽以名教自任與訓導姚允恭同志友善八年寇陷鳳陽遠近震動元祥急借縣令為守禦備守事粗舉寇掩至令即逸去元祥督率士民脩城固守或勸之曰今已亡君無守土責盍避諸元祥慨然曰食祿而遺其難不忠臨危而棄其城不義吾平日講說考謂何倘不測惟有死爾及賊陷城元祥整衣冠危坐賊至侃侃諭以大義賊不顧欲屈之厲聲曰死即死賊狗何敢辱我賊怒執之去元祥罵不絕口遂遇害于炳衙奔救號呼罵賊賊又殺之閏五日允恭飲其屍即自縊通縣令解免越日賊獲入允恭卒死之事聞贈元祥國子助教建祠曰忠孝以其子配允恭亦獲旌

王信陝西寧州人性至孝父沒廬墓三年母疾並信年已六十戒死後勿廬墓信勉從之各倚廬足不踰閭者亦三年崇禎初由歲貢生除靈璧訓導遷真陽



知縣八年二月出撫土寇會流寇猝至被執信謾罵不屈賊擁之使諭降羅山真陽二縣信益罵不從斷頭剖腹而死閱四日其子來覓猶舒指搥子手若相訣者贈光祿寺丞建祠奉祀全時史記言字司直當塗人崇禎中由乙榜歷長沙知縣陝州知州陝當賊衝記言出私財募士聘少室二僧為師訓練之賊駐近境以所練士往禦斬數十級生擒二十餘人賊魁老回回憤率數萬人來攻記言憑城拒擊賊不得志而去已所練士上官調赴他郡賊遂以八年十月乘雪夜來襲城即甯記言縱火自焚兩僧掖之出曰死此何以自明乃越女墻而下賊追獲之令其降叱曰有死知州無降知州也遂被殺指揮李君賜聞賊入持矛奮鬪斃數賊而死訓導王誠心里居教諭張敏行姚良弼指揮楊道泰阮我璽鎮撫陳三元亦不屈死是月賊陷盧氏知縣白極自到十年九月陷澠池知縣李邁林死焉事聞贈記言光祿少卿餘贈恤有差梁志仁南京人保定侯銘之裔也其先世皆為武職至志仁好讀書舉萬曆四十六年鄉試崇禎六年授衡陽知縣明年調羅田並有聲時湖廣大被賊患志仁修城濬濠日夕儆備賊羅汝才雅聞其名謂左右

曰羅田城小易克然梁君長者吾不忍加兵俟其去當取之會邑豪江猶龍與賊通志仁聞捕下獄猶龍自以必死知賊別校方攻麻城遣奴潛謀之八年二月賊猝至志仁急偕典史單思仁教諭吳鳳來訓導盧大受督士民守禦已而城陷志仁猶持長矛巷戰殺六賊力屈被繫柳使跪罵曰我天子命官肯屈膝賊輩耶速殺我賊怒碎其支體而焚之妻唐氏被逼亦大罵曰死賊汝殺我夫我亦當殺汝奪刃不得以口嚙賊手遂遇害思仁等亦不屈而死汝才在英山聞之馳至羅田斬其別校曰奈何擅害長者以錦繡飲其夫婦屍風來福建人由鄉舉大受寶慶人由貢生明年贈志仁斯州知州思仁羅田主簿鳳來國子助教大受學錄廢子崇獎有差王爾訓字振之解州人天啓二年進士除金鄉知縣調壽張再調滋陽以憂去服闋起官武清崇禎四年坐大計議調久之補扶風國訓性剛嚴取資緣牛進故釋褐十餘年不增一秩八年秋群寇來犯國訓督勵士民偕主簿夏建忠典史陳紹南教諭張弘綱訓導陳縉膺城固守閱兩月外援不至城竟陷國訓罵賊死建忠等亦不屈被殺事聞贈國訓光祿少卿建



恣等皆贈恤當是時大帥曹文詔又萬年等並戰沒  
寇勢益張閩中諸州縣無所不殘破以八月陷永壽  
敬知縣薄匡宇即以是月陷咸陽敬知縣趙齊昌其  
時長吏以死難聞者有隴州知州胡爾純延長知縣  
萬代芳爾純山東人是年寇數萬來攻爾純悉力守  
禦吏曰王錫衮潛通賊賊遂入城爾純自經死代芳  
知延長聞寇至與教諭譚恩驛丞羅文魁協力拒守  
已而城陷代芳死之妻劉氏妾梁氏從死恩文魁亦  
殉難爾純贈光祿少卿代芳光祿丞妻妾建坊旌表  
恩等亦賜祭有孫仲嗣者膚苑人慷慨好俠烈由貢  
生為階州學正流寇充斥當事知其才委以城守寇  
憚之不敢犯後以大衆來攻仲嗣冒鋒鏑盡瘁死守  
力竭城破與妻子十餘人並死之贈國子博士同時  
楊呈秀華陰人由進士歷官順慶知府坐大計罷歸  
寇攻城佐有司捍禦及城陷不屈死贈恤如制  
洪雲蒸長沙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諸暨知縣大  
計拾遺謫許州判官稍遷梁山知縣又被劾改昌平  
學正累遷戶部郎中廣州知府崇禎初進廣東副使  
移廣西右叅政為上官奏留先是九連山賊陳萬等  
肆亂於汀湖諸郡間為福建叅政曹櫻等所滅銅鼓

渠賊鍾凌秀亦降其餘黨猶出沒為患五年雲蒸借  
總兵鄧懋官捷其巢斬首三千餘級盡毀其營砦而  
還尋遷江西右叅政復調廣東海盜劉香為亂總督  
熊文燦議撫之遣雲蒸及副使康成祖叅將夏之本  
振一傑往諭香留之不遣還八年四月官兵進擊香  
勢窮令雲蒸等出船止兵大呼曰賊已感大兵宜急  
擊勿以我為慮賊遂殺之香亦覆滅米祖等獲脫還  
同時有陳瓚者漳浦人舉天啟五年進士授慈谿知  
縣被劾議調崇禎十年為袁州府推官湖廣臨藍巨  
寇竄至有謀者為內應瓚捕斬之懸首城上賊謀沮  
猶環城力攻瓚拒守半月始解去累遷湖廣右叅議  
分守湖南討平八排賊有功十六年張獻忠陷長沙  
圍叅政周鳳岐於澧州瓚督兵往救全軍敗沒賊執  
瓚欲降之奮罵不屈斷手剖肝而死鳳岐永康人萬  
曆末舉進士授中書舍人累遷工部郎中掌節慎庫  
奄人索執料價不得落職歸崇禎初起故官出為湖  
廣江防僉事遷四川兵備副使苗人爭界為立碑畫  
疆以定之改湖廣右叅政分守澧州賊來犯援軍敗  
沒城遂陷鳳岐被縛賊帥親解之說以降怒罵而死  
上官蓋字表亦曲江人崇禎中由乙榜為順義知縣



縣近京師貴豪多置莊田侵編戶蓋守官廉持法不  
 撓士民悅服泣政三載薦剡十餘上九年八月大軍  
 來攻蓋借游擊治國器都指揮蘇時雨等憑城拒守  
 已而城破蓋自經國器時雨及訓導陳所蘊遇害先  
 是七月中敵兵踰天壽山入昌平攝州事保定府通  
 判王禹佐與守陵中官王希忠總兵官巢丕昌等分  
 璫而守無何降丁二千為內應城遂陷丕昌出降禹  
 佐希忠及判官胡惟忠吏目郭永學正解懷亮訓導  
 常時光守恪成貞吉死焉禹佐子亦從父死未幾破  
 寶坻知縣趙國陽死之主簿樊樞典史張六師訓導  
 趙士秀並被殺國陽山西樂平人舉鄉試第一登崇  
 禎七年進士在官有政聲定興之破教諭灤州熊嘉  
 志慷慨盡節其破安肅也知縣臨清鄭延任與妻全  
 殉教諭靈壽耿三麟亦死之事聞時恤如制  
 張紹登字振夫南城人崇禎中由乙榜為應城知縣  
 縣中多豪僕諸胥徒馬戶排夫悉僕充之有調發則  
 其人避去胥有司別催以充且衙前催役里正輒取  
 之正賦不待批發皆襲為成例紹登至毅然欲更之  
 豪戶皆不悅衆議縶城派之閩邑紹登曰巨家富室  
 盡在城中於鄉民何預悉免之九年賊來犯得訓導

張國勛鄉薦紳能可久悉力防禦賊引退國勛曰賊  
 不一剽城未易守願率壯士出擊之力戰一日夜頗  
 有斬獲賊乃去邑有侍郎王璫其子權結怨於族黨  
 怨家潛謀賊賊遂以十二月來攻或言國勛無守土  
 責盡避之國勛不可佐紹登力守而乞援於上官上  
 官遣副將鄧祖禹將兵來救於是祖禹守西南國勛  
 東北而紹登往來策應會賊射書索權權懼率家衆  
 斷北關以出賊乘間登南城紹登還署端坐堂上見  
 賊來執耆拳擊之賊辟易群賊齊至乃被殺賊渠嘆  
 其忠全以冠帶覆屍埋之堂側國勛黃陂人起家歲  
 貢生賊既入朝服北面再拜走捧先聖神主立以待  
 賊遂焚文廟投國勛烈燄中祖禹不屈而死可久幼  
 孤事母孝舉於鄉為大興知縣崇禎初疏請更三朝  
 要典時奄黨猶擅權請光祿典簿遷應天府推官入  
 為刑部主事歷知府丁艱歸至是賊入語妻程氏曰  
 臣死忠婦死節分也於是妻與女相對自經可久被  
 執賊使之拜曰頭可斷膝不可屈也遂遇害城亦為  
 賊支解事聞贈紹登尚寶少卿國勛國子學正  
 王燾字濬仲崑山人少孤貧九歲為人後族人有謀  
 其產者燾舉以讓之獨迎養嗣祖母及母惟謹萬曆



家舉於鄉後海門教諭丁母艱服闋補儀真推詳州知州未任丁祖母艱崇禎九年補隨州州當群盜焚掠之餘戶不滿千熹至訓民兵繕守具力為防禦計去寇李良喬為亂賊殺之明年正月大寇掩至熹親冒矢石且守且戰擊斬三百餘人寇憤攻益力相持二十餘日天大風雪守者多散熹知事敗入署整冠帶自經寇焚其署獨熹死所火不及其屍植立不仆寇望見駭走已薨州印得之盡斬立尺土下其精靈不與如此贈太常少卿南渡時賜諡烈愍建雙忠祠與全忠秦懋德並祀有魏時先者南昌人生優膳畧善舞雙刃崇禎九年夏為廣濟典史時邑遭寇破長吏設排兵三百人委時先教練其冬賊據斯州河口憚時先扼險不敢渡時先募死士夜襲其營砲發賊驚擾時先手砍殺數人賊不敢逼俄賊衆大至部卒皆散時先獨立高坡又破殺數人賊環繞之以馬刺斷被執不屈死兄諸生陳於上官却不奏兄憤發病死其友收斂之哭之盡哀曰弟為國死兄為弟死吾獨不能表暴之乎具牘力陳乃奏聞贈廣濟主簿予恤典

馬如蛟字騰仲和州人天啓二年進士授浙江山陰

知縣清操嗜飲所食米皆自其家運致崇禎元年徵授御史劾侍郎徐紹吉御史張納誦附魏忠賢主持要典二人遂削籍故事內庭正旦端陽中秋宴會先令商人供辦而後給直多至破家天啓時免端陽一節備費三萬二千有奇至是如蛟借給事中鍾外巡視銀庫力陳商困請及時給發從之奏汰內府各監局官匠歲省俸廉銀二萬八千米一萬餘石明年出按四川時安邦彥者宗明已為四川將士所誅而貴州與之爭功如蛟遂劾按臣蘇瑛冒功罪蜀中勢家橫恣奸民率以他人田產投獻如蛟列上正名分屬廉恥約宗室十事嚴行約束一方賴之嘗薦方而官而所薦有糾察典者為都御史閔洪學所糾命回道時嚴戾薄罰而止四年秋與同官余文燭監武會試時舉子董姓者先以技勇聞於帝及入試考官楊世芳劉必達以文不中程黜之帝謂有意抑之也主考及如蛟文燭並下吏落職歸八年論平邦彥功復故官以父憂未赴十二月流賊犯和州如蛟傾貲募士與知州黎弘業登陴固守麾下壯士出擊兩戰皆捷賊將奔會風雪大作不辨人色守者皆潰賊遂入城如蛟內事急矣可坐而待斃乎急下令能相從擊賊者



予百金須臾得百餘人鼓勇巷戰賊多傷已而力屈遂戰死况運司判官如虬諸生如虹及家屬十四人皆死事聞贈太僕少卿官其一子弘業字孟橫順德人由舉人授和州知州賊初至禦却之其冬賊復至城將陷弘業繫印於肘跪告其母曰不肖此貪微官以累母奈何母李氏泣諭曰汝勿以我為意事至此有死而已遂自縊妻楊氏妾李氏及女四人繼之弘業北面慟哭再拜引刀自刎未殊獲蘇瀕頸血大書曰為臣盡忠為子盡孝大丈夫何惜一死哉賊入傷數刃而死贈太僕少卿任一子同時判官錢大用偕妻妾子婦俱死吏目景一高被剗死學正康正諫初門人由舉人入仕偕妻汪氏子婦章氏赴水死贈國子監丞訓導趙世選亦不屈死贈國子學錄蔣佳徵灌陽人天啓四年舉於鄉崇禎中為盱眙知縣惠困窮祛風弊治甚有聲縣故無城佳徵知賊必至訓民為兵以待十年秋賊果來犯士民悉奔有勸佳徵出避者持不可設伏要害而親率眾往誘賊至伏發殲殺甚眾賊怒環攻之力戰而死其母聞之亦投繯死中樞楊嗣昌上言佳徵身自為將與守偕高養正分營禦賊眾寡勢懸身履履場請贈奉訓大夫

尚寶少卿錫之恤典制曰可未幾巡按御史言佳徵為國捐軀子忠母義宜賜諡廕植倫常乃建表忠祠并毋奉祀同時江北死難者有吳暢春王寅二人暢春漢陽人崇禎八年為潛山天堂寨總檢時賊氛正熾暢春為練鄉兵置戎器悉力防禦明年冬賊至夜設燎火驚去之又明年春賊再至暢春督眾殊死守力屈仰天嘆曰吾得死所矣手刃數賊被執不屈死贈勳功即安慶府經歷廕其子為所鎮撫寅錢瑄人諳兵法膂力絕人舉武鄉試以父征播功為千戶崇禎中擢撫標守備是部卒晚弱不任戰詔曰彙成將軍練浙兵聞天下今若爾耶乃日集督教之卒始可用十年遷龍江都司未上調赴泗州護祖陵賊來犯寅曰賊眾我寡及其未集可破也捲甲疾趨至盱眙斬其先鋒一人戰自午迄申賊眾益眾寅矢盡力窮與守備陳正亨陷陣死贈鎮國將軍都指揮僉事正亨贈昭勇將軍指揮使並官其子徐尚卿南平人舉於鄉為鄒州知州崇禎十年十月大盜李自成惠登相等以數十萬眾由漢中入四川大將侯良柱敗沒於廣元遂以初八日陷昭化知縣王時化死之尚卿知賊必來把集士民泣語之曰此



城必不能守若輩宜速去吾封疆吏誓死於此衆皆泣請借去尚卿不可閱二日寇果陷其城投保死寇遂長驅陷江油知縣馬弘潭被執不死後被逮彰明安縣羅江德陽漢州吏民皆先遁二十二日掠郫縣主簿張應奇死之俄陷金堂典史潘夢科不屈死是月也賊陷州縣三十六其死事者止四人事定贈尚卿布政司右叅議時化无祿丞應奇按察司知事夢科將仕郎并賜恤與時化湖廣人舉鄉試第一孫士美青浦人由鄉舉授舒城教諭崇禎八年春群盜來犯縣令適以公事出吏民洶洶無固志士美代為城守自賊至迄群衆凡七十餘日城賴以全明年擢深州知州州故春土鄉兵數百皆市人不習戰士美至力為保障計十一年九月大渚兵深入內地以十一月薄深州士美督勵士民憑城而守閱三日力不支城破自剄於角樓父詢聞之亦自縊一家與難者十有三人贈太僕少卿詢亦被誅全時以教官死難者有劉廷訓張純儒唐一中廷訓順天通州人由歲貢生為吳橋訓導敵兵入畿內知縣李綦隆欲遁廷訓邀止之與共守及外圍將合綦隆竟棄城走廷訓思奔城上語守者曰守死逃

亦死焉若死於守為忠義鬼乎東波許諾乃堅拒三晝夜城外發矢如雨廷訓受傷猶束胸力戰又中六矢死踰月其子啓楫更欽而若生而棄城者廷伏法純儒新安人為臨城訓導兵至城下率諸生共守城破携二子端坐明倫堂曰此我盡節處也兵入縛之縛身被數十刃擲之城外居民扶至學宮乃卒一中全州人舉於鄉為鉅鹿教諭城失守抗節死白慧元清湖人父崇舜舉於鄉歷知蒲葵陵二州有政績慧元第崇禎七年進士授任丘知縣為人遺與不羈勤強祛蠹吏民畏之九年大兵臨城慧元堅守有功命滅律行取部內有大奄置酒盛陳寶玩供欣賞慧元出言戲之奄怒據其賊私及大城涑水清苑定興遷安諸縣不法事密聞於帝帝悉命逮治而嚴責撫按之失科者十一年冬慧元未行敵兵已抵城下乃佐代者李廉仲共拒守無何廉仲絕城遁慧元素善騎射躬擐甲冑與鄉薦紳李植守防禦甚力及城破被執詢知為慧元曰此昔年拒我趙北口者遂死殺并殺其一家事定廉仲弟芳仲來任丘偽以他及屍為屍屍拜跪求恤植字子士焜時為給事中力言其偽乃寢芳仲奏而慧元贈按察使事當是時畿



職諸郡悉被兵長吏多望風先遁死亡城郭者四十有八其以殉難聞者更有慶都黃承宗靈壽馮登賢文安王鑰蠡縣王采新河崔賢鹽山陳誌固城王九陽七人承宗有吏才在官恤民隱抑豪右修葺序繕城隍庶政具舉以城破死難登賢施人起家乙榜其從父大緯為蠡縣訓導亦死馬鑰武功人亦起家乙榜死文安城上采澤州人起家進士賢代州人起家乙榜誌知鹽山以敵退弛備俄敵人假援軍突入遂自經九陽守固城外援不至戰死城上他若青縣張文煥興濟錢珍慶雲陳誠並以城破遇害而贊皇劉貫栢鄉劉詮高邑程運晉寧晉胡應瑞無極趙之昂隆平徐完一南和王際亨吳橋李綦隆鷄澤李時俊皆坐棄城致大辟而元氏劉業燦以獻幣迎降身磔妻子為奴父母兄弟流二千里承宗等並獲贈恤喬若愛臨城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中書舍人遷禮部主事崇禎元年春廷臣爭擊魏忠賢黨人若愛亦兩疏劾兵部侍郎秦士文御史張詢智鉅倫列其傾邪狀尋言故輔魏廣微罪惡滔天致先帝冒桓靈之名忠賢肆中常侍之毒而其徒陳九疇張詢智鉅為之鷹犬焉嗟善類故廣微之罪不下忠賢九疇等

之罪不減彪虎乞死者削其官階生者投之荒裔帝責其誅幾先帝而九疇等下所可行遣二年遷吏部稽勲主事累遷考功員外郎明年冬出為兗州知府若愛不悅時帝欲重部守選命與監司並稱方面以隆其體若愛因投揭當遂謂郡守之體與方面懸殊今以銓曹特擢若與循常遷調者全類而觀則等威詘禮貌輕抑掄者將司為制轉之別名請集諸司協議俾得比於監司以信方面之明旨不聽若愛既之官剔除積弊豪猾斂手聽斷明決興學育才賑荒恤旱並有實績久之以疾歸士民遮道泣送十一年冬臨城失守若愛端坐按劍以待兵入遂遇害贈太常少卿全時里居死難者有李楨宇魏克家李崇德董祚楨守任丘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洪洞知縣累遷職方郎中歷山西按察使罷歸是年十月任丘被圍佐知縣白慧元拒守及城破率家衆格鬪身中數創而死一門從死者數人克家高陽人崇德青縣人祚隆平人皆舉鄉試克家為鄒平知縣有善政崇德歷戶部員外郎祚未仕並以城破殉難贈恤有差高重光字秀恒保定人由貢生為栢鄉訓導歲凶饑民為盜有司倉皇莫措重光有倉頭勇敢善戰率之



出擊賊大敗城獲全當事薦於朝擢丘縣知縣崇禎十一年冬大軍入山東縣被兵吏民欲負之逃重光不可抱印赴井死其時州縣失亡者一十有六縣令殉難者臨邑則宋希堯博平則張列宿荏平則黃建極武城則李承芳皆蒙贈恤而尹亮知高唐敵至不能守以所寄餉銀十萬為獻求免攻事覺論死他失城者亦論死其家居被難者有李應薦及劉化光父子應薦恩縣人舉進士歷官御史以附魏忠賢罷名逆案至是捐貲募士佐有司力守及城破身被數刃死化光歷城人與子漢儀先後舉於鄉化光銓授推官未謁選遇變父子俱以守城力戰死贈恤有差張秉文字舍之桐城人恭政淳之孫也舉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歸安知縣調徽州教授累遷戶部郎中撫州知府江西副使以疾歸起官湖廣改福建右叅政與平海寇李魁奇崇禎中歷廣東按察使右布政使調山東為左叅文居官廉所在稱職十一年冬大清兵自畿輔南下樞部楊嗣昌徵山東巡撫顏繼祖移師德州於是濟南空虛止解兵五百泉州搜兵七百勢弱不足守巡按御史宋學朱方行部章立用警馳還與秉文及副使周之訓翁鴻業叅議鄧謙鹽

運使唐世熊等議守城而連章告急於朝樞部無以應督師中官高起潛擁重兵臨清莫肯分助而大將祖寬倪寵等又觀望不進未幾敵騎臨城學朱等分門死守晝夜不解甲外圍益急援兵竟不至明年正月二日城遂破秉文偕其妻方氏妾李氏投水死之訓謙世熊及濟南知府苟好善同知陳虞孚通判熊烈獻歷城知縣韓承宣死馬德王由樞被執之訓黃罔人由進士歷戶部主事福建提學副使天啟五年舉治行卓異遷陝西驛傳叅政浙江按察使坐前誤給郵符錫秩歸起濟南兵備副使撫按合疏薦其廉能未遷擢而遭難望闕再拜與妻劉氏偕死闔門殉之謙孝感人舉進士授大理評事歷山東督糧叅議至是戰於城頭與季父有積偕死母莫氏匿民間不食死獲成僕從死者四十餘人世熊灌陽人舉於鄉授富川教諭累官永平知府有能聲來為鹽運使分守西門遇害好善贖泉人舉進士歷知長治蘭陽二縣擢南京御史出知濟南烈獻黃陵人起家貢生與二子俱死承宣蒲州人大學士續之孫由進士出仕與妻妾全死秉文贈太常卿之訓謙光祿卿承宣光祿少卿皆建特祠餘贈恤如制學朱長洲人由進士



授南京戶部主事丁外艱服闋留補禮部改御史出  
按山東甫半歲遂被難後廷中議恤典學朱以不得  
屍疑未實獨格不予其子訴於朝不聽南渡時子再  
訴乃贈大理卿鴻業及推官陸燦不知所終贈恤  
亦不及有劉大年者江西廣昌人父仲歷官雲南布  
政使有聲績大年登崇禎十年進士除兵部主事奉  
使南京還朝道歷城值城破抗節死贈光祿少卿